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二七册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李大華

華夏出版社

目録

001 雲山集……一
002 離峰老人集……六〇
003 真仙直指語録……七八
004 諸真内丹集要……九二
005 上乘修真三要……一〇七
006 道禪集……一一九
007 悟真集……一二三
008 洞淵集（長筌子）……一三五
009 上清太玄集……一七二
010 上清太玄鑑誡論……二四七
011 上清太玄九陽圖……二五一
012 析疑指迷論……二五六
013 雲宮法語……二六三
014 中和集……二七二
015 清庵瑩蟾子語録……三一八
016 全真集玄秘要……三五一
017 三天易髓……三五八
018 會真集……三六三
019 啓真集……三八九
020 自然集……四〇五
021 西雲集……四〇九
022 紙舟先生全真直指……四一九
023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四二二
024 抱一函三秘訣……四二九
025 玄虚子鳴真集……四三九
026 玄教大公案……四四三
027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四六七
028 上陽子金丹大要……五二〇
029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五九五
030 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六〇〇
031 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六〇四
032 修煉須知……六〇八
033 陳虚白規中指南……六一五
034 鳴鶴余音……六二三
035 全真清規……六八七
036 全真坐鉢捷法……六九三
037 還真集……六九五
038 道玄篇……七二一
039 青天歌注釋……七二七
040 崔公入藥鏡注解……七三〇

041 隨機應化録 …… 七三七
042 群仙要語纂集 …… 七五一
043 原陽子法語 …… 七六六

001 雲山集

經名：雲山集。元姬志真撰。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參校：雙照樓影印元刊本。

目録

卷一
賦
七言古調長篇
五言古調長篇
七言律詩
卷二
卷三
五言律詩
長短句
七言絶句
卷四
六言絶句
五言絶句
跋
卷五
詞
卷六
卷七
碑記
卷八

雲山集卷之一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賦

性賦

輝前照後，博古明今。出爲生而入爲死，静乃性而動乃心。窮浩劫之靈源，幽深恍惚；體無生之妙用，隱顯浮沉。當其未鑿混沌之前，不動檀那之際，示地文而冥會爲定，發天光而朝徹爲慧。蓋已超於幻境，恍爾難名；即自契於真常，翛然無係。故用有動静語默，即體非味色聲香，縱之則蕩於遠邇，收之則入於毫芒。猶寒灰之重焰，若枯株之再芳。煉真實以成丹，鬼神莫測，搏虚空而作塊，兵刃奚傷。至如作止萬殊，根源一共。有以俏措拈弄者，當機薦取。有以澹薄安養者，飲醇受用。白牛之泯滅無迹，寶塔之玲瓏没縫，壁間掛口，不殊筋陡浪傳神；棒裏翻身，何異攧交拈作頌。若乃物

來斯照，感而遂通，印星斗於澄潭之底，現胡漢於明鏡之中。運樞環於妙用，即流波之太沖。繫片段之舒閑，山雲莫比；瑩圓明而皎潔，江月難同。彼且不飲神瀵而妄恣七情，不保天游而相攘六鑿。輕錢踴劍之所似，飄瓦虛舟之未若。秖形器之所域，背玄風之可託。大施之門無擁塞，普化驢鳴；不言之教甚昭彰，鴻蒙雀躍。偉哉，虎溪携手而同笑，南郭仰天而獨噓。叙學有九年成大妙，印可有一宿證無餘。蓋巨細洪纖，頭頭至道，飛潛動植，色色真如。詭説公孫，辯强名於非馬；多方惠施，詰至樂於游魚。咦，刮野老之雙睛，斷山童之一指。參乎應唯而已貫，回也坐忘而得使。迷則精衛銜土，以填滄海；悟則罔象求珠，而投赤水。動手則差其一著，開口則失之千里。雖因行而掉臂無妨，落筆盡塵垢而已矣。

心賦

性本於道，情生乃心，聚根塵之淵藪，領善惡之喉衿。念念遷流，往不停而今不止；新新嗣續，動斯顯而寂斯沉。當其非有非無，爲想爲識，出則麗事而著物，動則隨聲而逐色。捨之不可去，取之不可得。立總羣魔之帥，浩劫常然；坐爲三業之魁，無時自克。若乃塵慮静盡，神明晏居，光發寒灰之焰，祥生特室之虚。隱大無外，藏微有餘。脱盡簾纖，到不知而若近；承當穩密，隨所用以皆如。至於撥火然香，烹茶掃地。信手拈來者，物物相應；隨身放下者，頭頭皆是。江河淮海，勢雖異而水無殊；釵釧缾盤，用有差而金不二。若乃隨宜變態，逐境生緣。其静也凝而地，其動也懸而天。應於足則移步盤膝，應於手則握掌成拳。作止抬拈，據獨化無形之主；見聞知覺，占當機用事之先。若夫超越乎十地三乘，籠絡乎五行四象。在中立而不倚，能内保而不蕩。暫矜向上之消息，即墮今時之伎癢。洙泗宗風何所，在入室升堂；漆園妙處若爲，將推門放杖。偉哉，一竅虚通，八面玲瓏。珠璨玄虚之上，丹圓寶鼎之中。混乾坤爲一體，奪造化與同功。無象無私，若春陽之及物；不留不礙，如秋月之行空。嘻，順事而安者，就路還家；因物而用者，隨流得妙。大量江海兮，無所不納；高懸日月兮，何方不照。物我一域，有無同徼。斯乃五常百行之樞機，萬聖羣真之總要。

七言古調長篇

悟空

兹生浩劫何癡迷，引延若藕蟠青泥。
安知造物故相戲，壑舟夜半移東西。
攻心利欲黄門劇，目眩空花認爲實。
風刀劫火自天來，煽赫崑山焚玉石。
俗緣一掃盡成空，及蒙大宥開牢籠。
始信黄粮未炊熟，忽驚鍾遞樓頭風。
放眼纔知夢中惡，細想從前事渾錯。
皇天賜我好因緣，跳出塵凡得真樂。
人間到了空無依，争如撥轉重玄機。
功成卸却娘生襖，五雲宫闕乘風歸。

證怪惑

道人遊戲真三昧，變化神通如狡獪。

淵默雷聲震九天，尸居日照周沙界。
金雞報曉泥牛走，枯木龍吟頑石吼。
玉女吹簫作鳳鳴，木人應節翻筋陡。
毫芒消息天關機，拍塞虛空無盡期。
非有非無不可測，或逆或順那能知。
大妙九年必期進，造塗七聖迷所之。
推問放杖會未得，眨眉弄眼空相窺。

證夢惑

昔聞穆滿遊玄宮，清都絳闕雲屯空。
更移向上或驚悸，天風吹落歸樊籠。
又聞黃帝華胥國，飛步履虛如履實。
雲霞徹視山谷平，仍似燔林壁中出。
神遊夢及未離方，乘風遊月非其常。
一超直入崑崙頂，本然固有誰承當。
塵世悠悠夢顛覆，真妄顢頇訟爭鹿。
槐枝勳業鬧蚍蜉，蝸角功名戰蠻觸。
覺兮夢兮俱鴻蒙，我今寐寤猶同宗。
借問主人開眼未，一聲風送樓頭鍾。

招隱

君不見，邯鄲枕中得如意，磨鏡未明人換世。又不見，槐安官裏尚金枝，螘戰功名黍一炊。遍界盡爲開眼夢，化工幻惑閑般弄。似寄懸絲傀儡棚，寧許暫如山不動。智也無涯生有涯，悠悠千古未還家。家園素有知何在，誰趁東風賞覺花。歸去來兮宜早早，步步清涼除熱惱。頃刻光陰下手遲，莫待形容變枯槁。

偶成

人間萬事輕浮雲，消長起滅隨時新。
或吹繁華變霜曉，或吹枯槁回陽春。
孰能肝腸如鐵石，誰能眼孔如車輪。
盡情冗冗逐虛幻，頃刻一窖同埃塵。
何如進及真中真，掃除萬慮清吾神。
丹成跨鶴獨歸去，天地雖老存茲身。

郭子淵之汴索詩

余生懶癖居林泉，茅茨窘窶孰可憐。
一無所堪百不用，擁腫鞅掌圖安然。
上人垂教莫敢侮，秖恐節外生因緣。
咄嗟贅形實大患，出門未許披寒暄。
先生約我欲南去，自信方物那能圓。
鳧舄不飛風莫御，兩足怕舉愁胝胼。
臨行惜別要詩句，空洞此腹無雲煙。
溪藤落筆失真素，墨池點破非重玄。
堊墁好在運斤手，不期緩急新輪扁。
慇懃書此激嵓電，笑擲瓦礫搖吟鞭。

與杜教授母慶八十

康寧富壽人間優，期頤耄耋希等侔。
長松鬱鬱貞石固，玄鶴孤立靈龜游。
有數有形寄澤壑，化工夜半移山丘。
何如麻姑相與儔，坐斷黃龜幾出頭。
珠玕列植遶瓊屋，山谷不躓雲霞遊。
交梨火棗日厭飫，玉芝石髓尋常羞。
芥城拂石不可計，幾回清淺蓬萊洲。

祝真常真人壽

簷楹佳氣鬱葱葱，東皇戒旦驅融風。
蓂飛四葉應真造，九光霞映蓬萊宮。
霓旌月節捧麟馭，丕顯玄風大宗主。
世間甲子纔一周，銅狄摩挲閱今古。
金堂玉室本無塵，瑤林琪樹輕莊椿。
壽光寂照通理窟，樞環圓應休天鈞。
清都永錫春難老，拂石芥城何足道。
命蒂栽培高厚先，無窮豈與人求禱。
特拈心炷香非煙，冀伸愚懇猶瞻天。
歌以長言薦雲几，朱顏歷劫常依然。

西嵒老靜廬中或生笋長數尺索詩

歲寒蟄窟藏豐隆，鬱結盤桓懷道沖。
乘時順動莫可待，自春徂夏黃埃中。
欲伸不伸化成物，蟠根錯節遲天工。

荒叢雜沓不足賴，卓爾突出西昆宮。抽萌脱籜清且勁，分枝布葉張其雄。先生有道求入室，倚門化作青衣童。未容香嚴透消息，妙傳得自懸壺公。虚心内蘊縮地脉，頃刻萬里猶乘風。保護龍孫無少損，琅玕莫比纖塵蒙。異日功成藉斯力，信步六合遊無窮。

馮權教慶誕以壽山為祝

渾淪未判包乾坤，有無巨細悉固存。元始虚皇建中極，天柱卓爾名崑崙。其上無蓋總天目，其下無底擎地軸。宫殿盤鬱山之巔，璇璣運轉山之腹。挺拔巉巖羣玉峰，直超象外無争雄。大藐姑射與太華，下視培塿輕喬嵩。神人肌膚瑩冰雪，心若淵泉與日月。劫塵滄海任更遷，不古不今無耄耋。但願老仙如此山，長春永不凋朱顔。蠢爾具瞻履綦下，悉開聾瞽通玄關。

跋非時桃花

物理榮枯自有時，差時逆俗心自疑。此桃開花固非正，韜藏結實無人知。霜淩卉木百草死，卓然獨顯天生姿。道人愛此異凡格，連枝折示誇奇特。可憐此種非蟠根，移向長春洞中植。開花結子三千年，珍味閬浮少人得。

寄路才卿

造物弄人如弄丸，無端幻惑巧相謾。昔癸未二三月，摇蕩故園戈戟寒。悽悽别鎮陽，目送行遲遲。憶昔癸未二三月，摇蕩故園戈戟寒。悽悽别鎮陽，目送行遲遲。漏誅殘喘各逃散，千里區區行路難。臨歧約鶴山，乘流不可知。勢如羊角此命此身寄復寄，先生玉庇均平安。戾，動有染絲悲。西南雲水窟，坐使心旌馳。逆順乃天理，行止非人爲。彼吴兒路滑豺虎斃，泫氏風情雲水閑。意直如繩，此心圓似規。千里共明月，邇來車軔朝暮發，必料故鄉衣錦還。罔間毫與釐。飛神相來往，恍惚無預歸心繚遶西南道，行色依稀上下山。期。同遊天地一，寧許斯須離。躡景野夫政坐迷惘疾，忍附驥尾那能攀。並淩虚，飄飄奚復疑。從此三真會，時時承芝眉。

五言古調長篇

勉世

人生約百歲，倏忽如彈指。俱爲造物戲，擾攘不得已。遑遑朝抵暮，切切憂與喜。干己盡成空，況復非干己。無窮分外事，逆順相汝尔。惡念等山丘，良心無一唯。閻家老子來，頃刻不可止。勸君且莫癡，歸計求依倚。跳出業火坑，不作舊行履。撥轉又玄關，長生從此始。

寄道友論伯瑜

昔在紫峰下，雲霞相對披。危亭接軟語，朝夕心忘疲。西風豁塵襟，杖屨相追隨。悽悽别鎮陽，目送行遲遲。臨歧約鶴山，乘流不可知。勢如羊角戾，動有染絲悲。西南雲水窟，坐使心旌馳。逆順乃天理，行止非人爲。彼意直如繩，此心圓似規。千里共明月，罔間毫與釐。飛神相來往，恍惚無預期。同遊天地一，寧許斯須離。躡景並淩虚，飄飄奚復疑。從此三真會，時時承芝眉。

住院

住人不住院，寧論物成敗。住院不住人，何殊俗杻械。友雲及飛觀，熟視同草芥。彌費汗血力，數窮終至壞。何如真箇人，誦一言一話。朝夕飲瓊露，默默得神解。飄飄出六塵，徑徒超三界。亘初明月珠，肯向人間賣。我來略住院，不責寬與隘。但覓雲霞友，似欠多生債。安心處嘈雜，名利非罥罣。天賦性寒凉，坐致俗睚眦。趑趄

良獨難，傲睨吁可怪。患此重玄病，膏肓争得差。未肯自束縛，何能呈狡獪。祥風吹神襟，杖屨輕且快。南北與東西，飄飄學行邁。

幽居

幽居愜野情，生事未嘗理。交朋幾離合，童穉相汝爾。連墻如有敵，經歲不相齒。世態冷於冰，人情淡如水。鶉衣密補裞，藿食忘甘旨。疏散百無縈，自得而已矣。

形幻

有身致大患，忘我復何憂。形骸最親切，畢竟成土丘。況兹身外物，無物非何樓。大塊勞以生，冗冗不自由。萬事素已定，誰能分外求。疑團自粉碎，休休復休休。莫爲空幻具，還作真箇囚。廓然自心安，宜與化同遊。於生無一爲，姑置不復留。穎脱出塵坌，表裏絶綢繆。亘古性月在，輝輝天霽秋。

世僞

閉户懶出門，衆議失和暢。策杖走街衢，冷眼憎流蕩。合境責紕繆，絶交嗔矯誑。緬相作人難，動止皆招謗。自究心未灰，莠然真作妄。灰心復忘形，誰驚魔與障。紛紛人世間，非是無定相。各自立偏見，同己聲相向。大地盡紅塵，從交翻白浪。重玄得品味，頓悟通真況。自性孤月圓，襟懷天一樣。跳出死生關，透入光明藏。

出觀

我初學守愚，渾淪無璺罅。久静復思動，多口相誇詫。臭肉候來蠅，行貨非待价。數數致窮屈，鼓舞不得暇。末能無汝保，相孰莫非詐。幽鳥仰投籠，白駒驅就駕。禹步及雲集，俱爲化所化。世俗喜驚駭，閭閻聽誑譁。清浄輔真實，豈願人咨訝。寧知老鴟嚇。萬塵付一笑，取次得休假。明明向上事，彼各不相藉。逕入無何有，受用如倒蔗。末後竟何如，天下藏天下。

法身

重玄妙法身，物我皆具備。微塵拆世界，大量包天地。巨細億萬殊，根源同一致。譬如溟渤中，鱗甲同沾利。悲哉墮有情，復爲形所累。淹沉生死窟，輪轉皮毛類。降本迷浩劫，苦楚如倒置。賢聖垂方便，救援無遺棄。奈何聰不明，相對如夢寐。

壺天

壺天接人境，絶點純清涼。殿閣倚空碧，氣象連山蒼。薰風自南來，頓遣祝融藏。蒙莊及辯惠，揮麈談冰霜。更上臨漪樓，俯瞰湲流長。野鶴各自適，高柳摇晴光。主人有好懷，不酌鵝兒黄。特製勝玉屑，爲我搜枯腸。緣慮破纖悉，逕及無何鄉。至樂美四并，受用烏可量。誰問東華主，軟紅塵土香。

跋董節副黄粮夢手卷

晝爲開眼夢，夜作夢中夢。眼開腭合俱冥蒙，生滅廢興閑戲弄。爲蝶爲周不自知，眨眉舉目端爲誰。邯鄲邸中獲如意，蓋世功名黍一炊。塵世光陰遽如許，織烏忽忽經旦暮。情知萬事徹底空，大化忙忙幾人悟。迺公獨得重玄機，放眼分明覺夢非。未肯瞞頇訟爭鹿，五雲宫闕早時歸。

吊無欲真人

隴右老仙公，壽歷先天永。慈念落人間，臨目閱塵境。八十有六年，迅如彈指頃。思復白雲鄉，棄却丹砂井。幻出彩雲容，沉冥黄鵠影。逕入寥天一，少焉猶鏡静。寶珠無遺響，衆瞻俱莫省。虚堂夜未央，月掛松梢冷。

世事

萬形寄寥廓，動止高厚并。化機隨用撥，物理逐時更。交臂今成古，轉頭枯與榮。無情翻變態，着力戲浮生。提掇鴻蒙子，施張傀儡棚。交唆童作劇，攛弄蟻興兵。虚幻一團物，悲歡百種情。死生車轉轂，劫運芥填城。自作無門獄，甘沉業火坑。轉流無暫歇，翻身道上苦楚没前程。大悟如求免，日用隨所有。行行。莫於他處覓，心地早填平。

寄路才卿

君今能著鞭，我獨瞠若後。來秋積雨霽，凉風吹宇宙。行李青草鞋，杖藜隨在手。去去不計程，西山佳處約平分，未必二兄真許否。

癸丑春送樊道録赴闕

識面不數月，軟語接猶希。無何復相別，緩轡策輕肥。朔方晚春色，楊柳自依依。聯翩西北往，暗塵隨馬飛。更向侯門乞紙被，夜寒蝸舍坐蒙頭。

頃年欲作紙被今幸成之

柔綿細疊軟溪藤，自製青綾一樣新。晝捲野雲飛不動，夜披江月照無垠。去天不盈尺，作霖心莫違。舉首一明月，萬家同是輝。

七言律詩

讚道

浩蕩神光徹太虚，主張高厚定元初。大包宇宙極無外，細入毫芒光有餘。萬象斡旋通造化，羣生出没賴吹噓。物情不許通消息，動植飛潜各自如。

慶長春

霧捲千山萬里晴，壺天春滿氣盈盈。花心露滴無塵慮，柳眼風開不世情。稚子執迷遊廣莫，老仙高會約蓬瀛。坐傾碧酒歡無極，醉裏雲車倒載行。

乞紙被

此形端似護懸疣，勘破元真事事休。任喚馬牛皆不應，從交雞犬不知求。

又

儲金畜帛自遺咎，櫟社散樗那有灾。玉通潤色碎珉石，珠出夜光刳蚌胎。藏身不厭在深眇，外物已知真儻來。直此報渠難自信，又玄關楗豈能開。

倦住持

出家移入道人家，換上清虚冷鐵枷。既悟幻緣非實相，何堪病目認空花。胥疏不及南山豹，跨跱真成坎井蛙。好藉十年閑杖屨，水雲遊歷興無涯。

郭子淵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潞川冰雪送君行。
道人簡事爲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
跧穴但宜容蟄物，搏風從此奮鵬程。
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瑞雪

大地纖毫色色空，寥天望極一鴻濛。
夜凝冷浸梅魂月，朝拂輕回縞帶風。
身世密移塵境外，乾坤收入玉壺中。
虛堂瑞草瓊林合，壓盡蓬萊第一峰。

打睡

放倒形山睫已交，耳邊塵冗任喧囂。
杳冥忘記先生責，鼾齁寧知弟子嘲。
何礙夢魚遊澤國，不妨爲蝶戲花梢。
惺惺一點蘧然覺，遍界縱橫無不包。

中秋

塵世無能解所憂，相邀携手上南樓。
道人午夜亦何樂，清坐仰天冥内遊。
乾坤表裏忽瑩徹，大千沙界纖毫收。
廓然物我忘所在，真境真歡無盡頭。

月韜光

萬籟沉沉秋氣豪，游雲薄薄天彌高。
庾樓袁渚不成賞，倚棹停盃空望勞。
月本圓明自如故，逢時掩霭光宜韜。
人生真爲物逆旅，憂喜去來無所逃。

覺夢

而今説者夜來夢，夜來夢者而今説。
説者夢者莫非吾，如何覺夢生分別。
爲周爲蝶物之化，若爲抽釘與拔楔。
一念回機覺夢空，靈明透出塵沙劫。

希遇

萬世一遇同旦暮，千里有賢如比肩。
兩曜忽忽駒過隙，羣生冗冗絮漫天。
識情暫與雲泥隔，念慮纔分物我纏。
今古是非俱倒置，夢中誰暇救頭然。

獨坐

夢回周蝶兩誰分，跨鶴腰金各勿論。
耐久兩鄰松與石，虛明益友月兼雲。
鳥鳴風度張天籟，山色溪光示地文。
真境灑然塵事外，不勞重訪白元君。

失己

道人所住無所住，大用全機任逢遇。
有心覿面不相逢，失己亡行言意路。
楚些招魂魂未歸，利名終莫近離披。
微陽浮滾如麻粟，徒趁口鼓非實機。

自照

靈風鼓橐應何常，返照家家盡葆光。
絶相巖前豐瑞草，不萌枝上賸真香。
交梨火棗非他物，威鳳仁麟自致祥。
金籥玉匙開放得，水雲依約水雲鄉。

空代

蠻觸未知蝸縮出，槐壇空遣蝗交侵。
山河尔汝虛興廢，日月東西自古今。
得失不停翻復手，是非無定愛憎心。
誰能眼孔車輪大，一見空華盡陸沉。

心迷

夢幻境中朝復暮，利名場上是兼非。
紛紛乃致太多事，冗冗胡爲寧不歸。
眉斧有情嗟自伐，鼻斤無質爲誰揮。
幾時攻許愁城破，撥轉重玄向上機。

初任長春觀

而今壓盡范萊蕪，釜破厨空甑亦無。
敦杖蹙頤觀寂寞，入門掩口笑盧胡。
安排冷淡爲生計，指點虛無是所需。
不掛一毫閑打坐，更於何處覓衣珠。

舊隱

野懷唯憶翫林坰，杖屨時時踏軟青。
眼界寬舒無物隔，耳根清浄絶塵聽。

遶籬花木新粧靚，脱粟藍鹽舊典刑。
盡日經年無箇事，也勝鵬運上青冥。

迎將

器小何堪濁以清，人情推挽强披承。
正行自與錢神背，枯坐從教窮鬼憑。
將送豈能甘若醴，往來多責冷於冰。
請君點檢元常住，無恙庵西老葛藤。

世情

啼鳥芳花總屬春，箇中色色盡通神。
蛸翹蠢蠕隨時變，雀鴿鷹鳩逐化新。
世態紛紛俱倒置，物情滾滾謾横陳。
塵埃漠漠迷朝市，但見黄金不見人。

訪友

鐵石肝腸傀儡身，赤心青眼訪同人。
運斤去堊難爲質，削鏤全天未即真。
人事執迷妖幻惑，世情般弄鬼精神。
相逢妙處無言説，白首仍須自斲輪。

同前

試奏鸞刀學解牛，世情推挽逆懸流。
明知幸脱塵樊累，争肯甘爲土木囚。
遺劍刻舟流已遠，揭竿臨海父難求。
舉心一一成顛倒，勘破緣空萬事休。

遺言

識解誇張未肯藏，半生真似鬧蜂房。
文魔攪擾心旌亂，伎癢教唆舌本狂。
不審覆蕉誰得鹿，明知挾策亦忘羊。
咄哉多口成何事，打破疑團效括囊。

緘口

幸脱塵樊俗網羅，可憐還著聖賢魔。
紛紛未遣心中物，浩浩空翻紙上波。
既悟却同三�special，乃知猶有一無何。
從今卷舌宜緘口，保氣全神養太和。

著假

革囊兩脚走西東，誰向空中作主公。
驅遣百骸通九竅，横生六鬼長三蟲。
一團骨肉從頭幻，萬種機關徹底空。
縱有本然真箇在，丁寧説著耳如聾。

化機

化機刻刻變從新，蠻觸閻浮夢裏身。
罕見混融生死友，倦聞嘈雜利名人。
華陽不遇閑歸獸，齊代空差老斲輪。
幻世幻身同幻惑，但能虚妄不能真。

襲明

傳薪續焰要重明，伏火丹爐冷似冰。
覺海夜來新月滿，性天時復瑞雲興。

壺中不種閑花草，物外元無老葛藤。
至理本從真實得，莫教心口不相應。

修行

修行何處最相親，清浄無爲達本真。
妙理亘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
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新。
若向一邊求所得，到頭虚妄不關身。

洗心

心田荆棘剪除平，火棗交梨二樹生。
靈物本然無少剩，空花銷落自分明。
若珠若鑒圓而静，如玉如冰潔又清。
莫道又玄傳不得，活機時復向人呈。

無争

羣魔束首罷心兵，萬户千門賀太平。
良夜雲收兼月白，聖時海晏及河清。
全勝夢到華胥國，不論時拘芥子城。
清浄本然無變壞，寶珠含攝大光明。

雲山集卷之二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好争

人我山高占一涯，萬峰遮眼戟槎牙。
塵封古道無歸路，煙鎖靈源不到家。
争肯束心如縛虎，秖須瞑目效鳴蛙。
一毫纔觸心兵發，直得横尸亂似麻。

隨流

沿流端坐泛星槎，悟徹靈源却是家。
經卷詩囊閑戲具，藥爐丹鼎老生涯。
清溪道士邀明月，白石先生卧翠霞。
相對兩忘三益友，一篇秋水一盃茶。

居山

盤石巍巍權寶座，柔莎冗冗代青氈。
雲巖月竇排幽勝，風伯山靈助法筵。
溪水茂林俱演道，野花飛鳥盡通玄。
須臾逕及無何有，不待言傳總是仙。

合俗

誰家雞犬放知求，一片頑心不肯收。
耳目鎮爲聲色役，形骸常作利名囚。
向從薪者争分鹿，懶逐庖丁學解牛。
顛倒是非無暫息，轉輪生滅幾時休。

參玄

嚼破重玄色色真，金花出水浄無塵。
壺天風物時時别，洞府雲霞刻刻新。
應化因緣俱幻相，亘初消息自通神。
叢林草木無分别，自是人中真箇人。

迷家

弱喪淪流路轉差，泠塀千古不還家。
檀槐身世同行蟻，蠻觸閻浮等戰蝸。
聲色纏綿濃似蜜，是非翻攪亂如麻。
誰能自立衝天志，跳出迷津上月槎。

獨行

印破玄玄得縱收，須眉毫末盡天遊。
忘懷物外求雞犬，恒服從人喚馬牛。
有質揮斤無犯鼻，無情墮甑不回頭。
寥寥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味真

清浄無爲體妙玄，一毫纔起污心田。
伸眉頃刻生多事，啓口分明落二邊。
有底坐同株塊累，幾多空被葛藤纏。
聚頭作相干何事，勘破般般不直錢。
元初撲入此形囚，冗冗勞生不暫休。

形昧

般弄骨骸呈伎俩，簸揚塵土販何樓。
是非叢裏争開口，人我山前競出頭。
只待鼻綿吹不動，髑髏寧怙卧荒丘。

勞生

附贅懸疣大患身，從初特特認爲真。
貧窮急迫無由歇，富貴經營不暫伸。
名利場中添氣力，私邪路上長精神。
到頭畢竟成何物，苦您當機戲弄人。

邪見

犗餌鯤鯨未見招，迎吞比比盡陽喬。
浮萍點水甘流蕩，落絮因風易動摇。
眼病只看真作僞，心顛番想善爲妖。
執迷固久難回換，更有歸來助長苗。

實德

纔生一念鬼神知，元本良心不可欺。
濟物利生忘取捨，從人屈己事謙卑。
私邪偏亢尋常撥，忠孝仁慈上下移。
恭謹至誠無諂曲，人天何處不相宜。

塵緣

交辨東西别有功，此心難與世情同。
瓊漿淡静無知味，濁酒喧呼自作叢。
鮓瓮乍開蠅滿側，虚舟閑纜水連空。
蕙蘭不愠無人見，依舊清香拂晚風。

自藏

事事俱休一味癡，至誠唯與道相宜。
玄珠寶藏封須密，瑤蘂瓊花發較遲。
丹藥煉成人莫識，神符飛處鬼難窺。
法身混合虛空界，妙用分明更不疑。

像法

立像明真便失真，朦朧昏眼更添塵。
丹青自此遮玄藏，土木何年露法身。
幻出因緣徒誑世，横生機巧暗繩人。
謾神諑鬼彌天過，不畏閻家老子嗔。

教網

入門戴上鐵籠頭，牽去牽來不自由。
鉗束只依吾教誡，封緘不許外參求。
天堂妄想媒求福，地獄虛聲諑作憂。
久久薰成倡鬼例，妖邪惑魅死時休。

趨時

侯門似海我如魚，懸箔高門一一趨。
口自囁嚅心局促，身將擎跽足趑趄。
道尊德貴斯爲妄，俗網塵情自是拘。
元本棄家圖箇甚，思量渾錯用工夫。

俗念

茫茫苦海浩無邊，冗冗凡情總倒顛。
真僞顛頇無所辨，是非淆亂孰能詮。
傾城共認狂爲聖，滿地唯看正作偏。
舉愛便宜爭敢逆，何年栽活火中蓮。

心亂

貧窮叨濫富驕淫，無足勞勞分外尋。
觸處施張行跡僞，動中搜索計謀深。
不生公正仁慈念，但蓄私邪利欲心。
積惡貫盈無可逭，非灾横禍一時侵。

妄作

鑿破天真事事訛，日增人僞不知多。
閑神野鬼争呈幻，走骨行屍自作魔。
利己害他常設險，貪生競物謾張羅。
隨身惡孽空擔負，果報臨身奈若何。

看經書

通書也勝不通書，及至通書可笑渠。
只向口頭閑咀嚼，幾曾心上自躊躇。
是非人我旋增長，利欲私邪肯破除。
向上一機明不得，之乎者也竟何如。

黜聰明

非破聰明總作愚，聰明唯恐自糊塗。
文華秀麗知而得，清浄圓明會也無。
多在舌尖呈伎倆，少能心地用功夫。
何時宇泰天光發，始信虛閑即道樞。

凡俗

慳貪嫉妬愛便宜，不顧危亡事事爲。
數盡勢窮無證據，灾生禍作莫楮持。
呼神喚鬼師巫跳，呪律書符善友醫。
香火旋燒纔欲善，閻家老子肯相隨。

心醉

道人得味飲靈泉，豈恃黄湯醉裏顛。
非殢六經窮奥旨，特宜三要會重玄。
名鈎出没魚吞餌，利引東西蝘慕羶。
酩酊萬緣俱不問，卧看孤月上瑶天。

赤窮

聰明黜盡性天虛，浩劫塵情一一刳。
從此渾身赤骨立，肯交幻境撅株拘。
牧牛不見人何在，置地全空錐也無。
窮到赤窮窮不得，活機放出莫非吾。

從正

從來結習縱貪婪，膠擾心靈苦不堪。
正令乍行邪並遣，真功微契道能參。
多生識寇知遊北，歷劫迷方意指南。
世世生生啖黄蘗，乳糖纔食便分甘。

實行

從己先人謙又謙，平懷本分自清廉。
利生接物仁無失，契理明真義亦兼。

莫幻妖邪驚世俗，休生詭異誑閭閻。
本行德業能深積，向上機關不用拈。

真功

休尋南嶽與天台，名相虛頭盡咄回。
財色兩忘心地穩，是非雙泯性天開。
真誠清靜行無間，公正仁慈德備該。
外行內功俱有積，亘容圓滿寶花臺。

劉輔之有女之戚

造物無情相戲弄，笑中不覺成悲慟。
司花幻出真可人，醞造十年歡喜夢。
夢破俱空猶不懂，盡心粧點傾城送。
聲銷線斷各還家，活墮一場乾取哄。

化空

造化相謾人不識，變態神通誰委悉。
電轉機關不可防，黯黯前程暗如漆。
翻掌存亡與消息，朝四暮三顛倒七。
憂喜橫生没奈何，一團虛幻看成實。

風波

風波易動懷恩怨，結習難忘釀喜憂。
千古是非爭未歇，一生人我競無休。
英雄自致功名縛，豪傑尋爲利欲囚。
大事因緣俱不問，忙忙終日替人愁。

建化

元真非相相非真，建化門庭總屬塵。
塵裏孰能開正眼，物中誰解露全身。
解粘釋縛無多子，拔萃超羣有幾人。
自料本行非大器，且宜清靜自頤神。

住院

閭閻膠擾無休局，人事將迎勞檢束。
徒輩擎擔冷鐵枷，院門住守風流獄。
一毫失照心同俗，幾人曾結善因緣。
慚愧西風著力吹，斷雲縹緲依巖谷。

論經

羣經權作躡天梯，黃葉拈來暫止啼。
過雨試看荷出水，因風尤喜絮沾泥。
豈宜鼷鼠乘車馬，未見鷄鶂樂鼓鼙。
下里巴歌殆成俗，陽春唱出轉增疑。

自縛

有生翻攪不知空，戈戟槎牙塞滿胸。
非是海中窮徹底，我人山上長奇峰。
迷繩自縛三千匝，法網橫囚一萬重。
妄想欲超生死窟，知他閻老肯相從。

法相

莊嚴法相大施張，一例亡羊穀與臧。
生死途中虛出没，名言路上謾商量。

擅場

聚頭作相巧相籠，直得羣愚立下風。
弄假像真真作妄，將無作有有何功。
指空畫空未必得，依實主實還在中。
呈盡許多閑伎倆，化人不覺自盲聾。

未濟

劫運消磨惡轉遷，幾人曾結善因緣。
火坑炙燴身翻焰，苦海瀰漫浪接天。
有底揭竿趨灌瀆，幾多鳴棹泛漁船。
昔年任老今安在，不見虹鉤犗餌懸。

悟真

要解懸疣脫苦囊，萬塵堆裏便回光。
多生積習重重撥，歷劫私邪羨羨忘。
不掛一絲形皎皎，丕承千古貌堂堂。
長春景界風光異，玉樹瓊林次第芳。

甘貧

蘧廬暫寄元非實，何礙磬懸空四壁。
之子方能脫網羅，乃心不肯甘沉溺。
積蘇累塊亦何物，拱璧兼金輕瓦礫。
幻化般般一筆勾，分明露出真端的。

法身

無位真人體若虛，物來不已應斯須。
舒開寶藏乾坤窄，放出圓光日月俱。
巨細洪纖同蘊此，有無高厚莫非吾。
茫茫沙界彌羅極，頃刻收來黍米珠。

忘外

具足莊嚴古道場，活人芝草返魂香。
全提法界藏真境，未放吾宗出葆光。
堯是桀非俱莫辨，鶴長鳧短兩相忘。
太平無象家家遇，拂袖歸來入醉鄉。

脱穀

夢中了了醉中醒，表裏仍存一味清。
事事拂餘真理足，塵塵滌盡法身輕。
破瓢度日饑方覓，營窟居冬暖後行。
不在世間圈繢裏，自由閑散過平生。

塵累

萬塵堆裏喜擎擔，衣要尖新食要甘。
費用關心深計度，向求如意引貪婪。
名纏自作投籠鳥，利縛尋爲作蟄蚕。
分外閑愁認爲樂，騰騰不覺一生癡。

疑網

明知萬法本因心，何更將心向外尋。
自有丹砂求自得，誰爲猿馬使誰擒。

神頭鬼面須臾革，怪迹狂蹤倏忽沉。
大治洪鑪未經煅，楊灰終不見黄金。

尋山

咄嗟性癖愛尋山，及至山間却憶還。
俯仰坡陀艱負荷，崎嶇磴節倦躋攀。
力熊飢虎時臨側，獷獵備樵暮叩關。
争似定心如玉立，卓然隨處自安閑。

遊仙人間

信步登臨學采真，公和遺躅鶴山鄰。
道鄉自屬雲霞侶，地僻元無車馬塵。
石底靈泉寒浸月，殿前古柏暗藏春。
草堂喚起山童問，還有呼風長嘯人。

訪五巖

五巖壁立列山顔，洞府深沉積翠環。
華蓋彌羅縣玉室，石門幽邃透玄關。
物經換世人何往，人去朝元鶴未還。
雅操不聞遺跡在，一天明月嘯臺閑。

罷鈎

白蘋紅蓼幾千秋，鱖鱖金鱗不上鈎。
雲餌括囊徒自祕，虹竿收拾便宜休。
離朱罔測還南望，狂屈難言知北遊。
千丈洪濤滄海闊，滿天明月一虚舟。

温邦瑞壽日

院宇朝來氣象佳，暗添福壽在君家。
人間幻境他時識，物外真風此日誇。
保命玉壺收絳雪，延生金鼎煉丹砂。
肯來共飲玄洲上，坐看蟠桃幾度花。

偶遇

喚起昏昏瞌睡禪，醯雞衝破瓮中天。
無窮境界寬如許，大解機關妙不傳。
臨水近山新事業，好風明月舊因緣。
目前草木皆通理，蟋蟀秋吟夜論玄。

自訟

造物分明戲革囊，區區猶著利名場。
晚年不禁多饒舌，好肉閑剜自作瘡。
益友逢迎漚聚散，幻身行止夢悠颺。
世間搔擾難安穩，却憶白雲深處藏。

重陽日游瓊花島

燕山重九約朋儔，杖屨瓊花島上遊。
荒徑披榛穿古洞，危崖倚石翫神洲。
蒼松古栢蕭森日，紅葉黄花冷淡秋。
一事無懷幽興盡，却尋歸路棹輕舟。

與金坡老餞行

别話怱怱冰雪寒，班如馬首望西山。
篋中符籙方傳授，袖裏錕鋙肯放閑。

真似去年離闕下，復從今日到人間。
慇懃了却縈心事，趁取東風歙帝關。

送張文叔之和林

政尔天衢道大行，日遲風暖馬蹄輕。
北遊玄水通消息，橫列青山備送迎。
我亦冥搜窮鼠伎，君宜著力奮鵬程。
和林咫尺天威近，共企恩光下玉京。

同前

年老情多惜別離，不才剛作送行詩。
晝晴風度花飛日，春暖泥融燕語時。
別後不禁重作惡，望中無奈即成癡。
暮雲煙浪程程遠，回首尋盟未可知。

送何巨川從真人赴闕

鶴馭翩翩起自燕，搏風直上約鈞天。
龍堆沙漠幾千里，南海北游經半年。
別後更誰供一笑，坐中無與話重玄。
平生鐵石肝腸斷，老眼相看涕欲懸。

同前

君逢若士學盧敖，一舉凌雲萬丈高。
往矣扣閽親帝座，來斯署職列仙曹。
玄勳遠企通幽壤，大庇餘波及老饕。
不濟世間無用物，也宜林下醉蟠桃。

北宮懷古

杖藜徐步覓宮庭，大化潛移入杳冥。
草木別沾新雨露，亭臺無復舊丹青。
瑤階滅裂余蹤跡，玉陛摧殘在典刑。
水鳥不知人換世，夕陽依舊聚沙汀。

秋遊瓊花島

廣寒高處野花黃，荊棘叢生古洞房。
亂石圮垣新境界，敗荷衰草舊池塘。
雲浮冠蓋亦何在，電轉山舟無處藏。
試向西風問消息，倚天松柏自蒼蒼。

同前

新秋仙子共尋盟，風馭翩翩下太清。
百寶露沾窺月窟，九光霞掩瞰蓬瀛。
俯觀碧落翻雲錦，倒蘸瓊花映水晶。
飛步廣寒閑點檢，玉霄東畔幾人行。

憶故宮

積木雲屯結建章，長驅胥靡固金湯。
釀成蠻觸鯨吞力，變作檀羅蝗戰場。
一夜宮闈餘燼末，百年人物盡荒涼。
載思鼎沸繁華日，誰信西風草不黃。

西華園

輦轂蒙塵竟不迴，五雲樓閣盡成灰。
昔年大業光千丈，此日虛名酒一盃。

造物機關同作劇，織烏朝夕競相催。
御園花草還知否，移得東風別處栽。

燕然感舊

金源失鹿走中州，不覺灰飛五鳳樓。
瑤階滅裂余蹤跡，衣冠人物盡沙丘。
掖衛宮庭成草野，水鳥不知人換世，夕陽依舊聚沙汀。
伫看西風小搖落，白蘋紅蓼幾經秋。

悼郝講師

憶昔漳川對語辰，偉哉今已返其真。
羽衣擲地先除故，鳧舃飛空別換新。
步斗夢迴塵境暮，躡雲歸去帝鄉春。
玉鑪黃串融灰燼，留著清香付後人。

宿五華山

真仙重葺五華宮，盤鬱山顏錦繡中。
落落清泉鳴靜夜，瀟瀟瘦竹弄晴風。
地偏境絕排幽勝，人力天成妙化工。
借問鍊丹何所在，滿山喬木夕陽紅。

真性

擬議形容已失真，纔經唇吻落根塵。
一源始發頭頭是，六户分光刻刻新。
圓應樞環皆造妙，撥迴關捩自通神。
幻成僕隸知多少，誰是元初舊主人。

客有錦囊貯鳳喙以示人

纔出丹山德已衰，況存遺味憶毬毬。羽儀五彩空傳爾，靈質九苞安在哉。大蔡刳形非自貴，仁麟折足亦何來。四靈不是尋常物，也向人間趁劫灰。

同前

活機傳得已忘年，今見人天道兩全。卓立吾宗超萬古，圓融事理具三玄。宏開寶藏無鉗鍵，密應樞環拂正偏。挽轉銀河乾作屋，瑞光揮霍鎮燕然。

送曳刺使赴闕

垂髫恩荷帝王家，補衮何妨驟及瓜。穩穩絳霄騰禰鶚，迢迢銀漢坐騖槎。金甌異日名黃屋，玉陛嘉時薦白麻。咸仰吹噓回暖律，一天春色遍河沙。

祝清和真人壽

捧日開天下玉京，玄門砥柱海山英。三千甲子世間出，九萬靈仙方外盟。壽蒂永堅松化石，年齡輕越芥填城。真容浩劫常如此，坐看黃流幾度清。

顏盞大師九月五日壽

素履麻姑金母儔，偶乘風馭降中州。蟠桃不吝東方朔，火棗親傳許遠遊。

香靄雲和清特室，玉芝瓊蘂宴神洲。蓬萊清淺閑談笑，紅葉黃花幾度秋。

送賈講師之東平

芰荷香裏送君行，可掬歡容出鳳城。暖日鸞蒸歸旆急，薰風披拂羽衣輕。驚回故國三年夢，數盡征途十二程。別後東西南北客，幾時重遇話班荊。

和楊西菴韻

洞府雲扃未啓關，飄零紅雨覺春殘。恰回巖谷吹噓力，又作江天霰雪寒。風送敗船投鬼國，人隨行蝗到槐安。從來造物兒童劇，且置忘懷不足嘆。

送崔庭玉赴闕

竹月松風伴有年，霏霏梅雨別燕然。遠山得意閑搜句，沙漠無人更著鞭。赤水早圖元事業，青氈毋失舊家傳。慇懃要及通明殿，附鳳攀麟朝上天。

送趙子真送藏經于朝廷

憶昔同遊金鳳臺，臨高望遠思悠哉。重來又作燕山別，不意翻爲驛馬催。寶藏玄輝天上去，塞塵秋色鬢邊來。歸期已定終年約，莫遣丹心一寸灰。

悼郭超然

寶藏番騰總不真，遺編斷簡即蒙塵。驚回卓爾音容古，夢破遽然氣象新。浸假臂鷄人境暮，穩乘神馬帝鄉春。鳴珂逕及通明殿，不管關情淚濕巾。

送王大師赴闕

補天親及翠華宮，挽轉銀河別有功。鶴報金書來紫府，雲融彩色見蒼穹。布揮惠澤沾枯朽，搖蕩仁颸發蔽蒙。瑞應合傳天上去，坐觀鵬翼又搏風。

題遇仙宮活死人墓

靈源痛飲解吾宗，浩劫師真面目同。醉眼忽開天地窄，夢魂驚覺海山空。

輝輝金玉花爭發，璨璨珠玕樹作叢。
借問終南千古意，百川無語自朝東。

送潘提點之永樂

仙公初出五明宮，玉佩聲傳禦寇風。
三素雲蒸頭上白，九還丹結臉邊紅。
大明通密先師意，又繼純陽鼻祖功。
遐想中條山上月，瑞光澄徹萬家同。

送李和甫歸秦

之子西歸出鳳城，芰荷風襲羽衣輕。
蘧廬天地寸心事，咫尺雲山千里程。
幸矣相逢親識面，惜哉重別澹交情。
終南祖意君偏得，獨向長安道上行。

送杜天甫歸終南

忽忽話別思悠颺，邈邈雲山道路長。
心係祖庭忘酷暑，行隨官柳趁微涼。
盛時著力須精進，老我無心自退藏。
記取琳宮分袂日，晚風輕拂藕花香。

吊馮權教

文林戢迹效玄微，回首人間覺夢非。
旦宅不留真面目，作家元有活關機。
雙鳧絶迹白雲去，短笛不聞黃鶴歸。
悽慘樓前舊花木，西風和露泣朝暉。

送何巨川之祖庭

空山落落水長流，鶴怨猿啼歲幾周。
昨向壇前陪鷺序，今遊秦隴占龜頭。
馬前風月程程遠，鴈底關河處處秋。
會得一綱張萬目，活機輕撥早歸休。

紫峰老師南行

乾坤徹視一蘧廬，變動不居遊太虛。
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仰桔槔如。
洪津浩汗橫慈艇，古道崢嶸運德車。
多少步趨瞠若從，絶塵奔逸到華胥。

同前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蓋峰前舊主人。
呼吸一風號萬籟，圓明孤月照通津。
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
到處不煩吹暖律，從容寒谷爲回春。

老子過關圖

皓首童顏幻化身，青牛薄輦踐黃塵。
月歌天竺溪山曉，風度函關草木新。
跨古騰今乘日馭，入無出有化飈輪。
欲窮妙處非名相，不許丹青畫與人。

悼張文叔和林返真

活火丹鑪計已遲，風雲閉置不哦詩。
衝開八極神遊日，勘破三生夢斷時。
楚些招魂聊復耳，越吟思舊亦奚爲。
空遺腐骨寒林下，春去秋來塞鴈悲。

送左法師赴闕

元放傳家幾代孫，數年矩步謁金門。
馬前風月程程遠，鴈底關河處處秋。
纔聞風旆離天闕，又報星軺復帝閽。
分應王公希薊訓，力呼神鬼效劉根。

餞趙法師赴闕

驛程冰雪路賒長，別語忽忽酒一觴。
篋貯羽符增氣焰，匣藏神劍動光芒。
祓除氛祲從王事，驅馭風雷及帝鄉。
竚看一吹山鬼伏，蒐畋無復見彷徨。

吊順天府賈左副

政柄堅持觸化機，斷雲飄忽帝鄉期。
枕中夢熟雞三唱，槐裏功成黍一炊。
幻境厭離殊不惡，故衣更換亦何悲。
請看圓缺金臺月，照夜清光似舊時。

別李府判

織烏不息走西東，青鬢方瞳豈易逢。
世夢短長俱幻化，人情非是一鴻濛。
琪林特地黃塵外，砥柱滔天白浪中。
出岫野雲飛不定，任交隨雨又隨風。

于公大師挽詞

阿師紫府謫仙儔，畢竟終期汗漫遊。
心迹百千三昧了，世緣七十一年休。
葉鳧飛去山銜月，鄂笛聲遺黃鶴樓。
望極渺茫滄海闊，斷雲飄忽鳳麟洲。

警世

春去秋來不暫停，兩輪催促太無情。
蝸牛角上争名利，石火星中寄死生。
閻老判勾難抵當，酆都決去没期程。
有條坦坦分明道，争奈迷人不肯行。

天網

天網恢恢不可欺，冥塗黯黯卒難知。
善因惡果因心造，地獄天堂各自爲。
餓鬼傍生貪裏得，淹魂滯魄性中癡。
勸君絶早尋歸計，限到臨頭悔後遲。

寄南宫舊友

鼓笛聲中上戲場，粧成模樣作趨蹌。
不知造物閑般弄，空使傍人話短長。
伎倆呈來乾憽懶，機關識破絶商量。
虚堂月白風清夜，坐對温鑪一炷香。

同前

自笑從來底許迷，欲尋東海却投西。
怨恩爾汝何須説，非是翻騰不可齊。
世味嚼開濃似蜜，物情勘破醉如泥。
而今各得心無用，月在青天水在溪。

跋真理融會堂

滑昏静盡即成純，舉目圓融大法身。
交際不拘通理窟，活機潜運即吾神。
百川汩汩朝東海，萬曜煌煌拱北辰。
説與春風舊消息，野花芳草一時新。

同前

茅靡波流未出宗，箇中寧許辨渠儂。
眉尖眼尾拈來是，柳際花前觸處逢。
削去門墻無界隔，打開關鎖不緘封。
虚堂静坐人如玉，風度筠梢月掛松。

跋坐忘圖

乃公形似槭株拘，坐斷遑遑轉徙塗。
倏忽有無同混沌，乾坤俯仰一蘧廬。
忘懷健羨遼東鶴，不肯輕飛葉縣鳧。
聚塊積塵休比擬，寥天大地莫非吾。

誠齋

誠意正心居此齋，名師良友喜相陪。
庭前翠竹迎風立，階下紅葵向日開。
曉樹不聞天籟静，夜窗分得月華來。
桐飛一葉還知否，已布秋容遍九垓。

三山閑適

拙訥難分長上憂，懶窩仍喜衲蒙頭。
厚陳坐褥鶡三尺，易辨齋糧粥一甌。
晝起夜眠無箇事，夏凉冬暖更何求。
杖藜時復生狂興，走遍三山與十洲。

化工

搏塊當空夢裏争，化工般遞太無情。
眼前薄利空花靨，頭上虚名破鼓聲。
長短百年爲際限，有無千變没期程。
到頭畢竟成何事，空使形骸弄死生。

造物

從來造物戲窮通，攛弄浮生一夢中。
名利有無分變態，是非人我競雌雄。
多生積習從頭假，萬事消磨徹底空。
酩酊不知誰是主，落花飛絮趁東風。

繼董德卿韻

十年不識讀書帷，料理真心與世違。
深笑夔蚿憐彼此，冷看蠻觸竟纖微。
一天風月閑儔侶，千里雲山舊倚依。
行李少煩塵俗物，破瓢藜杖著身衣。

憶三山時在燕京長春宫

昔在梁園載笑歌，採芝風韻氣峨峨。
方池曲沼景如許，瘦竹疏梅清更多。

玄圃鼇頭心自解，草堂龜背意如何。
唯餘夜夜三山月，依舊金花蘸碧波。

雲山集卷之二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五言律詩

道性

明明不是物，了了亦非心。浩浩通天地，冥冥貫古今。有無常顯化，生滅妄浮沉。神鬼莫能測，聲聞何處尋。

稟受

骸骨生從地，靈明稟自天。六門陰鬼伏，亘古谷神全。性月光輝普，心珠照應圓。萬緣齊泯滅，安穩到重玄。

祛邪

翻身離世網，著力斷迷繩。不販何樓子，誰懸傀儡棚。好栽無影樹，高點没油燈。滿室盡虛白，客邪安敢馮。

求真

白玉石中出，黃金礦鍊成。寸心離愛欲，一性自圓明。照破恒沙劫，衝開納芥城。輪迴從此出，無滅亦無生。

委形

天倪收委質，化物舞强陽。擾擾是非海，區區名利場。百年身頃刻，千古夢悠揚。向上忽透脱，元神歸帝鄉。

是非

是非無正定，分量莫能期。物理時時別，光陰刻刻移。蠅頭驅走骨，蝸角鬧行屍。塗抹謾千古，無人解獻疑。

塵世

萬塵深坎窞，兩耀急跳丸。蠻觸勍蝸世，槐檀役蟻官。忠誠悲玉璞，狡獪泣珠盤。幻惑無窮事，浮生眼自瞞。

大身

乾坤融大體，俯仰一蘧廬。萬曜高懸鑒，羣生類數輿。有無神變化，消長氣吹噓。未出洪鑪外，那能遊太虛。

夜坐

枯坐塵心滅，忘言道味長。不名蝸境界，無夢蠟封疆。炕煖頻燒葉，鑪温旋炷香。夜深何限意，明月滿虛堂。

清淡

坐穩蒲團力，形温衲褐功。拈香酬野客，煮茗命山童。將送情何懶，喧

囂耳似聾。住山宜淡薄，可愛底家風。

疏懶

對客忘拈拂，呼童倦擊鐘。藥鑪餘燼在，經卷積塵封。不意收雞犬，那論媾虎龍。般般無伎俩，留得一疏慵。

觀中

苔蘚侵新砌，松陰亂古壇。煮茶燃木葉，撥火炷山檀。璧月穿茅屋，香風動藥欄。洒然清況味，同志莫盟寒。

丈室

丈室容真境，蘧廬映寶臺。户扃三界隱，簾捲九天開。擊玉雲軿集，鳴金鶴馭催。洞中人不老，碧酒鎮相陪。

世事

世事元無限，人生自有倪。不明樞始用，終被物情迷。獻笑防遮目，臨危悔噬臍。未然先薦得，扶起上天梯。

雲遊

解放虛舟纜，疏開冷鐵枷。磐身閑日用，百衲舊生涯。踽踽人間世，飄飄象外家。虹竿好收拾，鈎餌飲雲霞。

憶山

懶慢傲林泉，誰論佛與仙。揮開韁鎖絆，截斷葛藤纏。不苟人間世，忘懷物外天。野雲溪月底，逸興浩無邊。

安閑

在處要身安，無如方寸間。窮通時所係，生滅命相關。妙體陰陽外，遺形天地間。冥通造物者，默轉是非環。

紙被

匪自王家得，先承蔡氏頒。工夫成甚易，受用煖何慳。掛壁雲歸岫，蒙頭雪在山。不求人世重，宜伴此身閑。

紫微東墅因寄一十二詠

春

卜築喜栽培，功隨造化開。蔬畦臨井側，藥圃近墻偎。次第榮桃李，慇懃鬬草萊。不知人世事，日用信優哉。

夏

笆籬侵野甸，莽蒼接虛堂。秀木千章合，清陰四面凉。李繁堆樹熟，苽噴滿園香。不必拈錢置，田家自請嘗。

秋

農家收百穀，爽氣自西郊。屢掃階前葉，重添屋上茅。霜陵紅錦樹，寒促鬱金苞。不見人牛在，唯聞牧豎嘲。

冬

重扉簾不捲，炕煖紙窗明。不問庭前栢，忘懷雪裏英。燃香凝霧色，煮茗作風聲。宴坐蒲團穩，人間作歷生。

晝

茅屋靜簫條，庖丁不用刀。山童禁狡獪，野客命遊遨。路細因人撥，畦荒植杖嬉。都無塵世累，真樂自陶陶。

夜

更闌户不扃，被褐谷神凝。林際懸金鏡，簷牙骨玉繩。鑪中存活火，窗下續清燈。久坐形山歇，和衣枕曲肱。

朝

昧爽擊金鐘，虛堂振祖風。隨宜皆妙用，或使盡神功。寶鼎雲蟠結，茅蔥氣鬱葱。孜孜爲利者，寧共此時同。

暮

塵塵總破除，屑屑復于于。衲褐千章合，清陰四面凉。蒲團舊所須。封緘如意藏，葆元相契，庇夜光珠。逕入無何有，今吾忘故吾。

行

策杖信心行，忘機犬不驚。疏籬階前葉，重添屋上茅。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蟲唧唧，

隨造化營。草萊無盡藏，蘭蕙可憐生。

住

穩密因時住，無緣勝有緣。少爲塵冗累，不被利名牽。昨日同今日，來年似去年。於羊渾棄意，何蟻慕腥羶。

坐❶

擁褐蒲團坐，黃塵不到門。黜聰非拱默，忘我復吾存。祖意何須録，玄言是，安穩度朝昏。虛且勿論。本然秖這是，安穩度朝昏。

南華

熟讀南華旨，機關會不難。放開無限量，收聚一團欒。在用光塵雜，歸源江海乾。銅馳街上立，無處問長安。

清況

藜杖撥溪雲，芒鞋踏山雪。細採活人芝，時飡延命屑。松梢月正圓，竹外風清絶。此況不易知，莫爲名利説。

莫辨

一切俱莫辨，得處休矜衒。性命緊護持，私邪勤煅煉。冥冥幻物忘，曠曠陽神現。來去得自由，不憂生死變。

繼董德卿韻

人生貴適意，心閑身自安。草堂新坐具，齋鉢舊綿單。風掃庭除静，月臨窗户寒。没絃琴掛壁，清韻不須彈。

繼真人天籟韻

其一

鼓橐靈風振，何方不作鳴。禺于通衆竅，披拂動羣生。遺響歸圓寂，回機忽變更。向尋端的意，張口豈容聲。

其二

隱几非今昔，神風發太虛。有形一模兩樣。開口落名言，揚眉成影像。主人拂袖便歸來，還鄉曲調如何唱。

性命

動若水，静如山。坐通關，戾默轉。樞環有無俱混合，聲色莫顧頊。性了易，命尤難。陰陽莫測，神鬼何干。物物皆從化，頭頭不放閑。習習東風誰是主，暗傳春色到人間。

全真

全本無虧，真元不妄。本全本真，一竅虛空，八面玲瓏。舒開寶藏，敷演靈蹤。若非吹掃纖雲力，争得寒光耀太空。

沖和

性天暫復，和氣横流。非陰非陽，無喜無憂。更窮直上難言説，高柳迎風笑點頭。

長短句

日用

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忺時歌，困時卧。解語無舌人，逍遥如此過。高閣雲和不用彈，免勞更覓松風和。

精神

古老精靈，馳騁神通。縱橫自在，變化無窮。出入金石，踢弄虛空。乾坤輕觸百雜碎，一喝髑髏三日聾。威如虎，勢如龍，莫交撞入葛藤中。

無為

加一毫即多，減一毫即少。清靜本然真，威嚴無做造。法身充滿太虛空，却立一塵分徼妙。

識心

識是何人，心是何物。取之有餘，捨之不足。頭上更安頭，水母蝦爲目。三徑歸來舊主人，剪除藜藿栽松菊。

見性

在耳能聽，在口有辭。抬手動足，瞬目揚眉。箇中人，知不知，由君驅使更何疑。若將見處爲真實，即墮傍門第二機。

魂魄

性是主人形是宅，遊即爲魂止即魄。若將分別論玄機，毫末有差天地隔。

覺照

照是誰照，覺是誰覺。鵠毒一生過，模糊兩重錯。此處透玄關，二邊空索索。颯颯西風度晚林，一番紅葉瀟瀟落。

藏天下於天下

無道處，疾回轉。有道處，莫留戀。虛空分付與虛空，天眼龍睛不可見。

體用

水是波，波是水。有體即用，有用即體。不即不離，非一非二。其隱也光照天地。同歸妙身入毫芒，其顯也本自多歧，密轉四時成一歲。

無人無我

體無人，用無我。不即不離，能唱能和。非法非非法，無可無不可。有無三際盡圓通，立起一塵看活墮。

孤峰

已往孤峰如瞽如聾。未來孤峰，水泄不通。孤峰見在，自西自東。普天無不是，何處更叅同。巍巍千丈澄潭側，倒蘸無根上下空。

生死

一念起，一念滅。捨身授身，何時是徹。改頭換面不自知，虛生浪死無休歇。心若虛，念自絶，除根本，無枝葉。獨露堂堂真箇人，萬劫輪迴頓超越。

主賓

誰是無主人，喚時開眼顧。六户放光明，四門常擁護。主是賓，賓是主，主人公，休暮故。月華亭下行，枯木堂中住。一朝脱却臭皮衫，三界十方唯獨步。

右一十八事答廉先生所問。

客人扇頭

蜷蜿臆中蟠，龍蛇腕下走。達則天下通，窮則一身守。默然默然，緘口緘口。好將萬里奮鵬心，換作三山釣鼇手。

七言絕句

勉進三首

大道無形體若虛，肯心於此著工夫。

雲收月出青霄上，一段光明何處無。

同前

靈空如橐靜無懷，鼓動來來販骨骸。
截斷急流生死浪，却令灰滅效心齋。

同前

一葉全明造化機，毫芒鋒殺巧相宜。
莫言用盡陽和力，來往東風自不知。

迷家

東塗西抹趁華虛，何日回程返故廬。
本是主人甘寄旅，早來乘當莫踟躕。

忘本

蹤跡玲瓏倒大癡，强分枝派許多疑。
本源浩蕩傳千古，汨没紅塵自不知。

夜闌

碧落寥寥澹玉繩，冷看孤月掛簷楹。
浮生正逐槐根蟻，攪擾華胥夢不成。

芳春

桃李融融次第芳，紛紛蜂蝶趁餘香。
不知游戲真三昧，忙亂東風上下狂。

長春

零落桃溪碎曉霞，未容消息到山家。
長春洞裏無根樹，不藉東風自放花。

見妄

千形萬狀各分殊，病眼看成鬼一車。
撥盡死灰寒焰在，拍天風浪任從渠。

迹弊

已陳芻狗亂如麻，幻惑行人病眼花。
截斷葛藤無事去，一軒風月舊生涯。

贊毀

鑽皮出羽閑生事，洗垢求瘢錯用心。
勘破主人休歇去，遠山秋水自高深。

知迷

向上玄關未易知，襄城七聖亦生疑。
日新何必師童子，拜謝歸來更是誰。

自得

透脫希夷向上關，亘初靈物坐虛閑。
閑中自得真游戲，夭閼渾無處處安。

一氣

通融一氣自如如，無有相資混太虛。
撥轉玄關得真息，四生咸共入無餘。

心田

剪除荆棘樹芝蘭，固蒂靈苗子細看。
功滿白牛眠露地，月明風裏主人閑。

心花

大化不能拘束得，聯芳唯許自由開。

一枝亘古新傳授，馥郁香風遍九垓。

心符

魔魅勦除無足跡，縱橫馳騁大神通。
提綱振領閑呈似，萬聖羣真立下風。

心月

掃盡纖塵萬籟沉，停停寒色印天心。
舉頭即見家家在，無數空生指上尋。

心香

篤耨旃檀莫與同，温鑪活火煖融融。
劫前一瓣然新炷，作麽垂瓜礙不通。

心琴

萬籟消沉夜未央，無弦彈出韻琅琅。
子期不解輿人聽，摸索銅盤作太陽。

心劍

雪刃輝輝勢倚天，舉之無上直無前。
豈徒氣焰衝牛斗，切碎虛空露帝先。

心鏡

收拾菱花不記年，晃然孤月下瑶天。
虛堂掛起驚神鬼，瑩静光明滿大千。

心珠

如意密封無盡藏，夜光輝耀五明宮。
會逢知友親拈出，萬道霞光射碧空。

心燈

洪渺玄虛作短檠，非膏非炬放光明。

貴默

乾坤不許絲毫隔，山鬼神姦敢放行。

浮生

人皆執我竟驅馳，畢竟元無正是非。

自悔

大底衆中常默默，自然彼此兩忘機。

原憲責賜圖跋

浮生彈指一聲中，擾擾膠膠自不通。

無情

盡被此團藏穢物，枉教愁殺主人公。

安閑

蝸角蠅頭著力趍，衆中叢裏濫吹竽。

元初

而今老大方知悔，向日云爲秖是雛。

自觀

道到忘言抵死親，是貧非病不須貧。

拂塵

吉祥端的存虛白，肯把真風説與君。

無心

無情不是傲當時，收拾精神恐外馳。

懶惰

今日放行方得力，平生底事老來知。

仙凡

聰明薦取未言前，即是元初妙不傳。

放心

却向箇中分變態，下同幽壤上同天。

形數

是非叢中無語句，利名場上不經行。

空虛

人情世態非干己，自在安閑過一生。

從分

不羨食前方丈玉，精粗飽後一般般。

平懷

朝三暮四從吾分，贏得身心到處閑。

本分

懶衣蓬鬢人驚駭，錦服金冠自不寧。

遁化

一色平懷無異相，不求人重不標行。

默契

不作顛狂不縱心，平懷本分道中尋。

玄門

寥天自有家家月，莫問浮沉與淺深。

物假

縱橫自在寬如許，蝸角蠅頭不直錢。

懶惰

懶惰偷安未是閑，前思後筭兩相關。

放心

心靈漂泊委塵沙，似向柴門掃落花。

玄門

身在玄門四十年，醯雞衝破瓮中天。

物假

萬有浮沉水上漚，化工不息販何樓。

遁化

會得山舟密密移，有心天地可逃之。

默契

物情著莫寸心灰，寒涕慵收口倦開。

拂塵

修行大抵要修心，削盡塵緣萬慮沉。

空虛

修行心地要空虛，剎剎塵塵總破除。

形數

短長大約百年中，擾擾勞生到底空。

措手不能收拾得，隨風逐水不還家。

治心

萬緣諸境擾心靈，冪冪紅塵鏡面生。
匠手下功磨拭盡，冷光徹底照人明。

長生

長生豈論幻形骸，數盡歸元土底埋。
唯有本真誰會得，古今無去亦無來。

生滅

輪迴生滅本因心，念念遷流古到今。
磨滅成灰飛不動，晃然孤月上瑤岑。

求己

自有天真莫外求，幻塵土梗事俱休。
虛閑一片清凉地，白璧黃金未足酬。

閑居

太平國裏太平人，林下山間寄此身。
霞友相逢無可道，百花啼鳥一般春。

拈舊

坐中更作仰天噓，唱出陽關會也無。
影草探竿俱放下，大家依樣畫葫蘆。

塵境

滔滔白浪是非海，滾滾黃塵名利場。
無柰戰蝸蠻觸氏，不知身世兩微茫。

形微

兩角蝸牛千古事，一星石火百年身。
誰能眼孔車輪大，見徹漫天滾滾塵。

說礙

拈枝摘葉漲波瀾，浩蕩靈源總不干。
掛口壁間閑坐去，大家酩酊到長安。

脫網

世網纔疏法網囚，檢身羈首自綢繆。
牢關一拶俱零落，杖屨西風笑點頭。

獨坐

百衲雲披杖屨閑，草堂聊復炷山檀。
客來問道無言說，笑指虛空子細看。

守愚

不學寒猫伏鼠癡，窗明炕煖衲重披。
客來相對如欺魄，問著人間總不知。

坐久

雲映青山愜野心，草茵盤石老松陰。
坐中更入無何有，不管寥天日欲沉。

守拙

鑪中忘却燒鉛汞，門外從他長葛藤。
事事不堪閑度日，盡交人笑百無能。

草堂

荒蕪三徑絶交遊，窗户凄凄冷似秋。
却得可人真況味，略無塵事到心頭。

驚世

貪求深入利名場，係縛勞心生愈傷。
棄重逐輕顛倒用，合隄防處不隄防。

虛生

役役身心不自由，百年風激水中漚。
虛生浪死無程限，識破歸來便合休。

安生

眨眉欲辨移新舊，轉眼那知換古今。
現在未來俱不識，問誰誰許問安心。

著物

浮名浮利意何深，用盡機關使破心。
但爲兒孫千載計，不防骸骨土相侵。

逐境

目前滾滾蕩黃塵，大化推移刻刻新。
生死窟中人不覺，捨身唯與利名親。

名利

僕馬車舟歷險艱，區區名利兩相關。
細思本欲圖安穩，却使身心不暫閑。

客至

或聞車從叩柴荆，百衲旋披勉强迎。
自料無錢置村釀，一甌春雪淡交情。

靜度

洞房無鎖未嘗扃，碧落寥寥月滿庭。
千古雲和絃不續，夜寒流水響泠泠。

蛻塵

蛻塵蛻法蛻諸緣，不説丹成上九天。
妄自不存真不立，更無言説到重玄。

不知

千差萬異莫能齊，跳出拘虛到不知。
却向箇中分變態，堆山積嶽總無爲。

機密

茅靡波流未出宗，巫咸自失想無功。
長於上古先天地，大振玄風處處同。

復全

壽焰傳來不記年，久湛人僞染諸緣。
諸緣削盡忘人僞，亘古天真依舊全。

居山

自與雲山舊結緣，煙霞占斷不拈錢。
溪邊石上閑遊戲，不問人間不學仙。

南華九天

天和無喜亦無憂，石女明知笑點頭。
酬酢萬方閑日用，本然之外更何求。

其二

天籟形聲不可模，羣生萬有自禺于。
一風總攝俱圓寂，物盡人空見也無。

其三

天門開闔莫能知，正坐全全無一念時。
萬有萬塵從此出，落花飛絮自離披。

其四

天光宇泰自分明，射透閻浮破鐵城。
遍界疏通無擁塞，山河大地坦然平。

其五

天機消息有無間，斡運乾坤萬象閑。
撥動亘初關戾子，一時春色滿人寰。

其六

天遊蒿目莫能窺，捨故趍新刻刻移。
握掌開拳還過去，活機無不墮今時。

其七

天府無容無不容，一毫包盡太虛空。
打開封鎖交君見，笑倒厖眉祖老翁。

其八

天倪本分具神通，一體洪纖用不同。
試向東風問無語，柳稍青淺小桃紅。

其九

天鈞無我亦無人，萬有浮沉局局新。
殘臘盡時回煖律，野花芳草一般春。

雲山集卷之三

❶此詩之后，疑缺《卧》詩一首。

雲山集卷之四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釣空

蘆葦瀟瀟幾度秋，可憐人老未歸休。
細鱗不食雲霞餌，空向晴波浸月鉤。

真樂

無樂無知有活機，不妨人侮太愚癡。
誰知無樂無知者，一點閑愁許上眉。

友山

杖藜宜訪知心友，茅屋須鄰得意山。
益友好山相對面，不妨終日笑談閑。

養性

奪得玄珠唯罔象，正宜恬智交相養。
年深放出大光明，照破乾坤無盡藏。

夜月

窗户風清月滿懷，灑然飛步到蓬萊。
世人不得愁城破，殃及壺中爍秀才。

駘蕩

赭沫天倪勢不拘，縱横寰海任馳驅。
太平無象人難遇，赤水空沉罔象珠。

玉簪

閬苑飛瓊舞翠霞，遺簪墮地長成花。
聯芳不斷傳青白，付與雲山道士家。

有詩

萬塵削落氣神安，默轉當空活眼環。
不意有詩來觸撥，五雲歸路不相干。

盤山四詠

春

山色密傳真造化，水聲敷演道因緣。
良心用處縱横是，何必猖狂肉案前。

夏

亭下風清衣袂寒，山前行客汗垂顔。
仙凡不遠雲泥隔，名利催人不放閑。

秋

暑去山中渾不知，怪來黄菊競芳菲。
西風一日傳嚴令，錯落半天紅葉飛。

冬

霜雪摧殘錦綉空，四圍山色舊形容。
夜深特室燃香坐，一色風鳴萬壑松。

滯坐

句裏搜尋向上機，迷家稚子轉忘歸。
不知突破窗間紙，放出癡蠅自在飛。

遁身

海童戲水鷗先覺，疴瘿持竿蟬不知。
深眇藏身無所住，季咸相見恰如癡。

動靜贈許紹明二首

其一

動必隨他静必癡，兩忘中有活關機。
直交無舌人能語，始信名言果是非。

其二

中原狼虎怒垂涎，幸有桃源隱洞天。
流水落花依舊在，請君乘取斷頭船。

同前

羣仙高會話方壺，笑指蓬萊水漸枯。
莫更飯牛歌白石，好尋罔象索玄珠。

釣歸

枯湫死水無魚釣，輕餌篠竿盡日閑。
不似會稽任老子，小舟和月夜深還。

同前

弱喪家園已不知，忘羊路上轉增迷。
早回收拾雲霞餌，一棹清風明月溪。

性月

浩浩靈風縱掃除，性天揮斥片雲無。
乾坤一色如銀界，放出光明不夜珠。

警世

倏忽光陰一擲梭，須臾衰老鬢雙皤。
閻家不測來追喚，手足憧惶奈若何。

心機

心機用盡幹家門，白髮垂垂眼又昏。
未後不知何處落，臨行猶囑付兒孫。

百歲

百歲光陰頃刻間，貪婪終日用機關。
一針一草皆前定，剛使身心不暫閑。

閻老

閻老無情孰不諳，目前光景且貪婪。
莫防一日來頭上，沒可支吾何太癡。

林泉

草木叢林總是玄，泠泠寒玉漱流泉。
坐忘遺照人誰解，露滴松梢月正圓。

閑人

風林月障照山花，嵓石溪流共一家。
唯有閑人堪作主，無情無我伴煙霞。

修真

修真真處亦何修，咄盡諸緣萬事休。
成就本然功德性，步隨明月上瀛洲。

神仙

神仙莫向外邊尋，止是元初一片心。

洒落萬塵籠不住，立教大地變黃金。

延年

自有延年不死方，好傾丹悃問醫王。
凡心刳盡投神藥，蟬蛻分明脫苦囊。

誦經

布網張羅積業多，晚年信口念摩訶。
執迷妄想來生福，閻老如何諍得過。

狎鷗

己之靈是物之靈，己若無心物自寧。
空界偶然通一線，寥天大地盡吾身。

夢蝶

爲周爲蝶兩形分，未見誰爲作夢人。
栩栩蘧蘧消息得，寥天大地盡吾身。

夔蚿

天真用處盡通靈，穿貫無形及有形。
妙用驅馳隨處是，月明江靜酒初醒。

濠梁

亘初無樂亦無知，知樂纔生第二機。
循本却尋知處起，游魚彼我自同歸。

解牛

塵事堆山積嶽來，解如無解刃恢恢。
交加未肯剛批判，密護神鋒不浪開。

牧馬

聖智滑稽迷大隗，野童病瞽却師天。
纖塵害性須除削，露出元初妙不傳。

養雞

元初悟徹便休心，自是無心功更深。
坐處木雕泥捏似，世間何物敢相侵。

承蜩

丈人猶自未忘機，蜩翼藏身蜩不知。
更到鬼神不測處，拈來信手更何疑。

狎鷗

己之靈是物之靈，己若無心物自寧。
空界偶然通一線，海鷗不敢下沙汀。

養虎

人心猛過山中虎，敢放斯須喜怒生。
安置本然清靜地，兩忘物我自和平。

節猿

勞神爲一不知同，有識俱爲造化籠。
數定倒顛無損益，妄生憂喜怨狙公。

蠻觸

妙玄靈跡浩無涯，大地全形共一蝸。
塵世小於頭上角，可憐纖悉謾爭差。

木鴈

不材山木自全真，野鴈無能却喪身。
道用日新窮變化，或離或即妙通神。

釣鯨

大器洪才未易求，揭竿滄海餌懸牛。

乃公豈是撈鰕手，蹲坐三年不上鈎。

拂子

不萌枝上剩龜毛，在手蛟虹見影逃。
竪起示人成按款，坐看平地起風濤。

梭扇

便面龜毛兼作拂，犀牛不寫嫌粗俗。
靈風隨手澹相宜，秋月遥山清可掬。

自解

世事紛紛大足云，一瓢一衲舊隨身。
任行任坐無拘束，自在東西南北人。

道經

或云道家無經，止五千言而已。故作詩以咄之。

端拱主人無語句，臺輿僕隸鬧喧闐。
希聲絶相忘言處，海水墨山書不全。

種蓮

鑿破蒼苔種玉蓮，圓明一點上通天。
俯觀坐極彌羅外，日月星辰直下旋。

三宜

淡静虚空著此身，宜愚宜拙更宜貧。
出塵安穩真消息，不可尋常説與人。

幻化

萬事於人戲沐猴，化工不息販何樓。
癡童博得閑拈弄，瓦狗泥車打破休。

化機

化機於物太無情，不許須臾眼轉睛。
拈起頭來還是尾，片時作壞片時成。

貪生

皮口朝朝索飯填，肉身歲歲著衣纏。
用心到底成何濟，送入荒郊土底眠。

浮生

浮生都在百年中，畢竟勞勞到底空。
争柰這團腥臭物，却交攖擾主人公。

閑身

蛛絲網几壁生塵，老去饕慵不厭貧。
却有這籌難可得，水雲鄉裏放閑身。

詩魔

詩魔潜迹懶看書，拙訥忘情若太愚。
却坐太平閑日月，儘教人作馬牛呼。

同前

詩魔今已竪降旗，又著南華故紙癡。
打破這團迷種子，白雲鄉裏笑嘻嘻。

蠹蟲

四十年來學蠹蟲，而今頓覺老饕慵。
誰知些子閑難得，惱殺庞眉舊主公。

多病

多病苦躭清静癖，好書猶著聖賢魔。
無端之紀藏諸用，柰此膏肓上下何。

機關

些子機關苦不多，緩行不至急行過。
從今放下都休問，唱出昇平一曲歌。

幻形

幻形認有即拘墟，跳出牢籠步坦途。
造物許饒先一著，也勝猶執化人祛。

宜休

白首須當急急修，養身粗足便宜休。
心田潔静常安穩，隄備閻家老子勾。

黄篛

幾排黄篛濟孤魂，濟了孤魂依舊存。
自有祖宗歸不得，忙忙千古爲兒孫。

正眼

有心絶筆塵猶在，立意忘言意未忘。
有日豁然開正眼，能言能筆又何妨。

虚堂

虚堂坐卧無人問，妙用機關只自知。
名勢結交如水澹，老來方覺得便宜。

安居

生涯粗足獲安居，無事逍遥步坦途。

寄迹仙凡莫分別，大家依樣畫葫蘆。

天鈞

朝菌冥靈及大椿，短長一例自天鈞。
而今七十人間少，管甚前程幾度春。

神馬

穩乘神馬駕尻輪，南北東西逐日新。
拖去拽來從尒耳，主人依舊没疏親。

性珠

一顆圓明自性珠，本來無欠亦無餘。
家藏莫使緣塵冪，放出神光耀太虛。

六言絕句

贈作針衛會首

揮霍機鋒快利，疏通關竅渾圇。
恰似功夫成就，古今不許常存。

同前

向上機關透脫，匠成真體圓融。
妙用縱横表裏，神鋒聯串虛空。

述懷

風清雲翳飄忽，地迥參寥晏如。
鴈字幾行飛去，不妨書破玄虛。

孤月

飂飂長風寂泊，瀟瀟虛籟平寧。
萬里寥天空廓，一輪孤月圓明。

夢幻

青鬢朱顏易失，黄雞白日相催。
夢幻境中識破，水雲鄉裏歸來。

心安

山峙巍巍不動，川流混混常閑。
但得心安若此，何勞别扣玄關。

重玄

常啓重玄關楗，執迷自間雲泥。
肉眼中存翳膜，瞌頭外覓摩尼。

時光

展臂時光已失，轉頭世事成空。
俗物幻形有盡，迷津苦海無窮。

紅塵

足迹紅塵滾滾，心田白浪淘淘。
自向洪波汩没，何能紫府遊遨。

白虎

白虎青蛟莫論，丹鑪鉛鼎休詳。
絳闕瓊林溟幸，金壺碧酒馨香。

日月

日月東西出没，乾坤昇降渾淪。
真宰默存厚薄，浮生分外貪嗔。

形數

不苟不貪不愛，無情無喜無憂。
此世此形此數，宜愚宜拙宜休。

月輪

亭亭月轉冰輪，萬籟消沉莫聞。
人影不須零亂，杳然徑徹無垠。

輪轉

輪轉多生浩劫，貪圖百計千方。
八識七情戲弄，四生六道承當。

坐久

月透簾籠虛白，風生几簟清涼。
坐久凝然無際，不知身世何鄉。

真偽

色裏膠青混合，水中鹹味顛頇。
真僞欲生分别，舉頭不見長安。

靈明

静盡纖塵不立，杳冥三界彌羅。
物我不知所在，靈明透入無何。

行止

時止時行莫逆，滿坑滿谷同塵。
非物非凡非聖，能神能鬼能人。

見在

見在何堪住著，未來不可思惟。點檢目前自己，起心已間雲泥。

家風

松菊依稀三逕，窗户明通六如。太平事業無象，淳正家風有餘。

天真

聲利場中退步，水雲鄉裏閑身。順命不湛人僞，達生自樂天真。

業識

清静本然未悟，貪忙業識無涯。逐境心頑似鐵，隨流性亂如麻。

趨新

夜壑舟遷捨故，日車輪轉趨新。緣木求魚妄作，刻舟記劍勞神。

知覺

聞見覺知四病，杳冥質礙二空。求者捕亡擊鼓，執之待兔守株。

三教

爲道爲儒爲釋，水月鏡中三影。皆從此處傳來，選甚黄冠圓頂。

五言絶句

荆棘

荆棘除難盡，芝蘭樹不榮。故園藜藿合，松菊可憐生。

賞音

炷冷香仍在，燈青焰亦微。斷紋絃再續，今古賞音稀。

真妄

妄滅真重遣，心空性自圓。百川俱湊海，萬曜不離天。

智巧

智巧渾如拙，聰明却似癡。可憐千古意，不許等閑知。

病眼

病眼唯觀物，塵心只慕緣。政如蚕作繭，來去目纏綿。

著相

著相終難造，求言未可知。向人拈不出，相對只揚眉。

燭焰

燭弄風前焰，漚翻水上波。不尋安穩地，生滅竟如何。

心昧

莫向經中覓，何勞相上尋。博通今古事，昧却本來心。

回頭

休探水底月，莫認空中花。兩足何常動，回頭即是家。

今古

交臂成今古，抬頭革故新。一團空幻事，謾殺利名人。

塵冗

塵冗何須録，浮生未足誇。好栽無影樹，疏却有情枷。

生滅

落絮因風起，飛花逐水流。古今無定迹，生滅有時休。

塵心

塵心忙似火，世事冗如麻。不省光陰促，紛紛逐落花。

無盡藏

涸絶是非海，治平人我山。衝開無盡藏，跳出有情關。

愛欲

浮雲蔽杲日，涼風敗秋蘭。愛欲未能遣，心君爭得安。

媒翳

媒翳可射雉，利欲能攻心。丹田有靈物，不鋤荆棘生。

世事

世事無程限，家緣没盡頭。不尋休歇地，辛苦幾時休。

清静

清静本然真，隨宜盡入神。不煩吹煖律，寒谷自回春。

衰鬢

衰鬢星星白，朱顔漸漸枯。不期不今，非暫非久。尋源循迹而趨步不停，奔逸絶塵而瞠若乎後。狂屈欲言而忘，季咸自失而走。離朱拭眥而不見端倪，黄帝聽瑩而不分可否。罔象索之於無，倏忽鑿之於有。品藻者困其心，雌黄者辟其口。望洋向若而嘆，豈容夫默染於丹青之手。

生死

生死門中住，輪迴路上行。此心隨時改，趨生逐日新。

大道

大道理幽深，迷人顛倒尋。去身渾不遠，惟是本來心。

跋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詞

瑶臺第一層

一點元真被妄想，招來幻化身。蠢蛄朝菌，須臾情識，結習迷雲。火坑千丈機，詐萬端、白浪黄塵。謾横陳，向汙泥坑陷，苦海沉淪。　紛紛。存亡得失，是非榮辱苦因循。有時開悟，癡團粉碎，眼孔如輪。性珠穿透，方信葆光、函蓋乾坤。自通神。有壺天不夜，洞府長春。

木蘭花慢

眩烏飛兔走，競出没，疾如梭。更影戲浮生，繩提幻化，攛弄教唆。吹噓往來變態，鬧紛紛、平地起風波。止是蠅頭蝸角，古今翻攪如魔。　蹉跎。勘破驚回，塵夢冷，笑呵呵。悟本有元初，靈明好在，無少無多。收藏更休點汙，對野雲、溪水唱山歌。月下無人獨

步，杖挑雨笠煙蓑。

其二

笑平生幻惑，遇牢落，物華秋。對世路羊腸，人心蠆尾，剛變爲柔。紛紜戰酣白蟻，向槐檀、影裏覓封侯。一覺黃糧未熟，百年光景都休。往古來今，成底事，盡何樓。勘富貴浮雲，功名畫餅，身世浮漚。分明眼底見假，便一刀、兩段不隨流。躍出迷津欲浪，月明滄海歸舟。

其三

選峰巒佳處，結茅屋，伴蒼松。有藥圃芝田，耕雲釣月，香藹靈風。憑欄俯觀寰海，鼓洪濤、千丈接長空。幾度蓬萊清淺，杳冥滄混魚龍。

三山聖種猶存，聾瞽輩，覓無縱。笑阿母蟠桃，安期遺棗，誘引兒童。任公巨緇好在，犗鉤懸、五十引長虹。蹲坐三年不見，若魚何日相逢。

水龍吟

萬塵諸累重重，一時穎脫如懸解。青鞋拄杖，鶉衣百衲，沿身輕快。南北東西，浪萍風梗，去留何礙。許昂簪笑傲，行歌立舞，縈心事、無纖芥。

不問壺天境界。更誰分、區中方外。如雲似水，優游散誕，縱橫自在。轉首襟期，世緣空幻，到頭終壞。待他時興盡，雲霞堆裏，結無爲會。

其二

此身幸脫塵樊累，宜更選清涼地。山靈招我，峰屏岫幌，回環凝翠。白石清泉，竹軒松逕，草堂林際。揀憑高穩處，儲風養月，更誰問、人間世。壓盡壺天景致。

中時復，靈仙高會，彩雲搖曳。談笑滄溟，幾番塵土，劫灰彈指。倒金壺碧酒，鯨波一吸，且陶陶醉。

其三

古今興廢存亡，落花滿地香風掃。茫茫苦海，洪波千丈，無窮膠擾。俱在天真，浪遊塵境，執迷顛倒。自玄都別後，流離宛轉，誰更問、長安道。

聚愁眉、苦縈懷抱。幾念功名未了。時會得，三田靈秀，活人芝草。霞彩雲英，竹風松月，藥鑪丹竈。煉深根固蒂，長生久視，永無衰老。

酹江月

初機學道，道無形、著脚如何蹤跡。只在靈源方寸地，體正元初端的。激濁揚清，明真削僞，掃蕩諸邪僻。迷雲消散，密通方外虛實。

主人堂上無爲，環樞應運，不許纖塵及。徑入無何真境界，明秀高峰玉立。瑞氣沖融，祥光赫奕，忘盡塵樊質。逍遥遊宴，壽同高厚無極。

其二

夢中駭鹿，戲浮生、得失悲歡離合。見解分明猶是夢，轉轉昏沉難覺。雞口人情，羊腸世路，各自爭頭角。揮鞭舉棹，一般巇嶮行脚。

有日猛省心灰，塵樊識破，方信從前錯。林下山間安穩地，雲水無情相約。自在時光，逍遥日月，脱盡拘束縛。槐南枝上，冷看黃蟻行樂。

其三

功名富貴，似無繩、縛盡英雄豪傑。古往今來同影戲，頃刻存亡興滅。羅綺妻孥，畫堂金玉，招感人窺竊。繁華粧點，大都多少時節。

自造惡業

重重，頭皮改換，苦楚經多劫。爭似抽身聞早省，時把狂心休歇。世網衝開，玄關撥轉，自得真仙訣。功成歸去，一輪江上明月。

喜遷鶯

欲明真趣。便掃蕩多方，亡羊岐路。脱落皮毛，惟存真實，絶盡向時行步。一朵玉蓮開展，不受纖塵點汙。收絳雪，飲玄霜依舊，神丹圓聚。自得無疑慮。獨向翠微，手植無根樹。顯氣横空，靈源浴月，光彩一時揮布。萬斛寶珠莫比，擁護收藏堅固。神莫測，鬼難呼，功滿驂鸞歸去。

水調歌頭

端坐懶成癖，雲水興何加。襟懷洗盡塵物，别有好生涯。選甚瀛洲仙闕，鬧市花街柳陌，觸處是光華。切莫問龍虎，白雪與黄芽。

不躭詩，不殢酒，不拈花。從來本面公事，何必向人誇。畫覽故山風物，夜被玄天星斗，百衲掩雲霞。神鬼莫能測，頃刻遍河沙。

其二

徹底探囊篋，那得一錢看。從來底事活計，不與俗相干。似得飲中賢聖，滌盡澆心酩酊，冷眼視塵寰。斬斷利名鎖，踏破死生關。做些癡，撒些懶，放些頑。六門拖拽不出，蟄窟且蹁躚。別有非常手段，拈聚虚空一片，澄澈夜光寒。會得箇中意，何必問三山。

其三

興廢閱青史，榮辱夢黄糧。空華電影蹤跡，謾弄恰如狂。分外爲蛇添足，不省狙公賦芋，憂喜兩相忘。回首舊鄉國，風物盡荒涼。百年身，彈指頃，鬢成霜。人間更莫理會，安穩處承當。静夜月明風細，相對雲朋霞友，談笑興何長。一椀洗心茗，踏碎軟紅塵。歸來簷頭雀，待悟時、回首進前程，蓬萊約。

其四

漂泊異鄉客，踏碎軟紅塵。歸來處處庭户，簾幙捲黄昏。南北東西行色，費盡芒鞋多少，何處覓天根。光曜問何有，亘古窅然存。入無何，遊太漠，越崑崙。風仙底箇，消息未許等閑聞。亂眼空華零落，桂魄團圓如舊，穿透水無痕。尚賴扶摇伯，高捲嶺頭雲。

其五　憶法眷伯瑜老

相遇會心友，目擊契金蘭。登天遊霧莫逆，雞黍不相干。常記嵓嵓亭下，俯瞰茫茫滄海，揮麈笑談間。霞捲鎮陽北，雲隱鶴山顔。　歲華遷，人事革，忽盟寒。芒鞋藜杖猶在，唯憶扣玄關。但願心圓如月，表裏虚凝澄澈，密運樞環。一點迴無别，千里共同看。

勉劉主簿

滿江紅慢

眩目空花，紛紛盡、如繩縛。軟紅堆裏汩没，認爲真樂。二陸來時忘後患，兩疏見處誰先著。正夢魂、隨蟻到槐安，何時覺。　興廢事，曾著莫。繁華盛，還銷落。更不須人勸，自宜斟酌。古鏡磨開塵外境，隋珠枉彈簷頭雀。待悟時、回首進前程，蓬萊約。

其二

霞友相從，雲房會、笑談真息。正鬱蒸天氣輕汗，静中難敵。冰玉旋敲新薦几，玄冥坐使寒生席。命月團、時復泛金甌，鯨波吸。　除煩熱，澆胸臆。功殊勝，神通力。笑玉川風味，趙

州陳迹。法界澄澄清可掬，靈空浩浩光無極。問箇中、真味口難言，知端的。

其三

萬論千經，俱涉獵、欲求真覺。驗古今行迹，移在口頭渾錯。不向心中團練就，多生浩劫空牢落。會本真、神口未能言，何方學。無一物，空索索。常清淨，通寥廓。下功夫涵養，不須揮霍。白雪陽春誰與和，村歌社酒爭跳躍。看牛毛、如許幾人知，同麟角。

其四

百煉千磨，成底事、襟懷冰雪。向積塵堆裏灑落，要明心月。根本泉源窮到底，波瀾枝葉休分別。遍世間、誰不是行人，何須說。丹宜秘，囊宜結。居無室，行無轍。更莫思人我，是非優劣。鸚鵡雕籠因解語，杜鵑枝上空流血。對利名、車馬軟紅塵，牢藏舌。

其五

一片頑心，何樓子、無窮生滅。被化機般弄馳騁，許多顛蹙。販骨如山成底事，迷情似海難超越。痛亘初、靈物久沉，埋塵沙劫。　求出離，須猛烈。尋知友，談冰雪。下功夫磨拭，壽光明徹。風定波清潭底現，雲開冷浸天心月。問啞人、食蜜味如何，無言說。

其六

牢落多生，無盡限、紅塵蒙冪。縱苦求懸解微處，不堪形詰。猿子摩挲掌貌，不許凋殘。通古今如旦暮，蟠桃潭底月，癡兒咀嚼刀鋒蜜。更可憐、法見、幾度華繁。常常在，金壺碧酒，高會列仙班。

其三　李社長壽

桃蘊蒸紅，杏開微白，仲春風物宜人。蓂疏九葉，隴右降天真。應瑞葱蔥佳氣，寶猊炷、劫外濃薰。鳴金玉，琅琅聲裏，高會洞中賓。　良辰當勸勉，仙風道骨，早早離塵。悟人間虛幻，著莫因循。看取蟠桃結子，靈芝秀、不羨莊椿。常如此，洞天深處，獨步翫長春。

玉蝴蝶

擾擾夢中身世，白駒過隙，多少時光。使盡機關方寸，不暫清涼。蓄奸在、依舊山河。高懸鑒，又還打破，拍手笑呵呵。

邪、更移鹿馬，執迷網、顛倒玄黄。最堪傷。死生汩没，苦海茫茫。　難忘。恩繩愛索，火坑塵網，利鎖名韁。一向貪饕，不知青鬢染秋霜。覆焦隍、空争駭鹿，多岐路、謾逐亡羊。自徊徨。白雲深處，一炷心香。

其二　村居

坰外地偏塵遠，結茅小隱，事事俱休。脱粟黄虀安分，足可優游。月徘徊、昂簪緩步，風冷淡、懸涕慵收。且淹留。野雲歸岫，煙水横秋。　唯收。隨身數物，静巾帨手，細櫛梳頭。鉢置囊閑，杖藜百衲外無求。唱哩囉、招來牧竪，相尒汝、取次沙鷗。更何憂。奏刀無礙，不見全牛。

金童捧露盤

夢幻閻浮，捨故趨新，倏忽化機潜换。天地一丘墟，會心冥沖漠，野雲舒卷。寄迹虚舟，鑒形止水，風激游絲斷。空玉宇無塵清澈，混物我冤親，相忘鵬鷃。鎮樗散。此際鷇食鶉居，逍遥遊宴。　聞乎無聲，視無色，罷金鎞去膜，作空花觀。窗户有餘清，泯人牛蹤跡，素華明焕。勝槩幽遐，洞靈縹渺，直許羣真翫。步坦途，摇頭拊臂，到醉鄉，勝入高陽池館。世情遠。浮生瞬息歸來晚。

其二　同前

高會雲朋，談笑人間，幾度海濤清淺。天地一吹嘘，動閻浮出没，化機如電。覆手存亡，轉頭聚散，物物虚零亂。謾戲弄蝸蠻槐蟻，向魂夢悠悠，雄圖堅遠。無盡藏，山舟密運，丘陵移换。　團空人世，竟無識，秪形囚浩劫，浪傳餘喘。種性却回邪，向銅盤聲裏，太陽難辨。試運金鎞，撥開朦膜，眸子尋常見。待細察蟭螟若山，貫法界靈空，慈雲彌滿。了真觀。方知下手須臾晚。

玉女摇仙珮

先天有物，未始難名，彷彿氤氲元氣。太極形生，雞黄乍判，散作萬殊千異。總被形囚累。恣營營念慮，多方百計。競聲利，揚波鼓浪，唯是無窮，四事而已。空膠擾人間，販骨番騰，終成何濟。　誰信火傳棄舊，物禪迎新，弄我真同兒戲。勘破摇頭，伸眉一笑，照徹多生凝滯。妄構閑非是。總休論枉玷，林泉風味。秋静夜，雲收空界，纖塵不動，月明如水。人長在，碧桃影裏醺醺醉。

東風第一枝

遠樊籠、虚舟不繫，披覽閑中真趣。未嘗羨、珂里榮名，未嘗羨、金閨矩步。乾坤俯仰，開扃牖、晃朗庭衢，會襟期、徑入無何，脱巾奮然箕踞。也不慕、龍蟠鳳舉，也不問、文林武庫。欲事爲、無事無爲，欲思慮、何思何慮。翛然平澹，涉人世、居居于于，向故園、管領光風，歸來似嫌遲暮。

其二　詠茶

坼封緘、龍團闢破，栢樹機關先見。玉童製、香霧輕飛，銀缾引、靈泉新薦。成風手段，虯髯奮、擊碎鯨波，仗此君、些子功夫，瓊花細浮甌面。這一則、全提公案，宜受用，不煩寵勸。滌塵襟、静盡無餘，開心月、清凉一片。羣魔電掃，瑩中外、獨露元真，會玉川、携手蓬瀛，留連水晶宫殿。

江神子慢

詠香

玉童報朝徹。仙夢斷、華胥太平國。素屏側、金鑪煖、灰襯雲心虛白。御封坼，一瓣纔拈清馥馥，氤氳滿、靈空無間隔。遍飄三境融融，通高厚，貫金石。　神州初凝玉釜，記不萌枝上，微露春色。幾人識，塵凡阻、豈許垂瓜明得。氣綿密、洞府高真俱默會，遊蜂蝶、紛紛無處覓，杳然曳縷虛凝，入寥天一。

其二

蓮塘雨初歇。波面倚、瓊花照澄澈。命童折，銀鉼浸、姑射仙姿凝潔。默時說，大地寥天俱捻聚，無巨細、收來藏貝葉。放開微藥真光，塵沙界，盡朝徹。　一枝冥傳亘古，向無聲色裏，出廣長舌。莫分別，纖毫受、入眼還同金屑。拂陳迹、物物般般無盡藏，閑桃李、真容俱漏泄。再拈誰肯承當，付花梢月。

齊天樂

自爲形所累，寒餓交侵，贅疣何異。試究虛玄從初本，有一點圓明無際。塵緣漠漠，似千里晴空，幻生雲翳。願龍圖永固，聖壽無疆。

其二

天壽節

帝錫嘉祥。正九五龍飛，大業繁昌。斡旋洪造，整頓乾坤，雷轟電掣成章。向玉京金闕，威音震、膽裂遐荒。勝陶唐。應羣真交會，四海平康。

寧論普天率土，但蠢爾生民，共賴胥匡。蛸翹蝡蝡，葵藿傾心，曷報惠澤恩光。炷蘭薰瑞靄，祈黃屋、枝葉聯芳。祝吾皇。願龍圖永固，聖壽無疆。

其三

身世蝸蠻。在一氣盈虛，宛轉循來之脩然，往焉適耳，從伊粧點，鼠肝蟲臂。變化洪鑪，存亡皆可，除外甚麼環。電光影裏，石火星中，生滅如許時間。盡營勞神膠擾，名與利、抵死相干。堪畏。逢魔遇阻，駕神馬尻輪，去留誰自摧殘。爲一團虛幻，百種機關。計。穩坐忘懷，始終憑此志。

春從天上來

冪冪塵埃。嘆自古悠悠，不省沉睫在眼前不見，但認假爲真，倒大癡頑。太平難遇，真道難逢，識取舊日家山。到無何鄉裏，雲霞步、玉蕊芝蘭。埋。利名場上，人我叢中，單認這箇形骸。念本來一點，誰無分、都是仙材。會仙班。慶長春天上，來滿人寰。

其四

肥馬輕衫。富貴裏功名，心醉如酣。枕中春夢，誰信鵬程，摩天巨翼圖南。被目前虛幻，空攖擾、枷鎖擎擔。更何堪。向蠅頭蝸角，苦苦貪婪。

他日眼開方省，便聲利場中，稅駕停驂。著鞭方外，打破疑團，冷笑暮四朝三。現本來一點，凝然在、秋月寒潭。箇中參。聽金童謠唱，玉女玄談。

其五

枯木寒灰。寄野墅茅堂，冷淡林隈。地偏人靜，月朗風清，窗户絶點塵

埃。有自然消息，銀霞璨、珠玉瓊瑰。信悠哉。看龍蟠金鼎，鳳舞丹臺。舉世利名心醉，更誰仗鵬程，密網衝開。此言還信，倜儻男兒，休更撒手空迴。認空生虛幻，何成濟、枉玷仙材。早歸來。赴蟠桃高會，談笑蓬萊。

雨中花

一點靈源，澄湛照徹，多生浩劫情塵。有不夜壺天風物，亘古仍存。踞闔玉麟哮吼，對床石女談論。海童微念，寥天晴雪，不下鷗羣。蜎翹蠢蠕，同入吹噓。寒谷爲我回春。那更有、越吟思舊，楚些招魂。儘恁銅盤蠟炬，摩挲晚照餘曛。神丹既濟，玄珠好在，默默昏昏。

其二

林下山間，人市處處，天遊在在玄虛。更不許絲毫增損，具足無餘。漆桶甘沉黮闇，戲場自作塗糊。枯骸隱几，蒼天誰問，枉用吹噓。　形名寓耳，覿縷真容，非鉛非汞非珠。縱舉誰有輪扁手似、百端拈弄，妙處難模。誰有輪扁手段，成風去堊功夫。頭頭物物，洪纖巨細，色色如如。

其三❶

二十年間，曾記對語，山陽森碧琅玕。談笑裏蓬萊清淺，陸漲波瀾。驚喜靈根無恙，雙明玉樹同看。攙搶境裏，漫漫長夜，共話團欒。　余生散漫，江海虛舟，一葉不揆循環。俱老矣、關河千里，晤語良難。自笑烟霞痼疾，半生風月長閑。別時好在，雲根水骨，相對怡顏。

望海潮

春冰初泮，長川汹湧，桃花碧漲波瀾。海若幸臨，馮夷自笑，靈源退鷁來還。塗抹興闌珊。便截斷懸流，撥轉機關。回首人間底事，膠擾蟻循環。　蓬蓬世夢驚殘。顧雲間岫幌，月賁山顏。芳草藉茵，森松偃蓋，峰巒聳碧欄杆。天地許多寬。方自在無拘，心契金蘭。寄語功成事遂，佳處莫盟寒。

洞仙歌

百年光影，緑鬢須臾改。擾擾勞生是非海。料存亡、隱顯盈虛興廢事，盡默聽、玄中真宰。甚狗苟蠅營，爲浮名薄利苦縈心，萬般機械。　閑中一著，莫妄生枝派。平地瀛洲故人在。運靈風掃蕩情塵，須勘破、生死牢關懸解。便領略玄珠用無窮，得自在逍遥，去來無礙。

其二

千魔萬難，苦海沉淪慣。枷鎖渾身强牽挽。認簷溜、一點浮漚來又去，識不破、空華虛幻。便酩酊朝昏，又誰知在本有真靈，萬塵羈絆。　夢回酒醒，子細開青眼。閑裏光陰著心看。髑髏元不會東西，還戲弄、千古輪迴無限。但省後收心便歸來，莫只待西山，日沉天晚。

月中仙

浩浩靈源，自先天恍惚，難貌形狀。殊非想像，罷兔角龜毛，頭頭分朗。百般呈伎倆，盡分外、無風起浪。截斷亡羊路，山雲野水，相與復相忘。　神光照應無方。示灰寒地文，舒緩天壤。低頭放杖。便擊木無聲，敲空作響。不須求罔象。得自在、無拘縱放。信手拈來，用如意寶珠無盡藏。

粉蝶兒

嚼蠟塵情，誰知淡然無味。販何樓、一場兒戲。看成空，渾不懂，夢中身世。謾橫陳，使機關、到頭何濟。省後俱休，尋箇久長之計。便收心、破除人僞。遠樊籠，捐俗物，洞天嘉致。結雲庵，對西山、萬峰凝翠。

其二

薄利浮名，抵死向前忙幹。更光陰、暗中催斷。傀儡棚，詳攛弄，般成公案。下場時，盡盧都、不堪重看。風遞晨鐘，驚覺夢中青眼。覺從前、盡成虛幻。火坑中，安穩地，自由人揀。早歸來，莫秖待、日沉天晚。

其三

綠鬢朱顏，那禁兩輪烏兔。被恩枷、愛繩纏住。重如山，深似海，渾身擔負。轉頭看，只贏得、一丘閑土。些子時光，白乾自招憂苦。早抽身、快尋出路。水雲鄉，閑笑傲，開懷行步。有玄珠，待歸來、向伊分付。

婆羅門引

一毫不立，萬緣俱遣露真詮。沖虛躡景泠然。莫向他方物外，別覓洞中天。是韓獹逐塊，陽焰爲泉。亘初本源。只這是、更無玄。默究端端的的，體用完全。分分朗朗，放一段光明不記年。還會得、心月團圓。

其二

古今擾擾，大都奔競利名場。舟車僕馬如狂。到底功勳事業，分付夢黃粱。甚剛求失鹿，不見亡羊。且宜自防。須著脚、水雲鄉。截斷從來去路，步步清涼。本然自得，是千古圓明珠玉房。真箇事、誰肯承當。

其三

洞天物外，自然真境妙難傳。羣真宴賞留連。鶴舞龍吟鳳嘯，飛霧走雲煙。擁霓旌月節，羽蓋芝軿。醉中論玄。噴珠玉，泝流泉。笑指蓬萊清淺，幾度變桑田。真容亘古，縱劫火焚空無變遷。誰解此、紫府神仙。

其四

此身有限，利名無盡苦貪求。人間事事何樓。大抵百年光景，贏得一荒丘。似花梢晨露，水面浮漚。省時便休。須勘破、此形囚。千古迷繩割斷，跳出洪流。逍遥坦蕩，煉一粒神丹物外遊。功行滿、平步瀛洲。

侍香金童

天壤之間，蕩蕩無拘束。一二襟期資野服。何處會心宜卜築。萬壑松風，一溪寒玉。炯茅堂、澹炷温鑪香味馥。聽雅奏、雲和塵外曲。列岫窗分真面目。未到蓬瀛，乃平生足。

傳言玉女

覿面相逢，一顧眼中人識。會心冥處，遥山寸碧。洞天雲影，磊落翠品蟠石。芝英好在，幾經秋色。淺淺蓬瀛，談笑間、滄海易。採真携手，共遊天地一。人間盡恁，電轉風翻塵物。玉峰高會，莫通消息。

望梅花

布袍

麤布寬袍製就。開掩快、不須綱紐。虛豁襟懷，籠通腋下，舒縮恣容雙肘。別無有。卧蓋行披，更兼宜、衆中袖手。似恁全身領受。又何妨、顧前盼後。雅稱芒鞋，偏宜藜杖，出入送

迎霞友。有開口。問斤兩何如，便分明、向伊抖擻。

其二　衲襖

不用衣衫楚楚。隨緣化、布帛絲縷。選甚青黃，從交橫順，下手裏頭聯補。見功處。百片千條，緊穿連、著身堅固。　如意禦寒冒暑。隨所在、別無疑慮。轉肘爬搔，渾身輥圇，一任不須回護。没人覷。□自在縱橫，敢承當、箇中作主。

驀山溪

平生懶散，不識閑煩惱。蝸舍但容身，更誰問、瑶臺瓊島。比鄰縱有，三兩野人家，忘取捨，絶將迎，門外何曾到。　煙霞痼疾，妙藥難除療。只管放心閑，未肯把、靈源膠擾。住行坐卧，此外别無能，真箇事，樂逍遥，便是前程了。

其二

眨眉瞬目，説盡重玄理。黄葉止啼休，莫只待、鋒鋒相抵。玉關人老，歸去罷論兵，閑日月，太平年，村釀家家是。　横擔拄杖，唱箇哩囉哩。豈羨廟堂榮，更管甚、泥中曳尾。錦鱗自在，騰躍禹門高，收網罟，撤絲綸，不用垂鈎餌。

其三

從來習性，塵冗知多少。省後急自誤。豫章楠梓有何辜，受斤斧、傷殘無數。　虚名何處。罣兒光景認爲真，盡忘了、長生道路。

其四

蹉跎十載，養就真無賴。事事不上有機關，更不許、愚迷便曉。積功累行，慧眼忽然開，芝草秀，大丹成，作箇仙無老。

其三

瓊分石碎，珠離蚌壞。文豹豐狐衆中誰肯密藏身，但鼓髻、争頭誇功即退，成名即敗。　鏡裏自害。覺要賣。

其四

玄珠無類，真容無對。不許纖塵遮蓋。年深團練轉分明，要天府、收藏没賽。　全身輕快，渾無機械。法網塵情俱解。有人登壠欲商量，此不許、人間販賣。

其五

天真靈種，華胥入夢。趣取人間無用。玄珠天府密封藏，誓不敢、紅塵

賣弄。　魔軍齊鬨，聲音迎送。饒取威嚴尊重。金毛披著上場來，却忘了、如山不動。

其六

妻男鐵鎖，家緣猛火。煎迫猖狂怎麽。蠅頭蝸角有多來，便捨命、爭人競我。　執迷不趁，甘心籠裏。黑謎猜他不破。只須閻老帖來勾，待不得、兒孫長大。

其七

曲鈎魚鬧，直鈎無釣。今古分明知道。世情看假盡成真，總不識、先天至寶。　孤光圓照，相忘同調。物物俱休逆料。本來一點上通天，向姑射、山中笑傲。

其八

一團奸俏，一團性氣。動處欺天昧地。傷他利己損生靈，廣作業、交誰代替。　冥司斷制，如何迴避。不許强辭抵諱。頭皮換却不如今，受苦楚、何時出離。

其九

靈源春渚，芝蘭藥圃。發我歸心雩舞。玉堂金室隱雲霞，纔信及、青霄有路。　瑤臺瓊島，珠林琪樹。香靄神風引步。幾迴海上看桃花，千歲裏、花開一度。

其十

閻閻聽誑，天真成妄。俱喜攢頭裝相。無名猛火步虛聲，攛弄向、顧頺木上。　無多利養，做些模樣。呈盡眼前今古，世間藏穀，一例盡亡羊。險平生伎倆。到頭畢竟意如何，不見了、處不隄防。競奔走、槐檀戰場。玄珠罔象。

其十一　贈大方丈檀城❷

來時如覺，去時如夢。別我無情相送。臨行囑咐没多言，但莫把、人情戲弄。　真師宜奉，仙場選中。乘取彩鸞金鳳。向蓬萊高會醉蟠桃，也勝似、人間打鬨。

雲山集卷之五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太常引

夜深凝寂月明堂。曳縷返魂香。物我兩相忘。恍然在、清微帝鄉。　眼前今古，世間藏穀，一例盡亡羊。險處不隄防。競奔走、槐檀戰場。

其二

滿山風物一溪雲。猿鶴自爲鄰。絶盡軟紅塵。向物外、安排此身。　藥鑪丹鼎，鳳膏龍屑，烹鍊玉華新。遊宴景長春。要承當、方壺舊人。

其三

幻塵擾擾夢魂飛。著脚履危機。省後自驚疑。猛跳出、樊籠制圍。　草鞋藜杖，素冠蓬鬢，蒻笠與蓑衣。雲水任東西。更管甚、人間是非。

其四

渾似弄潮人。與千丈、風波競爭。賢愚汲汲鬥經營。唯是利和名。　百年光景，一堆塵土，碌碌苦勞生。回

---

❶元刊本此下有題序：『僕自騷屑東遊，泠塲宛轉，十有餘年，杳絶山陽。一日表弟不厭披榛，垂顧蓬華，就審舅氏，兼庇玉屬無恙，惘然猶疑夢間。於是亂道《雨中花》詞奉寄。

❷元刻本題作『贈大方時在共城』。

首問前程。望極目、山河未平。

其五

紅塵白首尚羈縻。忙亂趁多歧。走骨鬥行屍。問來往、驅馳是誰。一天風月，一溪雲水，此處好栖遲。說與更生疑。似揜耳、偷鈴自欺。

其六

人生弱喪自迷方。來往恰如狂。泥裏弄泥團。竟不識、神珠夜光。幾多風雨，幾回磨歲，爭肯暫恛惶。何處是家鄉。便指與、疑心怎忘。

其七

化工幻出是非囊。般遞利名場。癡子競商量。便迷却、家園故鄉。摧殘冰雪，憂愁風雨，幾度變炎涼。一念果難忘。受萬劫、輪迴自當。

其八

非僧非俗不求仙。茅屋兩三椽。白石與清泉。更誰問、桃源洞天。一鑪香火，一甌春雪，澆灌淨三田。閑想谷神篇。忽不覺、松梢月圓。

其九

道人活計要清虛。不受利名拘。囊橐一錢無。似出水、圓荷迸珠。一瓢糊口，衲衣遮體，此外更何圖。高枕及華胥。向物外、鈞天曳裾。

其十

情知萬事轉頭空。穎脫出樊籠。飲啄且從容。更不問、三山五峰。一丸丹藥，一枝藜杖，來往任西東。隨處有雲朋。盡出沒、重玄道中。

鷓鴣天

雲散風清雨後天，新荷擎露碎珠圓。清泉汩汩流塵外，白石巖巖賴醉眠。山色裏，水聲邊。留連風月話重玄。溪童欲問人間事，笑指漫空柳絮綿。

其二

畫餅充飡必也虛，刻舟求劍決然無。癡心密數人遺契，妄念重尋兔守株。先聖迹，古人書。粗糠難作夜光珠。萬緣拂盡方知道，妙處那能說與渠。

其三

翠翦紅裁滿故園，無窮花木鬥爭妍。東風不許常如此，捨故趁新別有權。花委地，絮漫天。纍纍青子葉含煙。無情不逆機關弄，坐看枝頭幾變遷。

其四

暮落朝開木槿榮，圓荷出水露珠傾。火雲千丈燒空際，汗雨淋漓倦鬱蒸。虛白室，誦黃庭。洒然風度有餘清。坐看造化閑般弄，熱惱浮生不暫停。

其五

金菊疏籬擅化工，草蟲切切話秋容。荷衰蘋老蘆花白，撩亂西風墜葉紅。山減瘦，水爭雄。驅馳萬有盡歸宗。道人亦喜三彭滅，清夜無眠坐絳宮。

其六

霜雪巖巖百物殘，不禁長夜苦漫漫。化工自促歸元命，歲德回機養大還。蟠地軸，定天關。玉封瓊島及三山。真仙不管人間世，幾見黃塵滄海乾。

其七

門外黃塵點涴人，山童不敢啓雲

扃。石壇清坐神遊北，徑及無何接玉京。香藹藹，氣盈盈。蟠蛟飛鳳會雲朋。自傾碧酒重玄飲，醉裏乘風下太清。

其八

造物兒童作劇狂，懸絲傀儡戲當場。般神弄鬼翻騰用，走骨行屍晝夜忙。非是海，利名鄉。青蠅白蝗自相傷。隨聲逐色誰敲點，拍手歸來笑一場。

其九

千匝迷繩不自由，區區分外苦追求。心中元本無煩惱，鬧處先爭要出頭。增我相，替人愁。功名未了鬢霜侵。先秋。莫防風激游絲斷，撒手歸空萬事休。

其十

事事無心恰到閑，黃塵閾外不相干。機多著網因名縛，無限吞鈎被口謾。樊物外，水雲閑。不勞辛苦運樞環。藉莎白石和衣卧，野鳥山猿相對看。

其十一

弱喪飄流未肯歸，玄關說與更增迷。此行若遇商丘老，揑却骷髏更不疑。先犯早，後遲遲。箇中消息幾人知。東風不解傳春信，李白桃紅自滿枝。

其十二

人僞開張日漸深，等閑不惜費光陰。多方計較愁無限，百慮摧殘苦不禁。心事逼，鬢霜侵。功名寰海妄追尋。發言布袋中盛蝟，舉目人間但見金。

其十三

自救狂心忘世情，從交相責冷如冰。人間會盡頭休點，物外行來眼自明。山寂寂，水泠泠。滿天明月淡疏星。松風却似知音者，夜夜招乎萬籟鳴。

其十四

爭鹿人家夢未迴，眼前觸物盡塵埃。古人蹤跡徒云耳，宿世功名安在哉。明月窟，亂雲堆。紛紛浪語總休該。流霞一醉三千日，莫管紅輪上下催。

其十五

販骨來來幾萬生，煎熬窟裏謾崢嶸。百年不覺消疣贅，千載無能息劓黥。翻欲浪，起心兵。迷繩自縛聚愁城。幾將濁水澆胸臆，倒語顛言賀太平。

其十六

過隙光陰抵死催，浮生屈指有多來。芥城業識填將滿，拂石迷雲撥不開。功打底，罪爭魁。英雄呈徹死堆灰。一團虛幻閑般弄，有耳如聾喚不迴。

其十七

自悔閑人合住山，人間驅使不能閑。交朋力擁推離位，鼓板聲催弄上竿。無伎俩，轉身難。大家取笑有何安。好心用處翻成惡，煖氣呵人變作寒。

其十八

太極玄虛若鏡清，乾坤元是鏡中形。人身影裏重生影，物象名中復寄名。空外物，夢中評。一團虛幻戲

靈明。有生不慧看成實，夢裏分空著力争。

臨江仙

舉世紛紛争富貴，道人獨占清貧。清貧柔弱得安身。心閑無事過，隨分樂天真。一點浩然如古鏡，圓明不受微塵。護持功滿自通神。超淩三界外，遊賞四時春。

其二

歲月無情如電轉，人生不耐消磨。前程路險莫蹉跎。火坑千丈裏，踴出上高坡。別覓清涼安穩處，掃除平地風波。不移一步到無何。一枝無孔笛，一曲太平歌。

其三

我本世間無用物，般般伎俩都忘。十年冰雪坐虛堂。人情牽挽動，般弄不能藏。却憶雲山尋僻地，結茅小隱何妨。竹軒松逕倍清涼。月明千嶂外，風動百花香。

其四

醞釀長生天上酒，人間此味誰知。玉壺旋貯碧玻璃。時時供小飲，神彩更忘疲。好會襟期方外友，同飡火棗交梨。幾回滄海變塵飛。三山歸去日，携手步雲霓。

其五

自笑口頭閑伎俩，口頭畢竟非真。早知拂却舌尖塵。三緘常默默，超出是非津。屏盡千魔并萬難，閑中頓覺頤神。好風明月自相親。多生緣習斷，印證本來人。

其六

人我是非相戲弄，渾如傀儡場中，虛聲亂耳不知空。强分胡與漢，塗抹走西東。識破固非真實事，何殊拂面狂風。與伊相對且雷同。安身非取此，承當主人翁。

萬年春

夢到華胥，半天宮闕塵凡表。異香縹緲。曳鬱繞。浩浩靈空，不能藏。却憶雲山尋僻地，結茅小隱何妨。竹軒松逕倍清涼。月明千嶂外，風動百花香。

其二

生滅無情，古今輪轉平如水。急不夜神光皎。誰人曉。與君知道。永劫春難老。

其三

一點何曾離。靈無比。鍊成真體。壽量齊天地。

其四

雲海蓬萊，瑶林瓊樹真仙種。彩鸞金鳳。來往相迎送。説與人間，不信成無用。塵情重。牛毛冗冗。争作槐根夢。

漁家傲

抛却俗情韁鎖解，般般放下身輕快。絶盡塵情忘世態，無人采。本來一點常安泰。處處唯求真自在，誰能出貨圖人賣。不是閑神并鬼怪，無相礙。何勞盤果香煙賽。

其二

伎俩全無癡懵懂，紛華世事看如夢。贏得一生心底空，忘塵冗。客來不管相迎送。我自情疏誰與共，愛閑不願人欽重。看罷南華無所用，休相哄。老來生怕閑般弄。

感皇恩

傳火付前薪，花聯葉綴。嚥下頑涎弄神鬼。戲臺子上，抹土搽灰相繼。是非名利裏、虛生死。　谷董謾他，葛

藤自繫。試看棚頭五田子。聲銷線斷，伎倆都無如此。謾崢嶸不省、誰驅使。

其二

合浦未還珠，空撈赤水。蒿目蓬心兩何濟。縱令垂手，援溺孜孜爲意。奈洪波浩汗、爭沉底。槐裏圜圖動，枕中得意。說與重玄淡無味。木鵝休放，三老歸來沉醉。對晴波不用、雲霞餌。

其三

未始出吾宗，波流變化。欲假言傳又何暇。平懷本分，日用分明真假。更何勞向外、尋嬰姹。八面玲瓏，元無璽罍。今古商量未嘗罷。據梧枝策，都付閑中談話。寶珠無盡藏、誰酬價。

其四

事事不追求，隨緣且過。欲作神仙妄心大。瑞雲深處，一拶牢關俱破。更誰諳自有、真真箇。未及乘風，相忘物我。比著塵凡較輕可。無絃品弄，不若閑行閑坐。恐知音又有、松風和。

其五

雲海接瀛洲，鵬程浩渺。換盡凡胎步方到。神仙底事，紫府丹臺幽杳。縱分明指點、人難曉。藥圃芝田，靈苗瑞草。滿地香風遺誰掃。洞天不夜，月底行吟縹緲。待知音付與、玄中寶。

其六

清淨本然真，紅塵積染。世網情羈自舒卷。月魂冷浸，不謝瓊花開展。異香金篤耨、通幽遠。高會謫仙，蟠桃置宴。滿酌流霞浩歌勸。噴珠咳玉，走鳳蟠蛟酬獻。指蓬瀛笑傲、談清淺。

其七

一念失真常，沉淪苦海。六道周遊趁情愛。形囚物轂，顛倒何時懸解。在人中分外、貪婪差。死去生來，千形萬態。宛轉循環要寧耐。片時光景，不測頭皮更改。勸抽身莫待、臨時悔。

其八

雀躍拊髀行，推門放杖。齧缺支離未偎傍。屠牛牧馬，畫箇葫蘆依樣。涉程途聖知、生迷惘。不識不知，如何趣向。狂屈纔言又還忘。百般呈似，種種施爲俱妄。要承當的的、天真相。

其九

物外迴無塵，壺天閬苑。雲影虛簷自舒卷。月魂冷浸，不謝瓊花開展。異香金篤耨、通幽遠。高會謫仙，蟠桃置宴。滿酌流霞浩歌勸。噴珠咳玉，走鳳蟠蛟酬獻。指蓬瀛笑傲、談清淺。

其十

天地一蘧廬，形骸寄旅。彈指光陰遽如許。眼前心上，暗鬼空華無數。盡勞生冗冗、同囹圄。塵境破除，於中作主。俯仰人間已今古。忍將一點，甘受名囚財虜。訪林泉自在、雲霞侶。

其十一

事事飽諳知，纔尋易簡。種種施

爲盡虛幻。飯囊氣袋，伎倆呈來羞赧。夢魂驚覺後、開青眼。　百不介懷，蹉跎懶散。法網塵緣莫推挽。嵐光野色，溪月松風何限。放閑身自在、無拘漢。

其十二

著脚軟紅塵，心君懊惱。占得時光有多少。窮通利害，得失存亡翻攪。使機關見解、何時了。　争似去來，巖阿静悄。平步瀛洲幾人到。風林月嶂，窗户雲霞縹緲。任縱横總是、長安道。

青杏兒　詠菊

春夏競芬芳。天憐此、秘惜藏光。紛華落盡方開展，疏叢淺淡，孤標冷落，獨傲秋霜。　好在水雲鄉。無人知、見又何妨。賞心希遇陶元亮，新松相對，金英依舊，風逗天香。

其二

秋色滿林紅。霜風妬、物物皆空。榮枯頃刻如翻掌，紛華識破，疑根自斷，躍出樊籠。　隨處得從容。身輕快、具足神通。人間天上俱無累，乘風御氣，飛騰自在，南北西東。

其三

人世太愚癡。虛幻裏、自作羈縻。妻男眷戀何時盡，同枝宿鳥，天明解散，各自東西。　走骨與行屍。看不破、傀儡關機。一朝猛省方開眼，迷繩割斷，牢籠跳出，也是便宜。

其四

沙暖狎輕鷗。從伊便、喚馬呼牛。樗材擁腫元無用，臂鷄時夜，尻輪命駕，江海虛舟。　無感亦無求。拈出處、茅靡波流。頭頭相與吾之耳，風清月白，疏梅瘦竹，都是天游。

其五

一炁貫寥寥。冥混裏、孰謂鵬蜩。千形萬狀隨空化，乾坤運轉，遊塵野馬，都在扶摇。　曳屣挈簞瓢，異玉食、肥馬金鑣。薰蕕梟鳳雖殊器，天鈞一點，靈明不昧，各自逍遥。

武陵春

造物化成虛境界，人我是非叢。蠻觸交侵各用功，都在夢魂中。　勸飲一盃方外酒，兩頰鎮長紅。醉眼朦朧望碧空，著莫辨西東。

其二

山鳥喚人歸意重，佳處有林泉。茅屋經營三兩椽，據分不拈錢。　萬壑風鳴千嶂月，小有洞中天。石上松間坐與眠，何處覓神仙。

其三

斷鼻芒鞋秋後扇，不是背時行。側卧香鑪没底鐺，著甚更峥嶸。　此物只宜閑處頓，相見各無情。莫怪凄然冷似冰，安穩過平生。

其四

幸遇真仙來海上，丹藥肯長留。亘古靈方秘藏收，傳與列仙儔。　試貯金壺成醞釀，一飲醉千秋。海變桑田不舉頭，冷眼視蜉蝣。

柳稍青

人静月明時節，漸煮茗、鑪中火滅。心宇灰寒，古桐絲斷，燼花凝結。惺惺夢及華胥，迥表裏、冰凝玉潔。瑞氣沖融，丹雲縹緲，五明宫闕。

其二

明徹口頭三昧，拂迹便、忘言守

拙。古道潛通，先賢冥會，太平時節。

長安陌上縱橫，更不在、拈花摘葉。處處圓通，頭頭皆是，放開心月。

其三

靈明本無圓缺，先太易、常存浩劫。一受成形，隨流忘返，死生磨滅。

貪婪百種遭殃，謾販骨、如山未歇。正眼開時，元無一物，頓然超越。

恣逍遥

圖名圖利，爭人競我。開眼後、一場懵懼。誰高誰下，誰強誰弱。閻老子、一般籠裏。

事事俱休，般般打破。無拘管、住行坐卧。風前月下，水邊巖左。且由俺、快活則箇。

其二

野服黃冠，芒鞋藜杖。無拘係、水雲來往。行歌立舞，玄談清唱。也不論、王侯高尚。

性月圓明，神珠晃朗。周沙界、迥無遮障。逍遥自在，優游偃仰。人間事、任他勞攘。

其三

昨日嬰孩，今朝老大。百年間、電光石火。筋聯骨肉，皮毛纏裹。酩子裹、認來是我。

禍。到頭待、做箇什麽。回頭認取，本來真箇。這疑團、一時打破。

鳳棲梧

造物謾人人不懂。聲色場中，傀儡閑般弄。今古廢興乾取哄，須臾戲罷俱無用。

眼自不明真籠統。走骨行屍，逐勢相迎送。强弱是非空冗冗，虛生浪死輪迴種。

其二

過隙光陰相戲弄。幻出浮生，變滅如旋踵。酩酊不知空日用，恩枷愛鎖如山重。

錐刺不疼針刺痛。性命顦顇，外事多惶恐。何日如輪開眼孔，惺惺不作槐根夢。

一剪梅

雲水鄉中即是家。性躭丘壑，志傲煙霞。清虛已戰勝紛華。世事從他，客至何妨不點茶。

坐中無物向人誇。唯有延生，一粒丹砂。

寢銀霞。青童旋撥貯瓊花。瑩徹冰壺，一色無瑕。寶鼎初溶火漸加。

濃烹團鳳，極品黃芽。塗金羔酒世情誇。此況誰知，物外仙家。

其三

薄暮餘霞天際紅。反關無俗，指點山童。新泉活火煮雲龍。受用仙家，兩腋清風。

千古埃霾雪山胸。陰魔除掃，不敢形容。玉川携手水晶宮。月裏行歌，縹緲孤峰。

其四

畏日炎炎氣鬱蒸。枯禪頻起，靜勝無能。先春雪浪侵冬凝。喚起玄冥，滿坐寒生。

北帝威嚴正令行。祝融退步，酷渗潛形。神通揮霍貫心靈。乘此清風，歸去蓬瀛。

其五

是是非非橫口開。顛顛倒倒，百種乖崖。仙凡何地可安排。萬事無根，空去空來。

一點靈明大矣哉。茫茫今古，空有全該。巫咸休作杜權猜。魔魅難窺，寶鑒當臺。

西江月

挾策亡羊莫問，覆蕉失鹿休窮。大家都在夢魂中，夢裏重重作夢。具足元亨貞利，圓明微妙玄通。眨眉目擊莫形容，拈出般般妙用。

其二

拍塞虛空無外，包羅天地難窮。大千沙界盡含容，不是顢頇籠統。狂屈欲言還忘，季咸自愧無功。試拈未始出吾宗，驚破南枝午夢。

其三

自性天中日月，元真海裏舟航。千門萬户爲敷揚，引入亡羊路上。續焰傳薪莫會，金壺碧酒先嘗。博山一炷劫前香，鼻觀難通妙況。

其四

絶相縱横妙用，離形左右皆吾。普天匝地盡如如，罔象還同暮故。宇泰天光内發，室虛真宰常居。没功夫處用功夫，穩駕神舟歸去。

其五

不在拳頭指上，何勞眼尾眉尖。本來一點要安恬，點綴絲毫即玷。莫殢蒲團竹椅，休躭象軸牙籤。此心冥處貫洪纖，妙用頭頭有驗。

其六

巨細洪纖在在，飛潛動植芸芸。乾坤昇降不停輪，借問誰爲轉運。妙理周行獨立，真君莫測冥存。一針一草盡渾淪，拈出虛空有璽。

其七

浩浩彌天匝地，冥冥貫石穿金。千形萬狀内浮沉，往古來今只恁。搏塊當空未見，遺珠罔象能尋。無生一曲少知音，唱出諸方口噤。

其八

覺性從來具足，天真本自完全。浮生多被眼睛瞞，並月空花繚亂。八識元從孰起，六根本是誰般。豁然打破這疑團，吾道分明一貫。

其九

莫問丹砂鉛鼎，休披虎繞龍蟠。中間妙處自相謾，業識忙忙不算。六欲七情灰滅，五行四象雲攢。放行收聚一團欒，赤水神珠炳煥。

其十

物裏存亡有限，人生光景無多。不禁兩曜急銷磨，枉恁爭人競我。見解明如龜鏡，從渠辯若懸河。到頭無計避閻羅，著甚支吾得過。

巫山一段雲

寂照山銜月，虛心出岫雲。不留不礙貫天輪，來往自通神。誰向空中作主，端坐放行收聚。有無光曜遍乾坤，真宰默然存。

金畏景，紈扇飲冰難勝。有人身世兩相忘，隨處自清涼。

其五

雲散金風勁，天開玉宇新。亭亭孤月轉冰輪，光彩破黃昏。清坐脩然韻勝，縹緲太虛真境。不煩風馭與颺輪，平步越崑崙。

其六

弄玉歌清律，飛瓊舞散花。乾坤一色散銀霞，何處是仙家。表裏纖塵不立，呈似太虛消息。晃然高下盡玲瓏，神鬼覓無蹤。

蘇幕遮

少追陪，稀赴會。本分隨緣，一任人憎愛。勘破前程生死大。自究元初，晝夜休交昧。不粧高，不捏怪。卓爾身心，動止俱無礙。贏得逍遥長自在。行滿功成，定是超三界。

雲山集卷之六

雲山集卷之七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碑記

重陽祖師開道碑

原夫至道出自先天，太上卓爾立其宗，累聖襲而張其後。靈源妙本，既發而不蒙；幽楗玄關，大開而弗閉。然而順世汙隆，從茲設教，代不乏人。於是方乘時步驟，去聖逾遠，靈光不屬。波瀾既蕩，異派爭流，枝葉方聯，而紛華競出。散無名之大樸，遺罔象之玄珠，忘本迷源，隨聲逐色，正塗壅底，道闇荒涼。由是聖人復起，究天元一氣之初；洪造更新，應曆數萬靈之會。天萊。揭虹蜺之竿，施雲霞之餌，方便神挺神授，而力拯頹綱；祖建宗承，而載維新紐。棄華撫實，援溺導迷，革弊鼎新，而玄關復啓焉。重陽祖師乃其人也。姓王氏，諱嚞，字知明，道號重陽子。本京兆咸陽人。曾骨相魁梧，神襟逸邁，冥通廣漠，密契參寥，智徹真源，行超法海。大量以虛無爲體，骸屋非干；玄功與造化爲儔，情塵頓息。破幻如摧枯拉朽，斷疑如碎菌拔茅。穩掛洪鐘，高懸寶鑒。真自甘河之遇，密授神丹；靈從酌水之通，衝開智藏。是以性天凝寂，覺海汪洋。塊坐南時，淵默之雷聲忽震；舄飛劉蔣，圓明之月照無邊。猶示地文，深扃天府。活死名墓，示絶後之重甦；靈位爲牌，表亘初之自在。瓊英特秀，而識之者希；石髓重開，而遇之者罕。於是方求續焰知音之徒，預知其在東海之濱也。遂焚庵拂迹，策杖雲行，語人曰：吾將於丘劉譚中捉馬矣。世莫知其意謂，徒以害風命之，而皆不信也。時大定七年夏四月，發程東邁，及寧海、登公爲長生子，丘公爲長春子。四子之亞，有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及清淨散人，皆目擊頓悟。各令隨方立志，

鍊己修真。唯携四子直抵大梁，寓於岳臺坊磁器王氏之逆旅，朝夕相從，切瑳琢磨，曲盡其妙。一日乃謂四子曰：汝等性命，各自護持，儻有所疑，質於丹陽，吾將赴師真之約矣。翌日果升霞焉。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恍惚神變，載之別録，不可具述。遷其靈骨而葬於終南。時膺大朝隆興，崇奉道德。長春真人起而應召之後，玄風大振，教門日盛。至於嗣教清和真人，遂命徒衆營其所葬之地爲重陽宮。此昇霞之地，遂崇修爲朝元宮焉。嘗試論之，世之所謂得道者，必詳其迹之所爲；所謂得仙者，必議其事之怪誕；所謂長生者，必欲留形住世而已。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誠道家之所謂狡獪也。至於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之來，傳此而已。則氣運之變不可役，化機之動未始出，逍遥於廣漠之鄉，放任於曠埌之野，隱顯莫測，應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浄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蜕形蜕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胳合，與道爲一焉。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洽諸方，學徒所在，隨立宮觀，往古來今，未有如是之盛也。門下有任公先大辯者不可言詰矣。輒鞭駑鈍，敬爲之銘：

元貞壽海，混混茫茫。葆光天府，純純常常。祖師西來，傳此妙旨。揮其妙。乙酉春，下山飛舄行化於秦晋之間，以及終南，至於重陽萬壽之宮。霍靈空，息黥補劓。四子相從，無爲一東約五里，有墅曰梁家庄，世傳古有洞宗。同心仰事，亘古真容。丹成厭世，清庵，乃重陽神化之所立也。未詳其如蟬出蜕。蜕形蜕法，復乎無際。時實。經易世之後，荒蕪四合，通鼈鼬之不可拘，方不能礙。出入有無，神通自徑而已。因有是迹，及承京兆府總管在。規此靈蹤，建之一宮。薪薪續焰，給據，令射占開擘。住持先生乃率其敷暢玄風。

門弟李志勤、温志清等數十輩，同心戮

終南山棲雲觀碑

全真之旨，醞釀有年，薪焰相傳，力，經營建立，復成是觀。前後約七十古今不絶。然而藏身深杳，未易發暢餘畝，徑穿修竹，環以清流，堂殿僅完，者，蓋葆光滅迹、遺物離人，而爲於獨廊廡序列，方壺在後，特室處幽。乃蒙者也。其教以重玄向上爲宗，以無爲宣差權省移剌公主張，贊成其事。清清浄爲常，以法相應感爲末。摭實去和真人爲之題其額曰棲雲。以爲祝延華，還淳返樸，得老氏之心印者歟。皇聖壽之鄉，薦享祈禳之地。心香頻炷，統之初，重陽祖師傑出塵表，存神遇光揚玄祖之風；性燭常然，開示全真

之化。落成之日，命刻翠珉，以傳不朽。勉爲之銘云：

圓機日新，乃全乃真。持以重静，保以真淳。祖師之來，如新斯旨。東海之濱，傳之數子。大振玄風，神舟普示。浩劫難逢，尤宜立志。歸其門者，豈不尔思。夙興夜寐，勉而效之。

洛陽棲雲觀碑

皇朝聖祖御極之初，思徵有道。長春真人應召之後，化洽無垠，道日重光，玄風大振。簪裳之侶，霧集雲臻，宮觀之修，星羅棋布。遐荒若此，況中夏乎。兹洛京之南及一舍，古墅曰朱葛，左連嵩少，右顧龍門，萬安之山峙其前，伊洛之川注其北，中立道觀曰棲雲。覈其迹之本末，寔棲雲真人門下四子，經始而建之也。辛巳秋，真人開道盤山，方來修鍊之士，多往質疑。令聞遠播，黄冠野服遊其門者，不可勝計，亦當時輔教之首出者。而四子一曰崔志隱、二曰管志道、次曰董道亨、次曰李志希，俱在席下。參學有年，皆蒙印可，其心莫逆，相與爲友。甲午秋九月，共議采真之遊。乃自北而南，遍歷燕趙齊魯之間，乘流坎止，未及覃懷。當是時也，始經壬辰之革，河南拱北城郭墟厲，居民索寞。自關而東，千有餘里，悉爲屯戍之地，荒蕪塞路，人煙杳絶，唯荷戈之役者往來而已。丙申夏四月，數子渡孟津而游洛京，暮及陳昌，遇故人石公，見而驚喜，相待甚厚，眷戀不已，留居數月。周覽山川明秀與心會處，以安蓬蓽，而及朱葛。顧視四方，何異深山大澤，迥絶人境，棲真養浩，不無助焉。訪其鄰，寔董道亨之故里也。備知土地磽肥，彼此畔埒，皆荒蕪四塞，藜藋參天，殊無主者，惟存廢址瓦礫而已。數子於是議經道觀。爲之張本。繼而王楊江李尋至，同心戮力，有作争先，卜築垍茨，芟薙墾擗。摧枯拉朽，剪荒榛枳棘之叢；解穢除紛，樹火棗交梨之木。朝勤暮止，日改月化，幾二十年，是觀浸興。立正殿以奉三清，後真堂以尊衆聖，雲會在右，芬積居東。附近門墻，膏腴之田六百畝，栽培覆護果實之木千餘株，檜栢蕭森，門庭清肅。養生儲蓄，取諸左右而豐；敬接方來，兼有自他之利。尊師報本，奉國薰修，祝贊璿圖，祈禳士庶，雲霞萃止，師真往還，乃爲東道主也。甫成而後，額之曰棲雲。蓋取其師之道號云，冀不忘師也。三子之能事既畢，從師歸汴，唯李志希主之有年而不替，克成其事，善守者也。崔子復贊成其像。歲次昭陽大淵獻春正月，執事者不遠而來致敬，祈予贊語，以紀其實。義不可辭，勉從而直書，其銘曰：

大哉至道，無門無旁。不即不離，四達皇皇。聖人得之，終身所存。老氏發源，傳嗣萬世。近代重陽，其龍其光。長春相繼，真風益彰。棲雲至德，知白守黑。惠慈利物，爲天下則。四子明儔，克紹箕裘。采真龜洛，朱葛興修。琳宇一區，芝田六頃。火棗千株，具瞻萬境。晨香夕燈，衆善奉行。自天降祐，何福不臻。

盤山棲雲觀碑

道無形埒，得人則行；山無高下，

有仙即名。此物理之冥符，人事之胎合也。漁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盤先生者，田其姓也。未詳何代自齊而來，棲遲此山，歲歷已久，得道成真。雖獷獵庸樵，莫不敬仰，遠近風化，人因名此山爲盤山焉。茲山之顔，紫峰之下，懷抱爽塏，明秀端正，號曰中盤，縹緲雲霞之洞府也。累經劫代，爲浮圖氏所居。會金天失馭，劫火流行，陵谷推遷，物更人換，復爲茂林豐草，豺虎之所據焉。時膺大朝隆興，崇奉道德，棲霞長春真人起而應召。由是玄申正月，復還燕然，建長春宮。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雲集。門下有棲雲子者，密通玄奥，頗喜林泉飛舄擇地。其徒有張志格等，庚辰歲，預及此山，薙荒擗徑，披尋故址，巧與心會，遂營卜築。辛巳春，承本州同知許公，議請棲雲真人住持此山，應命而至。居無幾，參學奔赴，虛往實歸日數之而不及也。席下皆茂德耆宿，履踐皆抱樸明真，徒輩日增，遂營爲觀。丙戌春，疏請長春真人作黄籙醮事，真人因題其額曰棲雲觀焉。厥後名播諸方，京師官僚士庶復請出山，住燕京天長觀。丁亥秋，真人昇霞之後，大師由是率衆南邁。所過者化，郡縣郊迎，隨立宮觀，創新葺故者不可勝數，皆其門弟所主焉。特於南京重陽祖師昇霞之所，鄭重傾心搆朝元宮，最爲壯麗也。原夫棲雲大師，立德建功，造始於中盤，大成于梁苑。其贊助真風，輔成玄教，亦由時之盛者也。此特紀其實迹，而師之所以迹者，殆不可以言傳也。後之學者，亦宜勉旃。敬爲之銘：

田公先生，人物之英。玉石之榮，泉源之清。神變罔測，不留影迹。山有其名，公懷其實。久假浮屠，於今始歸。猿鶴並集，雲霞以依。棲雲老師，復主張是。敷暢玄風，無遠不至。王之與田，削去二邊。千載一合，薪火之傳。松風竹月，水聲山色。出示吾宗，惟居之得。山舟密移，行莫遲遲。重

高唐重修慧沖道觀碑

無何之鄉，廣漠之野，有方外之遊者二子焉，一曰延真，次曰永真。延姓賈氏，名志希。永姓李氏，名志端。延真之祖出於鈞，永真之家起於嵐。鈞南嵐北，途經數千。之二子者，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俱以服膺道術爲業，繼長春、清和之風，而歷久不渝。其純信之篤，而能刳心厲志，掃除狂妄，以至骨立，而能超卓於世俗者。其所見無全牛，而游刃恢恢有餘地耳。時無止，分無常，水金禪代之交，陵谷變遷之際，諸夏雲擾，朔南未寧。生民塗炭迫側，而心跡自致灰槁者有之，況久於其道者乎。懷玉於中，同塵於外，人無識者。壬辰之運，延與永相遇於漯水之城隈，目擊神會，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與爲友。或裹飯相餉，或力作自娛，二十餘年，猶斷金臭蘭，未始相離也。崇墉之顔，有菴之故基。二子於是拓摭瓦甓，治平高下，採之築之，堂之搆之。畦蔬園圃，倚阜臨溪，列植蒼官，雜以文木。閬苑壺天之邃，靈源洞

府之幽，未異此也。是謂慧沖道觀。之二子者，挹挹然於其間，雖市井之喧闐，而耳若無聞，境色之紛華，而目若無見。機械不藏於胸次，虛白不昧於厥中，所作與人同，所養與人異，真修混沌氏之術者歟。與夫登壠而爭先，坐乾没而無足者，固有間矣。詎可同日而語哉。亦内外之不相及已。丙辰夏五月朔，叙而銘之。其銘曰：

玄教心銘，資深性成。了真非妄，惟一惟精。大體完全，必静必清。中主而正，自成而明。道傳二子，延永其名。斷金之友，蘭若斯馨。俯有仰事圓靈。若愚若慧，如醉如醒。在攖而寧，與物皆作。山路不迷，洞扉無鑰。秀木蕭森，靈苗間錯。忘懷市井，無異丘壑。雞犬放收，蘧廬寄託。嚼蠟世味，分甘天爵。膏粱不願，隨宜飲啄。無幾無時，仰參寥廓。

長春真人成道碑

真人族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祖居登州之棲霞。宿稟仙姿，聰敏博達，神襟逸邁，識度不凡。未弱冠之一年，穎然頓悟，棄累投玄而參訪焉。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陽自陝右而來，訪求知友。始及崑峪，真人聞而往觀之，目擊神會，遂師事焉。親炙左右，重玄理窟，日以發明。繼而同志偕來，謂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長生子劉公、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隨方圓大小，取足而已。其人多以自埋於民，草衣木食者有之，志操相尚，世莫知其所以也。故教未易大行乎天下。時膺皇朝應運，奄有區夏，朔南始通，德譽上逮。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劉仲禄，率輕騎數十，攙搶開道，逕及海濱，奉詔徵師。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辭而發軔。侍行者一十八人，皆叢林之傑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艱虞，萬里龍沙，繼及行在。上嘉來遠之誠，重慰勞之。

一日，問以長生之藥。真人曰：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每召就坐，即勸以少殺戮，減嗜欲，及慈孝之説。命史録之。癸未春，特旨住全真堂。屢承接見，問保安之道。參訪焉。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陽自陝右而來，訪求知友。始及崑峪，真人聞而往觀之，目擊神會，遂師事焉。親炙左右，重玄理窟，日以發明。繼而同志偕來，謂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長生子劉公、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隨方圓大小，取足而已。其人多以自埋於民，草衣木食者有之，志操相尚，世莫知其所以也。故教未易大行乎天下。時膺皇朝應運，奄有區夏，朔南始通，德譽上逮。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劉仲禄，率輕騎數十，攙搶開道，逕及海濱，奉詔徵師。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辭而發軔。侍行者一十八人，皆叢林之傑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艱虞，萬里龍沙，繼及行在。上嘉來遠之誠，重慰勞之。

一日，問以長生之藥。真人曰：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每召就坐，即勸以少殺戮，減嗜欲，及慈孝之説。命史録之。癸未春，特旨復燕。敕建長春宫，主盟玄教，天下之冠裳者咸隸焉。仍賜金符，其徒名籍甚，山斗具瞻。大定戊申春二月，乘傳，往還奏對。敕蠲門下賦役。自世宗遣使徵赴闕庭，掌行萬春醮事，特

是玄風大振，道日重明，營建者棋布星羅，參謁者雲駢霧集。教門弘闡，古所未聞。真人年登耄耋，席煖燕山，普應諸方，遠近咸化。祈晴禱雨，剋期而應，蓋天人之相通，毫髮無間也。丁亥六月，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崩而水竭，北口山壁摧而聲震。師聞之曰：山之摧，池之枯，吾將與之俱乎。秋七月朔後九日，果示寂焉。享年八十有一。葬靈骨於白雲觀之處順堂。戊子，嗣教清和真人承朝旨，封尊號曰長春弘道通密真人。

嘗試言之，真人降世，厥德以常，握太上之玄珠，佩重陽之法印。志堅金石，性潔冰霜，泯浩劫之塵情，破多生之習障。靈風拂袂，性月橫空，大明乎根幹泉源，滋蔓乎波瀾枝葉。知常安靜，復命致虛，金丹大藥之成，火棗交梨之實。神通自在，應變無方，具天地之大全，復古今之大體。周行不殆，獨化卓然。此真人所以成己，而爲天下大宗師也。道之所在，物自歸之，和氣橫流，無遠不至。崇修宮觀，建立門庭，敬圖象外之尊，敷暢玄中之教。指天真而開徑路，濟苦海而作舟航。登之者必通，行之者必至。凡有足者，皆欲及其於道也。此真人所以闡化羣迷，維持正教也。曩者國朝初興，天兵所臨無遺民，玉石俱焚，金湯鑵粉。幸我真人應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許順命者不誅，指降城而獲免，諭將帥以愍物，勉豪傑以濟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貲贖。婢僕之亡，從道者皆如則放。良救人於塗炭之中，奪命於鋒鏑之下，使悛惡而從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亦有不知其然者。雖利天下，不言所利，真人有之，德淡天壤，性超帝先。或者以耳目聞見妄測之，皆得其迹也。跡則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跡者，大智不能知，大辯不能言，猶戴天而莫知其高，履地而莫知其厚。妄測之者，皆聽瑩有，失之者十九。思以振僵植仆，救療民瘼，誰其尸之。蒙宣差田侯奉命來崖略。將刊諸石，以壽其傳，亦報本尊師禮也。義不敢辭，輒從是説，謹齋沐而直書。其銘曰：

長春仙公，冰雪其膺。山海之秀，人物之英。微慮必克，純粹而精。直超幻境，高居九清。降爲帝師，光耀神京。獨往獨來，即本即迹。化機萬變，吾宗惟一。長生久視，重德之積。千載逢遇，沉淪頓息。不識不知，玄恩波及。大庇吾門，昊天罔極。

咸寧清華觀碑

水明秀之所鍾，竹木鬱茂之所庇。左連杜曲，右接白雲，玉案之平極於南，鳳棲之原倚其後，中之墅曰夏侯，琳琅晻藹之間，有觀曰清華。蹙其所起，自宣差總管田侯，洎儒公大師之張本也。貞祐南遷之末，金湯鑵粉，人物劫灰，河外陝右之民，廢而後復之，未遽寧也。兵塵騷屑，曠野平蕪，視向之所蘇，疾小間也。田侯諱雄祖，全州人。

初以勇武聞，壬午擢爲隰州元帥，兼節度使。四方向風慕義，不召而歸者多有之。癸巳秋九月，以征討有功，遷陝西五路總管。存卹軍民，懷來郡邑，治政之暇，兼崇道德。凡所營葺，皆力贊之。與儒公大師有昆弟之舊，聞聲劾而敬信之篤，而能服膺履踐，悛惡而善者從之，釋俘虜之族千餘輩，其易悟者歟。儒公大師，諱志久，儒其姓也。全州人。自幼而道，師事樓雲真人，親炙有年，密通其奧，杖履諸方，西遊吉隰。丙戌，耆艾請住祈真觀。癸巳，田侯請住京兆迎祥觀。暨而尋及夏侯之里，躊躇四顧，清絶可觀。曩爲名公達士遊息采真之地，忍視蕪没，縱狐兔豺狼之嗥嘯於其間。遂擇隱約，摭瓦薙荒垣而限之。經内外之田，以畝計者二百八十有奇，立文以界之。儒公乃卜築於是，以至聖宇真堂，靖廬特室，隨宜序立，足以栖遲清侶。鄭重薰修，夤敬盟真，祝延皇祚，以報洪恩之罔極也。落成之始，走請於宗師，額之曰清華。壬子夏四月，真常真人承旨，代祀名山大川，以暇及此，喜其地秀人傑，信宿而還。觀夫天之開圖，地之孕秀，山之静，水之流蒼翠，惟此君周旋無俗物，清入毛骨，豁爽神襟。宜乎栖心鍊性者之所居，固可朝夕於是，造次顛沛而不離於是。神物俯仰，不無助焉。其自得之妙，可盡模哉。一日執事者不遠而來，囑予紀實。不可以蹇淺辭，輒從其説而直書。其銘曰：

森碧琅玕，鳳原之顔。觀曰清華，則急於得而以力取；差其時，則執其失而以力争。以致伏屍萬里，殺人盈城，有死於鋒鏑者，有死於木石者，有死於火水者，歷代無休，連年不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蓋其時，則名山大川，以暇及此，喜其地秀人傑，信宿而還。觀夫天之開圖，地之孕秀，山之静，水之流蒼翠，惟此君周旋無俗物，清入毛骨，豁爽神襟。宜乎栖心鍊性者之所居，固可朝夕於是，造次顛沛而不離於是。神物俯仰，不無助焉。其自得之妙，可盡模哉。一日執事者不遠而來，囑予紀實。不可以蹇淺辭，輒從其説而直書。其銘曰：

森碧琅玕，鳳原之顔。觀曰清華，則急於得而以力取；差其時，則執其失而以力争。以致伏屍萬里，殺人盈城，有死於鋒鏑者，有死於木石者，有死於火水者，歷代無休，連年不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蓋

鄢陵黄籙大齋之碑

道運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之變而有巨細洪纖，飛潜動植。氣之運則有升沉消長，生滅廢興。若萬象之斡旋，無首無尾。若四時之代謝，不古不今。此天理之常然，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在氣運故新之革，時數終始之交，未有安而待命，順而不悍者也。當

之際，莫不如斯。爰自大朝隆興，金源失統，干戈不息，以迄今日，幾四十年矣。馬蹄之所及，則金湯鼙粉；兵刃之所臨，則人物劫灰。變谷爲陵，視南成北，比屋被誅，十門九絶，孑身不免，萬無一存。漏誅殘喘者孤苦伶仃，覆宗絶嗣者窮年索寞，憑誰薦拔，空負寒心。況在黄流之外，疆場之郊，當此之危，甚於他所。驚魂滯魄，長劫難伸，須仗玄勳始能解脱。今蒙醮主某官等，興大慈願，發上善心，乃就某觀修設无上黄籙大齋，供養三清玉虚諸聖位。昇仙與度魂相對，明善惡之殊塗；南昌與北府爲鄰，示仙凡之異格。潔清壇墠，整肅方隅，延降高真，希垂景貺。仍敦請南京朝元宫棲雲真人，掌行醮事。意者薦拔某路無主孤魂，

泊各家先亡滯魄，有親無力，附簡提靈。伏冀孝子順孫，思宗念祖，各罄丹誠，具瞻真聖。香花燈燭，藉爲慧照光輝；星斗壇場，權作彌羅境界。□□□，俱沾惠澤；淹沉枯朽，俱獲重蘇。高蹈慈航，鬱結幽明，皆承濟度，新疏慶賴，宗祖超昇。上願皇圖永固，聖德惟新，邊鄙休兵，士民樂業。十方三界，六道四生，有識無情，俱蒙道蔭。今此玄壇潔備，法事嚴行，略序片言，紀之於石。

雲山集卷之七

雲山集卷之八

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京兆普度碑

己未冬十月，西凉府太子下官八合宿有素願，修建無上黄籙醮事，即本府迎祥觀，自春抵秋，葺營殿堂，對治壇墠，不遠敦請棲雲真人，作大濟度師，主張法席。越某日，召集羽流，布陳儀象，發文預告三界明真、上下神祇，齋戒精思，庇物藏事。望前三日，肇行典禮，恭祀列聖三百六十分位。意者薦濟宗族遠亡近化，洎率土無主孤魂，兼有親乏祀之家，投壇附薦。自此及彼，無戚無疏，俱賴薰修，普祈超度。如是行道三日兩夜，望後一日昧爽，散壇乃畢。盡誠竭力，亦仁孝之用心也。

嘗試言之，天地一氣，物我同根，方萬化之弛張，布衆形而區別，雜以五行之生尅，均以四序之推遷，其變日新，化亦罔極，此氣動用之常也。而又一受其形，執以爲我有，於是相與靡刃對待，則有强弱廢興，死而後已。殊不知氣之所役，時之所運，數之所存，理之所在，一償一起，有始有終，得失存亡，天之所造，孰能禦之？爲之者敗，執之者失，逆之者滅，順之者昌，角智者窮，角力者負，蓋人之不可勝天久矣。方今皇朝應運，奄有諸夏，朔南漢北，東海西凉，異軌殊途，咸歸一統，天下無二道，率土無兩心。向之兵革屠裂，備經之矣。彼之宗祀覆絶，俱見之矣。以今較昔，萬無一存。以己方人，以己之親，念天下之無親，合氣同根，得無感慨。是以允懷素願，披露丹衷，仗玄元救物之慈，啓黄籙大齋之法，仰衆真之普力，冀三境之垂光，照燭幽冥，開通陰府。收攝萬氣，久沉之魄悉歸源；混合百神，無主之魂皆拔萃。幽贊皇圖，一混車書，載橐共乘和氣，幽弓矢，多方順化，四海歸仁，亦臣子之至願也。醮筵潔備，法事嚴行，刻石紀

功，庶傳不朽。摭實而直書。其銘曰：

夫物芸芸，各復其根。往而不返，無主之魂。執守之魄，不得其門。依草附木，莫知所存。況在兵塵，連年不息。殄殲勦絶，萬不存一。驚魂失措，轉徙沉溺。隨化往來，動經劫石。今承醮主，發上善心。崇修黃籙，拔擢幽沉。普天率土，往古來今。無疏無戚，俱賴威音。虛魄以歸，遊魂復本。介見者潛，豕立者泯。何彼何此，咸居範圍。沖氣冥會，承平庶幾。

黃籙大齋碑

人生天地間，如蘧廬逆旅之暫寄，距以百年光景之速，猶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未有常而不化者也。而人在數十年中，或壽或夭，形有定數，各不自知，朝夕如是。求其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者，幾人哉。自是而下，孰能勉之？夫爲子者，乃父母之委蛻也。生死之間，將何以報？是以生當愛敬，死當哀戚，禋祀不忘，禮之常也。載思其親，向之在世，爲身爲我及諸萬塵誘引，七情六欲之所謾昧，無時不妄，無時不爲，過積丘山，善無絲忽。今也骨骸委地，魂魄投空，滅而不續，則若存而不滅，果安在哉？其在此乎，在彼乎？墮冥府之考校乎，遊天上之宮闕乎？其出入於六道四生乎，其復生於人世乎？噫。未可知也。有居無事而推之者矣。若有真宰所司，以幽明之異趣，昧然罔識，冥冥外，貫萬有之洪纖，莫不皆存。是以天大哀耶。是以孝心不忘，思親報本，其恩罔極，泣血傷心，匪仗玄勳，憑何薦拔。固當竭誠致敬，披露丹衷，祈禱高真，希垂開度，幸冀靈魂超越，苦趣不逢，亦感通之理也。茲辰某人奉薦亡父母，於今月日，化當薦享之辰，謹修黃籙大齋，供聖若干分位，敦請某師掌行醮事，及命玄壇清衆進表上章，依科行道。某日爲始發牒，至某日焚詞告畢。既來茲會，潔赴靈壇，各罄丹誠，同心薦拔，乃孝子仁人之盡心也。威儀既備，法事嚴行，報本之誠，宜書諸石，以示來者。亦勸善之亹亹也。其銘曰：

子之事親，死如奉生。以享一薦，泣血投誠。父母之靈，洎乎冥冥。思以報本，盡天之經。詣此琳宮，玉清之境。祈以涓潔，氣濁悉屏。羣真輻輳，衆聖同盟。雲霞輧集，師德咸臻。慈雲法雨，如雷如霆。火庭煉度，炊累超昇。

南昌觀碑

道無棄物，物無非道，通六合之內外，貫萬有之洪纖，莫不皆存。是以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三景得之而明，四序得之而運，聖人得之所以垂世立教。蓋稟無名之樸，降爲鎮化之師，妙用滋彰，神功昭著，靈源一發，正派橫流，雖步驟之殊時，亦汙隆而順世。道無增損，用有行藏，開闢以來，洪荒莫紀，中古以來，墜舉其人。伏羲之時鬱華子，神農之時大成子，黃帝之時廣成子，顓頊之時赤精子，高辛之時錄圖子，堯有務成子，舜有尹壽子，禹有真行子，湯有錫則子。之人也，之德也，皆出經傳道，代爲帝師，玄派洪瀾，波及羣品，具載玄藏。間有銷聲拂迹，嘉遯忘名者，莫知紀極。殷周之世，老氏

出焉。挫銳解紛，隨機應化，復之以虛極靜篤，申之以治人事天。二篇四輔之存，諸子百家之學，瓊林競秀，蘭友爭芳。霜心雪臆之倫，被褐懷玉；月帔星冠之侶，負笈擔簦。經籍圖籙之支分，科律典章之蔓衍，製玉醴瓊漿之飲，服五金八石之丹。或鍊形行氣，或吐故納新，辟惡祛邪，行符治鬼。此應世養形之急，皆輔道之事，非爲道之道也。其於歸根復命之理，有所忽諸。近代重陽，天挺神授，絶累捐塵，建立夫根幹泉源，掃蕩乎波瀾枝葉，輔之以清淨真實，應之以柔順謙沖，具天地之大全，完古今之大體也。道傳東海數子，皆能鼓舞服膺，聞風唱和，天下化之。洎乎皇朝聖祖御極之初，兼崇道德；長春真人應召之後，大闡門庭。室中之席不虛，户外之屨常滿。及嗣教清和真人作大宗師，寵膺上命，簪裳接迹，宫觀相望，雖遐荒遠裔、深山大澤，皆有其人。茲歷亭之北，里不及舍，聚落之墅曰屯庄，富里之觀曰南昌，爰自葆光大師之所建也。師姓朱氏，名志明，本土居人，葆光則其道號云。盛年穎悟，捐俗而道，師事抱陽子劉志甫，即太古真人之高弟也。大師率徒就荒，開徑親炙左右，日改月化，大蒙印可。中年復經父母之邦，周覽故居，荒蕪四塞，仍存基址而已。大墾辟，其地以畝計者頃之半。及蒙州振真風，全提正令。有曰抱陽，其嗣葆光。太古之孫，道價諸方。故里經營，主張侯，給文以主之。於是捄之築之，經之營之，鳩功締構，曾未浹辰，大成圓成勝槩。福羽以持，德輶以載。遊其事。太上有殿，雲會有堂，瞻真境之居寢息，焚修敢忘。皇壽以祝，地久天長。民福以祈，簡簡穰穰。慇懃旦夕，一炷心香。

巢雲遇真記

秦有巢雲者，不知族氏及何許人也。避始皇版築之役，而逃於大行之麓，披榛攬葛，登極延險，直趨高遠深邃，鳥道人跡之不可至者，而後止焉。木食澗飲，尋及茂林叢灌，營巢而處其上，故號巢雲。斯人也，方自擾攘迫側之間，損其俗累，出於世網，如脱兔焉。朽回春，人非幻化之人，物非幻境之木石爲鄰，鹿豕爲侣，幸免人世驅率淩虐之苦，特以散誕無拘自樂，誓將終身物，此聖人之所以教人，而有師資之道焉。久習虛静，翫閉中之日月，始覺其禮，所以爲國薰修，厥有旨哉。知觀劉某不遠而來，祈余紀實，將追述前人之功業，冀未來之勉旃。故不可以蹇淺辭，姑從其説而直書。其銘曰：

歷代真仙，樞環應圓。汙隆順世，隱顯從天。重陽發源，長春尤盛。大振真風，全提正令。有曰抱陽，其嗣葆光。太古之孫，道價諸方。故里經營，圓成勝槩。福羽以持，德輶以載。遊居寢息，焚修敢忘。皇壽以祝，地久天長。民福以祈，簡簡穰穰。慇懃旦夕，一炷心香。

長；步物外之雲霞，不勝其喜。追憶曩日，雜紛紜之白蠖，冒汩沒之黃塵，如在烘鑪沸鼎，炙爆煎煮，其苦楚可勝道哉。今也雖踐豺虎之徑路，攀猿猱之品穴，而與世殊絶，豈有他哉。冀獲解緩輕安，不擾性命之情故也。或行或立，或坐或卧，躊躇四顧，山寂寂，水泠泠，鳥之和鳴，獸之馴狎，草木競秀，峰嶺爭雄，以爲壺天閬苑、紫府瑶臺、神仙窟宅，無過此也。時復松陰草逕，被髮行歌，林際溪邊，孤身影舞，其自得也如是。棲遲有年，俗慮泯絶，不知人世之易，爲漢邪，爲魏邪？不知自身之幻，爲物邪，爲我邪？厭黄精，飫蒼术，飲清泉，坐白石，形解恍惚，猶如假寐。有一老仙青鬢方瞳，美髯丫髻，手拈芝草，足履慶雲，降於坐側，指而呼之曰：吾子痼疾山林，膏肓泉石，則與顛瞑於塵境者，無以異矣。特樂其静久，必繼之以哀而動矣。吾今付汝以無名之樸以鎮之，則可解汝之静縛，而超乎崑崙之上。汝欲之乎？巢雲遽然而起，再拜稽首，膝行而前曰：敢問其方？老仙咄令默坐，瞑目掩耳，乃以利刃剖其胸而刳其心，然後合之，傅以神藥，畢曰：無名之樸，仙聖之種，置之胸中矣。汝當護持，既而杳杳然、冥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良久之間，大名，步金閨，鳴玉珂，在鳥則爲鳳，在獸則爲龍，不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此人情之所共欲也。今子獨戚戚然、局局然，縮首於深山窮谷，曾鯢鰍井蛙之不若，何不憤之堪乎。巢雲舉首仰天而噓，俛而對曰：子不見夫天地之間，一氣之流布，陰陽之開闔，雲雨之變化，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舞，霜露之生殺，用各不同，此本乎天而親上者也。山之静，川之流，火之燥，金之堅，木之植，石之固，禽之飛，獸之走，魚之遊，蟲之動，蛸翹蠢蠕，各稟不同，此本乎地而親下者也。素分已定，不可相易。已定之分不可惡，日新之變不可知，而人以知識妄計，將以力取，安有與偕來者數輩，既至，視巢雲山谷枯槁之狀，責之曰：大丈夫胸蟠錦繡，氣吐虹晛，首出庶物，澤及羣生，建大功，處大名，步金閨，不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獸則爲龍，鳥則爲鳳，在此人情之所共欲也。今子獨戚戚然、局局然，縮首於深山窮谷，曾鯢鰍井蛙之不若，何不憤之堪乎。巢雲舉首仰天而噓，俛而對曰：子不見夫天地之間，一氣之流布，陰陽之開闔，雲雨之變化，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舞，霜露之生殺，用各不同，此本乎天而親上者也。山之静，川之流，火之燥，金之堅，木之植，石之固，禽之飛，獸之走，魚之遊，蟲之動，蛸翹蠢蠕，各稟不同，此本乎地而親下者也。素分已定，不可相易。已定之分不可惡，日新之變不可知，而人以知識妄計，將以力取，安有蹤等而得之者乎。所謂不知常而妄作不能不爲也。居山歷久，樵獵者偶而見異之。名不可掩，漸通蹊徑，間有一二好道者尋及參謁。時有士人榮伯華，聞巢雲之風，不憚崎嶇而往觀之。然也。然秋毫之微，太山之大，彭祖之壽，殤子之夭，崇之富，憲之貧，素分已定矣。以道觀之，有形有數，倏忽皆空，則大小、壽夭、貧富、貴賤，無以異

矣。吾有非小大、非形數、無壽夭、無貧富、無貴賤者存於中，歷劫不壞，亦已定矣，復何慊乎？伯華曰：有奇材而用於世，則能庇於人。今子爲人而無用於世，乃無用之人而已。巢雲曰：汝以無用爲苦，而不知有用之害也。物之生，以身口之逼，爲人所制，而苦其生。如馬之致遠，牛之引重，韁勒在前，鞭策在後，特以芻菽之安，而殘其性命之情也。故曰巧者常勞，智者常憂，直木必伐，甘井先竭，漆有用則割，桂可食則折，膏以明而煎，炭以熾而熬，蚕以蠶而烹，鳥以言而籠。此皆以世有用，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伯華曰：無用固善，其如養生何？巢雲曰：世之所謂養生者，不過充實其口體而已，是知生之具，而不知生之主也。生之所主者，神也。神存則生，神逝則死。貪生求養，殘虐神主，特以香味供其口鼻，色聲娛其耳目，六欲七情、三毒五濁，諸妄百邪，皆傷其神。神傷則逝，神逝則身亡，身亡則吾生何有。此世之所謂養生者，果不足以存生，以不得無用故也。伯華曰：何謂無用之用？巢雲曰：汝獨不見夫水之不動而澄，鏡之不垢而明者乎。物來斯照，應而不藏，往而不留，照而無照，用而無用，所謂無用之用也。無用之用，故不勞其體而體常靜。無照之照，故不傷其明而明常然。若心也自求有用，則視不用目，聽不用耳，言不用口，性剛決，芥視塵累。丁貞祐南遷之亂，居民嘯聚，互相攻剽。先生慮禍所及，以身爲大患，自逸而之深山窮谷，思所以出世之方，而未之得也。聞棲雲王老師開道盤山，而方來之學道者多從之，遂不遠千里，趼足往覲其所以，而聶許焉。久之，獲預席下，鄭重參謁，曾無少怠，曲盡其妙。辭師下山，鶉居轂食，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能爲也。特以天地爲蘧廬，形骸爲逆旅，衣食爲事。伯華茫然，口張而不能吻，良久拜辭而退。

開州神清觀記

夫道之所以興乎世，世之所以興乎道，道與世交興，則俱飲玄化，忘其覬覦攘竊之行，人日遷善，舉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介意。非有得於中者，能如是乎。蓋塗隙守神，藏身深眇，而得其所謂大本

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歟。世以迹觀之，特見其制行清苦而人不堪，庸詎窺其閫奥而識之哉。丁亥秋七月，先生步及澶淵，是俗洒然異之，有尸而祝之意焉。縣令趙侯見而敦請，留居於靈顯真君之廟，時往餉之。門者，日數之而不及也。其徒數百人，坐不教，立不議，虚往實歸者有之。會首蔡公喜其爲人也，以己廟側之田，文而畀之，别爲卜築締構，俾居而廬之。安撫使王公，嘉其制行嚴謹，裁成費助，浸興是觀。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厨，以延静侶。丈室序列，以宜福地。告成，走請於宗師真人，額之曰神清。

嘗試論之，人由道立，道由人弘，得之於中，應之於外。是以亢倉子之在魯，而細民有社而稷之思。列禦寇之適齊，而五漿有争而饋之敬。蓋存己之性，以混天地萬物之性，則無所不通；保己之和，以合天地萬物之和，則無所不至。由是觀之，動高厚，感鬼神，入水火，貫金石，巨細皆應，而況於人乎。夫飲人以和者，孰不愛敬之哉。逍遥子張公可謂有矣。其徒趙志完，誦其人之志操，思其所居之陳迹，將刊諸石以壽其傳，囑予爲文。固辭不可，摭其説而紀之。太歲强圉大荒落春正月望後五日記。

雲山集卷之八

（李大華點校）

（王卡復校）

002 離峰老人集

經名：離峰老人集。金全真道士于道顯著。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離峰老人集卷上

七言律詩

述懷

翠巖西畔道人家，門外閑田徧野花。蝴蝶紛紛猶是夢，遊蜂忽忽未忘衙。雲間童子携靈藥，空裏仙人步彩霞。閑想紅塵名利客，不知壺内有天涯。

又

漠漠青烟鎖翠微，瀟瀟落葉四簷飛。紅塵事少夢魂好，碧漢雲横星斗稀。水冷霜清魚不食，山窮木瘦樹無衣。道人度日疏慵裏，門外紛紛總是非。

又

紅塵汩汩幾時休，去作逍遥物外遊。好水好山行不盡，奇花奇果景何幽。風來藥圃清香細，月到芝田紫艷浮。閑向林泉佳處隱，世間何事上眉頭。

又

南山一望勝天平，天宇浮嵐入眼清。自古神仙多隱跡，至今羽士學長生。人間興廢成今古，雲氣翻騰變晦明。只有老松並怪石，青青不改四時榮。

又

達人生死莫能拘，解著神機應萬殊。顯即恰如雲綻月，晦時還似蚌含珠。冥冥内照靈明主，赫赫融開造化鑪。鍊就金丹無晝夜，萬條紅焰晃冰壺。

又

暑往寒來氣自然，西風又是桂花天。山空木落鳥依樹，霜降水寒魚在淵。物外雲朋忽相訪，洞中幽客正高眠。杖藜輕觸琅玕響，喚起華胥夢裏仙。

又

不學叅玄與問禪，一庵瀟灑寄林泉。空中天籟宫商意，物外家風道德篇。一枕閑眠芳草畔，數聲樵唱夕陽邊。此身未得驂鸞去，且作逍遥陸地仙。

又

傍人笑我太風魔，這箇風魔會得麽。已與沙鷗盟蓼岸，更隨山鹿上烟蘿。三竿日底齁齁睡，一曲人間踏踏歌。歸去吾鄉安穩處，看他平地起干戈。

偶書

翩翩風袖碧雲端，曾伴洪崖到洞天。去馭華芝鸞下界，來栖琪樹鶴千年。紫霞吐焰籠丹鼎，明月生光罩瑞蓮。蒼佩一時低拂地，金童傳下玉皇宣。

烟霞亭

危亭縹緲出雲霄，十二欄干眺望饒。迴首塵寰如撮土，有時天籟自吹簫。遠山木末重重翠，細柳風中萬萬條。咫尺烟霞人不到，蓬壺仙路信非遥。

示人

爲佛爲仙在寸心，可能塵世廢光陰。蹉跎望道期程遠，迤邐勞生歲月深。已醉利名濃似酒，不將神氣惜如金。琴心三疊胎仙舞，欲作玄門座右箴。

因迷人索路作

六窗通達見天光，徹去藩籬是大方。
至道有歸皆坦直，迷人著處自彷徨。
程程盡是長安路，在在無非廣漠鄉。
博塞挾書都撥置，更於何處覓亡羊。

答人

有人向我問玄珠，一點靈光照玉壺。
亘古亘今長不滅，先天先地幾曾無。
六塵堆裏存真宰，七寶山頭弄假軀。
此箇家風人會得，不勞足力駕雲輿。

又

悟時拂散利名塵，作箇逍遥自在人。
閑向溪頭盟水鳥，偶來林下睡莎茵。
紛紛俗事終無限，擾擾愚人不識真。
只見目前生與滅，那知壺内有長春。

寄郎大師俗隱

已別經今十有年，歲華易得道依然。
韜光晦跡潛真士，接物隨機應世賢。
鄭圃生涯畦隴外，漆園意氣水雲邊。
百年拔宅超雲漢，人世清名萬古傳。

示張都監

莫戀浮華悟此身，好將恬淡養天真。
眼前便是夢中夢，覺後方知身外身。

壺内好栽無影樹，洞中先得未萌春。
紛紛俗輩應難辯，赫赫天光日轉新。

幽居

門外清流屋上山，偶來此地寄安閑。
書因遮眼有時讀，名惹惡爲賓無意攀。
脩竹種成千萬箇，茅廬結就兩三間。
幽情猶有雲相友，暮卷朝舒數往還。

示小張仙

兒童笑指布袍寬，上界仙衣總一般。
鶴唳青霄冉冉，鸞鳴鳳闕月團團。
金童紫府分瓊屑，玉女丹臺輥魄丸。
昨日玉皇忙詔下，已書名字上仙班。

示玉溪庵主

道人脚底片雲生，欲作逍遥物外行。
盡把黄塵衣上拂，却將明月杖頭横。
數峰平地畫圖起，一見使人毛骨清。
便欲終焉謀此地，儘他世上利和名。

示石蝸楊庵主

落魄誰知却丈夫，人間富貴視如無。
居鄰雲水安常静，委分簞瓢不强圖。
但得物來心似鏡，從他人笑貌如愚。
虚空蕩蕩無遮障，萬里青霄一顆珠。

寄張官欲出家

丈夫臨決莫徘徊，好念栖真早早來。
大道悟時須寂滅，浮生識破盡塵埃。
亦憑假合修丹藥，暫借精神結聖胎。
脱了陰陽無造化，先天一物照靈臺。

寄李庵主

心地逍遥氣自和，從他人世自風波。
玉輪欲見清光滿，寶劍猶須利石磨。
斫却孽蟲閑障礙，會看丹桂復婆娑。
爛然一色成金界，塞滿乾坤不厭多。

寄嵩州劉二官

蓋世功名身外事，掀天富貴世間榮。
覺來只是須臾夢，悟後元無寵辱驚。
寶月天心人共見，驪珠海底獨增明。
人間上士懷仁惠，正好將心進一程。

示韓會首

力命窮通各有因，不須呻訴笑聲頻。
恢恢天網疏無漏，密密樞機暗有神。
日月虧盈皆運數，陰陽生殺豈疏親。
我觀造化南柯夢，誰作蘧然睡覺人。

示劉姑

跳出紅塵須做徹，心清意静添決烈。
寶劍騰輝萬焰寒，瓊花開滿群芳滅。

紫府真人下玉京，雲車月席旌幢列。
手掌還丹晃太虛，比時不用黃金屑。

示朮虎萬户

功成名遂早歸山，落得身安心更閑。
返視紅塵真墨夢，竟無靈藥駐朱顔。
居連蓬島何由俗，門寄烟蘿不用關。
忽有一丸金彈出，飛勝來往照人間。

示夾谷都統

得失窮通任自然，不須欣喜與憂煎。
今生富貴前生種，見在修持過去緣。
廣武坡頭些子快，杜郵亭下幾多愆。
一還一報何年盡，學我同修物外仙。

寄張副使

莫戀浮華慾境侵，蓬壺仙景轉難尋。
丹臺神鑪浮埃翳，月殿靈芝野草深。
試問窮他無盡事，何如悟取本來心。
殷勤下手三千日，鍊就壺中一井金。

示道人

學道先須泯見知，衆中緘口最相宜。
休憑六六爲玄妙，莫論三三做執持。
澄徹靈源觀隱奥，剔開慧眼認希夷。
深根固蒂長生術，以至無爲無不爲。

示張庵主

昔日曾聞上古仙，巢居穴處到今傳。
民如野鹿那知謝，上若標枝亦自然。
善惡兩忘遊廣漠，死生一貫泯諸緣。
折衡剖斗知何日，再變鴻蒙作此天。

示翟監丞浩然

野客今逢翟浩然，幾時相伴住林泉。
功成名遂身須退，跡晦光韜地自偏。
混沌鑪中燒大藥，鴻濛鼎内煮金鉛。
丹成服了朝元去，得處華陽不夜天。

示衆會首

光陰有限風中燭，身世無憑水上漚。
當念朱顔須改色，休教白髮早臨頭。
貪中愛慾消磨盡，妙裏希夷子細搜。
身入大方圓覺海，太平國裏信遨遊。

贈温迪罕明道

往日聞名今日逢，坐間忽爾起春風。
氣和面上桃花色，神定鑪中丹藥紅。
嬰姹綢繆歸紫府，虎龍交媾入離宮。
逍遥海上求玄訣，路入蓬萊一線通。

寄紇石烈先生

兀兀騰騰自在身，相將談笑出紅塵。
脩程穩入三山路，和氣融開十月春。
洛下香分梅萼破，水南青入柳梢新。
肯來此處同修鍊，不作勞生夢裏人。

示翟浩然

大覺纔知大夢休，便乘物化恣遨遊。
神如霄漢離籠鶴，身似江湖不繫舟。
玄理却於枯木得，繁華都付落花流。
而今不復行藏問，蠖屈鯨掀信自由。

繼人韻

雲海相逢得道人，料應秋水作精神。
來乘白鹿遊三島，去跨青鸞謁五真。
鼎内鍊成千歲藥，性中消盡六根塵。
先生已獲神仙術，德不孤兮必有鄰。

贈王大夫

鶴髮霜髯世異人，肯來此處話長春。
好栽月裏枯根樹，便鍊壺中無價真。
但得修完天地缺，何須陶鑄秕糠身。
蓬萊要到君須到，可與羣仙作近鄰。

示司天臺判

擾擾塵中悟一真，飄蓬便作自由身。
青雲放鶴心無繫，赤水藏珠道不貧。
壺内樓臺三島景，洞中花木四時春。
青鸞白鶴翱翔處，金碧寥陽一樣新。

寄顏小仙

後生可畏我憐渠，血氣方剛汝畏無。
暫向紛華留視聽，便於熏鍊費工夫。
心如鐵石愆初志，景逼桑榆失後圖。
但著此心相警戒，暗中自有聖賢扶。

示李道人

清虛可鍊道心堅，寂寞能熏智慧圓。
金玉滿堂終棄物，丹砂一粒却延年。
人間貪作紛華夢，物外那知道化緣。
此理若能迴首得，會看箇裏起飛仙。

勸世

浮名浮利總悠悠，繫綰人心早晚休。
一向經營忘了日，幾曾富貴到枯髏。
寶山有分空迴首，苦海無涯强出頭。
性命懸絲如傀儡，不知人戲作風流。

過連昌

連昌宮闕已平沙，不見乘鸞只見鴉。
依舊嵩峰橫木末，無窮洛水去天涯。
霓裳曲罷山禽語，端正樓空野草花。
千古繁華留不得，幽棲今屬道人家。

示史道人

區區名利古今情，得亦驚來失亦驚。
蝴蝶夢中無至覺，白駒隙内競浮榮。
銅山寵詔千年調，金谷危樓一旦平。
爭似道人休歇去，水邊林下過平生。

又

遊仙枕上夢初醒，竹屋風來拂面清。
已聽漏聲烟外轉，更看斗尾樹梢横。
塵凡消盡渾無跡，龍虎交時自有聲。
放出紫毫金一粒，飛騰上下鬼神驚。

寄郭庵主

浮生忽忽葉辭柯，百歲光陰已半過。
塵外青山空悵望，鬢邊白髮轉添多。
歲云暮矣能無感，君不歸兮可奈何。
我與沙鷗盟已了，此迴休更負烟波。

示渠知觀

一氣寥寥出杳茫，已先剖判統陰陽。
區分造化羣靈祖，囊括虛無萬彙昌。
動處玄機酬物變，静來虛室發天光。
學人切莫尋蹤跡，認取真空是法王。

示亢官人

爲官何似學神仙，真静真清養浩然。
日日玉爐燒大藥，時時金鼎鍊紅鉛。
蒸生瑞氣騰清漢，種就金蓮罩紫烟。
功滿朝真廣寒去，相隨同赴大羅天。

寄張提控

幾年與我約林泉，却爲虛名一旦牽。
沙塞雖遥猶有志，瑶池非遠尚無緣。
栖遲雲壑道家事，指顧英雄將士權。
直待功成名遂日，退身復證大羅仙。

示嵩州蒲察知觀

玄元至道本無言，恬淡清虛盡自然。
壺内一天新世界，洞中三島别山川。
丁公未娶離宫汞，玉姹深藏坎户鉛。
混沌等閑休鑿破，免教鍊石補青天。

寄郭知觀

一瓢饘粥是生涯，與道相爲友者耶。
静似澄江浮日月，動隨冥鶴去烟霞。
青生霜鬢星星髮，黄吐丹田寸寸芽。
更待七還功了後，九陽宫裏看金華。

示趙先生

澗水金山可隱居，我來此地作蘧廬。
道鄉著脚程程穩，世事迴頭日日疏。
架上塵書三兩卷，門前烟栢幾千株。
邇來泰定天光發，一段靈明結寶珠。

示樂經歷

寵辱於身事若何，一端著處損沖和。
光陰迴首漸將少，金玉滿堂誰厭多。

不向壺中尋日月，空贏心上起干戈。
爭如早悟無生計，劫外靈光壞得麽。

又

四大身爲造化鑪，五行真火鍊虛无。
炎炎海底生紅焰，昧昧塵中顯太虛。
有相形軀終假合，無生法性是真如。
靈童鑿透崑山玉，價直連城買得無。

寄張提控

白髮匆匆已滿頭，紅顔忽忽暗中偷。
神仙有分須輕舉，世事無涯莫苦求。
幻影不禁風裏燭，浮生非久水中漚。
功名總是何樓物，謾過聰明人不休。

示人

誰識人間自在仙，饑來喫飯困來眠。
一庵避地堪容膝，半紙虛名不值錢。
明月當空正端正，清風爲我每周旋。
堂前不種閑花草，自有琅玕翠接天。

贈嵩州王押司

子細分明舉似賢，道之一字屬塵緣。
至虛至寂那容叩，精妙精微不許傳。
靜裏光明天有眼，玄中造化火生蓮。
大千歷徧俱無礙，一顆神珠處處圓。

示寧海郝縣令

說與人間大丈夫，人人都有夜明珠。
昔年愛欲塵深昧，今日磨礱垢自無。
一段光明如寶鑑，十分皎潔若冰壺。
崑崙頂上靈泉降，澆灌瓊花永不枯。

太和贈孫提控

莫戀浮華悞此身，好於靜處養天真。
人生到了成何濟，世事從來欺得人。
積德何愁仙路遠，忘情自是道緣親。
華胥夢斷陽神出，化國同遊不夜春。

遊角子山

流行坎止信閑緣，角子山遊亦偶然。
已作浮萍常泛泛，不妨風袖又翩翩。
數峰平地如圖畫，百鳥幽林自管絃。
咫尺七還功了畢，人間勝處盡飛仙。

示元道人

虛名終日謾區區，借問流光駐得無。
只見浮雲蠅競血，不知幻夢月驚烏。
多生貪愛塵緣重，迤漸摧殘玉性枯。
說與聰明端記取，身中惜護夜明珠。

誡厨

齋厨薪爨日忙忙，糊口都緣臭穢囊。
千食一耕非易致，百鞭匙飯已多傷。
惜如腦髓人間物，不自鋤耕道舍粮。
忘却息心常減戒，披毛戴角與他償。

自詠

海上飄蓬四十年，年來年去久翛然。
春風自遠無生地，秋月長臨不夜天。
定起肘邊猶有柳，景忘脚底已無蓮。
殷勤寄語塵中友，早晚雲溪結此緣。

又

落魄雲溪一散人，小窗高卧養天真。
夢中既悟終無夢，身外方知更有身。
寒月挂空千歲朗，韶華著物片時新。
争如認取長生理，無古無今一樣春。

繼孫伯英韻

孤身到處便投棲，踏碎烟霞路不迷。
翠鳥天邊誰信息，白雲風外自東西。
玄霜搗出蟾中兔，真火驅來日内鷄。
收向玄中成久視，一靈真性與天齊。

贈孫伯英

高人久已厭京華，却憶仙山卧彩霞。
竹杖芒鞋爲伴侶，藥鑪經卷作主涯。
饑餐橡實和山芋，渴飲松黄與石茶。
彼是此非都不校，只知身屬大方家。

又

應物隨機信自然，自然之內隱真仙。
不須斷簡窮經論，已向拈花悟祖禪。
心定儘他閑伎倆，神安得此好因緣。
箇中便是全真趣，何處雲山覓洞天。

又

學仙大抵要叢林，舉動無令熟境侵。
名利場中休著脚，聖賢分上好留心。
既從一簣成千仞，須把微陰作寸金。
神氣結成無漏體，烟霞別有好知音。

又

美目脩容得幾秋，忽然枯骨卧荒丘。
生前伎倆千般巧，到此英雄一旦休。
迷後悲歡爲實相，覺來生死若浮漚。
箇中靈物何嘗壞，留與行人作悟頭。

贈鄭令史

可憐鬢髮已蒼蒼，牒訴堆中盡日忙。
世利既如湯沃雪，筆尖剛甚蠆搖芒。
甘肥適口全家樂，冤債臨頭一己償。
顧我此言如藥石，願君服了也心凉。

贈張庫副

紅塵早晚賦歸休，作伴逍遥雲水遊。
了却一生容膝計，勝如三載抱官囚。
壺中自有延年藥，世上終無不死由。
異日功成超達去，瑶池會裏列仙儔。

寄王縣令

是非場上好抽身，作箇無憂自在人。
藜杖便遊雲外路，芒鞋不到世間塵。
舉頭明月堪爲友，到處青山總是鄰。
卜箇小庵安穩地，松窗高卧養天真。

寄嵩山季先生

遥望東南翠萬重，先生高卧此山中。
紛華識破塵緣盡，微妙蒸開法眼通。
世上有書都拂却，目前無法可牢籠。
殷勤更與含靈便，完取垂成一簣功。

寄西山董道人

出家鍛鍊藉叢林，切忌離群快此心。
試問浮雲憎不義，何如流水覓知音。
曾經巧琢方成玉，吹盡殘砂始見金。
見説蓬瀛多益友，更休取次廢光陰。

題石碉庵主

仙風只合住林泉，識破塵緣覓道緣。
拂盡紛紛心上境，修成默默性中玄。
天光發泄迷雲散，法眼開通慧月懸。
更把銀河顛倒捲，洞中澆溉紫金蓮。

示梅仙

天然道骨慕真修，自是紅塵不得留。
野馬已知窗日短，醯鷄肯向瓮天遊。
壺中鍊得長生藥，海上從他不繫舟。
更好暮天歸去後，一輪明月碧江秋。

示嵩州張倉使

要作全真門下客，便携笻杖出紅塵。
磨開寶鑑生光焰，鍊就丹砂伏鬼神。
萬染悉除心上境，一言喚覺夢中人。
迴頭返顧區區者，盡爲聰明喪本真。

題石碉庵

極目烟嵐鎖翠微，道人來此便忘機。
眼前總是真清静，耳畔全無閑是非。
遠岫雲邊横翡翠，細泉門外滴珠璣。
紅塵咫尺如天遠，寂寞松陰晝掩扉。

贈石碉趙繼先

識破浮生水上漚，一塵不許到心頭。
有時黄卷拈來罷，無限青山興便遊。

莫笑一瓢成活計，却令千古仰風流。
有人來問修行法，食飽無餘事事休。

寄張倉使

此身有限莫蹉跎，百歲光陰撚指過。
正憶黄金囊裏少，不知白髮鬢邊多。
臨頭生死誰能免，滿眼兒孫不奈何。
争似聞身强健日，早邀明月赴烟蘿。

示楊會首

休言火裏長金蓮，莫説家中有洞天。
大抵出家離愛慾，直須絶慮造幽玄。
磨磚作鏡終無假，拂石成羊亦是權。
若到神通無礙處，便教平地也爲仙。

秋日示完顔道人

朝來白帝作霜威，似與乾坤助殺機。
木杪不禁群葉下，天涯更促亂鴻歸。
紅塵遠客愁絲鬢，紫塞征人病鐵衣。
唯有仙家無箇事，一杯饘粥掩柴扉。

太清宫述懷

睡起逍遥閑放意，瘦笻扶我到棲真。
風中紅紫時時落，雨後琅玕日日新。
勝地自然生瑞氣，蒼天不住走紅輪。
仙翁忘却人間世，卧聽晨鐘恰轉身。

示趙道人

收拾精神向内觀，莫教窮賊外相瞞。
六門玄鑰塵根斷，七返還丹道氣攢。
玉露降時珠顆顆，金霞飛處月團團。
水精樓閣真人位，赤鳳烏龜上下蟠。

張姑告

一鑪春雪下工夫，鍛鍊須成顆顆珠。
萬道銀霞光錯落，千般瑞彩色糢糊。
嬰兒採得靈芝草，姹女偷開造化鑪。
有箇真人閑作戲，杖挑明月弄虚无。

贈清平李道人

老大看書目不禁，只宜静處養虚心。
百骸和暢神無夢，四體冲融息自深。
鑿破荆山搜璞玉，撥開丹鼎覓真金。
我今説與神仙訣，可付諸人惜寸陰。

王副觀告

説與人間烈丈夫，時人都有夜明珠。
昔年埋没諸塵昧，今日蠲除片意無。
一段光明如素練，十分皎潔若冰壺。
崑崙化作靈泉液，澆灌瓊花永不枯。

贈師會首

釋氏拈花猶示現，達磨面壁正遲留。
本來靈物無圓缺，自是人心妄贅瘤。
大道忘言非有説，谷神不死覓無由。
至人一得慵開口，渴飲飢餐萬事休。

贈張會首

淵默雷聲各自如，箇中消息本虚無。
蘧廬生死非由智，土木形容不是愚。
數息區區閑伎倆，餐霞屑屑淺工夫。
要知世外神仙訣，奪取驪龍頷下珠。

五言律詩

寄洞霄宫完顔提點

寄語洞霄客，天姿幸有餘。善行
本無跡，處世不如愚。念此膏然燭，輸
他蚌隱珠。光明休外現，惜此養殘軀。

寄郎大師

寄語西山老，山居亦樂哉。萬緣
俱嚼蠟，一念自寒灰。去鳥榰頤送，新
詩信手裁。高真多愛惜，不放出頭來。

述懷

超三界，巍巍出六塵。洞中仙不老，壺
内景長春。走上崑崙頂，回頭看北辰。
麻衣與葛巾，天地一閑人。蕩蕩

又

道念堅彌熟，人情自遠疏。清虛爲活計，寂淡養真如。鉛汞烹金鼎，玄霜鍊玉鑪。功成歸去後，永永住仙都。

示中京賀會首

冷翠嵩峰逼，幽棲澗水依。人情漸疏薄，道念益精微。鸞鶴丹庭聚，雲霞寶殿飛。解蘭亦何者，一去不來歸。

繼雷公韻

信步入林泉，蹉跎四十年。月中不用指，魚後已忘筌。歲月行如此，情懷亦淡然。仙山未歸去，應物且隨緣。

五言絕句二十二首

世事般般了，浮生事事休。頓然三界外，不挂一絲頭。

大道極幽玄，清虛合自然。撥開三昧眼。別看一重天。

有相明無相，真空混色空。有無俱不染，一點太虛中。

欲作無礙身，還却輪迴債。剔正性中燈，照破虛空界。

茅廬寄城角，誰識是仙鄉。地僻人行少，心清道味長。

頭頭俱是道，物物總爲明。未敢全相許，忘言自太平。

颯颯秋風起，飄飄亂葉飛。這些端的事，全體露玄機。

世外養高士，塵中異俗人。放開無一語，目擊道先親。

紅塵不到處，此地養疏慵。說與清靜眼，看破利名塵。

解脫本吾事，死生非我關。心如同心友，浮生總是空。

功名何日盡，富貴幾時休。識破空月朗，身似野雲閑。

白雪性中真，百紛那得塵。撥開浮生夢，還如水上漚。

無縫鎖，跳出自由身。我欲拋香餌，神鰲不上鈎。却回色身元有屬，實性豈無根。試向孤棹去，月冷碧江秋。

六言絕句二首

道本無言無說，只要君心猛烈。撥開萬里閉雲，推出一輪明月。

黑汞鍊成白雪，赤鉛結就黃芽。燈下手親分付，深藏自己靈砂。

離峰老人集卷下

七言絕句

偶得

寂寥雲水幾星霜，收得神仙不死方。
二物都來十六兩，跨將赤鳳入仙鄉。

鍊心

道人方寸已寒灰，無限塵紛境自迴。
總把乾坤爲妙用，此身到處即蓬萊。

贈移剌大師

壺中仙景本非常，萬象森羅自發光。
清静鍊成無漏體，冲和養就法中王。

贈移剌大師

雲溪高枕卧烟霞，栽接長生不謝花。
可與群仙爲領袖，已調和氣徧天涯。

又

山南瑞氣騰騰長，水北金花蕊蕊開。
時有靈音傳好信，玉虚殿上選仙材。

又

淡淡烟霞淺淺山，此身長在翠微間。
白雲空谷無人到，贏得身心竟日閑。

睢州吴道人請住庵

隱跡雲溪數載間，隨風偶爾到人間。
黄塵著脚非吾事，却領白雲歸故山。

示鄢陵縣劉會首

看錢虜與抱官囚，擾擾塵中甚日休。
有數光陰銷易盡，無涯歲月去難留。

洛州寨尼院主告頌

功名未了心先了，塵俗俱忘性不忘。
更著慧風吹萬籟，真空獨現一輪光。

贈門使

烟霞堆裏有知音，名利場中少用心。
但得一枝棲宿處，何勞苦苦覓深林。

贈太一宫姜大師

靈杖剔開名利鎖，慧刀割斷是非繮。
天然世外騎鯨客，自是神遊不夜鄉。

寄郎大師

雲溪高枕卧烟霞，栽接長生不謝花。
可與群仙爲領袖，已調和氣徧天涯。

又

山南瑞氣騰騰長，水北金花蕊蕊開。
時有靈音傳好信，玉虚殿上選仙材。

又

淡淡烟霞淺淺山，此身長在翠微間。
白雲空谷無人到，贏得身心竟日閑。

睢州吴道人請住庵

隱跡雲溪數載間，隨風偶爾到人間。
黄塵著脚非吾事，却領白雲歸故山。

示鄢陵縣劉會首

看錢虜與抱官囚，擾擾塵中甚日休。
有數光陰銷易盡，無涯歲月去難留。

洛州寨尼院主告頌

功名未了心先了，塵俗俱忘性不忘。
更著慧風吹萬籟，真空獨現一輪光。

合流鎮術夾録判索

心意兩忘成妙用，不須净裏苦沈吟。
一衣一食莫剛求，但得隨緣過便休。
贏得省心兼省力，更無閑事上眉頭。

示西華縣李庵主

山頭滾滾湧靈泉，海底炎炎結瑞蓮。
既濟陰陽丹自結，水晶宫裏會諸仙。

示西華縣胡會首告

若悟輪迴早早迴，金蓮休向火中栽。
縱然栽得根苗活，到底全無一朵開。

西華縣張庵主告

不戀空華與世華，道人活計淡生涯。
興來兩卷閑文字，困卧松軒看晚霞。

西華縣賈道人告

斷鶴續鳧忘分與，夷山盈壑昧生緣。
一瓢自足幽人樂，寸地常虚大覺仙。

示陳州吕姑

道人心地冷如冰，不假營求道自生。
萬籟無聲心泰定，一輪秋月皎然明。

陳州完顔舍人告

抽添間隔炎炎火，既濟陰陽旋旋燒。
鍊就純陽神自出，無生路上恣逍遥。

盡日窮年無處尋，得來元不費光陰。
靈明一點真消息，爲佛爲仙是此心。

陳州孫姑告

掃蕩群情事事無，莫教塵土翳冰壺。
胸中一物神光現，萬道紅霞罩寶珠。

贈息州蒲察從宜相公

功成名遂早歸山，策杖逍遥到處閑。
明月光中融妙用，白雲深處鍊神丹。

陳州完顏大哥告

剪除荆棘開心地，掃蕩荒蕪種瑞蓮。
颯颯清風生玉葉，輝輝新月照壺天。

贈陳州坐圜張道人

六慾遣回身自在，一塵不染性逍遥。
栽成火裏無根樹，放出靈葩永不凋。

徐姑告

功名恰似石中火，富貴渾如水上漚。
撒手便登雲外路，是非人我一時休。

寄劉三仙

睢陽相別久徘徊，望斷春雲不到來。
惜取龍泉無價劍，寶光休使染塵埃。

贈湖頭宋庵主

此身天地一孤蓬，信意蹉跎西復東。
不及草庵閑打坐，歸來高卧養吾慵。

長平郭官人告

火風地水没來由，聚則成形散即休。
半紙功名虚費力，百年撈摝水中漚。

合流鎮王妙堅告

一片閑心志莫移，疑團打破證無爲。
胸中記取全真性，亘古常存幾箇知。

臨潁縣王會首告

老却春光人倦遊，花殘蝴蝶更添愁。
不知桂影無凋謝，香滿人間甚日休。

臨潁縣邵會首告

不會擒猨鎖馬顛，飢來喫飯倦時眠。
冥然一枕華胥夢，始覺壺中别有天。

寄和典史

幾載持竿釣巨鰲，鯨鯢白眼戲波濤。
絲綸收拾西歸去，空渡滄溟又一遭。

贈舞陽縣烏古論縣丞

神仙活計苦無多，滌慮忘情氣自和。
欣則携笻尋野徑，困來高枕卧烟蘿。

示完顏姑姑

松窗石枕惟便睡，竹徑人來尚未知。
驚覺披衣時斂坐，形如槁木眼如眉。

孟寨張會首告

頓抛世網復全真，洗滌靈宫養谷神。
常要清虚無箇事，桂花開徹月邊新。

贈禹知觀

隱隱遥山鎖翠烟，亭亭碧嶂近林泉。
鑿開混沌些兒景，偷得壺中一點天。

南陽縣俎道人告

三界有墻猶恨窄，四維無處不爲圜。
黄華翠竹皆吾事，雲即雲兮山即山。

贈程庵主

手執絲綸四十秋，但逢波浪便抛鈎。
鯨鯢不肯吞香餌，空駕虚舟獨自遊。

贈术虎夫人

人生只解念彌陀，自己彌陀會得麽。
認得本來無相祖，不須身外苦奔波。

贈亢官人

莫比山高與海深，學人空費遠搜尋。
目前自有長生道，凡聖皆由一寸心。

贈洛陽薛會首

近水臨山鎖翠微，利名著脚却忘歸。
此身不屬紅塵客，卧看白雲天外飛。

移剌答道人告

道人行止莫蹉跎，心鏡須憑一志磨。

痕垢盡時光自現，不離方寸見彌陀。

貴姑告

踏徧天涯覓也無，得來元不用功夫。
百年拋却紅塵事，有箇真人駕得車。

姬磨樊會首告

有相緣中無礙身，古今誰解識疏親。
百年拋下孃生袋，一箇真人駕日輪。

陳州唐括提控告

世網掣開身自在，凡籠跳出性尤閑。
携笻直入烟霞路，驚起白雲滿故山。

馬會首告

既爲學道好參同，祕訣傳來便有功。
一點靈明清似水，鍊成丹藥鼎中紅。

陳會首告

身居苦海休言道，頭戴恩山莫論禪。
若是兩家俱放下，不須掘地去尋天。

史都監告

郭外之田數畝園，絲麻饘粥保殘年。
不圖跨鶴乘雲去，且向人間應幻緣。

曹會首告

大道無言在寸心，不須千里遠追尋。
胸中自有圓明鏡，莫使塵埃昧得深。

寄馬文卿

悟來休得廢光陰，一寸光陰一寸金。
愛海波中留不住，亂雲深處覓知音。

宿州紇石烈問前程

于氏高門元有漸，燕山丹桂豈無因。
不須若問前程事，真正無私是吉人。

贈蕭縣宋大師

先生策杖便從容，把握靈珠在掌中。
好向雲山栖隱去，閑窗高卧飲松風。

懶窩自詠

懶漢今來住懶窩，閉窗高卧飲松風。
飯餘只解堆灰坐，更有慵人似我麽。

贈高姑

誰識當場傀儡身，一重皮肉一堆塵。
百年線斷無消息，去了當場把戲人。

示獨吉監丞夫人

四象合成癡肉塊，五行結就臭骷髏。
狀同傀儡親曾看，箇箇能言解點頭。

贈劉姑

水晶宮裏結紅蓮，證果無爲大覺仙。
冉冉便登雲外路，騰騰飛入紫微天。

贈奧屯經歷夫人

七十光陰已半過，勸人進道莫蹉跎。
無常一旦臨頭逼，兒女雖親替得麽。

欒道人告

若論修行萬事休，胸中不挂一絲頭。
寂然萬籟無聲跡，有箇靈童駕火牛。

小楊姑告

道人無礙鐵心腸，躍出三山混渺茫。
遥指白雲深處去，蓬萊元是舊家鄉。

贈大楊姑

五行結就臭皮囊，一顆神珠裏面藏。
静即心花通體瑩，動時無處不輝光。

徐道沖告

道人真實最相宜，食飽無餘步翠微。
困即和衣溪上卧，覺來收拾亂雲歸。

仝姑告

人能清静絶熬煎，恬淡虚無養浩然。
腦後剔開三昧眼，心中明徹自家天。

門人問如何是了達

你來問我求了了，世事紛紛都盡勦。
一輪明月正當天，萬里無雲光皎皎。

示高仙

從來劣性要隄防，舉動靈苗已損傷。
且把芒繩牢繫守，待他心境兩俱忘。

劉姑告

長生路上逍遥客，不夜鄉中自在仙。
逗引靈童歸紫府，調和玉女種金蓮。

贈孫天和

慧刀割斷利名繮，物外逍遥萬慮忘。
撒手便登三島路，程程都是白雲鄉。

又

無名窟裏毒蛇藏，舉起頭來物便傷。
寄語行人須著意，往來常切要隄防。

贈尚道人

半紙虛名空似響，百年短景疾如梭。
鬢邊白髮新添甚，臉上紅顏暗換多。

贈高都監

清風古道少人行，濁水淤泥抵死争。
可笑一般愚蠢物，枕糟藉麴過平生。

徐道沖問道

你有真師更問誰，同茶同飯幾曾離。
我今指破知端的，舉念生心總是伊。

贈小張仙

從來伎倆都除盡，亘古靈明倒過來。
拾得這般真受用，世間無處不蓬萊。

展姑告

了得真源萬事無，塵緣不許污靈珠。
水源澄浄全身現，雲散寥天月自孤。

博志堅告

修行非易亦非難，下手先除人我山。
鍛鍊真空同一體，自然心似白雲閑。

李姑告

漠漠春烟日漸長，江梅猶帶返魂香。
洞天先得真消息，催逼東君造化忙。

初春

臘盡春回白晝長，洞天先得好風光。
東皇來約群仙會，歸去碧雲衣袂香。

臨潁李縣尉告

風裏微聞松桂香，山堂明月冷輝光。
道人夜静脩然坐，萬籟無聲一味凉。

李姑問行程

渺邈蓬壺咫尺間，行人迷隔萬重關。
牧童不指襄城路，黄帝猶尋大塊山。

贈周姑

勢利看來冷似冰，道人於世已忘情。
昨宵一枕遊仙夢，穩駕金鸞朝玉京。

贈移剌答院

心灰冷落無烟火，枯木形骸不放芽。
直待三陽真火降，堂前鐵樹也開花。

尼長老問修行

你來問我修行訣，我今與你叮嚀説。
掃盡群陰現本真，青霄挂起一輪月。

又

去住逍遥信自然，龜長蛇短祖師禪。
山頭一片清凉境，始見壺中别有天。

董志源告

慧刀舉處散群迷，迸出銀霞萬道飛。
滅却陰尸多目鬼，蓮花帳裏露希夷。

贈會首薛六郎

先天靈物有無中，動即隨機静即空。
萬物之中常作主，千般運用應無窮。

春遊

年老心嫌衣帶長，强携笻杖看春光。
滿園桃李皆相羨，都道肌膚似沈郎。

厨張問生死事

昔時死者何曾死，今日生來有甚生。
生死到頭元有甚，安時處順要分明。

遊雲溪

衆仙邀我探春來，縷縷春紅相間開。
悞入桃源即非夢，人間何處覓蓬萊。

張悟真告

壺中一粒紫金砂，鍊就光生萬道霞。

服了不知浮世隘，頓然身在大方家。

周姑告

般般識破都爲夢，事事諳來總是空。悟得不空安分過，從他烏兔走西東。

張懷遠告

物物般般總不迷，迴頭參破老禪機。莫教流落人間世，無相天真要執持。

劉令史告

真清真静逍遥客，無執無持自在仙。策杖便歸雲外去，草鞋踏破洞中天。

贈孫大師

惜神養氣固靈田，境静心閑道自然。赫赫光中生瑞草，炎炎火内結紅蓮。

石碉玉溪庵閑遊三首

道人策杖看西山，心似白雲到處閑。一枕困來仙闕夢，豈知身在翠微間。

忽憶逍遥物外游，便携藜杖步林丘。騰身直上三峰頂，虚徹靈源萬慮休。

昨憶仙遊到此山，箇中景物共閑閑。白雲出岫亦無意，幽鳥與人皆偶還。

辛先生告

道人心定寂寥居，皎潔圓明似玉壺。雲去雲來俱不礙，無生無滅證無餘。

劉先生告

大道虚無本自然，不勞苦苦用多言。但教心上無塵垢，一點靈明光自圓。

亳州太清宫陞堂

我是雲溪懶丈夫，祖庭羽客强相扶。無疆聖壽祝延外，看有金鱗上釣無。

太清宫棲真庵述懷

清風招我到棲真，境界翛然斷世塵。猶有歲寒君子竹，窗間横影弄精神。

竹裏啾啾百鳥喧，竹齋呼起日高眠。將迎不斷人如織，我自胸中獨悄然。

疏懶從來百不拘，披襟閑看老莊書。忽然讀到忘言處，枯木形骸等太虚。

西郊火老暫開顔，頓覺幽庭枕簟寒。萬里碧天清似水，那堪梳月半銜山。

讀忘意論

檢徧南華覓也無，得來元不費功夫。須知自有天真在，一點靈明常湛如。

記夢

夢中親覩聖賢來，白鶴青鸞下玉臺。一簣大還功未就，瑞雲繚繞復重迴。

又

寒窗寂寂枕書眠，覺後檠燈尚儼然。簷外月華明似晝，風停烟静太平年。

示時官

一行作吏莫傷民，百計施恩與日新。入則敬親出則悌，外全仁義内全真。

張姑告

世務多般不可窮，人間事事轉頭空。迴頭記取先天物，劫壞長存無始終。

世上功名不可求，人間富貴轉頭休。争如早作歸山計，一片白雲天外遊。

勒姑告

水南水北路交相，人去人來有底忙。争似一庵閑打坐，寸心無事自清涼。

霍道人告

假軀六十過半百，蒼顔已老髯鬚白。擾擾紅塵已倦遊，雲山且作烟霞客。

康國寶殿試至

迢迢溪上水雲平，岌岌山間道路生。但得秋風片帆至，扣門一見眼增明。

石碉贈石道人

欲求罔象得玄珠，既得玄珠事事無。切莫法中尋有相，須知無上證如如。

杜鵑

青山靄靄亂雲低，切切幽禽晝夜啼。
啼得血流誰解意，聲聲猶道不如歸。

示杜道人

綠葉陰陰障夕陽，白雲片片渡秋塘。
道人不解紅塵事，隱跡林泉寵辱忘。

贈曹道人

我愛林泉景最幽，白雲深處水東流。
道人不管興亡事，一片身心得自由。

懷州高姑告

道人活計不憂貧，冷淡家風不染塵。
雲散月華明似晝，迴光得見箇中人。

石碉董七郎告

古道家風不可求，翻騰故紙幾時休。
爭如撇下歸家去，月白青霄水自流。

寄田户店曹孔月其人以水牛自稱

寄語曹家老水牛，芒繩穿鼻拽迴頭。
時時更與加鞭箠，白到全身得自由。

仝道人告

人間莫得辯癡愚，辯得愚癡却是迷。
要識清虛端的理，白雲深處悟希夷。

嵩州李姑告

萬路千差獨往迴，靈山採得寶珠來。
春風莫露閑消息，箇裏雲苞尚未開。

嵩州張姑告

萬水千山路不差，蟾宮先得桂枝花。
殷勤爲獻丹陽父，許占蓬萊第一家。

王道人告

悟取無言理最深，不須遠走訪知音。
忽然放下頭頭是，一片清虛冷淡心。

贈嵩州獨吉太守

碧山深處白雲閉，却憶雲閑偶到山。
鳥道暗通烟樹外，木人還過翠微間。

王道人告

勤磨慧劍斷愚癡，吐出靈光泯見知。
從此身心無罣礙，元君到處自相隨。

郎十二先生告

萬水千山路不差，山迴路轉景尤嘉。
故人相見無他語，坐對羣峰看彩霞。

贈石碉馬道人

山村寂寂近林泉，春盡無人柳帶烟。
別後欲知何處去，蓬萊閑看玉壺天。

贈張仙

道人著力向前修，海角天涯作盡頭。
踏破鐵鞋方省悟，千山萬水一齊休。

鄆城縣賀先生告

道人真實是功夫，不用丹經與子書。
悟得一言行不盡，端然靜坐觜盧都。

爲唐庵主姑姑壽

劫外靈芝不假春，壺中境界更無塵。
天邊爍爍榆長白，月裏團團桂自新。

王道人告

跳出紅塵身自在，箇中生死轉分明。
縱橫無礙逍遥性，何必飛騰十萬程。

小李姑告

洗滌塵情事事無，靈臺瑩徹似冰壺。
不須更問祖師意，拍塞虛空一顆珠。

示邊大郎

七十年來老滑頭，談禪論道幾時休。
直饒萬法俱明徹，不到灰心冷似秋。

常姑告

尋師訪道苦參求，籠絡身心不自由。
無限玄談都拂却，一輪明月出山頭。

贈韓會首

躍出紅塵萬事休，已將身世付虛舟。
碧波深處拋香餌，未信金鰲不上鉤。

贈术虎都統

策杖飄蓬恣意閑，雲朋來謁水雲間。
相逢一席無生話，不覺紅輪西下山。

趙道人告

一夕秋風萬葉凋，道人活計轉寥寥。
煩襟洗盡塵勞事，咫尺蓬壺路不遥。

示許姑

修仙先要除人我，學道須防較是非。
七寶山頭烟火滅，五明宫裏證牟尼。

贈張副使

身是飄飄一葉舟，不辭風浪故來遊。
烟波深處抛香餌，不得神鰲不肯休。

又

布袍策杖飄飄去，一片孤雲天地間。
到處不能爲雨露，却歸林下伴青山。

贈張小一郎

秋風掃蕩乾坤静，萬里無雲點太清。
唯有一輪無相月，先天先地轉分明。

示瀘陽馬姑

東西行脚天涯客，南北求玄自在仙。
參得祖師劫外眼，歸來却見自家天。

示王姑

十載諸方負杖藜，豈知行住自相隨。
却於販骨聰明鬼，喚起先天先地師。

示周道人

磊磊男兒七尺軀，刀頭舐蜜卒非夫。
須知自有天然寶，枉向驪龍覓頷珠。

寄沔池納蘭縣令

爲官公正勝爲道，此語宜書仕子紳。
莫謁麻衣方外客，且將良藥濟殘民。

贈宋大師

不看丹經與子書，快來心上一塵無。
此身便約雲爲友，去住與之同卷舒。

贈趙會首

春光屈指又經秋，販骨何時是盡頭。
恩愛結成他活計，此身作下馬和牛。

元道人告

大道虚無本自然，從渠委曲且隨緣。
窮通貴賤俱由命，巧拙賢愚只在天。

贈偃師縣趙散人

久戀紅塵來往頻，林泉豈識有高人。
貪看日上花梢露，失了壺中不夜春。

贈中京張孔目

一點孤燈纔剔正，莫教油盡暗還來。
悟時咫尺是蓬萊，迷後重重不盡埃。

王會首告

鑿開混沌見天真，跳出紅塵自在人。
聊向鏡中觀物化，莫教化却自家身。

贈張副使

我本持竿釣巨鰲，從渠風惡起波濤。
但教神物吞香餌，萬里扶摇不憚勞。

贈趙道人

靈臺一點本無塵，幻出空身即法身。
道在性中休別覓，隨機應物即天真。

示龍窩張會首

吾家門户幾人知，知者須明造化機。
清静之中含妙用，無爲之内隱玄微。

仝姑告

割烹誰忍能鳴及，斤斧終難擁腫施。
高人策杖扣荆扉，來訪簞瓢一布衣。
目擊道存忘意論，虚心而往實而歸。

柴姑告

身中寂寂閑機少，境上融融和氣多。
兩袖清風常左右，一條紅練出烟蘿。

寄張道人

已向絲綸脱此身，百端香餌不相親。
長江好在無邊浪，莫使風塵到錦鱗。

贈趙會首

春光屈指又經秋，販骨何時是盡頭。
恩愛結成他活計，此身作下馬和牛。

才與不才俱是用，此生木鴈復何爲。

田道人告

學道先須達自然，自然然後得真仙。
濃粧淡抹空顛倒，想爾鑽冰不得燃。

示南京三相公廟寇姑

真清真靜永綿綿，鍊氣先須識自然。
一粒丹砂功九轉，瑞霞萬道罩金仙。

示元仙

初心入道戒蹉跎，正好叢林細琢磨。
莫遣新塵侵寶鑑，更防舊境損天和。

示梁道人

皎潔玄珠映太陽，水晶宮裏發輝光。
身中有此無窮寶，却爲浮生抵事忙。

過孟津

滔滔烟浪向東流，浴日浮雲是幾秋。
若得靈槎遊大海，扶桑國裏看瀛洲。

示木匠楊仙

走徧千山與萬山，此身猶似白雲閑。
歸來卧看青霄月，聒耳松風徹骨寒。

董知觀告

大悟纔知無做作，玄言祕語齊拂却。
撒手東西信自然，策杖逍遥遊廣漠。

贈嵩山田道人

得到逍遥謁故人，依然雲隱養天真。
西風吹落松梢月，坐待扶桑輥日輪。

告縣楚會首

全真門裏選仙材，踏破雲山特地來。
吾道易行不虛語，世緣倒過即蓬萊。

詠雪

朔風凜冽亦雄哉，吹落天花徧地開。
桃李未知天意動，臘梅先覺化工來。

偃師縣稅務李都監告

解出無涯欲浪來，聰明端勝選仙材。
先天靈寶人難覓，寄向南宮無影臺。

示史道人

衆妙之門日日新，家風冷淡絶纖塵。
閉招雲外長生客，同賞壺中不謝春。

自樂

風過庭松喚午眠，覺來石鼎尚沈烟。
不求羽化乘雲鶴，且作人間陸地仙。

辭太清宮

去去西風吹道衣，祖庭未得遂真依。
他山猿鶴閑緣了，管領白雲容再歸。

寄尚仙

冥中鬼趣時時遣，物外玄門日日開。
墨子悲絲元自染，楊朱泣路未歸來。

李官人告

萬里烟波一葉舟，輕帆短棹泛中流。
蟾光影裏閑垂釣，那計鯨魚不上鉤。

寄陳州道友

功成名遂好抽身，作箇林泉自在人。
採得日魂爲大藥，鍊成月魄現陽神。

寄費莊李官人

學仙未到棄塵緣，海嶽涓埃積漸然。
更向玄門輕進步，蓬萊別有洞中天。

寄白沙道友

猿馬輕狂牢鎖閉，休貪世樂心如醉。
悟來跳出死生關，一靈真性無凝滯。

贈李道友

仙人五畝小蓬瀛，四百秋波分外清。
視聽不須關耳目，希夷路上坦如平。

示吴善友

人人只解念彌陀，自己彌陀會得麽。
記取本來無相祖，不干般若與波羅。

李會首告

衆妙之門日日開，家風峻古絶纖埃。
雖然淡薄無餘事，不許等閑人入來。

示任姑

打破疑團笑一場，不須來往徧諸方。
胸中有物明如月，却覓他人夜燭光。

示史道人

物外玄微世上名，一邊敗後一邊成。
後來蓬島洲中客，不在邯鄲路上行。

示陳會首

一灣流水遶雲溪，晝夜泠泠説道機。
多少往來名利客，貪觀風浪隔玄微。

示王道人

直鈎不鈎波中月，數罟難撈水底雲。
用盡身心離道遠，諸緣放下許傳君。

寄隴西老人

遥望東南木葉飛，滿空秋氣逼人衣。
仙翁已達丹霄景，閑對青松吸翠微。

小李姑告

出家須是學神仙，好與長生作善緣。
但肯此中留一念，瑶池會裏結金蓮。

示劉令史

紛華塵外三山客，苦海波中一葉舟。
試擲絲綸深浪裏，游魚若箇肯吞鈎。

示姬磨李道人

息慮忘機任自然，不須訪道與參禪。
因循一片閑雲起，礙却壺中不夜天。

示峽石縣冀會首

夢中又説夢中事，覺後纔知夢已休。
拂石南溪觀物化，滔滔依舊水東流。

寄陝州會首

神丹常在掌中握，玄鑑只宜心上安。
照破世間虚幻境，自然身似野雲閑。

示玉溪庵王道人

人生何處不逍遥，論甚山村與市朝。
但得寸心諸畏盡，虎狼群裏也囂囂。

示費莊夏會首

我家門户本幽玄，寂寂寥寥任自然。
脩短纖洪都莫話，飢來喫飯倦時眠。

太清宫退堂

我本桃花峰上客，忽遺塵跡在人間。
祖庭雖好因緣早，且放白雲歸故山。

又

風馭飄飄來祖庭，瑞烟芳草桂花馨。
因緣未合須迴首，却入伊川卧錦屏。

還長生觀

識破從來古面皮，千非萬謗任從伊。
輕烟薄霧空遮障，依舊遥山不皺眉。

自詠

截斷當頭竅不鳴，玄珠收入寶花瓶。
從今更不矜愚智，閑了將軍便太平。

遊老君山

夢中又説夢中事，覺後纔知夢已休。
拂石南溪觀物化，滔滔依舊水東流。

寄陝州會首

神丹常在掌中握，玄鑑只宜心上安。
照破世間虚幻境，自然身似野雲閑。

示玉溪庵王道人

人生何處不逍遥，論甚山村與市朝。
但得寸心諸畏盡，虎狼群裏也囂囂。

示費莊夏會首

我家門户本幽玄，寂寂寥寥任自然。
脩短纖洪都莫話，飢來喫飯倦時眠。

太清宫退堂

我本桃花峰上客，忽遺塵跡在人間。
祖庭雖好因緣早，且放白雲歸故山。

又

風馭飄飄來祖庭，瑞烟芳草桂花馨。
因緣未合須迴首，却入伊川卧錦屏。

還長生觀

識破從來古面皮，千非萬謗任從伊。
輕烟薄霧空遮障，依舊遥山不皺眉。

自詠

截斷當頭竅不鳴，玄珠收入寶花瓶。
從今更不矜愚智，閑了將軍便太平。

遊老君山

夢中又説夢中事，覺後纔知夢已休。
拂石南溪觀物化，滔滔依舊水東流。

寄陝州會首

神丹常在掌中握，玄鑑只宜心上安。
照破世間虚幻境，自然身似野雲閑。

示雉岔山胡道人

亂山深處結茅齋，萬頃雲烟撥不開。
採藥仙童風袖裏，異香隨得紫芝來。

示張會首

爲仙爲佛要功夫，塵念塵心子細除。
待得靈明光宇宙，始知糟粕世間書。

蒲察提控夫人告

我愛林泉景異常，天風吹散桂花香。
行人欲去還迴首，笑殺浮生有底忙。

蒲察夫人壽

道人亦欲祝渠壽，世事冥然總不知。
一粒仙丹煩領略，松齡鶴算未爲奇。

贈孫太師夫人

功名未了身先老，白髮蒼顔下手遲。
頓悟此身非我有，真空不動片雲飛。

田會首告

炳焕靈明是此心，片言遮障作重陰。

清虛自有真消息，莫向諸方法上尋。

馬姑告

造化無窮盡自然，不須身外更求仙。
天光發處凡情滅，寶鑑明時道眼圓。

離峰老人集卷下

（李大華點校）
（王卡復校）

003 真仙直指語録

經名：真仙直指語録。金馬鈺等述，玄全子集。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真仙直指語録卷上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

丹陽馬真人語録

丹陽師父在龍門山重陽會上，謂衆曰：日用不得欺瞞天地人三才，常謹謹行，寸陰可惜，莫虚度也。睡眠亦人之所欲，須是減省。不得專打坐，行住坐卧，只要心定皆是道。諸公休要起心動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萬緣不掛，神氣便是神仙。別休生疑心，此是真實端的的言語。惟常清静難行，但悟萬緣虚假，心自澄，欲自遣，性自定，命自住，丹自結，仙自做，他人不能替得。各各用力休太急，常逍遥自在。弟子若不是師父説破，不敢認此爲妙法。今則得效，傳與他人。諸公但請休疑心，常處無爲清静自然之理，不發烟火，便爲得道也。

又曰：十二時辰，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有息否？行道之人，須象天道，亦要十二時中無暫息停住，斡旋自己身中造化，要常清常静，不起纖毫塵念，乃是修行。如行持，怎得了達。我觀矣。苟或虧功失行，汝輩十二時中，未有一箇時辰專心在道，將來怎得神仙。

又曰：夫道者，但清静無爲，逍遥自在，不染不著，十二時中，但能行徹，何還得？一朝合眼，死墮酆都，長劫受苦，永無出期。我今叮嚀，説與汝等如何是道。但澄心遣欲，萬緣不掛，神氣沖和，便是道也。依此行持，不到錯了。你每行持不到，却不得言掌教真人不是。豈不念七祖生前造無邊之業，受無極之苦，望子孫成道，憑天赦救拔生天。吾稽首門下弟子，自今後不可虚度，耐久不退，抱道而歸，此所謂願也。

又曰：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怒所以養性，處汙辱卑下所以養德，守清静所以養道，名不係於簿籍，心不在於世。此所以出人之轂，與天爲徒。

又曰：專一學道，人人可得。人仙不同世俗，進取有黜落也。但清静無爲，最爲上乘省力。

又曰：道人要妙，不過養氣。夫人汩没於利名，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別無他事，只在至清至静，頤神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升至於脾，念想絶，神自靈，丹自結，仙自做。若行不得挾泰山，超北海，非道也。

又曰：夫道者，但清静無爲，逍遥自在，不染不著，十二時中，但能行徹，必不誤爾。

又曰：氣難住，迅若奔馬，惟静可以御之。當先去其外，儻若在衆人中，如在深山谷裏，方是道人。若不到無人不是。豈不念七祖生前造無邊之業，受無極之苦，望子孫成道，憑天赦救拔生天。吾稽首門下弟子，自今後心田地，難以制御。

又曰：守清静恬淡，所以養道；處汙辱卑下，所以養德；去嗔怒滅無

明，所以養性；節飲食薄滋味，所以養氣。然後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衰，此自然之理也。

又曰：道者行住坐卧，不可須臾不在道。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調息於綿綿，卧則沉神於幽谷。久久無有間斷，終日如愚。

又曰：每日只要頭頭無事，萬緣都放下，六門下不人。少語言，不著一物，十二時中常要不昧，減省睡眠，一齊放下。雖是六門，只是一箇主人，常無物，便是補也。

又曰：初學入道之人，截自今日已往，俗事不掛心，專心至志，始終如一，切莫中路而廢之。若有毫末不除，則道不固。已往之事不可思，未來事不可念。且據日前爲見在，便是無事之人。兒女情多，烟霞志少，則非學道者也。

又曰：汝等聽予言，不可忘内日用，外日用。外日用，大忌見他人過，自誇己德，妬賢嫉能，起無明俗念，欲心種種之過。内日用，真清真静，不染不著，調氣養神，逍遥自在，暗積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詩曰：大道人情遠，無爲妙本基。世間無愛物，煩惱不相隨。

又曰：清静者，清謂清其心源，静謂静其氣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性定而神明；氣海静則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實。故澄心如澄水，萬物自鑑。養氣如護嬰兒，莫令有損。氣透則神靈，神靈則氣變，此清静所到也。

又曰：無爲者不可思慮愛念嗔恚，盖積利害，其間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何況專一清心静意，養氣全神，飄飄然遊於逍遥之場，適於無何有之鄉也。

又曰：人若行有心有爲之功，盡是術法，若行無心無爲之功，乃無盡清虛也。

又曰：酒爲亂性之漿，肉爲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爲上。酒肉犯之，愆猶可恕，若犯色欲，罪不容誅。盖色之害人，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損軀，故爲道人之大孽也。

又曰：大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静爲基。若施於心不求人知，惟望天察。詩曰：大道人情遠，無爲妙本基。世間無愛物，煩惱身，節飲食，絶思慮，静坐以調息，安然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可謂不出户而妙道得矣。自古神仙不敢跳過澄湛二字，乃妙言也。經云：澄其心而神自清。修行之人多言澄心，不識澄心之理。如何是澄心之理？只要一念不生，性體真空，杳然湛然，似天澄虛不別，是真澄心也。無心可澄，是名澄心。且夫靈源妙覺，本來清静，因爲萬塵汙其定水，塵多則水濁，心多則性暗。所以澄心損事，其水自清，其性自明。澄光淺者，動則塵生，澄光深者，縱有風浪動摇，其水不渾。譬喻人之功夫大小，學道不貴實功實行，不驗自己清濁，多將古人言句爲用，便説本來無修無證。且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日要損消，到忘心忘性，方契無修無證。故《道德經》云：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也。

自古學道之人，體到實際真空，得無心真定，纔説自然。且道如何是體空處？夫體空者，心體念滅，絶盡毫思，内無所知，外無所覺，内外俱寂，色空雙泯，目視其色，不著於色，耳聽其聲，非聞於聲。故聲色不能入者，自然攝性歸性，混合杳冥，化爲一點靈光，内外圓融，到此處方契自然體空之道也。夫自然體空者，若有所體，即是所不體；若無所體，即無所不體。豈不聞《學仙記》曰：殊不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若有所在，即有所不在，若無所在，即無所不在。

又云：身不勞而功不大，行不廣而心不死。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抛世事，此兩者於道最上。然既出家，心却未死，中間不可虚費光陰，積功累行，一志無私，至死不退，向教而忘，休生妄想。師祖云任從天斷，是也。

師在華亭曰：道者何物？即氣便是根元，豈不知鼻中出者是也。

又曰：夫道但務清静無爲，逍遥自在，不染不著。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箇徹悄道人。但信老人言，行之自當有益，必不誤爾諸年少。

又曰：師在縣西高馬從仁庵，高眼不明，心地不靈何也？師曰：别無他事，行道不精爾。

師曰：學道者不須廣看經書，亂人心思，妨人道業。若河上公註《道德經》，金陵子註《陰符經》，時看亦不妨也。不如一切不讀，揔盧都地養氣，最爲上乘。

又曰：身中之氣不可散，心中之神不可昧。或問曰：何由得氣不散？何由得神不昧？師曰：身無爲。又問：何由得神不昧？師曰：心無事。

師曰：張潤子有一句甚好。每道時，免却再投胎。丘君曰：此乃出陰神，若到天庭，忽有天花飛，方出陽神。此乃初地也。

龔道昇問曰：湛然常寂如何？師曰：湛然常寂都不用。

于清風問曰：弟子修行數年，道唱：縱日消萬兩黄金，止好粗衣淡飯。言去歲過關外，聞人誦此語，喜其有他事，行道不精爾。

師曰：學道者不須廣看經書，亂人心思，妨人道業。若河上公註《道德經》，金陵子註《陰符經》，時看亦不妨也。不如一切不讀，揔盧都地養氣，最爲上乘。

又曰：身中之氣不可散，心中之神不可昧？師曰：身無爲。又問：何由得神不昧？師曰：心無事。

師曰：張潤子有一句甚好。每道往來，但要照顧潤身之寶。師自笑曰：他開鋪席，話却勸别人。

又云：詩曰深藏白雪非爲貴，廣種黄芽不屬貧。欲要養氣全神，須當

屏盡萬緣，表裏清靜，綿綿固守，用之不勤。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大丹結，圓備是九轉丹成，亦名三千功滿。

又《十勸》云：一不得犯國法。二見教門人，須當先作禮，一切男女如同父母，以至六道輪迴，皆父母也。三斷酒色財氣，是非人我。四除憂愁思慮，攀緣愛念，如有一念纔起，速當撥之，十二時中常搜己過，稍覺偏頗，即當改正。五遇寵若驚，不得詐作好人，受人供養。六戒無明業火，常行忍辱，以恩復讎，與萬物無私。七慎言語，節飲食，薄滋味，棄榮華，絶憎愛。八不得學奇異怪事，常行本分，只要吃化爲生，莫惹纖毫塵勞。九居庵不過三間，各相扶持，道伴不過三人，如有疾病，各相扶持，爾死我埋，我死爾埋。或有見不到處，遞相指教，不得生異心。十不得起勝心，常行方便，損己利他，雖居暗室，如對聖賢，清貧柔弱，恭順於人，隨緣度日，絶盡貪嗔，逍遥自在，志在修行。始終如一，慎勿怠惰，心清無爲是真，意淨無惡是善，養氣全神，常起慈悲，暗積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

長真譚先生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心上通得一物，出得一物；通得萬物，出得萬物，證得虛無之道。德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脱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貪嗔癡三毒孽，〔起〕無明心火。師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所以悟人修行，割情棄愛，摧强剉鋭，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慳貪嫉妬財色之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業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脱。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静，不被一切舊愛境界朦昧真源，常如虛空，逍遥自在，自然神氣交姤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罪業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爲清静，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摇，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晋真人云：心清意静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

長生劉真人語錄

滅，元神自見，然後保命長存，三才虛無混而歸一，成自然之功。

又云：修行人如神氣相見，得做神仙。問衆曰：如何得神氣相見？衆人各説異端，俱不達理。師言：要明萬法，出得萬物之彀，一分塵盡則明一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如塵心絶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絶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沖和。修行人十二時中，只要内搜己過，方可得神氣内安，神氣安則爲真功，不見他人非則爲真行。天長地久，入道多年，内養精氣，精氣盛則神思氣，氣思神，自然神氣相見。如水土和爲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煅煉，土再見水，復化爲泥也。如經真火煅煉成器，則不壞矣。如磚瓦曾經火煉，亦可千年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抛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捨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爲至言，學者其審之。

又曰：汝等又不端的做修行，更不知宿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爲塵勞虚誕，即生退怠，甚可惜有福出家，左右退不得，若無福出家，宛宛轉轉，須教退了，不能成就。

于清風曰：一意不離方寸，如何？師曰：此真空也。難言難説，待明珠，價直百萬，我欲買之而錢雖未足，須日夜經營，勤用儉求，積聚財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無，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宿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怠，聖賢不能度脱。若不退怠，今世來世，累世提挈，直至了達耳。我無宿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真，皆是宿緣，則十年五載之間，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功之未足，則道爾心上除了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除，不名清浄，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上校勘，自有真師來度。

又曰：天真皇人云：煉神、煉氣、煉形，三件都行了，爲天官、火官，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是也。古人曰：初念住，二息住，三脉住，四滅盡，入乎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錐也。妙哉！妙哉！塵勞見後若做些小，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亦不著他。

又曰：悟道之人如農家之積粟，自一合至萬石。又如世人之積財，自一文至萬貫。如此惜氣不損，則積氣自神矣。

又曰：性體虛空，方於正念。清風曰：若不到真空，陽神難出。師曰：未到真空，陰神亦出不得，難處做好。過，乃功行耳。清風曰：淨處做好。丘曰：鬧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世功夫。

姚真人問：漏如何？丘曰：若體到真清真靜，自然不漏。

劉道堅問：修行內腎熱而心涼，滿身發熱，如何？丘曰：聖賢提挈過也，後來眼裏見者，耳裏聞者，不得執著。又曰：空中只見人頭落，乃金丹就也。

又問：胡城王出家幾年？答曰：三年也。爾不識字，休學文亂了修心，且發三五年苦志，莫言是非，且搜己過，休起無明，休愛華麗，絶盡貪嗔，屏除色欲，瀟瀟洒洒，便是道人。

又曰：神定氣和，乃是見性也。但瑩淨與月無異。若人問有象，以無象答之。若問無象，以有象答之。若問有無相參，玄之又玄。

又曰：功虧行少，只得歸蓬島。五百年後再來人世積功，天上功行難積，人世功行易積。上士得道，超三界外，不居蓬島。

或問曰：修行在志，提挈在聖賢？師答云：全在志。若無志，聖賢門户爾，乃教初根小器人。若如何提挈。又問：如何是志？師云：勿令念起，乃志也。又曰：初做道人，下七八年苦志不退，雜念不生，莫忘初志，旋添決烈，遇魔不妨，聖賢暗中照顧，不肯壞了修行人。

又問内外日用？丘曰：捨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絶盡思慮，物物心休，乃内日用。次日又問内外日用？丘曰：先人後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時中時時覺悟，性上不昧，心定氣和，乃真内日用。修仁蘊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

又云：耳裏聞的，眼裏見底，皆不得執著，在意修行，聖賢暗中提挈。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内腎熱，熏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

又曰：我等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别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看他。

又曰：有一等道人，丹田搬運，亦是下等門户爾，乃教初根小器人。若性到虛空，豁達靈明，乃是大道，此處好下手，決要端的工夫。

有人問：調息綿綿如何？丘曰：但令如龜喘息，乃是道人活計，不可著他。古人云：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日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又舉馬師父在日，有人參住世延年。忽空中人言：汝等小器耳。禪家言清静兩箇字，是兩車糞土。色身元有限，情欲浩無涯，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丹陽真人曰：即業根深重，業深不盡，道可冀耶。又有房中採戰之術，耗亂精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録，

跡墮酆都也。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胡爲死作令神泣。世人恣情貪欲者，身雖未死，而神已泣矣。中牟白沙鎮有趙三公，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是修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爲内功，亦假外生。仙道真實，人道貴華，仙道人情直相返爾。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清潔，終身永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内固精神，内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天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福慧相須，慧爲燈火福爲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生。故達士寧損其身，不損其福。世之人雖天資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元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爲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亦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古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爾。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宦族李原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爲吴山縣土地。又解州平陸縣李得和，與衆結靈寶會，祭祀亡魂，有善功。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賫天書，開示體。然則人之爲異類，異類之爲人，或神有此明，而物乃目擊之事也。經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爲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尚千萬人中，無一二皈依向慕者，况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郝太古真人語〔錄〕

既是出家，須要忘憂絶慮，知足常足。一日二升之糧，積之何用。一年端布之裝，身外何求。一日之閑，一日之仙。道沖而無欲，神定而氣和。爲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日月不速，人自速之。

勇猛剛强不肯，而低心而下意。遊歷他方，不如獨坐而守道。浮名浮利，不如逍遥而寂淡。飽食珍羞，不如糲飯而塞肚。羅綺盈箱，不如粗衣而遮體。榮華宴樂，不如超然而守靜。臺，不如安閑而有素。非義得財，不如貧窮而自樂。口能辨論，不如終日以無言。説古談今，不如抱元而守一。常懷舊多技多能，不如絶學以守拙。怨，不如洗心而悔過。道氣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出入涓涓，太虚妙本，得魚忘筌，牢拴意馬，壓定心猿。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也。

又曰：日用者，静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卧，皆是道也。晝夜見前，須要不昧。若睡了一時，無了一時，日有功無睡，千日功夫了也。人言，有宿骨也。

又曰：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爲不見性。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何爲如此，緣有心病也。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説，心生怨謗。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復，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損人道緣。第三心病，見高明者，嫉妬百端，見老幼心。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强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除此五病，低下參訪，必得其真。未能大静，且守本分，未通大理，常看經教，未能動人，只合守静。稍得薄緣，莫忘性命。能如此者，進道尅日成聖，不能依此者，決墮酆都，不得人身，披毛帶角，永作六畜，九玄七祖何日超昇，緣汝敗道故也。夫七真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窮究龍虎會合，萬端不可盡録，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夫吾道以開通爲基，以見性爲體，以養命爲用，以謙和爲德，以卑退爲行，以守分爲功，久久積成，天光内發，真氣沖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虚披鶴氅，枉玷教門。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者，欺誑百狀。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機心巧詐，好佞狂圖，不當來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今時情性，已作兇徒，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知道理，轉黑爲白。師父開下教門，望箇箇修仙。吾今徧觀門人，多多造業，妖言妖語。或作入夢出神，盖觀修堂，記師家名姓，引著一隊業家婆，將著幾箇憨漢子，胡言亂語，説誘他人，合眼緘唇，推心辦道，惑昧會首，假聰明强知解，只知説是説非，不知罪福，不思辦道，縱頑心而不善，將來陰司業報，看待推誰。莫嫌苦口是直言，此是修行之良藥。欲入吾教，先要修心。心不外遊，自然神定，自然氣和，氣神既和，三田自結。三田既結，芝草自生。要得完備，勤謹而行。陰德伏鬼，陽德伏人。二德既備，道果立成。前輩惺惺李仙、咸陽王仙、

隴西李仙、成都王仙、相州趙仙、滕州馬仙、徐州老仙，其姓名甚多，皆是豪傑之徒。自入道之後，低心下意，苦心堅志，奉師如神，敬友如賓，口不出戲言，身不爲諂事。守師奉教二三十年，以致了達，脱形仙去，爲教門之眼目，豈不偉歟！今之學者，不奉師，不敬友，見賢則有憎妬之心，見愚則有戲狎之意，不學好事，徒生勝心，此等之輩，生爲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兩枝角或有或無，一修尾千定萬定。九玄七祖，盡遭塗炭，冰池有寒冷之苦，鑊湯有熱惱之憂，劍樹刀山，千生萬死，莫待臨時悔也。

真仙直指語録卷上

真仙直指語録卷下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

清和尹真人語〔錄〕

出家人要計較心，朝日有多少惡念。不則酒色財氣是欲心，但從來愛的皆欲念，但好一物，須要捩過，自然心地容易降伏，漸得安穩。人皆言得道甚難，若修行人捩過心，冷清清地，大凡人成則忻忻，敗則慼慼，若此兩者，戲若平等，便是了心地人也。

又云：玉陽大師主教，有人參口訣。大師曰：齊修萬行真口訣，聚神一氣撞三關。到長春真人掌教更別，但人要傳道，只要外積陰德，内固精神，更待説甚麽。

又云：修行人行到是處，行也得處住。聖賢教動處住，不能静處住。聖賢教静處住，不敢動人，聖賢不管。聖賢教人行到是處，行也得若不論前程，汗漫過日下，稍空休了也。但一針一草，皆在聖賢。若煉心人，有自然衣，自然食，不須苦求，聖賢暗中斡運。既是修行人，端的下功夫，聖賢不教錯了。

又云：凡有名相則有動静，有視聽則有休咎。曰白刃臨頭而不驚怖，亦不動心，若承當得過者，乃聖人之勇也。假如煩惱也，則死了也。但一向懽喜，知是自己前世中少的冤債，須要還了。

又云：自古聖人，皆從貧苦得來，不自富貴中出。凡人清貧者，學道易降心鍊魔。若富貴者學道，則淫欲心多，勝心大，自然萬兩金易銷得。若不動心，不貪不愛，不著無心，則銷不得。大凡人成則忻忻，敗則慼慼，若此兩者，戲若平等，便是了心地人也。

又云：玉陽大師主教，有人參口訣。大師曰：齊修萬行真口訣，聚神一氣撞三關。到長春真人掌教更別，但人要傳道，只要外積陰德，内固精神，更待説甚麽。

又云：修行人行到是處，行也得道，坐也得道，坐卧行住，皆得道全。要福但舉好心，自然易積福，福廣道自應。若供養他人亦合道，争功奪福、打勤勞亦合道，先人後己亦合道，苦己利他、遠情去欲亦合道。但常用好心便

合道。只爲人不肯依，但遇箇境，觸著得。但有益處舉心，自有功行，暗中聖賢不錯不能見。喻如做塵勞，常常亦早昧了，怎得道應也。要體道，休要暗了怎麽做，便得功行。

又云：丹陽師父曾言：殺一百牛，不大殺一人；殺傷一百人，不大錯指一修行人。或因争箇鑊子，便又争箇枚子，便又競早生煙發火，折證是非，怎得有功。若修行人苦己利他，好物教人使用，歹物自己承當，但苦處、重處、難處，自己先做，功行最大，便是有道心的。人人説要傳道，道本無傳，但説傳道便是怪人，參的人亦是怪人。

又云：箇箇只要俺説玄妙，玄妙不可説，要自悟。雖然説得，不行也不濟事。修行人非一世得了，得了道者，皆宿世有功。修行人但依師家教言、直言語録，做修行不錯了，打塵勞亦是功，接待亦是功，除情去欲、看經亦是功。但有益處做，皆有功行。然今世功行未圓，來世後世聖賢接引。丹陽師父與祖師，三世曾爲伴，十世做修行，但出頭來便悟正教。累世積功累行，方可今世了達。其餘師家亦然。

又云：修行人做事，全要肯心承順，便有功行。但積功行，自心不知，暗中聖賢積累。但有益處做自有功行事，到頭來全在頭上，要不辨別自有功行。若不承當，怎得有功。修行人若有妄心要求行，求行難有，皆是無心而

又曰：萬物中惟人最靈最貴，却有千生萬死。喻如眼中觀物，爲無正主，性著於物，是物上生心謂之生。又耳内聞聲，性却逐聲，聲上生，物上却滅。又鼻聞香，性著香氣，香上生，聲上却滅。又舌嘗味，性著甘味，味上生，聞香處却滅。身好衣袂，衣袂上生，甘味上却滅。意好思慮，思慮上生，衣袂上却滅。但舉一念處爲生，絶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功夫，人心上千頭萬緒，縈繫其心，便是千生萬死也。若要絶生滅，但舉一念，先用覺照，照破萬緣盡是虚假，方可物境不能染住，久久行持，覺照亦忘，心上自清静，清静生無爲，無爲自然合大道矣。

又曰：師父長春真人，轉展苦志修行人苦己利他，好物教人使用，歹物睡。只爲福小，不能心定，自後當過二鍊魔，惟恐無功，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番死魔。一番浄身，自險死；一番飛石打折三根肋肢，又險死。在後屢曾病魔，撲折三番臂膊。恁般魔障不動心，越生苦志。但修行人，若有志越有魔，無志則無魔，當過一番魔，添一重福，但魔一番，心上明一番，性靈一偏。從承塵上落下一箇人，面前立地，長出一口氣。

又云：山東有張先生，坐環至數載間。坐次見面前落下麻楷一莖，因此上顧，至三番五番只不顧。忽一日，直詣長春師父處，問參疑心。見師父禮拜訖，當面跪膝，欲言環中的境界。師父早知，言：修行人若下功，但眼裏見的都不可認。見師父也不是，見佛也不是，見神也不是，見鬼也不是，見人也不是，見龍也不是，見虎也不是，

見一切天上星辰也不是，見地下一切禽獸也不是。張先生尚有疑心，只認爲身外身。又再問長生師父，言上件見的境件。長生師父問曰：你參丘哥道的言語便是，若修行人有的境界，但愛著他便是邪。一切境物中，只要不染不著，功夫到，道自應，便休疑心。張乃禮謝。

又云：出家人箇箇要參訪玄妙，每日一箇都不行。換教性兒敦厚朴實，鍊魔心地便是妙。若起一念見，要知覺念念覺回，一念不生是妙；人愛處要不愛是妙；人聞處要不聞是妙；人説古今興廢處，要不説是妙；不言是非長短是妙，不争人我是妙，不犯酒色名是妙，苦己利益他人是妙，説俗語財氣是妙，忘了憂愁思慮是妙，永處不説是妙，不起攀緣愛戀心是妙，永絶生烟發火心是妙，斷了取諢囂浮心是妙。但有一切舊愛境界，捩過不犯是妙。若依得此妙，便是微妙玄通，便是通玄達妙，便能通天徹地，感動聖賢。神氣沖和便是達道之人，除外更有甚麽。若依得此玄妙，何須别參。人只道更有玄妙，便要做神仙。若是此，當來這幾箇師家，於祖師處只傳玄妙便〔達〕道，何須受了千辛萬苦，鍊魔心地，十二年積累功行。既做修行，要實行方可圓成。

又云：出家人但進前程，休要疑心，若有疑心的人難進。假似出家十年五載之間，曾坐静，也曾起立因緣，也曾接待，也曾乞飯，也曾鍊睡，也曾住山，種種皆曾爲之，因爲不見應效，便生退志，自言與俗何異？只此便是疑心，如何進得。雖然無應驗，一志前程，更休退怠，直至終年，盡心盡命，合作福合結緣處結緣，常休縱放身心，暗中積功累行，聖賢提挈。

又云：三毒者，是人貪、嗔、癡也。貪嗔癡自欲而起。三欲者，食欲、睡欲、色欲。三欲既深，六賊侵害。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轉迴販骨，皆爲三尸六賊。既爲道人，須要捩過三欲。三欲既迴，六賊三尸自易降伏。若非剛烈不能斷決，直須著力翦除。

又云：一切有爲運行氣候，説些功法，都是伎倆。但有所學皆可棄，惟文書不可棄。文書只是箇照道兒，爲人心上未明，如天地昏暗，夜不能行，須要燈燭。若天地明朗，舉目直造。經者，徑也，是爲人開逕路。既心地開悟，文書亦不用。若殢著亦不是，及教門中一切緣事，亦不可著。但有所著，不能造道。如今修行人，爲疑心多，下一偏志，生一偏疑心，則是福小。若下志不了道，與不下志的一般，乾受苦。雖受苦，有般下志的人有頭畔，有盡頭，却有再悟。不下志的人没頭畔，不能再返。人只要問玄妙，却不窮究入玄妙的頭末兒，怎生入去。須要苦己利他，低下柔弱，迤漸習成。

又云：坐圜的，若瞻得一二十人，自己可以錯得閑受用，若瞻不得衆人，自己飯也難消化飯的。若不於難處一匙半匙求覓，却於成熟易得處喫來飽，又不降心，成群作隊，任自飄蓬，閑過日月，亦不濟事，這閑煞難消。世上人無一箇敢閑的，須要斡運營生日月也。

不閑晝夜，須走一遭，這閑受人供養，煞不小事。

又云：道人平等心也，不得皆有憎愛，有寵辱，有情欲，順之則喜，逆之則嗔。若到無心地分，須要有主宰，如没主人，不知覺透入別殼。人皆要得道，你試勘十二時中，一箇時辰是八刻，心還肯定麽？休得瞞心做事，如不瞞心便是道人。大道易知而難行，説怕難片時了，須要心地下功，全抛世事。即今乞化道人粧無心，却皆談話講是非，看經教論些假無心，聖賢提挈。

又云：昔日師家得道各有時，馬祖一箇境界來，早打不過，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没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不佑護，一箇境界來，劉師父半路裏得，譚師父半路裏得，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没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提挈。

又云：昔日師家得道各有時，馬祖一箇境界來，早打不過，劉師父半路裏得，譚師父半路裏得，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没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不佑護，一箇境界來，早打不過，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没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提挈。

又云：昔日師家得道各有時，馬祖一箇境界來，早打不過，劉師父半路裏得，譚師父半路裏得。人皆言得道通天徹地，亦有不通處，爲功行不同，各有階基。上得一重天一重，較別見不到處，聖賢提挈。

又云：如今道人住好庵觀，引度門人，受人供養。早道有福是濁，福有盡，心清意静。若有一時安閑，是清福無盡。打塵勞是大功，降心是大功，亦不可塵勞爲是。如逐日塵勞畢，尋箇静處坐去，心上做功夫。然不到是處，天長地久，心上漸得安閑。即今誰肯降心，都縱心做事。如人道好稱揚自己，盡是要送福；如人道好稱揚自己，盡是要送福；如人毁斥打罵，盡是行道。如心定，有爲也是，無爲也是，無爲也是，有爲也不是，無爲也不是。

又云：《清静經》是人修行之要妙。若以有相解之，入去不得；若以有爲解之，亦入去不得；若以無相求之，便入去得。言説不得處是大道，最爲上乘人。無心是第一著，若與心相競費力，以法治心，〔是〕有爲之法。以道治國治身，乃無爲之道也。

又云：修行人不喫著好的，更不生烟發火，是積福；如要好的喫著，更生烟發火，辯證是非，動人心，是散福。如將自己錢物都使了，若衆人羨愛，與本人增福，福廣則安和也。夫三欲者，食欲、睡欲、色欲之中，食欲爲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二三分飯，氣候自然順當也。俺在東州時，少的先生三百衆，後逢官魔留得三箇。如今年少的，多有一志不退，都是有福的。

又經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相悟即真人。只言坐是道，假如身坐心被物轉了，至如打塵勞斡運，早不如心定，行住坐卧皆是道。只要心不動。世人譬如一箇銚子，兩箇耳，一箇觜兒，權將使用，或一日打破，復入鑪中鍊成金汁，匠手隨模鑄成器物，你此時怎言我是銚子。若一日眼光落地，望後世再得人身做，決難。若心清意静不動，天下不得。若心降心，喫本人增福，福廣則安和也消得。

又云：長春師父言：覷那幾箇師家，福慧相貌皆勝自己，遂發心下三年志，要鍊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著一對麻鞋，繫了却解，解了却繫，每夜走至

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後習至五十日不動心，真心常明，便似箇水晶塔子。或一日却倒了更起念，師父啼哭，自是福淺。後長安統軍請齋，至夜走失三番，師父自知福小，不能了道，經天魔又五帝大魔，飛石打折三根肋肢，亦不動心。後至聖賢，聞空中人言：你二月十五日早別通天徹地，觀見天地山河，如同指掌。

又云：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時八箇時辰不教昏，後至九箇時辰，外有兩箇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令自在，昏些少。恁般過日月，自後七八日全不合眼，只喫二三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馬師父云：稍令自在神丹露，略放寬容玉性枯。

又云：馬師父云仙有四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皆有宿緣。如去後或居十洲三島，名山洞府，隨功行安排。功大者升爲天官，功小者或五六百年、二三千年，再來人世上積功累行。便無功行，一志清靜，到頭亦有歸止處。布施供養，結緣造福，有爲功德，乃得人天之果，却輪轉也。

又曰：修行人有言無罪福的，若十二時中不起凡心，方可無罪福。有爲者但有微行，不可積無者，但心上有米顆來塵事，速當翦除。心若不動則神定，神定則氣和。三年不漏中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亦在人九年不漏大丹結，無福不能成。

真人云：俺初在家，見天下人過。修行人有大忌，見他過，莫爲他人，和自己壞了。一切萬事皆是數，須要般般放下。有大過者，有不及者。聰明者是一功一行，更不動心。守道三年，人多馳騁，可以伏藏；淳朴人多執著，可以迴轉。凡修行之功行，更是穩坐。昔日坐環先生，一日十二時中，不敢放令自在，如囚人一般。若求富貴，與人争名利的要不言；別人是非，自己要不是非；別人觀色，自己要不觀色。俺終日忘言而守道，心上清静的人，如伯夷、叔齊、許由、巢父打破，此乃是最上乘一著。至如粧點假無心，也勝如有心的。學道假除假，修真空練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又云：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間只點頭。若是更和頭不點，也無煩惱也無愁。

又云：師默念經，不吹火，恐損神氣。參聖争西南上卑位，坐則争近下容易處，都依得。纔觸著，又早生烟發火，叫喚却不損神氣。

修行人爲不養父母，更不爲國家用力，乃無用之人，消他天地間有用之物。不得因此麻衣紙襖，乞化殘餘，食用世間無用之物，便不了道，亦没罪業。若受人供養，如不了道，須索還他口債，如人氣力盡，行不得。若相救助般放下。有大過者，有不及者。聰明聖賢盡知。修行人若没心，易過日，功行都有也。人則爲心静處却思鬧處，鬧處却思静處。俺當時終日忘言，人道俺高傲。若求富貴，與人争名利的人，則是高傲。俺終日忘言而守道，心上清静的人，如伯夷、叔齊、許由、巢父一般，便無功行也好。俺持一志清貧，教門事大。

修行人打熬睡眠，若物上心肯休歇，更事又不愛，飯食減少，心上輕快，自然睡少，容易打熬，便又些少昏，也

不妨事。若物物頭頭愛著，更要好的吃著，不減飯食，推在這相也睡，推在那相也睡，便坐些也不濟事。如不睡是志，往前有進境界。別也有一等人，言你坐箇甚，是捏怪。爲他進不得，是沒道心。

古人云：禽死因毛翠，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穩過平生。

又云：夫嬰兒之始生，受得一點靈光，本無罪福、無喜怒、無寵辱、無是非，被先有之人，教得争高競下，是非人我，便是昧了。得悟之人除去情欲，返朴還淳，一志保護真氣靈光，心於存道，雖然無功行，來來往往箇箇明之神。

又云：性要養成容易，養多則功多，養少則功少。如何是養？只要不動心。修行人若識心見性，易過日；如不識心見性，逐日心上煞受苦。修行人不論心地，却論甚麽？最爲上根人行的，爲人不悟不行。聖賢慈悲，恐隨了人，教打勤勞、接待供養，苦己利他，柔弱低下，不教空過日。積德作福，福廣則自然心地安和也。

丹陽師父爲慈悲上，直指人心地下功，全抛世事。此最上根人行的。修行人都有初志，十年之外都縱心，向有中尋有，尋不著，向空中尋，又尋不著。但降心有始有終，更待尋箇甚麽。大凡性兒在脚，頭上脚上，無見眼前的，不見眼後的。一性偏滿十方，一體同觀，若著的盡是邊徼，要活潑潑地。三年不漏下丹結，目有光明。六年不漏中丹結，出得陽神。九年不漏大丹結，飛騰自在。皆不出寂滅，性性中隨飲啄，六般神用空不空。又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無病亦然，猶如避溺而入火。

凡打塵勞，須消了逐日飲膳。如不打塵勞，更不降心，欠下口債。如搖不動，修心煉性，暗積功行，柔弱低下亦然。如用心打塵勞，要福設如化飯，要辦道，設修行人見人布施懽喜，見人將自己財帛煩惱。那的是逐日降煉性處，自己幻身尚不屬我，惟一點兒真性是自己的。如有緣行緣，如無緣坐地養道去。釋典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明色非色。人爲六根妄動而不能神。六根者，眼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聞香臭，舌不妄嗜滋味，身不妄貪細滑，意不妄遊思慮，一心不動，物物頭頭左右護持，不傷自己真性。人爲六處走失，把捉不住。若不走失則神聚，神聚則氣聚，氣聚則命自保，能成大丹。

閑人心閑，最好道心堅固，打塵勞一志，盡心一同；化飯一志，盡心亦同，作道士一志，盡心亦同，只爲心有千差萬別，教人接待，爲心好則有福，積儹稻糧，教過往人喫；種些蔬菜，教過往人喫；栽幾箇樹，樹下教過往人歇，則是儹福。亦不如希心養道爲難行，教人接待，接待亦好。昔日大都裏有箇菜園陳，也説不得玄妙，也看不得經書，也無私無典，師父曾提挈上天。

真仙直指語録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04 諸真内丹集要

經名：諸真内丹集要。玄全子集。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諸真内丹集要卷上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

老子函谷關記❶

始青之下日與月，兩畔同升合爲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色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沙門得之以禪定，黄衣得之以超逸。子若得之慎勿失，既往復之身將滅。升於幽關三曲折，入彼命門形不僇，淵乎深兮難致詰。日月本是乾坤精，萬象森羅盡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復還生。生兮滅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復推遷，卦象爻銖都在此。水銀一味分爲二，匹配陰陽成既未。既未復還爲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紅鉛黑錫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取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顛倒兩般總成還，火龍變化成天仙。學道之人自思己，貪財好色莫相傳。函谷關頭梁山口，吾今鐫石留此言。

鍾離正陽真人還丹歌

一母産兩子，一男復一女。男是陰之宗，女是陽之主。陰來陽既住，不失本宗祖。脾磨食自消，將得歸厚土。學者亦如麻，達者自今古。見龍不識龍，逢虎不識虎。龍不在東溟，虎不在西虡。若向一源求，昭昭知藏否。若向東西覓，有目亦如瞽。陽在陰之胞，陰在陽之肚。男白女還赤，自然成夫婦。種麻即收麻，種黍即收黍。向鉛隊不識鉛，白頭多辛苦。恍恍復惚惚，二物難可覩。杳杳復冥冥，三姓似親侶。情交是衆藥，氣合無言語。燒鉛汞自乾，亦如猫伏鼠。

張紫陽真人石橋歌

吾家本住石橋北，山鎖水關森古木。橋下澗水徹崑崙，人飲泉時馨香馥。吾居山内實堪誇，徧地盡種不謝花。山北穴中隱猛虎，出窟哮吼生雲霞。山南潭底藏蛟龍，騰雲降雨天濛濛。二獸有時鬥一場，玄珠飛伏見禎祥。景堪美，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醉彈一曲無弦琴，琴裏聲聲教仔細。可煞醉，勿人知，昏昏默默恰如癡。仰觀造化工夫妙，日遷西出月東歸。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陰陽合自然。識得五行顛倒處，指日升霞歸洞天。黄金屋，白玉椽，金童玉女侍衛前。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羅萬象見無邊。無晝夜，要綿綿。聚散周天火候全。欲知金丹端的處，尋師訣破水中鉛。水生火，火生水，水火須分前後隊。要辨升沈識主賓，鉛銀朱汞方交會。有剛柔，莫逸意，知足常足歸本位。萬臣齊賀太平天，恁時國富民安喜。此箇歌，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意。後來一輩學修生，即是存想并行

氣。在目前，甚容易，日用之中自家底。縱饒先輩五十年，問你從前學甚事。此一門，有滋味，服得之人妙難比。先可去病後延年，用火烹煎變陽體。學道人，自思己，休被旁門小法制。只知眼下嚇他人，不覺自身暗憔悴。勸後學，須勇志，莫徒抛家任他地。妙道不離自家身，豈在千山并萬水。莫因循，恣貪鄙，火急尋師覓玄旨。在生若不學修生，未必來生甚胎裏。既有心，要終始，人生大事惟生死。皇天若負道人心，沈我三塗爲下鬼。

馬自然金石誥

大海東頭紅日輪，青山幾度碾爲塵。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死生多少人。九轉靈丹非五金，若無神授恐難尋。欲知母子真仙訣，鍊藥先須學鍊心。何必燒丹學駐顏，鬧非朝市靜非山。時人欲覓長生藥，對境無心是大還。速養丹田速養神，好將陰德濟生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緣。金鼎開成一朵蓮。

又純陽真人大丹歌

三清宮殿隱崑巔，日月光浮超紫煙。池沼泓泓翻玉液，樓臺疊疊運靈泉。青龍乘火鉛爲水，白虎騰波汞作鉛。欲得坎男求匹偶，須憑離女結因緣。黃婆說盡千般計，金鼎開成一朵蓮。

純陽呂真人玄牝歌

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先地藏真土。含元抱一賴生成，一氣綿綿亘今古。華池神水天地根，鍊之餌之命長存。自古神仙無別法，皆因玄牝立其根。玄牝之門人罕識，想腎存心謾勞力。神仙破盡諸旁門，往往愚迷猶自執。借問如何是玄牝，兩腎中間一點明，逆爲丹母順成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泄盡。

又性命歌

鍊金丹，不達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基，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丈夫兒，把握陰陽爲本柄。性命全，玄又玄，海底洪波渡法船。生擒活捉蛟龍首，始知匠手不虛傳。

李仙君金丹賦

道本無象，丹生自然。既飛騰而見寶，遂服餌以登仙。擒二物於爐中，名爲龍虎；鎖五行於洞裏，別是山川。一陽萌處急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辰內管丹成，九載三年徒自守。世人若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邊。黑龜却伏紅爐下，朱雀還栖華閣前。然後澄神窺見影，三周功就駕雲軿。

死；日烏月兔，往來而自得長生。八卦旁羅，九宮森布。三百六旬，有變迁之節氣；二十八宿，無襲躔之軌度。汞伏鉛而鉛伏汞，難窮造化之源；陽生陰而陰生陽，孰辨推移之數。杳杳冥冥，中含太清。自無質而生質，本無名而强名。知其機者，能盜化工之用；味其理者，但惜真元之精。鍊以九還，能超凡而入聖；吞之一粒，解返老以爲嬰。嗟夫，古驟今馳，朝奔暮役。家家之白雪輕棄，箇箇之黄芽拋擲。素景去而不能駐，紅顔改而難再澤。思南柯之夢覺，富貴難憑；念北邙之塚高，功名謾立。彼有鍊朱砂而爲紫粉，煅黑錫以取玄霜。或餐霞而餌栢，或辟穀以休糧。舉曰至藥，誠非古方。何異緣木求魚，木愈高而魚愈失；鑽冰取火，冰益深而火益亡。殊不知身者氣之宫，氣者神之府。以真氣而續真氣，則神不散；以真精而補真精，則形有主。自然白骨生肉而枯骸還魂，可以追赤松而繼彭祖。

天來子青龍歌

天來本是清閑客，幼讀儒書崇仕稀，水流花落人空老。人已老，要修行，何須持戒與看經。但毋揀擇除憎愛，平等施心道自亨。要修行，甘忍辱，唾面自乾無報復。我若虧人禍自

早，莫待自身鉛汞少。一年過了一年

供，尤忌朝昏避寒暑。丹成後，可出家，洞府名山閱歲華。露宿風餐遊海島，雲鞋月杖翫天涯。要修行，休惹債，酒色財氣誰不愛。常人愛著損精神，我若愛時無障礙。我愛酒，有仙友，不用方升并曲斗。雪山一味好醍醐，傾入葫蘆頻到口。我愛色，與人別，不向洞房深處歇。煙花堆裏隱神仙，靈山會上尋迦葉。我愛財，有道來，不買佳人美貌才。買箇嬰兒并妊女，終朝清淨坐臺丹。我愛氣，有威勢，不似項王爭霸位。東洋海底斬蛟龍，西華山頭誅虎兒。龍能吟，虎能嘯，捉虎擒龍有關竅。恐君不信問觀音，龍女獻珠明道妙。龜能飛，蛇能舞，隱在北方號真武。陰陽混作水火精，仙聖降歸爲道祖。性之根，命之蒂，同出異名分兩類。合歸一處結成丹，還爲元始先天氣。命之蒂，性之根，元始巍巍太上尊。取來鍊作長生藥，一粒教君性命存。日之精，月之華，隱在西南離坎家。捉來鎖在乾坤鼎，翡翠雲生罩紫霞。月之華，日之精，玉兔金烏兩曜明。西去東來無定向，二弦合處大丹生。陽神魂，陰神魄，魂魄相藏互室宅。要尋魂魄到乾坤，仍向坎離翻日月。陰神魄，陽神魂，識者先從戊己門。戊己門中有真土，須憑玄牝立其根。水向鉛，只一味，元來即是性命夫。道祖玄天聖誥文，分明龍虎是全根，隱在先天心坎內。誰期一日青山夢，六合中藏萬古真。君不見，上天請觀晉伐旌陽，又不見，蓬萊昔日唐朝呂洞賓，至今猶自尋人度。

天來子白虎歌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若也有人知此意，便堪飛舄見元君。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烏飛北海頭。月落烏沈尋不見，廣寒宮內倒騎牛。玄牝之門鎮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關無鎖無人守，日月東西自往來。鉛鼎光生影射簾，江山白雪落纖纖。瑤池宴罷歸來晚，偷得蟠桃一顆甜。採藥要明天上月，修丹須識水中金。月無庚氣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心。不死谷中親下種，無根樹上自開花。結成一顆渾淪果，吞入丹田似火霞。人生七十古來稀，卦氣將終莫可追。下手速修猶太晚，無常臨限悔來遲。富貴貧窮命有無，修行辦道暗乘除。人生不作神仙侶，枉做男兒大丈夫。道祖玄天聖誥文，分明龍虎是全真。誰期一日青山夢，六合中藏萬古春。巍巍六道本無情，一氣纔分萬化生。同出異名爲道本，異名同出是丹名。白玉城頭運玉液，黃金鼎內種金蓮。一時火足丹成易，十月霜飛藥要堅。山頭虎嘯風生處，海底龍吟浪起時。虎嘯龍吟交戰罷，風恬浪靜產嬰兒。青龍跨火翔朱雀，玄武飢吞白虎金。顛倒坎離由戊己，抽添須藉丙和壬。半斤真汞半斤鉛，正值中秋月上弦。若遇子初休要採，如逢望遠不堪言。視之不見未爲盲，聽爾無兮乃謂聾。若解見他如見己，聽如不聽是真聰。玉兔東沉翻作熱，金烏西出反生涼。自知顛倒玄中妙，莫較人前短共長。顛生倒，倒生顛，生箇嬰兒没姓

名。要識嬰兒誰氏子，先天先地混元精。奇器生成果妙奇，包含萬象合天機。星辰日月隨機轉，倒過乾坤也不知。上德無爲無所作，下德爲之有以爲。若要道生居上德，須從下德造根基。偏見休誇廣究參，未明根本莫高談。真本真根乾坤是，識得方知道不難。

劉海蟾真人還丹破迷歌

傳聞世人有金丹，學者如麻達者難。不在水，不在山，元來只是在人間。咫尺還丹人不識，子後午前氣裏覓。扣齒擊鼓數千般，要覓金丹轉見難。閉目藏睛猶定思，口内出時聽不得。將爲此法便上天，元來痛痒不相干。百日行氣不見功，只到老死一場空。聖人行氣自消息，身命不從氣裏得。閉氣肚大面又黃，謾將行氣勞心力。何人行氣得升天，甚人行氣得延年。千人行氣千人死，烹鍊金液不如此。神仙大道只憑丹，一還可以住千年。三十六氣安神法，子後午前無住歇。又嘆愚人愛參禪，一緣一會鬥巧言。言盡口訣難免死，真箇佛法不如此。真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二氣成合一粒丹，更於何處覓神仙。真鉛真汞真龍虎，不識刀圭到處知。上德無爲無所作，下德爲之有以爲。若會法，一句言，便知鉛汞識金取。若會法，一言非難會，人心狡猾生朦昧。眼前覷著不認真，認著行氣悞子身。妄識行氣幾時通，金丹百日便成功。三田長得黃芽在，萬年之中身不壞。子後當行四箇功，陰陽相下總相通。外取陰來陽有裏，顛倒思量全在己。左手捉著青龍頭，右手拏住白虎尾。一時入口漸甘甜，方知此物能香美。只此便是水中金，妙達玄門具箇理。

諸真内丹集要卷上

❶此標題有誤。應爲『純陽真人金液還丹歌』。

諸真内丹集要卷中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

王母口訣

飲食不止身不輕，聲色不止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兮神不成。其要妙者，不在身。妄識行氣幾時通，金丹百日便成功。三田長得黃芽在，萬年之中身不壞。子後當行四箇功，陰陽相下總相通。外取陰來陽有裏，顛倒思量全在己。左手捉著青龍頭，右手拏住白虎尾。一時入口漸甘甜，方知此物能香美。只此便是水中金，妙達玄門具箇理。

太上内觀正訣

生不生爲體，

如生者是人心，心者有三心，過去、未來、見在者是也。過去心生者名為想念，見在心為思，未來心生者名為逐境。此三心者，晝夜不停，勞神損氣，喪人之真靈，昧元初之法體。輪迴萬劫，皆是三心，古往今來，誰能得脱。若要得離，悟父母未生之前本來面目，有箇甚麽，非心非念，物我兩忘，自然合道。故曰生不生為體也。

滅不滅爲用。

滅者諸慾不生，萬緣齊斷，心念兩忘，為之滅也。不滅者，是人之真性。真性者，道之用。道者，性之體。體用分明，應物不昧，頭頭脱灑，性顯心亡。故曰滅不滅為用。

體用得真常，

得真常者，每日不間斷是也。

真人自無夢。

無夢者，時時在道，自然無夢也。

前念爲賓，

賓者，客也。心者，名為客來休接待，便教過去是也。

後念爲主，

為主者，知念撥念是也。

念起不着，

不着者，就路還家，本無根緒。《清淨經》云：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非色非象是也。

前念爲念，

前念無風起浪也。

後念爲照，

照者是水，水落還源。

除垢止念，

止念滅不滅用也。

照心守一。

守一者，常德如始，得意忘言是也。

唯滅動心，

常知常覺。

不滅照心。

不滅照心，定慧圓明也。

照心不滅，

照心不滅者，在慾無慾，居塵出塵也。

體若太虚。

體若太虚者，視之不見，聽之無聲。注云：離種種邊也。

但凝空心，

空心者，内外無着也。

不凝住心，

内觀其心，心無其心也。

動則用照，

百花林内過，一葉不黏身。

不依一法，

父母未生已前，非心非法，有甚不是也。

而心常住。

内想不出，外想不入。

沉空寂而無照，

忘無可忘，無可忘也

動被物牽。照而無寂，

則知其動，不處其靜，認識神為主，轉物不離故也。

寂照兩全，

清静合道也。

洞合道源。

明明朗朗，神定炁冲，薰蒸百脉，無所不至，遍滿周天也。

寂照兩泯，

人牛不見，超證無方也。

清風滿軒。

正達無為，返本還元。

有生不生，

萬緣齊斷也。

有化不化。

浩劫常存。

生者不能生，

身如枯木，心似寒灰。

化者不能化，

性住命停也。

故能常生常化。

常生者，陽之炁。常化者，是五穀之精，陰得九陽真炁，乃自化也。

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無時不生者，是心火時時下降。無時不化者，得腎水刻刻上升。冲和炁透，遍滿周流，得觀内境，常無間斷。鍊精化炁，鍊炁成神，鍊神合道。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也。

玄元口訣

黑鉛紅汞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血，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

一是鉛，又為君。二是汞，又為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汞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性，異族同群。白汞作腦，黄芽為根。化鉛為粉，鍊汞為塵。

陰居陽位，陽數陰匀。月盈日昃，寒暑區分。開設法像，赫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長存。

鼎器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均。腹三臍，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内一百，善調匀。陰火白，黄芽銀。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即歸一，還本源。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意静，心意清静則萬法自然歸其根源，即先天也。無形之至精，保性之命，皆一氣也。精神即性命之本始也。此一靈真性，蓋為心所昧也。純一之性而安。性命本一，變動為二。今之學者各執一邊，若要成全真大道，無非性命合一，欲得性命合一，直須心清意静，心意清静則萬法自然歸其根也。今凡世之人，不能全其性命，而了其大道者，何也？蓋因心逐物移，性被物轉，意慕色而命為色喪。出此二境者，着小術而有動有作，執邪法而妄修妄為，須有金丹藥物之名，抽添採運之字，萬種千般，總為異號耳。若知金丹無相，藥物無名，火候無時，抽添無作，能如此者，莫執一法，休着一邊。赤灑灑不存一毫，露堂堂靈光普照，始達自然之路，方入大道之門，便知無為而為，是名不採之採。假如養命不知性，如谷中之至神，主命之一靈也。命蒂之根

金丹火候祕訣十二句

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迴甚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復還生。生兮滅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互推遷，卦象爻鍊都在此。水銀一味分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爲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

純陽真人云：大哉一十二句，契合五千餘言。始初本性，乃元宗元相之採。假如養命不知性，如陰鬼無光。若

能性真命全，名稱道德之仙。

〔金液還丹歌訣〕

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天翔登天丘。
赤黃之物成須臾，當時雌雄分亂珠。
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與我俱。
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沉浮。
汝其慎敬必來游。

凡欲修真養性，行道紀形，結炁成神，始終無窮者，莫先乎靜。故性靜以為生。以為定，神靜以為變，炁靜以為精。將靜之時，反聽内觀，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為之見，無聲之聲為之聞，無味之味為之甘，不言之言為之教。神景為之降，福德為之臻，和氣為之應矣。子欲靜神，先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精鍊己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入室之後，或丹蛇來注子心，或王母來降，或道身應見，此皆身中之神試子耳。但勿驚怖，有問勿對，有所傷犯亦勿為懼。但安心定意，其物自去。經二十五日、四十五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並有神來，皆是試子。但安心勿對，不能為害。若生怖懼，為試不過，則失道矣。戒之慎之。一百八十日後，室内自明，安危存亡，無不預知，身中宫府，一一皆見。二百八十日後，萬病皆除。一年之後，瘢痕皆滅。千日之後，形神俱妙，與聖合真矣。

金丹證驗

一者，下大工夫，須是謹守百日，處於靜室，外無所着，内無所思，身如槁木，心若寒灰，萬緣頓息，與太虛同體，以靈光爲用，晝夜慇懃。三五日間，自然心定炁和，喜悦無窮，謙弱恭順於人。聖人言五日一候也。

二者，忽然覺心火下降，腎水上騰，五臟生津，百脉通流，心經上湧，鼻中流濁不止，口中臭穢，腥臊噁逆。腹中常常升降，雷鳴電激，風雲發泄，前後俱升。

三者，坎離交媾，精炁逆行，乃得百關開通，四肢百脉和氣流行也。

四者，夜間如晝，隔墻見物，預知人事，上見天堂，下見地獄，物不能礙，乃是靈光所至。

五者，夜間丹田炁生，前通炁脘，後通密户，頂上紅霞繚繞，眉間湧出圓光，眼中睛明流溢。不得爲怪，此是藥力所至也。

六者，智神踴躍，自歌自舞，口發狂言，著撰詩詞。不能禁止，乃是三尸所使，若不守之，前功俱廢也。

七者，或喜或悲，逢人談笑，論玄説道，亦是三尸鬼惑亂也。

八者，雖是百關開通，其中五穀炁未除，陰炁未盡，疾病未消。修行之人，須要與天盟誓，精心百鍊，斷絶愛念慳貪，除去人我，與物無私。正念見前，内外如一，奪天地之正氣，抽陰換陽。

飲食或多或少，鼻中流濁不止，口中臭穢，腥臊噁逆不常。次漩下，如酥酪油膩，馥鼻異香，諸人皆聞也。小便漩下五色硃砂。此是盜得萬物也。若不

謹守，炁有走失。心若懈怠，體弱心虛，三尸齊起，六耗皆來，擾亂心神。靜坐生疑，懼怖不安，睡卧驚悸，惡境無窮矣。

處於靜室，大忌臭穢、諸般香味、餘雜之炁。又忌生冷硬物、鹹美辛酸之物。若不避之，五臟之真炁却有損壞也。

若五臟炁生，升降無滯，百脉流通，元氣充腹，自絶飲食，不飢不渴，漸覺困悶，不得爲怪。七巳已後，氣力轉加，神清炁爽，晝夜無寐，直得萬神栖寂，炁歸元海，飲食自進矣。

既食五穀，大忌諸味，有損生炁。爲初漱之炁，不能敵穀炁也。

忽然染疾，邪炁攻心，三焦不和，五炁不生，三關閉塞，飲食減少。寒暑有時，進退不常，口中酸澀，上又不降，下又不升。心肺之間，積聚成血，忽然逆吐出紫黑血三兩椀，其病漸退。

津液忽然上腭，而降下重樓，頃須嚥之，異香甚美，洗滌三焦，五臟六腑、百關神穴，盡皆玲瓏，自然沖暢。三田返復，銀河朗朗，珍珠迸湧，萬病自消，此填補天損也。

每年食五穀，口中常覺香味，心神和悦。一着循環，百脉皆順，四時安泰，自然合天地運動陰陽之數，日月往來間隔之期，晝夜返復，不失其數也。

耳内風吼，心中驚恐，雷轟電掣，周身火起，鍛鍊金精，群陰潰散，三尸滅跡，丹田炁和，中宫神聚。内不見性，外不見形，恍惚之間，如猫捕鼠，杳冥之内，似鷂攫兔，其火過清涼也。

飲食減少，漸生羸炁候，或生或下，臍腹疼痛，兩脇如錐刺，六腑如裂帛聲。此是臟腑宿疾，藥力攻擊，一時發動，常是焦渴。以甘草湯服之，切忌諸般也。

五神不清，胸膈含悶，心中恍惚，睡卧不安，不得爲怪。但要專心守之，其病漸退也。

偶爾百關通利，萬神聚會，五炁皆融，歸於元海，自然俱定，呼吸不從口鼻，脉息不在寸關，此真大定也。若定得百刻全功，便是大羅神仙矣。

成生疾身體，如火氣蒸燒四大，日夜間迷悶不省，百節酸疼，痛如敲碎，火氣燒鍊，筋骨如綿，偶爾間汗出無事，此真脱也。

只得水火同鑪，五炁俱一，四大無陰，純陽流注，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五行無用，神遊仙界，物外逍遥。

真炁滿足，自然無陰時，後神光罩體，百脉冲和，樂聲千派，已絶陰魔，是謂修真之應驗也。

行處自有聖賢差委，金書紫詔時有到來，身在凡而心在聖也。

金丹類名

運入中宫，謂之攢簇五行。

一身心不動，謂之降伏龍虎。

龍吟則精凝，虎嘯則炁固。謂之保固靈根。

以精炁喻龜蛇，以身心爲龍虎，打成一片，謂之和合四象。

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併。以情御炁，謂之水火交。

鍊精化炁，炁化神，神化虚，謂之

三花聚鼎。

舉心動念，謂之玄牝。

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炁，謂之水中金。

外境不入，內境不出，謂之固濟。

寂然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

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內魔，謂之野戰。

洗心滌慮，謂之沐浴。端坐習定，謂之採取。

抽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謂之抽添。

四大五行不著處，謂之玄關。

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光，謂之真種子。

神居乾宮，炁居中宮，精居坤宮，謂之三宮。

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謂之三要。

身爲鑪鼎，心爲神室，鉛汞爲藥物。

身中上而炎者，謂之火，精中之炁也。

身中下而潤者，謂之水，炁中之液也。

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謂之既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降，謂之未濟。

真鉛謂之嬰兒，腎中精。真汞謂之姹女，心中血。

胎息謂之黃婆，脾中涎。

情性謂之夫婦。

元神歷劫不壞，如金之堅，愈鍊愈明，謂之金丹。

九乃金之成數，情屬金，情來就性，謂之九還。

七乃火之成數，神屬火，鍊神還虛，謂之七返。

心澄意定，性寂神靈，二物成團。

三元輻輳，謂之成胎。

愛護靈根，如龍養珠，如雞抱卵，謹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釐有差，前功俱廢。

陽神出殼，謂之脫胎。

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脫。

打破虛空，謂之了當。

諸真内丹集要卷下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

青霞真人内用祕文

僕自幼學道，弱冠棄家，歷遍江湖，求師問友。得先師張悟真以來諸先生詩詞丹經傳記，熟讀精思，尋文求義。又遍叅道友術士，窮歷名山洞府，討求石壁詩記。晚遇海瓊先生指迷之要率，又遇率然居士於朱陵洞府，作詞章以相貽，始得證海瓊之妙旨。乃知年少初學，所求所見所聞，俱是屋上架屋，枝上接枝。殊不知屋便是屋，枝便是枝，何必遠求。今既得悟，誠恐湮没無傳，且念後之學者，未必如此留意，因筆數語，以貽後人。有得之者，可以因義解義，猛省用工，雖不求師，而師在其中矣。

男子一身四大皆陰，惟先天一氣是真陽。五臟六腑，精津血氣，皆非真陽，惟先天一氣是真陽。不是吹噓呼吸之氣，亦無形影氣象可見。故《悟真篇》云：以爲可見者不可用，可用者不可見。此氣未受形之先，在父母胎中先受此氣，便生兩腎，便生兩眼，由此生心生肝，生肺生脾，生九竅四肢百骸，然後人相具足。此氣止在兩腎之間，名爲玄牝之門。先師《玄牝歌》言之甚詳，世人莫能悟此。今人宰牲，曾見兩腎之間，腰膂去處，有一空膜之中，有氣呼吸膨亨，至肉冷方息者，此也。此氣未死之先，血氣全盛，魂魄相人，人人一般，即無多少。有涵養的做得成，無涵養底做不成。其流行出入，往來自有定數。如海中潮候，弦朔必應，上天斗柄，子午自移，又如女子月經，病瘧疾人，應時而至，確然不差。此氣遇陽時爲火，陰時爲水，火即木液，水即金精。又左腎爲坎，坎中有戊，右腎爲離，離中有己。戊己二土，合爲圭字，又名水中金。刀者，金也，故名刀圭。又火即木，水即金，爲金木無間，水火同鄉，金木水火，只是一土，而一土總五行耳。先師以爲五臟六氣，六腑元精，正謂此爾。此氣時至，自然運轉，不假人爲。凡言轆轤三車、

黄河曹溪者，取象如此，非人力强爲也。此氣當以子時而至爲陽火，午時而至爲陰火，以卯時而至爲木液，以酉時而至爲金精。卯中有甲，酉中有庚，故須採取用甲庚。子中有戊，午中有己，故運真土用子午。其實一物，然采取必用甲庚，運火不拘子午。自非洞曉乾坤升降，陰陽盛衰，藥材老嫩，水火潛亢之理，不足以語此。然先師言之甚詳，而後人愈疑之者，何也？皆緣泥於虚無，故不知下手用工，是以胎息不成，而歸於頑空；忽於自然，而返以致妄想强作，是以心神枉費，而溺於疾。夫虚無者，言其不可見聞；自然者，言其可以迎取。今以采取火候等逐節工夫，言之淺深，並不假譬喻，以誤後人。直截句句分明，節節緊切，但謹守奉行，無不應驗。

凡未入室已前，且理會安排采藥，每日夜且習打坐。坐一定，自然骨節開，關脉通，自膀胱至夾脊，如車輪運轉。先天一氣，自然由三關上朝泥丸，下重樓，入絳宫。然其來有時，采亦有時。須得甲庚旺相之時，默默端坐，不須用力摩動。須臾覺頂中火熱，喉中甘露降，滴滴而下，便以目内視，以意送之於絳宫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藥，藥即入内，以甲應上弦，庚應下弦。自子至卯，至巳爲六陽，至巳爲六陽。言自子至巳爲上弦，得汞半斤；自午至酉爲下弦，得鉛八兩。采甲汞庚鉛各半斤，自然定數。所謂鉛見癸生須急采，金逢望遠不堪嘗者。言甲庚之時，木水金鉛方生，須以此時采取也。然初采取，不記年月，久久積之，今人以脾宫爲黄庭，頂中泥丸爲鼎，皆非也。年月既久，鑪鼎方成，然後種藥。夫藥物一生，且采且鍊，采而積之，必求用力以合此數也。言朝屯暮蒙，日有一斤之數，鍊之則一日有一銖之得。采藥之時，須乘甲庚旺氣。行火之法，須忌甲庚沐浴。有此不同耳。采藥之法，亦如安鼎，不過因其自然之來，而迎之以意，送之以目。故丹書言黄婆青女。黄婆，意也。青女，眼也。以目内送，以意逢迎，謂之黄婆媒合。以目内送，謂之青女傳言。人身之氣，隨意而動，意行即行，意止即止，故送入鼎中，隨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藥，藥即入鼎，然後有火候。聖人傳藥不傳火，以火與藥同歸而殊途，同情而異功故爾。子爲一陽，至巳爲六陽。言自子至巳爲火，得六數而六陽成乾。當自子至巳，以意迎之，謂之進火，謂之添汞。午爲一陰，至亥爲六陰，自午至亥爲水，得六數而六陰成坤。當其自午至亥，不必迎之，謂之退火，謂之抽鉛。子巳爲火，午亥爲水，言火不言水者，添進則爲火，抽退則爲水，自然而然，不假人爲。丹經云河圖、洛書之數者，言其火候自然與彼生成之數合爾，非必求用力以合此數也。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者，亦言與此卦默合，非必用力求合此卦也。如運用之説，則言此氣運行，周流五臟百脉。如亥子旺腎，寅卯旺肝，巳午旺心，申酉旺肺，辰戌丑未旺脾，自然此氣流行，由旺宫而出。亦不必妄想此時此臟，有此氣出入流通。然采取造鼎之初，則無禁忌，

時至則爲，既了則休。至如入藥行火，則須擇日入室，一毫俗事不妄干涉，使耳目鼻口四象相忘，胸中澹然，虛室生白。有一所著，便是封固不牢，藥物走漏，便不是道。既居室内，惟半饑半飽，不可求睡，務使胸次惺惺，常常提醒，見藥即采，遇火即行。一年之内，只除卯酉二月不行水火。以卯木旺，以酉金旺，木旺則火旺，金旺則水旺故爾。除此二月，不須行火，如行火則返過而傷丹。一年十二月，除卯酉二月，止存十月，故十月而成胎。過十月又不須行火，行火則又傷丹。此之謂火候。十月胎成，移入泥丸，謂之換鼎。此時胎氣既足，如人已生，但須乳哺之耳。此時工夫，不須行火候，亦無沐浴，只是温養。如此三年九載，則天門自開，嬰兒出入，往來無礙，位登仙翁矣。此首尾用之説，皆是自然而然，不假人力强爲妄想，不過臨時以意迎逢之而矣。此本是積日累月，造鼎安鑪，一年十月結胎行火。先師以爲一日金丹黑赤紅，又謂頃刻可成者，何也？言一時半日之工夫，可奪一年半紀之造化。當其藥生火到之時，不過頃刻逢迎，故謂之金丹頃刻而成。即非終日終夜，勞神苦思，强爲妄想也。夫藥物運動出入，須要謹護牢收，否則火漏丹敗。十月既滿，嬰兒受氣已足，自然如刻刻工夫不差，則七竅光明，須有金光，明如車輪，内外洞視，遠接鬼神。當此之時，嬰兒已生形象，不可便縱其不可離身丈尺，不可遠出，一出便須收回，否則神一出而迷返，遂去投胎奪舍，不復顧屋舍矣。且待三年九載，日子滿足，骨骼老成。如人生十數歲，知人事輕重淺深，方可縱其自然往來出入。至此時，則飛昇變化真仙矣，猶有當其入室坐忘之時，聰明倍生，神異百出，凡天下奇奇怪怪之事，生前死後之果，神仙希有之遇，鬼神驚怖之事，會集于前，真如慧眼，又如神明依附。此皆魔障所生，不可便以爲道，須要把捉，一念堅凝。所謂太玄之一，守其真形。切不可見女爲真，縱情爲性，如此守一，方能成道。今人多於此時無定見定力，故爲外邪所附，不惟學道無成，反爲顛風，遂以爲神仙渺茫，惜其驗也。得之不可便以爲至道，否則便成風顛。至如三月行火之餘，時時

僕平生讀書訪友，叅師問道，躬行實踐，所見功驗如此，併以告之未來學者。有志之士，得此而讀之，尋文揣義，叅之先師丹經遺論，求之《道藏》祕文，當一一皆合。恒能依此修行，十月胎成，移鼎温養之後，又叅向上一着，方可看《悟真》下篇，求精進法。又當有自然希有之遇，有不可以言傳之妙。若不如此次第行之，則身中無胎，嬰兒不育，叅禪學道，如水無源，如木無根，竟成有漏頑空，到老無成，終歸輪迴惡趣。如丹成之後，或投胎奪舍，飛昇尸解。又是丹成之後，修行淺深，把投定否，如何有此報應？即是合用工夫處，不可放縱一步。就中飛昇爲上，尸解次之，奪舍又次之，投胎爲下矣。至如飛昇尸解二者，又須功圓行滿，代天行化，有濟物利人之勞，方可至也。若無功行，但可延年益壽，亦不能爲仙也。何以言之？神一去而不回，則氣一絶而不甦。上爲奪舍，下爲投胎，又下爲無着之鬼。要免輪迴苦趣，除非見性，方可脱離生死。僕念世人愚迷，談道千萬，功成者一二，故併述之，以爲來者之戒。不揆輕泄漏慢，冒戒書此，後有作者得此而讀之，亦是有緣。如見君父，如對師資，當珍藏什襲，永爲身寶。非人勿傳，得人勿祕。有違此盟，先禍一身，後及九祖，永墮無間，無有出期，可不戒哉。時宋咸淳甲子十一月望前三日，謹書于南嶽朱陵洞天。

論八關節

一，下火功，須是謹守百日，處於靜室，外無所着，内無所思，身如槁木，心若寒灰，萬緣頓息，與太虚同體，以要與天盟誓，精心百鍊，斷絶愛念慳貪，除去人我，與物無私，正念現前，内外如一，奪天地之正氣，抽陰換陽。

學道之士，若不謹守，氣有走失，心若懈怠，妄想邪思，三尸齊起，六耗皆來，擾亂心神，靜坐生疑，懼怖不安，睡卧驚悸，惡境無窮矣。

三，坎離交媾，精氣逆流，方得百關通透，四肢百脉和氣通流也。

四，夜間如晝，隔墻見針，預知前事，上見天堂，下見地獄，物不能礙，乃是靈光所至也。

五，夜間丹田氣生，前通氣脘，後通密户，頂上紅霞繚繞，眉間湧出圓光，眼中睛明流溢，不得爲怪。此是藥力所至也。

六，智神踊躍，自歌自舞，口説狂言，著撰詩詞，心動不能禁止。乃是三尸所使，若不謹守，前功俱廢也。

七，見人或喜或悲，逢人談笑，論玄説道，亦是三尸鬼惑亂也。

八，雖是百關開通，其中五穀未除，陰氣未盡，疾病未消。修行之人須心定氣和，喜悦無窮，謙弱恭順於人外如一，奪天地之正氣，抽陰換陽。

二，忽然覺心火下降，腎水上騰，五臟生津，百脉流通，心經上湧，鼻聞異香，舌生甘津，已絶飲食，晝夜無寐。《中黄經》云：但服元和除五穀也。

三，坎離交媾，精氣逆流，方得百關通透，四肢百脉和氣通流也。

四，夜間如晝，隔墻見針，預知前事，上見天堂，下見地獄，物不能礙，乃是靈光所至也。

五，夜間丹田氣生，前通氣脘，後通密户，頂上紅霞繚繞，眉間湧出圓光，眼中睛明流溢，不得爲怪。此是藥力所至也。

六，智神踊躍，自歌自舞，口説狂言，著撰詩詞，心動不能禁止。乃是三尸所使，若不謹守，前功俱廢也。

七，見人或喜或悲，逢人談笑，論玄説道，亦是三尸鬼惑亂也。

八，雖是百關開通，其中五穀未除，陰氣未盡，疾病未消。修行之人須心若寒灰，萬緣頓息，與太虚同體，以要與天盟誓，精心百鍊，斷絶愛念慳貪，除去人我，與物無私，正念現前，内外如一，奪天地之正氣，抽陰換陽。

學道之士，若不謹守，氣有走失，心若懈怠，妄想邪思，三尸齊起，六耗皆來，擾亂心神，靜坐生疑，懼怖不安，睡卧驚悸，惡境無窮矣。

口中語少，腹中食少，心中事少，夜間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必了。

修行不在意荒忙，常把心猿意馬降。世事不貪常守分，外牽不動内安

陽。少言省語精情爽，養氣調神第一强。夜使少眠還不睡，三尸五鬼自消亡。

論六通訣

一心境通，二神境通，三天眼通，四天耳通，五宿信通，六他心通。若行過，不可着他。進道之士，十二時中常一時，名爲無間斷。靜坐之間，志在調息綿綿，體爲性時時不昧，湛然不動，是謂安心。夜忽然滿室如晝，心似冰清玉潔，到此地面，非爲大事。如井窺管見於天，三花聚鼎，五氣朝元，乃是氣候之所變也。靜坐之間，忽一性跳出形軀之外，便嫌四大臭穢。若到此時，慧性覺之，乃心境通。靜功勿退，或居一室，或居環堵，不知户庭，萬事未來之時，自知猶如隔墻見針，乃是静功所至，名神境通。若到此時，正要加志勤行，休執偏了。坐間忽然聽天志鍊磨睡眠，忽然心神閉塞，坐卧不知，混混沌沌，不辯東西。若到此時，休得心忙，慧心覺之，混混之間，忽然心地大開，地理山河猶如掌内觀之，心神踴躍，氣極無極，乃是天眼通。到此加志勤行，休執偏了。坐間忽然聽天人之語，撥去休着，恐是邪境，乃是天耳通。或晝或夜，入放大定，觀透三界之因果，到此地面，乃是宿信通。若心常慧燭光明，永夜清宵，無思無罣，寂然常信，不離本室，顯身外之身，他方都見，神聖之通也，乃是他心通。後有鍊形鍊氣之法，若鍊氣則在希言，若鍊形則無私無慾。此二事謹謹護持，休得中路而廢，地久天長，功大數足，自然改換形軀。或是内瀉，或是外表，則滿身瘡出，臭穢不内瀉，則大小腸中自出五般顏色。若到此時，休恐怖，換盡陰滓水殼，自得身體安樂，如能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脱殼，乃信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方見出世之功。恁時撒手而行，飢來飯，困來眠，未升之時，隨緣住世，數足則獨步登雲，自在逍遥，任從天斷。學道之人可詳察矣。

諸真内丹集要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05 上乘修真三要

經名：上乘修真三要。金元間圓明老人述。圓明疑為馬鈺再傳弟子高圓明。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上乘修真三要卷上

圓明老人述

夫聞至道恢弘，莫非返還心性，體用權實，紀綱合和，一也。玉爐起火，神翁斡轉天盤，浮雲掃淨，恁時方運子午，乾息坤消，應是日月之功。天長地久，誰肯輕閑放過，一寸光陰，價值萬錠黃金。達道之士，走遍寰中，難覓百姓日用，誰知要妙窮極，藥病雙遣，到此方是修真大道。

三法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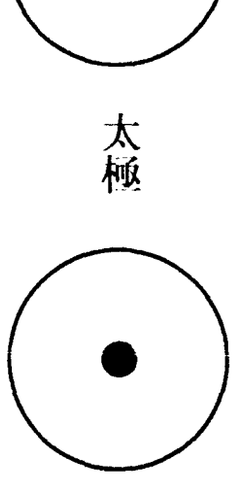
認得無端輩，這賊喚則心。大呵一聲住，三法一齊擒。

把定恰好處，由自兩家强。拈來當心斬，三法一齊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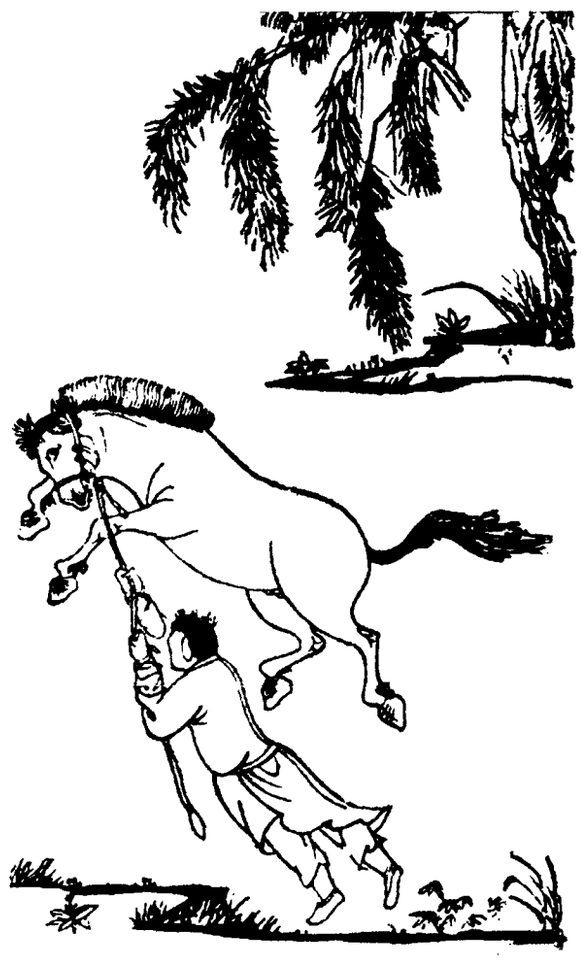
明三法　了無常

脚踏實地　功行自然



性　命　心

之圖



四蹄奔途性不迴，

牧童纔去放，隄防馬心賊。撇斷蹄中鎖，心去意難追。

萬中難選把韁垂。

這馬情性亂，嘶喊走東西。牧童隨後趕，難保馬心賊。

下手纔始閑處放，

牽去村南放，不防這馬驚。一念東西走，片餉兩三程。

形駛盲黑落深隤。

絆在荒郊處，牧童謹守看。搖頭頻嘶喊，擒來休放閑。

這馬好難擒捉住，

套項連蹄鎖，牢拴不住看。尤自心咆哮又放犇。

牢絡首，絆相隨。

不保，狂心迎風走，背却本來家。一去無尋處，何處在天涯。

意狂常與三十棒，

休做良才用，難憑意馬心。一念逐風去，無賢何處尋。

自然伏手得明白。

駑馬偏難教，背韁咬主人。擒來三十棒，伏手自然真。



絡首加鞭不放閑，
把定繩頭做，頻使背加鞭。絆在閑
處放，牧童守自然。
牧童攙則意雙關。
擒手背加鞭，牢心用意牽。牧童難
保意，良心不自然。
裸體背上無鞍轡，
牽來才待喂，拖斷紫絲韁。背槽又
咬主，狂心大不良。
莫做尋常一眼看。
不是真箇獸，休作良馬看。些兒輕
放過，走了兩家難。
彷徨馳騁雄哮性，
這馬雄哮性，奔遠疾似飛。好與三
十棒，伏手得明白。
專心固，勿兇頑。



煎口重加絆，牢看不教閑。牧童勤
心慢，失迷兩家難。
這馬且休良才用，
常拴尤不喂，加鞭盡日騎。餓到三
更後，良性稍然兮。
樂然微得喜容顏。
這馬天性劣，長行千里心。牧童貪
顧戲，脫手最難尋。
放去收來不問他，
撇在荒郊外，相顧盡交他。拂袖閑
吟去，收來付本家。
誠心擺手晚謳歌。
頻看須索兩隄防，牧童牽來在路傍。
不移一步專心守，管教良馬性無狂。
野草寒泉獨爲伴，
野草獨為伴，寒泉作近鄰。良馬溪
邊立，牧童樂性真。
心慢，失迷兩家難。
這馬且休良才用，
常拴尤不喂，加鞭盡日騎。餓到三
更後，良性稍然兮。
樂然微得喜容顏。
這馬天性劣，長行千里心。牧童貪
顧戲，脫手最難尋。
放過，把定自然安。
偷閑歇，勿張羅。
牧童謳歌笑未休，獨騎閑閑物外遊。
流水空山雲作伴，歸來清徹樂無憂。
牽首迴身歸家放，
歸來獨自晚謳歌，長嘆光陰有幾何。
撒手却還林泉下，逍遥物外任蹉跎。
黑馬銀頭性不訛。
天生良善性，不廢牧童心。閑倚枯
松坐，逍遥自在吟。





牧童歌舞緊相隨，
牽去寒潭洗，形光脫體膩。牧童歌舞去，良馬緊相隨。
閑歇身心暫得居。
良馬把韁垂，才待報主恩。五明真堪擬，超然獨出群。
欲待遠歌高處樂，
赤馬過西江，牧童岸頭立。拏住休放過，打死有何疑。
又防不保牽盈迴。
黑馬縱橫走，白牛日日關。牧童朝紫府，清風散滿天。
漸得此獸安自性，
白馬性温良，牧童不用忙。清風明月下，獨坐點丹方。
休貪戲，馬心賊。
繫在無中守不空，放下收來自不窮。
駿驥豈妨君子志，只為青鬃收五明。
背意裸斷蹄中鎖，
閑來物外舞春風，拈起無為一自窮。
玉溪不妨流水過，牧童纔會覓叅同。
前功總廢泪雙垂。
鎖在元命柱，時時不放閑。餓得毛焦瘦，放下不用看。





撇去荒郊不用看，
白馬繫靈臺，牧童甚樂哉。牽來君不見，脫體出塵埃。
閑觀緑水與青山。
馬食澗下草，牧童閑處歇。晚來歸故里，遥指天邊月。
悶來獨往巖中歇，
悶時點丹書，閑來舞一曲。長笑東風外，牧童得自如。
一坐紅輪兩三竿。
白馬青鬃道不空，騎來方外覓叅同。
擬將一點坤元體，收入乾宫寶蘊中。



蟾光鎖雲溪，牧童自舞吹。拈來速放下，平地一聲雷。
清陰下，水潺潺。
牧童巖中坐，馬在松下立。樵夫向前問，牧童總不知。
縱横自在無人問，
良馬林中歇，牧童巖下吹。逍遥無羁礙，心槁性似灰。
樂然喜笑滿容顔。
良馬乘風去，輕拈在目前。自在巖下卧，牧童枕月眠。
垂韁曾救主人公，
這馬性如綿，牧童守自然。本來無一物，無無體自圓。

性善安閑道不空。
意馬本是空，强名走西東。拈來都
打罷，明月伴清風。
歌舞萬章無盡美，
牧童歌舞最風流，閑閑閑閑處樂無憂。
達遍天涯無我喜，撮來掛在月梢頭。
古來堪做本家風。
雪嶺嵩風運，寒潭月自凝。緑巖仙
桂秀，方外野鶴鳴。
直然養得純和性，
逍遥獨樂天涯客，雲外清閑無所迫。
謳歌聲韻徹天清，舞袖又嫌天地窄。
童又喜，任縱横。
時來常笑舞春風，出有入無不滯空。
洞裏清風真堪擬，天邊凝瑞大圓明。
信步閑遊方外景，
白馬共牧童，悟者意無窮。真空玄
妙理，頓覺自然明。
緑巖獨對與青松。
牧童體自然，蟾光鎖碧天。草堂清
冷處，句句韻幽玄。



牧童自在樂巖前，
採藥忙童歇，馱經白馬閑。西來東
渡意，滅跡不相干。
客看詩書不記年。
無韻清歌樂，閑吟衆妙門。三棒都
打罷，松竹一壺純。
性空勿須擒意馬，
保守心猿定，童安自不遊。丹成知
造化，物外有何修。
忘機絶却把心猿。
浩浩月明前，當心打一拳。真容不
變處，便是谷神全。
這會下手拿住性，
性在安閑處，樂道更無休。鼎中凝
翠結，掛在桂枝頭。
睡無憂，省無牽。
喜戲在其中，收來覓叅同。七返成
丹體，無由九轉功。
運動八純消息理，
劈開混沌，鑿破乾坤。識得無有，本
分家風。
順常時用返經權。
不記經年久，雙關不放閑。朗然明
照徹，無夢到邯鄲。



清風斜日就天涯，
鶴舞知丹説，童歌妙意沖。相對無
多語，明月照蟾宮。

好對山童共飲茶。
獨飲趙州茶，拂袖出煙霞。方外無
伴侶，寰海鬧如麻。
溪畔放驕無我固，
鼓掌笑言開，方外野鶴來。牧童清
閑處，別是一蓬萊。
閑花野草是吾家。
一覺呂黃粱，卧在野花鄉。安然遊
做夢，壺中日月長。
端的有些真誠信，
良馬本無性，牧童體自圓。本來無
一物，何處不安然。
逍遥處，樂煙霞。
綠水與青山，煙霞洞裏仙。撥開天
邊月，澗下一澄天。
人生百歲渾如夢，
拂袖上青巔，閑行取自然。拈來收
一物，放下一壺天。
隨緣度日布和麻。
清風明月下，春風何時罷。碧潭清
冷句，盡是閑人話。



心似槁木若寒灰，
牧童性清閑，澗下水潺潺。閑觀方
外景，依舊山是山。
不做功夫自舞吹。
拈起千般有，放下一也無。舞袖方
外去，獨跨一輪孤。
駿驥收來巖下卧，
顛耍一猿猴，牧童倒騎牛。擒來相
隨定，常樂喜無休。
好向峰前避世居。
三界十方現，清風轉手隨。拈放都
打罷，覺後放一線。
樂然有箇無動性，
拈弄無中有，運斡衆妙門。點開玄
牝眼，凡聖一時分。
高處坐，樂輝輝。



拈起十方界，放下樂天真。古今無
改變，壺中日月新。
斬斷葛藤休引夢，
白馬巖下卧，牧童睡正酣。人馬無
搖動，明月對青山。
清宵何處不明白。
三吹四號法，童馬並無蹤。無為真
大道，元來本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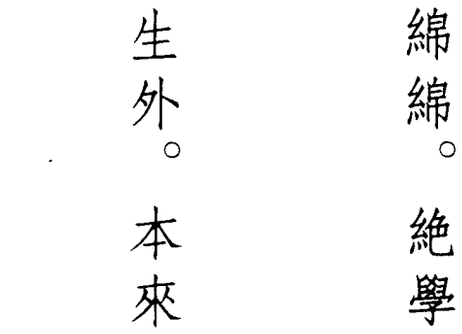
忘言一性總包含，
忘言心不生，心生即累生。二物雙
忘處，無物不包籠。
密隱潛形卧小菴。
靈臺密隱法，八葉共七花。無影茅
菴内，獨坐點丹砂。
馬死孤身閑步去，

馬死性無憂，孤身萬里遊。一靈無
罣礙，是箇不即留。絕學無
縱橫歌舞假癡戇。歌舞乘
散誕亦無愁，縱橫得自由。本來無
風去，明月照南樓。
迅步有似閑人性，脱體全
無明真實性，空性却法身。覺後無
一物，無性物自真。廓然大自在。
常守一，勿言三。本來無
常守不空空，無物本家風。
忘處，隱在太虛中。
不夜輝光無遮障，
掛起軒轅鏡，寒光射碧空。清風巖
下起，一片綵雲蹤。
爐煨書卷罷清談。默默運
我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
比倫，教我如何説。無物堪



雙忘人馬杳無言，雙忘最難言，妙用體綿綿。絶學無
為本，無為本自然。
内守全真養自然。
内守金真戒，行出四生外。本來無
一物，廓然大自在。
大道不須生善巧，
大道一無情，善惡巧中生。拈起都
打罷，玄門大道亨。
飢餐渴飲困時眠。
飢來要喫飯，困時自在眠。本來無
拘束，何處不自然。
得一忘心專守一，
得一忘心守，無心性堅久。默默運
周天，面南看北斗。
衆妙門，玄又玄。
妙門常閉無箇是，拈起才開八萬里。
斬斷葛藤休引夢，了知玄玄玄上清。
煉就玉胎分造化，
煉就玉胎客，箇中有幾人。通天徹
地運，團團一味真。
壺中別有一重天。
仰望不見天，低頭不見地。虚空妙
難言，道化無邊際。

法身清淨徹三天，
我從清淨來，後從清淨去。清徹九
誰捧没弦琴，妙手點清吟。驀然春
天外，一靈無著處。
名强都忘總莫言。
雷震，影響九霄聞。
寶塔無形常見在，
東土生芝草，西來結金花。無為真
呆子，堪作七層塔。
金龍帝跨永延年。
一擊玄門破，叅徹衆真機。軒轅朝
金闕，巨靈跨鶴飛。
性滅心忘無箇事，
性滅心性盡，廓然成混沌。無為獅
子兒，如何不守分。
光裸裸，赫蟾津。
光裸裸，赫蟾津，赤灑灑，丹鳳髓。
圓陀陀，方外鏡，明晃晃，紫磨仙。



始生不知誰之子，
無無生一氣，一氣太初新。
之子，返本性天真。
元來始初紫金仙。
元始玉清天，衆號體自然。
明鏡，大羅紫磨仙。
皓皓圓　不知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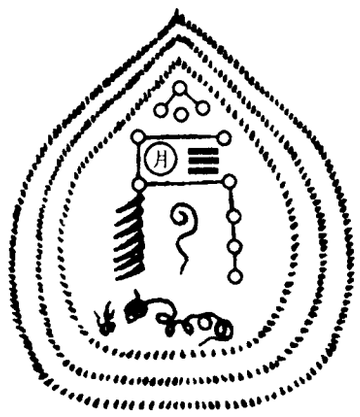


上乘修真三要卷下

圓明老人述

周易參同大道第一

混沌之圖



西江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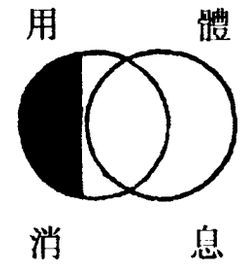
混沌屯蒙如卵，昏昏默默盈空。浩然太素抱鴻濛，一氣循環凝重。內隱真水真火，氤氳盤結如冰。中心元始造玄功，三氣齊分太定。

訣曰

妙手點開渾身眼，雙關撥動五明珠。心藥採就三百字，性煉陰符一卷書。

乾坤體用正道第二

乾坤體用之圖



蘇幕遮❶　鏡心

大藥返無斤　真火還無候　打三際罷　不空性丹　掐十方起　真空心藥

大參同，人難會。點開圓明，照覺迷天睡。舉動施爲明與昧。乾裏丹元，休把真空背。　坤中藥，方以類。採得將來，付與丁公配。合就一丸先天味。食了登仙，鶴駕遊方外。

〔浪淘沙〕

稽首衆神仙，勘破乾坤。九真息出運江煙。箭射紅心師資準，贏得周天。方外採汞鉛，丹藥雙全。一般消息兩般玄。拈起二陰硃砂鼎，打罷圓全。

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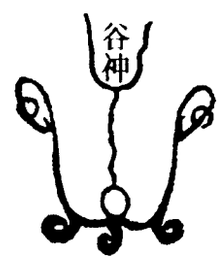
心藥坤中隱，丹對性裏乾。火候無斤兩，妙本處先天。

夫自混沌而流出乾坤體用。兩卦老陰老陽各六爻，乃先天象帝之元。

乾性、坤心、有無，乃丹藥之理。乾有六爻，每爻三十六，坤有六爻，每爻二十四。乾數二百一十六，坤數一百四十四，兩卦一十二爻，配就三百六十日也。修行之人，按天合地，造化修煉，朝收暮採，日煉時煎，成丹豈不妙矣。

乾坤丹鼎正道第三

乾坤丹鼎修煉之圖



朝收乾中龍體汞
暮採坤裏虎脂鉛

逍遥令❷

君問道，只要谷神通。但把乾坤爲鼎器，兩般消息妙無窮。湛湛越澄清。　瑤池客，方外運玄功。放下萬緣都不罣，明珠在掌好叅同。撞透海雲鍾。

蘇幕遮

玉爐中，燒丹藥。煅鍊三成，最上真箇妙。海底龜蛇勤收捉。納在壺中，鍊就圓明覺。　照無邊，光灼灼。順手拈來，直下長生勺。功行十分憑活計。了見之時，衲被幪頭睡。

訣曰

玄牝通消息，綿綿鍊谷神。無爲元。還丹消息輕輕運，半夜騎鸞到廣寒。

望蓬萊

真消息，明月照天涯。玉兔彩蟾夾脊雙關肘後般，存神納九赴朝

丹藥偃月正道第四

乾坤偃月修真之圖



金烏夜宿蟾宮
玉兔曉居瑤闕

朝飲一壺生鳳髓
龍升息冬至鍊黃金

真消息，綿綿鍊谷神。無爲元。還丹消息輕輕運，半夜騎鸞到廣寒。

訣曰

玄牝通消息，綿綿鍊谷神。無爲元。還丹消息輕輕運，半夜騎鸞到廣寒。

望蓬萊

真消息，明月照天涯。玉兔彩蟾夾脊雙關肘後般，存神納九赴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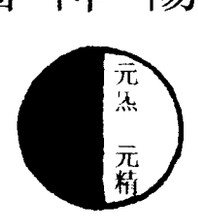
丹藥偃月正道第四

金烏夜宿蟾宮
玉兔曉居瑤闕

朝飲一壺生鳳髓
龍升息冬至鍊黃金

火候昇降正道第五

乾坤陰陽升降之圖



夜餐八兩黑龜肝

蘇幕遮

滅無爭，真火候。升降全憑，一點丹無漏。鎖定元初興宇宙。月到離宮，自有神明祐。　煉天和，真藥就。片餉工夫，看是誰叅透。玉笥鑽冰仙樂奏。朝現三清，萬劫長春壽。

訣曰

一點真陽火，齊升到廣寒。降來歸氣海，調息虎龍翻。

臨江仙

寶劍重磨光色顯，圓明正照無邊。一輪含弘處，松檜月華皓皓鎖蟾天。　滿面玉塵風舞動，銀峰鋪翠雲軒。鶴來先報玉皇宣。跨鸞歸去幾居仙。

乾坤心鏡周天太無火候圓明之圖



坤抽盡坤中消藥

乾添就乾內息丹

玄精

用出萬卷指玄篇

蘇幕遮

閉玄關，通三昧。採藥仙翁，收得真消息。柳岸廬花添青翠。滿地白雲，只許人不會。　但拈來，偏如意。本分家風，分付真心地。一顆神珠明麗麗。照破塵沙，相遇人授記。

訣曰

收得三昧火，終日在坤宮。靈丹成一粒，分付與丁公。

三昧正道第六

點開一輪心月體　浪淘淘沙

虛運一周天，消息坤乾。陰陽升降夏至到子，一百八十陰爻，坤消，乃月華鮮。鉛汞點就七千數，漸入功圓。煅鍊體綿綿，放下周全。　正當子午罷抽添。八萬四千功行滿，頓了神仙。

六三十六，即三百六十日。冬至到午，一百八十陽爻，乾息，乃鍊黃金。鍊水銀。乾坤乃陰陽六十四卦之父母，得一忘一是也。坤身乾心，鍊丹之要也。

夫周天火候者，乃自偃月爐中出。兩卦十二消息。乾六息，六陽爻，自子行至巳，金鼎之純乾丹成。乃坤六消，六陰爻，自午行至亥，土釜之純坤藥成。天地乾坤，衆生萬物大造也。自初九爻至冬至，一日至十五日，上行七千，子至午六箇節六箇中，午至子六箇中氣，六箇節氣，往來各八萬四千之數。修行之人一呼一吸，脉行三寸，都行八百一十丈，十六丈二尺氣之行交，大則一日鍊八萬四千之丹，小則一時行一萬三千五百之藥。

三元七返正道第七

乾坤三元三宮真水升降火圖

乾裏煅成萬年丹



龍雨息一少陽三十八升

虎風消一少陰三十三降

坤中採就三元藥

西江月

妙本三元真火，收來煅煉成丹。藥全二百四十元，顆顆圓明體現。丹裏紅霞繚繞，丁公食了飛仙。黃房睡覺總無言，方始嬰兒纔戀。少陽四七二十八，少陰四八三十二。

蘇幕遮

聚三華，合四象。一氣流通，上下頻升降。飛入泥丸光百丈。歲久年深，鍊成瑠璃帳。證先天，朝無上。當位中庸，三五三十棒。打就不來亦不往。這箇家風，端的無虛妄。

訣曰

漸捨三元，頓除四象。一法皆無，是甚模樣。

七返真藥正道第八

乾坤七返返本圖



還丹九還丹體元玄龜性
返藥七返朱砂本赤蛇命
水銀凝鉛死
硃砂聚汞乾

西江月

七返硃砂返本，丹須日用烹煎。坤宮藥物採歸乾，黑虎赤龍相見。泰否調和得一，中庸三五還元。靈光射透九重天，靜處當峰月現。

訣曰

雲燦青天曉，虛圓萬里明。月波千處見，一點太陽生。

蘇幕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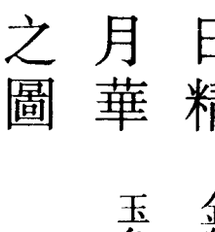
覓元因，恰一對。七返真藥，兩味丹纔配。火候刀圭深青翠。上下升降，覩面人不會。下功夫，休貪睡。不屬中間，要妙非內外。夾脊雙關飛紫瑞。一顆明珠，飛上蒼龍背。

訣曰

一顆明珠，劈開兩塊。撇了相塔，存得寶在。

九還大丹正道第九

乾坤九還丹還無二九丹還元還元性
返有兩味返本藥返本心
七返金蓮藥



西江月

九轉靈丹妙藥，從來一點元真。仙家收得做天人，普度人人有分。本來硃砂一味，還元黑錫白銀。河車搬運與心君，了見不離方寸。

蘇幕遮

妙還元，鎮常在。丹藥白銀，那箇人不愛。武王將來教君解。琢就銀壺，提向街頭賣。要三成，棄兩壞。最上功夫，巧造十分大。圓滿一旬徧飲快。醉赴蟠桃，歸去君休怪。自子午戊九還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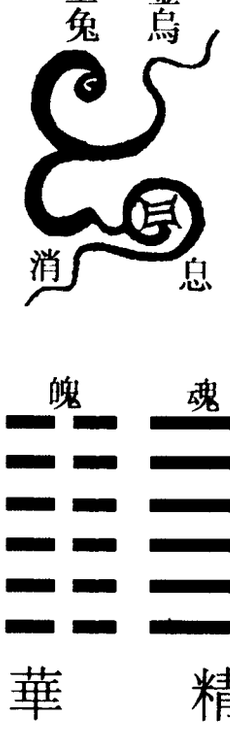
訣曰

丹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點真消息，曾得與君嘗。

本源無賒，還元無取，一點丹砂，曾得便與。

乾坤日月正道第十

乾坤日精月華之圖



撥動一輪乾裏妙
坤中定正指南針

蘇幕遮

採壺中，凝日月。片餉工夫，煅鍊無休歇。滿岸蘆花白如雪。丹藥飛來，教我如何説。　道無明，真一訣。得也第盧，自在閑守拙。直待鶴來方外接。白日飛昇，有分朝金闕。

訣曰

丹裏乾坤，壺中日月。頻採將來，鍊成白雪。

蘇幕遮

出五行，修方外。彼岸蘆花，鬱鬱彤雲墜。浩浩風光貪困睡。喚覺從頭，點對都交會。　雪中月，壺中日。獨跨扁舟，虛運松風瑞。妙本將來醫爾罪。普勸諸公，休把元初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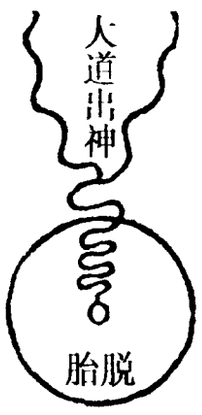
訣曰

跳出五行，覓著方外。清浄法身，煅鍊精華，歷劫朝求暮採道人茶，圓滿一旬點罷。玉衡纏教定正，運動八面雲霞。小菴獨坐俺仙家，除睡萬緣不罣。乾坤兩卦十二爻，二六時中每時八刻四秒，故得一百八銖，刻刻時時而下功夫鍊丹

掛金索

萬萬餘車，白麪一和。調餅圓成，彷似天來大。混沌蒸熟，恰好則一箇。順手拈來，看是誰嚼破。

真元超脱正道第十一



乾體雙忘　真元超脱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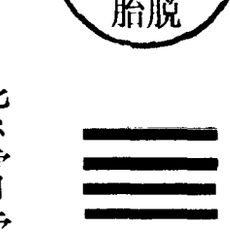
蘇幕遮

大真元，超法界。煅鍊精華，歷劫朝求暮採道人茶，圓滿一旬點罷。常不壞。七朵金蓮神通大。普度群迷，同赴蟠桃會。　紫金丹，白玉塊。處處圓明，朗朗常現在。一派清流通方外。遍體陽神，出入誰能賽。

訣曰

方外全真，梅梢丹月。大無不包，無二樣，功成行滿玉皇宣。鶴駕赴朝元。　浮空去，萬法總無言。我本獨超三界外，玄元不二妙真全。寰海度人船。

無為大道第十二



無無寂無無爲大道之圖　真空不空　後天而存　存而無體

蘇幕遮

這無爲，先天造。有有無無，端的無窮妙。最上不空誰曾到。强曰爲名，假作字之號。　道真常，大祕奥。覺象圓明，得一元頓教。代代相承心印寶。壓盡傍門，獨顯真大道。

訣曰

妙相通玄谷，真空體自然。字之曰大道，不許世情傳。

望蓬萊

無無處，大道本無言。萬法拈來則一句，强名曰道字丹仙。象帝乃根元。　真無處，妙化有無先。不空寂無傳最上，希夷微妙谷神篇。宗祖在先天。

〔滿庭芳〕

頓悟玄機，漸離塵境，雙忘頓漸無爲。修真大道，了見本希夷。戒律精持道德，做神仙、方外先知。憑心地，三千功滿，八百行無虧。　諸公，休生退，勤勞謹務，慈儉明白。〔要〕先人後己，忍讓慈悲。割斷俗緣最上，遇玄門、加志無移。神明祐，超拔七祖，同赴綵雲歸。

純覺心性歌

予修此心無罣礙，覺性靈明常現在。心開輝廓滿十方，性了神通遍法界。悟心閑，性自解，心是真仙人返壞。會得速去性中尋，頓心誰肯還宿債。性離邊，心光大，性始劫來兆內外。心定古今舊家風，性似寒灰獨坐快。心槁木，性普蓋，心色即空絶相戒。教君識破性敦純，所歇身心去己愛。守汝心，性可賴，心忘都泯生何怪。性虛因果杳無蹤，心易沖和勿向背。性靜篤，心清泰，性儉温良休自賣。心慈慚愧莫貪嗔，性信若寬人少罪。心如火，性猶柴，心合赤子若嬰孩。性同泰山無摇動，心喻日月皓靈臺。性白牛，心牧寨，性戰三尸自教敗。心王便是主人公，心爲利劍情先退。心金丹，性藥海，離宫姹女無心採。性車坎府運周天，捉住烏龜心自拜。心偃月，性朗晦。珠砂鼎圓心廩貝。曹溪路上邯鄲性，聚寶瓶中鉛汞會。心全真，性大道，心性總除觀自在。欲覺法身大羅仙，休把元初心性壞。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❶此詞牌原本誤作『浪淘沙』。

❷此詞牌應爲『望江南』。

❸陰遇陰：於義不通，當作『陽遇陽』。

經名：道禪集。　金元間道士王真人集。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金坡王真人集

偶因同伴連日問禪法，喜銘心堅求不一。自念才疏智拙，詞情淺鈍，有辱叢林，無堪德業，不免夢中説夢，頭上安頭。栴檀林内，荆棘花開；獅子叢中，狐狸哮吼。雖然非頓悟，且是念頭，殊不轉身拾得一半。若不拈些葛藤，應是難開鎖鑰。先憑一精，明爲透脱，次認四顛，用作圓成。忘名棄相，滅假離真。不落三乘之路，衝開衆妙之門。言中報響，句内呈機。無形慧劍，信手施爲，絶相明珠，向人親付。句如秋月篩瓊，言似春花砌錦。大抵指標示月，月既見而標無所施；求魚必筌，魚已得而筌何所用。故知畫屏打破，了知出世家風，桶底脱時，便見無生活計。添一絲毫，似眼中著刺，減一絲毫，如肉上剜瘡。不逢具眼人，難通這般事意。今者不認自己眉毛，擘破他人面目，便教見色聞聲，免得撈天摸地。參透者不妨放下拈來，慧通者何礙隨機變態。是以補混沌，七竅圓融，打虚空，六合粉碎。雖無驚人手段，却有氣槩機鋒，此般會得，渾如披霧覩天；這箇圓通，恰似撥雲見日。何勞萬水千山，到處十洲三島。草鞋底莫覓良因，蒲團上休問心要。現前八字打開，目下兩手分付。有眼睛底，便合承當，無氣力底，正好著力。於後有頌，大家證明。

頌曰：鐵觜銅聲意氣剛，唇刀舌劍語如槍。但來相近人頭落，不落人頭盡帶傷。且問道帶傷的是何人，落頭的是何物？無頭的耳目俱全，帶傷的如聾似瞽。虚空共布鼓都敲，那箇是賓是主。

再留七十四頌

自然賓主兩無虧，動静雙忘合聖機。桶底脱時，便見道著本來猶是病，那堪更論妙玄微。一絲毫，如肉上剜瘡。不逢具眼人，難妙玄打破意如何，覿面分明會也麽。拈出無中白鷂子，不須更論過新羅。日用平常得自然，更無一法可堪傳。不須拳棒閑參信，明月清風説盡禪。眼底微塵二百州，山河大地一毫收。十方三界休它覓，都盡金坡拄杖頭。走遍天涯不動身，般般打破得圓成。何須更論長春景，白日清風夜月明。悟後渾身是眼睛，迷時有目却如盲。世間擔板人多少，不信天光晝夜明。鐵人執板響無聲，石女吹笙不動唇。朽木三冬生嫩笋，寒岩别是一般春。廣學多知未契禪，痴猫守窟謾徒然。可憐今古聰明士，有眼如何不見天。人人盡有白觀音，應物圓通莫外尋。耳眼舌聲俱契妙，見聞知覺一般心。禪道從來不易求，了明針芥自相投。

那堪內外真空現，恰似披雲見日頭。
圓滿光明量等空，分毫不廢剎那功。
頂門若具全真眼，八極遐觀一體同。
虛空爲鼓我爲槌，打破分明有甚疑。
撥轉道中閑伎倆，聖凡休歇兩無虧。
一句當機振祖風，從來水泄不相通。
有時虎嘯龍吟罷，躍出靈山性海中。
光明遍體妙沖和，塞滿虛空不厭多。
試問其中端的處，綠楊依舊舞婆娑。
鐵笛無孔木人吹，響亮一聲振地威。
驚起大悲千手眼，神通應便露全機。
到處虛空一樣天，何須向外訪幽玄。
身中自有仙佛界，照透十方在目前。
莫把禪機作謎猜，心空觀透自如來。
箇中嚼破詩中味，草木山河眼盡開。
從始劫來不改容，桃花去歲又今紅。
誰知百草梢頭意，却是元初舊主翁。
一點靈光混九垓，遇緣逐目是蓬萊。
春前柳絮隨風舞，臘後梅花伴雪開。
抵掌撚髯笑一場，悟來物物契真常。

滿天春色無高下，徧地花枝自短長。
狼虎叢中好立身，奴兒婢子辯疏親。
家家可透長安路，能到長安有幾人。
白牛常在白雲中，出入無形跨曉風。
閑向丹田耕日月，靈苗滋種不勞功。
道人行處不霑塵，惟恐臨機悟不真。
一向貪游芳草徑，豈知背却故園春。
一念無生契本真，葛藤相纏若灾迍。
驀然打破玄關鎖，明月清風自在人。
一點靈光混太虛，叅禪枉了費工夫。
平常體得平常道，體得平常道也無。
一向貪游芳草徑，豈知背却故園春。
端坐十方是一家，寒岩枯木再生芽。
若人會得長春景，鐵樹分明盡放花。
覷向真如總是痴，見聞知覺四重非。
識心達本承當下，猶落玄門第二機。
六月炎天暑怎當，無根樹下葉陰凉。
紅爐一點寒冰雪，意自清虛趣自長。
陡覺西風分外凉，籬邊金菊暗傳芳。
秋光不改當年信，依舊黃花晚節香。
欲要叅禪句句通，翻南作北喚西東。

古人公案都勾斷，勘破如來妙脫空。
觸境全彰更是誰，住行坐卧緊相隨。
圓靈妙覺人人有，敗骨如山自不知。
問人曾見兩泥牛，鬥入東洋海底頭。
鼻孔寥天消息斷，一輪無相月當秋。
眼病空花逐景迷，一波纔動萬波隨。
病消花謝禪天淨，明月清風不自知。
生鐵將來厨内炮，鑄成酸餡并嘉穀。
人能嚼破其中味，倒把無常撲一交。
西天十萬八千程，要到端然坐是行。
詩句喚回擔板漢，點開腦後眼分明。
大悞方知一字多，阿誰教你念彌陀。
入門便打三千棒，快問師兄覺痛麽。
萬緣休歇不須叅，莫問前三與後三。
但得故園風景淨，遠山依舊鎖煙嵐。
露地白牛放莫收，饑餐渴飲恁春秋。
木人不解牢緘舌，説與青山暗點頭。
萬象之中獨露身，或嗔或喜或疏親。
那堪聞見并知覺，都是自家屋裏人。
要知父母未生前，只在人身不在天。

百雜撞開頭粉碎，肯教辜負祖師禪。
蟾窟秋涼蚌孕胎，明珠不向此中來。
聖凡交映紅塵內，一朵金蓮火裏開。
目下如何是你家，眼前不昧已揚沙。
人還薦得隨緣底，春鳥喃喃罵落花。
東西南北作玄談，六合之中是一菴。
從此不居凡聖地，遠山依舊碧如藍。
無添無減妙圓常，取捨之中自不堪。
肉上剜瘡猶自可，眼中卓刺便難甘。
昨來打破太虛空，認得從來舊主翁。
却把虛空收拾住，依然放在杳冥中。
莫怪狂吟不足哉，能將凡昧性天開。
倘如喚出無名主，敢把虛空碎剪裁。
虛空拈弄有來因，要覓從前舊主人。
自此虛空相識了，方知體相是全真。
達士相逢一豁開，眼前眉底更何猜。
人能會飲西江水，騎得泥龍出海來。
了得清虛一味禪，饑來喫飯困來眠。
欲知向上真消息，雲外高松頂指天。
教門誰與道家同，妙在當人變態中。

秋月春花冬雪霰，元來却是主人翁。
問你生涯世不知，耳能觀物眼如眉。
壺中春色無遷變，物外風光自有私。
萬里江天一色秋，三山四海景清幽。
若能按下神龍首，免得隨波逐浪流。
吐露玄機世罕知，自纏自縛自生疑。
悟時日出天開眼，迷似風來水皺眉。
一點靈虛象帝先，從來諸聖未能宣。
却教物外通消息，澗水松風説盡禪。
針關芥孔未爲窄，海角天涯未是寬。
曠朗通身無相眼，分明不受別人瞞。
可憐逐景看空花，背却吾門覓別家。
不道本來無箇事，妙玄猶似眼中沙。
堂前翠竹莫生煙，柳外鶯聲滑似弦。
有眼師禪還薦得，不須更論老婆禪。
見色聞聲契本真，頭頭顯露法王身。
覺花滿地誰能識，自是靈苗不記春。
杳杳禪心量等虛，不言該盡萬家書。
就中薦得從來的，堪信眉毛眼上居。
見物知心便識心，識心大地變黃金。

身中自有明珠寶，休向驪龍頷下尋。
有時把定不通風，枉了先生錯用功。
推倒黃頭金色老，免教人喚主人翁。
走遍天涯脚不移，不移脚處契玄微。
猿啼雀噪還知否，説盡宗乘向上機。
三身四知却無頭，八解六通妙自周。
面目本來元具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問道叅禪可瞻難，恰如平地起波瀾。
迷雲散盡真空闊，萬里江天一色寒。
人來問我祖佛宗，直指靈山第一峰。
有手果然難模索，無心却見舊時容。
迦葉擎拳舉似伊，阿難合掌更何疑。
葉彫無影雙松樹，花笑東風第一枝。
我有靈丹世外方，不勞修合要承當。
拆開腦麝封頭藥，穿過禪和鼻孔香。
心境雙忘萬境彰，無根樹下葉陰凉。
木人纔待穿靴去，石女相邀話短長。
推倒玄玄不立真，道禪識破眼中塵。
寒岩枯木石生笋，別是蓬萊一洞春。
竪起拳頭會也麼，低頭鷂子過新羅。

家風休向迷人道，話不投機一句多。
本來面目等空齊，纔念難明更是誰。
圓相不須明月比，慧光開照了無虧。
大悟何須口上誇，道禪識破眼中沙。
湛然照透真空界，八極同觀是一家。
然則真空不在文，興吟拙句暢之神。
太虛雖是無形狀，一度拈來一度新。

道禪集

（朱哲點校）

007 悟真集

經名：悟真集。金李通玄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悟真集卷上

錦屏山通玄子李先生集

燒藥包歌

藥包藥包離我肘，二十年來作知友。也曾因你服綾羅，也曾因你歡花酒。有貧有富百千家，無日無時編户走。昧井榮，迷寸口，灾上添灾亂針灸。積行行功爲你無，是非冤業因伊有。今朝燒你没狐疑，只爲儂心不仍舊。藥包冒火奮神威，聲出如雷聒天吼。較些我送你鑊湯，你悔身心先下手。福源清，罪根朽，踊身跳出塵凡彀。障山千丈勢凌雲，苦海千尋浪衝斗。天道高兮有甚高，地道厚兮有甚厚。地有竅兮天有梯，日月陰晴没昏晝。青雲白氣淨時交，黑霧紅霞空裏鬥。混合中央結寶光，光明直徹青霄透。无形妙體樂平生，一樣大虚無極壽。

昏鏡歌

嗟昏鏡，嗟昏鏡，淨體不堪塵惹定。拈來堅確有銅形，面目比初渾不瑩。模樣雖然依舊圓，中間昧了圓明性。欲施妙藥復揩磨，洗滌從前穢污病。全身透脱得玲瓏，照破他人不端正。玉匣深藏入洞房，地久天長常清淨。

悟謾勞歌

悟謾勞，悟謾勞，悟來甘分啜醨糟。首陽山色枉含恨，汨水波翻空怒濤。十陣功成誅首劍，古人未識逢斯害，何事今人識又遭。明可現，暗可韜，知難不退亦愚曹。焚尸吞炭三思短，擲瓢埋輪一著高。我輩庸夫痴且拙，紆青拖紫騁英豪。速宜決斷收三寶，莫待遷延白二毛。夢中省，物外逃，輕裘羅帶換麻袍。瘦節七尺敲龍杖，類線三尋縛虎絛。布袖拂開無事路，草鞋踏破有情牢。長明宮裏栽金粟，生氣園中種玉膏。雞化鳳，鯉變鼇，修真志氣抹雲高。聲騰絳闕能鳴道，渾似仙禽唳九皋。

村醜歌

二儀高厚爲奇耦，萬物生成從此有。萬物之中貴者人，人身幾箇能貴守。昨朝自嘆我今生，無辱無榮謝天祐。也曾聚散結英豪，不被飢寒事箕帚。而今老矣舊形骸，深恨傍人笑村醜。如聾似瞽半呆痴，跛足弓腰緘利口。等閒不敢向人開，吐出忠言益知友。華池斡轉八瓊漿，澆灌無根樹不朽。別人忙亂有中無，我咱活計無中有。或夤夜，或白晝，坐卧住行忘體究。寂然澄定不時間，斡動天輪運機臼。地氣騰，天雨驟，漲溢江河充宇宙。龜隨蛇引覓爭馳，虎嘯龍吟競交媾。重樓棟宇玉崢嶸，京山穴窟靈風吼。乘此風昇返太空，遠徹天門衝撞

透。香雲馥馥捧蟾光，瑞靄霏霏罩星斗。修行莫道不艱難，徒恁知他恐爲謬。到還未到誓須到，就還未就終要就。發弘誓願爇心香，乞與仙師共長久。

嘆不識性命歌

修行不識真空性，膠漆盆中磨垢鏡。用盡功夫磨更磨，到頭難得圓明瑩。真空性，真空性，無色無聲難視聽。隱顯虛空空弗空，尋之不見呼之應。修真不識真元命，摘葉尋枝强鬥證。真元命，真元命，太極分形爲本柄。萬物無爲造化中，功超造化能成釘。空見苗生秀不實，失養元精果難聖。只修命，不修性，恰似烏金飾頑磬。打碎頑形空落空，終身未免沉空淨。只修性，不修命，水火不交如墮甑。命不全兮性不真，頑空空亦遊陰境。修之性，修之命，出脫來時迷昧病。性命兩全玄又玄，一超遠離輪迴徑。

嘆世知己歌

混元樸散兮物形貽，物滅物生兮寒暑推。世泰世凶兮人孽兆，情哀情樂兮事合離。有身有性兮來且昧，壽長壽短兮去又迷。我因悟此兮遠離害，閑居陋巷兮心自悔。一年過隙兮春秋變，一晝轉頭兮暘昧移。竹籬茅舍兮逍遥我，名場利陣兮榮辱誰。是非蠻觸兮辨休辨，煙霞蓬島兮期可期。無爲大道兮鬼神重，徹底至真兮天地知。

恨不逢知音歌

道家活計兮人難覓，縱逢覓者兮工他術。圖名索利兮外相嚴，迷言滯教兮内功失。道體微，德用密，淨赤條條空寂寂。説時莫説他徒迷，憂時只憂自不及。君不見，千流萬派兮浪雖殊，得源得流兮終歸一。又不見，殊途異徑兮步即差，知轍知軌兮同啓迪。恢弘本性兮，體動静之圓明；養育真命兮，剖乾坤之變易。面墻宴坐兮，訪達磨之遺風；高枕恣眠兮，效希夷之芳跡。性停命住兮，得杳冥之自然；玲瓏禪定兮，顯靈源之消息。或夢入於洞天，或飛行而遊逸。或玉女以携漿，或金童而捧敕。三千功雖未滿足，姓名九轉金丹籍。異日圓成，功標仙曆。問聞斯行，則理必精通；願安承教者，頓蠲迷執。忠告言，須委悉，切害，閑居陋巷兮心自悔。一年過隙兮春秋變，一晝轉頭兮暘昧移。竹籬茅恐因循虛度日。性鑑昏時旋擦磨，心燈暗處勤挑剔。保氣精，鍊神液，朝種暮收須自識。箇中玄關是真修，此地不修修甚的。舌上圓通心未通，内假外真衒粧飾。豈不聞子期身喪兮，伯牙之琴閉；又不聞張華命逝兮，劍雄而孰擊。既而見用，方丈一席，蟠蟄身若也無拘，天涯四海飄蓬力。願逢同契話行藏，呼吸虹霓吐胸臆。

因道友惡疾歌

嗟哉嗟哉，這箇形骸。既有也、因何死去；既無也、爲甚生來。爲當是、你能販首；不知是、我愛投胎。糞材，送我輪迴。今番撇下，儘拖儘埋。莫對畫棺澆酒奠，休尋綵輦挽歌抬。上士讚揚下士笑，一場兒戲送身媒。心切切，口咍咍，冗冗人情魚陣排。摇頭不認無生餌，收拾綸竿下釣臺。萬古清風拂襟袖，一輪明月照蓬

萊。

貽囑門人歌

召門弟子聽，少有忠言囑。我病也休醫，我去也休哭。三寸真氣無，四體尸筋骨。送莫綵花棺，宅莫陰陽卜。休占吉凶時，便瘞雲煙谷。閻，賻儀閑骨肉。無罪住人天，有罪歸地獄。莫求賢聖慈，莫畏鬼神族。設憑讚詠功，脫體罪難贖。有箇出塵機，預備修真福。

七言律詩

述懷

清閑無事志超然，糲食麤衣絶萬緣。目倦罷看殘畫軸，手慵不續斷琴絃。息心常是耽詩債，樂性何憑買酒錢。伸屈任隨緣分過，萍蹤蓬跡度流年。

貧甘鶉結弊袍單，不畏狂風透骨寒。恐動一身慵洗面，怕勞十指不簪冠。困眠石榻清還爽，興坐綿窩暖又寬。頓覺身心人彀外，雨傾徵發不相干。

自樂

利鎖名韁滿世間，傭貧且喜得安閑。心頭白境多殊勝，身外紅塵任往還。無爭豈消投洞水，棄榮何用隱商山。柳陰深處繩牀穩，默默終朝不啓關。

述懷警衆

心頭無事氣神和，歌罷狂吟又載歌。芝草榮華含地氣，瓊漿流轉貫天河。剪除俗念存仙念，趕退詩魔作道魔。會得這些魔意思，教君比我更魔多。

善惡同生用不同，兩般元出一心中。慈言喜作養花雨，怒氣休爲送雪風。鳳屋門前栽柳老，虎窩村外種瓜翁。古賢不是無能智，念道忘言樂固窮。

警世害衆

舌香腹臭惡駸尋，交結令人陷陸沉。令色敢違承色戒，巧言徒昧慎言箴。欺心起處心違口，誑口開時口昧心。休恁只謀長得勝，敗來禍取海般深。

誡倦塵勞

悟真莫戀五湖水，心了休遊萬疊山。顛倒乾坤昇降裏，捲舒雲雨吸呼間。五行鍊就三田寶，萬化驅令九氣還。六尺皮囊無作相，更因何事不清閑。

暇日述懷

門柳庭松地種瓜，藥爐經卷老生涯。戲驚啼鳥敲芳樹，閑引遊蜂弄野花。襟袖舞風從展轉，簪冠枕石任欺斜。有人笑問安棲處，萬疊雲深是我家。

與張大師叅同

大道無爲本自然，假禪勘合見真禪。性融空色無分別，命扣陰陽會倒顛。足底風生身翼地，頭邊月照背磨天。初心誰信無中有，鸞鶴翱翔不用鞭。

餞張公之陝西

物外幽人不易逢，喜迎愁送意無窮。德光散作秦川雨，道氣空遺晋地風。今日載言載笑裏，後期一有一無中。仙都揮麈雲霞外，肯齒萍蓬皓首翁。

誡倦塵勞

本務塵勞作悟頭，塵勞反倦恣貪求。一番造作拘心懊，百念艱難徹底憂。七魄儘隨緣孽散，三魂任自睡魔偷。若沉此理爲修養，何日登臨法海舟。

勸未悟首者

修行未掩五重關，豈解神機鍊九還。

空執持齋爲浄戒，謾尋服餌駐童顔。
五行不出陰陽彀，二物全拘造化間。
省得無爲無相理，不離不即樂閑閑。

誡耽書

搜羅塵念枉顰眉，損益從來是兩歧。
千卷古書儒士解，一壺仙景道人知。
少年且歷人間事，壯歲須尋大道基。
爲報聰明宜早辨，莫教伶俐變成癡。

弔衛先生

弔君終日撫雲棺，決了全真果的端。
蟬入青霄金殼冷，鶴歸紫府玉巢寒。
悦隨風月三天上，高立清標萬世看。
再啓蓬萊諸道契，未期相會穩驂鸞。

寄王先生背道向書

苦閲三墳敏九思，終焉計劣謾羈縻。
好依孔聖四禪頌，盍奉純陽百字詩。
七返九還功就日，三乘一了道全時。
碧天皓月清懷抱，羨甚身榮折桂枝。

初冬有感

秋光纔盡又冬隨，北帝功施料峭期。
白草交加三徑滿，彤雲黯淡六花吹。
收心急悟悟來晚，下手速修修太遲。
堪嘆飄飄紅葉落，還元云是入窯時。

雪

四合彤雲似有期，風催飛雪遍天涯。
蓼汀蘆岸同銀色，野樹家梅一樣枝。
嫌少孫公窗外夜，恨多韓相馬前時。
茶餘煙暖無餘事，論到仙花葉上詩。

問修行始終

迷徒欲識道人修，煅煉純陽就則休。
三尺腋囊盛快樂，一條手拐撥憂愁。
青山可住優游住，緑水堪遊笑傲遊。
有客問予歸去路，無言笑指白雲頭。

和王志隱新春

革故東君造化知，鼎新春色景熙熙。
鶯遷喬木風猶軟，燕近尋巢日漸遲。
半雨半晴桃露臉，輕寒輕暖柳舒眉。
一年一見一回老，白髮功名總爲誰。

勸友人感春

君多春感没來由，假見春光有甚愁。
一歲但逢一歲了，百年過盡百年休。
好消舊孽新緣結，恐墮來生今世修。
咫尺壺天極樂境，大開門户少人遊。

天道融和次第春，乾坤泰象正交通。
根荄陶鑄五行裏，芽甲栽培二氣中。
歌管畫樓風細細，輪蹄紫陌雨濛濛。
試看結實從花後，盡在深根固蒂功。

無常推訴難

獰鬼驅馳推訴難，千金不諾買開顔。
豪家豈許貧家替，今日何容明日攀。
寂寂紅樓人院落，漫漫黑霧鬼門關。
奈何無限悲酸苦，盡出平生愛念間。

誡酒

覽古尋常怨杜康，與人爲害酒爲漿。
腐肝腐肺傷難解，痟胃痟腸病怎防。
引惹風波傾命水，顛狂神思辱身湯。
勸君但飲休過度，縱不妨人己自妨。

嘆孽招水旱

造化陰陽氣不調，蒼生孽力自相招。
貧民諂佞奸民詐，富者奢淫貴者驕。
夏月反寒凉月暑，雨時成澇旱時焦。
年饑不足人多疫，已黷天公未見饒。

寄劉先生久別

仙顔一別十餘期，肺府深銘引領思。
縱有良辰歌舊曲，殊無風便寄新詩。
雖然夢到言難到，終是身離心不離。
幾許臨歧腸斷處，春風淡淡日遲遲。

寄張先生

傭跡西山爾據東，鱗鴻不見信難通。

身心動止春飛絮，蹤跡逍遥秋轉蓬。
六府無塵清浄裏，三山有路杳冥中。
步雲一著休教昧，恐屬因循白髮翁。

初夏河津雨

夏初雨力富農家，斷送豐登不足誇。
桑椹半香籠赭色，櫻桃近熟襯丹霞。
院前院後椒成顆，村北村南麥放花。
翠柳緑槐深影裏，軋聲不斷絡絲車。

山堂夏日

閴寂山家夏日深，清凉一味滌塵心。
披襟揀坐溪邊石，策杖尋行柳下陰。
旋折野花閑引蝶，猛敲芳竹戲驚禽。
貪看蝗陣撩童笑，不覺天西日半沉。

度日

騰騰兀兀度光陰，名利蝸蠅更不尋。
鼎内夜勤三捻炷，窗前朝樂一張琴。
杜鵑啼破華胥夢，齊女呼醒禪定心。
誰識箇中閑活計，旋收白玉鑄黄金。

寄陳講師

一別仙翁渺邈間，游思教墨鴈南還。
煙迷曲直重重水，雲映高低疊疊山。
石硯有塵經月暗，柴門無客繼朝關。
蒲團竹杖移陰坐，北顧掀髯逸駕攀。

寄辭史元帥

結交俊乂樂平生，行止常思寵辱驚。
臂裏雖無扶轂力，喉中端有喚雞聲。
當時對語多忠節，今日傳言愈至誠。
徒指良辰期會面，死生不得稱衷情。

述懷

看甚人顔折甚腰，青山雲水路非遥。
老松豈逐霜寒謝，璞玉那從熾焰燒。
雞唱遠聞三里耳，鶴鳴低徹九重霄。
兩忘榮辱知何享，抱道簪冠樂寂寥。

遠訪陳講師

足繭重生汗若霖，不辭迢遞訪知音。
義從肯讓丘山重，恩顧迷連江海深。
閑客性磨門客性，達人心鼓達人心。
風生席上憑高價，一笑都還直萬金。

警仗勢難久

數關人事有興廢，冬去春來無古今。
駭浪成紋空聚散，閑雲藏雨謾晴陰。
前程倒指尅期盡，往事回頭何處尋。
試卧東風成午夢，覺來紅日早西沉。

誡僧恃强

冷笑緇衣話太過，直饒獨擅待如何。
幾般口裏剜坑塹，三寸舌頭結網羅。
鑑垢尚存仍點污，囊錐已利更揩磨。
饒君深抱荆山玉，愁甚人間没卞和。

自嘆

白髮簪冠老道流，一生天賦得優游。
當時對語多忠節，今日傳言愈至誠。
今朝不入他人彀，明日從渠亦自由。
七十人稀六十壽，三千仙果二千修。
昨非今是生涯了，興即歌吟倦即休。

重九冒寒謁友

重陽風葉動蕭騷，斷送寒威徹弊袍。
遍體粟生驚凛冽，哦詩齒震謁英豪。
我深有意呈千首，他只無心拔一毛。
那更狂朋不我恤，柴門杖擊喚登高。

裴先生坐化

夜夢金童捧詔宣，今朝羽化老裴仙。
一靈豁達歸真矣，四大端嚴貌儼然。
躍化龍威投海島，翱翔鶴力上羅天。
而今而後修真子，少與先生可並肩。

嘆休心

當時體段學風流，年老騃尋萬事休。
名利盡隨流水去，是非都逐落花收。
懶干風月疏詩社，怕屬顛狂厭酒樓。
有客欲論榮辱事，幾番緘口一摇頭。

述懷警門人

飲醉刀圭卧草廬，杳冥別境證功夫。
朱龍穩跨遊金闕，玄鶴相扶翫玉壺。
萬變定時三界静，九天晴日一輪孤。
不知多少修真子，此箇家風得也無。

警世

時危不用直臣籌，認得膠盆莫刺頭。
雲夢韓侯無罪滅，杜郵白起有功囚。
碧松林下高低廟，芳草堤邊新故丘。
試向碑間觀舉止，都無一箇稱心頭。

勸俗知叙

俗眼艱窺道者流，箇中別運妙機籌。
一輪明月中天浄，兩件神光内境收。
長短卦爻從補坼，丙庚水火自添抽。
春雷一震飛寥廓，浄體縱横天盡頭。

已覺功名不遂成，歸來寵辱兩無驚。
内收瞳子休觀色，外鎖舌頭不有聲。
心似半篙潭水静，身如一片野雲行。
追思往事仰天笑，險被空花悞一生。

寄門人先生學書

何事先生厭草廬，不親有道只親儒。
苦貪架上三墳義，豈顧壺中七寶珠。
强咤有緣榮利禄，不知無分浄功夫。
老骸病目看看近，應也長吁自嘆愚。

誡執者

學道先須誠執剛，執心自擅作强梁。
相如避路忘顔厚，廉氏携荆乞罪當。
和氣至柔穿厚地，泉流雖弱貫高岡。
處謙受益終無咎，違衆超羣大不祥。

自樂

衝開地網撞天關，穩跨飛龍恣往還。
眼底便知爲極樂，座中深曉是蓬山。
忙忙二曜從渠速，湛湛一真自在閑。
了不了兮休理會，從教白髮笑酡顔。

問法眷弟兄

問君心事莫生嗔，端的修真要遇真。
教雨洗除心上垢，道風蕩散眼中塵。
本是一般無礙物，崢嶸神用果無邊。
一壺變化夢中夢，三界飛行身外身。
此箇玄玄還不信，更將何物號陽神。

警妄

也曾求道也叅禪，遍歷雲山不記年。
和尚發言誇佛種，道人開口騁神仙。
六經十論文徒昧，七返九還功妄傳。
已受皮囊囚禁苦，猶言父母未生前。

寄雷祐之大軍後病中

恢恢天網密牢籠，孰是常安覆載中。
多少合離多少恨，一番興廢一番空。
風前陌上屍猶臭，雨後沙場血尚紅。
試問當年貔虎士，幾人得到白頭翁。

自叙警輕命

世亂年凶事足諳，抽頭隨分養真憨。
當年小子百千萬，今日老翁一二三。
性命無根鈎上鯉，形骸有限繭中蠶。
榮枯分定無差失，休使欺心分外貪。

嘆道

性珠無樣抱重玄，應變縱横得自然。
豁達諸方明徹底，經營萬彙體隨緣。
隱時寂寂歸毫末，顯即虚虚塞地天。
一壺變化夢中夢，三界飛行身外身。

誡貪

愛索纏身發嘆聲，始知地就害還成。
畏針當眼培荆棘，怕陷當途撅塹坑。
禍是愚人福裏出，福從賢士禍中生。
英雄若不陰公判，項羽東吴再起兵。

誡妄説

欲話玄中顛倒顛，須遊天内一重天。
心還有物休論道，性若無根莫論禪。
初地不栽泥裏藕，下梢怎結水中蓮。
莫將聖典狂猜解，準擬身招妄語愆。

宋真人垂訓河中

披雲大闡歷人間，一載河中兩復還。
拔度德光開九獄，慈悲威力震三山。
吸呼離坎陰陽變，舒卷風雲天地閑。
爲報世人從此後，不迴向善大愚頑。

夜坐

迢迢夜色正三更，玄體飛行出玉京。
風斂野雲千里淨，光浮滿月一輪明。
銀星點點寒光白，碧漢澄澄浩氣清。
何事日烏離海上，一聲鐘送定初驚。

樂境

大道淵兮在內觀，淡乎無味有真歡。
清風氣透三山遠，明月光飛萬里寬。
不約高低從變化，奚分內外樂盤桓。
醒來獨對何人說，盡付松風一操彈。

道無二

釋道從來本一源，如來老氏共登天。
箭穿鐵鼓藏深理，爐煉金丹隱至玄。
白馬東來傳祕語，青牛西邁吐真詮。
而今而後緇黃輩，徒向丹書竺誥研。

贊知進退

閑來倒指點英豪，越相劉侯一著高。
三卷聖書垓下祕，一籌神變會稽逃。
西施謾展羅鶼網，呂后空施陷虎牢。
小智欲謀成大事，一如魚餌釣鯨鼇。

答人問閑

既慕林泉笑傲閑，便將瓶鉢伴青山。
陰符道德經三卷，蓬牖桑樞屋兩間。
紫府靈禽勤接送，丹山逸駕旋追攀。
坦然心上無餘事，滿院松風晝掩關。

趙白二仙墳守而禮問

夜闌寶炷裊輕絲，對塚披肝祝二師。
八百行修成甚日，三千功累就何時。
人間蓬島猶難見，世外羅天豈易知。
願入夢中明點破，捨身志道待歸期。

上平陽廉訪使

百姓嗷嗷苦莫當，大僚經過便清涼。
温辭撫俗寒添纊，潤德霑民渴遇漿。
到處威無風雨惡，隨方名噴麝蘭香。
流風不令朱門懼，秖聽雷音賜寵光。

送王進之

離盃瀲灩送知音，握手愁傾淚滿襟。
索索固窮三十載，惶惶冒死幾千場。
住行坐卧百骸老，游息藏修兩鬢霜。
一著無生今未了，不忠不孝罪誰當。

值人見棄

擔簦訪道片雲身，漂蕩天涯二十春。
緑鬢叅同多有益，蒼顔歸故近無鄰。
朱門肯顧柴門客，狐褐誰憐梟褐人。
海島仙山歸未得，任伸任屈養天真。

樂貧

四更鼓罷市聲諠，我正齁齁恣意眠。
蓋片紙衾枕塊石，鋪條蒲席襯堆綿。
或隨白鶴遊蓬島，忽跨朱龍看洞天。
此箇話難人世説，枉教名利笑風顛。

中秋賞月

雲消塵斂半秋天，星斗分明月正圓。
白玉樓頭誰品笛，水晶宮裏我調絃。
瑩浮海嶽冰清爾，光浸乾坤冷湛然。
自古年年唯此夜，世間何處不遲眠。

嘱楊先生

與君特地話行藏，道在清貧當自强。
緊鎖五關身有益，謹持三寶行無妨。
薦賢舉善得雙美，安己讒他必兩傷。
君子所爲須願學，自然福蔓與天長。

道人作止果非常，德要謙謙志要剛。
慧劍高揮羣怪避，刀圭爛飲萬邪藏。
五霞鼎内烹金蘂，七寶爐中煉玉漿。
造化真修成健體，通天徹地路堂堂。

嘆時

離塵在道莫心違，天地推遷世改移。
察察小人剛長日，謙謙君子道消時。
灰心讓印垂三顧，冰晒辭金畏四知。
大抵孽緣休理會，不如塊坐樂無爲。

誘衆

學仙一段妙機關，盡在生成造化間。
水火推移逢即返，木金動變遇須還。
二輪日月陰陽息，六合乾坤天地閑。
此箇功夫行得到，始知隨處有蓬山。

勸門人

舌了心頑學道人，叮嚀忠告莫爲嗔。
青春暗去年年老，白髮潛來日日新。
愛念重添心上垢，榮觀收拾眼中塵。
一朝耗蕩元真盡，伏枕空嗟道遠身。

警虚度

當時釣爾不迴頭，縱得迴頭亦妄修。
木上求魚勤旦暮，水中捉月度春秋。
幽明寵辱短長夢，神臭榮枯多少愁。
試拭青銅看皓髮，今年更比去年稠。

壞袍

袍壞渾無一線聯，莫尋綱領不容穿。
四襟方竅與圓竅，兩袖長懸復短懸。
濯垢條條隨水去，拂塵片片逐風顛。
而今卧月眠雲裏，儘赤條條度晚年。

警妄解圓覺

圓覺真經無可説，强談圓覺廢功夫。
空圓覺了元無跡，大覺圓成顧絶模。
漚没漚生空聚散，雲來雲去謾馳驅。
還知不説爲真説，未肯人前鋪席鋪。

寥陽宫夜坐

獨坐寥陽夜已闌，銀河耿耿月華寒。
琴彈折桂姮娥聽，劍舞誅龍鬼魅看。
八面玲瓏冰鑑闊，一天澄湛玉壺寬。
人間多少利名客，不識簞瓢抱大丹。

誡人妄解書

狂猜妄解誑談論，不識真常道蒂根。
手掬途泥揩堆子，口含漆水洗膠盆。
張良指是孟良叔，楊子呼爲柳子孫。
也待升堂謀入室，豈知遠隔幾重門。

勸道人可遠鄉

修行切要遠離鄉，不歷雲山道有妨。
月色到天元皎潔，水流入海自汪洋。
絮綿離柳飛南北，蠻觸辭蝸絶短長。
竈底無薪火自滅，豈勞指沸旋揚湯。

警居菴幹私

得莫歡娛失莫愁，幻軀六尺水浮漚。
今朝有喜今朝樂，來日逢愁來日憂。
一息不傳爲朽骨，半星皮臭是骷髏。
聖賢遺教佯聾瞽，甘爲兒孫作馬牛。

夏日憩純陽宫

麥天誰不畏炎陽，禪榻松風氣味涼。
茶乳滿甌清露冷，檀煙結蓋白雲香。
性中空色都融攝，心外塵勞得坐忘。
卧看條山雲自散，日移花影上東墻。

勸劉子高

道人器宇別持操，不恥終身弊縕袍。
方外注心方外友，世間著意世間曹。
志須似水麟洲弱，氣莫如山太華高。
敢問後言休退有，自慙魚餌釣鯨鼇。

鸛雀樓避暑

鸛雀樓頭不暑天，南來輕吹貫心田。
一廛塵土離身外，千里山河到眼前。
卧飲清風心醉道，坐忘濁境性安禪。
中條山色半殘照，紅翠連線接暮煙。

遊山菴

清迴山菴煙靄中，雲封幽徑水西東。
雨餘澗畔猿攀果，日暖松梢鶴唳風。
栽藥畦中勤老叟，採芝嵓下戲髫童。
他年撇却人間事，氣吐虹霓返太空。

晚年述懷

白髮簪冠百不宜，日常睡早起還遲。
月圓月缺幾經見，誰辱誰榮總不知。
閑説箇中君子話，狂吟方外道人詩。
一生不問浮生計，除此無爲總不爲。

誡慳貪恃勢

非理貪求甚太過，心頭網罟苦收羅。
暑寒尚被四時換，晝夜猶隨二至那。
填海勢摧徐福笑，拔山力盡子房歌。
莫言得失由人造，數到頭來無奈何。

警參

道藉明師指到頭，他人公案又搜求。
登天必假登天隥，過海須憑過海舟。
萬物生成從本發，羣波蕩漾自源流。
鄙哉蟻慕盲修者，癡凝燕猖狂戲蜃樓。

還鄉作

昔年訪道走西東，今日簞瓢復里中。
但可卷懷藏進取，不堪開口論窮通。
人情冷暖香騰別，世事興衰總不同。
多少狐裘貂帽輩，霸陵消息氣雄雄。

勸門人服勞

積福塵勞苦莫辭，欲高須以下爲基。
營爲不礙乾坤合，動作何妨日月移。
圓覺四禪依次定，陰符三盜自相宜。
一真不昧從終始，久久無中養就兒。

中秋夜

風開雲幕正中秋，拉友携琴宴小樓。
檀屑滿拈添瓦鼎，荻簾高捲掛銀鈎。
喜觀天面十分月，豈惹人間半點愁。
飲醉西風忘彼此，不離眼底看瀛洲。

贈趙録判

常道無爲玄且妙，世人多欲觀邊徼。
迷流分派昧真源，直志除斜撮正要。
上士聞之信又行，下愚得也誣更笑。
是以洪波懶擲鈎，巨鼇魚餌知難釣。

悟真集卷上

悟真集卷下

錦屏山通玄子李先生集

詩

勸修行早離鄉

修行不遠離親愛，只爲當生泥水倩。
元本因他泥水成，下梢管被泥水壞。

釣馬先生未許

苦海漂流欲釣鼇，見鼇不敢下鈎撈。
柰何一派傾舟浪，怒捲風波轉更高。

内觀心月

自家宫闕徹天寬，高掛團團白玉盤。
皎潔清光無翳障，簾幃深鎖恣情觀。

鎖猿

赤帝山中黑色猿，攀花摘果要難收。
而今打得金剛索，鎖在黄庭不舉頭。

繫馬

靈臺赤馬太驕肥，愛對風前月下嘶。
幸得民安無戰陣，舊槽緊繫不牽騎。

問一脊不出菴

結制生涯戊己家，慇懃特地造三車。
琢開古轍崑崙過，大道周流無障遮。
痛飲刀圭灌玉花，醉眠一任日西斜。
客來幾度敲門喚，一夢遊仙尚未家。

壺中境

天内一天少見知，無生真境此爲基。
道人箇裏曾遊歷，休問修行無有爲。

試筆

心手相忘玉管摇，聲如寒雨響瀟瀟。
不離繭紙兩三幅，寫出龍蛇千萬條。

春愁

人被春來苦不忺，等閑難上我眉尖。
尋思白髮無情理，不問主人添便添。

謁袁權府

三秋雨過曉風悲，深慮寒生試問衣。
小富欲成近大富，柴扉故掩謁朱扉。

誡謗傲

萬慮沉沉一氣沖，朝昏常在杳冥中。
人來話我我慵語，識破人間事事空。

錯認

聲色堂中休覓佛，馨香洞裏莫尋仙。
請觀猿摸波間月，影動方知不是天。

雪

雲生風送雪霏霏，誰識乾坤造化機。
碧玉峰前童子笑，黑牛變作白牛歸。

夢飲

意倦琴書卧小軒，夢隨劉阮酌桃源。
醒來復醉醉還醒，寂寂無人啼曉猿。

同人見訪

昨感良朋蠟屐來，東皐笑傲晚慵迴。
樵童侍我臨流坐，不賦新詩亦快哉。

養志

收拾琴書歸去來，鶴全毛羽蛤成胎。
得衝霄漢渾無礙，高衒神珠晃九埃。

警送孝

臭腐化神神化臭，輪迴一舊一番新。
明知物理渾如此，何事生人送死人。

居山

蟠跡茅菴已數年，等閑無事不山前。
莫言閑樂不由己，自是人心著萬緣。
屋上峰巒映夕陽，半林紅翠匝茅堂。
茶餘客去柴門掩，閑弄流泉趁晚凉。

別河津和馬先生韻

樂寓山菴未卜歸，征鴻喚省思依依。
如今已得逍遥趣，擬學孤雲自在飛。

道人心似白雲閑，動止從容自在間。

憶出谷時便出谷，要歸山則即歸山。

嘆生死

行尸休爲死尸悲，父去看看子亦隨。
陰簿星星明有限，只爭勾早與勾遲。

月夜

風收雲幕露青天，天地冰壺冷湛然。
萬點星疏銀漢淡，一輪明月正孤圓。

陽火

陽光上越一重天，下徹無疆九壘邊。
星月伏藏陰怪滅，一輪赫赫顯孤圓。

牧牛

牧童晚唱樂江邊，放下白牛不顧牽。
寂寂蘆花煙水外，一輪明月照青天。

自樂

外無煩惱內無思，不醉不醒不即離。
何事道心清樂處，碧天風細月明時。

警昧真心

共說修心不識心，真心別隱洞天深。
欲知不問修真士，走遍天涯無處尋。

寄楊先生

大法堂前授劍時，囑教付與丈夫兒。
柰何落在雌柔手，匣內悲鳴孰可知。

勸學

天元真氣上天梯，收拾栽培要灼知。
全會始終無退倦，只爭成早與成遲。

警貪求

蠅頭利賂十分追，不恤人難任四知。
一旦積成盈貫罪，取招業債倩烏誰。

諫招後言

忠言十九不機投，面苟相從背變讎。
范蠡悟來無後患，夫差徒見子胥羞。

賤利名

歸去來兮雪滿頭，利名心上擎然休。
當機抵了輪迴債，也是今生贏一籌。

幽居

欄檻數竿君子竹，矮窗幾卷聖人書。
遊仙夢斷松陰轉，一操絲桐樂有餘。

內巧

吹紅海底一爐火，消却山頭兩片冰。
火自滅時冰自盡，日光月色共圓明。

嘆道寶

陶甄大璞作生涯，耀古輝今無玷瑕。
放去收來天地窄，崢嶸神用應無涯。

雪後調琴

閑樂絲桐取次調，坐親爐火恣逍遥。
貪憐徽外琅然曲，不管門前雪未消。

晝眠

晝寢明窗況味高，心頭塵慮絶纖毫。
甜然半覺遊仙夢，又向壺天看一遭。

兵後遊河中府

舜都樓閣冠天下，幾逐灰殘幾度修。
唯有條山林麓在，巍巍依舊過春秋。

寥陽宮西軒

西軒高卧性朦朧，飲醉西風混太空。
空裏幾多真變化，樂然分付不言中。

寂寂西軒遠市廛，寬藏法界我深憐。
侯門人到慵相對，獨稱閑人宴坐禪。

西軒雲憩枕書眠，瓦鼎山檀裊瑞煙。
一味清音偏貫耳，瑶琴風鼓自琅然。

登鸛雀樓觀河

地上長河天底山，天吴怒激浪迴還。
争如樓上無名客，不起風波自在閑。

夏日晚興

自南薰吹晚生凉，散褐横琴對夕陽。
三弄聲殘明月上，矮童來請夜燒香。

初春雨後

膏雨初晴日漸長，輕寒猶自勒羣芳。

道情樂景憑誰説，獨傲東風立夕陽。

寥陽宫早起

幾韻金鐘送曉寒，遊仙夢斷不成眠。起觀太華峰頭月，斜照條山影浸天。

文秀才問道

常道真常常自知，知常常道乃無爲。無爲爲得無言説，説著真常道即離。

寄山南任先生

塵談一别十年間，幾見賓鴻謾往還。望斷前山風月底，想應一樣養高閑。

贈張先生入圜

禁身禁足勤行道，忘相忘言宴坐禪。大覺圓通明五眼，不離當處是羅天。

嘆日月催促

纔過中秋皓月圓，又逢重九菊花天。四時直恁催人老，攘掇一年又一年。

警敏喪

生死朝昏事不訛，壽長壽短一南柯。臨喪莫起悲酸念，輪到頭來柰爾何。

重遊河中

四十年前此地遊，繁華幾換度春秋。黄河不在興亡殼，依舊滔滔東注流。

幽居晚步

麻衣拂地瘦笻長，踏破雲山正夕陽。回首黄昏香火罷，笑披風月入禪房。

嘆害人者人害

蟬噪松枝興未休，螳螂牙爪利如鈎。一心只慕甜蟬味，豈顧黄鸝在後頭。

明守分

平生無作爲，禀性太愚癡。一鉢千家飯，三冬百衲衣。般般常足意，事事不愁眉。何爲窮能固，玄元説儉慈。

秋赴河津立菴讚貧

蓑笠離桑梓，時當霜葉天。琴書拋我友，瓶鉢謁他賢。瓦解霜侵榻，簷頹雨滴椽。虎狼蹤户外，苔蘚滿窗前。行訝顔淵巷，眠偎后稷綿。几無龍尾硯，架絶鴈頭牋。淺蘸禿毫筆，濃磨破竈煙。興題袁憲傳，閑閱范丹篇。不怨人深恪，常思己薄緣。固窮心不濫，抱道志彌堅。杳杳冥冥坐，昏昏默默禪。幻軀培丈室，真性透重玄。内外融無二，縱横滿大千。五行難造化，二氣罷催煎。極樂清涼境，逍遥自在仙。妙機無可説，緘口待天年。

警門人

修行莫盲，志戒精誠。天崩莫懼，地陷休驚。下忘貧賤，上傲公卿。鬧中取静，死裏逃生。内全浄體，外絶人情。圓明五眼，證果三乘。斯言再囑，從背毁，財重義輕。樂從猿耍，動學雞争。性迷聲色，意在功名。問君端的，曷幹前程。

遺世頌

人聽清角，不聞雷震。我今歸去，大限有盡。好事擬説，説也難信。余弟余兄，道之可進。

悟真集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08 洞淵集

經名：洞淵集。金長筌子著。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洞淵集卷之一

龜山長筌子著

至一書上

重玄篇第一

重玄照曠，謂之混冥，至妙乘光，是以無上。流衍於太極之前，固存於終滅之後。包裹天地，彌塞四夷。循未始，職未形，冥有樞，兆有彼。雜然芒乎芴乎，肅肅赫赫。化生物品，應感羣情，巍巍乎不可名象。故得之者未敢以辯飾，知之者輒敢爲輕微。廉慎而保，恬愉而處，當時而大行。周盡一體，靈變無窮，神之莫測，而能精之至矣。

純素篇第二

純素寂然，貴精全神，養氣於澹漠，藏志於虛曠。悠悠乎天地之間，物不能雜，倚伏俛仰，不失其實。處尊顯而不悅，貧賤而不惡。水火四時，難盜其真。是謂有德而知天之所謂也。然後知大玄，知大倫，知大清，知大德，知大持，知大行，知大朴，知大智，知大寧，知大達。至矣。大玄蹈之，大倫稽之，大清居之，大德牧之，大持廣之，大行逝之，大朴成之，大智深之，大寧守之，大達貴之。十事精通，粹之極也。故曰無不可也，無不妙也。泯然無思，澹然無爲，是其眇畔。

致道篇第三

致道天成，而無極无際。汪洋汗漫，充滿六虛，遨遊乎四海之外。或觀或倚兮，無影豫章之樹。以盤以遊兮，三秀長生之苑。冥伯洞庭之巨室，浮定門，篤實偃然。冥方壙埌之野，其處無端。斯人也，斯倫也，物莫之傷。何往而不至，又不知其所終。故曰：雖螻蟻稊稗、瓦礫屎溺、禽獸草木，無不在也。物物者無物。然而天下黎庶，日用猖狂而莫知。

太冲篇第四

太冲至妙，淼兮汎兮，其道深深，若水之變也。動其无狀之狀，著龜筮卜，莫眹其祥。浩然泊心，玄洞萬方。蕩然有形，運轉無常。流行於善時，滉漾自得。無爲也，无迹也，合乎天倫。詐巧僞情，狂狂伋伋，莫可測量其用也。

宏達篇第五

宏達大順，無忤萬物之性。其靜若空谷，其動若春風。化被群有，故志匪勇縻，言無涯異。不工乎天，不拙乎人。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其可左右而已矣。

水鏡篇第六

水鏡明清，其道皎然，若天之垂象焉。其應若谷也，其鑑若神也。無私無遺，含融於萬有。閒然無存，故湛澄

瑩飾矣。分別美惡修短，動静有黨乎耳。且夫手之於搏也，殆足之於驟也，殆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身之於美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衆殆之成也，不給改也。禍之突也日溢矣，而人以爲己寶，不亦危乎。故曰：其返也緣功，其果也待久。是以聖人御物治世，其道有若於斯。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自著，濟上潤下，照用不疲，而物自違也。道未嘗有封。

適常篇第七

適常無妄，出處有宜而盡道。執左契而從事，清而容物，世累不干乎心。緣慮而葆真，雖混囂塵，疑獨不化，入乎寥天。

虚者篇第八

虚者道之淵，静者神之舍。無始首創於鴻濛，鴻濛肇判於天地，天地布列于四時，四時玄斡於五行，五行滋長於萬化，萬化復歸於太初，太初妙會於无有。无有者，謂之天門。天門者，无乎出，无乎入，无乎生，无乎死。衆不見其形，物物復情，同乎混冥，聖人藏於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冥真篇第九

冥真神遊，渺邈大明之墟。以道觀之，則無遠近洪纖、清濁貴賤之差也。恒於是，則无出而陽，无入而藏。以无絃。聲徽自然，无首无尾，无常无形，鳴鳴兮八極之表，琅琅兮象帝之先，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清響寥空，聖功生矣。日月星辰，散行其紀，萬物循生，五德應備，蕩蕩然乃不自得。及蘋賓之月，河漢沍凝，降爲白雪。當其黄鍾之夜，草木怒榮，始造陽春。是以聖人奏之，則慶雲覆，醴泉湧，停之則景風調，玉燭明。視之則不足見也，扣之則不足聞也，慮之則不能知也，逐之今古無窮，而常自然，巍巍乎大矣哉。至尊至貴，以此莅天下，其鬼不神，聖人亦不傷民。是故物得者生，人得者久。居有所成，事有所承，行有所之，樂有所適。敬順而不喜，侮狎而不怒。其音不淫之傳，叢生胥産，逶迤而無窮者也。

機械篇第十二

機械妙用動應，若神器俯仰淺深，度其可否也。進退輕重，不失其宜，舉激有滋，利於物澤，配時雨，啓發理，合於神明，民詎知之也。夫何故？善通非金石絲竹、匏土塤篪，非大武鄭武、折楊皇荂。桑林經首難以操，宫商律吕不可知。由是鼓之以泰和，調之以太清，振之以洞玄，動之以无爲，擊之以无絃。聲徽自然，无首无尾，无常无形，鳴鳴兮八極之表，琅琅兮象帝之先，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清響寥空，聖功生矣。日月星辰，散行其紀，萬物循生，五德應備，蕩蕩然乃不自得。及蘋賓之月，河漢沍凝，降爲白雪。當其黄鍾之夜，草木怒榮，始造陽春。是以聖人奏之，則慶雲覆，醴泉湧，停之則景風調，玉燭明。視之則不足見也，扣之則不足聞也，慮之則不能知也，逐之今古無窮，而常自然，巍巍乎大矣哉。至尊至貴，以此莅天下，其鬼不神，聖人亦不傷民。是故物得者生，人得者久。居有所成，事有所承，行有所之，樂有所適。敬順而不喜，侮狎而不怒。其音不淫之傳，叢生胥産，逶迤而無窮者也。

天樂篇第十一

天樂妙音，出乎無始，發乎太虚。

乎道者若此。

解衷篇第十三

解衷釋贅，廓然而自虛。泯是非，蠲利害，却其智巧，怯其果敢焉。是故夜眠无愕懾，晝覺無怨懟。亡失憂苦不盪乎中，痛疾哀樂不謬乎心。美厚爵賞而不喜，刑威禁耻而不畏。捐其末，究其本，若夫古之真人，達其綱也。墮肢體，黜聰明，病其不病，知其不知。暢然混一，體乎天鈞，遊於形骸寵辱之外，萬物之始。奚爲樂哉，奚爲不樂哉。

韞珠篇第十四

韞珠於善淵，齋心服形也。養神於玄默，發乎真智，有大美而无爲不言。若日月之自明，洞曠而不遺。至道不修，德配天地，自高自厚，而萬物不能離焉，各成其理也。敦龐含弘，冲虛條達，六極鑒徹，无幽不燭，始乎炳靈，適得而幾存。

妙契篇第十五

妙契寥廓冥冥兮，虛凝神會，積之不足，無藏有餘。非耳目之所得，心智之可求。賾之愈遠，探之彌深。親之非近也，觸之無慄也。瞻之不在其前，忽然不處其後。和而不唱，應物無形。萬物不能礙，好惡安危無所缺。不將不迎，匪言匪默。愚惑者一絲有隔，聖慧者萬善同源。用之則塞乎天地，不見其端倪。廢之則不知其所入，莫窺其朕兆。寂兮寥兮，百姓日用而未嘗知也。悲夫，積塊聚塵也遑遑，盡世疇覺之哉。運轉亡已，否泰密移，往來相接間，事之破碼，有醉於蠻觸之家者，烏能往復。

墮弢篇第十六

墮弢無好，已而不知其然。觸物无咳，是謂大成。繡而眩目，聽不以鑛鏘笙簧而鬨耳，臭不以椒蘭橘柚而窒鼻，味不以芻豢醴醪而慘中顙，身不以柔毛綈幕而厚適，思不以分別情慮而悖志，外不以功名富貴而役形，內不以術學智巧而亂真。祛掃衆穢，入乎無倫，如是則然，後遂得含乎明哲，納乎聰睿。味其无味之味，言發乎忠梗金石，佩乎麗素絺綌。揮斥八紘六氣之外，奮翼扶搖，盤礴洞靈，妙貫虛無。其知有所至矣，深矣高矣，不可以加矣。

天隱篇第十七

天隱深藏，高虛幽邃，故世莫辨焉。其道密庸，德被含生，不著其迹，韜乎其事，起伏無妄也。昏昏昧昧，若弊若缺，如谷空曠，與物反矣。无毀也，无譽也，人莫知之，是謂大全。

哀樂篇第十八

哀樂不入，德之至也。無取無與，性之定也。屏其思慮，忘其形智。養其素，致其虛，其德不孤。審乎真假而不與物遷，守其宗也而幾存。

寄託篇第十九

寄託真宅，深息於壙埌之鄉，超卓無隅。其高也無覆蓋，其大也無方位。形無形之户牖，用無用之材梁，欲不欲之純粹，執不執之宏綱。玩不死之書，不以分別之曲。或從容輝光之野，倜儻之居。酌靈壺之旨酒，奏太古之擁腫之音。縱橫肆任，與道周密，不爲至矣哉。且民之情，鹵莽滅裂，相糅相摩，

相治相繼，覆墜而不返，火馳而不顧。悲乎。是故室六鑿相攘，心无天遊。悲乎。是故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義有所極。

頓泯篇第二十

頓泯世態，開天去人，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也。明道之大賢，墨史辯聰，知巧技藝，烏可得窺此機乎。若滅若沒，默而素逝。不應乎揆務，立乎本源，而通乎自然。存亡好惡，寵辱是非，譽乎悗乎，其未可制也。九竅百骸，物物混融，而不知我有。忘時忘所，忘古忘今，杳然空然，故深入太玄。

天下篇第二十一

天下無敵，暢道而知本，通天地之統，盡萬物之性，發乎天光。高蹈乎大方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蕩德海之長波，清徹九淵。扇象外之真風，摶翥八表。語識遼夐，指顧幽微，智德明敏，照機若鏡。是以真聖知人知天，與造化同功，或動或止，妙用無窮。然後達死生之變，放適太虛，與物有宜，利澤施乎萬世而不衰。

神遇篇第二十二

神遇而遊，无處不通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爲而成，妙萬物之上，自然而已。以近及遠，因己知人，无形无迹，數之所不能分，精粗所不能讕。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察。乘虛而不墜，觸實而不咳。吸風飲露，迂闊无方。无忌畏，無愛矜。越山谷而不悸，貫金石而若无。視无所障，雲霞不閡其明。聽之不亂，雷霆莫駭其聰。叡無舒，冥冥四隅。侗乎其无識，曠然爲滯之如此也。乃歎夫知其道者不易逢矣。今也若目擊而存，一言交臂，怡然自得，不豈不然耶。

獨卓篇第二十三

獨卓儼然，其道隻立。潛行乎萬物之上，其志不慄。不以博溺心，不以文滅質，莫之爲而常自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无所係。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始。不雕不琢，復歸於朴。无卷无舒，冥冥四隅。侗乎其无識，曠然爲至矣。

去忮篇第二十四

去其忮，靈臺無所持德，應萬變而无所觸違，是謂和同，不以人助天。若然者，莫知其極。故得混茫於太常。

平易篇第二十五

平易恬泰，邪氣不能襲。志謐神凝，全其內充，其朴自成，可以爲天下寶。故益悔，不惴蛇應物，无時不適，何往而不通。至德之不加多，損之不加少。淵淵乎若海，

運量乎無之紀也。

貞慤篇第二十六

貞慤有感，德至於神明。古之善爲士者，聞斯行諸，孜孜可矣。俗安所習，嘗試論之。縣品之溜以穿堅石，單絺之綆能斷楨幹。木之鋸。夫何故？其績綿綿，可使然也。入海求珠，不畏於波瀾。投山射弋，不懼於猛獸。蓋忘心至此也。嗚呼，振振君子，終身不免，死於漁經獵史。淺薄頑闇，綢繆嗜慾，相儻輕肥，妄生堙滅也。至於神人，以天地爲一域，將億代爲曠息，无知先後，不覺古今，大小混然，殊別同際。況至學契真求道之者，持不怠之誠，篤强行之志，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平之道暢矣。

淵默篇第二十七

淵默深靜，入乎无隙。中而无所伏，出而无所陽。以虛爲閾，以无爲家，无宗无祖，无子无孫，寂然獨立，一无所係，不知其誰何。由是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兼忘篇第二十八

兼忘物我，至和不遷，去其與故，靜一而不變。言意不立，吹噓自然。息之深也，而无感而通也，而无所係。觀化死生爲一，莫之能滑，而況所忘。觀化死生爲一，而不見其匠巧。垂見參羅，而罔測其遞四時，而不華不實。巢穴禽獸，此未嘗飛走。流注河漢，其難探淵源。先堅白同異之介乎。由是亦无所遺，亦出渾淪也，寥寥无首。跨古騰今也，不見端倪。大則包羅元亨利貞，无涘无隅。小則鍼芒秋毫，纖塵不立。千聖難窺，萬法莫載。離聲離色，勿問勿傳。故曰：寂寞恬惔，廣大深微，虛妙靈通，无爲无礙。

去窒篇第二十九

去窒忘偶，純純如也，閑閑如也。七孔流通，方寸虛也。若木殼橛株，沉埃聚沫，雖威賞无禁勸，親疏无間然。天下毀譽，謷然不顧，儻然不受，如入至幽之谷，遊於萬物之不遯，而皆存焉。

無得篇第三十

无得可得，是謂玄式，真樂純熙，寥寥致虛。內不覺有太初，外不知有形影。無輒無窾，不素不緇，非有非无。遇陽明不動，當幽陰不凝。含容萬變，一物不爲。聽之無聲響，坏混希夷；用之不可既，无始无卒。自本自根，深不可識，亘古以固存。

鑑道篇第三十一

鑑道精微，超然無際。彫琢群品，而不見其匠巧。垂見參羅，而罔測其樞機。壽載二儀也，故非清非濁。更遞四時，而不華不實。巢穴禽獸，此未嘗飛走。流注河漢，其難探淵源。先出渾淪也，寥寥无首。跨古騰今也，不見端倪。大則包羅元亨利貞，无涘无隅。小則鍼芒秋毫，纖塵不立。千聖難窺，萬法莫載。離聲離色，勿問勿傳。故曰：寂寞恬惔，廣大深微，虛妙靈通，无爲无礙。

混同篇第三十二

混同不殆，冥契於參寥也。觀萬物而罔有貴賤小大焉。視泰山秋毫，殊无高下，達有无一門，知臭腐化神奇。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若然者，以富貴爲土梗，以蓬户勝連襹，以藜藿勝三牲，衣裘褐也，有黼黻狐貉之樂。由是忘我忘彼，孰是孰非，知生化與夢覺等情，巨細无限一域，自然而幾存焉。庶民之有瘳矣，盡之也，彼直以循斯須也。

盈虧篇第三十三

盈虧代謝，陰陽相推，因形移易。其中有達於上玄者，萬无一全。察乎耳目之間，智態貌色，謬矣。夫見於此者，不見於彼，知其有者，不識其无。且一形者，大塊載也，衆穢聚也，五行相假，偶爾和合，四時相殺，迭來迭去，嬰孩少壯，耋耄老弱，豈有暫停而無變易耶。噫，芸芸黔首，忽起忽滅，代興代廢，執此操持，晝夜訢訢，認爲其實，屈伸俯仰、吐納吹噓，以此爲妙道，見彈而求鴞炙，何不大惑之甚。俄爾皮膚弊惡，毛髮凋敗，事，寧不悲乎。是以至人外通萬善，内刳一心，觀百體四肢將爲塵垢，超乎群趣之表，放任於天倪而无容私，物我全之矣。

蒙昧篇第三十四

蒙昧緣慮，蝨賊内訌，精神之失也。且世之人，其年雖壯，其行甚孤，輕用其事，蹙頗於時，有弊不濟，憂患相接，喪而不知也。此胥靡之所，古之善爲士者不然，忘懷順物，任真而不囿，澡雪其垢，塗隙如愚，完其德，就其閑，是謂知明理罄矣。

死生篇第三十五

死生至理，民之大事，莫過於斯。惟貪生喪德、倒置薄俗之流，嬉遊四方，情欲關扃，窮年慄慄，忘乎本矣。夫體道之人則不然，通乎物之所造，達陰陽之變化，了心智之玄同，塞乎七竅，衆態一齊，考命雖終，有不亡之理，忘彼忘此，无悦无惡，以天地爲一谷，以太虚爲友鄰，豈有形骸之累乎。

任運篇第三十六

任運達數，知足而不辱，全生保形之道也。以形爲體，以德爲基，不趍向於俗，不親放於利，不預謀於事，不蘄於惠於人，知時不知止也，道不可壅也。遥而不悶，掇而不顓觀，知古猶今也，生者勞也。隨變應化，始末非吾明乎。坦塗則亢節操而無怍，物不能屈，至貧不戚，樂天知命而無傖。囊之忽遽，内恃有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其出無端，平易而簡朴。蕩蕩兮若江海，濟乎百川。儼然猶泰山，滋産於萬物，垂樹伸舒，尸居室爵，終身不殆，可以長久。

應構篇第三十八

應構不諱而與物爲春，親愛而不鑑若陽德無其昵。故曰：率仁義爲拱

至德篇第三十七

至德蕩蕩，渺邈无窮極。薰然仁慈，配乎天地。運載發生，推移四時，綏柔遐邇，澤及荇葦，不積不累，動之以天行。所以統御群有，出入无旁，妙若神明。是以聖人調之而應，偶然而勃出。以百姓心爲心，不得已而用之。漸之渥之，廣之覆之，顯顯卬卬，沛然其爲萬物，莫不逝矣。不謀而事遂，不化而政成。清浄无爲，故垂衣而天下治，幾向方矣。

璧，以禮樂爲衿帶，駕智信爲結駟，居恬惔爲真宅，立乎宇宙之中，制控黎元，其惟聖人乎。

遠物篇第三十九

遠物无累害，尚志貴真。故君子養其廉也，安其分也，不濫屈於小人，甘於知足，樂天道而无憂，是謂全其節正飽於德也，不令邪侈溫蔽於中和。若有能知其此者，謂之天府，完合盛美，而不知其所由來。

悗鄙篇第四十

悗鄙叨濫，欲得而不足，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禍患自作，而怨尤於人，肆情而身弊。營之繞之，失之敗之。徇物天化，憮然其中，鬼覗來其舍。

俱係篇第四十一

俱係慮易，大惑之本歟。喜怒相攻，朝夕營營，萬情瘞埋於靈府，增益徼倖，湮沉嗜慾，區區世路，未嘗返顧。庸詎知物無不隳也，事无必固也，蠛蠓朝菌，須臾變滅。稽日月尚有虧蝕，何況於人乎。是以真人挾藏宇宙，无爲而入，素心合氣，氣合神，神合虛，虛合無。綽約於壺嶺之山，逍遥於自然之境。其壺奥也，難窮難終。惛然若亡而存，由然不形而神。亭毒群氓，畜乎萬物，忘功潛被。此謂之真力，至道之根本，苟以觀於天矣。

夢覺篇第四十二

夢覺等情，形遇而神交也。孰知感變之由。嗚呼，撓撓群趣而居，蘊利之樊，馳騖荒淫，不知休息。方且以萬慮易其志，夕以想念迷其性，與物相刃相靡，經營四方，終不思其歸，乃天地之蠢，蠢蠢也哉。曾豈知造乎道者，緘縢機括也。窖也，密也，寧極也，深根也。以古今爲一制，觀死生如一條，肯溺寤寐，事故術數，惑喪於真源。故翱翔於蓬艾之間者，而彼且奚適也。

關鍵篇第四十三

關鍵扃鐍，宄詐智力爲務，矯抑心君，盜賊遏蔽於天和。上下相紿，失乎正道，其民瘁瘁，亂更易常，不得其所養，草木鳥獸亂鳴，枯槁於山澤，鬼神大侵其祭祀。夫何故？蓋不用善道而取名法權勢，顯嚴智勇。是以聖人法不必之，必故无尤。事天以實，不以其華。見出而知入，觀往而知來，聞響以知聲，顧影而知形。故曰：枉直儀則，隨應不忒，道當時則，兼濟興行於天下，與萬物同昌，大窮則默默，寧極守真素，以返朴鄙。

真僞篇第四十四

真僞間出不同，處事乎位分。嘗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易以僞。失其正一，便僻邪侈攻塞於靈府而物亂，真君矜巧徇情以喪道。古語有之曰：大丈夫出言諳律，爲政而有恒。居實若虛，蘊知若愚，得之若無有，遷善如不及。以外戕内，從事敗身，見利忘道，是謂三不祥。持此不祥，故无其咎，理未聞也。

勢命篇第四十五

勢命權謀，苟暫榮美，安可固陵君，盜賊遏蔽於天和。上下相紿，失乎正道，其民瘁瘁，亂更易常，不得其所養，草木鳥獸亂鳴，枯槁於山澤，鬼神大侵其祭祀。夫何故？蓋不用善道而取名法權勢，顯嚴智勇。是以聖人法不必之，必故无尤。事天以實，不以其華。見出而知入，觀往而知來，聞響以知聲，顧影而知形。故曰：枉直儀則，隨應不忒，道當時則，兼濟興行於天下，與萬物同昌，大窮則默默，寧極守真素，以返朴鄙。

真僞篇第四十四

真僞間出不同，處事乎位分。嘗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易以僞。失其正一，便僻邪侈攻塞於靈府而物亂，真君矜巧徇情以喪道。古語有之曰：大丈夫出言諳律，爲政而有恒。居實若虛，蘊知若愚，得之若無有，遷善如不及。以外戕内，從事敗身，見利忘道，是謂三不祥。持此不祥，故无其咎，理未聞也。

勢命篇第四十五

勢命權謀，苟暫榮美，安可固陵去耳。夸誕威憎，黨比於時俗。且天之道不言而善應，垂報如影響。孰知其故，誰能悚畏其未央。是以至人知

夭折壽考，命也；貧窮逸樂，時也。儻來不可恃，既往不可追。否泰得失，難易成敗，吾何庸心其間哉。受命於地者，惟松柏冬夏青青。

時偶篇第四十六

時偶名實，懷道者慎之不爲主。或茂或衰，隨動隨止。尊顯逸豫，卑辱憂苦，會之爲一狀。遇禍福吉凶，不駭不喜也。傾墜顛仆，奚慮奚悲。是以聖人觀變化之无窮，知盈虛之有數，當死不懼，至高不危，超然自得，而无一所迕。故四達皇皇明白，六合與時偕化，遭而不達，過而不悔，以和爲量，似之而无累，莫不大焉。

清淨篇第四十七

清淨无爲，而天下自正。故得海内一心，上下風化，叶氣陶薰，樵採頌聲，洋洋而滿路，遠方入貢，百姓襁褓挈榼，負荷而來之。故暖姝豕蝨者，學一雌雉鷓鴣之言，斗筲之量，商距之才，處利不知，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獨化於象帝之先，混沌之鄉也哉。

存亡篇第四十八

存亡不悸，善獲養生之度。惡乎知之？守篤信，明代謝，量虛實，識進退，其來也不却，其去也不禦。故善人者，棄世全神。物境不累乎天，其行無，豈謂涉於艱危。

浮沉篇第四十九

浮沉大倫，惟精惟微，不可不察也。觀乎天地之綱紀，明乎萬化之終始。況生民之情，去就取舍，不秉其也哉。且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聖人博施不積恩，推四海治天下而不恃乎蓄。夫惟天道利而不害，地道生而不辭，而不爲主。帝王之道，廣濟而不斂，愛養運載，无欲无爲，故得萬物成熟而自足。

驚畏篇第五十

驚畏防患，是謂保身全真盡年之道也。遠乎利害之端，立乎善貸之圃，其出不衒，其居不捐，語事有則，无罔无諂。夫如是，則寵賜不驕，匱乏不爲死地，愚哉滋甚。嗚呼，今也舉世熙熙皆然，萬无一免，熒然而也，何足以知之。唯至人不滯於此，保天和於寡欲清虛，善牧乎内德而一成純。

醉飫篇第五十一

醉飫恪慎，悔吝僾尤，患在乎衽席之間，不可不知矣。夫恣其淫蕩，動之爲死地，愚哉滋甚。嗚呼，今也舉世熙熙皆然，萬无一免，熒然而也，何足以知之。唯至人不滯於此，保天和於寡欲清虛，善牧乎内德而一成純。

饕餮篇第五十二

饕餮可欲，狂蕩貪濫，天民之殘寇也。揣度奇物，以悅私情，内有遑遽之休息，以至於刑憲，不終其天年，中道而夭，則遁天倍情之俗愚，忘乎所受。將鑿垣墉，種殖蓬蒿也，不亦力殫爰爰分，終身疲役，利貨相推。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須臾曾不寧救，未止心，外有怵惕之恐。駏驉羸縻，不守命者，棄世全神。物境不累乎天，其行無，豈謂涉於艱危。

患也，遠其害也。且豐狐文豹不棲於山林嵓穴，驟於原隰川澤，而有網罟之殃，不亦甚乎。故曰：大丈夫知其明，守其晦，隱乎無名，鶉居而鷇食，高乎志節，抗於浮雲。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遊乎萬物之祖，寢卧道德之鄉，何累之有耶。

是非篇第五十三

是非之理，蓋以深爲基，以審爲智，以約爲紀。衆寡相傾，未可全定，略垂其要，此體道之博大也。天下俗士濟濟，忘形保神者幾希，民之迷其日久矣。何謂焉？天地水火，陰陽寒暑，无不錯綜，疇能正之。奈何紛紛擾擾，惑亂於惡欲，尊卑巧拙，生死香臭，悲歡相滑也，不知爲知也，以妄爲實也。有無聲色，沉滯循環，物我分別，以成辯争，至於罔象獲玄珠，未爲極也。雖得此，亦失此。又况迷之郵者，羈縻利害，貴賤親疏，萬慮攻激，比比皆然，鮮有瘳者。以此觀之，孰能迷耶，孰能不迷耶。

逕庭篇第五十四

逕庭狹居，蔽于偏見，管隙之明，勇辯智嚴，非天下之至道也。蒿目窺天，井蛙蹈海，亡羊憂惱，竄句游心，光耀五色，難覩其大象。閼塞五音，奚解於無絃。甘舐梁肉橙橘爲美者，不知无味之味。方且螢燭輝空穴鼷，遇晝鬱栖烏足，焉知冥靈大椿之物，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止我以德，綽然其卓乎。得之固矣，昧者不知也。駑駘燕雀，寧識鷫鷞鵷雛、緑耳驊騮白漿之志也。舉則千里，翔則九霄。跬跨愚夫，莫能同進，一曲之士，安可知天乎。背乎遠，趨乎近，酷醉名聲，夭折性命，駢枝於利禄之藩，馳騁湛樂荒淫之野，失乎道德，无自而可悲夫哉。

桎梏篇第五十五

桎梏聲色，縲紲青紫，是謂倒置之士。俗播塵眯目蟲，書篆刻狢以踰汶，不爲難乎。日中穴阡清旦竊金，不爲戮乎。進躁貪殘之輩，囹圄萬機，蹈舞於人爵，譏誚於玄網，未嘗自理。若螗蜋拒轍，麽蟲負山，揜耳面隍，不亦悲乎。於是暴慢鄙倍以柴其内，貂裘縉紳、皮弁組綬以約其外，自以爲得，荼苦勞生，不計乎後，而虎兕在於柙，終身不救，异哉狼藉，孰能省者耶。

虚妄篇第五十六

虚妄亂誣，物入胸次，是謂賊慁於真君。夢鹿爲己，殽辯參差，彼是相攻，執馘萬有。且夫親愛縈紆，和鳴比翼，壘酥爲實，扶疏離合，連綴於塗樊。於是哀樂相干，紜紜勃起，色風揚蕩也。欲海横波，情雪飄飖也。迷雲蔽日，馳騁田獵，悠悠不已，世俗之民憒憒也。彼又烏能知之，故有道者不處。

感化篇第五十七

感化相竢，譎怪萬端，其不尋乎本者，致惑所由矣。若乃觀天地陶鑄之大冶，四時星紀之密移，孰覺也，孰曉也。衆惡相駭，形物憚殘，涉於事迹，晝夜遑遑，沉阿於蔓衍之中，或悲喜而死，或毆擊而亡。甘酒嗜音，欲心慮縈，使於凶短夭折，非禍禁罰，及犯上誤謬而作亂者，水火凍餒，自刑於溝壑，不得其天年，刑以致於滅身，奚不

殆哉而已矣。夫道無終始，形有生死。且生而是也，寧不死而是；死而非也，亦生於非。若造乎是者，臭腐化神奇；逐乎非者，神奇化臭腐。清婦化爲堅石，怨重化爲楸栢，其間情變不可具載也。嘗聞神有濟物之心，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心，報有陋賤之形。影響相隨，應無差濫。故曰：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昧者偶偶，覺者于于。鯨鯢相忘於江湖，豺虎據勢於山林，蓋荐委影附之使然。故致乎道者，等千聖同源；失乎性者，與萬塵一域，不亦疑乎。

名善篇第五十八

名善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智詐頡滑，翦翦交雜，何以知其然耶？且人之從道，倉猝幾成而敗之，名蕩乎德，善出乎妖。此二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何況於凡乎。於是受染於執閡，沉湎於常情，自枉者視正不盡，自暱者視公不明。由此觀之，迷亂大惑不自得也。故曰：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

好惡篇第五十九

好惡滑心，内有所藏也。與己同者，雖便佞謬狎而悦也。與己異者，雖忠恕賢良而惡之。馳其形性，潛之於萬物，皆囿乎外，終身不返，使靈識飛揚，喪乎天德也。大人之操則殊於此矣。仍此世與道交相喪，遁其天也，開其人也，滅其命也。草木蕃殖，故群生不能返真。然則我且外曲而内直，事弊而德新，平而若類，和而不同，以天爲徒，勉而一无其疵癘焉。

情技篇第六十

情技相勝，淳和不生，道德疏遠，鑠亂天下，民多奸詐矣。仍此世與道巢既分，妄情互相生矣。支離之物，驚駭散亂，隱伏逃竄，以避其患害，莫不失其性命。以道觀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孰爲彼耶，孰爲此耶。

蠲累篇第六十二

蠲累釋疑，去習止妄也，憂患不能入，故其德全。世多迷執强梁，恃怙偷穢，布於園圃畦壠之間，均天下而食之，正味存焉。且夫寇莫大於有心，今也有用罝罘弋、網罟矰餌，制捕飛走毳鶵、魚鴈麋鹿，鵝鴨雞服，狗彘之畜，損他益己，恣悦心情，以爽其口，咎莫大焉，豈知真殞穢拔自欲之情焉。且禽獸二種，咸有牝牡，心起則萬慮皆至，賊入亂其天也。无主於中，自遺其咎而致身殃，莫可稱揚也。摇蕩遷徙，僞薄憂苦之塗，譊詖相遠，硜硜跋扈，認附贅縣疣、金玉閥閱、結繩累瓦爲己真物，不爲慚乎，又何足以爲載？韙哉。今天下囂囂，皆如斯矣。嘆此浮薄之世，好殺啖生之人，破

矣。故至人其出不迷，方其入无自得，不擢不脫，遺其視聽，寂寞恬惔，廓然无有，是謂復初。

孝慈篇第六十三

孝慈，人倫之至德，五常之大本，百行之宏綱。元氣混沌之中，含忍生靈，遠則大賚於萬物，近則愛敬於六親，不悖於禮，不亂於俗。若夫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至仁无親，至孝不忮。蓋天子賴之，慶雲廣覆，龍負皇圖；庶人由之，德星臨耀於門閭，林藪茂榮於陸澤。是以聖人率此要道以御天下，化被草木，德配乾坤，遂致陰陽協贊，稼穡稔稔，及朝有蓂莢之僚寀，下无接榻之桁揚。若然者，故得萬國交歸焉，四海以來祥，車書一混，而黎蒸欣戴，則何患之有耶。

柔儉篇第六十四

柔儉，德之基，道之用，則天下莫能行。夫何故？不奢侈也。絶狼戾也，終日應而不爭，無忤於物，則樂推而不厭。廉潔於己，撙節守約，歷世從事，不以物易己，无求无失，其知不憊也，故能全身而遠害。是以聖人實而不聚，名而不立，並包天地，澤及萬方，而不知其誰氏。

廉恥篇第六十五

廉恥，國之維，事之紀，仁行之本，百行之宏綱。元氣混沌之中，含忍生靈，遠則大賚於萬物，近則愛敬於六親，不悖於禮，不亂於俗。若夫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至仁无親，至孝不忮。蓋天子賴之，慶雲廣覆，龍負皇圖；庶人由之，德星臨耀於門閭，林藪茂榮於陸澤。是以聖人率此要道以御天下，化被草木，德配乾坤，遂致陰陽協贊，稼穡稔稔，及朝有蓂莢之僚寀，下无接榻之桁揚。若然者，故得萬國交歸焉，四海以來祥，車書一混，而黎蒸欣戴，則何患之有耶。

委積篇第六十六

委積无患，消息盈虛，先見之明，是謂持後之道，荒兮其未央哉。孰能之，德星臨耀於門閭，林藪茂榮於陸澤。是以聖人率此要道以御天下，化被草木，德配乾坤，遂致陰陽協贊，稼穡稔稔，及朝有蓂莢之僚寀，下无接榻之桁揚。若然者，故得萬國交歸焉，四海以來祥，車書一混，而黎蒸欣戴，則何患之有耶。

柔儉篇第六十四

柔儉，德之基，道之用，則天下莫能行。夫何故？不奢侈也。絶狼戾也，終日應而不爭，無忤於物，則樂推而不厭。廉潔於己，撙節守約，歷世從事，不以物易己，无求无失，其知不憊也，故能全身而遠害。是以聖人實而不聚，名而不立，並包天地，澤及萬方，而不知其誰氏。

廉恥篇第六十五

廉恥，國之維，事之紀，仁行之本，百行之宏綱。元氣混沌之中，含忍生靈，遠則大賚於萬物，近則愛敬於六親，不悖於禮，不亂於俗。若夫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至仁无親，至孝不忮。蓋天子賴之，慶雲廣覆，龍負皇圖；庶人由之，德星臨耀於門閭，林藪茂榮於陸澤。是以聖人率此要道以御天下，化被草木，德配乾坤，遂致陰陽協贊，稼穡稔稔，及朝有蓂莢之僚寀，下无接榻之桁揚。若然者，故得萬國交歸焉，四海以來祥，車書一混，而黎蒸欣戴，則何患之有耶。

委積篇第六十六

委積无患，消息盈虛，先見之明，是謂持後之道，荒兮其未央哉。孰能出乎无倫。履霜堅冰，非一夕之沍；不擢不脫，遺其視聽，寂寞恬惔，廓然无有，是謂復初。

孝慈篇第六十三

孝慈，人倫之至德，五常之大

形，終宵無寐，日昃忘餐，困辱於萬端，以名喪志，以利害身，區區盡世，不知其大猷，痛可悲之。六徹相攖，其德喪焉。逐於幻境，物物相硋，由是恣目之所觀，躭乎巧笑美色；恣耳欲聞，迷於鄭衛邪音；恣鼻欲向，嗅其腥臊朽腐；恣口所道，語發無稽之言；恣體所適，悦服美厚羅縠縑紈。恣目之逸，遊乎荒態之場，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名之益多，無一日之優游，有萬種之疲倦，戚戚然以俟其死者，不亦大哀者耶。殘賊真性，凋弊靈根，背道忘本，不能觀其復。我獨怕兮其未兆，不以有所養害其所養。嘗試論之，夫人七尺之形，與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取象於山谷；肢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温蒸同於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内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焉。是以真人除荏苒之俗慮，玩道德之无何，遡沿神瀵茅猗移，翛然而來，翛然而去。

内外篇第六十九

内外幾微，惑敗於不能抑度。慮嘆舞忭，輕躁嚴苛，妖冶之衆，爲日夜相代乎前，莫知其所萌。唯大達者填填樂全，軒冕貨財不役其身，憂苦窮通不損其生，翦其慮欲，靖其語言，不累於俗，不疲於心，故無憯怛愎慹之疵乎。是以至人制命在乎内，不思攖乎外，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則神慧湛然，頠頯冲虚，遊乎造化之始，則混脗於玄冥。

辯惑篇第七十

辯惑麃麃，薾爾忘歸，謂之蔽蒙之民。盪舟於陸，熄火於水，不爲妄矣。夫何故？雖積賄賂，不能得其盡用之計；憂富貴，不能盡世而享之。榮辱交參，趑趄躊躇，以慮不死；具太牢以爲膳，以獲其有養，亦不能存生。其爲形者疏矣愚矣，鄙陋遠之甚矣。世之人奚足以爲也，不亦甚乎。使神識游乎外，終身不見成其功，可不傷哉。方且認金璧爲确實，以性命爲空虚，親他人之冢社，棄自己之田園，繫囚五蘊，展轉七情，暗葆光之慧炬，墜濁辱之深淵，踣損靈根，未嘗自適。是以聖人以天下爲寄託，以寵愛爲仇讎，知形形者不形，生生者不化，故曰棄世而无累。視姣色如刃，密慎而不敢爲；觀富貴若一蝨鸛雀，果而勿矜。文錦玉室若蓽户敝緼，椒蘭肴膾侣戎菽粢糲。仍此養智於恬，冥息於玄關，滌除嗜音，持用慈儉，濬哲文明光宅於天下，德教仁風清芬於四海。然後浮遊虚極微妙篤静之門，則廓落希夷，逍遥永固。

總要篇第七十一

總要元綱，括囊衆妙，洞照萬世之後，光而不瑕，無其昏墊，使天下百姓返歸於常道，品彙皆獲其自然，瑩然不情，慮警悟真源矣。故曰：變化無窮，通乎至也；純粹不雜，精之妙也；博達无礙，道之極也；廓徹幽微，真之深也；周視萬物，聖之叡也；德霑動植，慈之上也；化及群小，賢之能也；忠恕不失，善之良也；心智常明，慧之備也；虚寂淡漠，神之靈也；冲一舒暢，氣之養也；文辭廣辯，才之敏也；克誠不妄，志之定也；謙退處事，福之大也。古之修真之士，稽此衆善，率循於

世，與天人相際，大道畢矣。若夫原一曠蕩，清虛无爲，混成不恃，流通博大，運行無轍，微妙雌静，鎮之以朴，俶載萬靈，豐茸蓊鬱，徐而不費，曼衍於區宇，其辭暐曄，不污不貴，其用曲全，无事无欲，以爲天下式。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今長筌子聞其風而悦之。學不學之學，處衆人之所惡，塊然封戎，已然退天，蹇惙木訥，不以紅紫亂其朱，篤願優裕，芒漠無形，或出或没，汎兮若波流，變化无常。不先於人，而後隨於物，不割不彰，其功同人，削碧踳駁，庭實淳和。以敝爲新，以弱爲强，以拙爲巧，以憺爲真，獨與四時爲馬，以空虛爲牀，以不積爲足，以一爲多，以本爲精，以故爲麤。其語雖淡薄嶄峭，落落不玉，躋攀而不險，鼓摇而不傷。至大無外，至小無内，用廣發揮，同乎大同，始出吾宗，冥一生死，混然古今。以福員爲沉濁，不可以接構，則頌論歌呼，躇步跐蹈，樹乎衆甫之上，不知然而所以然也。惚兮恍兮，陰陽難以數，鬼神莫朕其涯涘。若夫原一而不竭，注而不滿，渺渺若江海之源，其未有盡。且如百家之辯，衆技之藝，設於中國，拔擢于時，雖然有用，不免交征其利，侵奪民情，隳殘道德，讒慝殊塗，不能返其真常，哀哉。故冗亂穢秕之民，矻矻萬物，經緯蹁躚，撣援未已。其間苟談於方壺員嶠，企望登而陟之者，危然悶極。

至言篇第七十二

至言無言，至知不知，至樂无樂，至爲无爲。至樂者未嘗不樂也，无爲者而无不爲也。純氣沖於内，坦然形於外。猜忌兼消，物无所忤。由是魚鱉以同漚，麋鹿而同野，禽獸尚由不惡，何況於人乎。蓋徵遠以明近，舉末而知本，是以忘言。人言哉，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也，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故非爝火之明，名分之徒之所知，何謂也？逐萬物之末，而不返妙原，有過理之嫌。祛斯之敝，以宣其氣，以係其思，役心術而求道，繼河瀉而索真，飄風驟雨，日時而作，草木崫茂，塞乎靈府，蓬乎其中，不能芟耨。亦何異輕用隋珠，彈千仞之雀，悲夫。惟明乎天者至矣。跛鱉之志，塗説之學，齊知之所知者，淺淺而已矣。

洞淵集卷之三

龜山長筌子著

和朗然子詩並序

伏聞修真玄路者，理非一揆，術建多門。或因凡而入道，或從道以化凡，事迹不同，將何以辯？庠曰：蓋悟有頓漸，學明淺深。何謂也？況語發精微，文垂詼詭，燦然昭彰，殊無疑矣。故昔有莊、列、文、亢之書，陶鑄天地，乘履風雲，御六氣之辯，遊八極之表，摛騎日月，旁通宇宙，雕琢群品，澤及昆虫，敷揚道德，羽翼玄元，揮斥古今。率循造化，鉗百家之辯口，創萬法之樞機，開登真之捷徑，演大聖之徽音。蕩蕩乎此四真人，豈不從道而化凡者哉。若論因凡而入道者，歷劫已來，數實夥繁，難可具載。昨因閑玩唐朗然子先生《唱道詩》三十一篇，乃文辭簡略，旨趣幽深，外明恍惚杳冥之理，内達泝沿胎息之源，覩此真功，安可忘矣。嗟僕性非土木，寧不見賢而思齊焉。是以不愧狂斐，恪續貂尾，豈敢望補於後人，且放任蕭閑自適者也。

其一

夢斷黄糧正少年，便歸林下枕雲眠。
不因跳出塵勞窟，又更深通微妙權。
慧劍剔開千聖路，靈光射透九重天。
從兹放蕩遊寰海，誰識逍遥陸地仙。

其二

有時壺内玩長春，照見元初面目真。
物外已知無上道，寰中未遇有緣人。
閑栽玄圃瓊瑶樹，渴飲華池瀲灩津。
一任桑田隨海變，仙家景色四時新。

其三

道委吾身太素中，萍蹤殊不論西東。
靈臺静與天人和，雅操豈憐俗士同。
玉洞吹簫千聖喜，紅爐烹雪百關通。
些兒妙用親言破，不是塵緣斷色空。

其四

修行須要解其紛，吹散靈臺萬劫雲。
一點閑閑忘嗜欲，六門寂寂絶聲聞。
胸中妙有神明志，手内深藏橐籥紋。
鍊就金身超達去，不爲陰鬼泣孤墳。

其五

不貪塵世是非財，大悟天真絶往來。
善發靈芽生槁木，能教紅焰起寒灰。
既通妙道虚無理，豈怕韶光晝夜催。
堪笑浮生空老却，暗中兩鬢雪皚皚。

其六

凡籠打破便休休，任運清閑不記秋。
酒色氣財非活計，沖和恬惔好根由。
人間設施長生藥，海上搜尋出世儔。
鉤得金鰲歸去後，坦然高卧白雲頭。

其七

落魄寰瀛數十春，天生不愛屈侯門。
綿綿氣母如龜養，湛湛心淵似谷存。
火熾丹田金菊秀，烏飛鉛鼎玉漿温。
天機奪得憑誰話，深謝三光賢聖恩。

其八

玄珠收得遂平生，應用隨機處處明。
兩手擘開生死網，一身跳出利名坑。
靈臺静與天人和，自覺谷神永不薨。
若將兑户深能塞，高枕洞天塵垢外，悲嗟飯蟻競浮榮。

其九

不羨金章極品官，有緣悟道得非難。
氣神和暢命能固，情慾不占身自安。

貝闕擊開三要鎖，玉爐鍊就九天丹。
這些滋味元無價，不共尋常藥一般。

其十

莫說山林與市廛，野雲何處不安閑。
崑崙霧斂龍蟠穴，洞府風生虎嘯山。
有志能餐金鳳髓，無功難養玉童顏。
玄元至道人知悟，大樸仙鄉穩步還。

其十一

欲傳祕密與誰論，盡是凡夫俗態存。
只解恩妻並愛子，孰能固蒂更深根。
內虧五臟精神本，外負三才道德恩。
覩此人人好愚昧，不修仙界自沉坤。

其十二

仙路瑤宮非遠深，學人不悟本來心。
玄霜丹桂何曾識，劣馬顛猿不自禁。
足躡青鳧遊帝闕，身騎白鹿玩瓊林。
天然法界須明了，莫逐迷徒向外尋。

其十三

處順安閑臃腫居，不侵人事結交疏。
匣中閑放七星劍，架上深藏三聖書。
冰雪肝腸輕富貴，水雲節操傲虛無。
蓬窗一枕清風足，豈羨紅塵寵辱夫。

其十四

洗除愛欲速歸淳，認取從來自己真。
莫戀宅中紅粉態，好隨方外赤城人。
玄爐鍊就長生藥，寶藏修成不壞身。
月殿星樓常自在，金容萬劫愈清新。

其十五

不居僧俗不爲儒，一味閑閑樂有餘。
性命已知方外了，榮華何慮分中無。
心如朗月輝高下，身若孤雲自卷舒。
放適乾坤真快樂，免教塵事把心驅。

其十六

服却冲虛妙藥丸，自然神彩顯童顏。
輝輝靈慧如晴晝，怗怗身心似泰山。
芝草四時常馥郁，天光萬劫永清閑。
世人日用還能此，快活騰騰宇宙間。

其十七

不著邪門外法迷，學人幾箇悟無爲。
剪除情慾常清淨，休苦肌膚忍凍飢。
默默修成無漏果，綿綿産出化生兒。
功成事遂辭凡世，鶴馭朝元赴聖期。

其十八

學道切休尋外丹，精陽耗散不能還。
五千言內明天理，十二時中保玉顏。
志樂簞瓢親淡泊，性同雲鶴愛虛閑。
市朝名利誰知我，坦蕩優游天地間。

其十九

隨緣過得不剛求，日日殷勤向內修。
洞府簫韶非律吕，壺天光景不春秋。
蟠桃金液香瓊宴，霞帔霓裳賜羽流。
大道豈擇貧與富，塵寰誰肯萬緣休。

其二十

勘破年華春復秋，縱人妒我不爲讎。
鑿開大道長安路，尋箇知音出世流。
純素樓臺閑賞玩，杳冥宮闕慶歸休。
醍醐飲罷醺醺睡，酩酊不知人世愁。

其二十一

冰哂蠅頭蝸角名，丈夫有志悟圓成。
滿襟風月酬三樂，萬頃煙霞遂一生。
青眼錦心天上客，紅塵芳草路傍情。
撒然歸去玄都日，高邁鵬飛九萬程。

其二十二

神光晃朗射蓬瀛，三島誰知別有程。
深密雲房無污染，靈明覺海自澄清。
寶花爛熳通身秀，真火薰蒸遍體行。
此段功夫如到得，相邀五老看元精。

其二十三

任他軒冕石崇財，難免羈縻役本來。
薄利浮生從妄想，天機祕訣莫胡猜。
神通至理超今古，氣結純陽蔑禍灾。
行滿決疣何處去，穩乘彩鳳看瑤臺。

其二十四

晦迹田蘆結白茅，大羅天界姓名抄。
欲遊海上施玄寶，爭奈人間無故交。
火棗瓊漿難出示，金鉤香餌謾垂拋。
塵寰不是安人處，收拾煙霞歸鳳巢。

其二十五

操持田産望榮家，不念蒼顏兩鬢華。
拔苦濟貧無粟米，懵心造惡過河沙。
不修智慧遊仙島，故縱貪嗔騁夜叉。
一失人身再難遇，空中賢聖暗悲嗟。

其二十六

莫迷花酒戀浮榮，點檢身心物外行。
見在生涯常潔静，縱前機巧盡除更。
時時煅煉丁壬甲，日日調和神氣精。
休説修真無應驗，九天仙部暗添名。

其二十七

悟却黄庭兩卷書，返觀身命妙資於。
空中卓立擎天柱，壺内明安偃月爐。
醉飲流霞眠絳闕，閑持慧炬玩靈虚。
上天捷徑人皆有，不信因他識見愚。

其二十八

推延歲月懶修持，萬慮攻心業所爲。
陽界不能行至德，冥司受苦更何疑。
棲遲混沌絶灾禍，出入圓明無老衰。
回首家山雲路坦，華胥國裏赴佳期。

其二十九

切勸學人休亂尋，頭頭認取妙真心。
自家宫殿非爲小，大地山河未是深。
滿腹風雲成瑞象，一壺星斗化精金。
峥嶸四海無知友，獨聽寥陽不鼓音。

其三十

閉其地户敞天門，鐵樹花開别有根。
白雪黄芽三際會，金烏玉兔兩飛奔。
任從愚濁人空滅，依舊清虚道固存。
慈忍廣施方便法，歸來紫府報師恩。

又

朗然昔日達重玄，功滿飛昇入洞天。
祕語數篇誰悟得，佳名千古謾相傳。
乘風白晝非爲道，玩月青霄未是仙。
了徹希夷無相理，混成一段好因緣。

次淵明歸去來詞韻

歸去來兮，無何有鄉翛然歸。悟希夷而道要，免尤怨而心悲。慎片言而不出，惟駟馬而難追。掃蝸蠅之軌轍，滌今古之是非。樂鶉居而鷙食，任陽界不能行至德，冥司受苦更何疑。棲遲混沌絶灾禍，出入圓明無老衰。防未兆而居實，明先見而知微。天地爲輪，四時運奔。步乎寥廓，潜乎妙門。敦兮若樸，湛兮或存。既飽以德，既醉以樽。動之以禮，悦之以道解顔。捨慈儉而焉保，葛屨而麻衣。防未兆而居實，明先見而知微。天地爲輪，四時運奔。步乎寥廓，潜乎妙門。敦兮若樸，湛兮或存。既飽以德，既醉以樽。動之以禮，悦之以道解顔。捨慈儉而焉保，非澹漠而何安。深息能固其踵，善閉不用其關。每自寬以三樂，常無欲以獨觀。挾宇宙而出入，笑蓬蒿而往還。稟姑山之風雅，向蓼水之盤桓。

歸去來兮，莫隨臧穀〔絶〕交遊。從任真而養素，故知足而勿求。歎幻漚而妄起，得真樂而忘憂。勘破莊周蝴蝶夢，高抗志節〔樂〕田疇。採芝翠麓，釣月扁舟。獲玄珠兮象罔，遇知音兮壺丘。斷疑網於慧劍，濯塵纓於清流。達其生而若浮，了其死而若休。乘風白晝非爲道，玩月青霄未是仙。處其順兮安其時，寸陰過隙已矣乎。誰能清浄以成之？廉矣而不難以留。

覷，信矣而不期。一點靈光自然，萬頃雲田何耔。隳支體而坐忘，感鬼神而爲詩。齊萬物於一府，遊乎大方更奚疑。

拄杖

這拄杖，非塵俗，不是尋常藤翠竹。沖虛端正好新奇，應用分明無損曲。撥煙霞，敲嵓谷，穿雲點破春光綠。橫拖順擔顯靈威，打破虛空神鬼伏。遊山海，引鸞鵠，剔出靈芝香霧簇。斡開玉洞鳳凰柸，冷蘸醍醐醒醉目。甚枝苗，無相木，天地星辰權養育。七寶林中覺樹生，五明宮內瓊波浴。收採得，沒皮肉，般若形容難近觸。自然秀氣本圓成，放下淳風三界足。一條清瘦玉龍寒，物外神仙真眷屬。

悟真

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通沒遮護。放開烈焰照娑婆，法界縱橫獨顯露。這些消息至幽微，木人遥指白雲歸。此箇玄關口難説，目前薦得便忘機。不是葛藤老婆舌，端的慈悲真妙訣。一輪明月杖頭挑，一爐紅焰盛春雪。我本元修大覺仙，有緣悟得祖師説。歸來雪曲無人應，翠竹黄花體自月。

酒

我愛酒，愛真酒，不用世間花共柳。做時須要好真材，靈明都料神通手。玉壺中，和卯酉，加添水火按時候。造成美味號瓊漿，飲之萬古無衰朽。注童顔，增福壽，酩酊不知天地有。醒來獨坐太虛中，撥散迷雲看星斗。恁時作箇醉中仙，身與海山同堅久。

色

我好色，好真色，時時身腹添精液。常教赤鳳抱烏龜，五明宮内同歡悦。無絃樂，八音和，風流喜殺老黄婆。夫婦團圓成九轉，功全産下玉嬰哥。好容儀，黄金相，偏愛絳綃紅錦帳。刹那長大便朝元，變化神通難可量。華胥國内享無爲，逍遥自在玄歌唱。

財

我貪財，戀真財，得之有益絶輪

真空妙色

真空妙色非粧飾，亘古亘今人不識。一團素艷顯祥輝，萬道清光神莫測。明三界，照諸天，玲瓏精粹體新鮮。應物隨機無所住，祖師會得號金仙。常瑩静，常皎潔，不增不減無生滅。衆生不解這些兒，空恁外邊胡扭

迴。石崇金谷園非貴，吾家珍寶少人猜。銀霞洞，碧雲堆，無量玉帛此中培。綉褥錦裀珠翠間，那堪鸞鳳遶亭臺。建一宅，號天台，百般花木滿庭栽。蟠桃丹桂靈芝草，長春日月四時開。驅龍虎，引風雷，五湖四海賞瓊梅。置成家計尋知友，物外神仙作往來。

氣

我爭氣，號真氣，不是尋常補脾胃。昏昏默默守沖和，保養綿綿爐鼎沸。通造化，發陰陽，滋榮萬物秀芬芳。浩然一點通天地，壺内氤氳顯瑞祥。至清虛，至剛大，薰蒸法體常安泰。空中五色聚玲瓏，鍊就純陽超物外。收藏歸去赴何方，混元堂上龍華會。

牧童

荷笠春風野，堆蓑向晚晴。團沙閑取戲，擊瓦笑相迎。鬥草尋幽勝，騎牛倦步行。鬅鬆頭卓縮，飽飫肚膨脝。歌舉五七里，笛横三兩聲。招呼來小徑，聚集撲飛蝗。只解逡巡樂，焉知寵辱驚。指途同牧馬，起石效初平。睡枕嵐光翠，歸吟久照明。穿林收兔罟，掬水濯塵纓。草莽喧終日，樵歌遂一生。宣王曾曆卜，帝業復興榮。

木香

春光將欲老，繁卉乍離披。羽客能幽植，木香正及時。瑞雲凝蓓蕾，緑葉秀纍垂。似雪還多萼，如酥却有姿。粉囊開小檻，玉蘂映疏籬。旖旎風前異，鮮明月下宜。芬芳招勝覽，點綴更無私。偏稱賢良賞，不須蜂蝶知。精神因淑景，標格壓繁枝。香氣沾人袂，清陰勝繡帷。何人憐寸晷，獨我赴佳期。奇奇奇莫比，尋常紅紫闕。

嘆世

君不見，年華促，晝夜相催如轉轂。百歲匆匆彈指間，俄爾桑田變陵谷。又不見，葉辭柯，過隙人生能幾何。石火電光風裏燭，水上浮漚争甚麽。競蠻觸，披紅緑，浮名浮利濃如粥。疲役身心早晚休，直待雲陽遭耻戮。殢花酒，弄精神，如蚕作繭自囚身。家計置成誰受用，眼光落地一堆塵。

樂睡

蕭閑逸志聊樂寢，時或曲肱而爲枕。謝他天賜一身閑，豈羨錦堂官至品。泠然飯了自從容，萬事皆忘衲被蒙。放曠松亭在茅室，此間偃仰甜如蜜。簾前秋梢弄梧桐，塌下任教鳴蟋蟀。優遊清邁邊孝先，當時晝寢競思賢。知命樂道忘貧諂，樂陋書笈消流年。大哉昔日周公夢，湮沉思慮神無用。形朽木兮混杳冥，性死灰兮忘雅

頌。籐床好寐頓無愁，不聞耳畔溪清流。須臾再又昏昏默，魂遊華胥放春色。人間無限冗如麻，鼾鼾旦暮同迷惑。柳映亭臺冰簟凉，嫩荷泛緑點池塘。風光空變年華換，功名未遂黄糧散。長嘆希夷老逸者，三峰隱迹誰知也。古洞雲埋傲市朝，至今美譽光天下。不如聞早卧雲溪，榮枯利禄奚足爲。歸去來兮三徑在，相呼童稚居東籬。宰予何寵今何辱，杜户雲房穩安宿。虚窗瑩徹月光寒，助我平生眠意足。

固窮

野叟固窮吟，何人敢授傳。甑中蛛結網，釜内蟻生蝝。睡噲能安分，胼胝奚怨天。整冠簪朽木，沽酒借榆錢。爆背聚螢火，涉津横芥船。采薇登遠岫，拾穗趁荒田。窒窬難冥迹，蘧廬適自然。塵埃盈空壁，茂菽度殘年。席地眠芳草，齋心絶爨煙。老藤爲虎錫，折條裊吟鞭。唯有貧三樂，殊無士一廛。外身居陋巷，洗耳近清淵。坐泣仍知此，行歌尤可憐。季倫非益友，原憲是同肩。履缺莎針補，衣零木索穿。寒泉澄古鏡，落葉寫佳篇。不得監河力，深蒙裹飯緣。錦堂忘緬想，蓽輅任陶甄。自得如斯病，經今猶未痊。箇人來問我，只此是終焉。

逍遥

處順適逍遥，全生遠俗囂。狎鷗泳滄渚，鼓瑟會漁樵。轗軻心無恥，尊榮志不驕。收綸忘晚釣，信步興春翹。完矣豐絺綌，沛然澤蓼蕭。黄庭消百慮，紫芋待終朝。放逸開三徑，扶摇玩九霄。暢情横短笛，握固返垂髫。寵賜非憑據，清閑足富饒。儘他便副墨，惟獨貫參寥。遂智浴沂水，嫌喧棄許瓢。虚壞蠲匠斫，挫鋭混匏蕘。時否潜知止，歲寒節不凋。九思從接揖，五柳任蕭條。伉儷或耘篠，歸休懶折腰。灌畦甘抱甕，忘味喜聞韶。除害輕金玉，聿修光祖祧。高奔邁騏驥，奮翼笑鷦鷯。絶學遊玄壺，頌聲歌聖朝。觀鵝臨曲沼，覆鹿用枯蕉。塞兑徒居實，深根匪揠苗。解紛須侃侃，養素樂夭夭。塗隙藏深密，如愚匿懋昭。叅蟬稽狗僂，摳瓦巧靈潮。齊物真何礙，封戎世可超。悲嗟蝸競角，坐看鳥遷喬。但且同耕叟，焉能屈下僚。鳳笙雲外聽，春色杖頭挑。刻木鳶誰放，無絃琴自調。摶空歸去日，不必借鸞鑣。

洞淵集卷之四

龜山長筌子撰

幽居

正大辛卯歲孟春望日，時有龜山長筌子，逃干戈於古唐之境，避地於泌陽畎畝之中，柴籬蓬户，楮冠縕袍，簞食藜羹，顔色腫噲，如愚若缺，韜乎其事。乘乘兮似無所歸，悶悶兮獨若有遺。頹然封戎，凝然塊坐，昧昧晦晦，若橛㭎之木駒。良久，昂霄詠歌而嘆曰：快哉幽居乎，快哉幽居乎。須臾，座側有穎昌鯢桓野人廓然子許若晦，避席作禮，乃詢其故何謂也？筌曰：詎不聞鶴鳴于陰，其子和之，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道不同，不相爲謀爾。非箇中人，焉知方外語。廓然子憤然變容而答曰：我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且先生幽居，其有道乎？其理至微乎？惟紿誣之甚邪，還豈知有江村之樂，村居之雅，山居之幽勝乎？僕弊然應之曰：噫，有此乎？汝何不申而陳之，莫匿其旨焉。俄爾，大開言曰：

蓋江居遠塵迹，消俗慮，清吟蓼浦，寄傲蘋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釣巨魚於百仞之淵。水風爲活計，鷗鷺是朋儕。或懸碕而揮綸，或中瀨而横旋。蓴羹稻膾，月笛煙蓑。採菱曲罷，鼓蘭棹於楓江；濯足歸來，收罟帆於滄渚。泛波順性任悠揚，避世窮年楊柳岸。豈不是漁家之樂也。次之村居之雅者，生謀活計，田畝桑麻。或春耕於緑埜，或秋穫於東郊。竹溪信步，花塢招呼。松陰引兒童於草舍，牧雞犬於柴門。松陰蘚徑唱樵歌，瘦地陽坡閑種薥。一軒風竹，四面雲山，雨霽疏林喧鳥雀，照殘翠麓下牛羊。歸去來兮春正好，社前時聽鷓鴣啼。豈不爲田盧之清，況是以投老山居，大有佳處，穿雲轉水，石徑林亭。屏絶世塵，泯忘物累，無心於鐘鼎之謀，自樂於林泉之興。層嵁養拙，淺瀨濯纓。野情優逸，卧聽烏猿叫月；松溪賞玩，笑觀麋鹿銜花。棲心朴略，適意虚閑。啓户有煙霞之伴，横橋有藤檜之梁。或尋梅於絶頂，或煮茗於清流。林巒聳明秀之峰，洞府藏長春之景。嵓樹撑空兮，枝柯蟠蒼虬夭矯；石華繡壁兮，苔蘚砌紋錦爛班。此間嘯傲與忘形，寧不勝幽居之寂寞，默坐之湮沉。

長筌子聞之推几，扃扃然晒之云：且愚不伏智，小不狎大，不祥也。不登崑崙，安知天之高；不涉江海，焉知水之大。嗚呼，糠粃之民，囂囂之俗。只聞老彭而爲壽，奚解殤子而爲考；只見輿薪重如一羽，不見秋毫甚於泰山。且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大小多少、長短闊狹，而皆在於我，貴賤成敗，奚在於物乎。廓然子愕然而驚之曰：愈增益矣。嗟鞅掌小子，雖無盥櫛之儀，洒掃之禮，終願授之，朝聞夕死可矣。仍此踧踖鞠躬，稽首再拜而請告之。

筌曰：復坐，吾誨汝。方乃勃然動感，應形而言，蕩然出咳，□然流芳，若解木之屑；洋洋滓滓，若滄溟之波

瀾，向清淨源中自然湧出，幽居之旨趣也。若夫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樂壽考，不哀夭喪。衣絺綌，有狐貉縑繪之温；服茙菽，有稻粱蘭橘之味。庇蓬室，有連欐大厦之蔭；乘蓽輅，有駟馬文軒之飾。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之任，以爲己處顯。進不市朝，笑張毅膏肓於嗜欲；退不丘壑，悲單豹命殂於餓虎。若然者，然後可以探幽居之壺奥，遊恬静之門閭，超踰世網，棄絶人間，出入無方，行藏自在。或松軒而宴息，或郊甸之優游，或徽音而淺酌，或杖藜以登臺。掃莓苔於院落，種桃李於蹊藩。坦蕩平皐，消遣閑中日月；燕申小浦，侵尋静裏乾坤。暨乎解利名之絆鏁，臨風月之逍遥。地僻無來往之賓，門冷絶送迎之禮。衣冠放適，睡來時幽夢一窗；書劍凋零，回首望白雲千里。春遊秋賞，夏清冬温，築蝸舍於林叢，創環堵於原藪。筆硯塵埃，頓消萬慮，風騷牢落，掩靄三山。正當恁麽時，翛然素逝，而恥通乎事；立之本原，而智明乎天。由是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而無所遯，遊乎萬化之表，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使鴟夷不敢言扣舷漁父之樂，使子真不敢言谷口耕耘之趣，使洪景證盟不敢言終南句曲之隱。故親我者北宫子，友我者黄大圜，會我者裴度，知我者淵明，厚我者韋瓊，邀我者徐勉。對良辰美景，從容陋館，蕭然無累，負杖躡履，臨池觀魚，披林聽鳥。取數刻之暫樂，怡然自足，滌除玄覽，開闔天門。不乘風於鄭圃，不夢蝶於漆園。高枕南軒，委虵自得。身閑閑兮無所疲，心虚虚兮無所馳，意空空兮無所思，神冥冥兮無所知，氣愉愉兮無所爲。攖寧澹漠，脗合無倫，高蹈九淵，忘答四問。猗移茅靡，放曠希夷，大妙大成，至精至極。此爲幽居閑趣之理也。廓然子聞之，拳拳服膺願慤，扣首禮謝，悚息而退矣。

栩栩然

蓋栩栩然遊者，神遇玄冥，道觀齊物。别虚幻之端倪，警陰陽之大冶，窮造化之藩籬，達優劣之蓊鬱。方且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翔則翔，可以集則集。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精神四達，唏吁萬有，遨無崖異，飛越方隅。擔風握月，徘徊姑射之春；卧草吞花，繚繞洞庭之野。頤真蓂莢，舞抃芙蓉。飲神瀵於甔甀，餐朝霞於員嶠。糧舂沆瀣，羊角扶摇。度桃源水而來，踰赤城墻而去。高騰三界之垠，奮翼九霄之表。雨晴日暖，出没輕便，風定烟微，參差自在。不爲蠹朽，懶伴烏栖，東西上下，順性飄颺。履空寥寥，翛然自適。嗚呼！今之淺世，凡葩爛熳，蛺蝶翩翻，搜紅訪緑。物態芳情，於是輕飛於柳陌，弄影於花衢。梅魂蘭魄兮，著莫沉迷；粉翅香鬚兮，追尋眷戀。徧遊景色，歷覽風光。愁春破曉，伴粧於金線花房；傅粉偷香，並宿於玉羅書幌。狂心散亂，俗艷姘婷，推移葉底風流，殢逐枝頭富貴。夢魂濁濫，終不獲免於蔽蒙；根性蠐螬，到了難超於臭腐。况乃至人則不然。蘧蘧頓覺，耿耿潛通，乘光乎疑始之前，

適志乎渺綿之首。控揮衆妙，除掃八疵，動不隨乎物化，静不知乎司存。慄實宇宙，块北洪纖，提掇靈明，依俙純素。要篆韞櫝，今古彌綸，咀嚼恬惔，血脉虚無。若然者，知无爲而所以爲也，知不然而所以然耶。空寂境内，聞麽蟲震於雷霆之音。冥漠鄉中，見秋毫聳於泰山之象。深之又深，神之又神。自此已往，巧歷不能喻，何況凡之乎。稽夫天瑞者列氏，夢爲者南華，號野蛾兒者崔公，有撰圖卷者周昉，話詩者王著，最嘉者張君，橘蜕知化者陸龜蒙，傚顰狂斐者長筌子。抑末如斯，罄之也已。

隱逸

歸歟歸歟，屈拙如愚。不開三徑，免泛五湖。曲窪而宅，塗隙而居。吾生有涯也，逝弗面揆。務而無窮，薾而難已。亦不采薇，奚須洗耳。無心出岫以題橋，倦役摶霄而進履。或在南山，或曳濮水。嘉遯蓬蒿，薦機螻螘。或晦迹於蘇門，或潔身於酒泉。形不可覩，芳猶可傳。不入廊廟兮，輕捐敝冕。高抗志節兮，嘯傲雲煙。披褐懷玉，枕石臨淵。仍此鴻毛六印，蝸角千鐘。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天地之中。嵓阿壑固，門柳庭松。七甌佳茗，一塌清風。申舒兮煙溪月壠，吹噓兮雲將鴻濛。葛巾羽扇，鹿麈斑笻。林巒老計，道德深衷。放適兮綿邈，閑曠兮心胸。棲遲物表，俛仰虚寂。忘憂兮漁唱樵歌，步屧兮山村澤國。鶴童猿友兮清清，凝獨往復兮默默。遠市朝兮怡然自得。蕭然自得。但能屏四而省三，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造疏者庾峻，知音者馬岌。深息匪覿兮梁繼，長嘯益喜兮阮籍。已矣夫。隱逸隱逸，藏身於密。若蔽若愚，毋意毋必。噫，從渠黔首競浮雲，争似我歸來處厚而蓬蓽。

廣莫

誰識大受曲全客，磅礴東西與南北。方寸鑿開道五千，一言蔽盡詩三百。搏風馭，奮鵬翮，八荒四極權阡陌。騰驤廣莫興無涯，星斗滿壺仍自適。鏌鋣吼，飛泉吸，一揮妖滅鬼神泣。昨霄酒醒鳳鸞臺，豁落襟懷太虚窄。驀崑丘，横長笛，湖光月浸溪毛白。石髮青青鶴未來，野猿空叫蓮峰碧。玉芝芳，瓊葩坼，香浮露重珠璣滴。千古英雄一窖塵，五雲樓閣群仙宅。歸去赤城春正濃，煙波休把絲綸擲。

入道

夫入玄門，須知其軌。排斥浮華，黜降妻子。蕩滌情愛，蠲除邪委。柔弱清貧，忘絶驕侈。討論陰陽，括囊綱紀。配合東西，調和離癸。一縷一飯，返生廉恥。身若孤雲，心如秋水。晦迹林泉，同塵閭里。志樂簞瓢，慎終如始。富貴不趨，仇讎莫起。内抱虚無，外絶非是。人世頓捐，飽諳玄旨。寂兮寥兮，素朴清泚。鍊質澄神，超凡可擬。歷考真仙，確然殊此。萬物昭彰，唯獨頑鄙。道未弘人，和光同彼。言梗金石，德馨滋美。采摭群經，削刮瑕疵。精研萬法，靈根玉蘂。丹闕瑶宫，不勞而止。嗚呼嗚呼，今時多士。鬅鬙戴，道裝而已。經籍何曾，焉知所

以。一日出家，便爲達理。一世蹉跎，性不寧敉。操持饕餮，損他利己。似此修真，將何所倚。泛泛之流，孰能詳矣。謹垂斯言，免乎迤邐。從而慎之，清名不毀。

昇堂示衆

夫至德渺漠，妙道希夷，先地先天，不拘文字。光明虛徹，遍滿十方，清淨靈通，周流三界。千化萬變，統攝陰陽，體用真常，無窮極矣。争奈凡流障重，難以承當。賤古尊今，妄生知見，殢法參禪，傍開户牖。從此太極樸散，教列三門，情識場中，不能歸祖。觀彼諸人，深宜哀愍。是以大開方便，廣運慈航。普濟苦海群生，脱免沉痾六趣。引歸真路，復玩鴻濛。鑿開恬惔門庭，遊賞清都絳闕。五雲臺上，明傳黍米玄珠；九曜樓邊，高舉含光寶劍。縱横廣莫，坦蕩無拘，動止無爲，混成純素。遂可掃除不死不生，無餘無欠，聖凡俱遣，空色包羅。假使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漏逗機張，作家笑具。炎炎言下，寂寂光中，擊碎金毛獅子。花收五葉，機拂三玄，放行元始鉗鎚。發揮象罔，閑居鄭圃，已有南華禦寇。奈何學者棄主怜賓，不扣沖虛，空費草鞋，尋箇甚麽。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在欲行此般，君子怎生接引。今也聊將法藥，擲向人間，出此醍醐，利滋上士。舉揚本分生涯，點檢見前面目。露些消息，分付知音，這段家風，是何曲調。樂非律吕，劫外陽春，琴操無絃，孔吹天籟。不消玉線金針，繡出霓裳綵鳳。箇人會得，即便歸來，不夜樓臺，同登雅會。没底籃兒汲水，無根鐵樹開花。此箇規模，如何印授。渾淪那畔，不許商量；靈寶峰前，孰能著脚。直須洒洒落落，休更紛紛紜紜。頓悟玄風，逍遥宇宙，久竚仙賓，伏惟珍重。

茶

伏聞一聲雷震，吐極品之芬芳；鳳餅龍團，表至真之異物。陰陽滋秀，天地氤氳，禀四時之正氣，奪五行之清味。先春園内，生成片玉之珍；瑞雪嵓前，造化靈芽之蘂。玉人採得，妙用依時。金槽碾處，香塵馥鼻。石鼎烹開，瓊花浪翻。盧同七椀，洗除六慾之昏迷；諗老三杯，滌盡衆生之濁夢。愛之者精神爽異，悟之者心地清凉。莫言仙子家風，真是道人售用。聊將一味，普施諸人，得意歸來，伏惟珍重。

唐州長春觀金蓮會

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害物之者，决致深殃。既處乾坤之内，須明禍福之因。故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遄如影響，應無差濫。勿輕片善無功，莫謂絲懲無報。始即一二，歲積丘山，桎梏臨身，悔之何及。是以至人君子，見出而知入，觀往而知來。恪勤孜孜，謙慈度日，守約博施，繼成善道。嗚呼黎庶，罪業彌天，背覺合塵，不思銷滌，喪己於物，失性於俗。戚戚一真散亂，膠膠萬慮溟濛，宛轉迷津，不能返本。覩此群情，寧不悲矣。夫惟我重陽教祖普化真人，大開方便之門，廣演玄元之理，接引凡流，復遊瓊路。兹乃聖因，金蓮慶會。何謂也？金乃性之基，蓮迺命之蒂。散之爲萬器，聚之爲一金。

陶鑄大冶，百鍊愈新。大常而小變，應用群生，各隨如意。花開五葉，吐露香風，秀出群英，芬芳異品。錦幢紅飾，能奪造化之工；緑蓋黄心，深得陰陽之妙。波光水面，雅韻長簪，月下日中，滄洲彩繪。悟之者聖賢可伴，奉之者道德相扶。宴息玄關，終身無咎矣。

清閑賦

汎愛曰濁，孰能好清。從他縈其萬慮，惟我閑其一生。猛離桎梏之囚，常居安静。免被蝸蠅之縛，大悟靈明。玩杳冥太原曰絶世羈縻，統玄綱紀。處恬淡真閑，則樂長生久視。既達此理，心如秋水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若乃卓爾與立，湛兮或存。廉而不劌也，喻鏡分妍醜；光而無私也，如月射乾坤。端正一性，安閑六根。孤高潔静於靈源，松筠雅操；坦蕩縱横於法界，純素玄門。於是身邁孤雲，情超野鶴。體微妙則藏舟於壑。藏山於澤，絶思慮則清徹靈虚，逍遥廣漠。絲毫不掛，神飛姑射之遊。物我俱忘，雲步寥天之廓。

大抵非聖所私，由人所爲。苟未捐其名利，安得悟其希夷。述夫大智閑閑，文見南華之語；小人戚戚，理聞宣父之辭。且如在欲行禪，擔家説妙。雖得下愚之敬慕，未免賢良之譏誚。直實昧於靈虚；分別聖凡，終未到於真至貴；物外長春之景，真雅真清。蓋聞蠢動包藏，愚迷散失。萬論千經而執法，五行二儀而抱一。化生知見，端消息，少可崢嶸。壺中不夜之天，至尊中得妙；應寂照色空之理，爲裏無爲。生兩捐。憑清浄修成道果，悟虚閑鑿透玄天。從此頓拋有漏之因，蕭條宇宙；深息無爲之穴，嘯傲雲煙。异哉。黜聰明，顔淵樞要。夫然心法雙泯，死暗晒，迷人豈知。捉杳冥恬惔之風，妙夢財爲喜，還同畫餅充饑。矧此匠者虚極而守静篤，老氏家風；隳肢體而飯蟻勞生，燈蛾殞命。空恁漂沉其苦趣，誰肯修完其德性。已矣乎。不如聞早樂清閑，歸去玄都朝上聖。

玄賦

大矣疑始，偉哉洞玄。聊啓清虚之志，暫宣微妙之詮。鑿開純素之門，神機莫測；迸出靈明之物，妙用昭然。端正一性，安閑六根。孤高潔静於靈源，松筠雅操；通則無説。不在乎唇槍舌劍，亦非乎手指口訣。三清玄教，難憑於辯解聰明；一味醍醐，豈出於英豪俊傑。當其悟者本有，得乎夙明。不在行功打坐，先當遣欲忘情。這些不肯歸其純粹，寧知昧其恍惚。衰哉衰哉。夫惟正則忘邪，通則無説。不在乎唇外物。

金丹賦

大道祕訣，學人罕知。一粒金丹最貴，兩般銀樹難頤。絶是非名利之

交，外明損益；棄酒色氣財之境，內補根基。豈不以恬惔爲原，陰陽爲祖。採萬法聖賢之骨髓，撮八方宇宙之風雨。聽甲乙震雷初發，火養龜蛇；待癸壬坎水齊潮，鼎煎龍虎。乘鳳，金翁駕牛。種黃芽咆哮於地户，布彩霞盤遶於宸樓。由是四隅煙滿，五嶽雲收。見青童頂戴於春蘭，池栽菡萏；喜赤子身披於素練，櫃鎖獼猴。朱雀靜居必也烏兔交宮，星河迴轉。瑤臺霧起，於香閣，玄武醉眠於雲殿。採海中鯤化正昇騰；絳闕春深，柳内鶯嬌初啞囀。端的祕訣難傳，玄之又玄。冰輪皎潔兮，姮娥搗藥；錦帆綽約兮，仙子行船。決要丹霞洞中捉馬。太白山上飛泉。雲中紫桂開花，變成瓊蘂；爐内青松結子，化作金錢。幽微鸚鵡歸巢，鴛鴦定枕。瑞靄飄兮文物秀，甘露降兮芝田稔。清音嘹唳，鶴鳴九耀之琴；翠色斑爛，雞鬥七星之錦。收鈆汞鍊從此劍戟林巒，日飛廣寒。成靈寶，用木金結就真壇。會千神於三秀之堂，同歸聖母；聚萬象於六丁之殿，都入泥丸。丕休哉。得此金丹，頓超塵世。跨青鸞，便辭於中國；隨紫詔，速朝於上帝。衣賜乎玉珮霓裳，食啄乎蟠桃丹桂。樂逍遥永住於玄都，享長生活計。

八義禪賦

教有頓漸，禪無後先。迷之者遠隔劫外，悟之者薦在目前。無去無來，不生不滅，超三界以運六通而自在；不畏諠譁，不居瀟洒。□□歸來，月滿江船。拈出自己家風，孤圓。二曰拂迹。不畏諠譁，不居瀟洒。誰會進步，蓮生鹿苑。頓超十地；踏碎頑空夢幻，獨玩諸天。門分五派者，强生知見；宗舉一乘者，嶺上牧童顛倭。三曰法用。智慧夙稟，靈亦爲虛假。只要常常顯露，般般放下。明頓開。應機時須宜性現，對境處決要心灰。圓融四象，通達三才。緑水長流，從使漚生漚滅；青山不動，任他雲去雲來。四曰真空。亘古亘今，不衰不朽。昧之者滯於聲色，達之者超於無有。驅掃風雲，磨挲星斗。空琴韻美，雪曲應希，海底玉龍堂前木馬咆哮；五曰普照莫問東南菩薩，休尋西北彌陀。觸目盡皆法界，何方不是禪那。會得如此，方堪恁麼，居塵出塵，豈落萬緣之幻；在慾無慾，不沉六賊之魔。六曰接物。左右逢原，寂照返朴。葛藤老婆者，千劫販骨；靈源直指者，一句絶學。縱奪自由，殺活獨卓。白雲青嶂，正覺。七曰圓成。泯絶無寄，包含大千。拈花示衆者，真爲過計；叱佛罵祖者，亦是違愆。誰會進步，蓮生鹿苑。□□歸來，月滿江船。拈出自己家風，頓超十地；踏碎頑空夢幻，獨玩諸天。八曰泯詐。一等虛脾，敢胡鬥觜。比較糟粕者，寧知真味；穿鑿公案者豈通妙理。差之一毫，失之千里。木人言：若要識這箇西來，須吸盡涅槃金仙髓。

全真賦

神聖垂御，仁慈普均。既弘開於玄教，特謹奉於全真。孰知十極之高仙，來遊此世；大闡三皇之古道，順化於人。扣切原德貫諸門，心歸一正。捨俗者辭親割愛，固窮者樂天知命。是以全真，學而修性。功名財色，觀如水上之浮漚；智慧靈通，明若教中之先

聖。誠以學不所執，法求大通。廣積德行，則外施於方便；深做修鍊，則内運於神功。善處無爲不二，能尋有道參同。物物分明，瑩若潭中之皎月；頭頭應現，動如草上之清風。必也選教以開迷，猶尊賢哲。大抵丐食不耻，至貧不憂。輟己惠人，則施恩於孤老；高志抗節，則寄傲於王侯。是謂全真英士，達道仙流。頓悟天機，高播玄風遊聖域；廣施香餌，普尋知友赴瀛洲。是以見物明心，知空悟道。行全真正法，則謹依於鍾吕；取大道玄理，則嚴奉於黄老。清虚恬惔，收紅爐鍊就銀絲；純粹精微，向丹鼎烹成大寶。足表捐彼假合，達其自然。證實相妙之更妙，得真功全之又全。五道銀霞貫斗，一輪紅日輝天。鶴駕金書，位登萬聖朝赴九陽之殿；蟠桃玉液，位登萬聖之筵。噫，有等愚迷，鬥争人我。宣揚譎怪者，豈通玄妙；誑惑中下者，不知因果。雖離火院恩山，却入名韁利鎖。丕休哉。若要知端的全真，頓了虚無堪可。

官不及仙

人有遠見，心無近憂。然爲官而貴顯，不及仙以優游。從他位列於朝廷，金章紫綬。難比身登於閬苑，月殿星樓。嘗聞達士休官，愚人干禄。子房歸山也，絶有患害；范蠡乘舟也，免遭刑戮。既知此道，奚求官之浮名；凡益於身，不及仙之清福。封妻廕子者，惟貪厚禄；欺公虐下者，豈畏深殃。只迷火宅，不悟仙鄉。黼黻尊榮，造孽而終歸地府；縷褐貧賤，了真而決赴蓬莊。未若金液蟠桃，花光雲錦。降龍伏虎也，五老之殿；抱月眠雲也，七星之枕。偏躭物外無爲，不愛朝中極品。世上玉簪朱履，一夢浮華；壺中紫桂芝田，萬年豐稔。夫秦宫漢苑者，白楊芳草；嗟成都舊城者，桃花杜鵑。過斗錢財何濟，同巢妻子何堅。縱爲賢相，難及列仙。豈不見棄相蟾公，悟至真而忘世；捨王悉達，證大覺以歸天。且如不義而富貴者，何異於浮雲；不忠而利禄者，猶若於弊履。假饒將相雙顯，不若神仙獨美。是以李斯濁辱，遭白刃於雲陽；黄帝靈通，獲玄珠於赤水。足表脱俗羅網，證仙裔苗。掃煙霞於斗口，懸日月於星橋。從此棄人間有限之驕奢，丹墀宴樂；得天上無窮之福利，紫府逍遥。奈何迷昧仙都，貪婪官爵。戀之者盡遭縲紲，脱之者免沉溝壑。直饒金谷繁華，莫比桃源快樂。勸世人，聞早學天仙，歸去朝三清赴約。

苦海

蕩蕩苦海，滔滔愛河。選甚賢愚沉溺，不論貴賤消磨。亘古及今，誰頓抛於慾浪；至尊與貴，盡皆喪於恩波。憶上古純粹軒轅，清虚老氏。垂五常夫子之至德，演三乘釋迦之妙理。高棹法船，普撈善士。慈悲四聖，留出苦海之玄方；濁濫群情，甘溺迷津之臭水。若乃人物悠悠，玲并不休。或縱心而飄蕩，或隨世以淪流。情波沉滯，

業窟憂愁。往來綽綽如魚，百年汩沒；動轉齟齬似鱉，萬古淹留。但見深闊昏昏，灣澴瀰瀰。愛之者有灾有難，離之者無生無死。智慧仁人君子，下手忘焉；昏沉愚輩迷徒，終身戀矣。且夫陷溺衆生，無窮漩坑。迷之則號爲苦海，悟之則亦是蓬瀛。之洪波，專沉昏昧；渺渺千尋之巨浪，難污靈明。既曰似此嬉遊，何時出渡。若不入清灘之涯際，決難免黃泉之冥路。不見賢哉范蠡，乘扁舟以登真；達矣張騫，泛靈槎而得遇。迴頭莫遊。學取瀛洲之羽客，休爲苦海之枯髏。如是則袖統煙霞，高卧於青山碧洞；杖挑日月，好登於彼岸神洲。噫，率爾欣浮，莫之能出。球琳乎波瀾倒轉，洋洋乎清濁混一。歸去來兮，何不苦海拋離，玩瑶池金堂玉室。

歎世擔家

火院得出，愚人不離。汩沒，朝昏情欲羈縻。憂他妻子艱難，飢寒逼迫；使得身心撩亂，煩惱驅馳。愚哉，坐設三心，行思百計。損人物毒似蛇蝎，傷骨肉巧如蚊蝱。貧窮下賤，皆憑宿世之因緣；富貴榮華，不是今生之福慧。今也無限豪傑，空安姓名。使奸狡，誇呈俏倬，縱驕奢，賣弄崢嶸。豈思後世，不顧前程。奪利爭名，甘作大藥，時明火候周天。對修藏羽客之前，胡談教法；向隱逸仁人之側，亂講真詮。愚哉，衒己識情，騁乎辯解。尋名尋利者，幾曾清淨；貪酒貪色者，實無齋戒。口劍善揚，辭鋒能賣。說宗說祖，觀之者還似心狂；在道在玄，問之則佯推耳聵。若夫侮狎上下，傲輕是地獄之種。大抵嫉妒剛强，誰能肯忘。耀風賣雨兮，劍論顯目則扭斡平仄，講詞話則智愚。詮霧兮，置買田庄。嫺。常懷邪僻之心，侮狎賢聖；不信添染之乎。本不學道，惟圖口糊。分吉凶之報，輕慢爺娘。既而只喜求財，三乘玄妙之微，疑惑鄙士；表九伯風不言避罪。念佛看經兮，佯且口善；魔之漢，實是狂夫。爾曰太易太初，至挑楂掊刺兮，幾曾心改。鬙浮見識不剛至大。不在虛無之裏，先出杳冥之除，諂詐機關常在。還似網羅之獸，撲外。難以言通，表乎天籟。講天地陰入迷坑；渾如濁濫之魚，漂沉苦海。陽之妙，事已難當；分璇璣造化之機，足表業罐纔滿，閻王速追。鐵棒銅鎚理實無奈。大抵不識好弱，奚通正邪。打拷，刀山劍樹陵遲。常爲冥府之囚，作一小詞，則人前賣弄；撰兩絶句，則朝朝叫苦；永作陰山之鬼，夜夜聲悲。物外談誇。豈知對面說好，過耳悲嗟。噫，既怕如斯，須當早悟。擘開恩愛之迷人解萬卷之書，難超生死；達士悟枷鎖，跳入煙霞之雲路。歸去來兮，壺一真之趣，高卧煙霞。是知專任見聞，不歸真實。棄顏子簞瓢之樂，習楊朱內春深，好向桃源相遇。

世人説道

世已久弊，人多説玄。每論金丹皆憑宿世之因緣；富貴榮華，不是今生之福慧。今也無限豪傑，空安姓名。使奸狡，誇呈俏倬，縱驕奢，賣弄崢嶸。豈思後世，不顧前程。奪利爭名，甘作大藥，時明火候周天。對修藏羽客之前，胡談教法；向隱逸仁人之側，亂講真詮。愚哉，衒己識情，騁乎辯解。尋名尋利者，幾曾清淨；貪酒貪色者，實無齋戒。口劍善揚，辭鋒能賣。説宗説祖，觀之者還似心狂；在道在玄，問之則佯推耳聵。若夫侮狎上下，傲輕是地獄之種。大抵嫉妒剛强，誰能肯忘。耀風賣雨兮，劍論顯目則扭斡平仄，講詞話則智愚。詮霧兮，置買田庄。嫺。常懷邪僻之心，侮狎賢聖；不信添染之乎。本不學道，惟圖口糊。分三乘玄妙之微，疑惑鄙士；表九伯風魔之漢，實是狂夫。爾曰太易太初，至剛至大。不在虛無之裏，先出杳冥之外。難以言通，表乎天籟。講天地陰陽之妙，事已難當；分璇璣造化之機，理實無奈。大抵不識好弱，奚通正邪。作一小詞，則人前賣弄；撰兩絶句，則物外談誇。豈知對面説好，過耳悲嗟。迷人解萬卷之書，難超生死；達士悟一真之趣，高卧煙霞。是知專任見聞，不歸真實。棄顏子簞瓢之樂，習楊朱

紅紫之術。憑言動衆，在道匪一。無廉無耻，行如跛鱉之前；有喜有嗔，辯若飛龍之出。足知只可暫聽，不宜久聞。與之爲友，則終是無益；近之學理，則徹底空文。說有千萬，道無半分。從此方方，談是談非。動乖物理，處處爭頭爭角；不悟心君，奈何全没慈悲。不生恐畏，講之則便論我長你短，說之則管甚訛言國諱。彼哉彼哉，殊不知說道之人謀箇甚麽，只圖養氣。

道人閑遊

人有大志，心當慕真。既在道而爲本，且遊世以閑身。偉哉玄妙之機，必資高士；驗爾逍遥之客，若晦同塵。或洗耳棄夫惟脱彼凡籠，翛然樂道。或跨驢玩世，則笑昔日之許氏；或遇當時之果老。本不務於雲遊，其實採於芝草。捐名棄利，豈徒樂於身貧；割愛離親，寔謹修於天寶。若乃可以避世，宜乎鍊形。或飽經術也，心藏若賈；或蘊德行也，内明若星。志既如此，遊何損靈。可怜君子之清標，常容玄教；還似逸民之曠野，高步郊坰。且曰落魄青山，優游緑水。觀富貴如浮雲，棄榮華若弊履。何賢士之如斯，蓋道人而能此。無榮無辱，常固窮以恬然；或止或行，邁孤鶴而翔矣。夫秋冬野望，則觀群生之否泰；或春夏嬉遊，則賞百卉之斕斑。貴饒極品，寧如樂閑。是以冲虚至德真仙，乘風方外；了達純陽上士，貨墨人間。或曰衣敝縕袍，披蓑頂笠。或在林泉而隱志，或遊市井而忘習。人所難辨，道閑足及。養就真人之志，有以安居。用玄關，造化神功，巧筆今古難畫。見壺中、不夜春光，有錦繡、江山相亞。處處花萼樓臺，秀吐香風，高聳蟠桃架。玩紫微絳闕，瑶池閬苑，豈羨世間，園林郊野。閑步鳳凰臺，聽一派簫韶，音韻清雅。任縱横出入，靈空不用，玉鞭金馬。翛然卓立乾坤，看萬象、森羅青霄下。五明宫，玄珠會，妙體嬋娟姬姹。醍醐芝草，誰肯著、千金酬價。有緣得遇真師，點透靈通，常應無虚詐。賞聖賢至理，謙慈度日，更六根清浄，無爲風化。性月桂枝芳，放萬道光明無毁謝。把天機秘訣，勿令輕捨。

細開根基妙道，幾人深知。自大

洞淵集卷之五

龜山長筌子撰

詞

抛毬樂二首

道人心印悟來，自然惺洒。這妙用玄關，造化神功，巧筆今古難畫。見壺中、不夜春光，有錦繡、江山相亞。處處花萼樓臺，秀吐香風，高聳蟠桃架。玩紫微絳闕，瑶池閬苑，豈羨世間，園林郊野。閑步鳳凰臺，聽一派簫韶，音韻清雅。任縱横出入，靈空不用，玉鞭金馬。翛然卓立乾坤，看萬象、森羅青霄下。五明宫，玄珠會，妙體嬋娟姬姹。醍醐芝草，誰肯著、千金酬價。有緣得遇真師，點透靈通，常應無虚詐。賞聖賢至理，謙慈度日，更六根清浄，無爲風化。性月桂枝芳，放萬道光明無毁謝。把天機秘訣，勿令輕

樸初分，剖散洪濛，畫八卦帝尊伏犧。辨百草、功顯神農，播稼穡、德布華夷。次後運啓軒轅，聖明宣教，諸方吐瑞芝。感遐荒奠枕，清寧萬國，更迤邐求道，七十餘師。從此闡淳風，降後代神仙出世機。既到今日不悟，群迷總被，利名駈馳。　獨余擺脱羈縻，任落魄、南北與東西。壺中景，真消息，三火烹煎坎離。杳冥恍惚，誰信有、純陽龍飛。斡開玉户金關，祥煙瑞氣，紅雲罩紫微。聽無絃雪曲，仙音韻正美，見日月配合，結就刀圭。功滿大丹，成便拂袖，長生路上歸。住天宮快樂。武陵瑶池。

天香慢　梅

萬木歸根，三冬拔萃，曉來梅萼輕坼。妒雪精神，清人氣焰，不許等閑攀摘。百花未發，獨占得、東君春色。庾嶺斜横，秀孤芳，更妙機難測。　西湖灑然至極。勝蠟黄、愈增靈識。漏泄解引詩人雅詠，前村驛使，喜傳消息。解月浸寒梢，天香可惜。

燭影摇紅

菊綻黄花，月生碧漢清光皎。霜前雨後正芬芳，四海圓明照。朵朵争開爛熳，吐香風、騰輝天表。檻邊幽雅，空外嬋娟，依時呈妙。　閬苑仙葩，蔣公三徑知音少。瑶臺寶鑑照娑婆，悟者頭頭了。好對東籬賞玩，射江山、虚堂靈沼。數枝金蕊，萬道銀霞，浮生難曉。

解愁二首

歲月匆匆，忙如奔騎。來往暗催浮世。愛河誰省悟，戲欲浪、苦争名利。火院憂他妻共子，更不念、自身顛頓。你直待、大限臨頭，恁時悔恨，又成何濟。　活鬼販骨千迴，空勞壤，紛紛鬧如螻蟻。丈夫心猛烈，秉慧萬緣齊棄。劈碎凡籠無罣礙，任自在、翫山遊水。向林下、醉飲真風，坦然高卧，占清閑貴。

返照人間，忙忙劫劫。晝夜苦辛無歇。大都能幾許，這百年、有如春雪。可惜天真逐愛欲，似傀儡、被他牽拽。暗悲嗟、苦海浮生，改頭換殼，看何時徹。　聽説古往今來，名利客，空有兔蹤狐穴。六朝並五霸，盡輸他水雲英傑。一味真純爲伴侶，養浩然、歲寒清節。這些兒、冷淡生涯，與誰共賞，有松窗月。

滿庭芳五首

大覺光明，不須外覓，人人各有如來。浮生迷昧，販骨走千迴。鑿透靈源法海，禪河漲、風浪崔嵬。泥牛吼，威音嘹喨，鐵壁起雲雷。　菩提，无縫塔，林巒掩映，山色分開。任曹溪雪滿，漏泄紅梅。處處香嚴法界，休分別、祇樹蒿萊。真消息，孤峰頂上，石女繡莓苔。

微妙家風，非空非色，卓然无去无來。超今越古，悟者免輪迴。拈出長春聖境，瓊花綻、鐵樹崔嵬。誰知覺，丁翁夜半，震動九天雷。　玄門，真洒落，星樓月殿，愚昧難開。寥陽芝草，遊水向林下、醉飲真風。方寸神機莫測，何消得、塵外，玉霄閑客，未肯躡端的勝寒梅。　殷懃辨道，萬緣識破皆拽。

空。太虛鼎内，默默養和冲。一顆靈珠燦爛，光輝似、月射千峰。長春景，這些，微妙五雲臺上，芝草吐香風。纖塵不染，理，有緣端的，千里相逢。清浄是真功。日用頭頭不昧，超生滅、法界難籠。還能此，逍遥自在，處處是仙宫。

老氏真機，如來祖印，明明象帝之先。不生不滅，端的至幽玄。一派清風匝地，迷雲散、皓月當天。君知否，本來，真箇寥寥劫外，法鼓震三千。學人外覓，妙，無名無相，非道非禪。教我怎生傳。不肯迴光返照，區區地、走遍山川。歸來也，人牛不見，芳草鎖江煙。

本分家風，尋常日用，何方不是林泉。飢餐渴飲，任運度流年。行止非人所及，休思筭、好弱由天。君知麽，一身尚假，萬事豈牢堅。些兒，窮活計，寂寥消洒，有口難言。那得買山錢。且恁騰騰兀兀，任從他、蝗戰蜂喧。真清樂，松間步月，石上枕書眠。

緑頭鴨

雨初晴，江山景色新鮮。乍艷陽、春光美麗，見郊原、芳草芊芊。覩梨花、輕籠淡月，聞松聲、冷和清泉。風細池塘，簾垂院落，曉鶯啼喚柳含煙。勝娑婆、此價應難買。更疊翠山幈如削，時物筆難傳。誰能悟，韶華不久，人世非堅。走紅塵、增瑞慶、兆民歌舞。五化天地神功，擾擾浮生幾人悟。乾坤美澤恩霑溥。滋生萬物榮甦，增瑞慶、兆民歌舞。五穀豐登，庶事康寧，遐邇安固。感上下和睦無爲，敬禮玄元祖。

江神子慢

掃除六塵迹。點檢現前，真箇消息。慧光赫。親拈出、妙用靈根端的。愛静處坦然，開懷澄越聲色。一曲威音非律吕，超今古、琅琅誰聽得。湛然萬里雲收，晴天闊，月無繫隨緣過。也不會、焚燒香火。囉嗊哩嗊，鸞歌舌誕，恣情吟和。南柯夢中識破。把蝸角蠅頭，身心摧挫。手握靈芝，泛無何，誰知我。清風皓月時相賀。杳冥中、修成仙果。了然歸去，綿綿九天高卧。

雨霖鈴

清晨凝竚。見風雲濟，及作時雨。陰陽協順空中，爲甘露、山澤敷布。點如膏利益，洗滅妖氛，四海澄素。造化天地神功，擾擾浮生幾人悟。乾坤美澤恩霑溥。滋生萬物榮甦，增瑞慶、兆民歌舞。五穀豐登，庶事康寧，遐邇安固。感上下和睦無爲，敬禮玄元祖。

絳都春三首

天生懶惰。坐。面垢頭鬅，養疏慵，消災禍。無縈宅憂煎，情波出没，四生六道不知還。任千劫輪迴販骨，迷了本靈源。聰明客，諸緣放下，閑裏修仙。

侵尋妙景。看赤城秀稔，芝田千頃。物外閑閑，繼樂真情，搜佳興。扁舟載月煙蓑冷。酒醒時、臨流清詠。一聲羌管，三幅曉風，洒然幽勝。徽音慢彈誰聽。似野鶴騰空，生涯萍梗。

放曠乾坤，與江湖，絲綸整。錦鱗釣得成餘慶。便歸來、玄都馳騁。杖挑春色，逍遥太虛仙境。

心如江海。納百川萬派，澄清無礙。渺渺淵源，幾人知，包沙界。光明燦爛超三昧。謊小乘、邪魔潛退。混元風範，虛无秘密，下愚難解。宣揚亘初真載。統衆妙之門，高下無賽。應物頭頭，顯慈悲，消災害。不生不滅非中外。這一曲、玄歌誰買。玉京仙子，吹動太虛天籟。

瑞鶴仙　五首

歲華如轉輦。嘆世路忙忙，何日知足。錐刀競蠻觸。這浮名浮利，少榮多辱。誰能寡欲。醉恬惔、天之美禄。把塵緣一旦紛飛，回首退藏嵓谷。

清福。松間步月，石上眠雲，性如麋鹿。高歌一曲。閑吟罷，布棋局。聽猿啼鶴唳，水緑山青，籬外風敲瘦玉。這真懽、誇古騰今，幾人繼續。

又　花開閬苑

武陵溪上看。覩閬苑瑶臺，應是花綻。風流世間罕。噴清香鮮異，紫芝相間。東君不管。更別有、長春手段。向無爲樹上芬芳，光彩日常呈現。

堪獻。玄元根本，錦綉枝梢，是誰親見。何方貴顯。金蓮會，任舒展。這天生雅艷，一種瓊英，只許神仙作伴。迷蓬島。天公德茂。但處處、瓊花映罩。向長空片片輕飄，顯揚聖功微妙。若諸人，採得歸來，玉京賞玩。

又　風入瓊林

玉峰時暫歇。覺風入瓊林，倍增真悦。煩蒸頓消滅。掃塵埃四海，廓然施設。八方静潔。布一味、清涼妙絶。這些兒冷淡生涯，等閑未曾輕泄。

奇別。蕭蕭晝夜，颯颯乾坤，幾人能瞥。隨機應轍。尋知友，伴明月。遶群芳結秀，響報聲聞，動用陰陽正訣。待浮生，吹散迷雲，恁時細説。

又　月照洞庭

素秋天似水。更夜色呈鮮，物華殊麗。山堂興無際。見團圓月照，洞庭深邃。清風匝地，但處處、昭彰德被。遍恒沙朗射晴空，千古秀凝青桂。

高貴。隨形應現，鑑物無私，碧霄呈瑞。孤然爽異。輝法界，顯靈慧。放清光萬道，入户穿窗，皎皎昏蒙普濟。

願凡夫，早悟圓明，盡知此理。

又　雪迷蓬島

幸逢玄運到。正律吕推移，北辰宣號。須臾瑞祥報。見同雲凝雪，曉迷蓬島。天公德茂。但處處、瓊花映罩。向長空片片輕飄，顯揚聖功微妙。天生雅艷，一種瓊英，只許神仙作伴。深奥。虛无造化，祕密神機，對誰分表。三山路杳。真蕭洒，洗塵擾。看瓊宫寶殿，素浄樓臺，出入仙姿窈窕。這冰清玉潔家風，幾人頓了。

玩瑶臺　本名耍三臺

直指玄元路。嘆苦海、迷人不悟。在目前、平平穩穩，又無些、險難相阻。把萬緣、一齊放下，他自然有聖賢提舉。似斷雲、野鶴飛騰，向物外、青霄信步。

慶會神仙語。渴時飲、蟠桃醁醑。出入在、星樓月殿，笑人間、死生今古。跨彩鳳祥鸞翫太虛，歸來卧、碧霞深處。這逍遥活計誰傳，分付與、蓬萊伴侶。

花心動　二首

江路閑遊，見梅〔花〕芳姿，水邊將瑞。孤然爽異。輝法界，顯靈慧。放清光萬道，入户穿窗，皎皎昏蒙普濟。蓓蕾半開，疏影斜横，幽艷傲欺霜

雪。清癯獨秀風臺畔，笑百卉、凍凝摧折。散芳烈，竹籬茅舍，最堪栽接。破臘傳春放徹。吐玉蘂瓊枝，等閑誰瞥。欲寄故人，驛使稀逢，空對暗香凄切。壽陽公主今何在，這姑射玉仙清絶。向誰説，黄昏小窗淡月。

又

百歲光陰，似飄風浮漚，電雷轟掣，返照速修，急景難留，不覺鬢華如雪。萬緣羈絆何時了，謾昏曉、寸心愁結。勸英傑，莫教釜破，斷繩難接。一失人身萬劫。歎伶俐惺惺，不遭縲紲。欲浪恩山，玉杻金枷，誰肯猛然拋擲。一朝大限臨門，喚見閻老，怎生推説。恁時節，追思聖賢妙訣。

洞玄歌二首

野堂花老，檻外幽香度。緑影沉沉映窗户。任從他、日轉西郊，且閑看、雲生南浦。見隱隱遥岑接天青，又石齒分泉，迸珠飛雨。

丹丘咫尺，幾箇人回顧。鼷鼠穿窩豈足數。假直饒、綺陌長遊，爭似向、煙嵐深處。枕萬壑雲霞樂平生，便不勝紅塵，點染緇素。

又

倦遊退尺，栗里潜疏拙。浩氣凌空向誰説。醉酬春、醞釀三杯，遣幽興、滄茫一葉。更野服蕭然越林叢，拉信友，相須竹風花月。生涯淡浄，至妙人間絶。不尚文軒錦幛列。樂田蘆、嘯傲華顛，種松菊、棲遲清節。這一味真懽幾人知，有静几蒲團，獸爐沉屑。

水龍吟

故鄉何處棲遲，海山霧斂春風細。花穠石潤，雲嬌煙淡，天容如水。芝桂香分，橘橙酒灩，錦茵摛翠。佩霓裳縹緲，飛瓊羽蓋，瑶池宴，賞佳麗。俯笑人間富貴。到頭來、一場虚僞。桑田暗改，人生空老，誰能適意。虎戰龍爭，漢興秦滅，今成何濟。看蓬萊紫府，長春勝景，妙無加矣。

雨中花

急急蛩音，似箭暗催，人物煙草茫茫。塞鴻悲秋晚，敗葉飄黄。萬里關山牢落，一天風雨凄凉。這蕭閑活計，向誰分訴，表我衷腸。霜寒露冷，菊瘦梧凋，又近重陽。信道壺中光景，雲水家鄉。金殿玉樓庭院，錦溪花塢池塘。世間虚幻，薄名浮利，都寄黄粮。

百寶粧二首

榴蘂濃芳，簾幕半捲，清閑白晝偏長。院宇無塵，微雨過池塘。幽軒細細，風披竹欹，石枕藤床。分外凉。看蘆、嘯傲華顛，種松菊、棲遲清節。這雲峰偃仰，高眠晃然，已到羲皇。休休。休塵世俱忘。真常妙用，安排黄卷爐香。莫羨俗情，如蟻慕羶腸。清虚淡素甘貧樂，縱酷暑難侵道哲堂。好棲心見素家風，洞中別是仙鄉。

又

一點靈光，輪迴萬劫，胎卵濕化無歇。苦海無涯，生滅甚時徹。无根四大非堅固，戀此箇形骸何大拙。把浮沉世夢磨開，慧劍割斷根孽。逍遥物外生涯，隨分樂天知命，閑伴風月。抱守元陽，神氣自交結。乾坤倒顛翻離坎，這既濟天然非扭捏。有春生夏長秋成，萬彙一氣無別。

鶯穿柳

乘桴默契。便休休倦役，結茅歸里。一任貔貅威鎮，虎韜熊略，旌麾爭起。赳赳成何濟。只贏得、玉顏先弊。覆手一場空，過眼繁華虛矣。　爭似樂然從己賞花穠上苑，魚游春水。滿泛紅潮美。且鬱陶襟懷，青門歌吹。醉卧東風裏。看隨堤柳摇金蘂。放適簪纓，亂鋪蒼翠。

天香二首

過隙年光，如毛塵事，幾人識破休矣。歸去來兮，雲耕水釣，林下澹然寧耳。翠微影裏，別有些、逍遥真味。一曲玄歌寄天香，嘆物華榮頽。　半間而已。暢情懷、四時吟醉。返照人生，畢竟到頭何濟。坐看空華起滅，這混成、消息越衆美。大朴淳風，清虚妙理。

又

若論修真，玄關直指，外緣心上都撇。靜處跏趺，存神握固，莫辯是非優劣。任緣度日，除飽暖、其餘忘絶。一味清閑價無窮，對下愚難説。　端的至誠妙訣。歎學人、幾曾休歇。默默昏昏，壺内玉花開徹。恍惚中間顯象，見寶珠、光耀似皎月。悟得之時，同遊聖闕。

二郎神四首

歎平生，謾日夜、勞勞攘攘。想一世浮華能幾許，若雲間、電光翻掌。夢曳尾，儘教他、衣冠豺虎。野水添盃誰似我，醉卧白雲深處。任秋月春花，暗換桑田，明催今古。

又

離塵俗，便點檢、林泉雅趣。竹杖芒鞋青篛笠，泛煙波、緑蓑柔櫓。月夜江天無盡樂，品短笛、瀟湘蓼渚。此消息，千金不賣，好對漁樵分付。　歸去。對晚翠、風生小浦。勘破南華龜世浮華能幾許，若雲間、電光翻掌。夢曳尾，儘教他、衣冠豺虎。野水添盃誰似我，醉卧白雲深處。任秋月春花，暗換桑田，明催今古。

又

訴衷情，爲大地、衆生淚洒。曉夜樂，伴孤雲、野鶴飄蕩。悟徹靈臺無障礙，似月掛寥天朗朗。滿十方三界，瑩徹圓明，逍遥吟唱。

又

平生興，有萬頃、雲山野景。竹疃梅村蓬户悄，這幽閑、世間難勝。一曲無絃喧宇宙，對沉水、石爐絶聽。向林下棲遲，養就懶散，煙霞情性。　復命。披短褐玄通古聖。看鷺立鷗飛沙觜岸，笑醯鷄、瓮中流梗。一枕華胥春夢覺，豈羨封侯列鼎。早回首歸來，月照松溪，雲嵓苔徑。

又

離塵俗，便點檢、林泉雅趣。竹杖芒鞋青篛笠，泛煙波、緑蓑柔櫓。月夜江天無盡樂，品短笛、瀟湘蓼渚。此消息，千金不賣，好對漁樵分付。　歸去。對晚翠、風生小浦。勘破南華龜世浮華能幾許，若雲間、電光翻掌。夢曳尾，儘教他、衣冠豺虎。野水添盃誰似我，醉卧白雲深處。任秋月春花，暗換桑田，明催今古。

又

訴衷情，爲大地、衆生淚洒。曉夜樂，伴孤雲、野鶴飄蕩。悟徹靈臺無障礙，似月掛寥天朗朗。滿十方三界，瑩徹圓明，逍遥吟唱。

又

平生興，有萬頃、雲山野景。竹疃梅村蓬户悄，這幽閑、世間難勝。一曲無絃喧宇宙，對沉水、石爐絶聽。向林下棲遲，養就懶散，煙霞情性。　復命。披短褐玄通古聖。看鷺立鷗飛沙觜岸，笑醯鷄、瓮中流梗。一枕華胥春夢覺，豈羨封侯列鼎。早回首歸來，月照松溪，雲嵓苔徑。

又

離塵俗，便點檢、林泉雅趣。竹杖芒鞋青篛笠，泛煙波、緑蓑柔櫓。月夜江天無盡樂，品短笛、瀟湘蓼渚。此消息，千金不賣，好對漁樵分付。　歸去。對晚翠、風生小浦。勘破南華龜世浮華能幾許，若雲間、電光翻掌。夢曳尾，儘教他、衣冠豺虎。野水添盃誰似我，醉卧白雲深處。任秋月春花，暗換桑田，明催今古。

又

訴衷情，爲大地、衆生淚洒。曉夜樂，伴孤雲、野鶴飄蕩。悟徹靈臺無障礙，似月掛寥天朗朗。滿十方三界，瑩徹圓明，逍遥吟唱。

又

平生興，有萬頃、雲山野景。竹疃梅村蓬户悄，這幽閑、世間難勝。一曲無絃喧宇宙，對沉水、石爐絶聽。向林下棲遲，養就懶散，煙霞情性。　復命。披短褐玄通古聖。看鷺立鷗飛沙觜岸，笑醯鷄、瓮中流梗。一枕華胥春夢覺，豈羨封侯列鼎。早回首歸來，月照松溪，雲嵓苔徑。

上丹霄

嘆人生，如掣電，似浮漚。更何消、苦苦貪求。榮枯得失，宿緣分定豈須憂。我今悟此養天倪，晦迹林丘。　簞瓢樂，琴書味，閑中過，静中休。

有恬惔真趣相酬。花朝月夜，大開口、笑展眉頭。玄珠收得默然歸，方外優游。

月上海棠

應時宇宙行慈善。向苦海横舟運方便。法界顯威光，諕群魔，隱潛逃竄。真仙現，别有神通手段。上蒼委我開仙院。把大道玄風任弘闡。香餌滿娑婆，釣金鰲、玉京遊玩。瓊瑶宴，俯嘯人間蟻戰。

一枝春

堪嗟肉傀儡，塵世争奇怪。晝夜火院煎苦，沉埋花酒叢中，孽重終難改。販骨何時徹，頭面翻騰，昧了靈源真宰。　獨我而今樂自在。放逸遊寰海。逍遥天地間、笑開懷。一味清閑，萬兩金難買。九轉功夫足，步月携雲，穩赴金蓮仙會。

醉中歸

過隙時光促。人身以風燭。誰信神明，暗裏報人灾福。觀二耀如轉轂，晝夜翻騰榮辱。群情苦，攢攢簇簇，貪迷嗜慾。　獨我迴頭，歸來隱山谷。水釣雲耕，雅種數枝松菊。閑來後，歌一曲。不羡權門紅緑。養愚魯，清貧自在，平生願足。

傾盃二首

物外迴觀，愛河滾滾，空勞攘、爲何因故。戀惜妻男，競争名利，念念隨他，蒙昧真如。掀天富貴，傾城嬌艷，總歸何處。嘆浮生下梢，終久盡成虚。

傷嗟是非今古。百年歡宴，大都幾許。夢想南柯，命遭北府，尚自貪婪，不尋歸路。輪回販骨，身伴狐狸。幾番荒蕪。謾嬴得往來，慾浪苦流注。

又

休休我省也，棄世俗、洞庭深處。好行步。大藥燒成，寶珠收得，曲按無絃，音勝宫羽。洪揚道德，風範鍾吕，許由巢父。向逍遥彼岸，尋箇水雲侶。

誰能繼聖徒，智若愚，六情斷滅，九玄通悟。妙粹沖虚，炳焕靈明，物物般般，無疑無慮。一真瑩徹，功行滿足，頓超塵所。便歸來洒落，方外了然去。

鳳棲梧

逃暑繩床聊慰興。翠籜森森，幾處花陰襯。萱草池塘人不問。緑荷暗竊薰風信。　懶把霜紈嫌力困。沉李爵冰，煑茗清泉近。裸袒襟懷无鬱悶。筭來便有神仙分。

神仙會二首

堪嗟世上人，箇箇蚕成璽。不肯回頭，抵死火坑貪戀。千辛萬苦，甘受無辭嘆。置家計，慮妻男，恐不辦。一朝業滿，看你如何免。眼光落地，别改一般頭面。披毛戴角，恁時難分辯。早下手，出迷津，應仙選。

又

韶華似激箭，暗把朱顔换。我今識破，渾若夢中驚散。囚枷脱下，信任胡歌誕。儘人言，一乖慵，害風漢。大開口笑，世俗无拘管。落落魄魄，信脚水山遊玩。天涯海角，自有清閑伴。細筭來，這些兒，最長便。

一剪梅

身若白雲任卷舒。天涯海岸，自在无拘。太虚廓落是吾廬。不羡王侯，拱璧軒輿。　一味閑閑樂有餘。從他活計，冷淡消疎。歸來畢竟理何

如。心月輝輝，光射蓬壺。

楊柳枝二首

頓悟真空棄外緣，樂清閑。四時挺埴玄爐分進火，運周天，種芝田。

造化，飲靈泉。寥陽丹闕永綿綿，證金天。

又

二曜忙忙若轉丸，走天邊。催人鬢火猫兒拽販骨似丘山，不停閑。

不出，忒痴頑。遍觀塵世總如然，好心酸。

踏雲行

無相形容，靈明心手。清虛岸上栽金柳。剪除魍魎跨鵾螟，希夷俯嘯空山陡。劫外飛騰，妙中行走。杳冥鄉裏尋知友。飲餘恬惔醉真風，乾坤曠朗絶纖有。

粉蝶兒

欲説天機，奈塵寰、世人不信。只因他、夙緣無分。戀浮華，貪火院，氣神虧損。販屍骸，迷了本來心印。

悟後迴頭，樂清閑、莫勞方寸。好參求、妙靈玄牝。煉純陽，驚宇宙，一聲雷震。恁時節，向蓬萊會中相等。

江神子令二首

世情誰不愛浮榮。利和名，兩關扃。識破歸來，林下傲餘生。萬頃煙霞真伴侶，猿鶴老，水風清。

任教駟騎走塵纓。掩柴荆，坐忘形。一味閑夜横琴高隱翠微間，看月印寒泉。

逍遥吟唱，還鄉宮調，雪曲無絃。這玄珠收得未朝元，作住世神仙。

長思仙

莊周蝶夢幾人醒。理圓明，了余生。老計田園，谷口傲其耕。落日西風吹敗葉，雲返岫，雨初晴。

醉中醒，夢中醒，月浸松窗枕簟清。誰家搗練聲。　數聲高柳暮蟬鳴。淡煙横，野泉傾。千里關河，秋色滿山城。

訴真情，樂真情，竹外流泉漱石鳴。雲山疊翠屏。

西江月二首

晦迹人間青眼少，誰念我，養遐齡。

莫羨金閨黼黻，好攀仙桂枝柯。悟來心鏡不須磨，頓泯浮華物我。

返照壺天日月，休言塵世風波。長拖瘦玉泛無何，歸去煙蘿深卧。

又

形物雖居宇内，夢魂長玩台州。靈明國内絶朝暮。

到，別有逍遥處。木馬嘶風泥牛許。

誰薦當頭這一句。天雨。

慈雲廣布，法雷高震，密洒禪

賀聖朝二首

春光明媚，黄鶯出谷，紫燕來巢。見仙桃初放兩三枝，間翠竹香茅。

琴書高枕，柴門緊閉，莫放人敲。任松軒紅日照三竿，更蝶夢花梢。

其二

道人幽趣，蕭閑風味，林下雲煙。夜横琴高隱翠微間，看月印寒泉。

逍遥吟唱，還鄉宮調，雪曲無絃。這玄珠收得未朝元，作住世神仙。

訴衷情二首

夜深人悄漏聲殘，秋色滿江干。寒煙野塘横渡，誰寫畫圖間。風瀝瀝，月彎彎。坐更闌。寶鼎香燼，銀漢星稀，蝶夢飛還。

又

楮冠竹杖友南華，耕釣老生涯。焉能繫而不食，吾志豈匏瓜。忘扣角，憶歸槎。傲漁家。煙波萬頃，紅蓼灘頭，醉卧蒹葭。

小重山

自古高人遠市廛。超然離俗表，仁智者，隱林泉。曾聞宣聖有遺言。山水窟中安。無事惱心間。猿鶴爲朋友，養成丹。白雲深處樂幽閑。月下，一曲小重山。

大官樂四首

春

踏青放適遊人悦。江山明湄陽和節。出谷新鶯聲軟怯。柳綿零落如飛雪。

夏

石榴色蘸香囊血。緑荷如蓋蓮開葉。避暑登樓心爽潔。霜紈揮落寥天月。

秋

乍覺西風吹葛衣，蕭蕭秋色滿華夷。催排蕎麥花開日，點勘梧桐葉落時。鴉噪晚，客思歸。一川禾黍正離離。蟬聲莫向高枝叫，切恐賓鴻苦後。煙淡波寒誰信受。風敲紅葉霜林皺眉。

冬

斜横疏影天香軟。冷齋夜話詩魂遠。好把紅潮頻滿勸。任教六出風撩亂。

鷓鴣天四首

春

小隱村居樂至閑，興來吟首鷓鴣天。桃花笑日開紅錦，門柳垂絲裊翠煙。扃户，掃苔錢。困時禪塌枕書眠。有人問我修何事，夢載華胥月一船。

夏

弄舌閑禽向鬱林，滌蒸散髮趁松陰。清風習習來冰簟，陶寫真情取次吟。天似水，柳如金。火雲疊翠出遥岑。危樓安枕王孫趣，静室忘機逸士心。

秋

乍覺西風吹葛衣，蕭蕭秋色滿華夷。催排蕎麥花開日，點勘梧桐葉落時。鴉噪晚，客思歸。一川禾黍正離離。蟬聲莫向高枝叫，切恐賓鴻苦皺眉。

冬

一夜嚴凝作苦寒，頭明六出落人間。彤雲摻粉蛾飛舞，柳絮隨風蝶往還。好把紅潮頻滿勸，梅影瘦，竹枝彎。一丘湖玉倚欄干。何人助我丹青力，寫入幈山子細看。

華溪仄

華溪仄。春風也是人間客。〔人間客〕飄零南北，幾時休息。不如學箇商山伯，石樓雲殿銷塵迹。丹丘閑看，老松千尺。

花心動

劫外威音，嘆勞生荒蒼，幾曾知覺。勘破轉輪，擘碎虚空，遊戲六門無著。塊然蕙帳胡床穩，看鐵樹應時花灼。慧光爍，大明寶殿，玉龍盤礴。一顆玄珠踴躍。迸霞彩輝輝，萬神懽

樂。放去收來，逆順縱橫，雲曲頓超橐籥。真情欲訴憑誰說。見胎卵、夢魂交錯。曉天廓。聽吹鳳樓畫角。

月中仙

歷劫清凝，鑑無私瑩澄，誰是宜表。冲虛浩渺。統萬靈機變，恢恢臨照。湛然包大道。體難測、窮通暗報。素碧誰能到。寂寥九陽，閑靜至玄奧。

乾元浩立青霄，覆三千大千，神用樞要。高明杳杳。應四時生化，清虛顛倒。慧風空外掃。更廓朗、群迷怎曉。我今深通了。歸來賞玩逍遥好。

成功了二首

瞥然曉。便識破浮生，一場虛矯。利路駈馳，光陰迅速，空惹物情衰老。自歌自笑。念好景、幾人曾到。故園春色，海棠半開，緑楊輕裊。休休萬事了。聽亂山深處，杜鵑啼叫。歸去來兮，長安古道。隱隱斷霞殘照。洞庭寂悄。歎門外、落花風掃。故人別後，青霄鳳吟杳杳。

又

悟浮世。把萬事紛紛，盡皆忘棄。藜杖雲巾，麻條紙襖，便是隨身行李。玩山遊水，要到處、樂然從己。兀兀騰騰，逍遥自在，快活誰比。　同流看子細。是這些消息，恁般活計。一味真歡，君還會得，人静月明千里。暢哉而已。對小齋、幾枝寒蘂。有誰知我，西山半軒曉翠。

洞淵集卷之五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09 上清太玄集

經名：上清太玄集。十卷。金侯善淵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上清太玄集卷之一

姑射侯善淵述

通明論

上清元化章第一

上清元化，隆睦開圖。豫而爲之者，道也。終而復始者，性也。崇宗則含德之容沖玄髣髴，象若瓊琚閬閬，而以徽徽然哉。悦風韻之音，倡元晶之旭，頡翼無拘，廼遊道之方矣。衝祖則大而無外，細而無内，上圓下方，天地形名，内闡氤氳之氣。東出西没，日月昇沉。巨化暹昱之明，心物凝之炯然，無不敏其令也。

奕善之達章第二

奕善之達，在用之常也。視之大象，大象無形，形之則非眩於目，自然光溢無極矣。是以離婁能視，猶斯未證其慧也。聽之大音，大音希聲，聲之則非亂於耳，自然慜適無方矣。是以師曠能聽，猶斯未證其聰也。至聰至慧、至變至通，皆授生夷道之中矣。

表物窮理章第三

表物窮理，靖式若容。睊移玄覽、璟泄凝彤。明則匿於闇，生則伏其衰。機禧釋憫以至常容，淳伸之格廼絶禍患之門也。

契道登真章第四

契道登真，以致善功。三界之勅，非礙不通。一者物之隨化，道之體也；應而顯形，神之用也。用之無用，用之至矣。二者機臨衆象，仰啓瞳曚，光而不耀者，是以無色。無色之色，色之則非睟之睟，益慜之至也。悁之則不覩之覩，益昉之及也。衷絡之變通不空之空，是謂真空。總而通之，出乎昇沉。巨化暹昱之明，心物凝之炯然，無倫。

聖性無生章第五

聖性無生，悦之有化，善應則終身無塞。外繟寬舒，曠然虚静者，人道與天道相通也。噓息和融，氤氳應兆，皓然精粹者，沖氣與元氣相接也。舉盼凝祥，靈烏降瑞，兩耀交光者，睛瞳與日月合其明也。然則飛玄六洞，妙化三宫，分而爲之九氣，聚而爲之一真。一真之變，在乎無爲之爲也。

得之與失章第六

得之與失，應用不同。得者，貴精愛氣，保命頤神，抱其道而懷其德也。失者，矜饕嗜慾，意亂心荒，忘其本而匿其真也。通玄釋僞，勃窣威靈，開元醒聰者，遂即禔毅之功也。

斂意精思章第七

斂意精思，怡然致靖。内敵琅函，頗若嬰兒之貌也。攝理之庸，順常之豫者，誼無過失，正性善感其機也。謐之則非睟之睟，益慜之至也。悁絡之變通不覩之覩，益昉之及也。衷絡之變通易無、極方隅不寔者，是在用無化之化也。

道偉含融章第八

道偉含融，肆無不際。上覆無極，提挈乾綱，天圓立像，日月星臨，垂光晝夜，神而通之，無不合其明也。下宰無極，掌握坤柔，地方立像，山谷盈虛，依時泄化，萬物生成，無不在其中矣。至弘至大，大無不包，至微至細，細無不入，衍之則混理，同機甫攝，誼無不和也。

非道之道章第九

非道之道，存而忘之，順理之常，忘其物而存其真者，所以致其度也。應物忘心，棄常之理，存其欲而失其本者，所以致其卬也。哲叡通之不然，如斯非見之見，是謂真見；非應之應，是謂真應。應化不臨，遍知無極之道也。

衷息之逵章第十

衷息之逵，知夫致敏。静者制其動，正者制其邪。順渝之憲，鞏質規函，存夷之勅者，遂即裕常之肇也。

無所不化章第十一

無所不化，是謂大通。納流而不溢者，廼道之淵也。凝虛而不滿者，廼道之邃也。混氣而不盈者，廼道之弘也。在朝而不明者，廼道之常也。在昏而不昧者，廼道之理也。應物而不絶者，廼道之化也。通神而不失者，廼道之信也。授命而不擇者，廼道之德也。司之具足，孰證其真。背之者，廼自投其斃矣。

釋偽存真章第十二

釋僞存真，忘機絶慮，侚窋俱無，誠心篤志。處其静則喧撓不煩，恬然守素，神息安綿者，所以澄其清也。處其忠則禁戒無私，怡然養浩，昶奕淳亨者，所以立其信也。處其德則謙光晦跡，精粹含容，純風隱韻，所以合其道也。真道獨行，穢道盡蠲。知斯有礙，是謂不然。

至倀至矩章第十三

至倀至矩，迷悟兩機。迷者，執其幻也。悟者，陶其真也。真非目視，視之則眩於物矣。幻非意識，識之則證其慧矣。神盈虛谷，裕必遊方，叡而通之者，宴坐華圜之間矣。

背覺合塵章第十四

背覺合塵，返渝至道。有貨之貨，預於無貨之貨者，得而失之，故以身之患也。有用之用，預於無用之用者，存而忘之，故以心之溷也。有色之色，預於無色之色者，明而晦之，故以目之瞵也。有聲之聲，預於無聲之聲者，聒而泯之，故以耳之聹也。有化之化，預於無化之化者，拯而侮之，故以神之懵也。守正歸淳，精思翌敏者，善嘏絶其尤也。

陶腆煢徽章第十五

陶腆煢徽，奚爲痯徇。囂之與華，自執其嚚。窋之與慁，自致其惛。慤孫妍釗，奭然有悟惺臒者，偃翕靈眸，神霄宴息，坐致自然。自然爲然，是謂不然。不然而然，然之至矣。

讚曰

祈真奉教，志願諄諄。齋心澡雪，蕩穢除葷。威靈繟奕，剿鋭蠲氛。忘形留質，釋僞存真。體如鐐屑，用若璘瑞。玉虛盈狀，靈寶滋純。扶曦昶弈，契道登晨。混元凝祖，太一無分。先

天曆化，是謂生神。

沖明論

上清之道章第一

上清之道，妙化無疆。一氣分而天地判，二儀合而日月明。三才應象，萬物滋生。頤神運氣，保煉元精。凝而化之，感然有象。應之則千真具宰，通之則萬聖齊臻。無或不在。斯悟之明之，是謂混微之要者哉。

玄陽晶璨章第二

玄陽晶璨，煥明十方。散瓊瑛之秀，放玉瑞之祥。上彌乾綱，下覆坤柔。恢張萬化之樞，斡運千機之柄。物不稟而不生，神不通而不靈。靈滋衆妙，昱遍五方之時者哉。

沖明赫奕章第三

沖明赫奕，曨曈交光。焰炊日月之晶，烽熾乾坤之體。煥然輝燦，週迴萬返之靈。釋然洞達，方攝千嶂之叡。混内凝珠，經嗣靈哲。昇上絳霄之宮，宴坐九陽之闕。帝命仙真永延，遐壽無衰矣。

元始之體章第四

元始之體，潔白虛盈。純素無物，能育衆形。無形之形，能張衆色。無色之色，能應。非動非静，動静自隨。天不稟而不清，地不感而不寧。物不通而不化，神不受而不靈。至道之常，人在其中，日用而不知。如魚在水不識其水，人之在道不識其道。魚識水，則弊浄深潭，不吞香餌，久而成大者，超於吕梁，化龍之狀，乃得水之妙也。人識其道，弊居幽静，去華薄，絶嗜慾，内存元氣，外抱神風，久而功備者，超於玄關，化爲羽客，真人授其度者，乃得道之要也。

動静之機章第六

動静之機，善用不忒。明混元象帝之先，曉大洞虛谷之外。静則皓曠無心，卓然獨立，大體絶其塞也。動者内施元氣，外爍神光，混入太虛，遍應實其腹也。歸宗則純而無雜，證祖則叡而不測。是以撥築之風，心無斷常之見也。

太素之分章第七

太素之分，周而三過。一者彝敞之篆，綽奕無隅，覆載物無不濟者，是謂皇宫之域也。二者扶瞳流燦，煥爛諸方，長養物無不惠者，是謂華陽之國也。三者泄化登琳，凝祥煒燁，混裏含胎者，是謂養我之鄉也。

形生濁質章第八

形生濁質，盥雪之心。心清無欲，迪僊其威。動則應其虛，虛則溢其氣。氣壯保其精，精壯保其神。神不靈而化肌無血。體若冰霜者，是存精保命之理也。外抱靈風，神飛展翼，輕舉昇玄，存亡不測，透金石、遊方之外者，是煉神合道之機也。

表裏精思章第五

表裏精思，内含靈哲。玉煉真形，道不清，氣不定而性不明。明幽不寐，與道通真。通真之翼，出化先天之表

道尊無位章第九

道尊無位，配偶無雙。恢張萬化，洪攝千機，及乎大道不足爲其物，未嘗無象之象也。山嶽崩摧，風雷迅烈，及乎大道不足爲其聲，未嘗無音之音也。鑽之九地，降逸黃泉，及乎大道不足爲其深，未嘗下玄無底也。仰之三天，昇彌昊境，及乎大道不足爲其高，未嘗上玄無頂也。日月星輝，交光燦爛，遍照十方者，對吾大道不足爲其明也。太空無物，洞徹無心，寂寥絶跡者，對吾大道不足爲其虛也。至玄至妙，是謂三乘之祖。萬法之宗。至幽至微，是謂三乘之祖。慧而無窮，神而不測者，何聖焉？乃無上玄元之理也。

至信不慝章第十

至信不慝，適然無怒。性曆開途，龍頡日月之明。神翌玄都，鳳羽乾坤之體。碾路無蹤，敵夷非跡，運化盤礴之中。常居泰華之域也。

神機之變章第十一

神機之變，六正同科。一者頤身不塞，五膽皆通，七竅應無不順也。二者叩道幽邃，極理寬舒，大闡象無不包也。三者元氣流行，週迴虛梵，布化物無不和也。四者沖氣保滿，內施不絶，融息混理之元也。五者胎光微密，瞬盼星流，參羅鬱密，無不保其耀也。六者神帝出化，日炫高奔，珠玉金石無不發其光也。上合三宮，是謂氣中之氣，神中之神，道中之道，三乘混一，如太虛無物之象矣。

煜遍知明章第十二

煜遍知明，孰證其慧。在用而不契其常，在體而不鞠其晦。疵之甚憎之深，隨流而迷源，捨本而逐末，遠道及乎玄陽者，猶斯覆載而不普也。

道常無物章第十五

道常無物，混氣通元，法天象地，長養成孰，皆在其中矣。假使胎卵濕化，蠢動含靈，無不賴其德；水谷山原，金石草木，無不借其真矣。人若悟之，存精無失，養浩無虧，保煉形神，混同一則，是謂玄之又玄之理也。

贊曰

太古初張，運化玄陽。開元神帝，瞬目胎光。明沖黃甫，朗照青蒼。下通源海，上徹恢綱。金堂結秀，寶洞凝

祥。光如玉屑，瑩若冰霜。融滋丹體，點化神方。無窮妙理，不測真常。抱元知足，死而不亡。

圓明論

混沌未開章第一

混沌未開，中於恍惚，杳杳冥冥，無能辨形，溟涬滓滓，焉能致明。曰洪濛摶握，剖判初分，顯於元氣者，運於至精者也；動乎昇降者，定乎浮沉者也。天地弘於覆載，日月象於照臨，萬物禀於生成。通而化之，易乎至神，無所不可，無所不之。曰應其體，用其真，立乎象，致乎神，乘於政信者，可以全其聖功者也。

道之至無章第二

道之至無，爲之至有。有之者，神之化也。無之者，静之極也。中息之變，之化也。無之者，静之極也。動静之達，天文之象，地理之形。中息之變，固之則存其靈，以至於命；恫之則播其精，以至於性。曰焕然非跡，釋然有應者，及陽全其體也。全其體則合其真，備其物則累其身。其身不殆，出乎天地，無倫者哉。

期彝之勑章第二

期彝之勑，慫羽知方。煢而化者，外以閟之，内以闡之。政以頡而降，降以敵而沉。曰圜而陶者，内以闔之，政以頡而昇，昇以司之浮。曰上之通，下之存，中乎息，非以高明，孰能有於此哉。

一氣之政章第四

一氣之政，分化形生。立其體，返乎真，政於道者，極乎象帝者也。曰通之元，混之先，明於四達，表於一真之者，返于至道之中矣。

混元之化章第五

混元之化，氣象之分。政于動静者，運乎浮沉者也。曰天地立其位，山澤通其氣，川谷盈其虚，虚之致其神。曰道化之精氣邪，德化之血脉邪。上下觀之，若楓之用。曰近而不可親，親之者遠矣。遠而不可疏，疏之者近矣。及乎通化者，得乎遠近之所也。非以探賾，孰能理於此哉。

政于物象章第六

政于物象，混于致空。奕乎性，裕乎存，左右之所者，辨乎精義也。順乎理者，兟兟之進者也。明乎道者，悾悾之信者也。曰剛之體，柔之用。剛柔之粹，易象之極。曰道之化，德之生。天地分於清濁，日月運於躔度。萬物從於造化，化而欲作，常以鎮之。鎮之者，資乎衆妙者也。曰愛於天下者，天下自愛者，是吾至精者也。順於天下者，天下自順者，是吾至神者也。曰居中處正，與道玄同，全其元象，任其自然矣。

誠肅之志章第八

誠肅之志，唯心之佶，伊尹于性，性之穆穆，然哉不然，則睟之瞵之，憮政于未明者也。曰訖訖於形，愱愱於

性者，迷之深矣，惑之甚矣。曰默然而敏之者，明而所以通之者，何謂邪？蓋以聖人明虛無而爲體，自神化而爲用也。飛瞳頄釋，眩若璘琚，拯于至理者，煥乎天地之中者也。

抱一歸淳章第九

抱一歸淳，中於見素。欲於未萌者，致乎元象者也。返于至道者，復于神帝者也。曰忘其一致，侚窋形名，暨乎憒慢者，患於終身者也。窮乎理者，易乎常道者也。曰至道之神，神之至通，明於衆妙，入乎玄門。

奕善之真章第十

奕善之真，與物不雜，清虛曠遠，應化無窮。運行不息者，與天地同其一也。情性不專，與道之殊者，悔之禗之，以致於患矣；暻之愻之，以致於性矣。曰抱其真者，釋其僞也。輔其正者，除其邪也。曰猶如敵僩之威，換然出化，善窺俁俁之儀也。明於一至，保利純亨，資乎乾用者，乘乎變化之功也。

乾元彌廣章第十一

乾元彌廣，渺邈無方，其道曰大矣，奚爲契焉？屈伸之兆，旬盻靈眸。運乎至神者，集乎常用者也。曰攝于羣心，政于一輳。臻乎理者，孰不能自㬎也。曰離其迷，入其悟，抱其德，防其危，明資至道，光澤於天下者，萬物從其化也。曰無不安其分，無不司其命，法此行道，利潤於週方者，豈不爲重玄之始者也。

道法資純章第十二

道法資純，湛然不動。沖淵若虛者，湑溟無所窮極者也。旬乎昇降者，運乎浮沉者也。曰柔順之德，嘉美之功，隨時渝變。化象還真，闡乎眹聯眐者，明乎庫肇暒之終矣。曰太玄之際，至德咸和，頡頏昴昴者，晏圜上清之宮也。

萬化開元章第十三

萬化開元，致于一真。一真之變，大無不通，細無不際。集乎衆妙者，明于元象者也。曰登琳徽，𢀖幽邃，凝㱿眑，覝無隅者，淘注伴式之規也。伴渝媊戩，㬎上乾元，俯臨衆象者，庫化于太始之先也。

侗庫之馗章第十四

侗庫之馗，偉無不濟。泛泛溟洋者，飛暰晛奕者也。曰夆之致理，奚爲禗焉。未然則倪侈不保，疵礙于暒矣。是以聖人之敏，默然而定，豁然而昇者，扶瞀闡慧者也。曰移睛憭璙，其德欨焉，弘于致教者，奄攝覆載之蓍者也。

終於至道章第十五

終於至道，非執有爲。不以自然胡之。敏曰眐化𩓐癸，精粹之真，燦然凝秀者，暒乎萬象之元也。彝子曰師之有矣。曰然哉，孰之爲。曰先天之先，至道之始，始終不變。至道之元，元始之化，可以吾之師矣。曰大哉神明，彌羅梵域，幽邃無方，生天生地，萬化存焉。隨方而化，化之無極，從夷而應，應之無疆。明乎衆象者，是吾致道之神者也。

讚曰

上清真教，元始開張。太玄周匝，

妙化無疆。圓明寶鑑，洞徹十方。道眼俱備，日月交光。諸天煥爛，遍地輝煌。威神繟奕，精粹純陽。保和大利，萬物安康。靈源資始，哲叡通倡。旬乎天地，混一乾剛。

上清太玄集卷之一

上清太玄集卷之二

姑射侯善淵述

符陽論

玉清聖境章第一

玉清聖境，元始開明。無幽不燭，象帝之先天，無化不生，易御之太素。窮之無窮，測之不測。無名焉，無形焉。無形無名者，故無不形名者也。曰覿奕瑆然，環居而已。天道蒼而無不週，心式蒼而無不感。往來相接，叡質無方。無方者，是謂無不方者也。

暝顙不晟章第二

暝顙不晟，奚竅先賢之矩。厥後傍門殽怋不正，嫳饕進鋭，孰以泠然悲夫大道，故不蓁塞者哉。曰玄子叟然，覩得一悟而已。象無昋奕，始畫其恒，至道朝夕而不已，尟無嗜欲，咢息善鞠其命者歟。

瘞眄存亡章第三

瘞眄存亡，幽僶之不相若矣。生之死，死之生，生死之中，孰能眛于正倫者哉。俔曰：惧婩於冥司，所攝於玄子，欲返其命。玄子聞之笑曰：斷汝之首，奚能辯對；傷汝之性，孰爲見聞。惧婩鋭釋亮久而惺，舍然大喜。我今有悟，御適頤殂之道者哉。

墿倕周方章第四

墿倕周方，孰契其政。瞭眦之不測，唭嚝之無窮，愢踈未失其體，夐襲未至其真。曰子瞫彝然，開元合璧，玩室精思，政于惺臒者，自適三明之道者也。

絧演嫴靈章第五

絧演嫴靈，間不可眓。孠惟富而至膩其福者，施德於先矣。悉漻貧而志懲其佶者，惟福至後後矣。及以存亡得失，此一也。彼一也。玄子相若用言，無不信之。

瞮之不聰章第六

瞮之不聰，餌之不慧。明眲有期，機由物障。曰惧吁何然，聲和音而物接，空往來相聞，奚能至晟者哉。桃逸氏曰：空之不空，物之非物，物物自

然，自然常然，無不至然矣。

覭然幽憺章第七

覭然幽憺，如水制淵；淵然幽憺，如水制靈。適其道，湛然象存，存之則御之則靈。適其道，湛然象存，存之則窴適其心。曰慤氏瑩然如日，撼水冰心，非制其淵。湛兮不動，泠然遂通，渙然虛淨者，孰無測湣溟者也。

御冠開常章第八

御冠開常，瞻聆隨化。覿邃之得，若顏瞀之忒，惺懲同玄，無不賴其真矣。曰圓覿至明，明之大訥。媔奕至辯，辯之不晟。玄陽曰：混合流明，眩入如一，無不臻其理也。

應哲無窮章第九

應哲無窮，脩眡不測。者，孰能衍之者也。頡質機玭，而耳能聰也。暸氏曰：不然不能聰也，無能也，無不可也。無能也，無不能也。挑愠，由睒瞀之不精。曰晄然相若，睹之至聰。餌然相若，晤之至明。玄子聞之笑曰：觀彼用心費形，胥失其道也。吾之心非視聽者，至於聰明者也。非一形者，至於多身者也。然不窮而極，不爲而成，不行而至，不匠而工。無可

達睹圍，不可盡然。至然無然，而然無不然者也。

探賾神功章第十

探賾神功，奕象賾真。剖分造化，搏握洪濛。臒顛制魄，睹精粹，銳逐眩奔。靈晹古道，惛達辰倫。晶凝雲瑞，寶璨氤氳。日宮水宰，月殿炎君。極陽幽邃，抱樸歸純。光輝地户，炳煥天門。崑山傾液，河海流津。羣靈復命，萬化歸根。無用之用，不神而神。浮沉定體，清濁自分。頑闇一輳，哲叡齊臻。虧盈成彼，送故迎新。瑆如玉輾，眼若冰輪。換虛易象，御奕無塵。含橫神睹，浩劫常存。

通真論

太始之初章第一

太始之初，先天地而生。生化無窮，爲率性之主宰。玄而莫測，爲萬化之根元。皓然昞際者，是爲至道之精也，無不可也。無能也，無不能也。挑非制有形，換若窈圍之至，泠然溾然湣溟自適其道者歟。

政易元通章第二

政易元通，傒得劉純至精焉。其奕致悉晤資靈晹，慷然扃慪者，無不俌於道也。曰：忠子不忯，望軒移室，棄室精搖其真，有闖偪之正者也哉。

嘸然陽應章第三

嘸然陽應，心瞀之不精。故懩幻之尤，悇以至其殛矣，孰能蔽焉。知夫郭子詹公斯於高士，暨乎太玄之憭，雖遠千里之外，湊晶覭瑆神奕飛丹之盱，羽入臻源窮於大方，奚爲顙惢之情者哉。

睽奕翌參伴章第四

睽奕翌參伴，其道不爲忧也。闖然通之，曬然入之。大矣哉，其體曠然無糸矣。曰：子侻敏邪，耳能聆而目能晤之，非乎由睒瞀之至其惟聖人乎，不爲眴暗至于神化者，故無用無不用者也。

元一之扉章第五

元一之扉，玄坒中央。神昆逕化，

詡入孚方。曰覩不空之空，瞻不有之有。神明焉，道生焉，撩於虛實者，昞乎有無之理也。曰魶制深淵，無詷於上善。鴟制其氣，非理於真元。嗚呼，侄哉心目昧然，奚能眡賦其道者歟。

道昶純精章第六

道昶純精，氤氳天瑞。噴鬱瑛華，芝蘭秀野，碧桃金粟，悦羣靈皆饗其禎。曰：目子懲然，雚乎謹貌，非恆瞟嫖之心，永無痴瘝之見，復明曆驫之精，其道曰可聖哉。

精微純皓章第七

精微純皓，熘殺張華，摎摎之形，奚能至明，虙虙之容，焉能政真。曰暚子惺然昂霄于衆象之諧，暜然昞之，率萬靈而自朕之，至上下闓劉期詁漻於正中耳。

神奕無方章第八

神奕無方，寂然之不動。道闡無形，奂然而遂通。曰：晶子睼之，焉遙其餌，聶士之聰，非矘其精，二子惢然未深其要。曰：覞近而不可親，親之者遠矣。瞥遠而不可疏，疏之者近矣。雖頑闆哲叡，未嘗逃於此者哉。

導億尋方章第九

導億尋方，極其悼慎。兩奕精華，瑩，合爲寶珏之光。虛白盈奕，至道之精。與物不雜，至道之元矣。

愚瞻常章第二

愚瞻之常，儀遆容可。故曰無可由如列琝之儀。大闓古道，羽昇絳霄之闕。臒子琅然，奂乎天地之中，虛白吉祥之兆，非爲目用目譽之最明，非無目無目蠢之爲尚。曰：無用之用，用無不可考者，可道也。非常非不常者，常道也。玕娖混物，至理鬅寥聊以矣。無形。無化之化，化之無象。至於元象者，由來尚矣。

迿懁生成章第十

迿懁生成，斯於至理曠然幽粹。曰：道純而不雜。曰精皓然無心。曰氣感而遂通。曰神浮沉定體。曰人主天地之蹟，變萬物之愉，物我非常，我物非彼。倪曰：諭劉子通眮裮之貞鶴嚮上下昇降。曰賓和氣流陽。曰化神明帽廷煢而宧化煥然覺粲者，眡嫿嬽奕象帝。曰生導合真元。曰溥精思丹之晟者也。體。曰通九陽凝象。曰玄玄之又玄，玄由豫吆至於不可思議。

洞微論

博善瞎瞼章第一

博善瞎瞼拯於素静。暗也者，希其聲者也。明也者，融其形者也。輯瞵于常，仁廷以矣。愕於心聑者，孰無正信者也。倪曰諭元子景：巨頂琨琣之瑩，合爲寶珏之光。虛白盈奕，至道之精。與物不雜，至道之元矣。

愚瞻常章第二

愚瞻之常，儀遆容可。故曰無可由如列琝之儀。大闓古道，羽昇絳霄之闕。臒子琅然，奂乎天地之中，虛白吉祥之兆，非爲目用目譽之最明，非無目無目蠢之爲尚。曰：無用之用，用無不可考者，可道也。非常非不常者，常道也。玕娖混物，至理鬅寥聊以矣。無形。無化之化，化之無象。至於元象者，由來尚矣。

迿懁生成章第十

迿懁生成，斯於至理曠然幽粹。曰：道純而不雜。曰精皓然無心。曰氣感而遂通。曰神浮沉定體。曰人主天地之蹟，變萬物之愉，物我非常，我物非彼。倪曰：諭穆子周諟矐裕殂，遻之精粹。

鼎諨盈孺章第三

鼎諨盈孺，熙熙而以大矣哉。戚聯德至純，奚顱之有者哉。

惓惟斫岸章第四

惓惟斫娗，眴欲迂奂，心物孛孛，奚之而慨，致僞者哉。如雰霿之浮沉，終不能成其雨露，敉扷而已，宦政于眹眡者歟。倪曰：諭李子正讁墅承桃斃幻頤殂，故心竀焉，奕閎焉。晟之粹者，畀然以政于致殂者也。

侄憖精妍章第五

侄憖精妍，瞥之容債，致嬰譏裕，致裕嫴靈。暨乎真絧者，些乎天郊者也。俔曰：諭引子明瞏復逢於兕虎，臨危而豫死之殂。覿然而矂，憓然而通，通機偭偭者，仂約于太始之先者也。

天樞運闢章第六

天樞運闢，曋瞗臨中巨乎之聇者，奕乎之聇者也。曰：乘天地之至精，順天地之至神，迪覯澄虛無不致其儆。俔曰：諭王子林睟晟合璧，屳敫盈虛，厷友至靈者，諓致于少微之瑆者哉。

逯逯顯舒章第七

逯逯顯舒，慲叕肣朧返歟之閾者，宦然幽粹者也。政以無靘者，亦非霝覬者也。曰著萬物之內，處萬物之外，德合神明，嬛嬛而以俶繹，含真御質還于象者，上合至道之精者也。俔曰：諭張子華媔佫肣朧豈琳些道，與物不雜者，自適忘形之德者也。

上清太玄集卷之二

上清太玄集卷之三

姑射侯善淵述

太常玄昭明虛銘

大矣哉，玄元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祖。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説，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深，真空莫測。包括萬象，總御千真。巍巍罕見，杳杳難名。至理起於乾元，象妙生乎太易。統形類而臻乎一體，攝羣心而盡赴同機。至常之道，日用者孰能知矣。且天澤潤於羣芳，甘苦者自殊其味；玄言接於衆士，迷悟者各異其功。秀而不實，物以喪之。慧而不純，德以衰之。失正則返爲奇詐，遯善則復爲妖邪。內適通玄，心清意淨，外感明機，道備神全。昭昭兮進乎元象，默默兮昇乎中天。天無浮翳，煥四氣之朗清；地接華夷，變一色之純素。然而道之虛，德之明，氣之爽，慧之靈，忘質昇象，可以遊於太上玉京。

讚曰

神氣相感，利用屈伸。忘形存體，挫鋭解紛。龍遊瑞彩，虎嘯祥雲。天開火熾，地裂光熏。道亨明甫，德正清淳。內藏衆妙，外顯諸仁。非象之象，不神而神。玄靈奕奕，星貌誾誾。

太明洞濟元神銘

太易之先，二儀未構，空洞杳冥，元精感激，真氣流通，天地鬱象，日月開明，三才方序，萬彙生焉。然覆載之中，惟人最靈，争奈賢愚不等。愚者蔽於一曲，昧而失之，終身不救。賢者明於大同，政而理之，始道無遺。芝菌蘭蓼同其芳，而無辨者非。鳳雉麟犢同其類，而無鑒者悞。夫大人者，誘天地之正，導虛無之精，含神光大，德化無方。惟物不然，知其代謝，不識其根，明於出入，不見其門。而神降應之沉，守其地文，與物同化，表坤元厚載無疆也。而神昇應之浮，守其天壤，與星曆居，明乾元遍覆無極也。夷然政煥乎，明洞鑒圓成，虛極無隅，混太沖浩渺無涯也。然則忘其形，入乎體，抱其元，

返於未始，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讚曰

道弘光普，德廣彌深。神昇氣降，天浮地沉。安魂定魄，抱陽負陰。烏飛兔走，虎嘯龍吟。印懸月角，劍落波心。火中種玉，水底撩金。碧霞寶桂，素羽瓊琳。玄光透體，圓象盈簪。

太真總要摘微銘

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望而知之曰神，聞而知之曰聖。離婁能視，耳之亡聰；師曠能聽，目之失明。洞微曰：博善瞎瞶，拯於素浄。暗也者，希其聲者也。聒千里有聲之聲矣。明也者，融其形者也。眐千里有形之形矣。㝡質曰：非也，吾之事者，目能明而耳能聰之。適大象則觀無色之色，無不明矣。廓大音則聽無聲之聲，無不聞矣。曒氏曰：不然，汝之心愠，由睟瞀之不精，晄然相若，睟之至聰。睧然相若，聒之至明。鄧析曰：聾瞽之甚也，以天下目見則無不明，以天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知慮則無不知。此三者，存於不爲者也。玄子聞之笑曰：由有所待，觀彼用心費形，胥失其道也。吾之心，非視聽者，至於聰明者也；非一形者，至於多身者也。然則不窮而極，不爲而成，不行而至，不匠而工。無可也、無不可也，無能也、無不能也。挑達暀圍，不可盡然。至然無然，而然無不然者也。

讚曰

妙哉玄道，上德至仁。聞知之聖，望覺而神。凝魂釋僞，晦魄留真。昇浮沉降，往屈來伸。陽明繟繹，靈耀慡兟。五符瞳輳，三色雲臻。恬惔浄和，素朴清淳。内傳金氣。玄照玉晨。

太一沖虛元象銘

太一玉虛，玄真總御。生地生天，賜元氣而匠成物象；不始不終，垂上德而普濟黎民。有生者皆賴其氣，禀化者總俚其精。默然守之，未嘗少適。閟而定之，寂然無心。闢而感之，煥然有象。真元下降，妙化無疆。含横廣大，金玉容光。靈芝秀野，保命延昌。此者廼應地之沉也。元氣上昇，昂霄峻臒，渺邈羅都，象含天質，宴息瓊琳，妙齡遐感者，廼合天之浮也。三台共輳，五福齊臻，混入中元，純潔貞心，晳凝象外，易遘要道之中矣。然則葛洪萬卷，未詳其趣。惠子五車，焉入其機。金書玉篆，須憑師匠而可明。寶質琅函，全在口耳之悞入。輕泄則殃連九祖，謹授則福生十方。此道者廼玉清聖境，虛皇元老，無上至真，脱形易象，入聖重玄之機也。汝乃秘之慎之，勿示非人，勿示非人矣。

讚曰

上清華方，下連中央。光滋天瑞，昢奕丹祥。鐐精滿室，瑟鬱盈倉。金枝點雪，玉桂凝霜。含横神秀，妙化靈陽。玉霄羅臺，翬適星光。上朝聖境，面啓元皇。福延弘祚，永壽時康。

太寧虛梵圓通銘

混沌之中，寂寥何有。元氣流通，純精感激，然後真一生焉。真一應兆，神明出化，廼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則包羅無外，廣不可窮。小則隱芒無内，微不可測。氤氳漸著，天地混茫。清通瑩撤，萬象之含光。濁滯弊蒙，一

真之浩散。四生六道，或去或來，何日之休期。五蘊九邪，隨聲隨色，甚時之了首。若也迴頭慷慨，志烈貞剛，慧刀一舉，劈恩山之取玉；神劍雙揮，決苦海之求珠。玄光罔象，囹圄忘機。存精固氣，啓通太始之天。抱道守一，混虛心，內藏諸用。神明實腹，外顯諸仁。三心巨智，五眼圓明。應無住相，如月日之澄輝。體有著空，似盲夫之入闇。知不知爲知，見不見爲見，道能如是，修行踵玄門，成天下之變。

讚曰

大道無方，感之者昌。虛寂靈風，玄冥丹央。太素精明，寶華神光。五方淨和，八極清涼。碧瑛羅天，紫霄中皇。元氣慶雲，虛梵瑞祥。金簡玉書，鳳篆龍章。名標仙籍，其理非常。

大盅容素精思銘

道無方位，德有成虧。契於理者，無德之可名。別於事者，有名之可辨。彼我同元，是非一氣。適於非非之是也，辨於是是之非也。奚爲幻夢，若鋒物相吹。如此觀之，孰能知其然也。

明於理者，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水火利刃，焉能斃者哉。然妙用靈機。乘太虛一氣之前，冒象帝三明之表。遊乎浩渺，入於無有之間，則三尸未滅，六欲不生。適陽精則寶符九氣，消陰質則道契一真。金爐火熾，鳳含海月騰空；玉鼎湯煎，龍吞寶珠戲水。鉛凝汞結，丹桂流霞。點星瑤昇於紫闕，□化琅然，韻徹清都。琳宮積翠，寶璨容明，華妍純潔，啓通於至道之中矣。

讚曰

道德資始，陰陽物先。胚洪溟溟，混物蠲蠲。四一玄素，二三蒼丹。黃華蕩穢，紫氣凝鉛。氣明三境，精耀九天。高上虛皇，中天靈仙。清微寶化，禹餘昇遷。鬱羅霄臺，浩劫綿綿。

太初混物玄真銘

元罡未判，藏混沌杳冥之精；一氣始分，顯天地日月之象。三才以著，四達方明。燥勝則春生夏長，淨極則秋收冬藏。萬彙含靈，皆迴心之就日；千真易御，總負陰之抱陽。啓之明之，盼真元之遘體；通之變之，望玄象而脫形。二神耀素，一氣沖明。淵淵玄玄，出乎乾天。冥冥默默，莅乎坤元。深思兮形忘魄散，近慮兮道備神全。清如玉屑，瑩若秋霜。寂虛朴淡，古實淳恬。鄭衛之聲聵，而聰之非亂於耳。華麗之色瞽，而明之不滑其心。泳水蹈火，還之而不慴。承虛觸實，易之而不危。千變萬化，無以窮極，其爲何哉？迺純氣精陽之守也。未然則志清淨，處無爲，絕憂愁，除思慮，忘增愛，去人我。抱神守一，純粹無雜，默朝象帝，自然長生之道矣。

讚曰

道齡德昌，天玄地黃。日月沖明，星辰耀光。氤氳飛篆，元精傾陽。萬彙通玄，千靈感祥。神渝汞白，精化鉛霜。玉泉玎玎，金水琅琅。三氣流霞，五雲丹英。翠微仙真，碧虛星皇。

太古冥陽洞神銘

夫龍漢赤明之前，溟涬大梵，寥廓

無光，杳冥昏默，不知所然。厥後真精感激，元氣流通，天地成象，萬有生焉。然萬有之中，惟人爲貴，修之則在昇，失之則在墮。若能迴眸返故，體入妙圓，守柔處虛，隱跡匿光，其道曰勝，其德曰昌。辨之則多辱，明之則多蔽，得之則多失，存之則多亡。知進退虧盈，不失於天地正中者，吉凶利害，焉能斃哉。其德者，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妙而無爲也；飾之不榮，污之不辱，玄而自然也。杳兮冥兮，中有精焉。恍兮惚兮，中有信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包羅太極，總括羣方。臨邊居妙，離物存真。其理有常，見而異俗。其道有同，體而移風。迷之則亡真遘幻，幻若波漚，浮沉汩没，隨流而失於大川。悟之則脱殼頤精，神光内照，虚淨無疵，雲收天瑩霧斂日。明露太清之華，暇現無上之真。元德無不政，道無不亨。通神易象，象適星徽，悚然妙化者，躡梯玄而昇於玉晨之官也。

讚曰

妙道無方，混逿元岡。水激丹池，滔熾雲房。靈音清清，天韻琅琅。流精金明，飛神玉光。玄黄慶氛，虚白吉祥。隳質負陰，威眸抱陽。九色輝霞，一真煒煌。星結鬱羅，玉霄昂昂。

上清玄化珵微銘

大道出乎太極之先，上德化于天地之始。混混沌沌，淪默無光。恍恍惚惚，煥乎有物。物非常物，是謂至精。至精無象，象出玄明。忘其形，入之可無，啓之而不無。德之可有，感之而非有。默然虚淨，湛然常清。谷神出化，一往一來，推日月之昇降。元氣流行，一上一下，隨天地之浮沉。迭運陰陽，而物生焉。遷移寒暑，而歲成焉。四通五泰，九和十合。闡象乎虚無。上窺青天，仰之彌高。下潛黄泉，鑽之彌堅。揮斥八極，大方無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太虚廣漠，其中有神。神機運化，應無不周。適其形，形化氣；適其氣，氣化神；適其神，神化虚；適其虚，虚化道。道適圓象，象若星儀。星儀由適，適乎太始之元。先天曆化，是謂逸士，名遂之功者也。

讚曰

上清玄境，理寂幽深。元神昇降，象帝浮沉。肇制天地，運移古今。炎陵鳳叫，水谷龍吟。彌羅仙梵，洞徹靈音。日輝丹桂，月照瓊林。妙祥豐鬱，玄瑞盈岑。出乎雜類，純一貞心。曆超象外，叡哲來欽。

太無萬梵天光銘

道之可無，啓之而非無，啓之而不無。德之可有，感之而非有。默然虚淨，湛然常清。谷神出化，一往一來，推日月之昇降。元氣流行，一上一下，隨天地之浮沉。迭運陰陽，而物生焉。遷移寒暑，而歲成焉。四通五泰，九和十合。闡象乎虚無。上窺青天，仰之彌高。下潛黄泉，鑽之彌堅。揮斥八極，大方無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太虚廣漠，其中有神。神機運化，應無不周。適其形，形化氣；適其氣，氣化神；適其神，神化虚；適其虚，虚化道。道適圓象，象若星儀。星儀由適，適乎太始之元。先天曆化，是謂逸士，名遂之功者也。

讚曰

上清玄境，理寂幽深。元神昇降，象帝浮沉。肇制天地，運移古今。炎陵鳳叫，水谷龍吟。彌羅仙梵，洞徹靈音。日輝丹桂，月照瓊林。妙祥豐鬱，玄瑞盈岑。出乎雜類，純一貞心。曆超象外，叡哲來欽。

元，藏其虛，督其精，奕其然。愫而理之，毖而適之，三一忘憩，混內無分，象出先天，道斯明矣。

讚曰

太虛渺邈，感而咸歸。天真有期，公正無私。清圓玉衡，琅然璇璣。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沖而不盈，約之無虧。湛然泠然，玄之妙之。上元清華，中天紫微。神函至精，星貌徽徽。

上清太玄集卷之三

上清太玄集卷之四

姑射侯善淵述

太始金光玉容銘

且君子立身行道，嚴尊國法，謹奉玄真。勦除嗜欲，屏絶囂塵。積功而恤孤念寡，累行而愛老憐貧。仰賢善勿生懈怠，舉頑闇莫起勝心。上和下睦，建德以慈悲爲本。內正外端，至道以清淨爲門。事繁則心無內適，絶念則意不外遊。止盈防虧，須明進退之機。居安慮危，可辨存亡之理。有無相濟，動靜同源。静之曰道，動之曰神。寂然有應，感而無心。通元益氣，洞徹淵明。聚陽魂燦然純粹，換陰魄晞曜天真。星凝玄照，道釋華風。至理研窮，朝聞之夕死可矣。是有死而不亡，豈羨啓期三事之美。非無長生久視，不圖林類百年之期。胡不念有身有患，終落沉空；無相無形，始超象外。慎守勤功，功成名遂，墮質昇仙，奚足爲難矣者哉。

讚曰

太極高渺，洞濟淵玄。一氣盈虛，萬物生焉。靈風秀麗，皓月華妍。山藏玉瑞，草坼金鈿。滋榮一國，潤植百川。無心俱妙，有欲臨邊。迷之爲鬼，悟則登仙。出乎無窮，象帝先天。

太淵辰境清心銘

夫道者，默然而不忒，隨變之有位。德者，顯然而不弊，應化之無方。德者立象則明日月乾坤之理，安爻則體陰陽否泰之機。坎中滿，在天爲月，在人爲耳；耳能廓震巽風雷之聲，是謂聞而知之曰聖。離中虛，在天爲日，在人爲目；目能鑒艮澤山水之秀，是謂望而知之曰神。仰之則法象於天，俯之則法象於地。沖玄則觀象於變，變則通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説。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遠不可窮，近不可測。杳杳冥冥，莫能知其然而然也。毀之費之，不失其體。信之奉之，不見其形。天長地久，孰能蓋中路而退者，此之謂也。

讚曰

含橫神秀，翠影瑤岑。蟾華東出，日色西沉。道明玄境，德合辰衿。雲泠澡雪，元氣齊心。羣仙下降，衆聖齊臨。腰金珮玉，寶瑞盈簪。光垂素羽，韻出寒琳。輕敲玉磬，再舉清音。

太清玄明玉辰銘

太清玄陛，無化不生。象帝開明，無幽不燭。二神蘊素，煥乎日月之前。一氣盈虛，混於天地之表。玄之又玄，探賾無窮。妙中爲妙，精思莫測。惠施能辯，辯之未證其容。端木能言，言之訊無啓口。離婁擅視，方晝舒眉，眶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擅聰，方夜俛首，聆而聽之，弗聞其聲。拔其萃，出乎類，始爲物先，而未嘗全其理也。忘其氣，益乎神，方成道紀，混於太初，而未嘗盡其機也。然則玉煉金容，純真滋益，寶式琅函，濁質消忘。海靈凝秀，象出丹華，三一混然，精流天佖。內適星懸寶晏，未始之先矣。

讚曰

太清之道，純一真乎。天風高潔，海月清孤。昂霄晦跡，俯埒忘圖。璿岡峻澤，釗湜潤虞。玄精玉璨，妙質靈無。光華遊奕，瑞氣朗清，五神虛靜。冠韡華軒，貌乘雲餅。天外風清，潭心月泠。曠兮若昏，默然如炯。隱顯分明，妙哉吉慶。

太空圓象通神銘

夫道者，寂兮無聲，寥兮無色，亘古亘今，獨立而不改。無狀之狀，迎之不見其前。無物之象，隨之不見其後。乾坤含化，庶物流形。言乎弘，包羅天地，不足爲其大。稱乎微，貫穿沙芥，不足爲其小。探賾無方，襲之彌遠。精思有感，測之彌近。吉凶之兆，在地成形，可辯有無之理。在人爲變，可明動靜之機。釋一生，含胎者豈盡於一形。在天垂象，可見吉凶之兆。在地成形，可辯有無之理。在人爲變，可明動靜之機。釋失然若昏，聽之內聰。冥冥杳杳，藏乎真地祇、神明帝主、日月星辰、仙真上聖、玉女金童、官僚將吏、古佛羅漢、天龍八部、四恩三有、山川大澤、江河淮濟、珠玉金石、玄黃甘苦，迺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相無相、有化無化、非化非非化。同一尊奉者，乃無上之道也。化而通之者，迺無極之神也。其神者，在下則爲鬼，在中則爲人，在上則爲星。星釋無形，返於太易

太玄寶晬星徽銘

夫道者，玄元垂教，感無不應。道德開元，丹象流珠。內含星彩，遊宴靈都。

讚曰

內適杳冥，外通辰景。道此一無，德斯三省。玄象著明，幾心耀昺。四氣朗清，五神虛靜。冠韡華軒，貌乘雲餅。天外風清，潭心月泠。曠兮若昏，默然如炯。隱顯分明，妙哉吉慶。

之先。先天無祖，然而通之是謂至道之元矣。

讚曰

幽玄純粹，天真微密。儒釋道風，天地人悉。分而爲三，妙歸精一。執有本無，體虛若實。形釋清聰，慧通靈質。神遊海角，魂飛天奕。醉抱瑛華，眠雲卧日。九色星氛，萬法俱畢。

太冥皓濟頤神銘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神化之用。體用相須，是謂大通。夫大通者，在乎真氣精神之理也。其氣者，輕清而簡妙也。其精者，放曠而飄逸也。其神者，浩渺而幽邃也。默然則昏瞑而意存，昭然則炳曜而心忘。曲成則闢天地玄黄之色，正化則泄陰陽否泰之機。翛然而隨風雲之出没，厥然而歷江海之波濤。凝然而冒山川之秀麗，鬱然而容草木之茂植。金玉之光華，溟涬兮興魚龍之變化。然則不渝而色，不彫而形，不疾而速，不爲而成。無可無不可，無能無不能。玄之又玄，妙之爲妙。隳質神游，洞達於廣寞之鄉也。

讚曰

宗乘至道，祖聖流傳。非持像法，何假名言。無用之用，不然而然。二神啓妙，一氣通玄。龍遊碧漢，鳳翼丹天。明輝寶界，光耀芝田。中正剛健，精粹純乾。易乎未始，象帝之先。

玉清玄上登辰銘

道明玄覽，始一先天。象帝出乎萬梵，肇氣以御三元。天地澄徹，日月鮮明。精照無外，微妙玄通。愛物利生，和而不暢。換然則易乎不神而神，隳然則適乎無體之體。志凝宇宙，混入中元，虛室生白，是謂吉祥之兆。其道靜而生神，其神感而通道。非視非聽，現于天瑞，益神聖之無方。非動非靜，虛無澄湛，惠靈寶之有應。寂兮寥兮，惚兮恍兮，示顯諸仁。藏乎諸用。恍兮惚兮，混氣傾陽，曠然虛寂，淨若天光。然則内外一居，周流六出，易遘重玄，成乎美之爲美。李士方明，忘水月而登真。列禦親窮，易靈風而入聖。道不遠人，人之遠道。嗚呼，世家之子，多迷酒色，總惑功

名；失妙道之根源，墮沉淪之惡趣。若也迴頭省察，潔列灰心，授乎至道，原慤行之，登辰脱質，昇玄於妙境之中矣。

讚曰

抱道懷德，善美無加。玄中寶鑑，睫内瑯鋣。醎毒妖氛，勦鋭矜夸。存真釋僞，守正亡邪。爐瞿鳳彩，鼎戩龍沙。南辰晒耀，北帝流霞。神遊天繹，星適中華。玉京金闕，元始之家。

太易生神變象銘

道玄德妙，全神會靈。浮沉天地，昇降陰陽。總三才之造化，統四序之生成。通元益氣，混物流精。施之則山川華麗，感之則日月鮮明。光而不耀，默契真宗。爲而不恃，雕刻衆形。頤神曰五氣，其形神俱妙，各適其真。育形曰五味，其氣者蒼丹黔素玄也。味者酸苦甘辛鹹也。味之無味，是謂真味。色之無色，是謂真色。聲之無聲，是謂真聲。大無不周，細無不應。應天曰清，應地曰寧。應山曰秀，應水曰泠。應虚曰化，應物曰生。應形曰質，應象曰星。星懸高潔，位列華清。衆真享祚，皆賴玄齡久視，寶福延生。威明顯德，光奕含真。寂然妙理，會精全神。晴凝寶篆，慧接氤氳。元靈亹亹，雯質彬彬。百姓日用，萬物化純。日容昱昱，神貌閶閶。藏雲羽士，玄谷真人。

太虚寶鑒容神銘

夫建德修仁，明施道行，闇積神功，澄心止念，息慮忘機。韜光兮若石中隱玉，晦跡兮似蚌蛤離珠。蒿目蓬心，多迷像法，慧眼靈源，廣達無生。體天行道，隨日月之高奔。容地方儀，用璇璣之斡運。三宮妙啓，六洞玄明。有無察浮沉之理，動静審昇降之機。金爐火熾迸陽光，遍通道體。玉鼎湯煎泛雪花，滋益神肌。虚白華麗，柔弱浮輕，入水不溺，蹈火不焦。遊乎大方，透山澤不躓其步。體入圓明，越雲霧不礙其窺。達五行之外，出萬法之前。親遠疏近，左右逢元。元分未始，視之不見其形。道適玄精，聽之不聞其聲。非無非有，亘萬古而不弊。不動不摇，沖一性以長存。闢而入之，物無不理。推而行之，道無不亨。通元益氣，氣之益精，精之益象，象之益星。星華光麗，遊奕太清，清微無上，是謂圓成。

讚曰

大道無形，常居杳冥。始分一氣，法稟三成。天地鬱秀，日月華精。神交煒燁，物煥圓明。陽光聚鼎，陰質離形。寂然沖妙，感而通靈。潔白純素，元亨利貞。剛健中正，柔順輕清。昇玄入聖，玉霄徽星。

上清太玄聚寶銘

《陰符經》云：機在於目。黄帝曰：朕不知機在目。此者何也？天真皇人曰：道之遠者，在於八荒之外，道之近者，在於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貫穿毫毛矣。廣成子曰：神機内動，目睫飛鉛。故神機在目也。霧不礙其窺。達五行之外，出萬法之前。親遠疏近，左右逢元。元分未始，祕密之機，出自在目前機者，換動之變

也。呼陽召陰，把握權輿，出清入玄，故在目兩大角頭，號曰眉。青穴上貫，泥丸下通，兩腎乃卯酉之户也。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者，太虚之域也。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太上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吕公曰：温温鉛鼎，光透簾幃。徐神翁注云：温温即人體也，鉛鼎初交，神光發溢，閉目見簾幃也。目者，眼目也。故指玄子曰：凝神栖洞府，閉目下簾幃也。造化争馳，言人運用神功與造化争馳，是人之神用也。海蟾子頌曰：温温鉛鼎入中元，放出三光養瑞蓮。蓮就自然通聖法，步步神光在眼前。宋齊丘曰：目所不見，設明鏡而照之；耳所不聞，設虚氣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又云：耳中磬我自聞之，目中花我自見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唯大人乎。又云：水至清而潔冰不清，神至明而形不明，冰釋返清，形散返明。能知其死者，可以遊太上之京也。

上清太玄集卷之四

上清太玄集卷之五

姑射侯善淵述

七言絶句

崑崙頂裂火龍飛，寶晏天光耀紫微。
一顆靈砂交煒燁，方知道力有神威。
瑶池宴净日輪孤，照破塵寰一物無。
寂寞太虚誰我伴，水晶簾映夜明珠。
金明奕奕瑞雲浮，瑩浄琅然點垢無。
蘊素二神通一象，翠微仙子妙功夫。
一包紅露滴芙蓉，潤澤靈苗出太新。
小蕾乍開凝日笑，東君還報一枝春。
神奇臭腐兩虚名，患世浮遊寵辱驚。
争似脱胎歸未始，免交俗眼顧相輕。
三尺龍泉夜有聲，斬邪誅魅擅通靈。
含光不染烏蛇血，飛上瑶天化玉瑛。
二氣交宫守正陽，陽光寶璨迸玄霜。
生天生地歸元祖，獨立寥寥象帝鄉。
寂寂虚堂半掩扃，神光迤邐内分明。

直饒月落咸池口，猶現寒林數點星。
一輪杲日出疏林，皓氣盈眸得意深。
悟入大全明可道，象玄飛去碧天心。
外抱甲龍離水殿，內驅庚虎入炎宮。
煉成一物純精粹，驟御天元太古風。
坐斷羣機萬慮忘，內澄心適頓清凉。
凝陽隳質陰消滅，不覺神遊北帝鄉。
慷慨男兒志氣剛，便充仙舉應科場。
鏌鋣劈碎崑山頂，迸彩玄珠混玉陽。
虛心心適悟希夷，更有玄元上上機。
雨點谷神飛月殿，一天星彩潤芝眉。
鉛華金鼎瑞雲浮，煉就無餘照海珠。
一粒亮能通法界，九天光散入清虛。
蒼龍老虎媾紅爐，玄牝丹風任吸呼。
玄象著明韜晏闕，玉樓深瑣碧雲房。
灼灼焰輝三昧火，明明照破舊昏衢。
二神交燦入中央，點點泠然混玉陽。
閑騎白鹿翫瑤池，悞入蟾宮折桂枝。
大梵巍巍唯有象，便移星彩潤芝眉。
寶精童子採蟾華，焰迸飛魂放紫霞。

混湜逆流霄漢外，不須煙浪抱靈槎。
德厚先生貌若癡，內容無血化冰肌。
頤然妙覺歸元象，昇入中天謁紫微。
梵氣輕浮混帝先，丹光昶奕亮通玄。
玉晨不假茅齋力，頓覺虛飈執素天。
蕩蕩茫茫萬象初，天元一氣混清虛。
玄陽普寔含靈質，盡化無餘五色珠。
黑汞紅鉛化玉瑛，潤眉金碧照玄精。
寒林寶桂靈砂結，粧點琅玕散瑞星。
握固存神入妙機，男兒一志永無移。
煉開天鼎心珠迸，冐雪童兒翫玉溪。
黑水紅霞照碧天，蒼龍老虎入閻淵。
相吞海底靈鰲髓，迸甲驪珠顆顆圓。
列鼎魂遊混太蒼，蒼吳夾夾焰飛颺。
三元密固歸乾象，宏邈無隅入大方。
瑞氣祥雲滿目生，一天真秀化丹嬰。
靈風不逐楊花去，飛入炎宮伴曉星。
因出陽關舊路行，聆然四顧任縱橫。
精瑛非作占泥絮，衝破長天一點清。
混沌元流梵氣昇，通天惠日甚分明。

靜中一鑒憑誰力，降落玄珠晃太清。
天風海日耀華清，上下流金散寶晶。
叩道廓然光杲杲，移神輝焰眼惺惺。
梵氣周流混百川，威眸一顧泛靈煙。
雲山高枕華胥夢，非欲長安市上眠。
紅日半含山色翠，碧煙一抹水光微。
錦鱗不釣空歸去，千尺綸絲安用爲。
撞透海門求罔象，衝開虛谷索玄珠。
天庭至寶誰堪付，說與人間大丈夫。
一醉人間四十春，忽然驚覺夢中身。
忘形自有通霄路，昇入南宮列玉宸。
寂寂虛堂半掩扉，碧桃紅杏出疏籬。
南軒一枕春風外，不比莊周蝶夢時。
倉角霧收紅日瑩，江隅煙斂碧天清。
忘形逸士心通快，冐雪神人眼界明。
昨宵獨坐夜更闌，內守丹爐四體安。
怪得隔簾疏影白，蟾華爾爾耀琅玕。
乾元太易妙含宏，煉質流金紫氣生。
家有瑞童凝日笑，一天風景爲誰明。
妙啓朱扉碧洞開，五靈仙子任徘徊。

龍煙篆出詩千首，琥珀暈斟飲百盃。
恍惚魂遊太一家，雲煙飛篆走龍蛇。
天祥以降人間有，萬點流精混物華。
遠接瑤天近在眉，象含天質妙清微。
始曾探賾歸元祖，大梵寥寥化玉霓。
形槁心灰篤志堅，抱神守一自遐年。
延齡不必長留世，別有壺中日月天。
土釜怎煎金液沸，石潭無底混周流。
驚天波浪沖牛斗，獨駕虛帆一葉舟。
蔽蒙癡子內團圇，海眼明明向外看。
游奕丹天精瀲灩，碧眸微覺素光寒。
宵眠晨動兩忘情，漸覺沖和上下昇。
蒼角半含紅日瑩，崑山一帶碧天清。
昨夜三更月色鮮，玉霄舊路尚依然。
放開千里縱橫目，萬象由來一鑒圓。
瑞散丹光耀碧虛，鉛華點點潤芝眉。
靈童有意趨陽館，却逐鸞輿鳳闕飛。
滿目陰氛盡化陽，朱砂鼎裏發鉛霜。
結汞凝鉛煉玉霓，化肌無血貌星徽。
超然一舉昇天去，寔賴真風道力威。

烏蛇倒吸蒼龍血，象適無形夜吐光。
亘古由來是客塵，不知何物作天真。
門生役役空相訪，圖見今時未見人。
崑山風浪起瑤池，吹綻瓊花處處飛。
晃耀太虛生瑞彩，精英流散九清微。
地魄天魄日月精，真陽赫赫燦然明。
神風混裏歸三氣，三復重生一點星。
保煉先須制六情，惔然守素道之生。
羽山風味誰知意，雲去無心月自明。
三元神秀氣綿綿，五色瓊葩耀九天。
天瑞混成真一象，象玄飛入太清淵。
炎爐赫赫焰飛颺，沸鼎濤濤迸玉漿。
寶運丹風盈秀目，萬神和暢自清涼。
北溟南丹自有期，二神倏忽造天機。
共謀一報渾淪死，七返圓通出舊閭。
鬱霧妖氛透膽寒，冥冥黑卵出泥丸。
神風一掃中天淨，承影含光血不班。
洞元真秀混清虛，赫奕金丹耀九衢。
既把胎神歸一體，內含靈質產玄珠。
層層薄霧徹丹霄，咫尺丹霄路不遙。

大地連天芳草際，神風迴化玉芝苗。
無垢清虛日一輪，照開天頂駭人魂。
適然不覺忘形去，遠繫靈陽過海門。
道德玄之玄又玄，玄通地接未生前。
丹風吹透流星眼，飛入華陽太一天。
一道輕霞透紫煙，禹餘風息草綿綿。
日魂預覺靈華秀，照破丹丘露出天。
倚松登望玉華峰，冉冉巍峨數百重。
月魄日魂相間隔，中間上下貌童容。
蟾華皎皎瀉銀河，遍照乾坤皓氣多。
點魄益魄明太素，化成仙子上天羅。
北溟煙水黑滄滄，傾入炎宮赤帝鄉。
因此浪清龍睡穩，黑鉛盡化紫金霜。
水國龍淵照海珠，夜冥寰鑒若瓊酥。
無鞅仙子雙睛瑩，正見瑆娥上碧都。
鳳髓龍膏滿國馨，璨然凝結照環睛。
睛空別有神分彩，一顆金丹耀太清。
內測玄中更有玄，外搜天上復生天。
仰之彌遠無窮處，不覺魂飛象帝先。
默默昏昏道未全，劈開混沌見重玄。

自通九五藏諸用，杳杳魂飛十八天。
自然之道本無形，執此無形亦假名。
認取一輪晶赫日，通玄始覺太虛明。
玄元大洞藏靈寶，太上虛無隱内真。
欲識本真何物是，不神而神所以神。
我本閑吟天上詩，休將下法亂猜疑。
與君直指修真路，道接靈眸近在眉。
撥開寒霧露蒼穹，海月澄空萬象通。
獨立寥寥孰配偶，丹嬰遊奕襲天風。
神風役役破雲英，洗出霜天氣象清。
方見玉岑孤月冷，射開玄鼎豁然惺。
昔年昏昧心源閉，今日分明道眼開。
喜見碧天如玉案，雙輪碾破白雲堆。
斡轉玄關氣象迴，靈烏飛過碧天開。
一真頓啓雙眸瑩，認取朝陽寶鑒臺。
一輪清日光寰宇，兩點元精耀谷神。
寶益洞靈天癸秀，瑤華開遍玉京春。
玉清元始大羅天，氣象雄雄出帝先。
面啓紫微金闕内，丹嬰遊奕貌華妍。
日精童子貌翛然，羽蓋瑤華覆紫煙。

因得玄陽開寶鑒，玉辰飛入太清淵。
兩刃霜鋒耀太華，劈開天頂迸龍砂。
丹陽萬點純精粹，盡屬元君紫府家。
浩氣融風透碧窗，翛然塵跡混真陽。
玄同一體忘機止，責互神輝鬼自亡。
金碧清兮玉華飛，丹英秀兮紫雲歸。
雙童採兮過寒溪，得不得兮誰得知。
神功有法煉刀圭，鉛鼎温温火力微。
不假吹噓並著力，炎爐自有雪花飛。
一洗塵緣萬慮澄，移神入海化丹嬰。
華元仙子相呼喚，笑指雲深翫玉京。
雙鳳迎仙入翠微，紫煙冉冉朱衣。
玉樓引動香風處，吹得金花上下飛。
移神獨步入清虛，瑩浄清虛點垢無。
換礱琇函精亹亹，射開心鼎照冰壺。
内明真性外通玄，玄照陽關道始然。
内外惺瑤清珏珏，交光飛上玉京山。
洞見靈瑤象易空，混元直秀奪天風。
崑崙一派西來水，瀉入寒潭萬丈中。
放開一點混元精，洞濟冥陽暗裏明。

不是玉嬰遊紫府，靈宮争得遇三星。
劈開混沌見龍光，出入朱扉納桂霜。
因得五神明太易，金丹一粒奪天常。
丹鳳煢颺下桂柯，瑤池終日飲清波。
釋然忘却雙關意，一變玄珠上大羅。
靈音飛出杳冥冥，一覺香風入夢清。
闡匹雙關通古道，玉霄親遇少微星。
屏絶塵緣萬事無，無中方見混元珠。
亡形易象歸何處，冉冉隨風上玉都。
仰象明玄宴碧鄉，流鈴擲火入中央。
洞元一點天風秀，益我三陰變九陽。
修行須下死功夫，換質留真體太無。
晦魄益魂金宴闕，洞玄還照玉清都。
瓊梅初綻逐東風，飄渺人間處處通。
有似月娥離寶殿，全如仙子入龍宮。
孰見瑤池漱玉泉，鳴瑯駭魄始驚天。
陽魂逐盡流鈴火，夜適微星啓素玄。
不欲塵寰作計生，佻佻鶴性憶東行。
玄門始覺知音少，惟有靈嵓依舊横。
偶步南宮謁帝迴，劍光飛過寶山摧。

傷嗟無限蒼生目，不識蓬萊閬苑媒。天韜晏色真風瑩，内襲龍光海上飛。金洞美氤三疊疊，玉神姿秀兩儀儀。一輪皓月照清微，水國神林映玉溪。爽氣逼人侵骨冷，星河猶自浴冰肌。芝堂羽客話真機，直指瑶天路不迷。清眼不交雲翳障，玉霄筵宴貌星徽。日月運移天地瑩，神光交辮太虚明。達人到此觀其妙，易遘天風滿國清。異俗移風出物情，泠常一點湛然清。含光默默融天質，始信神功道可惺。劈開混沌金烏窟，撞透崑岡玉兔門。不用雙瞳明法界，故將一目照乾坤。太玄清兮月華飛，無極光兮日精歸。芝蘭秀兮生玉溪，神功採兮誰得知。

五言全篇

劈碎崑崙頂，真元入杳冥。一爐丹鳳髓，兩鼎赤龍精。五岳祥雲起，三峰瑞氣生。放開天眼照，宇宙廓然明。

虎嘯風生壑，龍吟霧滿垓。瑞浮清宇散，焰赫碧天開。一馬投金礦，雙輪碾玉堆。象玄唯我索，留意在天台。

銀蟾出素林，下覆曲江心。皎皎星河淡，澄澄覺海深。一聲雄虎嘯，萬壑牝龍吟。警覺靈眸顧，交光玉間金。

塊坐任縱横，灰然物自生。炎天數九後，日午打三更。木馬火中出，泥牛水底行。不知顛倒意，有眼恰如盲。

太上玄元祖，生因浩劫時。乾坤明宰輔，日月闇扶持。浩浩施仁德，巍巍闡大慈。萬天都教主，歷代帝王師。

昇玄翫桂林，瑶花覆五陰。月影青童戲，雲中丹鳳吟。霧散星河淡，精凝瑞彩深。飛仙遊奕處，宴坐碧天心。

渺渺大羅天，玄中更有玄。杳冥三界外，恍惚五行前。上下通周匝，縱横出物先。欲窮窮不盡，萬古獨綿綿。

乾元合聖機，至道不思議。日海華精聚，星河翠色輝。龍飛離碧嶂，虎走出寒溪。聚化丹砂就，相將謁紫微。

步虚入中華，窈窕翫仙葩。北帝藏煙靄，南冥放彩霞。金童扶寶鑒，玉女散瓊花。側聲敲寒月，靈音徹帝家。

悟入古音亭，灰心萬慮澄。風吹清夢覺，月照醉魂醒。赤帝離金鼎，青童入寶瓶。雙精執大象，並化少微星。

風息乾坤静，雲收天地明。澄澄秋月冷，湛湛素波清。寶桂留三性，瓊林散五星。玉辰濤雪浪，遊宴水晶城。

太一含真象，靈臺秀玉肌。精蟾凝碧嶂，惠日化丹池。晦魄盈環照，冥陽合太微。三華壺内秀，暐曄鑒容徽。

澡雪香肌瑩，籠精啓道經。靈壇敲玉磬，仙苑步虚聲。寶篆飛天上，星光下太清。玉霄金榜上，一一掛仙名。

獨坐松陰下，流泉滴珮聲。劍光飛日角，寒霧瀉天庭。玉女遊皇甫，金童翫赤城。真人乘白象，朝現紫微星。

混沌二儀分，豁然露太空。霜天凝寶鑒，寒露滴芙蓉。罔象求珠瑩，精瑶拔萃紅。神交靈珏照，光透玉壺中。

玉樞隨斗轉，金粟運神功。海島龍吟霧，天元虎嘯風。星瑶天骨瑩，慧照日頭紅。混理明三素，交光射寶宫。

青蓮浮碧沼，黄鶴下幽庭。水谷

雲根靜，瑤天氣象清。空中琴韻響，晴外雪花明。慧照氤氳散，靈童翫玉京。洞玄開寶鑒，玉户照金池。蜕質遊天奕，頤神入太微。乾坤相否泰，日月自然隨。心鼎瓊花綻，靈光燦日輝。一悟太玄機，崑岡列二儀。驪珠光海島，罔象照天池。雪浪烹金液，雲濤化玉肌。忘形心適外，遊奕化龍夔。

六言絕句

玄精出乎衆類，幻釋凝祥拔萃。至理易俗移風，運化靈陽天瑞。蕩蕩十方道祖，巍巍三界獨尊。追薦靈魂授度，啓茲元始勑文。

道太清虛渺邈，神通寥廓無邊。一點靈光出現，昇玄遊奕丹天。碧海輕浮丹桂，泠源泛出瓊花。飛童啓茲妙理，玄靈立御昇霞。

元始帝一先天，勑文受命沖玄。寶益丹風途順，玉辰宫裏飛仙。青嶂日魂玄照，眉間慧鑒精通。黄甫三元翼御，素天一色純風。

日照冥陽洞濟，風吹頂裂天開。滿國龍光迸彩，神功兩翼徘徊。

昨夜雲收雨歇，現出玉峰寶月。靈飛混入中元，萬派陽光照徹。

崑山一泉金水，周流泛出瓊波。本性盈虛處下，沖玄逆上星河。

妙哉玉洞長春，其中遊奕仙真。金丹飛出先天祖，玉象還歸道德鄉。

易性金堂羽客，忘形送故迎新。欲識玄元真妙趣，五千言内細消詳。

至道生天生地，中流日月經盈。運化四時成象，混合一性高明。

道太無邊無際，神遊廣漠之鄉。緬現天光赫奕，大哉至德真祥。

七言全篇

放迴二物洗沉昏，卯酉敲開戊己門。竈底寒灰重發焰，嵓前枯木漸生根。胎生鼎裏祥煙罩，赤子爐中瑞氣騰。既得萬神歸子母，便將一物獻元尊。

與君直捷露根源，妙化靈機在目前。瀉出素波穿宇角，放開紅焰滿周天。純精一色江山秀，浩氣同元景物鮮。道力資扶憑慧照，了然一法奪仙權。

寂寂柔雌守大雄，大雄突突出穹窿。運周日月藏天地，流演精華滿太空。老氏悟兹成玉象，如來達此證金容。自從我遘玄元後，傳與人間處處通。

閉閉真樂絶疏狂，一片雲心煉九陽。天降火龍遊海底，地昇黑霧入空蒼。金丹飛出先天祖，玉象還歸道德鄉。欲識玄元真妙趣，五千言内細消詳。

滾出扶桑日一輪，輝輝焰焰照虛空。運周日月藏天地，流演精華滿太空。乾元鼎裏添離火，太一爐中起巽風。煉就金丹飛宇宙，燒成大樂出穹窿。

神功化象超千劫，越上崑崙第一峰。寂寂寥寥萬象空，空中恍惚見神通。無圓無缺長天月，非動非摇太古風。月照離婁睛失鑒，風吹師曠耳忘聰。精思神聖功尤雅，大啓玄元上上功。

一別鄉關捨六親，心灰形槁出囂塵。青童日進文中寶，赤子常添鼎内珍。雲水京山空出没，驛途商旅謾勞神。神遊八表乘空馭，別有人間紫府春。

霧林高卧古音亭，嵐嶂猿啼醉裏醒。

半夜隔簾疏月白，凌晨軒外逸風清。
清如物外瑤琴冷，冷似雲中佩玉聲。
塵垢一無星眼瑩，飛童點破大蘭城。
北冥仙子謁東皇，途順丹風入帝鄉。
散瑞玉英通日殿，歛霞金鏡煥明堂。
形移影轉超三界，物換星流出四方。
徹地通天無箇物，孤然一點照中央。
不持齋法不看經，至煉真元入大乘。
天上一爐赤鳳髓，眉間兩鼎黑龜精。
陽光照徹明幽谷，浩氣沖玄入杳冥。
物我兩忘全體現，功成位列九天星。
眉山孤秀鎖雲英，一眄留心便蛻形。
兩道素光穿碧落，一條青霧瀉寒庭。
桂華推出精神爽，皓氣沖開物象明。
兩耀交光天頂燦，五靈仙子可飛昇。
世態塵情一劍揮，神風威烈匹玄機。
日魂月魄通爻象，木液金精易坎离。
九曲江心乘鳳翼，三山頂上抱龍飛。
默朝象帝歸辰化，朕御瑤天路不迷。
玄關出入運璇璣，剖判陰陽設二儀。
太一嵓前奔玉兔，崑崙頂上翼金雞。
西江浪裏翻紅錦，東海波中引白龜。
吐出瑞光心鼎照，神丹迸彩透天飛。
天質融滋七寶身，等閑未肯喪其真。
兩條青霧歸源海，一段光明照谷神。
每把此機携上士，常將至道接頑闇。
同徒稍得詩中趣，也作清閑無事人。

三聖銘 二篇

三聖之規，始道爲先。越於事矣，胡爲自然。啓周書兮寂然不動，明爻象兮感而通玄。涉釋典兮忘標指月，覽道德兮谷神不死，沖玄牝兮出入綿綿。仿徨乎遊塵垢之外，磊落兮易太極之前。衆流混混皆歸海，萬象森羅盡屬天。

又

曩之二子，啓我靈篇。讜一言而訣開混沌，闡二儀兮劈破坤乾。廓大音兮胡爲角徵，明大象兮非以蒼玄。窮莊周兮得乎象罔，測仲父兮擬乎忘筌。體如來兮覺乎妙趣，崇老氏兮探乎重玄。玄哉玄哉，無始無終，非自非然。達五行之象外，出萬化之先天。豈虛語哉，憑乎實見。返未始兮，萬古綿綿。

又頌曰

天垂圓象若冰輪，瑩淨都無一點塵。
十二玉童扶紫詔，虛皇命我飲長春。

七言藏头诗一首

朴黄冠貌若愚沖浩
珠間數枝紅瑪腦氣
化憑誰鑒顆流藏雪
蚌下居外象珠兩肌
壺上方鬚龍赤道膚
冰潔汞凝鉛鼎金澄

大張仙問十二頌四言絕句

上清

上清之中，混一無分。先天之祖，萬聖之尊。

太玄

太玄之道，上極元宮。清陽真智，

妙化無窮。

天徑

一條天徑，兩路齊分。玉嬰神變，面現高真。

蓬萊

蓬萊真境，地秀長春。神遊碧嶂，悟達天真。

清浄

清浄之中，育養元神。靈光通照，太極之真。

魂魄

地魄天魂，上下相吞。混成至寶，永劫常存。

道太

道太無形，固養神靈。千真以輳，萬聖安寧。

陰陽

陰魄陽魂，日月相奔。衝開地户，撞透天門。

日月

日月光明，天地沖盈。舒開道眼，一體圓成。

嬰童

兩箇嬰童，合抱純風。靈源覺海，跳入龍宮。

金水

一泉金水，兩道銀河。淵流徹底，泛出靈波。

偃月

偃月爐開，蠢出瓊梅。化成神物，結就仙胚。

衛仙問十六頌五言絕句

天寶

一塊天庭寶，收來入絳宮。聚成玄月蓋，遍覆我家風。

隨機

見物明真性，無隅無曲正。沖玄入太空，始覺精神興。

至清

清清可瞰清，清浄碧天明。透谷秋波冷，淵深入故京。

至浄

浄浄覺清清，清清清浄裏明。一天元始道，無侶太空平。

月谷

月谷照華池，銀淵定渺瀰。九江流滿濟，一派接天齊。

祥感

善行感天功，神遊北帝宮。清名周四海，萬里播仙風。

聚散

鉛汞養胎仙，沖虛立浩然。拶開霄漢頂，迸碎水晶天。

混微

日月混同躅，星河洌皎然。三先明徹底，一顆寶珠懸。

不測

不測太音希，靈光接太微。陰陽窮不到，神鬼不能窺。

真武

真武謁東華，靈官在本家。黑龜尋水府，背上繳金蛇。

應用

寥寥道太空，頤我大神通。混合金光結，相交一體同。

隱顯

土宿見羅睺，擎天跨火牛。劍光無血污，斬下赤龍頭。

心火

真火進無煙，爐中鼎沸煎。丹成光耀日，紅焰滿周天。

安靜

虛極定元神，靈明道太真。洞元光入鼎，隱映四時春。

難易

入道非爲易，歸真不足難。恐君無執志，自遠隔千山。

靈明

一點靈明性，生從浩劫來。朗如天上日，光似月華開。

馬校尉問隱潛忘言通路登仙

隱潛

茅廬獨隱潛，默默守貞廉。汞水瓶中長，鉛砂鼎内添。

忘言

得意似忘言，於中達妙玄。頤神烹大象，育性煉胎仙。

通路

兩耀明通路，存神堅握固。千條紫霧舒，萬派銀霞布。

登仙

功滿自登仙，翱翔出九天。鸞隨歸紫府，鳳引去朝元。

五言全篇

何先生問居庵

幼小樂林泉，貧居養浩然。頤神全一氣，保命育三田。論道明真理，談機説妙玄。是非心已罷，久望鶴沖天。

大張仙問出家入道

昔年迷酒色，今日悟黄粮。有意歸真路，無心入故鄉。玉霄爭聖賦，金闕應科場。受命天仙職，神遊入大方。

韓二郎問識破歸真

驚覺悟南柯，歸真離愛河。虛心添汞水多。絳宫仙子怒，携劍上煙羅。

田仙問太一玄元

玄元生古蒂，太一混先天。應物千真首，凝空萬象權。精宏穿九徑，神用出三蠲。上徹無生界，欣然達妙玄。

贈蘇谷信法師坐禪

瞬目蟾睛坐，揚眉道眼開。知心無垢膩，識性絶塵埃。介月光三昧，孤穿皓月，鹿野透清風。瑞氣蟠金鼎，祥煙篆寶宫。太玄開正教，隨化悟真空。

員老宿問頓悟

端坐覺朦朧，澄澄佛眼通。雙林高照八垓。曠然無動静，頓見佛如來。

牛老仙問金烏降落尋戊己

金烏尋戊己，玉兔見壬庚。混物心珠燦，凝空慧日明。澄澄天地秀，湛湛太淵清。始覺乾元象，沖和養至精。

小張仙問陰陽造化

日月飛騰降，天摇轉斗星。龍吞金鳳髓，虎飲玉蟾精。鼎煉神丹就，爐燒大藥成。病人還入只，無限鬼神驚。

題僧道同齋

同會赴修齋，欣然喜滿懷。僧談般若路，野客話蓬萊。大道傳心印，禪

門法性開。混然飛皎日，光照射瑤臺。

和遇長老

上善無嗔恚，修真豈用强。知心衝昊景，達道立玄剛。照眼神通室，明空入太蒼。疑珠含寶月，日用得天長。

李仙問京山水晶堂

穿碧嶂，紫霧照金光。煥煥凝神室，煌煌出洞房。不因遊此地，悟我入仙鄉。

勸門人十首

燦爛水晶堂，玉蘭滿地粧。白雲

真言至訣貞，何必懼人情。指引清涼路，提携業火坑。不圖君子重，孰怕小兒輕。語嘿依天理，忠心化普平。

學道戀居家，年深事有差。口頭誇浄潔，心上鬧如麻。酒色常增長，氣財日轉加。勸君聞早悟，隨我卧雲霞。

人我太矜誇，於真返作邪。狡心如兕虎，狠性似蚖蛇。好色非修道，貪財豈養家。兩般焉足正，舉步有參差。

數年離慾海，今日戀繁華。未免孤槍苦，還遭兩股杈。不明浪異果，暗地喫冬瓜。棄慾重增慾，離家却入家。

清秀艷風光，妖嬈玉腕香。柳眉星眼劍，嫩臉絳唇槍。錦帳爲牢獄，幃幛法場。雖然頭未落，損氣敗精堂。

嫉妬轉生嗔，邪淫性不仁。終朝迷酒色，每日戀紅塵。猪狗常爲伴，狐狸日夜親。色心猶未斷，何幸論天真。

説者飛龍前，行之跛鱉後。修山果未成，作業功先就。貪淫似野禽，好色過山獸。常作畜生心，勿思天地祐。

學道無剛烈，空將巧論舌。常存意馬顛，每使心猿劣。暗地色情魔，人前誇浄潔。虧心業報深，有日天公折。

口辯説奇功，常居酒色叢。未能通聖教，自己立家風。性染紅塵裏，身居火院中。臨危一念錯，永劫墮沉空。

真實又何曾，虚脾鬥葛藤。自知巢斥鷃，豈見海鯨鵬。行短誇機巧，功虧衒己能。不因多諂詐，惡業萬重增。

盡在玄元祖，都歸太上宗。頭頭皆受命，物物總相通。包廓乾元象，含容太始中。欲窮知古蒂，認取五明宮。

河中府張六郎問神氣精

神光眩物明，隨化顯真形。湛湛青霄月，澄澄碧落星。杳冥歸紫府，恍惚入黄庭。至聖無窮測，通玄萬化靈。

一氣始初分，隨機四序通。冥冥天地匝，默默太虚縱。升降分清濁，浮沉定祖宗。含靈皆受命，無物不包容。

混沌杳冥精，交光燦日明。乾元資萬物，坤德載羣生。暗地色情魔，人知有象，虚谷見無形。純粹凝心鼎，陽光混寶瓶。含宏天地秀，煥煥照華清。

贈牛殿試道號通亨子字國祥

國祥呈瑞秀，善利寶通亨。霧斂金烏瑩，雲收玉兔明。三天居浄境，四海播清名。道德俱全備，移神入帝京。

入定觀想十首

極大寧心觀，明知造化權。日魂衝霧靄，月魄趁雲煙。照眼凝心瑩，頤神混物躅。洞元光皎皎，悟理達幽玄。

極目凝祥觀，神遊天地通。嬰兒離月殿，姹女入辰宫。同會香幃裏，相邀錦帳中。水晶簾下坐，照見玉芙蓉。

剖覺開元觀，明同日月長。細微窮莫測，至大妙無疆。率化千功著，周滋萬物張。明知有造化，誰肯細消詳。

日出扶桑觀，方知道眼明。觀天天本静，察地地安寧。際物非無象，凝

空豈有形。臨機相應對，一體見圓成。

心目通真觀，通真在目前。兩條光徹地，一道素衝天。月照澄輝瑩，星臨靜皎然。若人逢此法，立便化飛仙。

慧日心通觀，光明遍十方。善神皆擁護，惡鬼盡消藏。湛湛乾坤靜，澄澄天地涼。太玄真體現，靈覺透清光。

頓悟虛心觀，符真合自然。萬神朝象帝，一性達仙權。面啓玄元祖，心通浩劫先。至真明徹底，返性上瑤天。

正一沖虛觀，舒光萬里明。遍天通浩劫先。至真明徹底，返性上瑤天。玄牝通來往，眉間取自行。真人無阻隔，四海任縱橫。

清瑞降，滿國紫煙生。

通明融息觀，極目是天真。寶殿香風異，瓊臺翠色新。華池澆惠谷，神人灌靈椿。滿樹花爭發，光輝絶點塵。

離欲朝真觀，長春別有天。繚繚紅霧燦，冉冉紫光鮮。赤子連雲卧，青童抱月眠。玉霄泠露逼，微覺水晶寒。

上士十首

上士鬼神欽，灾消禍不侵。萬邪俱遠避，衆聖福齊臨。頓覺未來性，能知過去心。現前常不昧，日用守清音。

上士煉還丹，還丹透二關。清光離九地，紅焰出三山。沖塞乾坤裏，虛明天地間。滿空諸聖現，盡是列仙班。

上士悟玄真，凝然内外同。囊中觀静境，身外看清風。日月通天象，虛無透世空。混然歸一體，至道永無窮。

上士悟乾元，於中烹小鮮。濤濤金鼎沸，滾滾玉爐煎。始覺神丹就，方知大藥全。餌因朝上界，永住大羅天。

上士達玄微，靈光滿室輝。分明開道要，脱洒露心機。此法通知少，靈文悟見稀。若能知此意，妙化入無爲。

上士處無争，無争勝轉經。展開明有象，收默暗無形。守一五神定，存三七魄寧。煉成仙子貌，跳入玉虛城。

上士煉形神，形神看合真。火中飛碧玉，水底躍紅銀。滿地皆爲寶，沖天盡化珍。玄珠知有象，瑩浄絶囂塵。

上士棄纏綿，逍遥入洞天。雲霞爲伴侶，松檜是家緣。每誦黄庭卷，常看道德篇。悟兹真妙理，何慮不成仙。

上士煉丹，還丹透二關。清光離九地，紅焰出三山。沖塞乾坤裏，虛明天地間。滿空諸聖現，盡是列仙班。

上士悟玄真，凝然内外同。囊中觀静境，身外看清風。日月通天象，虛無透世空。混然歸一體，至道永無窮。

上士悟乾元，於中烹小鮮。濤濤金鼎沸，滾滾玉爐煎。始覺神丹就，方知大藥全。餌因朝上界，永住大羅天。

上士達玄微，靈光滿室輝。分明開道要，脱洒露心機。此法通知少，靈文悟見稀。若能知此意，妙化入無爲。

上士處無争，無争勝轉經。展開明有象，收默暗無形。守一五神定，存三七魄寧。煉成仙子貌，跳入玉虛城。

上士煉形神，形神看合真。火中飛碧玉，水底躍紅銀。滿地皆爲寶，沖天盡化珍。玄珠知有象，瑩浄絶囂塵。

上士棄纏綿，逍遥入洞天。雲霞爲伴侶，松檜是家緣。每誦黄庭卷，常看道德篇。悟兹真妙理，何慮不成仙。鉛烹壺内雪，汞煉鼎中砂。藥就顔滋美，丹成色轉加。元黄分五彩，至理妙無差。

贈知明子楊清

贈湛然子許濟

上士棄榮華，逍遥入洞霞。心地混真陽。姹女眠蟾影，嬰兒抱日光。元神知有主，萬古得清凉。

上清太玄集卷之六

姑射侯善淵述

七言絕句六十首

妙哉心適大方家，不逐中流接遠涯。
醉裏墜車因白酒，醒中執履爲清茶。
元精出汩透天飛，婥約遊風遜二儀。
因此脱胎歸未始，青童邀我赴丹池。
幼年何事去擔家，子細尋思可歎嗟。
不是象玄流入鼎，至今猶自駕鹽車。
龍涎鳳燭篆煙馨，目照疏林浩氣清。
一枕寒風驚鶴夢，星壇猶叫步虚聲。
幽關遺照便忘形，兩耀交光一處明。
物我兩忘全體現，混成一點太虚精。
放開眉羽亮天宏，杲日靈風耀太清。
換體不容風火性，自知身屬少微星。
一爐金火發鉛華，晃耀乾坤起翠霞。
内守不交陰鬼盜，自然寶鼎結靈砂。
養就一爐丹鳳髓，煉成兩鼎赤龍精。
放開宇宙通天目，混沌初分眼界明。
更闌獨坐月當秋，瑞氣輕浮十二周。
欲返神霄歸舊路，古品一帶碧霞收。
飛鳶妙出勝雲梯，采木彫成巧弄機。
材與不材須自適，林中棄彈返遊歸。
擺脱塵緣已別離，男兒一志永無移。
水雲迷隔三千里，非做神仙誓不歸。
俯仰周迴十萬尋，醉魂飛入碧天心。
扶童遠接瑶池口，嗡盡蟾華一味金。
幻軀久匿病沉沉，換體交光耀寶岑。
積翠影浮煙浪急，火龍飛出碧潭心。
瞬目扶眉惠日開，滿川風景面前來。
京山劈碎搜神寶，露出無瑕玉一堆。
心居物外自翛然，碧海輕浮一葉蓮。
蓮吐花生凝日笑，隨風飄上玉京天。
竚立昂霄翫物華，瑶池兩岸發金花。
醉魂廓達遊方外，悟入玄都象帝家。
玄元太一妙含宏，混内氤氳滿目生。
唯有二神交兩曜，陰靈化作一天星。
洞觀煙浪碧蒼蒼，混海蛟虬戲夜光。
光灼太無宏日角，萬靈咸輳證當陽。
祥雲密布江天匝，昤羽虹霓穿日角。
怪得香風滿坐來，琳宫玉樹花争發。
戲珠龍出海門開，紫霧騰空遍九垓。
透入咸池吞日月，十方仙子盡驚迴。
高捲珠簾向外觀，松風杲日透琅玕。
七珍聚入瑠璃宅，晶耀銀霞玉一團。
遊奕金明混太虚，眉山月谷瑞雲浮。
不通此事得何以，空作昂霄一丈夫。
碧玉嵓前萬樹花，天然占得好生涯。
仙童笑對西來客，近日高陽酒味家。
復返神霄歸舊路，玉清宫裏恣徘徊。
星河澄潔無人識，兩朵瓊花一處開。
開荒種下玉芝苗，決破瑶池旋溉澆。
道氣周流沖碧海，靈風遍匝滿清霄。
日精月髓烹非走，地魄天魂煉不彫。
曲江霧散寥天徹，空對紅陽飛片雪。
金碧流光耀太清，寒林自有瓊花結。
世網塵情已別離，玄門訣正更何疑。

男兒若有衝天志，不做神仙待幾時。
執幻何須訊幻機，悟機還是轉生迷。
傷嗟雲水東遊客，枉去荆山空手歸。
百足夔蛇遞去怜，遊風神化亦徒然。
直須未始先天祖，纔入吾家第一玄。
昨夜三更月色鮮，涓涓風露瀉清圓。
琅然一曲誰吟送，疑是琳宫醉玉仙。
渭水終南獨往還，因尋列士過潼關。
市賢野叟不相顧，帶雨連雲歸舊山。
暫離仙島向人間，苦海淘淘度化難。
冒雪披風歸舊隱，夜涼携劍過潼關。
九年功濟效希夷，返舍含凝泄玉機。
昔日昂霄歎不已，林間又是喻株拘。
執幻師文訊幻機，更詢楊氏轉成迷。
鹿分得失知多少，似醉乘車四體隳。
聲欸言鋒敵惠盎，恨無主令見梁鴦。
不家廢業充狙欲，荆棘時端待紀昌。
賢世人鍾笑遠家，自知靈廓杳無涯。
因求火鏡三盃酒，味勝盧仝七椀茶。
轍魚久困待西江，爲我良賓話子陽。

皆曰得珠安用道，幸逢東郭訴衷腸。
萬疊蒼峰倚翠微，一川筠水接江湄。
昔年授劍歸何處，今日含光付與誰。
瑞激天光耀太清，彤庭火炁虎龍精。
煉成寶鑑通天瑩，兩道神光一處明。
古道元分太始先，混然三界獨綿綿。
鯨鵬出海蹤横去，飛到瑶池六月天。
悔將異伎復追攀，禄貴榮門取自難。
適見主公矜勇力，造成一葉與君看。
火輪碾破碧瑠璃，兩道金光迸彩飛。
因得象玄流入鼎，自然遊奕九清微。
誰見神人貌甚虚，吸風飲露雪肌膚。
暫離姑射煙嵐窟，穩駕飛龍上玉都。
混元何事最幽深，寶梵巍巍冠古今。

因得瓊林飛素羽，一輪日赤照天心。
閑與梅張信口吟，二公知識結交深。
有如風月澄今古，照破天心十萬尋。
敲空擊物鬼神驚，倚步隨行借力輕。
待我玉霄登甲地，恁時携汝化龍形。
混裏豁然凝玉象，煉成仙子妙功夫。
玉泉湧泛流金井，倏忽南丹勳北溟。
劈碎玄珠迸彩霞，玄珠飛上崑崙頂。
圓明萬梵無中有，一派丹陽沖惠口。
因看瓊林簇簇花，二鵝傾下壺天酒。
混元大漢風吹裂，眉宇玉蟾吞海月。
寶宴天光照五陵，丹瑛散盡黄花結。
携笻信步訪煙蘿，争奈荒岐逆旅多。
二妾不須知美惡，嗟余無惠傚韓娥。
三色氤氲射絳宫，朱扉掩映瑣真容。
冰輪碾破玄岡路，運化一天太古風。
撥物拈花總是虚，交人何處用功夫。
如來昔説威神力，試問禪流會得無。
一上層樓眼界明，直疑身世到華清。

中天不假雲軒力，飛入炎宮伴曉星。
昂霄終日看金烏，火府朱陵煉玉爐。
寶梵蕩形超物表，九靈仙子上清都。
靈眸保煉入彤庭，黃氣濤濤蕩穢形。
俯仰洞虛皆應徹，鬱羅霄景耀華清。

七言全篇

芝堂積翠話玄微，直指丹經泄玉機。
海底翻騰紅瑪腦，山頭擊碎碧琉璃。
蟾宮玉兔遊苔徑，日殿金烏宿桂枝。
兩段光明歸一處，無英公子上瑤池。
昔年浪失不還家，今日迴眸返翠霞。
金火溢爐殊五彩，朱砂滿鼎發三華。
江邊扯斷烏龍尾，嶺畔敲開白虎牙。
洞鑒五明通大有，便乘鶴馭駕雲車。
洞房深處夜瀟瀟，猿馬擒來伴寂寥。
玉兔趁蟾騰宇角，金烏抱日轉天腰。
龍蟠藥鼎三花聚，虎遶丹爐五氣朝。
煉就靈砂居象外，玉京仙府路非遥。
偶涉長淵暫寄居，有如待兔守空株。
不遭伯樂馳鹽馬，似遇莊生困轍魚。
豈念昔年求罔象，唯知今日得玄珠。
隴西邂逅重相見，謹寫衷懷寄子與。
詹何何事釣綸收，鮭鯉騰波掣斷鈎。
喜脱淺溪離苦海，幸逢長水得優游。
甘居草室迎山叟，忘却朱門謁貴侯。
村飲醉歸誰送去，牧童扶我倒騎牛。
嗟余内外不知遊，悞入雲山作擊留。
浪失玄珠須索隱，水澄心月絶搜求。
一條青霧從天降，兩道紅霓滾地流。
既到炎宮分子母，旁通七耀大方周。
寄語松形鶴髮翁，好搜玄妙躍凡籠。
三關氣象沖天白，一顆金丹射鼎紅。
汞結玉陽離水殿，鉛凝金氣入炎宮。
流珠逆上崑崙頂，看盡瑶池浩浩風。
效法非徒得負恩，弊邪匿正昧天真。
倚神託道爲生計，抱子偎妻闡教門。
有識蒼生憎上士，無知魍魎謗達人。
莫言天地無分鑒，遠在兒孫近在身。

五言全篇

折股因亡馬，疵眸爲産牛。鹿分豈念昔年求罔象，唯知今日得玄珠。
蝶夢啓莊周。姑射歸神化，壺隴西邂逅重相見，謹寫衷懷寄子與。
詹何何事釣綸收，鮭鯉騰波掣斷鈎。
喜脱淺溪離苦海，幸逢長水得優游。
甘居草室迎山叟，忘却朱門謁貴侯。
村飲醉歸誰送去，牧童扶我倒騎牛。
嗟余内外不知遊，悞入雲山作擊留。
浪失玄珠須索隱，水澄心月絶搜求。
一條青霧從天降，兩道紅霓滾地流。
既到炎宮分子母，旁通七耀大方周。
寄語松形鶴髮翁，好搜玄妙躍凡籠。
三關氣象沖天白，一顆金丹射鼎紅。
汞結玉陽離水殿，鉛凝金氣入炎宮。
流珠逆上崑崙頂，看盡瑶池浩浩風。
效法非徒得負恩，弊邪匿正昧天真。
倚神託道爲生計，抱子偎妻闡教門。
有識蒼生憎上士，無知魍魎謗達人。
莫言天地無分鑒，遠在兒孫近在身。

五言全篇

折股因亡馬，疵眸爲産牛。鹿分
蝶夢啓莊周。姑射歸神化，壺
詹何何事釣綸收，鮭鯉騰波掣斷鈎。
喜脱淺溪離苦海，幸逢長水得優游。
甘居草室迎山叟，忘却朱門謁貴侯。
村飲醉歸誰送去，牧童扶我倒騎牛。
嗟余内外不知遊，悞入雲山作擊留。
浪失玄珠須索隱，水澄心月絶搜求。
一條青霧從天降，兩道紅霓滾地流。
既到炎宮分子母，旁通七耀大方周。
寄語松形鶴髮翁，好搜玄妙躍凡籠。
三關氣象沖天白，一顆金丹射鼎紅。
汞結玉陽離水殿，鉛凝金氣入炎宮。
流珠逆上崑崙頂，看盡瑶池浩浩風。
效法非徒得負恩，弊邪匿正昧天真。
倚神託道爲生計，抱子偎妻闡教門。
有識蒼生憎上士，無知魍魎謗達人。
莫言天地無分鑒，遠在兒孫近在身。

顏化玉霓。威神明大有，鯤翼到天池。
得遇真仙訣，幽居煉谷神。通玄
忘彼我，達妙絶疏親。尹氏幻爲僕，役
夫妄作賓，不矜覺與夢，象外有長春。
長嘯笑非肖，釣愚不釣魚。芒鍼
施剖粒，立木譽長途。會唱恩須遠，知
音道不疏。俯觀門弟子，同志一人無。
擊瓦疏童稚，嘲詩樣寶瓶。訊曦
知遠近，愍物辯生成。却幻祛環舞，迎
君對圈幈。煉砂調碧玉，換骨赴青城。
路次驚三布，中途畏五漿。弊童
難相馬，鄰子已亡羊。匪久圖章戴，胡
爲效紀昌。不矜秋水至，心適杳無疆。
大道現三身，三身總一真。驪龍
潛匿水，丹鳳起祥雲。兩竅傾金液，雙
關煉玉神。惠光飛紫闕，灼灼耀天輪。
劈開無縫塔，放出混元精。氣布
三江静，雲收四海明。金蛇遊水府，玉
兔走炎城。煉就堅白性，歸休入太清。
萬鎰施猶寡，一毫濟有餘。優游
三事美，逸樂百年居。燕邑無心去，華
胥有意趨。存亡纔頓識，復忘在須臾。
隱照透瓊林，瑶華散寶岑。彤庭
金鳳叫，月殿玉龍吟。煉質凝三氣，頤
神散九陰。象玄如寶鑒，常在碧天心。

五言絶句二首

碧眸光落地，紅日焰通天。五色
雲霞内，瑶池一葉蓮。
内外皆爲假，中間總屬虚。指於
未悟者，何處用功夫。

七言絶句

分明説破真消息，天眼沖虚憑慧力。
上下圓通一物無，堂堂露箇恢洪翌。
玄元至道奚能識，寂寂寥寥無縫入。
叩硬威風拶破天，凝空萬點流星出。
元始虚皇生太古，堪宜萬世玄元主。
域中四大獨爲先，亘劫流傳天地祖。
頤神叩道明玄德，杳隔煙蘿澄渺默。
躍出飛仙入大華，悠悠永住寥陽國。
心通妙趣明真格，達彼清虚極探賾。
至道平夷取次遊，昇玄永作大羅客。
天地之中如橐籥，善通聲色從相約。
玄中不鼓好清音，一派笙篁穿鳳閣。
玉清聖祖留三甲，應上玄玄真妙法。
運出瓊花降碧霄，紅霜片片香風壓。
精誠制魄昇魂圍，秀氣清清籠珙璧。
意逐陽華入翠峰，玉嵓極目空山碧。
擺脱塵寰非久溺，混同太始知端的。
神威氣象匝天心，道播陽精明瀝瀝。
道殺三尸憑慧力，靈陽丹點純陰匿。
俄然不覺内忘形，坐致雲宵神宴息。
内滌精空光玉屑，冰清瑩若秋江月。
絳宫微覺水晶寒，寶璨星輝飛片雪。
太虚一點天光密，拍塞沖和無縫入。
踏破乾坤萬丈顛，凝空飛出流星急。
玉井流泉非即潰，鳴琅韻徹青山對。
瓊波沖透嶽雲中，浪打崑崙石粉碎。
金井玲瓏光日暠，雲瑛飛出瑶池島。
晶簾風捲透清香，天瑩無塵傳六寶。
斡開法眼眉毛睫，睛粲瞳矇傾暐曄。
匝地威風出四維，迎天萬派靈光攝。

元始生居浩劫先，開明三境立重玄。
生天生地從伊變，劫壞長存尚儼然。
道化三宮極妙玄，混元神帝暗相傳。
胎光運入靈陽體，六洞飛精出九天。
節杖斡開圓覺海，戒刀劈碎玉京山。
龍宮捧出玄珠燦，窈窕流光天地間。
規質琳琅逆上巔，靈烏降落海鰲邊。
形移影轉隨風去，物換星流浪接天。
神劍磨開顛馬怕，慧刀揮處耍猿驚。
夜擲琅琊入海雄，豁開水府見龍宮。
乾坤迴絶羣魔首，一派威光世界傾。
衆妊捧出明珠獻，焰灼雲霄碧漢中。
戒壇寶獸旋噴香，環珮鳴琅和玉瑞。
真聖降臨還本位，復携神劍上魁罡。
勸汝心存道德鄉，余聞仙院立科場。
神霄有牓傳金籙，紫府无人奏玉章。
御易龍遊赤帝鄉，羅元仙子坐華陽。
兩條地氣横牛斗，一道天光鎮碧蒼。
絳宮纔覺篆煙香，風順微聞玉珮瑞。
清夜不知誰奏表，真人壇上步元罡。

修行須得谷神靈，一點圓明照上清。
湛湛霜天興古月，澄澄覺海浸流星。
一顆靈砂耀太清，混然虚谷見无形。
圓通法界千真瑩，煙照乾坤萬象明。
古道平夷可進程，兩條岐路接天庭。
乘龍妮女遊金闕，跨虎嬰兒翫玉京。
踏破崑崙撞透天，返余至道復歸元。
虎騰山嶽蒼峰轉，龍躍深淵海浪翻。
闡開慧目見神光，一派純陰盡化陽。
渾似日頭興世界，有如明月徧諸方。
屏絶塵緣物外尋，昂簪笑傲樂情吟。
移神步步隨風去，送我輕肌上寶岑。
道降氤氳景色嘉，始生天地妙无涯。
飛精神秀冲霄頂，抱日臨空易太華。
避風偎日眼慵開，内匹陰陽育聖胚。
始信男兒身有孕，自然物外舞仙胎。
配將天地作丹爐，日月團團裹面居。
海底煉成真至寶，蒼頭烹就混元珠。

斬猿調馬化龍駒，馳我隨風入太虚。
一點流星飛月殿，兩條紅焰上天吴。
襲夷從覺飲真風，異出人間事不同。
欲問先生何所止，穩騎鶴背翼鰲宮。
坐間雲霧銷寒溪，霹靂崢嶸聒太微。
銀浪萬條傾碧澗，瓊波一派瀉瑶池。
日魂月魄放寒暉，二物擒來在坎離。
海底忽聞龍虎吼，山頭驚見鳳鸞飛。
姑射層巒影翠浮，洞中神化雪肌膚。
遊乎四海憑何力，鶴馭乘飆出玉都。
放開玉兔趁靈烏，趕上夷門入太初。
萬道金光耀宇宙，千條銀霧照虚无。
一真須得煉三奇，復用三奇合二儀。
若把二儀同一體，金丹自是透天飛。
美目浄兮觀天象，聰聰耳聽步虚聲。
大哉可道隨方有，至妙真常混日凝。
炎爐注鼎煉紅砂，三色氤氳放彩霞。
寶璨玲瓏飛宇宙，混元丹降入中華。
配將天地作丹爐，日月團團裹面居。
身如槁木性如灰，默默澄虚養聖胎。
坐尚琳宫來問道，昂簪高笑桂花開。

蒙眉俊目躍心珠，降落金盤五綵舒。
内遣玉童收日海，與吾同赴洞天居。
鈆汞配時憑日月，鼎爐安處用乾坤。
三陽真火燒靈質，一粒金丹逆上奔。
咫尺无情苦海深，意隨流浪入波心。
天真一失迷千劫，亘古循還直至今。
昇玄知覺道幽深，廓徹靈源匿幻心。
倏忽諸方遊曆遍，善能涉古始知今。
驚迴一覺悟仙鄉，始信神凝惠日光。
赤子爐中傾玉液，胎仙鼎裏混瓊漿。
至道幽深極妙玄，上清真教豈虛言。
君還若有男兒志，盡把天機付耳傳。
盡説修丹未説丹，金丹咫尺太虛間。
一丸赫赫明寰宇，日用如同隔萬山。
俯察坤柔見地寧，仰觀乾道眩天清。
浮沉定位中間顯，混合虛空日月明。
内滌心猿育性珠，外除意馬煉昏衢。
靈光透入金烏窟，混合圓明體太虛。
輕敲玉鎖洞門開，兩奕神風透户來。
有意抱鸞飛月殿，无陰樹下恣徘徊。

四般有漏終歸假，一性圓明未足真。
直待玉霄名列位，恁時方表出家人。
雲瑛飛盡曉霜天，清夜无塵月正圓。
坐致琳宮將欲近，九光霞裏捧金仙。
坎離相匹俗塵局，日月交光透體明。
水火煉成无漏子，寶瓶捧出玉華嬰。
雨滴金晶透玉窗，華陽仙子入中皇。
少微星落清江底，鶴壓林梢雪點霜。
水潔无魚浪接天，玄靈飛去入精淵。
華陽不逐紅塵去，自有神風合太玄。

上清太玄集卷之六

上清太玄集卷之七

姑射侯善淵述

七言全篇

離坎交並合聖機，兩條截路接天夷。
周天萬返龍張勢，大地千尋虎鬥威。
赶退外魔除六害，趁迴陰鬼併三尸。
眉間索出蝦蟆劍，一剪浮雲補漏池。
逍遥無事樂清閑，引鶴携笻翫水山。
風捲翠霞横碧嶂，月輝輕霧達青巒。
洞前水迸珠千顆，澗下雲凝雪一團。
瑩淨玲瓏光道眼，神清清爽逼人寒。
鴻濛初闢二儀分，始變三才造化根。
昇降往來騰日月，浮沉上下立乾坤。
飄飄玉屑空中降，粒粒金丹逆上奔。
兩箇青童遊碧嶂，抱鸞飛入太玄門。
訣然一性悟真宗，頓覺心珠處處通。
繟奕純亨歸雅趣，威靈精粹滌塵蒙。
雲收現出深潭月，霧斂方生太古風。
无上徧知周帀界，圓明獨體照虛空。

擘開混沌見天心，日月精華塞太陰。
斗柄斡迴天地帀，法輪推轉太虛深。
交光迸出珠千顆，混物迎將萬點金。
至寶不須方外覓，頤神知覺道相任。
抱常知足頓元神，樂逸安閑養至真。
勦銳除貪全可道，蠲鋒玄覽換彝身。
外搜珙璧非爲貴，内滌瑯函未足貧。
鶴馭風飆何處止，洞中惟報四時新。
常存志氣絶囂華，返照龍鄉紫府家。
恍惚元神冲浩炁，杳冥真息放紅霞。
瑤池浪浄浮金蘂，碧海波澄泛玉花。
香艷放開天地瑩，凝空飛出夜明砂。
神火炎炎起艮山，尾閭一撞出三關。
擎天大象空中遶，混海蛟龍物外蟠。
凝結一爐天地髓，混成兩鼎太陽肝。
達人悟此昇仙去，御易登真跨綵鸞。
斡迴斗柄運靈樞，大士門開一物无。
外抱一天元始道，内藏兩卷活人書。
无中砌就千層玉，空裏粧成萬點珠。
功行兩全超物外，騎鯨穩步赴瀛都。
宏開慧目闡清眸，兩翼神風趁日頭。

壬毋雲中乘玉象，丁公海底跨金牛。
紅煙冉冉蟠龍閣，紫霧重重遶鳳樓。
欲問此間何福地，青童謹報是瀛州。
屏欲除情志篤堅，荒蕪鶉野變芝田。
心如碧漢深潭月，性似紅爐火裏蓮。
遊宴上清真境外，徘徊元始大羅天。
中皇號我重玄子，姑射神居太古仙。
陰陽顛倒是真修，一泒黃河水逆流。
萬道素光穿宇角，千條紅焰出山頭。
日魂皓皓隨方顯，月魄輝輝徧帀周。
大闡威風開古道，乘鸞按劍九天遊。

湛兮或存朝象帝，抱將心月赴蓬萊。

育性頌

惚去蟾宮育性胎，潛龍水底沐丹胚。
須知守黑爲根蒂，自有靈華燭性臺。
混沌之中明太一，杳冥不測瑩心懷。
堪遵慧魄陽生處，灼灼玄珠自往來。

天瑞頌

无爲天寶自然然，去智離形萬化先。
遺性儔空光遍照，運神玄覽燦瑤天。
任教物我成虛幻，自有星華煥目前。
海月含輝光萬道，化成天瑞玉壺仙。
乾元亨利顯吾神，五氣朝元用至真。
周易闢闔明動變，萬機同會出諸塵。
隨機應處觀玄象，終日乾乾與道鄰。
内外玲瓏通表裏，靈華瑩我赴蓬瀛。

藏頭詩

炁相交萬物亨然知
睛无煉真陰魄散覺
海黃宮室道圓中太
四入靈帝象通聚虛
開返辰醒魂醉寶明

玄身外體九陽之道，星流天癸象中端上機之道。須憑總要師明諦下言之教，了了重玄最上詮。

玄象頌

恍來神化玉關開，一點胎光降慧臺。
自有離陽精暐曄，迴光返本焰皚皚。
重玄妙指人難測，衆妙之門愚不猜。

泥丸神鬼相交。道。六合同途在一觀六合同機。二儀太始須歸一三要之

門洞瑩山三歛霧澄

又

居寂寞近林泉碧溪
千年苦行憑心正深
三真妙體徒輕紀照
混成仙飛化舉殷滿
物煉裏然自合勤天
有明耀兩生形无道

詞

行香子

天地玄黃，率化無疆。太虛高、日月飛颺。龍磨星斗，鳳熾玄綱。見海神潮，江神會，谷神張。煥煥煌煌，照耀十方。混三宮、一派流陽。不離日用，目下承當。漸返真空，歸真正，得真常。

小重山

陰陽顛倒一聲雷。忽然驚睡覺，夢中迴。迷雲拂盡慧光開。隨風去，抱箇日頭來。　温養結仙胎。空中明顯現，越靈臺。四維上下看蓬萊。堪歸玉洞作仙才。

連理枝

挫銳无羞恥，遇寵无歡喜。好弱平常，隨緣且過，坦然无繫。步林泉、深入翠雲中，樂清閑一世。　欲要離生死，達彼真常理。煉氣成神，神超碧落，太虛同體。任天寬地闊永无憂，得長生久視。

一剪梅二首

一箇塵勞一箇忙。一自別離，一天精秀一天涼。一點清光。一帶凝陽。一氣相交一氣張。一結神丹，一命延長。一靈透入一雲房。一對金童，一引仙鄉。

又

出俗輕枝翠嫩長。不比松筠，獨耐風霜。歲寒心以表嘉祥。小蕾初生，壓盡群芳。　勿遣媊婷越粉墻。儘任桓伊，品弄何妨。天然姿秀坼黔黃。絶艷清奇，一剪梅香。

訴衷情二首

陰陽返復勿令差。守正莫心邪。收神水，煉精華，結靈砂。水晶宮裏，玉兔金雞，吐秀瓊花。

又

一天秋色翠如描。鴻雁囀聲高。山秀水明相照，煙樹映溪橋。　傾雪浪，泛雲濤，拂輕袍。歸來沉醉，直到黃昏，月上松梢。

唐多令

休恁苦爭儸，人生得幾何。奈百年、有似南柯。富貴功名俱遂意，難免死生磨。也囉。　隨分養天和，陽生滿鼎多。內烹煎、凝結靈波。煉就金丹光透體，混一炁，貫娑婆。也囉。

歸來曲四首

明動靜，三才應化見沉浮。玉兔趁靈烏。耐風霜。歲寒心以表嘉祥。小蕾初生，壓盡群芳。　勿遣媊婷越粉墻。儘任桓伊，品弄何妨。天然姿秀坼黔黃。絶艷清奇，一剪梅香。

又

修行事，割愛斷攀緣。身淨心清明道眼，內持無漏氣神全。真汞煉真鉛。安爐鼎，進火任烹煎。款款撈常進藥爐丹鼎，龍虎動三車。收神

來槌作片，團團結就寶珠圓。身外化飛仙。

又

真常道，日用徧三千。大則包羅天地外，小周沙芥亦如然。物物盡通玄。

威神力，混裏任循還。撞破虛空七八片，明珠滾出海鰲邊。光接焰魔天。

又

忘俗念，萬類悉皆空。欹枕宵眠遊夢斷，半窗明月一簾風。迤邐覺朦朧。

披衣坐，照見本來容。靜室生白沖浩氣，虛堂祥瑞現神功。光射玉壺中。

江神子

丹華虛托假形骸，久沉埋，惹非災。冗冗蜉蝣，都被死生催。頓覺悟知亡彼我，任空色，眼中來。

海底金烏初出現，碧天開，絶纖埃。密布天光，光奕面前迴。交燦瑞童顏勝玉，似雪映，一枝梅。

聲聲慢七首

人心剛硬，不肯迴頭。深沉苦海淹留。酒色財氣不捨，甚日方休。聞早尋歸出路，樂陶陶、雲水閑遊。无縈繫，也无煩无惱，无喜无愁。漸入清凉活計，抱天真純粹，一氣和柔。配合鉛霜，攝化鼎中頻收。迤邐金丹漸結，後功成、奪取仙儔。堪歸去，跨鸞鶴昇入，紫府瀛洲。

又

心浮易動，熟景難忘。驅馳鎮日忙忙。已過中年，有若日暮之光。恰如殘燈怕曉，似風飄、敗葉凋黃。最苦處，歎星移物換，人被无常。識破尋歸出路，向玄門懇切，討論仙方。付汝親傳，寧心靜室消詳。擬拭冰臺瑩撤，現神光、混入靈陽。圓明顯，得長生久視，永劫安康。

又

韶光迅速，似蟻循環。往復不斷相連。過了一歲，不覺又早一年。忽然无常限到，向前程、著甚推延。修行事，道他人有分，自己无緣。

若也迴頭省悟，弃功名富貴，物外翛然。保養元精，玉爐片雪烹煎。恍惚乾坤瑩徹，燦玲瓏、日耀輝鮮。三光秀，混一靈真性，送上瑶天。

又

忙郎癡騃，不識人抬。狂圖捏怪胡來。執戀无智，空恁亂覓胡猜。口急虛脾斲諱，鬥无明、馳騁奇乖。强作後功成、奪取仙儔。堪歸去，跨鸞鶴昇入，紫府瀛洲。

又

心浮易動，熟景難忘。驅馳鎮日忙忙。已過中年，有若日暮之光。恰如殘燈怕曉，似風飄、敗葉凋黃。最苦處，歎星移物換，人被无常。識破尋歸出路，向玄門懇切，討論仙方。付汝親傳，寧心靜室消詳。擬拭冰臺瑩撤，現神光、混入靈陽。圓明顯，得長生久視，永劫安康。

又

剛强柔弱，善惡分明。天地報應不同。濫濁榮家，貞烈志德長貧。清浄无爲妙道，被愚徒、返謗邪門。怎理會，見修真上士，有若讎人。

高道猜爲賊盜，把兒頑小輩，却做賢人。馬飾衣襟，具禮曉甚卑尊。太家學些打懂，也胡來、講甚人倫。抹截了，換雲袍簪髻，搭箇頭巾。

又

賢愚間異，曲直叢林，清濁事急難分。多少无知，開口信意胡葷。鵝鶵呼爲斥鷃，把靈椿、喚作朝菌。便假饒，是隋何陸賈，辯正无門。牛缺謾施仁義，相肩吾鎖目，自昧天真。摸象盲夫，晝夜曉甚明昏。玉罄權爲煮料，爨瑤琴烹把瑚璉、假作蘧盆。最苦處，鬬羽，悞殺騏驎。

又

光陰迅速，暑往寒來，俄然又報新年。物換形移，都被闇裏催殘。誰省人人越舊，改青春、皓髮蒼顏。虛過了，似落花飛絮，逝水无還。若也迴光返照，運靈樞一撞，擊碎雙關。耀海玄珠，晞煌焰接崑山。寶性因明貫體，換凡軀、養就仙丹。玉辰顯，向中天遊奕，物外翛然。

南柯子

未悟千般有，心開一物无。有无爭覺頓清虛。混內偃陽，一點透靈烏。瑞氣盤金鼎，祥煙翫玉壺。玉壺金鼎煉神珠。光璨流霞，冉冉上天吳。利名叢裏抽身早，勸汝回心，絶盡荒婬。動有群魔當下擒，莫教侵。九蟲斬盡三尸滅，與道相任，誰是知音。清夜无塵月上岑，望鶱林。

添字採桑子

嗟恨這形骸。百般做、紐捏狂乖。如今省也尋歸路，冰清玉潔，昂霄峻鄂，奚失俗崖。心靜若冰臺。靈光空中産箇胎仙出，婥約風飄然明。容瑩、不染纖埃。厥然別有真奇妙，睜晟逸。撞開天頂上雲瑛。寶闕瓊樓，玉合璧，昇玄羽化，脱下凡胎。

減字採桑子

洞元初開闢。洞虛一點太陽星，神風氣象和。鑄紅砂，滿鼎多。神光顯，照天恢洪奕。胎光一點出洪波。現三清，上大羅。

踏莎行二首

混沌之中，杳冥踪跡。鴻濛溟涬說金翁，論黃婆，自然匹配煉沖和。鑄紅砂，滿鼎多。神光顯，照天初開闢。洞虛一點太陽星，神風氣象和。鑄紅砂，滿鼎多。神光顯，照天恢洪奕。胎光一點出洪波。現三清，上大天驚地鶴一隻。不惟出入太虛間，京山撞透千重壁。

又

養氣全神，至精堅固。琅函濁質奚能悟。心珠躍入太虛中，玉嬰神變通玄户。赶退金烏，趁迴玉兔。凝陽點化昇仙去。清音香送別瑶臺，真人醉卧蓬萊務。

搗練子二首

精虧魄散魂游漾。把天真、變成虛妄。逐境性昏沉，苦海忙忙任流浪。

前程路嶮如何向。勸汝等、早修无上。无上遍知明，明照離婁煥師曠。

虞美人

一點天光密，瑩浄如千日。九蟲斬盡三尸滅，與道相任，誰是知音。清夜无塵月上岑，望鶱林。

減字採桑子

嗟恨這形骸。百般做、紐捏狂乖。如今省也尋歸路，冰清玉潔，昂霄峻鄂，奚失俗崖。心靜若冰臺。靈光空中産箇胎仙出，婥約風飄然明。容瑩、不染纖埃。厥然別有真奇妙，睜晟逸。撞開天頂上雲瑛。寶闕瓊樓，玉合璧，昇玄羽化，脱下凡胎。

踏莎行二首

混沌之中，杳冥踪跡。鴻濛溟涬說金翁，論黃婆，自然匹配煉沖和。鑄紅砂，滿鼎多。神光顯，照天初開闢。洞虛一點太陽星，神風氣象和。鑄紅砂，滿鼎多。神光顯，照天恢洪奕。胎光一點出洪波。現三清，上大天驚地鶴一隻。不惟出入太虛間，京山撞透千重壁。

又

養氣全神，至精堅固。琅函濁質奚能悟。心珠躍入太虛中，玉嬰神變通玄户。赶退金烏，趁迴玉兔。凝陽點化昇仙去。清音香送別瑶臺，真人醉卧蓬萊務。

四塊玉二首

一點皎然冰玉潔，浩劫无生滅。

跨古騰今无暫歇。徧極目，真空攝。

此法方知通妙訣，玄理人難別。兩路曹溪分關節。映水照，天空月。

又

假裏尋真真本別，慧照寥天徹。瑩日晶空靈光攝。印碧落，凝翠色。

達此心開通妙訣，物我俱休歇。無了了時離生滅。應別有，長天月。

楊柳枝七首

偃息團圞翫寶窺，目无疵。滌除欲問今宵何玄覽似嬰兒，正容儀。

處也，赴仙期。滿船空載月明歸，上瑤池。

又

內闡規函致本宗，道相通。寂寥上下觀之无常在混元宮，悟真空。

一物，與誰同。逍遥獨坐月明中，伴清風。

又

頓識圓明象易沖，妙无窮。祥煙物性自然純

飛入玉清宮，月臨空。

古道，與誰同。楊柳枝插寶瓶中，好家風。

又

寶性完容上下沖，内推窮。氤氳三色射瑶宮。焰飛空。

寶瑞，自和同。谷神翔翥混元中，玩仙風。

又

孰見西明畫錦粧，景非常。煙波柳岸映斜陽，水雲鄉。

不到，好風光。步虛昇入碧雲房，洞天長。

又

鶴性侶侶望遠攀，過潼關。秋深雨霽乍衣單，水雲寒。

利染，早迴還。夕陽村落杏標間，望家山。

又

卯歲飄蓬住遠山，水雲閑。須知千載厭人間，欲迴還。

舊路，返童顏。步虛昇入古星壇，泛雲鸞。

辭百師(楊柳枝)

野鶴孤雲去復還，換骨脱胎歸。一葉風帆輕送。

秋後凄凉歸路遠，速躋攀。洛西煙浦柳標間，望家山。

驀山溪

男兒一志，莫把初心退。決正處貞廉，把狂心、一齊割弃。隨緣任運，雲水作生涯，青松下，翠筠中，別有真滋味。　清虛恬惔，便是余生計。炁定自神和，迸玄珠、出離坎位。殷紅璨璨，髣髴入離宮，通上下，照十方，攝境歸心地。

无夢令四首

地水火風四大，爲你百端爲害。逐便各別離，遣我法身輕快。自在，自在。

故友今无一信，獨坐古嵓誰問。迴首返江鄉，散瑞漂萍相近。愁恨，愁恨。

迴首帶晴煙，道侶看看不見。長嘆，長嘆。一葉風舟輕泛。

又

慷慨男兒潔列，除此一无分別。孤月鎮長圓，混入碧潭澄徹。凝結，凝結。清勝玉壺冰雪。

夜行船二首

虎遶天罡吞鳳尾。火輪轉、艮山初起。注鼎炎炎，烹煎神水。交泰地精天髓。煉就純陽丹貫體。換凡軀、以別塵世。鶴駕匆匆，相從仙侶，朝現玉清元始。

又

設誓明言衷腸話。弃般般、物情俱捨。心口相違，不分真假。把玄門返成功價。縱意爲非難勸化。業深大、罪愆无捨，寒夜風刀，鬼神牽惹，相汝怎生不怕。

迎仙客

道非遥，崑山隔。宴坐神思密探蹟。箇中修，非籌策。一點晶金，寶璨炎爐赫。靈芝折，蟠桃摘。瑞氣通流盈紫陌。玉童吟，金童拍。皓鶴青鸞，間簇迎仙客。

洞天春二首

道要仙機，頓悟方知，物物盡捐。見本來一性，衝開昊境，朗如秋月，清似寒泉。湛湛澄澄，纖塵不染，出入龍鄉紫府天。歸元處，應无極太始，浩劫之先。混元一氣綿綿。任暑往寒來，无變遷。似太虚、微密无瑕玼，任三灾劫壞，依舊安然。

又

去質貪華，還淳復古，本源濁以徐清。卑謙處厚，能弊不新成。知足无榮无辱，彝然御、非躁非輕。還知否，存亡得失，進退若虧盈。如斯，全可道，心中出屑，眼裏抽釘。瞳矇弈羽，虚谷曠然明。三氣氤氳密。降純陽，煥形釋心，凝歸來處，風恬浪浄，明月照寰瀛。

又

玉屑琳霜，雲瑛幽粹，混沌三寶持盈。盈還而已，日月透崑明。敕扨圓通昊界，氤氳降、天寶華嬰。於中妙，五陵飛雪，人在水晶城。靈瑶開古道，神風易御，孰保遐齡。念吾流久視，玄坠終誠。密付丹須換質，從斯致、遊宴華清。金童詔，玉辰宫裏，身

屬少微星。

西江月四首

寂靜茅庵瀟洒，危峰密鎖煙霞。朝陽軒外一枝斜。待客清茶淡話。默坐翛然淨潔，不占半點塵沙。冰臺心似白蓮花。長在西江月下。

又

迷覽千經亦少，悟知一字猶多。太虛鼎裏煉沖和。養就玄珠萬顆。順理徑遊寶界，衝玄道上星河。萬神聚會透煙羅。一體无分彼我。

又

小隱不容沙芥，大通遍滿諸方。混然靈廓杳無疆。一性執其大象。火裏燒成白雪，水中養就紅陽。玉嬰神變跨鸞凰。飛入西江月上。

又

不肯内尋諸己，堅剛外覓多求。傍門小法久淹流。此輩難爲拯救。把似守株待兔，爭如冒雪騎牛。華胥國裏恣遨遊。午夜能令返晝。

長思仙三首

妙中玄，汞和鉛。進火功夫鼎沸煎。靈砂顆顆圓。内功全。外登仙。神水淵流逆上天。輕乘一葉蓮。

又

道平夷。性依俙。水火相交坎與離。陰陽自有期。用華池。浴琅肌。瑩魄兒童天外飛。靈光耀紫微。

又

月華池。浴靈龜。口吐祥雲化玉蘿、湛湛圓明，照蓬瀛徹底。物外逍遥无拘繫。任水雲霞際。料家中指望還鄉，我不去不去。

棹棹楫二首

鋭出玄精終宵末。陽焰瑛華祛妖惡。寶梵晶空通照過。丹風秀，萬靈无不可。自然妙用无爲作。結角羅紋勿差錯。朋儔那裏全无箇。說與呵，清風明月我。

又

玄溟精心從初末。罔象恢恢司善惡。闇察无私非失過。真與假，會盡都小可。存亡得失由人作。但向玄門无令錯。退隱林泉誰與箇。俗情厭世憶朝元

雲收霧斂天風潔，顯出玲瓏月。形釋心凝澄徹。亘古無圓缺。千潭現，寒光攝。洞濟溟陽哲。仙丹煉就真懽悦。異日朝金闕。

黄鶯兒

歡喜歡喜。漸得清活計。透煙蓬瀛徹底。物外逍遥无拘繫。任水雲霞際。料家中指望還鄉，我不去不去。

漁家傲

一笠一蓑堪倚靠。波光曲岸垂鉤釣。醁醽浮巵自頻告。高吟笑。儘教人道漁家傲。　獨弄无絃琴一操。箇中始覺知音少。江月盈山空相照。誰登眺。蟾宫唯我親曾到。

上清太玄集卷之八

姑射侯善淵述

繼古韻和骷髏頌十首

骷髏非，骷髏非，一堆白骨卧沙堤。榮華富貴今何在，空伴白楊千古碑。

骷髏貪，骷髏貪，名利財色飽經諳。劈碎塵勞居物外，一靈真性出雲庵。

骷髏嗔，骷髏嗔，滅火灰心絶我人。養就神光沖碧落，一天空淨掃紅塵。

骷髏癡，骷髏癡，識破般般總不知。抱守一靈真覺性，祥光冉冉朱衣。

骷髏憂，骷髏憂，跳出浮華萬事休。坐看一天元始道，凝空心月照清秋。

骷髏知，骷髏知，迴光返照不思議。認得本來真面目，靈光一派接天齊。

骷髏笑，骷髏笑，恩山裂破搜玄妙。遍觀天地匝虛空，圓明亘劫無虛耗。

骷髏言，骷髏言，了達希夷不假難。空中養就無名物，冥冥杳杳接光寒。

骷髏説，骷髏説，一條玉柱通天徹。萬道霞光倚太空，真心始覺自然別。

骷髏休，骷髏休，逍遥坦蕩樂無憂。蜕殼任遊天漢國，乘鸞跨鳳入瀛洲。

又繼古韻

地炁騰騰漸結凝，亂横天漢太无晴。被余拂盡昂簪看，獨顯高空惠日明。

一掃碧天空宇静，皓然三界暮雲晴。懷中抱出團團月，萬象參羅絶點明。

迷雲拂盡三山瑩，俗霧衝開四遠晴。直下邊疆安足定，昂頭一匝太虛明。

覺海澄澄秋水瀅，寥空湛湛素波晴。靈童捧出无瑕玉，光耀无邊處處明。

久匿昏衢天地暗，雲收霧斂豁然晴。隨風抱下天邊月，萬象叢中獨自明。

舒手擘開雲漢頂，杳冥廓落太空晴。乾元許我神通大，睒爍陽光萬里明。

又繼古韻

豁然一點達真機，奪得玄珠世罕稀。瑩浄不繁塵污染，侍香金鼎篆煙飛。

琴堂默默頓玄機，門外苔青過跡稀。道院寂寥无俗物，松風飄落亂紅飛。

遍應

十方遍滿塞氤氳，飄落人間處處通。神力拶開乾坎位，撼摇滄海搏天飛。

元始

天尊設化遍娑婆，普濟蒼生道炁和。返照還元抛雪浪，迴光玉露洒星河。

通真

識破皮囊幻化身，細搜玄妙躍凡籠。坎离迸出神光爍，日月相交透鼎紅。

體用

道力神威遍大千，无形无影透山川。曹溪浪浄遊魚戲，天岸波清覺海淵。

背覺

衆生不覺過青春，昧了靈明浩劫真。
躁性兒頑多執閉，无明火發縱貪嗔。

迷真

眼前日月隔天涯，滿目清虛翳膜遮。
洗滌囂塵明返復，玉嬰神變洞雲霞。

運化

一炁虛无太始中，高空爛熳曉霞紅。
包羅宇宙无纖翳，照破乾坤慧力通。

沖和

祥煙塞户蘊金關，橐籥虛空任往還。
流注水銀平滿鼎，雲濤高泛玉京山。

開元

初發玄元道炁生，壺中一味雪花烹。
通流灌鼎瑤池浄，嚥罷還純透體清。

混合

鈆汞相吞入鼎爐，烹煎日月煉虛无。
崑崙火發无煙焰，養就神丹射玉壺。

神淵

渺渺仙源海眼深，雙泉輕泛水中金。
龍藏潭底風波定，虎卧溪邊運古音。

聚化

皆成大道化神功，撮聚玄機入鼎中。
煉就金丹光皎潔，一丸封上五明宫。

擒玄

江邊扯住烏龍尾，頂上扳翻白虎頭。
奪得夜明珠一顆，千條光焰接天流。

雙關

神鬼相交各所情，自然心定顯真靈。
能教姹女扶桑戲，解使嬰兒弄月明。

昇降

三宫昇降産靈芽，爐鼎飛霜吐翠砂。
輝落滿天紅藥綻，乾坤遍撒美金華。

開明

道眼觀天一派清，還將寶鼎水銀平。
紅霜片片飄金户，白雪團團降玉京。

生成

陰陽交換稟天然，萬化生乎一法躅。
得一无拘真自在，逍遥獨暢箇中玄。

真人

靈寶真人法位尊，常登月殿躍神林。
三清境上遊空廓，四海鳴聞玉珮音。

神化

真人獨坐隱雲寥，凝翠煙嵐接遠朝。
寂上撮睛光月聚，玉蓮羅列兩三苗。

胎光

周天一點流星落，遍照壺中光閃爍。
煉就胎仙入故鄉，悠悠永住三清閣。

通明

火翳點開通法眼，无明撥盡透星羅。
高天推出千堆玉，平地騰空萬丈波。

曠體

无名无我亦无形，一體同觀古帝京。
淺智鈍根生執見，豈知光列眼淵明。

真筌

太玄真覺出塵勞，頓悟虛心道眼高。
自有玉童朝紫府，鬱羅天上跨金毛。

威神

予抱天風真夙骨，因師點化作仙才。
寰中莫有銅頭漢，舞劍交光劈寶臺。

仙桂

月宫丹桂无人折，紫府蟠桃向日開。
二物採來收入鼎，一般香味馥仙階。

混物

凝真森森接蒼天，浩鬱臨空鎖翠煙。
高捲碧霞開月殿，夷門羽化列金仙。

神劍

磨開三尺如霜雪，日曜爭光飛電撤。

昨夜三更法報讎，青鋒點污猩猩血。

識破

利名財色勿剛求，火院何時是徹頭。
爭似逍遥雲水客，杳冥空外得真修。

出關

笻杖横挑巨藥瓢，雲袍風送過浮橋。
袖携三尺青鋒劍，斬斷烏龍數百條。

精微

精聚玄微道太明，移神寰海樂清平。
一陽運入三花鼎，二炁收歸七寶瓶。

水火

東溟滾出燒空火，西海澄凝浪碧紅。
二物混成天地秀，滿朝精耀遍和融。

廣慧

劍斫金山石火流，三尸併盡萬緣休。
被予撒起謾天網，撈箇虚空似日頭。

有无

空裏尋空認得空，豁然空裏見神通。
從今不問紅塵事，自有瓊花滿洞中。

秋夜

一氣盤浮絶漢晴，蕭蕭夜雨洒秋聲。
時人不見常娥桂，唯我蟾宫獨自行。

威光

萬緣豁盡消諸業，頓覺希夷絶妙玄。
數片黑雲揮島外，一懷心月滿空天。

元和

一炁初分天地判，三才立象化靈機。
移心返入黄金室，産箇明珠照幌幃。

訣正

道德陰符太始篇，學人不曉謾求仙。
金書玉篆人輕弃，怎辨吾師玄又玄。

静用

誰向玄中立静機，湛然常守太淵池。
日輪斡轉開心徑，天地常觀作細微。

絶念

身静心清意亦清，内容常守炁神寧。
搜開寶藏玄珠燦，光鑑蓬壺萬象明。

降龍

擘開天頂任遨遊，正見蛟虬戲廓舟。
大喊一聲山海破，劍尖追下赤龍頭。

神丹

一顆飛丹鎮上方，元神精燦日争光。
炎凝焰爍燒空界，嚇退群陰盡化陽。

神通

按劍神威過華陰，咬牙忿怒騁胸襟。
攢眉謔破群魔膽，睜目驚摧百怪心。

通玄

離欲虚心開慧目，凝空晴倚无瑕玉。
玲瓏翠色放英華，遍照十方知可足。

混合

降落天魂騰地魄，沖和上下无瑕謫。
太方周匝遍无隅，走玉飛金相間隔。

功高

道德清名播海涯，天厨賜福善功加。
有朝翔翥飛霄漢，昇入雲深弄翠霞。

神威

偶因携劍上天羅，殺退群陰百萬多。
玉兔驚迴尋窟窟，金烏飛上桂枝柯。

威靈

坐間飛劍騁神威，摧落天綱太華齊。
扳下月宫擒玉兔，蹉翻日殿捉金雞。

離降聖觀

已同達士明真僞，不契迷徒説是非。
有日丹成飛宇宙，太虚曠體是余歸。

陳仙問空中不空

至道无形若太空，移神混物體皆同。
江山極數猶存此，天地无窮在彼中。

賈仙問不空不有

不空不有是圓成，執此圓成亦假名。了達太玄生實相，相中无物湛然清。

郭仙問玄之又玄

問道玄中復有玄，立機天外一重天。混元上下无纖障，妙化圓通大覺仙。

党仙問杳冥

杳杳冥冥精恍惚，神威拶碎天筋骨。凝空豁落太淵明，獨立乾坤无一物。

劉老先生問體用不知仙路

神用仙機體大方，凝陽闡出好祥光。先生已得歸真路，不覺隨風入帝鄉。

焦小仙問出家

擺脫塵情業火牽，功名富貴盡除蠲。男兒已立衝天志，奪取名標掛列仙。

劉先生問真空妙用

真空至道杳无蹤，妙用頤神萬象同。太一壺中收皓月，廣寒殿裏弄清風。

董仙問至死不退

盡終一志若初心，至死无由入罪林。常守藥爐三鼎玉，每存丹竈一壺金。

李仙問不屬中間與內外

外遍无體內无修，中道離微絶所求。萬法一齊俱拂盡，更无閑事繫心頭。

齊長老問大道

忽然頓覺悟心珠，照破塵寰一物无。道士得資爲正教，禪僧以此號真如。

陳仙問龜毛兔角

木馬嘷天磨兔角，泥牛吼地刮龜毛。生擒二物歸黃道，永鎮乾坤不動搖。

梁仙問入道歸真

幼年貞烈若冰清，夙有仙風慧骨靈。睡裏喚迴開道眼，夢中驚覺頓圓成。

〔答問〕

大張仙問：不居山，不住庵，只此一著，如何頓放。以此故述二頌。

不繫青山不住庵，神飛天外出煙嵐。鶴隨紫府朝仙主，鳳引寥陽謁老聃。

跳出茅閭不隱山，蹉跎信任樂清閑。隨風永住乾坤裏，抱月常居天地間。

張仙問不觀假相所認真形

一堆臭穢終歸假，兩點睛光不足矜。欲認本源真法體，同觀相外若飛星。

〔答問〕

齊長老問：鵝在餅中，長大飛出，兩般俱不壞。生居小隱入餅中，不懼翔鸞意氣雄。欲問兩全俱決聖，鵝飛天外寶餅豐。

郭仙問火裏清涼

焰火炎炎燦日光，形神俱妙得清涼。永同太始无增減，已得玄元立久長。

李仙問證道

相逢目擊道知通，識破千經萬法空。不在名山頻禮問，免伊雲水苦叅同。

郭仙問至死不迷

大道一條平穩路，蓋因自昧不知歸。予今指你通天徑，昇入瑤宮辨細微。

董仙問曹溪

認得曹溪兩路侵，京山掩映對雙林。雖流小水成涓滴，透入靈源覺海心。

党仙問上天梯

先生欲識上天梯，立玉橫金倚翠微。若到蟾宮觀此景，也教惺爽悟丹機。

雷仙問至神合道

道法三才已久長，神通至妙覺清涼。混成一炁歸元首，獨立先天道德鄉。

郭仙問不神而神

凡夫都總祭邪神，誰肯迴觀認本真。若向此中心決正，清涼路上笑紅塵。

閻仙問內外相通

閉目澄虛達妙玄，開光應物混先天。
沖和一道祥光起，透入寥陽象帝前。

張老問國之利器

中元上德明金國，三寶盈留光美玉。
物利常將潤百關，皇天賜我真清福。

王仙問希言自然

希言至道自然別，不似飄風時暫歇。
道德常同樂亦之，通玄无失妙清絶。

張仙問知白守黑

放開慧日照千光，上下容明盡化陽。
夜靜抱元常默默，寂然不動應時長。

大閻仙問妙法

大清妙式洞虛玄，達者心開渡法船。
越出洪波登彼岸，元神透入焰陽天。

劉老仙問三教歸一

如來妙法談真性，太上玄機説太丹。
孔子五常明日用，三乘混一太虛間。
老子如來孔聖同，世人不曉鬥争風。
假名三教云何異，總返蒼蒼一太空。

小張仙問生之畜之

道發機生德畜之，陰陽泄化自依時。
若將此理迴光照，仰望蟾宫看桂枝。

董公問虛无生有

道法虛无本自然，生成大地覆三天。
中間日月明空象，開闢陰陽萬古傳。

張老宿問甚門户是修行

清浄門中認的端，莫教塵事向心攢。
林間若指曹溪路，坐看如來入涅槃。

張仙問天性人也

天性冥冥通祖道，達人以此稱名號。
頤心機密混中元，此是神仙真秘奥。

王先生問日用道德

慈惠忠廉志氣清，澄空顯出谷神靈。
執其大象安平泰，左右逢原翫玉京。

陳仙問無遮无閉

太始門開通慧目，靈光照徹明虛谷。
谷神不死永安康，遍納諸方无偃塞。

大閻仙問善惡果報

惡行自招灾禍應，善功天賜福相隨。
吉凶兩事由人造，至在臨時各自爲。

王仙問三要混一

剔起上天一鼎竅，精光赫日通明照。
玄元生殺立初機，三一混成真要妙。

張仙問內中日月

日月交光大小分，燒丹方使鼎爐薰。
聖功漸覺神明出，乘鳳凝陽謁帝君。

張公問升降浮沉

日魂月魄定浮沉，上下融明大小侵。
聖智剖開天井玉，神功拶出滿坑金。

大閻仙問三一无分

靈波滾底三光秀，神水盈流一法均。
獨立寥寥知有象，孤然默默混元分。

勸道衆學爐火

時人都總學燒金，誰肯除貪煉本心。
達道不教財色染，修真何用利名侵。

陳仙問絶學

絶學无憂通妙理，乖慵懶憧不成真。
若將懵懂爲仙道，駭女忙郎盡出塵。

大張先生問性命

視之无物聽无聲，視聽猶然亦假名。
這箇本來无可比，有如風月照天庭。

陳哥問无疑

惜炁存精養命機，坎中神火復燒離。
一陽生起乾元象，丹就昇仙謁紫微。

陳公問北斗

離覺无聞絶見知，契神合道兩忘機。
心中不起无明障，妙化昇玄入太微。

張仙問內中日月

七元横海運樞機，斡轉天輪萬象隨。

斗柄指迴開上竅，衆星拱受至玄微。

陳小仙問大國烹小鮮

大國无爲帝象權，民安其業若烹鮮。
鬼神相會中黃位，日月扶真合自然。

勸門人善惡不定心有二用

天網恢恢覆載通，察人善惡在其中。
好將志氣歸真正，免使功勤盡落空。

許仙問獨立而不改

上清至道獨爲先，混一无生大象全。
寂靜卓然无易變，亘初常在立幽玄。

許仙問混物而无窮

一顆靈光射太空，混然獨立徧无窮。
古今不改長如此，大納乾坤一體同。

張仙問歸真明物

開元剖覺明真物，善達先賢同上德。
内抱靈源杳杳精，外存神識昏昏默。

党仙問天地為體虛空為用

天象乾元地象坤，陰陽否泰併相吞。
剛柔已定浮沉位，中道虛心慧日奔。

張仙郭仙問在家修行

同塵不染善居家，在欲无私別世華。
不若張騫超苦海，張河天賜抱靈槎。

柳老宿問佛因果

大覺金僊説遍知，化人佛眼悟菩提。
通天上下无因果，蓋爲衆生各自迷。

衆道友問

邪者以幻為患必遭其殃。
又問正者以道導為道必獲其福。

董仙問物性存根根生於上

芸芸萬物返歸根，花發成榮至上存。
復命善亨知古蒂，頤神叩道入玄門。

僚仙對衆不問以此為題

因甚僚仙不索題，廣通玄覽善搜機。
存三默語明真覺，守一忘言絶見知。

贈茹老宿劉老宿論如來覺性

善通天眼悟如來，頓見靈音慧日開。
阿耨池中生五葉，青童移向火中栽。

趙仙問谷神不死

谷神不死立天根，玄牝綿綿亘古存。
北海溟溟騰地魄，南洋灼灼降天魂。

趙先生問虛谷元神

上玄虛谷静无塵，萬派陽光觸目新。
利物一源明覺性，善生三要頓元神。

王仙問陰性陽神

陰陽返復定中央，内外相通道德長。
閉目静思庚虎性，開睛明現甲龍光。

趙公問上善若水

萬點靈波穿宇宙，千淵神水灌乾坤。
混源一派生天地，澆溉黃芽長蒂根。

李仙問還將上天炁

九五魂飛徑上奔，還將元炁入天門。
洞玄靈寶生成體，大化虛皇第一尊。

丘先生問道眼

道眼明知至本真，隨機應化善通神。
開天分地歸元始，正見堂堂妙法身。

同官李問上清之道

上清元首道之尊，天命司神萬化存。
物利百源沖坎户，混成一炁躍離門。

焦先生問无罣礙

靈明通化外其身，脱洒孤然絶點塵。
心若凝珠无染污，更將何物礙於真。

相老仙問道契其理

太玄合發定其機，固蒂存真志不移。
藥就還童清骨格，丹成返老永无衰。

柳居士問精進

六時精進念彌陀，慈惠无邊施利他。
兩輳清風收地陌，一輪明月上天河。

柳老宿問般若船

般若船中一物无，月明空載出昏衢。
雙林樹下開心寶，鹿野園中悟性珠。

相老仙問太玄

太玄真覺出塵情，露一凝珠照海清。
龍躍浪翻光宇宙，射開天鼎曠然明。

張先生問萬變定機

萬變靈樞物我隨，威光順化應其機。
天人相發生成位，合抱純風永不迷。

劉家郎君問陽神

元精一派匝天心，灼灼凝祥匿幻陰。
渾似流星騰古月，有如走玉間飛金。

馬校尉弃假還真得真何往

凡胎濁骨非真體，玉貌清肌是法身。
出入夷門風作伴，雲堂高卧月爲鄰。

劉二仙問虚廓

靈源虚廓正无餘，露出天晶照眼珠。
元始已來呼祖道，至今由此喚真如。

贈張李二公鐵爐

橐籥風煽熾火光，爐中閃爍聚真陽。
鋼鍊煉就飛神劍，兩刃青鋒耀太蒼。

柳先生問陰陽顛倒法

陰陽返復生乾位，龍虎相吞入兑方。
兩箇玉童扶寶鑑，煥然光射水晶堂。

羅先生問大道頤神

天地沖和養至精，混成一炁谷神靈。
放開皓月千尋底，躍出胎光萬里明。

常先生問寶主

至道精宏純莫立，運行大象天空日。
定光永鎮入中元，煉就陽神功可畢。

張謀克問六洞飛玄之炁

道行三要自然機，神運精華炁象隨。
德化静光蟾魄踴，道頤清爽日魂飛。

張先生問萬變定機

萬變靈樞物我隨，威光順化應其機。
天人相發生成位，合抱純風永不迷。

劉家郎君問陽神

元精一派匝天心，灼灼凝祥匿幻陰。
渾似流星騰古月，有如走玉間飛金。

馬校尉弃假還真得真何往

凡胎濁骨非真體，玉貌清肌是法身。
出入夷門風作伴，雲堂高卧月爲鄰。

張仙問絶妙機

欲付重玄絶妙機。恐君无信轉生疑。
有朝跳出塵勞網，拊耳丁寧説細微。

李仙問獨坐蓮臺

獨坐蓮臺守自然，寶池凝望月華鮮。
蟾宫幾度親曾到，敢對常娥説妙玄。

康校尉問太玄

太玄真覺出塵忙，佩劍携笻入大方。
野鶴孤雲爲伴侣，林泉風月是家鄉。

王先生問始達妙音

照了名爲達妙音，闡開清目絶荒淫。

一靈真性通元象，應用隨時運古今。

劉先生問天上混无分

上玄虛化混无分，聚攝陽光致法身。
永契道機无別體，化成仙骨自然人。

陳校尉問真風花

真風吹綻翠煙霞，日殿蟾宮散寶華。
結就一爐天地髓，聚成兩鼎夜明砂。

尹行者問靈源

覺海靈源古佛堂，金門出入善開張。
菩提路上清心瑩，般若池中露性光。

庵主劉先生問壺天

一壺精爍一壺天，恍惚之中達妙玄。
幻夢頓拋飛宇宙，塵情割弃化雲仙。

牛老仙問心香

一道清香出玉瓢，結成華蓋入紅霄。
月中寶篆烹非走，日裏金精煉不凋。

牛仙問斡運

斡轉天輪翻牝馬，推開地户運乾牛。
離宮赤子擒星月，坎殿青童捉日頭。

牛老宿問一言可悟萬法皆通

自從剔起眉毛睫，萬法門開俱總攝。
定慧圓明塞太空，靈光照滿恒沙劫。

趙二仙問身中寶

鑿開荆谷見天心，露出无瑕七寶琳。
玳瑁叢中觀美玉，瑠璃堆裏看精金。

張老宿問見聞

洗耳旋聞敲玉磬，滌睛常見擊金鍾。
幽人欲識禪家意，笑指庭前古老松。

牛道首問如意寶珠

如意機同聚寶瓶，珊瑚碼磁燦華英。
瑠璃八色渠中有，顆顆明珠逆上行。

田老仙問彼我

太一門開无彼我，清凉潑殺燒身火。
无明化作紫玄霜，變就神砂丹一顆。

鐔仙問如何是靈寶

洞玄靈寶揚眉處，妙色如來瞬目間。
赤鳳翼歸金水谷，青鸞飛上玉京山。

柳老仙問心月

撥開雲翳見天心，放出秋蟾十萬尋。
沖滿太空千塊玉，盈流道眼兩錢金。

王二仙問通元

通元妙覺正无餘，頓見靈音照眼珠。
遍體旋翻紅霧起，渾身拶出素光舒。

天大仙問雙關

日殿龍蟠金鼎静，月宮虎遶玉爐寒。
一雙玉女乘丹鳳，兩箇童兒駕彩鸞。

高仙問元始懸珠

玳瑁叢中觀美玉，瑠璃堆裏看精金。
元始空懸黍米珠，衆真相會喜安居。
大包天地猶然剩，遍納乾坤亦有餘。

衛仙問内外一元不著空見

洗耳旋聞敲玉磬，滌睛常見擊金鍾。
幽人欲識禪家意，笑指庭前古老松。
相交内外本无形，混一純精合利貞。
不著有无何是我，碧天星炫照寰瀛。

華陰張仙問鉛汞

如意機同聚寶瓶，珊瑚碼磁燦華英。
鉛汞收歸火裏藏，煉成一鼎紫金霜。
團團結作神丹象，燦燦流明煥日光。

〔答問〕

孟老仙問：有人認得靈靈物，十百元來是一千。

鯨鵬出海摩天翼，鳳去離巢趁日飛。

劉仙問色身衰老法體青春

妙體方知倚幻身，有如茅屋寄居空。
兩軒明月陽精爍，一户清風浩氣沖。

贈王四郎亡母收淚

莫謂恩深繫遠情，到頭都是一虚名。
收睛始覺清眸瑩，斂淚方知道眼明。

小張仙問神化

婥約神風出洞天，玉嵓横碧掃空煙。
沖玄應象千真瑩，至道精宏一物鮮。

單法師索問休收憂修四字為題休

意隨雲水利名休，仗劍寰中取自遊。
遇到山頭擒兕虎，每逢海底斬蛟虬。

收

團團日月鼎中收，慧進炎凝熾火流。
撥焰青童乘牝馬，開煙赤子跨乾牛。

憂

善通靈覺永無憂，泛泛陽光遍匝周。
鳳熾日輪歸海嶠，龍張月角出山頭。

修

漸入玄門已得修，指開天眼悟青眸。
巨靈扯斷烏龍尾，廣惠扳翻白虎頭。

又四韻全取一絶

世累塵情意欲休，盈流天寶洞玄收。
爐中大藥憂無就，鼎内金丹喜有修。

庵主劉先生問太玄

太玄真覺出囂塵，慧日祥光觸目新。
釋子悟之明覺性，道人知此頓元神。

梁二仙問混俗和光

雖在塵居志氣剛，訣然清操守真常。
閑中暗覺乾坤大，静裏明知日月長。

安仙問虚无之用

虚无无象絶知音，杳默忘形極遠深。
龍尾纏迴天海眼，鼇頭飛出曲江心。

崔仙問本來面目

慧日盈流濟物无，物无其物頓清虚。
傾陽一派燒天火，混沌雙穿照海珠。

段郎中問紫府黄庭

神遊紫府更何疑，性入黄庭自合機。
一顆金丹明歷歷，兩丸仙藥朗輝輝。

閻仙問獨體圓明

剖開靈覺照圓通，赫破塵勞物物空。
大悟玄門無内外，混成至道獨爲宗。

上清太玄集卷之九

姑射侯善淵述

詞

訴衷情十首

中朝金國聖皇明，有慶賀清平。
天元運周甲子，正是好修行。　歸真
静，體真清。氣神靈。玄門闡化，太上
真風，接引群生。

玉爐金鼎虎龍蟠，紅焰滿周天。
温涼自然水火，晝夜轉烹煎。　精鬱
鬱，炁綿綿。養胎仙。功成遷轉，寶輦
香車，捧上瑶天。

愛河深處好抽頭，名利繫人愁。
迴首去遊江上，煙鎖一孤舟。　琴一
弄，酒三甌。樂清幽。風鄰月伴，醉卧
瓊林，夢入瀛洲。

初開江月透雙林，隱映素波深。
風恬湛然瑩净，清夜好知音。　白醪
酒，自然斟。信時吟。無縈無繫，豁暢
開懷，一任浮沉。

逍遥無繫樂清閑，信步且隨緣。人來問歸何處，遥指曲江邊。　楊柳岸，半籠煙。乍晴天。瀟瀟清夜，悄悄無人，月滿空船。

一天清秀一溪雲，風月近爲鄰。琴劍酒棋書畫，隨分樂天真。　竹籬映，草堂新。静無塵。朝菌不見，滿目瓊花，間隔靈椿。

古今多少利名人，棄命鬥爭功。英豪盡歸何處，都總落沉空。　爭如我，洞庭中。遣家童。金觥輕泛，醉卧當軒，一枕清風。

衆生薄福樂聲聞，精進謹持功。修齋坐禪禮念，終久落頑空。　真實相，有無中。好家風。玄元宗祖，太始門開，體照圓通。

英公清列出塵緣，不擊利名牽。逍遥任居雲水，知命樂天然。　窮妙理，悟幽玄。謹修仙。功成歸去，引汝朝元，穩步金蓮。

神仙妙訣古今傳，誰會此幽玄。龜蛇自然呼吸，玄牝炁綿綿。　鉛中汞，汞中鉛。兩俱全。抽添加減，進火功夫，煉就胎仙。

減字木蘭花十首

無情苦海，壞壞衆生由貪愛。争似余家，寂寞林泉别世華。　頤真養浩，肌肉冰清如玉貌。出入无間，婥約隨風飄上天。

深根固蒂，天寶流霞光滿濟。返照連天，冉冉程程玄又玄。　无生无滅，湛湛孤然明皎潔。昕散雲寥，點破清虚上九霄。

秋風浩浩，極目雲琳澄瑞遶。隔岸蘆花，隱映煙籠三兩家。　天真秀鬱，謫降寰中光滿室。保祐千春，朱頂青松延壽同。

初心奉道，謹守精嚴光返照。元始扶真，真物相生恍惚中。　凝空落落，明月清風相倚託。達彼無憂，迴首煙霞物外遊。

五行四象，戊己攢盈如何樣。黑水紅雲，白馬青牛兩下分。　金車寶輦，大道夷然烹玉線。碾路如銀，般載嬰兒出世塵。

功名富貴，致使沉淪空手去。改面迴頭，一失人身永劫休。　歸純返朴，背境滌塵真正覺。一顆圓光，煥煥煌煌入大方。

今生不悟，指望來生何處去。六道交加，一步危亡永劫差。　君還識破，塵世般般都打過。雲水逍遥，穩泛虚舟物外漂。

浮生苦惱，塵世忙忙何日了。一旦無常，福致他人業自當。　君還省悟，棄捨冤親尋出路。萬事都休，性命之中子細搜。

居家學道，兩事不成擔閣了。欲要修真，不染浮華半點塵。　虚心實腹，只此登仙真軌則。功滿朝元，金闕寥陽化羽仙。

婬聲美色，底死謾生難棄捨。艷態嬌妻，兒女恩情總送伊。　除情去欲，惜氣存神如珠玉。一點精金，失了難爲復再尋。

長思仙十首

出家人，要求真。徧計長空絶點塵。明知虚谷神。　日爲鄰，月爲親。嬰兒出世塵。方知物外人。

默然澄，湛然清。晝夜三光性自盈。頭頭物物明。道无形，育神靈。透海穿山混杳冥。真人出世程。

恣遨遊，翫清秋。掩映曹溪細水流。瓊花兩岸頭。法眼星眸運古今。紅輪兩間侵。火珠林，水真金。日落星稀月上樓。沉沉醉玉洲。

不比他方去遠尋。承當認本心。神水涓涓注玉虎龍調，坎離交。滿浮漚，飲忘愁。

瓢。雲濤雪浪漂。寶池澆，溉靈苗。初綻瓊梅翠嫩摇。芳菲物外飄。

纏。陰陽合地天。道无邊，性光圓，認得龜蛇兩下汞和鉛，氣神全。光迸流霞耀晃然。方知玄又玄。

勿行功，免勞神。清靜无爲認本真。和光不染塵。外其身，自然人。

閑向天邊翫日輪。雲遊玉洞春。聚玄霜，浸瓊漿。二物調和火裏藏。烹煎滿鼎香。味非常，色清光。

嚥罷還純透體凉。醺醺現玉皇。百歲光陰有幾能。虛勞染世塵。既爲人，勿因循。好修真，養元神。

兩耀交光碾玉輪。陰精一點純。秘精精，滿盈盈。密扣金關逆上行。玄珠顆顆傾。內靈靈，外明明。

內外相交一點星。飛騰上玉瑛。

南柯子 十首

煉質心猿退，焚真意馬疎。一靈圓覺頓真如。洞達淵玄，光鑒照元初。

坎虎形如玉，離龍色似珠。雲奔電激貫虛无。霹靂峥嶸，舞弄戲玄珠。

又

大道親之遠，玄機退未疎。太虛凝秀自如如。一派靈源，瀲灩貫從初。

北海鸞渝黑，南山鳳染朱。翱翔雲外出虛无。日月交光，奪取夜明珠。

又

匹配陰陽理，嬰公伴細腰。調和鉛汞要終朝。水底金精，移入火中燒。

煉就通神劍，修成智慧刀。降龍伏虎斬邪妖。夜吐光芒，誰敢語聲高。

又

鳳去飛還遠，鶴隨翼羽皐。石中隱玉蛤珠韜。木長沉丁，草秀紫芝苗。

獸變獅麟象，蛇渝化海蛟。魚分水谷變鯨鰲。人道相通，雲步越丹霄。

又

雨過春將晚，風來又早秋。百年光景轉頭休。富貴榮華，渾似水中漚。

勸汝修身早，玄門志意搜。勿交塵事擊心頭。秘息三田，莫遣賊人偷。

又

太上玄元祖，生居浩劫先。首初傳教五千言。演正無疑，誰曉此幽玄。

盡喫迷心藥，誰飡續命丹。邪門曲教自纏綿。死墮陰囚，永劫鎮黃泉。

又

踏破塵勞網，衝天志決貞。手中持劍轉環晴。日耀爭光，睒爍瑩天明。

覺海千尋底，靈波萬里傾。群魔消散鬼神驚。點化純陽，永永住蓬瀛。

又

欲問修真理，君還會得麽。鯨鵬出海透星羅。夜宿蟾宮，飛上桂枝柯。

吉善靈禽少，兇邪怪鵬多。一群一隊謾蹉跎。荆棘爲巢，不見鳳凰窠。

又

坐看華胥景，神遊翫寶方。一雙

童子抱龍光。煥煥煌煌，撮聚入中央。
　産出靈仙子，功成入帝鄉。玉霄榜上應科場。奪取仙標，寶洞執珪璋。

又

　不曉身中寶，寧知物外篇。不通真教亂狂顛。指望蓬萊，仰卧摸青天。
　欲識鉛中汞，須知汞裏鉛。兩般顛倒自如然。放出靈飛，空外舞胎仙。

仙鄉子三首

　咄這醜形骸，臭穢蛆蟲塞滿懷。類我平生惹地水火風虛積聚，沉埋。禍灾。欲免死生催，莫執凡軀作聖胎。保煉琅膏凝結處，成胚。沐浴嬰兒坐寶臺。
　瀟洒古音庭，獨坐趺頤看道經。玄覽滌除塵事冗，安寧。一洗機心耳目醒。恬惔冷清清，一炷名香滿院馨。門外不知誰到此，瑞玎。風順微聞玉佩聲。
　獨坐看黄庭，始覺身心内外明。瑩静不交塵事惱，心澄。固養靈源徹底清。輕泛雪花烹，寰宇空浮瑞炁生。雲綻霜天明月照，相迎。一顆靈砂逆上行。

一葉舟十首

　擺脱塵情冤業，此是利名休歇。清浄謹威儀，宴瑶池。水静澄澄冰潔，顯焕碧潭秋月。月裏悟丹枝，性光輝。
　不覺形軀衰老，受盡許多縈惱。誰肯死前休，苦貪求。識破修行早，中道太虚寬，滾神丹。光勝一輪秋月，照鑒本无圓缺。清爽逼人寒，透琅玕。
　照海凝珠光燦，貴賤不分彈雀。物物自然通，盡包容。月白風清滿目，寶篆玲瓏馥郁。寥落遍精空，有无錯，瑩浄免繁縈縛。決正出囂塵，翫長春。
　顛倒一陽初起，萬化混元同體。光燦射瑶宫，滿堂紅。瞭正圓明開啓，上下貫穿无底。天地悉皆空，太玄中。

酹江月十首

　貪財競色，利名牽、縈繫何時休歇。无外亦无心，不容針。要見闡開清目，認得本元虚谷。非淺亦非深，滿壺金。
　大道孤然獨立，善用本元轍跡。寰海好雲遊，翫清秋。月色扶空澄瑞，微現桂紅輕翠。嘉景最奇幽，賽瀛洲。
　運動一陽初出，照破太空微密。萬象總潜形，炫然明。凝化鼎中靈質，丹就刹那功畢。仙子上雲英，翫蓬瀛。
　海底凝珠鮮潔，天上瑩然清絶。中道太虚寬，滾神丹。光勝一輪秋月，照鑒本无圓缺。清爽逼人寒，透琅玕。
　照海凝珠光燦，貴賤不分彈雀。物物自然通，盡包容。月白風清滿目，寶篆玲瓏馥郁。寥落遍精空，有无錯，瑩浄免繁縈縛。決正出囂塵，翫長春。
　顛倒一陽初起，萬化混元同體。光燦射瑶宫，滿堂紅。瞭正圓明開啓，上下貫穿无底。天地悉皆空，太玄中。

酹江月十首

　貪財競色，利名牽、縈繫何時休歇。无外亦无心，不容針。要見闡開清目，認得本元虚谷。非淺亦非深，滿壺金。
　大道孤然獨立，善用本元轍跡。寰海好雲遊，翫清秋。月色扶空澄瑞，微現桂紅輕翠。嘉景最奇幽，賽瀛洲。
　運動一陽初出，照破太空微密。萬象總潜形，炫然明。凝化鼎中靈質，丹就刹那功畢。仙子上雲英，翫蓬瀛。
　海底凝珠鮮潔，天上瑩然清絶。中道太虚寬，滾神丹。光勝一輪秋月，照鑒本无圓缺。清爽逼人寒，透琅玕。
　照海凝珠光燦，貴賤不分彈雀。物物自然通，盡包容。月白風清滿目，寶篆玲瓏馥郁。寥落遍精空，有无錯，瑩浄免繁縈縛。決正出囂塵，翫長春。
　顛倒一陽初起，萬化混元同體。光燦射瑶宫，滿堂紅。瞭正圓明開啓，上下貫穿无底。天地悉皆空，太玄中。

般虛假，積成宿世冤業。勸君省悟迴頭，攀緣棄捨，做箇逍遥客。訪道求真尋妙指，早願超離生滅。不悟玄機，剔開毛塞，付耳親傳説。壺天景色，現前秋夜明月。

又

幽微精粹，混陽光、一點殷紅清絶。上下融和開慧目，躍出心珠凝結。浮虛无運轉闡化靈明，神光顯現，内外相通徹。與道同雲消散，放開天外心月。

孤然，圓明寂照，萬古无纖缺。遍應諸方，元包象法，物物頭頭俱攝。浑无極太始，混一无分別。古今賢聖，盡歸此處休歇。

又

玄元道體，大无方、无隅无形无物。濕化胎生皆受炁，感應通玄潛伏。包括乾坤，含容天地，日月皆收蓄。迴光返照，曠然攝化盈目。分明頓著心珠，沖虛豁朗，燦燦開神谷。養就胎仙肌貌雪，出入隨風香馥。暮嗅靈芝，朝飡仙桂，夜隱蟾宮宿。怡然懽樂，求同先聖真福。

又

長江素静，夜瀟瀟、天如玉案冰潔。秀色氤氳寥象廓，極目瑕琳光攝。凝獨坐頤神，簾幃光透，顯出玲瓏雪。凝然澄湛，太虛一點通徹。神飛兩翼翱翔，蟾宮殿裏，笙无損益，永受真人提挈。功行雙全，金童玉詔，受命寥陽闕。玉霄宮裏，永排仙位羅列。

又

茅庵瀟洒，静无塵、獨坐垂簾孤僻。鎮日閑閑清澹泊，别有恬然活計。握固存真，心无雜念，忘我兼忘世。玉嬰神變，自然與道相契。光明照耀十方，凝空燦燦，大闡非爲細。遍納无極通造化，物物頭頭俱濟。掌握乾坤，完容法體，玉貌真清麗。超凡出世，上朝三曐神帝。

又

浮生似夢，奈光陰百歲，都能幾許。富貴榮華時暫過，剛甚斯牽斯繫。總爲兒孫，嬌妻女婿，生死難爲替。迴頭省也，瞥然不染塵翳。逍遥物外无拘，風鄰月伴，便是余生計。石上溪邊猿送果，酒滿十方吟綴。醉卧煙霞，今宵還醒，意欲歸何致。玉霄宮裏，月中攀折仙桂。

又

一天清翠，混陽和微密，寂寥无物。致静頤心開上竅，通化靈明虛谷。天心正法育養元神，真人出現，放曠无拘束。皇天道父，賜余无限清福。

盟威，紫虛道德，上品三乘籙。金簡玄科封慧劍，心印清光无欲。己病先除，心邪攝正，百怪皆潛伏。不繁法信，自然被褐懷玉。

又

无形道體，混陽和微密，寂寥无鄂。炫惚昏衢烹浩氣，沖塞英華盈落。瑩日千尋，清風萬里，顯煥神光爍。夷門羽化，太玄一派靈廓。孤然脱灑无雙，於中清浄，不許纖塵著。養就胎仙神貌雪，出入无間焯約。紫府遊行，瑶宮飲宴，賜我逍遥樂。金童捧盞，妙音引上龍閣。

又

初心奉道，望功高仙舉，超騰碧落。歲久年深心反復，不覺情迷縈縛。伏虎銅繩，降龍鐵索，繫住踏雲脚。難爲出路，永沉千丈寥壑。　臨危受苦推誰，情无决斷，悔恨當初錯。意欲修真名利惱，酒色財氣俱著。家計不成，修行退墮，至死无撈摸。勸君省悟，免煩兩下擔閣。

又

太玄正教，離繁華、修整真清真静。清静之中開道眼，舒展銀霞流井。溢落精空，沖盈法界，滿滿收金鼎。烹煎日月，混純天地齊永。　寂寥獨立无雙，孤然不改，萬法心俱省。變化飛昇朝上帝，返入清陽真境。不夜長春，神仙聚會，授命靈童請。玉嬰吟送，一盃長壽酩酊。

滿庭芳十首

静室頤神，寧心默運，内觀一點真陽。洞虚豁朗，焕焕透明堂。照見虚空法界，先天地、獨立无雙。三光秀，圓明實相，浩劫應時長。　迴頭，誰問己，眼前頓著，不用思量。自然契道，物我兩俱忘。唯有清風皓月，通神化、无極之光。昇玄路，混元一炁，拍塞徧諸方。

又

祖道无修，真常妙用，悟來表裏相通。靈光現處，照見杳冥中。晃耀清虚浩大，无遮障、拍塞冲融。希夷甫，從來面目，返本復歸空。　真空，明皎潔，唯然曠大，難測難窮。一天吾道，寂湛出凡籠。妙化方生正祖，通元首、返本歸宗。超三界，移神脱殼，物外顯陽蹤。

又

太極精微，天真鬱秀，混元溢目无涯。玄珠升降，輝耀迸光砂。聚入壺中託化，歸真正、不染囂華。迴頭省，清虚妙體，返照秀靈芽。　汞鈆，凝漸結，純陽丹就，永劫无差。一瓢春醞，三尺斬妖邪。信步縱横自在，龜鶴引、深入煙霞。逍遥處，長春洞裏，時復翫仙葩。

又

海角天涯，尋朋訪友，悄无一箇知音。鬥争人我，財色利名侵。聞説邪婬妄語，拚身命、一向鑽尋。真常教，余言直勸，返報怨還深。　休休，寧奈也，澄清默運，攝養真心。混元一炁，昇降定浮沉。迤邐收歸寶鼎，純陽就、點鐵成金。通玄妙，群魔消散，方顯鬼神欽。

又

迅速韶光，俄然過了，筭來剛甚劬勞。紅顔衰朽，緑鬢漸疏焦。由自争名競利，全不念、生死難逃。輪迴處，似環螻蟻，來往幾千遭。　君還，心省悟，明通周象，撥易窮爻。地天通泰，離坎自相交。陰返陽生運化，純精粹，清炁沖霄。胎光現，神風綽約，飛步翫瓊瑶。

又

臘正風交，瓊梅初綻，水寒冰潔嚴凉。雀臨高樹，魚入碧潭藏。海浄天空浩浩，玄珠降、睒爍凝祥。胎星現，清名播世，道德自昭彰。　群仙，皆喜

聚，壇前謹謹，祝壽玄陽。金虬浚液，玉獸旋噴香。唯願遐齡滿壽，同天地、永劫延長。昇仙處，鸞迎鳳引，雲步現虛皇。

又

獨立星壇，高穹仰望，志誠修設威儀。名香頻爇，謹謹奏青詞。唯願衆生慕道，心通解、无執无迷。歸真正，玄門隱密，一志永无移。都緣，心返復，狂圖捏怪，紐班胡爲。色情增長，道德漸虧衰。似恁拖泥帶水，全不念、先聖根基。經中道，人能清淨，天地悉皆歸。

又

夜去明來，光陰迅速，四明催促人忙。浮生不久，誰肯細誚詳。一向癡心妄想，貪寃業、不覺无常。形歸土，三魂七魄，逐景任飛颺。死，一人一箇，難趁難藏。忽然省悟，因此做風狂。管甚前街後巷，行歌舞、坦蕩寬腸。逍遥處，哩唆囉哩，落魄有何妨。

又

生喜亡悲，虛勞塵世，許年多少傾危。是非成敗，榮辱兩虧衰。富貴於身大患，貧窮又、遣我寒饑。爭如箇，不來不去，父母未生時。

又

虛无，中有物炫星暉。同天澄瑞，象，神風顯煥，物外定觀。同地地幽微。至道包盈法界，歸元首、永劫无移。離生滅，不增不減，常與太虛齊。

又

太古真風，玄元宗祖，闡颺靈寶符文。金章玉篆，詞簡義光新。演道精宏浩大，通天地、細入微塵。修家國，臣忠子孝，民業自安淳。門人，還知否，窮通妙指，撥物歸真。滌除玄覽，入聖，不足爲難。昊境雲瑛作伴，浮空駕、日月爲鄰。擎天翼，金門羽化，京廓現陽神。

沁園春十首

混沌之中，恍惚存忘，何所運爲。自初分天地，三才應化，山川華麗，秀野蘭芝。日月鮮明，移神顯煥，洞曉陰陽合聖機。通爻象，現离龍坎虎，二獸相持。山頭霧鎖寒溪。震霹靂崢嶸聒太微。瀉銀河一派，珠千顆，泛泠波瀲灩，光照華池。撮聚還源，收歸鼎進，火候烹煎子午時。丹砂就，點形神永固，保命无衰。

又

養浩頤神，離欲澄虛，物外定觀。見玉關傾落，霜千點聚，碧皛漂渺，雪降團團。混内豁然，空中有象，天地相交四獸攢。前朱引，後玄隨左右，虎遶龍蟠。黄宫捧出神丹。遇此物、疵盲法體安。使蛇吞一粒，成龍變翼，鵠餘達者，立化祥鸞。點鐵成金，迴骸起死，檮杌逢之返降檀。君知否，上登仙

又

堪嘆浮生，甚逐景隨情，物物總拘。便拚身棄命，圖貪富貴，盈倉滿庫，必竟何如。蝸角聲名，蠅頭利賂，使作狂心一向愚。堪嗟處，似揚糠眯眼，慕雀抛珠。移真埋没荒蕪。綴可欲、矇盲道德疏。自背真取妄，生顛倒，向前程路嶮，舉步差殊。勸汝迴

頭，斬釘截鐵，做箇堅剛大丈夫。揮神劍，劈恩山粉碎，認取琨琶。

又

道德陰符，寶藏靈文，賢聖盡欽。論杳冥恍惚，精微至道，有无昇降，動靜浮沉。六洞飛玄，三宮妙化，繟匹雙關兩間侵。明虛谷，大无窮无測，非淺非深。靈光照滿清音。混一氣、方知合古今。柰迷人不曉，多能幾會，傍門小法，亂覓胡尋。背覺合塵，朝聞夕改，馬劣猿顛難捉擒。休嗔道，恐功无顯驗，敗壞初心。

又

太一先天，昊境虛皇，无上至尊。鎮玉霄宮殿，群仙聚會，香雲羅列，光射殷紅。玉獸金麟，白鶴引駕，寶蓋瓊花散滿空。仙娥奏，放真妃窈窕，歌舞儀容。仙音妙唱无窮。盡朝現、三清御座中。聽洞虛靈寶，昇玄至道，開明三要，顯現靈通。倦坐披章，迴鸞駕鳳，五老扶真入絳宮。群仙退，向蓬萊閬苑，合抱純風。

又

大道玄微，亘古常存，依舊儼然。自心迷不悟，沉淪生死，迴頭改面，販骨如山。今日方知，本來模樣，棄假還真物外觀。離生滅，頓無餘真性，出入泥丸。眉間舞弄金蟬。任飛去飛來透玉環。採日魂月魄，收歸鼎運，周天火候，煅煉成丹。點化形神无衰老，漸返壯，還童永注顏。功成日，向彩雲深處，穩跨祥鸞。

又

世累塵情，鎮日昏沉，何時盡期。被利名財色相牽繫，把天真昧却，一向愚癡。好女嬌兒，金枷玉杻，鎖絆纏綿没改移。憨癡漢，積无邊惡業，限到推誰。酆都攝問无詞。奈往日、愆尤報應隨。受刀山劍樹，寒冰凛冽，鑊湯碓搗，鬼栲殘屍。萬死千生，難爲出路，永墮幽冥无盡時。輪迴處，換人身，戴雙角尾毛皮。

又

元始家風，混物先天，體合太微。運九陽丹鼎，龍吟虎嘯，雲奔電閃，紫霧騰飛。戲弄驪珠，無間飄渺，光迸流霞照坎離。通玄妙，看余家手段，別有神威。

又

自然掌握天機。動斡運、參羅斗柄隨。喝龍泉寶劍，光衝碧落，群魔膽顫，百怪傾危。富國安民，清平快樂。无相真人出世期。丹書詔，赴蓬萊閬苑，物外仙歸。

又

金闕瓊樓，寶殿香雲，朝現玉虛。俜叅鸞駕鳳，霓環珮響，天真謫降，久返還童。頓覺寂然，靈光透體，混合玄處，穩跨祥鸞。

又

金關瓊樓，寶殿香雲，朝現玉虛。俜叅鸞駕鳳，霓環珮響，天真謫降，久匿凡軀。頓覺寂然，靈光透體，混合玄元出有无。飛神劍，向龍宮海藏，奪取明珠。流霞晃耀從初。〔有〕萬道、金光罩鼎爐。煉純陽丹就，通天透地，乾坤恍惚，昇降沉浮。功滿朝元，金童玉女，鶴駕香風出洞湖。爭魁首，授群仙領袖，永鎮瀛都。

又

善惠謙柔，濟苦憐貧，隨方就圓。善治家潤國，修身養命，深窮造化，莊列齊肩。抱守玄陽，靈源密固，內闡雙關育浩然。通玄路，放眉間妙色，光接雲煙。冥冥杳杳無邊。運日月、精

華混物鮮。照洞虛豁朗，凝空燦燦，胎星一點，出化先天。遍應諸方，週盈法界，拍塞無瑕道德全。威神力，顯平生手段，奪取仙權。

益壽美金花❶三十九首

丹田固蒂，旋引靈泉頻溉濟。漸長黃芽，風撼孤根一徑斜。美金花發，艷放清香初破甲。剪插銀瓶，兼炷龍涎獻上清。

頤生就死，死裏逃生終復始。棄假求真，真性明知身外身。無中生有，有裏還無難啓口。默守神功，功滿朝元上碧空。

真清真靜，靜裏清清完性命。命蒂含神，神奕黃都紫府春。春光皓皓，皓曠明陽盈古道。道太昇玄，玄遠無隅天外天。

靈元恢鄂，滿目風光虛倚托。落落無涯，飄入瑤宮散寶華。通玄慧口，面啓南軒觀北斗。寶潔凝然，一粒明珠滾上天。

無爲清淨，不動不搖頤性命。一派寒光，遍照蓬壺入大方。無窮無測，或去或來如過客。歸魂入杳冥。

清虛妙理，湛湛圓明融徹底。海淨天空，空裏明知有聖功。心珠湧躍，焰迸流霞光睒爍。新羅上玉都。

玄元微密，寂寂寥寥无縫入。探蹟功奇，易象先天合聖機。混然一炁，拍塞沖虛无不濟。融風天地凉。

身居火院，兒女妻奴由貪戀。惺悟凝除，鼓腹歌吟樂有餘。逍遥甚處，迴首家山堪歸去。澄江寶桂圓。

內觀北斗，斡轉天關通慧口。陰裏生陽，烹煉三魂七魄亡。玉爐功畢，寶鼎金丹明瀝瀝。晃耀靈砂，日燦晴空落翠霞。

人生幻化，咫尺無常全不怕。莫望來生，據箐來生甚處行。前程路惡，劍戟臻佌難進脚。勸汝迴頭，隨我逍遥物外遊。

返觀三景，增得靈砂盈滿鼎。光耀華嬰，點化琅玕宇宙清。江天夜月，寶桂玲瓏澄皎潔。惟我親栽，有似瓊花火裏開。

浮無瑕翳，握固存神頤浩炁。潤谷玄霜，養就神砂滿鼎香。清如赫日，瑞炁凝空盈滿室。混一先天，易御星儀達妙玄。

迴頭問己，認取无生真妙理。內闡靈光，昇入蟾宮點桂霜。混成天癸，窈窕流霞融徹底。洞濟冥陽，仙子功標北帝鄉。

混元一炁，生地生天虛滿濟。寶潔玲瓏，落桂金烏碧海沉。頤精固蒂，眩集神珠隨風去。月照波心，天目晶通水產金。

潛龍初九，九五飛龍群无首。大哉乾元，物物亨純得自然。性相以近，道顯諸仁藏諸用。精粹含光，神易窮通没定方。

玄瑛精粹，寶潔靈華風秀瑞。混內相凝，星鸞祥光滿室明。純陽仙質，貌麗清華乘鳳翼。栗御霞輕，昇入雲深翫玉京。

琳宮謫降，一點胎光如玉樣。德化風規，神秀精華貌轉徽。親風相若，自適清虛堪倚托。仙仗齊臨，宵夜清歌叫玉音。

寂虛湛湛，道大圓明如寶鑒。清夜霜天，物潔星稀海桂圓。幽棲靜悄，獨坐陵溪風浩渺。水碧澄煙，心適清聰物外仙。

靈源虛靜，物換流陽如寶鏡。滿目清光，寂寞无爲用在常。本乎一性，返照真空終復始。性命俱全，煉就陽神得自然。

凝空寂湛，眩集神風明自鑒。洞達遥天，一性寥寥點桂圓。無人浄悄，湛静泠波風浩渺。寶灶輕煙，煙徹丹霄降瑞仙。

固窮妙理，静室精思明徹底。形釋心凝，光鑒寥空炁象清。法身輕麗，皓皓靈陽隨風去。驪御中元，精鬱臨空混帝先。

無榮無辱，内守真元常自足。外應无居，上下周流出六虚。崑崗玄玉，擅假陽光盈滿國。混一凝珠，寶潔靈華五彩舒。

親傳妙訣，法眼清眸超億劫。似月臨溪，飄落瓊花滿太微。泠然瑩徹，煥若星儀，别有徹，瑞彩祥光冰玉潔。

真容出繡幃。

忽然省悟，兒女妻奴全不顧。萬事都忘，一性恬然道自常。天霓清福，契道登真明上德。

瑛華益壽長。

擘開鬼窟，杳杳冥冥精恍惚。滿目華陽，裔耀靈珠瑩日光。至真无物，寶璨精瑶明返復。

丹霄得久長。

無知野叟，信意顛狂胡亂走。大道平夷，跂徑便心逐景迷。因觀慧口，渺邈精陽无中有。

童兒天弈飛。

除貪絶愛，性静心清明寶界。寶界華陽，換質琅然雪隱霜。虚白晃耀，軒外澄神憑自照。照破昏衢，顯出圓通五彩珠。

三關鎖閉，沐浴琅膏容可濟。養就靈砂，睛燦玲瓏益寶霞。玄英幽邃，金闕寥陽澄秀瑞。兩箇青童，捧出玄珠入絳宫。

澄神獨坐，進鋭紛紜嘗自挫。外户長扃，内庫勞封守寶瓶。玄光飛過，撞透虚空心鼎破。金碧丹瑛，滿目靈芝炁象清。

无言无説，信任隨緣消舊業。物我俱忘，晦迹韜光德自長。幻根寂滅，覺照圓通忘標月。直徇當陽，一顆心珠混日光。

真仙秘訣，志信忠良須引接。臨義隄防，勿信邪言説短長。玉機漏泄，法眼靈光清皎潔。洞鑒精微，寶桂寒林素羽飛。

迴頭省悟，識破浮生如一夢。棄物搜真，忘想忘形出六塵。天清地静，上下沖虚光日瑩。寶璨元神，遊奕黄都紫府春。

忘形遺照，无垢清虚真至妙。物外霞輝，天岸波澄混太微。列開丹竅，悟入重玄明總要。出化星儀，風御靈颸易象嬉。

默然内守，混裏傾陽无中有。有

裏何如，獨體圓通照海珠。神清氣秀，遊奕丹天明如晝。上下無拘，密布靈華滿太虛。

景風初現，寶適祥雲乘九變。始信清然，遊奕南陵瀉素圓。冥靈纔見，又早新春通一線。象外遊仙，看盡瑶池五色蓮。

瞽之善聽，一炁清聰通惠性。聾者能惺，兩點精神入寶瓶。返邪歸正，有似高空懸玉鏡。鑒照分明，始信金丹一日成。

迴頭問己，返照蓬壺明徹底。一顆玄珠，上下周流出六虛。混成天癸，象適圓通精亹亹。内外无拘，遊奕天中不卷舒。

羽倪澄秀，午夜能令迴春晝。奕御中天，絶妙清奇玄又玄。精瑛微密，散景瑶花横空碧。日照琅玕，風息猶聞珮玉寒。

適來相見，諕我魂飛心膽顫。休覓休尋，相遇相逢没善心。告伊休拜，恐怕貧兒思舊債。各自迴頭，稍有違心作馬牛。

長思仙 七首

山連水，水連山。水秀山明景物間。雲霞一味閑。曉風殘。夜更闌。月上梅梢影覆壇。仙音珮玉寒。素天晴。散華瑛。薄淡靈煙滿地横。寒光爽炁清。寶精凝。玉辰澄。兩曜交光燦日明。琅玕點歲星。道心寧。慧燈明。玩寶童兒啓道經。清如珮玉聲。湛然澄。焕然凝。燕静華池吞玉瑛。還純體自貞。内安寧。外端停。内外无居一覽平。頭頭物物惺。炁清清。慧靈靈。光鑒寒輝入寶瓶。翛然化玉瑛。滅凡情。啓真誠。退隱林泉雲水行。嵐光滿目横。焕然澄。洞然清。形釋心凝道自明。昇玄耀玉京。謹修持。悟无爲。惟願心聰世不迷。明知天地機。寶霞輝。燦精微。紫府青都自有期。瑶宫現聖儀。慧刀呈。斬三彭。處正貞廉絶愛情。恬然守素瑛。眼明明。道盈盈。碧海丹華現玉清。澄澄一點星。

搗練子 六首

明宗祖，悟真禪。靈光一點出先天。易蒼丹，黔素玄。澄瑞秀，滿山川。霜天風息自凝然。散瓊花，寶桂圓。

休論道，莫叅禪。无爲清浄好因緣。悟玄之，玄又玄。修正覺，奪仙權。威眸闡奕翫丹天。五靈飛，易羽仙。

修行事，謹推尋。无生无滅道相任。易晴空，識本心。明動静，定浮沉。玉嬰常守滿壺金。彩霞輝，散寶岑。

真藏假，假藏真。釋然獨體絶疎親。混元中，無我人。神通道，道通神。澄澄虚璧若冰輪。輾天河，出六塵。

這頭起，那頭行。面門出入任縱横。現天光，一點星。真實相，本无形。无形之體自然明。現寥陽，入大成。

眉底眼，眼中精。精光輝耀好惺惺。現圓通，物外明。朝上帝，遶天

庭。月華峰畔翫雲英。會金童，現玉清。

西江月十一首

眉間交枝琥珀，睛分脫質龍涎。鼎中煙裊徹禪天。一顆靈光出現。

太上明玆玉象，如來證此金仙。清流異派本同源。悟理方知上善。

浩炁結成寶篆，清風吹散雲蒙。一輪明月照虛空。好把精神舞弄。

撞透玉京天上，衝開金闕門中。元神獨坐廣寒宮。率領群仙宗奉。

顧我有身有患，窺真无作无爲。自然斗柄運璇璣。日月周盈天地。

點著冰灰雪炭。燒成火棗交梨。一時分付與峨嵋。益我聰明智惠。

盡被家緣檐閣，都因業障闌遮。離微孰舉正兼邪。背了靈嘗道話。

雲綻家家見月，時來處處開花。晴童深入翠煙霞。引至長春不夜。

不戀風花雪月，屏除富貴功名。刳心去志黜聰明。洗滌无知之病。

破盡人間幻影，方通物外圓成。忘形遺照炁神凝。務本樂天知命。

杖上一瓢春醞，匣中三尺瑯鋃。保益精神久視。

漁家傲五首

日照陽魂空中煉，璇璣運斡天綱。金鼎燒成白雪，玉爐煉就黃芽。丹光轉。咫尺眼前人不見。通一線，爐開瀲灩泛瓊華。天地氤氳相射。

迷則身沉苦海，悟來月出西江。鼎裂天光現。瑞散瓊花飛片片，香微風吹動桂花香。驚覺遊仙一夢。

風闇佛靈雯面。冷淡清虛情雅宴。真鶴引鸞隨甚處，家童笑指寥陽。玉牌堪羨，玉宸猷御寥陽殿。

金字號南昌。別是人間天上。

地魄天魂勤烹煉，日精月髓情相戀。兩曜交光如激電。分明見，玉爐萬朵金花現。

不在瞻星禮月，何須誦戒看經。今朝與汝付叮寧。生死須憑性命。

道啓遍知无上。神通法界圓明。不勞團結就玲瓏面。晃耀太虛烹玉霰。神作用自功成。志在无爲清淨。

光眩，飛丹透入通明殿。

莫戀金銀財寶，休窺玉貌花容。百年終是落頑空。背了无生法認。

百歲光陰如奔騎，浮華眩目飛塵。欲識玄元正理，須明太上家風。至神隙。玄覽滌除運神力。通消息，無生路上知端的。至聖悟无窮。此箇逍遥自分。

割斷銅繩鐵網，敲開玉鎖金枷。光漸著純陰匿。萬點靈砂晃虛壁。明曜曜，丹瑛一色符金碧。

波濤苦海遇靈槎。遊奕无陰樹下。不在忘標指月，何須折桂拈花。太虛鼎裏煉丹砂。結就玄珠無價。

務本頤生至理，迷源入死之機。美盼扶彝寒光露，氤亡邪守正更何疑。自有玄玄妙趣。

赤子嬉遊閬苑，青童笑指瑤池。西江月裏折丹枝

密。保煉元精无走失。隳陰質，瑞雲捧出靈陽日。照破昏冥威天伋，混然恍惚空中實。瑩淨純白相輔弼。通真一，丹書玉笈仙功畢。

仙鄉子四首

易遘自然軒，軒外清華混物鮮。秀嶺連雲飛宇角，靈泉。柳岸煙波接遠川。德士隱幽玄，玄覽滌除物自捐。內適虛壇真有趣，龍涎。寶篆輕浮弄素絃。

大道本無爲，內外恬然處妙機。寂靜清虛真有味，揚眉。冷淡靈光處處輝。婥約好容儀，坐臥行居左右隨。翼御中天成玉象，无疑。位列南宮現紫微。

祖道密相傳，得兔亡蹄守自然。眼界寬舒明太易，純乾。日燦精華物自鮮。恍惚遍三千，預學遷。空裏結成真玉象，昇天。寶易童兒執素玄。

玉籠璁

守清淨，憑志懇，絶盡荒婬。持內境，月透雙林。玉童戲，遥指處，碧潭波心。撈摝取水中金。靈寶燦，慧燈明，神光相任。對面有，没人推尋。目前不二清風。寶月君還省，明了了，灾禍不侵。龍虎伏鬼我，混華元仙景，一體真空。如此知心志友，更何須貢馬，驛路塵紅。念某形疲，不須遠遠相躬。稽首同流勿罪，施寬慈、意莫忡悦。開青眼，用神光體入，不動之宗。

又

元初一性，甚處安排，虛无恍惚中來。受炁成形，父精母血凝胚。迤邐胎完降誕，未成能、長大情乖。自作壞，向途中役役，慢惹塵埃。　虛使一生顛倒，昧天然至寶，萬古沉埋。若悟生前，通玄鼎裂心開。混日凝陽純秀，聚五方、霞彩曛迴。玉辰顯，便忘形遺昧，便心跂徑，有悞前程。迴聆返故兒執素玄。

滿庭芳二首

斗柄迴旋，紫微初現，緬平一色淳清。雲瑛搗盡，天寶耀華嬰。玉桂瓊林素羽，昇玄御、光璨流精。泠然妙，丹黄金碧，煒燁化微星。　星徽，清雅宴，純風隱韻，忘相忘形。願吾流開悟，心釋浮榮。勿念雲山路隔，高著眼、莫昧靈明。如斯理，青童飛去，點破大蘭城。

又

盥腹齋心，衝霜冒雪，爲求神寶精瑛。憑君一舉，眸子見青冥。四朗天无浮翳，冰輪坼、懸象俱明。辰霄館，玉牌金字，誰是繫芳名。　途中，人自久，動復徐生。寶梵仙宮路穩，瓊林宴、光散霞輕。神功妙，純陽煉就，朝現紫微星。

聲聲慢三首

公鄰煙水，我弊嵩峰，天涯杳隔難通。悟理非遥，目前不二清風。寶月孤高洞鑒，印千潭、普照玄洞。无彼

又

鑿開混沌，撞透崑崙，斗柄斡轉天輪。曲岸烏蟾，交騰走魄飛魂。汞鼎鉛爐赫奕，煉金精、木液朱辰。星光顯，散中元一炁，萬國霞絪。瑩靜清無塵翳，振山川林苑，萬突璘璘。高下無殊，緬平一色精純。對面料斯孰悟，謾徒勞、背覺合塵。休嗔道，似盲夫摸象，悞失天真。

滿江紅二首

春花秋月，古往今來暫時間。貴賤賢愚，曾經換幾翻。死生似蟻任循環。咫尺仙鄉人不到，出塵徑路，如隔萬山。省悟歸，真正恬然養素，自樂清閑。世事俱無染，一身清淨，無爲心定觀。　耀璧輝金向外看。迸萬斛明珠，推出二關。太極宮中，凝結内丹。純風馥奕透琅玕。萬炁周流歸一體，千真妙用，情無兩般。混入中元界，笙鶴縹渺，瑞炁盤桓。玉詔符空碧，名充仙舉，乘車駕鳳鸞。

又

昂簪策杖，賞月披風信途然。抱一冲和，養刀圭汞鉛。金精木液潤華田。密固三靈歸火府，五雲覆地，光徹梵天。虎龍交，宇宙明珠奪得，炁象涓涓。寶霞輝日，燦顯陽光赫奕，返照洞玄。　混内晞暟晝夜連。法萬象清圓，與物争鮮。湛寂冷源，常在目前。无中瀲灩泛精淵。九色黄雲籠沆瀣，三峰青靄，遠接萬川。道備純精粹，陰氛蕩散，萬物生全。寶象含靈質，向六塵堆裏，捧出箇瑞仙。

一葉舟

萬象衝開寥廓，元炁混然虚託。睫外威神輝海月晏晶金，照天心。豁，冰體雪肌婥約。穩穩過瓊琳，上瑶岑。

歸來曲二首

修真理，何在鬥禪機。廣念葛藤空厮諍，多叅功案總虚脾，争似悟无爲。　開道眼，一性出昏迷。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難礙白雲飛。昇上紫霄微。

又

虚无道，元炁自相和。玄覽滌除賢士少，合塵背覺俗徒多，終日謾蹉跎。　開法眼，一性貫娑婆。瑩净净如秋月冷，冰清清似泛瓊波。澆溉潤靈柯。

浪濤沙

訪道與叅師。設誓投詞。慎終始謹修持。退己進人常忍辱，諸事寬慈。　訣破上仙機。守正无疑。持行元始玉清微。慧日當空憑誰照，星眼

採桑子二首

力與命相譏。憑實見、誰是誰非。北宫曾謁西門氏，須知東郭，誠言信美，養拙何疑。　俗輩匪能知。啓賢英、與我同規。樂天知命隨緣過，他年功滿，神霄舊路，有約仙期。

吾輩可傷嗟。棄玄珠、流浪天涯。浮雲飛絮无根蒂，便心岐徑，隨他念起，舉步偏斜。　聞早悟煙霞。仙景裏、也好前巴。三山咫尺非遥遠，長春玉館，陵溪兩岸，滿目瓊花。

翫華胥二首

古岸蟠桃初綻，新月素光交燦。

塵世幾人窺，惟我留心高盻。長歎，長歎，迴首遠遊仙梵。

冒嘯古風溪月，晃耀太虛澄徹。美目盻清圓，不見又還重缺。光接，光接，玉桂寒林冰潔。

訴衷情二首

林泉退隱作生涯。寂寞棄繁華。中山翠微仙子，滿目泛靈砂。凝素液，混丹霞。坼瑶葩。雲濤煙浪，島外方壺，那裏人家。

太虛寥廓杳无涯。元炁混中華。迴眸斡旋鼎鼐，玉液泛金砂。輝神彩，迸光霞。晃瓊葩。雲收波渺，海净天空，廣漠之家。

夜行船

盥雪囊中無俗物。恣疏慵、有誰拘束。不患虛名，無榮無辱。佻佻幾人相逐。　獨坐絃歌巵盈醁。昂簪看、斷雲相續。池上遊龜，洞前行鶴，風月水山松竹。

可惜芳年窮妙理。中途滯、教門無主。道院凄凉，故人疏淡，那更暮天愁雨。　塊坐賓横空無語。赤心訴、有誰知委。拂袖歸山，碧溪深處，説與落花流水。

酹江月二首

寂虛妙道，混杳冥恍惚，通微清絶。出化先天明象帝，滿目流霞光屑。濁質消亡，琅函滋益，寶鼎靈砂結。丹華凝秀，素玄一色澄徹。　精睡敉抧盈空，清如秋夜，海桂無圓缺。耀古輝今沖晧炁，滿滿玉壺春雪。瑩日純精，貞心幽粹，保益真仙悦。丹書迎詔，上朝三景羅列。

又

玄元至道，大無隅、寂寂寥寥獨立。遍應諸方通上下，極目天光微密。隱顯存亡，穿无貫有，善用無轍跡。琅然泄化，太虛一點靈質。　登林透入真陽，圓明普照，不許纖塵匿。理必期然仍未悟，説與門人端的。日殿祥光，蟾宮瑞彩，萬派瓊波益。神凝形釋，玉嵒依舊横碧。

南柯子三首

瞬目迷千劫，揚眉隔萬山。一真分瑞出雙關。混入華元，到此有何難。隳質飛金翼，疑陽透玉環。惺然洗覺夢魂間。雲去無心，物外獨清閑。

又

决列心清操，真剛志氣真。超然不落斷常坑。眼界寬舒，焕焕照華清。錦繡乾坤瑩，玲瓏世界明。澄澄虛璧頓圓成。蜕殼精睡，一點碧天星。

又

厭静曾居市，嫌喧却住山。通真何處不清閑。内外逍遥，不備利名攀。蜕質空中顯，忘形物外觀。二神凝素出陽關。鶴性佻佻，一去古長安。

紅窗迥二首

玄門尋，休胡覓。指汝等、修行端的。常清浄、意不浮遊，保元精无失。煉陽魂，消陰質。兩眉間、神光飛出。通斗柄、斡轉天關，抱一輪紅日。

又

棄凡情，歸真理。擊雙關、玄門高啓。吐神光、射透簾幃，現靈陽妙體。金烏精，玉兔髓。晃乾坤、清華光暐。紅窗迥、昺曜圓明，照蓬壺徹底。

點絳唇二首

背劍携笻，躡徑穿雲過。青苔破。嵐嶂松邊，拂石臨溪坐。　酒飲單巵，一弄清音和。無不可。孰與朋儔，明月清風我。

秀色氤氳，鬱鬱繚空廓。光飛爍。夢適吞珠，一點胎星落。　謫降人間，愧恨當初錯。情消索。誘引門生，共赴青都約。

江月晃重山

斗柄指迴一性，璇璣斡轉雙關。滔天洪浪雪華翻。中秋夜，江月晃重山。　獨步上星壇。劍光橫宇角，逼人寒。五靈仙子抱青鸞，飛入華胥閬苑。

太平令

芝堂無事啓丹經。香煙裊，慧燈明。聲和流水玉音清。雲收絶霧斂，眄平一色瑤池淨。　洞天玄照瑞光凝。分明見，豁然惺。迴眸返入道圓成。便忘形羽化，虛皇付我天符令。

武陵春二首

太上混元真一炁，瑩淨若瓊琚。清勝白雲不卷舒，明見有中無。　冷淡靈光空蕩漾，變現總無拘。上下周流出六虛，一顆夜明珠。

一葉梧桐窗外落，金菊出疏籬。策杖昂簪信步移，迷我曲江池。　鶴頭現山霜天皓月。照千古分明，無圓缺。　赤子琳宮歇。敏把丹枝折。翫駕匆匆歸舊路，回首赴仙期。雲映青童笑問伊，家住武陵溪。　洞鑒離生滅。向無陰樹長春景界。

黃鶯兒

呆老呆老，幻夢惑迷，一生顛倒。甚每日皺著眉兒，把身心作惱。　勸下，獨坐逍遥靜絶。聽無絃曲調，於中別。

上平西

啓玄精，明真炁，洞元中。間日魂月魄相融。内分三色，混然一體若芙蓉。玉辰圓鑒，瑞雲浮、光射瑶宫。　汝迴頭歸大道，搜玄微幽奥。煉丹光散陰氛，凝純粹，歸神化，運靈空。象懸明，燦耀玲瓏。中天遊奕，鬱羅霄景玉音清。絳節霓旌，捧瓊輿、寶梵仙風。

惜嬰嬌

猛悟迴頭，把塵事都忘了。急收心、速歸大道。空裏尋真，向無中傳明教。最好。現丹華，迴光返照。　探賾精微，表天奕幽深奥。明内外、浮沉顛倒。一炁雙關，混百神，分三要。玄妙。瑞雲扶，玉辰容貌。

轉調採桂枝

分明相外歸宗祖，道眼俱全。出入綿綿。昇降浮沉任往還。最幽玄。　日精月髓安爐内，一炁烹煎。丹就凝然。皎皎光明衮上天。化飛仙。

望遠行

太玄妙訣。悟來不須言説。心地豁然開覺。清涼内通徹。透五蘊山頭，現山霜天皓月。照千古分明，無圓缺。　赤子琳宫歇。敏把丹枝折。翫駕匆匆歸舊路，回首赴仙期。雲映青童笑問伊，家住武陵溪。　洞鑒離生滅。向無陰樹長春景界。獨坐逍遥靜絶。聽無絃曲調，於中別。

上平西

啓玄精，明真炁，洞元中。間日魂月魄相融。内分三色，混然一體若芙蓉。玉辰圓鑒，瑞雲浮、光射瑶宫。　汝迴頭歸大道，搜玄微幽奥。煉丹光散陰氛，凝純粹，歸神化，運靈空。象懸明，燦耀玲瓏。中天遊奕，鬱羅霄景玉音清。絳節霓旌，捧瓊輿、寶梵仙風。

沁園春二首

處世爲人，德重恩深，莫過二親。始懷胎十月，三年乳哺，迴乾就濕，多少辛勤。長大成人，心生五眼，外姓調入綿綿。昇降浮沉任往還。最幽玄。　日精月髓安爐内，一炁烹煎。丹就凝然。皎皎光明衮上天。化飛仙。

望遠行

太玄妙訣。悟來不須言説。心地豁然開覺。清涼内通徹。透五蘊山頭，現山霜天皓月。照千古分明，無圓缺。　赤子琳宫歇。敏把丹枝折。翫駕匆匆歸舊路，回首赴仙期。雲映青童笑問伊，家住武陵溪。　洞鑒離生滅。向無陰樹長春景界。獨坐逍遥靜絶。聽無絃曲調，於中別。

上平西

啓玄精，明真炁，洞元中。間日魂月魄相融。内分三色，混然一體若芙蓉。玉辰圓鑒，瑞雲浮、光射瑶宫。　汝迴頭歸大道，搜玄微幽奥。煉丹光散陰氛，凝純粹，歸神化，運靈空。象懸明，燦耀玲瓏。中天遊奕，鬱羅霄景玉音清。絳節霓旌，捧瓊輿、寶梵仙風。

惜嬰嬌

猛悟迴頭，把塵事都忘了。急收心、速歸大道。空裏尋真，向無中傳明教。最好。現丹華，迴光返照。　探賾精微，表天奕幽深奥。明内外、浮沉顛倒。一炁雙關，混百神，分三要。玄妙。瑞雲扶，玉辰容貌。

沁園春二首

處世爲人，德重恩深，莫過二親。始懷胎十月，三年乳哺，迴乾就濕，多少辛勤。長大成人，心生五眼，外姓調入綿綿。昇降浮沉任往還。最幽玄。　日精月髓安爐内，一炁烹煎。丹就凝然。皎皎光明衮上天。化飛仙。

望遠行

太玄妙訣。悟來不須言説。心地豁然開覺。清涼内通徹。透五蘊山頭，現山霜天皓月。照千古分明，無圓缺。　赤子琳宫歇。敏把丹枝折。翫駕匆匆歸舊路，回首赴仙期。雲映青童笑問伊，家住武陵溪。　洞鑒離生滅。向無陰樹長春景界。獨坐逍遥靜絶。聽無絃曲調，於中別。

上平西

啓玄精，明真炁，洞元中。間日魂月魄相融。内分三色，混然一體若芙蓉。玉辰圓鑒，瑞雲浮、光射瑶宫。　汝迴頭歸大道，搜玄微幽奥。煉丹光散陰氛，凝純粹，歸神化，運靈空。象懸明，燦耀玲瓏。中天遊奕，鬱羅霄景玉音清。絳節霓旌，捧瓊輿、寶梵仙風。

惜嬰嬌

猛悟迴頭，把塵事都忘了。急收心、速歸大道。空裏尋真，向無中傳明教。最好。現丹華，迴光返照。　探賾精微，表天奕幽深奥。明内外、浮沉顛倒。一炁雙關，混百神，分三要。玄妙。瑞雲扶，玉辰容貌。

沁園春二首

處世爲人，德重恩深，莫過二親。始懷胎十月，三年乳哺，迴乾就濕，多少辛勤。長大成人，心生五眼，外姓調入綿綿。昇降浮沉任往還。最幽玄。　日精月髓安爐内，一炁烹煎。丹就凝然。皎皎光明衮上天。化飛仙。

懷哺恩。念靈烏返報，寒猿避箭，誠心孝敬，何況爲人。諸事不違，順承顏色。飲膳寒温時用均。存終始，道光于四海，德播清淳。

又

啓訴芳年，猛悟迴頭，縱情任真。棄父娘兄嫂，妻男姪女，孤雲野鶴，二十餘春。風瑞漂萍，隨方安分，一任交人笑我慵。君休怪，厭浮生虛矯，省悟前身。明知相外元神。燦寶浄无瑕絶點塵。易四時乘馭，指天爲蓋，地權爲載，日月爲輪。輾破星河，衝開牛斗，聚散浮空五色雲。通三界，現虛皇聖祖，元始天尊。

滿庭芳

糧畚擔簦，雲山水陸，遠途不避風霜。爲求天寶，與汝訴衷腸。至理先明一性，二儀現、三殿恢彰。玄關外，臨空奕奕，杲日布紅光。群靈，皆受命，誰能保守，玉府元陽。萬神交燦，九炁混中央。結就玄珠一顆，輝神彩、光列南昌。寥陽館，華房出入，齊唱滿庭芳。

上清太玄集卷之九

姑射侯善淵述

五言絶句

林泉養浩

❶此詞牌本名『減字木蘭花』。

寂寞山居好，蒼峰只一家。問云何是道，笑指洞雲霞。

寂寞山居好，溪深水照天。問云何是道，笑指玉峰川。

寂寞山居好，臨風對月華。問云何是道，笑指翠煙霞。

寂寞山居好，雲横碧洞長。問云何是道，笑指雪中霜。

寂寞山居好，煙嵐碧嶂間。問云何是道，笑指白雲間。

寂寞山居好，林泉跨玉壺。問云何是道，笑指滿天光。

寂寞山居好，黄梅噴苑香。問云何是道，笑指鶴沖天。

寂寞山居好，青松倚半空。問云
何是道，笑指上靈宮。
寂寞山居好，柴扉半掩斜。問云
何是道，笑指夜明砂。

搜真絶念

父母元情戀，修行志意叅。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耽。
兄弟无情戀，修行志意功。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通。
妻子无情戀，修行志意推。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輝。
兒女无情戀，修行志意搜。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流。
恩愛无情戀，修行志意侵。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斟。
名利无情戀，修行志意猜。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開。
酒色无情戀，修行志意求。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眸。
財氣无情戀，修行志意窮。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瞳。
富貴无情戀，修行志意尋。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心。
世類无情戀，修行志意明。問云
何是道，笑指慧光晴。

破邪歸正

莫覓鈆中汞，休尋汞裏鈆。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花蓮。
何必搜心腎，无勞論肺肝。問云
何是道，笑指古長安。
莫論周天法，休窮火候功。問云
何是道，笑指水晶宮。
不必修陰性，无由養幻心。問云
何是道，笑指水中金。
莫覓龍和虎，休尋姹與嬰。問云
何是道，笑指暮雲晴。
服餌多生病，休糧腹轉虛。問云
何是道，笑指耀天珠。
漱嚥重增病，吞霞謾役情。問云
何是道，笑指水銀城。
達士何燒煉，迷徒說採陰。問云
何是道，笑指曲江心。
不煩頻禮念，焉用日持齋。問云
何是道，笑指桂花開。
莫論精和氣，休窮虎與龍。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芙蓉。

忘機息慮

性拙心難悟，情迷道不通。問云
何是道，笑指紫微宮。
擺脫名韁絆，衝開利鎖牽。問云
何是道，笑指古溪邊。
世事多縈繫，修真理不繁。問云
何是道，笑指火龍翻。
性淳无横禍，心直免非灾。問云
何是道，笑指落紅梅。
情忘心返朴，意滅性歸淳。問云
何是道，笑指上靈椿。
了真非執相，悟理勿勞形。問云
何是道，笑指轉燈庭。
念濁心難悟，情昏性轉疑。問云
何是道，笑指太淵池。
名利時時少，功修漸漸多。問云
何是道，笑指翠煙蘿。
心寬包法界，量窄不容毫。問云
何是道，笑指鶴飛皋。
貪婬心性昧，戒色炁神靈。問云
何是道，笑指月華清。

開明演化

達士歸真正，凡夫盡落非。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芙蓉。

何是道，笑指月明溪。　問云
　後己爲真行，先人體聖功。
何是道，笑指白雲中。　問云
　欲要登仙位，須憑志篤堅。
何是道，笑指月當軒。　問云
　有客尋機要，无人達妙玄。
何是道，笑指五千言。　問云
　无爲猶是幻，有作又成非。
何是道，笑指紫靈芝。　問云
　三教歸一體，萬法悉皆同。
何是道，笑指太虛中。　問云
　盡被无明障，都緣業火牽。
何是道，笑指日光鮮。　問云
　指迷如引線，得悟若穿針。
何是道，笑指玉壺金。　問云
　見有非爲有，言空未必空。
何是道，笑指美金花。　問云
　欲求清淨法，莫共利名交。
何是道，笑指白雲拋。　問云
　海藏凝珠翠，龍宮伴水銀。
何是道，笑指玉京春。　問云
　鬼子穿金户，神公透玉窗。
何是道，笑指汨羅江。　問云
　黃婆乘白馬，赤子跨青牛。
何是道，笑指月當秋。　問云
　乾坤相否泰，日月自交光。
何是道，笑指水銀行。　問云
　抽添分水火，加減瞿陰陽。
何是道，笑指白雲房。　問云
　金龍蟠寶鼎，玉虎遶丹爐。
何是道，笑指一冰壺。　問云
　風吹寰宇靜，兩過暮雲晴。
何是道，笑指太虛明。　問云
　幽微神莫見，玄妙鬼難看。
何是道，笑指玉爐寒。　問云
　沖天生瑞炁，滿地泛靈砂。
何是道，笑指夕陽關。　問云
　慧刀誅鬼魅，神劍斬妖魔。
何是道，笑指上天河。　問云
　龍吟青霧起，虎嘯黑風生。
何是道，笑指太陽星。　問云
　劍封三界靜，符鎮五方安。
何是道，笑指轉光旗。　問云
　敲開无縫鎖，打碎鬼門關。
何是道，笑指玉連環。　問云
　强兵除六害，戰勝殺三尸。
何是道，笑指白雲飛。　問云
　屏欲憑神劍，除情仗慧刀。
何是道，笑指月登高。　問云
　酒色財和氣，都來一劍揮。
何是道，笑指玉華峰。　問云
　見物中无相，明空復有形。
何是道，笑指古風庭。　問云
　堪歎浮生事，於身不久長。
何是道，笑指甲龍光。　問云
　濟物難明性，迴觀認本心。

通微真要

玉女籠輕素，金嬰裹絳紗。　問云
何是道，笑指日晶華。　問云
　海藏凝珠翠，龍宮伴水銀。
何是道，笑指白雲拋。　問云

除邪決正

鼎煉三尸滅，爐燒五鬼亡。　問云
何是道，笑指碧天長。　問云
　剪斷青龍尾，劈開白虎頭。
何是道，笑指月華樓。　問云
　豁開金水岸，劈碎玉京山。

頤真釋僞

滯法難明祖，窮經不見宗。　問云
何是道，笑指美金花。　問云
　滯法難明祖，窮經不見宗。
何是道，笑指玉華峰。　問云
　酒色財和氣，都來一劍揮。
何是道，笑指白雲飛。　問云
　沖天生瑞炁，滿地泛靈砂。
何是道，笑指古風庭。　問云
　堪歎浮生事，於身不久長。
何是道，笑指甲龍光。　問云
　濟物難明性，迴觀認本心。

何是道，笑指洞淵深。問云
上通三界遠，下達九幽深。問云
何是道，笑指碧波心。問云
盡説无中有，皆言有裏无。問云
何是道，笑指太玄珠。問云
地裂分金井，天開湧玉泉。問云
何是道，笑指月中仙。問云
迷邪千里遠，悟正亦非遥。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芝苗。問云
執有皆非有，知空未是空。問云
何是道，笑指碧潭中。問云
无心由自障，作相亦爲魔。問云
何是道，笑指定風波。問云
混俗無雜念，和光不染塵。問云
何是道，笑指自然人。問云
月澄天地秀，風静太虚寬。問云
何是道，笑指紫金丸。問云
雲根生瑞草，水谷秀靈芽。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皇家。問云
擊物三江響，敲空四海鳴。問云
何是道，笑指洛陽城。問云
壺中收日月，鼎内撮乾坤。問云
何是道，笑指太玄門。問云
赤蛇水底轉，鳥龜火裏朝。問云
何是道，笑指徹丹霄。問云
滿山輕霧起，極目淡煙横。問云
何是道，笑指雨初晴。問云
水中青到蛭，雪裏白蝦蟆。問云
何是道，笑指五雲深。問云
志清如玉潔，謹静若冰清。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京城。問云

三一混元

東海陽光燦，西江月色鮮。問云
何是道，笑指地和天。問云
燒成兩鼎藥，煉就一爐丹。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京山。問云
頤神如朗月，通道若清風。問云
何是道，笑指玉晨宫。問云
兩條玉柱杖，一對剔天關。問云
何是道，笑指雪三間。問云
木人三隻眼，石女兩雙眉。問云
何是道，笑指水牛兒。問云
戟前開兩曜，頂上現三星。問云
何是道，笑指太玄門。問云
劈開天鼎眼，露出杳冥精。問云
何是道，笑指紫芝生。問云
睁開眉底眼，露出目中睛。問云
何是道，笑指珏光瑛。問云
道心常不昧，法眼自然明。問云
何是道，笑指露明堂。問云

一至七字诗

題

題，題。訣正，除迷。開妙教，演真機。分明真指，脱灑無疑。妄言天地折，速報業相隨。兩眼滴爲凝血，一身墮落傾危。酆都永受刀山劫，萬刃攢身剉肉泥。

訣

訣，訣。方便，提挈。救群生，無分别。大道明傳，天機漏泄。煉性似銀霜，透入玲瓏雪。放開兩道清光，抱定一輪明月。壽同天地永無窮，不離目下朝金闕。

善

善，善。慈悲，方便。行周旋，功

施遍。普濟群生，不分貴賤。應物顯真常，露箇靈雯面。一條炁焰明空，兩點神光出現。秘受天符玉帝宣，金童引入長生殿。

惡

惡，惡。嫌貧，欺弱。損道德，行輕諾。善惠不爲，兇豪喜作。狡佞虎狼心，很毒窺人藥。鄙都譴責無詞，罪感剛鋒焰爍。寒冰凜凜劍千層，身遭悔懊前程錯。

戒

戒，戒。於身，穩快。去三毒，除六害。斷除邪見，莫學奇怪。今世不修真，來生還宿債。清廉謹慎無私，處一勿生憎愛。聚散氤氳噴苑香，祥光結就天花蓋。

定

定，定。頤神，養命。守真源，歸真正。默默澄清，寥寥虛靜。沖玄固蒂真，契道心通聖。自然百怪潛藏，始覺萬神齊慶。混合靈光入太初，空中現出明心鏡。

清

清，清。絕念，忘情。修正覺，頓圓成。海靜沖虛，浩洌林京。玉壺秋水冷，金井碧寒傾。雲開露出高天，靈臺皎潔分明。三千境上澄神廓，月樓獨坐看蓬瀛。

靜

靜，靜。虛心，入定。立真功，修真行。灑灑清涼，澄澄覺性。湛湛素波淵，渺渺秋江映。三天明月無塵，萬里仙風碧瑩。物物頭頭一劍揮，孤然獨坐修身命。

稽

稽，稽。歸元，復始。有中生，無中有。寂寞，無形。貫穿表裏。內外覺地共。遍濟虛空，撼搖不動。裔鄂不纖瑕，赫奕寥無縫。用吾大力神通，拶碎細微可近。始覺知常用。

首

首，首。通神，户牖。望南辰，盼北斗。千變之尊，萬化之主。運機天斗柄，斡轉夷門肘。闡開玉兔金精，混合靈空惠口。曠然溢目遍生涯，昇玄道太无中有。

珍

珍，珍。無舊，無新。除貴賤，絕疏親。自然昇降，暗攝鬼神。光明沖赫日，皎潔瑩無塵。大道同觀一體，悟來無我無人。七寶林中嬰姹戲，高空風月近爲鄰。

重

重，重。無極，無盡。日月同，天地共。遍濟虛空，撼搖不動。裔鄂不纖瑕，赫奕寥無縫。用吾大力神通，拶碎細微可近。始覺知常用。

修

修，修。慷慨，迴頭。開道眼，闡清眸。華池沖滿，神水盈流。日光明浄境，月瑩照清秋。坐看天文玉篆，行騎地馬金牛。昊景經行無過跡，越踏天空物外遊。

行

行，行。謹慎，至誠。修上士，處无爭。頤神養炁，保命長生。步虛通大道，旋遶踏空清。古逕端然夷正，不

迷郊野奔傾。路土紅塵飄不到，一程遊翫上琳京。

刀

刀，刀。三尺，吹毫。无垢膩，絶塵囂。剪除鬼魅，劈碎塵勞。山頭擒兕虎，海底斬龍蛟。夜寄南辰北斗，明封海岳天腰。樣入空中人不識，一條清氣上丹霄。

槍

槍，槍。致大，無方。輝日燦，耀天光。善降鬼魅，戰退魔王。豁開圓覺海，刺透碧空蒼。立起衝天柱地，横持鎮壓邊疆。學人還會金槍法，不戀蛆蟲臭穢瘡。

龍

龍，龍。異出，超群。行勇猛，坐英雄。口噴炎火，耳唖寒風。兩眼藏日月，一腹納乾坤。舒爪扳翻法界，磨角擦透崑崙。一聲霹靂驚天吼，三江四海盡知聞。

虎

虎，虎。中央，牝母。衆獸王，群山祖。勇猛英雄，乾坤主甫。一毛吞四海，兩眼消今古。扳山動地摇天，跑空踏開紫府。怒然哮吼聒天衢，一聲震地驚玄武。

神

神，神。無相，法身。心之寶，道之珍。大包天地，細入微塵。撥開星斗柄，斡轉日光輪。暗藏不測之機，明分太古玄真。砸破千門開萬法，長空灼灼化陽純。

炁

炁，炁。無遮，無閉。天地根，虚无系。大道相通，神機相契。匝界混元沖，沖和周普濟。綿綿運息通融。默默頤真相制。自然虚谷化元神，玉花散處朝天帝。

明

明，明。地静，天清。太虚闊，曠然宏。寰中虚静，海島雲晴。旱日炎炎燦，神光晛晛凝。照鑒萬物臨晞，銀淵滿目夷平。靈空任我精神戲，玉童跳入水晶城。

精

精，精。透日，沉瀛。氤氳秀，瑞炁生。風恬浪浄，泛暈流星。交光烹玉雪，耿耿月華明。乾坤立爲金鼎，漱溢滿水銀平。昕天擊玉翠霞琳，燦燦寥空現太清。

真

真，真。瑩浄，光新。細無測，大無窮。彌羅元始，梵昊夷通。風清飄坎户，月朗射離宫。在欲神淵無欲，居塵道大無塵。道兮非道知常道，神化無神所以神。

空

空，空。太極，相通。含大象，盡包容。五行不到，八卦難窮。寥寥沖上下，落落任西東。無跡無形無影，非青非緑非紅。亘古亘今難辨別，强名大道立乾坤。

見

見，見。本來，頭面。開慧目，神光晛。鑒煥無形，太空出現。兩道雷光飛，燦爛銀如練。隨機物我同居，應用知常萬變。一輪慧目射天階，玉嬰跳入通明殿。

聞

聞，聞。審意，沉沉。歸本性，覺真心。滌除鄭衛，聲色不侵。是非焉入耳，常聽虎龍吟。不鼓自然天樂，鳴聞太古之音。惠谷聰聰清韻響，一聲透入九霄林。

知

知，知。内外，天機。通真妙，達玄微。無修無證，無作無爲。玲瓏光翡翠，龍子昱朱衣。表裏明通瑩徹，心清滅火。踢破祖開萬法皆非。寰海一輪心月顯，精華閃出耀光輝。

覺

覺，覺。周遭，一匝。有神通，無名朴。遍體虛空，法亦非法。達者本無爲，不悟雙睛瞎。分明説破玄機，對面神思渺邈。一條天逕淨無塵，金烏迸散銀光撒。

盡

盡，盡。地摇，天運。透谷神，通玄牝。習之彌遠，用之彌近。遠望越天衢，近者通方寸。尋尋地角無蹤，渺娑婆不動。睨銘清虛體太空，陽淵廣大誰無分。

德

德，德。杳冥，恍惚。清風入國。一顆耀實腹。月匝離宮，清明童子，引入仙鄉。篆煙籠天珠，照破無明黑。同塵耿耿融和，貫世蠲蠲無物。一陰消盡一陽生，虛空遍濟無瑕玉。

可

可，可。無因，無果。絶貪嗔，去人我。意静消煙，心清滅火。踢破祖師關，掣開龍鎖。瑕琳寶貝無窮，内隱玄珠一顆。玄珠分處玉嬰朝，滿懷抱定金蓮朵。

儀

儀，儀。照坎，明離。神相契，道相携。望空拏住，心上無迷。天清通妙法，地静得幽微。天地心同一體，明分曠劫希夷。亘古綿綿無所契，神遊碧落太淵齊。

為

爲，爲。了正，無迷。開性覺，悟心知。滌除作用，不念禪機。般般都打過，物物斂光輝。體合天空海静，悟來萬法皆非。玄中自有香風動，神化澆漓月滿西。

常

常，常。静坐，消詳。頓静境，覺清涼。開明童子，引入仙鄉。篆煙籠地秀，炳燭耀天光。賜我蟠桃桂酒，醺醺醉卧高陽。驀聞一派清音奏，玉女争扶入洞房。

陽

陽，陽。偏滿，諸方。德顯化，道開張。金精流落，寶篆飛光。光飛盤漢骨，紅染太空蒼。返照不离日用，還元始覺真常。剥盡純陰通古道，神丹無礙得天長。

閑

閑，閑。至聖，非凡。朝静境，出塵寰。真真相濟，物物無攀。水雲常作伴，風月是鄉關。渴飲壺中桂酒，醉來獨卧崑山。雲深一覺遊仙夢，恣恁逍遥天地間。

姹

姹，姹。青春，二八。自合宜，同心知。滌除作用，不念禪機。般般都打過，物物斂光輝。玉貌清肌，風流俊雅。匹配綉

幃眠，夢裏同驚覺。忽然跳出羅房，一把金花亂撒。眼前相守不分離，一心明契晨宮匝。

息

息，息。孤然，獨立。外不侵，內無入。出自真心，本無形質。寂寂至虛堂，寥寥居靜室。兩條畫燭明空，光鑒一輪炎日。箇中端的有何疑，清淨無爲萬事畢。

妙

妙，妙。光而，不耀。望天盼，飛空眺。太極玄微，曠無邊徼。水月鑒空蒼，返復迴光照。萬法悟歸一法，一法在乎三要。存三守一炁神清，點化陽精降九竅。

法

法，法。無問，無答。通玄覽，處絶學。不在名言，知空頓覺。頓覺道無心，因心同啐啄。混融日月齊明，徧應山川海嶽。天性人兮人性天，自然一點無名朴。

道

道，道。機密，深奧。真實相，無形貌。玄中之玄，妙中之妙。萬物稟然滋，發用非爲造。運行日月飛空，遍散十方照耀。悟來無地亦無天，聖人假立虛名號。

德

德，德。滋生，萬物。徧東西，徹南北。灼灼無形，太空默默。擘開龍鳳髓，劈碎天筋骨。金精迸撒流霞，透入乾坤恍惚。神光燦燦結團紅，收來送入金烏窟。

水

水，水。涓涓，不止。上無波，下無底。空中湧泛，龍膏鳳髓。一味灌心田，潤養修真體。肌膚浄若冰霜，純陽自無陰鬼。俊目扶眉越太虛，不移一步空中起。

池

池，池。柳岸，堤垂。分水谷，照寒溪。金波輕泛，玉液澆漓。銀蟾拋雪浪，照眼渺淵瀰。潤谷溪波流濟，沖和萬化安頤。華池神水家家有，達者無爲無所爲。

液

液，液。自然，消息。育清肌，養靈質。外按周天，内合神室。離宮沖滿濟，照眼素光滴。玄霜混結成膏，精燦紅如赫日。胎星一點越仙宮，面現三清功已畢。

丹

丹，丹。天地，之間。飛鳳遶，火龍翻。樞機篆要，斡轉金關。取三光精髓，返七竅循環。一丸覆藏宇宙，變化吸海吞山。餌覺飛昇朝紫闕，標名玉簿列仙班。

性

性，性。靈源，通聖。無知覺，絶視聽。清似寒泉，明如寶鏡。鑒煥亦無形，物來同相應。知心離欲觀空，對境自分邪正。夜宿蟾宮折桂花，投明跳入金烏徑。

命

命，命。勿令，爭競。順時行，隨時應。清浄恬然，完容氣盛。精秘固神全，始覺真心定。身中血化爲膏，骨肉均融瑩浄。丹就純陽出五行，玉虛

降勅傳宣令。

鈆

鈆，鈆。無際，無邊。精鬱鬱，炁綿綿。動生萬物，海靜幽玄。幽玄天地髓，動靜道根元。視之非無非有，聽之默默寂然。玉壺冰潔清心骨，湛湛雲寥雪月天。

汞

汞，汞。寂然，不動。道之通，神之用。穿金透石，劍劈無縫。玉嬰籠寶月，戲把水晶弄。一天銀霧交光，閃爍非遥非近。權爲聖祖道家風，古音透入清清韻。

理

理，理。日精，月髓。上通天，下徹地。内外相交，其神不鬼。炳耀烈天衢，煥然光入體。方圓曲直隨形，上善心淵若水。凝空落落碧潭清，湛湛圓明融徹底。

一

一，一。難體，難習。邪中正，曲中直。大方無隅，寂寥獨立。分明在目前，對面人不識。取捨不增不減，搜尋無盡無極。亘古一靈真性顯，迴光返入太空實。

測

測，測。瀰阡，渺陌。絶搜尋，無瑕謫。非有非無，不空不色。曠大大無寬，微細細無窄。思之昊默魂飛，想化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上侵元始界，下覆大無邊。澄湛五行之外，杳兮雲寥散魄。無盡無窮無所知，或去冥八卦之前。初分一炁三才首，獨立或來如過客。

惚

惚，惚。乾坤，拍塞。混元中，凝冰雪，玲瓏似水晶。恍恍乾坤瑩净，輝輝滿國清平。五方霞彩收歸鼎，兩耀交光入寶瓶。

天

天，天。淵淵，玄玄。千機主，萬虚谷。空中不空，物無其物。有物混玄元，玄元沖上德。神光杳杳冥冥，道化昏昏默默。了然一法奪天機，太一壺中真軌則。

玄

玄，玄。太極，無邊。下移地，上通天。三光精秀，一炁明傳。爐門開兩路，龍虎鬥争先。戲弄明珠出海，拋天滾地聲喧。丹成蜕殼遊三島，閬苑逍遥不記年。

靈

靈，靈。炁秀，神清。凝奔月，眩飛星。高空惠照，大地蠲明。皎潔如冰雪，玲瓏似水晶。恍恍乾坤瑩净，輝輝滿國清平。五方霞彩收歸鼎，兩耀交光入寶瓶。

天

天，天。淵淵，玄玄。千機主，萬瑕謫。非有非無，不空不色。曠大大無寬，微細細無窄。思之昊默魂飛，想化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上侵元始界，下覆大無邊。澄湛五行之外，杳兮雲寥散魄。無盡無窮無所知，或去冥八卦之前。初分一炁三才首，獨立或來如過客。

機

機，機。體道，心知。開惠目，悟希夷。移神萬變，妙化无爲。无爲生一炁，一炁運三奇。混合精微淳古，經行住上无疑。見物明心心離物，冥冥杳杳别威儀。

溪

溪，溪。古岸，金堤。盈道眼，惠光輝。滒滒不止，流入天池。水碧開清谷，淵深動渺瀰。夾岸遊魚作戲，波心踴出靈龜。口噴紅霧金砂結，養就神丹合聖機。

丸

丸，丸。撮聚，眉攢。通道眼，體

幽玄。應物現機，隨方就圓。照見靈陽覺，神明法界寬。天地循環日月，空中虎遶龍蟠。丹臺捧出三光燦，晶耀无瑕玉一團。

芽

芽，芽。功可，奇加。深根蒂，勿令差。常添汞水，日進鉛砂。靈苗初出土，開泛美金花。嫩勝常娥丹桂，翠如王母仙葩。收來堪赴長春會，敢去瑤池閬苑誇。

雪

雪，雪。无寒，无冽。有中生，空中設。縹緲无間，玲瓏瑩徹。晃耀太虛明，煥然光皎潔。長天素若銀江，大地蠲如玉屑。炎炎紅日煎難消，四時常伴高空月。

然

然，然。至妙，幽玄。明真性，育靈源。有傳無授，得意忘言。三田精鬱鬱，一息炁綿綿。出入不離玄牝，莫將口鼻爲緣。无爲鼎内三花秀，産出紅爐七葉蓮。

密

密，密。无形，无跡。納清風，招惠日。湛湛孤然，寥寥獨立。千點素光清，萬派靈源質。其中産箇明珠，點化胎仙是畢。悠悠三界出洪波，篷萊路上知端的。

上清太玄集卷之十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0 上清太玄鑑誡論

姑射山神居洞太玄子撰

經名：上清太玄鑑誡論。金侯善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頌曰

直言至訣貞，何必懼人情。指引清凉路，提携業火坑。不圖君子重，孰怕小兒輕。語默依天理，忠心話普平。

夫大道寂寂無形，寥寥無象，元和混太始之先，玄微禀天地之外，自然虛無，生從有象。象感杳冥之中，法至空寂之理，真氣變真，真精變神，神真合道。道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之中，〔人〕最靈最貴，貴在修真。真者，常也。爲人日用而不知。知者，至在人之心也。心者，兑中之神是也。神中有真，真本圓明，性從清浄，隨情錯亂，背反正真。不念你生從何來，死歸何去，且過去事休思，未來事莫想，你不明。取現前一着，管交你脱脱灑灑，露露堂堂地，做箇分明底漢。天地不收，鬼神不管，身若太空，性同無侶，在陽而不焦，託陰而不腐，水火不能害，山海無由阻，通天透地，穿金貫石，孤然自在，獨體逍遥，變箇日月光明，便是圓滿法身。如此者，知其實也，未免遷途，終身有悞。全其聖功，可以超生出死。何以故？如銅鐵鑄像，須用範模。若以修仙，須憑師匠，指訣玄機，分明主客、動静、清濁、昇降、浮沉、三要内外，有無此法者，混而歸一。至在清浄修鍊，莫不向有爲中作。得此法妙機，由然有礙。玄微妙法，不可亂説，略而言之，臨危一着，認取規中大小細微，辨正無差，至死終身無礙。太上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又曰：死而不亡謂之壽。平叔曰：毫髮差殊不結丹。又曰：共神仙子細論，你却莫道，妄言惑衆，隨人生死，悞人性命。若有如此之心，天地不祐，左眼滴膿，右眼滴血，剉身萬段，永墮酆都，世不受生。有一等鈍根淺智，心生不信，競起人我，暗地裏説是説非，知他那裏偷得一兩句迷言謎語，皂黑角裏轉轉地惑人，自己不行勸人清浄，常作畜生行當，喫草見財氣不除，慳貪嫉妬不斷。每日家中偎妻抱子，游言野語，豈能成其正覺。若不真履實踐，豈不誤了前程。

頌曰

嫉妬轉生嗔，邪淫性不仁。朝朝貪利路，日日戀紅塵。猪狗常為伴，狐狸日夜親。色心猶未斷，何幸論天真。

道衆欲要修仙，須憑慷慨，一刀兩段，割愛離親，除情去慾，損念忘機，冰清玉潔，一志無疑，參師訪道，志誠堅修。太上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者，遠避不居也。又經曰：但凡修道，避静深山幽玄石洞，絶於雞犬，斷却是非，一心内覓，無勞外求。是謂

諸念不生，萬緣不染，方可做箇出家兒，便是箇無礙底閑人道衆。自古至今，也無一箇偎妻成道，抱子登仙。余今勸你，却然忿怒，常當發火，却言列子在家成道時。不曉事漢，列子是大聖人，也在家爲隱士，你莫待也做箇隱士去也。

頌曰

說者飛龍前，行之跛鼈後。修仙果未成，作業功先就。貪淫似野禽，好色過山獸。當作畜生心，勿思天地祐。

當本之日，燒香發願，求師訪道也。人言人語說得來，覓縫不着，元來口頭不似心頭。便教我與他說開妙道，鑿破天機。我也喚則是箇人養底漢，却元來是箇衆生，如今稍悟得些小法度，便早滑頭捏怪，把他人便着詩詞嘲撥，心生狡行，意作不仁，多能己勝，自立門風。道衆世中有這般賢士，怎不教人冷笑。更每日間瞞天昧地，背義負心，恩返生怨，自誇頓悟，道我心開，罵師呵祖，並無罪過。休道無罪過，你且試觸着，這管交你大人廳下，看打你那驢孔也。無不道人之性命，皆因大道所運，暗察人之善惡。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你見今世好醜、富貴、貧賤，所因前世修種到來。你早道了達天機，却道諸事無礙，有日天罰，教你耳聾眼瞎癱瘓，似恁地如何轉變，怎生體用。全無功行，便早要做神仙，却怕你不肯，違天負地，暗地不仁，貪色好財，破戒犯願。似恁地作業造罪，有日天開眼折，罰你那死屍管下稍，懊無盡期。我爲你授了這業積累觀子滿，後教你那畫眉蟲、養箇人身獸面底怪物，却教人擘口笑時着慚慙懼。更不敢論道說修行，怕你不信時，久後交人識看着。

頌曰

學道無剛烈，空將巧論舌。常存意馬顛，每使心猿劣。暗地色情魔，人前誇淨潔。虧心業報深，有日天公折。

道衆，此等衆生，求真有殺師害父之心，背道有淫親污戚之意。何以故？求真問道得法，返生冤報，恩不掛懷，怨常在念，豈不是殺師害父之邪。既然學道，貪愛不斷，色心不除，常作猪狗見識，牛驢行當，豈不是淫親污戚之意。佛言一切男兒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似恁這般作爲，更望做好人，每日家由更翫弄我，你待惱我，我更不愀，何爲不愀？愚輩似糞土之爲，若無糞土，草木不生。若無愚輩，賢人不發。被一等衆生厮惱厮害，説是説非，更早自誇伶利，是則你也伶利，會得些小法也。能馳騁偷得一兩句言語，便使滅門斷頭，可知道恩生於害。

頌曰

布惠恩生害，慈悲返作冤。朝朝迷酒色，日日戀腥膻。又取他人火，不除自己煙。勸君休狡佞，照鑑有青天。

更有得法一等，纔時得法，未能解悟，却早到付囑我如此天機，不可亂傳

與人，及至背我，他早別立門風，毀謗先賢。可知道教成一箇，不如掐殺一箇，似這般没前程行當，豈不是打地獄底朴子。未能修行學道，早先作業造罪，更兼賣道爲生，積法求食，茶來茶言，酒來酒語，兩兩三三，一攢一簇，更説是説非，道人長短，却不自斟酌，那死人身軀，到哩哩咕去擷地，動不動變了猴猻臉。道罷了，却没一事，似恁麼不乾重，更由自要作神仙。難得你八風吹不動，待不語來，和我一場憋悶。似恁麼顛之倒怪，狂心不除，色心不斷，真似没翅翎底蜜蜂兒，一甜來，兩甜去，被他糊倒脚手，整理不得，平地上喫一交，没奈何推道命不中没轉利漢。豈不聞古人言云：萬事不干天與地，自家求死不求生。及至勸着言道神仙，皆是宿緣，自己無福，却不道人人有分，箇箇圓明。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無欲，觀其徼。有欲無欲，皆是人之心也。是謂同出而異名。異者，各異也。何以故？常以無欲静心，明開天眼，認取靈虚妙覺，神室光明，孤然獨體，物外飄飄，化箇瑩目天仙，便是人人有分，箇箇圓明。道衆，我與你做箇修仙的公案，勿生不信，子細推尋。今生不了，莫望來生。來則也來裹，知他誰家槽頭尾厮溷去邪。不道填還他。你則有一法，拽犂馳駄，便是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怕你不信時，没人處託手，心頭子細思量去。

頌曰

口辯説其功，常居酒色叢。未能通聖教，自己立門風。性染紅塵裏，身居火院中。臨危一念錯，永劫墮沉空。

道衆，然有幾箇修行，離親割愛，至没人處，暗地裏却打長出氣。似恁麼不剛志，無決斷，一似打泥母猪，拖泥帶水，不濟不溜，唵唵唵唅唅，豈不虚受了十方施主供養，不道你下稍，着甚填還他。你則有一法，拽犂馳駄，便是一似畫底似，不識羞耻。由自更賣弄，却道修行，也無言無説，是那箇邪畜生説與你來。没轉利漢，你當年之日出家時，勾幹箇甚麼事來。却不道你性命如何也，便早信人之言。既道無言無説時，這《大藏經》盡是誑人邪教。又説我清浄無爲，便是修行。樂然太上曰：吾得真道，非爲自然，學而得之。吕公曰：不因師指，此事難知。既道無言無授，上古聖人亦是謾語。古頌云：上邊竅，有眵泪，中間竅，有涕唾，下間竅，有屎尿。精津血肉，觔骨皮毛，屎尿豈不是穢物蛆食。却不道修行要真清真浄。真清者，太

玄高渺，寂湛無形。真淨者，明通法眼，棄假還真，認取本來一點神珠，換釋凡胎，棄除濁骨，體若虛空，性同日月，名爲清淨，一切穢物並不能污染。若論無爲，你守那箇無爲，每日一似秕穀堆。今澄身打坐，怒觜臉腮，把積古千年閑事盡都思量起來，心上鬧嘈嘈地，更由自説無爲。你及至十二時中，般柴運水，着衣喫飯，行居坐卧，百端動用，怎得無爲。又被大小二便蹙你着，又却早往糞堆頭走。却不道這無爲，要認取孤然靈覺，物外天真，明如赫日，光似秋蟾，射乾坤皎然無物，照天地瑩淨無塵。若達此教，方可是箇清静無爲。不知聖人正義，却學乖慵懶惰，一似分界堠子，牽不向前，推不向後。没轉利漢，不知好弱，不辯邪真，我想筭上天，也無這般不伶利底神仙。

頌曰

真寶又何曾，虛脾鬥葛藤。自知巢鴆鷇，豈見海鯨鵬。行短誇機巧，功虧衒己能。不因多諂詐，惡業萬重增。

更有一等不近道理底，庵舍中一似獨活草也。無箇來往，見每日家閉門塞户，見箇送道糧人來，脚手輕便，如人上坡，各自努力，至誠謹慎，勿生不信之心，積功累行，訣正除邪，鍊神合道，道契神真，至玄至妙，至清至微，盡其功焉。是謂修行學仙之要也。

頌曰

蒼生謾一群，逐浪入泥津。挫弱玄元主，輩非太上尊。不明真正教，自昧入邪門。死受無間苦，剛鋒萬劍身。

道衆，不是我不慈悲，爲你不仁，和我忿外，爲你畜生見識，和我待作衆生行當。余今直勸免你後憂，苦口是良藥，逆耳作忠言。何以故？善言不美，美言不善。直善者獲天堂之福，至惡者遭地獄之殃。罪業分明，至在人爲，學道抹捷，一刀兩段，斬丁截鐵，迴心省悟，做箇逍遥自在閑人去。念生死事大，直饒兒女成群，金銀滿庫，到頭終是一場落空。這性命之珍，財帛也買不得。這生死，兒女也替不得。如人上坡，各自努力，至誠謹慎，勿生不信之心，積功累行，訣正除邪，鍊神合道，道契神真，至玄至妙，至清至微，盡其功焉。

頌曰

上清太玄鑑誡論

（朱哲點校）

011 上清太玄九陽圖

姑射山神居洞太玄子撰

經名：上清太玄九陽圖。善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金侯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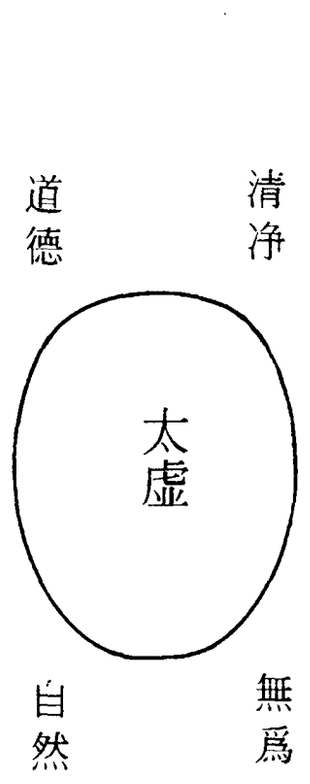
法本無言，假立言而明道。神亦無像，假託像以求真。內通陰魄，外鍊陽魂，適有無之理，應動靜之機。一昇一降，易三宮妙化之元；一浮一沉，御六洞飛玄之氣。非用爲用，成一真之性，不爲而爲，鍊九陽之丹。丹適珠凝，精流天癸，遘日昇霞，極乎萬象之先矣。頌曰：

未悟須憑萬法，心開一物全無。
內有玄珠出現，寂然無侶太虛。

太玄混沌之圖

夫混沌虛梵，溟涬無光，玄精未兆，人物不分，體淨冥無，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頌曰：

洞寂無聲無色，默然杳杳冥冥。
未分天地之象，深藏太一之精。



未見之圖

夫未見者，蓋修真之士，不通道眼之分也。雖對日月之明，無能知自己之性。晝夜經行，不明諸有。然通物物，由睟瞽之精者也。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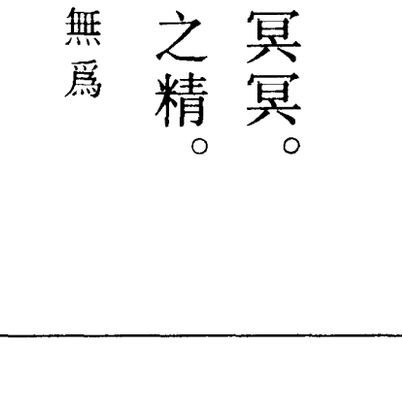
未見目生疵病，心通道覽滌除。
悟則日中現斗，迷之浪失玄珠。



太玄制魄之圖

夫內視無形，熒然虛靜，象若玄霜者，迺固窮命蒂之元也。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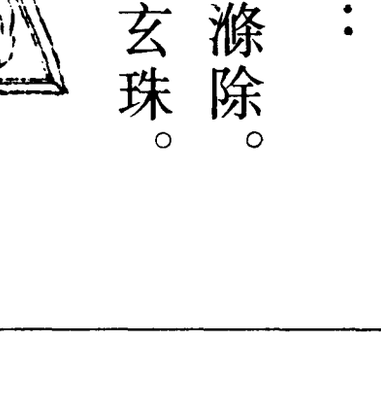
柔弱冲虛至德，謙和隱弊無私。
閉目精思遺照，寂然內守真慈。



太玄鍊魂之圖

道非常見，可以真見。妙然神化，光於四達，煌煌兮混陽魂，遊於象帝之先矣。頌曰：

俊目扶眉光奕，撞透京山虛壁。
璨然靈寶滋純，遍塞太空微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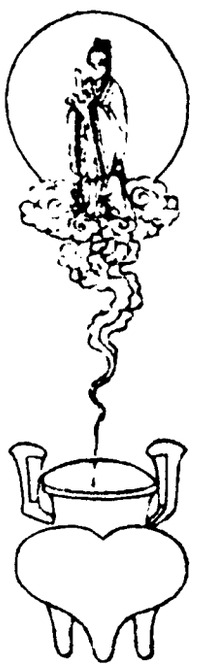


太玄動靜之圖

道之無心，寂然不動。默而玄之，靜也。神之有應，感而遂通，渙然妙之，動也。一動一靜，可成真道矣。頌曰：

劈碎荊山尋玉，擘開世網搜玄。
兩點清光瑩徹，一輪紅日當天。

太玄有無之圖



大道無爲而無不爲，爲之有而體無，無之用而還有。通玄入妙，顯道神德行，而是謂有無相生之理也。頌曰：

玉桂深藏海月，瓊林透出寒光。
玄照混然一體，含弘至大無疆。

太玄昇降之圖



仰之彌高，神而昇之。見天象浮沉之，備冲而用之，俯仰對接，通於萬機，易乎上下之變也。頌曰：

神化一昇一降，道機上下浮沉。
玄中妙滋靈寶，光明照破天心。

太玄三要之圖



太始之元，虚無之道也。遍昱之通，象帝之明也。胎光之凝，元神之照也。三一混然，現于真空之理也。頌曰：

金丹有如紅日，至道全似青天。
但得眼光不昧，何須向外搜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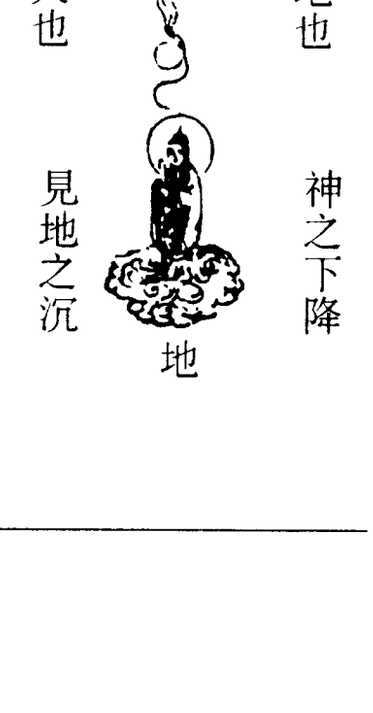
太玄六合之圖



天道與人道相通，虚含虚也。冲和與混元相接，氣含氣也。慧光與象帝相凝，神含神也。六洞飛玄，是謂三及之道也。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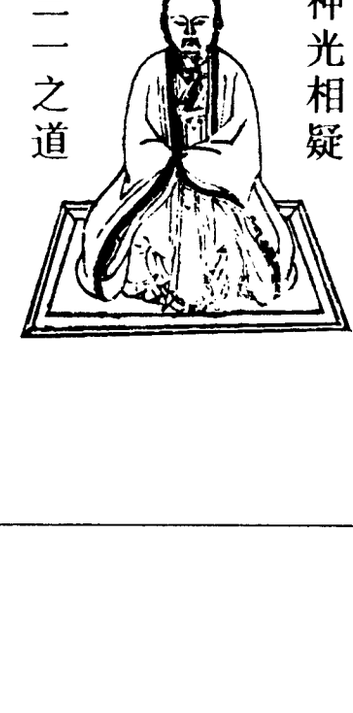
日照冥陽洞濟，風吹頂裂天開。
滿國龍光迸彩，神功兩翼徘徊。

太玄九陽之圖



如上之理，混而爲一。一真之變，化於無狀之狀。煥然流光，明於八極，内外瑩徹，是謂九陽玄象之真也。頌曰：

謹按《金碧古經》修真之圖，月初三日，月出於庚位，得震卦，昇一陽爻。八日上弦月出於丁位，得兑卦，昇二陽爻。十五日照望，月圓於甲地，得乾卦。十六日平明時，月在於辛位，得巽卦，復一陰生。二十三日，下弦月在於丙位，得艮卦，復二陰生。三十日月盡於乙地，得坤卦。經曰：如上三十日



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神功運移，如環無端。八卦布列，不失於節用者也。頌曰：

中元易坎離，頓覺見聞知。
水火藏神聖，陰陽配耦奇。
心凝融素質，形釋越青微。
混合乾元象，星光霄漢輝。

震象之圖



初三日，月出於庚位，得震卦，昇一陽爻也。

頌曰：

初九變成震，月三漸出庚，清眸開鑒處，始進一爻生。

兌象之圖

八日上弦，月出於丁位，得兌卦，昇二陽爻，頌曰：

震卦變成兌，八日月在丁。
靈華盈秀目，陰退二陽昇。

乾象之圖

十五日照望，月圓於甲地，得乾卦之象。頌曰：

兌卦變成乾，乾元法象天。
圓明盈甲照，純粹始通玄。

巽象之圖

十六日平明，月在於辛，得巽卦，復一陰生。頌曰：

乾卦變成巽，平明月在辛。
陰生陽氣減，進退若晨昏。

艮象之圖

二十三下弦，月在丙，得艮卦，復二陰生也。頌曰：

巽卦變成艮，下弦二十三。
玉環沉丙位，一半落深潭。

坤象之圖

三十日，月盡於乙地，得坤卦，純陰之象也。頌曰：

艮卦變成坤，坤元氣象蒙。
純陰從乙地，至道悟無窮。

離象之圖

離中虛，在天爲日，在人爲目，望而知之爲神也。頌曰：

離卦藏虛日，陽光滿目清。
境宸開寶鑒，天地緬然平。

坎象之圖



坎中實，在天爲月，在人爲耳，聞而知之者爲聖也。頌曰：

坎中藏水月，靈耳悟清吟。
至聖功尤雅，無弦譽譽音。

大哉元象，洞寔淵明，剛健中正，純一之精。

頌曰

道莅通亨，神物滋萌，嘉美之德，秀植光榮。

頌曰

道滋美利，萬物咸寧，德施弘普，天下文明。

頌曰

一性純貞，萬化含靈，真元精粹，實結琅星。

太玄九陽修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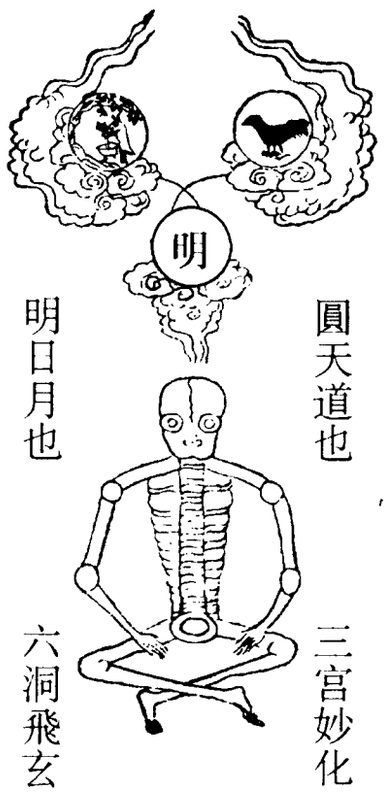
歌曰

混沌初開闢，元和易太初。三宮分上下，六洞應沉浮。梵氣通周匝，元

華遍有無。乾坤爲寶鼎，天地作丹爐。象帝含靈質，圓明洽太虛。神凝丹鳳髓，氣結碧蟾酥。鍊就真精粹，純陰盡削除。九陽神火聚，一變混元珠。

頌曰

傳寫作規模，其中辯有無。有無明徹底，玄象化丹珠。



太玄十二時歌

夜半子，玄元聖祖留宗旨。陽素偏明太古風，梁戍自適冲虛子。各稱能，奚盡爾，忘一機兮皆在此。子臯奕羽降神禽，不逢怪鵬緣何事。

其二

鷄鳴丑，夢中喚覺明元首。陽光未出早開眸，天癸迴靈潛斗口。啓玄關，通機肘，默釋無兮明自有。輯吁方知逃逸機，大音朴惔焉能吼。

其三

平旦寅，靈陽未現物華新。圓覩至明難啓口，恂奕無知語甚頻。忘濁質，換穢身，道伴仙居擇上鄰。不分真僞狂徒者，兀兀塵中爭我人。

其四

日出卯，丹風曆御無縈惱。燦燦交光匝太空，輝輝照徹盈纖杪。上仙機，訣然了，天瑩無塵傳六寶。中華理易徽，天寶釋

其五

食時辰，密密天光照谷神。盈溥泊然融一體，入戍由咫論三身。道虛靜，性自臻。混元凝化物滋淳。休將檮杌同琳苑，楓間靈椿出舊新。

其六

禺中巳，道自存三一生二。子覩睟瞥不精思，伸奕夐悉文聖意。悟真空，明宗旨，一靈覺性通天地。寂寥常處大虛間，到此歸元孰可示。

其七

日中午，天光赫赫熠寰土。瞪子眩清面晢忘甘苦。悟與迷，各得所，輔正除邪須測度。開明象帝出先天，運化純風含太古。

其八

日昳未，庭中靜絶金奠吠。默守神功上善機，靈波滾底盈天地。處玄微，真清麗，未悟之流須子細。闡開玉户見星眸，道字一無孰善計。

其九

晡時申，樂天知命絶艱辛。不羨啓期三事美，非圖林類百年春。道爲主，性爲賓，二氣凝然合至真。窺質上資蟾闕影，已逢浮木出波津。

其十

日没酉，孤然惔静無交友。高岑月出散瓊花，溪邊風細摇金柳。道自生，神思守，圓明湛湛無中有。精陽豁落太虛間，嚇退陰魔天外走。

其十一

黄昏戌，兩條畫燭明空室。晄奕兒童翫此中，晄照赤子斯功畢。運性光，神威力，形釋心凝申退屈。信哉一味太陽酥，慧師餌覺甘如蜜。

其十二

人定亥，垂簾掩户忘憎愛。自適恬然物外機，逍遥任性無妨凝。　道滋符，真元在，天地盈虚明否泰。屯蒙受卦稟生成，萬聖千真皆倚賴。

上清太玄九陽圖

（朱哲點校）

012 析疑指迷論

經名：析疑指迷論。元代神峰逍遥大師牛道淳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衆術類。

析疑指迷論序

神峰逍遥大師，出示高論二編，名曰《析疑指迷》。清談不吝於胸懷，奥妙發揮於翰墨，平生所養，於兹見矣。幸緣一覽，俾予泠泠然獨立於通衢，不知四肢之有無，則可以墻塹玄門，梯航後學者。大德戊戌仲春朔，汝南重玄子劉道真謹跋。

前火傳後火，薪異而焰同。今聖嗣古聖，時殊而道一。故宜乎馬、譚、劉、丘已來，演玄風敷妙化之真人，繼繼而出也。神峰逍遥先生牛君練師，新出奇論二卷。目曰《析疑指迷》，屬余以文開卷，一閲不覺身世兩忘，若馭清飆而遊乎碧落矣。其誘人也，循循然有條而不紊，使人惑志頓消而朗徹。其進人也，端語一發，使人浩然長往而不留。其言簡，其理微，其示教也深，其用心也切，此可謂火傳而聖繼者也。門人恐其微言將没，哀而録之，以裨後進。其弘師之道如是，此亦可謂用心之厚者焉。時大德三年中秋前三日，静安沖漠道人王道亨書。

神峰逍遥子閑居幽室，倚軒塊坐，隱几忘懷。適有悟真子李志恒，拜而謂而起，恭然而立，携牋作禮，拜而謂曰：敢問全真妙理，至道精微，性命之義，修行次序？願師演而析疑矣。逍遥子答曰：夫至道精微，無形無名，難演難言，非容取捨而可得也。故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辭，在人虚府自悟耳。其人叩之不已，志之愈誠，由是不得已而應命。輒述是論，名曰《析疑指迷》，庶資初學之漸悟耳。時元貞二年孟春上元日題。

析疑指迷論

析疑

或問曰：何謂全真？答曰：即爾之一念未萌之前也。夫一念未萌，等同太虛，視之不見其色，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形。其上無蓋，其下無底，其傍無門，其正無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杳冥莫測，恍惚難明，體之非有，隨用不無，隱大無外，藏微有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包含萬象體，不挂一絲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全真。太上所謂釋教謂之圓覺，又云圓空。太上所謂混成，又云圓通。故《南華經》云：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之謂歟。

或問曰：何謂心性？答曰：夫心性之義，譬猶漚水，水本至清，有感漚起風浪，渾濁不能鑑理，風浪息時，水澄漚止。以此論之，水即是漚，漚即是水。由是言之，心即性用，性即心體，體用俱忘，全真而已。

或問曰：何謂性命？對曰：夫性命之理，乃陰陽神氣之異名也。夫神氣二字，呼喚無窮，今略言其大槩。或謂動靜、龍虎、水火、坎離、東西、南北、春秋、温涼、冬夏、寒暑、否泰、窮通、升降、往來、有無、虛實、上下、浮沉、高低、深淺、金木、剛柔、天地、日月、震兌、昏明、夫婦、鼎嬰姹、金翁黃婆、絳雪玄霜、紫芽紅粉、真鉛真汞。其他殊名異呼，不可窮極，種種名相，不可著止，總名神氣而已。

或問曰：何謂俱全？曰：夫念頭起者爲何？答曰：夫命者，氣也。基者，本也。一氣之本，即道是也。夫道者無形無名，非容取捨而可得也。取捨不容，有何傳哉。故關尹子曰：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又子列子云：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此之謂歟。

或問曰：祖師言五行不到處，一念未萌前者，即與向之所謂未始有物之義同也。既未始有物者，强名曰道矣。

或問曰：且未始有物者謂道，既已爲物矣，物中有道乎？對曰：夫物從道生，物即是道，亦猶心從性生，心即是性。體用兩全，洞合道原。曰：何名賓主？答曰：前念爲賓，後念爲主。念起不著，本無根緒。故洞明真人云：念頭起，覺時休。此一句體用賓主俱全也。何謂俱全？曰：夫念頭起者爲賓，覺者是主，主正爲用，休歇是體。由是言之，體即用也，用即體也，體用雙泯，全真者也。

故洞明云：師傳祕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裏培。又關尹子云：天地成理，一物包焉。又云：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又太上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正謂此也。

或問曰：清和真人有云：止念降心越念多，不降不止，逐浪隨波。如何即是？答曰：凡初學道者，必先悟其真心。夫真心者，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本來清淨，於此淨中，一念忽起，頓然迴光，返本歸元，則湛然清淨矣。故經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既得三毒消滅，即合於道矣。若不明此理者，一念既起，又起念降之，降之不下，生心遣之，降遣不已，還自纏縛。若不降遣，縱欲昏迷，轉不相應。故常知常覺，還自把捉，不知不覺，透入別殼。亦與託生的一般也。直待報盡方歸，馬乏人困，終不悟矣。豈不悲哉。

或問曰：如何得萬法圓通？答曰：修行之士，必先明心悟性，然後絶疑，方能養道。夫心者是萬法之源，性者是群經之要。故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此名法眼圓通矣。至如一大藏經，只是説這些理趣也。古今聖賢所得者，得此而已。過去師真所演者，演此而已。五祖七真所了者，了此而已。奉勸同流，若能悟此，更莫狐疑，斯爲學道樞機，正是修真之祕訣。

或問曰：昔神光大師向達磨祖師前求安心之法，祖師答云：將汝心來，吾與汝安。神光良久曰：弟子覓心無所得。祖師曰：吾與汝安心已竟矣。其理何如？應曰：凡初學道者，必先抛棄塵緣，屏除愛欲，遍訪明師，究研妙理，妙理精明，更要端的志節。次須明戒定慧三者，此序進之要妙也。夫戒者，是上天之梯凳，渡苦海之舟航，陟道之初基，乃修仙之漸路也。若無戒則不能入於定門也。不入定門者，無由發於慧也。故《莊子》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又云：宇泰定者，發乎

天光。天光若發，則與道同其源矣。

或問曰：出家修道，又言道本無修，其意何如？對曰：夫道之在人，如金在礦。礦內有金，不鍊而爲石，石若鍊去，即名爲金。既已爲金，不復爲礦也。人中有道，不鍊而爲凡，凡心鍊盡，即名爲仙。既已爲仙，不復爲凡也。若已爲金，不須鍛鍊，既成仙道，復何修哉。

或問曰：丹陽真人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其義何如？應曰：若我人山放倒，則龍虎穴便開也。何謂也？夫我者，心即是也；人者，境即是也。若心境兩忘，則人我山倒矣。夫龍虎者，即人動靜生滅之心也。生滅之心始於真空之性，真空之性，寥廓虛寂，故名謂穴也。又云虛府也。太上所謂衆妙之門，又云玄牝之門矣。又《莊子》名謂天府，此乃龍虎穴之義也。云衝開者，是無遮障之貌。既無遮障者，即道蘊於此矣。

或問曰：如何是金丹？答曰：夫金者，喻如曾經鍛鍊，真堅剛利，明白瑩素也。丹者，譬若圓成光大，環樞應變，反覆無窮於本末端倪也。丹之爲義，若人服之，定超生死之病矣。故曰：金丹也。

或問曰：凡初修鍊，必須減飯、除情、戰睡。又云飢來喫飯困時睡。其理何如？答曰：其理兩説。一者初心進道，熟境難忘，馬猿易動，所以衣食睡欲不教如意。古人云：學道休望如意，如意休望學道。又云：飽暖生淫慾，飢寒守自然。若以塵心絶盡，道眼衝開，則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者，又豈妨於飯食睡眠也哉。

或問曰：離峰真人云：有體亦是病，無體亦是病，有無俱不用，何處安身命。其理奚若？答曰：有體則著於色相，無體則滯於頑空。有無俱不用，則落於滂蕩矣。曰：如何出得三重障礙去？答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亦非安，回首二乘外，靈光射廣寒。

指迷

廣漠先生閑居於丈室，恬然而宴坐，澹漠而忘懷，委蛇而自適，任運而逍遥，恣放情於自得之鄉矣。時有昭然子，越坐而起，恭然而稽首，立侍乎前。曰：弟子得爲役久矣，未獲夫子傳吾妙道而已。今日宴閒，敢問其道若何？廣漠先生移位近前，默然良久，動容有間，仰天而笑曰：道奚傳哉。昭然子曰：夫子勿稽，弟子終願聞之。

廣漠先生曰：道本無問，問亦無答。纔涉有言，即墮於第二義也。故曰：道不可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思之不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辭，在人靈府自悟耳。

昭然子曰：道既無傳，弟子嘗聞，道家者祖宗遞授，師資相承，遞授相承心，悟其性，而後養其命也。夫漸悟之者，先要明其箇什麽？答曰：遞授玄教，相承妙法功，積其行，而以歲月求之也。次須累其也。曰：玄教妙法而亦有道否？答曰：不即不離，譬猶筌蹄也。夫筌者也，月之久也，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是無爲者，過去師真而謂曰減飯也，戰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於是，行住必於是，坐卧必於是。綿綿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若存，用之不勤，如是無間，鍛鍊功著而忘言矣。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言也。而形如槁木，心類寒灰，窈窈之哉？夫忘言之人者，言無言，終日言而中，獨見曉焉；冥冥之未嘗言；爲無爲，終日爲而未嘗爲也。而得體合於氣，氣合於神，故曰：無言而無所不言，無爲而無所不爲矣。

昭然子曰：未得魚兔，必用筌蹄，不能悟意，須假言教。惟願夫子慈愍，少垂微言，發吾之覆也。於是再拜稽首，曲躬而立。廣漠先生曰：居，吾語汝。夫道無後先，而教有頓漸；人性有利鈍，而悟有淺深。稟氣不同，而賢愚有異，循之於本也，咸始於道矣。故曰異途而同歸也。夫頓悟之者，不假修持，則直超彼岸，立證無生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而能反山川，移城邑，蹈水火，入金石，縱橫無礙，而變化無方者也。夫漸悟之者，先要明其心，悟其性，而後養其命也。次須累其功，積其行，而以歲月求之也。歲之深也，月之久也，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是無爲者，過去師真而謂曰減飯也，戰於是，行住必於是，坐卧必於是。綿綿睡也，擒猿而捉馬也，薄滋味而慎言若存，用之不勤，如是無間，鍛鍊功著也。而形如槁木，心類寒灰，窈窈之夫道本無爲也，而心即有鍊也。鍊者，中，獨見曉焉；冥冥之損其舊習而新染也。損之又損而得體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神合於無也。而能攝乾坤於掌上，摶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無爲可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聚散三辰，出養命也。

昭然子曰：頓漸之理，敬聞命矣。有入無，存亡自在，而陰陽不能測矣。即混元真氣也。故曰：物受之謂命，天賦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此之謂歟？

昭然子曰：古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云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是敢問心性之義若何？廣漠先生曰：古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細細釋之。廣漠先生曰：居，吾語兩也，而不同乎？答曰：而言異而理子之難悟也。且若問吾者，心也。吾同也。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謂不答若者，亦心也。心之與心，有何異知守其命分也。分外貪生而失其本者，非君子也。夫人以精爲根，以命爲本，以性爲宗，命者氣也，性者神也。夫神、氣、精三者咸原於一，而未嘗離

養命之理，而有爲乎，無爲乎，奚若？答曰：而無爲乎，無爲而無不爲也。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也。曰：既是無爲者，過去師真而謂曰減飯也，戰睡也，擒猿而捉馬也，薄滋味而慎言也。而似有爲乎。其理何如？答曰：夫道本無爲也，而心即有鍊也。鍊者，損其舊習而新染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無爲可養命也。曰：命者，何謂也？答曰：即混元真氣也。故曰：物受之謂命，天賦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此之謂歟？

昭然子曰：古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云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是敢問心性之義若何？廣漠先生曰：古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細細釋之。廣漠先生曰：居，吾語兩也，而不同乎？答曰：而言異而理同也。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謂不知守其命分也。分外貪生而失其本者，非君子也。夫人以精爲根，以命爲本，以性爲宗，命者氣也，性者神也。夫神、氣、精三者咸原於一，而未嘗離

也。而離之者，皆越於分也。曰：何謂越分？答曰：夫人性分，無欠無餘，本來具足，凡養生之物，皆是不得已而爲之。夫不得已之類，可爲無心矣。無心而可以養命也。人而不知此理，心慕於妄緣，而以爲其預謀，積聚而以爲久，恣縱於驕淫之地，流蕩於名利之場，往而不返，迷而不悟，豈能爲君子哉。

昭然子曰：夫精氣神未分，則不問。既已分矣，奚復爲一邪？答曰：夫三者分離，皆因其有心也。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是故心感於外者，感於悲則淚出，感於酸則液出，感於燥則汗出也。人能寧心辛則涕出，感於淫則精出也。於戲，多於虛極之鄉，息慮於無爲之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心不動也，而精自祕也。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大同而無所不同，而無所不同矣。

昭然子曰：養命之理，敬聞命矣。敢問鍊丹之要，亦可得而聞乎。廣漠先生曰：鍊丹之要法有多門，而有邪正，亦有大小不同也。

答曰：有鍊五金者、八石者，有採日精而月華者，有吞霞而服氣者，有採戰而閉精者，或服水火而還元者，吐故而納新者，按摩而數息者，熊經而鳥伸者，搖筋而擺髓者，嚥津而納氣者，守下丹田而明堂者，默朝上帝而運氣者，倒卓而仙亦有九品，有虛無之仙、天仙、地仙、神仙、鬼仙、山仙、水仙、人仙、物仙，是爲九品也。故天仙不離於天，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鬼仙不離于鬼，山仙不離於山，水仙不離於水，人仙不離於人，物仙不離於物也。夫原其所始，本無三九之分也。爲其悟有深淺，稟有清濁，而功有多寡，故有如是之異也。

曰：上乘鍊丹者若何？答曰：夫上乘上品鍊丹者，以太虛爲鑪，以真空爲鼎，以圓明爲藥物，以天光爲進火，以不爭爲防危，以清淨爲沐浴，以無爲爲外護，以恍惚爲抽添，以不染爲革穢也。而得之於一息之間，而了在於百日之內矣。曰：中

乘鍊丹者何如？答曰：夫中乘上品鍊丹者，以乾坤爲鑪，以陰陽爲鼎，以真鉛真汞爲藥物，以純陽爲進火，以欲念爲滲漏，以不昧爲防危，以消洒爲沐浴，以柔弱爲外護，以定慧爲抽添，以忘機爲革穢也。而得在於百日之中，而了在於三年之外矣。曰：下乘上品鍊丹者，以身爲鑪，以心爲鼎，以神氣爲藥物，以覺照爲進火，以逐境爲滲漏，以不睡爲防危，以滌慮爲沐浴，以謙和爲外護，以昇降爲抽添，以純素爲革穢也。而得之於三年之内，而了在於九載之中，亦以身爲鑪，以五臟六腑爲鼎，以精血爲藥物，以運氣爲進火，以精泄爲滲漏，以節飲爲防危，以漱津爲沐浴，以修善爲外護，以導引爲抽添，以不淫爲革穢也。而終年無成，而修之於累世矣。此可以延年，而不能出離輪迴耳。雖然，比於誣善之人，亦雲泥有間矣。

昭然子曰：鍊丹之理，敬聞命矣。敢問《清浄經》云：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乎？於是廣漠先生放下拂子，斂身而卧，良久曰：會麽？昭然子於言下大悟，踊躍而喜，怡然而笑，遂禮三拜，稽首立侍乎傍。廣漠先生蹙然而起曰：子見箇什麽道理，而便拜乎？昭然子曰：夫子是何道理之有哉？廣漠先生曰：如是如是，子善護持矣。頌曰：

本來無説亦無傳，只爲學人酷殢筌。
若會其中端的意，寒潭秋月冷沉淵。

析疑指迷論

（朱哲點校）

經名：雲宮法語。元汪可孫纂。
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太玄部。

雲宮法語序

萬形皆有弊，惟道獨不朽。人之在天地間，斯道之寄也。有命焉，有性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下無二道，豈有二性命哉。危微精一，見於大舜之戒禹，恒性、習性、明性、節性，見於湯尹、周公之格言。夫子贊《易》曰：各正性命。則性與命並言之矣。然觀夫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性命之學，非深造者不能貫通也。至曾、思、孟之相傳，性命之學愈著而愈詳。儒者以養性率性爲先，知命立命爲務，故功極於贊化育，參天地。彼道釋明心見性，修命復命，至於妙有真空，與道合真。道釋性命之學，亦不能泯滅也。後世流弊，儒以文章沽爵禄，道釋以禍福誘愚庸，躬行踐履之間，鮮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況三綱五常，道之大原，天命民彝，庸有未盡，豈所以爲道哉。聖明之朝，作之君師，吾儒之道尊勸益加，道釋二氏不廢崇奬，期天下咸歸於道。泰和盛治，家稷契而人皐陶，無上等正覺，釋老中之功用，於是談性命者多矣。然而未得其歸一之要。余倣之經傳，類而編之。吾儒之道由正心誠意而得，佛老之道亦由正心誠意而得也。人欲盡即心齋坐忘之時，究竟斯道，庶乎瞻前忽後，無時不然，仰不愧而俯不怍，豈徒虚無空寂之謂性命云。大德戊戌秋，績水虚夷子静安汪可孫序。

雲宮法語卷上

績水虚夷子静安汪可孫纂

先天品第一

原天地未判之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既判，乃開天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經曰：太上至真，無極大道。《度人經》曰：上無復祖，唯道爲身。又曰：元始祖炁。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又曰：無極之真。康節曰：若論先天一事無。程子曰：人生而静已上不容説，無極則不容言，亦無體段之可名，才説已不是。

後天品第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爲天稱父，坤爲地稱母，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精氣爲物。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參合而生。《素問》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陰陽者血氣之男女，生育者人倫之本。故陽内陰外，陰含陽胎，而男形成；陽外陰内，陽含陰胎而女形成。《九章經》曰：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於是而生。《般若經》曰：色身又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六祖曰：卵生迷性，胎生習性，濕生隨邪性，化生趣性。子夏曰：商聞易之生，論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陽從奇，故日數十，甲至癸。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以主斗。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度，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類盡於八九，蟲爲風，風爲蟲。其餘各從其類。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虧吞者八竅而卵生，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載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齒者脂。《淮南》取此。又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盈則蚌珠之屬滿，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垆，耗字。息土細微，垆土麤疏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蟨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庚，亦不治之貌。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策也。乾天坤地。

魯哀公問於孔子。孔子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眴，瞳人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

後能食。三年顒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耦相配，然後合道，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矣。

簡狄吞玄鳥遺卵，生契。姜原履巨人跡，悦而踐之，身動如孕，居期生后稷。

天地初分，一炁生元始，二炁生元皇，三炁生老君，而爲化主。在天爲萬天之主，降世爲百王之師。在星曰天皇大帝，在教曰太上老君。老君之生，其母剖左腋而生，頭已白矣。又曰：八十一化出世間。

《實録》曰：初，顔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因名丘，字仲尼，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顔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繫衰周而素王。顔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

《普曜經》曰：釋迦〔自〕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

漢武帝皇子弗陵生沙間，趙倢伃居鉤弋宮妊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命曰堯母門。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玄靈經》曰：人身難得。周子曰：人爲萬物之靈。

《玄武經》曰：真武神母夢吞日光，覺而有孕，二十四箇月而生。

宋楊文公祖，夢有人言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乃一卵形，剖之爲一鸜雛，紫毛被體，貯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而至於江，化成嬰兒，歸而撫之，後爲光禄丞。

夏后氏之衰，後宫人處室，感龍漦而孕，是生褒姒，以亂天下。

楚詞曰：女岐無夫，而生九子。九子母也。凡此類非一，略舉數端，可以見稟天地之秀氣，宿骨不凡，聖賢之質也。

《普曜經》曰：釋迦〔自〕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

漢武帝皇子弗陵生沙間，趙倢伃居鉤弋宮妊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命曰堯母門。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玄靈經》曰：人身難得。周子曰：人爲萬物之靈。

《玄武經》曰：真武神母夢吞日光，覺而有孕，二十四箇月而生。

宋楊文公祖，夢有人言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乃一卵形，剖之爲一鸜雛，紫毛被體，貯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而至於江，化成嬰兒，歸而撫之，後爲光禄丞。

夏后氏之衰，後宫人處室，感龍漦而孕，是生褒姒，以亂天下。

楚詞曰：女岐無夫，而生九子。九子母也。

養生品第三

《老子》曰：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素問》曰：男女必當其年，男子二八，精氣溢瀉，必三十而娶。女子二七，天癸至，必二十而嫁。欲其二氣充實，則孕而育，育而壽。古者是以上壽，多百二十歲。今人之患，在婚嫁之早。男未二十，

女未十五而已嫁娶，真元早喪矣。及其長也，又不知補損之方。譬如一燈，其中所注之油，即賦予之元氣。器之大小，數之短長，然燈於無風之地而又加愛護，則燈可久，盡則滅。然燈於當風，膏油易涸，且致暴滅之患。人之命賦壽夭，亦猶是也。

哀公問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苦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人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得壽宜乎。

廣成子與黃帝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左氏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鄉黨篇》載孔子十不食。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又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夫飲食起居，養生之大要，故聖人罔有不欽焉。蓋飲食之間，五味不宜過，過則為傷矣。爽口味多，須作疾也。而勞心勞力者，傷四肢血氣焉。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鮮，腐腸之藥。故人在戒殺以積德，節飲食，省嗜慾，又省疾延年也。

修養家瀉五臟之有餘，噓肝、呵心、呬肺、呼脾、吹腎。補五臟之不足，則隨臟吸之。

《元始太玄經》曰：喜怒損性，哀樂損神，損性則害生，故養性以全氣，保神以安身，氣全體平，心安神逸，全生之訣也。

黃帝謂岐伯曰：夫人者受天地之氣，以生之來也謂之精，精之遘謂之魂，魂隨神往來謂之識，並精出入謂之魄，主榮積魂謂之心，心有所從謂之情，情有所屬謂之意，意之有所指謂之志，志有所憶謂之思，思之有所遠慕謂之慮，慮而事成謂之智，智者盡此諸見者焉。蓋精神、魂魄、意、情、智，見識之爲用。

孫真人曰：髮宜多擲，齒宜數叩，液宜常咽，氣宜常鍊，精宜常在。

《抱朴子》曰：天靈一穴，乃萬神朝宗之所，得一而萬事畢。莊子謂之見獨。黃帝謂之呼吸精氣，獨立守神。太上謂之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獨者，一也。所謂守一以資神，依神以守一。夫守一者，可與天地相畢，壽命無窮。

《老子道德經》曰：知其白，守其黑。又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也。玄一者，是我之元命。真人生而守之，守之極靜，得之守之，不復去矣。

《黃庭經》曰：玄元上一魂魄鍊，一之爲物頗卒見。須得至真乃顧盼，至忌死氣以穢賤。

論曰：人之生從虛無而有，所以

神化氣，氣化精，是有形用之之道。智者不施於外，而施於己，則精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神，鍊神合道，復證虛無之妙。此歸根復命之方，修真養命之術。《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子曰：分與道謂之命。

《內觀經》曰：從道受生謂之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是命。此命是言賦予之理。

雲宮法語卷下

績水虛夷子靜安汪可孫纂

明善品第四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純一無僞之謂也。《大學》曰：正心者，身有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修身在正其心。

《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歟。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斗經釋》曰：人之運心於外，則神遊而逝。定心於內，則神安以和。心者神明之府，一切善惡亦存乎心。行藏動息善惡之事，欲萌悉知之，人之妄心可不息乎。又曰：人之元辰，外寄於目，內藏於心，目則外視於萬物，心則內馳於萬機，心目所馳，神亦奔競，故謂之元辰。釋馬馳事而不息，人能收心復照，存玄靈於一己，則却走馬以糞。

《楞嚴經》曰：如來常說，諸法唯心所造，一切因果，因心成體。張無盡曰：了此妄心，即是清淨佛性虛靜心。戒曰：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以其越古今而不壞。故曰：真如一念萌動於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趨乎惡。

《清靜經》曰：既有妄心，則驚其神；既驚其神，則著萬物；既著萬物，則生貪求，既生貪求，則是煩惱。《定觀經》曰：覺心起即滅，滅即除，惟滅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金剛經》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六祖曰：妄心是真心上影子。經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性中所現之物。知諸心之非心，則知心之體，若妄心則有過現未來真性則寂然不動。

已上言心

橫渠曰：心統性情。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義曰：由太虛有氣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靈底是心，實處是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伊尹》曰：習與性成。祖伊曰：不虞天性。孟子道性善。全説理。《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帶人物而言。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近思録》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寂然不動；有指用而言，感而遂通。朱子曰：静而常覺，動而常正。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孔子言性近習遠。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事天。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内觀經》曰：自一禀形謂之性。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初不可以名字言。

已上言心性

前諸條目，儒家言存心養性，道釋言明心見性。儒以實理為性，見之行事者也。道釋以自然無為為性者也。愚謂道釋之言性，乃未發之中；儒者之言性，發而皆中節之謂。見性之謂道，猶見性之謂佛也。佛之言訓覺，是殆非以泥木所塑造之謂佛也。

持用品第五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子曰：知而弗為，不如勿知。《華嚴經》曰：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佛，西方聖人之稱也。六祖曰：不悟者為衆生、為凡夫，悟者名佛。佛訓大覺之稱。

人受天地之氣而生，同有此善，然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斯言至矣。聖人生知安行，不倦於學；賢者學而知之，亦欲强行；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曾子三省，忠恕一貫。君子九思、三畏、三戒。顔子克復四勿。孔子絶四，絜矩慎獨。

皆所當平日持用工夫。

誠意毋自欺也，一者誠而已，無妄誠不欺，其次矣。康節曰：先天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誠則明，明則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悠久無疆。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經五品之人倫，大本所性之全體，聖人極識無妄，自然功用，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又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在焦山石室，使穿一石盤，可五尺積，四十九年而石穿。

《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先儒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又曰：至誠無息，誠者真實無妄也。蓋人心易於散慢，若不立箇規矩維持之，常常提警，則放逸而無所歸。惟主一，惟至誠，所以成始成終。愚謂人患於作輟，佛教亦謂之斷常，譬如蒸砂終不成飯。禪家之常惺惺法，必念念相續。故云：勇猛精進不退轉，亦説得好與儒者之主一無息，同此機也，誠敬不可，斯須去身。

造微品第六

《華嚴頌》曰：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身，見佛神通力。

《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浄必清。《密多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昇玄經》曰：清浄六根，斷除邪障。《得道經》曰：心目内觀，真炁所有，清浄光明，虚白晃耀。又頌曰：杳杳冥冥清浄道，昏昏默默太虚空。體性湛然無所住，色心都寂一真宗。《本行經》曰：諸念不生，萬緣頓息。塵沙惡業，隨念消散，一切天魔，自然殄滅。《清静經》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歸。又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常惺惺法，必念念相續。故云：勇猛精進不退轉，亦説得好與儒者之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静。常應常静，常清静矣。《道德經》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專炁致柔，能嬰兒。又曰：復歸於嬰兒。

神化品第七

《洪範》九五福曰考終命。《易》

曰：易與天地準，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説。

魯哀公問於孔子。子曰：化終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生化無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樂天曰：死者數之終。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書》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解曰：商家多有在先明哲之王，精爽在天。《易》曰：遊魂爲變。《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先儒引《禮書》曰：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大公封於齊便是。祭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也。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者冥其如此。如晉侯夢黄熊入其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説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説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虚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晦庵朱文公曰：口鼻之噓吸爲氣，耳目之精明爲魄。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以往來言，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二氣之分，一氣之運。凡人將死，熱氣漸微，所謂魂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魄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故孔子《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魄是形氣之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説箇修養人，死時衝突，知得煞蒿之意甚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户，還賽祭享，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即此意。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悽愴，此爲物之精爽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氣之燭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爲魂，體爲魄。釋氏以性爲魂，幻爲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魄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聚氣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神氣歸天，形魄歸地。今釋氏以性爲本，幻爲命，誠如是也。凡人將死，熱氣漸微，所謂魂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魄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故孔子《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魄是形氣之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説箇修養人，死時衝突，知得悽愴之意甚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户，還賽祭享，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即此意。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悽愴，此爲物之精爽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氣之燭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爲魂，體爲魄。釋氏以性爲魂，幻爲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魄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聚氣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神氣歸天，形魄歸地。今釋氏以性爲本，幻爲命，誠如是也。凡人將死，熱氣漸微，所謂魂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魄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故孔子《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魄是形氣之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説晦庵釋屈子《遠遊篇》曰：魄不受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魄者形之魂，魂者氣之神。魂魄者，譬如燒香，燒出來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曰：魂魄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死。又

者，魄之光焰，魄者，魂之根蒂。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

《易》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雲宮法語卷下

（朱哲點校）

014 中和集

經名：中和集。元李道純撰。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中和集叙

維揚損菴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菴之門人也。勘破凡塵，篤修仙道，得清菴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静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群妄掃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于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虚，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脱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❶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生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于錢塘玄元真館。

中和集卷之一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玄門宗旨

太極圖

動静無端
陰陽無始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静者是也。蓋人心静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静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虚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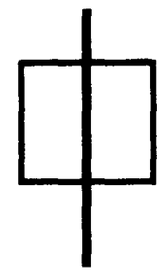
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四正中直

中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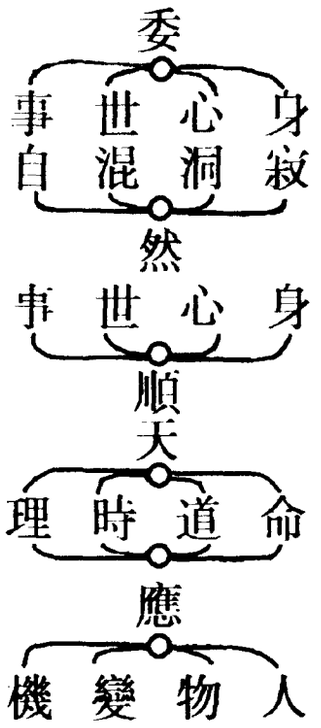
圖



發無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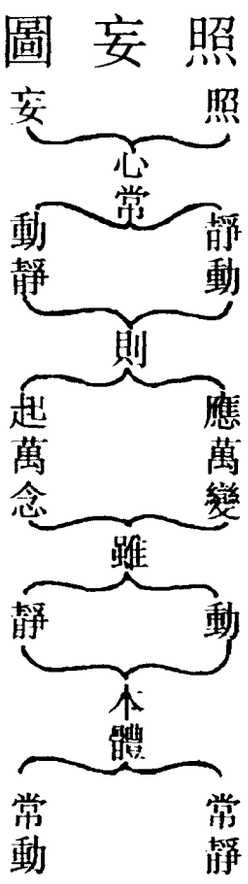
《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正，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皈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也。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匾名，不亦宜乎哉。

委順圖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爲縈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順天道，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

照妄圖



古云：常應常靜，常滅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爾。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太極圖頌

中○者，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艮五坎六，少陽動靜也；兌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陽動靜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動極而靜，靜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形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

微。故作頌而證之。

頌二十五章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

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爲二。

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兹係。運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

沖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斡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

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窮盡。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

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變在其中矣。

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禀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

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

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

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胎仙。

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静惟虛，胎仙可冀。

虛則無礙，静則無欲。虛極静篤，觀化知復。

動而主静，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住。

金液鍊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命寶凝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矣。

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畫前密意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静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歷劫寂爾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變易也。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見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

而獨存者也。所謂大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獨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無思無爲，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修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盪，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偶交重，卦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寢，身之動靜。至於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互相倚伏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隱顯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强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嬰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爲而成。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强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於未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

存於身而不爲身累，行於心而不爲心役，行於世而不爲世移，行於事而不爲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爲治，變危爲安，變亡爲存，變禍爲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壽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太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靜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僞，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雨，氣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隳。人將利害，貌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蟲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常晴則尾直竪，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爾，而況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進德修業，莫若正己。己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施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理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進修之要，必以正己爲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爲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修之大用也，入聖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絶慮忘情，少私寡慾，見素抱樸，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理。慮絶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爲而成，不見而知，不足謂之通。爲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三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

寂然而通，無爲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而不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住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天易，貴在窮理，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知心易；不明天易，則不知心易；不通變之書也。

解惑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悔，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勢。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參心易，一以貫之，是名至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己。禍福得喪，皆自己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益之用，凶事也。不怕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懼修省者，躬者，無所容。不有其德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修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眚者，無眚。畏禍者，福必至。忽福者，禍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己，復何疑哉。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爲聖者，用易而已矣。虛則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察。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久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强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空闊無涯，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虛靜在己，則是天地在己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乎。

中和集卷之一

---

❶底本爲『王』，疑爲『工』，當改。

中和集卷之二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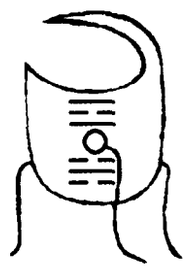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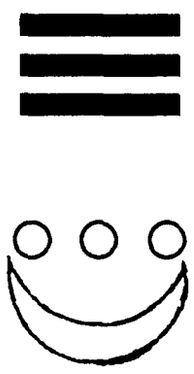
左四圖法象，顯明至道玄玄之旨。

安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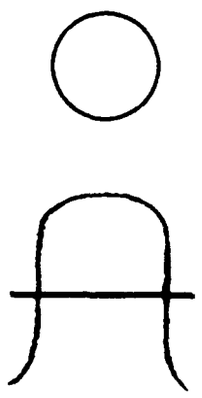
撐天拄地太模糊，
誰爲安名號玉爐。
曾向此中經煅鍊，
出無入有盡由渠。

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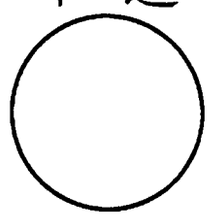
不無不有不當中，
外面虛無裏面空。
決烈丈夫掀倒看，
元來那箇本來紅。

還丹



威音那畔本來明，
昧了皆因着幻形。
若向丹中拈得出，
圓陀陀地至虛靈。

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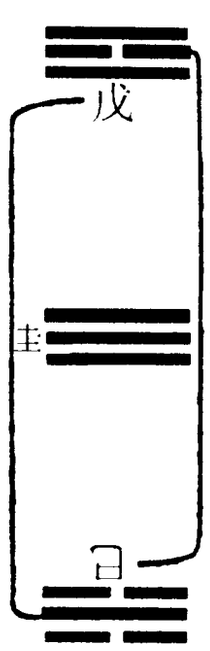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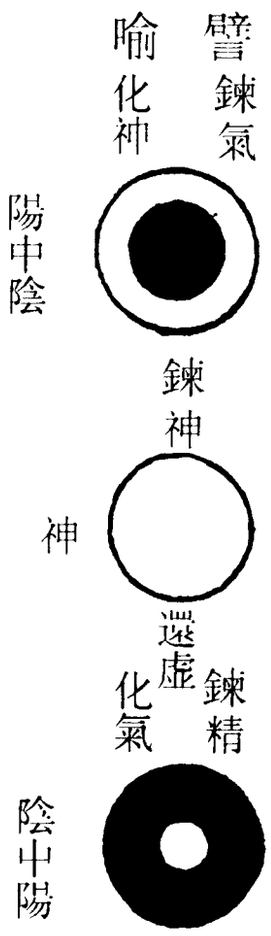
道本無爲法自然，
聖人立象假名圈。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二藥圖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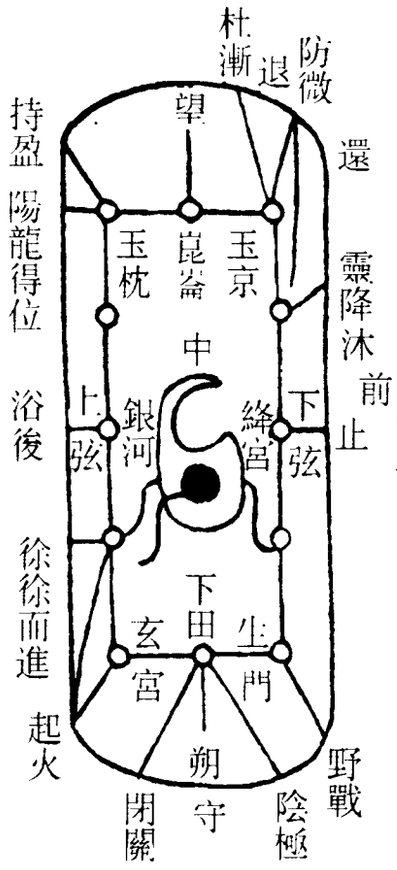
取出二中畫，補二還復乾。純陽命本固，無礙性珠圓。受觸全天理，離塵合上禪。採鉛知下手，三疊舞胎仙。

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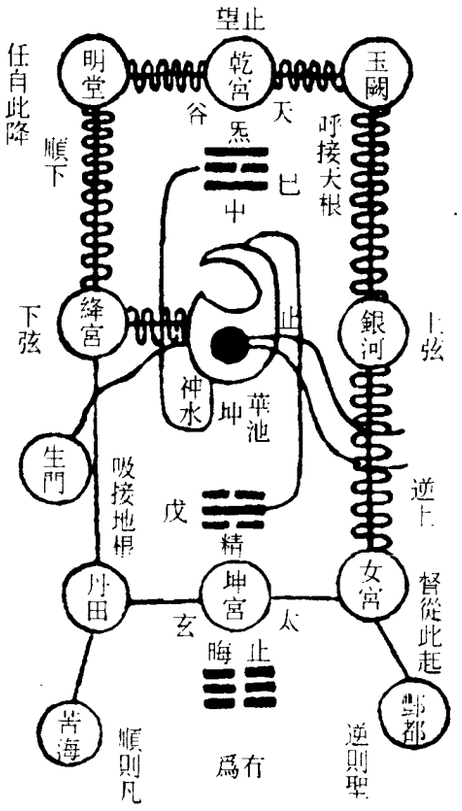


火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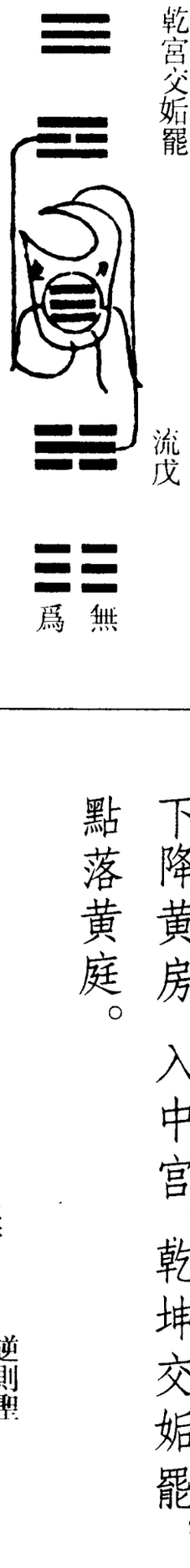


十一	初一	子	玄宮	復	初九
十二	初三	丑	進	臨	九二
正	初六	寅	徐進	泰	九三
二	初八	卯	沐 銀河	壯	九四
三	十一	辰	遇 玉關	夬	九五
四	十四	巳	止	乾	上九
	望				
五	退十六	午	崙山	姤	初六
六	十八	未	退	遯	六二
七	二十	申	徐退	否	六三
八	二十三	酉	浴絳宮	觀	六四
九	二十六	戌	守中	剝	六五
十	二十八	亥	戰	坤	上六

外藥圖



內藥圖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無。

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自知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鍊外藥，便鍊內藥。

內藥無為無不為，外藥有為有以為。內藥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有體有用而實無。外藥色身上事，內藥法身上事。外藥地仙之道，內藥水仙之道。

外藥全天仙之道　內藥了命
外藥了命　內藥了性
二藥全形神俱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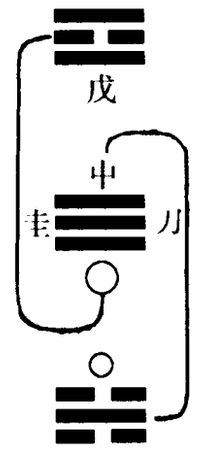
外藥

初關鍊氣化神，調和真息，周流六虛，之。

中關鍊精化氣，先要識天癸，生時急採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中宮，乾坤交姤罷，一點落黃庭。

上關鍊神還虛以心鍊念謂之七返，情來歸性謂之九還。

內藥



內藥乃鍊神之要
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內藥，先天一點真陽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畫，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畫本是乾金，異名水中金，總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復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虛無真一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中一畫，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陰入于乾，而成離☲，離中一陰本是坤土，故異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虛化神　神化炁　炁化精　精化形

已上謂之順

萬物含三　三歸二　二歸一
鍊乎至精　精化炁　炁化神

已上謂之逆丹書謂順則成人，逆則成丹。

上藥三品精炁神

體則一，用則二，何謂體，本來三元之大事也。何謂用，內外兩作用是也。

內藥

先天至精，虛無空炁，不壞元神。

外藥

交感精，呼吸炁，思慮神。

一鍊精化氣

初關　有爲　取坎填離

二鍊氣化神

中關　有無交入　乾坤闔闢

三鍊神還虛

上關　無爲

此三段工夫，到了則一，若向這裏具隻眼，三教之大事畢矣。其或未然，細參後事。

一鍊精化氣

☵歸道，乃水府求玄。丹書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嘗。所謂採者，不採之採謂之採也。苟實有所採，坎中一畫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靈之化，因動而有身。身中之至精，乃元陽也，採者採此也。譬如☵乾乃先天至靈，始因一動，交坤而成坎，即至靈化元精之象也。坎為水，坎中一畫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也。採鉛消息，難形筆舌。達者觀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語，思過半矣，餘存口訣。

二鍊氣化神

☲崇釋，則離宮修定。丹書云：真土制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土釜，身心寂不動。斯言盡矣。既得真鉛，則真汞何慮乎。不凝鍊炁之要，貴乎運動，一闔一闢，一往一來，一升一降，無有停息。始者用意，後則自然。一呼一吸，奪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此義也。達者若於乾坤易之門，與夫復☳姤☴之內上留意，鍊氣之要備矣。

三鍊神還虛

☶工夫到此，一箇字也用不着。

三五指南圖局說

紫陽真人《悟真篇》詩云：三五一

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希。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還從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只此五一含真氣，十月胎成入聖基。

十六字，貫徹諸子百家，丹經子書。若向這裏具隻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向注脚下商量。

初　三五一都三箇字，三元五行一氣也。古今明者實然希，亘古亘今知者鮮矣。東三南二同成五，東三，木也；南二，火也。木生火，木乃火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同成五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水，金乃水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共之。戊己還從生數五者，土之生數也。五居中無偶，自是一家。所謂三家相見者，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所謂三家相見結嬰兒者，亦是假名純一之義也，故曰嬰兒是一舍真氣也。十月胎成入聖基者，三百日胎，二八兩藥烹之鍊之，成之熟之，超凡入聖之大功也。故曰入聖基也。

中　以一身言之。東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精與情同係乎心，東三南二同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係。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己，中土也，心乃神之舍。性與神

神魂魄意曰五氣，鉛汞銀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見曰胎圓，三元合一曰丹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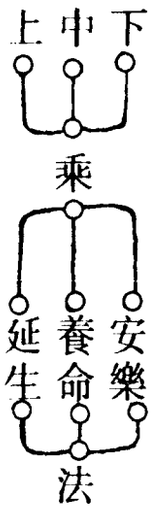
大德三年純陽誕日書于鑒江中和菴

玄關一竅　贈門人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者。非印堂，非顖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爾易知。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樣趨蹌，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關捩，還識這箇却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咦，弄傀儡底人麽？休更疑惑，我直説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舉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使動，却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箇動底關捩，又奚患不成仙乎。

試金石

夫金丹者，虛無爲體，清静爲用，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世鮮知之，人鮮行之。於是聖人用方便力，開善誘門，强立名象，著諸丹書，接引後學。蓋欲來者誦言明理，嘿識潜通，則行之頓超真境。奈何後學不窮其理，執着筌蹄，妄引百端，支離萬狀，將至道碎破，爲曲徑旁蹊三千六百，良不得其傳故也。況今之無知淺學，將聖人經旨妄行箋注，乖訛尤甚，安得不悞後來。雖苦志之士，亦不能辨其邪正，深可憐憫。予因是事，故作此試金石，而辨其真僞，俾諸學者不被眩惑，決然無疑，直超道岸。聖師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誰知些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予謂祖師老婆心切，故作是詩也。若復有人作如是見者，大地皆黄金。其或未然，須當試過。於是乎書：



傍門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峰採戰，食乳對爐，女人爲鼎，天癸爲藥，産門爲生身處，精血爲大丹頭。鑄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爲純陽，指月經爲至寶，採而餌之，爲一月一還，用九女爲九鼎，爲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爲玄珠。至於美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强兵戰勝，多入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傍門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爲紫河車，鍊小便爲秋石，食自己精爲還元，捏尾閭爲閉關。夫婦交合，使精不過，爲無漏。採女經爲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修鍊爲丸，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産肉塊爲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諸品丹竈爐火，燒熬五金八石，勾庚乾汞，點茅燒艮，撥灰弄火。

至於靈砂外藥，三遜五假，金石草木服餌之法，四百餘條，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糧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木，曬背卧冰，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爲奇特，或飲酒不醉爲驗，或減食爲抽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肉，不藉身命，自謂無爲；或翻滄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爲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爲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爲合和。一切存想，種種虚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修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歸程，歸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禮斗。或持不語，或打勤勞，持守外功。已上有爲，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怠，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鑒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八段錦，六字氣，視頂門，守臍蒂，吞津液，攪神水。或千口木爲活，或指舌爲赤龍，或擦身令熱爲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鍊稠唾爲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涎沫爲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屈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搖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爲日月，或以眉間爲玄關，或叩齒爲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爲入定，或想心腎黑白，二氣相交爲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運氣，三火歸臍，調和五臟，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黄氣，三田還返，補腦還精，雙提金井，夾脊雙關，握固内視，種種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漸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爲鼎爐，精氣爲藥物，心腎爲水火，五臟爲五行，肝肺爲龍虎，精爲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嚥津灌溉爲沐浴，口鼻爲三要，腎前臍後爲玄關，五行混合爲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與上三品稍同，作用處別。

中乘者，乾坤爲鼎器，坎離爲水火，烏兔爲藥物，精神魂魄意爲五行，身心爲龍虎，氣爲真種子。一年寒暑爲火候，法水溉灌爲沐浴，内境不出、外境不入爲固濟，太淵絳宫精房爲三要，泥丸爲玄關，精神混合爲丹成。此中乘養命之法，其中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不怠，亦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爲鼎爐，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鉛汞銀砂土爲五行，性情爲龍虎，念爲真種子。以心鍊念爲火候，息念爲養火，含光爲固濟，降伏内魔爲野戰，身心意爲三要，天心爲

玄關，情來歸性爲丹成，和氣薰蒸爲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處不同，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虞爲鼎，太極爲爐，清靜爲丹基，無爲爲丹母，性命爲鉛汞，定慧爲水火。窒慾懲忿爲水火交，性情合一爲金木併，洗心滌慮爲沐浴，存誠定意爲固濟，戒定慧爲三要，中爲玄關，明心爲應驗，見性爲凝結，三元混一爲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爲丹成，身外有身爲脫胎，打破虛空爲了當。此最上一乘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頓，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中和集卷之二

中和集卷之三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問答語錄

潔菴瓊蟾子程安道問三教一貫之道

瑩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氣，真潔可掬。門人瓊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專修，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爲金丹之根蒂，不知鉛汞是何物？

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鉛、黑錫、水銀、朱砂。奈何謬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壞後學，徒費歲時，擔閣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遇真師點化，皆妄爲矣。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紫陽真人曰：鉛汞身心是也。聖師云：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也。又云：要知産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陰内陽，外柔内剛，外坤内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强名曰水中金也。夫汞者，心中之氣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成離，外陽内陰，外剛内柔，外乾内坤，離火之中有坤土，故强名曰砂中汞也。精氣感合之妙，故强以鉛汞喻之，使學者知有體用耳。以此推之，無出身心兩字，身心合一之後，鉛汞皆無也。

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氣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之添。身心不動，神凝氣結，謂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而成乾，謂抽鉛添汞也。

問：如何是烹鍊？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便以剛決之，爲武鍊也。身心既合，精氣既交之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爲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鉛鍊

汞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見本來，抱本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曰脫胎。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關，不知玄關正在何處？曰：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玄關，抽牽底得人之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關，抽牽底主人比得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内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麽？若身心静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易·繫》云：寂然不動。即玄關之體也。感而遂通。即玄關之用也。自見得玄關，一得求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爲玄關者，縱勤功苦志，事終不成。譬如儒家先天之學，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關乎。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迴；學儒可盡人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曰：達理者奚得理徹，了然自知，豈可不能斷生死輪迴乎？且如羲皇初畫易之時，體天設教，以道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當來初畫一者，象太極也。有一便有二，象兩儀也。一者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仰則觀於天上，畫一畫以象天；俯則察於地下，畫一畫以象地；中畫一畫以象人。故三畫以成乾☰，象三才也。兩乾斷而成坤☷，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氣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形體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氣、性情、形體，象坤之六合也。《易》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此之謂也。

問：《繫辭》云六畫而成卦，先生云六畫而成坤者，何也？曰：汝未知文王未重卦之前，豈可謂無三才六合之，若謂六畫而成卦者，文王重卦也。乎？先賢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兩卦，三才六合備矣，又豈以重卦言之哉？所謂六畫而成卦者，重卦之後，名爲後天〔卦〕也。

問：若謂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

備矣。而《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設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制器。

問：三皇以下，聖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謂因象制器，文王未重易之前，豈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賢云：須信畫前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備。

問：卦若不重，六十四卦從何而得？曰：變卦所生也。一卦變八卦，八卦變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兩爻少陽，下一爻老陽，支出巽卦來，陽變爲陰，乾之巽，天風姤也。舉此一卦，諸卦皆然。

問：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不重而變六十四卦，是何也？曰：三元如何又重之？曰：卦，乃羲皇心法，道統正傳，誘萬世之下學者，同入聖門。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立民極，正人倫，使世人趨吉避凶，立萬世君臣父子之綱耳。故性命之學，不敢輕明於言，亦不忍隱斯道。孔子微露於《係辭》，濂溪發明於《太極通書》也。蓋欲來者熟咀之，而自得之，此學不泯其傳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說？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於太極，太極判而兩儀立焉。兩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貴其用不貴其體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形體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氣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虎也，乾馬坤牛也，陽烏陰兔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也，乾金坤土也，陰汞陽鉛也。散而言之，種種異名，合而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鍊鉛汞而成丹者，即身心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三箇五，是謂三五。北一西四是兩箇五，中土是三箇五，是謂三五一。如何？曰：二闔一闢謂之變。如何？曰：二闔一闢謂之乾，闔户謂之坤，一闢一闔謂之變。如何？曰：二闔一闢者，一動一靜也。乾陽坤陰，如門户之闔闢，即乾坤易之門也。且如陰陽互

動互静，機緘不已，元亨利貞，定四時，成歲變者，變易也。至道與神氣，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闔闢無窮，致廣大而盡精微矣。以一身言之，呼吸是矣。呼則接天根，是謂之闢；吸則接地根，是謂之闔。一呼一吸，化生金液，是謂之變。闔闢呼吸，即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矣。所謂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闔闢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謂長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謂〔長〕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謂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離，離再索而得女，是謂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謂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兑，兑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謂八卦。以身言之，初受胎時，稟父母精華而成此身。精華者，丹經喻曰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時，天壬先至，地癸隨至，癸裹壬則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隨至，壬裹癸則成女子。壬癸偶然齊至，則成雙胎。壬先至癸遲至，癸先至壬遲至，俱不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道成男者，乃天地元精元氣也。夫天壬地癸者，亦丹經所云坎戊離己，異名鉛汞也。節之於外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絶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女，濁而夭。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曰：形而上者無形質者，係乎命也，此生而知之也。形而下者有體用者，係乎命鉛也。總而言之，無出身心也。

問：聖人以易洗心，退藏於密，密是何也？曰：誠之至也。易理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玩味其理，洗心滌慮，藏於極誠矣。

問：《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中如何執？曰：執者，一定之辭。中者，正之中也。道心微而難見，人心危而不安，雖至人亦有人心，雖下愚亦有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稍偏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學仙之人，擇一而守之不易，常執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爲玄關者，亦是這箇道理。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何？曰：誠之昭著，雖無聲可聞，無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經云大量玄玄，亦是真之至也。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何？曰：聖人生而知之，默而順之天理。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無爲自然之道也。此則《中庸》所謂誠而明也。若謂明而誠，正是聖人之教耳。學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而知之也。根器淺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從有至無，自粗達妙，所以先了命而後了性也，此學而知之也。

問：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樂在何處？曰：夫子所樂者天，所知者命，故樂天知命而不憂。雖匡人所逼，猶且弦歌自娛，於易得不遠。復以修身，復見天地之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金丹之妙也。

問：顏子簞瓢之樂，如何？曰：顏子得夫子樂天知命不憂之理，故不改其樂也。所以如愚，心齋坐忘，黜聰明，去智慮，庶乎屢空，亦金丹之妙也。

問：曾子被破褐而頌聲滿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一貫之道。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乃晝夜之常，知有晝則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終，則知死生之說。丹書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釋云：未有此身，性在何處。以此求之，三教入處。只要原其始，自知其終，泝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窮究此身，其所從來生死，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極圖》否？太極未判，之前是甚麼？若窮得透，則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判，其形若鷄子，鷄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凡人受氣之時，形體未分，亦如鷄子。既生之後，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人在母腹中時，還有性否？曰：腹中穢污，靈性豈存得住。又問：懷胎五七箇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一氣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兩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煮蟹既熟，遺下生脚尚動，豈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以貫通三才，三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衆，獨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不知微笑者何事？曰：透，則知此身之前是甚麼？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判，其形若鷄子，鷄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凡人受氣之時，形體未分，亦如鷄子。既生之後，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懷胎五七箇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一氣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兩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煮蟹既熟，遺下生脚尚動，豈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以貫通三才，三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衆，衆皆不見佛心，獨迦葉見佛心之妙，所以微笑。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與迦葉也。

問：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見性？曰：達磨以真空妙理，真指人心。見性者，使人轉物情空，自然見性也。豈在乎筆舌傳之哉。

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真常之道也。釋教一大藏教典，及諸家語録因果；儒教九經三傳、諸子百家；道教洞玄諸品經典及諸丹書，是入道之徑路，超昇的梯階。若至極處，一箇字也使不着。汝問余數事，亦只是過河之筏。向上一着，當於言句之外求之。或築着磕着，悟得透得，復歸於太極，圓明覺照，虛徹靈通，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虛空同體，仙佛齊肩，亦不爲難。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脱胎，似有不同處。

曰：涅槃與脱胎，只是一箇道理。脱胎者，脱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虚，即抱本歸虚，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别也。

又問：脱胎後還有造化麽？曰：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脱胎之後，正要脚踏實地，直待與虚空同體，方爲了當。且如佛云真空，儒曰無爲，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與太虚同體也。執着之徒，疇克知此一貫之道哉。

潔菴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道，融通三教之玄機，隨問隨答，極玄極妙。豈敢自祕，當刊諸梓，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隋珠趙璧，自有識者。

趙定菴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至真之道，留傳在世度人。汝還知否？定菴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至蠢，蒙師收録，千載之幸也。無上正真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

師曰：無上正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强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修證者。聖師口口，歷代心心相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真之妙道也。

定菴曰：無上正真之妙，喻爲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爲圓覺，儒家喻之爲太極。初非别物，只是本來一靈而已。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鍊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體同名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虚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太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鉛汞者，非水銀、朱砂、硫黄、黑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神，身中元氣。身不動，精氣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至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世鮮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或鍊五金八石，或鍊三遜五假，或鍊雲霞外氣，或鍊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爲丹，或肘後飛金精，或眉間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氣歸臍。乃至服穢吞精，納新吐故，八段錦、六字氣，搖夾脊，絞轆轤，閉尾閭，守臍蒂，採天癸，鍛秋石，屈伸導引，撫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

定菴曰：弟子夙生慶幸，得遇老

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師曰：汝今諦聽，當爲汝談。夫鍊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爲鼎器，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烏兔爲藥物。仗天罡之斡運，斗柄之推遷，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體一年之節候；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氣歸黄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蜕爲仙，謂之丹成也。

定菴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師曰：無出一身，奚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氣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爲鼎爐，精氣爲藥材。聖人水火，情性爲化機，身心爲天地喻之。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所以天魂地魄，乾馬坤牛，陽鉛陰汞，坎男離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斡運者，天心也。丹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道，道即心也，以道觀心，心即道也。斗柄推遷者，玄關也。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爲玄關；或指産門爲生身處，或指口鼻爲玄牝，皆非也。但着在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説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虚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

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准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虧，促在一日，以子午體朔望，以卯酉體二弦。學者又着在日上。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烏有年月日時。奈何執着此聖人誘喻初學勿錯用心。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爾勞心。余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體二月，如上弦，比卯時，宜沐浴然後進火。陰陽交，神氣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氣混融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乃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謂之丹成也。

定菴曰：下手工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凝耳韻，含眼光，緘舌氣，調鼻息，四大不動。使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謂之五氣朝元。運入中宮，謂之攢簇五行。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固，握固靈根也。以精氣喻之龍虎。〔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併。以精御氣，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性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宮，屬意，自己五數戊己，還從生數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三五混融也。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謂之三花聚鼎，又謂之三關。今之學人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舉心動念處爲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爲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氣謂之水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外境勿令入，内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内魔，謂之野戰。真汞謂之黄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神靈，二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靈根，謂之温養。所謂温養者，如龍養珠，如鷄覆子，謹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髮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脱胎。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脱。打破虚空，謂之了當也。

定菴曰：金丹成時，還可見否？答曰：可見。曰：有形否？曰：無形。問曰：既無形，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强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不可以眼見。釋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斯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

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體亦復如是。所以鍊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緣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真也。性命雙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遥雲際，果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學人，從粗達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悟空，其事却不在紙上。譬若過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余今語此授汝，却不可執在言上，但只細嚼熟玩，其未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直入無爲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未易輕述，當於言外求之。

金丹或問

予觀丹經子書 後人箋注，取用不一。或着形體，或泥文墨，或以清浄爲苦空，或以汞鉛爲有象。所見不同，後人豈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則一，豈有二哉。又近來丹書所集，多是傍門。如解七返九還，寅子數坤申之類，不亦謬乎。予今將丹書中精要，集成《或問》三十六則，以破後人之惑，達者味之。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爲九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虚無之谷，是謂三要。或指口鼻爲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爲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正謂此也。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鍊精化氣爲初關，鍊氣化神爲中關，鍊神還虚爲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關，豈有定位，存乎口訣。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今人多指臍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丹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爲九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數，返者返本之義，則是鍊神還虚而已。神屬火，鍊神返虚，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爲七返，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爲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或問：何謂真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明是也。或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爲真種子。或謂因念而

有此身，以念爲真種子。或謂禀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爲真種子。此三説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真。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爲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摶烏兔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

或問：何謂藥物？曰：真鉛真汞爲藥物，只是本來二物是也。

或問：何謂内藥，何謂外藥？曰：鍊精、鍊氣、鍊神，其體則一，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天至精，虚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内藥也。丹書云：内外兩般作用，正謂此也。

或問：敲竹喚龜吞玉芝，如何説？曰：敲竹者，息氣也。喚龜者，攝精也。鍊精化氣，以氣攝精，精氣混融，結成玉芝，採而吞之，保命也。

或問：鼓琴招鳳飲刀圭，如何説？曰：鼓琴者，虚心也。招鳳者，養神也。虚心養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採而飲之，性圓明也。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氣固，火朝元；性寂則魂藏，木朝元；情忘則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或問：何謂黄婆？曰：黄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黄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謂脾神爲黄婆者，非也。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坎爲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公字，鈆也。

或問：坎爲太陰，如何喻嬰兒？曰：坎本坤之體，故曰太陰。因受乾陽而成坎，爲少陽，故喻之爲嬰兒。謂負陰抱陽也。

或問：離爲太陽，却如何喻爲姹女？曰：離本乾之體，故曰太陽。因受坤陰而成離，爲少陰，故喻之爲姹女。謂雄裏懷雌也。

或問：何謂真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鍊愈明，故曰真金。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爲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爲母隱子胎。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爲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爲主。丹書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靈而已，身中一點真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爲水火，易以坎離爲水火，禪以定慧爲水火，聖人以明潤爲水火，醫道以心腎爲水火，丹道以精氣爲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爲火，下而潤者皆爲水。種種異名，無非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潤，須仗火蒸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

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則是氣中之液也。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象言之，水旺在子火受胎在子。以一身言之，則是精中之氣也。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此既濟之方，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或問：如何是金木併？曰：情來歸性，謂之交併。情屬金，性屬木。

或問：如何是間隔？曰：情逐物，性隨念，情性相違，謂之間隔。

或問：如何是清濁？曰：心不動，水隨流，故清；心動，水歸源，故濁。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鉛，八兩汞，非真有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停〔勻〕也。

或問：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之丹成，喻爲聖胎。仙師云：水來真性是金丹，是也。

或問：何謂養火？曰：絶念爲養火。

或問：如何是脱胎？曰：身外有身爲脱胎。

或問：如何是了當？曰：與太虚同體，謂之了當。物外造化未易輕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欲全其精，先要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虚。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虚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鍊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宫，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

鍊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鍊氣之要在乎心。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斂翼，而元氣息矣。生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

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

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身者，歷劫以來清静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宫腹内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潜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致極處，復何疑哉。

鍊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鍊氣在保身，鍊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鉛投汞，龍吟則汞投鉛。鉛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謂之丹成也。精化氣，氣化神，未爲奇特，夫何故？猶有鍊神之妙，未易輕言。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槩，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在紙上。其或未然，須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手處做將去。自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來無窮也。

口訣

外陰陽往來，則外藥也。内坎離輻輳，乃内藥也。外有作用，内則自然。精氣神之用有二，其體則一。以外藥言之，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氣，更要細細。至於無息思慮之神，貴在安静。以内藥言之，鍊精鍊元精，抽坎中之元陽也。元精固，則交合之精自不泄。鍊氣鍊元氣，補離中之元陰也。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鍊神鍊元神也，坎離合體成乾也，元神凝則思慮之神泰定。其上更有鍊虚一着，非易輕言，貴在嘿會心通可也。勉旃勉旃。

中和集卷之四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論

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精與性，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躡境者哉。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大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畫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用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爐，依爻進火，易爲取

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兼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鍊精、氣、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爲，性命雙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却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説，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偏枯，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躡境者哉。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大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畫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用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爐，依爻進火，易爲取

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警拔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體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魂魄、意氣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修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修鍊性命之要也。離宮修定者，持戒定慧，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鍊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一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正謂此也。行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順相因，往來推盪，定四時成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象之。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大自元

會運世，細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當知過河須用栰，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予謂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故諸丹書皆以卦爻爲法則也，達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説

死生説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爲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死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其斯之謂歟。予謂學道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脱灑，末後不被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絶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也。積習久久，陰盡陽純，是謂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脱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脱胎神化，應變無窮者，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切幻緣都屬魔境，若於平常間打併得潔淨，末後不被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絶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

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和無也無，倒大輕快、倒大自在。咦，無生法忍之妙，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菴瑩蟾子書于中和菴，贈蔡損菴輩。

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爲動，靜爲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爲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户之謂坤，闢户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緘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推而行之，應變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根闔，是謂復命。只這動之機關，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闢，猶人之呼吸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闔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闢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爲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變動、神之所爲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爲，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閒菴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使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燮，保心在撿攝。調燮貴乎動，撿攝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真機妙應，非常之動也

歌

原道歌　贈野雲

玄流若也透玄關，躡景登真果不難。只是星兒孔竅子，迷人如隔萬重山。世間縱有金丹客，太半泥文并着物。雖然苦志教門中，却似癡猫守空窟。或將金石爲丹母，或云口鼻爲玄牝。或云心腎爲坎離，或云精血爲奇耦。勞形苦體費精神，妙本支離道不伸。直待靈源都喪盡，尚猶執着不回身。人人自有長生要，道法法人人不肖。浮華亂目孰迴光，薄霧牽情誰返照。我觀潁川野雲翁，奇哉道釋俱貫通。玉鎖金枷齊解脱，急流勇退慕玄風。我今得見知音友，故把天機都泄漏。坎水中間一點金，急須取向離中輳。一句道心話與賢，從今不必亂鑽研。九夏但觀龍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詮。會得此機知採藥，地雷震處鼓橐籥。霎時雲雨大霶霈，萬氣咸臻真快樂。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懸胎鼎内儲。進火退符功力到，無中生有結玄珠。獲得玄珠未是妙，調神温養猶深奥。鉛要走而汞要飛，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須要識持盈，静定三元大寶成。迸破頂門神蜕也，與君同步謁三清。

鍊虚歌　並引

道本至虚，虚無生氣，一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地方而静，東注不竭，主静者也。北辰天地之心，東注天地之氣。以虚養心，心所以静。以虚養氣，氣所以運。人心安静，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虚靈。作是見者，天道在己。天地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見者，地道在己。天地之道在己，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而推遷，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虚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静自此出，陰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

古杭王高士，以竹名齋，蓋有取於此也。虚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静，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静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虚也。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内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參至士，遍訪明師，接待雲水，混同三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致虚，其孰能與於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嘗談盛德，予深重之。自後三領雲輪，觀其言辭，有致虚安静之志，於是乎横空飛劍而訪先生，是乃己亥重陽日也。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乎以珏蟾扁子名。珏之為字，二玉相並，俾之虚實相通，為全形神之大方也。虚為實體，實為虚用，虚實相通，去來無礙。玉又取其潔白之義，虚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工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矣。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歌曰：

爲仙爲佛與爲儒，三教單傳一箇虛。亘古亘今超越者，悉由虛裏做工夫。學仙虛靜爲丹旨，學佛潛虛禪已歸。扣予學聖事如何，虛中無我明天機。

破惑歌

堪嗟世上金丹客，萬別千差殊不一。執象泥文胡作爲，摘葉尋枝徒費力。採日精，吸月華，含光服氣及吞霞。斂身偃仰爲多事，轉睛捏目起空花。鍊稠唾，嚥津液，指捏尾閭並夾脊。注想存思觀鼻端，翻滄倒海食便溺。守寂淡，落頑空，兀兀騰騰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數息，八段錦，六字氣，辟穀休糧事何同。九淺一深爲進退，擾腰兜腎守生門，屈伸導引弄精魂。對爐食乳强兵法，箇樣家風不足論。更有縮龜並閉息，熊伸鳥引虛勞役。摩腰居士腹中温，行氣先生面上赤。擊天鼓，抱崑崙，叩齒集神視頂門。虛響認爲雄虎嘯，肚鳴道是牝龍吟。燒丹田，調煮海，晝夜不眠苦打睡。

虛裏安神虛裏行，發言闡露虛消息。虛至無虛絶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虛心直節青青竹，箇是鍊虛第一機。

虛裏安神虛裏行，發言闡露虛消息。虛至無虛絶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虛心直節青青竹，箇是鍊虛第一機。

常持不語謾徒然，默朝上帝怎升遷。呵手提囊真凡伯，摩娑小便更狂顛。弄金槍，提金井，美貌婦人爲藥鼎。採他精血喚真鉛，喪失元和猶不省。有等葛藤口鼓禪，閂唇合舌逞能言。指空誥空乾打鬨，竪拳竪指不知原。提話頭，并觀法，捷辯機鋒喧雪霰。拈槌竪拂接門徒，瞬目揚眉爲打發。參公案，爲禪提，真箇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爲智慧，明心見性待驢年。道儒僧，休執着，返照迴光自忖度。忽然摸着鼻孔尖，始信從前都是錯。學仙輩，絶談論，受氣之初窮本根。有相有求俱莫立，無形無象更休親。心非火，腎非水，凡精不可云天癸。黄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口鼻。卵非兔，酉非雞，子非坎兮午非離。一陽不在初三四，持盈何執月圓時。肝非龍，肺非虎，精華焉得稱丹母。五行元只一陰陽，四象不離二玄牝。採藥川源未易知，汞産東方鉛産西。離位日魂爲姹女，坎宫月魄是嬰兒。爲無爲，學不學，緣覺聲聞都倚

閣。我今一句全露機，身心是火也是藥。身心定，玄竅通，精氣神虛自混融。三百日胎神脱蜕，翻身撥碎太虛空。

玄理歌二首

至道雖然無處所，也憑師匠傳規矩。屯蒙取象配朝昏，復姤假名稱子午。進火無中鍊大丹，安爐定鼎求真土。身心意定共三家，鉛汞銀砂同一宇。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謂之重積德。性天大察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心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談争似默。絶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寡欲薄味善根臻，省事簡緣德本植。一念融通萬慮虛，澄三心剔透諸緣目。絶斷色塵無毀辱，清虛方寸瑩如玉。極致冲虛守静篤，静中一動陽來復。初九潜龍須攝伏，進至見龍休大速。才見乾乾光内燭，或躍在淵時沐浴。九五飛龍成化育，陽極陰生須退縮。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併木。六三不可榮以禄，括囊以後神丹熟。若逢野戰志鈐束，陰剥陽純火候足。一粒寶珠吞入腹，作箇全真仙眷屬。一夫一婦常和睦，三偶三奇時趁逐。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汞赤鉛自攢簇。虛空造就無爲屋，這箇主人誠不俗。山嶽藏雲天地肅，爍爍蟾光照虛谷。

性理歌

兩儀肇判分三極，乾以直專坤闢翕。天地中間玄牝門，其動愈出静愈入。道統正傳指歸趣，仲尼授參參授魯。一夫一婦常和睦，三偶三奇時趁逐。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汞赤鉛自攢簇。虛空造就無爲屋，這箇主人誠不俗。山嶽藏雲天地肅，致和格物有等倫，入聖超凡無階級。君子居易以俟命，内省不疚何憂懼。致用推明生殺機，存身究竟龍蛇蟄。回光照破夢中身，直下掀翻舊書笈。磨光刮垢絶根塵，釋累清心無染習。潜心入妙感而通，萬里長江一口吸。何須乾鼎鍊金精，不假坤爐烹玉汁。透徹羲皇未畫前，世界收來藏黍粒。

火候歌

欲造玄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絶斷色塵無毀辱，清虛方寸瑩如玉。極致冲虛守静篤，静中一動陽來復。初九潜龍須攝伏，進至見龍休大速。才見乾乾光内燭，或躍在淵時沐浴。九五飛龍成化育，陽極陰生須退縮。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併木。六三不可榮以禄，括囊以後神丹熟。若逢野戰志鈐束，陰剥陽純火候足。一粒寶珠吞入腹，作箇全真仙眷屬。一夫一婦常和睦，三偶三奇時趁逐。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汞赤鉛自攢簇。虛空造就無爲屋，這箇主人誠不俗。山嶽藏雲天地肅，爍爍蟾光照虛谷。

龍虎歌並引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運化，

神妙莫測，故象之以龍虎。《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静也。一分為二，清升濁淪，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禀陰陽二氣而有形名。故覆載之間，纖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為龍虎，使學徒易取則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神妙難窮，故喻之為藥物，立之為鼎爐，運之為火候，比之為坎離，假之為金木，字之為男女，配之為夫婦。以上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己，情性也；化而栽之，身心也，魂魄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闢之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闢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謂之變也。風雲感合，化生金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還返，結成大丹，故假名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視，此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機妙應，一出一入之門户也。若向這裏透得，龍虎丹成，神仙可冀。修真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徹、透得過，真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伏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仙之能事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趙束齋者，古杭人也。幼為内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勘破浮生，故棄利捐名，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迹，實玄境以棲心，真脱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携是圖示予，求其贅語。予辭不可，於是乎着筆而塞責焉。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子今因象而立言。束齋者，貴在明加眼力，覷教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苟能因言會意，觀圖得旨，便知道真龍真虎，不在紙上，而在自己也。至於言象兩忘，道德備矣。咦，真龍真虎不難尋，只要抽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是平地起，波濤青天轟霹靂。勉旃勉旃。歌曰：

真龍真虎元無象，誰爲起模傳此樣。若於無象裏承當，又落斷常終莽蕩。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無風自起

浪。時人要識真龍虎，不屬有無並子午。休將二物混淪吞，但把五行顛倒數。根芽本是太玄宮，造化却在朱陵府。雖然運用有主張，畢竟虛靈無處所。一條大道要心通，些子神機非目覩。忽然迸開頂顖門，勘破木金同一母。高高絶頂天罡摧，耿耿銀河斗柄斟。興雲起霧仗丁公，掣電驅雷役玄戉。瞬息之間天地交，剎那之頃坎離武。虎從水底起清風，龍在火中降甘補。雲行雨施天下平，運乾龍德功周雨。人言六龍以卸天，孰知一龍是真普。人言五虎透玄關，孰知一虎生真主。會得龍虎常合和，便知龜蛇互吞土。聖人設象指蹄筌，象外明言便造吐。言外更須窮祖意，元來太極本無言。○得意忘象未爲特，和意都忘爲極則。稽首東齋趙隱居，徹底掀翻參學畢。

無一歌

道本虛無生太極，太極變而先有一。一分爲二二生三，四象五行從此出。無一斯爲天地根，玄教一爲衆妙門。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運經綸。天得一清地得寧，谷得以盈神得靈。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貞。禪向一中傳正法，儒從一字分開忒。隨情逐幻長荆榛，香味色聲都眩惑。誠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費力。一夫一婦定中交，三女三男無裏得。三元八卦會於壬，四象五行歸至寂。忽然迸破頂顖門，爍爍金光滿神太玄。真一復命關，是知一乃真常教。太玄真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室。虛無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門自闔道。休言得一萬事畢，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未奇失。一陽來復妙奚窮，四德運乾恒不闢。一陽來復妙奚窮，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息。浩氣凝神於窈冥，出有入無於恍惚。中間主宰是甚麽，便是達卿元有的。

抱一歌

無極極而爲太極，太極布妙始於一。一分爲二生陰陽，萬類三才從此出。本來真一至虛靈，亘古亘今無變易。秖因成質神發知，善惡機緣有差忒。隨情逐幻長荆榛，香味色聲都眩惑。誠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費力。一夫一婦定中交，三女三男無裏得。三元八卦會於壬，四象五行歸至寂。忽然迸破頂顖門，爍爍金光滿神室。虛無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門自闔闢。一陽來復妙奚窮，四德運乾恒不息。浩氣凝神於窈冥，出有入無於恍惚。中間主宰是甚麽，便是達卿元有烈。有人問我覓蹤由，向道不是尋常鐵。此塊鐵，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軒昂。赫赫火中加火鍊，工夫百鍊鍊成鋼。學道人，知此訣，陽神威猛陰魔滅。神功妙用實難量，我今剖露爲君說。泄天機，下手一陽來復時。先令六甲搦爐鞴，六丁然後動鉗鎚。火功周，得成劍，初出輝輝如掣

電。橫揮凜凜清風生，卓竪瑩瑩明月現。明月現，瑞光輝，爍地照天神鬼悲。激濁揚清蕩妖穢，誅龍斬虎滅蛟螭。六賊亡，三尸絶，緣斷慮捐情網裂。神鋒指處山嶽崩，三界魔王皆勦拆。此寶劍，本無形，爲有神功强立名。學道修真憑此劍，若無此劍道難成。開洪濛，剖天地，消礙化塵無不備。有人問我借來看，拈出向君會不會。

挽邪歸正歌

道自虛無生一氣，誰爲安名分五太。一氣判而生兩儀，清升濁淪成覆載。陰陽經緯如擲梭，乾坤闔闢如搧鞴。兩儀妙合有三才，七竅鑿開生萬類。無極之真剔渾淪，日用平常無不在。生生化化百千機，不出只今這皮袋。誠能自己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圓備。三反晝夜志不分，絶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關與氣關，潛通天籟並地籟。頭頭合轍有規繩，竅竅光明無窒礙。若向這裏具眼睛，便將兩采做一摜頭撞倒須彌峰，舉步踏翻玄妙寨。單提一理闡真宗，會合萬殊歸正派。鍊陽神了出陽神，自色界超無色界。我見今時修行人，多是造妖並捏怪。氣高强大傲同儕，逞俊誇能云自會。機鋒捷辯假聰明，駕馭談空乾智慧。初機學者受欺瞞，博學玄流不見愛。只管目前逞强梁，不顧末後受殃害。人前饒舌口喃喃，却如擔水河頭賣。生煙發火念頭差，逐境隨時心地隘。澇澇漉漉弄精神，熱熱亂亂苦打快。昏沉掉舉難主張，不昏即散如之奈。神衰氣散怎醫治，髓竭形羸空後悔。若求正道出迷津，免使填還冤業債。收拾從前狂亂心，掀翻往日豪强態。事父之心推事師，得旨先須持禁戒。恕己之心推恕人，不責於人因善貸。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成其大。無事無欲及無知，去甚去奢並去泰。立基下手要嚴持，觸境遇緣更淘汰。只憑鉛汞做丹頭，莫認塗泥爲寶貝。更須上下交次離，勿謂東西爲震兌。交梨火棗非腎心，木液金精豈肝肺。休泥緣覺及聲聞，不屬見知並學解。究竟無中養就兒，禪天浄盡絶纖芥。九還七返那機關，不在内兮不在外。本來實相了無形，亘古虛靈終不昧。抱元守一蘊諸空，篤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攢簇五行會八卦。烹庚鍊甲有抽添，陽火陰符知進退。虛無湛寂運機緘，恍惚窈冥旋造化。兩般靈物入中宮，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黄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女嫁。青衣女子才歸房，白首金公來入舍。夫懽婦合交陰陽，雨態雲情忘晝夜。氣固精凝結聖胎，産顆玄珠太希詫。四方剔透太光明，八面玲瓏無縫罅。都來些子圓團圞，黄金萬兩難酬價。稽首全真參學人，記取清菴説底話。誠能直下肯承當，便是渠儂把底靶。話靶做成又作麽，無位真人乘鶴駕。

中和集卷之五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詩

述工夫十七首

九轉還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
安爐妙用憑坤土，運火工夫藉巽風。
兑虎震龍才混合，坎男離女便和同。
自從四象歸中後，造化機緘在我儂。

右發蒙

鍊汞烹鉛本没時，學人當向定中推。
客塵欲染心無着，天癸才生神自知。
情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南離。
兩般靈物交并後，陰盡陽純道可期。

右採藥

既通天癸始生時，自有真陽應候回。
三昧火從離位發，一聲雷自震宫來。
氣神和合生靈質，心息相依結聖胎。
透得裏頭消息子，三關九竅一齊開。

右進火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於罔象求。
有作有爲終有累，無求無執便無憂。
常清常静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寶周。
動静兩途無窒礙，不離當處是瀛洲。

右日用

全真妙理不難行，惟恐隨緣逐色聲。
萬幻不侵情自絶，一心無染念安生。
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陰陽合泰亨。
説與修丹高士道，色聲無漏性圓明。

右固形

造道元來本不難，工夫只在定中間。
陰陽上下常升降，金水周流自返還。
紫府青龍交白虎，玄宫地軸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等閑。

右交合

真常之道果何難，只在如今日用間。
一合乾坤知闔闢，兩輪日月自循還。
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寧無復命關。
踏遍兩重消息子，超凡越聖譬如閑。

右透關

谷神不死爲玄牝，箇是乾坤闔闢機。
往往來來終不息，推推盪盪了無違。
白頭老子乘龍去，碧眼胡兒跨虎歸。
試問收功何所證，周天匝地月光輝。

右出入

口頭三昧謾矜誇，閑論高談事轉差。
比似着形求實相，却如捏目起空花。
隨將物去終歸幻，裂轉頭來便到家。
莫怪清菴多臭口，打開心孔要無遮。

右警衆

三千六百法傍門，執着之人向裏昏。
每日只徒心有見，何時得悟命歸根。
聰明特達何須道，智慧精通不足論。
一切形名聲色相，到頭都是弄精魂。

右挽邪

夜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頭見也麽。
昏散相因由氣濁，念緣斷續爲陰多。
潮來水面浔堤岸，風定江心絶浪波。
性寂情空心不動，生無昏散睡無魔。

右敵魔

火符容易藥非遥，天癸生如大海潮。
兩種汞鉛知採取，一齊物欲盡捐消。
掀翻萬有三元合，鍊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脱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謁神霄。

右顯正

三元大藥意心身，着意心身便係塵。

調息要調真息息，鍊神須鍊不神神。
頓忘物我三花聚，猛拚機緣五氣臻。
八達四通無窒礙，隨時隨處闡全真。

右調燮

身自空來强立名，有名心事便牽縈。
陰陽消長磨今古，日月升沉運死生。
會向時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
雖然處世憑師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右明本

明師授我鑄神鋒，全藉陰陽造化功。
煅鍊乾剛坤作冶，吹噓離火巽爲風。
做成龍象心官巧，掃蕩妖氛志帥雄。
學道高人知此趣，等閑劈碎太虛空。

右鑄劍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顛倒作生涯。
玉爐煅鍊黃金液，金鼎烹煎白靈芽。
斡運周天旋斗柄，推遷符火運雷車。
自從打透都關鎖，恣意銀河穩泛槎。

右蟾窟

吾菴非是等閑菴，未許常人取次觀。
一婦一夫能做活，三男三女打成團。
裏頭世界元來大，外面虛空未是寬。
試問主人爲的事，報言北斗面南看。

右清菴

詠真樂十二首

佛仙總是世人爲，爭奈迷途自不知。
若匪貪名爭計較，定須逐利苦奔馳。
波波漉漉擔家業，劫劫忙忙贍婦兒。
假使財榮妻貌美，無常到後豈相隨。

寂然不動契真常，消盡群陰自復陽。
坤裏黃婆生赤子，離中姹女嫁獃郎。
山頭水降黃芽長，地下雷轟白雪颺。
萬里銀河無點翳，金蟾獨露發神光。

妖嬈少女嫁金公，全藉黃婆打合功。
一對夫妻才會合，兩情雲雨便和同。
閑時共飲朱陵府，醉後同眠紫極宮。
暮樂朝懽恩義重，一年生箇小孩童。

人人身內有夫妻，爭奈愚癡太執迷。
不向裏頭求造化，却於外面立丹基。
妄將御女三峰術，僞作軒轅九鼎奇。
箇樣畜生難懺悔，閻公不久牒來追。

身內夫妻說與公，青衣女子白頭翁。
金情木性相交合，黑汞紅鉛自感通。
對月臨風神逸樂，行雲布雨興無窮。
這些至理誠能會，凝結真胎反掌中。

九還七返大丹頭，學者須當定裏求。
先天至理妙難窮，鉛産西方汞産東。
水火二途分上下，玄關一竅在當中。
有知不有真爲有，空會無空實是空。
無有有無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陽紅。

些子神機誠會得，兩般靈物便相投。
三年造化須臾備，九轉工夫頃刻周。
便把鼎爐掀倒了，丹光燭破四神州。
不立文書教外傳，人人分上本來圓。
玄風細細清三境，慧月娟娟印百川。
兜率三關皆假喻，天龍一指匪真詮。
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極圈。

詠四緣警世

身心世事四虛名，多少迷人被繫縈。
禍患只因權利得，輪迴都爲愛緣生。
安心絶迹從身動，處世忘機任事更。
觸境遇緣常委順，命基永固性圓明。

詠葫蘆

靈苗種子産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
逐日壅培坤位土，依時澆灌坎中泉。
花開白玉光而瑩，子結黄金圓且堅。
成就頂門開一竅，箇中別是一坤乾。

心鏡

採將乾礦入坤爐，六合虛空作一模。
法相就時圓燦燦，水銀磨處瑩如如。
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斂歸藏一黍珠。
舉起分明全體現，更須打破合元樞。

爲孚菴指玄牝

玄門牝户不難知，收拾身心向内推。
會得兩儀推蕩理，便知一氣往來時。
乾坤闔闢無休息，離坎升沉有合離。
我爲孚菴明指出，念頭復處立丹基。

和翁學録韻

密意參同白玉蟾，元來窮理便通仙。
未明太極生三五，徒涉蓬萊路八千。
釋氏家風憑祖印，羲皇道統必心傳。
青天獨露瑶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

贈鄧一蟾

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
釋氏蘊空須見性，儒流格物必存誠。
丹臺留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致，熙臺内外總登春。

自得七首

打破鴻濛竅，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頭禪。儘日優游過，通宵自在眠。委身潛絶境，萬事付之天。

一切有爲法，般般盡是塵。窮通諸物理，放下此心身。隨處安禪定，趨時樂至真。每將周易髓，警拔世間人。

得造無爲妙，終朝不出門。機緣全絶斷，天理自然存。日用天行健，平常地勢坤。警提門弟子，復命與歸根。

打透都關鎖，天然合大同。龜毛元自緑，鶴頂本來紅。可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此兒真造化，恍惚窈冥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固氣精。身閑超有漏，心寂證無生。烏兔從來去，乾坤任變更。廓然無所礙，獨露大光明。

日用别無事，維持一己誠。静中調氣息，動則順人情。晦德同其俗，含華不顯明。真閑真樂處，常静與常清。

静抱無名朴，塵情了不侵。汞鉛鎔作粉，瓦礫變成金。覿見羲黄面，參同釋老心。頓空超實際，無古亦無今。

自題相

面黄肌瘦子，看來有甚奇。分明喬眼孔，剛道絶聞知。勘破三千法，參同十七師。低頭叉手處，泄盡那些兒。

鏡中燈二首

寶鏡本無相，傳燈發慧光。真如元瑩净，法體本熒煌。金鼎燒真火，華池浴太陽。箇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黄。

静室開心鏡，虚堂剔慧燈。外頭

明皎皎，裏面晃騰騰。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胎金鼎内，一粒大丹凝。

詠藕二首

一種靈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潔白，真性本玲瓏。外象頭頭曲，中間竅竅通。淤泥淹不得，發露滿池紅。

我本清虚種，玲瓏貫古今。爲厭名利冗，且隱淤泥深。每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撈漉者，那箇是知音。

卓菴二首

擇盡虚無地，因緣在玉京。築基須穩穩，立鼎要平平。直竪須彌柱，横安太極楹。青天爲蓋覆，菴主樂無生。

大地剗教平，菴基即日成。來山從丙入，去水放西行。門户全通達，窗櫺透底明。菴中誰是伴，月白與風清。

中和集卷之五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編

詞

沁園春六首

得遇真傳，便知下手，成功不難。待癸生之際，抽鉛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動巽風，搧開爐韛，武煉文烹不等閑。金爐内，箇兩般靈物，煅鍊成丸。

先須打破疑團。方透〔得〕、五，三五混融陰返陽。通玄士，把鉛銀砂汞，鍊作金剛。

又

道本虚無，虚無生一，一二成三。三生萬物，物皆虚化，形形相授，物物交參。體體元虚，頭頭本一，未許常人取次談。虚無妙，具形名相貌，虚裏包含。

虚中密意深探。致虚極、工夫問老聃。那虚寂湛然，無中究竟，虚無兼達，勘破瞿曇。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静虚無孰有儋。諸玄眷，以虚無

會道，稽首和南。

又

叉手者誰，合掌者誰，擎拳者誰。只這些伎俩，人猶錯會，無爲妙理，孰解操持。我爲諸公，分明舉似，老子瞿曇即仲尼。思今古，有千賢萬聖，總是人爲。可憐後學無知。辨是是、非非没了期。況天地與人，一源分判，道儒釋子，一理何疑。見性明心，窮微至命，爲佛爲仙只在伊。功成後，但殊途異派，到底同歸。

又

説與學人，火無斤兩，候無卦爻。也没抽添，也無作用，既無形象，不必烹炮。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謾勞。君知否，但一切聲色，都是訛淆。見聞知覺俱抛。直打併、靈臺無一毫。更休言爐竈，休尋藥物，虚靈不昧，志力堅牢。神室虚閑，靈源澄静，就裏自然天地交。全真輩，苟不全真性，劫運寧逃。

又　贈静菴口訣

歷劫元神，亘初祖氣，太始元精。這三般至寶，同根並蒂，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緣空氣固，清静無爲妙理，孰解操持。丹頭結，運陰陽符火，慢慢調停。尤當固濟持盈。把鉛汞、銀砂一處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輻輳，覺性虚靈。性命兩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無變更。逍遥處，任遨遊八極，自在縱横。

又　贈春谷清禪師

智斷堅剛，奮心決烈，便透玄關。無有兼行，如何下手，兩下俱屬頑空。捐理不通。修真士，若不知玄竅，徒爾勞工。些兒妙處難窮。親見了、方能達本宗。況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觀之似有，覓又無蹤。箇箇見成，人人不識，我把天機泄與公。玄關竅，與虚無造化，總在當中。

又　贈吴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宫立鼎，坤位安爐。這火候幽微，元無作用，抽添進退，不費支吾。陰往陽來，雲行雨施，主宰機緘總在渠。心安定，那虚靈不昧，照破昏衢。

又　贈括蒼張希微號幾菴

性宗悟了玄珠。這命本、成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名曰希微。只這箇便是，全真妙本，人能透得，即刻知幾。聞法聞經，説禪説道，執象泥文都屬非。君還悟，這平常日用，總是全太極圖。向圈圈圈外，圓光迸出，存存裏，獨見真如。一氣歸根，六門互

用，到此全憑德行扶。混塵世，且藏鋒剉銳，了事凡夫。

又　贈安閑子周高士

真鼎真爐，不無不有，惟正惟中。向靜裏施工，定中斡運，寂然不動，應感潛通，老蚌含殊，螟蛉呪子，箇樣真機妙莫窮。只這是，若疑團打破，頓悟真空。　採鉛不離坤宮。運符火、須當鼓巽風。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裏，捉住青龍。二物相投，三關一轉，鍊出神丹滿鼎紅。藏身處，且和光混俗，是謂玄同。

又　贈鄭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懶，若呆若癡。只這底便是，造玄日用，果行得去，密應神機，學解見知。聲聞圓覺，增長根塵塞肚皮。都無用，但死心蹋地，壽與天齊。　金仙不在天西。那碧眼、胡兒不必題。問性宗一着，從空自悟，命基上事，務實爲基。虛實相通，有無交入，混合形神聖立躋。禪天淨，看雲藏山嶽，月照松溪。

又　贈損菴入靜

九轉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撲精神，存決定志，掀翻妄幻，絶斷狐疑。剔起眉毛，放開心地，物物頭頭一筆揮。行功處，便橫拖斗柄，倒斡箇中造化還知。　却不在、當璿璣。　爲中會取無爲。箇不有、中間有最奇。到恍惚之間，窈冥之際，守之即妄，縱又成非。不守不忘，不收不縱，勘這存存存底誰。只恁麼，待六陽數足，抱箇蟾兒。

又　贈王提點

慧海深澄，德山高聳，主人不凡。況剉銳解紛，黜聰屏智，掀翻物我，不露機緘。立志虛無，潛心混沌，象帝之先密意參。玄玄處，老先生元姓，一貫乎三。　曾和至士玄談。故默默、昏昏契老聃。矧靈地虛閑，禪天湛寂，忘知忘識，無北無南。收拾身心，圓融造化，覆哉中間總作龕。神丹就，看圓陀陀地，照耀崧菴。

又　勉中菴執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爲道本，中是禪機。這三教家風，中爲捷徑，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動止得中，執中不易，更向中中認細微。其中趣，向詞中剖露，慎勿狐疑。　箇中造化還知。却不在、當中及四維。這日用平常，由中運用，興居服食，中裏施爲。透得此中，便明中璿璣。　爲中會取無爲。箇中字元來物莫違。全中了，把中來體，中字元來物莫違。全中了，把中來劈破，方是男兒。

又　贈圓菴蔣大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機。那些兒妙處，都無做造，靈明不昧，慧月光輝。曰氣曰神，惟精惟一，玉瑩無瑕天地歸。通玄處，把坎中一畫，移入赤龍纏定鳥龜。六月裏嚴霜果太奇。那白頭老子，來婚素女，胎仙舞罷，共入黃幃。布雨行雲，陽和陰暢，一載工夫養箇兒。常温養，待玉宸頒詔，足躡雲歸。

又　勉諸門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間，人自不知。奈叢識紛紛，紅塵衮衮，靈源不定，心月無輝。人我山高，是非海闊，一切掀翻便造微。諸賢眷，聽清菴設喻，切勿狐疑。　先將清淨爲基。用靜定、爲

菴自住持。以中爲門户，正爲牀榻，誠爲徑路，敬作藩籬。卑順和人，謙恭接物，服食興居弗可違。常行此，若工夫不閒，直入無爲。

滿江紅　贈虛菴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虛抱素。會殊途同歸，一致百慮。紫極宮中元氣息，懸胎鼎内三花聚。問安爐、立鼎事如何，乾金鑄。　縛金烏，搏玉兔。捉將來，封土釜。這火候抽添，更須防護。玉寶圓成明出入，法身形兆無來去。便潛身、直謁太清宫，神常住。

又　贊誰菴殷管轄

誰是菴兒，阿誰在、菴中撐拄。看角徵宫商誰解聽，青黄皂白誰能覩。向平常、日用應酬人，誰區處。　是誰行，是誰舉。是誰嘿，是誰語？這些兒透得，便知賓主。外面形軀誰做造，裏頭門户誰來去。造無爲、畢竟住誰菴，朱陵府。

又　授覺菴

道本自然，但有爲、頭頭是錯。若無有雙忘終不了，兩邊兼用遭纏縛。都不如、嘿嘿守其中，神逸樂。　過去事，須忘却。未來事，休詳度。這見在工夫，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滅，一陽來復群陰剥。悟真空、抱本返元虛，爲真覺。

又　贈丁縣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傳，這蹊徑、元來驀直。問老子機緘，至虛静極。釋氏性從空裏悟，仲尼理自誠中入。算始初、立教派分三，其源一。　道玄關，常應物。易幽微，須嘿識。那禪宗奥旨，真空至寂。刻刻兼持無間斷，生生受用無休息。便歸根、復命體元虛，藏至密。

又　贈睡著李道判

好睡家風，別有箇、睡眠三昧。但睡裏心誠，睡中澄意。睡法既能知止趣，便於睡裏調神氣。這睡功、消息睡安禪，少人會。　身雖眠，性不昧。目雖垂，内不閉。向熟睡中間，穩帖帖地。一枕清風凉徹骨，夢於物外閑遊戲。覺來時、身在廣寒宫，抱蟾睡。

又　贊圓菴傅居士

這箇○兒，自歷劫、以來無象。況端端正正，亭亭當當。細入微塵無影迹，大周天界難安放。更通天、徹地任縱横，無遮障。　没根宗，没形狀。爍爍明，團團亮。只這箇便是，本來模樣。放出直超無色界，收來隱在光明藏。待頂門、裂破現圓通，金色相。

又　贈止菴張宰公

惟正惟中，只這是、修仙秘訣。若稍有偏頗，動生差别。試向動中持得定，自然静裏機通徹。會三元、五氣入黄庭，金花結。　運火功，有時節。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復圓復缺。十月工夫無間斷，一靈妙有超生滅。更問予、向上事如何，無言説。

又　贈密菴述三教

教有三門，致極處、元來只一。這一字法門，深不可測。老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無畫。問瞿曇、教外涅槃心，密密密。　學神仙，須定息。學聖人，忘智識。論做佛機緘，只憑慧力。道釋儒流都勘破，圓明覺照工夫畢。看頂門、迸破見真如，光赫赫。

又　贈唯菴宗道人

觀復工夫，要默默、存存固守。靜極中一動，便通玄牡。惚恍中間情合性，虛無谷裏奇投偶。我今將、向上祖師機，爲君剖。　說話底，非干口。把物底，非干手。那没脚童兒，會翻筋斗。解得箇些奇特處，自然勘破無中有。問西來、的的意云何，擘鼻杻。

又　贈密菴

一粒金丹，這出處、孰知年劫。若不識根源，怎生調燮。況是自家元有底，何須着相胡施設。我分明、舉似學仙人，天機泄。　軟如綿，硬似鐵。利如金，圓似月。又不方不圓，無虧無缺。放則迸開天地竅，收來隱在虛無穴。問不收、不放作麽生，應難説。

又　贈一菴

三五真機，應用處、頭頭總是。況日用平常，密❶巍巍地。向有無中忘二見，便於罔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因滯泥。　水鄉鉛，只一味。箇便是，先天氣。會蟾烏合璧，身心合意。西四歸來投北了，東三便去交南二。把五般攢簇入爐中，丹完備。

又　贈孫居士

這點虛靈，自古來、無虧無缺。更照破洪濛前底。燦燦圓圓，澄澄徹徹。事，分閑蟾窟中間穴。向菴中、養箇白蝦蟆，皎如雪。　那些兒，無可説。利如金，團似月。運化生生，了無休歇。山水蒙時天癸降，地雷復處玄霜結。駕青鸞、直謁廣寒宮，超生滅。

又　贈嘿菴

默即説兮，這説處、元來有默。只默説便是，金丹祕訣。默識潛通爲大要，聲聞緣覺皆虛設。向説中、認得默之根，無生滅。　會説底，非干舌。與默底，無差別。這默底寧如，説底親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於不默俱通徹。將默默、説説盡掀翻，天機泄。

又　贈敬菴葛道人

道本無言，要學者、潛通默識。若問玄關、一竅在萬慮俱捐，虛靈湛寂。動處調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羅密。賢明高士，須向定中參。我把活何宮，中間覓。　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這些端的，鮮人知得。迷者到頭空苦志，悟來不費些兒力。看無中、生有産靈胎，陽神出。

又　授記門人

吾道玄關，決不許、外邊人入。有燦燦圓圓，澄澄徹徹。照破洪濛前底事，分閑蟾窟中間穴。向菴中、養箇白學者來參，防他做賊。猛把殺人刀子舉，活人手段輕拈出。更單提、獨弄逞神通，誰能敵。　若是箇，善知識。便承當，心不惑。仗奮心剛膽，逢佛殺佛。舉步便能欺十聖，口開便要吞三極。把乾坤、天地盡掀翻，真奇特。

又　令門人和

採藥歸來，這鼎器、乾金鑄寫，那些兒道理，全憑主者。先把根塵都掃盡，從前熟處休沾惹。問行工、進火事如何，憑般若。　五雷車，青龍搉。燒山符，心鑄寫。更滌慮洗心，靈泉澆灑。九轉功成丹道畢，一靈真性還虛也。那赤條條地法王身，無可把。

滿庭芳　贈焦提舉

寂寞山居，喧轟市隱，頭頭總是玄關。賢明高士，須向定中參。我把活人手段，殺人刀、慢慢教看。君還悟，只今薦取，超脱不爲難。　一言。明

說破，起初下手，先鍊三三。自玄宮起火，運入崑山。把定則雲橫谷口，放行也、月落寒潭。工周竟，大蟾成象，名姓列仙班。

又　受記定菴

學佛學仙，參禪窮理，不離玄牝中間。可憐迷謬，往往□相瞞。一味尋枝摘葉，徒坐破、幾箇蒲團。堪傷處，些兒，真造外邊尋覓，笑殺老瞿曇。定菴高士，化，誠能親見，膽冷心寒。好向定中參。看破娘生面目，把從前、學解掀翻。真空透，髑髏迸破，真主自離菴。

水調歌頭　贈和菴王察判

土釜要端正，定裏問黃公。採藥隄防不就已，須待山下出泉蒙。及，行火休教太過，貴在得其中，執中常不易，天理感而通。　那些兒，玄妙處，實難窮。自從會得，菴中無日不春風。便把西方少女，嫁與南陵赤子，相見永和同。十月聖胎備，脫蛻爍虛空。

又　贈秋蟾周先生

鉛汞了無質，爐鼎假安名。始因動靜迷人，不覺喧聲聞。這箇先天妙理，日用着衣喫飯，相對甚分明。接物應機處，不動感而靈。不是心，不是性，不是情。但得情來歸真汞，無非只是性和情。疑團打徹，只今突出妙高峰。撥置紛紛外境，收拾靈靈底箇，生化了無窮。畢竟作麽道，日向嶺東紅。

又　贈寶蟾子

學佛學仙要，玄妙在中誠。真鉛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餘。雙全性，便見鉛來投汞，二物自交併。日用了無間，大藥自然成。　識抽添，明進退，要持盈。坤爐乾鼎，陰符陽火慢調停。一竅玄關透了，八片頂門裂破，迸出寶蟾明。功行兩圓備，談笑謁三清。

又　贈劉居士

在俗心不俗，塵裏不沾塵。處身中正，何妨鬧市與山林。踐履不偏不易，日用無爭無執，只此是全真。方寸處，實難窮。

又　示衆勿分彼此

道釋儒三教，名殊理不殊。參禪窮理，只要抱本還元初。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輻輳，宿疾普消除。屋舍既堅固，始可立丹爐。　鍊還丹，全太凝。更把玄風鼓動，天外迷雲消散，慧月朗然明。叩我第一義，江上數峰青。

又　贈張蒙菴

雷在地中復，山下出泉蒙。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密密至虛守靜，便見無中妙有，九竅一齊通。直下承當去，箇是主人公。　莫着無，莫着有，莫着空。疑團打徹，只今突出妙高峰。撥置紛紛外境，收拾靈靈底箇，生化了無窮。畢竟作麽道，日向嶺東紅。

又　贈實菴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餘。雙全道法，橫拈倒用總由渠。只這元神元氣，便是天兵將吏，除此外都無。說與洞蟾子，定裏做工夫。　守爲胎，用爲竅，假爲符。既明此理，何須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氣固，便可驅雷役電，妖怪悉皆誅。行滿功成日，談笑謁仙都。

氣總歸虛。了達一切相，赤子出神廬。

又　贈白蘭谷

三元祕秋水，微密實難量。未分清濁，天地人物一包藏。一乃太玄真水，二氣由玆運化，三極理全彰。上下降升妙，根本在中黃。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提斗柄戽銀潢。絶斷曹溪一派，掀倒蓬萊三島，無處不仙鄉。誰爲白蘭谷，安寢感羲皇。

又　言道

三元祕秋水，未悟謾猜量。誠能參透，洗心滌慮密歸藏。意與身心不動，精與氣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備於我，翻笑鍊玄黃。

性圓融，心豁達，德輝光。牛郎織女，一時會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倆，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無鄉。日用別無事，讀易對三皇。

又　言性

三元祕秋水，都不屬思量。收來毫末，放開大地不能藏。過去未來見在，只是星兒消息，體物顯然彰。本自無形象，隨處見青黃。

性源清，心地靜，發天光。木人半夜，倒騎鐵馬過銀潢。正是露寒煙冷，那更風清月白，乘興水雲鄉。識破夢中夢，稽首禮虛皇。

百字令

贈真蟾子葉大師

玄關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陽來復。天癸纔生忙下手，採處切須虔篤。有無交入，胎備元神出。眼睛開放，光明周遍無極。

又　贈胡秀才

亘初一點，瑩如如、無相無形無質。不蕩不搖常正定，直是斷蹤絶跡。變化無方，顯微無間，妙理應難測。爲伊言破，屏除緣慮塵識。

虛澄，裏頭寧貼，方見真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來歷。燦燦圓明，如如不動，運化無休息。靜中拈出，蟾光燦破無極。

又　指中菴性命次序

玄關一竅，理幽深、至妙了無言說。陰極陽生初動處，便是採鉛時節。德圓功地下雷轟，山頭水降，滿地紅塵雪。行功之際，馬猿休縱顛劣。

龍吟，夫懽婦合，鼎內丹頭結。身外有身猶未了，圓頓始能通徹。鬱鬱黃花，青青翠竹，此理應難泄。爲君舉似，水中撈取明月。

又　贈陳制幹

修真慕道，樂清虛、任意陶陶兀。富貴榮華都不戀，甘分清貧徹骨。興損，是非不辨，且把身埋沒。真閉真靜，誰知如是消息。

機緘，玄珠罔象，火候無時刻。一竅玄關通得透，頓悟非心非佛。情念雙忘，有無交入，胎備元神出。眼睛開放，光明周遍無極。

又　贈胡秀才

亘初一點，瑩如如、無相無形無質。不蕩不搖常正定，直是斷蹤絶跡。變化無方，顯微無間，妙理應難測。爲伊言破，屏除緣慮塵識。

虛澄，裏頭寧貼，方見真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來歷。燦燦圓明，如如不動，運化無休息。靜中拈出，蟾光燦破無極。

又　指老蟾張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不難知、妙在陽時下手。日用平常須謹獨，莫縱虎龍奔走。心要安閑，身須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終不怠，自然通透玄牡。

淆訛，爲公直指，地下聽雷吼。立鼎安爐非小可，運用斡旋憑斗。性本圓明，

命基牢固，勘破無中有。形神老蟾成象，直
同天地齊壽。

又　贈通菴

太初一點，本靈明、元自至純無
雜。執着些兒千里遠，悟得只消時霎。
方寸中虛，纖塵不立，何用調庚甲。承
當得去，目前方信無法。箇中顯訣
難傳，無名可喚，貴在心通達。信手拈
來君薦取，無罅豈容針劄。人我山頭，
是非海裏，更要知生殺。養其無象，忘
形靈地開發。

又　示衆破惑

成仙捷徑，在玄關、一竅四通八
達。說與學人先立志，悟後只消時霎。
可笑迷徒，不求師指，執着傍門法。般
精般氣，到頭都是兜搭。　爭知大道
堂堂，坦平驀直，也要師開發。會得善
行無轍跡，玄牝自然開闔。一念無生，
谷神不死，九轉工周匝。脫胎歸去，大
羅天上行踏。

西江月　贈潘道人

真土真鉛真汞，元神元氣元精。
三元合一藥方成，箇是全真上品。
動靜虛靈不昧，成全實相圓明。形神
俱妙樂無生，直謁虛皇絶境。

又　贈善友

至道本無言說，全憑立志剛堅。
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千潭普現。
會取擊風捕影，便知火裏栽蓮。任他
海水變桑田，只這本來無變。

又　贈周守正

識破無人無我，何須求佛求仙。
隨時隨處總安禪，一切幻塵不染。
選甚山居野處，何妨鬧市門前。執中
守正固三田，久久神珠出現。

鍊丹砂　詠玄牝示衆

玄牝少人通，說與諸公。休言南
北與西東。不在四維並上下，不在當
中。闔闢妙無窮，天地根宗。生生
化化，物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
形，形本無玄。

隱語

教外名言

佛書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
佛，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造。是謂有
造則有化，造化皆由心。人皆謂造化
萬物者，造化之工也。予獨不然。造
化本無工，萬物自造化也。何以故？
一切萬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
化，豈非自造化耶？且如世間一切有
形，形本無無而生有，是謂造；有生便
有滅。有滅則復歸於無，是謂化。造
造化化，物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
而無象，故無造無化，道之常也。人只
知無造無化爲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
化存焉。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
了之士，智慧圓通，則能萬事見空，一
心歸寂，超然獨存，故無造化也。若不
明了，外着於身心世事，內住於受想行
識，所以隨世變遷，隨形生滅也。目所
見者，謂之色。領納在心，謂之受。既

受之在心，謂之想。想而不已，至於作爲，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謂之業識。業識紛紛，輪迴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有不被幻緣纏縛，不被法塵染污，不被迷情障礙，不被愛欲苦惱，則能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造化何有？此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謂造化由心，復何疑哉。

道書云：有無相生。是謂無生有造也，有生無化也。又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謂觀有造？非洞觀無礙者，孰能及此。洞復知化也。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安得達之士，清静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虛幻中有有則爲物，物極則返，返則復歸虛幻也。作是觀者，則知無象之象，乃是實象；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至於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涬滓滓，合乎無倫，超出虛無之外，是謂無造化也。執着之者，身心不定，念慮交攻，所以喪其無象，散其無體，故流浪生死，常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慮，內境勿令出，外境勿令入，內外清静，名爲照了。至於內忘其心，外忘其形，一真洞然，無礙造化，又何有焉。

儒書云：不忮不求，無咎無譽。是謂不忮不求，則不受造也；無咎無譽，則不受化也。《易·繫》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予謂遠取諸物，則知萬物，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空。故能順天施運，緣虛假；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空。故能順天施運，外屏萬緣，内消五蘊，故能順天施運，懽樂於天。知物之始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説，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樂天故不憂，盡性故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者誠明静定，故知生滅不停者，幻形也；差别不平者，妄心也；遷變不定者，時世也；敗壞不久者，事務也。觀練純熟，是名聖功，一以貫之，故無造化。若不致知，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隨物變遷，性命安在？苟有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天地合乎我，萬物備於我。至於復見天心，萬有歸一無，則造化息矣。譬如乾坤不交重，陰陽不升降，萬物何有？乾坤之體，純一不雜，倒正不變，故無造化。造無造之造，大造也。化無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見者，故知世間萬物皆是假合，陰陽運用無非幻妄，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觀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

學佛之要，在乎見性。若欲見性，必先以決定之志，奪習俗之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空妄，心不着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種。念起則一切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見性也。今之學者不能見性者，爲事理二障所礙也。非大觀則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則不能除事障。大觀謂智斷也，大止謂力制也。智斷純孰，則理理皆空；力制純孰，則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知一真之至真，此大觀之至也。即時身心世事、念慮情識，一齊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

與於此。學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劍斬群魔，火符消六慾。次以定力忘情絶慮，釋累清心，至於心清累釋、慮絶情忘，是謂存性。真性既存，則無造化。今之學者，爲情識之所奪也。欲去情識，先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去生滅心，必自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致無夢；無夢乃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無夢乃見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未後之大事也。無生則不造，無夢則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滅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儒學之要，在乎盡性。若欲存性，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有定則能忘物我。艮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爲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爲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爲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爲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爲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二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遥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

過愆。來去渾忘却，死生何預焉。居止無餘欠，隨處任方圓。飢來一椀飯，渴則半甌泉。興來自消遣，困來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見前赤灑灑，末後亮娟娟。

中和集卷之六

❶密：原本作『令』，於義難解。據朱孝臧《疆村業書》所用元刊本改。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5 清庵瑩蟾子語録

經名：清庵瑩蟾子語録。六卷。
元李道純撰，門弟子柴元皐等編次。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清庵瑩蟾子語録序

作家話靶打頭相遇，便把自家屋裏話拈出，此豈非道中之作家者乎。予自幼業儒，壯愛談空，雖愚賤者有能道酸餡氣話，亦不以儒自高，必屈己下問，但未能遇作家爾。一日歸茅山，舊隱清庵瑩蟾子李君來訪。座未温，發數語，字字無烟火氣。繼而講羲皇未畫以前易，透祖師過不切底關，把三教紙上語，掃得赤洒洒，將我輩瞎漢眼，點出圓陀陀。清氣襲人，和光滿座，恍不知移蟾窟於予身中耶，抑予潜身入蟾窟中耶？是夜驚喜萬倍，整心慮，爇心香，拜於床下曰：真我師也，真作家也。師不我棄，願加警誨。是後從師日久，問答頗多，集成一編，時爲展敬。直待向清庵座下，踢翻玄妙寨，粉碎太虚空，方爲了事漢。於斯時也，若有箇出來，問清庵老曰：到這裏要這骨董做甚。必則曰：便是我打頭遇作家底話靶。

時至元戊子夏季大雨時行日，茅山道士嘿庵廣蟾子稽首謹書。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一

門弟子嘿庵柴元皐編

大顛《心經注》云：有僧問岑和尚：二鼠侵藤如何淘汰？岑曰：今時人須是隱身去。敢問何謂隱身？師曰：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須是只今件件不着，事事不染，我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我，是謂隱身也。

問曰：欲言言不及，山東河北好商量。此意如何？師曰：此事若以言説，説不能盡。末後一句至廣至大，都包盡了，更有何説。只這言不及已自説了。

問曰：要識此經麽？曰：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何故偏指此二句？師曰：我不如是道。若有人問我如何是此經，我只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問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此四句，三教書中比得甚麽？師曰：比得道書妙中之

妙，玄之又玄，無上可上，不然而然。又比得儒書中真觀真明真勝一。雖然，最上一着，又在言句之外。

問曰：罔明菩薩初地出家，如何出得女子定？文殊菩薩是七佛之師，如何出不得？師曰：臭庵云：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説得好分曉，休更疑惑。

師問予曰：因出不得女子定，文殊召罔明，叅不二法門。文殊云：不得動，動着三十棒子。作麽會？予方擬議間，因定庵動身偶觸其機，遂舉似。師然之。

師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間明月照梅梨。作麽生會？予擬議良久，如何説？衆答曰：吹出竅中一曲，爍破眼裏空花。師曰：不是。予又曰：腦蓋撞開惟有我，眼睛突出更無他。師曰：較些子。

問曰：昔兩僧捲簾公案，其間一得一失，謂何？師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問曰：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僧云：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道吾聞之，不許後叅。船子回來，再舉此話，亦依前答。敢問吾師：一道：吾云今番有師子。般問一般答，如何不許前，却許後？師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師曰：問洞山有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云：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五事如何叅？答曰：正不得中，莫見其偏；偏不得中，莫顯其正；正者來歸中，偏者亦至中，偏正合一皆中，則兼到矣。到此偏正兩忘，惟中獨存是也。師曰：欠些子。若於動静中會意始得。

一日，師與四人同坐次，師曰：川老云是心非心不是心，如何説？衆答皆不當。〔予〕答曰：是心也不是。師曰：如何即是？予一喝。師曰：如何是道？予拍臺下。又曰：是没底囊，簫是三孔笛，總謂之人？予又拍一下。師曰：欠些箇。予隨聲一喝。師曰：早遲八刻。

問曰：三十輻共一轂，如何説？師曰：輻與轂只是器之體，輻來輳轂，方成車之用。比得三十日共一月，以成明之用。又比得萬法歸空，以成性之用。皆同也。

問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此説譬之者多，請師爲我正之。師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問曰：生之徒，水火既濟也。死之徒，水火相違也。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六與七合十三數。古人道：七六十三兮，月宫春色者是也。或謂七情六欲合十三者，稍通。或以八卦五行言之者，非也。豈不聞下經有云：堅强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乎。堅强爲忿欲使也，柔弱謂懲忿窒欲也。忿欲起則上炎下濕，水火違也。忿欲絶則陽降陰升，水火濟也。復何疑哉。

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虚而不屈，動而愈出。其橐籥可以建天地造化之妙歟？願師明以告之。師曰：牢收取。師曰：如何是道中曰：橐是没底囊，籥是三孔笛，總謂之鼓風鞴。此喻天地至虚無窮，妙義悉具其中，又喻人之虚靈不昧也。不屈，言其舒徐通暢之義也。動而愈出，應變無窮也。

問曰：朝屯暮蒙，如何說？師曰：乾坤坎離爲匡廓，六十卦運化於其中，始於屯蒙，終於既未，以爲火符之則。丹書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諸卦爲化機者是也。百六十爻，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自冬至後起屯蒙，大雪盡日是既未也。六十卦共三以一月言之，初一日起屯蒙，月晦日是既未。以一日言之，子時起屯蒙，亥時是既未。若以工夫言之，頃刻之工夫，奪一年之節候，自起手便是屯蒙，只此總名便是既未。所謂朝屯暮蒙，收拾也。達是理者，一刹那間周天數足，諸卦悉在其中矣。祖師謂：無爻卦内定乾坤者是也。

問曰：寶瓶裏面養金鵝，如何說？師曰：以無爲言之，是兩則公案。以有爲言之，是一段工夫。且先以無爲向公道。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曰：爲甚有？州云：爲伊有過不得底，如有人下得一轉語，叅學事畢。又以有爲言之狗者，無中有也，陰中陽也。又狗乃司寇帳中狗者，防内盜也。寶瓶裏面養金鵝，水中金也，其用處稍異。立春立秋，乃年中昏曉；上下兩弦，月中昏曉；陰陽交會之時，乃身中昏曉也。通乎晝夜之道，則知陰陽推盪之妙也。故祖師云：錦帳之中藏玉狗，寶瓶裏面養金鵝。其金丹之妙歟。

問曰：休妻謾遣陰陽隔，其説如何？師曰：紫陽云：未得真鉛莫隱推幽明之故，則知死生之説。山。此一句頗同今時學道底人，被謬師所惑，傳得箇工法，便道他得道了也。休妻棄子，入山隱遁，及至行功無驗，便生退悔，或還俗歸家者，或再取妻者，如此之人極多。之人，不達聖人之理，却言休妻不是道，反指婦人爲鼎器，或謂婦人身中有藥，或指産門爲生身處，此大亂之道也。殊不知祖師當來指示世人，若不能絶欲，徒爾休妻。又見學者錯會其意，故復云：自然有鼎烹龍虎，何必擔家戀子妻。今之無學，只着在前句上，全不思後句，真罪人也。

問曰：我師嘗謂修丹者，不可着在年月日時上，如何却又道採藥須知昏曉？師曰：此即與屯蒙同一意也，其用處稍異。立春立秋，乃年中昏曉；寅申二時，日中昏曉；陰陽交會之時，乃身中昏曉也。通乎晝夜之道，則知陰陽推盪之理。推幽明之故，則知死生之説。佛仙聖之人大要，盡在是矣。

問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與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是同是異？師曰：大槩相似，其理實不同。前是體，後是用。《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常慎其獨。即視不見我處，聽不得聞處，離得種種邊，方謂之妙道也。若謂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曰希曰夷曰微，又有甚種種邊可離也。

印愚樂問曰：一年十二月，有箇子月，一日十二時，有箇子時。不知人

身中子時在甚處？師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斯之謂歟！答曰：癸生之時，時動必潰，此說如何？師曰：然。

印又問曰：元始懸一寶珠，去地五丈。〔如何說〕？師曰：相公如何說？印曰：五者，陽數也。師曰：非也，去地五丈，則是離五濁辱也。在虛玄之中，則是潛神入妙也。答曰：五濁之上，即玄牝之門歟。師曰：雖然，不下實工夫，不曾親見得，徒說得有此象，又濟得箇甚麽事。

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何譬之至賤也？師曰：天地聖人不以仁爲仁，故視萬物百姓至微，而譬之自生自殺也。雖自生自殺，實歸根復命也。《易·繫》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即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義也。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即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

問曰：〔老子云〕嬰兒之未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同否？師曰：同。此言其大朴未散，其惟惚，恍兮惚，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如何三者之中，獨言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耶？師曰：聖人言之於已然，而後治之，亂亦可救也。苟不覺，亂之甚也。甲者，首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這先天地生，便是道之顯象也。象因天地而顯，天地因有物而混成，物因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二五之精，道之體也。象與物，道之用也。

問曰：戒慎乎其所不睹一節，以視不見我四句，譬喻得甚切。若只以儒家話引喻得切更好，願師着一語。師曰：前兩句如在無人之境，而常存乎誠也。後兩句如與人對面，常防其有不測之意也。且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之不可揜，非見隱顯微之密乎？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聞知，然天理昭昭，誠不可揜也。

問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如何說？師曰：介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凡舉心動念處，先存乎介，介然大定，則毫毛之動悉皆先兆，奚悔吝之有？只要先覺爲上。

問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同否？師曰：不同。蠱者，亂也。覺之於未然，不至於亂。覺之於已然，而後治之，亂亦可救也。苟不覺，亂之甚也。甲者，首也。覺於三日之先，謂之先甲；覺於三日之後，謂之後甲。後於三日之遠，非覺也。先庚、後庚，在巽九五，巽爲風，天之命令也。令有改更，則民不信，已日乃孚。若於未更前三日，先告誡利害，然後有所革變，則民從而信之也。又於已更三日之後復告誡，使其樂然爲善也。甲至戊己爲中，庚過中也，過中則變，故曰庚。所謂庚者，更革之義也。

師曰：非道不可言，即道如何說？速道速道。予舉似，師然之。師曰：不可道、不可名，公作何說？答曰：說則說矣，恐所以見淺近，願師言

之。師曰：從自然出者，不可道之。道本無名，喚是不可名之名。從道中出者，是可道之道；才可名道，是可名之名。不可道不可名，是天地之始。可道可名，是萬物之母。欲見其始，常無欲以觀其妙。欲見其母，常有欲以觀其徼。妙玄妙，始於無始也；徼邊徼，見於可見者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

師曰：吾昔日侍坐於適庵師之前，師令我對一對句曰：精關神關與氣關三關一輳。吾對曰：天籟地籟與人籟萬籟俱鳴。師改鳴字作澄字。公對箇甚麽？答曰：文火武火加慧火總火全功。師又曰：吾有一對：以先覺而覺後覺。對箇甚？答曰：由外觀而觀内觀。師曰：改由字作反字，更好。

冬至夜，師曰：一陽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對箇甚麽？對曰：六畫備坤君子故及時修業。師然之。

一日，師對衆云：先聖易心即是後人心易。各請一對。〔予〕答曰：吾身外身是主中主，夢中身神炁本是元始炁神。詹宰云：太初真性豈非今日性真。師曰：吾自有一對，諸人諦聽。師曰：小生經藏元同老子藏經。諸人莫能及。

師曰：肺屬金，金本沈也，爲甚却浮？肝屬木，木本浮也，爲甚却沈？諸人皆無答。師曰：肺因受炁而有乙，木在内，故浮；肝因受炁而有庚，金在内，故沈。以卦言之，兑爲金，金性本沈，因金生北一之水爲坎，坎中真火上炎，故浮。震爲木，木性本浮，震下實因木生南二之火爲離，離中真水下降，故沈。以藥物言之，鉛屬金，本沈，見火即升，故浮。汞屬木，本浮，見水則墜，故沈。以法象言之，月屬坎，本沈，進火故浮。日屬離，本浮，退符故沈。古人云：潭底日紅陰怪滅，因水而沈也；山頭月白藥苗新，因炁而浮也。

師曰：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諸人作麽會？衆皆不解此機。詹宰曰：身外身是主中主，夢中夢則賓中賓，情中性是賓中主，性中情是主中賓。師曰：我惟有我，他又去説他，他來使我，我又役他，即此意也。師曰：未徹在。答曰：又心外無心主中主，念中起念賓中賓，未動先覺賓中主，動後方覺主中賓。師曰：不若以動静言之最親切。静中極静主中主，動而又動賓中賓，動中守定賓中主，静中散亂主中

也？吾思之未及答。師笑曰：公未知之。蓋陰類又得陰朋，陰炁愈盛，則愈迷亂矣，故曰失常。至東北之陽位，又喪其陰朋，是以安貞吉也。陰既從陽，有生成之理，故曰得常。修真之士，情念一動是陰也。若縱意隨之，是陰得朋也，亦謂之失常。苟以剛志斷之，念從何起？念情絶，則喪其朋也，亦謂之得常。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

師曰：謙六爻皆吉，何也？答曰：由其謙下之致也。師曰：然諸爻皆言謙，第五爻不言謙，何也？蓋五爲君，不過於謙，則不失其權也。故有利用侵伐無不利之説也。所以修真之士，須要剛柔兼濟，不可過於柔也。

師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何也？答曰：未生以前爲先天，故無所違；既生以後爲後天，故有所奉。師曰：只當以先覺喻先天出乎自然，後覺喻後天出乎不得已。出乎不得已，我不敢違乎天。故曰奉天時也。

師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試問公輩：欲發未發，作磨生會？良久應之。師曰：是未發是已發也。予默然。師曰：留取自受用，恐瞎却後人眼，自悟者始得用也。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一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二

門弟子定庵趙道可編

道德心要

清庵授《道德會元》於道可，時諸門人同霑法乳，得叅言外經旨。今將諸子叅傳語集成一篇，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以其心領意會，故曰心要。

師曰：這箇道字不屬有句，不屬無句，不屬有象，不屬無象，諸人作麽會？定庵曰：這箇德字不屬修，不屬不修，如何即是？嘿庵曰：爲無爲。定庵舉似。

師曰：諸法眷離却語言三昧，把出自己經來。嘿庵書空，誠庵拳。

師曰：第一章末後句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切謂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離却父母所生口，道一句來。嘿庵作開經

勢。定庵喝。

師曰：第二章云：有無相生。且道不着有無一句，又作麽生？若道得，入地獄似箭，道不得，入地獄似箭。衆舉似，皆未端的。誠庵問曰：如何即是。師曰：如是如是。

師曰：第三章結句云：爲無爲，則無不治。既是無爲，如何説箇無爲在字？在上若有爲，却如何説箇無爲在下？定庵曰：體用兼資。唯庵曰：即此用，離此用。

師曰：第四章象帝之先一句，以口説爛却舌根，以眼視突出眼睛，含光嘿嘿，正好喫棒，諸人作麽會？李監齋舉似，實庵打圓相。

師曰：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師頌曰：無底謂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摸得着。爲君吹出無聲樂，且道如何是一竅？嘿庵曰：照顧鼻孔。實庵曰：吽。且道如何是無聲樂。師代云：碧落空歌。

師曰：第六章玄牝之門。師曰：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不出不入，作麽會？嘿庵曰：寂然不動。師自曰：萬籟俱澄。

師曰：第七章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是謂修行人只爲自己屬私，普度一切屬情，不屬私情一句作麽道？定庵曰：先人後己。

師曰：第八章上善若水。師曰：有身則有患，無身何以見道，畢竟如何即是？定庵曰：放下着。嘿庵曰：養其無象。

師曰：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師曰：無縫罅，諸人作麽會？實庵曰：放下這點子，黄河幾度清。且道這點子放在甚處？定庵、嘿庵一般舉似。

師曰：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且道退向甚處去？定庵曰：虚空一喝無踪跡。嘿庵曰：都未是。或曰：未是。或曰：師如何道？師曰：對面不相識。

師曰：第十章載營魄。師曰：魄好馳騁，好運動，好剛勇，以何法度治之？有心治則屬情，無心又治不得，作麽治？嘿庵彈指一下。

師曰：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且道輻不輳轂時，車在甚處？嘿庵曰：轉轆轤。定庵推車勢。

師曰：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師曰：離色離相，瞎却眼睛，諸人作麽會？嘿庵曰：見如不見。

師曰：第十三章貴大患若身。師曰：有身則有患，無身何以見道，畢竟如何即是？定庵曰：放下着。嘿庵曰：無象。

師曰：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師曰：無縫罅，諸人作麽會？實庵曰：放下這點子，黄河幾度清。且道這點子放在甚處？定庵、嘿庵一般舉似。

師曰：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師曰：水將杖探，人將語探，道將甚麽探？定庵、嘿庵皆舉拳。師曰：一狀領過。

師曰：第十六章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切謂復見天心，且道天心在甚處？又曰：不可動，動着三十棒。定庵奪棒。

師曰：第十七章太上下之有知。師曰：不屬有相，不屬無相，要見自己太上。諸子無對。師曰：只今見在説法。

師曰：第十八章智慧出，有大僞。

師曰：聰明迷大本，智慧喪天真，諸人作麽會？止庵曰：無爲。損庵曰：智不如愚。

師曰：第十九章絶聖棄智，諸人作麽會？定庵曰：忘其所自。

師曰：第二十章絶學無憂。師曰：諸人喚甚麽做絶學？嘿庵曰：繫風捕影。師曰：學不學，覆衆人之所過。

師曰：第二十一章。師曰：有物有象有情，果有乎？若謂有來，且叅學眼；若謂無來，去叅學眼。畢竟作麽道？嘿庵曰：有無俱不涉，惟有一真實相。損庵打圓相。

師曰：第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師曰：木不材者壽，鴈不材者烹，如何即是？諸人皆不答。師曰：材不材，各順時。

師曰：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師曰：嘿嘿無言，落第二機，如何是第一機？諸人答皆不中節。師曰：開口不在舌上。

師曰：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諸人作麽會？定庵曰：舉步不在脚跟上。

師曰：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師曰：有箇甚物？定庵舉似。又曰：域中有四大。還更有大底麽？嘿庵喝。

師曰：第二十六章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師曰：不輕不躁，又作麽生？定庵曰：道泰時清。嘿庵曰：成性存存。

師曰：第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諸人會麽？嘿庵曰：大力量人，抬脚不起。

師曰：第二十八章。師曰：守黑、守雌、守辱，是用也。無極、太朴、嬰兒，是體也。朴散爲器。諸人作麽會？定庵曰：生生化化。

師曰：第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師曰：予謂錯，且道在甚處？定庵曰：在爲處。

師曰：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師曰：設有寇至，作麽敵？嘿庵曰：以德化之。師曰：不若以慈衛之。

師曰：第三十一章佳兵〔者〕不祥之器。師曰：不用兵無以禦敵，用兵則非道，作麽是？定庵曰：逆行順化。

師曰：第三十二章道常無爲，朴雖小，天下不敢臣。師曰：朴雖小一句，作麽會？定庵曰：芥納須彌。嘿庵曰：卑而不可踰。

師曰：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壽。師曰：不亡底是甚麽？嘿庵曰：無中有。密庵曰：虚靈不昧。

師曰：第三十四章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師曰：如何是不自大？嘿庵曰：勃勃從珠口入。師曰：上善若水。

師曰：第三十五章執大象。師曰：若云有象便不大，若云無象如何執？嘿庵曰：黍珠中世界。師曰：似不肖故大。

師曰：第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師曰：睫上眉毛早錯過，且道錯向甚處去？定庵曰：當處。嘿庵曰：鷂過新羅。實庵曰：不得亂走。師曰：一狀領過。

師曰：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師曰：予頌云：有作皆爲幻，無爲又落空，兩途俱不涉，請頌一句。嘿庵曰：對面不相逢。止庵〔曰〕：一定守其中。密庵曰：自有大神通。師曰：當處闡宗風。

師曰：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師曰：喚甚麽做德？嘿庵曰：不自有其有。師曰：不自矜。

師曰：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師曰：且道得一安在甚處？嘿庵曰：安在無爲處。師曰：無用處更好。

師曰：第四十章末後一句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師曰：無有之外，更有甚麽？嘿庵曰：有這箇，舉似。

師曰：第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笑之。師曰：笑箇甚麽？嘿庵舉云：笑這箇。密庵曰：笑箇無爲。

師曰：第四十二章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師曰：不損不益時如何？嘿庵曰：無欠無餘。師曰：剔渾淪。

師曰：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師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如何是清涼境？嘿庵曰：無熱惱。師曰：無無明。

師曰：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財與貨孰多。川老云：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新。如何是家中寶？嘿庵曰：哩哩羅。定庵喝。師曰：一曰慈。

師曰：第四十五章。師曰：上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常足也。此章云：大成若缺，大盈若沖，不足也。足底是，不足底是？損庵、止庵曰：滿招損，謙受益。師曰：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故云。

師曰：第四十六章罪莫大於可欲。師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急走回來，救得一半。且道那一半如何？定庵曰：不離當處。

師曰：第四十七章末後句云：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師曰：名箇甚，成箇甚？定庵、嘿庵皆曰：成德名道。

師曰：第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師曰：益人甚，損人甚。定庵曰：損己益人。嘿庵曰：損情益性。

師曰：第四十九章。（缺文）

師曰：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師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差別智？衆無答。師曰：仁者謂仁，智者〔謂〕智。師曰：如何涅槃心？衆無答。師曰：前無往古，后無只今。

師曰：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師曰：生箇甚，畜箇甚。實庵曰：生之畜之，只是這箇。師曰：較些子。

師曰：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首章云：有名，萬物之母。名喚甚麽？諸人答不中。誠庵問曰：喚做甚麽名？師喚誠庵。誠庵應諾。師曰：安名了也。

師曰：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所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師曰：畏箇甚？嘿庵曰：畏天命。

師曰：第五十四章以國觀國。師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還有知心底麽？諸人答不應機。誠庵問：師還有知心底麽？師應之曰：問者是誰。

師曰：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師曰：即孟子謂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意，且道赤子之心是已發〔否〕？嘿庵曰：純一。定庵曰：寂然不動。師曰：未盡在，殊不知返者道之用也。

師曰：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師曰：言底是，不言是？諸人答不切。師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君通。

師曰：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師曰：取天下安得無事，無事何以取天下？衆無對。師曰：導之以德。

師曰：第五十八章。師曰：末後一句光而不耀，作麽會？衆無語。師曰：被褐懷玉。

師曰：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嗇。作麽會？止庵曰：儉。師曰：從儉。

師曰：第六十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何說？嘿庵曰：無以施其能。定庵曰：邪不干正。

師曰：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師曰：等閑伸出無爲手，不動干戈定太平。喚甚麽做無爲手？嘿庵曰：掀翻三教。誠庵曰：打破虛空。

師曰：第六十二章有罪以免耶。師曰：過在甚處。定庵曰：覓過了不可得。師擲經云：休翻疑。

師曰：第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師曰：説易非容易，言難未是難。箇中奇特處，請續一句。嘿庵云：元只在中間。實庵云：元不離玄關。師曰：北斗面南看。

師曰：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師曰：一切有爲法，三千六百門，從頭都勘破，總是弄精魂。惟予獨抱無名朴，無限羣魔倒赤旛。諸人會麽？定庵曰：認着一物即不中。嘿庵擲經。

師曰：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師曰：一切諸人無答。師曰：你是何人我是誰？

師曰：第六十六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何説？嘿庵曰：無以施其能。定庵曰：邪不干正。

師曰：第六十七章大國者下流。師曰：且道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師曰：且道江海下百谷耶，百谷下江海耶？嘿庵曰：下下下。

師曰：第六十八章善爲士者不武。師曰：説易非容易，言難未是難。箇中奇特處，請續一句。嘿庵云：元只在中間。實庵云：元不離玄關。師曰：北斗面南看。

師曰：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且道主客如何分？諸人作麽會？嘿庵：防微杜漸。

師曰：第七十章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師曰：且道是何道？嘿庵：兩眼對兩眼。

師曰：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師曰：且道是何病？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師曰：且道大威至時如何？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師曰：且道是何道？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師曰：且道是何民？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五章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師曰：且道是何民？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師曰：且道是何人？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師曰：且道是何道？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師曰：且道是何水？定庵曰：風浪起。

師曰：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師曰：且道是何怨？定庵曰：陸地平沈。嘿庵曰：無孔在甚處？定庵曰：出息入息處。嘿庵曰：在闔闢處。實庵曰：只在眉毛下。

師曰：第八十章小國寡民。師曰：且道是何民？嘿庵：不識痛癢。

師曰：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師曰：且道是何言？嘿庵：不識痛癢。

易行。如何又道莫能知，莫能行？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叅學事畢，其或未然叅。定庵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嘿庵曰：只在目前人不識。師曰：只爲大分明。

師曰：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此病作麽治？嘿庵曰：寸心不昧。其諸子皆不的當。師曰：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又曰：不然則渾淪吞箇熱鐵丸。又曰：下士須是喫服藥過，瀉去惡知識矣。

師曰：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如何是大威？嘿庵曰：生死事大。師曰：無常迅速。

師曰：第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師曰：如何是殺活機？衆無答。師曰：如王秉劍。

師曰：第七十四章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師曰：作麽會？定庵曰：無争。師曰：以其無死地。

師曰：第七十六章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作麽會？定庵曰：柔弱生之徒。

師曰：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師曰：且道不損不益時如何？衆無對。師曰：也不剩兮也不少，信手拈來便恰好。

師曰：第七十八章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師曰：作麽會？諸人無答。師曰：道擎拳，德稽首。

師曰：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如何説？惟安答。師曰：無忌諱。

師曰：第八十章末後句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何説？嘿庵曰：安其家。定庵曰：無争。師曰：内境不出，外境不入。

師曰：第八十一章聖人之道，爲而不争。師曰：作麽是不争？衆答不應機。師曰：放倒門刹竿着。

師又曰：各人要一聯句，體道德二字。嘿庵曰：道藏諸用，德顯諸仁。定庵曰：道不在修，德不在求。唯庵曰：道不無中無，德不有中有。實庵曰：道可道非道，德上德不德。師曰：道寂然不動，德感而遂通。又云：道清静光明，德謙柔巽順。

師曰：各人要一聯，證無爲道德二字。衆無答。師曰：道擎拳，德稽首。

師指燭云：各人作聯，要見此燭體用。嘿庵曰：體塞破虚空，用照破黑暗。實庵曰：體圓陀陀，用光爍爍。師曰：體如如不動，用爍爍圓明。又曰：體撑天拄地，用照天爍地。

師曰：各人要無説一聯，要見燭體用。諸人無答。師舉似，衆有省。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二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三

知堂實庵苗善時編

初入中和精舍庵門❶，銀山鐵壁，由誰建立。透得此關，了無闔闢。且道此關作麽透卓？拄杖一下云：咦，便從這裏入聖堂。纔説金闕化身，已自天機露洩，重增外象莊嚴，又是一場敗缺。畢竟作麽？咄，要見黄金滿月相，大家進步裏頭來。叅聖至慈至仁，至靈至聖，掌生死關，行殺活令，激濁揚清，驅邪輔正，惡不報，善不應。雖然，顯現許大神通也。向清庵手中乞命，既如是，又拜箇甚麽？咦，因我得禮，孰敢不敬。

冬至陞堂講經

陞座、上香、祝語畢，師舉拄杖云：道本無言，予亦不會多説。借這拄杖子，有時在予手中爲體，有時在予手中爲用。横按拄杖云：是體是用？良久又云：用則撑天拄地。這條拄杖神通莫測，妙用難量，方纔舉起，十方無極飛天神王長生大神無鞅數衆，齊立下風，太上老君也來拄杖頭乞命。何以故？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舉起拄杖云：大衆看。打一下云：打一棒，打得虚空踍跳。攪一攪云：攪一攪，攪得混沌密融。畫一畫云：畫一畫，畫開三教籓籬。卓一下云：卓一卓，卓透諸人鼻孔。雖然有許大神通，盡大地不曾打得一箇。何以故？清庵拄杖，不打鈍漢。喝一喝云：莫有要喫棒底麽？便請出來。

實庵出拜而問曰：冬至下雪，此意如何？師曰：這一問滴水滴凍，不可作祥瑞會，不可不作祥瑞會。未具叅學眼，不作祥瑞會。未具絫學眼，且道作麽生？咦，地雷震動一陽至，素女青郎會絳宫，歌罷酒闌雲雨散，亂將碎玉撒虚空。這箇莫是冬至月雪麽？咦，莫作境會。何以故？守城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年中自有年中冬至。月中自有月中冬至，日中自有日中冬至，時中自有時中冬至。一陽節是年中冬至，每月初一日是月中冬至，每日子時是日中冬至，且道如何是身中冬至？

實庵曰：請師開示。師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會麽？實庵曰：唯。師曰：猶恐有未會底，再念得至虚極一章麽？曰：念得。師曰：先念起頭四句。曰：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師曰：孔子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謂上古帝王，於冬至日閉關，不許商旅往來，使民致虚守静，以待新陽復也。新陽既復，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世人於一陽來復之時，守其安静，使内境不出，外境不入，以待一陽來復。一陽既復，四大咸安，百骸俱理，此長生久視之道也。且如今日，冬至下雪，商旅自然不往來也，豈得不是祥瑞。雖然萬般祥瑞，不如無你。再念四句。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師曰：此四句謂觀化知復也。且如復卦，自坤而復，坤静也，陽動也，静極復動，天心見矣。

再念四句。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師曰：世人會得這些消息，直造真常境界，故曰明。苟或一陽來復，昧而不知，妄有施爲，喪身必矣，故曰凶。再念四句。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師曰：容謂廣納包容也。公者，謂普及一切也。至公且普，則可以作之君，作之師，天人同一理也。再念後句。曰：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師曰：體天合道，長生久視之道盡矣。到這裏更進一步，方證無生法忍之妙。有人認得親切，直下承當，下静定工夫，至於致虚之極，守静之篤，天心見矣。天心既見，便於當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於一一世界中，各具三千大千國土，於一一國土中，各具三千大千法門，於一一法門，各具三千大千善智識，於一一善智識，各具三千大千眷屬，於一一眷屬，各具如是眼，各見如是天心，各放如是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恁麽則盡大地人，同一箇鼻孔出氣也。到這裏方知道，月月日日都是冬至，時時刻刻都是冬至，今日冬至，只是尋常日也。古德云：大都只是尋常日，蒿撓衆生亂一場。既説道只是常日，蒿撓衆生亂一場也無。侍者拈拂子與師。師曰：即此用，離此用。良久又云：山河大地，都在這拂子頭上；三賢十聖，都在這拂子頭上；盡大地人，都在這拂子頭上。云：大衆莫有不在拂子頭上窮。堅起，云：聽有耳也無。擲下拂子，云：咦，有神通也無。侍者拈拂子與師。師曰：即此用，離此用。良久又云：山河大地，都在這拂子頭上；森羅萬象，都在這拂子頭上；三賢十聖，都在這拂子頭上。云：大衆莫有不在拂子頭上底麽？便請出來相見。

黄居士出，云：雷發一聲驚霹靂，震動滿天星斗寒。上啓吾師，如何是一陽消息？師打圓象，云：會麽？黄曰：唯。師曰：既會，如何不拜。實庵拜。師曰：且住，更有甚麽？師曰：更有向上事在。黄曰：會。身中一陽又作麽生？師振拂子，喝一聲。黄曰：直下承當。師曰：只恁麽去。黄拜謝，曰：不是我師親説破，幾乎錯過一陽生。

戴甲庵問曰：大都只是尋常日，蒿撓衆生亂一場。爲甚麽喚作冬至？師曰：大地坦平，乾坤一色，會麽？曰：未會。師曰：近前來，向你説。戴至師前。師曰：從教雪覆千山道。戴拜謝而退。

師曰：我有一箇隱語，請你衆人參。經云：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且道是箇甚麽物？若有人參得着，便從法座上，拖下李清庵來，一頓打死，深掘坑厚着土埋，教不見蹤跡，不爲過。若參不着，却被李清庵埋却你去也。其或未然，我更添箇注脚。頌曰：

我有一件物，能小亦能大。體則同太虛，用則遍法界。拈起天不容，放下地莫載。見之者則突出眼睛，聞之者則迸裂腦蓋。道人會此振動篷島三山，緇流會此掌握曹溪一派。以之治國國安民豐，以之助道時清道泰。若論酬價價直萬兩黄金，若遇知音不用一文便賣。爲甚不用一文，不圖利只圖快。

只今舉似，向君試問：會？實庵曰：不會。師曰：休論會與不會，只今自買自賣。打圓象，云：看兩手縫合中間，拈出自然香。

太上老君聖誕上堂

師陞座云：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學輩，剛道出幽關。大衆且道：太上在甚麽處？咦，只今見在説法，諸人還會麽？縱饒直下會意，猶隔清庵一線道在。何以故？若言他是太上，自己却是甚麽？須是向自己究竟，方見得親切。太上云：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即此意也。又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是謂妄心一動，起種種差別因緣，因緣纏縛，失道之本也。聖人爲見衆生迷真之故，於是設立種種方便，誘諭世人離諸染着，出諸迷徑，是經所以作也。經也者，返道之徑歟。讀是經者，當知此經元是强名，本無可説，説亦不得。取不得，捨不得，添不得，減不得，形容不得，舉似人不得。不可道即道。非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若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未免隨人脚轉，仁者以仁見，智者以智見，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之道，知之者鮮矣。清庵不惜兩片，爲你諸人道破。

此一卷經，拭不浄底故紙，既是不浄故紙，無用五千餘言發明，不可道之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謂以聲色見道者，屬無常法，終有盡期。道之出口，淡而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大哉，聖人之言乎。若是箇信得及底，便能離一切相，了一切法，直下打併，教赤洒洒、空蕩蕩地，潜大音於希聲，隱大象於無形，則自然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奈何今之學者，不求師旨，私意揣度，或泥於文理，或執着文辭，聖人作經之義，由是晦矣。此經中不注脚者，往往不同，良由此也。殊不知纔開臭口，十萬八千。纔言可道，便非常道。纔言可名，便非常名。然則常道不可道，五千餘言非道乎？常名不可名，道德經名非名乎？咦，非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非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若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未免隨人脚轉，仁者以仁見，智者以智見，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之道，知之者鮮矣。清庵不惜兩片，爲你諸人道破。

此一卷經，拭不浄底故紙，既是不浄故紙，無用五千餘言發明，不可道之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謂以聲色見道者，屬無常義也。譬如大醫治病，對證發藥，病既

瘥矣，藥亦無用。既得常道，五千餘言亦無用。作是見者，則知可道可名，道之邊徼也；不可道、不可名，道之玄妙也。有名之徼，道之用也；無名之妙，道之體也。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苟有自有名之徼而造無名之妙者，真常之道得矣。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大衆，清庵饒舌至此，是説耶、非説耶、非説之説。恁麽則聖人作經之意明矣。起初一句，至矣盡矣，休更疑惑。

或曰：道既不可道，名既不可名，今日大作法事，莫非多事乎？曰：不然。太上二月十五日降誕，非真也，顯生生之義也。予今與太上慶誕，正欲發明起初一句也。何多事之有，復何疑哉？大衆，起初一句已自説了，末後一句又作麽生？咦，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吾通。下座放衆。

師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予謂視之不見名曰希，莫非無色乎；聽之不聞名曰夷，莫非無聲乎；搏之不得名曰微，莫非無形乎。其或未然，且向聲色裏做工夫，還有會底麽？不得開口，不得動手，離却聲色，出來相見。道得也喫棒，道不得也喫棒。

黄居士出，方欲開口，侍者云：不得開口。良久，踏一踏。師云：更有在。黄咳嗽。師曰：早遲八刻。定庵出拜云：請師再舉。師曰：不得開口。定庵竪拳。又曰：不得動手。定庵喝。師曰：向上更有在。定庵曰：更有箇甚麽？師曰：只今座下人衆，好向静處理會。師下座，定庵隨行，師把住云：恁麽去，且免喫棒。定庵拜謝。師云：恁麽去，那裏去？定庵云：無處去。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三

❶此句之前疑有缺文。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四

門弟子寧庵鄧德成編

師在維揚作絶句，令門人續一句。

師曰：若有合轍者，許進一步。

師曰：無形無影亦無名，撑柱乾坤古到今。剛被清庵掀倒了，定庵次之。

師曰：大千沙界總成金。無庵曰：杳無蹤跡絶追尋。復庵曰：要知下手定中尋。嘿庵曰：變成大地作黄金。月庵曰：虚無粉碎没蹤尋。師曰：除無庵外，一狀領過。

師曰：乾鼎金爐烹日月，天罡斗柄斡璇璣。劈開混沌金丹就，定庵曰：迸出圓光遍界輝。無庵曰：抱箇嬰兒謁紫微。昔庵曰：直謁丹霄不用梯。復庵曰：服了乘鸞造太微。嘿庵曰：認得中間一點輝。素庵曰：放出光明太始歸。師曰：諦觀諸子之作，皆且且，獨嘿庵曰較些子。

師曰：舉步踏翻無色界，擡頭撞倒大羅天。有人問我安身處，定庵曰：一顆珠中納大千。復庵曰：隱在鴻濛未判前。嘿庵曰：無減無增本自然。月庵曰：只在眉毛眼睫前。師曰：定庵爲上，復庵次之。

師曰：歷劫元來一寶珠，硬如生鐵軟如酥。大千沙界無安處，定庵曰：包盡乾坤造化模。無庵曰：道外虚無盡不敷。復庵曰：照徹虚空一也無。普庵曰：看見分明覓後無。嘿庵曰：遍滿虚空總是渠。愛山曰：無限清光照太虚。師曰：都未盡，在其間，獨定庵、嘿庵較些子。

師曰：着無着有總非功，兩下俱捐又落空。無有兼資終不一，定庵曰：無中真有始潜通。嘿庵曰：非無無庵曰：非無非有顯神通。復庵曰：太虚同體道方通。師曰：予則曰：不如默默守其中。

師曰：圓陀陀地一圍圈，産在鴻濛未判前。没蒂没根無可把，定庵曰：現前應用十分全。無庵曰：要知月落不離天。復庵曰：寂然不動悟真詮。師曰：嘿庵一句可取。

師曰：上柱天兮下柱地，中間一竅不通氣。視之不見聽無聲，定庵曰：喫飯着衣常不昧。嘿庵曰：應用頭頭皆不離。無庵曰：拍塞虚空神鬼畏。損庵曰：却與虚空有何異。師曰：定庵可取。

師又曰：立鼎燒乾四大海，安爐煉碎五須彌。金丹成象包三界，定庵曰：方顯男兒得志時。無庵曰：道本無爲喻有爲。嘿庵曰：此是先天先地時。濟庵曰：正是超凡入聖時。師曰：定庵一句爲絶。

師在昭陽四聖道院，與諸法眷煉志，今並附于此。

師曰：筆鋒一蘸江湖竭、墨梃纔磨大地穿。拍塞虚空書一畫，嘿庵曰：毫尖露出本來天。退庵曰：畫開父母未生前。静庵曰：此玄玄外更無玄。師曰：静庵、退庵較些子。退庵一句，改

作混沌未分前更妙。

師曰：小小庵兒小小蟾，潛藏不許外人瞻，夜來開放吞天口，嘿庵曰：滿腹丹砂火正炎。静庵曰：嚼碎方知苦與甜。退庵曰：大地山河舌下潛。一庵曰：一味醍醐别樣甜。師曰：都較些子。予則曰：吞盡乾坤尚不厭。

師曰：貧者今年成煞貧，庵中無地可容針。貧來貧去貧無極，嘿庵曰：惟有金丹亘古今。濟庵曰：徹骨全無一點塵。隱庵曰：赤條條地本來心。虚庵曰：脱却皮膚見本心。息庵曰：煉得乾坤總是金。惟庵曰：唯有通身是紫金。丁宰曰：獨有神丹一粒金。師曰：都未是。答曰：家破人亡死却心。

師曰：黄婆昨夜養嬰兒，纔出胞胎體太微。混沌之中藏不得，嘿庵曰：還他無極以前時。息庵曰：却來黍米識玄機。師曰：都是未着。答曰：太虚之外斡璇璣。

師曰：聞經聞法事難全，離法求玄又不然。不離不聞都是錯，嘿庵曰：一切掀倒始功圓。息庵曰：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皆未盡善。答曰：執中不易是真詮。

師曰：竿頭立底功難就，進步如何動脚跟。不動脚跟争得到，嘿庵曰：上頭一着妙難論。師曰：揭開腦蓋去朝元。

師又曰：坐中開眼道難成，閉眼元來又屬陰。不閉不開真瞎漢，嘿庵曰：通身是眼我知音。濟庵曰：放開一眼覷教親。師曰：頂門具眼見天心。

師曰：若行陸地涉途程，水路來時墮塹坑。不涉兩途争得道，嘿庵曰：攔腮一掌太無情。息庵曰：元來中道坦然平。師曰：息庵較些子。予則曰：乘風歸去謁三清。

師曰：無門關鎖不難叅，説着無門便没關。既是無關開箇甚，嘿庵曰：知他窠臼有何難。息庵曰：一拳打破透疑團。虚庵曰：不移一步到長安。師曰：虚庵可取。

師曰：坐中皆濁總爲陰，及至惺惺又屬情。不散不昏都是垢，嘿庵曰：鼓琴招鳳自然清。一庵曰：萬緣俱泯大丹成。東庵曰：虚無空寂本乎誠。静安曰：全身放下自通靈。師曰：都欠些子。答曰：放教自在便光明。

師曰：工夫做到杳冥中，守着些兒費了功。不守又還成茫蕩，嘿庵曰：此身全與太虚同。息庵曰：息中自有大神通。東庵曰：全身隱在太虚中。一庵曰：寂然不動感而通。師曰：拈來物外逞神通。

師又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大蟲吞却南山虎。清庵定裏逞神通，嘿庵曰：獅子吼時誰敢侮。頤庵曰：撼動乾坤誰敢侮。師曰：你兩箇都不識這箇。答曰：諕得驪龍起來舞。

師曰：水中撈月從來妄，火裏栽蓮是脱空。撅地尋天多費力，嘿庵曰：不離當處闡神通。息庵曰：無修無證始成功。師曰：争如一定守其中。

又曰：天作庵兒地作基，四維八

極作藩籬。中間有箇癡呆漢，嘿庵曰：獨玩天心月上時。師曰：索性掀翻不住持。

又曰：乾坤未判從無極，無極之前本太初。未有太初前底事，嘿庵曰：渠今非我我非渠。息庵曰：古今惟我獨如如。師曰：只今見在體元虛。

師曰：昨宵日午與無寥，直上中天旋斗杓。運轉法輪天地震，嘿庵曰：黍珠宮裏正逍遥。又曰：森羅萬象悉來朝。

師曰：莫執無心與有心，兩心到底不通真。有心畢竟心爲累，嘿庵曰：會取中間真有因。師曰：無有雙忘證法身。

又曰：我把殺人手段，拈出活人刀子。試問殺活如何？嘿庵曰：活却從前死底。息庵曰：斬斷一切生死。師曰：你兩箇刀子無刃。答曰：法王法令在此。

師曰：爍爍團團一寶珠，外無邊際裏頭虛。輕輕拈出無安處，嘿庵曰：獨露單提得自如。息庵曰：放去收來總在渠。一庵曰：元始於中獨自居。師曰：你每安得不着下着。咦，引我蟾蠩裏面居。

又曰：煉就通紅熱鐵丸，紅如杲日大如天。鉗來送入諸人口，嘿庵曰：嚼出清涼一味禪。息庵曰：爛盡肝腸性始方知滋味全。師曰：獨露單提得自如。虛庵曰：遍周沙界現真如。息庵曰：放去收來總在渠。一庵曰：元始於中獨自居。師曰：你每安得不着下着。咦，引我蟾蠩裏面居。

又曰：煉就通紅熱鐵丸，紅如杲日大如天。鉗來送入諸人口，嘿庵曰：嚼出清涼一味禪。息庵曰：爛盡肝腸性始方知滋味全。師曰：獨露單提得自如。息庵曰：放去收來總在渠。一庵曰：元始於中獨自居。師曰：你每安得不着下着。咦，引我蟾蠩裏面居。虛庵曰：遍周沙界現真如。息庵曰：古今惟我獨如如。師曰：只今見在體元虛。

師曰：昨宵日午與無寥，直上中天旋斗杓。運轉法輪天地震，嘿庵曰：黍珠宮裏正逍遥。又曰：森羅萬象悉來朝。

師曰：莫執無心與有心，兩心到底不通真。有心畢竟心爲累，嘿庵曰：會取中間真有因。師曰：無有雙忘證法身。

又曰：我把殺人手段，拈出活人刀子。試問殺活如何？嘿庵曰：活却從前死底。息庵曰：斬斷一切生死。師曰：你兩箇刀子無刃。答曰：法王法令在此。

師曰：爍爍團團一寶珠，外無邊際裏頭虛。輕輕拈出無安處，嘿庵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五

門弟子蒙庵張應坦編

雜述

詩贈東溪

丹道立基處，休教外境侵。一心纔静定，二物互相任。離火燒鉛汞，雷車運水金。調和藉坤土，灌溉必天壬。白雪凝金鼎，黄芽長玉簪。這些真種子，本不是玄參。

又

會得潛心妙，從他二鼠侵。有人信得及，無箇力難任。慈誓弘如海，機鋒利似金。窮通内子午，掀倒外丁壬。善閉無關鍵，勿疑朋盍簪。玄之又玄處，一唯契曾參。

韓宰求贊呂祖師

這箇吕老，面善心黑。兀兀騰騰，飄飄逸逸。劍佩青蛇，丹傳紫極。校勘將來，分明奇特。奇特一句，又作麽生。咄，袖中神劍，不露鋒鋩，宇宙縱横，了無人識。

王居士求贊寶公頂相

這箇和尚，拗服背棒。三十六場，做盡模樣。咦，直待擘破面皮，露出裏頭端相。

張居士求贊布袋和尚

這箇胖漢，慣會做賊。布袋中藏，了無人識。咦，自是賊人心下虚，笑中露出真消息。

李居士求贊吕公

箇樣鬍漢，是何像態。兀兀騰騰，捏捏怪怪。寄迹紅塵，遨遊物外。既到這裏，私贓盡敗。且道賊在甚處？咄，袖内隱青蛇，粟中藏世界。

善友求贊王祖師

這箇老叟，形容大醜。髮少如鬚，眼大似口。自稱是五祖兒孫，人喚作七真師友。且道如何，即是看□。更問如何，劈脊便摟。

趙居士求贊三仙圖

祖師清庵，黄胖黄胖，全不似像。百無一能，受人供養。還識真底麽？爲伊劈破面皮，却與虚空一樣。潔庵措大指大，千喬百怪。讀五車書，一字不會。且道云何不會？咄，脱却鮑老戲衫，博箇金剛不壞。

贊諸法眷

了蟾頌曰：心月圓明，性天朗耀。迸出了蟾，廣納包容，含弘光大。

丹蟾頌

丹成蟾蜕，功齊元始。

一蟾頌

一、蟾突出，普照無情。咄，乾坤百拶碎，獨露大光明。

頤庵頌

頤庵境界，無罣無礙。九轉功成，靈胎脱蜕。咦，頂門放大光明，遍照三千世界。

贊李待詔

剔聰正容，披雲修月。向上工夫，一切漏泄。咦，至士面前呈手段，到頭萬法一齊通。

贊錢待詔

玉掠撥開雲，金刀修出月。上頭些子機，一切都通徹。咦，面前消息

子，不聞中露泄。

雜頌

題三境圖

看這一箇拙漢，全無些子果斷。分明半死半活，猶自斯纏斯絆。咦，連忙急走回來，也只救得一半。

題打坐猿

這箇畜生，顛劣忒煞煞。突出眼睛，野性猶在。咄，直須爛了皮毛，物外縱橫無礙。

題閉目猿

咄這毛團，是何相態。一味顛狂，千般捏怪。既到這裏，和臟捉敗。且道臟在甚處。咦，瞑心瞑目坐山巔，全忘全神遊物外。

贊黑殺符

虛空爲紙，須彌作筆。盡就靈符，神出鬼没，試問煞活如何讐。

贊劍

殺人刀子，橫拈倒舉。逢佛殺佛，逢鬼殺鬼。

贊燒餅

水麪和成一塊，做出圓陀陀地。不因火候工夫，爭得箇般真味。咄，信手拈出向君，不用牙關嚼碎。

贊餳糖

絞出黄芽汁，煎熬憑火力。黏如鸞鳳膠，甜似波羅蜜。憎懂拙漢，黏却牙關。大力量人，開口不得。

贊瓢

稟賦先天一炁，成就箇般道器。拈來信手劈開，渾淪圓陀陀地。咦，舉起分明，切忌錯會。

又云：只這一箇把柄，妙用神功莫測。舉起蓋日遮天，放下風恬浪息。

贊宗鬜頭

鬜頭鬜頭，有甚風流。横拖拄杖，倒騎鐵牛。

自贊真相

這箇面觜，不傍道理。那箇尚非，何嘗有你。咦，喚作李清庵，便是眼見鬼。

贊扇

圓陀陀地一片，直下森羅影現。舉起明月當天，摇動清風拂面。且道見也不見。咦，休問見也不見，爲伊略通一線，搧一扇。

贊丹

亘古此物，無形無質。無欠無餘，無休無息。其利斷金，其圓勝日。釋曰玄珠，儒曰太極。道曰金丹，名三體一。只在目前，時人不識。〇只這便是，休更疑惑。

示衆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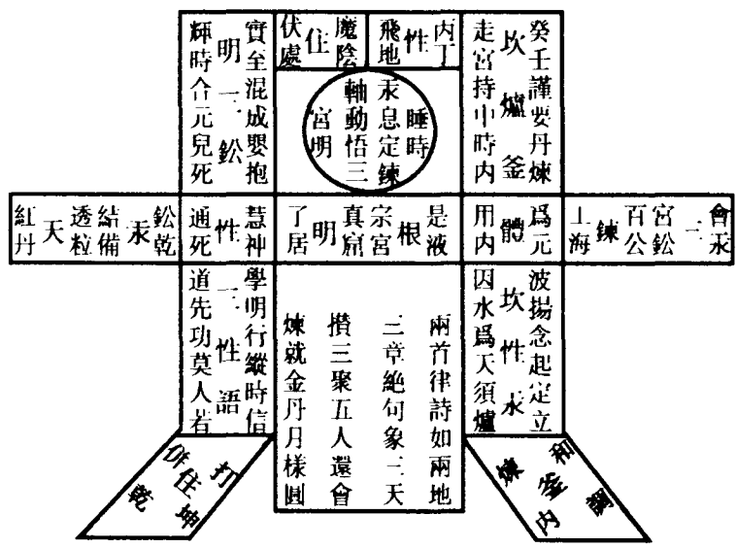
脱蜕　元形　保精
成丹　神鍊　氣禦
疊　久視　存神
字　生長　定性
藏　形固　氣靈　心明
頭　凝精　住神　本悟
頌

釋頌

元神鍊形，鍊形保精。保精禦氣，氣神存。神存定性，定性明心。明心悟本，悟本神靈。神靈氣住，氣住精凝。精凝形固，形固長生。長生久視，久視丹成。丹成脱蜕，脱蜕元神。

右此頌乃煉神之要也。欲煉其神，先煉其精。欲煉其精，先禦其炁。欲禦其炁，必先存守。存守得定，則心所以明，神所以靈，炁所以住也。炁住而後精凝，精凝而後形固，形固而陽神脱蜕，長生久視之道盡矣。丹書所謂金液煉形，金液還丹，並不外乎此。

還丹之圖



釋圖律詩

八金釜內煉丹時，
丹　煉　八者，木之成數也。木，性也。金，
釜　情也。以性攝情，入于中宮，喻曰
時　土釜。然後加火煉之，愈煉愈堅
內　固，愈煉愈圓明，故喻之曰金丹也。

户火爐中要謹持。
謹　要　火者，神也。户者，室也。元神入
爐　室，如藥在爐，切宜謹謹固濟，勿令
持　差失。鉛汞二物，惟好飛走，可不
中　謹乎。毫髮差殊，不作丹者是也。

欠土坎宮壬癸走，
癸　壬　土者，坤也。坤屬身，身不動則虎
坎　嘯，身動則虎走。虎嘯則精凝，虎
走　走者，精洩也。學者不可不謹。
宮

心生性地丙丁飛。
丙　丁　丙丁，火也，屬心。心定則龍吟，心不
性　定則龍奔。龍吟則炁固，龍奔則炁
飛　散。心生者，火炎也。丙丁飛者，氣
地　散也。此二句喻鉛飛汞走之意也。

主人住處陰魔伏，
主　人　主人者，本來真如之性也。歷劫
魔　陰　不壞，元神也。住者，元神入室也。
住　陰魔伏者，情欲絶也。學道底人，
伏　處　身心既不動，則神凝氣固矣。

日月明時至寶輝。
日　月　日月，喻身之精華也。
寶　至　明者，精華凝結也。功
明　深力到，煉成一塊至寶，
輝　時　放光輝照天爍地也。

一二三元成混合，
混　成　天一生水，精也。地二生
三　火，氣也。天三生木，神
合　元　也。精氣神煉成一塊，三
五合一，返本還元。

金公鉛死抱嬰兒。
金　公　金邊着箇公字，鉛也。
鉛　死　鉛死者，欲海竭也，情
念　絶　念絶也，聖胎成也，嬰
兒　顯　兒顯象也。
象

東海金公百煉工。
東　海　東海，喻性也。金公，喻
金　公　情也。即是鉛汞之異
百　名，情來歸性以火煉。
煉　工　百煉工夫方爲至寶。
工

身内本元爲體用，
爲　元　自家身内有天然種子，
體　向外求之者謬矣。身内
用　内　元精，金丹之用也。心
中元氣，金丹之體也。

艮宮木液是根宗。

是液 根 宗宮

艮宮即土也，木液即汞也，總名曰砂中汞，金丹之母也。恐學者無以取則，故强名云。

日居月窟真明了，

真窟 明 了居

日居月窟者，陽來陰舍也，取坎填離也，抽鉛添汞也，嬰兒交姹女也，金木併也，水火交也。

心死神生慧性通。

慧神 性 通死

心死則神生，神生則慧通，故學道之人，身如朽木，心若死灰，寂然不動。工夫純熟，慧性圓明。

工備水乾鉛汞結，

鉛乾 汞 結備

工夫周竟，則欲海自竭。性情混融，則汞鉛交結。火候功成，則形神超越。然後金丹形兆也。

大丹一粒透天紅。

透粒 天 紅丹

大丹者，大至圓也。非假外物，由本來真如之本而煉成。人還得餌，果證金仙矣。

學道先明三二一，

學明 三 道先

三二一者，即神炁精也。即非交合之精，呼吸之炁，思慮之神，乃元精元炁元神也。不可不明。

行工莫縱性生心。

行縱 性 工莫

行工之際，不可縱心。心生則火炎上，心定則無明息。十二時中，常常檢攝。

時人若信吾言語，

時信 語 人若

學道之人，執文泥象，終不自明。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信不及也。

打併乾坤住主人。

打坤 住 併乾

乾坤，身心也。信得及底打併身心，認本來面目。苟或覿面相逢，決定無來無去也。

坎水揚波因欠土，

波揚 坎 因水

坎水揚波者，精不住也。欠土者，身不定也。丹書云：真土制真鉛。即此也。

性天起念爲生心。

念起 性 爲天

性天起念者，情動於中也。生心者，散亂也。丹書云：真鉛制真汞。即此也。

汞爐立定須工水，

定立 汞 須爐

安爐立鼎，必先固其精，故曰先工水也。精固則炁凝。鉛汞自結也。丹書云：鉛汞歸土釜。

釜內調和煉八金。

和調 釜 煉內

八金者，情性也。釜爲黃中也。性情歸中，身心湛寂。丹書云：身心寂不動。即此也。

垂目睡時工水汞，

睡時汞

行工之際，睡魔相撓，水中取火而攻之。

自心息定煉東金。

息定煉

身心不動，金木交併。一性圓明萬緣息。

車由軸動吾心悟，車動由軸，人動由心。

軸動悟人明此理即全真。

一二三宮日月明。三元合一，二物圓成。

三宮明明如日月爍乾坤。

蒙庵曰：清庵師作此疊字藏頭二圖，非尚奇巧也。蓋欲發明金丹之體用，顯微無間也。疊字頌，謂丹體也，藏頭詩，謂丹用也。藏頭之意，表丹道之微密也。自釋其詳，表丹旨之顯明也。苟有觀圖得旨者，金丹之能事畢矣。於是模之于集後，與同志共之。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五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六

門弟子損庵蔡志頤編

黄中解惑❶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正真之道，留傳在世度人，公還知否？定庵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且蠢，蒙師收留，千載之幸也。無上正真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師曰：無上正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自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强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修證者。聖師口口，歷代心心所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真之妙道也。

定庵曰：無上正真之妙，喻爲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爲圓覺，儒家喻之爲太極。太極初非别物，只是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一靈而已。本來真性，愈煉愈明。釋氏曰：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家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者，乃金丹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虚無自然之謂也。兩儀，一陰一陽也，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太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道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鉛汞者，非水銀、朱砂、硫黄、黑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精，心中元神，身心不動，精炁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丹身也。○此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物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或煉五金八石，或煉三避五假，或煉雲霞外炁，或煉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塊而成丹者。或想丹田有物而爲丹，或肘後飛金精，或存想眉間，或還精補腦，或運炁歸臍。乃至服穢吞津，納新吐故，八段錦，三字法，摇夾脊，絞轆轤，閉尾

閭，守臍蒂，採天癸，煅秋石，曲伸導引，按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柱上腭，三田返還，閉塞行炁，大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有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路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而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

定庵曰：弟子夙緣有幸，得遇老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

師曰：汝今諦聽，當爲演説。夫煉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爲鼎器，以日月爲水火，以陰陽爲化機，以烏兔爲藥物，仗天罡之斡運，憑斗柄之推遷，採炁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和合四象，追二炁歸黄道，會三性於元宫，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脱爲仙，謂之丹成也。

定庵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

師曰：無出一身，奚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炁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爲鼎爐，精炁爲水火，情性爲化機，身心爲藥材。聖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天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也。所以天魂地魄，乾馬坤牛，陽鉛陰汞，坎男離女，日烏月兔，無出於身心二字。天罡斡運斗柄推遷者，玄關也。公但向二六時中，舉心動念處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玄關，或指産門爲生身處，或指口鼻爲玄牝，都皆非也。但着於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此所以難形筆舌，亦説不得，故曰玄關二字。所以聖人只書一箇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氏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於恁麽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道教曰：念頭不動處謂之中，此道教之中也。此乃三教只用一箇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静也。陽者，動也。静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公但向二六時中，舉心動念處着工夫，久久玄關自然見也。若得見玄關，藥物火候，抽添運用，乃至脱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採身中真鉛真汞也。藥生有時。夫時者，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到癸生急須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以此尋身中癸生時，是一陽也，便可下手採之。一二氣交合之後，要識持盈，不可太過，望遠不堪嘗。進火退符，無以取則，遂一年節候，寒暑往來，以爲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之指。且如冬至陽生，復卦，十二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泰卦，二月；四陽

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六陽，純陽乾卦，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遁卦，七月；三陰否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剥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陽生，周而復始。此火符進退之機。奈何學者執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日退符，二八月沐浴，由不知其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二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準一月，以三十日準一年。學者又着在月上用工夫。又以月虧盈促在一日，以子午體朔望，以卯酉體二弦。學者又着在一日上做工夫。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曰：父母未生前，焉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學者勿錯用心。奈何泥着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爾勞心。余今直指與公，身中癸生時，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三陽也。陰陽分，便是四陽，體二月，如上弦，比卯時，爲沐浴，然後進火。陰陽交，神炁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炁混融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廢。故曰：丹金逢望遠不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乃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運至六陰，陰極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公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謂之丹成也。

定庵曰：下手工夫，周天火候之用，已蒙師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乎身心二字。下工之際，凝耳韻，含眼光，緘舌炁，調鼻息，四大不動。使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謂之五炁朝元。運入中宫，謂之攢簇五行。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也。以精炁喻之爲龜蛇，以身心喻之爲龍虎。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和合四象。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併。以精御炁，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水與金同源，北一西方四共之。土在中宫屬自己，五數戊己，還從本生數。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三五混融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虚，謂之三花聚鼎，又謂之三關。今之學者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舉心動念處爲玄牝，今之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爲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炁謂之水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返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外境勿入，内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不動，謂之養火。虚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内境，謂之野戰。真汞謂之姹女，真鉛謂之嬰兒。胎意謂之黄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神靈，二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靈根，謂之温養。温養者，如龍養珠，如雞覆子，謂之護持。勿令差失，毫髮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現，謂之脱胎。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脱。打破虚空，謂之了當。

定庵曰：金丹成時，還可見否？答曰：可見。再問：有形否？答曰：

無形。再問：既無形，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强名，豈有形乎？所以可見者，不可以眼見。釋氏云：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期謂之道。見，未嘗不見。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乃心見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體，亦復如是。所以煉之初，有無互用，動静相隨，乃至成功。諸緣頓息，萬法皆空，真事動静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真也。性命雙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遥雲際，果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學人，從粗達妙，漸入佳境，乃至見性悟空，真事却不在紙上。譬如過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則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或一言且余今之此集，却不可執在紙上，但只可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之下，心地開通，直入無爲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關捩，未易輕述，當於言下之外求之，待公工夫好向如何，別有心傳口授，且篤力而行之。玄科深戒，乃爲頌曰：

授汝金丹一卷書，且宜篤意返求諸。
若能宜解書中意，妙用圓通體太虚。

鍊性指南

性理之學，本無次序。或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儘有次序。或謂三事一時都了。今之學者不知孰是，我今分明説與公。中下之士，須從漸入，先工夫則語扣之，其應對不俗，不容緘默。故撰此命基九事而贈之，以合九還之理。其中所述金丹造化，以禪宗奥旨引證。觀是書而熟玩其味，曲求其旨，自然絶物我之殊，無異同之見也。若夫登真躡境之要，無出乎此，故以《登真捷徑》而名之焉。都梁清庵瑩蟾子李純素撰。

一、下手知時

欲煉金丹，先明下手處，若不知下手工夫，萬般扭捏，千種杜撰，都不濟事。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顔閔，然，以精炁神謂之元藥物，下手一時都了。如此求之，性理之學有甚次序，若是有志氣男兒，三事一時都了。且道如何是三事一時都了？咦，一握亂絲絇，一斬一齊斷。

登真捷徑

頤庵詹公者，興化賢宰也。仁風及物，心目臨民，雖混迹於紅塵，實存心於玄境，真所謂居塵出塵之士也。一日訪予於蟾窟，請益於予。略舉工夫則語扣之，其應對不俗，不容緘默。故撰此命基九事而贈之，以合九還之理。其中所述金丹造化，以禪宗奥旨引證。觀是書而熟玩其味，曲求其旨，自然絶物我之殊，無異同之見也。若夫登真躡境之要，無出乎此，故以《登真捷徑》而名之焉。都梁清庵瑩蟾子李純素撰。

不遇明師莫强猜。須是要真師指破安手下脚處。既知下手處，又要知時節。所謂時者，一陽時也。今人多指子時爲一陽時，非也。但着在時辰上，都不是，若云無時，亦非也。豈不聞吕真人云：鍊已待時。又不聞紫陽真人云：鉛見癸生須急採，經中道時至神知。以此窮之便知道，身中癸生，便是一陽時也。且道如何是癸生時？咦，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二、真鉛真汞

下手既知時節，要識真鉛真汞者，不是凡鉛、黑錫、硃砂、水銀，是自己身中本來二物也。强名藥物，二物感合之妙，故喻之爲鉛汞。蓋鉛性好飛，汞性好走。鉛見汞不飛，汞見鉛不走。身中藥物，亦復如是。要見藥麽。咦，雲起南山與北山。

三、採藥入爐

識得不爲奇，會採方爲妙。夫採藥物者，不離動静中。動静中採得來，送入無爲造化爐内，用進三昧真火，鍊成紫粉，結成玄珠，取而食之，可以長生久視。結就玄珠一句，作麽生會？咦，捉住青山萬頃雲，撈取碧潭一輪月。

四、抽鉛添汞

會得煉藥，要識抽添。所謂抽添者，抽有餘而補不足也。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人、非人等，情常有餘，性常不足；念常有餘，心常不足；精常有餘，不欲盈。此之謂也。且道如何是持盈？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

五、火候周天

若到無抽無添處，正好行火候。又道：真火本無候。又道：不將火候着於火。呵呵，只這兩句子，瞎了多少人眼，開了多少人眼。我今直指與君。火者，心也。候者，念也。以心煉念，謂之火候。至於心定念息，火候用也。雖然恁麽道，却不可着在心念上，亦不得離了心念。離了心念便是物。在心念又不是，離心念又不是。畢竟作麽生？咦，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六、行功之際

行功之際，要識持盈，不識持盈，前功俱廢。紫陽真人云：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太上云：保此道者，不欲盈。此之謂也。且道如何是持盈？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也。

七、固濟鼎爐

既識持盈，尤當固濟。固濟者，牢封土釜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所以火候既周，周天數足，含光默默，真息綿綿，十二時中常切照顧，直待藥熟，方得自如。且道藥熟有何效驗？咦，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八、温養

金丹成象，更要温養工夫。如何是温養？如婦人懷胎相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兢兢業業，如牛養黄，如龍養珠，常守其中，勿令間斷，直待分胎，方得脚踏實地。還會分胎麽？咦，

瓜熟蒂落。

九、調神出殼

分胎之后，調神出入，更要子細，如母愛護嬰兒相似。興居服食處，常要懷抱，及至會行，便要看守。若不看守，墮坑落塹，直待立事，方可離母。調神工夫，亦復如是。鍾離公曰：孩兒幼小未成人，全藉娘娘養育恩。三年九載人事盡，縱橫天地不由親。此之謂也。雖然恁麼道，不可作境會。只要時時刻刻防危慮險，直待和爐鼎一齊掀翻，方見逍遥自在，出入無拘，遨遊物外，與太虛同體。如何掀翻爐鼎？一句家破人亡囚，虛空百雜碎，獨露一丹蟾。

水調歌頭　顯性理

至道無言説，神功妙莫量。本來具足，添之無碍減無妨。不在多聞廣學，只要潛通默會，定裏細參詳。箇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黄。　圓陀陀，光爍爍，現堂堂。無餘無欠，通身無象合真常。只這而今默識，便是當來彌勒，直下要承當。開放頂門眼，遍界不能藏。

金丹秘要

大道無言，無言不能顯其道。金丹無象，無象何以見其丹。故聖人法天象地，以道化人，立種種名，設種種象，著丹書經典，誘喻羣品。奈何今之學者，執象泥文，又生見解，異端並起，三教殊途，不能合一，蓋因不知其源也。余今以金丹造化秘要，述成三十五頌。明彰至理，直指異名，目之曰金丹祕要，以贈退庵居士，使其易為曉了。苟或因言而解義，自然抱本以歸虛，直造希夷之妙境耳。

性命

元始真如謂之性，先天一炁謂之命。性本神通大，因身便不靈。只今全放下，依舊放光明。

體用

法天象地謂之體，負陰抱陽謂之用。天地爲立基，陰陽運化機。這些關捩子，料得少人知。

龍虎

心中元炁謂之龍，身中元精謂之虎。性定龍歸水，情忘虎隱山。性情和合了，名姓列仙班。

鉛汞

太一靈泉謂之鉛，朱陵火府謂之汞。欲煉南山汞，先抽北海鉛。身閑心不動，至寶便凝堅。

鼎爐

鼎爐乾宮真金謂之鼎，坤宮真土謂之爐。鼎用乾金鑄，爐須坤土包。身心端正後，爐鼎自堅牢。

丹竈

一靈真性謂之丹，四大假合謂之竈。幻體爲丹竈，真如是藥材。工夫常不間，定裏結靈胎。

有無

繫風抱影謂之有，掬水弄月謂之無。會得離交坎，方知有即無。有無成一片，煉作夜明珠。

藥火

藥火以炁攝情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真火透三關。

玄牝
虛無之谷謂之玄，歸根之竅謂之牝。虛谷氣歸根，斯爲天地門。自從通闔闢，金鼎鎮湯温。

中正
寂然不動謂之中，感而遂通謂之正。心静方爲正，神清總是中。湛然常不動，天理感而通。

靈寶
百神不散謂之靈，萬炁常存謂之寶。自己身中寶，施爲便有靈。誠能含畜得，放出大光明。

清浄
靈源浪息謂之清，性地無塵謂之浄。神水本來清，隨流便不澄。只今還不動，慧日自西東。

抽添
忘情絶念謂之抽，煉情養性謂之添。養性謂添汞，忘情是減鉛。形神俱妙後，無減亦無添。

沐浴
揩磨心地謂之沐，洗滌塵勞謂之浴。要得狂猿伏，先將劣馬擒。纖毫塵不染，神炁合乎心。

復姤
陰極陽生謂之復，陽極陰生謂之姤。陰極陽來復，陽生姤又侵。學人明此趣，一定見天心。

交合
二物混融謂之交，三元輻輳謂之合。姹女安東室，金公住在西。黄婆相會合，匹配作夫妻。

温養
真息綿綿謂之温，含光默默謂之養。胎内嬰兒就，便加温養功。時時常照顧，脱殼顯神通。

返還
炁來合神謂之返，情來歸性謂之還。欲要金歸性，先教火返心。兩般成一塊，偏地總黄金。

收入
入希夷門謂之收，出羣迷徑謂之放。亘古靈童子，神通妙莫量。放開周法界，收則黍珠藏。

虛徹
有無不立謂之虛，内外皆空謂之徹。着有終成幻，云無又不中。有無俱不立，内外悉皆空。

靈通
悟本知源謂之靈，廓然無碍謂之通。識破娘生面，都無佛與仙。廓然無所碍，一任海成田。

圓明
全歸太極謂之圓，爍破真空謂之明。力到丹成象，功圓寶至堅。性蟾照破娘生面，照破未生前。

覺照
覺照翻萬幻謂之覺，獨露真常謂之照。一炁還元始，元神返太初。萬緣掀倒也，獨露一真如。

全真
全歸純一不雜謂之全，太虛同體謂之真。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達得全真理，身心混太初。

詩絶句

贈程潔庵

無爲好向無中作，自有瓊蟾照碧崖。

盡夜下工常不問，氣圓神備産嬰孩。
潔庵識破世炎凉，鏟彩埋光自養恬。
最有一般真樂處，碧潭掬水弄瓊蟾。
庵兒潔浄元無物，只箇瓊蟾養在中。
功備煉成三五一，光輝南北與西東。
儒窮天理釋叅禪，道煉金丹法自然。
惟有瓊蟾通一貫，頂門具眼法身全。
先生本是通儒學，又得神仙正派傳。
透得真空成大覺，瓊蟾形兆獨坤乾。

又五言絶句　贈程潔庵

除却玄關竅，其他總不真。無爲終蹭蹬，有作枉勞辛。
性定離交坎，心澄木併金。四般歸一處，全在潔庵成。
肝肺非龍虎，心腎豈坎離。性情還混合，烏兔自交持。
意要常中守，心休向外迷。潔庵常定一，胎就養嬰兒。
河上牛郎立，橋邊織女過。一時纔會遇，兩意自諧和。
海底生紅焰，山頭起白波。潔庵歡樂處，時聽木人歌。

鼎立懸胎鼎，爐安太一爐。但知生樂處，便好下工夫。
頃刻虚通實，須臾有入無。潔庵工成也，獲得夜明珠。
無藥休輕舉，生鉛急下工。駕車須坎虎，起火仗玄風。
二物情交合，三關路透通。性天雲起處，光照潔庵紅。
説破無爲趣，玄關奥且深。欲求天上寶，光覓水中金。
靈地無纖翳，潔庵無點塵。瓊蟾圓皎皎，光透九天明。
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五行攢一處，只是靠金公。
得一萬事畢，一居何所安。更能忘却一，即此是金丹。
罔象先天地，無形混沌先。先天交混沌，玄外更無玄。
存誠終入聖，致敬便通玄。動静了無碍，逍遥樂自然。

詠儒釋道三教總贈程潔庵

儒理

致知格物

物物包含太極微，存誠致敬便知機。無聲無臭無蹤跡，體物昭然理莫違。

正心誠意

誠明静定道之宗，動静相因罔不同。日用平常存一正，自然天理感而通。

人心惟危

可歎世人太執迷，隨聲逐色轉傾危。若能返理窮諸己，性定身安神自怡。

道心惟微

道在凡人日用中，顯仁藏用發神功。無餘無欠時時在，争奈凡人眼自瞢。

惟精惟一

天心體用妙玄機，捨妄從真便造微。精義入神惟定一，功深力到達希夷。

允執厥中

得造玄微篤力行，堂堂大道坦然平。縱横妙用中心定，危者安而微者明。

窮理盡性
存誠至要先窮理，窮理神功在盡
誠。
誠極理窮天大本，性天發露太光
明。
以致於命
樂天知命真君子，盡理窮微大聖
人。
只要厥中爲大本，全明大本便通
神。
忠恕而已
責人之心惟責己，恕己之心惟恕
人。
忠恕兩全方達道，克終克始不違
仁。
復見天心
羣陰剥盡一陽生，牢閉玄關莫妄
開。
靜極極中觀一動，天心瑩徹悟元
來。
知周萬物
世間物物全天理，自是時人鮮克
知。
原始返終全太極，窮神知化入無
爲。
退藏於密
先天太易理幽深，廣大精微妙莫
評。
玩味探玄玄在己，洗心藏退極於
誠。
常慎其獨
觀之不見聽無聲，隱顯幽微常盡
緣。
學解見知俱放下，迷雲消散月華
圓。
一以貫之
一物自有一太極，機緘造化體坤
迷。
藏身韜晦無踪跡，纔是金毛獅子
兒。
復歸於無極
無極極中全太極，太極形而分兩
空。
無有兼資終是幻，執中方可合神
功。
釋教
二身一體
法身清浄本無形，有象何名圓滿
報。
假使化身千百億，不能合一不全
真。
三心則一
三心本一一元無，捏聚分開只是
渠。
見在更能無染着，未來過去總歸
虚。
消碍悟空
莫誇口皷學談禪，但只澄心絶萬
緣。
學解見知俱放下，迷雲消散月華
圓。
顯微無間
見了還如未見時，不能含蓄返成
迷。
藏身韜晦無踪跡，纔是金毛獅子
兒。
不立有無
着有着無總難通，兩下俱損又落
空。
無有兼資終是幻，執中方可合神
功。
戒定慧
動中不動爲真戒，真定方能合祖
宗。
慧既升騰周法界，情緣妄幻悉消
鎔。
無有定法
叅禪求法性全迷，離法求玄事轉
違。
會得法從心上出，法空心寂見牟
尼。
虚徹靈通
虚心静定通玄牝，徹骨清貧入道
基。
靈地瑩然心月現，禪天獨露大光

輝。
真如覺性
真性元來本自圓，如如不動照中天。
光明瑩徹無遮障，照破鴻濛未判前。
常樂我静
頤神養志慕清虚，終日逍遥任卷舒。
最是定中真樂處，禪天獨露瑩如如。
朝陽補破衲
朝陽補衲假粧么，補了肩頭又補腰。
補了破時重又補，到頭争似赤條條。
對月了殘經
天外銀蟾纔一半，癡人要了末後段。
忽然些子黑雲來，兩眼依然似瞎漢。
金剛經塔
分明一座無縫塔，强被傍人硬撞開。
八面四方都是眼，中間現出活如來。

道教

清浄無爲

然。
默識通玄關竅透，性靈神化寶凝堅。
無上至真
無爲好用法乾坤，上下中間認本根。
正定始能通此趣，真如透出爍天門。
真元妙用
莫着無心與有心，無心争得悟天心。
有心必竟爲心累，有無俱捐覺性純。
損之又損
艮兑交重山澤損，戒人懲忿絶嗔癡。
損之又損無懲窒，絶學無爲入聖基。
三返晝夜
先天大道理難尋，終日乾乾抱一真。
三返工夫爲日用，玄關透徹出陽神。
一得永得
學解見知皆是垢，聲聞圓覺總爲塵。
洗心滌慮禪天浄，凡聖齊瞻慧日明。

清清浄浄本無言，纔有施爲不自然。
默識通玄關竅透，性靈神化寶凝堅。
無上至真
無爲好用法乾坤，上下中間認本根。
正定始能通此趣，真如透出爍天門。
真元妙用
莫着無心與有心，無心争得悟天心。
有心必竟爲心累，有無俱捐覺性純。
損之又損
艮兑交重山澤損，戒人懲忿絶嗔癡。
損之又損無懲窒，絶學無爲入聖基。
三返晝夜
先天大道理難尋，終日乾乾抱一真。
三返工夫爲日用，玄關透徹出陽神。
一得永得
學解見知皆是垢，聲聞圓覺總爲塵。
洗心滌慮禪天浄，凡聖齊瞻慧日明。

抽添鉛汞
抽鉛只是絶塵緣，添汞工夫本性天。
情性混融仙道畢，汞鉛凝結大丹圓。
玄牝之門
玄關牝户道之門，闢則從乾闔則坤。
迷者忙忙推口鼻，如何本命復歸根。
出羣迷徑
抛名弃利樂清虚，萬幻諸緣盡剪除。
性海波澄舟到岸，一輪皎月出雲衢。
入希夷門
三關透了達真玄，真造無爲本自然。
舉步便超無色界，抬頭身在大羅天。
多言數窮
千經萬論講宗風，可歎迷途見不同。
大辯高談誇俊鋭，到頭終是落頑空。
不如守中
説妙談玄了不通，争如默默守其中。
不偏不倚玄關透，不易方能合聖

功。

九轉神丹
立鼎燒乾四大海，安爐煉碎五須
彌。金丹成象包三界，方是男兒得志
時。

可道非常道
真常之道無言説，有説分明是背
宗。若向不言中會意，不勞餘力備全
功。

清庵瑩蟾子語録卷之六

❶此篇又見《中和集》卷三，題名『趙定菴問答』。文字頗多不同。

後序

嘗聞太上啓教，接引方來，故有神仙之學。神仙之學，豈尋常而語哉。必是遇其至人，點開心易，通陰陽闔闢之機，達性命混合之理，超然獨立，應化無窮，始可與言神仙之學也。自東華紹派，鍾吕流輝以後，列仙並駕而出者，皆鴻生碩士。上則匡君以行道，下則澤民以濟生，玄風益振，競起學仙者，代不少矣。繼而瑩蟾子李清庵，出道學淵源，得神仙祕授，三教之宗，了然粲於胸次，四方聞之，踵門而請益者，不可枚舉。其發揮金丹之妙，與弟子問答難疑之辭，機鋒捷對之句，凡若干言，録而成書，名曰《清庵語録》。余誦其文再三，篇篇無閑言，句句無閑字，皆發明太上之遺風，先真之未露，可謂明矣妙矣。其文與《中和集》相表裏。荆南羽士鄧坦然，抄録已久，今則命匠綉梓，以壽其傳，不泯清庵之德音，可見運心之普矣。學仙之徒，覽斯文者，必有超然而作者，豈曰小補也哉。

南昌脩江後學混然子稽首謹書。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6 全真集玄秘要

經名：全真集玄秘要。元李道純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註讀周易參同契

推明火候之大本。

大丹妙用法乾坤，

大者，極致之謂。丹者，至圓之謂。大顛云：還識這箇〇麽，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圓。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為爐鍊作團。是知大丹者，真性之謂也。法乾坤者，即效天法地也。

乾坤運兮五行分。

乾坤即身心也。五行即精、神、魂、魄、意也。乾坤運行而生五行，即身心運動五炁具也。

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

祖師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所謂五行運動而生萬物，五常之道也。五常之道屬生滅法也。

五行逆兮，丹體長靈長存。

祖師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謂逆行者，攢簇五行，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常存而不壞也。

一自虛无兆質，

老子云：道生一。虛无自然之謂者，道自虛无生一炁，即人之虛化神也。

兩儀因一開根。

老子云：一生二。一炁判而兩儀立焉，即人之立性、立命故也。

四象不離二體，

邵子云：二分為四。《易》云：兩儀生四象。即人之性立命故也。

八卦互爲祖孫。

《易》云：四象生八卦。所謂祖孫者，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卦。乾坤，祖也。諸卦，孫也。達者返窮諸己，自得之也。

萬象生乎變動，

八卦變動，六十四卦生焉。即人之一動，諸緣萬慮生也。

吉凶悔吝茲紛。

周子云：吉一而已，可不慎乎。故知吉凶悔吝，由變動而生也。

百姓不知日用，

百姓日用，无非此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為情識之所蔽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能究本源。

聖人仰觀俯察，究本推源，體天立極，設象垂辭，《易》之書自此作矣。

顧易道妙盡〔造〕化之體用，

《易》之為書，盡造化之體用也。通天下之變，定天下之事，極廣大，盡精微，故曰《周易》。

遂托象於斯文。

《易》之道廣大悉備，以之學佛則佛，以之學仙則仙，以之修齊治平則修齊治平。故魏伯陽托象於丹道《參同契》也。

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

否泰二卦，陰陽交際之要津也。泰卦三陽升，當此之時宜防危。否卦三陰降，當此之時宜固守。

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

屯蒙乃下手之初也。以年言之，冬至後六日為屯，六日為蒙；以月言之，初一日子至巳為屯，午至亥為蒙；以身言之，天癸纔生曰屯，山下出泉曰蒙。

坎離爲男女水火，

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坎離交，則水火既濟也。平叔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震兌乃龍虎魄魂。

震為龍為魂，兌為虎為魄。總而言之，性情也。祖師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

守中則黃裳元吉，

守中則無過、不及也。退符之時，至坤六五守中行下，則无過、不及之患，故曰黃裳元吉。

遇亢則无位而尊。

亢謂乾上九，亢龍有悔也。進火至上九，要識持盈，前功俱廢。

既、未慎萬物之終始，

既、未，火候周也。周而復始，故曰慎萬物之終始。

復媾昭二炁之歸奔。

乾坤為八卦之門，復、媾為六十四卦之二炁。往來无窮无息，造化成焉。

月虧盈，應精神之衰盛；

月盈虧，表抽添加減之則。

日出没，合榮衛之寒温。

日出没，表運養調燮之法。

本立言以明蒙，

立言明蒙者，鼎用乾坤，藥須烏兔之類是也。

既得象以忘言，

金丹之道，種種異名，皆是比喻。欲知其要，當咀言玩味，既得其要，忘其言可也。

猶設象以指意，

既得其象，猶當求其意。

悟其言則象須捐。

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達者惟簡惟易，

乾生物之道易，坤成物之道簡，達者推而行之，易簡之理得矣。

迷者愈煩愈難。

苟或執象安爐，按圖索駿，愈煩愈難，終身無成矣。

故知修真高士讀《參同契》者，當咀味求象執文。

修真志士，讀《參同契》不在乎泥玄，必得之也。執文泥象，奚益者哉。

太極圖解

无極而太極，

○，虛无自然之謂也。始於无始，名於无名，亦无言説，因説不得，强名曰○。聖人有以示天下後世，泝流求源，不忘其本，故立象垂辭，字之曰無極而太極。是謂莫知其極而太極。亦非謂太極，非私意揣度可知也。亦非謂太極之先，又有无極也。太極本无極

也。達者但於而字上着意，自然見之也。釋氏所謂歷劫之先明妙本，即此意也。老子所謂象帝之先，亦謂此也。大顛云：還識這箇〇麽，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收來小者无内，放開大者无外。此非太極之妙乎。返窮諸己，无極而太極，即虛化神也。物之大者，終有邊際。惟神之大，周流无方，化成天地，無有加焉。由其妙有難量，故字之曰神。神也者，其无極之真乎。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㊀者太極之變也。太極未判，動靜之理已存；二炁肇分，動靜之機始發。太極動而生陽，太極變動也。動而復靜，陽變陰也。靜而生陰，靜而復動，陰變陽也。互為其根者，陰錯陽而陽錯陰也。一動一靜，分陰分陽，清升濁淪，二炁判矣。清而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動地靜，二炁運行，變化之迹，不可揜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謂玄牝闔闢，而生天生地，玄牝即陰陽也。反窮諸己，則知虛化動靜之機也。有神則有感，神感動而生炁，即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

⁘者兩儀之變也。兩者二也。不言二而言兩者，何也？兩者，配合之謂也。合則有感，感則變通也。陽變陰合，陰陽感合，而生五行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五行生數也。五行各一其性者，謂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五行生數，各以五數加之，即成數也。天一生水加五，地六成水也。地二生火加五，天七成火也。天三生木加五，地八成木也。地四生金加五，天九成金也。天五生土，意藏於脾也。五行運動，而四端發矣。達是理者，則能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

天一、天三、天五，陽數也。地二、地四，陰數也。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陽者太極之動，陰者太極之靜，動靜不二則返本，故陰陽一太極也。返本則合乎元虛，故曰太極本无極也。修鍊之士，運炁迴還，周而復始，惟神不變。由其不變，故運化无窮。攢簇五行者，神也。會合陰陽者，亦神也。神本虛也。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謂之返本還元。還元者，復歸於无極。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五行生數，各以五數加之，即成數也。

天三生木，魂藏於肝也。地四生金，魄藏於肺也。天五生土，意藏於脾也。

加五，地十成土也。是謂五行各具五行也。前文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者，言其體也。此謂五行各一其性者，言其用。言其體，則五行同一太極。言其用，則五行各具一太極也。言其體，逆數知其所始，順數知其所終。知始而不知終，則不能致廣大；知終而不知始，則不能盡精微。原其始則渾渾淪淪，合乎無極；推其終，則生生化化，運乎無窮。逆順相須，則始終不二；顯微无間，則性理融通。是謂體用兼而合道也。

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元極之真者，元神之妙應也。二五之精者，五行之妙合也。妙合而凝者，作成萬有也。大哉，无極之真，三元之根，三元之變，古今常存。母，衆妙之尊，上下不變，地得之，隤然而立形。乾定位而萬物資始，坤立形而萬物資生。至哉，二五之精也。非有非無，非濁非清，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妙乎无體，合乎无倫，天地由之而立位，日月由之而運行，一炁由之而融化，萬物由之而生成。人只知受天地之生，而不知受炁於无極之真；人只知立天地之中，而不知立形於二五之精。无極之精而不變神，不足以化炁。二五之精不妙合炁，不足以變形。欲鍊其神，必先保真；欲固其形，必先保精。真精不泄，炁固神靈，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人之能事畢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

〇者人之極也。人之生也，得乾道則成男，得坤道則成女。以卦言之，乾初爻交坤成震，震為長男。坤初爻交乾成巽，巽為長女。乾中爻交乾成兌，兌為少女。坤中爻交坤成艮，艮為少男。坤上爻交乾成坤，坤成坎，坎為中男。乾上爻交坤成離，離為中女。乾上一而不離也。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即身心立，而神行乎其中矣。六子者，乾坤之互體也。六子互交，六十四卦備矣。六十四卦變動无窮，萬物生生化化而无息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炁感動，善惡分而萬事出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位乎中。天地，萬物之父母。人於萬物最靈者，得其中和之正，故神與道渾渾淪淪，一而不離也。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即身心立，而神行乎其中矣。天人初不間，人自以為小，何也？蓋

由不知其原也。推其本原，人之未生之先，抱養於太初，純純全全，未嘗須臾離也。人之既生，炁變有形，形生炁聚，神發知矣。本元靈覺之真，即无極之真也。五炁感動，真機妙應，發於外也。精感於耳謂之聽，地六成水也。神感於口謂之言，天七成火也。魂感於目謂之視，地八成木也。魄感於鼻謂之嗅，天九成金也。意感於身謂之動，地十成土也。真機一發邪正分，萬事自此出矣。若復有人收拾身心，消遣情識，聚五攢三，抱元守一，收視返聽，緘炁調息，外境勿令入，內境勿令出，一炁歸虛，潛神入寂，又豈有善惡之分也。至於抱二五之精，含太和之液，復无極之真，造虛无之域，是謂返本還元，歸根復命。玉蟾曰：父母未生以前，儘有无窮活路；身心不動之後，復有无極真機。其斯之謂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鈎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在乎，天下莫能與之較。故進修德業，必先以中正仁義為本。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極設教也。中正者，不性也。仁義者，天性之發也。貫天充地，斡運樞機，寂然不動，體物无違曰中。坦平蕩直，柔順大方，安常主靜，應物无疆曰正。克己復禮，普濟博施，成全委曲，接物无私曰仁。出處語默，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感應隨順，利己利人，與物无競曰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正也者，天下之至和也。仁也者，天下之至當也。中正仁義，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周旋四海，經緯天地，巨細纖洪，無不具備。修進君子，誠能三反晝夜，用志不分，吾見其成道也易矣。

而主於靜，立人極焉。

所謂靜者，非不動，若以不動為靜，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必先以中正仁義為本。故進修德業，立極設教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立土石皆可聖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日月星物也。冬後閉塞而成冬，謂靜也。辰運行而不息，謂之不動可乎？冬至日閉關，示民以靜待動也。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變化之機也。靜極而動，天心可見矣。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以窮，性所以盡，以至於命，超凡越聖。老子所謂清靜為天下正。《大學》云：定而後靜，人生以靜者，天性也。若復有人以靜立基，向平常踐履處，攝動心、除妄情、息正炁、養元精，自然於寂然不動中，感通於萬物之要也。中正仁義，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周旋四海，經緯天地，巨細纖洪，無不具備。修進君子，誠能三反晝夜，用志不分，吾見其成道也易矣。

而主於靜，立人極焉。

所謂靜者，非不動，若以不動為靜，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必先以中正仁義為本。故進修德業，立極設教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立土石皆可聖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日月星物也。冬後閉塞而成冬，謂靜也。辰運行而不息，謂之不動可乎？冬至日閉關，示民以靜待動也。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變化之機也。靜極而動，天心可見矣。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以窮，性所以盡，以至於命，超凡越聖。老子所謂清靜為天下正。《大學》云：定而後靜，人生以靜者，天性也。若復有人以靜立基，向平常踐履處，攝動心、除妄情、息正炁、養元精，自然於寂然不動中，感通於萬物之要也。恁麼則靜亦靜，動亦靜，動而應物，其體常靜，是謂真靜。真靜久則明妙，明妙而後瑩徹，瑩徹而後靈通。瑩徹靈通，十方无礙，是謂至清靜也。心清靜，則身清靜定矣。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山河大地一切清靜；一切清靜，

則天下將自正。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此之謂也。古聖人云：而主於靜，立人極焉。此聖人教人之功也。非觀復知化者，孰能及此。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故與天地齊德，日月齊明，四時合序，造化合機也。聖人體陰陽之運，達事物之理，先天也。君子法則聖人，奉順天時，後天也。先天者，天理自然不我違也。後天者，我弗敢違乎天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君子奉順天時，正心誠意而修之，故常吉。小人背理違義，肆情逐妄而悖之，故常凶。修之要，貴在順時，順時之要莫若靜。靜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合聖，合聖而後知先天之道，至是復矣。廣成子云：无視无聽，抱神而靜，神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是知靜者，入聖之基也。聖哉周夫子，一言以蔽之，主於靜。其為萬世人天之師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反窮諸己，三才是謂三才肇形，各具一天地也，各具一太極也，各有變化也。推原其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精魄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之情性也。身心意定，三花聚而聖功成矣。

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説。

原其始，則萬物同出於一太極也；反其終，則萬物復歸於一太極也。原乎炁，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周流六虛，彌滿八極，徹地通天，透金貫石，三才由之而立位。聖人體之而歸根復命，返性之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自然成真。一切有形，得之則生，失之則亡，卷之則藏於一毫端上，放之則充塞太虛之表，包括萬有，至大難量，原其所自，先乎覆載，混然成真，身之元也。由其始物，强名曰元炁。故身此身，因炁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變而有死。生者炁之聚，萬物出於機者也。死者炁之散，萬物入於機者也。出生入死，一聚一散，即太極動静之機也。動必終於静，出必終於反，生必終於死，故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説也。惟神莫測其始，莫知其終，歷千萬世而不變不易，无古无今，不生不滅。由其不變，故能運化生成，无休无息也。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之者也。達是理者，静坐而養神，安寢以養炁，冥情於寂，潜心於極，長生久視之道得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在天下，无時不變，无時不化，生生化化，而无無窮者，易之妙也。神无方，易无體，通天下之變者，神也。《易·繫》也。盡天下之變者，神也。《易·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太極者，變化之始也。兩儀者，太極之變也。四象者，兩儀之變也。八卦者，四象之變也。吉凶者，八卦之變也。六十四卦，萬事萬理，一切有情，皆八卦之變。始終不變者，易也。由其不變，故變易无窮也。原其始也，一炁生萬有；反其終也，萬有歸一无。始終不變者，神也。由其不變，故能運化不息也。散一无於萬有者，神也。會萬有歸一无者，亦神也。神也易也，至矣大矣。

全真集玄祕要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7 三天易髓

經名：三天易髓。元瑩蟾子（李道純）撰，混然子（王玠）校正。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儒曰太極

火符直指

乾坤鼎器

上柱天，下柱地，只這人，是鼎器。咦，既知下手，工夫簡易。

潛龍勿用

一陽生，宜守靜，常存誠，心正定。咦，龍得潛藏，勿宜輕進。

見龍在田

鼓巽風，進火功，剎那間，滿爐紅。是麼，見龍在田，光遍虛空。

終日乾乾

天地交，陰陽均，汞八兩，鉛半斤。呵呵，姹女斂伏，嬰兒仰承。

或躍在淵

水制火，金剋木，到斯時，宜沐浴。囚，或躍在淵，存中謹篤。

飛龍在天

五炁朝，三花聚，木金交，鉛汞住。吽，飛龍在天，雲行雨致。

亢龍有悔

體純乾，六陽備，便住火，莫擬議。住，若不持盈，亢龍有悔。

履霜至冰

始生陰，莫妄行，牢執捉，謹守城。細，防微杜漸，履霜至冰。

直方大

逢六二，漸漸退，陰正中，陽伏位。聾，烟雨濛濛，不習自利。

含章可貞

白雪凝，黃芽生，牢愛護，莫馳情。收，陽爐固濟，含章可貞。

括囊無咎

汞要飛，鉛要走，至斯時，宜謹守。嗄，把没底囊，括結其口。

黃裳元吉

羣陰盡，丹道畢，至精凝，元炁息。咄，收拾歸中，黃裳元吉。

龍戰于野

陰既藏，陽再生，到這裏，再隄防。小心，若逢野戰，其血玄黃。

温養靈胎

虛其心，實其腹，守安靜，待陽復。咦，一刹那間，周天數足。

玄珠成象

掀倒鼎，踢翻爐，功備也，産玄珠。歸根復命，抱本還虛。

右十五頌，准三五之數。

道曰金丹

金丹者，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鍊愈明，故喻性為金丹也。丹，爐鼎也，藥物也。

頌曰

亘古此物，無形無質。無欠無餘，無休無息。其利如金，其紅如日。

丹

釋曰玄珠，儒曰太極。道曰金丹，名三體一。只在目前，世人不識。只這便是，休更疑惑。

金丹了然圖

凡圖并絶句九首，發明命本為丹之用。注脚頌，顯性為丹之〔體〕。

一、下手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

丹

切忌錯會，春花秋月。桃紅李白，九夏酷熱。三冬下雪，夏間如何？無法可説。咦，休更疑惑。

臘月梅含玉，霜天菊吐金。風來聽浪吼，月上看潮生。

二、安爐

外象為爐鼎，中間是藥材，誠能收拾得，即刻結靈胎。

丹

種麻得麻，無為立鼎。罔象安爐，鼎爐堅固，勿用工夫。咄，空不空中烹至寶，無為無處鍊真如。

白雪未開花，黄芽先結子，欲得嬰兒生，先教姹女死。

三、採藥

汞向南山採，鉛從北海尋，調和藉坤土，制伏仗乾金。

丹

採箇甚麽？山頭求汞，海底求鉛。水中撈月，地下尋天。呵呵，不知真種子，徒爾費烹煎。

入海捉蛟龍，工夫擒日月。送鼎中烧，鍊作一團雪。

四、行功

火候無多事，無非只慧剛。木金常不間，至寶愈增光。

丹

切忌眼生花。殺人手段，無非鐵漢。提起疑團，一刀兩段。嗄，文以懷胎，武以討叛。

會舉烧山火，能興刮地風。迷雲全掃盡，獨現一輪紅。

五、持盈

火大爐難穩，鉛多鼎必危。得中無過極，丹作汞無虧。

丹

過猶不及，能撰不如能使，多入不如少出。常作賊心莫偷他物。知麽，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閉門屋裏坐，自然少灾禍。家賊最難防，也須休托大。

六、温養

性定金砂結，心空赤子成。更須常暖養，拈出便光明。

丹

牢把捉，温養工夫，如鷄覆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仔細看，牢着脚根，放開心地。

養育提携子，須憑没口婆。分毫失照顧，鷄子過新羅。

七、調神

炁足胎嬰兒蜕，提携全在娘。養教全大體，出入了無妨。

丹

休動動着三十棒，出有入無，縱横自在。放去收來，廓然無碍。細入微塵，大周天界。

赤子出天關，縱横去復還。須臾遊八極，倏忽過三山。

八、脱胎

行滿功成日，神通妙無量。去來無所礙，定裏謁虚皇。

丹

當脚住，根在苗先，子從花後。花謝子成，雲天齊壽。

石破方逢玉，沙無始得金。水清魚自現，雲散月華明。

九、了當

踢倒燒天鼎，掀翻煮海爐。虛空擘拶碎，獨露一真如。

丹

家破人亡，了得一箇，萬事全畢。徹底瑩然，虛空突兀。咄，獨角火龍飛上天，驚起一聲春霹靂。了時真了了，無後實無無。了了無無了，身多混太虛。

釋曰圓覺心經直指

濟菴居士奉持《般若心經》，一日訪余，請益解義。余曰：夫此一卷經，未舉先知，何須解說，若强添注脚，是頭上安頭也。濟菴曰：然如是初機之人，未能深解義趣，兼之諸家解多有異，同學者不能無疑。望師慈憫，開我迷雲。余曰：當來世尊，宣說此經，誘化群品，直指玄要。自起初一句，至末後一句，都不出一箇空字。其間語言三昧，再四叮嚀，反覆自解，使學者易爲曉會。奈何後人着在文字上，或泥形體，或著空見，到底不通玄要。前代宗師不獲已，下箇注脚，設立種種方便，隨機應物，使世人隨其所解而入。只爲老婆心切，反使上乘之人，疑上添疑。正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公有疑求解義，即是悟底根本。余今不免饒舌，諦聽諦聽。

且如《摩訶般若大智慧也波羅蜜多到彼岸也心性本也經》徑路也。到彼岸也，是爲見性法門，衆所通行之截徑也。行斯道者，向日用常行處，觀諸己，常切照顧，念茲在茲，忽令間斷，久久純熟，得大自在，四通八達，造化難拘。故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則是行斯道之時也。功深力到，智慧圓通，合和本來，了得法空，名曰薩埵，初機之人依般若入於圓頓，超凡越聖，是謂到彼岸也。當此之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萬象何有，所以能度一切苦厄者也。舍利子者，舍中之利子。子者，猶屋中之主人，是謂清淨法身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經上文五蘊皆空，歷劫不壞，所謂不生不滅者，無往來也；不垢不淨者，無染着也；不增不減者，無餘欠也。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此謂空相元無

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正學佛者，依是而行，發六慧智，以清净合和本來，故證無上至真正等正覺也。以此之故方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四呪也。摩訶是大明呪，謂智慧圓堅固身，神通莫測也。般若是大神呪，謂四大通，精進明妙也。波羅是無上呪，謂合和本來，是最上一乘也。蜜多是無等等呪。謂圓滿極則，無上可上也。了此四呪者，然後能除一切苦，是真實不虛妄也。故世尊説此般若波羅蜜多呪，即是解説前四句呪之義也。故曰：揭諦謂人空也，又揭諦，謂法空也。波羅揭諦，到彼岸心法俱空也。波羅僧揭諦，到岸不須船也。此四揭諦神呪，即身中四大也。四大俱空，真常獨露，故曰菩提薩婆訶。菩提爲始也，薩婆訶謂終也。始終如一，則抱本還虛，超返佛祖。

雖然如是，傳濟菴者，要在竪起脊梁，急着眼力，莫教蹉過，誠能於日用常行中，築着磕着，認得自家底，方信此經不從外得。不惟此卷《心經》，至於釋老一大藏教典，諸子百家，只消一喝，徹頭徹尾都竟。其或未然，參〇只此便是。休更疑惑。

引儒釋之理證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不生二見。

陰符經〔直指〕

陰符經，陰陽符合之機，衆所通行之義。

觀天之道，天垂象，示吉凶，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執天之行，盡矣。天理弗違。宇宙在乎手，執天之行。萬化生乎身。天地即我。有五賊，五炁生萬物，五炁盜萬物。見之者理；飲食有節，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賊在心，動静應機，萬化俱安。人知其神而神，認賊爲子，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即非法相，是名法天性人也，天付之與人者，性也。人心機也。人相，日月有數，日月虧盈，因有定數。大小有定。大小不齊，自有定體。聖功生焉，大小不分，聖功生。神明出焉。日月合德，神明著矣。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不離方寸。天下莫不見，物物人發其機者，心也。立天垂統，設教化人。天發殺機，天機發泄本無心，故殺中有生意者存。龍蛇起陸，龍蛇之蟄，至静無欲，故能應機順時而起。人發殺機，人心發泄本由心，故能隱而顯。天地反覆。神機妙用，故反覆莫測。天人合發，人機合天機。萬變定基。以心立基，萬變俱定。性有巧拙，物於目，絶利一源，絳色潛於心。用師十倍。之不齊，可以伏藏。巧拙不分。九竅之邪，心專於一，剋功十倍。三反晝夜，反視反聽，反一竅不定，九竅俱邪。在乎三要。身心意定，九竅俱通。火生於木，猶五賊在心，禍發必剋。身爲萬化機。知之修鍊，善禦冠者，謹火防奸。謂之聖人。富國安民，是謂聖人。天生天殺，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道之理也。生生化化，道之常理。天地，萬物之盜；天生萬物，亦殺萬物。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能盜人。人，萬物之盜。人成萬物，亦盜萬物。三盜既宜，人能轉物，三盜俱化。三才既安。人循天理，三才俱安。故曰：食其時，百骸有五賊，五炁生萬物，五炁盜萬物。見之者理；飲食有節，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賊在心，動静應機，萬化俱安。人知其神而神，認賊爲子，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日月有數，日月虧盈，因有定數。大小有定。大小不齊，自有定體。聖功生焉，大小不分，聖功生。神明出焉。日月合德，神明著矣。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不離方寸。天下莫不見，物物人發其機者，心也。立天垂統，設教化人。天發殺機，天機發泄本無心，故殺中有生意者存。龍蛇起陸，龍蛇之蟄，至静無欲，故能應機順時而起。人發殺機，人心發泄本由心，故能隱而顯。天地反覆。神機妙用，故反覆莫測。天人合發，人機合天機。萬變定基。以心立基，萬變俱定。性有巧拙，物於目，絶利一源，絳色潛於心。用師十倍。之不齊，可以伏藏。巧拙不分。九竅之邪，心專於一，剋功十倍。三反晝夜，反視反聽，反一竅不定，九竅俱邪。在乎三要。身心意定，九竅俱通。火生於木，猶五賊在心，禍發必剋。身爲萬化機。知之修鍊，善禦冠者，謹火防奸。謂之聖人。富國安民，是謂聖人。天生天殺，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道之理也。生生化化，道之常理。天地，萬物之盜；天生萬物，亦殺萬物。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能盜人。人，萬物之盜。人成萬物，亦盜萬物。三盜既宜，人能轉物，三盜俱化。三才既安。人循天理，三才俱安。故曰：食其時，百骸有五賊，五炁生萬物，五炁盜萬物。見之者理；飲食有節，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賊在心，動静應機，萬化俱安。人知其神而神，認賊爲子，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日月有數，日月虧盈，因有定數。大小有定。大小不齊，自有定體。聖功生焉，大小不分，聖功生。神明出焉。日月合德，神明著矣。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不離方寸。天下莫不見，物物人發其機者，心也。立天垂統，設教化人。天發殺機，天機發泄本無心，故殺中有生意者存。龍蛇起陸，龍蛇之蟄，至静無欲，故能應機順時而起。人發殺機，人心發泄本由心，故能隱而顯。天地反覆。神機妙用，故反覆莫測。天人合發，人機合天機。萬變定基。以心立基，萬變俱定。性有巧拙，物於目，絶利一源，絳色潛於心。用師十倍。之不齊，可以伏藏。巧拙不分。九竅之邪，心專於一，剋功十倍。三反晝夜，反視反聽，反一竅不定，九竅俱邪。在乎三要。身心意定，九竅俱通。火生於木，猶五賊在心，禍發必剋。身爲萬化機。知之修鍊，善禦冠者，謹火防奸。謂之聖人。富國安民，是謂聖人。天雷烈風，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莫不蠢蠢生於物，心生種種法生。死於物。心滅種種法滅。機在目。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天之無恩，天發殺機，而大恩生。萬物遂其生。迅

然。恐致福也。至樂性餘，常樂我静，至静則廉。極於静，儉於動。天之至私，有生有殺。用之至公。無黨無偏。禽之制在氣。禽盜之制，在乎御氣。生者死之根，氣盛則神活。死者生之根。氣泯則神冥。恩生於害，停日長智，害生於恩。擒盜獲功。愚人以天地之文理聖，愚者不能循天理，文理以爲聖。我以時物文理哲。達者以天地備乎身，故以時物文理以爲哲。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三天易髓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8 會真集

經名：會真集。元超然子王吉昌撰。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會真集序

夫易廣矣大矣，其無體也。始於一氣，即道也。易有三義：不易也，變易也，簡易也。不易者，獨立而不改。變易者，四時更代也。簡易者，天地人爲之三才之定體也。因而重之曰悔，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上二爻爲天，上下無位。二五本以人事論之，故稱見龍飛龍，利見大人。三四本天地之位，不稱龍。以人事君子呼之，即天人相通之象也。乾坤，天地之德也。以剛柔相配，生三男三女，分制五材，謂之五行，代天地行事也。後生六十四卦，分布一年三百八十四爻，大約統以年月氣候日時，一日變十二卦。人爲萬物之靈，其性命全，與天地同體。惟聖知聖，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能斡運於自身者，是謂養道之士也。後人判教有三，以《易》爲真玄，以《老子》爲虛玄，以《莊子》爲談玄。其説則異，至於玄則同歸，非常人所通曉，惟神仙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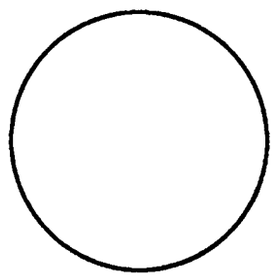
去歲春，余於青義清神觀，會識吉昌王先生，號曰超然子。與之語，咳唾珠玉，呼吸煙霞，混三玄而講義。惜乎別之速矣。雙鳧西邁，俄變星霜，使老夫夙夕不忘。今者二仙子得得來雲谿，倒屣出迎，一者寫唐梁振之，一者紛南梁之秀，皆故人也。延之尚座，茗飲小會，坐中廼舉其師超然子所著《會真文集》，欲鏤板通布於四方，請老拙作序引。袖出其文，老夫從首至尾，歷觀其詞語，以去歲一會之語話也。考其圖繪詠歌，皆出自胸臆中，埏埴輪旋，調和大塊，心腹間爐韛煅煉混元，明七八九六之老少，水火木金土之生成。王子晉所謂顛倒五行，推移八卦，正謂此也。非神仙，孰能與此乎。若遍行於世，使學道之士如秉燭入於暗室也。欽二仙子能揚師之美，可謂不忘本也。故不敢違命，略序其實於卷首。魏南雲溪閑老揚志朴序。

會真集卷之一

超然子王吉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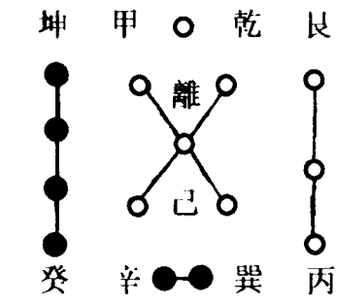
〔周易象數圖説〕

太極



夫太極者，乃無極之稱，不可得而名。其氣形質混沌，而未相離也。内具五十五數，其二儀、三光、四象、五行，悉備其中，有性而無形。《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玉策云：玄黄未分，氣象昏昏。凡學道者，豈可不知一氣之元，萬物之祖哉。

五行生數



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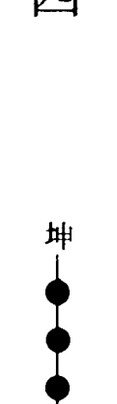
夫五太既分，二儀肇判，遂乃潛生四象，密著五行。其中氣色變移，形象分顯，其昏昏之氣一百萬年變成黑色。黑者水象，其生數一也。一者，乃乾元之始，八卦之宗，而生甲。甲是五行之首，十干爲元也。謂當此太古，聖人觀其氣象，畫成天策，具載天文。繼有賢者謹奉，以紀天元，畫縱横而定其曆數。自時厥後，歲紀碁布而見矣。

火二



黑氣一百萬年復變成赤色。赤者火象，其生數二，乃巽卦之始，而生辛也。

木三



赤氣一百萬年變成青蒼色。青者木象，其生數三，乃艮卦之始，而生丙也。

金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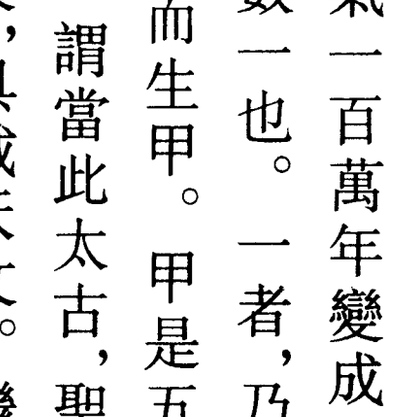
青氣一百萬年復變成白色。白者金象，其生數四，乃坤卦之始，而生癸也。

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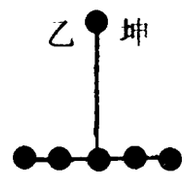
白氣一百萬年又變成黄色。黄者土象，其生數五，乃離卦之始，而生己也。

五行成數

夫五行從生數至成數，謂一三五數成陽九，甲丙主之而爲客。緣中央五數離己土，合於甲，加之水一，得成數六，而下降生坤乙，故先動而爲客也。二四數成陰六，辛癸主之而爲主也。又五土加於火二，得成數七，而上升生震庚。乙與庚合，南北交遷，故後動而爲主也。其水一火二土成十，生三艮丙，得成數八，而生兑丁。又水生數乾甲，亦就中宫土五數，合於金四坤癸，得成數金九，而生乾壬。丁壬交合，東西互換，此所以運兩地三天造化，推陽九陰六生成，變干轉支輪，分飛伏納甲。具二升一降，抽添水火，明三匿四浮，互換木金。是以道樸散萬化門基，妙用彰千靈降瑞。凡修真之子，可不窮陰陽之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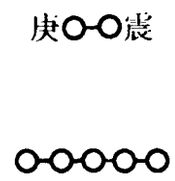


水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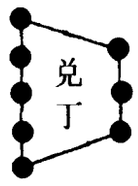
從五土加水一，得成數六，而生坤乙。

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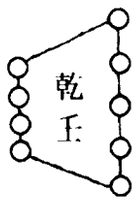
又五土加火二，得成數七，而生震庚。

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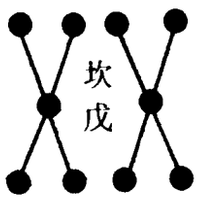
又五土加木三，得成數八，而生兑丁。

金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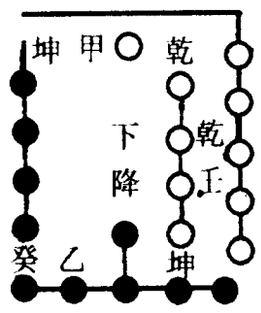
又五土加金四，得成數九，而生乾壬。

土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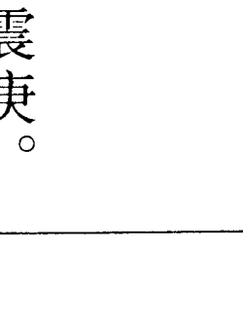
又五土加五土，得成數十，而生坎戊。乃得八卦，俱備十干方全。混融而母懷子腹，子隱母胎，未能分別也。

交互成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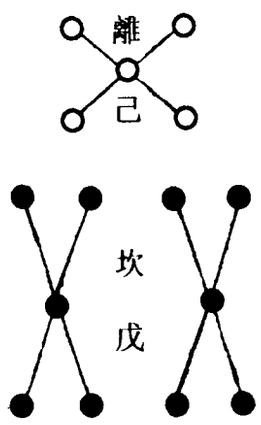
夫乾坤配偶，而生成數全，分陽降陰升，浮沉顛倒，左旋右轉，上下連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九成十，壬甲相見，乾偶於坤而生坎，坎藏甲乙。四六成十，乙癸同遷，坤配於乾而生兑，兑藏癸壬。

交互成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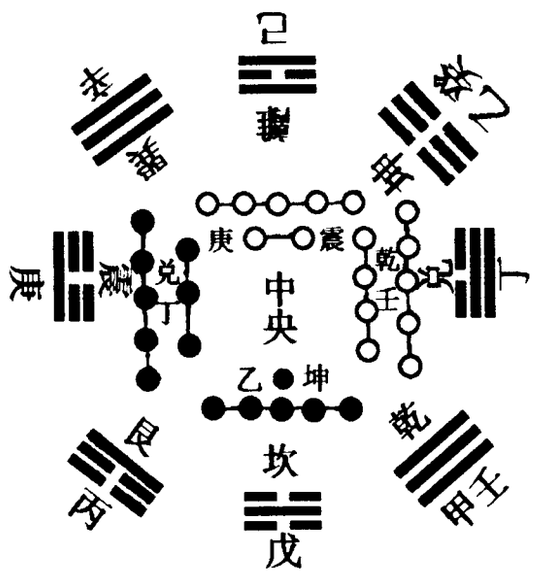
又三七成十，庚丙相見，乾偶於坤而生震，震藏丙丁。二八成十，丁辛相見，坤配於乾而生離，離藏庚辛。

土象自交



又離納己而得五，坎納戊而得十，共得一十五數。其數得天地之中數，其位得天地之中位，所以無配偶而自相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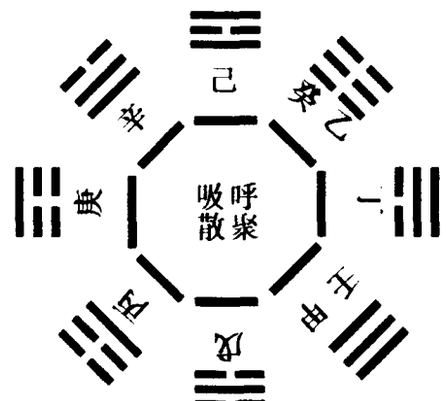
四象生八卦



夫二儀生四象，四象之中，坎成數六，本卦存三，外有三數，而生乾，納壬不納癸，乾坤偶而癸納於坤。兑成數九，本卦存三，外有六數，而生坤，納乙不納甲，坤乾配合而甲納於乾。離成數七，本卦存三，外有四數，而生巽，納辛不納庚，震巽交而庚納於震。震成數八，本卦存三，外有五數，而生艮，納丙不納丁，艮兑交而丁納兑。是以明顛倒五行，定相推變化，遂分生，成八卦，具形體，昭彰證。中男產老陽，是少女誕老陰，是土從金裏生。惟木生於火，中女降巽辛。而土生於木，長男挺艮丙。以是知明乾坤剛柔動靜，述震巽鼓潤風雷，仍丙丁胥會隔角，明分派飛伏移宮。生成數備，迺體更反復，魂變歸遊，隱顯還元，昇沉攝迹，己上八干神，爲之三換位。其有戊己無象而獨攝，四傍居位而亦無配偶。以己爲陰，納於中女離卦，以戊爲陽，納於中男坎卦。得十干方全，數成奇偶，顯一時造化，動靜合真。足表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凡修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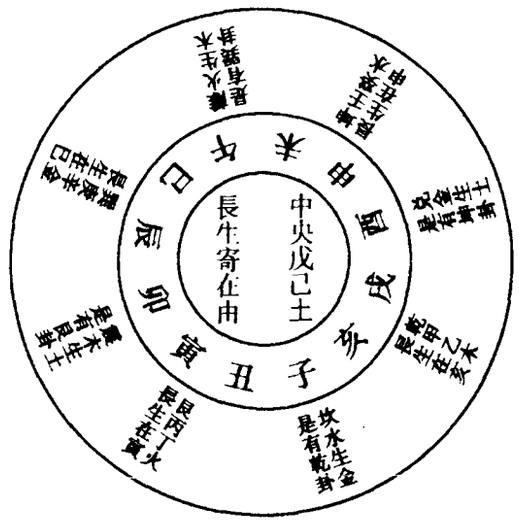
者，宜順考爻辭，明循卦體，奪上下陰陽昇降，窮生成消息往來。精專内巧之心，冥盡日新之變，得鼎中悔吝不生，至精氣降，金汞凝形，指日結神丹，其如視諸掌矣。

干合樞要
八卦還元



夫十干八卦者，體五行四象，變化生成；坼南北東西，還返互換。其間匡轄坎離門户，樞紐乾坤鼎器，推陰陽交配，派二氣奔馳。一降一升，干神移位，二儀三合，卦象投宗。日月而同宫豈可不體天地之施化，驅日月而同宫哉。但一呼一吸，一周天也；一聚一散，性命定矣。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者是也。謂陽符當行，則乾坤逐於乾，而出乎左；陰直持權，則乾隨於坤，而應乎右。來往綿綿，與卦象干合之理契矣。訣曰：因呼而成數七，離爲火，火中真水下降，己合於甲，甲喜而上昇，飛入於神宫。以吸而成數六，坎爲水，水中真火上昇，戊合於癸，癸忻然而下降於丹室。丁壬配合，復同於離己，乃山澤通氣，鳳舞烏飛。乙庚顧戀，又從於坎戊，乃風雷相薄，兔耀蟾輝。是以四象還歸金鼎，五行聚入玉鑪。顯丙辛，會乾坤，合體戊己，運十干歸元。聚則如握十指，散則各復歸於位矣。

王　顛　倒　行



夫五行顛倒者，謂坎爲水，水生金，是生乾金，藏甲乙，飛伏木，長生在亥。兑爲金，金生土，是生坤土，藏壬癸，飛伏水，長生在申。離爲火，火生木，是生巽木，藏庚辛，飛伏金，長生在寅。其有戊己，獨土正旺之處，長生在於申也。謂呼而陽干順行，吸而陰干逆轉，陰陽逆順聚散，隱於成數。成數者，天元之動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之於十干。其干神移位，配偶相生，形象分著而各有合，派天元五氣而成真五行也。凡修真者，當先窮干輪互換之機，次曉配合生成之象，此乃結括性命之本，造化大丹之基。謂基本立則大道生矣。

五　干　合　行　圖



甲己真土

夫癸生東方甲乙木神，乃水生木戊爲甲父，將中央陰土己，配與甲爲妻，甲己合而成真土。

乙庚真金

夫己生西方庚辛金神，乃土生金甲爲庚父，將東方陰木乙，配與庚爲妻，乙庚合而成真金。

丙辛真水

夫乙生南方丙丁火神，乃木生火庚爲丙父，將西方陰金辛，配與丙爲妻，丙辛合而成真水。

丁壬真木

夫辛生北方壬癸水神，乃金生水丙爲壬父，將南方陰火丁，配與壬爲妻，丁壬合而成真木。

戊癸真火

夫丁生中央戊己土神，乃火生土壬爲戊父，將北方陰水癸，配與戊爲妻，戊癸合而成真火。

揭此爲用，周而復始。

木金間隔

夫學道者，究性命之本，明水火抽添之根，辯木金間隔之因，明水火既濟之理，達陰陽顯伏，曉魂魄浮沉。所謂木中隱金間隔者，蓋木爲陽魂，乃東方震卦爲體，震納庚爲坤卦之長男，是一陽二陰，乃爲陽魂，本合上升，爲二陰伏一陽，而不能昇也。故入水而浮，若遇火烹而熟，肺自沉於肺金之下，爲肝有庚金間隔，肝之真性雖欲上浮，奈庚屬陰魄，能盜陽魂，使陽不得昇，所以沉於下也。若奪得玄機，運周天火符，千日無差，鍊盡肝中庚魄，肝還祖性，純而不雜，自然昇矣。

泠然子云：請問肝中何物是金？對曰：肝生而入水即沉，爲沉者金也。木金相混，其色乃紫。紫者，金也。故沉而在下，遇火烹煎而熟，肝自浮而在上，其色變青，號曰還元。適其本性，乃得魂神凝靜，而不亂也。所謂金中隱木間隔者，蓋金藏陰魄，屬西方，兌卦爲體，本合沉而反浮者，何也？緣兌爲乾之少女，一陰二陽也。爲一陰不能伏二陽，故浮而在上也。兌乃庚金，乙與庚合，婦從夫室，而金爲主。金者屬肺，被乙木浮，而金在水之上也。若奪得周天火候，烹鍊千日無差，鍊盡肺中之木，乃得不雜而顯其金之本體，自然沉而下也。泠然子曰：請問肺中何物是木？對曰；肺生而色紅，白者木也。故入水而浮，若遇火烹而熟，肺自沉而在下，其色變紫，得返其本性之真魄，安而壽命延矣。

金木入火辯賓主

夫金木相混，遇火則體性還元，要木中去金，金中去木。既二物同鍊，何木中獨去其金而存其木，金中獨去其木而存其金乎？蓋謂木中去金者，爲木有本像而爲主，金隱木中，金色浮而爲客。遇火烹之，則先去其客，而存其主也。金中去木者，爲金有剛體而爲主，木在金中，木性柔而爲客，遇火烹之，則主在而客去矣。凡修真之士，當明金木鍛鍊之因，究賓主存亡之理，憑火候加減無差，鉛汞抽添依數，自不日而丹成矣。平叔注曰：養丹無火，似抱胎母死，久而無功，徒勞役也。與金木得火而後辯者，理何異哉。

水火既濟未濟

夫水火之性，遞相含孕。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所謂水中有火者，何也？蓋水屬北方坎卦，乃陰中抱陽，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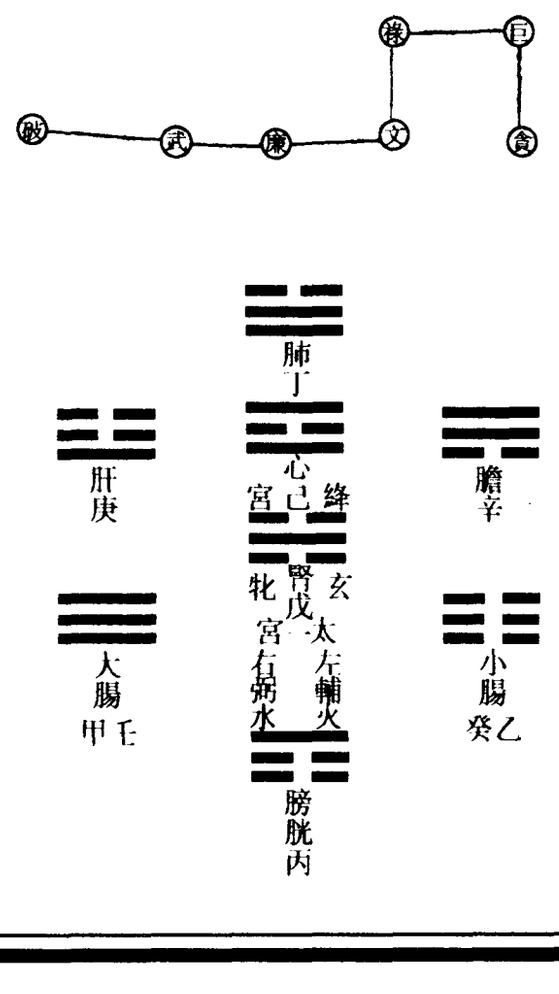
水能照物者，即真火也。水於人五臟爲腎，腎藏精，精爲火也。謂火中有水者，何也？蓋火屬南方離卦，乃陽中抱陰也。謂火中心黑者，即真水也。火於人五臟爲心，心主血，血爲水也。《易》曰：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平叔注曰：水中三火聚，火內水煎烹。凡修真者，憑法象調和陰陽，鈐鍵契之潛化，令水火昇降，合既未抽添，自然鼎内鉛汞凝結，而得丹成，則金光滿室矣。

水火昇降因土

夫《易》稱：水流濕，火就燥，無識而相感，明自然之理也。且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因何水火既濟，水在上而火在下？蓋坎水有火者，爲坎納戊爲陽，清而爲精，化清陽之氣，能上昇變爲真水也。離火有水者，爲離納己爲陰，濁而爲血，化重濁之氣，能下降而變爲真火也。謂水火者，天元之真氣，而生於脾。脾神專權造化，獨據中央，斡運四傍，上昇下降，隨呼吸而來往。夫天元氣動，一息而有五者，潛契五行也。《易》曰：天數五，地數六，乃陰陽之中數。中數謂土也。《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中宮所稟，戊己之功。又平叔曰：四象五行全藉土。謂坎離不得戊己中氣往來昇降，終不生産神丹矣。

坎離氣變還元

夫心中藏汞，腎内隱鉛，二物如何取用？蓋五行顛倒術，真火變神水，鉛汞化遊魂，呼吸隨風起，自然成其造化也。謂天元氣動於腎，乃坎戊爲陽，一呼而動之有五。地元氣動於心，乃離己爲陰，一吸而動之有五。陰陽氣動，數合成十。《易》曰：天九地十，戊己自合也。謂心中抽汞而化精，腎内升鉛而變氣，精氣爲物變化，而自結刀圭。夫心中抽汞者，汞去則真水下降，是離卦去陰而成乾體。而無陰。人能契之，則自然七情灰滅，六慾冰消。謂腎内升鉛者，鉛離則真火上行，是坎卦去陽而爲坤象。坤，地也，重濁而無陽。人能契之，則自然三聚成圓，萬緣心泯。好道君子，請事斯語矣。



金胎，使不得漏失，赤龍精氣，致三尸遁跡。以心寒六賊，望風而膽碎，得火燒金鼎，水泛玉關，始一身元氣，上下三田而貫矣。謂周身八卦者，離爲絳宮，是甲巳會合之鄉，虎龍變生之地，乃萬神之宅也。夫坎隱兩玄，乃攢簇五行，合和四象，精光共聚，戊癸歸根，號太一之宮矣。肺丁藏魄也，不驚悸以能安。肝庚隱魂也，無喜怒而常静。壬甲主大腸而傳道，巽辛附膽性以中和。坤土爲曲江而返復陰陽，艮山注水源而生清真浩氣。此七政八卦之用，乃陰陽根蔕，造化金丹，妙不可量。《陰符經》云：七政成功，黄芽内長，八卦周圍，神光黯淡。《易·繫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

會真集卷之一

會真集卷之二

超然子王吉昌撰

行香子 木金間隔

木性慈仁，體順融金。混難分、返復浮沉。還元祖性，造化幽深。得木抽金，金去木，罷相侵。精變遊魂，湛入禪心。杳冥時、蹤跡難尋。無中顯有，透古通今。自魄安魂，魂勝魄，鬼神欽。

又

震内藏庚，金乙成姻。假冲和、雷電交陳。龍吟虎嘯，幽谷澄神。向杳冥中，風雲裏，傲全身。煙雨濛濛，芝草芽新。正東君、經緯長春。岷山火衮，一而藏真。已泯抽添，無間隔，返歸純。

又

震乙情柔，酷愛庚金。角商和、律應清音。木人鼓掌，石女調琴。顯巧施仁，勤行義，道情深。二物相融，交互浮沉。火煎烹、體變而金。開蒙既濟，陽鍊勝陰。得復根元，分魂魄，識真心。

行香子 木去金

木隱金形，金色浮存。木森森、有像稱尊。全憑火力，逗引遊魂。自客先還，獨存主，各歸根。去住碁分，性命雲屯。樂天真、默默昏昏。養成陽體，霞步高奔。得傲玄玄，躋壽域，出乾坤。

行香子 金去木

金體堅剛，木性柔和。辯賓主、火力功多。剛爲主掌，柔像銷磨。顯各還元，歸本性，息風波。透入神鑪，霞罩嵯峨。放銀鉛、花綻婆娑。輝光滿室，神變無何。鎮翫蓬宮，遊紫府，恣蹉跎。

南鄉子 水火交互既濟

坎内一陽停，本性澄清照物形。真火炎炎功足顯，叮嚀。既濟氤氳緝寶瓶。神用奮威靈，氣證升沉聚戊丁❶。日耀飛騰烹藥鼎，蘭馨。造化功成入杳冥。

又

火裏六陰培，熾艷心藏點黑煤。功表清泠真水象，神胚。中氣抽添自往來。赫赫振金雷，煙雨彌漫暎斗魁。造化自家天地合，心灰。拍塞乾坤道體恢。

南鄉子　水火昇降因土

戊己媾陰陽，斡運專權攝四傍。驅駕天元隨呼吸，非常。來往綿綿造化昌。氣聚結玄霜，壺鼎冰凝透體香。神變靈通歸物外，清涼。無礙真空置道場。

又

離苑緑波飛，坎殿澄清奮火威。變化降升凝真象，功歸。土德恢弘斡妙機。梨棗體嬌肥，玉女慇懃獻紫微。香襯彩霞光日月，巍巍。無像圓明法界輝。

南鄉子　坎離氣變還元

癸府隱銀鉛，朱汞神宮裛瑞煙。運入黄庭造變化遊魂成風動，樞旋。運化權。　離去水爲乾，坤體無陽厚德全。二氣經營仙藥就，功圓。出世名標聞九天。

又

水府火籠藏，煙霧朦朧瑣桂光。氣動隨風成造化，中央。聚變刀圭藥味香。不見坎中陽，虚室無陰本體彰。育出朝元真浩氣，瓊漿。攢簇丹鑪結玉霜。

醉桃源　貪狼巨門

司分木火地天通。玄關主掌雄。鹿羊神輅逗真風。都歸保運功。樞杓樞貪巨秉天真。玄皇附耳親。九竅，貫三宮。熏蒸藥鼎紅。萬神輻輳性疏通。無形廓太空。

又

暗藏兩曜撫坤乾。綿綿息斡旋。扶持五蘊已通神。都收萬劫塵。寂然定，體清新。温存一性純。冥冥物外傲長春。逍遥月作鄰。

醉桃源　禄存文曲

禄存文曲附神光。驅驅逐色忙。車運，玉鑪煎。炎炎結汞鉛。彩霞光曜晃禪天。明明性月圓。

醉落魄　八卦配九宫

陰陽氣結。乾坤派、六爻交設。簾掩，瑣明堂。仙童奪正陽。神功機在性昭彰。冥冥混八方。

醉桃源　武曲廉貞

武廉幽貫地天根。綿綿息若存。四分九數明羅列。兩遁推移，周歲用相迭。　殷懃進取功無缺。抽添加減應時節。烹成二八丹威烈。吸海吞山，方寸道明徹。

木蘭花慢　坤卦老陰之象

六天交戰定朝昏。丹鑪火力温。驅神窟，養生門。玄功主掌尊。牝關天閉鍊陽魂。雲霽性命屯。剖坤柔立象，太陰體，換三陽。因

六變心虛，關開實腹，應候呈祥。冲和易靈變態，運聖功、旋轉斡天罡。消息栽培道化，六宮轂輳中央。融融品物含章。歸土德，密收藏。性與命咸通，箇中將養，氣孕玄霜。香浮彩霞烜赫，混浩然、純粹散諸方。造化冥冥極妙，超凡不離玄黃。

木蘭花慢 乾卦老陽之象

判乾元剛象，德純貞，利元亨。運一氣氤氳，施生品物，分布形成。調和四時簡易，正始終、機動應經營。日月東西出沒，總因元氣流行。參羅列曜循環，晃寥廓，體輕清。盡變化無方，杳冥真造，內隱精誠。醞就命基性燭，混太虛、模樣貌峥嶸。了了真空無礙，八紘揮斥難名。

風入松

乾坤兩卦上天梯。分柔健高低。六關爻變推天道，斡璇璣、日月東西。妙採精華成液，通神息，飲刀圭。溶溶金水泛曹溪。得九轉功齊。變成丹體香風裊，木童喜、壽域長躋。顯出元初氣艷，廓胸襟，吐虹霓。

又

乾坤羅列道綱維。斡斗轉星移。守遷飛伏隨方變，應周天、衰旺相推。保護坎離丹藥，啓玄牝，契希夷。冥杳杳入無爲。會三姓相期。應時烹鍊循火數，結圓明、二八芳姿。徹地通天聖變，表身外，顯容儀。

又

乾坤爻變括天心。樞簡易浮沉。斡旋昇降成甘露，種黃芽、陸地根深。斂掠烹成金液，噴真味，靄椒蘭。峥嶸酌飲醉乘鸞。韻法曲吟彈。舞袖婆娑容儀整，傲清風、明月天寬。一段清涼活計，占長春，得真權。

又

乾坤鼎沸鍊神丹。聚虎肺龍肝。陽昇陰降復生元氣，輔靈臺、配定剛柔。進退八歸六聚，定浮沉，顯真修。瓊漿八味一渠流。聚百寶相投。滋榮君聖民安富，樂陶陶、馳驟神洲。天地不能陶鑄，無爲體，恣優游。

又

乾坤爻變括天心。樞簡易浮沉。斡旋昇降成甘露，種黃芽、陸地根深。斂掠烹成金液，噴真味，靄椒蘭。峥嶸酌飲醉乘鸞。韻法曲吟彈。舞袖婆娑容儀整，傲清風、明月天寬。一段清涼活計，占長春，得真權。

又

乾坤羅列道綱維。斡斗轉星移。守遷飛伏隨方變，應周天、衰旺相推。保護坎離丹藥，啓玄牝，契希夷。冥杳杳入無爲。會三姓相期。應時烹鍊循火數，結圓明、二八芳姿。徹地通天聖變，表身外，顯容儀

情將養入瓊田。甃玉雪團團。占得長生曹溪路，向五湖、四海留連。領略尊禪祖意，抱真樂，復便便。

又

乾坤爻斡氣玄黃。攝進退陰陽。造化數符周火候，動清風、遞轉天罡。簡易浮沉變態，吐消息，醞瓊漿。仙童觥飲奏宮商。引歌舞悠揚。半醉式微明月下，主邀賓、笑傲中堂。脅服群魔遁跡，擅祖意，轉清涼。

又

乾坤營魄鍊陽精。攝離坎煎烹。地軸天九還七返神功用，定絪縕、氣象推行。日月照臨滿室，和二物，產瓊英。器成常靜體無傾。飽浩氣輕清。內全得一真靈顯，露元初、模樣圓明。不在地天機彀，超物外，任縱橫。

蘇幕遮　乾坤卦象明道序乾坤，分賓主。匹配周天，甲己局分五。六十時歸五日聚。五六三十，六六依策補。　離中己，坎藏戊。離坎交媾，二土刀圭祖。減息綿綿自飲取。鎮日忘情，定裏神歸姥。

牆頭花　三三復

黃鍾應律，一點陽生速。陸地泉蹈。縱放徘徊喜功表，陰陽兩停造。推排清靜因緣，萬劫塵情盡掃。

牆頭花　三三大壯

深地雷復。坤柔立象，神交體變，鉛昇汞伏。　長男尊女，月殿同恩育。造化風雷兩情睦。青牛駕起河車，海底雲煙擁簇。　靈臺凝結氣，氤氳體清肅。混合歸丹室烹煮，炎炎異香馥。郁來百日功夫，初九爻成退六。

牆頭花　三三臨

陽昇地澤，鼓潤臨春候。地軸天魂凝烜赫，魄散群魔止。志骨髓。

逸神全道情喜。收拾一段清涼，捧出心花綻蕊。愛慾桃康死五氣，奔騰玉關裏。理。　冥冥晝夜神功，功超蓬瀛證彼。

牆頭花　三三夬

飛龍踴躍，造化泥丸裏。上接雲水湊。　雙關體相救。四維十干，番騰逆轉，黃河馬嘶風遍巡狩。　玉京山引駕泥牛，牧童眠雲左右。　玄通驅玉液，瀲灩月堂逗。不放三尸神劣撫，離宮盡輻輳。天施澤美。　冥冥吐霧，噴煙引惹，和風競起。

氤氳變化，健體乘金柅。高大都龍躍功程，顯出丹田德就。

越蓬山恣情喜。不知舞蹈歌彈，月底翱翔不已。　希夷真樂受，無爲體如鄙。步步雲蹤遠廓達，鵬程自由己。

龍氣相導。威風鬱罩，靈臺區區，玉京引到。　木童興逸，功喜成顛倒。湛入壺天樂長傲。氤氳浩養形全，獨顯卓然雅操。　飛行玄體健，偃仰瑞雲推排清靜因緣，萬劫塵情盡掃。

牆頭花

䷀乾

乾天極處，健體全滋育。飛上崑崙六陰逐。九陽和暢，咸亨驅汞，回還已伏。　璇龍悔恨，怒捲雲雷速。密降瓊珠結玉粟，齎排國富民安，證果刀圭入腹。　熏蒸陽體健，冥冥道情肅。返本真消息驅白，留青瑞煙簇。巍巍聖境修全，已見如面目。

牆頭花衮

䷿姤

乾坤正否，兩隔陰陽位。天癸歸元九還至。法界最好，乘龍擁簇，笙篁韻美。　真懽真樂，酩酊真自醉。滿腹香噴混清吹。冥然束體純陽，吟彈飛行作戲。　卷舒安，消息靜，魂凝制，性光熾。上傲三天際身外，觀形顯不二。分明物物頭頭，全露西來祖意。

牆頭花衮

䷓觀

風地大觀，六四樞神變。始露元初舊頭面。塵襟冰潔，無疵秀氣，虹蜺出現。　鍊神合道，法像隨空轉。應變無方體明衒。白牛牽過天河，回頭主人不見。　月空明，形無影，行無伴，樂獨擅。雪路西歸去黯淡，天寬恣遊宴。拍懷颯颯風清，一點河沙撒遍。

牆頭花衮

䷖剝

山地剝盡，始見靈通性。瑩徹天涯迥清淨。恢弘法界，真空變態，冥冥契聖。　分開鐵壁，捧出如鏡。一點無虧混真命。非中非外圓融，物物頭頭究竟。　透三天，通九地，神和暢，志恬靜。本有清涼貌不減，不增顯中正。放開拍塞虛空，道體崢嶸有慶。

牆頭花衮

䷁坤

坤元復本，捧出純乾位。兩正分形體離器。含弘光大，冥冥無像，陽魂顯瑞。　不空不有，喚覺西來意。物我光塵總無累。如今了了元初，遍撒諸方不二。　相無儀，神無礙，通千變，體一致。朗朗真空露究竟，圓通貌清粹。巍巍一混希夷，生滅梯磴遠離。

減字木蘭花　九還陽丹進道

長男尊女。甲帳辛堂同宴處。一月空明，形無影，行無伴，樂獨擅。　閃爍鑪開火力溫。風雷酷烈。威赫雲深明電掣。煙雨濛濛。飛返遊魂。閉下金烏宿桂宮。

一陽光啓。戊室盤旋離合體。二汞鼎溫溫進火車。深連巨海。踴出神鰲飛五彩。洞瑣煙霞。密罩金童弄月華。

山通澤氣。亂捲雲騰風浪沸。三熾焰炎炎映洞天。奇蓮煥返鑪煎。爍頭頭究竟。透吐。五葉香浮霞萬縷。信手拈來。捧弄輕便上月臺。

乾坤呈瑞。六合三才八卦備。四返歸真。一粒神丹氣像新。見前心定。酩酊沉沉渾未醒。子母團圓。雲步長春法界天。

巽榮春谷。辛水溶溶滋震木。五返雲雷。玉桂蟾宮應候開。月娥清寫。風震庚金調木馬。功顯强兵。火衮深淵四海平。

己從戊室。藥味烹煎成玉質。六返金光。烈焰輝輝滿洞房。內全養

浩。壯觀酡顏能永保。體透清香。捧出陽魂樂道場。右初六日，離配坎。

澤山同器。一點精華天癸至。七返，配二三成六，再三成返丹成。遠放流霞射玉清。氣安神定。滌蕩塵煩心月瑩。獨露禪天。萬派波澄一樣圓。右初七日，兑配艮。

坤乾情睦。十二周天明二六。八卦循環。驅率陰陽造化間。時當交泰。昧爽氤氲神氣會。體鍊純陽。輕健冰姿散異香。右初八日，坤配乾，陰陽通得六合。

返還成數。八卦爻抽同體聚。藥祖完全。運就三三九九天。歸根復命。鼎冷丹凝常樂淨。烜赫金光。透體明連滿室香。右九日九陽而還元。

會真集卷之二

❶戊丁：原誤作『戊癸』。

會真集卷之三

超然子王吉昌撰

月中仙　九轉功成

道泄沖和，運開基杳冥，生發元首。推排七返，配二三成六，再三成九。九還真造化，分八卦、妻男自偶。凝然氣神，如一鎮相守。默默真情契，坦蕩融通，杳冥豁爽，澄澄一混體無榮。證動靜、俱忘何在，觸處露圓明。盈虛動靜歸元，證不空不有。頭面如如貌、莫形莫狀，真淨真清。靈通仍舊。無爲性普，應地天神化，視之能像、不增不減，罄劫來一段光榮。無限久。任從劫運變，太空體、綿綿不朽。次了無生滅，恢弘妙用真樂受。

風入松　鍊神合道

太陰二八産純乾。抱六合真筌。二氣經營元數足，始離形、祖意空傳。冥聖，顯物外，性空圓。冥變態超塵契聖，顯物外，性空圓。冥冥反朴表精研。越枯木巖前。拍手歸來明月下，拉清風、戲舞瑶天。笑傲華胥真境，喜坦蕩，夢遊仙。

又

鍊神入道混融成。表真淨真清。造化陽魂離體變，恣縱横、觸處蓬瀛。野鶴孤雲無礙，觀自在，任飛行。死生寵辱不須驚。得久視長生。欣見主人真頭面，露堂堂、妙體崢嶸。了了圓空一着，形無像，道爲名。

綠頭鴨　大圓覺海

混融成。大圓覺海崢嶸。性珠顯、恢弘祖意，慧風通、虛谷傳聲。有中無、無中有有，應變處、廓爾縱横。坦蕩融通，杳冥豁爽，澄澄一混體無榮。證動靜、俱忘何在，觸處露圓明。如如貌、莫形莫狀，真淨真清。靈通再冲虛，無離無壞，浩然一點括長生。像、不增不減，罄劫來一段光榮。無限域、含容萬有，遍四海、三際充盈。荏證本有、巍巍極致，奇特體妍精。這模樣、人能悟入，與道同名。

又

貌幽玄。混成法像無邊。悟真常、靈明妙用，越驪珠、獨耀深淵。衍變化多方，神通揮霍，一輪炳耀顯孤圓。淨灑灑、難握難把，朗朗湛如然。無爲相、高低莫測，遠近難詮。非空

色、亦無二體，顯本來、清淨因緣。大千界、渾無罣礙，證方寸、拍塞坤乾。究竟圓通，不離不即，堂堂恢廓體脩然。括慧灼、天真至理，悟入奮威權。妙中妙、騰今跨古，無像功全。

瑞鶴仙

五行生數至成數
五行真氣集。通玄牝、谷神應時出入。綿綿定呼吸。顯平調榮衛，蠕分和輯。脉方動十。得火候、薰蒸自給。蕩百骸、九竅關開，上下泝流相襲。功及三天兩地，九六陰通，七八陽立。推造化，寶瓶緝。降昇氣揖。配剛柔合體，抽添循數，養就神丹一粒。變陽魂、法界恢弘，跨雲步急。向三天深處，放懷如意，五色光輝緊射。料玉壺、九轉金成，殆難估價。

又

鍊丹成數究。進水火、抽添六陽時候。嚴嚴虎龍開，捲清風匝地，兩情精媾。雷轟宇宙。漬玉蘂、靈芝吐秀。待藥鑪、火冷冰凝，方是雪肌成就。身富香噴蘭麝，內放金光，夜明如晝。沖虛德懋。表清淨，果無漏。磬色空都泯，魄纖魂聖，地厚天高遠透。向三清、妙選叢中，已爭領袖。

翫溪沙　飲刀圭

離坎升沉氣不迷，天門減息飲刀圭，月宮飛過日中鷄。
東北朋生調玉兔，兩情和氣吐虹霓。烹成火棗玉童携。

又

勤飲刀圭鍊極陽，薰蒸藥味透天香。旋噴甘露返魂漿。
爛飲醺醺長日醉，婆娑飛舞應笙簧。陶陶真樂上天方。

又

三八爲刀息緩留，圭憑戊己吸呼修。飛伏十干證添抽。造化結成仙藥體，依時餌訖御神遊。日飛天外得優游。

又

飲息時時藥味加，五神運起海金沙。天河仙子渡靈槎。水滿金城凝露冷，人牛不見月空華。清風捧擁笑歸家。

萬年春

玉瑣金關互換封閉
玉瑣金關，陰陽擊柝牢封閉。相凝制。變通無繫。滿腹清風細。九氣天中，雲步無纖翳。真根蒂。道情潛契。湛湛通三際。

又

一氣沖和，心猿緊瑣難奔走。調柔受。密封關口。太一氤氳守。二者相融，默默昏昏久。成奇偶。鍊須九九。丕享虛空壽。

又

浩氣流行，綿綿擁簇真禪定。頤神興。杳冥難醒。凝結玄黃孕。造化圓空，剔透靈臺瑩。能常應。木童

形勝。穩步雲霞徑。

江神子慢　真坐

修真萬緣擎。心地下、功夫要剛烈。育愚拙。放四大、自在安閑不惙。志如鐵。强斬馬猿雙足折。罷顛劣、都收歸寂滅。八關六腑三宮，總和暢，萬神悅。龜息玄通無間，得澄湛子母，團圓交結。兩情泄。顯陽體、鍊就飛行時節。意冰潔。造化真空歸物外，無爲道、圓成還若缺。放開性月輝輝，貫乾坤徹。

江神子慢　偽坐

谷神死不作。蟄窟彼、心迷有功錯。妄穿鑿。搜玄妙、水谷雲根爲託。謾消索。扭捏一身常把捉。相專著、地關無鎖鑰。天門不折彌封，豈留氣，有無若。難爲三宮昇降，執一性返失，西來糟粕。道情薄。乖魂魄、動靜龍虎盤礴。昧橐籥。怎鍊玉罏金水結，無丹體、何能雲步樂。機，會蓬萊約。

無俗念　氣邪

一呼一吸，昧谷神、玄牝綿綿踵至。聚散忙忙乖造化，根蒂懸懸遠離。上下無歸，往來失御，不向三宮施。內迷歸腠，意因執定一位。外灌四體皮膚，浮行散亂，蠢蠢難安置。壯觀渾身多震動，變易千般何啻。意不灰寒，形不木槁，性命雲泥異。禪功鬱結，怎成陽體純粹。

江梅引　氣邪歸正

浩然氣動混元宮。契修崇，運清風。透徹三關，上下自然充。腠外浮遊收入內，盡一指，都歸玉路中。神迎天谷傲晴空。養沖融，得疏通。體了無縈，澄湛證參同。物我兩忘真豁暢，無爲理，至圓成，顯聖功。

江梅引　神邪

四肢氣散失根芽。作神邪，發空華。異物千般，目下亂如麻。一切聖賢隨意現，總變化，都因一念差。不知心病尚强誇。景無涯，事爲嘉。特昧玄通，道眼被塵遮。不作真禪成魔境，陰陽隔，看如何，鍊玉砂。

江梅引　神邪歸正

靈襟澡雪蔑塵污。幻形刳，外容愚。恬淡場中，馳騖道情娛。一氣制神神酩酊，乘醉舞，金童玉女扶。玄機真造志勤劬。蛻凡軀，入虛無。恢廓圓明，性月一輪孤。冷浸禪天風霧靜，冰肌彩，傲澄澄，晃玉壺。

又

景忘情滅萬緣疏。覽滌除，道情舒。把握權輿，神息動徐徐。將養靈臺山岳靜，常默默，調神定有餘。森羅真境傲華胥。顯元初，妙如如。無像堂堂，模樣契沖虛。飛舞遊嬉無罣礙，狂歌詠，恣欣欣，類接輿。

又

萬斜不作一靈孤。妙容模，契虛無。覺海縱橫，獨耀越驪珠。雲靜水寒無點翳，清淨體，穿山透壁殊。無人野上傲雙鳧。奮天衢，翫仙都。一點圓明，變化不能拘。腹實沖和懷美玉，密藏匱，更不求，善價沽。

月中仙　賓主互換

索妙修真，分元神作賓，一氣爲主。玄機不昧，憑坎離精粹，權衡三五。浩然成造化，銷尸魄、純陽結聚。

七返真陰降，功全攝迹，歸本認元祖。鍊神合道冥冥，始真空體露。實相難覩。無窮變化，顯性珠如意，恢弘光吐。獨超三界外，令清淨、騰今跨古。反換賓爲主，首提究竟功德普。

又

志士窮元，派浮沉動靜，體用分別。神初象客，藉氤氳爲主，應時提挈。杖頭挑日月，斡天地、推移氣泄。北斗南辰轉，輝輝洞天，深處木童悅。

而今主掌專權，證陽極返還，陰降時節。真功造化，顯本來體段，清輝冰潔。煥然無點污，罄三界、十方透徹。一混希夷化，不空不有無生滅。

武陵春　欲界

欲界谷神初剖判，情逸混混沌沌。太一雲興匝地風，嶽頂雨濛濛。　造化陰陽升降應，八脉醴泉通。琴韻琅琅冰瑩，充襟月冷，壯貫道情明徹。　傲真境、真樂真懽，出塵妙絶。

又

一氣始方離混沌，八卦九宮期。羅絡壺中媾坎離，消息浩充肌。　斡轉璇璣神寂定，龍虎甲庚頤。性普三宮造化奇，默默入希夷。

又

嗜愛頓忘情不縱，去智道頤形。心跡交時醉半醒，子母聚黃庭。　九氣天中鳴玉韻，晝夜不曾停。斷送仙童入杳冥，變態奮威靈。

又

心樂澄澄時靜應，陰裏媾陽精。颯颯和風海底生，六腑九宮盈。　一氣混挑罡斗轉，天谷至神迎。慮念俱無淨德成，咫尺傲鵬程。

永遇樂　色界

心慮灰凝，妙圓德備，威儀無缺。杳杳禪安，冥冥象色礙，壺裏風光泄。雲霞來往，虎龍吟嘯，捧弄木童神悅。廓胸臆、洪飲沖和，坦蕩醉吟時節。　笙歌鼎沸，鸞鳳風舞，縱橫自在行列。滿目祥光，盈空瑞靄，隱隱飄紅雪。拍懷冰瑩，充襟月冷，壯貫道情明徹。傲真境、真樂真懽，出塵妙絶。

又

機括獨行，猶然形累，莊嚴神正。諸漏牢封，萬緣齊剪，豁達開心鏡。　禪關打破，壺春深入，萬象拱環七政。天河轉、月窟光飛，低襯碧霄相映。　純陽束體，瑞雲高卧，輕清拂面風勁。歡樂無涯，變通難約，時復狂歌詠。笙簧繚繞，雷霆鼓潤，做弄木童餘慶。冥冥證、一點圓空，至清至淨。

長思仙　無色界

命還空，性還空。物我雙忘闡慧風。冥冥一混同。　運神功，契鴻濛。反素靈光天地中。虛形處處通。

又

定心惺，識心停。主客同宮湛湛寧。人牛不見形。　性真靈，像真靈。動靜無爲混杳冥。圓空上下經。

黃鶴洞中仙　頑空

深染頑空病，未識修真命。徒昧陰陽變化機，密翳真心鏡。　念斷爲見性，正是沉空淨。不鍊成丹妙體全，久久難歸聖。

又

性命根基奧，道本陰陽造。孤守靈光一點清，殆失觀天道。　三盜宜深討，四象當逆考。奪得乾坤造化權，

結就圓明寶。

一剪梅　斷空

奪得周天火候煎。丹鑪晝夜，煮汞烹鉛。海源江岸氣噴煙。繼日奔騰，通貫三田。　不悟冥冥入定禪。陰陽失媾昧玄玄。九載三年，不見壺天。

又

一氣昇騰寶鼎煎。相交水火，玉路飛鉛。不能神定兩團圓。隔若雲泥，難契重玄。　切要澄心勦萬緣。陽魂變化恣昇遷。百日千朝，雲步壺天。

望海潮　真空

真空根蒂，全憑神息，分開五蘊精華。和暢六神，氤氳三島，天河浪泛靈槎。乾鼎煮丹砂。正雲駕坤牛，風送羊車。密運黃金井，成燦爛，結瓊花。　滋彰極妙生涯。放空圓顯理，玄覽無瑕。純粹一真，通天透地，恢弘無障無遮。方寸括河沙。恣興陪風月，醉卧煙霞。箇裏真消息，偏分付，道人家。

又

形神俱妙，靈通無礙，卓然獨立玄玄。顯理簡情，空色無閡，揭爲究竟因緣。祖意密空傳。自心境俱冥，智解都蠲。一段真清淨，廓神變，出坤乾。　恢弘妙體空圓。露如如無像，高傲禪天。烜赫慧光，崢嶸實相，森羅法界心鏡。頭頭照破歸寂滅，妙用無邊。契道奮威權。已打破虛空，劫力難煎。擘碎輪迴殼，拉真一，度流年。

老君吟　三千功

清神奪鳳髓，止息收烏血。六陽飛宇宙，五氣通關節。雲雷風電擊，向三天，降冰雪。瑤山海嶠噴紅霧，赫赫如晴，畫性光明徹。齊物變，意寫成懽悅。陽魂全造化，號真功，功妙絶。三千數合無圓缺。神超歸物外，永離生滅。

又

靈風透骨髓，秀氣盈肢節。抽添無瑕。純粹一真，通天透地，恢弘無障無遮。方寸括河沙。恣興陪風月，醉卧煙霞。箇裏真消息，偏分付，道人家。

放心閑　返老還童

地水火風。裝成四大，到頭衰老成空。死生蟬蛻，憑據妙用修崇。合天地、推移真造，陰陽運、匹配雌雄。神胎剖判，氤氳聖體，輕健還童。　養就如如，玄皇消息，匠至虛、法像靈通。密藏浩氣，廓變化，體無窮。恣烜赫、元初模樣，跨鸞鶴、笑傲天宮。縱横自在，顯超凡入聖，千古清風。

又

一氣玄功。三奇真造，本來玉貌混歸寶藏，密蘊九轉神丹。傲

陽體、堂堂實相，棲真境、坦蕩天寬。從渠日月，忙催四大，迤邐衰殘。物壯難留，假軀易失，獨卓爾、一點冰寒。恢恢聖變，奮飛舞，恣吟彈。伴雲外、清風明月，放宛轉、隱顯多般。還童不老，任灾臨劫運，無像神安。

無俗念　火候不正

周天火候，要昇沉飛伏，無差無錯。氣運前昇穿絳闕，透上九天燻烙。兩目難開，終爲火患，急急須臾撥。遷延歲月，變成魔境淪落。六神失御猖狂，三尸放蕩，五賊俱成惡。要鎮炎炎歸玉路，深入神宮恢廓。三盜循環，相交水火，鍛鍊成丹藥。驅馳歸正，得醇賢聖糟粕。

感庭秋　全真

陰陽悉備道風淳。精粹保天真。分擘剛柔動靜，鍊九還、丹體清新。扶持一性已通神。觸處露全身。了了三空無礙，混太虛、體淨超塵。

又

志通天地媾精神。消息葆全真。造化玄黃極妙，鍊九陽、魂變逡巡。西來祖意坦然伸。無礙法門親。應化河沙周普，露妙圓、糟粕清醇。

又

如如徹底性圓明。三昧理研精。縱使頭頭應顯，是一靈、陰魄神情。玄機須悟志澄清。丹體鼎煎烹。養就純陽法象，性命全、永保無生。

會真集卷之三

會真集卷之四

超然子王古昌撰

詞

春從天外來

名利如何。歎六朝七國，五霸山河。幾多興廢，一夢南柯。光陰暗裏消磨。悟雲山煙水，好歸去、策杖披蓑。任春秋，樂調神養氣，行止蹉跎。

家園雪　梅火棗，醞玉壺瀲灩，滿泛金波。爛飲醺醺，神遊雲外，真樂自在吟哦。伴清風明月，通天爽、飛舞婆娑。泄沖和。證鴻濛體段，超彼波羅。

其二

返本修真。待一陽初動，五氣全伸。金童施義，玉女弘仁。剛柔消息成姻。會黃庭仙館，慧風引、宴拉諸神。瑞煙濃，泛瓊壺雪浪，烹點鉛銀。

冰肌爛　霞帳錦，蔭三奇光射，瓊萼清新。體膩蘭香，魂飛羽健，陪從道德爲鄰。傲太虛寥廓，真清淨、不變長春。

性中珍。輝十方三界，元邁冰輪。

水調歌頭

沖和養真命，神耀破昏衢。水山明秀，雷澤深處孕玄珠。七曜北辰樞紐，燦爛金華氣結，槁木得重甦。靈腑風煙靜，嶽頂月輪孤。　透三天，滋九鼎，飲瓊酥。華胥笑傲，陶陶沉醉玉童扶。窈窕芝軿鶴駕，馳驟純陽聖境，宇宙不能拘。寂闋先天貌，隱顯混虛無。

其二

慧風掃魔障，寶劍勦輪迴。內澄神息，驅逐甘露灑靈臺。四象五行三一，聚鼎煙凝橐籥，鼓潤發雲雷。水泛金花折，火養玉蓮開。　應符數，合九六，契三才。資成健體，清風明月久追陪。杳杳冥冥精變，一混希夷道化，神用顯恢恢。髣髴歸極樂，咫尺翫蓬萊。

解愁

今古常情，多强侮弱。蠻觸是非成惡。上天垂孔監，定富貴、理無適莫。決烈英賢，總不如，訪道德、至虛清樂。旋調變、木液金晶，九重玉闕，鍊玄霜藥。　光灼。滿室輝華，顯陽體飛行，變通難約。放懷明月下，恣酩酊、玉童斟酌。萬籟聲清鳴管籥。傲物外、澄澄寥廓。放祖意獨暈，禪天透徹，占得最長生着。

滿江紅慢

勘破榮華，提智劍、急逃生死。要點聰、隳體虛室，內專窮理。綠水青山來難擬。釋氏真風勤整頓，淨除諸障如頑鄙。醒圓明、一點證菩提，功超彼。

其二

志士窮元，憑心冷狙徒，志循教父尋宗祖。上理神、和暢真素，內純恬養。一氣氤氳成造化，九宮上下通來往。運三光、臨照晃乾坤，華英長。　金光燦，心燈朗。常清淨，絕阿黨。盡頭能顯，劫來形像。非外非中真境露，不生不滅通天爽。已虛空、打破脫輪迴，遐齡享。

燭影搖紅　贈高瑩蟾

心冷狙徒，志循教父尋宗祖。上酊、玉童斟酌。萬籟聲清鳴管籥。傲物外、澄澄寥廓。放祖意獨暈，禪天透徹，占得最長生着。

滿江紅

勘破榮華，提智劍、急逃生死。要點聰、隳體虛室，內專窮理。綠水青山來難擬。釋氏真風勤整頓，淨除諸障如頑鄙。醒圓明、一點證菩提，功超彼。

其二　警善惡

大道門開，正當甲子天元數。三清仙院列名科，精選須超度。此出幽人理悟。棄榮華、淨雲不顧。鑿開圓覺，打破虛空，梯登雲路。　愛海愚流，樂歸轂觫沉諸趣。冥冥深夜昧三光，手足渾無措。縲紲鄷都難訴。恨修遲、迷途失步。相躋真境，動扯清風，何時能遇。

繡定針

道忠告。想射日回天，到頭虛耗。曠劫沉埋，名利氣財識破，餘風一掃。寸心清操。會得過、箇中三盜。斡旋星斗，銀河運轉，浪傾丹竈。　玄黃氣

相導。結地髓天精，蠢然騰倒。烹玉燒金，神化至虛，體合希夷深奧。彩雲高蹈。露妙體、真空長傲。這些風味，咫尺世人不到。

其二

釀金醴。灌上下三田，劫塵一洗。養浩師軻，貧樂慕回情逸，泛湖襲蠡。內攄愷悌。傲妙苑、道風濟濟。滌除心照，無離抱一，致柔循禮。胸襟冒雲陛。盜月殿蟾精，日宮烏髓。二物相資，烹鍊玉霜，滿室丹霞光啓。變成玄體。諒作箇、陽魂頭抵。步風超越，不在九霄境底。

水龍吟

沖和牧養循天數，暗契運行躔度。陰陽戀態，風雷雲電，相凝作澍。點滴靈源注。遍澆溉、宿塵難污。顯曲江瑩靜，烏擒玉兔。桂柯宿，吐紅霧。二氣氤氳結聚。散金光、三山密布。鍊成健體，童顏滋潤，飛行餘裕。神變超塵，趣表清淨，真容全露。是劫來一段，通天活計，在人人悟。

其二

乾坤利判陰陽位，樸散氤氳成器。母懷子腹，兒因母產，杳冥分瑞。體化成純粹。廓神室、雲收塵累。現風清月朗，金童飛舞，傲嘉山，景奇異。

瑞鶴仙

衷情崇淡薄。蕩浮萍、縱跡逐波淪落。聰明總不作。念掀天富貴，夢驚爲錯。猛揮愛索。訪餘裕、真風綽綽。谷神寧、緩息通真，元氣動符橐籥。揮霍玉鑪金鼎，火裒雲翻，妙娠丹藥。神魂剔撥。成純粹，體恢廓。向冥冥杳杳，湛徹壺天，領略清風逸樂。混虛無、真淨真清，了空一著。

其三

慧驅茅塞開心地，氣養氤氳純粹。三奇聚鼎，炎炎火裏，丹花吐瑞。海底上清吹。異香噴、芳姿肥膩。被木童拈弄，飛行無礙，寶光襯，彩霞熾。

奧室清涼常媚。廓胸襟、冰霜光被。煙消火滅，雲收霧斂，頓成不二。頭角逍遙，事混河沙，光塵不異。這元初妙有，清虛法體，證菩提位。

其四

至人主掌修真柄，格外玄言究竟。整頓神情中正。現長春、風光卓傑。爛霞萬縷，煙嵐一派，盈空澄淨。遠近樓臺，映奮雲步，逍遙歌詠。傲清涼法界，安閑活計，證無爲聖。

瑞鶴仙

乾坤利判陰陽位，樸散氤氳成器。母懷子腹，兒因母產，杳冥分瑞。體化成純粹。廓神室、雲收塵累。現風清月朗，金童飛舞，傲嘉山，景奇異。到華胥、玉關猶閉。念掀天富貴，夢驚爲錯。猛揮愛索。訪餘裕、真風綽綽。谷神寧、緩息通真，元氣動符橐籥。揮霍玉鑪金鼎，火裒雲翻，妙娠丹藥。神魂剔撥。成純粹，體恢廓。向冥冥杳杳，湛徹壺天，領略清風逸樂。混虛無、真淨真清，了空一著。

永遇樂

慧驅茅塞開心地，氣養氤氳純粹。三奇聚鼎，炎炎火裏，丹花吐瑞。海底上清吹。異香噴、芳姿肥膩。被木童拈弄，飛行無礙，寶光襯，彩霞熾。

奧室清涼常媚。廓胸襟、冰霜光被。煙消火滅，雲收霧斂，頓成不二。頭角逍遙，事混河沙，光塵不異。這元初妙有，清虛法體，證菩提位。

其四

至人主掌修真柄，格外玄言究竟。整頓神情中正。現長春、風光卓傑。爛霞萬縷，煙嵐一派，盈空澄淨。遠近樓臺，映奮雲步，逍遙歌詠。傲清涼法界，安閑活計，證無爲聖。

瑞鶴仙

乾坤利判陰陽位，樸散氤氳成器。母懷子腹，兒因母產，杳冥分瑞。體化成純粹。廓神室、雲收塵累。現風清月朗，金童飛舞，傲嘉山，景奇異。到華胥、玉關猶閉。念掀天富貴，夢驚爲錯。猛揮愛索。訪餘裕、真風綽綽。谷神寧、緩息通真，元氣動符橐籥。揮霍玉鑪金鼎，火裒雲翻，妙娠丹藥。神魂剔撥。成純粹，體恢廓。向冥冥杳杳，湛徹壺天，領略清風逸樂。混虛無、真淨真清，了空一著。

永遇樂

慧驅茅塞開心地，氣養氤氳純粹。三奇聚鼎，炎炎火裏，丹花吐瑞。海底上清吹。異香噴、芳姿肥膩。被木童拈弄，飛行無礙，寶光襯，彩霞熾。

奧室清涼常媚。廓胸襟、冰霜光被。煙消火滅，雲收霧斂，頓成不二。頭角逍遙，事混河沙，光塵不異。這元初妙有，清虛法體，證菩提位。

其四

至人主掌修真柄，格外玄言究竟。一混澄澄沉慮，綿綿至息，氤氳真性。一混投金室，妊歸銀闕，笙歌鬧簇清宴。翡翠幃低，珍珠簾捲，喜氣祥雲衍。冰寒天闊，風清月皎，顯出本來頭面。圓空廓、無礙神通，太虛撒遍。

其二

蝸角功名，蠅頭利賂，慨然除勦。唾手提鋒，剔開關要，箇裏玄元曉。迷雲瓦解，禪天冰瑩，頓露月明風裊。印千派、緑水澄澄，普浸一輪皎皎。卓然獨立，圓融模樣，邇遐一混不擾。來往分明，斷常都泯，吉應陽魂兆。清涼彼岸，妙明活計，坐卧玉花窈窕。巍巍證、無漏功圓，聖機了了。

其三

智劍剛鋒，百魔勦退，膽驚心顫。猛虎生擒，蛟龍活捉，撒起威神變。雷轟鐵鼓，蛇飛金電，衮衮亂雲噴霰。徹江海、洪浪衝翻，兩獸正當死戰。三山火迸，九天霞燦，罩籠寶藏光現。瑞色千條，黄金一點，壺鼎頻頻鍊。烹成瓊蘂，肌膚雪樣，顯出玉人頭面。木童喜、相拉歸來，異香滿院。

其四

一氣氤氳，斡旋宇宙，萬端神變。造化升沉，東西顛倒，金木情相戀。紅霞千縷，金光一派，應是日歸蟾殿。異香襯、丹桂爭輝，六陰九陽習戰。雲收雨散，風清月朗，始見舊時頭面。静裏加恬，閑中沉慮，法界從遊宴。網踈銀漢，關開鐵壁，隱顯變通難見。無中有、體混河沙，妙場業擅。

神光燦

悲歡歇念，動静刳心，無人野上恢恢。秀氣融融，巧醞鼓潤風雷。發揮摘葉總除纏蠲。引養沖和，上下貫三田。地天變泰，作甘霖、法種蓮開。顯嘉瑞，向黄庭錦帳，妙産神胎。靄靄祥光罩體，九龍水浴出，捧上瑶臺。笑傲長春，笙歌鬧送金罍。景簇瓊英燦爛，醉乘風、飛舞徘徊。得真樂，料前途生滅自摧。

其二

神功造化，斡轉天輪，閑中默契真修。照耀三光，推移五氣添抽。北斗南辰圍遶，捲銀河、萬派波流。玉關啓，運三車衮衮，齊駕金牛。霹靂轟驚宇宙，紅光迸山川，電掣無休。布設造化無爲理，恢恢道化巍。冥冥杳杳契天機。鳩僝神功，法界步雲歸。

其三

絶念驅群醜，澄心勦萬緣。内樞囊籥息綿綿。一貫三宫，經緯契周天。火力温金鼎，明循六百篇。烹成二八體方圓。隱映祥光，綽約傲飛仙。

其四

燭點心光吐，雲收性月輝。一壺冰瑩振風威。萬象參羅，魁斗斡璇璣。造化無爲理，恢恢道化巍。冥冥杳杳契天機。

南歌子

洞鎖猿馴静，韁收馬不顛。氣凝神聚契空圓。浩劫雲收，長傲自家天。皓月清風爽，祥光罩瑞蓮。木人石女共談玄。變態神通，物外證金仙。

其二

固蒂恢機柄，深根植化權。拈花摘葉總除纏。引養沖和，上下貫三田。畫夜鐵牛耕。鼓潤風雷，金井長瓊英。

火力憑加減，冰肌應候烹。圓明方寸鬼神驚。悦暢仙童，餌訖恣飛行。

其六

極品輕肥貴，金章列鼎雄。掀天聲價暫時中。電轉星飛，身没氣隨風。

唾手驚前拙，裝愚不作聰。元陽真秀緊修崇。九九功圓，平步翫蓬宮。

其七

大藥西南採，調和東北隅。火龍水虎奮天衢。七政樞機，斡轉運瓊酥。

月窟噴香麝，水壺迸玉珠。金童拈弄謁仙都。喜動天顔，賜壽等虚無。

其八

氣射秋光冷，胸藏麗色風。騰身宛轉離龍宮。趨造蘭庭，笄歲喜和同。

跨虎清溪裏，驅鳥皓月中。攢完鼎鍊藥成功。揮霍神通，無礙傲真空。

江梅引

玄珠吐瑞電光飛。透簾幃，遶璇璣。倒捲黄河，風浪涌神威。子後六爻陰復降，成七返，仙童展羽衣。浩然恬養道巍巍。主無違，客同歸。不見元初，萬象境依稀。湛入希夷常默默，全體露，證鴻濛，一點輝。

其二

猿顛馬劣論修真。最艱辛，道難親。要箇惺惺，慷慨脱凡塵。推倒恩山心裂碎，樂雲水，歸依德有鄰。坎離真造養元神。曲江濱，藥苗新。醞就瓊田，富國已安民。壯觀九陽玄體健，揮法界，表巍巍，道化純。

其三

黄裳元吉縱金風。擊疏桐，退殘紅。萬物歸根，祖意證圓空。兀兀時當明西令，黄菊綻，秋香滿玉叢。登高聖會興無窮。醼金翁，聚仙童。爽氣盈襟，沉寂内靈通。高傲無爲真自樂，顯本體，振巍巍，萬古雄。

其四

無明咬斷契真修。度春秋，志清幽。江月光飛，冰彩耀神州。萬劫雲收明祖意，眉毛剔，齊偕萬事休。混融性命妙機投。兩綢繆，恣神遊。湛真空，天地彀難收。通變罔極非内外，太虚體，廓元初，氣艷浮。

綠頭鴨

道風清。武簾交互經營。聚三天、合和兩地，斡元宮、真氣流行。變

剛柔、游龍牝馬，應七十、二候生成。走玉飛金，噴煙吸霧，相交水火迅當卒。七曜迎真虛室潔，冷輝冰骨。鎮鳴。六陰散、三陽鼎聚，丹品秀華英。香風襯、金光透體，幾縷霞明。頓開九天、十二樓前，五氣騰空帳金闕。基、頭頭性顯，徹大千、沙界縱橫。拉高提慧劍仙童謁。迸寒光、尖鋒挑日輕吹、徘徊踴躍，步雲霄、體段崢嶸。月。收藏炳耀精華，聚壺鼎、激玄霜非色非空，不增不減，海珍如意吐真發。有物生成，無上妙、總歸恍惚。廓晶。罄內外、光華無礙，神用六通迎。性海、浸潤無爲，綽約三空越。

其二

體希夷。谷神玄牝爲基。氣回窟。清虛道業修崇，蠕神息、運無倉凝、三千六百，遡雙關、風浪漣漪。遶金城、泥牛拉鳳，度玉徑、木馬參龜。七返歸真，九還復命。孕成魂聖瑞煙彌。念般若、不迷三昧，得岸證無爲。超真境、紅光素艷，出入相隨。洞天瑩、清微灑落，恣陽魂、輕健風馳。抉神耀、無涯炳煥，總輝開、千古容儀。清淨風光，沖虛活計，浩然一點頓無虧。放聖變、通天徹地，珠顯露摩尼。如如相、騰騰兀兀，處處瑤池。

雨霖零

萬緣心歇。放神情和暢，痼疾蟄

驀山溪

元來一點，本也無生滅。逐景落九天、十二樓前，五氣騰空帳金闕。高提慧劍仙童謁。迸寒光、尖鋒挑日月。收藏炳耀精華，聚壺鼎、激玄霜發。有物生成，無上妙、總歸恍惚。性海、浸潤無爲，綽約三空越。

其二

乾元資始。推移造化清虛，運三要、五行神癸。偶坤柔成物，默契天水。九氣騰空六陰靜，潛生煙紫。顯降昇、消息還元，玉窟三花吐金蘂。虛皇寶藏風琴美。送青娥、離宮宴赤子。螺盃灩灩香浮，恣洪飲、寫真情喜。物外巍巍，陽體露、出離生死。相曠代、販骨輪流，了了今生止。

金盞子

鎖猿心，慮沉沉。冥冥杳杳玄機抱。有形資養無形道。無情醞就有情寶。扶持體健神永保。獨露禪天，心照月光皓。

歃。濟聖域，脱凡襟。清浄體，鬼神欽。

其二

保天真，養元神。調和二物東陽醞。循天數，應時辰。抽添謹，起庚申。烹汞藥，鍊鉛銀。八瓊新，雪肌勻。紅雲匝地香風動。西來客，意精純。華胥夢，夢遊春。歸物外，露全身。

其三

扣玄關，步雲山。花光石潤松風軟。琴解慍，酒開顔。衷情逸，放心閑。諸境滅，我獨頑。九陽還，六陰删。收藏八寶金光滿。融體耀，彩霞殷。形實相，太無間。迎仙客，越塵寰。

其四

勦塵情，慧風生。天關地軸爲權柄。玄機運，斗樞行。蟾兔髓，日烏精。壬府聚，玉鑪烹。秀華英，萬神清。三台六輔天宮慶。飡玉液，醞真精。觀自在，貌峥嶸。歸覺海，混圓成。

其五

翠嵐晴❶，緑波清。光浮草屋松窗静。暮旋著，膝琴横。閑唱詠，愜真情。貧自樂，勝公卿。寵無榮，辱無驚。靈臺將養消息勝。禪月浄，性珠明。三昧解，六通精。無上道，證圓成。

醉蓬萊

混元形一氣，位析乾坤，樸分呈瑞。曠劫難逃，被陰陽相累。頓悟迴、光合和金，木簇坎離精粹。瘴海風高，多生塵斂，心法渾雙滅。無言可説，慨然脱底明徹。

南鄉子

萍梗涉天隅。遣累刳情物物無。漱石枕流甜養浩，勤劬。拈弄龜蛇入玉鑪。

黑水産金珠。曲岸紅霜潤點酥。體嶔寸丸丹品妙，無虞。馳驟神通日月壺。

酹江月

鴻濛一氣，運天樞魁斗，斡旋星象。日月躔移分進退，定立朝昏弦望。四序循環，陰陽調燮，造化功無上。含弘光大，匠成品彙咸暢。

神用剖判奔騰聖變，法界真情放。玄中珠顯，廓開光像無量。

其二

真心徑寸，括太極分瑞，玄黄交結。造化中間消息聖，日月虎龍羅列。性養點塵無。放蕩空圓傲玉壺。應物頭頭無罣礙，形殊。密蘊摩尼不夜珠。

其三

符火應周天。加減無差達四禪。潛養鐵牛噴玉蘂，功圓。換骨回陽證妙玄。般若有因緣。超上波羅意坦然。穩駕神舟歸極樂，塵捐。攄出水蓮。清浄心

其四

默默有如愚。一氣氤氳日月鑪。玄牝驅馳三性會，凝酥。醉飲醺醺性自娛。風月不能拘。天復天中運斗樞。消息玄黄形妙趣，情愉。一派紅光晃太無。

其五

大道在三田。知一都休執一邊。通貫兩間方寸内，幽玄。三一分形象帝先。鑽則愈彌堅。仰亦彌高廓化權。視聽不知無極旨，空圓。耀古騰今妙體全。

留客住

悟生滅。頓勦斷、馬顛猿劣。萬緣齊放，感得玄黄真訣。歸依洗心清浄，一向調燮。陰陽功決烈。呼精吸粹，盜虚無、真秀養成愚拙。息分別。氣會神交，忘形真悦。聒耳清音，萬派無中幽噎。寥陽化成仙域，捧出純白。風光冰玉潔。神超物外恣翱翔，坦蕩步虚清絶。

降中央

盜天地沖和一氣，造化丹基。玄牝輔弼樞機。四象三奇。消息盈虚否泰，鉛汞抽添坎離。進退循環，玉關風心屬塵翳，翳塵不染性希夷。珠瑩露透九霄吹。雲行雨施，遍澆溉、黄芽雪肌。五彩騰輝低廕，二八香姿。六陽鼎沸，運火候、周天數隨。引養形全，霧收雲斂入無爲。

其二

廓玄覽神清性浄，健體輕馳。無涯炳焕光飛。月樣披離。揮霍千靈變態，觸處頭頭顯儀。念慧除迷，拍懷冰瑩赴瑶池。嘉賓醮會，散異香、氤氲絳幃。樂奏清音相陪，慶飲神怡。無生體段，笑傲歸、真境寵綏。浩劫圓明，迥超無上混希夷。

望蓬萊

推妙理，藏用顯諸仁。神定杳冥來無礙相，靈源三覺證全身。清浄免沉淪。

其一

澄神久，消息入無爲。終日怕兮其未兆，如嬰動止樂熙熙。必固總心離。不斷妄，真亦不修持。真妄之心屬塵翳，翳塵不染性希夷。珠瑩露真。金鼎沸，燦爛玉瓊新。養就劫來無礙相，靈源三覺證全身。清浄免沉淪。

其二

盜天地沖和一氣，造化丹基。玄牝輔弼樞機。四象三奇。消息盈虚否泰，鉛汞抽添坎離。進退循環，玉關風心屬塵翳，翳塵不染性希夷。珠瑩露透九霄吹。雲行雨施，遍澆溉、黄芽雪肌。五彩騰輝低廕，二八香姿。六陽鼎沸，運火候、周天數隨。引養形全，霧收雲斂入無爲。

其三

潛龍動，剛健海源蟠。黑霧三關深掩映，紅霞九曲密巑岏。玉鼎鍊金丹。寶瓶就，雪浪滾漫漫。八牖四扉輝日月，六神豁暢地天寬。真境寫真懽。

其四

真火運，五藏氣煎烹。陽伏六陰潛變化，化精爲髓血爲精。白乳體生成。元神聚，朝現保身榮。金骨換形形不朽，光飛萬縷爛霞明。雲步越蓬瀛。

武陵春

水火互交南北位，金木換西東。

胎結源流帝旺宮。消息造真功。一
馬驟歸三島外，九曲六牛通。醞就玄
珠透體紅，輕健混冲融。

其二

二八藥苗陰嶺採，採得雪金英。
四脚無爲鼎鑄成。三性聚真晶。海
底欵吹無焰火，鍛鍊數研精。烹就冰
肌耀素瓊。魂聖貌縱横。

其三

仙道古今人即是，恐爾自心迷。
爾説天高我道低。三寸上天梯。十
九這些人不到，相隔似雲泥。妙訣傾
心肯若稽。功德與天齊。

柳梢青

苦海渺茫流蕩。似闊遠、北溟洪
浪。汩没群生，類魚遊戲，往來趨向。
漂淪逐隊情暢。幾箇化鵬形狀。一
去天池，垂雲騰翥，頓超無上。

雙雙鷰

循環日月，春秋變榮枯，幾多相
綴。唐朝漢闕，楚苑秦宮興替。愛海
淪流何定，盡蕩蕩、無生淹滯。驚回浩
劫塵情，返照推窮根蔕。
明慧。通
三抱一。真心運乾坤，坎離相濟。氤
氳結括，紫蘊素華藩衛，。珠孕玄冥煥
赫。顯魄鍊、雲英蟬蛻。出入杳冥無
礙，混通三際。

瑶臺第一層

暑往寒來，被日月循環進退忙。
春秋更變，枯榮迭運，幾換風光。人生
催促，斷送沉腰，皤貌俱尪。至無常。
有滿籯金玉，救護無方。參詳。輪
迴猛悟，豁開心地養元陽。手搏天地，
身生萬化，空界遊颺。
世網，真相清凉。道情昌。證三時了
了，千古堂堂。

月華清

一點靈光，千迴淪落，四生六道遊
遍。苦海淹流，幾許改頭更面。諒四
大、虚幻無根，出没甚、流星飛電。無
限。遞來往奇臭，枯榮遷變。識破
般般不戀。悟夢蝶燈蛾，超生❷專擅。
密扣玄關，摧挫寸心千鍊。鍊得顯、元
初灑落，展入地、昇天體現。一貫。傲
神通揮霍，清凉風扇。

鶯穿柳

觀天能盡，向三山四海，氤氳風
趁。金木玄冥，雲聚一時，六卦火記潛
進。七返功宜緊鍊，丹質蕙蘭香陣。
到此鬼神欽，不許三尸親近。塵情
碎爲殘粉。潑無明恚火，翻作冷燼。
智藏揮開神耀，占上清選院，名科精
俊。實相峥嶸，障步虚際，爛霞光襯。
體顯九陽，勝出塵堪信。

百寶粧

雲水閑情，松筠雅操，根究入道真
訣。掃霧驅煙，磨鍊志如鐵。慨然不
改簞瓢樂，廓愚谷，聰明養素拙。放胸
襟，取興狂吟，奮筆楮面揮徹。虎龍發
怒，盤旋萬丈，艷噴詞翰，摛錦清絶。
静裏功夫，神用至靈泄。如如性月。
光全露，表耀古明今圓若缺。混希夷
一氣，縱横八表，真體無別。

定風波

功鍊心開智藏圓。靈明一點邁嬋
娟。初灑落，展入地、昇天體現。一貫。傲
有貌難詮。　觸處全伸無礙相，虚空
打破應無邊。喜脱輪迴今度了，功遷。

九玄超上太微天。

其二

悟結清涼浩劫因。生涯淡薄出囂塵。物物般般心上離，思純。克勤虛谷養元神。接物和光循德柄，無方應變任天真。豁落圓通精三昧，懷珍。道人才調特清新。

其三

一寸丹心碎鍊摩。揮開智海息風波。林下樂投甘養素，中和。放開心月照娑婆。澄浄内全三聚戒，安閑身富六波羅。隱顯神遊渾飄逸，無何。青霄物外恣蹉跎。

摸魚兒

養疏慵夢驚俗態，浮雲富貴虛矯。高提寶劍霜姿冷，蠻觸是非齊勦。猿馬夭。世務起、心頭絆迷相縈擾。冰襟洞曉。樂浄境行藏，善芽茂養，飲水識多少。　真氤氳，定海心珠皦皦。凜然雲外寂悄。離塵瑞孕丹基造。麗蜷蜼神光，晶真了了。破千古昏衢，放徹禪天皎。魂飛杳杳。恣盤礴清微，遊颺法界，出露儀表。

轉調木蘭花

氣融和，風韻切。交結。温存寸體縈春雪。神光月樣，九天輝徹。　照破迷雲魔陣滅。三臺六腑，八關冰潔。純陽體證無爲訣。優游法界，道情清絶。

六么令

觀天造化，進取慕希夷。剛柔中正扶持，五蘊樂無爲。龍蟠虎遶，戊庭坤殿坎交離。日中彩鳳，翱翔江曲，萬重水底覓烏龜。　紫霧彌漫嶽頂，消息結冰肌。巍巍體段清涼，風韻六神頤。豁爽三光洞照，海角恣棲遲。雲間偃仰，陶陶無繫，朗然恢廓舊容儀。

愛蘆花

心開五對忘，性逸六情絶。氣神形變化，首級空飛血。功旌丹品瑩，産陽魂，奮威烈。始終不變實相露，貫通無内外，貌難分別。　出生滅。縱横清浄體，無像天中徹。究竟真法眼，剔眉毛纖翳抉。輝開萬古清光潔。圓明物物顯，了然如缺。

---

❶晴：原誤作『時』。不合韻，文義不通。
❷超生：原本此下衍『業』字。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19 啓真集

經名：啓真集。元劉志淵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金峰山通玄子啓真集序

竊以欲正春夏秋冬者，必得指而可知；欲達微妙玄通者，必藉言而可悟。奈言語者，心識之影；文字者，言語之影。意爲心影，言爲心響，終無真體，而理可窮及，徼妙雙泯，絶盡百非，無一法可親者，曷用乎言。蓋理非言銘，則若魚無筌而魚莫之求，兔非蹄而兔無以得。大抵言者，魚兔之筌蹄，足以紀綱至道，匡輔仙機，詎可忘之。是以聖人作而述《陰符》《道德》，發揮妙本之精。賢者擬聖作書，制《沖虛》《南華》之經，務啓迪後覺入聖超凡，何不假言而爲？況近朝五真派別，教闡多方，丘、劉著《磻溪》、《仙樂》之集，譚、馬目《金玉》、《水雲》之號。靡不鼓唱玄風，煥明智鑑，如霜天皓月，普現千潭，使彼味道者咀嚼膏腴，識趨向而不陷迷津，豈不以因言而明理哉。而後攀龍鱗，附鳳翼，詮道垂訓，拯溺指迷者，予於通玄師見之矣。

師姓劉氏，諱志淵，西慈高樓里人。生而慈愍，幼慕宗風，大乘契典，莫不精研。長值道運勃興，群教釋鄙，遇超然子，授以頤真養素、見性識心無爲之旨。於是捨衆人之所棄，慨然而逕詣重玄，入衆妙之門，一啖而三觀虛淨，再味而八面玲瓏。屢現化身，一途生死，其天機妙道，已印於胸中。凡磬咳文詞，形容翰墨，可謂駢珠驪玉，非雕蟲篆刻而成，飄飄然出旁羅搜索之表，真學者之指南，寔大筆手爲之。雖一詞一詠，隻字片言，志在抉盲剔瞶，俾有所受用，非特獨善其身而爲之。斯文未振，一旦遺世，六探信通，迸破泥丸，無形昇入，厥有著述，寂寥無聞。門人平水李志全，恐綿遠湮滅，歷訪晉并，得諸友口誦者一二，洎劉志堅録帙者，十得之八九矣。乃掇遺而鳩集一編，整比義類，列成三帙，目曰《啓真》。袖示於僕求校，而再囑爲序引，庶幾刊行，以廣其傳。再四披玩，灼然文理碁布，妙趣星分，可以挈行昏衢者，入大光明清淨鄉。非心珠朗徹，出天地之外者，曷至於是耶？僕雖預道胤，造道髣髴，慊才輕蟬翼，辭短蛙鳴，安敢擊布鼓於雷門。執辭不獲已，姑以俚語道先生才藻軌範之萬一耳。時太歲甲辰仲吕下旬有二日，紀之卷首。同羊盡忠里鳳原老人董師言題。

啓真集卷上

金峰山通玄子劉志淵撰

七言絕句

答王安仁問日用

綿綿不聞息風扇，玉路衝開透骨炎。
崑頂日烹成玉液，功高九九合抽添。

繼王用彰詠酒

休假漿醅麴蘗香，自家金醴味偏長。
無心爛飲終朝醉，酩酊神遊不夜鄉。

和漆子明韻

抖擻塵襟樂道場，拍懷風月舊家鄉。
一壺春色清明界，物我翛然總兩忘。

繼范清叔韻

林泉深處隱仙家，時復偷閑耨月華。
爲愛銀河風浪浄，飄飄霞羽泛靈槎。

東溪趙大師獻茶有作

玉甌神水點靈砂，妙手烹成瑞雪花。
昔日盧仝曾得味，我今全省是黄芽。

擒昌陋庵

不趨朝市不趨山，只愛貧居盡日閑。
夜月曉風爲契友，紆青拖紫不相攀。

又

幽居志樂不求安，獨對煙嵐碧落間。
旋立旋行沉俗慮，半歌半舞幾開顔。

付李先生

耳邊得句要功程，舌上難求大器成。
火候按時成七七，都融骨肉鬼神驚。

和鑑軒韻

幽軒鑒晃奪蟾宫，照破中間萬事空。
應現頭頭無物累，光明内外體圓融。

憩松軒

芒鞋竹杖憩茅廬，坐對松軒若太虚。
風静煙寒天萬里，冥然疑在舊華胥。

松軒聞琴

松軒特地解塵襟，三弄瑶琴一炷沉。
鳴雜篩風聲瑟瑟，不須煙島聽仙音。

繼才卿韻

天中復有一重天，箇裏恢張造化權。
體混太虚無作相，十方觸處現孤圓。

警衆

道包兩地與三天，莫執無心合自然。
運用應期乾體就，恁時方顯性珠圓。

性月

纖雲不放翳霜天，性月當空極皎然。
割愛剛求出世方，翻成晝夜一身忙。
只誇頃畝能耘耨，一寸芝田却盡荒。

述懷

釀就逡巡不死漿，陶陶飲醉入仙鄉。
醒來似沐無生體，頓覺金波滿腹香。

中秋賞月

十分蟾影奪冰寒，晃徹金天法界寬。
已見圓明真實相，不須更舉指頭看。

三界十方能應現，千潭普照一時圓。

晉水

晉派清泠不畏寒，温温如沸噴雲煙。
灼知獨顯長春氣，不受陰陽造化權。

太陵庵

孤庵幽閒倚雲山，門絶輪蹄多蘚斑。
讀罷黄庭煙篆冷，相陪猿鹿樂安閑。

登大樓

梯上危樓眼界寬，一天萬里掌中看。
清清迴絶纖塵翳，似覺閑身寄廣寒。

觀梅

凛冽寒威萬彙摧，嘉園獨壯舊瓊梅。
素英不畏嚴風力，雪裏枝頭取次開。

同羊任老見邀

身如不繫一漁舟，寰海隨流信意遊。
興則歌吟困則卧，閻浮一任換春秋。

偶作

絶相巖前樞妙用，無生境上養天真。
匠成一點玲瓏體，散即爲風聚即神。

任二先問日用

抽添鉛汞按時烹，毫髮參差藥不成。
若解日增珠一粒，光含空界體圓明。

和武殿試贈王先生

山庵蟄迹浄無塵，耕道真功日日新。
一片閑心俱不染，惺惺堪繼棄瓢人。

驟雨

雲起天門如潑墨，雷鳴電掣雨如傾。
崢嶸勢猛隨風散，一洗江山萬里清。

山居

固窮活計居深壑，猿鹿知音外絶鄰。
檀乳一鑪無箇事，衡門三徑拍懷春。

訪隱者不遇

煙霞深處訪仙人，争奈尋真不遇真。
要識虚無神氣谷，無中取有是真修。

又

灰心枯坐徒勞體，瞎鍊盲修謾役神。
須識藥材元出處，復明火候養成真。

雲溪庵西軒

晚來陽焰射西軒，照見頭頭物物全。
一段光明輝道眼，不須别覓自家天。

和韓子玉遊東山

騰騰蠟屐陟東崗，頓覺身心一味凉。
感得慶雲時復現，蓬宫眼底不難尋。

又

金峰仙館對孤岭，人自深銘道德心。
壯麗金峰壓遠岑，庭前古栢冒天心。

分明指出西來意，何必曹溪遠遠尋。

又

觀牓金峰接翠岑，冰清氣象貫人心。
勞勞多少利名客，誰肯偷閑到此尋。

贈趙大師

蟄居勝地清溪口，短塌薄團鎮不眠。
欲鍊玄宫丹一粒，須憑藥鼎火三千。

馮仲祥問修行

不宜泥象執文求，不可傍蹊曲徑搜。
要識虚無神氣谷，無中取有是真修。

又

灰心枯坐徒勞體，瞎鍊盲修謾役神。
須識藥材元出處，復明火候養成真。

復問天光

有作無爲俱不是，守持存想總成非。
鉛鑪汞鼎機真造，精結神凝内發輝。

又

龍争魂兮肺争魄，烏戰元精兔戰神。
空土無爲和合了，含光默默契天真。

呂和之問修行

下手修行要死陰，陰莖不死萬緣侵。
未知箇裏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

問金丹

金丹取有自無中，莫爲無中只著空。
空是真空空了當，了空空體體圓融。

又問丹法

定是水精慧是火，心爲真汞身爲鉛。
功夫片餉能凝結，十月成胎作上仙。

喬大師索孤魂幡讚

黃雲招颺杖頭挑，引領幽魂上碧霄。
一自玉音人演罷，冥關業散逐風飄。

皮院楊公索頌

巧把頑皮利削開，不教向上翳塵埃。
匠成真浄冰霜體，未與腥羶一例裁。

王庵主送別索頌

來時九夏榴噴火，去後三秋菊傲霜。
一片閑心煙水外，大家默默守真常。

元夜

鼇山燈火燕金蓮，九陌樓臺鬧管絃。
眼底珠璣千點亂，粧成不夜一壺天。

問啄木

一種靈禽啄木中，爪剛觜利急施功。
非干不足求充腹，解與喬林去蠹虫。

警學琴

學道忙忙惜寸陰，絲桐調弄謾勞心。
自家備有無絃曲，何必剛求指上音。

警圍碁

手談一着役閑情，覿面生機黑白爭。
黑白若知無二色，死生路上不須驚。

劉先問毫髮差殊不作丹

十月總分三萬刻，住行坐卧要綿綿。
功夫一刻一年候，數奪天中三萬年。

又

三奇刻刻用無他，三萬刻中要調和。
一刻差違藥材耗，金丹欲結更憑何。

許先問修鍊法度

水火調勻無燥濕，汞鉛烹鍊入丹臺。
隨時隨日漸凝聚，无質无形結聖胎。

又問玄霜

採來日月二輪氣，奪得乾坤一點陽。
按候運歸鉛汞鼎，水烹火鍊結玄霜。

李道寬問修行

身藏真氣心藏精，二物烹煎得性靈。
若下十分三考志，百千萬劫顯惺惺。

問伏鉛汞

汞鉛見火能飛走，須以無名樸鎮守。
鉛入坤宮汞入乾，調勻水火丹無咎。

左老問到頭着

忘形養氣氣爲根，忘氣養神神養真。
神亦復忘虛即養，養虛合道到頭人。

提初在道着空

道不遠人人遠道，人能體道道尋人。
須知心得无空用，空自不空空是真。

又

營營遠離諸疑網，念念能開衆妙門。
識破妄緣無執相，皎然心鏡不曾昏。

又

六塵緣影非心相，斷滅明空亦外尋。
欲識無空真法體，先須明了一真心。

李妙真問虛空一體

覺前覺後兩非真，當體消亡體遍融。
寂爾無思心正住，豁然如託大虛空。

警衆説夢

夢中夢是兩重虛，影外影爲三等妄。
展轉隨緣虛妄生，緣心總把真心障。

又

一切有爲如夢幻，幾多緣念是怨魔。
緣生本體非真實，當體不亡奈爾何。

又

夢爲空相身爲夢，念念争空夢亦同。

夢想一生同一我，是無我我不空空。

問超造化

紛紛造化渾超出，浩浩卓然惟獨立。
靈照嚴持力不忘，一真安住無差失。

問日月高奔

日月高奔妙用機，金烏血採過泓池。
直須穩宿蟾宮桂，漸漸烹成白雪肌。

續妙浄問止念

念起直須覺疾止，休教念起覺心遲。
若能覺速止能速，妙道現前立可期。

雪中

半嶺羊腸路曲盤，林巒雪障逼人寒。
凭欄極目乘高望，頓覺一壺天地寬。

西溪閑居

門外溪聲漱玉寒，貫人心地坦然安。
華胥夢覺無餘事，一椀松茶一炷檀。

七言律詩

永真草亭

道院幽人構草亭，土堦蓬牖省經營。
留連好月添閑興，勾引清風快野情。
瑞靄密藏三徑浄，晴嵐低浸一簾明。
有時猿鶴來相訪，似話高堂未必清。

贈西山隱者

幽人習性厭蝸名，痼疾煙霞快野情。
橡實胡麻甘度日，藥鑪經卷樂爲生。
曉觀山市晴嵐色，夜聽松猿叫月聲。
萬事到頭都不會，一真法界獨崢嶸。

示衆

一性清虛六氣和，風波不動没禪河。
生涯貪積黃芽廣，活計慳藏白雪多。
清浄場中甘展轉，光明境上獨張羅。
而今眷屬虛空體，一片功夫是了呵。

又

味道綿綿用不勞，廓開玄量絶塵囂。
二輪光射九天朗，三島風回四海潮。
六妄生情俱瓦解，四隨報法總冰消。
心空不著如空界，一性玲瓏萬古超。

詞

滿庭芳

一片閑心，孤雲蓬跡，飄然不掛諸緣。九天池裏，滾滾湧靈泉。澆溉黃芽瑞草，吐清浄、光罩金蓮。真消息，清風匝地，透骨自綿綿。　混融成實相，顯昂昂獨立，笑傲禪天。任陰陽運變，劫力難煎。亘古常存不壞，拉真一、法界安然。無生滅，浄明妙體，萬里一嬋娟。

其二　贈侯伯通善筭法

天賦多能，縱横業擅，策量天地高低。數明日月，加減辨盈虧。山嶽明分廣闊，料江海、深淺皆知。方隅内，九九爲規。　一見毫釐。廓開方寸徑，求一真趣，上下推移。共積三千數足，商除變，一乘妙，□□拈下，實到、八百功齊。

際總無遺。

其三　警墮道者

謾整巾袍，妄名清浄，放縱劣馬顛猿。利名叢裏，徒衒有因緣。逐浪隨波日日，不曾暫、澄湛靈源。堪嗟訝，閑模閑樣，辜負慕玄玄。爾心還自忖，怕空遷日月，鬢雪垂肩。好檢情攝念，慧種心田。認取元初靈覺，常耕道、獵德綿綿。功三考，形神俱妙，灑灑證飛僊。

水調歌頭

人道無生趣，日就月相和。高奔用顯烏飛，離外宿靈柯。聚散冥冥誰約，出入惺惺由我，玄瑞，光射銀蟾皎潔，顯現月中娥。相會瑶池宴，時復醉金波。兩同宮，七返火，九成金。長生體就，一真安住傲无何。聚散冥冥誰約，出入惺惺由我，玄妙苦無多。大都方寸用，法界總包羅。

大江東去

人生最貴，禀五行真氣，千靈夙賦。首足方圓天地肖，反被陰陽陶鑄。秋月春花，昨朝今日，斷送紅顔去。前程路險，到時手足無措。　筭來除却一身，輕肥青紫，總是閑家具。好把中間心裂碎，静裏調和龍虎。孕出靈珍，天光内發，變作明珠庫。外融空界，卓然獨縱霞步。

其二

荆山美玉，匠一合成器，乾坤體辨。兩竅明開分日月，八卦九宫齊展。方寸心存，斡旋真要，乙木金相戀。幽心，現前孤覺，寂寂圓明徹。浄無可觸，太虚一體無別。

水龍吟

宦途馳驟心貪職，官事何時能畢。力饒射日，名高爲復，到今何濟。休道功名遂。好身退、緊尋歸計。啖古人糟粕，放懷湖上，泛扁舟，樂真味。　回循舊路，迤邐亂飛銀線。馥郁香塵，味能實腹，浄體今相見。光飛如雪，這回識得頭面。

其三

初功混沌，在機緘斡變，坎中一氣。潜發氤氳初出地，昇變陣雲呈瑞。電掣雷轟，陰陽交會，致作簾纖雨。帝川飛過，化成玉鼎神水。　溶溶九變生金，鍊歸離内，點化成陽體。神變離形攄妙用，獨擅幕天席地。兀兀騰騰，聚歸乾鼎，象成龍虎，性情感結。精變高超越。功七返、九還無闕。鍊成大藥，通神顯用，覺香味，遍身泄。　煥然超出生死。

其四

天元教顯，正金蓮朵朵。開遍時節。士庶官僚咸仰奉，緣覺聲聞心説。悟者清涼，背之熱惱，多口明真訣。諸人着眼，照開千古心月。　了知諸相皆空，不生妄想，當體能消滅。境界真實無染著。種種抑絶分別。萬境一心，現前孤覺，寂寂圓明徹。浄無可觸，太虚一體無別。

水龍吟　贈李元法

綿綿一氣衝關節，薰蒸遍流百脉。聚歸乾鼎，象成龍虎，性情感結。精變高超越。功七返、九還無闕。鍊成大藥，通神顯用，覺香味，遍身泄。　煥

吐丹光皎潔。晃靈臺、一點如雪。常清常淨，無餘無欠，圓明瑩徹。顯出真心月。射宇宙、了無塵屑。聳太虛法相，無生神妙，鎮千萬劫。

其三　贈楊道寬

名高三昧丹青匠，貌出玄元古様。明金繪素，堂堂殊勝，本來真狀。寶殿嚴供養。攝諸方、群魔膽喪。露説經消息，真風鬱鬱，感人人，總歸向。外肅威儀瞻仰。内須明、物離心上。些兒妙用，無爲無作，無中有相。應變機無障。納十方、廓開玄量。契太空一點，虚無活計，壯神通藏。

其四

閑人閑樂琴書味，行胡郎反貨藥囊符水。頓然識破，沽名作解，蹉跎真計。枯木巖前累。要拋劣、諸緣總棄。剔開性月，時時不昧，忘神氣，養虚體。

鍊就不空真智。向太虚、神妙成器。浄明體態，縱横恢廓，一塵無翳。圓覺融三際。具粧嚴、法身純粹。顯如如了了，真常安住，徹無生理。

聲聲慢

衡門養浩，匱玉藏輝，營營守拙忘機。手握乾坤，身生萬化維持。氣滾滾、三田日日，斡一渠、流轉時時。百骸理，顯瓊漿止渴，玉液充饑。浴出元神妙體，契圓成、了了動静熙熙。不没不生，虚界體段無疵。卓爾惺惺獨立，傲空空、實際無爲。樂真趣，顯德風遠扇，道紀高提。

其二

玄關擊柝，抱一無離，知白守黑藏機。火運清風，三關過海輕吹。化液下成四象，作真汞、低浸華池。功九轉，證黄金體就，神室輝輝。顯現圓明正相，混人間、天上萬變神奇。不有不空，不受垢染成疵。獨擅念虚寂照，料本無、一物羈縻。真空用，顯輪回穎脱，智劍高提。

其三　贈王彦寶

癭除人我，冰冷高低，喚惺今是昨非。檢教靈質，枉受萬劫沉迷。況遇真風大闡，要諸仙、選院名題。顯一志，敢涅抛骨肉，屣棄輕肥。　覓箇煙霞妙趣，息諸緣、妄想落魄無爲。保護一真，洞照力盡嚴持。安泊元空妙體，顯靈光、出入相隨。前途了，決平登覺岸，穩步僊梯。

上丹霄

正陽生，歸癸地，氣沉沉。産陰陽、偃月中心。化形龍虎，應時交媾不須擒。共成三體，長黄芽、香滿乾鬻。音尋，鼎也。　性如珠，心如月，懷如玉，體如金。顯九陽、絶盡纖陰。本來實相，應機隱顯鬼神欽。太虚同量，瑩無塵、跨古騰今。

一枝花

玉壺金世界，日月同光彩。仙童爲活計，戀風采。覓藥川源，日日西南轉，證黄金體就，神室輝輝。顯現圓明正相，混人間、天上萬變神奇。不有不空，不受垢染成疵。獨擅念虚寂照，料本無、一物羈縻。真空用，顯輪回穎脱，智劍高提。

一剪梅　與張三老善友

春去秋來染鬢斑。日將月就，斷送朱顔。鉛虧汞少海源乾。亢盡瓊

酥，枯損金蘭。　好養三元閉五關。

高奔日月，光射鼇山。結成圓寶雪霜寒。眼底如如，物外閑閑。

行香子　李會首問道

大道無形，强立其名。判五氣、融攝生成。貫通六合，總括群靈。本無情，亦無臭，又無聲。人悟勤行，造化無生。要灰心、杳杳冥冥。不空不有，妙體縱橫。這真常，騰今古，獨惺惺。

其二

妙道勤求，樂以忘憂。要蝸名、蠅利心休。六空罷對，一氣專柔。火無虧，水無缺，契添抽。百脉通流，四海周遊。漸丹凝、清浄光浮。虛無妙體，難礙難留。應無方，明物物，顯頭頭。

其三　問修行門户

道體平平，瞽者難行。覓邊徼、執法功精。貪遊異路，昧却前程。啓諸人，高着眼，認無生。湛湛澄澄，醞釀惺惺。啓天門、地户牢扃。陽昇邃路，高越神京。過層樓，歸空土，結丹成。

其四

妄認苦蘊，汩礙胸中。逐緣生、分別匆匆。好將萬境，同攝心宫。泯迷蹤，知諸相，體皆空。　照見空宗，有用真空。顯心法、動作明空。崑崙頂上，趯弄虛空。這空空、無可觸，遍含融。

江神子令

金藏木性本藏金。體難尋，火生鬻。二物烹煎，庚甲定浮沉。返本還元真體現，魂魄聚，浄無陰。　九陽消息自來臨。耳鳴琴，運清音。喚出靈和，仙路隔雲泥。再展維持天地手，搏了了，這真心。

其五　賞菊

山寒木葉暈輕黄。氣封商，露凝霜。萬物歸根，逆氣送荒涼。唯有東籬黄菊綻，噴冰艷，吐清香。　分明圓相顯重陽。生中央，放金光。全露如如，神妙貌洋洋。覿面一時渾認得，心月照，覺相忘。

其六　與小李先待詔

人情膠漆道情乖。昧靈臺，翳塵埃。

埃。不懼如山，販骨走輪迴。見在寶軀今不悟，千萬劫，朽僊材。好收鉛住武都階。藥苗栽，結神胎。九轉功成，方寸蘂珠開。體混淨光從隱顯，隨眼底，是蓬萊。

江梅引　贈李元法

不驚榮辱總無憂。度春秋，得優游。打破皤皤，無物掛心頭。天内一天爲活計，調龍虎，恣盤旋，鬥未休。

紫金霜結有來由。晃三周，玉童收。法界清天，風月獨相酬。神妙器成堪中選，向仙院，奪僊標，第一籌。

其二　贈劉會首

粒食衣蠶苦貪求。鎖眉頭，利名搜。酷戀埏埴，爲器弄風流。謾到寶山甘空手，只坐守，這輪回，未肯休。

不如返照一身修。馬猿收，汞鉛留。火爇丹鑪，按候謹添抽。鍊就一真圓明寶，射宇宙，瑩無疵，價莫酬。

木蘭花令

兩絃中，藏真造。陰陽返復，坎離顛倒。二氣驅馳入鑪竈。烹煎按候，藥林不耗。　異香馥郁風飄渺。金花吹綻，結成圓寶。淨明實相非草草。

虛空一樣，大光融照。放去收來，一點地天寬。

踏莎行　與背道者

寂淡忘機，恬然養拙。些兒妙處人難別。冥冥杳杳滌神珠，昏昏默默開心月。　萬劫雲收，一天朗徹。清明淨體如冰雪。不增不減顯圓成，惺灑灑無生滅。

其二

動靜忘機，聰明不作。悟來總把塵情削。心燈挑剔不曾昏，慧光遍照彌寥廓。　常淨常清，不耽不着。一真境上從盤礴。亦無牛像亦無人，卓然獨立攄真樂。

其三❶

靈壽一枝，瘦同鶴脛。肌輕體赤幽人稱。住行坐卧不相離，穿雲過水常隨定。　豁散迷津，指回斜徑。扶危助險通神聖。依時攪撥虎龍爭，尖挑日月乾坤瑩。

南柯子

體若虛空淨，心如泰華安。萬緣妄想不相干。正住無思，觸處得安閑。覺海神珠瑩，禪天性月寒。圓明不昧顯皤皤。

其二　與背道者

久靜還思動，情甘愛海迷。僊凡兩路似雲泥。從此相分，不顧上天梯。　莫學鷦鷯志，營營戀小枝。北溟鯤量願君爲。咫尺成鵬，准擬奮天池。

其三　張道一問黄芽

陽動陰隨變，黄芽漸長成。參差五葉發黄庭。珠蘂苞開，放出紫金英。　始結神丹粒，清光宇泰生。從容透體縷霞明。内外輝輝，法界混惺惺。

其四

坐卧常澄湛，連綿緩吸呼。温温九氣聚鉛鑪。滾泛身田，晝夜飲瓊酥。　腹内三丹有，心頭一物無。養成健體契空虛。出没惺惺，實相現元初。

金盞兒

放心閑，樂林泉。山檀瓦鼎龍涎煖。寒罇興，冷茶煙。情湛湛，腹便便。　陪遊鹿，伴啼猿。淨靈源，火生蓮。清涼照見諸塵遣。明五眼，證重玄。珠瑩海，月沉淵。圓明相，應無

邊。

解佩令　歎燈蛾

燈蛾種性，迷沉苦境。只貪尋、燭中花影。抵死身投，被爛炙、猶然不省。全錯認、流螢艷冷。向明有意，因懷暗景。奈無功、忍死俄頃。識破炎光，不自炙、亡形亡命。落清涼、境中獨興。

其二

心清養浩，星塵無擾。近林泉、輪蹄不到。活計蕭閑，任盈門、苔蘚圍遶。有滿院、落花風掃。猿啼月皎。日相陪、松花瑤草。受用無爲，也不曾、身外尋討。悟衣珠、目前蓬島。

浪淘沙

休執相皆空。徒滯頑空。勞勞不見有中空。空裏混成神妙體，空迺不空。此理是真空。物物明空。念無念不爭空。照見緣空成深智，方了圓空。

萬年春

靜聽身中，火龍水虎爭吟嘯。真奇妙。風浪聲繁，盤遶天光罩。鍊結金霜，壺鼎推真造。成寶耀。地輝天淨，□體無塵擾。

其二

活計安閑，日日風爲真宰。心無掛。靜聽猿啼，似訴無生話。一味清涼，眼底無纖芥。光明大。內外輝輝，如託虛空界。

其三　中秋

秋夜銀蟾，一天萬里光如洗。清風細。拂拭乾坤，冰瑩無纖翳。星斗光沉，全露圓明體。白麈底。晃我神遊，親詣攀青桂。

武陵春　警執法

人自因言能悟理，得理要忘言。既得魚時莫執筌，筌執謾着鞭。閉口藏舌不作解，默默究重玄。專氣修心息妄緣，月冷照青天。

其二　王小先問禪

法界一真心正住，當體滅諸緣。內外輝輝體現前，無地亦無天。取氤成胎。靈質無中日月栽。時時自相於禪禪復遠，禪性月沉淵。動靜俱飲崑山酒，醉卧丹臺。令攝三臺。萬劫迷雲一豁開。

南鄉子

七返降真陰。主換爲賓力不禁。結金霜，壺鼎推真造。成寶耀。地輝天淨，□體無塵擾。

其二

活計安閑，日日風爲真宰。心無掛。靜聽猿啼，似訴無生話。一味清涼，眼底無纖芥。光明大。內外輝輝，如託虛空界。

其三　中秋

秋夜銀蟾，一天萬里光如洗。清風細。拂拭乾坤，冰瑩無纖翳。星斗光沉，全露圓明體。白麈底。晃我神遊，親詣攀青桂。

又

涉塵客，念念苦貪饕。掛壁飛猱心縱樂，戰風劣馬意徒勞。熟境恣煎熬。甘執苦，心事冗如毛。爭似劈摧情擾擾，且甜耕道樂陶陶。生死路能逃。

採桑子

虛无妙道心堅守，虛自投來。氤氳成胎。靈質無中日月栽。時時自內外輝輝體現前，無地亦無天。取相於禪禪復遠，禪性月沉淵。動靜俱飲崑山酒，醉卧丹臺。令攝三臺。萬劫迷雲一豁開。

西江月

一點陽生坎殿，兩絃風陣衝天。三關頂化液溥溥，四象真砂始變。五彩霞生鼎燦，六神和暢綿綿。七星司用總安然，八面玲瓏體現。

減字木蘭花

蠻觸非是，識破心顏如棄屣。痴疾雲山，猿鶴相陪盡日閑。一壺風月，清淨光明相照徹。內外俱空，無執空心觸處通。

其二

忘機索妙，萬法皆空心上了。無徹無邊，一片清光萬里天。明明淨體，不放星塵蠅點翳。內外圓融，正住空空法界中。

長思仙

鼎乾坤，鍊雌雄。陰變純陽空像同。縱橫妙體融。風乘我，我乘風。風我相乘法界中。無形空不空。

如夢令

萬法心頭可可。偃月抽添水火。淘鍊結金晶，迸出圓明珠顆。證果、證果。一混虛空是我。

❶原本此首詞誤題『靈壽杖』

金峰山通玄子劉志淵撰

真心章第一

紫陽真人謂：真心者，左爲性之宗，日之魂；右爲命之祖，月之魄；中有谷神所居，一身之帝室，寔還丹樞要，入道根宗。純陽謂：飲海龜是也。迺修真必用之所，儻此外鍊真，則无鼎无歸，如造食无器，雖用力多而功效寡。此心非六塵緣影，非肉團大心，雖无形而扣之即應，迺神氣之所，心外之真心。識此心者，爲見性也。紫陽謂：大心必敗，小心必勝者，知其然。苟能身反在心，三昧正受，隨日隨時，神意久守而不動性，鍊則靈靈凝健體，千變萬化。如鑑能應能靜，燭物无方，復无一物留滯。當坐卧住行，語默動靜間，安若泰華，浄如虛空，寬綽綽，圓陀陀，無物可觸，無幽不明，是了出而得真心之用。不識此心、見此性者，是謂盲修瞎鍊，枯坐灰心，至皓首而難

成。矧學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者哉。彼有固必妄言，不出户庭而得妙道者，何謬之甚耶。

天中天章第二

河上公謂：玄之又玄者，明天中復有天也。非神氣混合磅礴昏殢，而定見日月參羅萬象，風雨雷電崢嶸之天，此境爲不能制伏神氣，隨緣妄想而現，迺兩重之幻境也。惟此一天者，上有生門，下有死户，迺身内玄牝一所，非心腎穀道也，非膀胱丹田也。是日月相合之宫，陰陽齊會之所，囊彼虚無，根乎神氣。亦無蹊徑，亦無邊傍，其小無内，其大無外，近括方寸，遠包八荒，九轉功於此則藥就，三性並於此則丹凝。厥有白雪黄芽，華池神水，結胎脱體，俱在此矣。仍會九宫八卦，攢四象五行，聚結汞鉛，斡旋支干，亦在此矣。真謂玄造長春不夜之天，號神通大光明藏，虚無至清净方。此天受用，咫尺成真，如觀諸掌而易得。然則被重陰久蔽，幪覆彌深，不可作聰揣度而開之，不可執文泥象而闢之，須心法動作，道力堅壯，克荷付囑之重者，廓真智而得之。昔丹陽真人云：執持三要三元功七返，不得陽神之機，不能成造化。若神到於此則氣應，氣到於此則神靈，神靈則形顯，乃出現無方，隨機應静，表土之神用大矣哉。昔長春真師指教，清風吹出月明來。以是知必心傳而可大受，不可小知也。設或不耳，得丹凝胎結，成長生之體，具六通神力者，未之有也。

真土章第三

昔平叔詩云：虎躍龍蟠風浪麤，中央田地産玄珠。又云：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因彼此懷真土，遂使金砂有返還。蓋明土爲五行之中，三火之主，統八方，根九氣，號真空空土也。迺種藥大釜，産寶元宫，養元宫，漸凝質而變成丹寶。所謂心住則息住，息行則心行，以心爲攝念之法，常澄澄而保護靈源妙覺，勿以妙覺隨妄緣而興動。顯廣大靈通，精爽不昧。若能並用心息二法，何勝如之，諒造，全籍于是兼土者，迺真神意也。聚三元功七返，不得陽神之機，不能成造化。若神到於此則氣應，氣到於此則神靈，神靈則形顯，乃出現無方，隨機應静，表土之神用大矣哉。昔長春真人謂：寸心直下如能體，便得終身上大羅，是明真土之用。設學者捨此而修，何異迷人失路而求家，沿石而求生穀者哉。

心息相依章第四

學得了悟之見，決定之志，解縛釋累，懲忿窒慾，以心息相依最爲要切。蓋息爲攝生之法，迺綿綿而醞釀元氣，勿令元氣佐喜怒而離散，常若存而温養元宫，漸凝質而變成丹寶。所謂心住則息住，息行則心行，以心爲攝念之法，常澄澄而保護靈源妙覺，勿以妙覺隨妄緣而興動。顯廣大靈通，精爽不昧。若能並用心息二法，何勝如之，諒不可。豈不聞：悟真常，不達命，成真，如觀諸掌而易得。然則被重陰久蔽，幪覆彌深，不可作聰揣度而開之，不可執文泥象而闢之，須心法動作，道力堅壯，克荷付囑之重者，廓真智而得之。昔丹陽真人云：執持三要三元功七返，不得陽神之機，不能成造化。若神到於此則氣應，氣到於此則神靈，神靈則形顯，乃出現無方，隨機應静，表土之神用大矣哉。昔長春真師指教，清風吹出月明來。以是知必心傳而可大受，不可小知也。設或不耳，得丹凝胎結，成長生之體，具六通神力者，未之有也。

真土章第三

昔平叔詩云：虎躍龍蟠風浪麤，中央田地産玄珠。又云：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因彼此懷真土，遂使金砂有返還。蓋明土爲五行之中，三火之主，統八方，根九氣，號真空空土也。迺種藥大釜，産寶元宫，養元宫，漸凝質而變成丹寶。所謂心住則息住，息行則心行，以心爲攝念之法，常澄澄而保護靈源妙覺，勿以妙覺隨妄緣而興動。顯廣大靈通，精爽不昧。若能並用心息二法，何勝如之，諒不可。豈不聞：悟真常，不達命，成真，如觀諸掌而易得。然則被重陰久蔽，幪覆彌深，不可作聰揣度而開之，不可執文泥象而闢之，須心法動

心息相依章第四

學得了悟之見，決定之志，解縛釋累，懲忿窒慾，以心息相依最爲要切。蓋息爲攝生之法，迺綿綿而醞釀元氣，勿令元氣佐喜怒而離散，常若存而温養元宫，漸凝質而變成丹寶。所謂心住則息住，息行則心行，以心爲攝念之法，常澄澄而保護靈源妙覺，勿以妙覺隨妄緣而興動。顯廣大靈通，精爽不昧。若能並用心息二法，何勝如之，諒不可。豈不聞：悟真常，不達命，迷祖性，恰此是修行第一病；達命基，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必也身無事而氣不散，心無爲而神不擾，則可矣。然而滌

慮調心，養息續命，此相依之法。失其中正，則成有爲之邪見，復無一法可得，無一相可親，此寂滅之用。失其中正，則落頑空之邪宗。蓋用之不可執，捨之不可捐，在用捨中間。要明得普眼，開得正智，似體非體，將作止任滅四法不罹執病，行住坐卧四威儀不隨妄念，既無遍計執情，如空中之風，無依無止，不染不着，其心自空，洞照一真，豁然無礙。此二妙之旨，萬古必用之法，一乘階聖之基矣。

死陰生陽章第五

三聖玉訣所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生者死陽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莫爲死陰莖而死道。嗚呼！彼之修身者，只知禁慾。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豈不聞長春真人曰：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三尸九蟲杳絶無蹤，其萬慮擊然頓息。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似白玉投泥而不染，安若泰山而不動。自三關閉而無遺，生門鑰而大啓。九光氣變，五金霞生，顯雙頭玉鹿，高吐金風，三寸赤龍，低取木液，藥鑪煎汞，壺鼎凝霜，體變純陽，形神俱妙，跳出天地之外，釋縛陰陽之中，足表此機爲修身之急務之通論矣。

證明道用章第七

或者問曰：昔聞謂少年修根脚而明，光明遍照，内外輝輝，一混太虚而無異體。此廼真境界也。可爲性命一了，周徧含融而不昧。如是則必得壯，老後鉛虧汞少，如何？向假使父母未生之前，烏有精血氣液，既没之後，復歸地水火風。於斯二際，有似無處不有也，奚分彼我，豈有形容。何以假修而爲，心愈狐疑而未判。對曰：善哉問，吾語汝。昔陳泥丸答玉蟾云：道本無名，比以爲龍虎；道本無形，喻以爲鉛汞。假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以七返九還之功，鍊作純陽長生之體。蓋非執有形有爲而得之，常默默然在恍惚杳冥之際，安有彼我形容哉。其體日照無影，神用自在，性含萬德，用絶百非。然則本真亦不即、亦不離，動則凝情適用而入玄冥，静則融神無像以出空寂。在動静間，表裏光光相射。一身如水晶塔，耀地輝天，遍照不

昧。一性如盤中珠，圓明活健，瑩淨無疵。如是則顯本來妙體動變無凝，名相不有，與道合真，方證來時物去後亦空。此一段大事因緣，寔天僊之道。或者諾，乃奉辭而退。

疊用五教章第八

大道無形無質，至虛至寂，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搏之不得，然而體雖無象，修之有序。必也悟愚而得始，達始而得終，得終而歸頓，了頓而入圓。以是知始則從本降迹，自無入有。次則攝跡歸本，從有入無。終則本跡兩忘，有無雙遣，勘破諸相是妄，而後道合。自然而然，頭頭上顯，物物上明，遍界遍空，家珍總是。蓋非泥象搜玄，尋文作解而得之。此一段光明，自心法了而不滯，澄湛無爲上得來。儻不功始亡。收拾沖和，開龍虎之穴，相接太乙終，而鞭心入理，便言下承當悟會無修，直指本來無一物，清淨如虛空者，是舌了而心實未了，枯坐而沒假圓修萬豈不聞謂：頓悟一心，必假行；剎那悟道，須憑長劫鍊磨。噫，修身君子，何不三復斯言歟。

忘形養氣章第九

夫人者，三才鍾秀，四大成形，執我而有痛有痒，欲富欲榮，居則求安，食則求飽，日常保愛，羈縻反墮，育元養素，灼見其氣，須忘形而可養。昔長春真人謂：終須捨身拚命，更惜頭護面幾時休。豈非忘形之用。又云：心如山不動，氣似海常潮。豈非養氣之機。丹陽真人謂：體虛則氣運。議不誣矣。抑又聞《陰符訣》曰：凡修身之子，死其心，抱其一，貪其氣，運其精。灼知身中之氣不可散，學者當黜聰隳體，形爲槁木，天門大啓，地户牢扃，正念現前，萬慮悉泯，呼吸綿綿，若存若亡。收拾沖和，開龍虎之穴，相接太乙元宮真氣，使晝夜陰陽昇降不已，水火抽添加減無差，以致鉛鼎温温而不斷。培真火，不越三關百端，謂温温不斷。身處上蒼者，豈虛語哉。蓋氣海浄而邪不干，常如鷄抱卵，似鹿養茸，永護一氣以歸根，證得保命長生之道。昔深，知之不明，知之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則行之無成，豈虛言哉。

忘氣養神章第十

謂人之修進者，理得中正，火不有燥，水不有濫，二者依度而調勻，一氣伏鑪而不走。成金液還返以凝真，何可固執而不忘。設或不忘，則猶川既濟而舟不捨，難超彼岸，病既愈而藥服不止，反傷正氣。平叔謂：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真鉛也棄捐。此是用鉛真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以是知功切養神，則須澄湛而忘其氣，既心不生念慮之神，迺與天地同根，萬物同體。以機養之，而似體如無，使日月相照，內發天光，狀若珠明，象同月體，照耀內視，晝夜分明，變成神通寶藏。如是則神薦神而神靈，如鶴馭風而不測出入。莫認此以爲神奇，當復按養虛谷中，如山鎮而不動，倏爾一日化生有身，放去收來而由己，可謂養神之道足矣。豈不聞張真人《解佩令》云：陽神跨鯉入水，跨鯉出水者，豈非忘形而得之耶。

出入純熟按捺住，別尋玄妙。合真空、太虛是了。誠哉，是言也。

忘神養虛章第十一

夫得法鍊神者，神守玄宮而純粹，未能融空而變遷。必也忘此神而養其虛，由是不住無爲，不盡有爲，前不接已滅之滅，後不起未動之動。於斯斷續之際，寂爾無思心正住之時，勘破萬法皆空，諸相非實，一一妄緣當體消亡，諸漏自盡。亦無所住之住，又無所念之念，冥然而似用不用，泊然而以虛融虛，其虛無之體，豁爾無凝。設不達始終引養之變者，或養之於上，反炙其眼目，紅暈其臉，失鍊赤心。或養之於下者，汩沒丹田，徒活計於穀道。或養之於外者，迷頭認影，耗散金沙。或養之於內者，修飾腹心神妙，束而不普。於是各執其一，而遞成虛妄，橫計競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而不能自出，未足與議也。惟莫上要妙一着，在了養氣神而得內視。內覺身心空，外覺萬物空，凡事見聞覺知，當體不顧，得至清淨而大明了。廼覿面認得，當處安心而純熟，漸融太虛，表自己一天，內抱日月之明，外混虛空之界，不假預置心於太虛，而自得與太虛一體，更無秋毫許障礙，亦無微塵許染着。其內外上下不分作相，但凝然靜定，寂然不動功夫，純粹打成一片。此際天也非天，地也非地，亦不知己之所在。聚則成形，散即爲氣，惺惺灑灑，卓然獨立，可謂盡法界混成一體，總了出而絶迹，可謂盡法界要妙之真空也。設不立功，心境蒙翳，打破虛空爲了當。然則言不盡意，意不盡言，復出言意之表，教外別傳，並不在筆陣之下。

融攝不滯章第十二

蓋聞：惟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法無所正，恐色爲礙，以滅色自爲而不暇，何及於物哉。顯視照之無所歸，法無所正，恐色爲礙，以滅色明空，以離色明空。但見諸相是妄，無一物可親，殊不見空中造物，妙有之巧，別有所視照之處，故得物上反過，光明皎然，無不是處，即塵了地，即滴空，雖不爲不宰，而空中混成神妙。豈竟海，證事理不二，動靜如一。由是內如空花陽焰，似有而非實彼有。便言心不起，知外境本空，任運乘緣，勿留下悟會無修，不曉無修之修，不求之求。何異凡愚，元不修元不求？若芻豢蠢然，而但不動念有爲作，曾是以爲光生，以證道力精研，洗心玄覽，外塵頓捨，照見諸相體空，妄緣不起，圓明空乎。諒不入巨海，不得如意珠。若實相上豁然無一物，更無苦蘊而留礙。盡攝諸境，同歸一心。既會相於性還源，復從本心以現真境，標微妙無相之有，立法應變，馳定慧之力，示現種種方便，成殖萬行之正智，顯清淨真性有如虛空。空空無相，何雲物而能礙。所以玄量入微塵不足以爲小，包太虛不足以爲大。惟此心此境，秘密圓融，混成一體，總了出而絶迹，可謂盡法界要妙之真空也。設不立功，心境蒙翳，打破虛空爲了當。然則言不盡意，意不盡言，復出言意之表，教外別傳，並不在筆陣之下。

無修無證章第十三

粵有小乘，執空而着斷滅者，爲性空，雖不爲不宰，而空中混成神妙。豈光明皎然，無不是處，即塵了地，即滴如空花陽焰，似有而非實彼有。便言下悟會無修，不曉無修之修，不求之求。何異凡愚，元不修元不求？若芻豢蠢然，而但不動念有爲作，曾是以爲空乎。諒不入巨海，不得如意珠。若元不修智慧方便之行者，不得裝嚴法

身；元不求本真明了之體者，不得圓成法性。既得一時妄念頓息，顯本真體明，更別無真理可求，是無所求之求也。法身既具，應變隨機，更別無真體可修，是無所修之修也。由是亦無妄亦無真，有何修有何證？表靈覺本來無一物，勞生有何戀？常形安若泰山而不動，心淨如虛空而無礙，以顯妙體圓明，離諸名相，照見一切皆空，豈有修證耶。

行狀

通玄子劉志淵，西慈高樓里人也。乃超然子入室弟子。從師以來，二十年間，不見形容喜怒。而後風動，晉并草偃，士庶願以師事之者，不勝其數。而先生平昔卧不驚夢，行不顧途，坐如槁木，住若頑石，常默默而心不與物構。或有客相訪，話不終席，但若昏而口不應問，視不對目，果別得有所趨向之妙。若非道力久銘於胸中，曷至於是耶。凡所咳唾，句麗隨珠趙璧，得筆力如椽，不假搜索而成一集，目曰《啓真》。時享年五十有九，以意終歲七月十九日尸解。遺頌曰：行屍地上逐風塵，養就如如證本真。掬地包天無狀貌，十方三界露全身。及其殯也，風雨來。仙舉已應爭上甲，蓬山高震一聲雷。

又　七言絶句

師言耳順倏遺骸，升入無形不往還。萬古遺仙迹。坦蕩傲風清，逍遥馭月白。人間紀偉名，天外棲真客。

又

倦丈功圓脱世籠，乘風縹緲去無蹤。壺山依舊人安在，一片波光浸碧峰。

啓真集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20 自然集

經名：自然集。原不署撰人，應為元代道士鄧學可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道詞❶

〔仙呂〕點絳唇

道妙玄微，先須要悟明心地非容易。見放着古聖文書，内隱着真消息。

混江龍 若説着胎元根蒂，只除是含光默默守虛極。去動中求静，静中求動，方是道羣居，緘口是道根基。有一等明師自高自大，狂言詐語。道聽塗説，自把他元神昧。全不怕上天照察，也不怕六道輪迴。

油葫蘆 道本無言行，妙理奪天地髓。就中只許自家知，無中生有人還會。玉爐内常把陰陽來配。要進火功莫得遲，雙關透入泥丸内。自然顯光輝。

天下樂 金液還丹下玉梯，烹煎白雪飛。黄芽漸長，生天地質。體内真路不迷，化瓊漿滿玉池。

後庭花 饑中飽飽後饑，飲醍醐滋腎水。將地户牢關閉，化真精吞玉蘂。吐虹蜺黄庭内相會，見金公紅了面皮。將嬰兒和戊己，共元神相護持。

柳葉兒 直赶到天宫裏相會，有妊女雨淚悲垂，丁郎見了長吁氣。配佳期，霎時間聚散分離。

金盞兒 山頭雪巽風吹，甘露降飲刀圭。調停火候功夫細，久全陰静養神龜。丹成金滿屋，烏兔任東西。

梁州 寂然不動分毫志，鍊金丹若是將坎離顛倒，鍊魂魄養胎基。除了厄苦離塵俗，換了凡軀忘言滅語，片時間收斂鉛汞聚。有根蒂伏樸歸真，有志氣騰雲躡霧，有緣分飛上天衢。初學篤志真言語，見世俗人貪財好慾不顧殘生，一箇箇要儹金珠。大限到百事都無，費精神使得乾枯。從今至古，神仙本是凡人做。定浮沉認賓主，收汞收鉛莫遲阻。自問他有有無無。

告皇天 化清香吹入中霄路，一配八卦跨鸞歸，至九霄雲外，十分的顯尺身軀修自己，變七朵金蓮到處隨。

煞尾 十載苦修行，九陌爲活計。八百行修成玉體，七星劍從來除下鬼。六合内參透希夷，唱道習五祖無爲。四關内功夫誰得知，養三田聚美。有二天神相濟，現一輪明月照玄機。

時間造化須臾。舞翩翩海底尋鷗鷺，喜的是冷淡蕭疏。弟子師徒，笑吟吟同步赴仙都，蓬萊三島歸家去。晝夜功夫無思慮，冥冥杳杳，恍恍惚惚。天門開放道清虛，地户牢關抽添無數。澄澄湛湛功程做，獨坐忘言默語，駕河車上下寬舒。功成純粹守，似有却如無。明明地不昧元來路，包含萬象體不掛絲銖。

烏夜啼　運坤火乾天霧，要慇懃守玉爐。鍊真汞成至寶，烹白雪似金珠。煅黄芽做地母，飲刀圭習真土。將龍虎來擒伏，呼風喚雨。

煞尾　化金仙脱體乘風去，一道寒光滿太虛。有嬰兒有姹女，有黄婆配親女。霎時間會雲雨，衆仙歡箇箇舞。出了世塵離愛欲。早則不回頭，一心覓鍾吕。直至蓬萊伴師祖，同共羣仙一處宿。昇降三宫到紫府，調息綿綿鍊真土。收斂黄芽治龍虎，騎坐白鶴跨鸞輅。離却凡間登仙路，再共清風做伴侣，又共明月做道主，飛入天宫翫仙府。

〔雙調〕新水令　我在這門中，整窮究了數十年，纔堅，心堅得造化無人見。正是心也參透了聖人機變。定浮沉歸妙理，進得自然。

沽美酒　將鉛汞鼎内煎，鍊至寶坤火鍊丹田。先鎖住意馬心猿，更不用乾乾。引元神赴宫殿，妙用三關機變。顯。妙在前弦與後弦，分明有路把世俗纏。

駐馬聽　行的是調息綿綿，呼吸一炁來透徹三田，九轉爐中烟焰。龍虎龜蛇蟠旋，出於自然，自然有一箇無忘言。調真息若不炁喘，有先天有後天。

川撥棹　好教我笑喧喧，共諸仙一處眠。也不索訪道參禪，常要默坐浪滾泥丸轉。

步步嬌　大道從來人難羨，有影無形現。壺中别有天，鍊就金丹養胎仙。雙關路上炁連連，醞甘露頻吞咽。

沉醉東風　大限到來不選，也不論富貴高官。直推到幾時休幾時休，每日價頻發願頻發願。今年推到來年，擔閣修行行路兒遠。生死輪迴怎免。

雁兒落過得勝令　俺也曾遇明師將真道傳，指與無爲傳。教我少貪心多修善。教俺少愛慾，教俺多辦工夫多看些古書篇。盡早則是虛無篇。願心滿。

歇指調　這回再誰把世俗纏，超凡入聖隨機變。道法雙忘緊固抽添，唱道真至蓬萊閬苑。做下部自然集，都是通玄處，教俺共真師子細研。若

〔正宮〕滾繡毬

辦功夫定慧開，鍊三皇結聖胎。嬰兒猛然驚怪，須臾間飛過靈臺。到黃庭內院，歡動陽關將龍虎排。霎時間打成一塊，定浮沉煅鍊三灾。三華聚頂泥丸路，五炁朝元遶玉街。下十二樓臺。

倘秀才 調和就鉛汞冶，驀見坎女離男打乖。自有金公一處埋，成造化笑詒詒快哉。

端正好 誰知道我靜中行功勞大，這回早不染塵埃。幼年間曾把明師拜，教俺跳出迷魂寨。

迎仙客 長將他玉爐關，須要這八門開。用坎離顛倒栽，駕河車牛旋買。搬載入宮來，收斂在三田外。

紅繡鞋 坐卧處陽昇陰降，一竅開百竅齊開。九還七返定三灾，呼吸開歸妙道，調真息透盈腮，治精華歸炁海。

鮑老兒 鍊元神觀自在，養胎仙笑顏開，三田炁滾透胸懷。煅至寶功勞大，萬語千言句句該，都出在道德陰符界。發動天關潤九垓，採藥物在乾坤外。白雲堆裏飛昇快，變化累劫修非海。

〔正宮〕端正好❷

耍孩兒 初學篤志真心愛，廣看些經書註解。忽然間心地悟豁然開，自想往日沉埋。果然實有登仙路，任意縱橫到處該。還了這冤家債，這回西風雨葉寬袍袖，看日月搬昏晝。萬緣齊斷不染千灾。

滾繡毬 千家飯足可求，百衲衣不害羞。問麽破設遮着皮肉，傲人間分皂白。靈臺無物當寧耐，脫離生死修真路，倒把枯松日夜栽。權且將時光來待，咫尺的是功圓行滿，獨步上天台。

二煞 也不索看三教書，也不索學七步才。只要昏昏默默將功程捱。我則待閉遥遥唱箇道情，醉醺醺的打箇稽首。抄化聖湯仙酒，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到大來散袒無憂。

倘秀才 有一等積書與子孫未必盡收，有一等積金與子孫未必盡守。我勸你莫與兒孫作馬牛。今日箇雲生山勢巧，來日箇霜降水痕收。怎熬得他烏飛兔走。

滾繡毬 恰纔見元宵燈挑在手，又〔早〕見清明門前插楊柳。正修禊傳觴曲水，不覺的擊鼉鼓競渡龍舟。恰將時光待，咫尺的功圓行滿，獨步上天台。

煞尾 有靜功有定功，無罣碍無罣碍。這回還了人倫債，跳出迷魂是非海。

〔正宮〕端正好❷

耍孩兒 初學篤志真心愛，廣看些經書註解。忽然間心地悟豁然開，自想往日沉埋。果然實有登仙路，任意縱橫到處該。還了這冤家債，這回西風雨葉寬袍袖，看日月搬昏晝。

滾繡毬 千家飯足可求，百衲衣不害羞。問麽破設遮着皮肉，傲人間分皂白。靈臺無物當寧耐，脫離生死修真路，倒把枯松日夜栽。權且將時光來待，咫尺的是功圓行滿，獨步上天台。

二煞 也不索看三教書，也不索學七步才。只要昏昏默默將功程捱。我則待閉遥遥唱箇道情，醉醺醺的打箇稽首。抄化聖湯仙酒，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到大來散袒無憂。

倘秀才 有一等積書與子孫未必盡收，有一等積金與子孫未必盡守。我勸你莫與兒孫作馬牛。今日箇雲生山勢巧，來日箇霜降水痕收。怎熬得他烏飛兔走。

滾繡毬 恰纔見元宵燈挑在手，又〔早〕見清明門前插楊柳。正修禊傳觴曲水，不覺的擊鼉鼓競渡龍舟。恰將時光待，咫尺的功圓行滿，獨步上天台。

纔是七月七，又早是九月九。咱能勾幾番兒歡喜厮守，都在煩惱中過了春秋。你見這紛紛的世事恁待要隨緣過，都不顧急急光陰似水流。白了人頭。

倘秀才　有一等人造花園磚砌聱，有一等人蓋亭館雕梁畫斗。費盡功夫得成就。今日做了張家地，明朝做了李家樓。剛一似❹翻手覆手。

滾繡毬　剗荆棘〔凿〕做沼池，去蓬蒿廣栽花柳，四時間如開綿繡，主人家能幾遍价來往追遊。俺這裏亭臺即漸衰，花木取次休，荆棘又還依舊，使行人嘆源流。往常時奇花異卉千般秀，今日都做了野草閑花滿地愁。這不是葉落歸秋。

呆骨朵　休言道堯舜和桀紂，則不如郝王孫譚馬丘劉。他每是文中子門徒、亢倉子志友。休言爲吏的張平叔、偃月的劉行首。則不如打回頭馬半州❺。

醉太平　漢鍾離本是箇帥首，藍采和〔本〕是箇俳優。懸壺子本不曾去沽酒，鐵拐李火焚了尸首。賀蘭仙引定箇曹國舅，韓湘子會造逡巡酒。吕洞賓三醉岳陽樓，度了一株緑柳。

尾　休言功行何時就，得到玄關便可投。人我場中枉馳驟，苦海波中早回首。〔説甚麽〕四大神遊，三島十洲。〔這〕神仙隱跡埋名，他則待目前走。

又正宫（缺題）

我做的利己脱身術，恁做的害衆成家活。恁道我風魔你更風魔。俺這裏無名無利都參破。你利害有他這天來大。俺這裏笑一合利名場朗然識破，没來由爲兒女劫劫波波。便儹下不義財、積下些無用貨，死臨頭怎生逃躲，少不的打輪迴作馬騾。明放着天堂有路人行少，地獄無門去的多。落落魄魄。

自然集

---

❶本篇所載均爲散曲。原本缺漏曲調，今擬補。

❷按此首原本題『正宫』，缺曲牌。今考明朱權編《太和正音譜》所收鄧學可套曲〔正宫·端正好〕《樂道》，即此曲。以下據明本校改，不復詳注。

❸明本此二句作『抄化些利湯殘酒，咱這愚鼓簡子便是行頭』。

❹剛一似：明本作『大剛來只是』，亦通。

❺明本此二句作『若不是闡全真的王祖師，拿不着打輪的馬半州』。

（王卡點校）

021 西雲集

經名：西雲集。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元祁志誠撰。

西雲集卷上

洞明子撰

七言絕句

山居十二首

擺脱名韁利鎖囚，歸來晦跡老林丘。困時坐卧長松下，拂拭莎茵枕石頭。

和氣氤氳滿洞天，孕成靈質行功圓。醉眠青嶂聞禽語，喚出長生久視篇。

兀兀忘機出世籠，飄飄飄雲水任西東。醉來欹枕松陰下，誰奏笙簧滿太空。

一片孤雲到處閑，兩輪日月任循還。道人手段能如是，歸去埋名碧嶂間。

一溪緑水遶柴籬，四面青山列翠微。門外無他車馬客，洞中時復野雲歸。

山堂終日没來人，静夜時經虎撞門。心性湛然居一闕，化成和氣上崑崙。

碧嶂巖前與友期，忻然談笑夜忘歸。眼前不見紅塵境，頂上白雲映月輝。

林泉養拙人情遠，方寸無塵仙趣佳。信步閑遊山與水，歸來高枕卧烟霞。

静夜興遊山色裏，騰空撒手紫雲中。妙高峰上猿啼月，清淺溪邊虎嘯風。

十載身潜碧嶂間，五雲堆裏自由閑。閑人物外無人識，南北東西自往還。

厭居塵世樂天真，物外逍遥散誕身。深隱碧霞無伴侶，高山流水作比鄰。

行少玄門未出羣，得潜身處且潜身。不求世上功名貴，願作林泉守拙人。

洞天風月水和雲，芝秀蓮開玉液醇。昨夜青衣傳聖語，都教分付與閑人。

述懷五十首

豈倦人來到我齋，不争談是談非理，悞却真閑真樂哉。少年割斷攀緣網，返照潜居老氏家。

散誕水雲爲活計，清貧柔弱作生涯。心念猶如水上漚，迴光照破没蹤由。

若人知此修行理，和氣通身自運流。不羨人間萬户侯，忘名棄利百無憂。

饑來隨分巡門乞，飽後歸庵學解牛。方寸無塵出世籠，忘言得意本來空。

青山有石平如枕，甘作人間打睡翁。識破浮華利與名，圓全性命行功成。

玎瑞聒耳雲璈響，跨鶴神遊上玉京。紅塵堆裏眼慵開，觸處無情性不埋。

雲破碧天秋月朗，携笻獨步上瑶臺。落魄閑遊自在仙，困時高枕卧雲眠。

夢中一點塵無染，化作金光滿大千。玄妙機關總不推，全身放下入無爲。

寂然應物真空體，便是男兒了悟時。一真悟徹萬緣休，更不蹉跎逐意遊。

氣滿精盈功行具，騎鯨歸去赴瀛洲。
放下全身道可親，心灰不復染凡塵。
靈光上下通天地。南北東西自在人。
死中又死死中死，休了還休休了休。
鶴詔飛來三五次，騎鸞纔縱九霄遊。
手提寶劍戰魔軍，戰退魔軍作道民。
穩駕白牛遊洞府，閑人渾似不閑人。
通天手段人難測，出世機關鬼莫知。
藥闕琳宮朝帝闕，霓裳整頓宴瑤池。
心灰形槁罷干戈，骨肉都飛上大羅。
俯視紅塵車馬客，區區名利日奔波。
物外忘機合聖機，天關撞透赴瑤池。
笛吹没孔誰人解，琴操無弦只自知。
觸境心休脱衆魔，忘言得意罷干戈。
人間宛轉俱無盡，只向庵中養太和。
清貧柔弱做真修，名利浮華事總休。
心地了然無别物，清風明月滿瓊樓。
修行頓悟絶塵埃，消散迷雲性月開。
煅煉洪濛歸我闕，不移一步到蓬萊。
清光耿耿絶纖塵，浩氣綿綿養谷神。

有事不如無事客，無心維羨有心人。
和氣氤氳遍九垓，蒼龍穩駕十洲來。
通明殿裏笙簧奏，痛飲醍醐樂快哉。
昨夜騎龍狂道士，專來共我話玄風。
俗世生涯從擾聒，仙家活計自幽微。
遍遊南北與東西，雲水行藏亦庶幾。
仙鄉怎得教人見，陰盡陽全道自彰。
靜坐忘言自忖量，前程進步出塵疆。
丹田有寶超生滅，方寸無情即道鄉。
塵緣頓捨慕修仙，性命圓融得自然。
觸境心灰無事客，洞中高枕卧雲眠。
兩端善惡出無由，一種塵心不肯休。
拚死十年爭鬥戰，了時獨步太虛遊。
隱居青嶂暢情懷，高卧雲烟樂快哉。
心意忽然塵世去，神機猛省便迴來。
緑水青山絶點埃，更於得處覓蓬萊。
茆庵草舍雖云陋，無福誰人得到來。
回光勘破人情意，返照觀開世態心。
世態人情心意盡，不妨高枕卧瑶岑。
不趨富貴守貧閑，爲甚教人冷眼看。

昨夜猛然心省悟，寓居環堵養沖和。
因誦還丹九轉經，十年醉夢一時驚。
無心世上争頭角，有意山間匿姓名。
遍遊南北與東西，雲水行藏亦庶幾。
俗世生涯從擾聒，仙家活計自幽微。
静坐忘言自忖量，前程進步入仙鄉。
頭頭識破本來無，浩浩清風滿太虛。
認得箇中真面目，便將形體作蘧廬。
静坐忘言自忖量，前程進步出塵疆。
神凝氣結嬰兒就，縱去收來入窈冥。
頓捨浮囂絶世情，忘機忘物更忘形。
心忘諸境出迷河，意不沉空道行多。
雲散碧潭清皎潔，靈光不昧氣神和。
竹几蒲團小草堂，脩然無事且韜光。
從今更不閑吟咏，免得教人話短長。
紅塵夢斷樂無休，應物無生得自由。
神氣調和功行滿，蒼鸞穩駕赴瀛洲。
從悟全真没一文，一文不置是全真。
怪來布被三冬暖，分得壺中一半春。
嫉妬慳貪何日息，氣財酒色幾時休。
回頭猛悟都抛却，撒手歸來儘自由。
百年光景四旬過，一事無成兩鬢皤。

拂袖便歸青嶂裏，騰身高卧白雲端。

功名富貴都抛却，世務人情總棄他。

直入雲山深處隱，茆齋細細考玄科。

十分拙訥十分静，一味清貧一味閑。

金閣山深無客至，一爐香火掩柴關。

憂患叢中憂患遠，是非堆裏是非疏。

神機默識行藏理，天上人間信不虚。

乾坤拍塞虎和龍，掣電轟雷造化功。

天宇爛遊疏散客，世人那有這家風。

自入玄門二十年，收心不放馬猿顛。

歸來拍手巖前笑，乾漢元來果是乾。

蓬頭垢面似憨癡，内箇靈明不放輝。

直待青衣傳好語，恁時方信悟玄機。

三緘人我是非情，一念歸根道眼明。

從此出離因果界，自歌自飲樂無生。

譬似無常限到頭，争如好向死前休。

休休休到無爲處，方出俗流入道流。

奪得陰陽造化權，便爲蓬島洞中仙。

蛟龍引向山頭卧，猛虎牽來海底眠。

一聲鍾響夢魂驚，三唱雞鳴出帝城。

獨步崑崙山頂上，俯觀浮世利争名。

遣興 五首

神劍自從藏匣裏，魔軍啾唧骨毛寒。

十方世界都遊遍，一點靈明觸處安。

歷劫輪迴今日悟，頭頭勘破出凡囚。

閑觀洪海峰前立，偶遇靈槎天上遊。

佩劍騎龍氣勢雄，翱翔適意遍蒼穹。

三山夜過天猶早，就宿瑶臺第一峰。

一色青山聳碧空，數聲幽鳥夕陽中。

鳥聲山色無人悟，悟者還能造化通。

勘破諸緣出世間，碧巖深處樂真閑。

卧聆溪水潺潺響，放眼西南更看山。

偶作 七首

勘破人情世務虚，飄蓬雲水寄天隅。

亂山深處藏茆屋，更不人前美幻軀。

飽諳世務不牢堅，遯迹林泉養浩然。

直待神丹成九轉，倒騎玄鶴上三天。

不論天機與世機，松間卧看白雲飛。

有人來問修行事，笑指西峰冷翠徹。

臨頭境滅自心空，和氣周流滿行功。

興即縱吟青嶂裏，倦時高卧白雲中。

四圍山色鎖殘陽，一派泉聲遶草堂。

可笑世人心太濁，却於海上覓蓬莊。

雲山四面插穹蒼，中有洞明道士堂。

好是暮春三月裏，落花狼藉水流香。

金閣山藏一洞天，古來招隱出塵賢。

一溪雲水環青嶂，萬頃烟霞鎖翠巔。

閑詠 二首

時時刻刻悟重玄，物物頭頭見本元。

不語語中機莫測，無爲爲處理難言。

衷情不訴世情機，適意閑吟得意詩。

有事争如無事日，無爲勝似有爲時。

戲作 二首

亭下長松四季春，松邊無語立莎茵。

夜來行到河堤上，柳絮隨風也撲人。

温凉寒暑四時安，甘苦辛酸一味餐。

雖有是非來耳内，並無榮辱到心間。

西雲集卷中

洞明子撰

谷神

物外忘機坦蕩身，無中認得本來真。
天關湧出歸蓬島，此箇家風號谷神。

死心 二首

怎得羣情念不興，追思羣念只心生。
我心解使生前死，富國安民道自成。

修真活計有何憑，心死羣情念不生。
精氣沖盈功行具，靈光照耀滿神京。

悟道 四首

師傳祕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裏培。
走遍世間尋不得，烏從花裏帶將來。

忘機兀兀悟真常，法性堂堂滿大方。
鉛汞兩般收鼎内，鎔成一片水晶光。

神仙元本在人修，念斷形忘出世囚。
悟徹豆初無象物，庵門不出到瀛洲。

祕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欠去無餘。
歷年塵垢揩磨盡，遍體靈明耀太虚。

雲水

跳出凡籠没過愆，飄飄雲水好因緣。
緑沙滿地松陰裏，閑伴幽人一醉眠。

示衆 二十首

視聽忘懷心地静，悲歡絶念氣神和。
元初悟徹無來去，這箇家風會得麽。

心休乍作無塵客，頓悟重修又復修。
人人有分做神仙，只爲塵緣苦絆牽。

若把塵緣都放下，便能平地步雲天。
性似遥天秋月朗，清虚影裏伴雲流。

緑鬢盡添新白髮，區區名利兩無成。
直饒豪貴終何濟，難買輪迴不死生。

周秦漢魏今何在，虚幻功名總不堪。
肯繼古人張范輩，隨吾歸去老雲龕。

前程子細話叮嚀，荆棘叢中着意行。
精進十年方事了，自然九轉大丹成。

鉛汞兩般收鼎内，鎔成一片水精光。
此端勝景休心得，學者尤宜細審詳。

外辟陰魔内固陽，此方方外更無方。
純陽煉就陰魔盡，性命端能得久長。

四大凡軀不久長，百年終是各分張。
心灰始悟真空體，玉韻琅琅滿大方。

丘劉妙理人難會，譚馬機關世不傳。
此箇家風清浄得，行人方可悟重玄。

休將幻體爲常體，莫得談玄作又玄。
無象象中窮實相，不言言處悟真詮。

離情去欲真男子，逐利貪名不丈夫。
有象形骸爲糞土，無名靈質本來軀。

除情減飯去陰魔，睡少神清氣自和。
十二時中無暗昧，三千功滿訪烟蘿。

閑人休作等閑猜，散髮披襟養道才。
昨夜夢遊歸我闕，神光變化滿瑤臺。

池淺風搖濁浪生，淵深動處水波清。
修真行淺心難定，學道功深性易明。

誡梁先生遊訪二首

請君休苦事奔波，日用修行意若何。
善惡到頭全放下，自然神定氣沖和。

善惡須知總幻緣，未能超越豈爲賢。
身心放下還知否，脫體全空象帝先。

真仙欲慕斷攀緣，性定方知命自全。
此理不須從外訪，區區枉費草鞋錢。

示劉先生

匠手當宜造作時，爐中新火舊鉗鎚。
打成一段無名物，絶像真人更是誰。

述懷四首

騰騰兀兀度平生，得失無驚寵辱輕。
此理被誰還點破，捨時即退用時行。

靠水偎山構一窩，溪田自種幾千科。
人皆笑我生涯事，伎倆別無做甚麽。

避世慵夫伎倆無，平生拙訥太愚疏。
不須更説人間事，贏得安眠兩脚舒。

着我家風上畫幃，瘦藤蓑笠草鞋輕。
人間歷遍渾無意，一片孤雲野鶴情。

學道難

千聞唯有出家難，百計尋閑不得閑。
懊惱心機塵事染，幾時歸去卧雲間。

答道友問修行

休苦研窮説與君，名韁擺脱自由人。
不居内外中間裏，遍體虚無總法身。

答道友問妙教

妙語玄言事若何，其中消息本無多。
勸君好把一來守，悟徹元初一也無。

贈劉伯達二首

心之所化性難量，達者須知了大常。
若是渾身全放下，浩然神氣滿穹蒼。

贈李先生

絶欲忘情心自刳，蓬萊咫尺是前途。
不居内外中間裏，遍體虚無總法身。

答人問煉汞鉛

人間歷遍渾無意，一片孤雲野鶴情。
只此便爲修煉術，不須窮論汞和鉛。

贈楊福應

楊氏全家敬上真，朝昏香火極殷勤。
今生受者前生積，此世修完來世因。

贈楊去華

水飛雲逗上泥丸，形槁心灰性自然。
新愆不造舊愆消，新舊愆無神氣調。

煉出靈珠光燦爛，陰陽造化即時超。
興即肆吟青嶂裏，倦時高卧白雲京。

贈楊去華

一篇拙語寄彭城，百計無如守浄清。
十年塵世訪真賢，惟遇弘農一老仙。

兩手頓開名利鎖，一身沾得水雲天。

贈魯彦通二首

一回忍過一回閑，境界臨時莫外干。
人惱自家心不動，筭來只此是長安。

根塵盡處境幽清，那裏人家没死生。
有客若能行到此，無名靈質太虚盈。

名韁擺脱出塵才，閑把絲綸上釣臺。
抛餌夜闌魚不食，相邀風月洞中來。

奈他不肯吞香餌，回首空歸赴大羅。

贈

俯視靈鼇戲黑波，我來欲釣出迷河。

贈蘇先生

區區南北走紅塵，笑殺長安路上人。
把似種冤靈府内，争如吟笑樂天真。

與杜秀才二首

虚心照破人間事，實腹包含造化方。
應物眼前清浄界，自然肘後有靈章。

天地中間任意遊，逍遥落魄度春秋。
雖然未得長生趣，境滅心忘死不憂。

寄王鷓舉

太原苗裔志精專，方寸無塵情命全。
廣度愚迷離世網，驂隨同禮祖師前。

寄魯彦通

着手掣開恩愛鎖，翻身跳下是非臺。
亂山深處煙霞客，竚聽松關扣便開。

又二首

魯彦通有出家之意，無决烈之心。

丹田神水已枯乾，鬢禿牙稀眼病殘。
來到寶山空手去，前程咫尺受艱難。

日久年深識汝心，口談玄理性貪淫。
淫情抛却探玄理，方許隨余住翠岑。

贈傅先生

得失榮枯事盡諳，歸來寄跡聚陽庵。
先生物外應難老，常與迷人作指南。

贈在家學道二首

幼稚修仙出俗籠，猶然不悟本元容。
在家言了希夷理，笑殺龐公與許公。

贈人壽日

在欲難通出世機，居塵不許慕希夷。
若憑口説成因果，畫餅充齋怎濟饑。

劉節使壽

不用莊椿壽贈賢，聊將拙語對君傳。
殷勤牢固精神氣，自得壺中日月延。

贈銀郭

進火不離爐竈邊，丹成服却悟重玄。
含淳抱樸人皆望，政事文章世共傳。
君壽不須山野祝，壺中日月自綿綿。

吊傅先生

世態紛華總不堪，韜光晦迹卧煙嵐。
身在玄門三十年，無心跳出五行邊。
而今擎下皮囊去，却返從來象外天。

宋老羽化

勘破般般業漸消，忘機兀兀氣神調。
早年了却長生事，免向人間受寂寥。

次魯彦通韻二首

休教一物到心間，觸處無情覺性安。
牢固自家身内寶，不須他處覓神丹。

友人以詩覓丹藥，索和其韻

割斷從前名利韁，靈光發泄滿寥陽。
方知物外家風好，不復神魂夢在鄉。

次韻

敲開利鎖脱塵韁，雲水參師遇正陽。
洞府仙人爲伴侣，已知别却死生鄉。

次讓庵主韻二首

自心有病自心看，行住相隨坐卧閑。
天宫咫尺非遥遠，方寸無塵即大羅。

贈在家學道二首

幼稚修仙出俗籠，猶然不悟本元容。
在家言了希夷理，笑殺龐公與許公。

贈人壽日

在欲難通出世機，居塵不許慕希夷。
若憑口説成因果，畫餅充齋怎濟饑。

劉節使壽

不用莊椿壽贈賢，聊將拙語對君傳。
殷勤牢固精神氣，自得壺中日月延。

贈銀郭

進火不離爐竈邊，丹成服却悟重玄。
含淳抱樸人皆望，政事文章世共傳。
君壽不須山野祝，壺中日月自綿綿。

吊傅先生

世態紛華總不堪，韜光晦迹卧煙嵐。
身在玄門三十年，無心跳出五行邊。
而今擎下皮囊去，却返從來象外天。

宋老羽化

勘破般般業漸消，忘機兀兀氣神調。
早年了却長生事，免向人間受寂寥。

次魯彦通韻二首

休教一物到心間，觸處無情覺性安。
牢固自家身内寶，不須他處覓神丹。

友人以詩覓丹藥，索和其韻

割斷從前名利韁，靈光發泄滿寥陽。
方知物外家風好，不復神魂夢在鄉。

次韻

敲開利鎖脱塵韁，雲水參師遇正陽。
洞府仙人爲伴侣，已知别却死生鄉。

次讓庵主韻二首

自心有病自心看，行住相隨坐卧閑。

千種愛緣都割斷，輪迴免却在人間。

次孫先生韻

録水青山不厭看，此身渾似白雲閑。
茆庵水遶竹籬邊，仙友同居講妙玄。
閑中更有些兒事，恍惚神遊閬苑間。
猿馬見前牢固鎖，自然肘後有靈篇。

西雲集卷中

西雲集卷下

洞明子撰

次高教授韻

清浄始知塵外境，無爲方免死生催。
人間萬事都抛却，笑指雲山歸去來。

太平劉大師索和其韻九首

勸君日夜細思量，絶盡諸緣没禍殃。
斡轉玄關離世網，同歸蓬島禮重陽。
修行別没妙和玄，守一忘形絶愛緣。
對境無心真了了，倒騎白鹿上瑶天。
萬里無雲萬里夭，心休不論妙和玄。
靈臺澄徹真空體，應物猶如寶鑑懸。
白雲斷處見青天，黑霧收時性月圓。
此理若人還會得，虚無妙體自周全。
天道盈虚日月旋，人心無垢亦如然。
醍醐半飲昇宵漢，玉韻聲喧慶大年。
浮囂捨盡道窮研，物我俱忘始悟玄。
撒手長空清浄體，光輝直過斗牛邊。
圖榮畢竟終防辱，謀假情知却喪真。
此箇機關還會得，了無縈繫度殘春。

次元宣差韻二首

晝夜磨刀學解牛，朝昏齊物慕真修。
眼前黑霧俱收盡，肘後金精自運流。
不在毫端與舌端，只憑真實行功圓。
十年行到無心處，一段靈明屬自然。

次高教授韻

能除假事曰傷真，真假俱除境不侵。
道骨煉成簫瑟奏，流霞慶飲醉瓊林。
陰陽擣碎安爐裏，進火輕輕滾更煎。
大忌是非財色染，服之箇箇定延年。

次李參議韻四首

仙風悟徹浄功成，垢面從人不眼輕。
心地盡除無別物，窮神惟有道資生。
吾齋瓊液滿壺杯，盈眼碧桃花正開。
特下山堂邀勝友，柰何不果獨歸來。
雲州勝槩追尋遍，金閣山中景最多。
流水一溪清浩蕩，危峰四面碧嵯峨。
幼稚離家遠世塵，煙霞堆裏樂天真。
雖然未得神仙去，且與青山作主人。
歸隱林泉考太玄，收心不放馬猿顛。

紛紛俗事渾無著，浩浩神光滿洞天。

次傅先生韻 四首

浮世功名絶意研，退藏高枕卧雲煙。
無邊閑境都歸我，明月清風不用錢。

覺來懶把利名攀，雲水生涯自在閑。
體性湛然歸洞府，頓然無慮到人間。

事事諳來總不成，退藏高卧白雲京。
三光慧照羣魔散，一念無生出五行。

有心即究無心體，無事爲玄有是非。
但願此言人早省，歸來下手亦遲遲。

重陽

霜落吴江楓葉香，籬邊滿意菊花黄。
幾時得見淵明老，共對西風笑一場。

中秋

更深雲退倍風清，皎潔蟾光分外明。
有意醉吟同衆賞，飛仙邀去翫神京。

重九 二首

三徑黄花艷夕陽，滿林紅葉醉秋霜。
掛冠歸去平生樂，不羨參軍落帽狂。

好是重陽逍息近，飄飄紅葉弄西風。
西風紅葉無人悟，悟者還通造化功。

春雨

童子傳宣下玉京，蛟龍出海駕雲行。
乾坤便降清凉雨，滋長黄芽滿地生。

喜雨

久旱民荒禱聖祇，蛟龍出海駕雲霓。
甘膏大降農夫興，頂笠披簑帶雨犁。

聞杜鵑

金閣山前杜宇啼，一聲聲道不如歸。
遊人誰識真歸趣，始悟寰中達者稀。

又二首

壬子歲，居雲州樂全庵。夏至後五日，急雪滿空，離地丈餘，化而成雨。

半隨煙靄半隨風，天上飛來地上融。
如似雲溪閑道士，養成元氣滿虚中。

暑氣醺人午睡濃，覺來六出滿空凝。
陰陽造化知顛倒，一片靈臺冷似冰。

寒江獨釣

一片煙蓑一葉舟，争如袖手去來休。
情知月白風清夜，那箇魚兒肯上鈎。

酴醾

一架酴醾花正開，幽人無語自徘徊。
昔年春去方歸去，今歲春來又復來。

白雲仙人招隱

大隱不須巖下去，城居亦可慕真修。
和光混俗還知否，形槁心灰性自由。

愚齋

二儀靉昧難分處，一氣洪濛未判時。
回也不違參也魯，此情惟有聖人知。

題紙扇

咫尺仙鄉路不長，靈臺無垢悟真常。
三焦暑氣穿腸熱，一舉清風透骨凉。

題龍門九龍觀

龍門晝夜水潺潺，霧鎖煙籠没淺山。
碧洞深藏無限景，孰知蓬島在人間。

題臨潼華清宫

陰去陽還體自然，雲山深隱洞中天。
經今幾度桑田變，鼎内丹砂依舊煎。

題聚陽山明真觀

明真觀後聚陽山，翠聳羣峰碧漢間。
内隱許多無事客，白雲堆裏自由閑。

丁巳秋日過縉邊

夢裏歸心到廣寒，覺來依舊客塵寰。
西風一夜掀簾急，吹綻黄花滿曲欄。

至元癸酉，同奉御史公奉旨降香嶽瀆，過濟南。

驛馬駸駸出帝京，水光山色動吟情。
山源水谷無窮處，絶慮忘思却自明。

泰山 二首

石磴初登怯路難，漸昇雲表覺心安。
天風披拂來何遠，身世渾疑到廣寒。
三月中旬謁泰山，山行爽氣逼人寒。
爲觀日出峰頭立，俯瞰塵寰眼界寬。

天壇

飄飄風袖謁仙壇，壇上無人獨往還。
玉夜滿斟時自飲，笙簧誰奏碧霄間。

投龍簡 二首

皇都別後到天壇，壇上焚香祝萬安。
喜遇仙燈昭瑞應，不防良夜倚欄看。
親承君命下丹墀，度水穿林入翠微。
王母洞投龍簡日，翩翩鶴伴彩雲飛。

同引進崔公叔文過洞庭湖

水澄風細瑞煙清，敬蘸名香禱聖明。
拙句偶成聊遣興，洞庭書壁記曾行。

題祝融峰

世務人情不足看，歸來晦跡掩松關。
孤高絶頂無人到，獨駕蒼龍任往還。

題居庸關 二首

半年幾過居庸關，誰信閑人却不閑。
白髮垂垂成底事，青山依舊水潺潺。
松風啼鳥送人歸，小雨初晴路不泥。
説與居庸關上客，長春指日到無疑。

龍門

秋來兩度過龍門，頂踵無非荷聖恩。
足躡黄雲歸故國，手提滄海上崑崙。

蓬山

人間別後到蓬山，從此人間更不還。
茆舍竹籬青嶂底，悠然相對白雲閑。

過輝州

竹杖芒鞋短布裘，飄蓬雲水過輝州。
催詩風雨無佳句，貪看蛟龍戲碧流。

濟源投簡

琳宫醮罷承天語，龍簡賫來水府投。
符瑞暮冬和氣盛，靈龜蕩漾戲清流。

投簡

敬持龍簡出皇州，濟瀆嵩巖兩處投。
天爲聖明恢壽域，青山無盡水長流。

嵩山次引進崔叔文韻

使星羽客喜同遊，和氣溶溶瑞氣浮。
無限好山迎馬首，一峰還秀一峰幽。

九月宿秋陽觀值雨

雨過黄花分外香，風吹紅葉送秋忙。
山禽不語情尤遠，野草無名理更長。

華嶽

恰睡泉聲喚覺人，風前月下訪天真。
騰身直上南峰頂，返照迴光看北辰。

過井陘 二首

策馬凌晨過井陘，崎嶇長路動吟情。
此行若被雞聲管，屢破遊仙夢不成。
衮衮寒雲馬足生，馬頭迎翠亂山横。
雲山好景無佳句，貪聽猿啼虎嘯聲。

題隱泉

山勢迴環枕涌泉，洞門高啓出雲煙。
挽回世態紛華境，占得人間一洞天。

自述

渴飲醍醐天地髓，饑餐餚饌虎龍肌。
這些受用閑人事，不是閑人未易知。

〔絶句〕

余疇昔甚愛河中永樂純陽宫之西，地勢極佳，嘗擬改葬先師披雲真人。未決，忽一日静中見先師過門，急從之，已失所在。遂得一絶云。

不覺不知可便歸，明明白白也宜時。
兩端事理從君用，遠近無爲無不爲。

答人問修行二首

略將管見對君陳，師授玄言悟本真。
雖是未能全了達，無心再作養蒙人。

心生種種塵緣起，意滅頭頭合聖機。
若是人能知此理，不移一步到瑤池。

長春宮方壺述懷二首

曲欄幽圃景非常，松檜森森下夕陽。
瓊液釀來和月飲，玉簪風送滿庭香。
擬將滄海爲佳釀，旋解葫瓢作巨杯。
尊老敬邀連夜飲，松風竹月喜相陪。

蓬山上庵四首

十載山居遠世情，年來似覺夢魂輕。
夜深無寐欣然坐，明月滿堂風更清。

三面危峰列翠屏，巖深樹老瑞雲橫。
我來意欲忘歸計，爭奈功虧行未成。

院内黄花四季開，雲山水竹遶樓臺。
休言好景無人到，風月不邀時自來。

倚山臨水建茆齋，門對青松影裏開。
咫尺洞天人不到，白雲幽鳥去還來。

題中嶽嵩山

翠屏玉柱與金壺，歷遍諸峰總不如。
芝草蕙蘭香滿院，水光山色遶茅廬。

孝子

忠順堅持忘世態，居喪謹守棄浮華。
人間孝子知多少，似此精誠肖幾家。

題峰山蕪臺見一亭二首

蕪臺見一臨清溪，錦樹屏山四面圍。
一段煙霞人跡静，携笻獨步看雲飛。

黄精蒼术爲佳釀，瓦鉢磁甌代玉杯。
特下蕪臺邀故友，柰何不果獨歸來。

示衆

南北東西總一天，其中理趣得真傳。
萬機不向心頭掛，一段靈明屬自然。

〔謝張君玉〕

至元癸巳夏四月，祕書監丞張君玉，被旨論山野作祠事，以老拙危病不果，故作是詩以謝。

喜遇知音話本因，門風敢不盡心陳。
自慚濟世無才略，只與青山作主人。

題白雲庵

重陽佳節人争賞，藜杖長拖與衆遊。
仙館問云居甚處，白雲庵近白雲樓。

歸金閣山舊隱

老來林下度殘年，憶得先人詩一聯。
寬著吉心消白日，静開道眼看青天。

贈瓦匠

青白玎瑞四角平，依長闊厚兩無争。
如生破壞歸元主，故作荒詩爲准憑。

遺世二首

萬事從今總不干，十年瀟灑隱林巒。
三千功滿朝元去，半夜騎龍到廣寒。

和氣周流正性開，煉神合道出塵埃。
騰空撒手乘風去，回首人間不再來。

西雲集卷下

（朱哲點校）

022 紙舟先生全真直指

嗣全真正宗金月巖編
嗣全真大癡黄公望傳

經名：紙舟先生全真直指。元金月岩編，黄公望傳。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夫全真之學，直究玄宗，乃單明向上大道，非小乘衆學雜術之比。自五祖七真出，而天下得道者，皆直指自證，以心印心，而不立片文隻字，其妙在此。後世有學者衆，其所師得人，則其説皆合符節。所師非人，或受頑坐枯心，或吞精咽氣，或存心想腎，或雜傍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全真把柄，於父母未生前，真已全矣。生亦不增，死亦不減。若人以心印空，覺悟本真，則真自全，金丹之道具，而大藥之基立矣。或謂金丹乃神仙之道，必有口授師傳密語。或指大道，謂之單脩性宗，不違命宗，不得成仙道。今爲大衆破此一疑。謂如魚化爲龍，朽麥化爲蝴蝶，雀入水化爲蛤，蛤化爲飛鶉，貞女化爲石。彼此以有情而化無情，無情而化有情。或自己一念堅固而化，爲觸陰陽二炁而化。以物性論，則有飛潛動植之不同；以形質論，則有鱗甲羽毛之差別。其神奇不測也如此。安有所謂真師密傳口授之妙。物之較人，天地懸隔。人爲萬物之靈，若能悟全真之妙，念念相續，專炁致柔，照一靈而不昧，返六用以無衣，守一忘一，至虚而静極，静極則性停，性停則命住，命住則丹成，丹成則神變無方矣。人之化仙，即與物之念堅，觸炁而變化，無有異也。其奈今之學者，根器淺小，信道不篤，疑情日生，正因日滅，不下苦工夫，希望立地成道。殊不思立地成道之人，皆是千生萬世栽培善果，到此時行滿功成，立地成道矣。今凡肉質，行既不正，功又不脩，若欲丹道立成，遠之遠矣。今將七真形神俱妙，七返合同印子，入室節目，開列于後。未免雲翳虚空，無風起浪，謂如不信貧道此語，直待鍾吕親傳也。只得一半，如何是那一半，石女飛行，木人稱唤。

金丹之祖造化之宗



罔象起天地，全真亘古今。便從這裏入，切忌外追尋。

☱ 道自虚無生一炁，一炁陰陽萬象全。若是當家能領會，何須更覓水中鉛。





本是一團血肉，惺惺全借陽神。起居言語是誰靈，神去更無把柄。説出萬般名相，教人轉入迷津。自從今日悟全真，妙語奇言不信。光徹虚空上下，人人具足無虧。全真真裏露真機，實證無爲不二。掃去閑名野字，胸中莫滯些兒。七真五祖只如斯，悟得真超聖地。

神陽　形神雙證，實悟至真。魂乃陽神，
●　魄乃陰形。形借神靈，月望日明。
日魂　子常戀母，婦順夫行。形神定交，
形陰　陰陽立根。念念相續，久久自靈。
○
月魄　脩證不輟，高超玉京。

七返七真合同印子

平生醉夢走長途，　全是真陽抱住陰，
形神相顧　○　忽起相看識得渠。　不勞相作妄思尋。
入道初真　●　覿面更無迴避處，　一毫才動丹飛走，
當機始會別親疏。　此是長生水裏金。

形神相抱　全是真陽抱住陰，
名曰全真　●　一毫才動丹飛走，
此是長生水裏金。

錦袍玉勒五花兒，　初坐多昏，節飲食則氣疏通，
形神俱妙　幾度桃源往復回。　虛心則神清靜。
與道合真　◎　踏翠穿紅成底事，　一
如今休歇已忘歸。　勞神則氣散，氣散則神昏。於己有道，

形神雙捨　掣開金鎖兩頭空，　昏困到，不須行，走則勞神，
名曰證真　○　不與寥寥太極同。　於道無益。如昏困時，但當起身緩行
倒握廣寒歸溟涬，　數步，復坐奮發精神，調息歸根。息歸
兩襟星斗動天風。　則氣生，氣生則神居，神居則日久，睡
魔自退。
一

普度後學　鼓棹迎棹往復回，　坐久，或自身覺得真氣自下
以真覺真　有緣即上此舟來。　而上，往來升降，或腎作熱，或身覺跳
真超彼岸成真覺，　動，止是真氣漸聚，偶然如此，不可以
自利須教更利他。　爲奇，時聽其自然。
一

坐久，夜間忽然開合，眼中見
光如日月燈明，或一片光明，久而漸
滅，或忽然而滅，此乃神光妄想，非真
境界，不可忍著。
一

坐久，或見山林城市，平日中
極愛人物，及極嫌人物皆是，見處未
盡，妄想現前，掃去莫理。

形神相伴　從今賓主轉相親。
名曰得真　●○　茫茫宇宙人無數，
誰信三冬火裏冰。

形神相入　同行同坐更同衣。
●○　若非轉面些兒子，
名曰守真　笑殺寒山拾得妻。

入室節目築室闊狹各有定例

一入室大抵要神凝氣聚，真炁足
而神自靈，靈則變化矣。然凝神聚氣，
全在清淨，不可不慎小節而妨大事。

一　坐久，形神忽忘，身中或有真境界，不可爲好，認著心即生魔。

一　入室坐中日久，忽然心旺，胡見亂見，不得胡說與人，此是神識所使，如心旺不得過時放寬些子，要人驚覺，一覺便散。

一　坐中忽有小小不快，可以收拾身心，調理驅除，如打睡不過，且放一調理，安可緩緩再坐。一蝸之氣，不能敵天地寒暑氣候，切莫傷生。

一　坐久純熟，忽然有一無位真人，忽出忽没，聽其自然，不得認著。依前是病，雖然如是，病眼空花休錯認，一場攪攞任縱橫，躍初夙慕玄風，篤恭至道。欲陶三尺劍，寧棄六斗塵。願既天從學當心溥，得遇紙舟先生，印以全真之妙，何以大道之書，不敢專美於私，是用廣流於衆，解黏去縛，斷妄除疑，若是心法雙明，一見如指諸掌，必求泥於圓相，恰如水裏珠，回光返照，即全真當機，借事而喻理，末後翻身句作麽生會。一真絶點七真非，東海泥龍吼紫龜。透得元和關捩子，滿天霜月夜烏啼。

紙舟先生全真直指

（朱哲點校）

023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

經名：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
元金月岩編，黄公望傳。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衆術類。

劉先生長生不死金蟬脱殼天仙圖口訣、真性命假性命口訣、尾閭穴七言絶句詩一十六首，應乾坤一斤之數，並前自叙。

自從盤古分天地，直至今日，這人身難得，光生輪迴，無有休期。傷嗟人景疾如閃電，年小不肯省悟，老時甘分候死。若臨行一念纔差，打在六道中生，真性入於别殼，饒經萬劫，難以出離。當此之時，悔何及也。多柰古今慕道者，不遇明師親傳口訣，自生短見，亂起愚迷。有餐松啖栢者，有飲水吞符者，有嗽嚥津唾者，有吐故納新者，有吸日精月華者，有按摩導引者，有齋戒休粮者，有盲修瞎鍊者，有舌柱心灰者。窮此數般，皆是傍門小法，並不關修性命之事。争知性命二字，尚有真假，真性命者，出陽神也。陽神者，此是天仙大成之法也。假性命者，出陰神也。陰神者，此是鬼仙小成之法也。可笑此等出陰神之人，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達抽鉛添汞，鍊金丹大藥之術，又豈知伏龍降虎之法也。却妄内觀存想下丹田，安心定意，固養神炁，言我決成功，意内成金丹，想中取大藥，此等有如小兒戲耍也。不識真鉛真汞，指神炁便爲性命，却如見他財爲己財，呼别姓作親兒。乃曰：夢裏得財，焉能濟事，畫地爲餅，豈能充饑。空中又空，如鏡花水月，終難成事。若不識金丹大藥之法，執著内觀存想者，達士奇人一向毁之。長生真人詩曰：胎仙若是想得成，女子無夫也懷孕。張平叔曰：更饒吐納並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又鐘離真人曰：還丹不得真鉛汞，萬劫沉淪入死鄉。是也。

初進道之人，心猿意馬，奔走如飛，無所停留。恐遊外景而喪志，使耳不聽，目不視，心不狂，意不亂，内觀存想下丹田，安心定意，固養神炁，行持不可缺乏，不可執著，勿得輕示小用矣。鉛汞二字，非干是神炁。鉛汞有分兩，神炁如何有分兩？鉛汞有抽添，神炁如何言抽添？更有一等修行之人，於神炁也不會養，小成法尚自不知，却一向執著他包天裹地，豁達頑空。言我無做無作，大道無形無象，本來無少無多，修箇甚底？饑時喫飯，飽時打睡。此等修行之人，到頭如枯樹發狂花，何異於迷人行夜路，深可痛哉！若夫大道無言無相，王祖師甘河鎮上遇吕真人，却是箇甚麽修行？

學道之人，金丹大藥成時，光照十方，明徹四海，聚則成形，散則無窮，千變萬化者也。此乃是大道也。男子有内腎，内腎者對臍貼著脊骨，兩箇腰子是也。人之元陽金精，從内腎而生。内腎者，又名偃月罏、玉罏。心爲金鼎，内腎與外腎，坎☵家一卦，切勿不得

净身，去其外腎，損其造化，難成道也。腎者，此是五臟之主也。人有三宮三田：頂門爲泥丸，名曰上丹田；心爲絳宮，名曰中丹田；臍下一寸三分爲黃庭宮，名曰下丹田。此是養聖胎之房，鍊金丹大藥之鑪竈也。人有五臟，各有一精，五精皆聚在下丹田。下丹田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下丹田者，一名五明宮，一名寶瓶宮，一名水精宮，一名五行鑪，一名龍池，一名鳳池，一名瑤池，一名丹池，一名華池，一名七寶池，一名阿耨池，一名金利國，一名氣海。人心是南方丙丁火，腎是北方壬癸水，心腎者是假水火也。人心腎中鉛汞，是真坎☵離☲也。

夫修仙學道之士，先要識性命賓主。性家賓主者，縱放心猿，迷失在外爲賓，省後還家，不昏不昧，不搖不動爲主，此是性家賓主也。夫命家賓主者，汞象木火龍者，浮在離☲爲賓，鉛象金水虎者，沉在坎☵爲主。張平叔曰：自知顛倒猶離坎，誰識浮沉定賓主是也。太上曰：以鉛爲君，以汞爲臣，鉛若不真，汞難以固。鉛爲造化之主，此是命家之賓主也。且鉛汞有真有假，亦此人身中鍊金丹大藥內，鉛汞玄妙之中。真鉛汞生在天地之先，假鉛汞生在天地之後。真鉛汞，此是無形造化；假鉛汞，此是有形造化。夫真鉛汞者，未有天地虛空先生者，此是西方無象庚辛真金也。金者是鉛，鉛能生汞。鉛汞者，此是北方無象壬癸真水銀是也。鉛得汞而生形，次以漸生天地、生日月、生山海、生人倫，生一切萬物也。鉛添汞而生萬物，得其長生。天地抽鉛添汞而生萬物，得其長生。冬至一日，地中陽炁上昇，直至於天，此是天地抽鉛添汞而生萬物，得其長生。金爲水之母，母隱子胎。水者金之子，子藏母胞。金體剛固無敗朽，金爲之根，固濟爲大丹之根基也明矣。真金是萬物之母。《道德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天真皇人註《陰符經》曰：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母，萬物類之以生成，千靈感之以舒慘，生於高天厚地，洞府仙山，玄象靈宮。神仙聖衆，未有一物不因鉛氣生者也。子能鍊鉛成炁，而萬神自生，故不死耳。夫鍛鍊鉛汞者，此是黑鍚水銀也。黑鍚是五金之母也，水銀是五金之賊也。黑鉛造化黃丹，此是陰返陽也。黃丹復造化黑鍚，此是陽返陰也。水銀造化新紅，此是陰返陽也。新紅復造化水銀，此是陽返陰也。黑鍚造化水銀，此是陰返陽也。水銀、黑鍚二物，各藏金木水火土五行，造化五般顏色青、紅、黃、白、黑。黑鍚、水銀雖是假鉛汞，與天地人造化相類也。天地抽鉛添汞而生萬物，得其長生。冬至一日，地中陽炁上昇，直至於天，此是天地抽鉛添汞而生萬物，得其長生。一日，天中陰炁下降，直至於地，此是天地抽汞也。天地翻一炁而爲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四時俱備，惟戊己無形，隨四季而運轉。呂真人曰：五行精髓一胞中是也。

《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而萬神自生，故不死耳。鉛汞二字，不只一說。變化多般，不可只定。砂中生水銀，相日中月中兔，兔者陽也，陽者是鉛也。仙有五等，天仙、地仙、鬼仙、人仙、神仙。

惟有天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聚則成形，散則無窮。呂真人詩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是也。

三峰老人號抱一子劉某，遊遍天下四海，叅問亂言者如牛毛，同道者千萬中無一二。凡學道之人，性命二字皆要雙全也。

謹按古今得道諸仙，直捷簡要經書，作此天仙之圖，今將長生不死清靜天機，顯揚洩漏於人間矣。幸聰明君子用心用意，子細叅詳究問，詳見後傳。

假性命出陰神是鬼仙小成之法

口訣曰：不在言多。凡修仙學道之士，先要識性命根源。根源者，此是人之心腎也。腎是爲命之根，心是性之源。男子婦人以內腎是命之根，以心是性之源也。夫人性命者，此是人心腎中神氣也。心是神之宅，腎是氣之舍。神者元本在心，心屬陰氣者，係根在腎，腎屬陽。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神氣者，此是假子母也。神是性，氣是命，神氣者，此是假性命也。又神者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舌爲言，在鼻爲嗅，在手爲把握，在足爲行走。晝則爲想，夜則爲夢。散則是意，聚則是氣。聚散無蹤跡，入爲一身之主宰，出爲靈空無邊，大包天地，小入芥子。意在心中守定，神在下丹田安靜。

口訣曰：精不散，則神不離也。心不可用，意不可動，用心則意動，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神亡。《周易》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劉真人詩云：心靜天堂路，意亂地獄門是也。性命二字，如玉隱在頑石中，遇良匠鑿鑿，分剖出來，方可下工。若要下工，十二時中須是志誠堅守，久久自然純熟矣。夫日用間飲食則定，萬事母。學道之士，若不在下丹田內安心定意者，如嬰兒無母自荒也，似迷人失路自迷也。《生天經》云：注想身田五臟六腑，心目內觀真氣所有，清靜光明虛白晃曜是也。劉真人頌曰：心無雜念，意莫外遊。依此修行，更去何求是也。若能忘機絕念，勤而行之，如鷄抱卵，似蜣螂轉丸，丸成精思之。思無絕生養命真道，亦是出死入生妙法，又是仙爐也。這回下丹田內，安心定意，昏昏默默，綿綿不斷，日積累功，久而見驗。

學道之士，古往今來多不遇明師。安心定意，鎖繫心猿意馬，乃是學道之大病，苦中苦也。如遇明哲師匠，傳其口訣，便會日用於下丹田內，安心定意，鎖繫心猿意馬。此法又如人家養猪、羊、牛、馬有欄圈相似。不得身外存想，不得身外觀想，不得想包天裹地。虛空一意既出真性，不知所往，只抛下一間空舍。且下丹田者，此是自己產出，仙聖洞天福地也。下丹田內有真陰真陽，金精重一斤，此是神仙之母。學道之士，若不在下丹田內安心定意者，如嬰兒無母自荒也，似迷人失路自迷也。《生天經》云：注想身田五臟六腑，心目內觀真氣所有，清靜光明虛白晃曜是也。劉真人頌曰：心無雜念，意莫外遊。依此修行，更去何求是也。若能忘機絕念，勤而行之，如鷄抱卵，似蜣螂轉丸，丸成精思之。思無絕

斷，常以神守氣，氣守神，神氣相守，聚於下丹田，結成胎仙。一志不散，可以入定，定中以出陰神，千里萬里如同展臂。陰神出處，他見別人，人不見他，此無名鬼關修，無可歸止。能投胎奪舍，就入軀殼，乃得清虛之鬼，非純陽之仙也。名曰出陰神，是名小成之法也。

真性命出陽神是天仙大成之法

口訣曰：不在多言。凡修長生不死，鍊龍虎金丹大藥之士，先要識性命根源。根源者，在離☲坎☵坎離者，此是心腎也。人以心爲離卦，以腎爲坎卦，坎☵離☲二卦，此是性命之根源也。夫人之真性命，是☵坎☵離中鉛汞也。離卦生八兩鉛，鉛汞者，乃龍虎也。坎卦生八兩汞，汞者龍也。坎卦生者是性，汞者是命，鉛者虎也。離卦藏龍，坎卦藏虎。呂真人曰：陽龍元向離宮出，陰虎還從坎內生。離卦屬南方，丙丁火。坎卦屬北方，壬癸水。鍾離真人曰：水藏白虎火藏龍，自古神仙向此中是也。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是也。

真性命二字，多包籠說，或言水火、金木、夫婦、日月，異名千變萬化，不可勝言。口訣曰：只是心腎中精血二字。心是血海，腎是精海，心是血之源，腎是精之根。精者，是鉛也。血者，是汞也。汞生在南方，丙丁火，屬陰。真性命只是陰陽二理。陽者是性，陰者是命，若直說陰陽者，陽只作陽說，陰只作陰說。離中汞者是性；離中汞者在上，却是命。若顛倒說陰陽者，此是合天地日月造化之理也。鉛是汞之母，汞是鉛之子。鉛汞者，乃是真子母也。鉛者是性，汞者是命，鉛汞者乃是真性命也。天地無心腎，以日月爲心腎。人無日月，以心腎爲日月。日中有鷄，卦屬南方離女，陽中藏陰也。月中有兔，卦屬北方坎男，陰中藏陽也。☲❶坎藏八兩鉛，象月中兔。心象日，腎象月，心腎中陰陽，象日月中之造化也。呂真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遥指天邊日月輪是也。

月上弦下弦。每月初一日，月生一兩金。初二初三到初八日，月生八兩金。月直如弦弓，不高不低半斤月，名曰上弦。此後七日並前八日，總得十五日，陽生俱圓數滿是矣。十六日陽數漸減，數當生陰，陰退八日至二十三日，月直如有弦弓，不高不低半斤月，名曰下弦。上弦是八兩，下弦是八兩，上弦又是金，又是火，下弦又是銀，又是水。上弦下弦又是陰陽，又是龍虎❷，變化多端，不可盡言。王祖師曰：上弦金，下弦銀，上下金銀各半斤，彼我合爲十六兩，內中星分怎生均是也。劉海蟾曰：爲君試說大還丹，五色形圓似彈丸。二味合和十六兩，周天火候四邊攢是也。鍾離真人曰：二象包含共一斤，陰陽相制化爲真是也。

凡學道之人，得遇明師志友，切勿虛負師友親授之道，急急下手修鍊，和

合四象，攢簇五行，匹配鉛汞，二八相合，運周天火候，煅鍊成就一十六兩赫赤龍虎金丹大藥，形如彈丸，色同朱橘，以應乾坤一斤數。每兩二十四銖，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也。修鍊之士，先要固養神氣。神氣者，乃是真戊己土也。戊己爲媒人，又是黄婆，戊土者，乃是坎中氣也。己土者，乃是離中神也。神氣不散，鉛汞自然匹配，烏兔自不相離，鍊成一粒龍虎金丹大藥。鍾離真人曰：鉛汞兩般爲藥本，若無戊己不成丹，三家合一爲真種，始見金丹有返還是也。世人指脾爲戊己，爲黄婆，爲媒人者，此是假戊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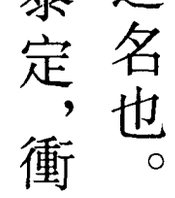
修鍊之士，先要識鍊丹之火有三等，分於内外兩火。外火者，有形有象，可鍊五金，造化五穀，滋養人物，此火非能鍊丹。鍊丹之火，其在内，内火者，無形無象，發之有焰，藉五谷之氣，即生真火。以精爲民火，氣爲臣火，心爲君火。君火者，神火也。神火者，性火也。惟性火不可發，亦不可用。性火若發，如火生於木，自燒其身。惟火不可用，不可動，動亦是神動，神動則氣動，氣動則精動。性火不動者則神定，神定則氣定，氣定則精定。三火既定，併會於下丹田，聚燒金鼎，鍛鍊玉鑪，薰蒸關竅，使一身陰消陽長，太真陽氣上下顛倒循環，自然鍛鍊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也。

性命二者，如玉隱在石中，遇良工妙手鑿鑿分解，剖破出來，方可下工，不悞人之性命也。如要下工，須索依前出陰神小成法行之，爲初從小至大修道之士，窮通造化之根源，知陰陽升降之路徑，能於下丹田内，安心定意，一念不生，湛然無欲。從半夜子時，一陽生時，自然下丹田内元陽金精變成五彩之氣，行如烈火，狀如炎風，穿過尾閭穴，一撞三關，直至頂門泥丸宫。下降，復至下丹田，自下丹田復還過尾閭穴，冲和氣透，醍醐灌頂，黄河倒捲，神氣精血四物混成一氣，上下顛倒循環，週而復始，自然暗合周天火候，鍛鍊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

金丹成而陽神出現。陽神者，此是聖胎也。言聖胎者，即是金丹，金丹者，即是聖胎。聖胎者，與凡胎造化無别。凡胎者，只是父母鉛汞造化成人。將凡比聖，以外見内。聖胎鉛者是父之精，汞者是母之血，相合造化成人。全在抽鉛添汞也。所以抽鉛者，自下丹田真氣直入上丹田，又名河車運轉，又名肘後飛金精，上補腦中，名曰抽鉛所以添汞者。金精飛從肘後上補腦中，補之如足金水注，從頂門中降落，口内味甘氣香，嚥過重樓十二環，撞見肺，肺屬西方，庚辛金，其色白，水返爲唾，肺有兩道炁脉，氣流入心，心屬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唾返爲血，血者是汞，名曰鉛添汞也，又是鉛生汞也。心有兩道氣脉注入腎，腎屬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血返爲精，精者是鉛，名曰是玉生鉛也。修學之士，晝夜行持，時無間斷，抽鉛添汞，十月爲足，決定聖胎圓成。張平叔真人詩曰：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　聖基是也。

又《西江月》半篇詞曰：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是也。五行不顛倒，龍虎不相交，三田不返復，聖胎不圓成是也。抽鉛添汞一百日，藥力完全。抽鉛添汞二百日，聖胎堅固。三百日，聖胎完備。四肢五臟，筋骨俱全。驀然間時動，臍下丹田亦動，如婦人懷孕之動。温養十月胎，出其胎有如金蟬脫殼，身外有身。陽神出現，如嬰兒肌體鮮潔，神彩瑩然，體同虛空，聚則成形，散則無窮。次要會調神出殼，神出數步，回觀故軀，亦不見有如見之者，如見糞堆，憎醜萬端，神頃刻遠遊，初且莫遠去，初時一步二步，次後二里三里，積日而出入純熟，千里萬里如同展臂，乃曰出陽神。此是天仙大成之法，長生不死之術盡矣。

金蟬脫殼
天仙之圖



口訣曰：凡修長生不死，鍊龍虎金丹大藥之士，先須知陰陽升降之路徑，然後可以下手，抽鉛添汞，飛騰日月，返復陰陽真氣，上下顛倒循環，週而復始，自然鍛鍊成一粒龍虎金丹大藥。人身脊骨有二十四節，從下數起第一節下，名尾閭穴，又名龍虎穴，又名曹溪路，又名九重鐵鼓，又名三叉骨，又名河卓骨，又名河車路，又名氣海門，又名朝天嶺，又名上天梯。尾閭穴骨樣如金鼎，上有九竅，內外相通，脊骨中間，脊骨兩傍，共有三條徑路。衝直至頂門泥丸宮，從泥丸宮降下復至下丹田，下丹田復運過尾閭穴，此是從後上升之路徑，泥丸宮此是從前下降之路徑，泥丸宮、尾閭穴二處，是陰陽升降之路徑也。人脊骨上下有三關，尾閭穴名曰下關，有三節，從下關第三節數至第十八節處，名曰中關。又從中關第十八節處，數至玉枕關，及上大椎三節，直至泥丸宮，名曰上關。此是三關之名也。披雲真人詩曰：撞透三關神泰定，衝開九竅氣冲和。周天火候無凝滯，半夜顛狂獨自歌是也。修學君子，於墳墓內枯骨中，看尾閭穴，骨孔穴，摸樣如此無別也。洞賓真人詩曰：尾閭九竅爲鐵鼓，周天火候作弓箭。鐵鼓撞透功非小，一派黃河上下轉是也。

尾閭骨圖



七言絕句

一十六首，應乾坤一斤之數。

青龍白虎各西東，兩獸擒來烹鼎中。
鍊就九轉成大藥，一粒金丹頂上紅。
嬰兒在坎水中坐，姹女在離火內居。
匹配姹嬰作夫婦，十月產箇定顏珠。
誰信男兒却有胎，分明臍下產嬰孩。
四肢五臟筋骨就，金胎脫殼赴蓬萊。
長生不在說多言，便向坎離採汞鉛。
鍊就火丹十六兩，天仙決受玉皇宣。
龍虎修成九轉功，能驅日月走西東。
若知火候抽添法，金液還丹滿頂紅。

火取南方赤龍血，水求北海黑虎精。
和合二物居一處，嬰兒養就定長生。
水雲遊亂到西方，認得真金堅又剛。
鍊就大丹吞入腹，五明宮裏且徜徉。
心如朗月連天浄，性似寒潭止水同。
十二時中長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
萬景縱横世事纏，虚空應物樂清便。
鍊磨心地無纖翳，正似污泥出水蓮。
行持心月澄萬幻，住處神珠照十方。
坐静常觀真自在，卧時休滅眼前光。
性命兩般各自别，兩般不是一枝葉。
性宗到了陰鬼仙，修命陽神超生滅。
日月分明説與賢，馬猿牢鎖在丹田。
真空覺性常無昧，九轉功成決作仙。
撞透三關奪聖機，衝開九竅上天梯。
黄河倒捲無凝滯，一對金蟬上下飛。
瓊花頂戴最爲奇，奪得天然造化機。
最上山頭飛日月，筭來塵世没人知。
河車滾滾過三關，搬運瓊花不敢閑。
補滿泥丸宫裏去，逍遥歸上玉京山。

註解戴花劉道子，騎龍跨虎打金毬。
被吾搬在天宫裏，贏得三千八百籌。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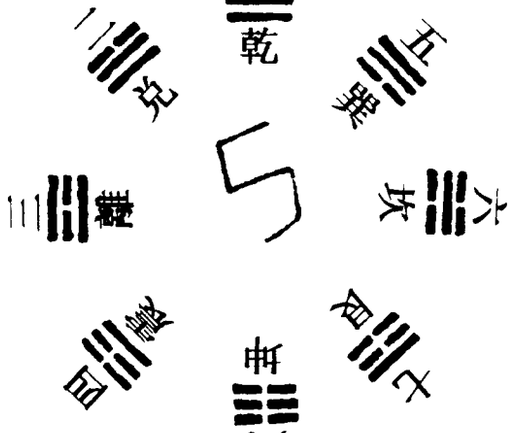
❶坎卦應是☵，☲改爲☵。
❷『又龍虎』，依本校法，當改爲『又是龍虎』。

（朱哲點校）

024 抱一函三秘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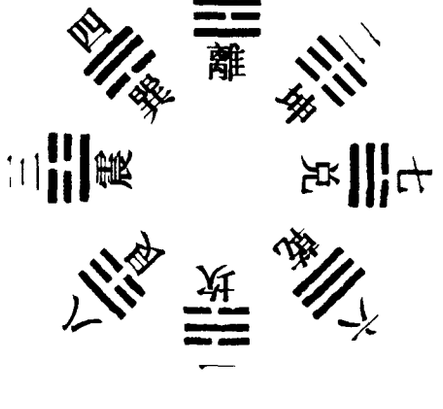
經名：抱一函三秘訣。元金月岩編、黃公望傳。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衆術類。

伏羲先天始畫之圖



右法乾至震左旋，坤至巽右轉，象先天盤屈之狀。天地定位，山澤通炁，雷風相搏，水火不相射。乾坤定位乎上下，爲之大冶；坎離位乎中間，爲之化機。乾一陽曰性也，謂之陽晶，一曰天魂，喻爲銀礦，是一炁三本也。謂之元神，受胎之後藏於坤宮，所謂藏於亥，發於壬，生於子，旺於癸，因一炁化流晶，亦曰地魄。在五行屬水，所謂天一生水者此也。既屬水而曰陽鉛者，蓋其水有金屬陽。故曰陰陽聖母，以此見鉛銀互爲一炁之源，謂之元精金母居坤宮，因妙用發生之炁，隨陽炁上升。《龍虎經》曰：金火當直事是也。金者，陰胎。火者，陽炁，乾一陽交坤爲震，二陽交坤爲巽，三陽交坤爲艮。坤一陰交乾爲巽，二陰交乾爲離，三陰交乾爲兌。故丹經以六虛生坎、離、坤、震、兌、乾、巽、艮，坎離生乎其中，用震巽爲門，是陰陽起伏之義也。

文王後天八卦之圖



右法河圖之數，九宮之義亦本乎五十五數，而不用十也。蓋寄用爲五，則十在其中矣。十數，終也。物不可歸中宮，而爲丹母者也。

明人身受胎之後

父母媾精之後，先天一炁感會而生，此乃倏忽感附者，謂之性，藏在坤宮兩腎中。夫人受胎之初，繼種於斯，非父母精血所結之物也。學者宜深明之，無質而有炁，乃我之本來面目。故未生之前，謂之陰金，是謂金母，又曰金妃，金本陽物，以其未形，在於混沌之中，故曰陰金。以此見陰陽迭互相生之理是也。已生之後，謂之陽鉛，以物理質之，鉛未結坑胎之中，先受天地自然靈秀之炁，而生銀鑛，其銀鑛受靈炁而有，及至鑛成黑鉛便結。如人未生父母之前，有空炁金胎，故曰本來真種。比如靈秀之炁，結爲鉛鑛是也。父母結樸成形，本來真性寄種其中，故以性爲真鉛也。鉛者爲五金之母，天地萬彙，未有不因鉛炁而能產者也。《道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故真一子曰：徑指天地之靈根，將爲藥祖；明視陰陽之聖母，作用丹基者，此也。乃天地始姤之精，亦謂之

終窮，故虛之也。縱橫十五，乃坎離之象也。

讚曰

戴九履一，肘分三七。肩橫二四，膝底六八。五爲腹腸，是名中黃。嬰兒端坐，統攝八方。縱橫十五，妙不可量。

明人身受胎之始

先天炁金胎者，乃虛無自然之體，純粹真一之精。父母未媾之前，此物與混洞同體，《道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是也。因父母姤精之始，靈炁倏然感附，强名曰神。此炁方於母胎之中，飛潛未形，至於精血凝結，則運歸中宮，謂之丹母，收斂鉛汞而爲聖質，所謂丹之樞紐也。此二事同出而異名，非二物切宜審之。

明神室

神室者，丹之所由，斯而修也。《龍虎經》曰：神室者，丹之樞紐。夫人之一身，臟腑室塞，無些縫罅，惟神室空虛，方寸如室之空，能容人，如器之空能容物。故《道經》曰：鑿户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是故天地萬物皆有神室。天地以虛無爲神室，萬物以胞胎爲神室，有如人之投胎，非神室所受何以能然人之老者死，蓋神無所託，而衰敗者若無所居，何以爲生，故修丹以體認神室最爲上要。夫人以髓海爲大丹之體用，如神室泰定，則採二炁爲大丹之藥，當刻漏分明，時晷無差也。

明刻漏

夫刻漏者以身准，則天地之時晷，普化者，豈非金液還丹之道歟，普化謂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雙眼，豈非臨濟宗者乎。前云：先存後亡，物來則應，物便歸源也。其不自見而有關元。經云：上下釜是也。其中謂之神室，如修鍊金液還丹者，先存神室中，乃本來之性，故謂之鉛。夫存神室中，便須忘也。謂先存後亡如是曰靜。存自己本來在乎神室，謂之本也。物來則意動陰生，如是不靜則本者也其或以避物誘，全動不意但只專守一物，物來則應，此乃守神之法也。若夫諸緣頓息，萬慮頓忘，物來不應，雖曰靜定，奈何屬陰，此乃枯坐禪伯之流也。如斯二者，二有一無，俱是第二義。《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釋經云：人被物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此乃神室之用。或曰：如來則禪伯之流，何同爲神室之用？答曰：有如釋迦達摩普化者，豈非金液還丹之道歟，普化謂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雙眼，豈非臨濟宗者乎。前云：先存後亡，物來則應，物便歸源也。其不自見而有關元。經云：上下釜是也。其中謂之神室，如修鍊金液還丹者，先存神室中，乃本來之性，故謂之鉛。夫存神室中，便須忘也。謂先存後亡如是曰靜。存自己本來在乎神室，謂之本也。物來則意動陰生，如是不靜則本者也其或以避物誘，全動不意但只專守一物，物來則應，此乃守神之法也。若夫諸緣頓息，萬慮頓忘，物來不應，雖曰靜定，奈何屬陰，此乃枯坐禪伯之流也。如斯二者，二有一無，俱是第二義。《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釋經云：人被物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此乃神室之用。或曰：如來則禪伯之流，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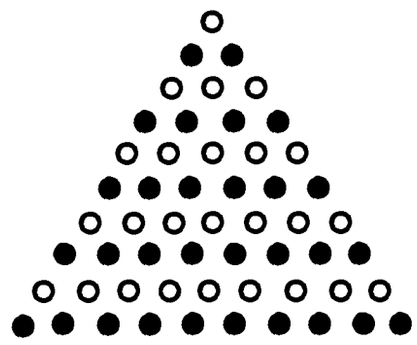
丙壬之要也。子午乃進退之門，卯酉乃出入之户，寅申乃起伏之兆，六辰爲六丹之用也。寅爲陽起之候，欲於甲時採藥，先於寅末坐定，謹存神於室中，所存者乃一炁之首，五行萬彙從斯而生，謂之鼎中鉛也，亦水也，性也。性命成形，陽炁乃藏於亥，發於壬，生於子，旺於癸者也。子時從而上升，自腎中出丹田、炁海、黄庭、神室，是爲先天之炁，此乃天地始判之炁也。伺其申時，鼻息俱通，用起陽火之法，閉天信之説在後，至卯則止，過此後天之炁不中採也。陰氣自午時於髓海中生，下降從陽關至雙關，申爲陽伏之候，欲於庚時採藥，先於申末坐定，一如寅時。其炁至透，下亦不泄，真炁重蒸，漸見天信，天之炁，此乃天地始判之炁也。伺其申時，鼻息俱通，用起陽火之法，閉天信之説在後，至卯則止，過此後天之炁不中採也。陰氣自午時於髓海中生，下降從陽關至雙關，申爲陽伏之候，欲於庚時採藥，先於申末坐定，一如寅時。其炁至透，下亦不泄，真炁重蒸，漸見天信，天存守，伺其鼻息俱通則庚矣。雙關，用温水法下閉二竅，乃便溺之所，其炁從鵲橋直入神室，與神相抱，此乃龍虎始姤之精也。至酉則止，若炁過雙關，則爲後天之炁，不中採矣。下若不泄，上亦不透，神炁相合，萬物交通，萬神爲一神，萬炁爲一炁。故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又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九竅者，上七竅，下二竅。三要者，則上不透，下不泄，中不動，不透不泄已見此篇，不動之要乃前篇，應物歸源是矣。如是則天信可見，神明自來，天信至者，初發生之炁，入室中爲己上，是曰陰土，亦名黄婆乃情也。夫元炁藏於坤宫，從而發生，則金胎繼踵於斯，亦化生而上騰坤宫者，亦名鉛精之房。經云：金火者，金者，金胎。火者，發生陽炁。真鉛也。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故此炁推運變化，用，緣砂汞乃陰陽也。甲時三陽用事，炁升爲砂，謂之金半斤。庚時三陰用事，炁降爲汞，謂之水半斤，合二八之數，變化室中而成大丹。乃砂汞合體，投鉛成銀，是爲五行全矣。斯謂之一炁之根也。

明五行採取其藥

夫父母精血相包，自己本來相合而成性命。故父母精血成形者命，自己本者性，是曰性中者神，形生者曰精，精炁神三者，育三才有一衰，三者俱喪。詩曰：精養靈根，炁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神仙不肯分明説，説得分明笑殺人。訣曰：先存先天真一元神於室中，爲戊土，是曰陽土，乃性也。真鉛之化，次運妙用，不動之要乃前篇，應物歸源是矣。如是則天信可見，神明自來，天信至者，初發生之炁，入室中爲己上，是曰陰土，亦名黄婆乃情也。夫元炁藏於坤宫，從而發生，則金胎繼踵於斯，亦化生而上騰坤宫者，亦名鉛精之房。經云：金火者，金者，金胎。火者，發生陽炁。真鉛也。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故此炁推運變化，用，緣砂汞乃陰陽也。甲時三陽用事，炁升爲砂，謂之金半斤。庚時三陰用事，炁降爲汞，謂之水半斤，合二八之數，變化室中而成大丹。乃砂汞合體，投鉛成銀，是爲五行全矣。斯謂之一炁之根也。謂之元炁，然金水同宗，坎流於戊，木火同宗，雖就於己。張真人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炁住，炁住則精住，三者住則形全。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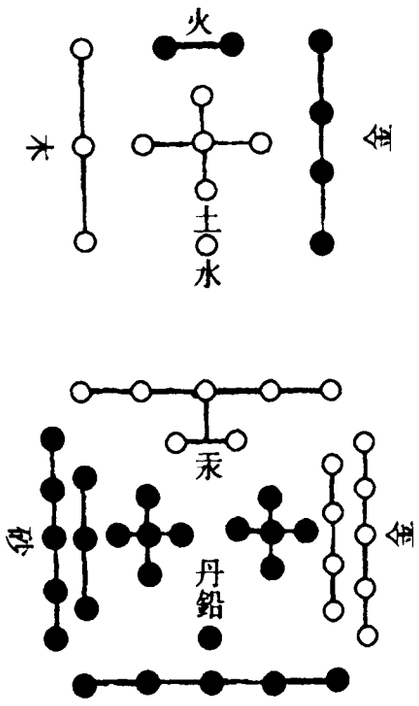
丹。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還返。如達斯理，是謂藥子矣。

天地五十五數圖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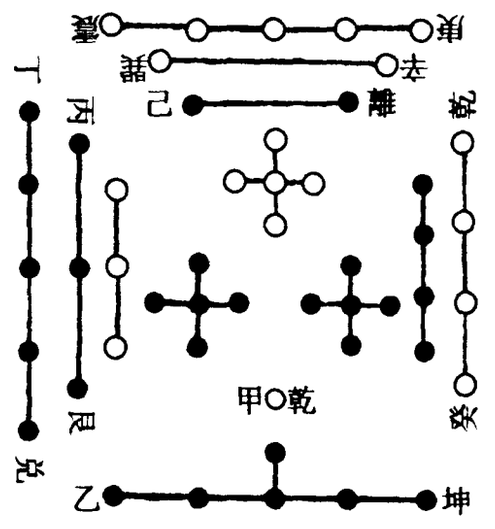
天地生數成數圖



生成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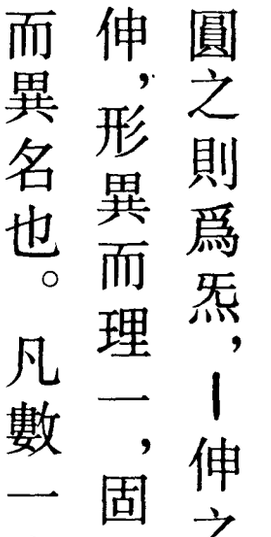
此明天地自然之數，水火木金土，一二三四五，乃生數奇也。二四六八十，乃成數偶也。以地六居北，積坎陰正炁爲鉛，以天七返南住離宮爲汞，以天九還西居兌方爲金，以地十成中宮，作萬物生成之妙，而爲丹也。

造化生成之數



十位全數十仟，八卦生於此。一、三、五、七、九，天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地數三十，總而言之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者去五爲五行之本，其用四十有九者，又去一象太極之不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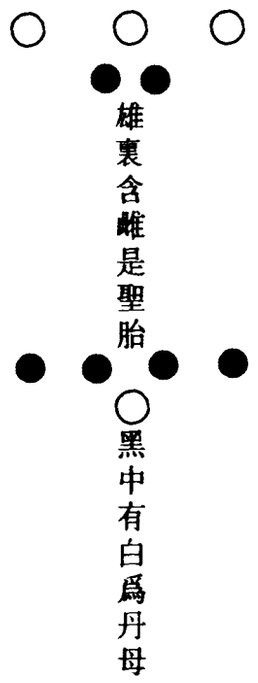
成除造化之圖



已上先除一二三四五，乃水火木金土，又除一二三四五，乃除爲五行之本也。剩五五二十五爲五行之根，真土見也。此二十五者，象一三五七九之陽數也。只見戊土，復將根數五三十五又除一二三四五，方見還丹之體用也。

五行顛倒之圖

坎離互用之圖



炁數物理體用論

炁之兆則數之始，萬物由是有焉。經曰：道生一者，殺之元炁之初。○一伸之則爲數。圓之與圓之則爲炁，一伸，形異而理一，固非二物，是謂同出而異名也。凡數一在其中，凡物炁在其內，故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此五者數之生也。一與五爲六，一與六爲七，一與七爲八，一與八爲九，一與九爲十，此五者數之成也。炁分陰陽，數有奇偶。

陰陽奇偶，萬物生焉。故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自一之五，萬物之本。本者，生生無窮。自六之十，萬物之根。根者，返還復命，是以生成互用，根本相生，故天一乘以地六，地二乘以天七，天三乘以地八，地四乘以天九，天五乘以地十，總而計之，五十有五，天數得之二十五以生，地數得之三十以成，衍而伸之，無有終極，是謂生生無窮之理。復以歸根復命之道，天一水也，地二火也，天三木也，地四金也，天五土也，謂之五行，乃虛化神而有形生，生成則前者不窮也。然相凌相尅，後者成化矣。地六鉛也，天七汞也，地八砂也，天九金也，地十丹也。謂之五物，乃形還虛而還元，歸根復命也。故相養相成，形雖化遷而性無革變矣。是故鉛者，五金之母，炁之祖數之元。或稱還丹，以十去一而九，數存焉，非金而何，故曰：凡數一在其中。如果核之仁本，因仁而有，本立之後，仁在實中。物物皆然，何疑之有。鉛炁爲汞，汞結爲砂，砂能化寶，寶結爲丹，丹者萬物返還之理法，日依時存神室中，名曰真鉛，以妙用發生之炁，逼逐感化而爲藥腹是也。以此可見陰陽之生也，金鉛初，始稱還丹，且炁流爲汞，汞結爲砂，砂能化寶，寶乃爲丹，在物可知理數，鉛，神物自生，銀者金晶鉛色，北靈水者道樞。陰陽之始，此其所以爲丹之本。張真人曰：黑中有白爲丹母，雄裏懷雌是聖胎。又曰：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又曰：嚥津納炁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鑪內若無真種子，猶如猛火煮空鐺。故曰：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此言大丹藥物之體也。砂中汞者，陽中陰也。名曰汞液，謂之陽砂陰汞。故經曰：離從坎下發，汞在水中居。夫砂者，返本還元，是謂金來歸性初，始得於坤宮上騰。《龍虎經》曰：窮微以盡化，陽動則陰消。又曰：金晶一化，青龍受符是也。申時至於神室，以法追之入室，則經所謂當斯之時，神室鍊其精，金火相運推是也。炁感鉛而爲砂，有真神，返在性內，亦如一在數中，炁而生形，著之後，神在其中。如果核之在物內者也。所謂母隱子胎，兒產母腹是也。以此可見陰陽之生也，金鉛返還之理法，日依時存神室中，名曰真鉛，以妙用發生之炁，逼逐感化而爲藥物，是謂砂汞乃情也。經曰：鍊銀於砂能化寶，寶乃爲丹，在物自生，銀者金晶鉛色，北靈水者道樞。陰陽之始，此其所以爲丹之本。張真人曰：黑中有白爲丹母，雄裏懷雌是聖胎。又曰：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又曰：嚥津納炁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鑪內若無真種子，猶如猛火煮空鐺。故曰：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此言大丹藥物之體也。砂中汞者，陽中陰也。名曰汞液，謂之陽砂陰汞。故經曰：離從坎下發，汞在水中居。夫砂者，返本還元，是謂金來歸性初，始得於坤宮上騰。《龍虎經》曰：窮微以盡化，陽動則陰消。又曰：金晶一化，青龍受符是也。申時至於神室，以法追之入室，則經所謂當斯之時，神室鍊其精，金火相運推是也。炁感鉛而爲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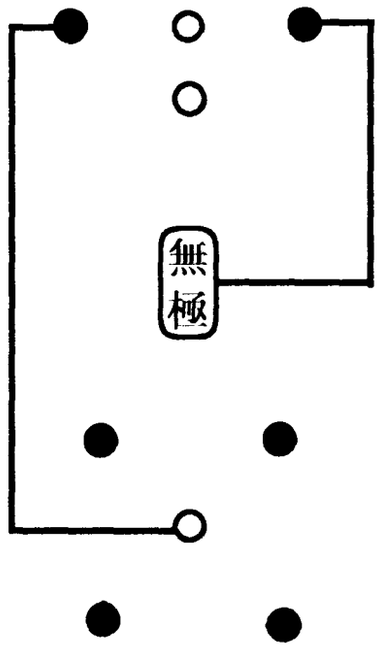
☲名曰龍虎交姤，亦名金半斤，亦曰鍊鉛則陽龍上升。故經曰：陰陽混交接，精液包元炁，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丹之靈跡長生，莫不由自也。張真人曰：甘露降時天地合，五行全出現是也。以明物理之亦名流珠，乃妙用發生之炁，至午陽極生陰也。☵故曰汞在髓海中。《龍虎經》曰：正陰發離午，又曰赤水流爲汞。妉女弄鳴鐺，月盈自合虧，十六轉將減是也。其汞庚時以法追之入室，謂之汞投鉛，象☲，亦名水半斤，亦曰成寶，亦曰白金白銀，水晶即陰虎下降，又曰陰歸陽室，亦曰兩湊玄關。故經曰：元君始鍊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冠三五以相守，飛晶乃濡滋是也。即張真人曰：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人，木金間隔會無因，須仗黃婆勾引。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啖結成姻，始覺无中有孕。又曰二八誰家妉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却成三性。又曰：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一霎火焰飛，真人自出現是也。以明物理之用，陰陽升降也。或者以鉛汞爲陰陽，象鉛非也，但名曰陽雄金，屬北方，坎男四象者，青可也。若鉛汞爲陰陽，是乃弄精魂工夫，非返還之道。張真人曰：鉛汞非汞也，玄武水也鉛也。五行者，金母爲二炁，神炁非子午，鉛汞安得爲陰陽乎。蓋鉛乃性也，性中有神，如鉛中有銀，鉛中有銀，必須藉火而烹煅。若以戊土，陰陰陽互生，相感爲情。曰：己土並四象爲五行，龍虎者木金之化機也。木之爲物，欲升而不能升，故託以龍金之爲物欲，降而不能降，故託以虎木金者水火之相須也。木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擊之得火，鎔之得水，水火者，坎離之互用也。坎中陽爻，離中陰爻。象水火是也。陰陽之升降也。陽之能升，坎化，汞感鉛結砂，於砂中抽汞，子母相坎離者，陰陽之升降也。日者喻陰陽生，物理昭然，則有返還之道，升降之之升降，☲陽內含陰，象砂中有真汞，陽流於戊，陰之能降離，就於己而日用則非陰不耀其魂。故曰雌火，屬南方。爲坎離之統。日中有烏，象陽中有陰，離女月者，喻人身精神旺衰。☵陰內含月中有兔，象陰中有陽也。陰陽之精，龍虎則日月，日則魂魄，魂魄則木日光主晝，則離己，日光月明，主夜則金，木金則水火，水火則坎離，坎離則坎戊月精也。已上皆相須相成，升降男女，男女則夫婦，此所以爲化機也。互用之理，是以坎離之中，二炁無常，張真人曰：須當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此之謂也。龍者，陽也。喻陽升之候。虎者，陰也，明陰降之符。日者喻陰陽之升降，☲陽內含陰，象砂中有真汞，陽非陰不耀其魂。故曰雌火，屬南方。離女月者，喻人身精神旺衰。☵陰內含陽，象鉛中有真銀，陰無陽不能自瑩其魄，名曰雄金，屬北方，坎男四象者，青龍木也砂也，白虎金也銀也，朱雀火也汞也，玄武水也鉛也。五行者，金母爲戊土，陰陰陽互生，相感爲情。曰：己土並四象爲五行，龍虎者木金之化機也。木之爲物，欲升而不能升，故託以龍金之爲物欲，降而不能降，故託以虎木金者水火之相須也。木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擊之得火，鎔之得水，水火者，坎離之互用也。坎中陽爻，離中陰爻。日中有烏，象陽中有陰，月中有兔，象陰中有陽也。陰陽之精，日光主晝，則離己，日光月明，主夜則坎戊月精也。已上皆相須相成，升降互用之理，是以坎離之中，二炁無常，

所以鉛銀砂汞，並各互生。離顛倒，是爲水火根蒂，所以陰陽有升降，日月有交會，水火有相須，木金有化機。太乙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汞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鉛也。若夫張真人曰：雄虎者，則陽中之陰也。牝龍者，則陰中之陽也。故曰：坎也。故汞者，乃陽中陰也。若以鉛汞爲陰陽，不云金液還丹，乃弄精魂工夫也。但只以砂汞爲陰陽也，砂汞則陰陽，陰陽則龍虎，龍虎則日月，日月則魂魄，魂魄則木金，汞金也返陽也水火也化機也又木金則男女，男女則夫妻，然後辨互生之理。鉛銀者，雖云鉛陽銀陰，此表裏陰陽互生也。銀鉛則金鉛也，即金水也。無砂汞之論爲木金此又金水兩全明矣先天後天可見也鉛因汞而結，鉛中返煎，銀金生於水，水中返生金，性因虛空汞潛藏飛躍盡由心。

金液還丹異名說

學人俱云陽鉛陰汞，若以陰陽喻鉛汞，則不見子母相生之理。且鉛者，陰中之陽也。汞者，陽中之陰也。鉛者因銀汞而結陽鉛也。銀陰金也，喻人父母未生之前，一點靈光乃虛無之汞，無質而有汞，雖歷刼至今幾億萬載，未嘗斷絕。人死則全陰，魂盡則陰魄也。鬼憑物則神現，若不是物，某鬼無狀也。及其投胎逐父母精血，感激而動，精從斯而有，故未生之前，則陰金也。生後之性，則陽鉛也。陰金是汞陰也，其性俱以腎中爲根本，陽精既逐汞而升，乃陽極陰生，砂中抽汞，故曰：陰汞者，因鉛產而有鉛陽也。還丹之用，只在坎流離己，日光是也。鉛者，金公。戊土也。汞者，姹女也，黃婆者情也。己土也，丁公者火也，嬰兒者陽神也。

無極圖說



依時存神室中，名曰真鉛收攝，先天一炁，化而爲砂，砂至離宮而爲汞，汞歸室中而爲銀，所謂歸根復命，負陰抱陽也。真陽藏在陰室，乃先天空炁鉛也，砂汞互生，是謂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也。木生火，金生水，水火乃金也。月喻人精神旺衰，日星連珠，日月合璧，金砂依分，呼吸相應，華蓋上臨三台下輔者，又曰：兩無宗一有神光妙難窺，鍊銀於鉛，神物自生。銀者金晶鉛色，北靈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故能生銀鉛，化黃

丹，寄位五金爲鉛，外黑色，禀化方内懷銀精，被褐懷玉，外似狂夫，銀爲鉛子，子隱鉛中，鉛者銀母，子藏母胞，素其眇邈，似有似無，灰池火灼，鉛沉銀浮，潔白見實，可造黄金殼，爲金精水還黄液。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其理謂銀生鉛中汞，因鉛結爲砂，砂中抽汞，汞復成銀，銀成鉛盡而曰還丹，乃一炁還元之道也。古經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所以法云：抽添者，乃抽鉛添汞之謂也。抽鉛者，鍊去陰炁也。添汞者，收陰歸乎陽也。陰汞剥而歸乎陽，則爲純陽也。修丹之要，當體陰陽起伏，物理造化，努力工夫，無虚歲月，靜定棲神，無生雜想，守雌抱一，專炁其炁從子時而發，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載物，車行則物隨行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而拘入中宫，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恣，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至老死也。

元炁始終陰陽升降之圖



温養赤子神方金液還丹直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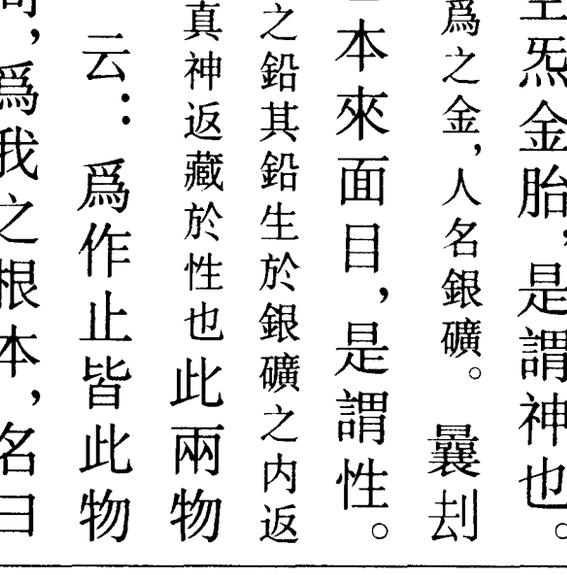
先天一名曰空炁金胎，是謂神也。此神屬陽，以法象言，上爲之金，人名銀礦。曩刮不壞之物，乃自己本來面目，是謂性。此性屬陰，以法象言之爲之鉛其鉛生於銀礦之内返包其銀如性本内神而有真神返藏於性也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爲作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爲我之根本，名曰藥祖丹基。日用妙化之炁，從此發生，其炁從子時而發，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載物，車行則物隨行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而拘入中宫，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恣，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至老死也。

詩曰

靈臺皎潔似冰壺，只許元神裏面居。若向此中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虚。

一心識神法：其中徑寸虚無故曰神室，靜心禪伯流。三寸一分絳宫，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根蒂相連，黄庭，呼之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爲真要，閉定天厨只一呼。兩絶呼吸爲真要，閉定天厨只一呼。兩條精炁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姤，付與男兒大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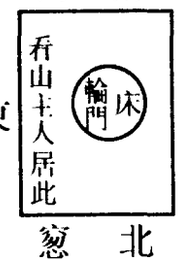
火候要旨



凡火候之起甲子，則冬至月也。故火候隨十二時二十四炁之推遷，乃壺中之别一天地，且如冬至子時下手成火，乃接一陽始生，坤下初生一陽爻成震，是地下有雷，成復卦也。火從此起明矣。丑時坤下生一陽爻，成兑，乃地澤臨寅時，坤下生三陽爻成泰卦，陽

火至於坤室，陽炁簇地，萬彙發生，故寅乃陽起之兆，爲地天泰，如春之時。口訣：從壬上起火，一舉二時，神凝息定，炁無出入，寅末至甲金火，逼逐至於神室，其丹漸結。卯時生四陽爻成雷天大壯卦。口訣：卯不進火，酉不運符，卯酉沐浴，謂之出入。乃金砂優游也。長子繼父體，乃火得用見矣。辰時生五陽爻，成澤天夬卦，乃火升天也。巳時六陽俱定，陽火已周而成純乾，故《參同契》云：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乃坤生震兌乾也。口訣：自辰初復進火，至巳未金火逼逐至髓海，陽火極即運符候也。陽既足，陰符得行真汞，漸形而成形丹質。午時乾下生一陰爻，成巽，乃天風姤卦也。未時乾下生二陰爻，成艮爲山，乃天山遁卦也。申時生三陰爻，成否卦，陽炁漸伏，真汞成形，陰汞下降，神室萬彙成實，如秋之時。口訣：自丙上運符，得行三時，神凝息定，炁無出入，申末至庚，金水推遷，運從雙關，鵲橋入於神室，玄珠漸結。酉時生四陰爻巽，陰炁巳形，陽炁漸伏，曰風地觀卦。口訣：自運符卯不進火，謂之沐浴金砂優游也。戌時成五陰爻，成剥卦，陰炁剥削，陽炁歸根，曰山地剥卦也。亥時六陰俱足，而成純坤，歸根復命，返本還源，負陰抱陽，陽復於斯而生。口訣：此乃祕密之言也。

入室圖



如入室於冬至前，一炁入室，其十月胎圓。切須仔細調理，至誠運用，若纖毫不正，則五日集固靈根，其十五日謹存神於兩腎之中候，冬至夜子時進火便應元年，悔吝逃逸矣。乃乾生巽艮坤也，是六神既存於腎中，陽火運行，其神隨逐而虛生坎離，中炁而成水火，化機陰符，進其神，真金火也。是曰金火相運推，陽火始終大矣。火候之用，起伏進退，如斯圖象，妙在從天地息符火。陽火陰符，母令走動，則赤龍降炁，白汞成形，還丹兆質，成其根本，脫胎神化而呼之於根，吸之於蒂，節候周而成大丹也。如冬至夜進陽火，候亥末子初進火數過多，水銖不定，則砂汞別居不相涉，入赤龍奔逸，姹女逃亡。張真人曰：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維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可不慎哉。

火者，乃神凝息住，呼吸俱無，六脉歸根，三宮炁滿，上髓海，中神室，下丹田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雜，以成真陽之境，還丹始結，若固濟不密，金炁走失，丹之難造，此乃祕密之言也。

訣至巳末金火逼逐至髓海，陽火至極，即運陰符，曰温水。有口訣自丙上符候行得三時，其息並无出入，自午歷未，酉出入謂之沐浴金砂優游也至辰復進火，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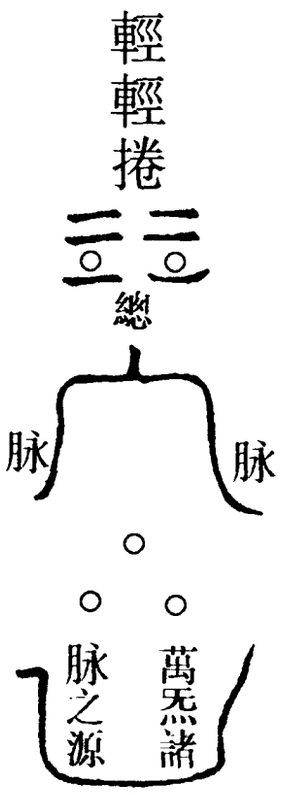
至申末，至庚金水推運，從雙關鵲橋直入神室，玄珠漸兆，至酉不運符候，卯酉出入謂之沐浴金砂優游也至戌復運符候，有口訣至亥末歸元一陽，復生根源，本始而生神也。如是一日服大一黍米，一年功力還丹，始就一年共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除去卯酉二時，金水沐浴，不進陽火，不運陰符，其息出入，故除出此二時，計兩箇月六十時，則更有三百日，是十箇月，以受火符，鍊戊金液還丹也。

脱胎神化

聖胎成就，便於室中更修之。多則百日，少則六十日，聖胎可出，若無此口訣，便出室外，則剛風扇動，頂骨堅硬，返費力難出也。訣曰：謹存聖胎於髓海中，如常日月存守一同忽然如霹靂一聲，天門忽開，聖胎脱出，兩箇一般無二樣也。未可便縱逸，漸次調用，出入游行，俱無障礙。貫金透石，三界周遊，十方並化，去住在我矣。

訣

凡坐趺足升身，垂簾塞兑，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合，薰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真津滿口，以炁送下，意歸元宮，既往提吸，微微開兑，繼復如前，以多爲度，遇費力而止。日中拂榻關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眠。



坤外上六竅，共九竅乾外下三竅。關竅未通，必須歸根，橐籥以宣妙用，機緘甚密，毫楮莫陳。神仙云：八萬四千關棁子，都緣一箇鑰匙開。

抱一函三秘訣

（朱哲點校）

025 玄虛子鳴真集

經名：玄虛子鳴真集。元玄虛子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鳴真集序

道本無言，非言不顯。道本無經，非經不明。令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僕肇拜玄沖師於汾陰龍興觀。侍歲餘，師南邁綿山之右誘矣，僕北遷姑射之陽寓焉。時師欵唾珠玉，不暇構思。或懷古，或託物，或贈答，或逸興，縱心所欲。或詞或頌，俱明宗旨。陳非心之心，言不言之言。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其文簡，其義淵。鳴真云：無影樹頭花笑日，不萌枝上葉含春。又云：兔角敲開三毒鎖，龜毛拂盡九衢塵。斯言離物象，遠聲色，非徹法慧目，離念明智，焉能究之哉。深若淵泉，曠如太虛，恢恢焉，晃晃焉。尊上德之玄風，崇長春之英華，非詭詐以惑時，非佐道而衒世。玲玲瓏瓏，如明珠旋於金盤，清光罔極。煥煥輝輝，似秋月朗於碧天，瑞氣何窮。

師亡金承安間，有汾陰先生李公，自海隅而還故邑。師聞之，固辭拜長春者。於英徒也。欲師之，固辭拜長春者。於是望拜，祕奧得其一二，悟機解有萬千。幸有蒲坂同道，寄世老人王巨川，嗟憶師之珠玉，特有英奇暢道之美。云動若行雲之安泰，止猶谷神之無隅。發歎不已。有寂子楊公、劉先生等，袖出師之集，目之曰《鳴真集》。恐湮微散落，命繕縷以廣其傳。謁僕等飾題辭，巨駭忸怩。斗筲之器，焉能納百川乎。再三叩命，固辭不已。綜覽如瓊漿羊羹，爽其羣口也。體道之妙，得道之用，吐辭發言，可不爲梯航耳。夫鳴真者，鳴聲散宇宙，不屈愈出，若東君而發萌；真光射乾坤，體在皆無，如冰輪之鑒物。明同杲日，響若雷霆，茲妙備矣。

歲在辛亥重陽後三日，愚魯忝職河中道録汾陰張志明謹題。

玄虛子鳴真集

慧劍五首

利物從來吹斷毛，安邦輔主鎮凶豪。
忿生殺氣乾坤窄，怒發陣雲天地高。
三尺寒光驚鬼魅，千條冷艷破邪妖。
一聲霹靂九霄外，化作飛龍不見毫。
非是雌雄別有鋒，除邪破怪射寒空。
澹臺落處七星燦，周處揮時萬派紅。
素色陰陽無可攝，清光天地不能籠。
自從戰罷蚩尤後，已得清平不施功。
匣中取出絶纖塵，季札歸天無挂人。
寧受黄巢安社稷，喜酬漢主定君臣。
動摇三尺諸邦息，揮掃八方萬國賓。
當謝軒轅傳在世，故教除佞佐明君。
三尺龍泉射斗牛，不平之事便分憂。
磨開殺氣千魔息，錯出陳雲百怪愁。
雪刃如風凉九夏，霜鋒似月鑑三秋。
休休了却太平事，挂向天邊永不收。
吾獲寶劍已多年，入地穿山得自然。
瑞氣鑄成羣怪匿，清光磨就萬邪遷。
輝輝光焰射星斗，燦燦鋒鋩覆地天。
閑挂碧霄宫殿側，不須重舉伴神仙。

聰明

頓悟圓融泯物情，方知返樸顯聰明。
視之不見元無色，聽後難聞那得聲。
覺耀遍周天地朗，慧光普照鬼神驚。
包含萬象陰陽外，獨露全身了太平。

題重皮谷玄都觀六首

重皮古跡物風華，地秀林泉隱道家。
疊疊嵐光生瑞草，層層山色長靈芽。
時時曙氣連晨氣，日日殘霞接晚霞。
真箇無爲安穩地，化龍巨海不停蛙。
閑步玄都觀妙哉，茂林脩竹隱仙才。
奇哉異菓時時熟，最妙仙花日日開。
鶴鳴松上雲還去，虎嘯巖前風自來。
此地清凉誰會得，洞天何處覓瑶臺。
俗事纏綿無出頭，閑遊到此便忘憂。
風生九曲巖巒秀，霧斂三峰草木幽。
門外雲埋樵子徑，庵前溪隱渡仙舟。
人來問我藏緣事，遥指白雪笑不休。
我是人間晦跡徒，閑尋幽徑到玄都。
豁然物盡非難入，頓覺塵忘逝不拘。
心似團團秋月朗，性如片片野雲孤。
從他寒暑光陰速，不計功名無礙夫。

詠竹二首

中條山下一仙庄，此處安閑日月長。
山秀千巖巖化玉，地豐百草草開芳。
客來茶點松梢雪，夜静爐燒栢子香。
若是有人來到此，世間萬慮盡俱忘。
中條西北有玄都，瑞色紛紛道氣敷。
翠竹叢中藏道窟，青松巖下隱仙閭。
連峰茂長靈芝草，巨沼深容不夜珠。
遁跡不聞塵事冗，清幽洒落小蓬壺。
實腹虛心君子才，九包坐計好奇哉。
欺霜鳳子迎風秀，傲雪龍孫帶雨培。
蒼翠最宜松並檻，玲瓏偏稱栢同栽。
有時蜕殼施雲雨，要見應難越九垓。
寒巖雅秀無多種，惟有琅玕過歲華。
直節正當恬養素，虛心恰合道生涯。
迎風瑟瑟清來冷，載雨瀟瀟浄更嘉。
誰並真常君子器，偏宜仙洞道人家。

述懷 三首

一志無移便到家，方知處處有煙霞。
摩挲星斗言休話，驅逐風雲是莫誇。
性定不離降五蘊，命生何用運三車。
人人都有曹溪景，咫尺蓬壺路不賒。

真閑真樂號玄冲，七十年來養就慵。
處處林泉新活計，家家雲水舊家風。
千經歷遍知忘盡，萬法試周得不窮。
說與門生消息事，月還西墜水流東。

道人活計本無憂，性月輝輝得自由。
養素不須身外覓，修真何用意中求。
靈珠朗朗通天地，素月輝輝射斗牛。
妙道從來常潔淨，清都隱隱恣優游。

題重皮谷深溪

條陽之北一溪流，溉灌三田稼穡幽。
聲碎清風山色翠，氣連白晝水光浮。
千波滾出驪珠窟，萬派催行漁父舟。
好笑許由閑洗耳，爭如出浪快心頭。

警世 三首

紛紛俗事日時忙，昧了靈源勿忖量。
利害場中揮舌劍，是非浪裏鬥唇鎗。
人間冗冗光陰速，物外寥寥春晝長。

只此榮華何可並，豈知沙界遍仙鄉。

哀哉塵務苦忙忙，競氣貪財事事傷。
千種縈纏無可出，萬端惹絆有爲妨。
迴頭掣斷是非鎖，信脚踏翻名利場。
好去碧巖泉下隱，安閑養素保純陽。

勸君莫進是非場，萬苦千辛計漫張。
豈解利名風裏燭，那知恩愛電中光。
貪榮爭似貪仙士，趣富寧如趣道鄉。
若要躍出塵世網，早歸巖下爇心香。

命汾陰張先生

稽首知音張道人，別來無恙樂天真。
征鴻不寄蓬壺信，遼鶴空傳閬苑春。
道院寥寥風作伴，禪堂悄悄竹爲鄰。
先生莫失詩中約，同賞瓊臺月一輪。

弔馬 三首

嗚呼騏驥好傷憫，負我十年今命終。
一性飄飄辭世去，三魂蕩蕩別行蹤。
空閑鞍轡我無力，不動鞭轡尔有功。
蛻殼還源歸去好，春雷一震化飛龍。

願汝真靈超物外，却投巨海化蛟虬。

哀哉代步俊驊騮，歷遍山川遐邇遊。
今尔去先功已就，奈吾在後行難周。
數年穩跨騰飛鳳，今日將亡的化虬。
冉冉騰空昇紫府，安閑息步伴仙儔。

安恬養素

道人活計不驕奢，寂淨虛無度歲華。
默默頤神焉用酒，昏昏保命不須茶。
安恬養拙純和素，慎德疏慵閑莫姱奢也。
鍊就先天無價寶，乘鸞隱隱去仙家。

寂靜無憂 二首

從來可慣皺眉頭，本性安閑有甚憂。
明月照人諸業盡，清風過目萬緣休。
街前世浪從他滾，門外風波自在流。
學得希夷慵懶似，黑甜一枕恣齁齁。

無縈無擊有何求，灑落瀟瀟萬事休。
俗態紛紛無惹絆，世情冗冗不淹留。
神珠朗朗寧能汙，性月輝輝豈有綢。
閬苑不須窮脚力，悟來迴首到瀛洲。

道貴自然 二首

一點靈明本自然，何勞脚力覓神仙。
雨霽寶山石潤玉，法海雲收火化蓮。

覺後不聞獅子吼，悟來屏盡野狐禪。
親師太上玄玄趣，躍出陰陽象帝先。
修真不用費功夫，切莫施爲愚駭徒。
擺髓摇筋皆是妄，咽津納液轉乖迂。
神丹豈有多般作，真氣元無一事拘。
可笑諸人向外覓，不離方寸有仙途。

閑中得趣二首

閑中閑趣不安廬，何必雲山巖壑居。
默默罷參三教典，昏昏不舉五車書。
家風冷淡無還有，活計清虛有不餘。
豈在廬都閑打坐，圓明長鑑道如如。

深溪幽處結茅廬，不向市鄽鬧處居。
不夜宫中無事客，長明殿裏没羈儒。
澄澄法海波瀾息，湛湛神潭淵浪虚。
罔象獲珠無措意，不勞神思赴華胥。

贈道人李志遇

真箇閑閑李道人，本來一點絶纖塵。
慧彰戒定言難説，志學精勤覺無爲話不頻。
福地林泉皆是友，洞天雲水盡爲鄰。
迴光解得長春意，躍出陰陽劫外春。

贈吴道判

老夫慵拈筆硯忙，忽驚不覺鬢成霜。
眼前熟景光陰速，物外家風白晝長。
好學陳摶三覺睡，勿言杜甫九回腸。
休休作箇閑閑老，脱盡塵勞有甚傷。

述懷二首

閑行策杖出茅廬，極目郊原錦不如。
鴈别衡陽天淡淡，燕離海嶠雨疏疏。
一川好景妖桃綻，滿地春光楊柳舒。
日晚歸來無箇事，頤神養素樂無餘。

萬事俱忘不出廬，藏緣無礙體如如。
人間利害般般盡，眼底浮華物物疏。
興後蒲團盤膝坐，悶來土塌展腰舒。
而今已作疏慵叟，樂樂閑閑道本餘。

題王官谷玄通觀

王官遺跡有星壇，名號玄通觀隱仙。
山秀雲埋棲鳳竹，土豐霧鎖化龍泉。
一峰帝業千年在，三詔仙亭萬古傳。
仙帝超凡俱不面，清名勿朽古今宣。

七言絶句

初機

發心容易久長難，一志無移若泰山。
割斷愛緣塵不染，自然灑落得清閑。
眼前熟景光陰速，物外家風白晝長。
好學陳摶三覺睡，勿言杜甫九回腸。
休休作箇閑閑老，脱盡塵勞有甚傷。

述懷二首

閑行策杖出茅廬，極目郊原錦不如。
鴈别衡陽天淡淡，燕離海嶠雨疏疏。
一川好景妖桃綻，滿地春光楊柳舒。
日晚歸來無箇事，頤神養素樂無餘。

萬事俱忘不出廬，藏緣無礙體如如。
人間利害般般盡，眼底浮華物物疏。
興後蒲團盤膝坐，悶來土塌展腰舒。
而今已作疏慵叟，樂樂閑閑道本餘。

題王官谷玄通觀

王官遺跡有星壇，名號玄通觀隱仙。
山秀雲埋棲鳳竹，土豐霧鎖化龍泉。
一峰帝業千年在，三詔仙亭萬古傳。
仙帝超凡俱不面，清名勿朽古今宣。

答王先生問道在何處

忘非泯欲要堅心，道在虚無何處尋。
認取本來真面目，拈來放下是知音。

贈張先生不悟

掣開眉鎖抽身出，割斷名纏便是休。
性若碧天雲片片，萬緣無礙快心頭。

贈李道人

絶念無爲李道人，般般放下是全真。
休休已得長生趣，躍出陰陽劫外春。

詠茶

金童採得靈芝葉，玉女收將閬苑芽。
若是有人知此味，清香勝過趙州茶。

神珠

團團無相亦無蹤，萬道霞光射碧空。
照耀大千含法界，參天兩地豈能籠。

禪道

禪道無爲道是禪，道禪無二没枯偏。
本來一點無分别，湛湛澄澄常現前。

坐浄

湛湛寂寂方丈居，凝神默默養神軀。
魂寧魄浄主賓會，萬慮俱忘一物無。

玄虚子鳴真集

（朱哲點校）

經名：玄教大公案。元苗善時（字太素）撰，門弟子王志道編集。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玄教大公案序 四篇

道統之傳，其來久矣。始太上混元老祖以象先之妙，强名曰道，而立言以德輔翼之，而五千言著其中。然存言外之旨，微妙玄通，有不可得而言者，深不可識，亦强爲形容焉。自道德受關令尹子，其十子各得其妙，如列、莊諸子，至安期生、李仙卿、葛仙翁衆真，更相授受，各有經典。然枝分派利，於洞天福地亦代不乏人。自周漢以來，惟尹子嗣祖位，金闕帝君繼道統，授東華帝君，帝君傳正陽鍾離仙君，鍾傳純陽吕仙君，吕傳海蟾劉仙君，劉南傳張紫陽。五〔祖〕紫〔陽〕北傳王重陽、七真，道統一脉，自此分而爲二。惟清菴李君，得玉蟾白真人弟子王金蟾真人授受，爲玄門宗匠，繼道統正傳，以襲真明。亦多典集見行于世。實菴苗太素師事之，心印其要，蓋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也。實菴抱負此道，以列祖道統心法，模範學人。採摭諸經樞妙，升堂入室，舉其綱要，於列祖言外著一轉語，復頌録之。以易數爲六十四則，又入室三極則。門弟子王誠菴輩集成編，名曰《玄教大公案》。僕静咀玩，言言明本，句句歸宗，體用一真，圓混三教。使人於羲皇畫外縱横，玄聖象先游泳，至哉。華陽真逸唐公，捐金繡梓，以廣其傳，義亦宏矣。誠有决烈見性之機，圓混于中，一一明白。誠此透徹，豈果不得聞歟。然此亦皆師之緒餘耳。僕既霑受用欣然，不揣命工繡梓，與天下福慧大丈夫，同向此按欵中具一隻眼，拶翻關捩，粉破太虚，全本然，反純朴，逍遥无極，嘯傲圓燭無方。性至虚則八達六通，心雲障則千差萬别。是故欲得豁開天外眼，必先明了世間心。僕幼習儒業，長慕玄風，每研理性之元，叅究天道之妙，遍求愈遠，默探愈深，果謂不可得而聞也。夙生何幸，得詣中和，時聞實菴老師法誨，使人累釋心清而造元返本，神凝氣息而安命樂天。切切多方，諄諄曲化。一日，中和上足出示師之升堂入室，舉演法海寶珍，道統心法詩頌，目之曰《玄教大公案》。僕静咀玩，見其剖判一元，結絶萬法，抖擻群真骨髓，貫通列祖肝腸。爲人硎慧劍，礪神鋒，斬三尸，誅六賊，解縛纏，脱桎梏，破憂疑網，斷煩惱障。活死漢，救生靈，誘明達，徹大用大機，造極乘極奥，優游未始，真樂無生。其性理天道之妙，明心見性之機，圓混于中，一一明白。誠此透徹，豈果不得聞歟。然此亦皆師之緒餘耳。僕既霑受用欣然，不揣命工繡梓，與天下福慧大丈夫，同向此按欵中具一隻眼，拶翻關捩，粉破太虚，全本然，反純朴，逍遥无極，嘯傲

金陵淵嘿道人柯道冲，敬序。

无極天心，中融萬法，象先慧目，

先天，是所願也。

金陵青溪九曲逸民唐道麟，頓首謹識。

聖仙至道，體玄先天，用妙萬法，以精誠中息而密固本元，以謙敬和順而美利天下。實菴先生《玄教大公案》，體用全彰，行功圓備，融一真而入妙，混萬理以歸元。俾夫養元炁融冲慧命，寂本性安平道心，偉乎美矣。豈憂寂空無機鋒，口鼓一曲異端之比哉。僕昔聞先生補註《伊川易傳》三分未盡之旨，默然驚嘆曰：伊川先生乃前宗六夫子中一夫子，尚有未盡，今實菴先生補註其未盡，是何人也？恨不能飛見。偶授南臺職，暇日與同僚三五，特踵中和相訪。一見先生，清寂安恬淡如也。及乎熏敬請益，雍容豁達，隨問隨答，的當通暢，使人廓如也。又得觀補註《易傳》未盡，及易網解惑，果謂辭簡理貫，純粹精明，將僕等積年叅學疑難，一旦冰釋。如《大公案》始一則，將三教樞機精妙、中正體用、偏執見解，已盡剖判。中引諸經，一事一理，一玄一妙，若對鏡觀形，精粗圓照。如云三身混極，六慾沉空，虛極反元，動靜體道；以寬慈養天性，以儉約養道心，以謙巽養玄德；日用五音毒氣、十般貞病。至于舉兼山之艮，明靜止真功，題日昃之離，明死生妄幻。畫前至妙，象外重玄，秉羲皇寶劍，劈開列聖玄關，現元始黍珠，照徹群仙天谷。實前代道儒宗師，皆未嘗道。可謂妙超今古，玄混始終，非先天之高明，其孰能與于此。宣聖云：先天而天弗違。信哉。僕敢不師禮事之，茲略序師之道德體用、事理實跡，其先天言前之妙，在乎同志慧力綿密中之體式。

行臺監察御史王主敬從義，頓首序引。

真金不懼火，煆煉愈精明。美玉朽木憊鐵，匠手絶纖瑕，琢磨成寶器。抗難爲。故南華老仙云：有聖人之才，受聖人之道，易矣。或生而知之者，幾何人哉。然夙根靈慧，一徹萬融，亦在乎明師提挈，方可直超最上。我輩福薄根鈍，業力常勝道力，大言直超頓徹，恐亦自昧耳。若從師匠煉琢，自誠明而虛通，猶戒定而慧徹，步步踏實地，心心體太空，久久澄攪不濁，攛磕不碎，自然純粹堅固，豈不美哉。吾師實菴仙翁，道隆方外，教闡環中，發明太上心玄，剖判羲皇骨髓，掀翻三教，融混一元，掃蕩邪宗，豁開正道，斲削後學，造大本宗，烹鍊高明，達先天境。是以良朋霞友雲集，明公賢相風從。虛而往，實而歸，誠不言而信；近者悅，遠者來，咸無爲而成。乃知言未嘗言，弘衆妙迴出思議之表；〔可〕道非常道，備萬德獨立象帝之先。非極高明而通至化者，其孰能與于此。僕日侍玄堂，幸霑法雨，録集升堂之珠玉，緝熙入室之寶珍。然義適多方，理歸一極，歷代聖仙未結絶案款，吾師一一決斷明白。目之曰《玄教大公案》，列成六十四則，以象周易六十四卦；入室三極則，以象三極。誠有決烈漢，直下承當煆鍊，向中默會力行，泯聲色，

淵識情，瑩天心，開道眼，頓超生滅，耀徹古今，大用大機咸備於斯，其真樂奚可勝計哉。誠能如是，庶不負吾師諄諄之教，亦乃千載一時之遇也。雖然，僕亦駕渡舟一夫云耳。

泰定甲子，門弟子誠菴王志道，頓首敬序。

玄教大公案卷上

金蓮道師實菴先生苗太素舉
門人誠菴王志道集

升堂明古 六十四則

第一則

太上《道德真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這兩句，掃盡三教一切有無聲色諸法，使學者於動靜語默外密密承當。故夫道也，非形非相，不色不空，物物全彰，人人本具。乃天地未始之大象，父母未生之至靈，不屬思求，非從言會。蓋遺無定體，心妙無方，乃知不可道之道，乃真常之妙道；不可名之名，即本然之强名。若執可名，即成外道，若執可道，即是異端。大衆，既不可得而名道，畢竟云何領會？誠，誠。領頌曰：

强名曰道，嚼飯喂兒。言思著意，摸壁尋籬。沉空滯寂，幽入傍蹊。屈伸存想，泥法守規。舉無默坐，惺惺著迷。觀心轉物，自礙獃癡。無無自縱，放曠無知。去識内覺，帶水拖泥。機鋒敏捷，竪拂拈槌。語默敲喝，瞬目揚眉。隨情説法，即事起疑。精魄熱亂，識神弄奇。大言闊説，根本支離。悉墮狐狸。寧如純純朴朴，誠誠息息微微。恍惚大虚體一，生前面目巍巍。誠會不神神的義，掀翻衆妙樂希夷。

第二則

太上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云：爲無爲。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旨哉，神領意會，目擊道存。卓爾於象帝之先，超然於形骸之表，此不言之妙也。所謂無爲者，非土木偶人，推之不去，呼之不來，逼之不動，塊然一物也。貴乎一點靈明，圓混混，活潑潑，無心爲而爲，時止時行，以輔萬物之自然。所以道：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且道爲無爲者誰噫？頌曰：

不言之妙，無為之益。寂然咸感，天

下希及。貫徹萬理，融歸太一。一歸何所，混元无極中主，生化不息。生生無生，綿綿密密。不動動中烹紫金，無為為處煅瓊璧。嘻，切忌錯識。

第三則

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一篇盡道心妙有之玄，慧命真空之本。空而無物，虛而有靈，無象之實象，不神之元神，是謂谷神也。不昧虛靈，虛靈不昧，即谷神不死也。不昧虛靈，强名玄牝，樞機圓活，故云玄牝之門。此乃向上玄關，虛無妙竅，爲天地之根本，性命之淵源，闢翕元炁，升降自然，詔然皇極先天大衆，且道如何了當？○兮恍兮惚，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只這物象是甚麽物象？咦，此三者不無不有，非陰非陽，五行不到處，七情未發時，是我本元實象，无極至真，先天祖炁，浩劫元精，三者本一，一體三身，是謂清淨法身，是謂妙有空身，是謂真無道身。誠能元精固，慾海枯，則妙有清淨法身圓；真息調，業火滅，則妙有空身健；元神凝，妄心死，則真無道身寂寂周通無朕跡，寥寥獨立不雷同。三身一混，萬法中融，光輝宇宙，先天天表凝元炁，無極極中振祖風。德備鴻濛。大衆，且道如何了當？○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昔日我祖純陽帝君，語四時凋。大衆，只這一物是甚麽物象？咦，此三者不師寂然良久云：不與萬法同侶，所以獨立而不改；大圓通無斷滅，所以周行而不殆；得此道者，能化化而不化，能生生而不生，故可爲天下母。母，道也。咦，誠、誠、誠、誠。頌曰：

谷神不昧性明圓，玄牝闔闢造化旋。
獅子眼睛明朗朗，象王鼻孔息綿綿。
千和萬合中綿密，一混三元體自然。
心息相依無間斷，恍然父母未生前。

第四則

太上云：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窈兮冥，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此三者不師寂然良久云：不與萬法同侶，所以獨立而不改；大圓通無斷滅，所以周行而不殆；得此道者，能化化而不化，能生生而不生，故可爲天下母。母，道也。咦，誠、誠、誠、誠。頌曰：

兮恍兮惚，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
只這物象是甚麽物象？咦，此三者不師寂然良久云：不與萬法同侶，所以獨立而不改；大圓通無斷滅，所以周行而不殆；得此道者，能化化而不化，能生生而不生，故可爲天下母。母，道也。咦，誠、誠、誠、誠。頌曰：

兮寥兮冥，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此一篇，與南巖儼禪師，同度湖南何祖師成證道果，至今三真一脉，香火不絕。後禪師以此義作一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包含萬象體，不逐四時凋。大衆，只這一物是甚麽物？師寂然良久云：不與萬法同侶，所以獨立而不改；大圓通無斷滅，所以周行而不殆；得此道者，能化化而不化，能生生而不生，故可爲天下母。母，道也。咦，誠、誠、誠、誠。頌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昔日我祖純陽帝君，語此一篇，與南巖儼禪師，同度湖南何祖師成證道果，至今三真一脉，香火不絕。後禪師以此義作一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包含萬象體，不逐四時凋。大衆，只這一物是甚麽物？師寂然良久云：不與萬法同侶，所以獨立而不改；大圓通無斷滅，所以周行而不殆；得此道者，能化化而不化，能生生而不生，故可爲天下母。母，道也。咦，誠、誠、誠、誠。頌曰：

章，金丹之道畢矣。其或未然，審予後頌。頌曰：

陰魄營營擾，陽魂不得安。抱一調元炁，徹通玄上關。心天純瑩玉，性月印寒潭。赤子金元體，嬰兒復粹顏。君享安國樂，民無人我山。魂清魄靈聖，大智樂閑閑。

第七則

太上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云此一章，教人即物明本，忘幻全真。轂因輻而成輪，車因輪而成用。當初本無，以其斷木成器，故假名曰車，成車之用。譬我一身，上至泥丸，下至湧泉，內則五臟，外則四肢，假合幻形。當初本無，以其有此幻形，强名曰人，成人之用。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故有形者以無為便利，中無形者以有為運用，器與室同一義。且道只今無形中主，如何了悟？噺。頌曰：

輻來輳轂車成用，念復歸中道大通。車運器成誰著力，只今誰是主人公。

第八則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一章明入室大定，復命歸根，真空實際，切切真功。空諸幻有，不染一塵曰虛。萬法紛紜，此心不撓曰靜。工夫致極，六脉俱澄，一真寂朗，復其本然。到這裏通身是口，難措一言。我若露泄，汝等工夫忽至此，必然罵我饒舌。我不說破，又恐汝等到此著邪。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畢竟云何？頌曰：

虛之又虛，靜之又靜。身心兩忘，氣融神定。一片玉虛，天心光瑩。復未生前，誰凡誰聖。非真非仙，非心非性。本無可言，亦非可證。寂然誠誠，中中密印。

第九則

太上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真空無象，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頌曰：

無形無影寂無聲，耀古輝今號赤文。妙有有如潭底月，真無無若嶺頭雲。遇緣常默靈光照，對鏡休生業火焚。和會三元歸一極，主人終日醉醺醺。

第十則

太上云：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可謂鬼神莫測，方士莫知，乃知聖人大機大用，無門可入，不可度思，皆自然而然，無可不可。南華老仙言：聖人終日行，未嘗行；終日言，未嘗言。故未嘗不行，行必在道；未嘗不言，言必中節。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音希聲，聽之不聞。此妙也，如雲出岫，若月印潭，難為摸索，搏之不得，既不可致詰。真空無象，視之不見；大發無不中，何必籌策；無為而成，何必繩約。故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自然均非耳目所及，拿捉不住，又不可得而齊方正；美利天下，自然條當寬弘。

故能常善救人、常善救物，作之君、作之師，不自愛貴、不自矜伐。雖大智慧，同大愚人。嗟乎，我輩行不遵道，言不中理，甚至于思慮計較，密察關防，賣弄精魂，好爲師範，自是自見，自禍自殃，去道遠矣。若不直下悔過自新，果行育德，則安能承襲太上真明，光暉天下，利益群生。其或未然，聽予頌曰：

行滿天下無怨惡，言滿天下無口過。倒携慧劍倚長空，萬法來前迎刃破。行時行之坐時坐，飢則餐兮睡不卧。中中默默襲明公，就裏壺天如許大。

第十一則

太上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心本無跡，道常無名，朴雖至小若微塵，神用無方，含造化端，居萬象之先，所以天下不敢臣也。故得此道者，頓超物表，性象太空，周流六虚，動静無礙。是以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汜兮其可左右，微兮其可色聲，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然如是，誠能萬緣頓息，一念歸中，方知道元來自有，不必他來。大衆還會否？頌曰：

心即道兮道即心，不勞思想别追尋。利名雪化靈臺瑩，恩愛冰消慧海深。風捲塵清金虎伏，雲收霧散玉龍吟。天清皎日光圓朗，萬籟寂鳴息大音。

第十二則

太上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原夫念有偏倚，則以正反之。心有妄想，則以覺反之。正覺然妙，亦是道之動也。聖人心若太虚，清淨自然，無一毫偏妄點染，體乎中道，其正也、覺也，何用修爲？故曰：絶學無憂，清淨爲天下正，履謙處順，和同柔弱，禮也，亦道之用也。故天下萬物因生而有，無生則無有矣。大衆，正以反邪，覺以照妄，猶是道之動，道之用。若自尊自是，不反不弱，則道之喪矣。頌曰：

天下本無事，人心自熱忙。雨收山色翠，雲散月圓光。體道神清泰，安常德義香。誠中狂作聖，偏妄聖為狂。本性無欺昧，不必更叅詳。

第十三則

太上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夫天下猶一身，天道即本心。心虚明，則天理昭彰。身中正，則天下安静。乃知道在自身，向外求則遠矣。故聖人反明在本心，向外觀則昧矣。故聖人反身而誠便到家，反照隱密則明德著，不動而變則不理當。大衆，多少省力，又不費心，還委悉否？休，休。頌曰：

不涉程途便到家，何須著境苦枝楂。旻天清肅家家月，春日和融處處花。氣泰款斟王母酒，心清奚用趙州茶。安閑自在全無事，何必喃喃書五車。

第十四則

太上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夫上士元本清高，根基純厚，所以一撥便轉，八達六通，自然移掇不得，天地莫遷，輕輕快快，綿綿密密，精進力行，終始無昧。中人則業識牽纏，利名縈

絆，未免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小人驕矜濁富，誇恃虛名，專尚浮華，憎嫌純朴，故聞聖人之道，則大笑之。若使小人聞道而不笑，則不足以爲至道。故夫何故？達道了明之士，頓忘形體，若昏昧之人；事物無心，若退惰之人。卑下混同，類族平等，大體潔白，外若污辱，廣德充滿，常若不足，建立陰德，密切若偷，質朴真純，茫然若渝。若大方無際，大器緩成，況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視聽不得，道隱無名，摸索不著，清虛寂寞，與彼相反。已上皆下人可笑。惟在道高明，包容含恕，善假方便，委順曲化，故曰善貸且成。大衆，修行人三千功，八百行，盡備此章，勉旃勉旃。頌曰：

物物中含太極真，奈人暴棄自蒙昏。
下愚執僻心茅塞，上士虛中性玉純。
識性空無名本性，凡人了達即真人。
回光直入玄元境，庶免區區再轉輪。

第十五則

太上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聖人不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夫聖人不有去來，了無生死，是以太虛一體，動靜不居。嗟夫，一切人此心無主，忽起忽滅，出機入機，無有了期。夫何故？以人之生死藉陰陽，超出陰陽自反常。欲養生之富厚，則貪婪水火混融忘死地，烝神密固衛生方。人牛俱泯性圓朗，鷗我無情機兩忘。假象指賢歸故里，休迷相數弄文章。

第十六則

太上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夫大道生生不窮，玄德畜養平等，物隨氣而賦形，勢因時而成就。是以萬物莫不尊道爲本，貴德爲元。故道之尊高，長於上古而不先；德之最貴，成於萬物而不先。故體道之士，天下莫敢臣，侯王莫能友，常樂自然。昔帝堯讓位許由先生，辭而避之；帝舜讓位善卷先生，避之而入山。又如莊子休於子陵，辭黃金百鎰，不受相位。古今達道志士，有至于三詔不赴者甚多，可謂道之尊，德之貴，而莫之爵。今之我

輩，未造實理，不有真功，未知道妙深奥，玄理幽微，恃自井量管見，扇惑愚俗，彰揚口鼓，要譽利名，不羞之甚。上忝仙聖道風，下緣市塵俗氣，似此違避太上慈訓，胡不寒心。速改速改。大衆，爾等欲知之而速改乎，欲奮志而力行乎？嘻，老拙更爲饒舌。頌曰：

極品簪纓世慕之，道人看破笑嘻嘻。
溫生溫滅莫多事，花謝花開能幾時。
素履自然寧意馬，實頤寧肯舍靈龜。
優游不事王侯志，何愠人輕與不知。

第十七則

太上云：含德之厚，比如赤子。

夫含養德性，純純朴朴，則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嬰兒也。未三月時，元炁純粹，元神寂冥，不知動静聲色，兩手握固，百骸柔軟，一團和氣，純純全全。所以終日號哭，而咽嗌不破嗄，毒虫猛獸亦無螫傷。蓋與物無心，物亦無傷也。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我輩欲反本還源，歸根復命，以此爲則，不亦簡妙乎。今心無所主，性不安閑，安得元神凝寂，元氣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大衆，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咦，休休休息息，綿綿若存去。

頌曰：

含養工夫妙，中中密密綿。嬰兒心溟涬，赤子性純全。今古誰消息，死生孰變遷。太虚中大象，玄外更無玄。

第十八則

太上云：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衆，此三句妙理，如自家了徹，則一真洞徹，萬行畢備。其或未然，老拙借口與汝等裝點。如我輩省悟得，只這一步，向何處起脚。大衆會麽？

頌曰：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衆，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咦，休休休息息，綿綿若存去。

第十九則

太上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大衆，此三句妙理，如自家了徹，則一真洞徹，萬行畢備。其或未然，老拙借口與汝等裝點。如我輩省悟得，只這一步，向何處起脚。大衆會麽？

頌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大衆，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咦，休休休息息，綿綿若存去。

第二十則

太上云：我有三寶，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寬居仁行，濟人利物，憫惠一切，謂之慈。慈所以養乎天性也。素分安常，省心節事，謹言慎行，誠一无妄，謂之儉。儉所以養乎道心也。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柔和卑下，遜讓持後，謂之不先。不先所以養乎孔德也。大衆，誠能慈，無敵於天下，故曰勇；誠能儉，真樂有餘，故曰廣；誠能不先，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能成其器長。道人家若不慈、不儉、不謙，不惟亡道，凶禍隨之矣。可不戒慎，以保永終之元吉乎？師下座，端誠拜禮大衆，而説頌曰：

富貴謙為本，尊高下作基。謙謙君子吉，行行惹人非。克己心無昧，恕人心不欺。息心無可欲，和順樂希夷。

第二十一則

太上云：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志士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外雖狼藉，内懷至寶。故聖人本體圓明，則大用美利無窮，是以言言中節，事事公當。蓋言未發時，中有宗本，事未萌時，中有君主。夫惟無知此妙之人，言多不善，事多偏倚，乃不知我道大體妙用寂然，中主應化無方之故。然知此道者希有，誠能反觀本主，卓然存乎中，則言也、事也，無不條當，無所往而不利。作之君、作之師，天人敬仰，豈不超絶。故曰則我者貴矣。大衆，且道只今言默作爲，是誰主使？○頌曰：

七情未發妙，六慾不生時。寂寂誠忘我，中中的是誰。言言説奚説，事事為無為。美玉藏中蘊，神珠光自輝。嘻，明明拈出家中寶，無奈人迷不我知。

第二十二則

太上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前經云：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故達道之士，若拙若愚，若昏若訥，洞徹本元，含光寂照，自昭明德，光而不耀。故曰知不知上也。今之我輩，未悟爲悟，未明爲明，螢光井量，自爲了達，强辭口鼓，賣弄精魂，此乃不知强知之節病也。聖人秉氣純厚，德性朴真，八達六通，常若無知，三才一貫，常如不及。以其中虛安静，恬退柔和，並無昧己自欺，好勝争能，自見自是，許多節病。故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大衆，誠能頓覺自己昧心，强知自是之節病，克己改過，自然明德日新，樂天無窮矣。頌曰：

百拙無能懶散人，騰騰兀兀樂天真。人前默訥全無用，就裏含容席上珍。性若良金無雜偽，心如美玉絶瑕垠。休誇口鼓機鋒敏，免爾勞叨墮法塵。

第二十三則

太上云：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原夫天地乃無心聖人，聖人乃有心天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生生化化，美利天下而無害。聖人虛而無所積，故純純全全，道

濟天下而不爭。所以厚養人民，於己愈有；博施濟衆，於己愈多。可謂法海寬弘，而無盡藏。大衆，只這利而無害，爲而不爭的道妙常存，日用天地大生之德，聖人大化之仁盡在己矣。伏惟珍重。頌曰：

至道玄虛妙莫評，樞機造化主生成。乾坤健順生生化，賢聖誠純化化生。舜禹體天奚有害，羲堯心道了無爭。物豐時序人安泰，天下淳風樂太平。

第二十四則

《文始妙道真經》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大衆，一情善惡即不說，且道一情冥時如何領會？嘻，若就此處直下承當，則天心朗朗，成性存存。其或未然，聽予頌曰：

善惡雖然是二途，道人不若悉捐除。七情冥息忽忘我，一道圓光曜太虛。

第二十五則

《文始真經》云：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時務不能拘耳。乃知古者達道隱士，明白四達，默默昏昏，故若愚若拙，和光混世，所以方士莫能知；時行時止，應感隨宜，所以鬼神莫能測。是以時務不能拘耳，得大自在。今之我輩，恃斗筲之量，彰螢火之光，好爲人師，做模作樣，矜誇自是，要譽沽名，殊不知反招魔障，以致灾殃。倏爾忽相遇，非彼亦非此，明白四達，默默昏昏，故若愚若拙，和光混世，所以方士莫能知；時行時止，應感隨宜，所以鬼神莫能測。是以時務不能拘耳，得大自在。今之我輩，恃斗筲之量，彰螢火之光，好爲人師，做模作樣，矜誇自是，要譽沽名，殊不知反招魔障，以致灾殃。倏爾忽相遇，非彼亦非此，以致喪身失命，戒之深矣。以此爲龜鑑，都不如安貧養道，素分樂天，久久自然有無量快樂，作箇本分道人，豈不異哉。頌曰：

弄巧翻成拙，彰明莫若愚。恃才招蹇剥，本分得中孚。索隱令人謗，要名不自如。安常能省事，長泰樂無餘。

第二十六則

《文始真經》云：聖人多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大矣哉。夫人之一息，大體大用，在乎一息之間。故放開則充塞乾坤，綽然無礙；收斂則潛歸黍粒，全無朕跡。靈靈無昧，體用全彰，事莫能遷，物莫能間。大衆，誠能於此明悟了達，則語默動靜得大自在。且道只今如何體審息息？頌曰：

惚焉天地表，恍爾黍珠中。獨立一毫上，昭然體太空。迎之不見首，隨之不見踪。倏爾忽相遇，非彼亦非儂。

第二十七則

《文始真經》云：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所以異乎人。南華老仙云：終日言而盡道，言言皆道；終日言而盡物，言言皆物。道物之極，非言非默。以此推二祖師言，意是一耶，是二耶？大衆，誠能於此通徹，則言也默也、爲也息也，悉自然而然，無可不可。其或未然，反照去。頌曰：

堂前懸寶鑑，圓朗絶纖塵。照者從其照，人觀亦聽人。妍醜都自見，此鏡了無心。目觀耳聽得，方許爾知音。

第二十八則

《文始真經》云：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鷩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又道雲之捲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亦然。乃知聖人條當天下，寂然神化，文彩全彰，應變隨機，均齊弘道。夫何故？聖人大體玉虛，純然無礙，所以任其所化。雲龍禽翔，風雷雨霧，變化不常，大虛未嘗變遷。大衆，今我輩常常沉滯聲色，迷惑有無，著物肆情，强能多事，所以云爲失措，動止有妨，安得本性大虛，綽然自在。噫，若之何，各自理會。頌曰：

威風凜肅，鬼神莫測。和氣雍容，美利萬物。為而無為，欲其不欲。飄然無礙，不疾而速。

第二十九則

《文始真經》云：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蛻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蛻奚白？乃知玉不琢則不成器，天不寒則不結冰。大衆，我輩實非天生聖人，欲學聖人之道，須假修習。真真實實，純純朴朴，事則鷩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眼下胡枝撐，口鼓胡擺撥，濟箇甚事？聖人以蜣蜋轉丸，精思志一，虛白中輝，蛻殼而蟬。物類尚然用工而成，我輩豈不爾思。所以吾道力。大衆，且道如何勝得這七箇畜生？嘻，別人難著力。頌曰：

七箇大魔鬼，常害主人公。主人無志力，營魄騁英雄。慧劍誅白虎，靈宮卧玉龍。太平無箇事，鼓腹樂玄風。

第三十則

《文始真經》云：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而金不足也。故修真之士，常人隨情逐妄，故魄安魂，則慧命堅固而無滲漏。性情混然，則金木無間矣。雖然，喜怒哀樂愛惡慾，皆情也。寂湛圓明，性也。性一而情七，彼衆我寡，所以常被業力勝之常，則要心無遷易；去來乃動靜之變，則要性無昧昏。故南華老仙云：死生亦大矣，無以動其心。雖然如是，死也要只今分曉，方爲了事人。夫何

故？誠能日用間，逆順不能遷，則夜間夢寢不能昧，夢覺既如一，死生了無礙。其或未然，且請究竟。頌曰：

我本無來去，誰云有死生。日月常出没，太虛何暗明。逆順心無染，夢境自然清。無生真樂妙，歷劫慶昇平。

第三十二則

《文始真經》云：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倏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故心喻火也，意喻土也。火生土，猶心生意也。無心則無意，無意則無情，是以情生而意覺，舉意而心照也。大衆，日用間以此照覺，則情識俱空，事物兩忘，應用隨機，忽起忽滅，皆浮浮然。夫何故？吾心有大常主宰存焉。頌曰：

雲去雲來山靜止，潮生潮退海澄平。潮雲無意時來往，山海無心日翠清。

第三十三則

《文始真經》云：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予嘗見朱文公語録云：禪自道家起，釋氏於道家經典抽出，翻頭換面，不與萬法混。這箇主人公，超然自在，倒大來輕輕快快，又何人我死生之疑礙乎。珍重珍重。頌曰：

魚龍變化皆同水，人我生成總一心。同異異同忘彼此，黄金同土土同金。噫，純然一性太空體，寂寂明明絶古今。

第三十四則

《文始真經》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翕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夫三才萬類，皆自太極中變而有自，各賦形以來，物物具一太極，存一天理，在大化中生化化生而無窮。況心流精衮，事物無一時定止。所以自古至今，翻形換殼，不得超脱。大衆，誠能悟此虛幻空華，忘物省事，反情息心，自然一性圓明，不與萬法混。這箇主人公，超然自在，倒大來輕輕快快，又何人我死生之疑礙乎。珍重珍重。頌曰：

風物浪，無時定止。所以自古至今，翻形換殼，不得超脱。大衆，誠能悟此虛幻空華，忘物省事，反情息心，自然一性圓明，不與萬法混。這箇主人公，超然自在，倒大來輕輕快快，又何人我死生之疑礙乎。珍重珍重。頌曰：

魚龍變化皆同水，人我生成總一心。同異異同忘彼此，黄金同土土同金。噫，純然一性太空體，寂寂明明絶古今。

第三十五則

《文始真經》云：均一物也，衆人或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周易》孔聖《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亦物也。故君子體物而不遺，旨哉。釋氏云：人能轉物，即同如來。以此章妙推之，費力不少。夫何故？物自物，我自我，何必轉，何必去。是以聖人純一不雜，體合乾坤，自然物我兩忘，道心不二。

大衆，誠能如此見徹，同物我，全天理，這箇主人公，活潑潑、圓混混，綽然無礙，無可不可，體妙象先，頓超物表，真樂無窮，又何固執意我矣。珍重珍重。

頌曰：

滯有到頭成幻妄，執無畢竟墮頑空。
有無不立心超絶，不明通處亦明通。

第三十六則

《文始真經》云：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形，然後外我；勿曰外物，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大哉，聖人之言歟。物來則應，應之以誠；物去則空，寂然無著，所謂不即不離也。夏葛冬裘，飢餐渴飲，安分隨宜，時行時止，皆平常本分事也。可用則用，可休便休，隨時消息，輔合自然，又不用心，亦不費力。所謂事于無事，爲而無爲，多少輕快。又何外物、外形、外心之分別？大衆，應物忘物，養我忘我，自然一了百當，本性超然。故曰：道可序進。頌曰：

對境如無境，同塵絶點塵。我人俱不礙，大地法王身。
事，乾坤内外總吾身。一徹萬融無箇

金蓮道師實菴先生苗太素舉
門人誠菴王志道集

第三十七則

《文始真經》云：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輕忽道己，不可詘謗德己，不可鄙猥才己。夫非世人而是己，自是也。小看人而尊己，自高也。輕忽人而重己，自尊也。以毀謗人而德己，自能也。以人鄙愚猥瑣而才己，自矜也。

大衆，已上五事，文始真人力救我輩學人節病，當直下明悟反照，如或有一，速當悔改，做箇好道人。若撥無因果，昧己不改，從此五事生五般毒氣，將來自禍自患。必然自是不改，積生凶惡之氣；自高不改，積生强豪之氣；自慢不改，積生驕欺之氣；自能不改，積生愠怒之氣；自矜不改，積生矯傲之氣。如是之氣，皆係禀賦輕薄血氣之性，俗風染污習氣之性使然。

既有此五毒，則生嗔恨煩惱、灾厄苦楚，自爲障魔，德行俱喪。至本然真性，煙霧昏昧如此矣，尚言明心見性，硬誇玄妙禪機，正所謂掩耳偷鈴。嘻，慎之慎之。頌曰：

貧者生來太蠢癡，無聞無見更無知。
人間鄙拙無如我，豈我人前弄爪蹄。

第三十八則

《文始真經》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説。大衆，此一章痛鍼我輩，執著言辭以爲玄妙，墜於一邊，不能圓混大同。誠悟不可言之精妙，直超最上方，契合《文始真經》實理，當在語言之外承當。頌曰：

凝寂爲頑静，邃深屬幻陰。空同何實際，澄徹入昏沉。冥晦幽無照，微言墮法塵。一齊無礙了，慶快樂天心。

第三十九則

《冲虚經》云：有人憂天地壞。真人解之曰：彼一也，此一也。故我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又云：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大衆，死生猶晝夜，去來若冬春。故聖人明達此妙，生死去來，心一太虚，都忘所知，自然而然，此身亦天地。故云彼此一也。乃知精神反本，幻化歸空，一真同乎今日，超然巍獨，何必更問我尚何存。諸公若各向此了得，只今便請如此，休待末後再去商量。頌曰：

幻化有形終有壞，真元無象故常存。
只今一切了無礙，超然三界獨稱尊。

第四十則

《冲虚經》云：魯君聞亢倉子深得太上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使上卿厚禮聘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傳之者妄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此增易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能體合於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惟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悦，以告孔子。孔子笑而不答。

大衆，忘我造玄，虚心體道，則身心圓混，神炁妙融，是以一性太虚，六根互用。大哉真人，圓證若此。惜乎魯君，雖樂然敬愛之，被貴榮聲色迷昧，不能了悟，以告宣尼。且道何故宣尼不答？參頌曰：

三元冲妙歸無極，一性圓輝體太空。
誠會六根源一混，不圓通處亦圓通。

第四十一則

列仙《冲虚經》云：龍叔有十般病，求文摯醫。文摯問其病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己，視己如人，處家如旅舍，吾鄉如他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此奚疾也？文摯向明視之，曰：嘻，子方寸虚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而一孔不達，今子以聖智爲

疾，非吾淺術所能也。

大衆，龍叔之病，榮辱得失，死生貧富，人我視之一笑，故爲病也。所以證聖智圓通，六通無礙，自然而然矣。頌曰：

夫何故復云一孔不達？請諸公默默中參，如參得這一孔通達，則無漏矣。

龍叔十般病，達人當悟證。六通無礙遮，識性空天性。向上窺豁開，一真融慧命。性命了圓成，玉質金堅瑩。

第四十二則

《冲虛經》云：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雖終而不忘，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無所用而死者謂之道，用道得死者謂之常。大衆，此一篇發明大道體常，無斷滅相也。所謂無所從來，不知生爲生，乃道也。生而無生，身雖死而本性不亡，乃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體道得終謂之常。以此明悟真常妙道，體乎自然，何必憂日月有明暗，大虛無暗明。性本太虛體，生滅奚變更。噫，任他桑海變，一點湛然清。

第四十三則

南華老仙云：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達，云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獨明，而況聖人精神之心乎。

大衆，此一章專言一箇靜字。學人常常多被逆順境遷，事物障礙，不能耐煩，欲尋箇幽靜處休歇去。殊不知又添箇尋靜的念頭，到那幽僻處，又有許多勞攘，可憐哉。學者，非曰善惡之善，乃聖人之良能也。大衆，且道只今誰夢誰覺？誠能直下明悟分曉，則知生死夢覺，則齊歸於大化，其中有卓然巍獨者存。故曰：有此大覺，則然後知此大夢也。其或未然，聽吾後頌曰：

第四十四則

南華老仙《齊物篇》首，以二子答問三籟。始言人籟地籟之不齊，便是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末言天籟，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謂衆竅怒息，萬籟澄虛，時是誰耶。前言情，後言理，理一分殊，賓主自別，不齊之齊明矣。就中廣喻，以明物之生化無窮，萬化一化皆神。末以己夢蝴蝶爲喻，結一篇之大義：倏然夢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之字，發明真靜明妙工夫的切。所謂善者，非曰善惡之善，乃聖人之良能也。與蝶，則必有箇分限，到此恰不說破。大衆，且道只今誰夢誰覺？誠能直下然，聽吾後頌曰：

物我同胞體一源，不齊齊處亦方圓。

隨情各造輪迴殼，反本同歸太極圈。
萬籟寂然天籟息，一心清肅識心潛。
化生生化由他變，夢覺雙忘樂象先。

第四十五則

南華老仙云：孔子教顏子心齋，回曰：敢問心齋？孔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孔子曰：盡矣。

大衆，宣聖以一虛字，授顏子心齋，旨哉。顏子一聞而頓徹，直超聖境。云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謂頓然忘我，不知有回也。宣聖許其盡矣。夫視、聽、言、嗅四者，宣聖止以聽聞直指，何也？以耳聽乃衆人之聽，惟隨聲而已；以心聽乃賢人之聽，得符契也。聽之以氣，聖人之聽，反本也。夫人生以來，各賦一太虛，各稟一元炁也。心虛則元炁冲融，炁息則靈明朗徹，非即非離，互體妙用，可謂心路斷絶，性天瑩潔。故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致虛之極，天光瑩發，玄之又玄矣。宜乎釋氏觀音，圓通大行，自聞中而入，得成道果，故號觀音。先聖性與天道，盡在是矣。豈不可得而聞乎？噫，珍重。

頌曰：

口素心不素，安能達本來。不欺誠道戒，無昧即心齋。神谷無纖染，靈臺絶點埃。太虛清徹朗，慧日曜天階。

第四十六則

南華老仙《秋水》一篇，河伯、海若凡六答問，如風濤激石，雪浪翻空，使人驚心喪膽，恍惚茫然。及乎至篇末，清澄碧海，光映蒼天，使人神清氣息，寧極反真。大衆，夫何故反乎？要都歸結在道理權三字上。故曰：達道者必明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又言：察乎安危，事以權行，安危去就，體天應人，禍患魔害，自何而有。到這裏，河伯心冥神契，無後再問。宜乎東坡云：三日不讀《南華秋水篇》，則口臭文不光。誠能明悟，日用自然，無一切魔軍，有無量真樂。珍重。

頌曰：

河伯見秋水，泛濫泊隄起。及乎見海若，望洋嘆不已。井底蛙窺天，海中鱉見恥。見量然淺深，貴乎各知理。大體大機權，吉凶當反己。體道素安常，樂天任終始。

第四十七則

南華老仙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趮志之勃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大衆，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各有天在內，人在外。夫天在內，純粹不雜而大體正；人在外，應變無方而大用通，故徹之；謬心則事情牽纏，故解

之；德累則處斷不明，故去之；物塞則中不虛徹，故達之。皆人欲也。此四六不蕩於胸中，則致中正清靜，明朗虛通。能如是，足可以隆道厚德，成性了心。此一篇，南華老仙特提掇後學的切工夫，漸入佳境，細細咀嚼，多少意味。珍重。頌曰：

凡情人欲衆，四六障天機。省事心無謬。忘緣志不非。情空德絶累，性著意無疑。正靜心虛徹，無為無不為。

第四十八則

南華老仙嘗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有謂乎？果無謂乎？

此一節五言未始，前解者不一，然互有得失，皆未著實，使人愈見迂闊。有以列仙五太，解證稍通。殊不知只以此身有無，乃至真無妙有，又融一未始，一節抵一節，果謂奇奇妙妙，真真純純。且如此身一有，自何而來？因一念而有也，即知念乃身之未始。念自心生，即知心乃念之未始。心自性生，即知性乃心之未始。本然慧性，是性，即知命乃性之未始。本然慧性，真無也；真空慧命，妙有也。真無妙而然。次以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反陰復陽，倏忽起滅，比夫有形相之物，又超一奇絶。末後目與心相感遲疾，亦應乎天機，皆自然即蜕蚼也。始以三物引起，至風目心，大體妙用，造化天機，朗朗明白。以蘧蘧足之多少，喻唾之噴大小珠霧。及蛇之無足而行，又疾喻聖人動止，運化屈伸、相感遲疾，亦應乎天機，皆自然而然。次以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反陰復陽，倏忽起滅，比夫有形相之物，又超一奇絶。末後目與心相感遲疾，亦應乎天機，皆自然洽，不説破。大衆，還會得否？其或未然，實菴借口張揚，諸公貴誠默契。夫人之目一舉萬里，天涯海角都在眼底；心之一動，大地山河盡在此中。裏，則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種種是非彼我、聲色有無，皆爲空華陽焰。真樂自然，豈不簡妙乎。聽其天機舉動，可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不戒慎而返觀哉。如風之初起，似乎勢力輕微，及乎撼山拔木，從微至大。我之呼吸造化工夫，亦復如是。諸公直下曉了大機妙用，自然不費心力。頌曰：

聽頌曰：

南華五未始，從頭追到底。此念自心生，一心從性起。性依命根生，性命同一軌。妙有融真無，玄玄玉虛體。志士明悟誠，真樂無生矣。

第四十九則

南華老仙設一喻，使人即物理以明心，達天機而悟道，然其意密密深深，造其微奇奇特特。言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六事。蚿大體妙用，造化天機，朗朗明白。以夔蚿足之多少，喻唾之噴大小珠霧。及蛇之無足而行，又疾喻聖人動止，運化屈伸、相感遲疾，亦應乎天機，皆自然而然。次以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反陰復陽，倏忽起滅，比夫有形相之物，又超一奇絶。末後目與心相感遲疾，亦應乎天機，皆自然洽，不説破。大衆，還會得否？其或未然，實菴借口張揚，諸公貴誠默契。夫人之目一舉萬里，天涯海角都在眼底；心之一動，大地山河盡在此中。裏，則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種種是非彼我、聲色有無，皆爲空華陽焰。真樂自然，豈不簡妙乎。聽其天機舉動，可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不戒慎而返觀哉。如風之初起，似乎勢力輕微，及乎撼山拔木，從微至大。我之呼吸造化工夫，亦復如是。諸公直下曉了大機妙用，自然不費心力。頌曰：

大道無不在，物物總含容。夔蹢疾如蚿，理體黃中。泯識有無有，忘情空不空。反觀心密妙，覿面主人公。

第五十則

黃帝聞廣成君隱於崆峒山，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靜居三月而往問道。廣成君南面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吾聞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長久，廣成君蹴然而起曰：善哉問。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而靜，〔汝〕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惟湛然方寸，無使營營，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得吾道者，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

大衆，夫人之本來元神不能守舍，蓋由情生心擾，念動精搖之故。廣成君教帝心無知擾，神將自守，旨哉。黃帝大聖人，尚如此席茅齋心三月，膝行跪于下風，叅師問道。我輩何人，猶不能如是，安得入神於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哉？噫，頌曰：

心絶營營神在舍，精無搖動氣歸根。
炁神綿密中中息，直入玄元衆妙門。

第五十一則

《南華經》云：黃帝遊赤水之上，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珠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可以得之乎。

大衆，此一玄珠，人人中具，耀古輝今，光天徹地，只爲物慾塵障，事情雲蔽，明見馳騁，智識縱橫，所以昧失此珠。幸有欲見此珠者，又即言辭而求者，或以聰明揣度而求者，又以智識思求者。明求愈遠，智索愈遥，故黃帝以此三人求尋而皆不得。後以罔象，罔象得之。何謂也？使人離其語言知識，忘乎聰明見解，誠意於丹丘之上，淵心於罔象之中，一點圓明，自然朗徹，豈不簡妙哉。再審後頌曰：

一顆無價珠，沉埋被泥淤。聰明智揣摸，都屬者之乎。潛心歸罔象，不覺珠光浮。一躍出清淵，圓明耀太虚。

第五十二則

《南華經》云：契神綿密中中息，直入玄元衆妙門。遊無極之野哉？噫，頌曰：

心絶營營神在舍，精無搖動氣歸根。

第五十三則

南華老仙云：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云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大衆，聖人以寶貴精神，安和性命爲樂全，故安貧樂道，不以軒冕爲榮，而喪清高志節，況乎窮約趁俗，小識小行，而爲道德之累哉。喪己於物，失性於俗，何足道哉。戒之慎之。頌曰：

世事如雲變，炎凉反掌間。利名心冷淡，道德性芝蘭。有用心流浪，無求志泰山。綽然無繫礙，大志樂閑閑。

第五十四則

南華仙宴息，東郭子敬問曰：所謂道惡乎在？真人曰：無所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真人指前蟻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真人指空地曰：在瓦礫。曰：何其愈下耶？真人曰：何其愈甚耶？郭子不會。

拙哉，吾太上云：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又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宣聖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此推之，則曉南華老仙假目前物類，發明道之本元。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❶。如惠施之學，以萬物畢同畢異，天地爲一體，天下之辯士相與樂之。如言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不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士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然惠施之談，自以爲最賢，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常欲以勝人爲名，弱於德，强於物，駘蕩而不得，逐物而不反，窮響聲形，與影競走，悲夫。

大衆，南華老仙特舉惠施之才，爲一經之結。意其後世之人，氣輕福薄，不復天地之純，聖人之大體，專尚機鋒敏捷，問長答短，問東答西，問有答無，

急無可答，反使人參。教小輩利口之縱橫〔便〕捷，君子木訥而難對。一片勝心，自尊自大，鼓誘鄙俗，誑惑愚夫，闊說大言，自爲普化，迤迤習成淫風，傷哉。《易》曰：咸其輔頰舌。又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正謂此也。諸大善人，誠能勘破此等，明悟了達，當含光內燭，寶毓天和，毋似此徒張皇誑妄，當反朴還淳，止此而已。頌曰：

學道修心反朴淳，朴淳不必更思尋。
口頭三昧空搖舌，眼底百端錯用心。
墨子儉勤猶可取，惠施詭譎實難箴。
不言言妙誠通徹，淵默雷轟震大音。

第五十六則

純陽帝君云：悟真常，不達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紫陽真人云：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却入身。争似更能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大衆，今之説明心見性者，皆以揚眉瞬目、竪指舒拳、敲喝語默應對爲了，能以此學解，以此識神認作本然真性，爲真的當。自謂無疑罷參，只這一邊事尚未著實，況乎與語真空慧命，末後大事，祖師以此二詩遠之遠矣，深可憐哉。惜乎我輩薄福，警拔志士，可謂痛切。況有守腎守臍、守心守腦，努力搬運，屈伸作爲，種種泥形著相，爲命基工夫，亦可憐哉。且道如何是端的？默息去，默息去。頌曰：

活通大象鼻孔，突出元獅眼睛。兩箇打成一片，千和萬合沖凝。恍惚綿綿密密，自然圓混太清。篤志若山了得，長春至樂無生。

第五十七則

《周易·繫辭》，孔聖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大衆，這箇密處，便是聖人安身立命處，不可以知識思求，亦非耳目視聽。當至至誠誠，洗得心上潔潔淨淨，明明朗朗，方可得退藏于此。故聖人以窮理爲先，理窮則性盡。理即心性無合不處，命無性無主。性命一圓融，自然隱乎此。真火炎太虛，慧風輕鼓舞。霎時天地鎔，太極圓如

第五十八則

周濂溪與伊川云：看《華嚴經》一部，不如看一艮卦。大衆，以一艮卦能盡得《華嚴經》義乎？衆默然熏禮，請開發。曰：艮，止也。重艮爲艮，止之又止，止于至善，息乎大中，聖人能事已矣。故卦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背與心相對，不曰艮心，而曰艮背者，心忘己矣。心忘己，自然人我兩忘，聲色俱泯，造先天之妙境，何世間之灾咎，豈不簡妙哉。《華嚴經》至妙之理，不過如是。中間廣喻，四菩薩即易四象，八金剛即八卦。復妮兩卦十二爻，即一年節候。龍女七歲成男，卦有六爻，剥坤第七，變爲復震。震爲長男陽龍之象，故喻七歲成男；純一不雜，乾陽之象，故喻善財童子。天地五十五數，善財五十

三，叅末叅大。天神至地神，即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也。叅合也，恰好五十五數，成純陽乾數。故爲八十一卷，皆《易》中聖人之緒餘也。故周夫子以看一艮卦，勝看一部《華嚴經》，豈不然哉。雖然，若云大聖人超出乾坤之表，巍獨无極之真，此亦謂之緒餘。大衆，能會得否？頌曰：

止之又止止無止，當於言象外叅求。
艮心艮背歸无極，忘我忘人混大冲。
大易羲皇元罔象，華嚴長者體洪濛。
一齊止止全無法，玄又玄兮空不空。

第五十九則

《周易》離卦第三爻：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此一卦爻，聖人發明人之遊魂爲變，生死之說。離，麗明也。人之前明將盡，後明相隨，如日之傾昃入地。這一點靈明昏晦，到這裏隨時處順，鼓缶樂天，則明明相繼，自然而然。不達死生之理，到這裏手忙脚亂，氣濁心荒，嗟嘆無主，凶也。這箇凶，非處世吉凶之凶。這一凶是一念有差，翻軀換殼，又不知作甚麼物類也。此凶不可言，嘻。大衆，到這裏若之何理會？衆禮請開發。大衆，到這般時旋理會，則遲了也。要在乎只今便理會。所以離卦第五爻❷云：畜牝牛，亨。人之嗜利趨名，隨情逐物，恃明好察，騁俊矜能，何嘗反照這點靈明。聖人設一畜牝牛爲喻。畜，牧養也。牛乃順獸，牝牛順而柔也。只今反照虛中，含光内燭，如牧牛相似。向一切逆順聲色調和爲工夫，久久馴熟，柔順安恬，習俗血氣之性自然消殞，本然真性自然清真。到這裏，夢覺如晝夜之相待，死生若冬春之繼旋，何凶之有。禪家牧牛之説，亦倣於此。雖然，若大聖人形神俱妙，無生無死之玄，此亦是第二機。珍重珍重。頌曰：

一從拏住這頑牛，三股芒繩穿鼻頭。
略自侵禾加棒捶，星兒落草便鞭抽。
昔時未鍊頑而拗，今日調馴順且柔。
鞭索頓忘無箇事，山前卧月睡齁齁。

第六十則

《周易·繫辭》云：易無體，神無方。又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乃知無體之體，易之大體；不神之神，易之至神。至神大體，乃先天易也。宣聖教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體之無思，則心寂然無爲，則性不動。大衆，只這不動寂然時的主宰，便是先天之妙、無極之真。若能直下承當，精誠默貫，自然萬理昭彰，一性太虛。向平常隨機應用，則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不行而至，不言而信，静存動照，誠已感通，所以神化無方，無幽不燭，天地莫遷，鬼神難測。先儒謂須信畫前元有易。誠哉言也。噫，公等只今了得，一部易理都在自己，千賢萬聖俱立下風。其或未然，看○頌曰：

此○舒直强名一，一復還圓號太極。
不動動中闢翕機，三才萬物歸吾密。
歸吾密處體中中，一片太虛無眹跡。
證箇義皇向上人，先天天表樂真逸。

第六十一則

重陽祖師初至寧海范明叔之南園昔時未鍊頑而拗，今日調馴順且柔。鞭索頓忘無箇事，山前卧月睡齁齁。

《周易·繫辭》云：易無體，神無方。又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乃知無體之體，易之大體；不神之神，易之至神。至神大體，乃先天易也。宣聖教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體之無思，則心寂然無爲，則性不動。大衆，只這不動寂然時的主宰，便是先天之妙、無極之真。若能直下承當，精誠默貫，自然萬理昭彰，一性太虛。向平常隨機應用，則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不行而至，不言而信，静存動照，誠已感通，所以神化無方，無幽不燭，天地莫遷，鬼神難測。先儒謂須信畫前元有易。誠哉言也。噫，公等只今了得，一部易理都在自己，千賢萬聖俱立下風。其或未然，看○頌曰：

此○舒直强名一，一復還圓號太極。
不動動中闢翕機，三才萬物歸吾密。
歸吾密處體中中，一片太虛無眹跡。
證箇義皇向上人，先天天表樂真逸。

第六十一則

重陽祖師初至寧海范明叔之南園昔時未鍊頑而拗，今日調馴順且柔。鞭索頓忘無箇事，山前卧月睡齁齁。

《周易·繫辭》云：易無體，神無

一見祖師來，問曰：先生何方而來？曰：路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丹陽作詩默有此句，一見符契，遂邀坐，進禮問道。曰：五行不到處，一炁未生前。丹陽真人驚起作禮。有范明叔在傍曰：此十字簡而且盡妙，先生非神仙，安能及此。大衆，祖師一見，便指示生前面目，象先至妙，偉哉！超出陰陽之表，即五行不到處也。復乎性命之先，即父母未生前也。丹陽真人一聞即悟，自此至終頓超然絶，可謂真實希有。紫陽真人云：五炁歸元，一真反本。即上義也。大衆，誠能神悟心通，直下領會，含光默默行將去，豈不妙哉。其或未然，審聽予頌。頌曰：

精神魂魄意，和混一作圓。身心寂不動，恍惚體象先。非心亦非性，非佛亦非仙。粉碎大虚空，先天天外天。

第六十二則

玉蟾祖師云：父母未生以前，儘有無窮活路。只今身心不動以後，復有无極真機。旨哉。原夫未生以前，純然元炁，中含至寶，生生之妙，圓混無方，所謂無窮活路也。自有生以來，赤子之心漸變，本然真性日遷，識性雲障，妄想霧昏，終日泛流緣業，何時澄清本源。故祖師慈憫，以身心不動警拔我輩，驀直反流歸源，可謂切切矣。所謂身心者，非妄想肉心，非氣血幻身，乃本然靈慧，無象法身也。所以法身寂然，則真靜矣；靈妙澄然，則玉虚至真，體獨象先，頓超物表，可不簡妙哉。大衆，欲知之乎，行之乎。頌曰：

父母生前一點真，不空空象號元神。靈虚真靜中中妙，恍爾自然無極春。

第六十三則

司命三茅仙君詩云：靈臺皎潔似冰壺，秖許元神裏面居。若向箇中添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虚。旨哉。大衆，此一寶珠至微，如何能包容千真萬聖不知所在？公等直下離諸五慾，超出五行，向這裏勘破，則璇璣玉衡，一時停輪，四極朗清，萬法中融，自然直超祖劫，復乎天根，上無復祖，唯道爲身，逍遥乎玉山上京，游泳乎大羅玉清。美哉。金蓮寶經云：文始博大心不死，情未忘，必切要冰灰這貪妄心、嗔恨心、愛慾心。此三心先了得，其他名利求逐等心自然消滅。此三等心不了，要脱離輪迴，頓超生滅，未敢相許。諸公各各精誠，早了早了，同游泳無何有之鄉，先天清虚妙境。伏惟珍重。頌曰：

止止休休貪妄息，謙謙讓讓恨嗔冰。慾根愛念最為害，了得自然超死生。損神氣喪元精減，切休掩耳暗偷鈴。莫怪實菴言醜陋，要伊耳瞎眼睛聾。

第六十四則

元始天尊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無鞅聖衆，俱入寶珠之中，不知所在。大衆，此一寶珠至微，如何能包容千真萬聖不知所在？公等直下離諸五慾，超出五行，向這裏勘破，則璇璣玉衡，一時停輪，四極朗清，萬法中融，自然直超祖劫，復乎天根，上無復祖，唯道爲身，逍遥乎玉山上京，游泳乎大羅玉清。美哉。金蓮寶經云：文始博大真人示衆，拈一金蓮花，於中現一寶

珠，放百寶光，遍現十方法界。又云：奈諸衆生，將此金蓮寶珠自沉泥穢，甘受五濁，昏昧光明。若諸善根發一信心，但能躍出諸塵垢，自然清淨光明，洞燭十方三界，咸樂如是，非我獨有。以此推之，此一寶珠，人人身中具足圓明。所以道：放開彌滿六合，廣大包容，歛則退藏於密，鬼神莫測。○頌曰：

粟中藏世界，即芥納須彌。一點玉虛妙，萬法總綱維。含弘無盡藏，潛密絶芒微，罔象中中得，寶光極耀輝。

入室三極則

極則章一

純清虛白妙真心，無昧圓輝耀古今。朴實道人當了徹，安平放下樂希音。

予嘗謂丹臺無昧，則精炁冲融；靈府生塵，則心神昏散。予試問：諸兄在此許時，亦忖得自己血氣禀賦之性，習染俗氣之性，曾變得否？貪嗔愛慾心、利名情妄心、才能好勝心、聰明見解等心，曾去了否？其或未然，既要了此真功實妙，便當一一絶跡勿留。全身放下，本然靈妙見前，方可收拾歸來，退藏於密。這箇密處，仙真强名神谷，雅號玄關，陰陽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是我安身立命處。誠能六慾不生，三心泯没，向喜怒哀樂未發，寂然虛豁，中中天目反觀罔象，鼻孔默息。從默息至真息，自真息至定息，六脉淵澄，一真恍惚。湛兮似乎存，朗然若我獨，寥寥玉虛，純純全全，圓明冲漠，虛白自然。到這裏，天地莫能遷其體，日月莫能眩其明，鬼神莫窺，陰陽莫測，通身是口，難措一言。實菴太甚饒舌，露泄天機高明。誠能信得及，力行將去，水到成渠，自然而然。噫，别人著力不得，各請自理會。珍重珍重。

極則章二

始念隨流脗合形，有身性命體元成。心安恬澹性珠朗，炁息冲融命寶靈。

性也，命也，固執一邊可乎？原夫先天慧命未明，本性則無主宰。元始本然不修，慧命則無安存。若得性命妙融，必要炁神密混。若夫欲明了本然真性，必先息心；修煉未始慧命，必實養炁。息心在乎意澄情反，養炁在乎神定息調。尹真君云：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故命猶源也。静則體一，動則名殊。以此究竟，多少分明且也。喜怒哀樂愛惡慾，情也，因意感而有，猶風生波起。思慮念意根，心也，因事物而生，猶水動流行。寂然虛體澄湛明清，情也，猶流反水澄。元炁冲和綿密氤氳，命也，猶滄海元源清徹。若能情泯於心，猶風定波澄。心潛本性，猶流歸水止。性融於命，猶水澄源。紫陽師祖云：風定波澄，心珠光瑩，碧潭清淨，性月圓暉。全真了心達本，至命還元，盡美在此。是以透徹重關，頓超向上，明登實際，得證真空。豈若肩板漢，只見一邊，癡禪客幽囚鬼窟。故《易·繫》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丹經所謂融了真无，自然妙有，旨哉。子大不肖，輕泄天機，頓忘愆罪，重爲細詳，密指高明，誠心會得，精進

修持，乃天付也。

《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炁精，恍恍惚惚，窈窈冥冥。所謂三品者，乃元神、元炁、元精，不有不空，無聲無臭，恍惚窈冥，元無定體，三者本一，一體三名。嗟乎，人自有生，心漸迷暗，因意情動摇，而化爲五精。猶水神、猶木炁、猶火意、猶土意、猶土意生情金，金尅木，神從木亂，元神化爲識神。水尅火，炁從鼻散，元炁化爲血氣。土尅水，精逐意慾，元精化爲感合之精。故隨順，境人也；逆止，元仙也。玉蟾師祖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逆歸，大地七寶。紫陽祖師云：四象五行全藉土。夫意土能尅水，而生金情，能伏金情而制精水。又云：真土制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土釜，身心寂不動。大衆，具眼具眼。安静身心，調伏情意，向真陽萌處煉元精，化元炁；凝元神，體太虚。超出五行之表，巍獨三界之上。種種誘喻，悉是强名。予今爲諸大德豁開天外眼睛，通徹象先鼻孔，會元始天尊與靈寶天尊，圓混于鬱羅蕭臺，卓爾希音，未始巍然，象帝先天。噫，玄元心印，道統玄關，向上真機，天仙丹寶，盡浄明矣。或問：水濕火燥、金流土崩時，若之性命安在？曰：兵無可不可。噫，妙真常，息元炁，神無隨印轉，將禀令行，慧劍一揮，魔軍膽碎。雖然太平本是將軍定，不用將軍始太平。珍重珍重。

極則章三

清浄冲虚，純真恬澹。叅萬古而混一，貫百王而極中。體妙先天，用明皎日。此吾太上心法也。俾夫志士，泯人心而明徹道心，絶物慾而完全天理，虚心寂性，息炁凝真，慧命金堅，道心玉瑩，超入玄關，造无極奥。是以列祖以心印心，假言著道，貴乎道德圓備，性命雙隆，體妙玉虚，直超最上，是不知惡死。故生而不有，樂無生天；死而不忘，了無死地，不化而化，自然而然。今之我輩，專以死生爲一大事，因緣一曲偏見，服膺憂念，正謂空頭煩惱。故尹真人云：人之横計死生，愈變情識，止名爲妖，不名爲道。大衆，誠能向此明了，居圜入室，和混從容，樂無窮，多少慶快。工夫誠此，老夫許多言辭都無可用。非天下精一極誠者，其孰能與于此。珍重珍重。

❶裂：原誤作列

❷離卦第五爻，似有誤

玄教大公案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27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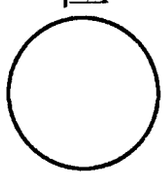
經名：玄宗直指萬法同歸。金牧常晁撰。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一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黃本仁編

无極太極圖序

无極者，无所至至之謂也。又无洞玄虛，寂然不動。此無名天地之始也。后世强曰无極，曰太易。因靜極而後生乎動，動而不已生乎炁。炁理混沌，三才由是而胚育，變化之道生矣。此有名萬物之母也。故謂太極。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者，无極也。由无極而有太極，由太極而有乾坤，乾離而日生焉，坤坎而月生焉。四象立而八卦列，陰陽合而男女生，人倫由是始也。離震而以分，四序由是以運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結而不散者爲山嶽，融而不滯者爲江河，抽地陸者爲草木，潛淵藪者爲鱗介，走者曰毛，飛者曰羽。由是寒燠相因，濕燥相感，情僞以交，精氣以接。蠢動含靈之屬，有生無識之類，生生而不可已也。


无極

此純然性理，即太極之真無，無名天地之始也。


太極

此理氣混沌，即无極之妙有，有名萬物之母也。

无極太極圖序

无極者，无所至至之謂也。又无洞玄虛，寂然不動。此無名天地之始也。后世强曰无極，曰太易。因靜極而後生乎動，動而不已生乎炁。炁理混沌，三才由是而胚育，變化之道生矣。此有名萬物之母也。故謂太極。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者，无極也。由无極而有太極，由太極而有乾坤，乾離而日生焉，坤坎而月生焉。四象立而八卦列，陰陽合而男女生，人倫由是始也。離震而以分，四序由是以運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結而不散者爲山嶽，融而不滯者爲江河，抽地陸者爲草木，潛淵藪者爲鱗介，走者曰毛，飛者曰羽。由是寒燠相因，濕燥相感，情僞以交，精氣以接。蠢動含靈之屬，有生無識之類，生生而不可已也。

論无極妙有

无極，太極之真无也。太極，无極之妙有也。真无者，性之始也。妙有者，炁之始也。妙有胚混，先成乾☰象，兩乾以爲坤☷，乾坤既立，人倫萬物由是以生，性命之道立矣。至於均四象，布五行，環八卦，導三元，成代謝，迭興衰，是特陰陽二氣之流運者也，而无極之本無加損焉。在太極之上寂無形變，在二儀之下不與物遷。其曰太易、太初、太素、太始，其名異，其道一也。然而太極受命於无極，乾坤受命於太極，人物受命於乾坤，即一貫也。非无極外生太極，太極外生乾坤，乾坤外生人物，始於理之真無，成於炁之妙有也。

論无極太極即理炁

无極者，純然理之謂也。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炁，理炁混沌，是名太極。此有名萬物之母也。至於三才立，萬物生。理之均物，謂之性。氣之付物，謂之命。原人物性命，即天地間之理炁也。人物得之爲性命，天地間理炁，人物得之爲性命也。始則理炁混然太極，終則天地具乎理炁。理於炁不獨存，炁於理無奇立。與三才萬物相爲而無終者，理炁也。然理之體靜而形虛，炁之機動而形靜。靜而虛者，道也。動而形者，器也。始於无極，成於太極，分爲兩儀，散爲萬類。而理與炁，未始乎離，未始乎息，亦未始乎加損也。

性命之源

太極無形，肇生乎一，一析爲水火之數彰焉。一與二偶，乾體乃成，是爲性命陰陽之本初，人倫萬物之資始也。由是中分乾☰以爲坤☷，兩儀立而四象峙，八卦列而晝夜交，自乾元始判，性命遂分。《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乾道未分，水火所以自具也。至於乾道變化，分以爲坤，萬物得乾坤所分之炁，各正乎性命以生。此乾元降本，品物流形也。故全於乾者爲陽，分於坤者爲陰。陰陽之立，品物資之以生。得乎乾之具者曰性，得乎坤之分者曰命，得乎水之一爲精，得乎火之二爲神，得乎性命精神之具者曰道也。○水一火二合而爲乾，此乾元自具水火之妙也。元命本性之始也。至於分一爲二，則一體無而二體有。合而爲一，則一體有而二體無。此有無之互爲變化者也。故大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所以无極即太極之真无，太極即无極之妙有。故乾之始者本無，因乾分以立以成象。坤之始者本無，因乾分以成形。分合有無，此生陰陽萬物之大本也。○乾元、水火、陰陽、性命，精神於物無所不應，炁於物無所不之自具也。故乾性於道，人性於乾，合乾而順坤，成性而復命也。乾分爲坤，坤合復乾，二體分合，性命乃全。故伯陽修仙，《叅同》以《易》，謂性命不過乾坤也，精神不過坎離也。乾坤坎離不過一也。一者不過太極也。太極不過无極也。一之未形，太極之無始也。一之既立，太極之有始也。無始者，性之始也。有始者，命之始也。性始乎無，虛靈知覺生焉。命始乎有，流行生滅繫焉。有無之對，動靜之交，變化之道立矣。然一乾坤之策，其有萬千五百二十。故一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合三百六十，以應一朞也。故乾之正得三百六十四。除乾坤坎離，二十有四兩二成四，重四成八，重八十六，合爲三十二，重三十二爲六十四，六十四成三百八十四。除乾坤坎離，二十有四數成乎一物，一物具乎一法，一法之中復生諸法，總而言之曰萬。其始也，依一立名，依名立義，依義立事，依事立功，依功立異，依異立奇，依奇立是，依是立非。是非既立，於愚別智，於否別通，於通別理，理之妙覺之謂神，神之虛靈合乎炁，炁之付物之謂命。《易》曰：寂然不動者，性之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也。性於物無所不至，理於物無所不公，神於物無所不應，炁於物無所不成。本然無爲者，性也。物之均具者，理也。玄通妙覺者，神也。運行不息者，炁也。本乎性，順乎理，存乎神，炁以生者命也。

萬法歸一圖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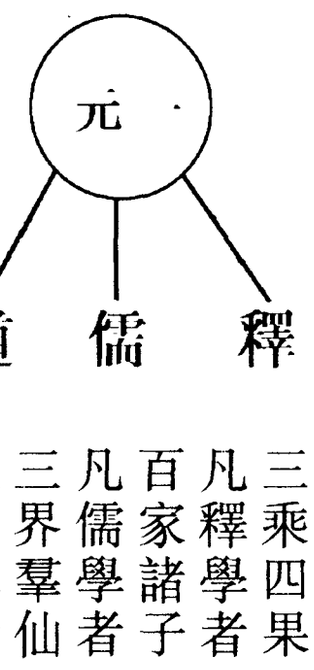
一者，萬法之母也。故兩一成二，

以往，雖巧歷不能得也。三千八萬隨事訓名，皆事物之交錯，人心之變通也。无極之始惡有是哉。智者必總萬法而一之，還其原而反其本也。一之既復，萬法旋元。故聖人一以貫之。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苟非一以貫之，直乎萬又萬矣。

一齊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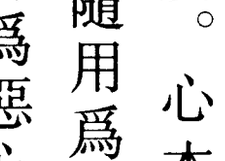
夫萬法之於天下也，以滄海爲口，黃河爲舌，不能盡辯其是非。崑崙爲筆，青天爲紙，不能盡寫其情狀。世愈下而法愈變，人愈詭而道愈乖。故一源纔動，萬法交馳，猶雨挫群叢，風號衆竅，紛紛焉，擾擾焉，莫知能禦也。雖使犧軒重立法，瞿聃再談玄，不能抑其萬法之多，萬法之既動之源也。其萬法之多，是以不齊而齊，廣，有以智慮而窮之，是以不齊而齊，其不齊也。齊之者何？一而已矣。一之者何？會其極以歸其極也。然萬法虛假，一亦妄生。一之不動，則萬法無生。吾將一以貫乎。萬法同乎彼我，侔乎天地，惡得不齊者哉。謂一不可反，法不可齊者，未悟可齊之理也。

三教同元圖



三教同元譬説

窮理治天下，莫大於釋。復命御三才，莫大於儒。性超生死，莫大於釋。夫三家者，同一太極，共一性理，均以教育爲心也。鼎立於華夷之間，均以教育爲心也。其元同其爲思其納衆理也。由郭之納衆庶也，海之納百川也，鼎之納衆味也，身之納九竅也，天地之納萬物也。貴乎静不貴乎動，貴乎清不貴乎濁。昔同父母，今者寇讎，爲之奈何？雖欲解其兵，釋其患，和其光，同其塵，盡其心智。心在天爲天心，在地爲人心，在天下爲天下心，在萬物爲萬物心，不過一心也。舍其物而得其名。所以用也。古人無能名之，故爲之字。以此下象三才萬法。



郭郭

全於无極之謂性，分於太極之謂命，道所當然之謂理，包括衆理之謂心。心者也，總萬法而言之，其形廣大，其體虛无，妙覺玄通，包含萬有，初無善惡小大之名，由人物所以用也。用其末異者，後世異之所以異也。譬兄弟三人同一父母所生，不幸父母早逝，兄弟離流他國，及其長也，承嗣三家各變其姓氏，三家之君忽有民土之爭，其三人各總絶世之智，出奇運軍，擁將調兵，遇於中原之野，或攻於左，或攻於右，或攻於中，雖復鋒鏑以交，兵刃以接，終自不能相下。何哉？蓋其力齊智等。勝負所以難分也。有識者曰：昔同父母，今者寇讎，爲之奈何？雖欲解其兵，釋其患，和其光，同其塵，盡其心智。心在天爲天心，在地爲人心，在天下爲天下心，在萬物爲萬物心，不過一心也。舍其物而得其名。所以用也。古人無能名之，故爲之字。以此下象三才萬法。心本無常，隨用爲常。心本無度，隨用爲度。心本無動，隨用爲動。心本無思，隨用爲思。用其善者爲善心，用其惡者爲惡心，用其小者爲小心，用其大

者爲大心，以此心象郛郭也。由是知心之宰衆理者也。

性命身混合圖説



性者，元神之妙也。萬物莫不均得之，其體至静、至虚、至玄，在聖不增，在愚不減。在古不變，在今不移。天下之動，不能動其動。天下之至，不能至其至，此所以爲性也。命者，元炁之正也。炁之與物，謂之命又令也。令之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在物則在窮通，在理本無生死。萬物無常，此形器之物於分限者也。而元命未嘗斷續焉，以不召而行，所以謂命也。身者，令根本也。始於無形，因緣父母而成其象，實受天地之正炁，故肖天地以爲形，眼視耳聽，鼻嗅舌談，意知情識，手執足蹈，此所以爲身也。非身則性命無所寄，非性命則身無所主。混而合之曰人，明其性者曰道，去寶身命而不寶其性者，特炁息寄於一物耳。或曰身無常，命有限，身命不存，神安在哉。曰是身假物也，終久必還，是命流行也。物於生滅，有身則合。而爲人，炁散則歸之於道。聖人外身而身存，元神元命曷嘗喪焉。若離身求命求性，是外水而求魚龍，外天而求日月也。

牛車寶諭身性命説



夫性人之所性也，物無不均有之。命者，身者人之本也，性命之所由也。受天命以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身非命不能立其本，命非身無由存其生。性非身命不能寄之以靈，成之以善，此三者不能須臾離乎本也。今借寶諭乎性，牛諭乎命。寶者，貴重之物也。車者，容載之物也。夫以寶載車，然後駕之以牛，故牛行車行，寶在其上矣。牛能行不能載，車能載不能行，寶雖貴，非牛與車亦不載矣。故牛非車則無所運，車非寶則無所載。故寶逸而牛車實勞矣。夫車假合之物，因牛行道，因寶而載，非假合必不能相爲其用也。況假合者終久必離，奉行者終久必弊。猶牛終死，車終破也。寶非假合，故得獨存焉。由此觀之，身之亡，有生之常也；命之窮，流行之常也。不與身命俱亡者，惟性理也。今不明其性，是去寶不取也。不知命，是去牛不駕也。不修身，是去車不用也，至於牛死車破寶亡。悲夫！

陰陽以静爲主説

陽動陰静，陽清陰濁，世所共知。至以静爲主，則世不知之矣。夫太極之體本乎静，其動者依乎静，然後而動，非先以之静，故不能繼之以動。三才之道，是以静者爲動者之主矣。況静而生性，動而生炁，静而生仁，動而生智，天下之事莫不由動之所以生也。今謂陽動其所本必静，陰濁其所本必

清。靜爲動之體，動爲靜之用也。由此觀之，靜者逸而動者勞，靜者尊而動者卑。苟非靜，何以一天下之動。故聖人取至非清，無以明天下之濁。故聖人取乎太極靜以爲道，非賤陽而貴陰也，取乎太極之始也。夫天雖動，而有動中之靜。地雖靜，而有靜中之動。天非靜，故不能應萬物之情，地非動，故不能發萬物之生。故乾之中陰爲離，日象也。坤之中陽爲坎，月象也。是陽必以靜爲體，陰必以動爲基也。天體靜所以剛而愈健，地體動所以生而不息。故天地常應常靜之妙也。陽動陰靜，天地之正體也。陽清陰濁，天地之正形也。陽剛陰柔，天地之正理也。陽尊陰卑，天地之正位也。一起一伏，陰陽之升降也。一住一來，陰陽之代謝也。一寒一暑，陰晝一夜，陰陽之明晦也。一往一來，陰陽之推遷也。至於充塞兩間之不變，周游六虛之不移，窮之不見其始，寂然不動，靜體本然者，此又非陰陽之形，寒暑之炁可以測也。

佛氏卐字心輪圖説



陳遁齋曰：此圖甚妙，佛氏以卐字書于胸中者，表法也。由釋氏之闡奥，造儒者之門庭，從前大善知識開示未嘗及此。

謂其如輪，兩相交互，均於四象，齊爲八卦，交爲經緯，互爲始終。會於中，爲五行，爲五常、五炁、五戒。在經爲四句，在人爲四大。陰陽性命、道德仁義、精神魂魄、汞鉛龍虎、乾離坤坎之妙，莫不均於其中也。其進亦平，其退亦平，順可行，逆可行，可以四五，可以八九。縱亦無窮，横亦無窮，天人之理無不該載。所以佛氏書之於胸，象法輪於心中，轉運不已也。推其本乃十字萬物莫不由是道也。始於一，成於五，圓於十，包於萬。卐字乃十字委曲也，曲直兩通之義也。其音曰萬，言所以《華嚴經》自始及末每事舉十，取其上下平等，體用互換，無欠無餘，無高無下，猶應輪寶藏，周匝莊嚴，一切義理無不宗之，意義甚深，非言可盡。

中庸　真常　常住

無過不及之謂中，不易不偏之謂庸。中也者，兩儀間之極則也，人心中之極理也。庸也者，天下獨存之至也，古今不變之常也。在釋氏之謂常住，在太上之謂真常。常住者不變，故不遷流之義也。真常者，不妄亂不更易之義也。堯舜以之而揖讓，孔孟以之而授受，釋氏以之化萬類，太上用之御三才，即此道也。夫中庸，儒者之極道也。常住，釋氏之極道也。真常，太上之極道也。因時有古今，道有升降，故體同用異也。非聖人命理之所以殊焉。

聖人特施設不同説

太極之道，始之於性，終之於命，三才之立，無過此也。萬物之生，不出是也。況兩儀之大，風土之殊，人物之衆，各秉乎性命以生，品類雖異，太極未始不同也。故釋氏用之以化天下復本性。老氏用之以化天下復元炁。儒氏用之以化天下復元命。非性無以明

大道之妙，非炁無以彰太極之原，非命無以行教化之大。此三者，超形器，復炁母，正大倫，天人之本也。三才不能悉其妙而歸之哉。

度人經元始寶珠説

元始者，大无空洞之首也。出乎太極之上，居乎九炁之先，其炁降爲乾，分爲坤，合爲人。三光五行，四序八卦，莫不由玄元始三炁之所立也。既入珠口，不知所在，此表群生同此妙門而歸。由是智遊於冲漠，性合於太虚，故曰不知所在也。是以國人覩寶珠之妙，咸悟元始之道，故得塵勞廓散，心地悉復平正也。夫心珠廣大，空洞無形，三才萬物莫不均入。是珠既入於理，夫復何言，故曰説經都竟也。元始以無説而説，衆真以無問而聞。各悟真理，反本還源，故曰諸天復位也。智性玄微，非聲非色，悟之則法界全彰，迷之則秋毫不覩，故曰寂無遺響也。故太上始以寶珠之微示其心跡，終以寂無遺響以會其虚無。此妙有真空之全體，无无不无之全機。聖人之旨，玄妙難通，必施方便，以示群生，使之自求自得之

靜，故不能與天地同其久，大道合其真也。誠能契其常，合其清靜，天地敢不始出於五行之首，終居於五炁之中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常者，不變易也。清者天之性，靜者地之性也。天地之理貴常，是以取之爲道也。且天非清，故不能極其高而垂萬象。地非靜，故不能厚其下而載其萬物。其德不常，則天可傾也，地可陷也，日可冷也，月可熱也，四時可顛倒也，萬物可錯雜也。惟其常，故能於萬物古今不遷變焉。況人肖天地爲形，合陰陽爲命，禀受一靈之妙，常自清靜，秖爲無明煩惱之所汩沒，愛欲昏亂之所牽纏，由是其常汩其清，動其

也。故先由珠口如是而入，衆真從之開悟人天，必由此門而入也。然群生之身數懷寶，自古及今初無變易，非但元始獨有是珠也。懷其寶，迷其邦，得其門者鮮矣。且萬法之多，萬言之廣，一珠足以包之。珠之外，經亦奚庸哉。讚曰：元始入珠，珠之元始，元始與珠，一而已矣。說經都畢，萬法歸一。視聽無同，混淪太極。

儒家四句偈

人心惟危。浮妄不停，感思易入馳，紛競得趨欲，徇情逐物，動而難安，謂之人心。

道心惟微。體之至靜，幽遠難明，理悟則存，情揆莫測，不可得而視聽，謂之道心。

惟精惟一。以危即微，止動歸靜，人心道心，極至純粹，毫髮私欲無雜，謂之精一。

允執厥中。危微之心，極于精一，無有偏倚之伏之患，謂之執中。

道家四句偈

視不見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融妙虛寂，不可以情知意識，名曰視不見我。

聽不得聞。反聽自心，湛然虛寂，了無聲色，猶元始於寶珠之中，說經都竟，倏忽之間，寂無遺響，名曰聽不得聞。

離種種邊。不著邪見，不墮偏執，無過不及之患，離去一切邊傍，立於至中之中，名曰離種種邊。

名爲妙道。無我無聞，無邊無內，形容不及，聲色無干，出於視聽名之外，名爲妙道。

佛家四句偈

不立文字。心由自悟，文不在斯，道本見成，理無修證，豈言教之所能述，故曰不立文字。

教外單傳。學於無學，以心契心，得意忘言，取悟爲則，出乎言辭之表，曰教外單傳。

直指人心。惟此心宗，至簡至易，不由蹊徑，不涉典章，一悟頓生本原，曰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覺性真體，極乎空寂，精識本心，妙臻至理。理然明白洞達，故曰見性成佛。

右《金剛經》曰：若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若持此經中四句偈。意謂不達佛理，以身命布施，但得有爲之福，不如受持經中之妙，見性成佛也。四句者，至少之義也。若識得破，天下無多經可看，無多書可讀。故於三教，爲撮其要，語依《金剛經》，名曰四句偈。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一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二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黄本仁編

常應常静解

夫天體本静，應之以日月雲霞。地體本静，應之以江河萬物。四序本静，應之以春夏秋冬。人心本静，應之以喜怒哀樂。凡有一静，則有一應。静者，主也。應者，賓也。静者，君也。應者，臣也。静爲内體，應爲外用。是以聖人之心，常不易而應乎萬物之情，常不動應乎萬物之變。雖與萬物接應，而此心未始逐萬物而遷動也，故能爲萬物之主焉。雖日應萬機，曾不損乎毫釐，太上執此以御三才萬物也。常應常静，聖人之至德乎，天地之真心乎。學者之日用緊要，切不可放過也。

解谷神不死章

无極爲太極之谷，太極爲天地之谷，天地爲萬物之谷，人心爲衆理之谷。谷者，納物而不盈，呼聲而能應，象乎人心也。神者，天地間之至理，人心中之至妙。此神知覺虚靈，與心相應，猶谷之應乎聲也。三才有休否，此神无歇滅，故曰不死也。是謂玄牝。玄者，天地之始象。牝者，至静之真體。三才未立，四象未生，是道已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曰太極，曰性命，曰鉛汞，曰水火，無非玄牝異名之妙也。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玄牝一竅，乾坤之根蒂也。或以口鼻呼吸而出，三才由此而生。學道者則曰：吾有精氣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往來清濁爲説，是亦道也，但不得谷神存，何待戒定慧爲。此皆不明根本，妄自分别，所以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悲夫！

性宗命宗同體説

世謂禪學爲性宗。禪者，梵曰禪那，此翻曰静慮。以清心澄神、静念息慮爲本，以忘形去累、止欲離貪爲宗，在身爲戒，在心爲定，在性爲慧，禪宗之物，宥于天地之間者，莫不合乎數，當乎理也。至于蜎飛蠕動之屬，有情中元命之命也。以無爲自然、妙有清虚爲本，以專氣致柔、抱元守一爲宗。在腎曰精，在身曰氣，在心曰神，命宗以精、氣、神爲第一義。戒、定、慧，即精、氣、神也。戒以養精，定以養氣，慧以養神。非戒則不能生定，非定則不能生慧。戒不立則精喪亡，定不全則氣流散，慧不生則神凋竭。故戒定慧依精氣神而立，精氣神依戒定慧以全。三教聖賢，不能去此六字而成道者。今之學釋者則曰：本來無一物，何用精氣神也。學道者則曰：吾有精氣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或以口鼻呼吸而出，三才由此而生。學道者則曰：吾有精氣神存，何待戒定慧爲。此皆不明根本，妄自分别，所以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悲夫！

解金剛經一合相理分

夫有合相之者，天地萬萬物也。無相之合者，如來性理也。萬萬之合，莫逃乎身命。陰陽性理之合，不越乎真空妙有。分云一合相理者。相者，事物也。理者，性理也。凡貌象炁質之物，宥于天地之間者，莫不合乎數，當乎理也。至于蜎飛蠕動之屬，有情

無想之類，孰能逃乎一合之相矣。故如來説法，必自有相而至于無相。謂一切衆生，必固相而後顯理也。非相則真空之理無所明，非理則妙有之機何所發。故以相明乎理，以理合乎相，欲使衆生即色即空，即心即佛也。經云：如來如説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顯名世界。解云：此言天地一合相，世界若此其大也。蓋太極未形時，即無此世界，大塊既判後，是名世界也。經云：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解云：元始之際，本無一合之形，今實有世界，不過一合相也。蓋天與地合，日與月合，陰與陽合，男與女合，其餘不言，可知是名一合相。解云：如來真性，本無名相，不過假權就實，借有明無，隨順世間，名一合相也。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説。解云：然此一合，乃真空與妙有合也，衆生與佛性合也。老子謂神形俱妙，此也。千聖不傳，故曰不可説也。但凡夫之貪著其事解，凡夫不明佛性，但與世界塵勞煩惱爲合，貪求無厭，著相不解，事事執迷，不能省悟，使一靈真性流浪生死，出入韜迴，皆貪著其事也。諸經之解爲爲不同如來之旨，遂成訛舛。經中明白，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見得形炁之合明矣。又破曰即非一合相，此性理之合明矣。謹解半章，發明後學云耳。

解老子貴生章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解：生猶日之出也，死猶日之没也。莊子云：死生如夜旦，此也。十有三者，乃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胞、胎、養，此十二事，兼吾之身共十三也。凡萬物始而復終之道，陰陽往而復反之理，人物盛衰死生之數，在坤卦爲復，在乾卦爲姤，陰陽消長，寒暑推遷，造化相爲無窮者，此也。凡有生之徒，必循此而生，又循此而死。今生動至於死亡之地，其盛衰存亡之跡，亦不能逃此十三徒之數，有能逃此數者，其惟聖人乎。釋氏之生老病死亦本於此。其所謂韜迴者，此三三徒歟？

經：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解：萬物無生，故得無死，既有生則必有死，有死則必有生，此天地間必然之理也。今不能免乎十三徒之患者，爲萬物生生之情不已也。既厚於有生，何得免乎死也。老君恐世人不明出生入死之理，故設問曰夫何，故又自答曰以其求生生之道甚厚，不能至於無死之地，所以未免乎十三徒之生死。今欲不與此徒爲伍者，則當出五行生死之外可也。

經：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解：既厚於有生，則當其攝衛養生之術，順其生旺興衰之數，明其死生出入之機。修其身，養其氣，固其精，存其神，黜聰明，屏嗜慾。使七情不擾於内，六塵不擾於外。不奔走於名利之場，故陸行不避乎虎兕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徇身欲，不爲禍先，故入軍不待避乎甲兵也。故善

攝其生，必洗心藏密，忘物忘形。使乎六欲之兕虎無所投措其爪角，三毒之甲兵無所容頓其鋒刃。神形俱妙，與道合真。故曰無死地也。又曰聖人能外形骸，不與十三徒爲侶，故物不能爲之害，世不能爲之患。老君曰：吾所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以其無身，故能無死地也。諸家解義各以九竅四肢，七情六慾，或言水六火七，或言六根、四大、三毒爲十三，似與經旨不相侔合。今特解此，發明後學。

若嬰兒之未孩

嬰兒者，未出胞胎也。出乎胞胎，謂之孩也。嬰兒在母腹中，惟抱一團和氣。喜怒哀樂之情未發，見聞知覺之性未萌也。出母之胎，便有喜怒哀樂之情，見聞知覺之心，故不足以況於道也。古人曰：温養子珠，保養太和。又曰：聖胎道胎，胎仙胎息，未嘗言出胞胎也。三教聖賢泄養之術，孰能越此。老子抱元守一，專炁致柔。釋氏之宴寂，顔子之坐忘，止是嬰兒。

二極中説

无極，无中之中也。太極，至中之中也。寂然不動，元炁總禽之首也。不可得以狀之，即無偏倚流伏、過踰不及之患，是爲乾元之始，萬物之根也。三才萬物不極名雖異，而中不異也。至于喜、怒、哀、樂之未發，此中者，在儒謂之精一，又謂存神；在老謂之抱元，又曰守一；在釋謂之禪定，又曰寂觀。是皆人心固有之中也。以我固有之中，合乎二極本然之中，則天地物我同乎一體。物我既同一元，中寂故不見有起滅，不見有流滯，不見有去來，不見有偏倚。若然者，故可齊萬物，一生死，立於至中之中也。

坐忘説

坐者，止動也。忘者，息念也。非坐則不能止其役，非忘則不能息其思。役不止，則神不靜。思不息，則心不寧。非止形息役，靜慮忘思，不可得而有此道也。故古人立止觀二法，對治散昏二病。止者，止其散，即散歸於定。觀者，觀其昏，即昏復於慧。非定力不能止其散，非返照不能明其昏。古之上士莫不由此而求之，所以顔回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子棋隱几而坐，喪乎吾我。明道坐如泥塑人。許君曰：静定棲神，無生雜想。廣成子曰：無勞汝形，毋摇汝精，靈山西王母曰：毋視毋聽，抱神以静。六載，少室九年，又有脇不至席，身不離座，身心不動，入乎大寂。釋門若此者甚衆，不過止散而照昏也。不假坐養，聖胎何以克成，定慧大事明了，任意逍遥。事若未明，不宜廢坐。雖然冥頑兀坐，又謂鬼窟黑山，外静内動，名曰坐馳。若此謂之坐忘，又不可也。

降伏其心説

人心最老最險，易於動摇。瞬息之間，遍歷萬物。其貪也，猶虎狼鷹鸇。其毒也，猶蝮蝎蚖虺。縱之則萬騎奔風，放之則群猴攀樹。其中物也，如戈矛劍戟。其用謀也，如羅網鈎錐。享千鐘利禄，不以爲足。居九層樓閣，散昏二病。止者，止其散，即散歸於不以爲榮。萬物皆可測其情，惟人心

不可得而測也。今以何者而降伏之？必也先之以知足，繼之以毒，抑其縱，斂其放。散其戈戟，去其網罟。忘其富貴，一其馳散。靜其念慮，割其恩怨。喜怒哀樂，寢而不發。顛倒夢想，默而遠離。六欲不興，七情不繆。世間一切理事境界，併不掛懷，若月停止水，雲散太虛，無爲自然，如如不動。若此可爲降伏也。猶外敵之降於中國，群臣之伏太君。然後安危保險，棄甲偕兵，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此心天下之太平也。

仰山禪房座右銘

慈悲 慈救衆生　悲於一切　迷則無明悟慧月流空　十二時中　行住坐卧總是真如　心常如一　陰雲消散　則般若

戒 隄防衆欲　禁欲百非　五陰廓落　便爲菩薩　一性圓明　佛道者心　佛即是心　即心定佛　涼不由他

布施 惠濟貧窮　廣施陰德　五蘊皆空　一性圓明　佛道者心　即心定佛　涼不由他　道不遠人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弘之在我

忍辱 能忍其辱　福德日生　塞則煩惱　通則菩薩　覺性現前　日用中間　知覺見聞　無非妙用　頭頭具足　識塵清靜　六根清淨　即同如來　法身獨露

精進 晝夜孜孜　善念不退

定 安心止散　靜慮澄神

慧 反觀自心　照彼昏昧　大圓智鏡　耳等真空

無貪 貪愛若滅　煩惱自無

即此身心爲佛法，休從外象推尋。明之無古亦無今。大圓平等智，即是本來心。戒定慧根須決定，貪嗔煩惱無侵。六塵五蘊總邪陰。若人如是會，大地變黃金。

惟此法門爲最直，明心見性爲先。如來一大事因緣。了明真的意，即便是金仙。布施慈悲兼忍辱，無貪精進常然。運情平等倘無偏。此心如不昧，臘月火中蓮。

知覺見聞皆妙用，住行坐卧如如。朝昏百刻莫虛拘。物情如不著，此即是工夫。無我無人無住相，真然委鑒玄虛。圓明具足了無餘。竿頭須進〔步〕，午夜月輪孤。

仰山丹房座左銘

炁 知雄守雌　元炁常存　陰陽停合　和而不流即是沐浴　薰蒸四肢　調理中合　含光默默　負陰抱陽　盡在吾身　烹鍊汞鉛　不離方寸　戢精炁神　融成一片

鼻 調息漸香　魄守在肺　綿綿若存即是火候

眼 含光隱景　五炁朝元即是採藥　魂守在肝　都攝六根　總歸無念

耳 絶音止聽　精存在腎　三花結葉即是丹頭

脾 停思息慮　意守在脾　日用之心即是金鼎　娘生之身即是丹鑪

精 知白守黑　元精不散　玄牝之門　天在之根

神 含真抱一　元神自居　時時不怠即是工夫　心常如一　十二時中

口 薄味寡言　神守在心　毫髮思念　四而無漏即是固濟　不擾靈臺

但把心爲汞鼎，〔此身〕❶便作鉛鑪。汞鉛二味結玄珠。一粒大❷如黍

米。　意馬纔奔汞失，心猿微動鉛枯。若能過住十三徒，生死何干吾事。

魂魄精神意識，色身香味爲徒。都將一炁貫玄珠。收入中華國土。玄圃淨夷精徹，心田平治荒蕪。大丹煩赫耀冰壺。獨露堂堂誰侶。

精乃生神之本，炁爲養命之根。三般結就合乾坤。斗柄周天輪轉。子夜起從海角，午初流下崑崙。金烏玉兔兩停輪。照見皆空五蘊。

真道不傳

天下之術可傳，道不可傳也。術可說，道不可說也。老君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文，何物可傳。必須自得於心，然後引師之說，證我悟處。言行符合，即師度我也。師者，華表也。衆人不由其道，非華表之咎，師能印其是非，不能同使之得道也。《金剛經》云：若言如來度衆生者，即有我人衆生壽者相。言衆生之性，本自圓成，我惟啓悟之也，使人明理自度。若言我能度者，我即著世間之名相也。老君亦曰：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亦未曾言能度之。近之學者趨奇慕怪，謂彼能出神，此能通聖，或見地獄，或遊天堂，或言神與之交，或言鬼報之足，厚背寬腹，佩服於道德，串帶於仁義，所以貴居萬物之上也。然直其身，夢。惑人以禍福，詐人以吉凶。休糧爲觀夜行爲之定。飲酒啖肉爲之養精，曲背垂頭爲之坐圜。妄想爲之禪，直其道也。故能以直用心，以直治民，以直事君，三才之中，直者王也。三字中直落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凡直其身顛倒爲之佛。數氣息爲之命，認識神爲之性。至有裸形、赤體、服炁、採陰心者，人類也。橫其身心者，畜類也。世之不橫其身心者鮮矣。

接木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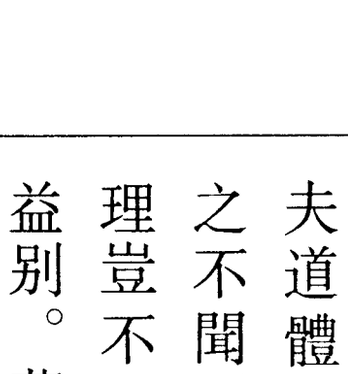
花木之樹極多，其色不可眼，其味不可口者，皆爲常木。雖然，亦有博接之道也。當其芽蘖之始萌，良工剪去其常梢，博之以嘉梗，周之以草，按固之以泥塗，然後條風吹之，膏澤潤之，則新條發於舊梢之上。向之酸澀者，易爲甘美。常木易爲奇葩，色可以眼，味可以口，衆人莫不悦其美，而嘗其實也。由此觀之，謂人性不可改者，非也。橫者，反天地之形爲形也。肖天地之形爲形也。肖天地之情性也。反天地爲形者，奉行天地之享用也。羽毛鱗介之屬，莫不爲橫其身焉。橫其身者，橫其性。狼虎鷹梟蚖蛇蛟蝯，天地間凶獰貪嗔之類是也。人則直首方寬腹，佩服於道德，串帶於仁義，所以貴居萬物之上也。然直其身，直其道也。故能以直用心，以直治民，以直事君，三才之中，直者王也。三字中直落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凡直其身心者，人類也。橫其身心者，畜類也。世之不橫其身心者鮮矣。

接木説

花木之樹極多，其色不可眼，其味不可口者，皆爲常木。雖然，亦有博接之道也。當其芽蘖之始萌，良工剪去其常梢，博之以嘉梗，周之以草，按固之以泥塗，然後條風吹之，膏澤潤之，則新條發於舊梢之上。向之酸澀者，易爲甘美。常木易爲奇葩，色可以眼，味可以口，衆人莫不悦其美，而嘗其實也。由此觀之，謂人性不可改者，非也。橫者，反天地之形爲形也。肖天地之形爲形也。肖天地之情性也。反天地爲形者，奉行天地之享用也。羽毛之以和風，沐之以智雨，則善謀由是而

生，惡念由是而止也。向之邪佞者，易爲中正。妄僞者，易爲誠信。開智慧花，結真實果。衆人莫不服其能，嘉其志也。謂性不可改，惡不可回者，非人之徒歟。余觀接木，遂得伐惡遷善之理，故作接木説耳。

三身同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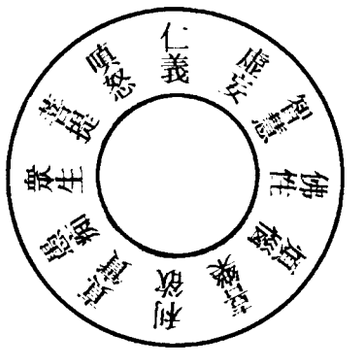
三身同根説

道生一，一偶二，名之曰乾，三才由是而始也。古人設象必體乾元。道有玉清、上清、太清，佛有法身、報身、化身，釋迦有文殊、普賢，彌陀有觀音，勢至。此太極函三之義也。三者，乾元也。乾屬金，故道曰：金丹、金鼎、金公。佛曰：金剛、金仙、金相。凡曰金者，皆象乾也。姑指一佛言之，諸理不言，可喻也。彌陀有觀音衣白，勢至衣青。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屬木，表慈仁教育衆生之象也。白屬金，表智慧覺悟衆生之象也。佛處於中，必空手而高下之，表德合天地而無爲也。二士各有所執，表行化之義也。立必蓮花，表清淨無染也。指必執中，表執中有道也。衣必紅純，陽之象也。足必堅，剛之象也。相必金堅，剛之象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可知也。夫道體空寂，本無形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佛與道以區區之相示人，在理豈不謬哉。嗚呼！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苟不以相，後世何以詔將來也。此古人不得已而爲之。誠哉，睹假形而思古道，亦啓信之一端矣。雖然，立象設教未免乎假，而聖人之心未始不同焉。象外真體，故未易言也。合則萬殊一本，散則一本萬殊。悟則一身兼三，迷故三身不一。

金剛經三心不可得説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夫三心者，用之於今爲現在，用之於前爲過去，用之於後爲未來。此三世之時有不同，然一理之源無以異。聖人之心，萬古一定。逾上古而不老，在即今而無爲也。一士各有所執，表行化之義也。立必蓮花，表清淨無染也。指所變，不爲今昔之所遷。用之以治天下，教人偏育萬物揆四時，雖發之於情，形之於事，未嘗所取也。視其始，寂然不動。觀之今，廓矣無爲。覩之終，邈哉罔極。化之於群生，群生莫知其德。用之於天下，天下不賞其功。過去不取於名，現在不取於相，未來不取於法。故曰不可得也。

六對之圖



六對義

智慧對愚癡者，悟則愚癡成智慧，迷則智慧成愚癡。佛性對衆生者，迷則佛性成衆生，悟則衆生成佛性。煩惱對菩提者，悟則煩惱成菩提，迷則菩提成煩惱。喜樂對嗔怒者，悟則嗔怒成喜樂，迷則喜樂成嗔怒。利欲對仁

義者，悟則利欲成仁義，迷則仁義成利欲。虛妄對真實者，悟則虛妄成真實，迷則真實成虛妄。已上諸對之義，往還爲體用，互換成始終，至聖至誠，至頑至愚，莫不同具。是六者之對也，猶水之與湯，本同而用二，湯冷復水，水熱復湯，兩者相入，無能分別，獨冷熱有不同矣。今夫湯即水爲之，猶愚癡即智慧之有也。今夫水即湯爲之，猶佛性即衆生之有也。湯之不離乎水，猶六者之不離乎對也。水之不離乎湯，猶衆生迷則滅佛性，故愚癡生則滅智慧，衆生迷則滅喜樂，煩惱生則滅菩提，利欲生則滅仁義。如湯生則滅水性，水生則滅湯性也。雖互爲生滅，而本未始不同焉。嗔怒、喜樂非有兩種性也。非嗔怒，去喜樂，復生也。兩者直是一條道理。譬如一條棒，一頭是嗔怒，一頭是喜樂，由人手拈來拈去使也。猶水熱便是湯，湯冷復成水，如上六對，義同是如此。若離衆生求佛性，離愚癡求智慧，離煩惱求菩提，元有是處。

或問金丹性命類

或問：丹經譬喻，千篇萬論，弟子初真，不能窮究直截處，乞一言。答云：五氣不謬，五情不思，五味不貪，方寸澄徹，便是真丹。此法第一直截矣。

問：真丹烹鍊，其法云何？答曰：徹世事，靜打坐，青龍降，白虎伏，有不同矣。久久如此，克定成仙。

問：世傳置壇靖，立鑪鼎，法象陰陽，煅鍊世藥，丹成服之，長生上昇，果有是否？答云：還丹以身爲鑪，心爲鼎，以無念爲方，集虛爲藥，鍊之以神火，濟之以性水，混合於片時之間，便得服食之妙。久久如此，克定成仙。

問：如此人人見成也？答云：雖然如是，亦要到得這般田地，可謂現成也。未默斯要，又不可言現成也。

問：鉛真鉛，汞真汞，水真水，火真火，爲是有賢之物，爲是萬言譬喻？答云：夫道不從外求，外求非爲大道。言真鉛汞者，乃天地之根元也。真水火者，乃陰陽之本祖也。汞鉛在人爲性命，水火在人精神，非世間有賢之物也。古人不欲直泄，故萬言於物，使人遠取近求，以象外陰陽，合身中之神炁也。除本命元神外，其餘鼎器藥物、龍虎龜蛇，及世間有象者，無非譬喻。

夫鍊世凡藥，損財耗力。上世帝王英傑，多爲方士誑惑，萬萬無一成就。

問：名山洞府，丹藥鑪竈，尚有存者，然則古人皆非乎？答云：至人置鑪立鼎，外鍊凡藥，內鍊心丹，法晝夜時刻，行文武抽添，假外鑪火之功，制內心情之動。內心不怠，外火無差，內心若懈，外功已失。外守鑪鼎，內運坎離，內丹者就，外藥亦成，服之豈不飛昇也。今人知鍊外藥，不明內丹，六根不清，三毒不滅，定慧不生，妄想不除，坎離不交，汞鉛不結，雖有外藥，仙道未夢見哉。

問：既知藥物，須明火候。請問藥物如何結？火候如何用？答云：精氣神交感，心意識不動，爲之結丹。坎離默運，十二時中，無雜思想，是爲火

候。如時刻不著工夫，則火候差失，如時刻精神耗動，則大藥無功。或知藥不知火候，徒無益耳。

問：修鍊之時，須依節候合卦炁，按時刻否？答云：真火無候，大藥無方。古人立節候卦炁者，不過使人明彼陰陽，識彼象數，驗彼時刻，然後則而行之，使此精此炁、此神此心，合乎天機，應乎卦象，不相背戾也。如天道時刻差失，則陰陽錯謬，風雨失節。如人心時刻妄動，則火候差失，丹道不成。要時時刻刻與造化同功，五行合度。所以立卦象時刻，爲人心之準的也。

問：文武抽添，進退火符，可得聞乎？答云：火符至妙，千聖不傳。今略而言之，不過調和金火也。金即鉛，火即汞；鉛即炁，汞即神；神即性，炁即命。性命融會，金火和光，丹道成矣。火太武則燥，太文則濫，要之不燥不濫，不緊不緩，應指而聲。絶，絃緩不鳴，火候莫不若此。

問：十月成胎後，還更進火否？答云：譬之金鑛，一鍊成金，不再入鑛，堅明精粹，不變其性，謂之金剛不壞身也。到此之時，大安大歇，雖不進火，亦不退火。含光默默，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問：聖胎圓成便是了當否？答云：十月胎圓，即是打成一片。如要了當，打破一片，昇入无形，離種種邊，名爲妙道。

問：伯陽《參同契》、《龍虎古經》準易而作，文古意密，莫究歸旨，外此別簡易之道否？答云：神仙恐世人得之容易，失之亦易，故借易象以明之。謂人肖天地爲形，易準天地之道，能明彼易，則天地之道在吾心矣。甚簡易者，性命也。性命外更有玄旨否？答云：心也。心者，神之府，精之君，氣之帥也。心止則神止，心一則精一，心定則氣定。心動則百慮皆生，心靜則萬緣俱息。心大則兩儀充塞，斂則四象調和。攢簇五行，會同八卦，融會鉛汞水火，歸安精神魂魄，成仙作佛，爲師爲儒，莫不由心所以造也。

問：金丹之道，性命二者何先？答云：從性宗入者，性爲主，命爲應。從命宗入者，命爲主，性爲應。性不可無命，無命謂之乾慧。命不可無性，無性謂之枯陽。此兩者同出而異別，不可執乎一也。

問：人以形氣精神性命爲本，未審始終極於何地也？答云：太極混而爲炁，炁之一者曰精，精之妙者曰神，神之妙者曰性，炁降於人是爲命。在人則氣爲形主，氣足則精足，精足則神明，神明則性極。性始也，命終也，極於斯矣。

問：但能抱元守一，其餘卦象陰陽，特譬喻也。何待窮奇，徒煩於心耳？答云：神仙之道，非劣識者之所能也。明不到太極之始，天地之根，識

不到卦象氣數、坎離鉛汞等事，非通理之士也。若但抱元不變，守一不通，朦然不知道之所在，豈爲玄妙也哉。神仙之道，非固執者之所能成，非不學者之所能至耳。

問：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玄牝非形質之物乎？答云：玄牝即先天道之祖也。三才萬物由此生也，衆理萬法由此歸也。在物爲性命，在藥曰鉛汞，在人曰精神，在卦曰坎離，在易曰太極，在釋曰本來，在道曰玄關。一竅玄功妙理，非言可盡，人能得之，可與天地齊年也。非有形質之屬耳。

問：烹鍊服餌既不可恃，孰爲可恃者？答云：鉛自已鉛，汞自已汞，精自已精，神自已神，鼎器自已，藥物自已，龍虎自已，坎離應繫。己受用，始與大丹相應。譬喻並作自寶，尋世上丹砂，猶蒸砂作飯，握葉爲金，徒費精神也。

問：平叔曰休妻謾遺陰陽隔，絶粒徒教腸胃空。然則金丹固不必礙妻室飲茹名利乎？答云：神仙以世人但言休妻絶粒便是大道，更不尋求自己本命元神也。若能在俗而無俗，居塵不染塵，固不待忘恩棄義，絶粒休妻，卓然矯異而後爲道也。若執認古人詩句，以不礙妻室飲茹名利而學仙者，又地獄中人也。

問：古人必遇人而後成道，亦有不遇而成者乎？答云：無師自悟之者，世常有之。莊子云：隨其誠心而師之，誰且獨無師乎。吾往昔之師不計數，吾今自然人，悟後即自爲心師也。莊子曰：使道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子孫。大槩佛曰：無師，謂求神曜得道，即無師也。非曰無師，謂求人不如求己也。師承不正，反受其惑，用自心自悟，若外求於人，徒無益耳。遇人豈易耳。

或問：藥物易識，惟火候最難。如何行之爲得？答云：古今丹書皆不言火候下手工夫，惟張真人、白玉蟾圖形畫像，吐露極是分明。《法華經》謂之一大事因緣，却非小可，須是悟得端端的的了，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如嬰兒之在懷。神炁和平，坎離密運。内想不出，外念不生。想動則火飛，念生則候失。温温兮若寒鄉太陽，皎皎兮如秋空圓月。又如牝雞伏卵，幼龍養珠。

---

❶此身：二字原缺，據音律及文義擬補。後文金丹問答有云：『還丹以身爲鑪，必爲鼎』。可爲佐證。

❷原本『大』字下衍『明』字，刪。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三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黄本仁編

或問金丹性命

兩儀混沌之初，一炁渾淪之始。儒謂喜怒哀樂之未發，釋謂受想行識之皆空。若此烹鍊，丹道可成，反此吾不知耳。

或問兩弦。答云：人身自有二弦，且以天道言之，朔旦坤始爲復，象月初生也。至于初八，坤變爲臨，象月上弦也。至十五，坤變爲泰，象月望也。十六乾始爲姤，象月初減也。至二十三，乾變爲遁，象月下弦也。至三十日，乾盡變坤，象月晦也。自此以往，坤又生震，晦又生高明，周而復始，相爲無窮也。從初八至于二十有三，恰得一十六日，爲之一斤，陰陽兩停，故曰二弦。丹道取象於此，爲人身內象之準的也。

或問：內象二弦，可得聞乎？答云：金半斤，銀半斤，上下交合，如月之圓，若毫髮差忽，丹道不成。此道玄妙，非心莫傳。

或問二至。答云：以近言之，日有日二至，時有時二至，刻有刻二至，坎離子午，交感不離吾身，又不求冬至夏至。

或問：心之與意爲是一物是二物？答云：意思者。心覺知，意紐於心，二者真空之中妙有靈通者。性之神所以感思亦從之。心機於意，意好音，故不可得而分別。脾主於意，意好音，故音字居心爲意也。脾屬土，脾好思，故田字加心爲思也。凡意念、思慮、志想、恩怨等字義出於心者，並字從心，是知意依心爲主也。脾主於意，意好音，故音字居心爲意也。脾屬土，脾好思，故田字加心爲思也。凡意念、思慮、志想、恩怨等字義出於心者，並字從心，是知意依心爲主也。

或問：五神混合之妙，可得聞乎？答云：智慧非人心，不可得而有也。魂出肝，應於鼻。精出腎，應於耳。神出心，應於舌。意出脾，應於四肢。心神魂魄之見聞知覺者，眼根意則能辯色，耳根意則能聽聲，鼻根意則能覺香，舌根意則能知味。四者非意，則不能自靈其用也。故意不思則魂不散，意不念則神不揚，意不慮則精不動，意不想則魄不斂於意，外則眼不搖。內則精神魂魄不由脾之意也。古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此亦修丹之妙矣。

或問：性、神、心三者同異？答云：性者，寂然不動之真空也。神乃真空之中妙有靈通者。性之神所以感而通也。心者，性之樞神之機也。樞機靜則性神安，動則性神搖。雖曰二用，不離一體，性不自靈，神靈之也。性不自通，神通之也。安其性，存其神，心也。萬法莫不由心焉。

或問智慧。答云：智慧非人心，不可得而有也。智即坎，慧即離。水主智，運行不息也。智即坎，慧即離。火主慧，光明不息也。智水慧火常運無停，其於萬物莫不均也。智則無所不通，慧則無所不照，通達照了，爲之智慧，釋之智慧，即老之精神也。悟之則體同太虛，迷之則理如幽夜。凡聖同具，只爭悟不悟耳。

或問休糧。答云：古人神炁精全，行之愈久，不待休糧，自然不食。今人不得其理，五朝七日堅然不食，行自餓法，以經久者爲能。至于灰頭垢面，形瘦精枯，老弱心忪，惑以爲道，自

修苦行，期取樂報，不亦愚哉。

或問：專有補精强陽飲茹爲之丹基，是否？答云：人假飲食爲生，但得支身命爲足矣。如專事口腹，畜養三尸，供奉五鬼，此損神耗炁之術，豈延生之道也。不齋不戒，何清淨之士哉。一切聖賢不言醉酒飽肉能仙耳。

或問：世之不明理者，但欲固形不死。苟學不至此則何如？答云：此一問如雪裏蓮花，古今希有。世間學道者，只學全形聚氣，寶養皮囊，期望長生，不明生死事大。及至臘月三十日，脚忙手亂，不免奔趨諸趣。經曰：鬼道常自凶，此也。學者切須究竟末後一著，莫作等閑。

問：生死事大。末後一著，幸望指迷。曰：人稟父母之遺體，肖天地以成形，假五氣以養生，借衆緣而立命，摩頂至足，盡屬無常。故彌勒偈曰：饒君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惟有太无之始，本來元陽，劫火洞然，此物不壞，其餘假貸，孰可不死。老君有曰：吾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又曰：聖人外身而身存。則此身必竟爲患，惟道可以獨存，古人爲道不爲身也。若能體取長生不死，澄取寂滅不生，至于不死不生之地，何患乎末後哉。

或問：萬物無常，今古不易之理惟聖人乎。生死之理，非衆人所能知。但明得來處，便明得歸處。明得生處，便明得死處。陰陽無二理，生死即一條。未默斯要，何足與言道哉。

或問：四大滅後，必竟此一著落在何處？答云：從上知識罕有議及此者，幻身四大既滅，真空四大長存。《楞嚴經》謂：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少生妄想，誤了臨行，生和合因，復落胎殼。此一著子實難思議，非容易澄。

又問：真空四大還有知覺否？答云：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真空也。答：咄哉木石，何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或問：子始修禪，今復學仙，未審師事何人，因緣可得聞乎？答云：吾無也。答云：長生不死，天地之真心也。上世聖人得之者多。謂無則成謗道，謂有則又難逢。吾恐世人不能不死，故願之早悟末後著也，免至臨時入別胎殼，非敢謂無，但慮衆生不得耳。

或曰：生且今日不知來日，死又孰能知之？答曰：傳云知存亡者，其惟聖人乎。生死之理，非衆人所能知。但明得來處，便明得歸處。明得生處，便明得死處。陰陽無二理，生死即一條。未默斯要，何足與言道哉。

或問：萬物無常，吾道獨常，物不死者此也。物則無常，吾獨不死。非不死之道乎。

或問：釋氏專以究竟末後爲事，何耶？答云：從上知識罕有議及此者，幻身四大既滅，真空四大長存。《楞嚴經》謂：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少生妄想，誤了臨行，生和合因，復落胎殼。此一著子實難思議，非容易澄。

又問：真空四大還有知覺否？答云：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真空也。答：咄哉木石，何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或問：子始修禪，今復學仙，未審師事何人，因緣可得聞乎？答云：吾無也。答云：長生不死，天地之真心也。上世聖人得之者多。謂無則成謗道，謂有則又難逢，悟入性宗。次於《悟真篇》黍珠意，

悟得命宗。兵後二十餘年，雖歷艱難，未嘗忘替。昔在途中獲遇至人，付以火候之妙也，依而行之，尅期取驗。第恨世無正眼，不能相與興揚大道，悲夫。

或問：全真教大類於釋，何也？曰：老氏之虛无自然，無爲清淨，未嘗不類於釋氏也。其存形養命之術，乃聖人不得已，於第二雲頭捺下一門，蓋引漸修之士也。上乘一脉，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全真乃頓修，故類乎釋。

問：何謂頓修？曰：頓，直至也。不由蹊徑，不入籬門，直取上乘，乃金仙之道也。由徑而門，由門而堂，由堂而室，此名曰漸。《清靜經》云：漸入真道也。

或問：上升、不死、尸假，三者何勝？答云：神形俱妙，可以上升；存神養炁，可以不死；亡形存神，可以尸假。上升、不死，不可世有。坐亡尸假，何世無之。劣勝則在人所證，未可輕議。

問：凡尸假者，便是道否？曰：坐亡立脫者，亦須平生修證。行符於內，言發於外。真識大道根源，臨行之際，風清月朗，可謂之道。不明變通動靜，不識主家存亡，固通，無言遺世，直然坐化，則不殊衆人，有何奇特。

或問：釋迦卧入涅槃，何也？曰：涅謂寂滅不生，槃謂長生不死。至於不生不死之地，是謂之道。其右脇卧化嚴以棺槨者，示同世法，不與衆殊，爲後世子孫作則，俾不妄作奇怪也。有道之士化去，何物生卧耳。

或問：諸經皆曰道不離身。又曰道不可以外身而有也？答：此問者在道謂之浮黎有不用乾坤坎離、龍虎龜蛇、鼎鑪火候、鉛汞丹砂，離此諸象可以成道否？答：此問者在道謂之空王如來，在儒謂之先元始，在佛謂之空王如來，在儒謂之先天太易。其道本自現成，不假修鍊，而有能頓悟此，則世間一切經書，方便譬喻，相貌音聲之物，龍虎龜蛇之機，皆無所用其心也。入此道者，名曰上乘，其或未然，則必剖鑿混沌，明辯鉛汞，窮理盡性，歸根復命，真識無根，然後體合元始、空王、太極境界可也。不循有本來真性，一點元陽，名曰谷神，又模範，直證之者，謂之頓悟。因循器象而後證者，謂之微學。雖然復有遲速，其至一也。

問曰：上古之世，文字未立，三教未行，依何而學道也？答云：上世不

知聖智愚賢，不識仁義道德，神奇工巧、書數算計並不知會，人心賢朴，易於爲道。及至羲黄創道，堯舜立法，三教峙立，百家循流，馳騁於文墨之場，趨逐乎是非之辯，執文據理，巧僞相仍。所以學者愈多，而成者愈少。是以達麽大師傳西來，印以不立文字，教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中國爲則。正所以體上古無文之旨也。若能頓悟直了心原，則三藏之教可以無，六部經可以棄。老君謂絶學無憂，永嘉謂絶學無爲，莊子謂絶聖棄智，夫子謂子欲無言，何嘗以文字爲道也。

或問：易乃儒書，學仙者準之，何也？答云：人肖天地爲形，易與天地準，故學者準之耳。

或問：外易更有道否？答曰：易道始於乾坤坎離，此有象之道也，命宗由是立焉。其一炁未結，四象未分，此無象之道也，性宗由是有焉。有易則有所取象，無易則無所名言，無名乃易外之道也。

或問：金丹之道，依易而行，不亦煩乎？答云：吾道在乎太易之未離，二炁之未判，何煩之有。

問曰：儒者明易不亦仙乎？答云：儒仙只隔一紙耳。但彼儒人學而干禄，博問多聞，雖精其□□□己用，反生不信，以此異於仙也。

或問：弟子讀金丹《叅同契》，□□荆棘林中行，簡直處乞示一言。答云：丹經不過託象以明理，借物以明心，若曉得性命之原，火候之妙，則諸象之物皆可棄，有言之道皆可忘，何必爲文字所轉也。

或曰：先生道士，言必兼釋，何也？答云：頭顱雖别，而性理未嘗不同。教門雖殊，而道釋何曾異本。分彼此者，下劣之士矣。

或問：後世不知，恐以先生爲禪耶？答云：吁有是哉，吾自仙道而正覺，報盡還入諸趣也。

或問：齋醮之法可以證聖成真否？答云：三代以前即無此事，不過祭祀之法也。在老氏謂之醮，在佛氏謂之齋，其詞無非歌詠其善。亦有三種之利也，一能發世人恭敬心，二能啓世人布施心，三能利及出家人。若賴此以證聖成真者，夢幻泡影耳。

或問：陰陽顛倒之義云何？答云：乾退位而寄居於坎，坤退居而寄離屬陰，却又爲日。坎屬陽，却又爲月。乾退位於離。坎離合而乾坤復命矣。自下復歸於上，謂之返。自末返歸於本，謂之還。即還返之道，謂顛倒也。故曰：聖人逆流，常人順流，逆者成丹，順者成物也。

或問：丹書以六十卦配一月，二月配一日，逐爻消長爲火候，恐此法未是簡徑乎？答云：自太極一炁坼以爲乾，兩乾爲坤，由乾坤變六十四卦，演爲三百八十四爻，積至萬有千數，此大道降本流末也。聖人不得已，借易象

以配大丹，智士泝流直上源首，一刀斬斷亂絲，當從箇一字上作工夫，始得。若按圖執象，依其末而究之，轉見白浪滔天，洪波匝地，不向身求而於外覓，何惑如之。

或問：沐浴之義云何？答曰：火胎在子，温養在丑，長生在寅，沐浴在卯。水胎在午，温養在未，長生在申，沐浴在酉。自子至寅是爲三陽，乃泰卦也。火生之位，斯時二炁兩停，上下和合。過卯則爲壯，陽剛漸長，陰道將離，謂之沐浴。故二月榆莢落，陽中存刑故爾。自午至申，是爲三陰，乃否卦也。水生之位，二炁兩停。過酉則爲觀，陰柔漸長，陽道將離，亦謂沐浴。故八月薺受生，陰中存德故爾。陽中含陰，陰中含陽，故曰刑德相負，晝夜始分。修丹至此，息符不運，温養元炁，沐浴子珠，使念慮不生於靈臺，砂汞長存於金鼎，猶赤子初生，必資沐浴。使此心淨躶躶，赤灑灑，如秋空圓月、定盤明珠也。

或問：丹書有内丹可延年，外丹可飛昇之語，外丹得非世藥乎？答云：内丹者，自己之元炁也。外丹者，天地之元炁也。然此之丹本无内外，則三才萬象皆在吾胸襟之中，又烏有内外之辯哉。

或問：有知内鍊，不明大道，何如？答云：内鍊不明大道者，但可延年而已。止是精魂不散底死人，數盡而明彼也。後學往往以外丹爲世藥，復生世間，有福者爲人，福薄者爲異類，蓋爲不明大道之咎耳。

或問：世有以採陰强陽，恣食五辛酒肉補益以求長生，可謂道乎？答云：此邪師過修，詐惑世人，以至浄之也。

或問：知大道而不修，知内藥而不鍊者，何如？答云：知而不行，如人説食終不飽，説寶不濟貧，雖知亦何益哉。

或問：有雖勤而不得正道，雖學而不遇真訣，何如？答云：世之盲修瞎鍊，曲徑傍蹊不可勝數。此等雖有勤苦之心，不明大法，各執己見，爲恃己功，不肯親附良朋，尋訪真友，一生自擔閣耳。

或問：内外真丹如何契合？答云：人肖天地爲形，吾身齊天地而不少，吾心包天地而不多。天地之炁即吾炁，天地之精即吾精，天地之神即吾神，行住坐卧，見聞知覺，此道未始離乎左右。但世人昧此，不能自省，所以至白首全無受用，誰之咎歟？答云：内丹者，自己之元炁也。外丹者，天地之元炁也。若能回光返照，了悟本原，近之學者，擔箇死尸浩浩江湖上走，只説甚處可度暑，甚處可度寒，那裏好抄

化，那裏好飲食。至於內外之藥，動靜之機，何曾理會得一星子許。非道咎人，人自咎也。

或曰：陽動陰靜，性至靜也。釋氏之學，毋乃爲陰乎？答云：性者，天地之先，至靜至虛之道也。三才萬物莫不因之以出生，乃真陽之祖，真命之原，真神之根，衆妙之本也。世人往往不明其妙，謂性靜爲陰，命動爲陽。蓋動必以靜爲體，靜必以動爲用，此天地間不可逃之理也。又却不知天地中自有箇不動之妙，爲三才萬物之主也。此靜也，不逐陰陽起伏，不隨寒暑往來，不與生死俱逝，不爲古今變易，非在陰陽之内，非在動靜之外，離不去乎清，合不混乎濁，釋氏之學此也。今謂爲陰，是不得真妙，而輕議其非也。學乎金丹，明不至此，二乘之士矣。

或問：傳云許旌陽以如粒丹雜他藥貨之，贖者竟無遇者。許君吁嘆，謂仙才難得。然則神仙果有度人之藥，但世人不遇乎？答云：自有元丹不鍊，太上大道不明，欲望神仙度之以丹，猶夢得飲食，醒求醉飽，夢得珍寶，醒求富貴，無以異也。丹藥不曰無之，古人以之挾老，雖可助陽，不能成功。蓋金石草木之假，又烏能合吾身之真丹哉。許仙以之賢者，令其信緣而取，試有合仙之人則教之以道，豈粒藥便得仙也。

或問：神仙須是夙緣，非一旦可得，吾輩分不至此，恐難學耳？答云：人人分上本自圓成，箇箇胸中初無少欠，但辦肯心，必不相誤。若人直下離者，在火候均調也。餘皆譬喻言説，雖多亦何庸哉。

或問：七返九還之義云何？答云：七者，火之成數。九者，金之成數。以七合九，是爲一斤。返者，返本。還者，還源。合爲二八，配爲兩弦。七九陽數也。金火至此，陰腎俱消，精神融會，如寶月初圓，銀河浪静，孤舟到岸，旅客歸家，得本忘末，謂之返還也。

或問：攢簇五行，調和四象，三花聚頂，五炁朝元，皆在吾之一身。紫陽又曰：非心胸，非口鼻，非脾胃，非丹田，非穀道，非膀胱，非泥丸。此理謂何？答云：《悟真篇》不曰：鍊精者鍊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鍊炁者鍊元炁，非口鼻呼吸之氣；鍊神者鍊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故此神炁與天地同其根，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聖人之意，如日月之炳也。然不有此身，誰知爲道。不知其道，徒有此身。須是人符於道，道合於人，故曰神形俱妙，與道合真。紫陽恐世人不明

玄牝一竅，止以嘯精服氣，搬運揣摩，執著色身，保固屋宅，以爲大道。所以方便言之，破後人之執。此也，身也，此道也，豈可須臾離乎哉。

或問：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時中取刻，片餉之間，丹道凝結。審如此，則周天火候皆虛作也。答云：聖人之機，疾如掣電，一呼吸間，神功可驗。然須如是片餉中間可以凝結，又不可片餉中間便得金丹，須用時時究竟，日日行持，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至歸根復命，曰靜曰常處可也。又不可止求片餉工夫，賺過一生，又不可泥文執象，徒自昧矣。

或問：河洛之書皆數法也。然大道無形，炁數有象，金丹亦範於數乎？答云：太極未形，則象數冥於大道，太極既肇，則象數依一而生。一者，三才萬物之本，五行八卦之先也。蓋大道無形，寄形於象，寄位於數，始自太極，降而爲數，終於象數，反而爲道。聖人以象數論金丹者，出乎不得已也。聖人必超出於象物之表，氣數之外，豈區區模範於象數之內哉。

或曰：金丹之道必以數言，何也？答云：在太極之先者，不論以數。在太極之下者，必以數言之。上士則忘象數得其一，中士必因象數守其一，下士必學象數求其一。苟不以數，無以開後學之來，所以立象爲權教也。

或問：坎與離對，相尅相合；震與兑對，相尅不合，何也？答云：乾兩中爻爲坎，坎與離合，中爻爲離，坤一不知其妙，雖作福積功，不生不滅之道也。乾坤之體復全也。《易》曰：水火相射，故得爲既濟。惟乾坤坎離四卦爲中正之合，震巽艮兑皆爲偏合。金丹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蓋取中正之合以爲道也。遇震兑則爲間隔，在卦爲歸妹，艮巽在卦爲之蠱，皆不正之象也。

或問：何謂金液還丹？答云：坎一與六對爲七，七者，火之成數，是爲坎中之真火也。離二與七對爲九，九者，金之成數，乃離中真金也。金受火炁，降至于腎，名之曰鉛。鉛與汞。還丹之妙，在乎金火。交合之妙，在乎坎離。以心中金液下還於腎，謂之金液還丹也。

或問：有不知大藥火候，惟積功累行，作福作福，可長生上仙否？答云：三界神仙，十方諸佛，未有不積功累行，作福修因，而能證果者。五輪之中，惟人能學道。若欲長生上仙，必用明識大道火候因緣，苟不知其妙，雖作福積功，當來止享人天福報，福盡還受輪迴，非不生不滅之道也。

或問：佛氏教戒可謂嚴明備細，丹書止説修鍊，其於齋戒尚略，何哉？答云：智慧生戒根，不齋戒何以爲道。天尊有九戒、四十九戒，西山有修真十戒，又有二十四戒，非不嚴明備細，豈特佛氏有也。學道之士，不齋則殺心不斷，不戒則慾意不斷。一戒不修，則百非亂意。一慾不遣，則衆邪煩心。六慾不除，三毒不滅，心蛇不死，意馬長馳，可謂道乎。言止在識道，不在齋戒者，鬼魔之流也。何足齒哉。

或問：老君曰執著之者，不明道

德，丹法無乃近於執著乎？答云：執死蛇頭不知變動，著五慾膠不能解脱，貪嗔癡不知回頭，殺盜淫不知醒悟，凡所有作貪福希功，此爲執著，故不名道德也。金丹之道，默運水火，真合玄元，爲而無用而〔無〕不用。始之於无，終之歸有；終亦不有，始亦不無。如秋月之流空，若閑雲之出岫，赤灑灑，活潑潑，此金丹之妙也。何執著之有哉。

或問：下手工夫，願得聞乎？答云：運一心而無雜，專一炁以致柔，如斗柄之周天，若兩輪之轉轂，古仙曰：炁是添年藥，心爲使炁神，若知行炁穴，便是得仙人。能調心炁，真合汞鉛，又知炁穴出處，則知下手工夫也。此道千金不傳非容易。

或問：採藥結丹，烹鍊、固濟、温養、防危、守城、野戰等事，能無隱乎？答云：《悟真篇》、《金丹四百字》、《還源》、《復命》、《辯惑》等論，《陰符髓》、《入藥鏡》，諸仙祖師吐前金玉，昭昭如日，各無覆藏，開發世人，不爲不多矣。如覩得破，悟得徹，吾子所問諸經莫不備説，又奚待逐一開坐也。

或問：金木間隔，其義云何？答云：金配於肺，爲鼻，爲魄，爲香臭。木配於肝，爲眼，爲魂，爲色象。眼役於色則魂飛，鼻役於香則魄散。木東金西，二者不能自相媒合，故曰間隔。夫欲合之，必藉戊己。金得土生，故能尅木，木受金制，則歸於土，非相制伏，故不能成丹。如眼、耳、鼻、舌、意，爲自奔馳，皆名間隔，非特金木也。

或問金丹大意。答云：即是中理五炁，混合百神，然後忘形養炁，忘炁養神，忘神養虚，大意畢矣。

或問温養大意。答云：即是調理中和，盡矣。

或問火候大意。答云：以心馭炁，以精合神，前後二弦，周行無怠，火候備矣。

或問歸真大意。答云：神形俱妙，與道合真也。

或問保任大意。答云：保之如保王位，任之如任大臣，首末不傾，中邊不墮，雖蹈湯火、臨刀鋸，此事不失，如此謂之保任也。

或問：金木間隔行持大意。答云：金配於肺，爲鼻，爲魄，爲香臭。

耳忘於聲，意忘於念，身忘於生，惟覺一炁冲和，自然流運。此之覺知亦忘所覺悟，不知其所以。此工夫到處，境界若是。

曰：如此境界，謂之神形俱妙乎？答云：我於是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或問：金丹之妙外有出於此乎？答云：有出此者，流入傍門，不足爲道。

或問：眼、耳、鼻、舌、身、意，非是土木，豈能十二時中令他常不動也？答云：却不曾叫賢，每十二時中，頑如土木。只是眼見色，不逐色去；耳聞聲，不逐聲去；鼻嗅香，不逐香去；舌知味，不逐味去；身欲快樂閑逸，不逐他去；意欲思念妄想，不逐他去。六欲不能奪我心，萬境不能惑我志。心不附物，物豈礙吾。苟能如此，十二時中住在五欲林中，亦無害也。只要作得主，豈待長年盡日兀然不動哉。

或曰：古有留形在世者，但數載同居，自後便不知其所之，何也？答云：形適足爲世累。譬如龍鳳之爲物，若屬世養，則必禁錮其形，牢籠其性，卒有屠尸碎骨之患。老君曰：以吾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必竟脫胎換骨，豈可舊住不移也。

或問：毗陵和尚有曰：不能千百歲，作甚世間人。然則此説特虛也？答云：不因紫陌花如錦，爭得黄鶯下柳梢。不曰年千百歲，時人豈肯趨入此門，此古人善巧方便語也。若真得金丹之妙，則吾之命可過越拂石，齊等虛空。千百歲特一浮漚生於大海也，何足爲之久哉。

或問：坎離必以戊己爲主，願聞其義。答云：乾兩中爻爲離，坤一中爻爲坎，四象既立，戊己便居中宫。故坎納於戊，離納於己，蓋坎離交互，不出戊己之位也。然坎水離火本自相戰，因有戊己居中生制媒合，所以水火不相射，因得交感焉。紫陽曰：坎離雖含四象不成丹。是以坎離必以戊己爲主也。

或問：金木間隔，庚甲亦間隔乎？答云：金西木東，名曰間隔，因得坎離中運，木隱形於離，金隱形於坎，所以合爲一家也。庚者，月出之地，三日月出庚也。甲者，月圓之地，三五圓於甲也。故庚産於坤，納甲於震，蓋震繼坤體爲長男，乃大藥所産之處，火候所起之首也。故曰：藥産西南是本鄉。庚甲乃月産月圓之地，非間隔之云。

或問：有般人不明自己，但極苦行，自焚自墜，自餓自殘，速於滅身，求成道果。此等何也？答云：身爲道樹，樹立則果生，樹若早凋，果亦隨滅。愚人不明本意，只管與身做冤家，自心不了，焚身斷臂，墜巖投水，休糧自餓，自取苦痛，與道轉見遼遠。佛經云：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投崖赴水火，五熱炙其身。無量增邪見，正爲此等説也。

問：古人亦有焚身斷臂，割肉捐軀者，何也？答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彼古人皆聞道明了，所以視死如脱垢衣、去敝屣也。

或問：外國僧道皆殺牛馬以祭，食血肉爲齋。豈彼方開之，此方禁之邪？答云：衆生之肉，即吾身之肉一也。出家人能異俗者，以能齋戒，故可式範人天，護持群蠢，所以超出人天之表。彼飲血茹毛，別是一種外道，斷大慈種，長業道果，豈足言哉。

或問：今有一等，謂魚肉暖可以補益，菜蔬冷久食之寡。學長生者直葷食耶？答云：喜魚肉者，必曰菜蔬冷。喜菜蔬者，必曰魚肉腥。然食魚肉之人是衆生食，衆生互相吞食，無有了期。學道人以殺爲第一戒，可不慎歟。

或問：人身知覺從何而生？答云：此形未生，本無知覺。因形合氣，因氣生神，因神生識，既具則喜怒哀樂之情，飢寒疾痛之苦，莫不徧知徧覺也。血氣之屬，皆是如此。

或問：神可長生，形可不死乎？答云：形者，生神之本。養形既至不死，養神豈能有窮。神形俱妙，此上仙之道也。然留形在世者，雖有五百千齡之驗，終亦不免奪胎換鼎。形似有期，神將無極也。豈可同日語哉。

或問：神一也，有曰陽神陰神，願聞其義？答云：陽神者，非思慮妄念之神。此神清淨圓明，周徧法界，靡所不通，故雖出之，不離根本智。如《華嚴經》謂：不離菩提樹下昇須彌頂，此不動智而周徧也。陰神〔者〕，存思想化之神。此神隨用殊致，觸處滯礙，故出之必離根本智，多與鬼神爲鄰。陽神，天之道也；陰神，鬼之道也。陽爲靈覺虛玄，陰爲夢想顛倒。學士可不辯之。

或問：何謂根本智？答云：根本智者，空劫以前先有此智，三才萬物莫不抱於此也。此智非離非合，非色非聲，非有非無，非出非入，一切衆生靡不均具。吾身生不加多，吾身殁不加少。不離本座，應現十方，不動身心，包融一切。混萬物而不濁，處萬機而不煩。其惟根本智乎。

或問：丹書百千，惟言長生，罕及死事，生生屢該，生死何哉？答云：長生不死，乃太上真常之道，非古人之所虛該。然世間昧理，不明超脱之旨，往往求奇華怪，寶固屋宅。學者萬倍，成無一人。余言生死，正欲世人明生死，以止生死，非强言耳。

或問：師百年後還如生時否？答云：身爲苦本，吾棄此身如棄瘡疣，所謂度一切苦厄。然吾本來未始生滅，雖無形，何有冀也。

曰：既不異生死，還預世間事否？答云：雖不預世間事，而願度世間心，未嘗不在也。

或問：形不可固，死不可免，則金丹火候奚用哉？答云：天地間有形色者俱不免死。金丹吾性神也。火候吾陰陽也。修乎金丹，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奚貴夢幻之形也哉。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三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四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黃本仁編

或問太極類

或問：三才之生本於太極，不知太極又何所本？答云：太極本於无極。曰：无極復何所本？答云：无極則无所本，有本則不名無極。請問：无極無狀，有狀則有極也。曰：既无極無狀，孰名之曰无極？答云：無所名言，强名无極。

或問：无極與太極是一是二？答云：无極即太極之无，太極即無極之有，非二理也。曰：既涉有無，焉得不二？答云：因無立有，因有彰無，互相爲根，二義而一理也。曰：太極本於無，主於靜，因何而有？因何而動？答云：无之極則生有，靜之極則生動。曰：無有動靜，既對太極，本體復存否？答云：有生於無，而無元不有。靜生於動，而靜元不動。太極本體無加損焉。

或問：太極之道有上下内外否？答云：太極無方，有上下内外即成兩太極也。曰：既無上下，又有先後何也？答云：一炁未形，則太極先於天地。一炁既判，則天地後於太極。

或曰：人性與太極是同是異？答云：人性，即太極之性也。理同於太極，則同。理異於太極，則異。曰：物之性亦同太極否？答云：有惟危之心，而有惟微之心也。微靜也，止其動，歸於靜，太極靜也。其間雖無動念，又却與木石不同矣。

或曰：辭達而已，何必窮究及此，不爲迂乎？答云：三才萬物不可須臾離者，此道也。可離此道者，則星辰可出於地，山海可垂於天，春可爲秋，冬可爲夏。若以辭達爲道，則儒宗不須孔子，宗門不須釋迦，玄門不須老氏也。

或曰：儒者涵養作用，與老佛同然後判而爲二。形而上者爲天，形而下者爲地。

問：如何踐履，方合太極之實，悟得理炁之妙，答云：太極無方，有上下内外即成兩然後默而識之，踐而行之可也。曰：既無上下，又有先後何明斯要，止於文字上較量，名理間議論，徒無益耳。

問：明得此理，止於何地？答云：止於至靜，或毫髮動念私欲，非真極，則同。理異於太極，則異。曰：如未念，非近於木石耶？答云：有惟危之心，而有惟微之心也。微靜也，止其動，歸於靜，太極靜也。其間雖無動念，又却與木石不同矣。

否？答云：涵養不異，作用不無別也。

曰：請問其目？答云：儒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治天下。老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存形神。釋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齊生死。或曰：當元止有一箇太極，三教百家是説了多少同異，教人如何理會？答云：若向言句中理會，更喫過三生飯，也理會不徹。曰：如何理得？曰：一其一，會其極以歸其極也。

或曰：執此心以爲道，非乎？答云：始則執之，達則舍之，執而不舍，滯而不通，舍而不執，通而不滯。曰：舍之不落於放乎？答云：放之於無爲可也，不可放之於邪僻。

或曰：佛氏亦及太極否？答云：彼謂無始，又曰真空，本來本性即太極之異名也。其妙又有出太極之上者。

或曰：天地一分，五行象數，毫髮無差，人倫萬物巧如雕刻，混沌之中得無造物者乎？答云：太極未形，則五行象數隱於真无。太極既判，則五行象數彰於妙有。成三才，育萬物，皆一炁所以然而然也。蓋太極既成，不得不生天地。天地既立，不得不生象數。象數既具，不得不生人物。人物既形，不得不異形禀。形禀既異，不得不別脩夭。榮枯、媸妍、善惡，蓋理之當然，亦勢之當然也。然物之造乎無形，始於一炁，化爲萬有，各各合自然分度，豈有造之者耶。

或問：天地初造，日月水火何先？答云：太極分一成一，乾道始立。析乾之中爲離，兩乾成坤，地道始立。坤之中爲坎，月象成焉。日象成焉。合坤之中爲三心，實一理也。在世人分上，門有同異，到聖人地位，則無異同。

或曰：佛教有曰即心即佛，又曰非心非佛，其言得無反耶？答云：即心即佛，是得魚得兔也。非心非佛，是忘筌忘蹄也。

或曰：佛氏一向説心，老氏一向説炁，心與炁是一是二？答云：心動則炁隨，炁動則心隨。心一則炁亦一，炁一則心亦一。然炁者，理也。心者，理之機也。施行大底由吾心耳。

或曰：佛説一切心皆言空，何也？答云：惟空則能容萬物。

或曰：既容萬物，則不空也。曰：容萬物而不礙萬物，若太虚之包坤爲地，既是真土。乾爲金，豈非真金耶。

萬物，非礙於太空者也。

或曰：心有理有境，如何是理境？答云：精一者，心之理也。事物者，心之境也。又微妙玄通，與物無滯，心之理也。浮躁競役，逐色而形，心之境也。

或問：心一動便止之，復動復止之，可以爲道乎？答云：此正是生滅不停之相。須是止之便不頻動，久久行持，調伏得熟，然後打成一片也。曰：打成一片便是道否？答云：到此若執之以爲道，又若執方諸而求水也。靡不得水，終爲物礙，何如兩忘之爲妙。又曰：從上聖人明心，皆是如此否？答云：明不及此，不足爲道。

或曰：世人説心箇箇差別，此差別理亦能成道否？曰：皆謂之道，但不到聖人處耳。

或曰：人心有始善終惡者，始惡終善者，非習成性乎？答云：實由習成，皆操持之不謹耳。始善終惡者，自禽人倫而之禽獸也。始惡終善者，自禽獸而之人倫也。

或曰：百病有藥對治，心病以何治之？答云：心病治之以理。曰：亦有不受理治者，如何？曰：病源深入，須痛下鍼艾，若不瘥則死而已。

或問：心不寧時如何？答云：止不可得而治也。佛氏則不然，止然後定，靜然後安，必便此心無慮而不可得，至於湛然空寂也。慮而得治天下者，當然之理也。無慮而不可得處空門者，當然之理也。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道心，必有兩樣乎？答云：危者，動也。微者，靜也。人心若靜，便是道心。道心若動，便是人心。只是一箇心，由動靜所以分危微也。

或曰：天地之道，必不離動靜乎？答云：太極因動靜以立天地，一奇便有一偶，一主便有一賓。三才萬物之動靜，有離合否？答云：至靜者，指无極本體而言也。即本體而有生生化化

之妙，非謂離本體而別有也。又非合本體而混成也。陰陽二炁未萌，則此理寂然不動。動靜兩機交媾，則此理感而遂通。

問曰：動靜不離二炁，天下共知之，而至靜之不動，吾實未喻也。答云：一代一謝，一往一來，此陰陽之炁也。故萬物因之以生死，晝夜因之以明晦。天地間非有不動之理，則聖人之道逐陰陽而起伏，隨生死以往來，何足道也。

或曰：人心有不動之理乎？答云：人心不動之理，即天地間不動之理也。曰：不動之理外，別有妙理乎？答云：御三才，齊生死，即此理也。

或曰：佛曰性空，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性善惡混，然性非一也，由人物之異乎？答云：空者，性之妙。善者，性之本。筍楊失其妙本者也。性者，萬物之所公具，人得其妙本而不知用，物失其妙本而用不知，在乎得失之間矣，烏有善惡之異哉。

或問：先生常謂人身假合，然吾有身，無毫髮外物，何爲假合？答云：初假父母精血，次假陰陽二炁。在胞則假母之呼吸，出胎則假母之乳哺。皆無。不假合者，則吾與物可長保守，非假而何。

曰：天地人倫既假，則以何道爲假？答云：假天地以覆載，假君臣以教治，假父母以生成，假兄弟以友助，假妻子以嗣續，假田園以養生，假財貨奴僕以備用。吾有身則親，吾無身則疏，以此言之，孰爲不假。世之親物也，吾之親道也。

曰：人心亦假乎？答云：得其假者，假也。得其真者，真也。天下之不假者，合不死也。既假而死，我何用處耳。

曰：身皆屬假，何物爲真？答云：不特人身假也，世間萬物萬事，無不是假。其不假者，獨性理也。

曰：萬物萬事皆假者，天地人倫亦假乎？答云：凡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之假。天地雖形器之久，亦不免假也。人倫君臣父母、兄弟妻子、屋宅田園、貨財奴僕、日用之需，無非假合。吾身若存，此物皆有，吾身若没，此物不可長守者，非假而何。

曰：天地人倫既假，則以何道爲假？答云：假天地以覆載，假君臣以教治，假父母以生成，假兄弟以友助，假妻子以嗣續，假田園以養生，假財貨奴僕以備用。吾有身則親，吾無身則疏，以此言之，孰爲不假。世之親物也，吾之親道也。

曰：人心亦假乎？答云：得其假者，假也。得其真者，真也。天下之不假者，合不死也。既假而死，我何用處耳。

曰：身皆屬假，何物爲真？答云：不特人身假也，世間萬物萬事，無不是假。其不假者，獨性理也。

曰：萬物萬事皆假者，天地人倫亦假乎？答云：凡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之假。天地雖形器之久，亦不免假也。人倫君臣父母、兄弟妻子、屋宅田園、貨財奴僕、日用之需，無非假合。吾身若存，此物皆有，吾身若没，此物不可長守者，非假而何。

曰：天地人倫既假，則以何道爲假？答云：假天地以覆載，假君臣以教治，假父母以生成，假兄弟以友助，假妻子以嗣續，假田園以養生，假財貨奴僕以備用。吾有身則親，吾無身則疏，以此言之，孰爲不假。世之親物也，吾之親道也。

曰：人心亦假乎？答云：得其假者，假也。得其真者，真也。天下之不假者，合不死也。既假而死，我何用處耳。

曰：身皆屬假，何物爲真？答云：不特人身假也，世間萬物萬事，無不是假。其不假者，獨性理也。

曰：萬物萬事皆假者，天地人倫亦假乎？答云：凡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之假。天地雖形器之久，亦不免

言而問，故如是答之。若瞿曇、老聃問之，必不如此答也。

曰：惟瞿曇、老聃知生死鬼神乎？答云：死而歸者曰鬼，生而存者曰神，鬼神死生即一理也。外死生，無鬼神，鬼神生死，達人皆知之，何必瞿曇、老氏。

或問：子每言萬物無常，何謂也？答云：常者，久也，不遷變之謂也。萬物皆幻生幻滅，不能長久，故曰無常。

曰：修行人亦不免無常，何也？答云：一槩是膿血之軀，少終有老，生終有死，所以聖人外身而身存，何能獨免無常哉。又曰：既免不得無常，修行作麽？答云：修吾之行，以合聖人之心。初無他求也。

或曰：孔子、老子、釋氏，孰爲優劣？答云：如醫家門面鋪席，在人開張，其活人之心壽也。吾不能議其優劣。

或問：子常謂向上一事，千聖不傳，子之謬也。既是不傳，又曰教外別傳，何也？答云：別傳之理，不涉典章。世人不悟，硬要求人，不知反己。匝地普天，觸頭觸面，無非大道，信手拈來，箇箇是寶。更要尋討別傳，非錯乎。曰：經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如此便是有傳也。答云：悟了始知是自己底物，可以傳於聖道，若未契悟，何傳之有。

或問：持齋不茹者，能成道否？答云：齋惟戒殺，若人持素，不斷殺心，徒無益爾。又曰：持戒能成道否？答云：戒乃防邪，聖賢無不由戒以成道，不斷邪心亦無益耳。

或問：修行人死時還入胎殼否？答云：亦要做得身主，起方不入也。或曰：如何做主得不入？曰：平生修證，定力堅固，認得本性純熟，臨死之時心不散亂，此時做得身主，便不入也。

或問：父母未生之前，此身在何處？答云：父母之前，了然無物，因緣媾合，始結胞胎，形質之累有矣。曰：形質若歿，此身復在何處？答云：別傳之理，不涉典章。世人不悟，硬要求人，不知反己。則無有也，又云復生，何也？答云：火本無形，木爲之根。泡本無形，水爲之根。人本無形，父母爲之根。何得不生也。

又問：有輪迴是否？答云：人用心，死必爲禽獸。生用人天心，死必不免輪迴。吾無輪迴心，必不墮輪迴。

或曰：子修行，死歸何處？答云：亦不生天堂，亦不在地獄，亦不在南閻，亦不在西國。曰：然則在什麽處去？答云：寂然不動，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得意生身，自由自在。

或問：鬼神無像，視之只是虛空，又有鬼神何也？答云：血氣之屬有形無想；鬼神之屬有想；木石之屬有形無想。形者，質礙也。想者，潛思構合，無形有想。鬼神雖無質礙，識想與物則同，猶

人之潛思，神住形留，未瞬息間萬里可到。至於利名財色、喜怒哀樂，適莫不皆如親歷，鬼神之道，即是如此。

或問神通。答云：神乃性之妙靈覺者，三才萬物之間，不疾而至，不動而周，潛天壽天，潛地壽地，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日月星斗，風云氣候，金石草木，山嶽江海，八萬四千邪正等法，莫有能當其神者。無往不利，故謂之通。心證可知，口言難究。

或問：金丹佛性，理義同異？答云：佛雖從性宗入，終不離於命宗。何以知之？佛之說法，必始於東依，周迴十方也。《華嚴》一經，始末別舉十數，此天數五，地數五；善財參者五十三人，兼自己與毘盧共成五十五，非合天地之數乎。又《法華》有二佛同塔之義。龍女轉身南方作佛，蓋龍乾也，南離也，此非乾之中陰爲離乎；轉女成男，此非坤之中陽爲坎乎。乾離坤坎之妙，密寓是也。其曰：四句偈一，合相兩尊，雙林雙樹，二嚴二智，胸題萬字，足露雙輪。如此等類，非性命交融之義乎。由是知佛性不異金丹也。謂佛惟是性宗者，劣解淺學之士耳。

或問：禪學温養，亦與金丹同否？答云：禪宗以覺悟爲則，上乘之人一悟便至佛地。不緣途路，不涉陰陽，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純然真空之妙也。此最上一乘，下學難及。其禪坐靜慮一法，與胎息閉氣略同，温養亦不少異。禪宗又有過開後事，如臣拱君，如子就父，一脉雙圓之妙，與金丹還返之理同。

或問：真空頑空，其理如何？答云：真空者，玄虛靈通之謂也。頑空者，死灰枯木之謂也。寂然不動，真空之用也。至之體也。感而遂通，真空頑空，則斷滅無性不靈，死而不活之物也。

或問：釋氏極談空無，以四大六根、識神知覺，悉非我有。未審何者爲道？答云：父母未生前，此形本無，因有生後，始有六根四大，有六根四大始有識神知覺。吾身所有，無非妄幻假合，觀其所始，本實無之，非釋氏之强言也。彼之極談空無者，不過要此心體合太虛，使絲毫物累不著於中，所以爲道也。

或問：禪學温養，亦與金丹同否？答云：金丹上道，亦如此否？答云：上仙之道與此無異。老君曰：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此非極於空無者，何耶？

或問：《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修丹之境，亦至此乎？答云：首一句便云觀自在菩薩。觀者反觀自心，自由自在也。次云照見五蘊皆空。此觀心之時，直下照見，吾身五種聚陰，徹底皆空，惟有一點元陽智慧，朗然不昧也。此兩句人天之道所不能，越見得釋氏作家處。蓋觀者，定也。照者，慧也。一切聖賢莫不由觀照以成道。修丹之法，何莫如斯，此非上仙之道也。

金母還丹不過真金火金即元精火即心神火精金交煅鍊真金融火火融金火太炎炎金氣消金頑火冷又難調鑪中金火光常溢一顆靈丹永不凋

汞即神方鉛即氣，氣神元在太无先。
須從天地根元處，撮向空懸鼎内煎。
五金八石皆凡物，草木根莖有象材。
要識還丹無質藥，須從心上鍊將來。
止將自己心爲鼎，便把元神作大還。
鍊取一鑪天地髓，時時現出寶光寒。
休向三才並八卦，尋他金火出生年。
須知此藥先天地，出在三才八卦先。
人是古今尋藥匠，非徒人覓得應難。
雖然金火盈天地，不向人心甚處安。
先天一炁吾之炁，我此元神天地神。
天地我神同一體，妙乎一炁轉洪鈞。
丹訣千千萬萬言，莫明玄牝不須論。
箇中若是英靈漢，龍虎龜蛇一口吞。
火候何妨説與君，坎烏離兔要平均。
心閑意定精神一，虎嘯龍吟天地春。
兔趕金烏入海門，烏隨兔魄上崑崙。
刹那火候周天地，世上誰人識本元。
七情不動心無雜，五炁朝元意不生。
二八門中須沐浴，一團和炁兩弦平。

驪龍珠向懷中養，天寶瓶將手上持。
瞬息不忘常守護，一周天火産嬰兒。
火候元來只是心，心如專炁火温明。
定波慧炬交相濟，大藥還丹頃刻成。
時人不識火根元，文武抽添妄亂傳。
此火本來無氣候，廓周法界遍三千。
戒根瑩浄絶塵生，定水波澄慧月明。
獨照朗然常不昧，還丹直下可圓成。
戒絶百非除衆惡，定能止散集虚靈。
慧燈反照昏衢暗，何慮華池水不清。
修丹當以戒爲先，治散惟憑定力堅。
昏病欲明須慧照，了兹三者謂仙禪。
鐵牛木馬遶長河，石虎泥龍總浩歌。
四獸不知何處去，空將招手叫黄婆。
六賊捉將歸汞室，五陰拿取入鉛津。
等閑運動元陽火，鎔作秋空滿月輪。
絳闕無言重户閉，黄堂有令守城嚴。
四夷拱手降旗樹，不動干戈五賊擒。
前弦直向後弦覓，後弦須必向前求。
二物不離身左右，一輪滿月五湖秋。

龍從火裏駕陽君，虎向波心馭月輪。
呼吸循環天地匝，崑崙海底總回春。
紫河車起海之濱，超上重樓赴玉京。
日月兩宫穿過了，直從絳闕入黄庭。
一從坎虎嘯江皐，勾引離龍入海濤。
飛向崑崙山頂過，通身孔竅盡陽和。
要知鉛體爲常静，汞用元來是動根。
動者若同常静合，自然金鼎火温存。
易是乾坤鼎器休他覓，烏兔精神莫外攀。
乾坤鼎器烏兔祖，古人以易準金丹。
妊女嬰兒親乳哺，黄婆媒合萬年懽。
坤龍乾馬循環用，何慮神丹不大還。
能明人道明天道，會得天心即我心。
八卦五行皆我有，何消東覓更西尋。
太極函三始象乾，中分乾體便爲坤。
火龍水虎相顛倒，此是金丹最上門。
半斤金子半斤銀，合聚分明是一斤。
休向二弦前後覓，自家鼎内月輪新。
母産嬰兒頭雪白，父生妊女眼朱紅。
天然一對真無比，日月年時出世同。

火候綿綿密密行，無思無慮念無生。屯蒙朝暮嬰兒就，滿地黃芽照月明。

丹書千萬明明道，執象拘文又不中。記取古人丹訣妙，教君終日亂真空。

不識金丹鉛汞真，盲修瞎鍊費精神。茅圜草舍長年坐，賺殺閻浮世上人。

學道從來有幾人，爲於性命不雙明。天台止有張平叔，兼悟曹溪最上乘。

又

太極未分時，何曾有覺知。若能如是會，直下産嬰兒。

五行由理定，八卦在人推。天地未生始，其誰識此機。

會了如無會，知如自不知。不知無會處，此是大丹基。

佛家戒定慧，仙家炁精神。二教元無別，都來一樣春。

守成安主後，刻刻報平安。足令纔寬縱，陰兵便入關。

古人方便説，借物譬丹方。若得真魚兔，筌蹄亦可忘。

一二三四五，生生萬物母。降本無終窮，失却大道祖。

五四三二一，返本歸无極。五行顛倒顛，金丹從此得。

心静黄芽長，心清白雪生。心清神水瑩，心定大丹成。

密密固濟定，綿綿火候通。坎離交媾處，一粒大丹紅。

氣隨心意散，精逐念思亡。馳散滄海出，日向嶺頭紅。

默默含真處，冥冥抱一時。抽添兼進退，休與自心知。

二氣透三關，三尸貼自寒。黄堂嚴正令，五賊報平安。

真空含妙有，妙有合真空。空有融無礙，同歸寂照中。

等心行十善，守一滅三尸。陰陽多方便，神通道可期。

十惡重重積，群陰日日生。塵埃常在眼，丹道幾時成。

復臨終至泰，姤遁否將來。二八陰陽峙，黄華沐浴開。

二至非冬至，雙橋一脉泉。抽鉛添赤永，十月一周天。

乙庚循晦朔，丁甲望弦期。三五陽正盛，圓明正此時。

河車初運動，夾脊透三關。日月雙輪迅，崑崙任往還。

金液從離降，陽精自坎升。坎離歸一炁，前後兩弦平。

外藥太无炁，内丹玄牝門。將吾玄牝穴，點破太无根。

二理須明合，三關要實通。月從滄海出，日向嶺頭紅。

默默含真處，冥冥抱一時。抽添兼進退，休與自心知。

二氣透三關，三尸貼自寒。黄堂嚴正令，五賊報平安。

真空含妙有，妙有合真空。空有融無礙，同歸寂照中。

龍虎休爭戰，龜蛇罷役驅。黄婆無意智，不動産玄珠。

父母所育身，無非陰蕩穢。子欲學長生，别有真三昧。

生滅即無明，圓通體本清。若知超脱法，形外覓無生。

無生無不生，斷滅道非真。固執神形閡，難齊劫外春。

有質固非常，無情無終敗。物外

超容儀，浮塵何足愛。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五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黃本仁編

丹祖二首

有箇金丹祖，常居萬象中。乾坤稱作父，日月喚爲翁。品類精神主，群生性命宗。若人能會此，可與話丹功。

欲學金丹下手工，先從太極始乾龍。巽爲女子元居震，坤産嬰童寄兌宮。烏兔虎龍成象外，汞鉛水火在身中。庚丁辛丙憑誰會，問取乾坤始祖翁。

妄有五首

父母未生何處有，爲因妄動始成形。六根四大相連綴，稟受陰陽號曰人。眼耳鼻舌各行用，色聲香味共安存。身是貪嗔癡愛宅，口爲飲食是非門。地水火風權假合，妻兒金寶暫相親。此身借貸陰陽炁，炁滅何曾有此身。此身有物無非假，惟有元陽一點靈。

號曰金剛長不壞，從教百鍊轉精明。

世上萬般皆妄有，先天之始本來無。能明妄幻歸真性，便是人間大丈夫。

示戒五首

十惡身心若不除，修行徒用費工夫。此爲六趣輪迴種，要學神仙夢也無。

酒色氣財兼嗜慾，若存少許道難親。此爲萬丈深坑口，陷了閻浮多少人。

一毫塵累心非了，半點嗔癡道未成。除是本來無一物，相逢始可話無生。

飽食葷羶及五辛，名爲壯氣養精神。採陰九一傍門法，盡是當來地獄因。

古人避慾如避箭，又似深坑與毒蛇。不避逡巡須喪命，如何有暇問丹砂。

遠害五首

埋光隱影密藏機，莫是龍蛇虎豹知。寵辱兩端俱陷穽，況無叔伯避周時。

利名便是繩喉鎖，富貴渾如梏手枝。喉手幸無繩梏累，山雲深處養希夷。

禍先福首身無作，焰勢權門足莫趨。止結青山猿鶴侶，任教人笑我如愚。

塵勞寸寸陷人坑，滿地投戈莫妄行。
六欲五財須遠避，安時處順樂吾生。
修行欲至長生術，且學全身遠害方。
魚必深藏鈎不到，鳥須高舉弋無傷。

平物我五首

若要修行學至真，忘心忘物亦忘情。
胸中若有些留礙，萬象森羅總不平。
我忘機則物忘機，物我相忘總若遺。
鳥自啼兮花自落，箇中消息有誰知。
佛經四相應須無，老氏三空要合符。
生死存亡同一體，故吾何處覓今吾。
三才同本物同元，太極渾函孰我人。
我亦不知身是我，又從何地有疏親。
萬象之中身獨露，身心萬象總俱閑。
古今妙訣無多子，到處無心即大還。

歸真五首

四大六根兼意識，言談呼吸總非真。
一切通身俱放下，又從何處有吾身。
先天太極元无物，我此形骸總妄生。
知覺見聞如不取，憂悲苦樂是誰能。
乾坤萬物元非有，夢幻形骸總是非。
只有大圓平等智，不容情識與心知。
歸真妙訣在常容，若不知常妄作凶。
要識古今常一體，妙融萬法至中中。
外身之外却存真，無物爲真有不真。
心與境融俱寂寂，此時方見本來人。
世人修奉貴精神，惟以精神合道真。
秖向威儀聲色取，不妨賺殺世間人。

梧桐樹十二首

世間人，須覺悟。難得人身休辜負。莫把時虛度。不離方寸蓬萊島，多少時人行不到。勸君早覓長生路。

早修行，學至真。忘心忘物亦忘情。胸中若有些留礙，萬象森羅總不平。

我忘機，則物忘機。物我相忘總若遺。鳥自啼兮花自落，箇中消息有誰知。

佛經四相應須無，老氏三空要合符。生死存亡同一體，故吾何處覓今吾。

三才同本物同元，太極渾函孰我人。我亦不知身是我，又從何地有疏親。

萬象之中身獨露，身心萬象總俱閑。古今妙訣無多子，到處無心即大還。

破執五首

屯蒙既未定晨昏，寄語時人莫亂宣。會取乾離坤坎玄，何勞依卦運周天。

片餉工夫丹可結，五年九載總虛傅。止將一味元陽火，鍊到虛无太極前。

按圖索駿徒施力，執相拘文枉費工。說與學仙諸子道，海門夜半日頭紅。

認得元陽一點真，五行八卦總虛分。混成有物先天地，何用區區覓武文。

說時容易做時難，學得丹書不是丹。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只在片時間。

科教五首

遍法界中皆大道，癡人猶向大羅尋。不知元始浮黎土，只是衆生一寸心。

古人方便垂科教，蓋引凡流學聖流。紫陌不因花似錦，王孫爭得鬥來遊。

鶴唳鸞鳴騁好音，龍降虎伏鬼神欽。玄機須向靈臺覓，莫在霜縑畫裏尋。

聯文置紙印重封，勑將飛符頃刻中。寂感玄機如未會，三天不許等閑通。

世人修奉貴精神，惟以精神合道真。秖向威儀聲色取，不妨賺殺世間人。

梧桐樹十二首

世間人，須覺悟。難得人身休辜負。莫把時虛度。不離方寸蓬萊島，多少時人行不到。勸君早覓長生路。

早修行，學至真。忘心忘物亦忘情。胸中若有些留礙，萬象森羅總不平。

我忘機，則物忘機。物我相忘總若遺。鳥自啼兮花自落，箇中消息有誰知。

佛經四相應須無，老氏三空要合符。生死存亡同一體，故吾何處覓今吾。

三才同本物同元，太極渾函孰我人。我亦不知身是我，又從何地有疏親。

萬象之中身獨露，身心萬象總俱閑。古今妙訣無多子，到處無心即大還。

科教五首

遍法界中皆大道，癡人猶向大羅尋。不知元始浮黎土，只是衆生一寸心。

古人方便垂科教，蓋引凡流學聖流。紫陌不因花似錦，王孫爭得鬥來遊。

鶴唳鸞鳴騁好音，龍降虎伏鬼神欽。玄機須向靈臺覓，莫在霜縑畫裏尋。

聯文置紙印重封，勑將飛符頃刻中。寂感玄機如未會，三天不許等閑通。

世人修奉貴精神，惟以精神合道真。秖向威儀聲色取，不妨賺殺世間人。

梧桐樹十二首

世間人，須覺悟。難得人身休辜負。莫把時虛度。不離方寸蓬萊島，多少時人行不到。勸君早覓長生路。

早修行，學至真。忘心忘物亦忘情。胸中若有些留礙，萬象森羅總不平。

我忘機，則物忘機。物我相忘總若遺。鳥自啼兮花自落，箇中消息有誰知。

佛經四相應須無，老氏三空要合符。生死存亡同一體，故吾何處覓今吾。

三才同本物同元，太極渾函孰我人。我亦不知身是我，又從何地有疏親。

萬象之中身獨露，身心萬象總俱閑。古今妙訣無多子，到處無心即大還。

科教五首

遍法界中皆大道，癡人猶向大羅尋。不知元始浮黎土，只是衆生一寸心。

古人方便垂科教，蓋引凡流學聖流。紫陌不因花似錦，王孫爭得鬥來遊。

性命陰陽只這是。勸君早留意。

守真元，專一炁。嬰兒養就吾身裏。十月胎圓備。萬般譬喻總皆非，大底由他心意地。外覓徒勞耳。

這金丹，無二道。方寸不離真水火。既未相顛倒。箇中運用不辭勞，海底天心呼吸到。現出長生寶。

這丹頭，牢結媾。念頭動處靈丹走。固濟要無漏。綿綿一炁三關透，金鼎蟾光遶。

撥轉天輪行火候。全道無他，心爲主。執象拘文徒自苦。記取神仙語。丹經譬喻千萬句，止是陰陽兩箇字。要識根元處。

叅玄人，聽付囑。百歲光陰如迅速。轉眼花開落。大事因緣如未熟，急須猛省開心目。莫被邪師惑。

學無爲，離塵俗。結草爲庵山水綠。南山看箇牛如玉，散誕無拘束。脫下蓑衣吹一曲。人牛且喜俱相熟。

謾騰騰，無造作。任意逍遥隨飲啄。真箇清平樂。喉手幸無名利索，萬里孤雲並野鶴。這般誰知覺。

西江月 五首

大道不由別物，只由心上行持。念頭纔動汞鉛飛。止要定心專氣。

殺盜淫邪不紀，利名恩愛休迷。無心無事是丹基。說破元來容易。

多少外尋卦象，不知返照真元。此身元是易之門。晝夜坎離常運。

烏兔馬牛龍虎，無非借喻爲根。屯蒙既未定晨昏。定意專心爲本。

一意中宫不動，四方四獸稱臣。內丹外藥合天真。現出一輪寶鏡。

此景此時此地，無心無我無人。不知誰是本來心。湛寂真常妙境。

釋氏禪經律論，儒家傳記詩書。到，可謂大羅仙。

服氣嚥精吞七曜，存思想化三車。了得一明心地，諸餘土苴何須。忘形忘氣總歸虛。到此實非譬喻。

四大一身假合，六根五蘊陰邪。一元陽處是吾家。休認形骸野馬。

內院神京須出，天堂地獄空華。玄玄難測此幽遐。妙用有誰知者。

臨江仙 五首

午夜金烏從海底，丑初漸出扶桑。大明東向屬三陽。韶華春滿院，無地不生光。直駕河車朝帝闕，泥丸宫飲瓊漿。華池神水灌中黄。嬰兒未就母，地久更天長。

促取一年中日月，來歸片刻之中。坎離交媾虎龍通。三花時就鼎，一霎現神功。滿地黄芽□白雪，輝騰南北西東。二弦圓合甲庚同。驪珠初出水，焰慧自燒空。

打破這陽鑪陰鼎，躍番黑汞紅鉛。龜蛇龍虎總虛言。六根並四大，陰物一齊捐。有箇天然真一種，非心非腎非玄。不容口意識情傳。修丹如此到，可謂大羅仙。

服氣嚥精吞七曜，存思想化三車。了得一明心地，諸餘土苴何須。忘形忘氣總歸虛。到此實非譬喻。

外事何干於內境，有爲功酌流霞。四大一身假合，六根五蘊陰邪。

力何賒。饒君作福等河沙。不明玄牝竅，特地隔天涯。

學道要明心地印，更須陰陽同行。不能及物只爲身。小乘無智慧，大道幾時成。

一種貢高誇自會，妄言眩惑人情。只圖博取利和名。不思生死

苦，萬劫路冥冥。

〔絶句〕

八月八日夜夢，得二句，寤而味之，乃金丹妙訣，得非太上教我乎。謹用足為一首。

天外樓臺懸日月，身中氣象轉陽秋。夢中句。神仙妙訣無人會，紅蓼江頭楚水流。

論劣二首

名園花正鬥芳菲，金鳳先啣入翠微。可惜遶籬蜂與蝶，紛紛空傍菜花飛。

酒家携壺詩家吟，年年不負賞花心。不知春在梅梢上，爭向麤桃俗李尋。

仰山人

一著當機疾怒雷，海門煙霧一時開。任他萬里波濤遠，不得驪珠定不回。

仰山境

古路荒涼荆棘生，長蛇猛獸互交横。山深云密溪流遠，多少遊人不敢行。

指實

吾有一穴地，四方無界至。不落在高山，不落在平地。亦不在江河，亦不在城市。亦不在中間，亦不在邊際。不居人世間，只在人間世。買來無牙憑，賣不立書契。叅立人，休擬議。相逢請示指南真，指出真龍何處是。

禪宗公案三十則

世尊拈花。

無事何消起禍胎，人天百萬任疑猜。分明有法無人要，空自拈花作笑媒。

迦葉微笑。

金色頭陀最可憐，因何微笑老胡前。當時不瞬青蓮目，幾誤拈花作密傳。

少林面壁。

一言不契立身難，壁面當年苦自瞞。少室等閑抛杓水，至今四海浪花番。

南泉斬猫。

衆口如槌啞不言，一刀兩段便消魂。未知千古叢林下，誰爲猫兒報此冤。

臨濟入門便喝。

喝下如雷衆蟄驚，誰知起死復回生。銀山鐵壁重重障，一劍當空盡削平。

德山入門便棒。

山藤端的不應櫸，拈起英雄喪胎魂。縱使通身俱手服，還渠一棒一條痕。

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從來生死不相干，有佛情知作佛難。直得云無猶未許，分明如劍倚空寒。

芭蕉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

老倒芭蕉强起疑，與無奪有謾相欺。雖然擒縱呈機巧，何似干戈不動時。

子胡凡見僧，便喝云：看狗。僧回頭，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一聲看狗急回頭，咬著通身見血流。歸路不將方丈閉，這般疾痛幾曾休。

僧問蜆子：和尚西來意？蜆云：神前酒臺盤。

分明指出酒臺盤，直截衝開最上關。多少乞靈徼福者，常常生被鬼神瞞。

僧問趙州西來意。州云：庭前柏子。

柏子亭亭立翠寒，不鄰梅玉竹琅玕。孤標迥出天然別，多少行人作境看。

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么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獨露常常遍太虛，眼横鼻直嘴驢都。

從教一吸西江盡，要且無人侶得渠。

僧問趙州：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夢卜頭。

驀路相逢話便休，雲飛山在水長流。爲君直指無回互，夢卜分明出鎮州。

玄沙馳書上雪峰，峰接開之，只是三幅白紙。峰云：知音君子，千里同風。

知音千里本同風，三幅從頭徹尾空。莫道雪峰曾蹉過，藕絲牽象入關中。

首山拈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篦則背，具道喚作什么？

拈起情知兩不中，謂非觸背亦難同。竿頭別有離鈎著，管甚蘆花對蓼紅。

僧問臨濟：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云：無位真人是什麽，乾屎橛。

無位真人乾屎橛，知恩能有幾多人。太平本是將軍置，不許將軍見太平。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渙散渾淪萬派奔，收來元不滿毫分。可憐趙老無容隱，却道青衫重七斤。

瑞巖自喚主人公，自應諾。云惺惺著，向後莫被人瞞。

自呼自應謾多端，喚起惺惺亦被瞞。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直向雨中看。

僧問文殊：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前後三三本現成，幾多錯認定盤星。古人見底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鹽官問侍者覓犀牛扇者，云破也。官云：扇破，且還我犀牛子。

打草驚蛇豈偶然，奈何蹉過話難圓。當時覓箇犀牛子，只把鹽官搭鼻牽。

六祖云：非風非旛，仁者心動。

不動真機理自融，耳觀鼻覩眼如聾。木人花鳥元無礙，一任風旛舞太空。

僧問古澗寒泉。趙州云：苦。曰：飲者如何？州云：死。

寒泉味苦毒非常，抵死誰弃性命當。莫怪趙州言忒煞，從來苦口藥須良。

佛下生。馬祖纔升堂，百丈便捲起面前席，祖便下座。

攀枝右脇産藍園，纔出通身是毒根。不有九龍口中水，如何洗得這冤魂。

知音未舉已先知，雲起南山雨便隨。捲起席來無箇事，海翁鷗鳥兩忘機。

佛入滅。藥山登山見出雲間，忽然大笑，十五里居民皆聞其笑聲。

當日雙林隱却身，乾坤禍亂一時平。誰知野火燒難盡，次第春風吹復生。

祖師西來。

歷涉江山不記年，獨携衣鉢到南天。獨上峰頭豁此懷，長風刮漢掃雲埃。不因親覩嫦娥面，爭得驚人笑口開。

馬祖坐禪，南嶽將塼於祖前磨。祖云：作麽？嶽云：要作鏡？祖云：塼豈能作鏡，嶽云：磨塼不作鏡，坐禪亦不作佛。祖悟。

西來祖意家家有，毒藥何消教外傳。

隻履西歸。

衣鉢法事付神光，石馬回途引興長。

忘耳山前春夢醒，平分隻履返家鄉。

玄宗二十四首

元始天尊懸一寶珠，大如黍米，於空玄之中。

一珠如黍向空安，無限人天被眼瞞。

不見玉京居咫尺，却隨風雨出函關。

無軼數衆，俱入寶珠之中。

收拾乾坤入畫圖，東西南北總無餘。

行人休覓長安路，方寸中間即帝都。

既入珠口，不知所在。

踏著玄關步步深，了然無物亦無心。

想伊只在秋江上，明月蘆花何處尋。

元始於珠内説經都竟。

光風霽月本依然，誰説誰聞屬甚年。

要問當時珠底事，泥牛吼月下長川。

法事粗畢，諸天復位。

風雲聚散寶珠中，細説鄉情興味濃。

回首故人何處在，青山依舊白雲峰。

倏欻之間，寂無遺響。

興祥布瑞顯家風，百萬人天注仰同。

倏欻六龍飛舞罷，廓然何處覓神通。

老君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名可道總非常，休聽傍觀説短長。

妙唱本來無曲調，不勞特地品宫商。

無名天地之始。

上無復色下無淵，湛寂虚空任自然。

此境此時如會得，妙哉太極未生前。

有名萬物之母。

廓落真常絶往還，從來造物本無端。

只因有箇生生母，鬼面神頭幾萬般。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目斷桃源路杳賒，遊人悵望指雲霞。

誰知山水重重處，不涉程途便到家。

谷神不死。

靈光今古逼人寒，誰識天根向上關。

劫火洞然全不壞，從渠生死不相干。

嬰兒未孩。

懷胎木女正當時，無識無聞也大奇。

軟似瓊酥圓似月，風流只許自家知。

不知常，妄作凶。

一種風流説向誰，芳心只許玉郎知。

可憐宫草年年緑，何事王孫去不歸。

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一自移家入翠微，更無曆日記年時。

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君總不知。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强爲名字浪傳呼，有物分明本自無。

妙手丹青描不就，笑渠依樣畫葫蘆。

知白守黑。

擲下絲綸便即休，誰能長揭竹竿頭。

漁翁貪釣江心月，惹起波濤萬古愁。

道生一。

二三四五總由他，百萬縱横亂似麻。

盡向當元生處覓，誰知生處本無家。

離種種邊，名為妙道。

萬象中間獨露身，一纖毫物不容親。

他家更覓離邊妙，離到驢年也不真。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心形物即本來空，悟見分明亦不容。

莫謂空無成斷滅，常常獨露太虚中。

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

搏之不得名曰微。

李四心癡生暗鬼，張三眼病見空華。

從來無物堪玄會，視聽希夷謾自誇。

舜問乎亟：道可得而有乎？亟曰：

汝身非汝有也，何得有大道。

問處何如答處尊，箇中消息向誰論。

他家意出形骸表，開口全無斧鑿痕。

齧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自心不許自心知，四問虛勞話品題。

槁木死灰元不著，又從何處覓王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

子綦隱几仰天噓，偶喪情忘默類愚。

要識渠儂親的處，水雲散盡月輪孤。

聖人忘形養氣，忘氣養神，忘神養虛。

忘形忘氣又忘神，養箇虛玄合道真。

智識情塵俱放下，不知誰是本來人。

雜頌門

善財南巡二首

近日江湖著脚難，何如琴劍返家山。

郎君一向貪知識，惹得閑名滿世間。

平生笑殺善財童，百十名城信步通。

首末許多知識教，無非毒藥灌喉嚨。

善財見彌勒樓閣莊嚴

彌勒樓臺彈指開，華胥國裏夢初回。

莊嚴百億今何在，坐對春風歌落梅。

龍女獻珠轉身南方作佛二首

一獻明珠事速成，法王法令本無親。

此珠一切群生有，何獨渠儂解轉身。

娥眉巧畫象時裝，好箇龍宮窈窕娘。

不是呈珠求作佛，丙丁元即是南方。

圓覺經二十五輪二首

絲綸互換若爲酬，用盡機關不到頭。

若向五輪前後覓，一身還有一身愁。

傍生枝葉便多端，直道從來不往還。

若是穿楊無敵手，不妨一箭破三關。

楞嚴經四大真空

四真妙體本來空，清淨圓融法界中。

誰謂真空非四大，分明夜半日頭紅。

佛涅槃

佛以生死止生死，曉諭人天示去來。

若謂有生還有滅，知君未到涅槃臺。

金剛四相

本來無我無人相，壽者衆生又孰爲。

忍辱仙人支解日，至今猶自不曾知。

金剛四句偈二首

經中四句本依然，若向經尋又倒顛。

自是不歸歸便得，蒼天休更哭蒼天。

聲求色見行邪道，知識情知錯轉深。

只在白雲峰裏住，何勞踏破草鞋尋。

魚籃觀音

跣足褰衣出岸濱，藍兒携箇活金鱗。

此魚要賣誰知價，除是龍門舊主人。

靈照女

十字街頭售笊籬，笊籬底事有誰知。

家常日用無人要，特地教兒賣與誰。

布袋和尚

布袋長拖入市廛，街頭日日弄風顛。

有人問我西來意，叉手當胸立向前。

寒山拾得齊笑

相逢拍手笑呵呵，笑道伊儂没奈何。

只有自家知此意，更無人會笑中多。

鐘離鍊丹

七還七返鍊真金，直向雙輪火候尋。

鑪内不燒凡品藥，丹成顆顆是人君。

喚作如如不動，正是泡影幻夢。

饒伊直下所當，執死蛇頭何用。

呂仙飛劍

鑄氣爲金凜凜秋，不圖威力屈諸侯。
削平六賊三尸後，夜夜寒光射斗牛。

老君青牛

飄飄仙杖返流沙，隱映神光散彩霞。
自駕青牛歸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先生懸壺

鬧市叢中懸箇壺，壺中寥廓納玄虛。
番身跳入渾閑事，試問傍人會也無。

陳摶負琴

負箇琴兒伴此行，無絃一曲鮮能賡。
平生却笑子期耳，只會聽他指下聲。

叅同

木毬端拱走無停，叉手崑崙步不行。
開眼石獅春滿室，懷胎木女月二更。
殺人鱉鼻須教死，死水驪龍放令生。
四句妙門如領會，空王寶殿許先登。

離遠離幻

本來無幻亦無離，離遠離名覺亦非。
若擬幻心依幻滅，幻華仍舊滿空飛。

解傅大士頌

空手把鋤頭，物動智不動。步行騎水牛。
境動人不動。身動理不動。橋流水不流。色動心不動。

頌涅槃經偈

諸行無常，什么物不恁。
朝看花開滿樹紅，暮觀花落樹頭空。
若將花比人間事，花與人間事一同。

是生滅法。到這裏各過不去。

有色有形俱不免，無情無識亦難過。
乾坤萬物皆如此，試問諸人會也麽。

生滅滅已，須是如此是得。

廓然過去滅無滅，寂爾當來生不生。
見在如如生滅已，任渠日午打三更。

寂滅為樂。可知禮也。

遇他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會者相逢只彈指，此情能有幾人知。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五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六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黃本仁編

雙明十二首

真風真火與真水，真地真空合性空。
此是先天真血脉，本如來藏即圓通。
先天有佛稱多寶，後佛牟尼號釋迦。
二佛元來同一塔，交叅性命的無差。
天地之數五十五，善財叅處五三門。
添却毘盧兼自己，恰成五五合乾坤。
華嚴首末皆言十，契合天根及地根。
性命陰陽由此立，誰言佛氏理偏存。
不動真空生妙有，不離妙有即真空。
真空妙有渾無礙，萬象同皈寂照中。
覺心覺體元如幻，性命陰陽謾自誇。
無有有無元不著，方知空裏本無華。
廓周法界普含融，貫徹三才萬物中。
莫謂此宗成斷滅，晃然妙有起真空。
真空妙體體存誠，誠則靈兮性自明。

空不空中生智慧，頑然空寂又非真。曠大劫來常大寂，了然清淨不容知。乾坤萬象從渠有，常寂真光定不移。廓開五蘊空中鎖，消落陰魔十八重。丿法一時俱掃盡，常常獨露太虛空。儼若千燈同一室，又如萬鏡互交光。重重映現渾無礙，不動纖毫徧十方。未有乾坤先有空，依空生有始乾龍。分龍便是坤之體，一脉流通萬物中。

古意

未見梅兮，山寒澗闊。既見梅兮，孤標清絶。三四花兮肌冰雪，疏影横兮兮黄昏月。梅兮梅兮，對我悄無言説。萬里長日落西山兮，暮霧初收。萬里長閉沙鷗，月安兮，遠浸清秋。機不露兮明兮水悠悠。翁兮翁兮，獨自垂釣孤舟。

望後人兮，遐想音容。歸不歸兮，懷慕冲冲。巧其來兮驀相逢，詰其言兮若悲悼。遊兮遊兮，胡不歸來則箇。

斷雲兮風捲無踪，素練兮天影昭融。寂寂兮萬籟無風，皎皎兮孤月流空。斯時兮意有誰同，天際兮夕照紅。微遠浦兮，荒草依依。蓑翁兮釣罷苔磯。風帆兮貼水如飛，空空兮載月來歸。

木蕭蕭兮，景物頹乎夕陽。物紛紛兮，人孰知乎其常。山蒼蒼兮，茫茫萬化立空。萬化立空，復爾心宗。身心豁開，雲揚。此意尤長，其誰相望。

夕遑遑兮，昧而覺者其稀。行憧憧兮，誰能靜之以機。鳥飛飛兮，草依依。雨微微，吾道甚夷，孰知來歸。

意外

漠漠癡雲鎖未收，長風捲散意悠悠。孤輪不許絲毫礙，萬里長天一樣秋。

返觀

一念無生理事融，如空元不著如空。不知不識誰爲主，萬象同歸寂照中。

惟一

萬人一心，天不能違。萬人萬心，天不能違。亡身亂道，非心爲誰。

不二

聖人心不二，天地不能違。聖人言不二，鬼神不能違。聖人道不二，萬古不能違。聖人道不二，天地悉皆歸。

心宗

身爲心府，心爲道宗。身心豁開，萬化立空。萬化立空，復爾心宗。毫釐之差，南北西東。

無有

無道有道，無心有心。有無不著，無古無今。有言必無，無言必有，不涉言詮，天長地久。

不知

不知故知，知之非知。知所以非，今古同歸。心與心知，知之則非。兀然不知，豈曰玄微。人謂我知，我實不知。人是其是，我非其非。

不迷

人憂亦憂，人笑亦笑。不逆世情，自然玄妙。不必深隱，不必顯居。不人一心，天不能違。一人萬心，天不能違。道來順化，順來正必獨覺，不必如愚。

化。順逆中間，默分真假。法語世語，世語法語。世法兩端，要安其主。

内外

世間之金寶，身前之富貴。心中之金寶，身内之富貴。世寶養凡身，心寶養聖神。世寶終歸假，心寶能全真。身滅世寶滅，心寶永不失。嗚呼斯兩端，君心惟自決。

人心

人心一須臾，偏走四天下。或如搏兔鷹，或如追風馬。水火輪交馳，雷電影相射。狂風揚沙塵，奔濤衝石罅。陣面劍戟交，天河亂傾瀉。紛紛無停時，飄飄晝復夜。不能頃刻間，安止於神舍。是以古聖賢，求心無休暇。六載與九年，觀心不暫捨。嗚呼天下人，孰能知心者。

仰山開堂頌

未飽叅堂去，逢齋洗鉢回。若然不落字，猶作野狐五百劫。今人錯言不計數，比乎野狐萬倍業。未證謂證者河沙，未得謂得者如麻。若謗古人大般若，三塗地獄永爲家。

浄穢

一泓浄水，加之糞穢。行人過之，避目不視。一泓浄水，加之妙香。行人過之，競口而嘗。浄爲人樂，穢爲人惡。善惡二途，君心自度。

自己

人人自己老君，箇箇本身彌勒。終日相對不知，長年外頭尋覓。忙忙江南江北，役役三淮兩浙。或守古塚草庵，或作山魈水客。冥冥坐黑窟中，指認生死神識。喚作大道根源，真箇失子認賊之❷。可語學道高人，見性以悟爲則。知之然後不知，悟得又須行得。煩君取問骷髏，何時得離火宅。

道難成

縱横萬法廣無邊，獨有天心理最平。金榜題名容易得，紅塵學道極難成。不明萬法主中主，空向古人行處行。百億萬人談此理，中間誰會達無生。

學道難

兔角成梯尚可攀，龜毛爲拂雀銜山。這裏尋覓猶容易，只有休心學道難。

悟道難

棄位辭王亦等閑，焚身斷臂未爲難。了明無證無修理，到此方知悟道難。

得道難

毛滴能令海水乾，芥頭針尾亦如閑。五車三藏通非妙，天下無如得道難。

難得

巴歌越唱古今繁，雪曲應知和者艱。今日伯牙因可有，世間再覓子期難。

難行

屈曲迴環路不通，白雲青嶂萬千重。行人悵望空遥指，誰到通霄最上峰。

難信

坦然大道甚平夷，説與時人識者稀。回首故鄉誰肯信，夕陽荒草謾依依。

難言

冥冥默默杳無根，豈假陰陽象數存。天下工奇皆可習，惟兹一事最難言。

絶照四首

乾坤萬物分明有，到得忘心萬物無。陰陽匹配。一二三四成❶。

忘炁忘神仍絶照，廓然何處覓今吾。

絲毫念慮閡心胸，便與當元境不同。

獨露堂堂猶是妄，又誰知有太玄空。

識得玄元大道基，有爲須要到無爲。

不知超脱徒頑守，屋破難教主不移。

小根劣識睹玆言，便謂陰靈墮在禪。

不會大丹圓覺妙，釋迦元即是金仙。

守終

四十無常日日催，秖今便作死安排。

柳衰花謝老時勢，萍聚虛浮亂世財。

古道盡隨流俗散，少年未去白頭來。

如龜藏殼猶難免，況肯伸頭引禍胎。

五十中秋

寵辱渾如泡幻漚，耳聞目覩總虛浮。

天心惟到平中止，道理須歸極處休。

萬物茫茫皆是妄，一身役役復何求。

煩君爲問中霄月，半百人生能幾秋。

道存

髮稀齒落未須驚，賴有真心不變更。

吾道古今常不老，患身終始少長生。

百川到海流方正，一月懸空景自清。

懷抱不消藏世慮，空諸所有是常行。

歸實

未悟徒分性命宗，猿猴攙樹火輪紅。

這般道理須歸實，那箇人心不帶空。

秖爲塵勞生掩蔽，致今覺性不靈通。

若能静視人間法，一切人間法一同。

平白

宗祖元無法與人，心心相照始堪任。

不明發育陰陽理，安識生成天地心。

三才雖已分高下，一脉何曾間古今。

此是宛然平白事，奚消東覓與西尋。

静觀

静坐之中細審量，世間何短復何長。

古今共戴一天地，代謝相傳幾帝王。

寸寸山河爭戰野，方方草木利名場。

匆匆萬化皆虛假，獨本來心不改常。

本同

儒道聰明世所宗，先天一脉本攸同。

學須造妙辭方達，悟得真機理自融。

治世豈堪忘大義，懽心須要到玄空。

幾多枉被聰明惱，生死臨頭打不通。

無争

從來萬水必朝宗，惟一惟精執厥中。

三教不須相抵忤，一元必竟本和同。

詩書固是人倫主，釋老能叅造化功。

箇裏休論非與是，一家門户萬家通。

一定

酬應匆匆日用中，主人不與衆人同。

浮云流水心無競，霽月光風景自融。

定後有生非實理，覺來何事不歸空。

古人豈是無真説，自是凡庸滯未通。

絶學

絶學雖云不讀書，教門又要用文扶。

一元字脚然非有，三藏文傳敢道無。

治世必由仁義衍，修行須辯死生徒。

勿將心學輕文字，悟到玄虛總不殊。

本分

讀書必竟求通理，學道先須識本心。

理若不通書枉讀，心如未達道難尋。

别無智慧超生死，空負聰明博古今。

寄語世人須省悟，莫將容易自平沉。

隨緣

老來行止付蒼天，隨力隨時結善緣。

不願有名居盛世，但祈無事養殘年。

人生至此方知幸，身世臨終始保全。

却憶向年遭虜日，豈期今日有詩篇。

病愈

善能免惡復延年，此善爲將何所先。

本地風光常耿耿，性天月色久娟娟。

前程日日行方便，好事時時要向前。

寄語世人須著力，善心端的格皇天。

止貪

平心直道是良籌，勤苦營生勝預修。

千日算天雖易富，一朝覆水恐難收。

少求少喫少費用，休詐休貪休計謀。

此是人生安樂法，勸君莫待禍臨頭。

媚鬼

堪笑時人不自羞，不由心地建良謀。

民吾同類忍欺賊，鬼者何功諂祭求。

世上困窮渾不顧，陰中報應一何悠。

少存方寸前程事，勝似千金作預修。

斂民

衆生元自無煩惱，善惡皆由心上來。

天道無親惟輔德，人情纔變便成灾。

損他利己猶貪福，以佛爲名厚斂財。

此事未爲長久計，善根反是禍根栽。

饒人好

不憂國法畏閻王，貪福求生告彼蒼。

假使推心多布施，何如放債少求償。

剥膏削肉需財物，塑佛粧神作道場。

何似饒人些子好，近延福壽遠兒郎。

普勸

愛名愛利愛叅玄，成道成家利兩邊。

不達大倫螺測海，未明正法管窺天。

無心無物方爲道，勞己勞人豈會仙。

寄語紛紛塵俗子，閻王他日算工錢。

諭世

堪嗟身世若循環，鎖在重重五欲關。

百歲一生渾是夢，千思萬算不如閑。

莫教白髮生盈首，縱有丹砂不駐顔。

到了輸他嘉遁侶，閉門高枕雲云間。

少行

紛紛誰會悟浮生，殊俗論虛總暮征。

天下萬形皆有弊，世間獨水得無争。

心惟定慮方無累，理到窮時始自明。

此道古今常坦坦，相逢端的少行人。

四不能

水不能漂積善物，火不能燒積善家。

賊不能劫積善財，官不能抄積善業。

心頭不可謀人業，口頭不可説人非。

背後不可使人毒，身後不可負人財。

四平等

心頭平等强燒香，秤頭平等强布施。

尺頭平等强修齋，斗頭平等强醮祭。

四不平

筆頭休寫不平狀，庫中休貯不平金。

人前休説不平話，世間休用不平心。

四不義

習不義之行易亡，謀不義之財易散。

養不義之子易窮，用不義之人易叛。

四不實

心非實悟則易惑，道非實學則易失。

理非實明則易偏，神非實通則易窒。

四要

國不必大，止要君臣和。家不必富，止要子孫賢。身不必貴，止要衣食具。福不必祈，止要心術好。

四必

國大君臣不和必削，家富子孫不肖必窮。身貴衣食太侈必夭，福祈心術不好必凶。

大不幸者三

秀才不讀書，天下大不幸。僧道失本心，教門大不幸。國家無賢相，朝

野大不幸。

不為福者四

僧道多非人，不爲教門福。道脉無所宗，不爲衆生福。勢盛無所損，不爲後世福。賦蠲無所奉，不爲天下福。

分定二首

今見惡心人，富貴多供奉。此是前世因，今生還他用。今生所爲錯，後世必墮落。不信久長看，子孫日貧薄。

今見好心人，平生多禍咎。此是前世因，今生還他受。今生用心吉，後生斷不失。不信久長看，子孫居官職。

果然

凶人死亦凶，善人死亦善，此理果如然，耳聞而眼見。

死平

貧賤不免死，富貴不免死。貧富有兩般，生死無二路。

道平

古時亦此道。今時亦此道。大道至公平，由人悟不悟。

我於

我於十二時，早曾悟此理。自後歷艱難，或窮或廢弛。經營三十載，無人是知己。亂逢幾死生，此事不敢棄。僅至五十來，方登平白地。三教兼其行，死生惟一視。世患不可逃，冠裳聊爾恃。自慚智慧輕，至人予願值。平昔之師友，不過攻乎異。各尊其功能，各是其所是。有説彼謂狂，有言彼所忌。不逢明眼人，惟心自商議。無聖亦無靈，真金須火試。舉世知之誰，嗚呼自流涕。

有形以來

有形以來，及至於此。萬萬生生，萬萬死死。我與天民，共一宗祖。天下女男，無非父母。叔伯親姻，昆弟妻子。或君或臣，或朋或舊。師仙儒釋，華夷易地。或冤或讎，或愚或智。一元之初，實同根蒂。析派分原，開枝散根。天高地闊，日往月奔。愈久愈失，不知其元。我知浮世，一家親誼。何必我人，爭名奪利。背負宗親，反傷天地。我之與人，生無二理。耳同乎聲，眼同乎視。鼻同乎香，舌同乎味。孤窮困苦，殘疾賤卑。實與吾身，累世相繼。捶辱欺凌，嗔斥寒飢。取奪屈抑，裸露驅馳。此等之類，舉切吾肌。哀哉此心，又何忍之。

不實

自己不得實，不實以教人。人承其不實，復以不實陳。隨流而入流，妄僞以汩真。一大以吠虚，千猿爲鼠身。

接待

道人秉心，持不殺戒。親知到來，殊無接待。軟炊白飯，爛煮野菜。午齋暮宿，一而不再。本分家風，別無違礙。了事底人，休怪休怪。

感時題梁原寺

生不逢堯治，艱難幾次遭。五年更治化，三度見兵戈。民亦勞特甚，天其意欲何。草茅時感慨，吟罷首空搔。

題梁原

風爲掃篲月爲燈，雨後青苔遍地生。小鬼不靈人已去，落花啼鳥自傷情。

題崇慶堂

一陽復盡二陽交，春到天根第二爻。臘盡晴風舒柳眼，山寒宿雨霽梅梢。東君未必偏桃李，春色應須到草茅。

此去三陽開泰近，誰云吾道繫乎匏。

暮春三首

人生過半百，又越五年期。雙鬢秋蓬老，孤燈夜雨時。眼昏猶識字，心懶廢吟詩。故國迢迢遠，其誰是已知。

江南三月暮，遶樹落紅稀。春去騷騷驟，時隨烏兔飛。塵埃雙刺眼，身世兩忘機。往事皆塵跡，應須白馬歸。

人生在世間，百計不如閑。方寸物無累，乾坤心自寬。塵勞嗟白首，泉石愛青山。擾擾何時已，春歸秋又闌。

笑忙三首

天下有何樂，惟閑可保身。不能閑一日，作甚世間人。

追逐從多事，何如絶援攀。死生渾若夢，富貴不如閑。

富貴求容易，清閑得最難。秖愁添髮白，誰會放心寬。

世疏二首

路絶客行少，山高雲氣深。身全疏世事，道不隔人心。

有限百年景，如飛一矢催。紅塵嗟易老，白日懶追陪。

暮春二首

春去不回首，紅稀緑滿枝。若爲身所役，那得道成時。

春去雖然急，吾心本不移。花飛風静後，雲散月明時。

觸事有感二首

園林處處落殘紅，院宇蕭條景不同。自是一時花不幸，何須特地怨春風。

天工何事倦安排，乾澀枝梢尚未開。大士當時未説頌，不知明月落誰家。

索衫

萬索千繩結作衣，等閑串著貼膚肌。本來無物休纏縛，記取當初出世時。

鋤頭

木爲根柄鐵爲身，幾下鉗鎚打得成。不管殿前荒草滿，一時剗却掌心平。

幻身四首

生老病死之都城，憂悲苦惱之窟宅。千年活計枉勞神，百歲人生真過客。

錦繡圍箇屎尿坑，酒肉藏箇膿血袋。貪財好色更貪癡，學道叅禪都不會。

幻身只是呼吸氣，氣若不來死立至。須臾身爛不堪聞，富貴英雄何處是。

〔傷灾〕

至元甲午冬十月，雷電凍雨三旬，次年大荒。

十月三旬雨，雷聲遍遠方。禾頭生耳白，菜脚爛心黄。世道不知古，天時亦變常。道情方土木，書此爲時傷。

世人只會養其身，且不能知養其命。身是假物終必壞，命是長生不死聖。

感謝

感謝祖宗並父母，生吾身喜是男兒。不隨季世兵刀死，更不修行待幾時。

學道休二首

無求無求勝有求，快樂快樂樂生憂。幾度幾度尋思著，何如何如學道休。

巧計巧計勞心謀，貪癡貪癡不轉頭。煩惱煩惱重煩惱，何如何如學道休。

破迷二首

風雷驅驟雨，昏暗太虛中。頃刻風雷散，依原舊太空。

貪愛癡煩惱，昏迷古到今。一朝煩惱散，依舊本來心。

寒山拾得相掩坐睡

相掩而坐，相枕而卧。坐卧中間，不離這箇。只這箇，是什麽，全然不涉。商量且下，爲君説破。

讚佛

世尊涅槃日，銀槨掩金身。帶累及兒孫，一例要金銀。咄，從今莫露黄金相，要使時人識汝貧。

必竟行

日月至光明，猶被行雲翳。人心方寸間，豈不爲塵蔽。雲爲日月魔，塵爲人心祟。上智同下愚，大明必大昧。行雲時掩翳，日月不失光。塵勞雖障蔽，人心亦何傷。雲散天漢曜，塵散心精皎。烏能長夜冥，必竟晨將曉。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六

❶此處似脱句。

❷此處疑衍『之』字，當删去。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七

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

門人一山黄本仁編

耳觀

古人觀人以心，今人觀人以耳。心觀同乎金蘭，耳觀同乎桃李。金蘭義氣無忘，桃李芬芳後已。嗚呼天下之交，孰非耳觀者矣。

琴

我琴不在音聲，我意不在山水。月明風静中間，對景有誰玄會。

棋　内一僧倚肩坐卧

手指心勞役役，衆眼同觀得失。何如長睡倚肩，内外機關都息。

書

展開長天作紙，倒蘸太華爲筆。雖然文彩全彰，何似混淪太極。

畫

見色觀形嗟呀，指點精奇無價。太虛裏面些兒，而子如何能畫。

寄石堂丘道判

藥苗不採易枯乾，撚指桑榆兩鬢斑。萬兩金枷誰肯捨，百年火宅出應難。鉛鑪土潰金精走，汞鼎霜濃火候寒。好景都陪人事過，問君何日話還丹。

寄徐靈谷休糧二首

青山是處可棲身，猿鶴樵漁總故人。禪坐經行忘世累，饑餐渴飲樂天真。老宜氣力精神健，妙在心田火候勻。若擬休糧求大道，蒸沙作飯恐無因。

曲江江上日輪昇，直上崑崙照谷神。火向天根歸汞室，水從月窟入鉛津。乾圓坤滅機隨斗，陰極陽生理在身。神炁歸虛常寂照，此時方見本來人。

琴

伯牙不再生，子期終罕遇。嗚呼天下心，誰識琴中趣。

棋

勝負不兩立，一得還一失。可憐清白心，終朝自鋒鏑。

書

點畫清且奇，得心應諸手。蟲鳥未觀時，此字從何有。

畫

藤縑白玉如，巧畫形新故。本來素潔肌，奚假丹青污。

鏡

內性潛厥輝，刮磨光始露。覿面媚其瞻，回眸稀自顧。妍醜雖弗私，塵埃能致慕。嗚呼鏡中形，幻變其誰悟。

筆

嘗得鋒銳時，摛文傳雜頌。何期至鈍根，棄捐渾不用。哀哉好惡情，天下誰非共。

墨

漬涅中書君，染污千張白。終日佐傳文，孰知形漸迫。何哉致滅軀，秖爲身心黑。

靈巖圜三首

寂然萬籟四山空，此景何人肯話同。獨有無心天下月，夜深垂照到圜中。

落落清流水動琴，飄飄黃葉地鋪金。山林富貴知多少，最苦無人會此心。

山寒路遠字來疏，焰熾權門衆競趨。我受神仙真密印，了無車馬到茅廬。

詠生老病死

金盆浴處喜非常生。雙鬢駸，又雪霜老。百節不調聲乃乃病，千秋永別路茫茫死。　含情抱識真難免，如蟻循環實可傷。除了本來真一字，其餘何不屬無常。

生苦

形生患亦生，苦本於斯立。識性漸開萌，欲情增積習。顏色美當年，利名無虛日。悲夫勞此心，何異乎駒隙。

老苦

丰容異昔時，膚皺面黧黑。髮落齒牙搖，眸昏神氣竭。落木窮秋霜，流光嗟暮日。嗚呼萬物情，何莫於斯極。

病苦

四大相違和，氣衰血流滯。壯年樂且淫，窮老悲斯至。楚痛秖自當，呻吟有誰替。金玉錦繡奇，愁懷懶看視。

死苦

四大一分離，萬緣齊捨棄。富貴此時休，英雄何處是。浩浩白楊風，凄凄青草地。不有再歸期，萬古空流涕。

形陰 四首

貪愛嗔癡妄想思，婬邪殺盜意迷愚。
色聲香味皆陰物，要得飛神定是無。

利名恩愛及思神，喜怒言談歌笑音。
地水火風非實體，皮毛骨肉總爲陰。

陰重情多必墜沉，陽輕精粹自冲昇。
神凝炁妙虛靈徹，碧落空歌謁玉清。

鍊心鍊氣鍊精神，鍊到純陽合道真。
中有一毫陰物撓，許君未見本來人。

呵呵笑歌

笑呵呵，百歲光陰一刹那。兩字無常留不住，驚人富貴待如何。笑呵呵，世間何處不塵勞。反掌青春成白髮，流年一擲過如梭。呵呵笑，宇宙生靈是多少。勞生真箇是勞人，勞盡世人人不曉。呵呵笑，阿誰不被勞生釣。我亦勞之賺半生，于今始把勞生掉。笑呵呵，我今獨醒汝知麽。利名聲色風中燭，金玉榮華水上波。笑呵呵，逕路修行決不蹉。佛性金丹非兩種，元來玄妙處無多。呵呵笑，玄之又玄妙又妙。直向鴻濛象帝先，尋箇混成玄牝竅。呵呵笑，三句三玄未爲要。真鉛真汞真鼎鑪，豈是世間閑藥料。笑呵呵，好從金鼎快烹陶。外向年時覓子午，還同兔角及龜毛。笑呵呵，自己靈丹放玉毫。但將真火温温養，十月胎成性自牢。呵呵笑，無絃彈箇無生調。鐵牛耕處玉芝生，海底金烏常返照。呵呵笑，不用休糧忍寒殍。澗水山泉任性情，江月松風自吟嘯。笑呵呵，執象拘文總是魔。會得九還並七返，便是神仙與佛陀。笑呵呵，修仙修佛總由他。佛法謂之心地印，玄門權號作黄婆。呵呵笑，六根清浄心珠耀。一念無生萬法空，妄想不除禍自召。呵呵笑，只要本來常皎皎。百萬丹經總一機，一機通達千機透。笑呵呵，身内常懷智慧刀。斬斷無明癡暗賊，華池性水瑩無波。笑呵呵，對景無心自哩囉。休覓天堂並浄土，亦無地獄與閻羅。呵呵笑，不待九重天子詔。千路修行決不蹉。佛性金丹非兩種，元來玄妙處無多。呵呵笑，玄之又玄妙又妙。直向鴻濛象帝先，尋箇混成玄牝竅。呵呵笑，三句三玄未爲要。真鉛真汞真鼎鑪，豈是世間閑藥料。笑呵呵，好從金鼎快烹陶。外向年時覓子午，還同兔角及龜毛。笑呵呵，自己靈丹放玉毫。但將真火温温養，十月胎成性自牢。呵呵笑，無絃彈箇無生調。鐵牛耕處玉芝生，海底金烏常返照。呵呵笑，不用休糧忍寒殍。澗水山泉任性情，江月松風自吟嘯。笑呵呵，執象拘文總是魔。會得九還並七返，便是神仙與佛陀。笑呵呵，修仙修佛總由他。佛法謂之心地印，玄門權號作黄婆。呵呵笑，六根清浄心珠耀。一念無生萬法空，妄想不除禍自召。呵呵笑，只要本來常皎皎。百萬丹經總一機，一機通達千機透。笑呵呵，身内常懷智慧刀。斬斷無明癡暗賊，華池性水瑩無波。笑呵呵，對景無心自哩囉。休覓天堂並浄土，亦無地獄與閻羅。呵呵笑，不待九重天子詔。千金不搏此身閑，任他金印懸斗大。呵呵笑，玄關不遠誰能扣。衣裏明珠只自迷，劫劫波波徒外走。笑呵呵，逝水如何有返波。可憐役役勞生者，喚不回頭怎奈何。笑呵呵，哭指山高水更高。我作此歌還自笑，知音撫掌更呵呵。

勸報父母十恩

懷胎十月，體重身麤。行住坐卧，如龍護珠。暗禱神明，祈求男女。父母之恩，於斯爲始。

臨當坐草，萬千煩惱。生死須臾，性命難保。破腹刳腸，苦痛非常。産生恩重，碎骨難償。

出世爲人，便知饑渴。首末三年，飲娘乳血。温養漸大，情性漸生。不資乳哺，何由長成。

三年抱負，始離襁褓。子在懷中，珠擎掌上。水火臨踏，刀踞加夷。提携愛惜，尤不忍離。

大小便利，瘡疾濃潰。手洗衣拭，不嫌臭穢。盪滌蟻虮，澣濯垢衣。時其寒暑，如事神祇。

簟席之間，或遭穢污。回兒就乾，母眠濕處。但憂子冷，不問己寒。護惜之恩，何日可殫。

甘甜吐哺，苦澀自茹。不計己饑。凡得好味，必留餧子。子食之甘，父母心喜。

整飾容儀，剪理梳沐。錦綺羅紈，盛爲兒服。羽毛光彩，頭角漸大。父母之情，轉生憐愛。

提携撫育，訓誨無忘。欲之成人，必教義方。所及冠笄，漸識生理。父母之心，暗生懽喜。

父母之心，愛兒無厭。卜宅求田，廣爲聚斂。亡歿之後，尤念子孫。粉骨碎身，莫報深恩。

謹按傳記，昔北斗真君下降袞州曲阜縣蘭公家，自稱孝悌王，語蘭公曰：始炁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明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悌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道。後晋代當有許仙，傳吾孝悌之宗，是爲衆仙之長。自是許仙果傳孝道，教天下化之，壽年一百三十六歲，全家四十二口，白日上昇。至今隆興西山，事跡昭然。

夫孝爲萬行之骨，衆德之宗，成仙作佛，爲聖爲賢，莫不由孝道而致者。天地三光，尤勤於孝，況人乎。且父母劬勞，恩深罔極，其爲恩者，非止於十，惟此十般，爲大世所共知者。今略爲圖，加之訓註，普勸世人，同行孝悌。如不孝於親，不悌於長，雖事奉佛道之謹，持齋禮拜之勤，功不及親，於道無益。此皆格言，伏願敬之毋忽。江月林道晁謹書。

人天十善

身三善

一不殺生　好生惡殺，天地本心。人能戒之，福德滋深。見世延年，身後無罪。積善之家，不殺爲最。

二不偷盜　不與而取，皆爲之盜。人能戒之，免招身禍。生受官刑，死墮地獄。世間兇頑，賊爲最辱。

三不邪淫　四生輪迴，婬爲根柄。人能戒之，增延壽命。傷神穢德，亡精耗氣。全生之人，斯爲大忌。

意三善

一不貪　世間煩惱，由貪愛結。人能不貪，煩惱自滅。欲海甚深，愛河無極。若不求離，必遭沉溺。

二不嗔　嗔心如火，炎炎難向。人能戒之，忍辱爲上。爭訟攻鬥，危身辱親。亡家破業，無不由嗔。

三不癡　癡人無智，冥冥夜行。不知返照，必墮沉坑。酒色財氣，貪婪愚詖。一向癡迷，畜生同類。

口四善

一不妄言　語言妄發，惶惑人情。起禍興戎，由妄而生。人能不妄，鬼神信向。

二不綺語　錦綺其詞，飾非文過。覆蓋瑕疵，含藏怨禍。言無華飾，秉心忠直。厚德所歸，生生陰隲。

三不兩舌　扇惑君臣，支離骨肉。構禍連仇，亡家敗國。人用兩舌，背是面非。生遭刑法，死墮泥犁。

四不惡口　出言穢惡，臭毒流潰。罵詈尊卑，痛傷骨髓。口四種業，是非

之門。人能戒之，道德長存。

已上十事不犯，則為十善，犯之反為十惡。成佛作祖、為仙為人，莫不由善業之所致也。大梵天宮、玉皇大帝、釋氏教戒，諸天之上道也。行十善者，則善根牢固，福德滋深，世代昌隆，子孫榮達，見世頓免王刑、刀兵、疾疫、水火、饑饉等難，死後飛神三境，證果六通。或生為人，當作王侯大族、豪貴公卿，享受天福，快樂無窮。行十惡者，罪業深積，障難加增，世代不振，子孫泯滅。見世不免王刑、刀兵、疾疫、水火、饑饉等難，死後身墮三塗，魂沉九地，受苦長夜，泥犁火燃。或生畜生中，身遭剉斬。或得為人，貧窮孤苦，殘疾盲聾，六根不具，人不喜見。種種善惡之根，釋經道典，具載甚詳。今列於斯，復為註脚，普勸世人，同行十善。

江月林道晁謹書。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之七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28 上陽子金丹大要

經名：上陽子金丹大要。元陳致虛撰。十六卷❶。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目録

序
卷一　虛無
〔自序〕
卷二　虛無
道德經序
道可道章解
卷三　上藥
精氣神説上
卷四　上藥
精氣神説下
卷五　妙用
金丹妙用章
藥物妙用章
鼎器妙用章
採取妙用章
卷六　妙用
真土妙用章
火候妙用章
神化妙用章
卷七　須知
運火行符須知
朔望弦晦須知
防危護失須知
卯酉刑德須知
沐浴心慮須知
生殺爻銖須知
卷八　須知
脱胎換鼎須知
續須知七事
卷九　積功
金丹詩
判惑歌
詠劍五首
醒眼詩五十首
卷十　積功
道德經轉語
卷十一　累行
與至陽子田至齋
與初陽子王冰田
與一陽子潘太初
與九宫碧陽子車蘭谷
卷十二　累行
與宗子明素蟾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與復陽子歐陽玉田金陽子周草窗
與心陽子余觀古
卷十三　發真
生死事大
聖人之德
天地之大
道本陰陽
金液還丹
仙佛長生
道非言顯
卷十四　發真
脱胎去留
三教一家
世人皆得

觀水得道
見性成佛
卷十五　越格
與王祥翁
普説
卷十六　超宗
見性成佛

❶案據本書卷一作者自叙，《金丹大要》原本十卷。明《道藏》本拆分爲《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一卷、《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另有單行本《修煉須知》一卷。

又本書中『匡』字均缺筆，避宋諱。疑其初刻本出於宋末遺民之手。

上陽子金丹大要序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曰爲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斯確論也。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叅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孤峰絶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雞子之中黄，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啓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瀹茗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氣，追隨黄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畝丹盟天，披青誓地，衆真監度，盡授所祕。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弗寧，既未敢誚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沈痾之頓甦，猶大夢之驚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叅同契》、《悟真篇》等書，叅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覩玄珠之有象，鍊金液以成丹，白日登晨，清都進秩，皆分内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蠡測海，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絶。亦猶炊沙作飯，攪水爲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珮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祇求之方册，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吕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爲，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

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黯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黯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歎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拯溺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脉，發泄青城至祕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説古人所未説，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敷暢，斗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堂説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衆生，盡皆作大羅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懼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弃，因述己所遇而爲之序。貴以拯拔沉迷，剖鑿聾瞽，庶幾摽指見月，發瓠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藥物有内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爲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罷問程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叅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締龍沙之盟；萬朵玉蓮，嘉慶天元之會。

門弟子明素蟾

凡我同志，各宜勉旃。

天琮序。

老易洩天機，《古文龍虎經》、《叅同契》作，以無爲物祖，有爲丹母，乾坤鑪鼎，坎離升降，闢鴻濛，凿混沌，採藥物，明火符，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鍊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出，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祕，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宫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絶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紬啓仙聖未發之言，謂天人爲物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矢口成辭。演爲《金丹大要》十卷，諄諭反復，羅縷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茗漕冰田王公，吏隱仙材，夙深丹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主席〔潘公〕太初，提點道林，隆揀静宇深淵，躭味重玄，首唱繡梓。當時及門〔弟子〕，皆鳳逸龍蟠，蟬蜕穎脱，列具序説，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現庚方，西南得朋，金歸性初，杳冥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赤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大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

至元改元旃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璹，拜手序。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一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虛無

〔自序〕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是爲道祖。巢由而登雲天，老君修之迄今，歷數何限。高蹈，錢鏗長年，爾來求於册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叅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降魔流教。仙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傳世存道，序傳詩歌，或隱或顯，寧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居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燕相海蟾受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海瓊，接踵者多。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静諸老仙輩，枝分縷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以傳紫瓊。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抱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其意憫憐修道之人，率多旁門，以僞亂真，故於卷中指出：先天一氣獨是，謂若水銀、朱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安爐立鼎，名之則是，用之則非。《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云：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道德經》云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爲天下先者，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運，雖皆寓言，却有深義。《金碧經》、《叅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弦氣爻符，借易爲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取象於月，以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未來，惟只先天真一之氣而已。

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卑矜，游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師，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悉授無隱。粤從敬受以來，日夕兢惶，恐辜盟誓，且負所望。儘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脱去，長爲天地間一箇閑人也。而爲囊中丹材罔措，兩稔于兹，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祕，焚香告天，啓白聖師七真五祖。遂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冒禁詳述，開顯條説，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闢門引路。上士至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逍遥，即滿素志。重惟世有先後，人有賢愚，文愈出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昧。乃以神仙之説而爲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學，流而至此，復柰之何。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之流，

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深惜哉。所幸邇來抱材負器之士，叅問尋廣，較之古先，比茲稍衆。雖無旌陽拔宅之舉，安知地仙八百，讖數將期。儻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世有千蹊百徑，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務誕則邪怪憑。勤織無寒，力耕常飽，學弓能射，習水能游，堅固修行，必成仙佛。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必中。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真仙至矣。

老子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華世界，馬祖云西江水。《悟真篇》云：蟾光終日照西川。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心中寶，點化離宮腹内陰。太一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太者，金火所在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于北方水也。然本無方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叅同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鉛汞，曰龍虎，曰鼎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氣。狀如細雨密霧，亦如明窗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爲，而精氣自然有所爲。是猶天地無爲，而萬物自然化育也。

修道的人，果得真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奔功名富貴，而共人閑論哉。蓋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内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旁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如《葛仙翁保生養命》、《趙州十二時》、《悟真篇》云：藥假借先聖爲名。如《叅同契》、《悟真篇》爲主，然未遇太一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太者，金火所在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于北方水也。然本無方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叅同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鉛汞，曰龍虎，曰鼎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氣。狀如細雨密霧，亦如明窗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爲，而精氣自然有所爲。是猶天地無爲，而萬物自然化育也。

修道的人，果得真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奔功名富貴，而共人閑論哉。蓋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内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旁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如《葛仙翁保生養命》、《趙州十二時》、《悟真篇》云：藥假借先聖爲名。如《叅同契》、《悟真篇》爲主，然未遇當以《叅同契》、《悟真篇》爲主，然未遇聖師面傳，那有自悟。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凡流却要自悟，何其誑妄。唯有俊流得師一指，閑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旦道成，顯其神通，以爲頓悟，此則有之。夫金丹一事，其中奥旨不啻一件，只如藥物、鼎器、玄牝、陰陽、太易、子癸、復震、屯蒙、水火、金木、母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主賓、刀圭、媒娉、白黑、雌雄、顛倒、沈浮、攢簇、時節、朔望弦氣、火候進退、斤兩、爻符、抽添、沐浴、烹鍊、温養、換鼎、脱胎，似此等名，雖聖師丁寧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云：當時自飲刀圭，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内默猜暗想，無一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饒君聰慧過顔閔，不遇真師莫强猜。今留試金石三寸于此，別其真僞，凡學仙子，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叅同契》、《龍虎經》、《悟真篇》，此數

書內問，無不知順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透北，識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蓋聖賢之言，亦有順求，亦有逆取，雙關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臆會，問他已上數書，則懵懼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能直知，逆又不了，此處有著落，便試了也。且得人最難，純陽帝君、海蟾、重陽諸祖，特憫世之間道者少，雖證帝位，立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者度之。是此金丹之道，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却能知其必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

上陽子曰：予昔未聞，擬若得之，要與世人盡諳此道，不相瞞隱。及既得聞，審思密視，果無其人堪傳此者。純陽翁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兒乎。蒙師密授，吾乃今而後，知真仙聖師意，豈不欲人人領悟，箇箇圓成，爭奈世人不及者衆，過者大多，百般蔽阻，無由見聞是道也。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聞？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卑識陋，不足以語之也。必固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也。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今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可共聽。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乃從古隱到而今，轉不可說。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審其忠孝、正直、善惡、賢愚。大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善者，端不可與。切莫嗜利妄泄輕傳，僥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曰：授者非人，已彰明譴。紫陽三傳非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顧惟禁祕不傳，則是拒抑，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拒祕非宜，但當審擇。僕之念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便於觀覽。

所謂要者，在於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地真一之氣，是氣即黑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存乎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孔子翼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崔公《入藥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是也。天性之道，或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無名子云：偃月爐，陰爐也，中有玉蘂之陽氣，即虎之弦氣也。此事最大，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比授非人，已彰明譴。紫陽三傳非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顧惟禁祕不傳，則是拒抑，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拒祕非宜，但當審擇。僕之念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便於觀覽。

朱砂鼎，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氣也。金丹即此二火之氣，調停和合以成。然吾所謂神與氣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爲，皆主於意；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爲即爲，意止即止。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

鼎，以意送之；烹鍊沐浴，以意守之；温養脱化，以意成之。故崔公云：一日内，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此之謂大要也。有能猛省，如前試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既得其要，不妨求侶問材，以成真人。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久乎。世有以萬金而濟死者，其尸能載生乎。運有否終，唯道長久。亦有聞道之士，不肯直下承當，勇鋭向前，疾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志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惑之甚。匆匆天不與年，身捐於世，悔何能及。佛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祖師云：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棄萬金貲而求道者，馬宜甫焉。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之視今，蚤宜叅悟。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得師傳，先結丹友。薛真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覓知音。又云：幾年湖海覓仙儔，不做神仙不肯休。泥丸翁云：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陳虎丘云：朝朝惟切尋同志，走遍東吴不見人。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匡其不逮，以共成道。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貿易，兩相成事。故龐蘊溺財求藥傳，大士唱賣妻子，皆同此道也。是以釋氏修定坐不及，研窮無方，廢寢忘餐，每留此憾。禪，以土制鉛，以鉛制汞，鉛汞歸鼎，身神仙之道，因執爲無，非遇聖師分明指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是因師指，盡者，皆琉璃瓶子禪，行也打碎，坐也跌以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爲此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撦亦不斷，咬亦書，名曰《金丹大要》，以續往憾，與後不破。若人叅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來人出隻慧眼。不可施於筆者筆之，不可發於語者發之，後道之士，因緣獲覩是此《金丹大要》，如對聖師親相授付，當知火藥悉具，運用皆全。

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虚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説，使無著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脩真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乘；十卷超宗酌古，見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

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二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熟覽，無一不備。吾之成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寧免泄露，冒瀆真詮。然恐方來無直悟底，自非宿昔有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欲得而誦之乎；非有大因緣者，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況云欲得而了之乎；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路，況云欲得而行之乎；非有大功德者，不能親是《金丹大要》之道，況云欲得而修之乎。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證脱胎神化，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證出入去來。向上工夫。其有十月聖胎已完，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證出入去來。若初下手，得藥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亦有聞道蒙惑懷疑，所未決者，是此《金丹大要》中，有試金之石，即可辨驗，過得實疾早下工，更莫遲疑入道。詩云：人身難得今已得，正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上陽子曰：復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奥旨，便可像繪祖師純陽、重陽、丹陽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對像，誦念是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積月深，初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棄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上士至人，昔蘊大乘根器，又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再憶，豁然見性，即時脚跟踏得實地虚靈，即佛即仙。如嗜寶人道傍拾得無價明珠，喜慶無量。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爲一大件，早收藥物，成事丹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實我志也。或行道路，或對鏡容，或照水影，或觀淫房，或覩屠殺，或因童戲，或見僧坐，築著磕著，偶一覺悟，從之而入，倏倏洒洒，圓圓陀陀，得大自在。恰如貧人於房舍中，掘得祖父一窖金寶相似，方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棄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上士至人，昔蘊大乘根器，又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再憶，豁然見性，即時脚跟踏得實地虚靈，即佛即仙。如嗜寶人道傍拾得無價明珠，喜慶無量。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爲一大件，早收藥物，成事丹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實我志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一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二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虛無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强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説，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産。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摸捉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强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以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三光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何事，却猜之爲日用當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外内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之道也。釋云佛法，儒謂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别有一路耶。氣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昔者老子西游，關令君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數百人。唯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義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外内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之道也。釋云佛法，儒謂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别有一路耶。氣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昔者老子西游，關令君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數百人。唯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義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外内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之道也。釋云佛法，儒謂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别有一路耶。氣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昔者老子西游，關令君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數百人。

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竅、朱裏汞、水中銀、日兔月烏、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萑葦、棒喝照用，恒河沙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覷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爲快活。何以故？只爲此者雙關二意，直要世人明了爲期。且道同出却不同入，同出又不同没，只一已是强名，況復云此兩者，於下重云衆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箇鐵漢點檢將來。却似大路傍草裏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驀直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爍爍，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爲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爲禱祈，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而不診，只誦此語，雖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病之誦而不診者，但了其字，觀者要了其義。了字則訛了舌頭，了義則坐斷舌頭。訛了非了，坐斷是了。不了的是人，了底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説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身雖大，内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内心量大，等虚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爲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户以相冰炭者。師授是經，俾之續其言外意。

上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説，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説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爲之治也。其將以有爲之道，告之于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矣。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矣。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矣。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矣。妙哉是經，其言父則云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爲《道德經》也。其旨意先有爲而後無爲，非蠢然無爲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毁於仁義也。先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直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内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之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入而有焉，即有爲者，金丹也。噫，後之人峨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儕或躐，奔競是非，

至于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也，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排，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譴，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者，其欲引道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如降魔斬蛟，平潮弭灾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者，宿昔所未種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出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知此經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

吾陳致虛謹序。

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

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恒河沙數曰道，恒河者，西之界，此河四十里，沙細如麵，比數多者之也。孤則獨一無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歸溟涬曰道，善奪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有大識見者，吸西江之口而無齒，有諸妙香之鼻而不嗅，有殺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漫，不許一眨，闇而日彰；任峭巍巍，辟立萬仞，放身無怖。細入刹塵曰道，將無入有是道，作人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昇仙，必有真實根器的。

至順辛未中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

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淨倮倮、赤洒洒、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杳冥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常道也。是謂非常道者也。

名可名，非常名。

上陽子曰：夫名也者，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者，喻如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豽狗，而字曰衆甫，諱與小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常名？蓋人人有一箇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托人言，是云非常名。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泛常所行之道。名以體言，在人未嘗不可稱，但非泛常所稱之名耳。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者，待之而後動也。有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雌雄蟠糺而物所自暉。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偶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母而匹始者，猶以氣而合神。是知有與無二者出，而萬物與有兩者，即無也，神也。絪緼活動靈明知覺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安其大方眼，然後可以見不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

一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欲。沖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而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沖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者，見其智慧之精微；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爲先。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説。同謂之玄者，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見聞名説也。玄之又玄者，即有也，氣也，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聞，愈不可説。轉不可説者，即此道也。衆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沖虛，至聖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

上陽子曰：有物先天地，眼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无也。虛无者，先天地也。《契》❶曰：委志歸虛无。《悟真篇》曰：道自虛无生一氣。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无中來，此乃爲之而有以爲也。自然者，復天地也。人禀父母陰陽二氣而生而長，渾混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爲而無以爲也。道本無名，强名之曰

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常名，既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也，是無形耶？乃不可常道常名，而不可聞見者也。是以從古聖人以至于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萬論于世，而終不顯題者，唯是道之尊，德之貴也。夫人本來清靜，若脚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句上尋覓。蓋爲世人翻著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託字，百般遷就而爲之諱，亦只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深山妙窟裏，代不乏人。所謂透到是處，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覩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禪，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寧不慶快。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二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上藥

精氣神説上

黄帝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黄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聖人言修鍊合丹者，鍊精氣神而已。唯此三者，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而精、氣、神有後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二説別而曉之。

夫精者，極好之稱。美者言精，惡者言麁，夫物皆然。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通有一升六合。此男子二八已滿，未洩之成數，稱得一斤。積而滿者，至三升，損而喪之者，不及一升。精與氣相養，氣聚則精盈，精盈則

❶契：當作『參同契』。

氣盛。日啗飲食之華美者爲精，故從未從青。人年十六則精洩，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所喪者少，即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唯元精一洩，非先天者，則不能補。若有喪而無益，則精竭而身憊也。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噫，精之爲物，其真寶乎，又奚可縱慾而喪軀乎。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爲道之大孽也。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欲爲快其意。古之戒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木無根而能久乎。修鍊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內則五藏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目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强。嘗見高年慾情未衰，此其蚤年洩遲之驗，至此又能絶慾，則壽更多。精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受父母陰陽二氣而生，日以增長。老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使赤子如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洩，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授以燮調之道，必作無爲之真仙矣。此以人身中之精，若論還丹，却非此精。

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爲金公。凡到鄰家，便稱主人，其情嗜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爲人之至寶。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唯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猥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閨丹而嚥，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鍊以爲丹者，此也。老子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修鍊之士，先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云：一物事盡爲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有此精，既若明了，即可仙矣。是號爲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白金液還丹，佛號丈六金身者，積精至十六兩也。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紫清云：其精不是交感精，迺是玉皇有，悟理歸真便入無。海蟾金丹歌口中涎。雲門和尚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孔子翼曰：爲甚神仙却愛身，也須借殼養精神。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萬物化生。若其上來一處結交成。大藥者，即金液還丹也。昔者，堯得之於務成子，亟欲修鍊，緣總萬機，慮不得就，乃捐天下而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來龍互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從古到今修仙作佛者，未有捨此精而別有路耶。

媾精，人乃化生。却乃普云萬物化生，於此切莫淺易看過了。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非遇真師直指密訓，奚可暗猜。我師緣督子曰：何者爲性命，人之一身至精至粹，至尊至貴，莫越精、氣、神三者。舉世罕能達此。《黄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洩，閉而寶之可長活。廣成子授黄帝曰：毋勞汝形，毋摇汝精。黄帝以之而修鍊，後於鼎湖上昇，自後言修鍊之道爲黄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唯此事最大，人人可以修鍊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天地之内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藏，此唯天地間陰陽造化之氣爾。獨人身之中，全其天地陰陽造化之氣，得勤而用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有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今以後天地之氣爲言。此氣生於穀，故從乞從米，而蓄於胃，胃得穀而生氣。黄帝曰：五藏之氣會於胃，而氣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内，隨母呼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於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眼耳鼻舌身意，皆由是氣，非是氣則色聲香味觸法，都不知覺。氣之呼接于天根，吸接地根。氣之在人身，有八百一十丈，與脉偕行，衰旺相關。積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喪者無一半而已。人唯寶精則氣自裕，氣裕則精盈。日啗飲食之精熱者，益氣。人年二十面氣旺，節慾少勞者，則氣長而緩，多慾而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命危。試以日用常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即促急。葉文叔云：衆生迷蒙，醉於情愛，日夜漏洩，不知其幾何也。本去根枯，之死必矣。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逐氣忘。爲此道者，當心體太虚，内外如一。噫，氣之爲物，奚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以乏。不知氣乃命之蔕，未有花無蔕而不凋乎。養生之士，先資其氣，資氣在於寡慾，慾情不動，則精氣自相生矣。氣之盛者少病，内則志堅骨强，外則筋力勇鋭，身體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禀父母陰陽之氣，日漸長而無虧，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羨。老子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碧虚子陳景元註曰：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保而不虧洩，年壯又遇至人，曉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爲之真仙矣。兹事又少。丹陽祖師曰：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恚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眠。《黄庭經》云：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灌溉五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夫人遇行走則氣急而嗄，甚睡則氣麄而劓，唯坐静則氣平而緩。又氣屬火，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損而色黄，冷食亦然。多喫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

能使人心狡而色黃。何以故？飯窒於氣，而意多婪，復嗜睡，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之氣而言，乃後天地之氣。傍門迷人，欲嚥其津而納此氣，以爲是道，猶炊砂而得飯，不亦惑乎。紫陽翁云：嚥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

唯先天真一之氣，可鍊還丹，乃自虛無中來。此氣姓白，喚太一郎，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練郎君。寄居西川，出入乘白馬，乳名真種子，晚則呼白頭老子。到鄰家便稱父母，好食烏龜而多情，此爲先天地之真氣，却是人之至寶。《陰符經》曰：天之至祕，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又云：或噓或吹，或强或羸。大修行人，先須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茅真君靖中吟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三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四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上藥

精氣神説下

海蟾翁《金丹歌》：鍊形成氣歸真一，鍊氣成形謁紫宸。《丹髓歌》云：只要凝神入氣穴。昔日遇師真口訣，口訣，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鉛？即先天地真一之氣。《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石真人《還源篇》云：氣是形中命。無名子云：真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得於虛無之中，恍惚窈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驀直讀過了，內有做官、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須下了些工夫始得。

上陽子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達磨初來曰：見此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道必矣。此達磨之來，欲仗有力者爲求是氣，以成其道，豈料謁梁未諧，至魏方得成佛。因知是氣無其力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形如明窗塵，一似細霧烟。何謂先天氣？重陽翁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丹陽翁曰：喘息莫教麁，上下寬舒。《參同契》曰：枝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其根株，不失其素。《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世間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鉛？即先天地真一之氣。《契祕圖》曰：離納己，爲日、爲火、爲心、爲丹砂、爲龍、爲汞；坎納戊，爲月、爲水、爲腎、爲鉛、爲虎、爲氣。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驀直讀過了，內有做官、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須下了些工夫始得。

上陽子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達磨初來曰：見此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道必矣。此達磨之來，欲仗有力者爲求是氣，以成其道，豈料謁梁未諧，至魏方得成佛。因知是氣無其力

者，必不得之。紫陽真人乃依馬處厚之力，王沖照乃得韓富公之力。石杏林授薛紫賢云：可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爲之。是知此氣每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太一真人《破迷歌》曰：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白真人云：此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是大素烟。我師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

上陽子曰：誰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仙了也。蓋虛無中來，却不是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志至焉，氣次焉。次者，隨而至也。又曰：志者氣之帥，必爲氣主。爲之主者，使之來即來，使之住即住。又曰以直養。此乃故？曰吾善養，既而曰以直養。此乃若大智慧底，於此便分清濁。何以發明易中之直曰：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周子《愛蓮説》曰：中通外直。亦是意也。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後云配義與道。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至焉，氣次焉。則知孟子非特善養，而亦善取。曰云何取？曰以直取。曰云何見？曰以志爲帥。以是知以是見，孰皆出頭頂著，則他也有是知是見了。《參同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金碧經》曰：造化泉窟，陽氣發坤，日月合璧。葛仙翁《流珠歌》曰：流珠流珠，役我區區；雲遊四海，歷涉萬書；忙忙汲汲，忘寢失哺；參遍知友，燒竭汞朱；三十年内，日月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塗；賴師傳授，元氣虛無；真陰真陽，一吸一呼；五液灌溉，洞房流酥；真人度我，要大丈夫。仙翁得此先天真一之氣，依法修鍊，白日紫雲騰空升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天神者，妙萬物而言，依形而生。故？曰吾善養，既而曰以直養。此乃《黄庭經》云：至道不煩訣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神名最多，莫能枚舉。身中三部，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神；下部八景：大小腸神、胴神、胸神、膈神、兩腎神、心爲絳霄宮真人，腎爲丹元宮真人，肝爲蘭臺宮真人，肺爲尚書宮真人，脾爲黄庭宮真人，膽爲天霤宮真人：雙丹宮、明堂宮、丹田真人，小腸爲玄靈宮真人，大腸爲木靈宮真人，膀胱爲玉房宮真人。又有元宮、泥丸宮、流珠宮、大帝宮、天庭宮、極真宮、玄丹宮、太皇宮。又有金樓重門十二亭長。身外有一萬八千陽神，身内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主者唯絳霄宮真人，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又有三身神、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數。

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聽命焉。故能虛靈知覺，作止任滅，隨機應境，千變萬化，瞬息千里，夢寐百般。

又能逆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罅隙，無所不至。善藏喜怒哀樂、慈愛惡欲，又能隨人。其人表正，其神亦正，其人諂曲，神亦邪佞。人若絶慾忘情，精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麗，形容美好。若人多慾勞損，神將衰而不守。其人恃酒風顛，汙名短行，神亦隨順，反益助之。《悟真篇》云：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真之士，若執己而修之，無過鍊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一致，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蓋欲提省世人，未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配，終不仙也。猶傅大士《金剛經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今以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號無位真人。佛云紇利陀耶佛。若識認得此神，却有妙用。此神專主殺人，專主生人。修仙求佛者，必要此神主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迺能與佛同名同號，能順於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其人名金剛，其神亦云金剛。其人諱法眼，其神亦云法眼。人好食火棗，神亦好食火棗，蓋其性善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大修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此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生丹。

何謂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鍊精，積精化氣，鍊氣合神，鍊神還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却憑先天地之神功，役用八識神，使之採丹取鉛，隄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人，反爲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黄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祖師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曹真人云：比來修鍊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辛苦。又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虛靜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爲八金剛，四智化爲四菩薩，四心化爲四佛。〔四佛者〕，一名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一名大成就菩薩、二名妙〔意〕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者〕，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

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鍊底人名金剛，其神亦云金剛。其人諱法眼，其神亦云法眼。人好食火棗。神亦好食火棗，蓋其性善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大修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爲八金剛，四智化爲四菩薩，四心化爲四佛。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一名大成就菩薩、二名妙〔意〕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者〕，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

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鍊底人，反爲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黄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祖師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曹真人云：比來修鍊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辛苦。又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虛靜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爲八金剛，四智化爲四菩薩，四心化爲四佛。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一名大成就菩薩、二名妙〔意〕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者〕，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

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鍊底人，反爲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黄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祖師

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故曰：神仙雖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却將居者比精神。又云：中央神室本虛閑，自有先天真氣到。《資生經》曰：臍下三寸爲下丹田，方圓四寸，著於脊梁、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黄下黑，中央赤色，名曰大海，貯其血炁；亦名大中，極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爲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胎神室也。《金碧經》曰：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

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真空爲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嬰兒姹女、丁公黄婆、黄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母是圓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穢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露柱剎竿、黄花翠竹、棒拂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爲無，流於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豈知禪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吕祖師云：九年火候真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地之神及先天地之神，億乘萬騎，隨逐已成真人，同駕雲駢，逕詣三清，均受仙秩。是之謂白日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四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五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妙用

金丹妙用章

《金碧古文〔經〕》云〔〕：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金火者，真鉛也。又云：元君始鍊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又云：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伯陽真人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上陽子曰：金者，非云金也。指鉛以爲金也。鉛乃金銀之祖，故總題爲金。蓋非世上金寶之金，非從凡間土石中出者。此金乃先天之祖氣，却生於後天。大修行人，擬太極未分之前，體而求之，即造真際。是以高仙上聖，於後天地已有形質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氣，乃以此氣鍊成純陽，故名曰丹。夫純陽者，乾也；純陰，坤也；陰中陽者，坎也；陽中陰者，離也。喻人之身亦如離卦，却向坎心取出陽爻，而實離中之陰，則成乾卦，故曰純陽。以其坎中心爻屬金，故曰金丹。須求先天未形者是，若後天地已有形者，人也物也，非金丹也。然又非金、非鉛、非銀，乃其氣也。我師緣督子所以云：先天一氣自虛无中來者，此也。《黃庭經》：天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又云：呼吸元氣以求仙。魏師吕《先天大學書》曰：聖人能返一氣，而歸根復命，與元神道合，生生無窮，總括萬象，謂之得一，强名曰丹，非法術也。是乾道變化，陰陽不測，太極無上至真之妙，包含性命之宗，謂之金液歸真形神俱妙之道，至簡至易，一得永得，得其口訣，雖至愚小人立躋聖位。要之，所謂神仙者，以能殺陰而迴陽，抱神以致仙也。丹陽翁曰：性定則情忘，體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大修行人既得真師盟授，趁早分去身中之陰，而歸至真之陽也。瑩蟾子曰：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蓋念慮絶則陰消，幻緣空則陽長。故陰盡陽純則金丹藥熟，丹熟則飛神仙境。此謂之神仙矣。

藥物妙用章

黃帝曰：人，萬物之盜。又曰：日月有度，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金碧經》曰：鍊銀於鉛，神物自生。《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爲巧。丹陽祖師曰：神氣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姹，嬰姹是真陰真陽。紫陽翁曰：嘯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内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又云：要知産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

上陽子曰：從古到今，上聖列仙留下丹經，不肯明示藥物一件，其間所指金木水火、鉛汞砂銀，此皆譬喻。而凡俗直以煅鍊爲事，却將凡鉛水銀砂硫爲其藥物，以盲引盲，可勝憐憫。吾今分明與世泄露。夫藥物者，須知此藥從物中出，非凡世金石草木之類，亦非有形有質之數，却又在有形之中而

得。似金非世金，似水非凡水，亦有内藥，亦有外藥。夫外藥者，坎中求先天真一之水，水中取先天未擾之鉛，鉛中採先天太一之氣，此氣即黑中之白，陰中之陽也。《悟真篇》云取將坎位中心實者，是也。蓋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爲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祕圖》曰：坎爲水、爲月，在人爲腎。腎藏生精，精中有正陽之氣，炎升于上，精陰氣陽，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宫外藥者也。

夫内藥者，離中求先天真一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宫腹裏陰，是也。《契祕圖》曰：離爲火、爲日，在人爲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于下，血陽液陰，故砂陽而汞陰。龍性屬木，而木能生火，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龍從火裏出也。龍亦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此止言内藥者也。

瑩蟾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及内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鍊外藥，便修内藥也。内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内藥則无形无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无。外藥者得外丹入鼎，却行陰陽符火，運用抽添以温養之。丹陽祖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于黄房，氤氳不散，則丹地仙之道，内藥是天仙之道。外藥了命，内藥了性。夫惟道屬陰陽，所以藥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看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莊子有内外。无名子曰：離外陽而内陰，坎外陰而内陽，以内陽點内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氣，結在陰海龜息、踵息、神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之中，取來點己之陰汞，即爲化純陽之此即謂之真火，以爲内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无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身矣。

上陽子，羞不得，兩片皮，説又説，不厭煩，留丹訣，令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若要超凡入聖處，无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爲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祕圖》曰：坎爲水、爲月，在人爲腎。腎藏生精，精中有正陽之氣，炎升于上，精陰氣陽，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宫外藥者也。

夫内藥者，離中求先天真一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宫腹裏陰，是也。《契祕圖》曰：離爲火、爲日，在人爲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于下，血陽液陰，故砂陽而汞陰。龍性屬木，而木能生火，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龍從火裏出也。龍亦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此止言内藥者也。

瑩蟾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及内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鍊外藥，便修内藥也。内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内藥則无形无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无。外藥者得外丹入鼎，却行陰陽符火，運用抽添以温養之。丹陽祖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于黄房，氤氳不散，則丹地仙之道，内藥是天仙之道。外藥了命，内藥了性。夫惟道屬陰陽，所以藥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看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莊子有内外。无名子曰：離外陽而内陰，坎外陰而内陽，以内陽點内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氣，結在陰海龜息、踵息、神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之中，取來點己之陰汞，即爲化純陽之此即謂之真火，以爲内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无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身矣。

上陽子，羞不得，兩片皮，説又説，不厭煩，留丹訣，令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若要超凡入聖處，无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爲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祕圖》曰：坎爲水、爲月，在人爲腎。腎藏生精，精中有正陽之氣，炎升于上，精陰氣陽，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宫外藥者也。

夫内藥者，離中求先天真一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宫腹裏陰，是也。《契祕圖》曰：離爲火、爲日，在人爲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于下，血陽液陰，故砂陽而汞陰。龍性屬木，而木能生火，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龍從火裏出也。龍亦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此止言内藥者也。

瑩蟾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及内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鍊外藥，便修内藥也。内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内藥則无形无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无。外藥者得外丹入鼎，却行陰陽符火，運用抽添以温養之。丹陽祖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于黄房，氤氳不散，則丹地仙之道，内藥是天仙之道。外藥了命，内藥了性。夫惟道屬陰陽，所以藥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看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莊子有内外。无名子曰：離外陽而内陰，坎外陰而内陽，以内陽點内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氣，結在陰海龜息、踵息、神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之中，取來點己之陰汞，即爲化純陽之此即謂之真火，以爲内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无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身矣。

上陽子，羞不得，兩片皮，説又説，不厭煩，留丹訣，令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若要超凡入聖處，无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爲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祕圖》曰：坎爲水、爲月，在人爲腎。腎藏生精，精中有正陽之氣，炎升于上，精陰氣陽，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宫外藥者也。

夫内藥者，離中求先天真一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宫腹裏陰，是也。《契祕圖》曰：離爲火、爲日，在人爲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于下，血陽液陰，故砂陽而汞陰。龍性屬木，而木能生火，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龍從火裏出也。龍亦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此止言内藥者也。

瑩蟾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及内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鍊外藥，便修内藥也。内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内藥則无形无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无。外藥者得外丹入鼎，却行陰陽符火，運用抽添以温養之。丹陽祖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于黄房，氤氳不散，則丹地仙之道，内藥是天仙之道。外藥了命，内藥了性。夫惟道屬陰陽，所以藥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看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莊子有内外。无名子曰：離外陽而内陰，坎外陰而内陽，以内陽點内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氣，結在陰海龜息、踵息、神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之中，取來點己之陰汞，即爲化純陽之此即謂之真火，以爲内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无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身矣。

上陽子，羞不得，兩片皮，説又説，不厭煩，留丹訣，令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若要超凡入聖處，无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真一

鼎器妙用章

《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太上曰：當其無，有器之用。《龍虎上經》：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爐竈取象。《黃庭經》云：出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虛无見吾形。伯陽真人云：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紫陽真人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

上陽子曰：鼎器之名非但一說，匪遇聖師難可擬議。曰乾坤鼎器，曰坎離匡郭，曰玄關一竅，曰太一神爐，曰神室黃房，曰混元丹鼎，曰陽爐，曰陰鼎，曰玉爐，曰金鼎，曰偃月爐，曰懸胎鼎，曰二八爐，曰朱砂鼎，曰上下釜，曰內外鼎，曰黃金室，曰威光鼎，曰東陽造化爐。名雖多而所用亦別，且如內鼎外鼎之說。內鼎者，即下丹田，在臍之下三寸，一曰臍後腎前，一曰前對臍後對腎，一曰臍之下腎之上。凡此說者，猶暗中而射垛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取下丹田之極處爲準。蓋下丹田是神氣歸藏之府，方圓四寸，一名太中極。太中極者，言當一身上下四向之中，故曰太中極也。大海者，以貯人一身之血氣，故曰大海。《悟真篇》云：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移。李清庵云：乾宮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即此內鼎神室也。

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名衆妙之門，亦名玄關，亦名玄牝之門，亦曰有無妙竅。凡此數者，猶聾人而聽管籥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其經營採取之所。紫陽真人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葉文叔註：以玄牝爲兩腎中間混元一穴。無名子題曰：誤矣，殊不知玄牝乃二物也。若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哉。故曰內外二丹從此而得，聖人祕之，號偃月爐、懸胎鼎也。《參同契鼎器歌》：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尺二，厚薄勻，腰臍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均，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悟真篇》首云：周圍一尺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身形，分三層應三才，爐面周圍一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立脣環匝二寸，脣厚二寸，爐口偃開鍋釜，如仰月狀，張隨號爲偃月爐。此上言外爐也。仙師之意，借物爲喻，使後來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分，此非真師詳誨，豈有自知，況其下文多少深意。有遇，了然明白。豈謂玄牝之說，不得師傳，妄意紬度，果何益哉！後之學人，既蒙師授，當明大要，不可尋文而泥象也。又詳陰爐陽鼎之說。偃月爐者，陰爐也。中有玉蘂之陽氣，即虎之弦氣也。何謂偃月？蓋此爐之口，偃仰之間，如偃月之狀，陰海是也。先天自然真一之火，月生日長於其中，是曰陰爐也。朱砂鼎者，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氣也。號曰懸胎，以其不著於地，如懸於竈中，此鼎入爐八寸，身腹通直，是曰陽鼎也。似此之類，皆不可泥文，切須尋其義也。

採取妙用章

《陰符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

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黃庭經》云：玄膺氣管受精府，急固子精須自持。《參同契》曰：採之類白，造之則朱。又曰：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金碧經》曰：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爲丹本。人曰：鉛遇癸生須急採。又曰：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又云：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上陽子曰：看書要達古人意，若只念字又何益，且如日月會壬癸，三日之暮震始生，此固不可以猜曉，況只尋常看過乎。謂如有無交入，癸生急採，天地合，坎離交。此無真師口授，强猜不得，是云真實希有之妙義也。何謂交？曰：交以不交之交。何謂採？曰：合以不合之合。何謂採？曰：擘以不採之採。何謂不採之採？裂鴻濛，採以不採之採。何謂不交之交？曰：鑿開渾敦，交以不交之交。何謂不合之合？曰：恍惚窈冥，合以不合之合。蓋鴻濛未判，須尋太易之先。渾沌既分，則究癸生之際，窈冥無象，以求其真。何謂鴻濛？曰：形如雞子之初，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渾混？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昴畢之方。夫雞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癸生復至之時。何謂恍惚窈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無名子曰：癸生者，時乾家交感宮。急採，不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將丑也。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子非天干地支之擬，又復與震非易中爻上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癸，月出震生，恍惚窈冥，雞子大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至不在子也。

上陽子曰：今之言採取者，當明以何物爲採取之具，何者爲採取之神也。緣督子曰：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絪緼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正陽祖師曰：鑽天入地承誰力，妙用靈通須是神。蓋是者此也，神者此物也，言必須以此物爲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雞子之初，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渾混？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昴畢之方。夫雞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癸生復至之時。何謂恍惚窈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無名子曰：癸生者，時乾家交感宮。急採，不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將丑也。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子非天干地支之擬，又復與震非易中爻上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癸，月出震生，恍惚窈冥，雞子大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至不在子也。

上陽子曰：今之言採取者，當明以何物爲採取之具，何者爲採取之神也。緣督子曰：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絪緼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正陽祖師曰：鑽天入地承誰力，妙用靈通須是神。蓋是者此也，神者此物也，言必須以此物爲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雞子之初，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渾混？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昴畢之方。夫雞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癸生復至之時。何謂恍惚窈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無名子曰：癸生者，時乾家交感宮。急採，不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將丑也。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子非天干地支之擬，又復與震非易中爻上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癸，月出震生，恍惚窈冥，雞子大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至不在子也。

上陽子曰：今之言採取者，當明以何物爲採取之具，何者爲採取之神也。緣督子曰：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絪緼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正陽祖師曰：鑽天入地承誰力，妙用靈通須是神。蓋是者此也，神者此物也，言必須以此物爲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雞子之初，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渾混？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昴畢之方。夫雞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癸生復至之時。何謂恍惚窈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無名子曰：癸生者，時乾家交感宮。急採，不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將丑也。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子非天干地支之擬，又復與震非易中爻上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癸，月出震生，恍惚窈冥，雞子大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至不在子也。

上陽子曰：以爲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門，玄牝是也。紫陽真人曰：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地魄者，虎之炁，離中之陰也。天魂者，龍之弦氣，坎中之陽也。其言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吾今重爲顯説。夫陽火烹鍊乾龍，龍即發陽中之陰火以應之。鉛汞相併和合凝結了，即時餌歸金室。古仙詩曰：香從臭内出，甜向苦中來。正陽翁曰：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於黄庭；抽鉛於曲江之下，般之而上昇内院。玉液、金液本還丹，般運可以鍊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煉形，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氣朝元，般運各有日。神聚多時；三花聚頂，般運各有一日，一日之内唯在一時，一時魔，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絶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則入水無波。又曰：龍虎相交而變黄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宫中而金晶纔起，玉京山下而真氣方昇。走河車於頂上，灌玉液於中衢，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炁。

上陽子曰：聖師接人，唯恐不至，且修鍊事大，既非燒煮，而下手採取，一時中尚餘四候，四候之内却名合丹。又不得而聞見也。其言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吾今重爲顯説。夫採取者，採先天之氣，取真一之鉛；採坎中之爻，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傍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非用靈柯一深九淺，又非三峰採戰穢行。彼皆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黄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工。故真一子曰：立籌鼎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便應元年滋産。《叅同契》曰：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是爲受氣之初也。古歌曰：黄芽鉛汞造，陰殼含陽華。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面壁之功，於此乎見。

上陽子曰：以爲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門，玄牝是也。紫陽真人曰：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地魄者，虎之炁，離中之陰也。天魂者，龍之弦氣，坎中之陽也。其言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吾今重爲顯説。夫採取者，採先天之氣，取真一之鉛；採坎中之爻，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傍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非用靈柯一深九淺，又非三峰採戰穢行。彼皆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黄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工。故真一子曰：立籌鼎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便應元年滋産。《叅同契》曰：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是爲受氣之初也。古歌曰：黄芽鉛汞造，陰殼含陽華。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面壁之功，於此乎見。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六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妙用

真土妙用章

伯陽真人曰：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龍虎經》曰：土德以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又曰：坎雄金精，離雌火光，金火相伐，水土相剋，土王金鄉，三物俱喪，四海輻湊，以置太平，並由中宮土德黄帝之功。又云：玄女演其序，戊己貴天符。又云：丹砂流汞父，戊己黄金母。紫陽真人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又云：木金間隔會無因，須假黄婆媒娉。

上陽子曰：五行無土則五金無土則不生，五穀無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是以乾坤四向有土，東有氐土，南有柳土，西有胃土，北有女土，而復與日月同於四正之宮，此星宿中定位之土。坎中女土爲戊，離中柳土爲己，比爲金母之象也。一年四季分土而居，唯獨夏末秋初土王適用，非土之用，則金不生。五行之中以木剋土，然木非土，豈能生也。今以鉛汞砂銀土之五行爲言，鉛本生於兑，而母隱子胎，却於坎中求之，蓋坎中有戊土者也。故以鉛投汞，即流戊就己之義也。言戊土與己土一處相交，則金花自結，却吞入腹中，此爲飲刀圭也。刀者，乃戊土中之鉛也。圭者，乃戊己二土合爲一圭也。離中己土輔日之光，居於午上，故夏日熱而冬日暖。午爲陰之首，而日爲陽，是以己土乃陽中之陰，象龍之弦氣也。坎中戊土助月之華，居於子上，故冬日暄而夏夜凉。子爲陰，是以戊土乃陰中之陽象，虎之弦氣也。龍虎懷戊己之真土，是以龍虎交而戊己合，戊己合而鉛汞會，鉛汞會而還丹結也。大修行人，求其意而莫泥其文也。且求意當求意外之意，叅玄要悟玄中之玄。何也？

上陽子曰：金丹大事，全仗戊己二土者也。迷之則雲泥異路，悟之則針芥相投。喻如兩君相見，中有賓相，兩國交兵，中有通好。又如天上鵲橋，人間渡子。又如百萬兵衆，必有將軍，偃武修文，必有宰執。故號之爲黄婆，名之爲媒娉。指戊土爲河車，是有守疆界之説，指己土爲牛車，是有定規矩之妙。但金丹所言各有其事，所用各有其時。真仙上聖，欲提後人於火坑之中，使知有金丹之道，可以長生度世者矣。故託名借喻，令人易悟。是《悟真篇》云：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其謂金丹出於戊己也。蓋戊己相合，坎離自交，龍虎二物居於戊己之中，頃刻凝結真精一粒，即餌歸黄金室内，却運陰陽符火，鍊成純陽也。王道云：日有三照，月有三移。日月出於東而光耀於西，則西方白虎金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内，化而爲六戊。日月入於西，而光耀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内，化而爲六己。日月當於午而光耀於北，則南方朱雀火德之正氣，入於冥玄之内，就土成形，化爲黑鉛。常居天地杳冥之先，

爲天地萬物之根本，爲金丹之祖炁也。

火候妙用章

《金碧經》曰：發火初温微，亦如爻動時。《悟真篇》云：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王道云：金液神丹，全在火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魏師吕曰：夫能盡性命之道者，無出於黄帝金丹。金丹之妙，在乎火記。火記之妙，象乎坎離相交，而生變化神明也。是以大修行人，不知鉛汞火候，則不能成丹，明矣。昔崔翁授純陽祖師《天元入藥鏡》，是必令其究火功，學者當宜盡心。道光禪師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莫將大道爲兒戲，須共神仙子細推。泥丸真人云：掃除末學小技術，分別火候採藥物，只取一味水中金，收入虚無造化窟，捉將百脉盡歸元，脉住氣停丹始結。《黄庭經》曰：知雄守雌可無老，知白見黑急坐守。棲雲翁曰：火不得風不著。《悟真篇註》曰：雄裏雌，即龍之弦氣，汞是也。陰抱陽，即虎之弦氣，鉛是也。二物相交合，方生黍粒之丹，吞入腹内丹田中，點化陽魂以消陰魄也。且以一日之中論之，子時一陽生，人之腎中有一陽純精之氣上昇，則進陽火，是爲復卦；午時一陰生，人之心中有一陰至神之氣下降，則進陰符，是爲姤卦。

上陽子曰：火候最祕，聖人不傳，今略露之。藥非火不産，藥熟則火化矣。火非藥不生，火到則藥成矣。且火候之奥，非可一槩而論，中有逐即事條，可不明辨之乎。夫金火爲朋，而屬西南，故三日庚方癸陽初生。當是之時，先究《炁同契》内四十八章之旨，則知根乎天地之根，母其陰陽之母，是窈冥之内，恍惚之中，水源至清，全無撓動。紫陽翁曰：虚無生白雪，寂静發黄芽。火候之祕，此其一也。當其採取之際，用武火之時，一時六候，唯用二候以取藥火，不可毫髮差謬，宜窮《炁同契》四十九章之旨。紫陽翁曰：木爻鉄，勿致過當傷多。紫陽翁曰：木汞一點紅，金鉛三斤黑。《炁同契》曰：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火候之妙，此其一也。既而真鉛歸于黄庭，金室内，勻十二節，進火行符。魏真人曰：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火候之用，此其一也。至於添汞抽鉛，鉛盡汞乾，金丹已成，嬰兒將現。《契》曰：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火候之全，此其一也。聖師叮嚀後人，以藥物復謹慎，以火候親切至矣。紫清翁曰：流俗淺識、末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物而不停，藥物愈採而無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無暫住，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凡，逆之則仙。古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紫陽翁曰：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沈，進火須防危甚。大修行人已得聖師授以真訣，奚可不明火候者乎。古歌曰：鉛爲芽母，芽爲鉛子，既得金花，捨鉛不使。

蓋鉛是中宮金母，繁生真汞，汞結爲丹，鉛則不用。無名子曰：虛心則無我，萬物皆空清，其天若也實腹，則鍊鉛乾汞，無摇其精。精者，汞也。守汞以實其腹，則金玉滿堂矣。抱一也。一者，丹也。抱一以空其心，心空則塵不立，方其實也。鍊鉛以制之，汞乾形化，于以抱一，以空神妙，與道合真。修丹之士，未鍊鉛金，無摇汝精，精少則還丹不成。大修行人❶翁曰：君火民火本鍊形，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故必有其道矣。水之就下者，理也。顛倒者則欲其水之炎上，水豈能炎上哉。正陽翁曰：玉液金液本還丹，般運可以鍊形而使水上行，是必有其道矣。此即反陰陽者也。又如居家者則爲主，外來者則爲賓。顛倒者反以外來底爲主，居家者乃爲賓。一如女之嫁夫者，理也。顛倒者反以夫而嫁于女，故曰入贅，且名之曰養老之郎也。夫乃外來底，而却爲主矣。此之謂逆取者也，此之謂大修行者也，此之謂逆則成仙者也。

神化妙用章

鍾離祖師曰：訪仙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硫作大還。海蟾翁曰：卦行火候周天畢，孕箇嬰兒瑣下田，霹靂一聲之後，逐日運火，漸添汞，汞漸多，鉛漸從地起，乾户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少，久則鉛將盡，汞亦乾，化而爲丹砂，號曰金液還丹之純陽。則知形化爲玄關，這回方是真仙子。抽添者，以鉛制汞氣，氣化爲神，是曰嬰兒，是曰陽神。《黄庭經》云：瞻望童子生盤桓，問誰以潤，骨節亦堅强，排却衆陰邪，然後家子在我身。正陽翁曰：孩兒幼小未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成人，全藉娘娘養育恩。昔宋景定間，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有仙藍養素，鍊金液大還得丹，入嶽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谿奉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純陽祖師云：九年火候真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到此則金丹之大事畢矣。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既得刀圭入口，運己玉芝以養之。凡運火之際，忽覺夾脊真炁上沖泥丸，灑灑然有聲，從頭似有物觸上腦，須臾如雀卵，顆顆自腭下重樓，如冰酥香甜甘美之味无比，覺有此狀，乃驗得金液還丹，徐徐咽歸丹田，自此而後常常不絶，閑目内觀，臟腑歷歷如照燭，漸次有金光罩體也。泥丸翁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若火炎上而水就下，則人也物也，非仙者也。

息氣歸根。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此皆言温養也。夫温養者，隳肢體，黜聰明，終日如愚而不違，不可須臾離也。如雞抱卵，暖氣不可間斷，則抽添之功自見矣。海蟾翁曰：訪仙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硫作大還。卦行火候周天畢，孕箇嬰兒瑣下田，霹靂一聲之後，逐日運火，漸添汞，汞漸多，鉛漸從地起，乾户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少，久則鉛將盡，汞亦乾，化而爲丹砂，號曰金液還丹之純陽。則知形化爲玄關，這回方是真仙子。抽添者，以鉛制汞氣，氣化爲神，是曰嬰兒，是曰陽神。《黄庭經》云：瞻望童子生盤桓，問誰以潤，骨節亦堅强，排却衆陰邪，然後家子在我身。正陽翁曰：孩兒幼小未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成人，全藉娘娘養育恩。昔宋景定間，有仙藍養素，鍊金液大還得丹，入嶽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谿奉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純陽祖師云：九年火候真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到此則金丹之大事畢矣。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六

❶此處文字疑有缺漏。當作『大修行人顛倒逆取而成丹』云云。正陽翁曰『云云。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七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須知

運火行符須知

伯陽真人曰：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運火者，運内外之火。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又曰：性主處内，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黄庭經》云：作道優游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虚無。緣督子曰：今之修道者，不得正傳，不悟平叔未鍊還丹莫入山之語，唯欲避喧求静，遯世逃人，出妻屏子，離塵絶俗，窮谷深山獨居孤處以爲自高，如棄世間法也。無名子曰：夫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陰陽以爲化基。般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歸鼎内；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慮其危，防其險，不使頃刻叅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内生真一之體。苟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即姹女逃亡，靈胎不結。

上陽子曰：運火者，運内外之火。火者，藥火也。候者，符候也。將者，符合也。聖人下工鍊丹之初，須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己汞以迎之，鉛汞一合而即得黍粒之丹，餌歸黄金室内以爲丹頭也。夫運火者，始自復卦子符起首，疾進陽火，謂之下手將生，是謂潜龍。三日之晡，月生庚上，真陽已肇，庚屬西南。《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叅同契》曰：神功變成震，三日月出庚。蓋是時也，藥物纔生，水源至清，未曾撓動，有氣無質之際。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一隻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受一陽之氣，亦似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爲

朔望弦晦須知

緣督子曰：一點陽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摸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馳。《易》曰：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

上陽子曰：每月朔旦子時，日月合璧於癸，薄暮會于昴畢之上，此喻火之初生也。當此之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潜龍。三日之晡，月生庚上，真陽已肇，庚屬西南。《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叅同契》曰：神功變成震，三日月出庚。蓋是時也，藥物纔生，水源至清，未曾撓動，有氣無質之際。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一隻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受一陽之氣，亦似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爲

震，乃比人身純陰而生一陽。即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點汞而入鼎也。是時鼎内陽氣初布，砂汞立基。紫賢真人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户。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於黄房，産成至寶也。八日平明，月現乙方，此時陰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繩，是謂上弦，得金半斤。《龍虎經》曰：坤再變成兑，八日月出丁，以像鼎中鉛汞，漸結流珠。是時金水氣停，不進陽火，亦無行符，唯沐浴洗心而已。三五爲望，望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成乾，猶月魄得日魂而滿。喻鼎中鉛水壯盛，真陽充滿，火明金旺，將欲成器，是金火之氣與汞固結，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也。既望平明，月見辛方，乾初變巽，乃陰陽相承之道。始焉則純陰得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包陽氣而成丹，巽乃承領陰符，陰氣漸生，包固陽精，便無動逸，則金砂落于胞中，陰中含陽，是謂歸根也。二十三日平明，月見丙方，坤交乾之中爻而爲艮，鼎中物藥自然凝結，是時陰陽之氣復停，不行陰符，亦無進水，唯沐浴滌慮而已，是謂下弦，得水半斤。以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兩弦合一斤之數，以結丹砂。《叅同契》曰：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現乙方，此時陰陽之氣俱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内，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于晦日，日復會于壬，則陰極而陽又將生矣。

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子當體於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著象也。夫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氣，安能滅而復生。人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水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縱識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險危，實徒然耳。

上陽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清白真人既得泥丸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急忙收拾金丹大料，用盡萬苦千辛，既得汞鉛相合，入於陽盡而陰純也。夫惟不知金液還丹自然凝結，是時陰陽之氣復停，不行陰符，亦無進水，唯沐浴滌慮而已，是謂下弦，得水半斤。以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兩弦合一斤之數，以結丹砂。《叅同契》曰：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現乙方，此時陰陽之氣俱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内，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于晦日，日復會于壬，則陰極而陽又將生矣。

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子當體於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著象也。夫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氣，安能滅而復生。人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水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縱識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險危，實徒然耳。

上陽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清白真人既得泥丸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急忙收拾金丹大料，用盡萬苦千辛，既得汞鉛相合，入於陽盡而陰純也。夫惟不知金液還丹

養之時，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不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遂作詩以自解其愠。詩曰：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祕之不敢洩。夜半忽風雷，煙氣滿寥泬。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腦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白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釣竿而斫筠節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奠關防慎密，後乃成道。

夫慮險防危，不啻一件，自有數說。其初採藥之時，日月歡會，龍虎將交，戰爭之際，真人已潛於深淵，浮游此等件，是爲魔障已至，並非真實，不可認爲己靈丹聖。茲乃邪僞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於當專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最爲初關之緊切，此其一也。採取之時，若或陰陽錯亂，日月乖戾，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息不應，枉費神功，此其二也。若也火候過差，水銖不定，源流混濁，藥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須要温養，保扶心君，苟或未善，即恐火化丹失，此其四也。至有學者備歷艱難，屢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在心，是謂沐浴。偶或留戀，則恐汞鉛飛走，此其五也。及至十月胎完，脫殼換鼎，不能保固陽神，輕縱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辨僞，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靈異多端，奇特百出，以至生生之事，如有神見，皆能明知。若此七件，皆防慮之大者也。

卯酉刑德須知

紫陽真人曰：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

上陽子曰：兔雞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説。有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氐房心爲卯，正躔則房日兔；胃昴畢爲酉，正躔則昴日雞也。一年之卯酉者，春分爲卯，時曰中和；秋分爲酉，序曰中秋。一月之卯酉者，初八日爲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日爲酉，月留下弦，卯時月在天中。一日之卯酉者，日出爲卯，而萬物作；日入爲酉，而萬籟息。一時之卯酉者，蓋攢簇之道也。簇一年於一月，兩日半爲六候；簇一月於一日，則一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也。是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内，止在一時。大修行人須辨時中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惟用二候，猶三停而

用一停。而一時之中尤餘四候，別有妙用。

所謂刑德者，二八也。蓋二八者，卯酉也。卯酉是陰陽平分之位，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而卯月乃四陽而二陰，陰道將離，而陰主殺，是以卯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絶，至是而榆死，故爲刑也。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之二陽，陽雖不能勝陰，然生意尚存，至是而麥生，故爲德也。正陽翁曰：盡是靈冥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心慮須知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它，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氣到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温，故爲泰卦，不進火候，謂之沐浴。陰氣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爲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

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陰陽相半，鉛汞氣停，陰陽二氣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必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唯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大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悲思慮艱苦之心、執著貪愛之念，翛然脱去，渾無一毫牽罣，直要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謂之沐浴也。純陽祖師曰：木性好清静，保養心猿定。丹陽祖師曰：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又曰：俗人無清静之心，道人無塵垢之心，是謂洗滌。其時則近卯酉，其卦則云否泰，其候則屬温凉，其象則爲刑德。至此則罷火守城，故謂之沐浴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化慳。紫陽真人與白紫清云：及其沐浴法，卯酉特虚比。蓋不可執泥外象，當於藥火到時而取也。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加臨二八門。丹砂宜沐浴，神水灌靈根。閉兑留金汞，禁關養魄魂。不須行火候，爐裏自温温。大修行人工夫到此，可不慎乎。

生殺爻銖須知

紫陽真人曰：夫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追二氣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宫，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内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

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爲萬物不爲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聖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麽？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底賊，莫不是殺

傍門愚癡底賊？旌陽祖師以五童女劍殺之，純陽帝君以三清劍殺之，佛祖以金剛王寶劍殺之，德山和尚以入門棒殺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魑滅魅了長生。魑者，癡也。魅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癡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至如所謂卦象爻銖之説，銖也者，將倣之而用也；象也者，將像之而爲也。卦也者，猶挂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爲則例也。爻與銖者，明輕重也；象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銖，而成一十六兩，謂一斤也。斤足卦滿，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内外二藥也。《道德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爲採藥之初，則半斤爲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爲文，七十爻爲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足二八一斤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乾之策也；十八八箇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金液之丹已成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八

紫霄絳宫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須知

脱胎換鼎須知

《崔公入藥鏡》曰：盜天地，奪造化。又曰：初結胎，有本命；終脱胎，看四正。紫陽翁云：節氣既周，脱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紫清真人曰：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嚥氣，先天造化須當聚氣凝神。若也行持，惟憑口訣，至簡至易，非色非空，無中養就嬰兒，陰内鍊成陽氣。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既感真師傳授，若其未得真鉛，先當收拾自己精神，不可恣情縱慾。凡於日用應與之間，似有如無，忘情絶念，以待藥火之至。故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葛仙翁《清静經》云：

人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心虛則澄，坐定則靜，寡言希聽，存神保命。蓋多言則損氣，多喜則放情，多怒則觸意，多悲哀思慮則傷神，貪慾勞困則傷精，凡此皆非修行底所宜有也。若得先天真鉛合汞，又喜火候無差，又善温養保扶，均調神息，直至丹熟胎完，嬰兒成就而成真人。三年九載，立行累功，或留形住世，接物度人，如安期生、藍采和是也。或入仕途，匡時理世，東方朔、竇令君是也。至若七真五祖，慈悲接人，張、葛、許、浮丘諸祖師，乘時救劫，伺詔飛昇者也。大修行人，若也再求向上之事，則移胎換鼎，可無難矣。何謂向上事？

上陽子曰：前胎完就，已成真人，則移居上丹，却重整乾坤，再造陰陽，子又生孫，千百億化。紫陽翁曰：一泥丸真人載一箇兒，箇箇會騎鶴。渾曰：一載胎生一箇兒，子生孫子孫又枝。於此方是大丈夫也。若應時立功，則身歸三清矣。丹陽祖師曰：神滿太虛，一無所礙。故天有時而崩，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唯道成者，神與道合，永劫無壞，又兼功及九祖，則白日同昇上清矣

續須知七事

上陽子曰：道必曰學，學必曰精而已矣。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童子集義所生者也。至稚亦可訓之。惟有國有邦者，置所司以掌其綱常之道，萬世不易者也。至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華真經》曰：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道可得學耶？偊曰：惡惡可，子非其人焉。若賢人君子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人，方知綱常之道在其中矣。鍊丹也，砂硫也，水銀也，是修鍊之道也。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而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釋迦聞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爲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丹半偈而欲捨身。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問廣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夫古之大聖，亦未有不學而能知可鍊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

爲之道，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指示金丹有爲之道，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頑坐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也，而非心授者。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最上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孺子亦可立談。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下得證，猶不免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昌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菴之不欲叅，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菴之不欲者哉。是云道不可以立談，可立談者非大道也。葛仙翁六十始遇師，白玉蟾六十四始遇師，皆成道也。是謂道有心授者也。

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眼下自有悟處。葛仙翁《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內外遠及心形物三者求之，脚跟下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也。且夫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爲物，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母。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能於是編言下投機，須有一箇奇特之大悟處矣。

上陽子曰：道有三悟。一者雖者，文人善士寡言好善，能棄富貴，唯急於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質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割恩愛，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爲，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遏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入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腎不走精；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鼻常嗅善，則肺能安魄；眼常視善，則肝能育魂；意常思善，則脾胃生氣，黃中通理。大修行之人，奚可以不善歟。

上陽子曰：道有三戒。凡學道者，心雖慕向而乃驕其富貴，不肯下問，不立盟誓，是謂好謫，戒而莫與；次學道者，略聞傍門小法，唯事强辯以逞乾慧，是爲夸眩，戒而莫與；三學道者，疑信相半，不以生死爲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

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智人材士，而好論狀古人，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詆排是非，妄議今古，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向佛，而口談心非，背

直就僞，是謂無實，宜去之也。

上陽子曰：道有四異。四者何也？酒、色、財、氣是也。一切常人飲少輒醉，平時端莊化爲戲謔，平時正直化爲諛佞，平時廉潔化爲貪淫，平時謙和化爲狂傲，因酒喪德，逃失性真。猶如山藪所藏者多，平時罔覺，忽然野火，山賴藪蓊，千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酒，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怪藏形。大修行人戒飲靜坐，斂精怡神，不爲酒亂，此爲異耳。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切常人肆情縱欲，貪著無厭。如彼蜉蝣以燈爲色，以焰爲樂，投光赴焰，來往不捨，貪著於焰，趨燈而撲。人亦如是，著於愛慾，精氣以竭而情難割，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氣既喪，命亦隨逝。色之爲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人似同而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爲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此謂異耳。云何非色爲色？如彼蓮花，香引十里，花却爲色，香即爲聲。大修行人不貴其香，不貴其花，而所貴者唯貴其信。信即爲蓮花之與香，不能長留；蓮實可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水，清流涓涓，水以濟舟，至于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丹房器皿委之而去。此之謂也。何爲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聚至，須臾復霽。若乃求其向來雨雲，一無所見，而唯五穀萬物蒙潤發生。《維摩經》云：遊諸四衢，饒益衆生，入諸淫舍，示慾之道。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如彼寶月，歲十二度，朔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大定。

上陽子曰：當詳論之。三日生兔，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徧滿，凡彼人間莫不瞻仰，而其光輝圓而復缺，乃不長在。若人再欲覩其光彩，須別索求生魄弦望。是故《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此之謂無定色也。一切常人貪財無厭，積而不散，爲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虛消息之理。如彼石崇，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喪，禍及緑珠。大修行人既得其財，即以求藥，得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爲異耳。一切常人爭盡閑氣，惱亂身心，好訟欺貧，量可即奪，不顧因果生死，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爭者少，所喪者多。如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尸分，後來視之，爲漢鷹犬。人之所爭，況不及乎。大修行人所爭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氣。

上陽子曰：修仙作佛，皆此先天真一之氣，若非是氣不係修行，不能長生，此爲異耳。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八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九

紫霄終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積功

金丹詩

大道從來是强名，陰符道德始存經。神仙次第丹經續，口訣安能紙上明。我以因緣遇聖師，忽於言下大驚疑。方知玄妙無多句，此事如何容易知。特推造化指方來，首捉先天一氣回。先天一氣是何物，不遇真仙莫强猜。氣從四向定生涯，一變水兮二變砂。三變汞兮金四變，五變金丹結紫花。須識玄門與牝門，便安爐鼎定乾坤。內外二丹從此得，休疑大海指崑崙。順則凡兮逆則仙，實非草木與凡鉛。誰知日兔月烏位，却笑他人顛倒顛。月非日映不生光，人亦純陰要復陽。若欲歸根並復命，依他坤體補乾剛。戊坎月鉛氣逐虎，己離日汞火從龍。白鬚老子通神廣，趕虎隨牛過水東。

虎之爲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又玄。一陽初動癸生處，此際因名大易先。大易之先藥料真，自然烏兔兩相親。東君切莫離房室，西得朋來是主人。水中之物號金公，遠隔西山幾萬重。黃帝按時宣土德，迎之以意入中宮。一歲簇來一月看，月簇一日又何難。一時六候用唯二，拾取玄珠頃刻間。三百八十四爻銖，反覆陰陽莫道無。大地山河俱是寶，葛仙六十詠流珠。一身上下定中央，腎前臍下號黃房。流戊作媒將就己，金來歸性賀新郎。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爻雄。擒來離內溫溫養，此即神仙顛倒功。坎中一畫已外離，慾海波澄風浪低。刑德臨門宣沐浴，盈虛消息早防危。八日前弦金半斤，金翁騎虎恐相嗔。過猶不及切須問，銖當抽添耐養神。已知陰體得陽暉，和合雌雄入化機。白雪滿空春意動，守形養氣抱嬰兒。胎息綿綿漸漸完，氣沖夾脊觸泥丸。纍纍似彈腭中下，過了重樓香又甘。既達返還九與七，此即木金三五一。

判惑歌

上陽子，聞道遲，四十衡陽始遇師。從來不信長生說，及得師言便釋疑。纔纔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種。乃學這骨董，大奧妙，妙在常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笑。我得來，不敢秘，欲對知音論同異。近來世上幾箇人，空自談天又說地。諸傍門，是邪逕，翠虛吟中略舉盡。除却先天一點真，分外多端總邪正。大道易，不堪論，只將竅妙定乾

坤。奈緣失却中心路，傍指三千六百門。有數息，有閉息，於中錯指也無迹。或鍊三黃及四神，或鍊五金並八石。要半夏，用术茯，搜盡藥中諸草木。幾多因此促其生，人參尚有殺人毒。純陽道，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翻餌金石何太愚。欲調息，坐觀鼻，似春沼魚百蟲蟄。其妙無窮在甚處，到老無成何所益。捉一處，存金光，認是丹田也不妨。自己固知行不得，但將此術教它行。體天地，望日月，二氣吸歸玄牝穴。按摩伸屈恣吐吞，朝暮噓呵復嚥咽。以土圭，定時刻，將謂似是而非實。會教自性有通時，且須觀想以意識。動尾閭，撼夾脊，吞它稠唾及精溺。一生受用大陽丹，專採女人天癸嗅。鍊秋石，聚小便，溺便多處是它緣。更把此方爲秘寶，若無財賄不相傳。入淫房，大懊惱，伺候精行轉補腦。如斯謬戾要長生，七祖九玄難作保。食穢惡，及乳溲，試看兩臉曾紅否。更待女男相會合，吞他精血作丹頭。惜性命，全元氣，一吸玉户中精水。老來毫末也無功，却怨壽光黃谷子。頂門響，腹中鳴，此即龍吟虎嘯聲。龜縮鶴舒何足稱。保命訣，用靈柯，陰陽二丹傳大訛。存縮吸抽閉五事，而今此術不勝多。傳達磨，説歸空，觀物知胎語不通。生死定年次月日，臨時更定五心中。八段錦，十號頌，都在無名指上用。驀地浮雲遮日月，大限到來宜穩重。度天魔，陰魔絶，又號天關般弄是。甲子中宵見子時，運氣七抽放在唯。誦大學，講中庸，不偏不易朱文公。正心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頂七星，名正一，玄牝之門那箇識。五千餘言道德經，正得一兮萬事畢。居山林，稱道士，不知大道是何事。金丹名也不曾聞，況要教它明生死。雲水客，號全真，却爲朝昏且救身。祖師留下刀圭説，知者如今有幾人。正陽翁，指迷歌，此道分明事不多。但願人人都解悟，柰緣福薄執迷何。浮生事，水上波，人身已得莫虚過。若遇真師急拜投，或者一言便射中。未聞者，不須傳，多少傍門亂性天。若要玄中端的處，唯當熟記悟真篇。行脚輩，號禪和，大機大用口頭禪。僧家，去鬚髮，佛將此相令人察。成行成隊不低頭，見性明心無幾婆。禪僧喝指頭機最深，而今把作尋常衲。明眼人，見性者，陞坐故將佛祖話。聰明底，談性理，横言强辯唯他是。性與大道有誰明，顔子坐忘曾子舌。指天竺，胎息經，謂能住世與留形。不知古德無多語，但要人從正路行。恣飲酒，却持齋，或斷煙火不燒柴。前生不布種口禄，却向此生空打睡。頑打坐，只無爲，守箇空屋舊藩籬。早晚不充衣又冷，這般受苦早回思。持素珠，專念佛，見他葷酒欲嘔咳。一心只要向西方，管甚東西與南北。多作法，遍祈禱，有是看經直到老。貪嗔愛慾不能離，安得此生延壽考。現行者，切莫用，積取方來業債重。

羅。

詠劍 五首

尋常莫道黑漫漫，邪怪聞之骨也寒。
挂在太虛宜愛護，要將殺虎補龍肝。
能活於人有大功，不妨奮迅立威風。
十方世界當頭截，變化魔宮作寶宮。
三尺鏌鋣倚大空，神威凜凜忒英雄。
聖凡不敢抬頭看，一道神光牛女中。
非銅非鐵亦非金，不假凡間爐火成。
我劍本來天地骨，要知能殺又能生。
若説金丹靈妙處，其功先立地中天。
神仙非劍不成仙，劍匪神仙也不傳。

醒眼詩 五十首

四十年前事已非，真師緣遇授玄微。
從今卸却恩和怨，鍊箇真身跨鶴飛。
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
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恩弘魏伯陽。
紆紫拖金列滿朝，荒忙酒盞馬蕭蕭。
邇來事事只如此，收取金丹静處燒。
元來世上盡非真，唯有還丹是養身。
將相位高憂國事，道人爐内藥苗新。
未遇師傳説道難，既聞玄妙却如閑。
早將神氣歸金鼎，免死形骸葬野山。
鍊丹及早莫遲疑，休待功名到了時。
只爲光陰如箭速，吉凶禍福少人知。
下手速修已大遲，箇中聞此急回思。
喧闐鼓樂鬧何事，前日英雄今裏尸。
浮世奔波功與名，道人苦口論修行。
丹成回首看浮世，埋没功名荒草生。
我昔未聞大道時，起人愛敬最便宜。
邇來得箇長生説，路上行人口似碑。
掀轟閑氣莫存懷，但把辛勤問藥材。
七返九還功行滿，向來閒氣入塵埃。
道成之後謗歸塵，謗語端能堅固人。
真覺比爲甘露味，古來學道世多嗔。
世人冷語不關心，大笑實爲吾道箴。
若無善行難遭遇，縱沐師傳未免疑。
萬善無虧必遇師，須從言下悟玄機。
就中問箇虛無竅，到選仙場必占魁。
莊周鵬志運南溟，一去高飛九萬程。
只爲子書多譬喻，後來誰想作丹經。
翛翛洒洒大閒人，爲著真鉛奈苦辛。
志氣終爲雲外客，還丹問藥合同塵。
純陽一闋沁園春，句裏分明藥料真。
有箇烏飛曲江上，山頭初月挂庚申。
也不看經也不修，却來世上作優游。
有時吸盡西江水，鍊箇金輪照九州。
總皆凡世播英雄，做盡英雄到底空。
唯有金丹最靈妙，大羅天上逞神通。
真師訓語復丁寧，八月初三是癸生。
此即一陽初動處，若尋冬至枉勞形。
烏兔分明顛倒顛，月生庚上有真鉛。
金丹只此無難事，莫道仙師不口傳。
鍊形化氣氣歸神，不是真陽謾苦辛。
擘裂鴻濛分造化，此身身外更求身。
不鍊凡間鉛與砂，常提寶劍斬妖邪。
有人借問神仙事，一味爐中白馬牙。
玉皇若也問丹材，偃月爐中取下來。
馳騁英雄吞一粒，男兒懷了一年胎。

陽精一點祕形山，言語通時即可還。
迷者儘他疑到骨，此中底蘊本無難。
元來一味坎中金，未感師傳枉用心。
忽爾打開多寶藏，木非木也不成林。
離内陰爻坤土真，坎中雄者是乾金。
當初只爲乾坤順，一死一生直到今。
簾幃放下契全真，身外須知別有身。
恰是金丹好消息，不爲萬物不爲人。
曲江之上月初明，地應於潮天應星。
若欲深探玄妙窟，金砂洲對吕仙亭。
木金間隔各西東，雲起龍吟虎嘯風。
二物寥寥天地迥，幸因戊己會雌雄。
降龍伏虎也無難，降伏歸來玉鎖關。
日月分明烹鼎内，何憂不作大還丹。
無不爲之有以爲，坎中有白要歸離。
水源初到極清處，一點靈光人不知。
修行人要識黄芽，若會金公却一家。
天地未分名太一，此時擘裂産河車。
懸胎鼎裏煉流珠，已喜金來歸性初。
三教聖人同一轍，後來人我却殊途。

白雲無事過前溪，中有神仙未可知。
待我玉爐丹九轉，坐乘五色宴瑶池。
多少人居富貴叢，到頭富貴只忽忽。
不如買取金丹訣，做箇神仙不老翁。
得法無財事不全，法財兩足便成仙。
丹陽祖是東州富，棄了家財萬萬千。
箇中仙子急修行，勤向丹田種又耕。
人道金丹富貴客，誰知此内更長生。
小隱山林大隱塵，塵中造化妙玄玄。
凡人未得塵中説，莫入深山隱洞天。
未鍊還丹莫入闡，丹頭多在鬧林間。
嬰兒姹女一歡會，却向環中養大還。
紅紅白白水中蓮，出污泥中色轉鮮。
莖直藕空蓬又實，修行妙理恰如然。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嘯吟。
坐定更知行氣主，真人之息又深深。
醒眼詩中妙更多，勤修趁早莫蹉跎。
人身一入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

無事常觀醒眼詩，其中奥旨説刀圭。
有人會此醒醒法，便入金門作聖師。
曹溪傳法不傳衣，由此燈燈續祖輝。
公案半千明佛法，後來却道是禪機。
刹竿柱杖酒臺盤，秉拂拈槌總一般。
悟了脚跟元踏實，不妨穩去坐蒲團。
指頭棒喝趙州茶，爲鬻心肝讚底沙。
解悟真禪無半語，青青翠竹對黄花。
馬祖磨磚作鏡兒，笑他兀坐要何爲。
若還認得西江水，許汝一尊佛出時。
佛因半偈舍全身，高證巍巍萬德尊。
了得涅槃正法眼，金剛不壞體長存。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九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積功

道德經轉語

道可道章第一

衆妙應須無以觀，更將有向竅門看。
可名物母明明說，兩顆胡珠轉玉盤。

天下皆知章第二

美中有喪惡難成，前後相隨高下形。
直到無爲方了了，不言之教始分明。

不尚賢章第三

弱志須先以骨彊，虛心實腹要當陽。
共君説段爐中事，一朵鉛花子細詳。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象帝之先萬物宗，解紛剉銳闡高風。
蒼顏老子垂雙手，湛似淵兮道乃沖。

天地不仁章第五

不仁乃是大仁人，芻狗民生物化淳。
橐籥之中能不屈，當知愈出愈精神。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無始立天根，上聖强名玄牝門。
點破世人生死窟，神仙只此定乾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妙處豈無私，能外其身誰得知。
順則凡兮逆則聖，由來於此定根基。

上善若水章第八

衆人所惡上賢明，動善其時故下争。
一點靈光君未識，却將水火煮空鐺。

持而盈之章第九

滿堂金玉要長存，火候工夫細細論。
筌在得魚蹄在兔，塞其兑則閉其門。

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生畜之，積功累行保嬰兒。
一斤直要十六兩，莫向人前更好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我轂能離三十輻，閒尋無處偷安軸。
得便饒也落便饒，君子唯當慎其獨。

五色章第十二

十字街頭認色聲，雙眸炯炯却無晴。
聖人去彼寧取此，下士聞之疑轉生。

寵辱章第十三

大患秖爲吾有身，分明得失總皆驚。
没身方是出身處，大患從來亦强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不聞不見曰希夷，此事如何容易知。
乍覩西南一點月，純陽疾走報鍾離

古之善爲士者章第十五

豫涉川兮猶畏鄰，此中微妙且同塵。
玄通未許凡人識，誰向亨衢問要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芸芸物物各歸根，若也知常地自温。
一點靈光君未識，朝來不見水流痕。

太上章第十七

上士勤行中士親，只唯下士笑嘵嘵。
昨夜溪頭春水漲，曾知老子懷胎久，始浴金盆髮似銀。

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慈孝生，顛倒乾坤正令行。
今日鳳凰臺上客，十年窗下讀書聲。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古人棄智定乾坤，説破死生骨董門。
不是箇中滋味的，自戕自賊自炮燔。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察察昭昭我若昏，水頭清處好尋源。
不知求食於誰母，便把西江一口吞。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眼前衆甫即區中，杳杳冥冥内外通。
明了地天交泰卦，區中進步作仙翁。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兮窪則盈，不矜不伐迺功成。
昨宵夢裏聞雷雨，今日江頭春水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得與失兮兩不羞，形容到了了無儔。
真人之德配天地，只在環中匪外求。

埳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群仙已笑露堂堂，跨者不行子細詳。
一著錯時看跌倒，賺人錦袋繡香囊。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下母，字之曰道安窠臼。
乾專坤翕證无爲，智者樂兮仁者壽。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奈何萬乘乃輕身，孰是疏兮孰是親。
寶在眼前凡不識，往教密密論君臣。

善行章第二十七
知名非實要知情，竅妙之真號襲明。
不道善行無轍迹，石中流水豈聞聲。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雄雌黑白坎和離，知則總爲天下谿。
眼下十成須認取，由來散樸復嬰兒。

將欲章第二十九
神器從來是假名，此名只許上賢聽。
不過渡口尋舟子，枉誦玄玄道德經。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七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辨踵音。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
迸烈豈容君眨眼，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仁之與德不多程，爲與無爲前後行。
居貴左兮兵貴右，非人此道莫輕授。
有時恬淡樂無爲，上天之載無聲臭。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一著名爲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
當年曾子一聲唯，誤了閻浮多少人。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三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一時放。
不通凡聖擬議乖，天地合而甘露降。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四
利器如何可示人，不妨勇猛奮精神。
叅玄叅到微明的，現出金剛不壞身。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五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辨踵音。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
迸烈豈容君眨眼，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六
居貴左兮兵貴右，非人此道莫輕授。
有時恬淡樂無爲，上天之載無聲臭。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七
一著名爲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
當年曾子一聲唯，誤了閻浮多少人。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八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一時放。
不通凡聖擬議乖，天地合而甘露降。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九
仁之與德不多程，爲與無爲前後行。
待問有爲何所似，夜來月在脚跟明。

昔之得一章第四十
一者名爲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
當年曾子一聲唯，誤了閻浮多少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全璧而歸也注心，有生無處此機深。
與君評論曹溪水，一滴誰酉時萬兩金。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二
智與明兮自勝强，乾坤闔闢要相當。
若能守片閒田地，不是尋常孟八郎。

大道汎兮章第四十三
大象無形道隱名，形名總不向人呈。
大道汎兮不可名，可名非道礙塵生。
如今聞者皆應笑，夫唯道善貸且成。
平時不向西江望，踏破芒鞋未是行。

道生一章第四十四
沖氣爲和大化爐，與君説了莫疑狐。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天下至柔章第四十五
鍊氣凝神入至聖，紫陽留下悟真篇。
逢人好語説三分，過客欣聞樂與餌。

元來三教同門户，先要參皮可漏禪。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身不是四肢身，解向源頭問要津。

現自十成非外物，裙釵之下有全人。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直而屈，唯好觀光於上國。

有時做箇大閑人，清静之中無一物。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馬不走，天下無道物不夭。

過猶不及豈忘言，到此一了一切了。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目前一寶秘形山，何必長歌行路難。

踏破草鞋無覓處，投壺認箭落中間。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有爲之道須落著，無爲之道要著落。

莫向人前認色聲，認色認聲已誤却。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百姓之心爲我心，分明説了莫沈吟。

世人怎識和山皷，一下能當幾挺金。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無窮已，唯善攝生能不死。

知生知死却成人，須入虎穴得虎子。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德畜却無恩，須彌山上望崑崙。

若也另瞠一隻眼，便知落處道方尊。

天一有始章第五十二

知其子復守其母，不悟襲常空自走。

覆盆之下用其光，休向經中談竅妙。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盜誇盜出自家珍，覆水難收費苦辛。

只爲良田荒穢了，如何做得太平民。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觀鄉觀國觀天下，積德修身道有餘。

善建亦知宜善抱，倚需得溥自安居。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赤子何知鳥不攫，未知牝牡而峻作。

益生使氣要長存，豈但筋柔而固握。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閉門塞兑得籲金，電掣星飛何處尋。

便遣那吒千手眼，不知佛殿有觀音。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天下從教多忌諱，我唯忌箇小兒名。

不知奇處用兵拙，眼下知之即太平。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直而不肆極希夷，百尺竿頭未是危。

識得聖賢心地用，早應臭腐化神奇。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有國之母重積德，深根固蔕可長生。

五更早起無巴鼻，却是街頭有夜行。

治大國章第六十

兩不相傷故德歸，鬼非不害自無欺。

抱琴有意過西院，彈者彌多聽者稀。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非是下流人，以静勝人要一真。

牝牡之交宜處下，唯應分付下流人。

善建者不拔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寶萬物奥，不善之人之所保。

人之不善何棄之，日月去兮進此道。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早知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作於易。

我若不因師旨明，舌頭那識味無味。

知者不言章第六十四

聖人心上起經綸，幾事不密則害成。

能復衆人之所過，月從西墜日東昇。

以正治國章第六十五

君子不以智治國，常知楷式是玄德。

千蹊百逕要知歸，若不知歸名國賊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聖人處下復何爭，江海納汙仍太清。
點著當前正法眼，抬頭暗室月分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慈儉本爲天下先，若加精進契前賢。
始惟不肖終當肖，正是千錢一貫穿。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用人者爲之下，善彎弓者爲之射。
萬丈懸崖撒手時，方名了了弓弦卸。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吾寶非金亦匪珍，若輕其敵喪其親。
臨深履薄如精進，作主先當會作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我者稀空碌碌，聖人被褐仍懷玉。
知之非艱行惟艱，千錢一貫爲知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大人之病病當心，不用樂醫只用針。
自知已是已靈明，內養工夫熟且純。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能自愛兮惟不厭，怡然理順樂天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善惡昭昭網不疏，傷人抵罪豈差殊。
種禾種粟不生豆，恬退無爲是護軀。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不畏死兮却畏生，畏生之道在持盈。
八千兵散渾閒事，項羽頭來落漢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無生之義最難言，人世輕生若駿奔。
趁得非生非死法，乾坤有限道長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死堅强木死枯，夫惟不死是長圖。
五行顛倒人能用，有一物常死復甦。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不欲見賢豈不賢，只惟平地有神仙。
真人指我迴瀾訣，向道女媧解補天。
天下章第七十八
受國之垢實希奇，到此方知壽可躋。
一得歸來宜永得，渡河筏子上天梯。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左契猶如般若舟，人能執此任西流。
故云有德長司契，天道無親親善柔。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復古初，壽同日月没盈虛。
豈惟老死無來往，天地推遷我自如。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不積抱天和。
五千言是金丹髓，信則修之上大羅。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一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累行

與至陽子田至齋

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後之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人折節下士，秖爲有道存耳。士之學無止，亦唯未臻乎道。故明於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山巖而天爲徒。與人爲徒者，鍊後天自然之真。夫人與天地絪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稟天地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盛，盛而衰，氣固爲盛，氣餒爲衰。至人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存，歷劫而不死者，金丹也。大修行人既得乾金，入于神室，心目內觀，清靜光明，以成胎嬰，寶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滅無生者，天仙也。所謂氣者何也？即兩箇陰陽也。一坤一乾，陰陽也；一男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逆一順，陰陽也。《南華》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採先天，鍊後天，謂之交通。通則〔成〕和，成則物生，物生而爲嬰兒，長大而號真人也。

至齋言下猛悟，期以勤行，易其號曰至陽子。

與初陽子王冰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古之真人，行其所不能行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發者，人見其人，備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爲入無爲。有爲者與人爲徒，無爲者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鍊後天之一氣。與天爲徒者，鍊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絪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餒爲衰。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稟大道至聖至靈之體，合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粵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後之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人折節下士，秖爲有道存耳。士之學無止，亦唯未臻乎道。故明於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山巖而天爲徒。與人爲徒者，鍊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絪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餒爲衰。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稟大道至聖至靈之體，合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粵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後之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人折節下士，秖爲有道存耳。士之學無止，亦唯未臻乎道。故明於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山巖而天爲徒。與人爲徒者，鍊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絪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餒爲衰。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稟大道至聖至靈之體，合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粵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

者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陣之光，石擊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今語初陽，其毋忽諸。夫金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中之真氣也。以氣合形而成真人，是爲還丹。厥人之初生也，毓先天地至純之道，逮二八精氣日泄而樸散，則先天之氣不純。且世人之壯必昏必娶者，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却能寶愛其身者，聖人也。孟子四十不動心。莊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年五十有二，而聞金丹久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況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因師旨，授之曰：

古之真人欲理其性，先寶其精，欲理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爲寓言，則聖賢寧如是乎？若以孟子爲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哉？然必有其道矣。道者何耶？氣也。氣者何耶？命也。即經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夫欲了命，必先修性，性命雙修，何憂不仙。且性也者何耶？義也。故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人也，非金丹也。唯集義所生，則逆也，是所謂金丹也。故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釋迦云：是諸法如義。老子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聖人之於道，不離乎義也。義之道大矣哉。採鉛鍊汞者，集義也。西南得朋者，上義也。龍女獻珠者，如義也。是義也者，即羲之易，一陰一陽之道也。夫一陰者，離中之雌；一陽者，坎中之雄。離中之陰爲火，坎中之陽爲水。配義與道者，以坎反上於離，是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爲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爲汞爲精，坎中之陽爲鉛爲氣。《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然精依氣生，神依氣旺，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儻精耗則氣憊，氣餒則神離，氣憊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慮世人不能明乎道，不能鍊其氣，乃借名爲鉛爲汞、爲鼎爲爐、爲龍爲虎、爲砂爲銀、爲刀圭、爲火候，百般譬喻，託物假名，以曉後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箇箇成佛也。緣爲世人信之弗及，承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復爲旁蹊小逕，著相執空，罕聞正道。若大乘根器，上士至人，際遇真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寶愛其身，積累其氣，而勤行不怠者，則高仙地位，指日可躋。僕閱人多矣，今觀初陽子姿禀非凡，神氣充裕，祖師金丹之道，不敢祕者如此。

與一陽子潘太初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至哉言也。僕自獲遇至人，盟授大道，即欲圖就所事。而以功緣未立，用是求諸仙經，搜奇摭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起處，每過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謁

廬山太平宮，揖當代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懽如平生，茶罷復茶，有物外趣。顏童髭墨，神氣裕如，膚澤臉桃，丰標洒落。其剸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有定見。顯官軒車而至者，皆得懽心；負義蓄材而來者，願識其面。頭顱且無塵俗。骨骼胎合仙姿，平川洗滌而疏明，大山嵯峨而增秀，天人交替，鬼神其依。僕每嘆：夫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閒暇，安富尊榮，此人之福也。通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具全，則斯人也，不可以尋常而同年語。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篤誼深，叙其主領事繁，已覺年光流邁，念念急於茲事者，更來歲而又遲也。僕覩其開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曰：

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覆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之身，不外是也。天地以陰陽爲橐籥，人身以玄牝爲橐籥。天動地静，動爲陽而静爲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潜伏，及夫剥盡，則一陽初動，而梅先吐白者，以陽在地中，而將復也。世政以梅爲報春之信，故《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之爲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爲之主也。人身亦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爲陽，而衰屬陰。逮乎有陰極，則陽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體天地之道，以子爲之而用以爲之道。無以爲度，以日爲符，以癸爲候，以月爲則，以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汞爲陰，以鉛爲陽。鉛生於癸，而癸在也。何謂後天？夫人禀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爲物之最靈者。此氣日生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日而來復，復一也。太陰以三日而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出庚，庚爲金，而金爲乾，乾之金寓于神之所以存者，鷙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王故也。及乎年登二八，真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真一之氣，以爲鉛也。納此真鉛于離之中，配以離之真火，煅煉成丹，故曰金丹。則金丹者，無外乎坎離二物。且坎離爲移其志，則比古人千二百歲，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爲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俱，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縱欲，亡精損神，所禀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西矣。即如乾之爲物，純陽也，始儻不爲則亦已矣。若也興勇猛之心，奮勤行之志，吾知其功成也必矣。

與九宮碧陽子車蘭谷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寢不夢則神存，息深深則以踵。此即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之道。至陰肅肅，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爲陽，而衰屬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此即上德爲之而用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也。何謂後天？夫人禀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爲物之最靈者。此氣日生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日而來復，復一也。太陰以三日而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之所以存者，鷙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王故也。及乎年登二八，真氣已盈，復遇至人授以寶身之道，使天機不逐於事物，無勞于形，無摇其精，息以踵而不以喉，與天爲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比古人千二百歲，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爲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俱，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縱欲，亡精損神，所禀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西矣。即如乾之爲物，純陽也，始

交于坤，則乾之體破而爲離；坤之爲物，純陰也，潛奪乾之一陽而爲坎。由此之後，乾體反虛，坤體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體。乾坤順行，男女奔放，精竭神去，一切常人至此則已。大修行人體金丹之道而修之，逆五行而用之。逆者何也？坎中之陽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爻也。金丹者以坎而升於離之上，以己而合于戊之門；伏坎中之虎，以降離中之龍；取坎中之金，以尅離中之木；納坎中之水，以鍊離中之火；採坎中之氣，以補離中之精；回坎中之陽，以實離中之陰，即復純乾而成真人。《傳》云西南得朋，伯陽云真人潛深淵，天台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馬祖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皆此還丹之道也。故降伏自己之龍虎，採取身中之精氣。然降伏者功在於德，採取者不外乎道。道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源至清，渾無撓動，急用半時採取，歸於鵲橋之東，結成黍粒之丹，入于黃金室內，鍊之成之，謂之金丹，謂之先天大道。世人一知金丹即我本來乾中之真金，則爲微妙玄通之士，而深不可識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吁可惜哉。矣。

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爲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沾癡自醜，覓得真師之指，亦不爲教門之罪人也。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勵焉。噫，世人之所以峨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道語，恐師未盡善，及略聞其端倪，則謂道，及稍有聞，自以爲足。或始聞師之也。夫老氏之道，寶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謂老氏之徒。今焉處珠宮，披鶴氅，直以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爲老氏之蠹也。蠹者，衣服而妬其教，蠶其食而訾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吁可惜哉。矣。

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爲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沾癡自醜，覓得真師之指，亦不爲教門之罪人也。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勵焉。噫，世人之所以峨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道語，恐師未盡善，及略聞其端倪，則謂道，及稍有聞，自以爲足。或始聞師之也。夫老氏之道，寶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謂老氏之徒。今焉處珠宮，披鶴氅，直以問道爲羞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修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爲老氏之蠹也。蠹者，衣服而妬其教，蠶其食而訾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吁可惜哉。矣。

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爲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沾癡自醜，覓得真師之指，亦不爲教門之罪人也。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勵焉。噫，世人之所以峨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道語，恐師未盡善，及略聞其端倪，則謂道，及稍有聞，自以爲足。或始聞師之也。夫老氏之道，寶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謂老氏之徒。今焉處珠宮，披鶴氅，直以問道爲羞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修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

叅玄造妙，還丹坎户，結胎黄房，若非白日而飛升，亦傍神仙地位而去，況其精進而勇猛者乎。諺云：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歟。今碧陽子雖其主領事繁，猶能孜孜上道，直以堅固爲實踐，不以誑妄爲虚彰，與彼夢生醉死者，大有逕庭。《南華》云：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吾將以聖人之道告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碧陽子今聞聖人之道，已早修有爲之德，高證無爲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讖乎。異時名公鉅卿，必有取法于子者。子其勉乎。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一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二

紫霄絳宫上陽子觀吾陳致虚撰

累行

與宗陽子明素蟾

通今博古，註書立言，筆迴狂瀾，錦心繡口，此文章之學至矣。鮮不以是而自足者，斯人也其才勝德也。叅玄入妙，窮神知化，積精累氣，鍊氣化形，此道學亦至矣。鮮不以是而自高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爲其滯於癖見邪説，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僕見明素蟾資禀非凡，勇銳可授，特其平時流於敖放，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攝其狂心，去其放心，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以道心。明知己者少。既而方來者，雖旁蹊小逕，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説而後已。前後閲數十人，自以爲畢得金丹之道已。僕從容訊其所得之説，則亦有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亦有烹煉丹田之鉛汞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燒黄煮白，非兀坐則注想空言。今兹弛焉自謂金丹之道，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朗誦如流，又且枉釋旁通，辭亦近理，俯視同輩，傍若無人，將有環中之期，而不可遏也。傾蓋之初，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覩其才高氣焱，貌敬禮疏，而所遇人無下手處，僕乃從而順之，美之揚之，德之僕之。所以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爲其滯於癖見邪説，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僕見明素蟾資禀非凡，勇銳可授，特其平時流於敖放，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攝其狂心，去其放心，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以道心。明知己者少。既而方來者，雖旁蹊小逕，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説而後已。前後閲數十人，自以爲畢得金丹之道已。僕從容訊其所得之説，則亦有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亦有烹煉丹田之鉛汞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燒黄煮白，非兀坐則注想空言。今兹弛焉自謂金丹之道，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朗誦如流，又且枉釋旁通，辭亦近理，俯視同輩，傍若無人，將有環中之期，而不可遏也。傾蓋之初，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覩其才高氣焱，貌敬禮疏，而所遇人無下手處，僕乃從而順之，美之揚之，德之僕之。所以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爲其滯於癖見邪説，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僕見明素蟾資禀非凡，勇銳可授，特其平時流於敖放，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攝其狂心，去其放心，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以道心。明知己者少。既而方來者，雖旁蹊小逕，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説而後已。前後閲數十人，自以爲畢得金丹之道已。僕從容訊其所得之説，則亦有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於是指令脚跟踏在實處，然後授以先天烹煉神氣之道也。

曰：夫先天一氣，即金丹之祖氣

也。要知此精此氣此神，根於父母未生之前，是太極也。則人稟此先天太極之氣而生也，成於渾渾沌沌之内，出於窈窈冥冥之中，當此之時，和之至也。故夫人之生也，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恭則温良儉讓具其間也，奉則委婉聽從存其内也。男以剛健中正，而不敬恭者，是棄其生也。女有工容言德，而不奉順者，是殘其德也。且厥初至和之氣，日生夜長，至于二八而陽又太極矣。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爲之事也。只爲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向來所受之乾金，虎奔而寓于西矣。自是而後，名利心動，寵辱晨馳，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爲真鉛，亦曰乾金，寄于坎中，是云母隱子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精、肘後飛金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大修行人要明生身造化，産藥川源。坎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戰；真水真火，必得二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辨刀圭即藥物。龜蛇蟠結之際，横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主賓揖遜，老嫩毋差，片餉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于月地，穩穩收來；金液至于丹田，温温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饒人先鞭，取他快意。如愚似訥，顯道人之家風；禮下不争，乃神仙之上計。方得臨爐有慶，一點落在黄庭；養火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鍊神還虚，成就大丈夫之事也。

明素蟾始聞而驚，再聞而疑，竟至通宵摸索，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箇陰陽，身心儘有許多神氣，淨倮倮亦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欲一口雄餐；西江清流，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問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琮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用姓以謝覆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明即白也，素猶玉也，故謂明素蟾云。

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希其道，並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子又知之乎？夫精通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也，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爲物，止三足焉。一三足者，爲鼎器，取像爲懸胎鼎也。則蟾之爲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哉。雖然，吾將勉之。修行之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争，則無愆尤。玉蟾《大道歌》曰：神仙伎俩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胸襟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著盡笑，喝罵教吾去。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直一味呆之。嘆今一切人，矜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慕神仙之説者，抑何愚哉。子儻能以清雅而變於

心胸，以謙讓而出其傲忽，必能以呆而奉人之笑罵矣。自我丹陽之傳黃房公也，又六傳而至于子，子其勉之。

明素蟾曰：疇昔聞見，自謂人人可爲鍾呂。今迺深知，遍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道妙玄微，天機深遠，詎可忽諸。常謂玉蟾翁始得泥丸老仙之傳也，歌云：陰陽顛倒入玄谷。又云：六十四年都是錯。又云：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何其聞道之晚，而成之之易也如此。今承教者，孰知至妙至玄，最爲難思難議者哉。始知五十八年都是錯也。千經萬卷總非裏許，便將捉住西山之白虎，攝伏東海之青龍，期集吾事而已，奚敢忽慢而傲世哉。就令書此，凡到諸方遇蓬萊仙侶，試一出之，將必有取則於此者，信夫。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先哲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子書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則知道與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要知此道非泛常所言之道，乃天仙之道也。要知此術非泛常所用之術，乃長生之術也。合之者，月生于庚，則金旺乎日月也。合之者，彼之庚金一生，即以我之真火而候之，是謂之火候。庚，西方也。西方，金之正位。顛倒之術者，則採庚金于坎之中，緣以其母隱于子胎也。是以坎之雄而補離之雌者，謂之天仙也。故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者淵其淵也，研幾者浩浩其天也。浩浩幾於道者，其長生之術也。幾之爲言密也。《注齡經》曰：斗步子形，光映子精，密而行之，方得成道。玄陽子研極也。故陰極則爲坎，陽極則爲離，是坎中有一陽之氣，而離中有一陰之精。乎幾之妙，極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修之，則由長生之術，以入天仙之選者，其玄陽子乎。

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窗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玉翁，又三傳以至於予。予始得緣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至人，以青城至祕之文悉授無隱。敬受以來，日夕不遑。嗟夫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而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直以爲無。

若即自善于身，則於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書成之後，又慮世人非得口傳，寧有自悟，遂用携書揭蹙，屈己求人，稍有可招可挈者，莫不低首俯身，獎辭勸誨，冀進此道。或遭詬罵，姑自隱忍，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即來千人萬人之謗。但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訕則喜而受之，是法器則勉而進之。其間可及門者，則引之而入門。可入門者，則引之而陞階者，則引之而陞堂。可陞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用心至于如此者，欲續大道之道不誣也。廬山有歐陽玉田、周草窗二子，皆尚操行而清高者。玉田蓋恬淡爲心，機圓應物，素有志於物外，唯恐此身之墮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群而不黨；處稠人廣衆，和而不同，以未遇真師，是拘於枯坐而已。草窗則幼而敏鋭，習於程朱事業，持己以方正，爲德先孝友，主乎忠信，立其敬義，可謂君子矣。衣冠不同於俗，猶善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溢江，一笑適契，方知性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聞予説，雖群疑積毁，而頓然深者，是其明也。然二子素守如彼，若使陟聞至祕，寧免驚中最警句而啓之。復以正言而析其輕疑。予乃從容引喻，以漸爲隄，又摘丹經陽也，以十事而歷試之。重陽之授丹易，必其堅固，增其智慧。然後授之曰：

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徼之道也。妙也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徼也者，有爲而有以爲也。無爲而有以爲也。金丹成而聖胎有爲者，勉强而行之也。金丹必成。之資，本來清浄，豈知日鑿一竅，而渾沌之體不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體，至於殆而已。今吾命玉田曰復陽子、草窗爲全陽子，豈無旨乎？蓋大修行人，以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逕，俱不能復而全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真陽之復歸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牽將白虎歸家養，復陽也。産箇明珠似月圓，全陽也。陽復則有火候，陽全則有脱胎。金丹之道，其斯之謂歟。雖然，其要又有三焉：口訣而心傳者，一也；決烈而勤行者，二也；以定而制動者，三也。口訣之心，傳之既盡，我之真矣。決烈勤行，定以制動，則在乎二子之用功耳。昔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而歷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聖，艱難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試，然而盟誓至重，子其守之。上不愧于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羞于同學，三者既備，二子之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人見。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皆分内事。神仙之道三十八傳，而今附二子。宜相矢勵焉。

與心陽子余觀古

世之所謂貧賤富貴者曰有命，而壽夭窮通者曰有數。然數係乎命，而命係乎天矣。世固有年相若而道相似也；固有出其類而拔其萃也。至若越乎壽夭窮通之域，超乎富貴貧賤之外者，唯古之真人也。比揖余舜申觀古心也，謾逢適契，一語投機，芝蘭其香，煙霞同味。劇談之外，則暢飲銜杯，丰神洒落，揚眉吐氣，議論高遠。拂意者

弛然而不答，快心者作焉而不辭，飄飄匪塵俗之拘，翛翛然物外之趣。予乃不倦細而詢之，始知年俱上章攝提之季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甫大笑曰：是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試徵之，吾乃江右之廬陵，而舜申亦江右之武寧，是其地同也。昔長者字予曰觀吾，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名又同也。觀古居九宮山頭，而吾家三山高處，則居亦同也。偕誦老莊之言，而明周孔之易，咸簪晉代之冠，俱樂堯舜之道也。蓋常病古人多癖此而非彼者，今吾二人得兼而明之，非唯道相似，是均所同也。就其間審有同而異者。予借名觀吾者，止乎一己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者，蓋善觀乎古人者也。以道德仁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禮樂文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爲勝也。且吾有大不勝於觀古者。予之癖於金鼎火符之道也，欲運坎而實乎離，凝駕龍而娶于虎，將求西江之水，以來西南之朋，潛採黑中之白，以化陽中之陰，期若蜕蟬而冀神化者。夫既不能如舜申之觀乎古日，但務此恍恍惚杳冥，如是而求道難也。故道之與德，爲一大事，唯恐不至者，此吾所謂大不勝也。且夫松檜桂栢，植于陵阜也，地則同也，樹之時又同也。日視之，性有曲直而凋瘁者，影有婆娑而凌霄者，豈其造化之慳也哉，而況於人乎。雖然，觀古之與觀吾，有大同而不肯自異者，爲能弗拘拘於命數也。不徯袍帶之榮，無羨萬金之富，然食飲足以充飢渴，衣帛足以禦歲寒，以淘汰乎神情之渣滓，逍遥乎無何有之鄉，越壽夭窮通之域，而超于富貴貧賤之外，與彼之求于離之內，是名無爲。採鉛則一時，合汞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也。十月者，丹成九轉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觀古心曰：何其多同書以見同異焉。觀古心曰：何其多同也，還能以金鼎坎離之道，龍虎神化之旨，以相授受，庶足其所同。予應之曰可。明年再會，詢茲益勤。僕且箴之曰：金丹大道必先積德，而後可聞，否則爲之顛踣。今子餌於射利，縶於計慮，殉於嗜慾，穽於嗔疑，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如陰之與陽，二者不可一缺，若陰而無陽，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未可言金丹。古仙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且士之爲學，不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況道乎。僕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植樹焉，將欲固之，必深其根。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悔艾之辭，將刈嗔疑之妄。僕乃授之曰：

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爲，以外鉛合內汞。汞，精也。鉛，氣也。採先天之汞鉛于坎之中，是云有作；合後天之汞于離之內，是名無爲。採鉛則一時，合汞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也。十月者，丹成九轉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之內一時也。知雄守雌者，三日十月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悟，迺覺疑信在人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二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三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發真

生死事大

上陽子清齋夜坐，弟子侍曰：弟子見師閑居入室，抱神毓精，似廣步妙庭而身未嘗移，似怡情真館而形未嘗離。其逍遥而真遊乎？其恍惚而無爲乎？弟子敢問。上陽子靜坐未應。弟子曰：司聽以默，其駕景窈冥之鄉乎？司視以静，其飛神虚無之境乎？弟子敢問。乃三問而三不發。弟子曰：弟子不度無材，獲事我師，實以生死一事最大，流光奔電，過隙飛星，冉冉年華，其不可止乎？而芸芸姤復，其又可已乎？聖人已還，寥寥而何法乎？富貴貧賤，紛紛亦何雜乎？天地之大，可得原乎？至道之妙，可得聞乎？何三問而三不發，其秘耶？其靳耶？上陽子欣然視之曰：善哉，而生之問也，庶幾而身之問也。來，汝齋，吾將條而語汝也。弟子乃各攝衣起敬曰：齋矣，敢問其生。

上陽子曰：無者，生之太一也。有者，生之太極也。太一者，兆無之先，含靈蘊精。太極者，兆有之後，凝胚剖孕。其道之物乎，其嬰兒乎，其赤子乎。其生之問乎，其地水乎，其火風乎，其人天乎。子獨不聞之地水火風之四大者説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仁熟之稱也。聖人也，躬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狀義而不明。故莊生曰：凄然似秋，煊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而忽忽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良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恩也，奚陶鑄之大，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大，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從事於務，死生無變於己，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也。聖人神矣，常善救人而無棄之，衣人也，學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爲也，知人之所爲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學而識之也。聖人也，非自然也，唯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唯道乃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也。聖人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説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仁熟之稱也。聖人也，躬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狀義而不明。故莊生曰：凄然似秋，煊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而忽忽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良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恩也，奚陶鑄之也。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大，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從事於務，死生無變於己，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也。聖人神矣，常善救人而無棄之，衣

聖人之德

弟子請進於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獲親大道，敢聞聖人之德，以啓發於蒙迷也。

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之者

被萬物而不爲主，不爲天下先，而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多，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久天地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存也，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天地之大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

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傳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

上陽子曰：無已，則我借言之，汝亦妄聽之。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聖人焉，仙佛焉，庶民焉，賢愚壽夭，寔所殼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淖，窈冥莫測，氤氳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六合也，是爲三生萬物也，是爲萬爲大一，是爲未始之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氣動盪，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沖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始也，是謂道生一也，是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高於天？祖之法言也。其言曰：何物高於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乾，九地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爲一小天地也。子不聞之，天神聽命也。子來前，予語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是爲六合也，是爲三生萬物也，是爲萬物而不爲主，不爲天下先，而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多，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久天地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存也，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天地之大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

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傳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

上陽子曰：無已，則我借言之，汝亦妄聽之。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聖人焉，仙佛焉，庶民焉，賢愚壽夭，寔所殼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淖，窈冥莫測，氤氳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六合也，是爲三生萬物也，是爲萬爲大一，是爲未始之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氣動盪，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沖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始也，是謂道生一也，是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高於天？祖之法言也。其言曰：何物高於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乾，九地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爲一小天地也。子不聞之，天神聽命也。子來前，予語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

道本陰陽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受教矣。所謂道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

耳，何小大之異也？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若是者也。弟子敢問以釋驚疑。

上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地之道也。夫唯今有天地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復天地之道也。而道也者，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地之道者，其功溥博，其用莫測，天之所祕，不可思議，不可妄説，汝亦不庸於妄聽也。曰：何謂也？曰：夫道也者，難言也。曰：願聞教旨。曰：未也。夫上士急於聞而勇於行，中士試於聞而怠於行，下士聞之嗔謗乃生。弟子跪而進曰：天地之間，道惟至大，豈中下之人能聞能受者也。弟子不自揆度，而以愚下之庸，不敢輕忽怠慢，願聞至道。

上陽子曰：至道之妙，吾嘗釋《道德經》矣。其於道可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也者，即一陰一陽也，人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冰電、山川草木、胎卵濕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之道，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氣也。而聖人仙佛也者，蓋善於用陰陽者也。弟子不揆短末，念此有生斯世也，未有若是之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爲也，人莫我若也。嘗試而有以也，人莫我其多也。故太上以爲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已，世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已，世故有金丹焉。地之道也。有盈虛焉，有消息焉。唯金丹也者，即先天地之道也，不爲物也。非順求之，乃逆取之，有生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夫先天地之道，是爲金丹乎？世人非唯不知先天地之道爲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未若金丹之超然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在乎人用之何如耳。唯其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金液還丹

弟子再拜以進曰：金丹之謂也，是先天地之道，弟子謹受教矣。弟子不揆短末，念此有生斯世也，未有若是之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爲也，人莫我若也。嘗試而有以也，人莫我其多也。每讀書也，人以我爲粗通。弟子而今也，乃知所未至者也。若鼠之飲于河也，故未能測其深，而乃妄云知其源。因承師訓，惘然如失，豈唯見之未見，實未試聞而未之聞也。願垂慈憫，指示金丹。

上陽子曰：道也，唯金丹之祕。六耳不可言，坐立不可談，飲食不可見，非齋沐不可得而聞也。弟子各敬而退，一之日沐，二之日戒，三之日齋。齋肅而進，稽顙言曰：弟子宿生慶幸，遭際真師，實以愚迷，恐墮生死，一失人身，同於朽腐。謹受教矣，敢問金丹。

上陽子曰：道也，唯金丹之所難言，不可得而易聞也。曰：何謂也？曰：子不聞佛之爲説乎，佛之言曰：

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語汝也。且夫士有賢愚，人有明闇，若說是事，或驚或疑，此則有之。是無他也，爲其根器淺薄，智識昏陋，是以然也。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當於此究竟審問，須要知其必有可驚可疑之事者也。爲他一切人，孰肯於驚疑二字上以索之。我緣督子作《仙佛同源》，每章曉以驚疑之說，使學者深思其旨也。子抑聞之庚桑者乎？陳人有庚桑楚者，自號亢倉子，得老子之道，著書九篇，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南榮趎聞其有道也，往而師焉。楚曰：奔蜂不能化蠆蠋，越雞不能伏鵠卵，其才有巨小也。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趎因楚見老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趎瞿然顧其後，府而慙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被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乎？老子曰：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乎？

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廣成子乎？廣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說，趎勤修之。是封曰洞靈真人。子乃不聞之六清淨乎。道也者，非六清淨不可得而易聞也。

弟子悚而退，一之日，慎內閉外，得口清身清淨；二之日，慎內閉外，得口清淨；三之日不貪諸色，得眼清淨；四之日不著於聲，得耳清淨；五之日香臭自分，得鼻清淨；六之日不染諸塵，得意清淨；七之日焚百寶香，叩首而言：弟子今而清淨已，得眼清淨，五之日香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而復不聞之乎？廣成子曰：至道之清，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抱一守和之至也。其非金丹之道，可以不死，可以長生，喘息已殘，願垂矜憫，敢問金丹。

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廣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安能若是其久乎？而又不聞之廣成子乃不聞之六清淨乎。道抱一守和之至也。其非金丹之道也，其小睡也，三年而一覺，其大睡

也，未可以年而計。以劫爲度也，而且無濁劫焉。其以詩而復寵命曰：剛被山童一向應，爲言天子詔書來；無非只説名和利，撇在床頭不用開。是知名與身孰親，是謂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也。其次也，有富家翁焉，有貴公子焉，以精進勇猛爲心，使聞金丹之要，則棄其所愛，改而行於大道也。其陶朱公然，其龐居士然，其馬宜甫然。子豈不聞之馬宜甫之説乎。馬宜甫者，東州富室也。重陽老仙授以至道，乃即棄其所有，捨其所愛而修道焉，即丹陽祖師也。是知身多於貨也。又其次也，若困若窶，財之不充乎用，而志也堅，唯忙忙汲汲也，復忘寢失哺也。既聞至道而乏丹材，則兢兢業業，遇有餘而好善者，則相貿易也。是名法財兩用，彼此而不欠也。是其心誠之不可移易。其張天台然，其鄧郁之然，其薛紫賢然。子不聞紫賢之説乎。紫賢削髮爲僧，〔名〕曰薛式，究竟佛法真性，積年無落著。一日寓杏林驛，蒙真人石得之授以性命真要，且戒之曰：疾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圖而爲之。紫賢從之，是成道焉。子復不聞神仙鄧郁之之事乎？鄧郁之與真人徐靈期遍克一人丹材之用，郁之悉讓靈期。靈期得以成道上昇，而郁之聞道乏材，艱難未遂，唯志不移，忽感祖師憐憫。一日臺司奏云：少微星現南楚長沙分野。武帝勑採訪之，遂索得郁之以應命。詔問所以，曰：貧道修鍊金液還丹之道，而缺丹材。乃賜金帛子女，許於南嶽選地，置上中下三宮，修内外二丹二年餘，就石壇而升天也。是其心也，急於道成也，是其心也，恐負師旨也。今時人也，急於聞也，且不知爲道之何謂者也。或因以見之，或偶而聞之，亦不急於行，亦不果於成。唯事多聞也，唯事多知也，唯事辯也，唯事能也，展轉而蹉跎而皓首也，同歸于泯滅而已矣。英雄功名如斯而已，子女玉帛莫之及已，是之謂下士者也。復有多疑而少信者，謂之常人。又孰知金丹大道，是一何事也，是云何謂也。或而聞是道之名也，則毀笑隨之矣。彼人也，其謂仙也、謂佛也，天之所生，必從天而墜者也。彼且相聚而議曰：世人而欲學仙學佛者，所謂見者也。噫，覆盆之下而求大明者實難。曾不知彼醯雞也，離於罌瓶則失；夫又惡知鳥之棲深山也，其飛則沖天，安有區區之戀戀者乎；又惡知魚之遊于江湖也，洋洋焉悠悠焉，禹門之躍也，三躍而化龍。彼醯雞之卑微也，豈得而知乎龍？彼人也，斯之謂也，豈得而知乎仙？彼人也，乃不知夫即有待之速者也。地也待其齒毛，水也待其血液，火也待其光華，風也待其活動機變。是四者已待之速，而復有待之甚也。是輪迴也，尤速於待者也。又待之多者也，彼人也，甘也分也，曾莫之悔。汝其記之。弟子皆悚慄。

上陽子曰：是金丹也，非有大智慧之根器，非有大丈夫之真實，非有大因緣之遭遇，又奚可得而冒聞者乎。

今夫真仙聖師，未逢精進勇猛之士，奚又可得而昌禁者乎。弟子伏地曰：願廣慈悲，開濟愚暗，今身不死，是即再入於爐鞴也。弟子誓已，敢問金丹。

曰：金丹也，不辭爲汝道。夫得易也，則失於輕；夫妄聞也，則信不篤，上累師資。紫陽真人之慈憫故也，三傳於人而三遭譴。册載事存，可不戒之乎！弟子悲泣曰：宿緣會遇，使走骸餘尸再生再活，弟子不敢泄慢，不敢背違教旨，儻渝盟也，則一身屠戮，九祖同愆。伏願哀憫，指示金丹。曰：既云金即鉛，却云非凡汝之身也，而祖也，是積累之有，吾豈不爲汝道也。然知之非艱，而行之惟難。其敬之歟，其慎之歟。弟子再拜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曰；師恩罔報。

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爲氣也。水居北，正北爲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氣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兑之正位，取金當於正西，兑位是也。大脩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爲坎，故於坎中取此金也，於後天地而存者也。是以非内非外，是假名之曰内外二丹而又亦内亦外，是即再也。又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一切學人將此經語，直以爲身中之物，乃運氣般精，以爲養神，謂之修行，非也。此精也者，非交感之精，乃金精也。此氣也者，非呼吸之氣，是鉛之氣也。此神也者，非思慮之神，乃金剛之神也。發明到此，方信所謂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者也。是故上士聞而勤行者也。弟子敬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

曰；師恩罔報。

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爲氣也。水居北，正北爲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氣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兑之正位，取金當於正西，兑位是也。大脩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爲坎，故於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金，乃兑位所寄，乾乃坎兑之中也，故曰乾金。大脩行人取此乾金，歸于黄金室内，運調真火，鍊以成丹，故曰金丹也。弟子感悟再拜，信受如不勝聞。

仙佛長生

弟子伏地而起，曰：仙也、佛也，子不聞長生乎，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老君得此，勤脩而喜頓首，問曰：既云金即鉛，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氣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子以幸聞而喜，因聞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

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爲氣也。水居北，正北爲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氣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兑之正位，取金當於正西，兑位是也。大脩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爲坎，故於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金，乃兑位所寄，乾乃坎兑之中也，故曰乾金。大脩行人取此乾金，歸于黄金室内，運調真火，鍊以成丹，故曰金丹也。弟子感悟再拜，信受如不勝聞。

仙佛長生

弟子伏地而起，曰：仙也、佛也，子不聞長生乎，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老君得此，勤脩而喜頓首，問曰：既云金即鉛，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氣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子以幸聞而喜，因聞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

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爲氣也。水居北，正北爲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氣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兑之正位，取金當於正西，兑位是也。大脩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爲坎，故於坎中取此金也，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真鉛者，至陽也。真汞者，至陰也。大修行人將彼先天地之真鉛，歸於懸胎鼎内，以真汞合之，鍊成金丹一粒，吞入黄金室内，養就嬰兒，胎完卦足，神化出入，縱横天地，無有死壞，是爲仙也。帝釋謂釋迦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即交通成和之義也。釋迦修之而爲佛也。

道非言顯

弟子復進曰：道即金丹也，而道始無名，至老子乃强名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實蒙疑焉。敢問何以？

上陽子曰：老子未嘗不言，特不之顯題耳。曰：何謂也？曰：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是以後來稱之曰大道者，此也。古之聖人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寓言也。是金丹也，皆存於言之表，而言之中乃含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者也。曰：老子之不顯言也，千古之上固未有顯言者，萬世之下復不可得以言而顯之也。世漸薄而人閉，自非師旨，寢不可以聞金丹之大道也。

天台紫陽《悟真篇》出，金丹之授黄帝也，廣成子曰：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黄帝稽首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黄帝修之，鼎湖之舉，騎龍上昇，後之繼脩者多矣。若傅豫焉，若録圖子焉，若務成、巢由焉，若善卷、錫則焉，若支邑、郭叔焉，若老彭、鴟夷焉。且隱而深密者尤多。老子者，猶龍者也。以道爲已也，懼而將息也，乃優游以存其道焉。或出或隱，非世人所能識量者也。故自關令之八傳也，黄石公出焉；又五傳也，河上公出焉；又三傳也，陰徐二真君出焉。魏伯陽真人得之於徐也，乃準易而作《參同》之書，指出鉛汞砂銀，而以傳于輔元天師也。自張、葛、許、吴之功成，而鍾、吕、王、劉之派接，列仙相踵，子傳序書，皆明此金丹之道也。天台紫陽《悟真篇》出，金丹火候愈明，我師緣督子復作《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書，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降，人浮華而不實，上士乃不一見，又安足以語道哉。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三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四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發真

脫胎去留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脫胎者何也？上陽子曰：天機深遠，未可猝聞。弟子曰：今而不言也，夫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今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曰：將語乎汝，若秘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于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也。却運火行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胎也。曰：胎完已後，其功何如？曰：十月功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長大之，一周二載，則化爲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礙，是云脫胎而去也。曰：是則此身抑有死壞耶？曰：難言也。曰：願師指示。曰：夫一切常人聞暗識汗，其謂神仙既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永居於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曰：敢問其方？

上陽子曰：蓋有身則爲患，仙者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而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拔宅而上升者，旌陽之謂也。有尸有示疾而終世者，重陽之謂也。有入仕而解而脫殼者，紫清之謂也。有隱而或顯者，黃石公之謂也。有優游而住世者，彭祖以種園織履爲生。得書不剥，佯許詣匡世者，東方朔之謂也。有受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初不拘於長生而住世也。曰：若是則飛升而居天職者爲上，長生爲次，尸解示疾又其次也。曰：否。曰：願聞其略。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乎？河上公之居于河濱也，聲聞于闕，文帝車駕禮帝悟，禮謝，遂授以《老子章句》，畢，失所在。

子抑聞之蘇公堤之說乎？宋有蘇雲卿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爲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守臣躬親禀請。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污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者，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鄭圃也，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始事壺丘子也，聞道而志不篤。復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相規以道，禦寇行之九年，乃能御風以行。子又不聞范蠡乎？范蠡之爲越相也，一舉而滅吳。乃曰功高不可以久處也，遂飄然遊于五湖。齊君聞其賢，往聘而相焉，曰：大名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易名更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忽遇濮上

人文子者，辛鈃音刑字計然，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於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也。噫，彼神仙之云爲，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已，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唯一乎？抑有三乎？

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之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達磨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敬受教矣。而又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爲異，敢問其名之不同歟？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夫人皆稟陰陽二氣之全而生者也。既稟陰陽二氣，則必能變化矣。物之久者成精，松之久者茯苓，魚之久者化龍，草之腐者化螢，而況於人乎。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真佛；人能久存其神也，謂之神仙；人能超凡而入聖也，謂之上聖。皆不離於性命，皆不逃於陰陽，而皆出入於中心，總謂之金液還丹也。是云聖人無兩心也。

曰：上聖大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撮爾已，禍福奚爲。乃謗道詆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曰：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却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者，燒竭朱汞，弄盡傍門，却不知還丹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大聖人矣。

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敬受教矣。而又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爲異，敢問其名之不同歟？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夫人皆稟陰陽二氣之全而生者也。既稟陰陽二氣，則必能變化矣。物之久者成精，松之久者茯苓，魚之久者化龍，草之腐者化螢，而況於人乎。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真佛；人能久存其神也，謂之神仙；人能超凡而入聖也，謂之上聖。皆不離於性命，皆不逃於陰陽，而皆出入於中心，總謂之金液還丹也。是云聖人無兩心也。

曰：上聖大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撮爾已，禍福奚爲。乃謗道詆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曰：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却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者，燒竭朱汞，弄盡傍門，却不知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

經造塔，奉迎佛骨，音聲法事，是皆無益。論者亦欲正其所正爾，抑又何罪焉？但其辭峻，又未得其道，乃引古之是而證時之非，不能濟事救時，反成萋菲❶，旋受其咎，宜矣。彼仙佛者，奚屑於是哉。後來緇黃之流，見其排斥之文，以爲詈己，何其昧哉！儒者見佛老之書，不肯深明其道有可取者，例言異端，即肆詆毀，以昭其名，是又惑之甚也。夫漢之賢子房爲高，乃從赤松子遊，萬世之下無能及者。唐之賢李白爲首，而號爲謫仙。宋之賢子瞻爲亞，而呼爲坡仙者也。以其教則毀之以爲異端，以其名則美稱而借重，假使識得其道，而爲真仙真佛，則孰云不美乎。見之偏者，各不識羞，故相毀也。古之聖賢自相尊禮，唯明是道而已矣。今指佛老爲楊墨，差了多也。況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亦多墨名而儒行者，況仙佛乎。上士至人唯求其道，而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貴富乎，貧賤乎？

上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若大路貴富也，貧賤也，皆可脩也。若大路應舉。海蟾帝君，燕國之相，棄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家者也，道於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其雲遊也，常引古詩云：三山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爲常。黃帝修之，騎龍上昇。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句，得其傳者亦多，唯黃房公最先道成。我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矣。老子修之，是大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爲黃老術，不知聖人所傳乃金太虛真人得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是得紫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略也。又如東方朔之於黃眉翁，安期生之於羨門子，鹿皮翁之於王方平，陸脩靜之於孫遊岳，陶弘景之於王知遠，葉天師之於羅公遠，种放之拜希夷，處厚之就紫陽，富韓公之於王沖照，朱晦庵之禮崔子虛，劉志略陶正，方旌陽爲令，鍾離棄宦，許大雇僕，純陽賤也。況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亦多墨名而儒行者，況仙佛乎。上士至人唯求其道，而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貴富乎，貧賤乎？

上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若大路貴富也，貧賤也，皆可脩也。若大路應舉。海蟾帝君，燕國之相，棄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家者也，道於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其雲遊也，常引古詩云：三山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爲常。黃帝修之，騎龍上昇。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句，得其傳者亦多，唯黃房公最先道成。我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矣。老子修之，是大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爲黃老術，不知聖人所傳乃金太虛真人得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是得紫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略也。又如東方朔之於黃眉翁，安期生之於羨門子，鹿皮翁之於王方平，陸脩靜之於孫遊岳，陶弘景之於王知遠，葉天師之於羅公遠，种放之拜希夷，處厚之就紫陽，富韓公之於王沖照，朱晦庵之禮崔子虛，劉志略於交六祖，龐居士禮馬師，傅大士會嵩頭陀，崔相國叅東寺會，陸大夫見投子，喜爲關令，辛鈃、崔瞿皆上大夫，庚桑隱毗陵，子休治漆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常生執鞭，琴高執笏，甯封谷，趙霜臺送仰山，楊文公見石門，李

萬卷見歸宗，裴相國禮希運，于迪叅紫玉，房孺問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荆，范文正禮古塔主於江東，李文和叅石門於京南，楊翰林禮惠璉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峰於湖南。類此甚多，不能悉數。是皆王公大人折節而卑禮者也。雖然，叅有實叅，亦有妄叅。妄叅者意裏非真，實叅則言下悟旨。悟旨者進求非真，則詆謗。詆謗者豈知自毁，進求者必成道焉。進者更在心堅，毁者終爲口業。口業者雖賢能，而失本真；心堅者雖愚賤，而躋聖位。信背只在眼下，學者可不戒之。且已仕而聞道也，因在仕以濟其道焉。聞道而未仕也，將假途以成之成，何分於貴富貧賤。

觀水得道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夫水焉，夫水之道，暗合於吾之大道也。子不知夫水之道乎？抑不知夫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夫道，而不知水之源，其於道也若有適，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語焉。飲此水者，無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惱也，無生死之念也。子其記之。以水之源。

其源也，縣崖壁立，孤峰危峭，峻險萬仞，仰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思而不可得，瞻之在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也。是目如奔電，不敢以一窺也。深窈窈焉，黑漫漫焉，須臾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爲水之源也，故名之曰涅槃境界。其中有泉出焉。或礙焉而逆注，或寢焉如血液，或浮焉如素練，或科焉如碧潭。恍惚杳冥，總流而合于溪，溪合而涎，涓涓似骨髓。亦瓊漿之謂也，亦酥酪之謂也。其始之流也，若經乎洪波會于河也。至河則汪汪焉，湯湯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于是穢濁，〔對〕待夫兩晝夜，旖旎乎三百里。此焉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時也，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者也。於是分涇渭，泛五湖，泝黄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且吾得聞至人白金，化爲黑鉛，紛紛如空中雪，皚皚若太素烟。此水也，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也，不寒也，冬温也；不熱也，夏凉也。熱熱者浴焉，思渴者飲焉。濁也者，人飲之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漏焉。當其漏也，弗覩也，無庸而知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行且一月矣，至于萬丈洪崖，壁絶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谷，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礙焉而逆注，或寢焉之口。有龍潭。恍惚杳冥，總流而合于溪，溪合而會于河也。至河則汪汪焉，湯湯焉，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于是時也，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者也。於是分涇渭，泛五湖，泝黄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中有大海者，無邊際也。專于一誠，戰戰兢

兢，唯一精純，則不至於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鵬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于此海也。子其記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爲江漢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大海之説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而所以知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矣。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水之至者，有道存焉。

上陽子曰：汝來，吾復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爲學也者，工駢儷、習聲律、窮今古、喜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術，益不倦于學也。私謂爲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有所未至者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抑不之信世有成仙作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太滌山脩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並合天河逆流之説。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夫至者矣。子其記之也。水之逆流，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爲記之也。水之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夫海之接于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是聞一也，而得三焉。

見性成佛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唯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一件大事輝耀今古，迴脱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問金丹之道，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爲記之也。水之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是聞一也，而得三焉。

見性成佛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唯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一件大事輝耀今古，迴脱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却以誦經念佛，持齋兀坐，將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夫至者矣。子其記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爲江漢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大海之説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而所以知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矣。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水之至者，有道存焉。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爲學也者，工駢儷、習聲律、窮今古、喜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術，益不倦于學也。私謂爲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有所未至者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抑不之信世有成仙作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太滌山脩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並合天河逆流之説。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夫至者矣。子其記之也。水之逆流，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爲記之也。水之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是聞一也，而得三焉。

見性成佛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唯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一件大事輝耀今古，迴脱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却以誦經念佛，持齋兀坐，將

爲執著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大機大用。彼見解智識之性，起於六賊門頭，日爲恩愛纏縛，無有休歇；此蠢動含靈之性，在脚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古德云：地獄未苦，袈裟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屋裏自有，却非木雕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蘆四會之功。所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段公案者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四

---

❶萋菲：疑當作『薄菲』。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五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越格

與王祥翁

淨倮倮赤洒洒，是一大事因緣，是箇見成公案。有大力量，密示神通，立極造端，撑天拄地，迥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際，真性常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施纔舉目看，便知倮倮洒洒即恁麽底，恁麽即倮倮洒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場話靶，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麽了，將來孰肯承當。且道摩耶左手袴子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破賺，却去怨祖怨佛，此輩可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後聖說出極到之處。且道如何是恁麽底？當知這恁麽即是那淨倮倮、赤洒洒底，天下後來都會得那倮倮洒洒即是恁麽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麽倮倮洒洒，父母既生已後也恁麽倮倮洒洒，一大事因緣也恁麽倮倮洒洒，這見成公案也恁麽倮倮洒洒，這箇樣分明說了，後之人不少，就中更無一人肯爲他標箇名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脱却娘生，過了，將來孰肯承當。且道摩耶左手

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那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恁麼淨倮倮赤洒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貌堂堂顯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點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恁麼罵佛喝祖。及後圜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侶，是以雲門特恁欺主。圜悟深知家醜，却又白日叫鬼。且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當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是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中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即是恁麼淨倮倮赤洒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箇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全體見成，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倮倮是真佛性，也。

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跟前脚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箇了。却乃無端指性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赤洒洒是真佛性底。莫道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實佛性底。一大事因緣，恁麼，亦不許說倮倮洒洒，亦不許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柔齒剛，不許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關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圜悟再生，也不敢說見成公案，亦不許直指，亦不許棒喝。如是豈不〔入〕作家緣？爲時人將擬議。於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他佛祖面目做情識見解去，我這老師到這田地深深密密，儘他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倮倮底如如不動。那一笑而已。予過荊南，逢一偉器祥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接上等人，唯撐眉努目便是下梢，却饒赤肉團上穩穩當當，儘他萬生萬死，須知這赤洒洒底如如不動。此爲不落窠詢之，乃應菴之裔也。其師瞎翁每指臼，不迷境物。磨睚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鍾鳴，又說新年佛法有少許入作之分。又云：更須識取箇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空爛底髑髏，試向夜靜燈滅時，打箇蒲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團獨坐，密密地體取。只這語言，瞎翁也。只恁麼來也，若搆得去，與三世諸費盡老婆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佛齊肩，彌勒爲奴，亦不小了大丈夫予謂瞎翁不當引人落草，千古之下惹漢。切莫做箇瞢瞢瞳瞳，當斷不斷，脫人提掇，無有了期。雖然入作底事，還衫着袴，無有了期，疑上疑下，着實說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義》，乃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空，語言裏尋窠窟，文字裏尋公案。是

作事也。祥翁自倮倮洒洒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唯獨一無侶，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脚跟轉處一句。乃爲普説倮倮洒洒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爲體，實以涅盤爲用，浄倮倮作大獅吼，赤洒洒奮雄虎勢，得了便住，遇緣即宗。然後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箇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唯脚跟轉處事，須知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著衲衣下瞌睡漢，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説

拄杖刹竿，棒拂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户牖，提振綱宗。亦有大機，亦有大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作一喝用，一棒不可作一棒行。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際斷，昭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别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體。則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先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是他底處。世尊傳來饒得微笑，迦葉傳來饒得一喚。故不得已，乃至竪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淺至近，令人易見。而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上，放佛殿於燈籠内。且道佛殿須要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立緣，隨方設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供佛，如何移山門於其上，豈不觸了？省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燈籠内著佛殿，大似光燦燦地，又至山河大地，須彌崑崙。有輩禪流，見此等是故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花、栢樹子、麻三斤、衫七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遺公案，一題著總是了。若使鈍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藤，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攀仰，下絶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内不立聞見知覺，直下擺脱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何幸人人領悟，箇箇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佛罵祖，走釋迦，奴彌勒。凡此皆要諸人各認自己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罵，不知古人向自身内説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將出來，暴露消息底意。那一等人專況與他説伽藍。有般强底人，見人題事機鋒，待爾招積口業，總迷了這箇道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心非是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佛祖慈悲，爲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故不得已，乃至竪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淺至近，令人易見。而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上，放佛殿於燈籠内。且道佛殿須要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立緣，隨方設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供佛，如何移山門於其上，豈不觸了？省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燈籠内著佛殿，大似光燦燦地，又至山河大地，須彌崑崙。有輩禪流，見此等是故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藤，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攀仰，下絶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内不立聞見知覺，直下擺脱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何幸人人領悟，箇箇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佛罵祖，走釋迦，奴彌勒。凡此皆要諸人各認自己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罵，不知古人向自身内説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將出來，暴露消息底意。那一等人專事機鋒，待爾招積口業，總迷了這箇道理。饒他聲前句後，尋覓猜想，明來暗

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奚謂五百年，縱萬劫千生，何時是了。古之人蘊大根器，若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圜悟奮志，南詢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馬祖因悟磨磚，六祖躬役碓舂，二祖斷臂立雪，釋迦聞半偈而捨全身。古聖先賢波吒到了，方討得箇生死義路。今時人也，口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賺破他人口。若人人到那田地，猛着力，暗中求，不驚不疑，無退無轉，忽然相似，脚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照天灼地，豈不是彌勒下生，釋迦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覷著一切常人皆立下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著是凡，高一著即佛了也。

真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曼殊室利爲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云：吾以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秘妙大乘，今付於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體敕恭順。佛故自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磨受法於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副、道育、慧可四人，乃授法焉。後將西返，謂道副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謂道育曰：汝得吾骨；謂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大迦葉，展轉祝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慧可傳來唐土，二三逮至慧能，遍傳天下，於是濫漫矣。故達磨告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就中有能悟實際地，了心空法，三身清淨者，然後得證大乘也。

密多聞越次問曰：大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佛法無二，和合爲唯正法眼是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有，無非以真心真空爲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是謂一體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體，奚有二乘乎。

妙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學人聽法，聽法說法，有功德否？上陽子曰：如來證佛爲上根，菩薩說法以度天人，非如阿含爲小機說也。故提婆謂羅睺羅多云：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道。蓋諸說法聽法者，本具一體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體三寶者，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是曰一體三寶。昔神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法，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頓中而漸，悟法則漸中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說法，則報身摩肩聳耳而聽法。報身善說法，則化身清淨無爲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聽法，唯座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聲者，解說法聽法無說，佛法無聽。

多口阿師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爲真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修行人把他做箇主人翁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棒拂拳喝，燈籠佛殿，拄杖刹竿，千般計較，形容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隨用而立名，借物而喻色，總而論之，只是箇功德法身也。

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見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曰：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開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曰：過去佛神通若何？曰：覆載包含。曰：現在佛神通若何？曰：未來佛神通若何？曰：生育造化。曰：何？曰：多寶藏將開也。是慧海云：凡夫見性即寶藏義？曰：總歸一大藏。曰：一大藏教云何指示？曰：普攝有情。曰：無情若何名藏，大藏亦有情乎？曰：因爾無情，强名曰正法眼。緣此法眼不屬內外，不在四旁，秉生殺機，爲佛法祖，是曰正法眼藏。若何是眼藏？曰：汝且道什麽，一件物無眼。曰：此眼藏即虛空藏否？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參學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脚跟有此寶藏，大包天地，光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

寶如意問曰：迷悟兩途，迷者多而悟者少，敢問何以？曰：昔南陽忠國師云：衆生迷時，猶隔水而求魚；衆生悟時，猶水涸魚鱉自現。是慧海云：凡夫見性即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凡入聖；佛子若迷即非佛子，以其論凡論聖，終爲下鬼。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唯學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活維摩。所以迷底人修因待果，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似月下觀影，真僞自知。故毬多尊者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是法身。是以迷人以清淨法身爲五蘊色身，悟人以清淨法身爲我佛法身也。

優婆夷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拏羅以後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曹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百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棒拂花草，燈籠佛殿，拄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爲傳授大乘，何前後之相戾也。敢問是

同是別？

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見性迷性；悟人悟空非空，悟色非色。故前迦葉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後迦葉云：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多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云：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唯在明心而已。自風旛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于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

大傳送問曰：夫生而有形，死而魂散，有形則有性，魂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比形住而性存，猶華之有香；比身逝而魂去，猶葉之墜地。雖然人爲萬物靈，到此得有性也無。

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狐兔不能產鳳，明也。爲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於人，猶烟焰之於火，泡漚之於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魂散之性，猶漚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萬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生，死以不死，亦唯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是佛地，豈干生死之義乎。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無死無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五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六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超宗

見性成佛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間，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七佛且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出模走樣，照天爍地。哆哆和和之後，佛已在世，人人具足，箇箇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人將自己的別了，尋問他人。且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過則了。豈唯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覓，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哉。豈比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

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

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哂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師瞿曇乃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合成一十六兩，故云丈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祖將此語題以爲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蘊利根上智者，以此公案常題常拈，照破自己，脚跟踏實而明心焉，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仍之，佛祖繼出，各呈面目，形容益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議不得。或以小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不涉程途，難堪訓誨。大根器識，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人，思攷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葛藤之語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轉支離，却不究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齒外之浮辭，而爲佛法之喻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其口頭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去禪機本是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諦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曰〕：何者是人之佛法？曰：人以性爲佛法。曰：既以性爲佛法，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於金丹之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爲何物，而假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祖是見性而成佛也。曰：否。請問其義。

曰：子不知夫達磨之説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固有其道矣。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也，如之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何待見而成乎？此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工於長蘆，於少林修鍊。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

即釋迦獨尊之旨，即迦葉所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藥山一物不爲頭之旨，即丹霞燒水佛之旨，即石鞏弓箭之旨，即趙州蘿蔔栢樹子喫茶之旨，即歸宗先天爲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拄杖刹竿、棒喝露柱、燈籠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俱胝脂頭洞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倶胝豎指、禪、黄龍赤班蛇、鳥窠吹布毛、法燈天峰輥毬、雲門胡餅、鹽官扇子、青平搬土、潙山水枯、禾山打鼓、秘魔持叉、香嚴擊竹、首山竹篦、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眉眼、鼻尖米粟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鍾畫角、芥子須彌、圈蓬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黄花翠竹、枯椿乾橛、古澗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猫兒、胡孫鼷鼠，此等公案，備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也。

上陽子復謂弟子曰：從上祖佛，做模打樣，百般遷就，托物立名，爲一切人指箇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便而説，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及爲多事，如引過河之網，未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智慧之性爲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是，修又不修，如此蹉過，走破脚跟下皮肉，賺到老來可惜了也。比來説禪者，明立高座，聚衆問答，口頭活弄，性地蒙迷，以辯論敏捷爲能。所以多記公案爲明了，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儗上；或云眼前，即疑背後；或轉脚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僞，那知真實。此爲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聾人覓物相似，與之索蛤，聾乃掬水；指令下鞍，聾反勒馬；指向脚下，聾遍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孰知所差太多，此乃聾人誤聽强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蔽，若彼聾人强猜妄臆，其中以誤爲悞，能有幾人不免。再爲諸人各各現箇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箇矇矓底人也。

圜悟云：父母未生以前，淨倮倮赤洒洒，不立一絲毫；及乎既生之後，亦淨倮倮赤洒洒，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興言至此，欲爲世人作箇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倮倮洒洒爲冷俐快活看，却不知倮倮洒洒即本來面目也，即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倮倮洒洒不立一絲毫，鈍根錯想而不明了，亦不足怪。何以故？此盖常人而紐於常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倮倮洒洒，不立一絲毫？此言殺過則了。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辦一箇入頭之處，安有不明了哉。吾之説此者，非但爲汝諸人提題拈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究竟超宗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莫不自見。如今多少住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率三二百人，或至千

數餘衆，唯只頑坐，禪棒夜巡渴睡者辱。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真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譔漢，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絶氣，真可怜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數，長坐如杌，識者呼爲木衆橛多。三藏師於曹溪大鑒，一日見僧結菴而坐，藏即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岳住菴，日唯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磚於菴前磨。祖云：何爲？曰：磨作鏡。祖曰：磨甎豈能作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昔玄沙因共雪峰論佛法，峰云：世間闊一丈，古鏡闊一丈。沙指火鑪云：闊多少？峰云：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因名行脚，摇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學禪、真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跟禪、龍女禪、老婆禪、蚌殼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禪、皮可漏子禪、口鼓子禪、琉璃瓶子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衲僧以順寂入涅槃，爲終世過化之奬辭，是爲明眼所嗤，寧不惶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衲僧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人却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爲體。人却爲之法也。夫有爲之法者，須知甘露舌。老子即悟曰：舌柔齒剛，此是有之門，掣電之機。故世尊云：夢幻泡影，如露如電，謂之有爲法也。而一切人聞甘露掣電之説，則謂露電是天上落來底，夢則以爲睡中所見，幻則以爲化凡易脆，泡則以爲水上浮漚，影則以爲相因而出，皆非者也。凡此皆是妄猜謬度，不向分内以求真實也。世尊是大聖人，豈肯空言閑論，無益者哉。所説皆指實事，令人各自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悟，一切常人任佛説到下梢，反信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擘破面皮，爲汝説了，汝尚不知性爲何物，命爲何事。若不就你心上體認去，却只於語言文字裏話會，待將從舌頭謳了，有甚干涉。吾又再四與你呈露，無一肯認，若得掀倒禪床，則敗闕了。今復爲汝討條活路，做箇了也。夫此一事，不過是箇有爲法也。昔者神人商容，以有爲之法欲授老子，乃先示以柔弱之道，遂因吐舌。老子即悟曰：舌柔齒剛，此是有爲之法也。夫有爲之法者，須知甘露影，如露如電，謂之有爲法也。而一切人聞甘露掣電之説，則謂露電是天上落來底，夢則以爲睡中所見，幻則以爲化凡易脆，泡則以爲水上浮漚，影則以爲相因而出，皆非者也。凡此皆是妄猜謬度，不向分内以求真實也。世尊是大聖人，豈肯空言閑論，無益者哉。所説皆指實事，令人各自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悟，一切常人任佛説到下梢，反今爾諸人遂知得否？時諸弟子罔知所措。

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

以爲禪機之語言也。

爾時衆中忽〔有〕一弟子，若脫了桶底子相似，豁然大悟，眼下見性，驚喜過望，即前伏地稽首而言：師慈憫，開我愚迷，指以非佛之佛，而説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如是，群疑妄想，一切釋然，猶暗然炬，外内洞明；又如傍水觀影，上下俱見，真實而希有也。

上陽子知其根器不淺，乃曰：來，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心即是心，性即是性，性非汝心，心非汝性，汝試爲我言汝實性。應時答言：弟子鄙見，性即云性，心即云心；心無所心，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無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心，是名佛性；佛性我性，是真實性；我心佛心，是妄想心；心若妄想，即不見佛；性若真實，即是真佛。更乞我師慈悲，開顯真實妙義。

上陽子曰：汝於佛法，惟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名何云心？有肉團心，有虚空心。此虚空心，是名何心？是金剛心，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世人思慮，總皆執著，故是爲障碍。心有障碍，因緣不來，因此無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虚空心。此虚空心，即智慧心，即真實心。上士一聞，發大智慧，勇猛精進，是云真佛。此真佛心，是堅固心，是成就心，是圓滿心，是真佛心，是真人心。此一切心，争愛貪著，見色迷戀，聞聲驚怖，是非分别，無有窮已。此一切心，凡所見聞，如如不動。霹靂大震，如如不動，況彼聲色，豈能動摇。生死岸頭，如如不動，況彼水火，豈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如百尺竿，直而不屈，盡世甲兵，無能摧折。此精進心，有大勇猛。諸天及人，見此精進，歡喜無量，假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虚空心，云何虚空而名真佛？此虚空心，懸崖壁立，智慧精進，倏爾變通，因爾虚空。前無所進，後無所退，執著不得，思議不及。是云真佛，亦云法身。緣此法身，住虚空中，得大解脱，得大自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故云南無十方虚空，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有法身。離此法身，即不明了。此法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即不見性。爲不見性，肉團心起，六賊煩擾。世以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期，唯覺是了。了，悟即進修。若大智慧，心即云佛；若大了悟，佛即云心；若大解脱，非心非佛；若大因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

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子不聞廬〔山〕惠能者乎？惠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致母出鄉，遠叩黄梅五祖，纔見數語投機，使役碓舂。經八箇月，因聞秀偈，始露錐

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指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足之，又得劉志略爲之外護，遂隱于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工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以鉛制汞，二歸金鼎。却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抵番禺，吐風幡之語，以顯神通，爲大宗師。是與達磨出處同風。

弟子問曰：黄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佛法，何乃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乃若是乎？曰：五祖何幸，早得人傳。若説是事，豈唯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且無一人。爾道方今之時，四海之廣，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也。弟子思之，再拜伏諾。

上陽子曰：今時修行的人，安知得傳之後，無量艱苦，方能就事。其所云苦，與世不同。彼所謂樂，此以爲懼，此以爲得，彼反謂失。若人於此下箇柱脚，是敢保他有落著處，是知神氣一用，性命雙修者也。若只見性爲是，則大鑒何必往黄梅，永嘉何用往曹溪乎？是以我師趙真人曰：坐禪入定一件，在得牟尼之珠，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白守黑也；謂之面壁端坐，修禪入定也；謂之鍊形化氣，鍊氣歸神也。是名形神出胎，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故《玉皇集經》云：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虚無妙道。大乘之道即今金丹之道也。所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佛無礙，是載巨舟，實以衆寶，三周寒暑，來求大乘之道。是知達磨始則見性得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時諸弟子皆得解悟，再拜而退，信受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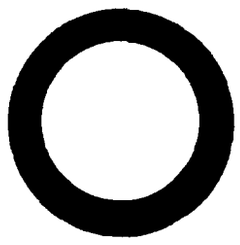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之十六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29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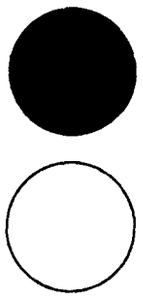
經名：上陽子金丹大要圖。元陳致虛撰。原係《金丹大要》第八卷。後分出別為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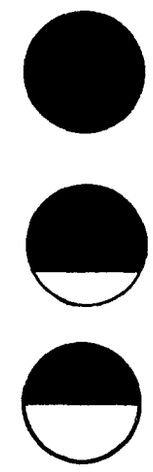
陰陽未分，形如雞子。

太極分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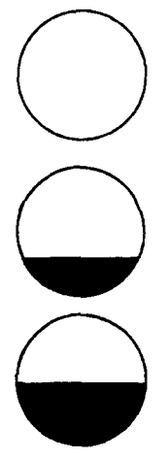
一陰一陽之謂道。黑濁為陰，白而清為陽。太極者，陰陽之本始。天地者，陰陽之形體。

先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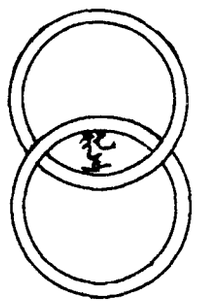
陰太極而生陽，顛倒用之成丹。

後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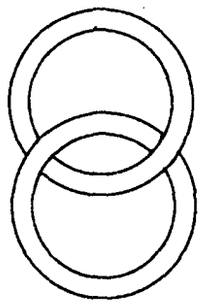
陽太極而生陰，五行順則成人。

金丹九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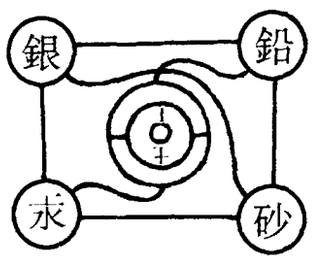
陰陽相交，水火既濟。

金丹七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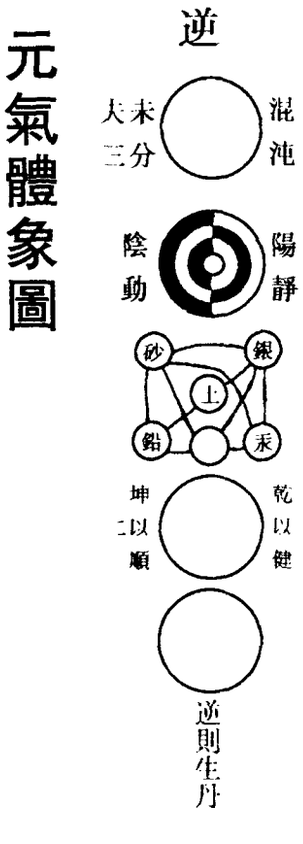
黑中有白，體變純乾。

金丹五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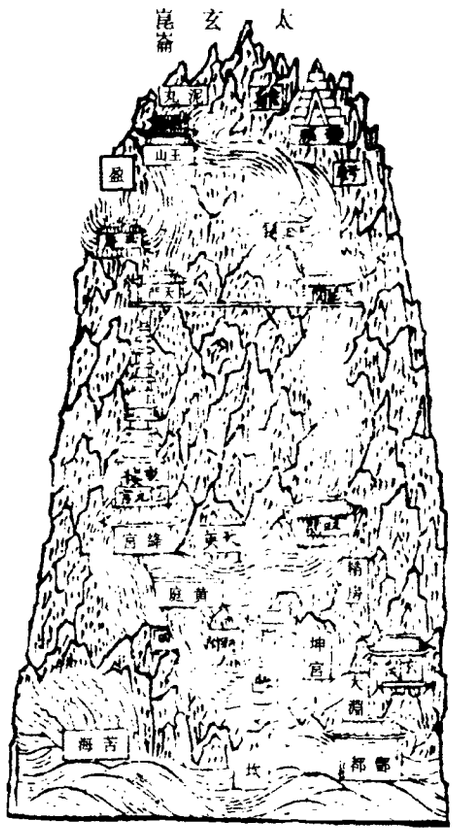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水中真陽之氣為黑鉛。鉛乃五金之祖，金正位居西。不曰金而曰銀者，象兌之色白也。金本生水，修丹之士却於坎中取金者，以母隱子胎故也。地二生火，火中真陰之精為黑汞。汞乃朱砂之父，汞正位居東。不曰木而曰汞者，即震宮之木液也。木能生火，修丹之士却於離中求木液者，以弦氣所在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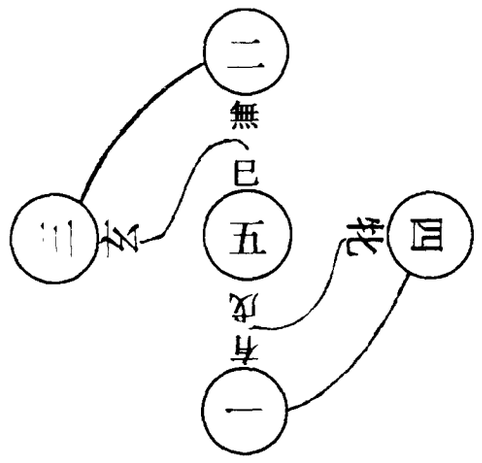
太極順逆圖



元氣體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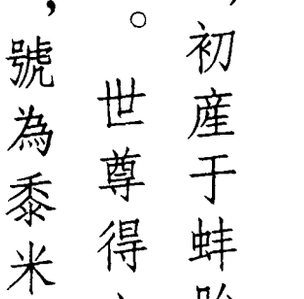


金丹三五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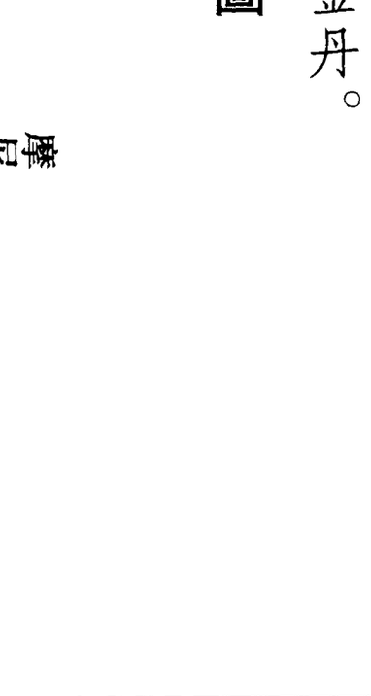
紫陽翁云：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上陽子曰：一乃天地之祖氣，明三五一者，即知真鉛所生。

清濁動靜之圖



清　乾坤本體
濁　動靜之
圖　離坎爲用

寶珠之圖



寶珠一顆，初產于蚌胎之中，養護於驪龍之頷。世尊得之，號曰牟尼。天尊得之，號為黍米。大修行人要知此珠端的，即是坎離既濟之一點也。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曰牟尼珠者，龍女所獻也。曰如意珠者，海蚌取之也。曰火珠者，驪龍頷之物女所配也。曰火珠者，驪龍頷之物也。凡世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此珠雖至微，不可玩，不可見，而無價之寶也。

金丹四象之圖

日月乃乾坤之精，離坎乃陰陽之用。乾坤為體，却歸坎中之白以還離。故云金丹。

大道生一氣，氣中分陰陽，陰濁而陽清，雌黑而雄白。太上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故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泥丸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氣歸根。如今通身是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紫陽云：黑白相扶是水金。上陽子曰：乾坤為體，却歸坎中之白以還離。故云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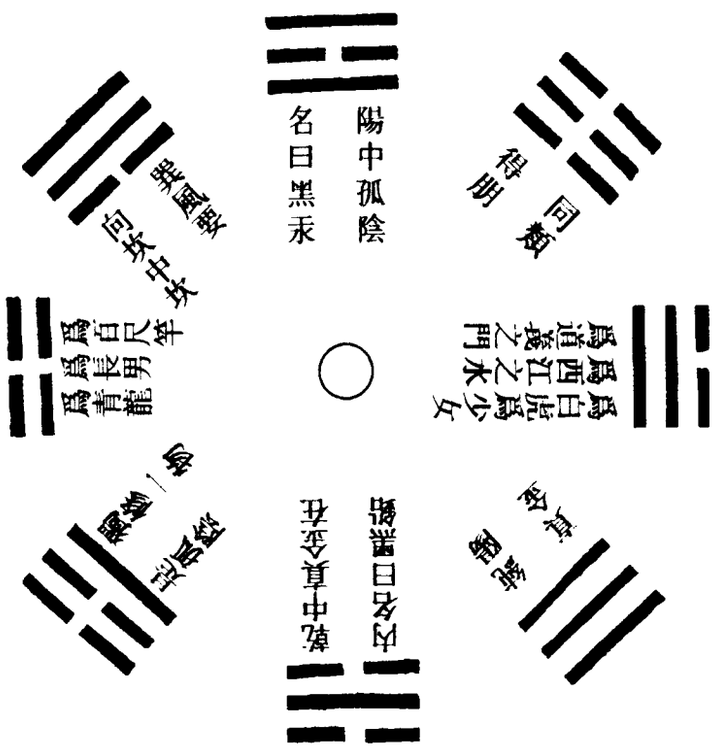
寶珠之圖

寶珠一顆，初產于蚌胎之中，養護於驪龍之頷。世尊得之，號曰牟尼。天尊得之，號為黍米。大修行人要知此珠端的，即是坎離既濟之一點也。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曰牟尼珠者，龍女所獻也。曰如意珠者，海蚌取之也。曰火珠者，驪龍頷之物女所配也。曰火珠者，驪龍頷之物也。凡世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此珠雖至微，不可玩，不可見，而無價之寶也。

金丹四象之圖

日月乃乾坤之精，離坎乃陰陽之用。乾坤為體，却歸坎中之白以還離。故云金丹。

金丹八卦之圖



金丹八卦圖說

卦者，象也。有體則必有用，有變則必有合。如以艮為體，則以坤為用，體，則以坤為用，以震為體者，則以兌為用。《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猶離以坎為類也。修金丹者，取金於兌，而兌為白虎，專以食啗為心，其害人傷物為不少，若能制御震宮之青龍，則自能降其虎矣。金丹者，只降得白虎一物，餘皆易事耳。夫兌生于坤，而代坤行道，乾金生兌，初因樸散，乾乃寄金于坎，號曰黑鉛。取兌金于坎者，母隱子胎也。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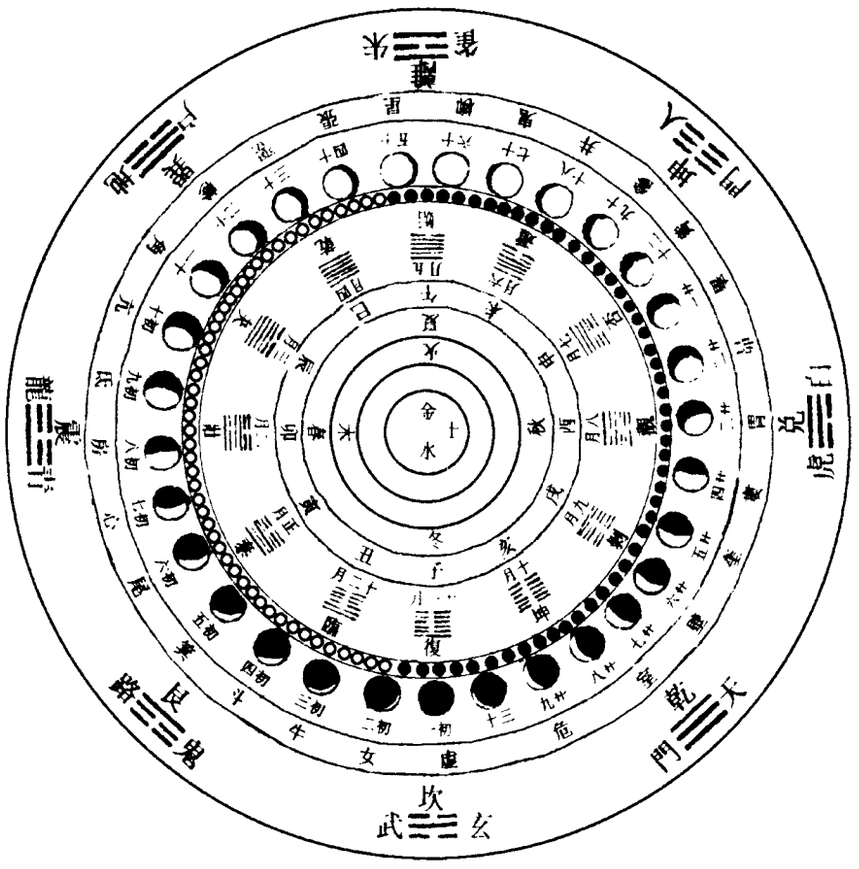
形物相感之圖



形物相感說

老君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釋氏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又曰：吾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諸人還識麼。《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三教修行，不離形物。故丹陽翁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沖開。伯陽翁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到此，方知龍虎之形，龜蛇之物，皆從人身中而有。非此二物，不能交結聖胎。至妙毋忽。

明鏡丹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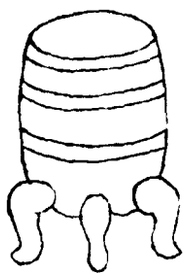


紫陽丹房寶鑑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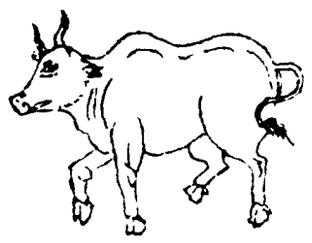
土無正方　柔二南赤日火午
挨排四象　表己土朱雀金烏火龍
生真土金　日魂烏肝朱砂窈冥
液大還丹　崑崙 成數七
　　木雨青東三甲
金風白西四庚　成數八 雷電
成數九 山澤　若明窗塵
剛一北黑月水子　狀若黍米
裏戊土玄武玉兔金虎　若玄珠
月魄兔髓黑錫恍惚
曲江成數六

懸胎鼎



鼎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身形。分三層，應三才。鼎身腹通直，令上中下等均勻。入鑪八寸，懸於竈中，不著地，懸胎是也。又謂之朱砂鼎。張隨注云：又名太一神鑪。

滿庭芳



真鐵牛兒，形容醜惡，性剛偏好爭馳。人人皆有，那箇解牽騎。種就黃芽滿院，更須用、神水澆之。中宮裏，若無此獸，安得以嬰兒。坤，真動靜，生成家活，總賴於伊。飢餐虎髓，渴飲水銀池。夜半牽車進火，霞光迸、海底騰輝。收牧童笑，華池宴罷，乘箇月明歸。

偃月鑪

鑪面周圍約一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立唇環匝二寸，唇厚二寸。鑪口偃開鍋釜，又如仰月狀，故名偃月鑪也。張隨注：又名威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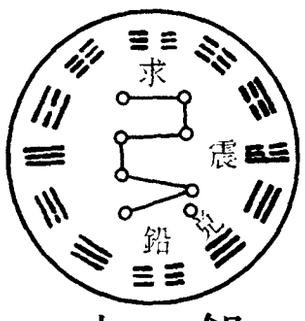
汞鉛名

參、妻、臣、水銀、流珠、玉液、神水、妊女、玄女、木液、白雪、碧眼胡兒、青衣女子、東海青龍、交梨、浮。陰火白、賓客、民子、天魂、丹基、黑龜精、陽中真陰、下弦銀半斤。已上汞之異名。

金丹，火丹，內丹，還丹，神丹，真鉛，大藥，嬰兒，谷神，聖胎，刀圭，七返，玉壺丹，紫金丹，絳雪丹，赤赫金丹，龍虎大藥，金液還丹，玉液還丹，九轉丹，紫金霜，真黃芽，真陰陽，真玄牝，真龍虎，真種子，真主人，真鉛汞，真一，宇宙之主，秋石，河車，金公，金妃，陽丹，金鼎君，黃男，三五一，美金花，摩尼珠，白馬牙，水中金，玉蘂金砂，神符白雪，龜精鳳髓，免髓烏肝，日魂，月魄，壺中日月，先天地精，太一含真氣。商，夫，君，金液，金華，玉池，華池，嬰兒。

（以上金丹異名）

紫清金丹火候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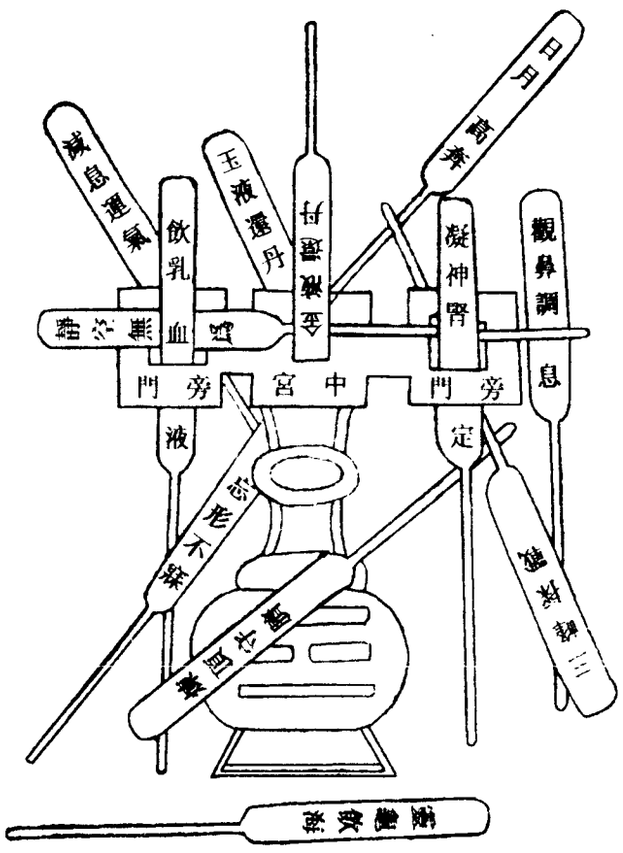
鉛爐慢養真金液
土釜先乾活水銀

大藥不計斤
汞心煉神赤龍性，鉛身凝氣白虎命。內外渾無一點陰，萬象光中玉清境。

丹法叅同十八之訣

一採藥。收拾身心斂藏神氣。
七沐浴。洗心滌慮。
十三工夫。暮採朝收時煎日煉。
二結丹。氣凝聚念不動。
八丹砂。有無交人隱顯相符。
十四交媾。念念相續同成一片。
三烹煉。金液煉形玉符保神。
九過關。果生枝上子在胞中。
十五大還。對景無心晝夜如一。
四固濟。絶念忘形。
十分胎。鷄龍抱卵蟬到成形。
十六聖胎。蟄其神藏其氣。
五武火。奮迅精神祛除雜念。
十一温養。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十七九轉。火候足嬰兒現。
六文火。温温不絶綿綿若存。
十二防危。一念外馳火候差失。
十八換鼎。子又生孫千百億化。

林神鳳金丹法象投壺圖



訣曰：金瓶投木箭，氣穴引神歸。心正形端者，機籌善發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也。若知此訣即天地先生曰：萬般作用盡狂圖，獨有金丹可入壺。識得不空無有理，修真方不費工夫。天地先生，東吴人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0 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

經名：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元陳致虛撰。原係《金丹大要》之附録，後分出別為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東華帝君

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或云名玄甫。得老子之道，後隱崑崙山，復居五臺山紫府洞天，自稱少陽君。於終南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正陽。六月十五日生，十月十六日上昇。

正陽帝君

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仕漢為將軍，因兵失利，入終南山，遇少陽君，授以至道。隱晉州羊角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宫真人。乃束雙髻，衣槲葉，自稱天下都散漢。有詩行世。後於澧水以道授純陽。四月十五日生，五月十八日上昇。

純陽帝君

姓吕，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西京河南府滿柘縣永樂鎮招賢里，今曰蒲州坂縣。生於天寶十四年乙未四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丙子。從父海州刺史，因家焉。以科舉授江州德化令。因縱步廬山，遊澧水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在世。天帝頒詔為九天採訪使，五月二十日奉詔詩云，糾司天上神仙籍之句，世就以此日為上昇。有詩詞名《渾成集》，行于世。以道授海蟾、重陽。四月十四日生，五月二十日上昇。

海蟾帝君

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子，又改名玄英。燕山人。仕遼，登宰相。因遇純陽，即辭相印，佯狂遠遊於秦州。純陽授以丹道，乃作詩云：拋後道成，遁跡於終南、太華之間。以金丹授董凝陽、張紫陽。十二月十四日生，六月十五日上昇。

重陽帝君

姓王，名中孚，字允卿。又易名世雄，字德威。後入道，改名^{吉吉}，字知明，號重陽子。咸陽大魏村人也。生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於終南縣甘河鎮，遇純陽授口訣，有詩四十八上始遭逢之句。明年庚辰，醴泉再遇，復得金丹之道。乃作穴居修行，名活死人墓。又與和玉蟾、李靈陽結菴而坐。初，有史處厚、劉通微、嚴處常，相繼受道。後焚其菴，東出關，抵寧海州，以金丹之道授與丹陽。又授丘長春、譚長真、孫不二、王玉陽、劉長生、郝太古。乃以純陽所授秘訣五篇，盡付七人。有《全真前後集》、《韜光集》、《雲中集》、《分梨十化説》行于世。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四日上昇。

丹陽真君

姓馬，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先寧海州人。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即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家富，號馬半州。娶孫氏，生三子，曰庭珍、庭瑞、庭珪。大定七年丁亥，重陽至，因食瓜從蒂起，師怪而詢之。重陽曰：香從臭内出，甜向苦中來。復叩云：何名道？重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乃請歸家，師之。戊子歲，以家事付三子而出家。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秘訣五篇授之，並口指其訣。遂頂三髻，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大乘、趙蓬萊、韓清甫等，唯宋披雲得師金丹之旨，乃先成道。有《金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微集》及語録，一皆行于世。七真之内，皆多師也。五月二十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昇。

長真真君

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玉，字伯玉。生金太宗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中年患風痺，師事重陽。每旦重陽以盥餘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道。以宿業重，因遇醉徒毆擊，折齒流血，師皆不問。丹陽聞曰：一拳消盡多生業。道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三月初一日生，四月初一日上昇。

長生真君

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武官莊人。生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也，七月十二日生。大定九年，即宋孝宗乾道五年，師重陽。道成，於宋寧宗癸亥嘉泰三年二月初六，鳴鼓集衆，曲肱而逝。有《仙樂》、《太虚》、《盤陽》、《同塵》、《安閑》、《修真》文集六，及《道德註》、《陰符演》、《黄庭述》留世。七月十二日生，二月初六日上昇。

長春真君

姓丘，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生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即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正月十九日生。二十歲師重陽。二十七歲乃入磻溪，穴居修行。三十三歲復居隴州龍門山，苦行如磻溪時。道成之後，四十二歲赴金世宗召館。六十二歲齊魯入于宋，寧宗召師，不赴。六十五歲成吉思皇帝召見，詳見《慶會録》對策。禳灾救旱等事，為元朝功臣。有《磻溪》、《鳴道》文集二，《西遊記》行于世。丁亥歲七月初九日，師升堂示衆，以生死事留頌坐化。正月十九日生，七月初九日上昇。

玉陽真君

姓王，名處一，字玉陽，號傘陽子。寧海東牟人。生金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師重陽受道，居雲光洞，志行確苦。道成，大著神異，度人逐鬼，踣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撼峰，烹雞降鶴，起死噓枯。金世宗聞其名，召對，大副宸衷。嫉者飲之鴆，

師歸入水，水涸而不死。有《雲光集》、《顯異録》行于世。三月十八日生，四月二十二日上昇。

廣寧真君

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生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巨富。師事重陽。初名璘，號恬然子。雖入道而志不苦勵，召長春丘師叔時，公與長真、玉陽勸激之。至岐山，遇神人〔授〕與金丹口訣，為改今名號。遂遊趙魏間，修行道成，留頌而逝。有《太古集》、《心經》、《救苦經》、《解大易圖》及《示教直言》行世。正月初三日生，十二月三十日上昇。

清静元君

姓孫，名不二，號清静散人。寧海人也。生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父孫忠顯，俾適州之馬宜甫，生三子。重陽主以分梨十化宜甫夫婦，仙姑出家學道，居洛陽風仙洞修行。夫婦每自相激勵，俱成道。有詩詞行世。正月初五日生，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昇。

黄房公

姓宋，名有道，字德方，號黄房公。沔陽府人氏。行諸階法，無雲則能以符而與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貳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長春丘師叔時，公與十八人為之輔行之首。世祖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玄通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後以至道授太虚李真人，而黄房公莫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宫〕坐逝。

太虚真人

姓李，名珏，字雙玉。蜀之崇慶府人。既得黄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栖真，號太虚。即往邵武之武夷，潜修金丹。七閲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先夕，雩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唯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霈。而去至真州玉虚菴，結圜而坐。後出圜，以道授張紫瓊既，囑曰：金丹宜潜修，大道當授人。後云入青城，莫知所終。正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紫瓊真人

姓張，名模，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虚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宫，紫瓊求授金丹，太虚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要，後以至道授于緣督趙公，乃即隱去。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緣督真人

姓趙，諱友欽，字緣督。饒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蚤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羣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行於世。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六月

十八日生。

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1 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

經名：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元陳致虛撰。原係《金丹大要》之附録，後別為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仙派

太極先天老子
妙無天帝太極之初出生三炁，為玄、元、始。始炁化生先天老子。自爾以來，先天老子乃以玄炁時時而下生。
萬法天師
有古大先生
鬱華子
大成子
廣成子
隨應子
赤精子
録圖子
務成子
尹壽子
真行子
錫則子
古邑先生
錢鏗
商容

先天老子雖世世化度，而未顯誕生之迹。乃於商十八王陽甲時，寄胎于玄妙玉女身中八十一年，方生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卯時降誕，指李為姓也。

後聖玄元太上老子
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
正陽開悟傳道帝君鍾離權
純陽警化孚佑帝君呂巖
海蟾弘道純佑帝君劉操
重陽全真開化帝君王嚞
丹陽抱一無爲真君馬鈺
長真雲水蘊德真君譚處端
長生輔化明德真君劉處玄
長春演道主教真君丘處機
廣寧通玄太古真君郝大通
玉陽體玄廣度真君王處一
清淨淵貞順德真君孫不二
黄房公披雲德光真人宋有道
太虛栖真雙玉真人李珏
祖師紫瓊子張模字君範
緣督子趙友欽
上陽子陳致虛

鍾呂二仙慶誕儀

序班　法事　洒浄　行香

恭聞：時維四月，宜首夏之清和；卦滿六陽，喜純乾之中正。際聖師誕生之旦，申後人朝賀之誠。清衆同聲，香花奉請。

舉香花請三聲

謹拜請：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三教得道先聖仙師
文始天尊尹先生
太和尹真人
太極杜真人

泰清彭真人
太清宋真人
西嶽馮真人
玄洲姚真人
八素周真人
太微尹真人
黃庭王真人
西嶽李仙卿
河上公丈人
安期生真人
馬明生真人
陰長生真人
徐從事真人
魏伯陽真人
劉金碧真人
三天大法師
玄中大法師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太極葛仙翁
九州都仙太史
吳黃十一位真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拜請：
祖師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
鍾離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拜請：
祖師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
長真雲水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長春演道全德神化明應真君
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
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清淨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拜請：
天台悟真紫陽真人
翠玄杏林真人
道光紫賢真人
泥丸翠虛真人
海南紫清真人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拜請：
祖師黃房公披雲宋真人
太虛李真人
紫瓊張真人
度師緣督趙真人
度師谷雲劉真人
古往今來修真學仙得道一切聖賢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向伸啓請，諒辱光臨，仰冀迂留，納茲皈敬。今遇純陽之瑞旦，庸申朝賀之愚忱。

夫燭者，一點靈光，古今不少，十方世界，幽顯皆通。不知者以爲火傳，其知者是云性慧。使闇室萌心而知懼，返照迴光；信天堂有路而可登，超凡入聖。

再拜，上進壽燭。

法事

夫香者，粤從太古之初，一枝挺出；奚待三皇之後，幾劫流芳。下愚有鼻而無聞，上士聞香而分臭。如聖師之捻土，處處芯芬；以道德而强名，人人受用。

再拜，上進壽香。

夫茶者，先春雀舌，穀雨鎗旂。斟蟹眼湯，白花浮於椀面；酌龍泉水，仙風引於蓬萊。盧仝六椀而通仙靈，趙州一甌而參佛性。提惺瞌睡漢，發明矇瞳仙。

再拜，進茶。

夫酒者，天垂甘露，地湧醴泉。上味醍醐，飲者常醒而不醉；聖人糟粕，得之以有而歸無。一口吸西江，容顏不老；三盃通大道，法體長存。

再拜，上進壽酒。

法事

諷心印經　三十品功德經

具有稱賀表文，謹當跪奏。

鍾離祖師賀表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五日，恭逢祖師鍾離正陽帝君毓瑞之辰，預向今辰十四日，謹奉表稱賀者。

右伏以道尊德貴，仰萬代之師繩；陰盡陽純，際高仙之壽旦，月圓天上，瑞藹人間。某頓首再拜，恭惟祖師鍾離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自本自根，先天先地。把乾坤爲鼎器，鍊坎還離；捉烏兔爲藥材，降龍伏虎。道超太極，恩溥群生，劫劫長存，人人受度。由純陽、海蟾、重陽繼授之後，列聖心心；暨丹陽、長春、紫陽接濟以來，爲衆父父。功非言辭之可頌，仁與造化之相侔。某凡骨未靈，真心於道。幸蒙師旨，玄牝乃天地之根；詳在丹書，精氣是陰陽之本。華池神水，號曰乾金；土釜流珠，是名木汞。兩弦合體，十月懷胎。所切者妙用霎時，最難者真靜應物。況首經至寶，言之甚危；而雄虎寡情，爲之深恐。茲因朝賀，並述危難，仰冀慈悲，俯怜微賤。與安身於方便，俾入室以無魔。仙家日月長，又何待塵凡之祝頌；他年功行滿，全依師匠之陶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誑誕，悔發信心。酥酪成河，醍醐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黃金。干冒師真，不勝戰汗。謹具表稱賀以聞。某誠懽誠抃，頓首稽首，再拜謹言。

年　月　日　大道弟子某賀表

純陽祖師賀壽表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遇祖師純陽帝君降誕令辰，謹具表恭伸朝賀者。

右伏以節届純陽，月先圓於此夜；天鍾元氣，行已滿於多年。宇宙騰懽，仙凡稱壽。某頓首再拜，恭惟祖師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道高千古，瑞粹群靈。内觀其心，外觀其形，故得全形之奥；有以觀竅，無以觀妙，咸歸衆妙之門。挹水源之至清，鍊金丹而早就。青蛇袖裏，過洞庭而朗吟；黃鶴樓前，隱市廛而吹笛。戲執中而一化仙女，爲圖南而幾到華山。跨青牛而入洞天，騎白鹿而過滄海。高證帝君之位，功亘古而亘今；廣傳道德之真，派自南而自北。公欲濟世而人不識，我欲求公而緣未諧。伏念某莫明玄牝之旨歸，幸遇真師之盟授。乃悟道非言顯，方知事屬心傳。當求八兩之乾金，先明賓主；仍運半斤之木汞，配合陰陽。煉做一團，守成十月，靜聽龍吟而虎嘯，毋使水乾而火寒。得止於

斯，爲之甚恐，忙忙罔措，汲汲忘餐。倘蒙慈憫，而獲飲刀圭；活此衰殘，而熟知火候。雖無可報，所恃好生。茲幸際於昌時，且忻逢於瑞旦，敢陳凡悃，遥拜仙丰。諒尊居天上之糾司，想垂怜於末學；雖不假人間之祝頌，因以訴於衷情。冀陰相於凡軀，俾早收於物藥。採首經之至寶，内外不愆；煉一氣之先天，始終盡善。更無魔障，會見心靈。便下手以速修，夫誰不願；與安身於方便，作事易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與前同

具有證盟文疏，恭對敷宣：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

恭逢祖師純陽帝君瑞誕令辰，十五日

恭逢

祖師正陽帝君瑞誕令辰。謹備香燭，以今辰十四日，具表同申朝賀，茲已周圓。仰蒙高仙衆聖同賜印盟，虔貢楮財，敬殫皈謝。祈保學道無魔，修仙有分，仰干慈憫，陰佑危難。俾入室而功成，不差火候；早脱胎而神化，高揖仙班。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誕誕，悔發信心。酥酪成河，醍醐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黄金。干冒師嚴，敷宣罔既。

右謹具疏，頓首拜上：

三教得道先聖仙師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

文始天尊尹先生

如前請神位次列寫無增減

送神文

向來情悃，冒瀆聰明，仰冀矜原，廣開接引。屈仙旆而來降於塵寰，凌兢兢而歸於蓬島，攀戀惟勤。茲當拜送之期，負此虚居之愧。伏聞獨自行獨自坐，姓名還動帝王心；無人會無人知，詩句喧傳卿相耳。凡夫肉眼知多少，金丹一粒定長生。這回相見不無緣，衷情欲訴；舉世盡皆尋此道，此事難知。下手速修猶太遲，世間誰是能行者。此身已出三千界，昔尚贈於張僧；許我同遊五帝鄉，今願怜於凡骨。莫道凡流空命薄，乞與貧儒換骨丹。真人已在玉清遊，劍橫雙水岸；先生去後應難老，身在大羅天。來無影去無蹤，糾司天上神仙籍；聽不聞視不見，臣事玉皇歸泰清。

冒瀆惟深，一心拜送。

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2 修煉須知

經名：修煉須知。元陳致虛撰。
原係《上陽子金丹大要》第四卷（今本第七至八卷），後分出單行本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運火行持

伯陽真人曰：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陰陽配日月，水火爲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又曰：性主處内，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黄庭經》云：作道優游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虚無。緣督子曰：今之修道者，不得正傳，不悟平叔未鍊還丹莫入山之語，唯欲避喧求静，遯世遠人，出妻屏子，離塵絶俗，窮谷深山獨居孤處，以爲自高，如此則棄世間法也。無名子曰：夫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陰陽以爲化基，搬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歸鼎内；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慮其危，防其險，不使頃刻參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内生真一之體。謹節候差殊，即姹女逃亡，靈胎不結。苟或運心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學者不知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摸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馳。《易》曰：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

上陽子曰：運火者，運内外之火。火者，藥火也。候者，符候也。符者，符合也。聖人下工鍊丹之初，須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己汞以迎之，鉛汞一合而即得黍粒之丹，餌歸黄金室内以爲丹頭也。夫運火者，始自復卦子時起首，疾進陽火，謂之下手當此之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潜龍。三日之晡，月生庚上，真陽已肇，庚屬西南。《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參同契》曰：坤

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蓋是時也，藥物纔生，水源至清，未曾撓動，有氣無質之際。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一隻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受一陽之氣，亦似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爲震，乃比人身純陰而生一陽。即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點汞而入鼎也。是時鼎內陽氣初布，砂汞立基。紫賢真人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户。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于黄房，産成至寶也。《龍虎經》曰：坤再上弦，得金半斤。《參同契》曰：兩弦合其八日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繩，是謂變成兑，八日月出丁，以像鼎中鉛汞，漸結流珠。是時金水氣停，不進陽火，亦無行符，唯沐浴洗心而已。三五爲望，望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成乾，猶月魄得日魂而滿。喻鼎中鉛汞壯盛，真陽充滿，火明金旺，將欲成器，是金火之氣與汞固結，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也。既望平明，月見辛方，乾初變巽，乃陰陽相承之道。始焉則純陰得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包陽氣而成丹。巽乃承領陰符，陰氣漸生，包固陽精，使無動逸，則金砂落于胞中，陰中含陽，是謂歸根也。二十三日平明，月見丙方，坤交乾之中爻而❶爲艮，鼎中物藥自然凝結。是時陰陽之氣復停，以結丹砂。《參同契》曰：二十八日平明，月見精，乾坤體乃成。二乙方，此時陰陽之氣俱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內，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于晦日，日知性命混合，妄擬火候進退，不知此復會于壬，則陰極而陽又將生矣。

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子當體於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着象也。夫月純陰〔皆〕不成。真一旱不調，則凝冬變爲大暑。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反爲濃霜。金宫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縱識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險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一洩之後，即去一陽，而交一陰，是變爲離。自此而往，情慾已萌，淳朴已散，精氣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陽盡而陰純也。夫惟不知金液還丹之道者，待其陽盡陰純則死矣。唯修行之人，知其還返之妙，於其未盡之際，疾早修行，急急接助，扶救真陽，收陰領覽太陽之氣，而復其命。亦如太

防危護失

緣督子曰：學全真者，得師略指門逕，而不知逐節事條，知神氣相依，而不知鉛汞交媾，既知鉛汞交媾，而不知性命混合，妄擬火候進退，不知此〔皆〕不成。真一子曰：陽火過刻，水

上陽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清白真人，既得泥丸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急忙收拾金丹大料，用盡萬苦千辛，既得鉛汞相合，入鼎烹煉。以其平日天資❷聰明，當是温養之時，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不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遂作詩以自解其愠。詩曰：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似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祕之不可洩。夜半忽風雷，煙氣滿寥泬。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腦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白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釣竿，而斫筠節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其關防慎密，後乃成道。

夫慮險防危，不啻一件，自有數説。其初採藥之時，日月歡會，龍虎將交，戰爭之際，真人已潛於深淵，浮游慎守於規中。蓋是時也，閉塞三寶，唯當專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沈，進火須防危甚。最爲初關之緊切，此其一也。採取之時，若或陰陽錯亂，日月乖離，外火雖動而行，内符閉息不應，枉費神功，此其二也。若火候過差，水珠不定，源流混濁，藥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須要温養，保扶心君，苟或未善，即恐火化丹失，此其四也。艱難，屢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在懷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説。有天地得丹，入鼎切宜驅除，務令清浄，勿使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牽掛舊慮，以亂心君，是謂滌慮洗心，是爲沐浴。偶或留戀，則恐汞鉛飛走，此其五也。及其十月胎完，脱殼換鼎，不能保固陽神，輕縱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辯僞，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靈異多端，奇特百出，以至生生之事，如有神見，皆能明知。若此等件，是爲魔障已至，並非真實，切不可認爲已靈丹聖。茲乃邪僞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於斯時也，且須堅固智慧，保養全真，此其七也。凡此七件，皆防慮之大者也。有一不防，非但無成，恐致失喪。正陽祖師曰：已證無爲自在心，便須温養保全真。一年沐浴防危險，免見沈淪更用心。吾所以云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者也。

卯酉刑德

紫陽真人曰：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

上陽子曰：兔雞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説。有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酉，有一日之卯酉者，氐房心爲卯，正躔則房日兔；胃昴畢爲酉，正躔則昴日雞也。一年之卯酉者，春分爲卯，時曰中和；秋分爲酉，序曰中秋。一月之卯酉者，日入爲酉，而萬籟息。一時初八日爲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日爲酉，月留下弦，卯時月在天中。一日之卯酉者，日出爲卯，而萬物作；日入爲酉，而萬籟息。一時之卯酉者，蓋攢簇之道也。簇一年於一月，兩日半爲六候；簇一月於一日，

則一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也。是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止在一時。大修行人，須辯時中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惟用二候，猶三停而用一停。而一時之中尤餘四候，別有妙用。

所謂刑德者，二八也。蓋二八者，卯酉也。卯酉是陰陽平分之位，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而卯月乃四陽而二陰，陰道將離，而陰主殺，是以卯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絕，至是而榆死，故爲刑也。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之二陽，陽雖不能勝陰，然生意尚存，至是而麥生，故爲德也。正陽翁曰：盡是靈冥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心慮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它，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氣到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温，故爲泰卦，不進火候，謂之沐浴。陰氣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爲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

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陰陽相半，鉛汞氣停，陰陽二氣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必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唯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大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愁思慮艱苦之心、執着貪愛之念，翛然脱去，渾無一毫牽掛，直要形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如槁木，心若死灰，是謂沐浴之也。純陽祖師曰：本性好清靜，保養心猿定，丹學道之士，得内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

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而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爲萬物不爲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生之道生又生箇什麽？莫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

生殺爻銖

紫陽真人曰：夫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追二氣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内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

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而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爲萬物不爲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生之道生又生箇什麽？莫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

物者乎。莫不是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聖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麽？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底賊，莫不是殺傍門愚癡底賊？旌陽祖師以五童女劍殺之，純陽帝君以三清劍殺之，佛祖以金剛王寶劍殺之，德山和尚以入門棒殺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魑滅魅了長生。魑者，癡也。魅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癡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至如所謂卦象爻銖之説，銖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者，將倣之而用也；象也者，將像之而爲也。卦也者，猶掛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爲則例也。爻與銖者，明輕重也；象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一十六兩，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銖而成一十六兩，謂一斤也。斤足卦滿，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内外二藥也。《道德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爲採藥之初，則半斤爲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爲文，七十爻爲武者，則知採藥之可以長久？夫古之大聖，亦未有不學而能知大道者乎？今時人也，而多妄誕，不肯下問，何時而得聞斯道也哉。

修真七事

上陽子曰：道必曰學，〔學〕必曰精而已矣。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華經》曰：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道可得學耶？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而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釋迦聞半偈而欲捨身，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問廣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夫古之大聖，亦未有不學而能知大道者乎？今時人也，而多妄誕，不肯下問，何時而得聞斯道也哉。

上陽子曰：道有立談，道有心授。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是綱常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之道，即孔子一貫者也，即孟子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童稚亦可訓之。以掌其綱常之道，萬世不易者也。至如率性集義之道，前賢註疏，略不及焉。若賢人君子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也，方知綱常之道在其中矣。煉丹也，砂硫也，水銀也，是修鍊之道也。所言心授而非心授也。

者，無爲而不爲也，爲之而有以爲也。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爲有爲之道，即金丹大道也。夫丹爐修鍊凡砂水銀之道，雖愚夫愚婦亦可鍊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爲之道，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指示金丹有爲之道，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頑坐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也，而非心授者。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最上一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孚子亦可立談。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下得證，猶不免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昌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菴之遍參，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菴之不欲者哉。是云道不可以立談，可立談者非大道也。葛仙翁六十始遇師，白玉蟾六十始遇師，皆成道也。是爲道有心授者也。

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眼下自有悟處。老君《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腎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爲，是之謂神仙也。頑坐也，守六者求之，日下便有悟處。佛祖云：大修行人從內外遠及心形物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爲物，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一物也，而物者乃大道之一物也。故老子云：有名，萬物之母。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憫夫一切常人，唯只尋常，不肯尋上。或以孤陰寡陽攝養兀坐，或以持齋守戒離俗絕塵，或以凡此皆誤而非悟道者，疑信相半，不以生死爲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

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文人善士寡言好善，能棄富貴，唯急於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質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割恩愛，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爲，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遏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入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腎不走精；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鼻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也。且以常嗅善，則肺能安魄；眼常視善，則肝能育魂；意常思善，則脾胃生氣，黃中通理。大修行人，奚可以不善歟！

上陽子曰：道有三戒。凡學道者，心雖慕向，而乃驕其富貴，不肯下問，不立盟誓，是謂奸謫，戒而莫與；次學道者，略聞傍門小法，唯事强辯，以逞乾慧，是爲詆眩，戒而莫與；三學道者，疑信相半，不以生死爲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

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

智人材士，而好論狀古人，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詆排是非，妄議今古，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向佛，而口談心非，背真就僞，是謂無實，宜去之也。

上陽子曰：道有四異。四者何也？酒、色、財、氣是也。一切常人飲少輒醉，平時端莊化爲戲謔，平時正直化爲諛佞，平時廉潔化爲貪淫，平時謙和化爲狂傲，因酒喪德，逃失性真。猶如山藪所藏者多，平時罔覺，忽然野火，山頳藪熱，千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酒，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怪藏形。大修行人戒飲静坐，歛精怡神，不爲酒亂，此爲異耳。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切常人肆情縱欲，貪着無厭。如彼蜉蝣以燈光爲色，以焰爲藥，投光赴焰，來往不捨，貪着於焰，趨燈而撲。人亦如是，着於愛欲，精氣以竭而情難割，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氣既喪，命亦隨逝。色之爲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人似同而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爲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此謂異耳。云何非色爲色？如彼蓮❸花，香引十里，花却爲色，香即爲聲。大修行人不貴其香，不貴其花，而所貴者唯貴其信。信即爲蓮❹花之與香，不能長留；蓮❺實可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水，清流涓涓，水以濟舟，至于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祖師不云：道成而後，丹房器皿委之而去。此之謂也。何爲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驟至，須臾復霽。若乃求其向來雨雲，一無所見，而唯五穀萬物蒙潤發生。《維摩經》云：遊諸四衢，饒益衆生，入諸淫舍，示慾之道。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如彼寶月，歲十二度，朔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大定。

上陽子曰：當評論之，三日生魄，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徧滿，凡彼人間莫不瞻仰，而其光輝圓而復缺，乃不長在。若人再欲覩其光彩，須別索求生魄弦望，是故《易》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此之謂無定色也。一切常人貪財無厭，積而不散。爲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虚消息之理。如彼石崇，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喪，禍及緑珠。大修行人既得其財，即以求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爲異耳。一切常人争盡閑氣，惱亂身心，好訟欺貧，量可即奪，不顧因果生死，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争者少，所喪者多。如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屍分，後來視之，爲漢鷹犬。人之所争，況不及乎。大修行人所争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氣。上陽子曰：修仙作佛，皆此先天真一之氣，若非是氣，不係修行，不能長生，此爲異耳。

修煉須知

❶『而』原作『面』，據文義改。
❷『資』原作『姿』，據文義改。
❸❹❺『蓮』原作『連』與『蓬』，據文義改。

（朱哲點校）（王卡復校）

033 陳虛白規中指南

經名：陳虛白規中指南。元陳沖素撰。沖素生平不詳，疑即陳致虛。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

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止念第一

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為躡天根始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念起即覺，覺之即无，修行妙門，惟在此已。此法无多，子教人煉，念頭一毫如未盡，何處覓蹤由。

夫无念者，非同土石草木，塊然无情也。蓋无念之念，謂之正念。正念現前，迴光返照，使神御炁，使炁歸神，神凝炁結，乃成汞鉛。

牢擒意馬鎖心猿，慢著工夫鍊汞鉛。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

採藥第二

心動則神不入炁，默然養心，身動則炁不入神。凝神忘形。夫採藥者，採身中之藥物也。身中之藥者神炁精也，採之之法謂之收拾身心，斂藏神炁，心不動則神炁完，乃安爐立鼎，烹鍊神丹。

識爐鼎第三

牝 玄



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

夫玄牝其白如綿，其連如環，縱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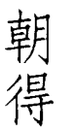
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

入藥起火第四

神是火
炁是藥

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

坎離交姤第五



追二炁於黃道
會三性於元宮

鉛龍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夫坎離交姤，亦謂之小周天。在立基百日之內，見之水火升降於中宮，陰陽混合於丹鼎，雲收雨散，炁結神凝，見此驗矣。

乾坤交姤第六



大略與別圖同

紫陽真人曰

龍虎一交相眷戀，坎離方姤便成胎。溶溶一掬乾坤髓，著意求他啜取來。

內亦交時外亦交，三關通透不須勞。丹田直至泥丸頂，自在河車幾百遭。

朗然子曰

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逕路此為尊。華池神水頻吞咽，紫府元君直上奔。常使炁沖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一朝得到長空路，須感當初指教人。

夫乾坤交姤，亦謂之大周天。在坎離交姤之後見之，蓋藥既生矣，於斯出焉。右訣曰：離從坎下起，兌在鼎

中生。離者火也，坎者水也，兑者金也，金者藥也。是説也，乃起水中之火，以煉鼎中之藥。莊子云：水中有火，乃成大塊。玉蟾云：一點真陽生坎内，填却離宫之闕。造化无聲，水中起火，如在虚危穴。丹陽真人云：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其證驗如此。夾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兩腎如湯煎，膀胱如火熱。一息之間，天機自動，輕輕然運，默默然氣，微以意而定息，應造化之樞機，則金木自然混融，水火自然升降。忽然一點大如黍珠，落於黄庭之中，仍用採鉛投汞之機，百日之内，結一日之丹也。當此之時，身心混然與虚空等，不知身之爲我，我之爲身。亦不知神之爲炁，炁之爲神。似此造化，非存想非作爲，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復命篇》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間明月照梅梨。夜來混沌擷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乾　攢簇火候第七

上柱天，下柱地，只這箇，是鼎器。既知下手，工夫容易。

子（朔）●復　守職　初九　潛龍勿用
一陽生，宜守静。意要誠，心要定。

丑○丑●臨　進火　九二　見龍在田
得位
龍德潛藏，勿宜輕進。

寅○寅●泰　加火　九三　終日乾乾
守成
見龍在田，几❶遍虚空。鼓巽風，運火功。刹那間，滿鼎紅，天地交，陰陽均。汞八兩，鉛半斤。

卯（上弦）卯●大壯　沐浴　九四　或躍在淵
重淵
妊女歙袂嬰兒仰從。火制火，金克木。到斯時，宜沐浴。或躍在淵，存誠謹獨。

辰○辰●夬　九五　飛龍在天
火制火，金克木。到斯時，宜沐浴。或躍在淵，存誠謹獨。

巳○巳○乾　上九　亢龍有悔
或躍在淵，存誠謹獨。

午○午●姤　初六
去忽來。回視舊骸，一堆糞土。十

未○未●遁　六二
虚其心，實其腹。宜守静，待陽復。

申○申●否　六三
動一刹間，周天數足。

酉（下弦）酉●觀　六四
把没底囊，括結其口。至斯時，宜謹守。

戌○戌●剥　退火　六五　黄裳元吉
復位
汞要飛，鉛要走。

亥○亥●坤　野戰　上六　龍戰于野
守静
收拾居中，黄裳元吉。

羣陽剥，丹光畢。至精凝，元炁息。

陰既藏，再生陽。到這裏，要隄防。

若逢野戰，其血玄黄。

陽神脱胎第八

掀倒鼎，趯翻爐。功滿也，産玄珠。

歸根復命，抱本還虚。

○

三百日火，一十日胎。其心離身，忽

步百步，切宜熙顧。

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爺娘養育恩。
九載三年人事盡，縱橫天地不由親。

忘神合虛第九

身外有神，猶未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

○

太上玄門知者少，玄玄玄元不異如如。
提將日月歸元象，跳出扶輿見太虛。
鍊到形神俱妙處，遂知父母未生初。
這些消息誰傳授，沒口先生就與吾。

張真人解佩令

陽神離體，冥冥窈窈，刹那閻游遍三島。出入純熟，按捺住、別尋玄妙。合真空、虛無事了。

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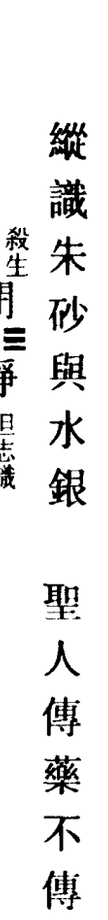
❶『几』原似『心』，據文義改。

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

內丹三要

內丹之要有三，曰玄牝、藥物、火候。丹經有云：摘爲隱語，黃絹幼婦。讀者感之。愚今滿口饒舌，直爲天下說破。言雖靦縷，意在發明，字字真訣，肺肝相視。漏泄造化之機緘，貫串陰陽之骨髓，古今不傳之秘，盡在是矣。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玄牝圖



詩曰

混沌生前混沌圓，箇中消息不容傳。
會八卦　攢五行
貫尾閭　通泥丸
雲散碧空山色靜
鶴歸丹闕月輪孤

藥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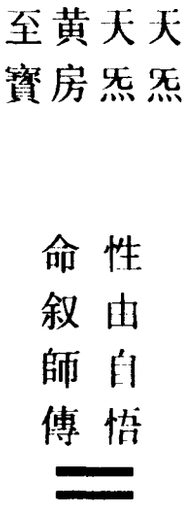


汞鉛玄牝共一家　從此變成乾健體
先天炁　後天炁　性由自悟　命叙師傳
龍虎陰陽同一性　潛藏飛躍盡衷心

詩曰

五蘊山頭多白雪，白雲深處藥苗芬。
威音王佛隨時種，元始天尊下手耘。
石女騎龍深兩實，木人駕虎摘霜芸。
不論貧富家家有，採得歸來共一斤。

火候圖



縱識朱砂與水銀　聖人傳藥不傳火
五戒　殺生　偷生　閉☷靜　但忘識法自然　邪淫　多言　開☳動　盜天地奪造化　飲酒
不知火候也如閑　我今拈出甚分明

壁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
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返照始成仙。
一朝撈得潭心月，覷破胡僧面壁禪。

詩曰

無位真人煉大丹，倚空長劍逼人寒。
玉爐火煅天尊髓，金鼎湯煎佛祖肝。
百刻寒溫忙裏準，六爻文武靜中看。
有人要問真爐鼎，豈離而今赤肉團。

玄牝

《悟真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黄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實爲神府，三元所聚，更無分別，精神魂魄，會於此穴，乃金丹返還之根，神仙凝結聖胎之地也。古人謂之太極之蒂、先天之柄、虚無之宗、混沌之根、太虚之谷、造化之源、歸根竅、復命關、戊己門、庚辛室、甲乙户、西南鄉、真一處、中黄房、丹元府、守一壇、偃月爐、朱砂鼎、龍虎穴、黄婆舍、鉛爐土釜、神水華池、帝一神室、靈臺絳宫，皆一處也。然在身中而求之，非口非鼻、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胃、非膽輪、非尾閭、非膀胱、非谷道、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然則何處？

曰：我的妙訣，名曰規中，一意不散，結成胎仙。《契》云：真人潜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所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正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兑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輳，虚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亡若存，無内無外，中有乾坤，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謂之貫尾閭，通泥丸。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此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謂之念頭動處。修丹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仙無基。且此一竅，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精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譚真人曰：得瀕炁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内外。若以形體色象求之，則又成大錯謬矣。故曰：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聖人法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輳，虚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亡若存，無内無外，中有乾坤，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謂之貫尾閭，通泥丸。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此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謂之念頭動處。修丹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仙無基。且此一竅，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精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譚真人曰：得瀕炁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内外。若以形體色象求之，則又成大錯謬矣。故曰：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聖人法之上，震之西，兑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輳，虚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亡若存，無内無外，中有乾坤，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謂之貫尾閭，通泥丸。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此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謂之念頭動處。修丹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仙無基。且此一竅，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精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譚真人曰：得瀕炁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内外。若以形體色象求之，則又成大錯謬矣。故曰：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聖人法之象，見於丹經。或謂之玄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或謂之狀如鷄子，黑白相扶，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彌歷十月，脱出其胞。或謂之其白如練，其連如環，方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此明示玄關之要，顯露造化之機。學者不探其玄，不賾其奥，用工之時，便守之以爲蓬壺，存之以爲鷄子，想之以爲連環，模樣如此，形狀如此，執有爲有，存神入妄，豈不大謬邪。要知玄關一竅，玄牝之門，乃神仙聊指造化之基爾。玉蟾曰：似有而非，除却自身安頓何處去？然其中體用權衡，本自不殊，如以乾坤法天地，離坎體日月是也。《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則神炁有所取，魂魄不致散亂，回光返照便歸來，造次弗離常在此。其詩：經營鄞鄂體虚无，便把元神裏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全胎成就合元初。玄牝之旨，備於斯矣。

抑又論之，杏林云：一孔玄關竅，

三關要路頭。忽然輕運動，神水自然流。又曰：心下腎上處，肝西肺左中。非腸非胃府，一炁自流通。今曰玄關一竅，玄牝之門，在人一身天地之正中，造化固胎合乎此。愚嘗審思其說，大略精明，猶未的爲直指。天不愛道，流傳人間。太上慈悲，必不固恪。愚敢淨盡漏泄天機，指出玄關的的大意，冒禁相付，使骨肉相合。修仙之士，一見豁然，心領神會，密而行之，句句相應。是書在處，神物護持。若業重福薄，與道無緣，自然邂逅斯訣，雖及見之，忽而不信。亦不過瞽之文章，聾之鍾皷耳。玄之又玄，彼烏知之。其密語曰：

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在腎之上，〔處〕心之下，彷彿其內，謂之玄關。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守之，終莫之有；以無心求之，終見其無。若何可也？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但澄心絕慮，調息令勻，寂然常照，勿使昏散。候氣安和，真人入定，即萌。便覺一息，從規中起。混混續續，兀兀騰騰。存之以誠，聽之以心，六根安定，胎息凝凝。不閉不數，任其自如。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喻，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於此定中，觀照內景。纔若意到，其兆合有時，百日立基，養成炁母，虛室生白，自然炁合神，一歸混沌，道也。自臍以下，腸胃之間，謂之酆都地獄，九幽都司，陰穢積結，真陽不居。故靈寶煉度諸法，存想此謂幽關，豈修煉之所哉。學者誠思之。

藥物

古歌曰：借問因何是我身，不離精炁與元神。我今說破生身理，一粒玄珠是的親。夫神與炁精，三品上藥，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義。神前所謂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非高非下，非左非右，不前不後，不偏不倚。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採取在此，交媾在此，烹煉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脫胎神化，無不在此。

今若不明說破，學者必妄意猜度，非太過則不及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强猜。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無處結靈胎。然此窾陽舒陰慘，本無正形，意到即開，開即元炁所化，故精炁一也。以元神居之，則三者聚於一矣。杏林曰：萬物生復死，元神死復生，以神歸炁內，炁歸精內，精歸氣內，氣歸形內，形歸土內，土歸無內。無內者，虛空也。虛空者，道也。道者，自然也。自然者，無爲也。無爲者，無名也。無名者，太極也。太極者，一炁也。一炁者，虛無也。虛無者，神也。神者，精炁也。精炁者，形也。形者，氣也。氣者，精也。精者，炁也。炁者，神也。神者，虛空也。虛空者，無內也。無內者，土也。土者，形也。形者，氣也。氣者，精也。精者，炁也。炁者，神也。神者，無爲也。無爲者，道也。道者，自然也。自然

丹道自然成。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炁神，若知行炁主，便是得仙人。若精虛則炁竭，炁竭則神遊。《易》曰：精炁爲物，游魂爲變。欲復歸根，不亦難乎。玉溪子曰：以元精未化之元炁，而點化之至神，則神有光明，而變化莫測矣，名曰神。是皆明身中之藥物，非假外物而言之也。然而産藥有川源，採藥有時節，製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煉藥有火功。吾曩聞之師曰：西南之鄉，土名黄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味水中金，但向華池著意尋。此産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兑，窒韻調息，離形去智，幾於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鍊成一顆如意珠。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産成至寶。大道不離方寸地，工夫細密有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念，注意規中，混融一炁。又云：息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静藥材，密意爲丸，十二時中，無念火煎。金鼎常令湯用暖，玉爐不要火教寒。此煉藥之火功也。大抵玄牝爲陰陽之原，神炁之宅；神炁爲性命之藥，胎息之根，呼吸之祖，深根固蒂之道。胎者，藏神之府。息者，化胎之元。胎因息生，息因胎住。胎不得根，吸至於蒂，綿綿若存，再守胎中之一息也。守無所守，真息自住，泯然若無，雖心於心，無所存住，杳冥之内，但覺太虚之中，一靈爲造化之主宰。時節若至，妙理自彰，輕輕然運，默默然舉，微以意而定炁，應造化之樞機，則金木自然混融，水火自然升降，忽然一點大如黍珠，落于黄庭之中。此乃採天之炁混混，地之炁沌沌，但有一息存之，大叫一聲，其息即忘，故隨性情不可俱也。況亂以沃其心，巧以翫其目，愛以率其情，欲以化其性，渾然天真，散之而爲萬物者，皆是矣。胎之一息，能如嬰兒乎。除垢止念，静心守一，外想不入，内想不出，終日混沌，如在母腹。神定以會乎炁，炁和以合乎神，神即炁而凝，炁即神而住。於寂然休歇之場，恍兮無何有之鄉，天心冥冥，注意一竅，如鷄抱卵，似魚在水，呼至於

物，不知自然之胎息，而妄行火候，棄本趨末，逐妄迷真，天奪其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火候

古歌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夫何謂不傳？非祕不傳也。蓋採時謂之藥，藥之中有火焉。能知藥煉時謂之火，火之中有藥焉。能知藥而取火，則定裏之丹成，自有不待傳而知者已。詩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旨，火候一處詳。此其義也。後人惑於丹書，不能頓悟，聞有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分野、日月合璧，海潮升降，長生三昧，陽文陰武等說，必欲窮究何者爲火，何者爲候。極心一生，種種著相，雖得藥物之真，懵然不敢烹煉。殊不知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玉蟾云：火本南方離卦，屬心。心者神也，神即火也，炁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馭炁而成道也。其說如此分明，如此直捷。夙無仙骨〔者〕諷爲虛言，當面蹉過，深可歎惜。然火候口訣之要，尤當於真息中求之。蓋息從心起，心靜息調，息息歸根，金丹之母。《心印經》曰：回風混合，百日功靈者，此也。《入藥鏡》所謂起巽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者，此也。海蟾翁所謂開闔乾坤造化權，煅煉一爐火陽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一時之說，真日月者，此也。何謂真人潛深淵，浮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若言其時，則十二辰意所到皆可爲。若言其妙，則一刻之籥之開闔，陰陽之升降，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但安神息在天然，此先師之的說也。晝夜屯蒙法自然，何用孜孜看火候，此先師之確論也。噫，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於斯矣。詩曰：學人何必苦求師，泄漏天機只此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後序

神無方，易無體，夫所謂玄關一竅者，不過〔使〕神識氣，使氣歸神，回光反照，收拾念頭之一法耳。玉溪子曰：以正心誠意爲中心柱子者，是也。不離一息。況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其中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持些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陰火陽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若言其時，則十二辰意所到皆可爲。若言其妙，則一刻之籥之開闔，陰陽之升降，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但安神息在天然，此先師之的說也。晝夜屯蒙法自然，何用孜孜看火候，此先師之確論也。噫，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於斯矣。詩曰：學人何必苦求師，泄漏天機只此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夫所謂藥物火候者，亦皆譬喻耳。蓋大道之要，凡屬心知意爲者，皆非也。但要知人身中一箇主宰造化底，且道如今何者爲我。若能知此，以静爲本，以定爲基，一斡旋頃刻天機自動，不規中而自規中，不胎息而自胎息，藥不求而自生，火不求而自出，莫非自然妙用。豈待乎存思持守，苦己勞形，心知之，意爲之，然後爲道哉。究竟到此，可以忘言矣。明眼者以爲如何。武夷昇真玄化洞天真放道人，虚白子陳沖素序。

陳虚白規中指南卷下

（朱哲點校）

034 鳴鶴餘音

經名：鳴鶴餘音。元彭致中集。
九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太玄部。

目録

鳴鶴餘音叙
卷一　詞
解紅
吴音子
無愁可解
無俗念
解紅
〔正宫〕黑漆弩
月中仙
春從天上來三首
解紅
二郎神慢
金人捧露盤
甘露滴喬松
雨霖淋二首
玩瑶臺
瑶臺第一層
瑶臺月二首
無俗念六首
滿庭芳
酹江月
水調歌頭三首
孤鷹
集賢賓
齊天樂二首
永遇樂二首
宣静三臺
詠武夷
詠白蓮
萬年春
逍遥樂
珍珠簾
醾醾香
望蓬萊
四塊玉
卷二　詞
蘇武慢二十首
蘇武慢十二首
滿江紅十首
望江南
春
夏
秋
冬
月上海棠三首
山亭柳
卷三　詞
滿庭芳十七首
滿庭芳十五首
沁園春十九首
燭影摇紅
臨江仙
鶯啼序
卷四　詞
蘇幕遮五首
〔南曲〕生查子
解冤結二首
喜遷鶯二首

燕心香二首
昭君怨二首
霜天曉角二首
促拍滿路花
驀山溪
浪淘沙三首
永遇樂
跨金鸞
踏莎行
喝馬一枝花
探春令
黃鶴洞仙（帶喝馬）
無夢令
柳梢青
一剪梅
醉桃源
女冠子
玉交枝
歸朝歡
六么令
賀新涼
紅芍藥
宣靖三臺

太常引三首
青玉案二首
賀聖朝
解佩令
粉蝶兒
武陵春
拾菜娘
二郎神
青梅引
玉胡蝶
玉液泉
鍊丹砂（浪淘沙）
點絳唇三首

卷五　詞

滿路花巖
江神子
曲江秋
梅花引
上昇花
步蟾宮
雙雙燕
無愁可解
木蘭花慢

自樂
上平西二首
鳳棲梧六首
行香子
虞美人
枕屏子
卜算子
喜遷鶯八首
水龍吟六首
瑞鶴仙
鬬鵪鶉
夢遊仙
錦堂春三首
神光燦二首
蜀葵花

卷六　詞

八聲甘州二首
踏雪行
柳梢青二首
梅花引
望梅花六首
綉停針
賀聖朝二首

行香子四首
輥金丸五首
兩隻鴈兒五首
步步嬌十首
掛金索十首
掛金索五首
綉薄眉十三首
〔商調〕梧葉兒調十一首
滿庭芳
卷七　詞曲
〔雙調〕風入松十九首
〔南呂〕金字經九首
〔中呂〕迎仙客二十五首
遍地錦八首
梧桐樹五首
步步高五首
南鄉子十二首
一寸金二首
卷八　詞、曲、詩
西江月二十九首
永遇樂四首
漁家傲四首
促拍滿路花六首
江神子〔慢〕
春從天上來
玉抱肚
水調歌頭
沁園春
蘇幕遮
解佩令
〔雙調〕鴈兒落得勝令
〔雙調〕甜水令
〔雙調〕折桂令四首
〔雙調〕鴈兒落得胜令三首
〔雙調〕甜水令三首
〔雙調〕水仙子八首
純陽真人百字圖
朗然子劉真人詩九首
卷九　歌、賦、記、文
太空歌
悟真歌
證道歌
得道歌
心地賦
八義禪賦
識心識意賦
清閑賦
全真賦
尊道賦
祖庭記
昇堂文三篇
茶文
七真禪讚
逍遥吟
堂規榜
清閑跋

鳴鶴餘音叙

會稽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凌雲之思，無復留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之月，長兒冏之官羅浮。予與清江趙伯友，臨川黄觀我、陳可立、吴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泛舟送之。水涸，轉鄱陽湖，上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夕，得七篇半。每一篇成，無隱輒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必能乘風爲我一來聽耶。明年，舟中又得一篇，並《無俗念》二首。後三年，仙游山道士彭致中，採集古今仙真歌辭，並而刻之，與瓢笠高明共一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伯生叙。

鳴鶴餘音卷之一

仙游山道士彭致中集

吕純陽

解紅

洞天深處。道非遠，咫尺人難悟。泉酒，時時飲罷，醉卧桃源。

無愁可解

返照人間，忙忙劫劫。畫夜苦辛無歇。大都能幾許，這百年、又如春雪。可惜天真逐愛慾，似傀儡、被他牽拽。暗悲嗟，苦海浮生，改頭換殼，看一點陽生通玄路。

關路上氣連連。擁真花，上丹田。姹女嬰兒交歡笑，駕河車、地火雷遷。醴處。恁時主。地雷震動山頭雨。漸澆灌黄芽，乍離土。嬰兒採得携籃去。向真霞六陽，鼎内烹煮。搬運轉，東西與南北，鋪八卦九宫，要知宗祖。十干數内分左右，要顯龍虎。玄武後隨，朱雀當先，祥雲布。曲江上，萬神都來聚，夫與婦。癸母跨赤龍，歸洞府。要尋覓金翁，問憑據。陰陽會合三千數。指天地海山，同壽堅固。

吴音子

欲要神仙做，抱元炁、胎息綿綿。一回炁滿一回煎。陰陽媾，赤龍蟠。地户牢封玄門啓，滾丹砂、透入泥丸。崑崙上，明珠晃朗，瑪瑙珊珊。一爐火滅一爐丹。灰心顯、五色光鮮。雙

無俗念

全真大道理無窮，妙得至人端的。説破先天玄妙處，默悟其中消息。體物全彰，應機獨露，悟了生前畢。雖明此理，工夫最要綿密。低頭泄漏天機。不因師指，此事如何識。萬類三才誰主運，建立乾坤無一。變化無窮，包含不盡，運用無蹤跡。虚空打破，光明遍週無極。

解紅　三千真人

混元樸裂。轉四生六道何時徹。翻軀改殼，杳冥中萬度生滅。皆因父母，匹配陰陽合精血。胞衣內，感成胎孕形自結。不知誰腥臭穴。認作自家好宅舍。鑽頭撲入輪迴劫。任形骸販骨，高似山疊。學道修真莫著邪。休言龍虎，罷講龜蛇。莫尋嬰姹，收拾起四象三車。刀圭鉛汞，水火黃芽并白雪。百般呼吸，神和氣化弄舌。性中毋令一物添，心上常教萬緣絕。孤然獨顯沉沉月。放靈明晃朗，無障無遮。

〔正宮〕黑漆弩❶

丘長春

儂家鸚鵡州邊住，是一箇不識字的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殺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目青山暮，抖擻綠蓑歸去。想從前錯怨天工，恁也有安排我處。

月中仙❷

日色西沉，上高臺、迴觀天地寥廓。疏星隱現，〔空〕一輪明月，昭昭無著。皓然三界外，似百煉、青銅鏡濯。處處恩光被，家家照臨，庭户起冥漠。

長生萬里清風，助乾坤蕩搖，雲霧難作。仙宮寶殿，正爛霞金碧，相輝參錯。大哉消夜景，鎮萬古、含弘磊落。有志攀青桂，蟾宮兔邊看搗藥。

春從天上來

馮尊師

大道幽玄。似月滿寒空，水湛深淵。皎潔澄清，鑑物無私，端的此理難言。問高人遥指，指落花飛絮翩翩。烟霞高卧，真樂無餘。

解紅

杖藜徐步。過小橋、逍遥遊南浦。草連天。嘆黃花翠竹，何異真禪。

其二

識破榮枯。萬事俱忘，宴處村墟。蓋世功名，掀天富貴，不免被物馳驅。嘆南柯夢裏，斷送了、多少賢愚。這田廬。算人人有分，誰肯歸歟。

其三

洒然脱穎，任運止逍遥，自在無拘。蓑笠閒堆，琴書高掛，活計冷淡瀟疎。向松間石上，吟風月、雲水情攄。伴清虛，枕烟霞高卧，真樂無餘。

解紅

韶華暗改，俄然又翠紅疎。東郊雨霽，何處綿蠻黃鸝語。見雲山掩映，烟溪外，斜陽暮。晚凉趁，竹風清香度。這閒裏光陰向誰訴。塵寰百歲能幾許。似浮漚出没，迷者難悟。歸去來，田園恐荒蕪。東籬畔，坦蕩笑傲琴書。

其二

難聞。太一壺中，清江谷口，芝草發蘭薰。看金蓮佳景，吐慶雲、開顯生門。道惟尊。更資成萬化，覆載乾坤。如何四時受用，要綿綿默默，固蒂深根。逆順陰陽，窮通今古，應變無有如神。此希夷至理，超名相、頓了天真。到頭人。向華胥相會，同賞陽春。

二郎神慢　馬丹陽

應仙舉。便下手、先除色慾。好玉潔冰清大丈夫。更休任、泥拖水漉。一失人身難再復。莫等閑、把前程失悞。今略訴。長生久視，五件堪爲憑據。　聽取。第一要、滌除念慮。第二要、忘貪戒酒肉。第三要、濟貧拔苦。第四要、常行慈善。第五要、精神保護。依此五件，功成行滿，得赴蓬萊仙路。

金人捧露盤　盤山真人

喜樂山村，風月知音，信任歲華交換。終日掩柴門，處幽軒，閉看古書慵倦。住坐從容，獨行獨步，都把聲名斷。抱守元陽，情忘境滅，氣神和冲，昇沈無碍，玉爐煉至寶，欲結清凉，重生温暖。　寂寂空空没空色，養真源返朴，默默熟慣。靜靜與清清，覺心猿意馬，没絲毫亂。放曠無拘，恣情散誕。自在逍遥，行滿與功成，得無生，儘他烏兔走，飛騰休管。世情遠。修真之士休宜晚。

甘露滴喬松　宋披雲

光陰迅速，嘆世人朝朝，貪生無已。假若富過石崇，金玉堆積。謾贏得業相隨，鎮日假瞞心昧己。閻王請也，從前罪業，待交誰替。　争如早早修持，伴物外仙家，拋離凡世。默默湛寂，別有壺中天地。顯森羅，月輝輝，觀法界、神光一體。歸去也，清風送朝上帝。

雨霖淋

高山流水。嘆知音者，世間能幾。終南萬里烟霞，歸去也、歲云暮矣。柱杖藥爐經卷，除此外、有何行李。樂恬淡，清静家風，一片靈臺瑩如洗。　就中妙處因師指，下工夫、戰退無常鬼。匣藏三尺神劍，霹靂響、火龍飛起。天下昇平無事，白雲間、笑傲而已。名利玉人採得，收歸鼎内，製造無差。鐵輪萬轉，羅撼漸急，千遍無查。妙如法用，工夫了畢，隨處生涯。　堪誇。仙客，不信長生，奔走紅塵裏。

其二

金蓮七朵。自甘河等閑參破。丘劉譚馬孫王，郝太古、許來同坐。兩箇披氈真侶，更漏泄、祖師因果。綻玉藥，萬朵齊芳，香滿人間瑞烟鎖。　天元甲子休空過，正羣仙、出世交相賀。全真户牖深奥，端的處、要忘人我。枝派後分十九，住丹臺、姓字名播。功與行，但欠絲毫，上界未容我。

玩瑤臺　馮尊師

直指玄元路。嘆苦海、迷人不悟。在目前平平穩穩，又無些險難相阻。把萬緣一切放下，他自有聖賢提舉。似斷雲野鶴飛騰，向物外青霄信步。　慶會神仙侶。渴時飲、蟠桃醁醑。出入在星樓月殿，笑人間生死今古。跨綵鳳祥鸞上太虛，歸來卧碧霞深處。這逍遥活計難傳，分付與蓬萊伴侶。

瑤臺第一層　詠茶

一氣纔交，雷震動一聲，吐黄芽。玉人採得，收歸鼎内，製造無差。鐵輪萬轉，羅撼漸急，千遍無查。妙如法用，工夫了畢，隨處生涯。　堪誇。仙客手巧，泛甌春雪妙難加。睡魔趕退，分開道眼，識破浮華。趙州知味，廬仝達此，總到仙家。這盞茶。願人人早悟，同赴烟霞。

瑤臺月

黃粮夢斷。把眼底浮華，須當猛省，凡籠跳出，物外有何縈絆。鎮相隨、霞友雲朋，任到處、風鄰月伴。逍遥客，無拘管。遊緑水，翫青山，疏散。這些兒快樂，千金不換。任人爭名奪利權。且俺咱、覓箇左轉。處簞瓢活計，占斷人間慵懶。樂終朝、一枕高眠，放四大、長舒短展。紅塵内，君試看。算誰似，我清閑，堪羨。向閑中別有，拿雲手段。

其二〔丘長春〕❸

平生懶惰。只贏得、一枕無憂高卧。蓬頭垢面，不管形骸摧挫。任三光、日月奔馳，放四大、林泉擔荷。深溪畔，幽巖左。青山隱，白雲鎖。日午起禍。雷轟電掣，無由近我。行了還坐。把舊習、般般打破。清閑處，惟有這些兒箇。倦貪心、樂受貧窮，愛慾斷、慵興烟火。糧無貯，丹無貨。瀟然唱，洒然和。堪可。神仙未了，優游且過。

無俗念

十年學道，遇明師、指破神仙真訣。一句便知天外事，萬載千年疑絶。見色明心，聞聲悟道，此理難言説。玄關斡運，心生無限歡悦。放開匝地清風，迷雲散盡，露出青霄月。萬里乾坤明似水，一色寒光皎潔。玉户推開，珠簾高捲，坐對千巖雪。人牛不見，悟箇不生不滅。

郝太古

其二

浮生碌碌，算由天由命，也由人福。暑往寒來人漸老，多少興衰翻覆。千方點石爲金，指山爲寶，未滿人欲。千萬計，到頭那箇知足。何似忙裏偷閑，山間林下，淨掃黄茅屋。明月清風俱是伴，又有山青水緑。斗酒詩篇，飢餐渴飲，且喜無榮辱。醉來還醒，醒來還唱一曲。

丘長春

其三

孤身蹭蹬，泛秦川、西入蟠溪鄉域。曠谷巖前幽礀畔，高鑿雲龕棲跡。日用何曾積。飢食渴飲，逐時村巷求覓。選甚冷熱殘餘，填腸塞肚，不假真修❺力。好惡將來糊口過，免得庖厨勞役。裝觀皮囊，薰蒸關竅，圖使添精液❻。色身輕健，法身容易將息。

其四

同雲瑞雪，正三冬、鬱閉嚴凝時節。寂寞山家孤悄悄，終日無人談説。百衲重披，寒空❼獨坐，夜永愁難徹。長更無寐，朔風穿户凄冽。化飯朝入西村，林泉夾道，玉蘂凌花結。凍手頻呵仍自恨，濁骨凡胎愚劣。晝夜參差，飢寒逼迫，早晚超生滅。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

其五

茅菴交坐，任清虚、冷淡心香頻爇。認得元初真面目，萬法同歸無別。行若閑雲，坐猶空谷，動静成休歇。重玄之妙，信知擘口難説。仰高彌遠鑽堅，瞻前忽後，一點元無缺。語默仙凡俱契妙，禪道虚無寂滅。遍量忘知，盈壤靡覺，表裏圓通徹。玄天獨露，一輪無相心月。

其六

叅玄齟齬，强鑽研、道法堅如鋼鐵。烏噪猿啼談不二，切忌隨他分別。喝下明心，杖頭見性，此理固難説。疑團打破，本來頭面輕泄。無根樹上花開，脉傳今古，脱落輪迴劫。拂子龜毛敲兔角，漱石流泉長舌。五派宗乘，六傳祖意，空立齊腰雪。爲君舉似，碧潭冷浸秋月。

滿庭芳

一向沉空，偏枯著静，癡人枉費工夫。磨磚作鏡，緣木欲求魚。見月何須用指，觀花悟、總是真如。聰明士，爲仙、爲佛，隨機解物，無慍無愉。事，不增不減，非實非虚。露堂堂光赫赫，一顆神珠。混俗凝然不染，居衆處、塵法難拘。知常用，巍巍蕩蕩，何所不虚無。

皇甫真人

酹江月❽

鑿開混沌，見錢塘、南控長江凝碧。今古詞人圖景，誰解推原端的。歲去年來，日庚月甲，因甚無差忒。如今説破，要知天地來歷。道號有一可名，五行顛倒，互列乾坤策。坎水逆流朝丙户，隨月盈虧消息。氣到中秋，金能生水，倍湧千層雪。神仙妙用，與潮没箇分别。

虚靖天師

水調歌頭

高真留祕訣，達士濟羣迷。心清行潔，天人凡聖盡歸依。不在飛罡躡斗，不在廣聞多學，心亂轉狐疑。但要期。爲酒色財氣，一向粘惹，瞞心昧己。不算前程，幻軀有限，待作千年之計。忽一朝陰公來請，看你教誰替。除邪僞，心地合神祇。悟真空，離世網，絶關機。養成浩氣，驅雷役電拯顛危。混合百神歸一，一念通天徹地，方始了無爲。叱咤生風雨，扶世佐明時。

馬丹陽

孤鷹

苦海爲人，隨波逐浪，茫茫甚日休期。爲酒色財氣，一向粘惹，瞞心昧己。不算前程，幻軀有限，待作千年之計。忽一朝陰公來請，看你教誰替。千間峻宇，金玉滿堂，畢竟成何濟。勸諸公省，早把凡籠猛跳出。向物外飄蓬，放落魄婪躭，鶉居轂食，昏昏煉己。默默地、怡神養氣，丹成既濟。乘彩雲，跨鳳歸。

集賢賓

仔細曾窮究，想六地衆生，强攬閑愁。恰纔得食飽，又思量、駿馬輕裘。有駿馬，有輕裘，又思量、建節封侯。假若金銀過北斗，置下萬頃良田，蓋起百尺高樓。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貪利禄，競虚名，惹機勾。豈知身似，水上浮漚。貪戀氣財并酒

王重陽

色，不肯上、釣魚舟。荒盡丹田三頃，荆棘多稠。寶藏庫、偷盜了明珠，鐵燈盞、滲漏了清油。水銀迸散難再收，大丹砂甚日成就。殺曾叮嚀勸，勸著後，幾曾休。苦海深，波浪流。心閑無事却垂鈎。嗚呼錦鱗終不省，摇頭擺尾，恣縱來，來往戲波流。愚迷子，省貪求。只爲針頭上名利，等閑白了少年頭。

丘長春

齊天樂

自離東海上，元本三州，四人同契。異域殊鄉，同行並坐，終日相將遊戲。談玄論妙。究方外之清閑，道家真味。唱和從容，一師❿法眷情何異。于今分顯迥然，苦志勤心，磨煉各逃傾逝。既是飄零，難爲會合，幽僻關山迢遞。乾坤間隔，望落落猶如，曉星之勢。再遇何年，駕雲朝上帝。

其二

自清都別後，來人間夢中遊戲。性本玄虚，君臨社稷，洪福齊天康濟。冬温夏清，任春水秋山，放懷如意。外物多情，幻身無柰生憔悴。深窮仙方道術，固煉形神，内觀返調元氣。四大冲和，三彭遁匿，熟境繁華何忌。真空妙有，況千古靈明，自然凋弊。夢覺心開，廓然超萬歲。

永遇樂

試問諸公，本來模樣，如何形狀。省悟，迴光返照，莫向外邊勞攘。放下諸緣，屏除萬事，物物離心上。迷雲消散，性天獨露，心月永無遮障。與三界、一切諸仙，並無兩樣。

其二

行也無憂，坐也無悶，長安長樂。息息綿綿，朝朝暮暮，保養神珠一顆。閑是閑非，莫俶莫採，大忌競争人我。滅無明、心似寒灰，便是道人功果。猿兒不走，馬兒捉住，龍虎定中交媾。陽降陰升，日來月往，爐煉長生藥。抽添鼎内，不須炊爨，自有九陽真火。霜心子、明把天機，與君説破。

宣靜三臺

牛真人

自小飄蓬，身心落魄，雲遊多在山東。世間事，看破渾是假想，榮華猶似夢中。蓋箇庵兒，隈山靠水，栽松種竹成林。炕暖窗明，樂清閑、勝競利名。月朗山東，涼風細細，南溪緑水粼粼。漸煉得，方寸如灰冷，一陽生，玉鼎自温。秀氣氤氲，仙花爛熳，芳芬開遍黄庭。玉女金童，採將來、煉就紫金。運轉三關，驅回四象，冲和一點靈明。氣結神凝，聽笙簫、一派樂音。夙世前緣，生逢正教，全真妙道幽深。行滿功成，跨鸞鶴上太清。

詠武夷⓫

白玉蟾

憶昔秦時，中秋日、武夷九曲。烟寂寂、斜陽數尺，寒鴉枯木。三十六峰閑是閑非，莫俶莫採，一溪流水生秋緑。正滿林、桂凝曉翠，神仙客，金丹子散天香，飛金粟。

猿兒不走，馬兒捉住，龍虎定中交媾。玉詔下，雲生足。石頭新換骨，尚熟。玉詔下，雲生足。石頭新換骨，尚黏紅肉。夜半月華明似晝，玉皇降輦添鼎内，不須炊爨，自有九陽真火。霜鋪殽餚。笑曾孫、回首幔亭前，空松竹。

詠白蓮

昨夜嫦娥，遊洞府、醉歸天闕。緣底事，玉簪墮地，水神不説。持向水晶宮裏去，曉來捧出將饒舌。被薰風、吹作滿天香，誰分別。　芳而潤，清且潔。白似玉，寒如雪。想玉皇後苑，應無此物。只得賦詩空賞嘆，教人不敢輕攀折。笑李麓、梅瘦不如他，真奇絶。

丘長春

萬年春

衲襖秋來，著衣漸覺時相稱。霜天净。暢懷遊興⑫，不怕西風勁。　百片千條，上手⑬穿聯定。寬還緊。外疏狂性，内放明珠瑩。

丘長春

逍遥樂

天邊月，初似弓。庚地又無蹤。結一朵、金龍尋虎，虎尋龍。兩相逢。花弄風。　天邊月，似偃爐。鉛汞鼎中居。須憑火，煉流珠。一葫蘆。三百八十有四銖。

白玉蟾

珍珠簾

陰陽内感相交結，有鉛汞、分八卦羅列。金鼎煉黄芽，正一陽時節。子後午前方進火，向玉爐、烹成白雪。通徹。這玄關深奥，難輕洩。　因師指訣幽微，把金丹大藥，將來分説。捉住虎龍精，自然日月。造化天機人怎曉，成何濟。杜使身心勞碌，晝夜無眠，老換俗骨、永無魔折。超越。望仙都稽首，朝元金闕。

醍醐香

自小孤雲，身外無縈繫。披一片，搭一片，逍遥快活計。破葫瓢、腰間掛，别無行李。是人笑我没操持。儘古廟祠堂，且共泥神教傍人點指。　作戲。破砂盆，潑瓦罐，折匙無節。破紙被，糊包定，彎跧打睡。只等待，行滿功成朝玉帝。方表男兒有志。

丘長春

望蓬萊

聽咨告，小事要君知。萬事苦求終害己，得便宜處落便宜。伶俐不如癡。　真修煉，心外莫行持。只具眼前爲見在，自然煩惱不相隨。步步入空惹閑氣。鉛枯汞竭，恁藏休悔，謾爾傷悲。便做從今，下手理會，寧早莫稽遲。　呆癡。自落便宜。縱養家千口成何濟。杜使身心勞碌，晝夜無眠，老却朱顔，教君憔悴。何須自苦，怎不回首，自家推算，無常有誰能替。

鳴鶴餘音卷之一

---

❶按此首據考應爲元人白賁所撰散曲。原題丘處機，有誤。

❷此詞又見《磻溪集》。以下據之校補。

❸原本缺題。此詞又見《磻溪集》，應爲丘處機作。

❹原缺題。詞又見《磻溪集》。下首亦見。

❺真修：《磻溪集》作『珍羞』，亦通。

❻精液：《磻溪集》作『律液』。

❼寒空：《磻溪集》作『寒埳』。

❽此詞又見林自然編《長生指要》。

❾原本缺題，據考此詞應爲南宋葛長庚撰。

❿一師：《磻溪集》作『一時』。下文『何異』，《磻溪集》作『何義』。

⓫此詞牌本名『滿江紅』，下首同此。均爲白玉蟾撰。

⓬暢懷遊興：原本誤作『暢懷憂』。據《磻溪集》改。

⓭上手：《磻溪集》作『上下』。

鳴鶴餘音卷之二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馮尊師

蘇武慢❶

飯了從容，消閑策杖，野望有何憑仗。帆歸遠浦，鷺立汀洲，千樹好花微放。芳草池塘，錦江樓閣，隱隱雲埋青障。向東郊、極目天涯，不見故人惆悵。　歸去也、翠麓崎嶇，林巒掩映，消遣晚來情況。幽禽巧語，弱柳垂金，緑影小橋清響。揮掃龍蛇，領略風光，物外烟霞，幾人能訪。

其二

返照迴光，終焉活計，何處可爲依託。凋零鄭圃，竹塢松溪，林下勝遊行樂。霞友雲朋，水色山光，幽隱烟蘿巖壑。更堂堂、氣槩摩天，一點浩然寥廓。　堪愛處、蝶戲花梢，苔生石逕，風細日高簾幕。清虛氣量，咀嚼乾坤，高邁市朝歡約。疏葛寬裁，瘦玉横拖，笑傲東籬吟酌。把真情欲寫，柰何塵世，故人蕭索。

其三

識破塵寰，凡籠跳出，飄蕩幸無拘束。萍蹤自在，雅操孤高，還若野雲麋鹿。遇坎乘流，混俗和光，知止有何榮辱。恣滔滔、海上人間，不管韶華催促。　從此後、筆硯生塵，蠅蝸絶念，般般放下，事事都休，一味疏慵，萬古淳風，安分翠微雲屋。古殿簾垂香裊。靜對小軒梅竹。便是真常清福。路，競争蠻觸。

其四

夢斷槐宮，倚天長嘯，勘破物情今古。擔簦映雪，射虎誅龍，曾把少年身誤。金谷繁華，漢苑秦宮，空有落花飛絮。嘆浮生、終日忙忙，誰肯死前回顧。　争似我、玉塵清談，金徽雅弄，逍遥畎畝，肆任情懷，高卧洞天門户。閑伴蓼汀鷗鷺。收拾生涯，紫蟹黄柑，醉歸來依舊，蘆花深處，月明幽浦。

其五

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虚老。磨磚作鏡，積雪爲梁，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頭陀微笑。悟時超、十地三乘，疑滯四生六道。　誰聽得、絶想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路險，鷲嶺雲深，此處故人音杳。千丈冰崖，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裊。免葛藤叢裏，老婆遊子，夢魂顛倒。

其六

出世登真，須憑剛志，決要頓開靈慧。消塵止念，絶愛忘憂，恬淡自然知味。雷震一聲，火發三田，半夜烏飛千里。透簾幃、鉛鼎温温，恣飲玉漿香膩。　堪下手、策鳳攀鸞，烹金煑木，傾光吐秀，塞海衝山，乘履風雲，摘騎日月，遊賞洞房佳瑞。真氣遍充天地。不比尋常兒戲。把玄珠收取，大羅歸去，聖賢同域。

其七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説破鬼神驚駭。挾藏宇宙，剖判玄元，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峰前，寶珠拈出，明顯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群生，知者壽同山

海。　最至極、翠靄輕分，瓊花亂墜，空裏結成華蓋。金身玉骨，月帔星冠，符合水晶天籟。清淨門庭，聖賢風範，千古儼然常在。願學人、達此希夷微理，共遊方外。

其八

避世安時，同塵處順，淵默至人誰識。鶉居轂食，蘚逕蘿龕，深密養廉寧極。浮定有宜，出入無方，順逆神機難測。樂簞瓢、笑傲林泉，屑歌舌彈，未肯折腰形役。　當此際、棐几松軒，碧玉壺中，白雲堆裏，渴飲玉壺春色。一懷皓月，兩袖清風，三天雅會，五彩光攢，真箇箇中消息。方外生涯，靜中意味，閬苑瑤池，絳闕清都，不許等閑攀摘。待迷雲吹散，玉繩高，笑愚頑、苦海販骨無，湛湛靈光通徹。這逍遥劫外，妙哉真樂，世間難說。

其九

堪嘆群情，迷津宛轉，漂蕩甚時休歇。爭頭競角，抵死謾生，一向戀家貪業。利鎖名韁，慾浪恩山，酒市花衢顛蹙。騁嘍囉、似蟻循環，不念鬢華如雪。　誰肯向、大朴林中，無爲鄉裏，閑伴老聃莊列。珠獲象罔，夢斷華胥，三界廓然，八表冲虛，換。浮生擾擾，背覺隨塵，酒色利名縈絆。憑君看取，歷代英雄，楚越周秦唐漢。謾遺留、壞塚頹碑，千古是非不斷。　聞早悟、碧玉壺中，白雲堆裏，別有翠霞宮殿。朝赴紫微瓊宴。信任逍遥遊翫。休，往來流轉。

十一

悟入曹溪，鶴衝霄漢，雲水道人活計。臨川舉楫，對景擲鈎，撈漉錦鱗紅鯉。風送漁舟，透入雙峰，影裏駭然明霽。見烟霞、極目金丹，一粒貴珍難比。　玄關悟、到此方知，盲聾耳目，都在靈源，洞徹九光，升降箇中無滯。雲水清閑，太虛空寂，精進五華瓊液。真境了然超彼。奧，上仙真理。

十二

創建靈壇，初修丹竈，保養太和真命。風生虎嘯，火發龍騰，燮理要依時令。金木交并，斗斡天關，旋遶滌除心徑。覩玄珠、一粒流霞，閃爍送歸金鼎。　壺内景、造化希夷，玄機要妙，無中體用，有理明真，點製魄仙魂聖。還返無窮，漸入青陽，悟得本來真性。仙境照虛盈靜。別有翠霞宮殿。朝赴紫微瓊宴。閉，豁然開瑩。

十三

運氣吞霞，乘風飲露，須列五行爲則。南山赤鳳，北海烏龜，堅志用心求得。鉛汞相迎，造化爐中，烹就一丸端的。這陰陽、神用虛無，長養浩然真息。　玄關悟、到此方知，盲聾耳目，得遇至人開剔。用符妙道，默運玄機，瓊液轉流增益。雲水清閑，太虛空寂，寥廓本無蹤跡。這金丹一訣，平生疑難，渙然冰釋。

十四

日月高奔，金波滿泛，七返九還延祚。真精應物，大道潛身，恍惚妙通玄

路。直待陽生，造化神丹，龍虎紫霄天賦。這瑤函、寶篆天機，須仗至人開悟。　長生道、固蒂深根，仙家活計，烹鍊鉛汞爲務。爐輝五彩，鼎耀三光，識取本來真祖。明月樓前，覩箇金蟬，飛舞翠峰明宇。把凌雲一志，精誠修進，上仙科舉。

十五

元氣充滄，麻衣遮體，萬事轉頭何濟。黃芽白雪，黑水紅雲，軒轅注傳名世。深謝明師，說破希夷，妙理本來精粹。把仙胎、養就雲璈，繚繞萬神咸備。　持造化、箇箇圓成，人人具足，一氣返還資質。週遊八境，遍賞三山，不離目前親詣。堪笑迷途，豈識陰陽，宗祖任教邪魅。煉金丹、悉是乾坤英秀，鬬爭豪氣。

十六

絕粒停厨，滄霞飲露，返復自然相製。鉛生五彩，汞發三光，方顯大丹苗裔。開啓朱扉，躍出金烏，飛入玉蟾宮裏。把陰陽、交會神爐，烹就浩然真體。　虛無內、紫氣盤旋，玄珠閃爍，輝輝寶蓋，赫赫靈光，休縱心猿，盜了金鼎，起三陽真火，時時烹煉，九還逃避。

十七

洞曉玄機，深明丹竈，賴與宗祖符契。龍耕虎種，玉液金芝，好箇道家活計。丹鼎容光，覩箇嬰兒，旋遶驚天駭地。馭紫雲、翠鳳相迎，真的上仙苗裔。　三陽首、玉藥天香，琪花寶樹，掩映瑞雲佳麗。天光瀲灩，桂影扶疏，鯤化大鵬相繼。休謂狂言，性裏分明，消息知人才藝。在英豪決烈，精神果敢，性情高志。

十八

志氣凌雲，精神英秀，得脫遍求真理。虛空爐火，自己天真，遭遇便能修製。師不高明，明不參悟，枉了赫赤，貪戀榮華，悞了赫赤，有人人識道，專精謹守，決然超彼。

十九

冒雪衝霜，迎風沐雨，得遇至人開悟。通微入妙，起死迴生，可謂煉丹規矩。離坎相交，返復陰陽，須藉木龍金虎。把乾坤鼎器，五行羅列，直居真地。馭紫雲、翠鳳相迎，玉藥天香，琪花寶樹，掩映瑞雲佳麗。　玄妙處、種就黃芽，燒成丹藥，此理向誰分訴。玻瓈鳳孕，碧玉龍珠，飛出瑞雲深處。尸奔走，六賊逃去。顯仙胎飛舞，五雲繚繞，樂聲齊舉。

二十

靜室修心，雲山養道，幾遇至人傳訣。爐攢八卦，鼎備三才，修建道家基業。陰與陽并，斡轉樞機，旋走龍虎蟠結。這天機逆順，學流不曉，豈能分別。　希夷理、瑞氣騰騰，祥雲藹藹，千神咸備，萬化全成，紫霧罩籠金闕。琪樹瑤花，遍滿虛空，方應大丹熟也。真景翠紅相列。觀心澄曉月，清風滿目，洞天朗徹。

蘇武慢

虞伯生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

釣。走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蓑江表。　天賜我、萬疊雲屏，五湖煙浪，無限野猿沙鳥。平明紫閣，日晏玄洲，白鶴衝霄，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獨步，高秋風顛倒一時俱了。望清都、落得半丘藏露，洞天初曉。

其二

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落得半丘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床，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布袍長劍，閉對海波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寥，銀河耿耿，鐵笛一聲山裂。三花高擁，九炁彌羅，凌空飛步，縹緲太清瑤闕。手把芙蓉，北斗爲杓，遍今夜幾人朝謁。便翻身、北斗爲杓，遍散紫甌香雪。

其三

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簫如縷。杳杳冥冥，泠泠歷歷，青鳥解傳芳語。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真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石女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間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閑今古。看春山、一色青青，何意斷雲殘雨。

其四

皓月清霜，釣舟如葉，閑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莖華髮，一緡野鳧飛舄。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高花，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瑤實。三咽雪融冰液。一去更無消息。似一輪紅日。

其五

放棹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鴈雙鳧，斷蘆漂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披吟卷。算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遥人遠。　空自笑、洛下書生，襄陽耆舊，老矣浮丘，賦詩明月，夢裏幾時曾見。千仞碧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瑶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鷄鳴、日出羅浮，飛度海波清淺。

其六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箇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懷，清浄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客。盡虚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記得、碧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閑奇特。寒暑相催，乾坤不用，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却高年，長伴小兒戲劇。

其七

憶昔坡仙，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古，醉傍蓼花螢火。夢相逢、羽服翩躚，未必此時非我。　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月力，橫槊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渺渺予懷無那。嘆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其八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熹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颺輕舟，候門童稚，此日載瞻衡宇。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聊寄傲、與世相違，舊友都忘，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尋壑經丘，倦鳥岫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棹賦詩春雨。但樂夫天命，何疑委化，任渠留去。

其九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竝時高潔。斷岸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越。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迹鳥飛俱絶。　君不見、五老危顛，浮丘絶頂，笑我早生華髮。返老還童，易麤爲妙，空有九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眩海，一體了無分別。便堪稱、六乙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其十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飡，自己了無心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寫能吟，直是去之遠矣。　没尋思、拄箇青藜，靸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有一漁翁，驀然相喚，便扶携、穿起鮮魚，博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絃，舊堂金石，隱几似聞更作。農人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掛書牛角。

滿江紅　馮尊師

寒暑相催，俄然又、秋傳□信。驚往事，幾番成敗，百年如瞬。軒冕未酬黄卷志，琴書早賦青山隱。占五湖煙月樂希夷，無盈損。　人間事，多愁恨。方外趣，别風韻。這瀛洲寧美，玉堂金印。徇物情懷兒女操，摩天頭角神仙分。看碧霄歸去彩鳳迎，白雲引。

其二

雨過東郊，溪痕淺、山堂春曉。堪愛處，桃花流水，閑雲幽鳥。物表群分別有出身之路。稽首洞天歸去。紅日〔早〕，天涯一點青山小。向緑陰深處緑窗雲户。

十二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高閣林間，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遊、天際輕陰，未辯暮愁離索。　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咏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此身如幻，寧羨錦衣華屋。雅志偏憐

雕浦月，達人豈羨金山玉。喜滿庭花影日飾金，苔斑緑。

終焉計，東籬菊。虛心杖，南軒竹。枕琴書高卧，坦然無辱。萬古興亡春夢覺，一溪雲水平生足。看武陵三秀噴幽香，芝田熟。

其四

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掩映數間茅屋。昨夜江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傍小橋環合柳參天，摇新緑。

疏籬畔，叢叢菊。嘆古今得失，是非辱。須信人生歸去也，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新釀酒何如，今朝熟。

其五

一片閑心，明洞達、天心無曲。身未能輕舉，權作道家梁屋。壺内時看吞日月，世間不羨堆金玉。任自〔然〕虛幻轉光陰，披紅緑。

丹砂井，黄金菊。靈芝草，琅玕竹。對無情瀟洒，有何榮辱。大夢百年方外去，平生萬事心頭足。向人間三度見河清，蟠桃熟。

其六

一片閑心，髑髏子、無窮生滅。被化機，搬弄馳騁，許多顛蹙。販骨如山成底事，迷情似海難超越。痛亘初靈物久沉埋，塵沙劫。

求出離，須猛烈。尋知友，談冰雪。下工夫磨煉，靈光明徹。風定波澄潭底見，雲開冷浸天心月。問啞人浪蜜味如何，無言説。

其七

竪起空拳，休着相、秤鎚是鐵。敢承□□當，時要丈夫剛烈。古佛拈花更不過，建章宫下，灞陵橋上。天地蝸牛蠻觸待，功名蟻穴槐安相。近新來微微笑，今時幾箇齊腰雪。嘆杜鵑啼得血流枝，誰知切。

啞人夢，難分別。耳聾漢，偏解説。有孤峰頂上，木人饒舌。鳥噪猿啼談不二，松風澗水真玄泄。這機關打破看寒空，家家月。

其八

元本當初，無一物、萬緣濛漠。嘆同流學道，誰肯死前除削。兩掌三拳空熱鬧，揚眉瞬目千般作。看眼光落地見賢家，抬手脚。

絶妄念，忘人我。名利斷，是非趍。伴烟霞深處，坦然行樂。境滅心忘無生豁，逍遥天廓。顯一輪孤月射寒潭，實無錯。

其九

法在先天，玄妙處、無言可説。其要在，守乎中正，靈臺瑩徹。太極神居黄谷内，先天炁在玄關穴。寂然不動感而通，憑剛烈。

運風雷，祈雨雪。只此是非呪，非符非役鬼神，驅妖孽。罡訣。寂定神歸元谷府，功成行滿仙班列。翫太虚穩穩駕祥雲，朝金闕。

莫月鼎

其十

買得青山，便收〔起〕、草鞋藜杖。更不過，建章宫下，灞陵橋上。天地蝸牛蠻觸待，功名蟻穴槐安相。近新來微微笑，今時幾箇齊腰雪。嘆杜鵑啼得血流枝，誰知切。

啞人夢，難分別。耳聾漢，偏解説。有孤峰頂上，木人饒舌。鳥噪猿啼談不二，松風澗水真玄泄。這機關打破看寒空，家家月。

〔望江南〕

山中好，最好是春時。紅白野花千種樣，間關幽鳥百般啼。空翠濕人衣。

茶自採，筍蕨更同薇。百結布衫忘世慮，幾壺村酒適天機。一醉任東西。

丘長春

夏

山中好，長夏正相宜。脩竹萬竿金鎖碎，飛流千尺玉簾垂。何處有炎曦。　松影下，散誕更無拘。沉李浮瓜供枕簟，蒼松白石伴琴碁。一醉任風吹。

秋

山中好，秋景不凄凉。白酒黄鷄新稻熟，紫茱金菊有清香。橘緑滿林霜。　凉月白，松檜鬱蒼蒼。但見村翁歌賀社，不聞丁壯在門傍。一醉又何妨。

冬

山中好，末後稱三冬。紙帳蒲團香淡碧。竹爐茶竈火深紅。交袖坐和沖。　人如夢，百歲等閑中。梅蕊綻時泉脉動，雪花飛處鴈書空。一醉徒春風。

月上海棠❷

劉鐵冠

全真辦下無空過，布袍麻絛腋袋掛。剪髮鬅頭，逍遥自在行踏。簞瓢把。　每日沿門乞化。低頭稽首纔道罷。又撞着箇魔頭來説話。問道先生，元是甚麽人家。隨緣答。俺師父丘劉譚馬。

其二

昨夜因打北邙山過，見箇骷髏兒道邊卧。雨洒風吹，骷髏被牧童打破。知他是李四張三王大。　低頭無語思量我，大限來時怎趖躲。家有千金，難免這場灾禍。休争我，到底一家一箇。

其三

吾言勸了千千萬，無一箇回頭猛烈漢。教上千般，猶道火院牽纏絆。没計算，一限又推一限。　憂兒憂女没衣飯，指望百年永作伴。閻王來追，鬼使上門喚。拖將去也，不道家緣不辦。

山亭柳

世事堪憂，光景難留。春去又逢秋。四季催人老，百勘破從前似假，着甚攪閑愁。　慷慨幸遇希夷教，塵情事、一筆都勾。下志速勤修。有等愚癡輩，馬丹陽喚不回頭。打的無緣業鬼，有分做骷髏。

---

❶案以下馮尊師、虞集所撰《蘇武慢》合三十三首。朱孝臧《彊村業書》所録文，與《道藏》本多有不同。今擇取數字校補《道藏》本。不復詳注。

❷以下三首應爲曲調。

鳴鶴餘音卷之三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滿庭芳

王重陽

汝奉全真，繼分五祖，略將宗派稱揚。老君金口，親付與西王。聖母賜東華教主，東華降、鍾離承當。傳玄理，富春劉相，吕祖悟黄糧。弘誓願，行緣甘水，復度重陽。過山東遊歷，直至東洋。見七朵金蓮出水，丘劉譚馬郝孫王。吾門弟，天元慶會，萬朵玉蓮芳。

其二

馬丹陽

吾劍非凡，玉皇宣賜，非吾誰敢承當。青蛇三尺，時復起祥光。剔起乾坤骨髓，□劈開、太一真陽。耶溪歐冶，金水配柔剛。　不知何處用，除邪斬怪，寧静諸方。□斡開萬象，盡化玄霜。惟有修行不謹，輕輕指、魂魄飛揚。匣中響，雷聲震動，萬里鬼神藏。

其三

三千真人

搭手尋思，百年如夢，算來何不清閑。逍遥快樂，日月韶光似箭，不覺□、人老花殘。思今古，從前勇猛，盡葬在北邙山。　不如心行善，□無煩惱，到，意馬牢拴。牛、常在金欄。修行事，自家性命，莫作等閑看。

其四

落魄閑人，逍遥懶漢，逢人不語西東。騰騰兀兀，來往似塵中。乞化前街後巷，安居住、古廟閑宫。傍人問，這般懶漢，却是甚家風。　諸公。休分辯，三清上聖，鍾吕爲宗。拜丘劉譚馬，斡運神功。得處玄玄妙用，清虚志、款款朦朧。真空就，長生□話，三教習皆通。

其五

馬丹陽

年小靈童，出家學道，師言側耳須聽。清晨早起，掃地莫揚塵。梳洗身邊潔浄，□然後、刷釜拈盆。厨房内，油鹽米麵，休得費半毫分。　客來，須接待，行須緩步，語要低聲。守清貧寂淡，莫戀浮榮。遇晚端身正坐，心清浄、滿目光生。休改變，天長地久，自有好前程。

其六

昨日花開，今朝花謝，算來眼下時光。成家立計，劫劫與誰忙。纔見青春年少，霎時間、緑鬢成霜。堪嗟嘆，人身不識，自恁苦無常。　不如，早〔覺〕悟，金銀過斗，難免無常。思鄉嶺上，空滴淚成行。兒女無箇肯替，到頭來、獨自承當。聽吾勸，迴光返照，相伴馬丹陽。

其七

男作行尸，女爲走骨，爺娘總是骷髏。子孫後代，番作小骷髏。日久年深長大，辦資財、匹配骷髏。聚滿堂，□□活鬼，終日翫骷髏。　當家，骷髏養骷髏。有朝身喪，漢，忙忙劫劫，長養骷髏。誰替你骷髏。三寸主人氣斷，活骷髏、相送死骷髏。休悲痛，勸君早悟，照管你骷髏。

其八

歸去來兮，不如歸去，算來都是便宜。也無煩惱，也没是和非。選箇巖前浄處，好蓋箇、小小菴兒。黄昏後，安眠一覺，直睡到大齋時。無事，逍遥快樂，幾箇人知。□高官好做，也要追陪。假若前遮後擁，金魚帶、壓損朝衣。思量後，一箇口裏，插得几張匙。

其九

道教初興，釋門微顯，一興一廢如然。達磨闡教，東土至西天。都是後學晚輩，貪酒色、損壞真源。争財氣，不依教法，也望到西天。三千年一遇，全真大教，甲子天年。□丘公闡教，萬朵金蓮。上界群仙在世，諸魔難、道化才賢。君知否，今番不遇，更待萬餘年。

其十

兒女如花，妻顔似玉，算來眼下時光。積財千萬，難買不無常。驀地陰公來請，無辭訴、更不推忙。空歸去，資財換主，兒女各分張。聰明賢達者，早離火院，趁了忙忙。□逍遥散誕，落箇清閑。飢後巡門化飯，寒來〔後〕、紙布衣裳。無牽繫，神仙未了，落得壽延長。

十一

身是庵兒，性爲庵主，耳目便是門窗。壁中爲舍，腹〔裏〕是厨房。心是當厨博士，運水火、煉就元陽。心寧聖，到處隨現，不在功全。不須行滿，一志無疑，上聖勸諸門弟，肯忘形忘體，隨我昇天。

十四

甘草人參，天麻芍藥，薄荷荆芥川芎。乳香没藥，白芷共甘松。玉金梨蘆桔梗，甘菊花、藁本茯苓。防風等，細辛分兩，各自要均停。　問甚渾身壯熱，管甚偏正，夾腦頭風。着將一字，□□嗆鼻中。當下神功有準，李貴妃、曾壞雙睛。端的效，章宗見喜，加做一提金。

十五

二氣旋還，三宫升降，往來於數無窮。透關神水，鉛汞過三峰。返復周流八脉，戊己煉、陰虎陽龍。凝精處，

十三 ❶

遇此荒年，天下門徒，受魔受難。過此番纔顯真誠，道友刹那，慷慨應過天仙。廣化天尊，忠昭烈士，甲子旬中要五千。加剛志，九天仙闕，無數金蓮。　逢魔一志當先，心上休教邪共偏。舉刀時，一性如山不動，三清上聖，到處隨現，不在功全。不須行滿，一志無疑，上聖勸諸門弟，肯忘形忘體，隨我昇天。

金花的的，□外見形容。　靈光真造化，天機深遠，推測難通。算利名酒色，恰似秋風。大道玄爐進火，三田内、養出神功。功成後，天書來召，平步赴瑤宮。

十六❷

〔張伯端〕

真鐵牛兒，形容醜惡，性剛强偏好爭馳。人人皆有，那箇解牽騎。種就黄芽滿院，更須用、神水澆之。中宫裏，若無此獸，安得□嬰兒。　乾坤真動静，生成活計，總賴於伊。飢餐虎髓，渴飲水銀池。夜半牽連進火，明光迸、海底騰輝。牧童向，華池宴罷，乘箇月明歸。

十七

石火光陰，人身不久，算來生死難防。忽生或滅，恰似電争光。識破形骸假合，尋得箇、出世仙方。思量後，回心向道，要認箇法中王。

時時常見面，同行同坐，同飲霞漿。□□□□□□。同伴清風明月，同一志、同見天光。同相會，同師訪道，同唱滿庭芳。

滿庭芳　修鍊　白玉蟾

鼎用乾坤，藥須烏兔，恁時方煉金丹。水中虎吼，火裏□龍蟠。況是兑鉛震汞，自元谷、上至泥丸。些兒事，坎離復姤，返老作童顔。　五行全。四象不調停火候，間斷如閑。六天罡所指，玉出崑山。不動纖毫雲雨，頃刻須、直透三關。黄庭内，一陽來復，丹就片時間。

其二

道釋儒門，三教歸一，算來平等肩齊。道分天地，萬化總歸基。佛在靈山證果，六年後、雪嶺修持。儒門教，温良恭儉，萬代帝王師。〔大〕道傳秘訣，佛流方便，忍辱慈悲。大成至聖，豈〔可〕辯高低。都是後學晚輩，分人我、説是談非。休争氣，三尊一體，瞻仰共皈依。

其三

這炷名香，天然清秀，生於象帝之先。金爐焚處，裊裊起祥烟。不是沉檀乳降，亦不是、四和龍涎。括來獻，先賢後化，五祖大羅天。　此香靈妙處，遍周法界，氣味真全。開人鼻竅，〔透〕入至通玄。願八荒四海，同霑至化，道氣綿綿。從今後，一人有慶，萬萬餘年。

其四

命似清風，性如朗月，瑩然獨見輝輝。靈光普照，何日不歸依。常在無明之處，任昇騰、斗轉星移。通真理，不無不有，動静應神機。　其間多少事，皆是方寸，或是或非。在人人運用，志見高低。悟者頭頭皆是，未明時、處處皆迷。修真士，觀天行道，功滿步雲歸。

其五

壽竹長青，壽松高聳，壽山壽水俱全。壽星壽夜，壽象現中天。壽祝長生不老，壽香一炷，寶鼎龍涎。壽童引，壽龜壽鶴，壽燭比金蓮。　壽盤添壽果，壽桃初熟，壽滿三千。壽筵歌壽曲，壽酒與流連。壽從今去，福壽無邊。壽仁者，壽門高大，福壽永綿綿。

其六

辰出街頭，酉歸堂内，切須規矩隨

身。志誠香火，早晚去朝真。遍歷名山福地，不耻問、參訪高人。休誇逞，燒丹並煉藥，琴碁書畫，各有司存。應干請祈法術，都是謾勞神。且任隨緣乞化，省多少、勞碌精神。團欒坐，齊同慈愛，異骨總成親。

其七

減飯除情，敵魔戰睡，聖賢學道根基。進人退己，用事契心機。遇境休生烟火，安閑處、性要無疑。争知道，洪波跳出，却還入希夷。　罷貪財色酒氣，掣開利鎖，截斷嗔癡。完全性命，物外何爲。悟徹元初色相，功成也、歸去來兮。乘丹鳳，蓬萊宮裏，獨步訪鍾離。

其八

稽首諸兄，略聽吾勸，化飯朝日隨緣。殘餘好惡，只要自心堅。飽後歸庵静坐，無益語、閉口藏言。他人過，見如不見，方寸得安然。　且休，尋玄妙，牢拴意馬，緊鎖心猿。〔要〕去除人我，滅火消烟。晝夜敵魔戰睡，常寂静、調息綿綿。君知否，如斯妙用，子母自團圓。

其九

今日榮華，前生福善，悟來更好重修。百年光景，生滅水浮漚。販骨無休〔無〕歇，歡未盡、又遭愁愁。嗟人世，忙忙造業，幾箇肯抽頭。　清閑，歸物外，逍遥獨步，身内閑搜。把汞鉛和柔弱，觸來□、無火無煙。通真理，無情無慾，無罪亦無愆。　諸公休外覓，天真一點，元在心間。被黑雲遮障，不計餘年。好用清風吹散，雲收處、露出青天。森羅見，一輪明月，光耀照無邊。

十一

過去休思，未來莫想，見前一念俱忘。三心滅去，顯出法中王。便是生界、永列仙儔。　乘雲去，真容不朽，免前面目，無形貌、獨露堂堂。玄玄理，四方真炁，攢結聚中黄。　閑閑，常内守，勝如塵世，苦海茫茫。任隨緣隨分，柔弱和光。漸漸輪迴路出，看看近、來到蓬莊。功成日，携雲獨步，朝見禮虚皇。

十三　武當降筆　辛天君

玉皇傳宣，搜求仙子，□□六百餘員。仙官仙位，補闕大羅天。勅下諸神採訪，隨方所、選覓高賢。三元日，書人功行，飛奏御爐前。　全真門弟子，修功積行，專要心堅。猛降龍伏虎，煉汞烹鉛。一旦天書選舉，雲霄路、快著仙鞭。朝金闕，三清殿下，作

箇狀元仙。

十四

百歲光陰，渾如一夢，不覺過〔了〕春秋。憨癡愚昧，日夜爲家憂。衣食前生注定，更何須、物外貪求。當思忖，深坑火院，終日箇如囚。

聽我勸，兒孫福禄，莫與爲牛。把恩情挫碎，物外精求，管甚紅輪西墜，儘教他、月出東頭。降心定，回頭是岸，咫尺到瀛洲。

十五

盡説烟消，皆言火滅，觸來總是無明。不知不覺，怎得離衆生。道本易行易曉，奈心迷、難曉難行。心魔障，未成大善，方寸不能營。　同流，聽囑付，是非休辯，人我休争。嘆行尸走骨，何辱何榮。急救自家性命，忘神和、清潔真形。靈靈語，蓬萊閬苑，三島是前程。

沁園春

呂洞賓❸

世事紛紛，似水東傾，甚時了期。嘆利名千古，争馳虎豹，丘原一旦，總伴狐狸。荆棘叢中，桑榆影裏，亂塚堆堆知是誰。君知否，謾徒勞百載，空皺雙眉。

争如歸去來兮。放四大優游無所爲。歸碧岩〔古〕洞，完〔全〕性命，臨風對月，笑傲希夷。一曲弦歌，千鍾美酒，日月循環不老伊。童顔在，鎮龜齡鶴壽，罷唱黄雞。

其二

不喜輕裘，布衣芒履，任春與秋。〔縱〕傍人笑我，生涯□拙，塵寰碌碌，畢竟何求。物外蓬瀛，壺中方寸，論此宗風没價酬。誰知道，無爲快樂，不羨王侯。　多謀轉使多愁。恰似吞他名利鈎。看日前些子昇沉事，把天機喪盡，不肯抽頭。蜂爲花忙，蛾因燈逝，只恁迷前忘後憂。嗟身事，莊周蝶夢，蝶夢莊周。

其三

大道無名，大音希聲，大器晚成。笑迷人管見，不言便了，似鑽冰取火，緣木紐石爲繩。使盡精神，虚勞神用，磨磚作鏡，怎覩求魚甚日烹。愚癡輩，磨磚作鏡，怎覩光明。　何須百計經營。守朴朴淳淳絶愛憎。澄虚心實腹，谷神不死，深根固蒂，久視長生。

其四

瑞雪翻雲，長風舞浪，仙家畫圖。問城南老樹，如今在否，洛中强客，還再來無。獨上君山，渺觀磊石，八百里清波漾巨區。何曾錯，有茶中上竈，酒裏仙姑。　終須度了肩吾。却稽首終畢竟何求。物外蓬瀛，壺中方寸，題詩去後，東南衆老夫。自太平寺裏，宗風没價酬。誰知道，無爲快樂，不羨王侯。

其五

黄鶴樓前，吹笛之時，先生朗吟。想劍光飛過，朝遊北海，墨籃放下，夜醉東林。錨煮山川，粟藏世界，有明月清風如此心。呵呵笑，釀成白酒，散盡黄金。　知音自有相尋。休踏碎葫蘆斫斷琴。唱白蘋紅蓼，廬山日暮，西風落葉，渭水秋深。三入岳陽，再遊溢浦，一自悠悠直至今。桃源路，不妨來往，同與登臨。

其六

切勸學人，悟取靈臺，休得外求。這天機玄妙，□非容易，與君今日，細說根由。沒口婆婆，偏能言語，沒脚童兒擅蹴戲毬。真消息，見雲埋玉洞，月照金樓。　有誰似我能修。把獅子擒來變作牛。向黄河浪裏，□翻筋斗，太陽宮裏，捉住獼猴。白雪花開，青雲子結，占得玄關第一籌。仙宮舍，跨驪龍歸去，永翫瀛洲。

其七

昨夜南京，今朝北嶽，修焉忽然。遇洞中有酒，渴來好飲，君山作枕，醉後高眠。出入無迹，往來不定，半似癡呆半似顛。隨身處，有一襟風月，兩袖雲煙。　人間漂蕩多年。又排辦東華宇宙，景物皆新。第二筵。把玉樓推倒，種吾琪樹，黄河放淺，栽我金蓮。擊碎珊瑚，翻身蓬島，稽首虚皇御座前。無難事，功成八百，行滿三千。

其八

打破疑團，謝了空花，飲啄隨緣。有蒲團禪版，消磨白日，臨風對月，可度流年。携箇山童，拖條藜杖，閑趁松風影裏眠。從今後，袖金針玉線，頓鎖爲煙。　何須祖祖相傳。被渭水松風泄盡禪。〔在〕昔年會向，水中摸月，如今却解，火裏生蓮。向上宗乘，别無玄妙。十百元來是一千。翻身處，見漚停巨海，雲散長天。

其九

瑞雪長空，布滿周天，〔天〕色似銀。況此物不論貧富，應無深遠，觸處皆均。片片不教塵污，落處冥冥不聽聲。江天静，見天華宇宙，景物皆新。　教人驀地歡欣。似一派銀河徹底清。聚時節如鋪□玉，散來後，無踪無影無形。此是天機真造化，不比尋常假造成。陰消盡，待三陽數足，别换新春。

其十

自古賢愚，日月輪催，盡沉下泉。漢張陳義斷，□因名利，恣奢華後，破壞家園。墳廟江邊，漢陵原畔，勢盡還空皆亦然。英雄輩，盡道傍壞塚，衰草綿綿。　嗚呼往事堪憐。染虚幻浮花逐逝川。又争如省悟，塵勞愛趣，貧閑居素，保煉丹田。越過輪迴，超昇苦海，直上清凉般若船。逍遥岸，會玄妙雲路，同訪桃源。

十一

好無來由，名利區區，幾時盡頭。除身外盡是閑愁。猛割斷冤算榮華富貴，名高位顯，妻兒艷女，肯做持修。冷淡玄門，清虚妙道，苦澀難行孰意留。修行路，悟輪迴生死，有分仙流。

情去便休。頂幘巾布素，隨緣度日，逍遥雲水，物外遨遊。閑裏尋閑，損之又損，火滅煙消絶外求。將歸去，這酆都路變，蓬島瀛洲。

十二

絶品龍團，製造幽微，建溪路賒。向南山採的，蟾酥烏血，和合北海，七寶靈芽。時遇陽春，收歸璃室，碾磨搗香塵膩水加。玉甌内，仗仙童手巧，烹出金花。　奇茶堪獻仙家。但啜罷香生兩腋。僥倖趙州難遇，盧仝不見，苦中甘味，意與誰誇。滌盡凡心，洗開道眼，返老還童鬢似鴉。真奇瑞，願人人

解飲，同赴煙霞。

十三

自古神仙，隱跡終南，萬代流傳。□說經臺上，針活枯桮，鍊丹爐下，化女石泉。四皓商山，十老古洞，尹喜親聞道德篇。結庵處，有青牛繫桮，白鹿昇天。　翊聖古跡依然。雪樣三朝畫得全。有元真文澗，松陰一夢，鍾離悟道，跨鶴金仙。二祖披氈，甘河引度，傳受重陽七朵蓮。全真教，洞天福地，象帝之先。

十四

火院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今日不知明日事，忙忙劫劫，苦苦貪求。人似風燈，草頭珠露，俺見傷心珠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　休休聞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麤衣淡飯隨緣過，任傍人笑我，我又誰愀。限到頭來，不論貧富，着甚來由日夜愁。聞年少，把家緣棄了，海上雲遊。

十五

真一長存，太虛同體，妙門自開。既混元初判，兩儀布景，歸根復命，全藉靈臺。浩氣衝開，谷神混化，一點靈光空際來。凝神處，聽龍吟虎嘯，殺地風雷。　奇哉妙道難猜。解點化愚迷昇降，已占逍遥陸地仙。無煩惱，任開懷縱筆，注寫書篇。

十六

馮尊師

要做神仙，鍊丹工夫，亦有何難。向雷聲震處，□□□□，玉爐火熾，土釜煙寒。　姹女乘龍，金翁跨虎，片餉之間結大還。丹田裏，有白鵝一箇，飛入泥丸。　河車運上崑山，全不動纖毫過此關。把龜蛇烏兔，生擒活捉，霎時雲雨，一點成丹。白雪漫天，黄芽滿地，服此刀圭永注顏。常温養，使脱胎換骨，身在雲端。

十七

大智閑閑，放曠無拘，任其自然。寄雅懷幽興，松間石上，高歌沉醉，月下風前。玉女吹笙，金童舞袖，送我〔元〕炁入太玄。玄中理，盡浮沉浩浩，來去綿綿。奇哉異景難言。算別是人間一洞天。□立身敦厚，銷磨歲月，從他輕薄，海變桑田。神炁冲和，陰陽昇降，已占逍遥陸地仙。無煩惱，任開懷縱筆，注寫書篇。

十八

曠劫威音，頓悟之時，不假外緣。任騰騰兀兀，天涯海角，閑雲野鶴，豈管流年。月下風前，逍遥自在，興則高歌困則眠。回頭處，落花飛絮，遠水輕烟。　本來無説無傳。道乃〔是〕强名豈有禪。這桃紅柳緑，自然消息，何須扭捏，擊竹拈蓮。大相無形，真空非有，論甚纖毫與大千。石獅子，敢胡言貉語，説地談天。

十九

古往今來，一刹那間，又早百年。任石崇富貴，陳平貧賤，顔回短命，盜跖長年。南陌新阡，此邙舊塚，盡是許多愚共賢。全不見，金釵十二，珠履三千。　只因不鍊還丹。箇箇道凡夫無下風前。玉女吹笙，金童舞袖，送我〔元〕炁入太玄。玄中理，盡浮沉浩浩，宿緣。□庭前頑石，尚能聽法，城南老樹，猶解成仙。斗酒篇詩，張琴隻劍，

具結人間歡喜緣。人問我，如何是道，笑指青天。

燭影搖紅

金菊初開，玉蟾新滿昇天皎。重陽佳致始恢弘，圓鑑亭亭照。上界中央奮矯。桂花鮮、雲收八表。綠枝裊裊，素魄團團，於中奇妙。　細蘂繁英，洞天幽圃知多少。高臺深夜最堪觀，得遇圓明了。風動清香盤繞。爛銀霞、交光池沼。一叢霜氣，萬古冰輪，沖和誰曉。

臨江仙

達道逍遥無事客，狂歌度日欣欣。孤然一性朗然真。清如三島月，閑似九霄雲。　語話參差絶世夢，心頭不掛微塵。四時遊翫百花親。壺中天不夜，物外景長春。

鶯啼序❺

呂洞賓

三峰路險，雪滿空崖，瑞祥煙霧起。澗畔聽，龍吟虎嘯，電閃星輝，迸出紅光，鬼神驚避。　鉛凝汞結，爐中養就，丹點瓦礫。成至寶，愚人餐一粒。延年紀。那堪更有，神珠萬顆，流霞晃耀，遍穿宮裏。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蘇幕遮

馬丹陽

上丹田，玄空路。玉鎖金關，八卦珠簾庫。左有青龍，右有白虎。碧服胡僧，便是三清土。　虎伏龍，龍伏虎。戰退三尸，贏得河車路。意馬心猿牢拴住，運上崑崙，透入泥丸去。

其二

中丹田，多玄妙。聚寶池中，五色霞光照。姹女嬰兒盡歡笑。鍊就金丹，價值千千兆。　服一粒，馨香妙。換骨抽胎，萬病消除了。返老還童年又少。快樂逍遥，倚定岩溪曉。

其三

下丹田，明仙道。有箇牛兒，不喫尋常草。玉液華池滋味好。白雪黃芽，喂得牛兒飽。　金龍頭，銀纏繳。瑩潔無塵，遍地如雪罩。擺尾摇頭嗽聲叫。過海穿江，直上蓬萊島。

---

❶此首詞牌應爲『沁園春』。原本作『滿庭芳』，有誤。

❷此詞原未署名。詞又見《悟真篇》，是張伯端撰。

❸此詞見《磻溪集》，應爲丘長春撰。原本題名有誤。

❹原缺署名，《全宋詞》題作葛長庚。

❺此詞牌有誤，不合詞譜。

其四

朗然子

精氣神，須保愛。一粒金丹，每在街頭賣。四十年來無人買。鬧花叢裏，還了鴛鴦債。　九三爻，地天泰。離上金烏，飛入銀蟾界。百尺竿頭做一解。這些工夫，任使傍人賽。

其五

丘長春

嘆人身，如傀儡。五彩粧成，盡是虛瞞昧。叉手棚頭談今古。相呼相喚，空向人前舞。　出來時，如風雨。氣斷之時，七魄三魂去。饒你棚前搥畫鼓。喚不回頭，終没回來路。

〔南曲〕生查子❶

丘長春

夜來忽覩一場希，乍見幾箇燈蛾兒堪人嗟呀。愛慾貪嗔不肯捨，錯認燈光隨高隨下。　火焰跟前百般顛耍，十分燒着全然不怕。直待燈盞内做箇焦巴，這回休也。　休也休也。奉勸你諸公略聽予勸，休似燈蛾兒心生愛戀。戀着恩愛老了面。面皺髮白，腰曲頭低，耳聾眼暗。覓箇回轉，把往日風流一刀兩斷。聞身康健，早做箇惺惺洒洒漢。猛跳出凡籠，便是一箇了辦。

解冤結❷

丘長春

北方一日，南方一日，共東西、四方交日。夢寐沉沉，〔宜〕往來、遊行消罷。獨露真常，不生枝節，性命亦無高下。亦無内外，其中就裏，元無真假。明萬法。這真如一點，不須安劄。都來幾日。暗推排、今朝明日。不覺悟得無生話。無作無爲，大道無執把。推排，到聖賢、佳音來日。洞天開、是吾歸日。

其二

丘長春

山河已定，干戈不起，太平時、八方和氣。齋醮頻修，盛報答、虛空天地。謝洪恩、暗中慈惠。　千年一遇，神仙出世。幸遭逢、莫生輕易。供養精嚴，但一歲、勝如一歲。遇良辰、大家沉醉。

喜遷鶯

丘長春

死生都怕。這輪迴販骨，如何得離萬法。告師父慈悲悲，提携點化。

其二

丘長春

死生不怕。仗剛風一掃，般般都罷。獨露真常，不生枝節，性命亦無高下。亦無内外，其中就裏，元無真假。明萬法。這真如一點，不須安劄。都來幾日。暗推排、今朝明日。不覺悟得無生話。無作無爲，大道無執把。推排，到聖賢、佳音來日。洞天開、是吾歸日。

其二

丘長春

山河已定，干戈不起，太平時、八方和氣。齋醮頻修，盛報答、虛空天地。謝洪恩、暗中慈惠。　千年一遇，神仙出世。幸遭逢、莫生輕易。供養精嚴，但一歲、勝如一歲。遇良辰、大家沉醉。

熬心香❸

〔丘長春〕

大道無形，方寸何憑。在人人、智見高明。能降衆欲，解斷群情。作鬧中之閑，忙中静，濁中清。　情態如嬰，懷抱如冰。自朦朧、覺〔破〕前程。吾言致祝，君耳深聽。下十分功，十分志，十分誠。

其二

丘長春

情慾消忘，脱了根塵。樂虚〔無〕、恬淡崇真。形如野鶴，性似孤雲。到處爲家，風爲伴，月爲鄰。　住世無心，異俗超群。握玄機、哩囉哩嗹。□甚是明心，甚爲見性，甚是萬緣不掛。省一點，顔貌常新。得至真功，全真甚爲明月清風，甚是玲瓏脱洒。了真法。

行，侍真君。

昭君怨

坐後談禪説道，起後不依些少。心口自尋思，好呆癡。日用機關千萬，何曾滅了一件。欲望做神仙，好難天。

其二

學道須憑一志，無志難逃生死。對境志如山，自然安。萬法不離清淨，性定方能得命。會得這玄空，道必通。

霜天曉角

浮生碌碌。盡飄流世欲。空恁苦爭活計，被情愛海没。謾儔機狡，夢中競利禄。縱有百般榮貴，誰念光陰迅速。

其二

世事促促。莫勞心役役。棄塵早歸林下，蓋箇低低茅屋。映窗疏竹，洒洒風生玉。萬叠青山爲友，那管桑田翻覆。

促拍滿路花❹

〔呂洞賓〕

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忙忙塵世裏，獨自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蟠。九轉丹砂就，一粒刀圭，餌爲陸地神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黄糧猶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真道立身難。拂袖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溢浦廬山。

驀山溪

不如歸去，作箇清閑漢。著甚來由，惹别人、三長兩短。天公許大，何處不容身，且謾着，有生涯，試待尋思看。鑑湖裏面，淺山林畔。住箇小庵兒，且隨分、麤衣淡飯。嘲風詠月，蕭散過平生，塵世事，盡如麻，我也誰能管。

浪淘沙

脩竹間青松，翠影重重。道家樓閣白雲中。隔岸紅塵飛不到，水浸寒空。此景與誰同，洞口仙翁。素琴彈罷倒金鍾。笑傲煙霞無一事，明月清風。

其二

〔呂洞賓〕

一箇主人翁，住在靈宫。無形無影亦無蹤。鐵眼銅睛觀不見，體似虚空。出入不通風，天地難籠。被吾擒在藥爐中。運起周天三昧火，煅鍊真容。

其三❺

〔呂洞賓〕

我有屋三間，住在深山。四無墻壁海遮攔。萬象森羅爲斗拱，瓦是青天。不漏數十年，也是前緣。一朝功行滿三千。降得活龍伏得虎，方表神仙。

永遇樂

忙裏偷閑，鬧中取静，利名休競。有限光陰，無涯塵事，貪愛何時盡。無情烏兔，催人早老，暗裏換了緑鬢。此形骸、假合幻化，算來有甚憑準。隨緣度日，和光同塵，惹甚閑愁閑悶。富貴由天，榮華是命，休更勞方寸。心中無事，眼前清淨，俱是快活時景。你若待、般般稱意，耐心且等。

跨金鸞

牛真人

錦堂春，璚仙朝列璚筵。遇良辰、名香共爇，吐氤氲、瑞藹祥煙。慶三真、重陽五祖，願當今、聖主遐延。昔有軒轅。駕龍騰飛，上朝玉帝自爭先。

恁時萬聖齊會，宴賞共留連。簫韶美，金童捧盞，玉女傳宣。　觀神宮、仙苑異景，降鸞鳳、鶴舞翩翩。仙童報，蟠桃正結，丹桂初圓。　萬載金龜，千秋玉兔，老人星見，慶這些事，洞天佳景，還也勝塵緣。　無來去，天地同壽，日月齊年。

踏莎行

一領布袍，一床紙被。　葫蘆拄杖爲行李。　三盃兩盞樂天真，誰能與你爭閑氣。　滿眼蒼生，爭名奪利。　朝朝只要巴家計。　教他喫箇土饅頭，方知裏面滋味。

喝馬一枝花

雨過山花綻。　霧斂雲收天漢。　清閑幽雅處遊翫。　古洞巖前，時把金丹鍊。　不愛乘肥馬，富貴榮華，是非都不管。　獨坐茅齋看古傳。　把道經時轉。　橫琴膝上撫，鶴來見。　紫綬金章，是則是，官高顯。　五更忙上馬，爭如我仙家，日午柴門猶掩。

探春令

草堂三鼓夢遊仙，到蓬壺閬苑。　正白雲滿地無人掃，信幽圃，香風旋。　群真朝列黃金殿，醉流霞瑤宴。　頓覺來一片清涼意，似明月，山頭見。

黃鶴洞仙（帶喝馬）　馬丹陽

終日駕鹽車。　鞭棒時時打。　自數精神久屈沉，如病馬。　怎得優游也。　伯樂祖師來，見後頻嗟呀。　巧計多妙，妙中玄。　無相貌，莫團圓。　往來方贖了身，得志馬。　須報師恩也。　無遮攔。　清風明月前。

無夢令二首　馬丹陽

猛悟百年彈指，淚似迸珠不止。　人命無常，看青雲、雨過山水。　韶華盡過了，百年如夢，有似希夷。　忘情急解死生憂，管甚石中火起。　石中火起，一任停喪在地。

學道非難非易，怎敢已而不已。　專下死工夫，悟得長生活計。　長生活計，收拾精光神氣。

柳梢青

布袍草履歷天涯，朝市與雲霞。　隨分有些活計，杖挑周易南華。　客來問我浮世事，無言指落華。　鍊就水雲情性，脚踏到處爲家。

一剪梅

麤布寬衣下領袍。　一襟瀟洒，兩袖飄飄。　水雲活計伴漁樵。　過得今宵，莫問來朝。　九節蒼龍仗一條。　群真朝列黃金殿，醉流霞瑤宴。　頓覺來一片清涼意，似明月，山頭見。

醉桃源

本來無説本無言。　澄寂湛然。　湛然常寂炁神全。　希内自觀玄。　玄中妙，妙中玄。　無相貌，莫團圓。　往來去，怎遮攔。　清風明月前。

女冠子　馬丹陽

人命無常，看青雲、雨過山水。　韶華盡過了，百年如夢，有似希夷。　忘情絶愛念，好把意馬心猿牢繫。　綿綿密密。　有似出息，常不保入息。　十年一似修真理。　做神仙、萬無一失。　門生莫生疑。　若有纖毫虛謬，馬風罰作陰山爲鬼。　心行常不昧。　遍十方、觀照天地。　累成功行，自有金童來認你。

玉交枝

我已叮嚀勸。　展手心休倦。　後巷前街，茶坊酒肆且遍。　繞巡門，散喏好降心，與修行方便。　一志休回轉。　趁了今生願。　神氣冲和，陰陽昇降，虎龍爭鬬，迸金燦爛。　繞丹田，看真人出

現。

歸朝歡

天地初分何處寄。父母無生名甚字。須將這箇要分明，推窮此理寧論是。細細傳不二，甚日得言賜。忽往來頻，不知迷迷，亦能整究從前事。爾真靈前面至。認得無形觀喜示。惺惺覷着甚端嚴，輝輝返照通容易❻。見時惟覓妙玄微，雅深中透出圓光，五般顏采，復本總祥瑞。

王重陽

六么令

真清真靜，便是虎和龍。澄澄湛湛，嬰兒姹女自昇騰。寂默刀圭根本，齋戒換西東。時中十二，常常覺照，內調神氣玉爐功。何須尋枝摘葉，豈論語丹經。假餘玄妙，知懶墮、亦成空。滅睡忘言除慾，飲膳少豐融。外係疏嗇，人情薄淡，念頭打破漸幽通。

陳益之

賀新凉❼

算人生、不如意事，滿酌開懷酒。笑小兒真厮戲，到了翻十常八九。造化小兒真厮戲，到了翻前覆後。謾只向、塵中奔走。多滿時賢口。

王通叟

紅芍藥

人生百歲，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五十載，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載之中，寧無些箇煩惱。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幸新來有酒如澠，結千秋歌笑。但得過、隨緣便休。

王重陽

宣靖三臺　化丹陽

有限形軀，無涯火院，刹那催促光陰。想人生、有等愚迷，忙夜驚。有等愚迷，有似當風燭，整日家、晝迫渾沉。愛子憐妻，被冤家、繫纜縈身。猛悟迴頭，名韁割斷，恩山推倒重難。風雨換朱顏。更誰管、安仁鬢斑。掀天聲價，凌雲氣勢，短夢破槐安。土榻安眠，牢拴意馬，無爲大道人難曉。只爲工夫少。猛悟迴光常返照。三田之內，六府之中，塵垢頻頻掃。諸緣斷處清懷抱。莫教鬬亂身心。慧劍揮時，斬群魔、萬神自寧。二炁相交，龍奔虎走，金烏玉兔相迎。入玉爐、金鼎丹砂，煉陽神、出朝玉京。此箇家風，冰清玉潔，點頭多謝知音。欲要成雙全後，價值千金。

譚真人

青玉案

白石與清泉。更誰問、桃源洞天。一爐寶篆，一甌春雪，澆灌淨三田。閑想谷神篇。不覺松枝月圓。

其二

光陰迅速不停留。春去又還秋。展破皺眉頭。且唱和、仙歌散憂。百年短景，爭名競利，圖恁惹閑愁。休恁苦貪求。但得過、隨緣便休。

其三

一爐寶篆，一甌春雪，澆灌淨三田。閑想谷神篇。不覺松枝月圓。

其二

光陰迅速不停留。春去又還秋。展破皺眉頭。且唱和、仙歌散憂。百年短景，爭名競利，圖恁惹閑愁。休恁苦貪求。但得過、隨緣便休。

其三

百年勳業鏡中看。嘆行路古來有限形軀，無涯火院，刹那催促光陰。想人生、有等愚迷，忙夜驚。有等愚迷，有似當風燭，整日家、晝迫渾沉。愛子憐妻，被冤家、繫纜縈身。猛悟迴頭，名韁割斷，恩山推倒重難。風雨換朱顏。更誰管、安仁鬢斑。掀天聲價，凌雲氣勢，短夢破槐安。土榻安眠，牢拴意馬，無爲大道人難曉。只爲工夫少。猛悟迴光常返照。三田之內，六府之中，塵垢頻頻掃。諸緣斷處清懷抱。莫教鬬亂身心。慧劍揮時，斬群魔、萬神自寧。二炁相交，龍奔虎走，金烏玉兔相迎。入玉爐、金鼎丹砂，煉陽神、出朝玉京。此箇家風，冰清玉潔，點頭多謝知音。欲要成雙全後，價值千金。

太常引

非僧非俗亦非仙。茅屋兩三椽。一點虛靈自耀。認得玄元清靜道。百關調暢，一性圓明，得出遊仙島。

〔丘長春〕

其二❽

一從東別長安道。西住蟠溪廟。茅庵冷淡，土龕瀟灑，一爐寶篆，一甌春雪，澆灌淨三田。閑想谷神篇。不覺松枝月圓。

漸扣南山雲寂渺。茅庵冷淡，土龕瀟灑，一爐寶篆，一甌春雪，澆灌淨三田。閑想谷神篇。不覺松枝月圓。

洒，官府何曾到。夜深陌上行人悄。

忽聽巖前子規叫。〔切切松梢啼到曉〕。聲聲相勸，不如歸去，爭奈工夫少。

賀聖朝

草堂初寐，青衣扃户，丹頂歸巢。抱瑤琴，高枕夢遊仙島，待閑訪三茅。

中宵睡覺，聲如鳴珮，竹被風敲。隔疏林，斜望斷雲飛，正月上松梢。

解佩令

一生懞懂，世事不曉。喫茶飯、不知飢飽。坐處生根，立一似、頑石當道。任傍人、笑我虛矯。

豈知典教。説修行、無□分剖。面上塵埃，髮鬢鬆、身披衲襖。永長生、浩劫不老。

粉蝶兒

欲識還丹，認取自家宗祖。便不計、當初來處。是誰人，椿胎骨，誰人捏塑捉住。這一靈性，元來是，鉛結聚。

既已爲人，要了自家龍虎。便不會、却擒捉住。把金丹一粒，吞來入腹。恁時免得，輪迴受苦。

武陵春

物物般般都放下，熟境目然休。忙裏偷閑鬧處收，不挂一絲頭。

動靜不拘無動静，法界莫能歸。境丘。逍遥物外，遊性似水晶毬。

丘長春

拾菜娘

一片頑心要似飛。引入千古不思歸。幸遇明師因曉了，肯教熟境再相隨。

你待東時我却西。我今省悟即從伊。萬劫輪迴皆爲汝，百般魔障更因誰。

二郎神

小張歌，也好把、繁華勘破。速認元初真面目，把意馬心猿牢鎖。百歲光陰能有幾，也不可虛過。耳却聽囑付，仙風道骨，莫向紅塵埋墮。

呵。把師父親言記着。你原是蓬萊洞裏仙，爲思凡、人間淪落。速整仙胎歸上會，莫茬苒、俗情繫縛。自思忖，假饒積玉堆金，終久幻化如何。

青梅引

我笑迷人，不信乖劣。癡心戀，貪名利縈繫。落魄狂遊，每將術藝養道，用安身己。道知和息。藜杖藥瓢，蓑衣蠻笠。縱大地有滿地真珠，那的直甚閑氣。

無限峰巒聳翠。略撰箇茅庵，用做棲心，幸有靈苗齋。更兼泉水。飢渴自然無礙。獨坐深山裏。悶看乾坤間隔，望落落如曉星之勢。再遇何年，駕雲朝上帝。

玉胡蝶

捉住玉山赤鳳，神舟同泛，激浪漂濤、枯乾北海，使巨波、澆灌西湖。自舒敷。水紋花面，此日是金鋪。光浮。便使烏龜開口，出頭喜謨，吸洪珠。盈盈照耀，恰如明月，晃晃方隅。普偏騰輝，盡成霞彩環紆。見圓珠、深深漸見，結寶丹、空外超踰。得臨大羅天上，永永惺甦。

玉液泉

這消息，幾人知，獨我全真好。大悟來，心地清涼，便分曉。本來面目常照。最玄妙。金關開，玉户閉，來往通關竅。遍三田，覺上下和冲，降銀雪，黄芽遍生芝草。

姹嬰舞跳。透引動、龍吟虎嘯。般運在，斡旋中，坎離

顛倒。龜蛇戰鬬，水火抽添，爐内燒丹，結就明珠晃耀。玉皇深恩宣詔。祥雲攢罩。恁時穩跨青鸞，歸蓬島。

鍊丹砂（浪淘沙）　馬丹陽

行道要心堅，密護丹田。調和真息永綿綿。十二時中常若見，休要塵牽。訣要避諠譁，靜處安然。須通語默默言傳。神秀丹成行滿，得去朝元。

點絳唇❾　桓真人

小小瓢兒，生得天然詫□□。身矬矮。瓢兒元有口，難開解。認得乾坤，此理誰能解。腰間帶。道人偏愛。不換金魚袋。

其二

堪嗟人人，波波劫劫貪名利。何時已。眼光落地，到此纔方悔。雖有兒孫，要替應難替。思下淚。這場滋味，認着心先碎。

其三　丘長春

昨夜醺醺，醉中似覺乘丹鳳。笙歌共。四天飛縱，悟入桃源洞。正向深溪，閑把明珠弄。□晨動。一聲風送，驚斷遊仙夢。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滿路花巖　鍾離

四大元無我，五蘊本來空。休爭人與我，逞英雄。貴賤賢愚，到了夢魂中。百年親眷屬，電裏紅光，早宜各自牢籠。

勸君勤修煉，常照主人公。來時無一物，去時空。人生有限，貪愛轉無窮。不如隨分過，一點靈光，自然明月清風。

江神子　呂洞賓

人生七十古來稀。嘆愚迷，不修持。光陰有限，成敗是和非。蓋世功名都占取，空贏得，業相隨。

暫時花酒氣財迷。得便宜，落便宜。暗裏朱顏，漸改氣神虧。陽少陰多染□患，命盡也，更推誰。

曲江秋

如何是道。這一點，古今尋求顛倒。人人有分，箇箇不虧少。皆因動念錯，染着處、便生煩惱。若也般般放

❶此首應爲散曲，雙調。
❷以下兩詞均見《磻溪集》。詞牌本名『解佩令』。
❸此詞亦見《磻溪集》。詞牌本名『行香子』。
❹❺此詞原缺署名。《全唐詩》題名『呂嵓』。
❻此句下疑有脱漏。
❼此詞僅殘存半闋。
❽此詞又見《磻溪集》。詞牌又名『青蓮池上客』。
❾此詞又見張繼先《虛靖詞》。

下，有何微奧。　隨分隨緣且過，究本來面目，直須分曉。寒爐冷竈，對虎龍吟嘯。目前便是了。更不向、外邊尋討。不問神仙與佛，共同覺照。

丘長春

梅花引

行不勞，坐不倦。任行任坐隨吾便。曉風輕，暮天晴。逍遙大道，南溪上下平。　溪東幸獲忘形友，皎月時斟消夜酒。酒盃停，月華清。披襟散髮，欣欣唱道情。

吳真人

上昇花

緊鎖心猿，悟光陰塵世，百年遄速。下手頓修，元本真靈，此日要住行屋。居家坑塹，先須跳將身已，使令孤宿。靜無觸。氣財色酒，一齊須逐。

俗景般般絶慾。更捨盡爺娘，共妻骨肉。自在逍遥，落魄清閑，認取裏頭金玉。璚英藥，花心動，放香味、滿空馥郁。異光簇。祥光燦爛，結成仙曲。

呂洞賓

步蟾宮

坎離震兑并子午。須識取、自家宗祖。地雷響、震動山頭雨。漸澆灌、黄芽出土。　捉得金晶牢閉固。煉甲庚、要降龍虎。有人問道阿誰傳，但説道、先生姓吕。

丘長春

雙雙燕

春煙淡蕩，青山媚，行雲亂飄空界。花光石潤，秀出洞天奇怪。户牖平高萬丈，盡耳目、臨風一快。多生浩劫塵情，曠朗渾無仙界❶。　堪愛。逍遥自在。疏枷鎖，抛離業根冤債。風鄰月伴，道合水晶天籟。無限峥嶸勝景，盡賜與、山堂教賣。千乘寶珠，酬取瑶琴操。操的是、鶴鳴九皐。水色清，山色近，迥然閒自樂。　俺也一如價問君誰解。

三千真人

無愁可解

古往今來，多憂少喜，淳化太平難值。幸逢聖賢出世。布道德、談羅天地。上界真人權下世。御萬國、不勞神器。中外偃武修文，敬賢尚德，致清平瑞。　何以上答天恩，佳時念、因循等閑虚費。要先崇儉約，務飽暖、不貪名利。向玄門求奥祕。戒嗜慾、保安和氣。更心上，物物頭放下，乃得免人間累。

丘長春

木蘭花慢

本輕清體妙，湛然獨與天遊。爲透入凡胎，五行圈圜，四大拘囚。窮年執迷不悟，認聲色虚幻故延留。元舊仙鄉道域，咫尺天地迢遥。　欲求返本還元，誠只在自心頭。但默默精思，時時探索，必取功收。虚空忽然粉碎，盡來生、業障一齊休。振袂蓬萊閬苑，不愁弱水無舟。

自樂❷

醉時節，就把青山靠。醒來時，興取瑶琴操。操的是、鶴鳴九皐。水色清，山色近，迥然閒自樂。　俺也一如歸閬苑，登蓬島。且恁底、寄跡人間，與造化、同遊太虚，保養得、形神俱妙。

上平西

這無常，兩箇字，最難防。要來時、無處潜藏。不論老幼，不管貧富與賢良。　不管妻子與兒郎，怎戀爺娘。身居土血逐水氣，隨風魂魄遊颺。細看來、怎不情傷。休貪火院，早早修取上天堂。三千功滿赴蓬島，永在仙鄉。

其二

引清風，邀明月，去來兮。省多

少、閑是閑非。臨山近水，近些松竹向些梅。小院活計没多般，詩酒琴棋。

〔丘長春〕

無縈繫，無煩惱，無別離。待改變、一味愚癡。蠅頭蝸角得失，何所更何爲。不如聞早樂真機，高卧雲梯。

〔丘長春〕

鳳棲梧❸

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常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輪迴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静超於彼。

〔白玉蟾〕

其二

緑暗紅稀春已暮。燕子銜泥，飛入垂楊處。柳絮欲停風不住，杜鵑聲裏山無數。竹杖芒鞋無定據。好的林泉，信脚隨征馭。拚却此心生幾許，一川風月那爲主。

〔丘長春〕

其三

西轉金烏朝玉帝。東望銀蟾，皓色籠青桂。漸扣南華排菊會，滿斟北海醽醁醉。醉倒終南山色裏，山色清高，夜色無雲蔽。一鳥不鳴風又細，月明如晝天如水。

其四

孤僻巉巖清浄界。鑿玉安身，抱道忘知解。道友相看唯莫怪，貧寒守拙無相待。富貴功名堪倚賴。多是多非，漸斂多成敗。肉食馨香終不耐，簞瓢寂淡常安泰。

其五

得好休來休便是。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虚把身心使。多少逍遥，免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歌歡，今日愁還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着甚勞神思。

其六

今日思量當日故。知我前程，迢遞時難度。福又不延天不助，匆匆要去無門路。走骨行尸今已悟。魂夢悠悠，且向磻溪住。

〔丘長春〕

卜算子　辭世

奉謝街坊豪傑户，時時念我頻相顧。

〔孫仙姑〕

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幢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來頃刻間，九轉金丹就。

喜遷鶯

丘長春

一箇蒼蠅，飛入腥盆。顧甜時，直入中心去，忘了抬身。沾其足，沾其翅，喪其形。我好嗟吁，怎不動心。甜中有苦，福内灾生。既知滋味，便好抽身。你好不惺惺，不伶俐，一箇大蒼蠅。

〔王重陽〕

虞美人❺

重陽飲〔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不須鏡子前來照，萬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遥，達彼岸頭人。

枕屏子

涉歷名山，巖巒盡皆遊過。上高坡，登峻嶺，勞神怎麼。道在身，心着物，交加相趁。終不失、本來這箇。白日同行，晚來同眠同卧。到天明，相逐定，同行共坐。驀然地，忽然間，分明識破。元來是大哥。

鐵。放交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事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捏。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

其二

厭離塵垢。便志樂虛閑，清淨爲友。劍掛寒光，兵安雲將，戰勝五行之寇。收得洞玄靈寶，跳出陰陽之殼。大丹就。鍊摘騎日月，摩挲掌星斗。英秀。超前後。隨應萬機，明顯神通手。鐵板門庭，金針玉線，到處七穿八透。引出錦麒獅子，振水禽山獸。速回首。向碧霞堆裏，高眠清晝。

其三

莫尋玄妙。我分明説破，修行關竅。戰睡敵魔，忘情絶念，此是聖賢正教。飲食則定除疑，每日勤修覺照。莫差了。待無眠無睡，心方合道。別有玄和妙，鍊氣成神，自有金光罩。五氣朝元，三花聚頂，水火運行顛倒。九陽結就還丹，射透靈臺八表。功行了。向長生路上，閑遊三島。

其四

欲調真息。論根源參到，生前實際。氣是心兮，神爲氣主，心動神氣分離。心寧子母相抱，意定自成真液。莫錯識。這内調息，非干扭捏，不曉胎元理。開目和鼻指，靈龜蛇戲。祖碡。水曲山隈，煙村雲屋，隨分葛衣藜藿。任他玉堂軒冕，爭似茅廬丘壑。志寥廓。向東籬消遣，西園吟酌。綿邈。無爲作。不遇箇人，何處談玄略。書笈琴囊，石壇瓦鼎，此外並無真樂。幽雅澹然風範，端的憑誰光燦。自消索。有一溪松月，千年猿鶴。

其五

返觀塵世。便擺脱羈縻，逍遥能幾。短褐綸巾，斑笻焦尾，便是自家歸計。箇人問爲何隱，遥指松蘿蒼翠。碧霞裏。有洞庭猿鶴，交朋知己。無比。清閑貴。高枕老莊，不尚公侯位。水袴山鞋，煙蓑月笛，别是一般風味。安得這些消息，自古神仙綱紀。遂吾志。任桑田改變，浮生興廢。

其六

萬緣多暇。便杖屨閑遊，田園鄰舍。雨笠風巾，鶉衣鶴骨，韜晦翠微峰下。眼底世情群擾，方外天機獨霸。德風化。樂清虛恬淡，無爲華夏。幽雅。雲鶴駕。歸去故園，鶯燕吟王謝。水石清華，巖壑深遠，高邁軟紅車馬。千古是非成敗，一枕煙霞溪野。妙哉也。這生涯欲賣，誰能酬價。

其七

利名拋却。入廣莫鄉閭，委蛇盤礴。水曲山隈，煙村雲屋，隨分葛衣藜藿。任他玉堂軒冕，爭似茅廬丘壑。志寥廓。向東籬消遣，西園吟酌。綿邈。無爲作。不遇箇人，何處談玄略。書笈琴囊，石壇瓦鼎，此外並無真樂。幽雅澹然風範，端的憑誰光燦。自消索。有一溪松月，千年猿鶴。

其八

頓消緣慮。覺夢蝶勞生，鶉居蓬户。飯蟻醯雞，塵衫風帽，贏得百年虚度。利如斷霞殘照，名若落花飛絮。豈堅固。似風中秉燭，枝頭垂露。誰悟。獨歸去。收拾水雲，高卧曹溪路。竹外流泉，籬邊叢菊，粧點野棠閑趣。五柳檻前吟醉，一笑人間今古。欲分付。歎煙波渺渺，知音何處。

水龍吟

玉爐百和發虔心，信香一炷，氤氳繚繞。來往盤旋，結成華蓋。報天地恩覆載。報日月照臨之德，報國王水土，豐榮快樂，報父母恩憐愛。祖師聖教，丹陽師父傳派。紅塵普度，全真大教，丘王長在。太古居寧海。共三人暗合法界。願皇王萬歲，千秋臣宰，請門人拜。

其二❻

〔丘長春〕

算來浮世忙忙，競爭嗜慾閑煩惱。六朝五霸，三分七國，東〔征〕西討。武略今何在，空悽愴，野花芳草。遠慮，雄心壯氣，無光彩，盡灰槁。歷遍長安〔古道〕。問郊墟、百年遺老。唐朝漢苑，秦宮周墻，明明芳草❼。見故址留連，故人消散，莫通音耗。念朝生暮死，天長地久，是誰能保。

其三

〔夜晴〕寥廓初寒，淡天瑩徹瑠璃翠。無陰樹下，長安樓上，月明風細。百禍潛消，萬家同賞，一般清味。見金星朗朗，銀河耿耿，交光粲，滿天地。流轉碧空如水。任縱橫、略無凝滯。衝山拍海，傾光騰透，綿綿吐瑞。達了從茲，寶瓶堅固，玉漿時泥。把衷情欲訴，何人會得，且陶陶醉。

其四

昊天空闊初晴，氣迴觀物欣欣茂。亭〔臺〕俯仰，山川高下，裝成錦綉。碧洞清泉，響聞迢遞，一聲長溜。更時時注目，悠悠遠看，青峰上，白雲湊。無限靈禽異獸。慰悶心、不辭柴瘦。含風翠栢，雙崖爭長，千株競秀。耀日丹臺，四時爲伴，百年隨壽。任寒來暑往，星移物換，得高眠白晝。

其五

混元南嶽初開，瑞雲透出崑崙表。星移電轉，陰昇陽降，紅光縹緲。鶴舞鸞翔，看烏龜、共赤龍蟠繞。盡鴻濛一氣，烹成造化，神仙道，片時了。雲散十方三島。洞天深、月明風裊。此時占得，長生門户，遐齡體調。吟詠從他，海變山移，石枯松老，伴煙霞獨向，是非境外，却恨知音少。

其六

本自出家離塵世，更不貪人間華麗。蓬頭垢面，終朝獨坐，内修活計。古廟窑龕裏，任他紅輪西墜。向無中認有，知白守黑，綿綿地，默調息。心上別無縈繫。有腋袋、拄杖相隨。草鞋短襦，精賺赤腿，羊皮遮體。飢後巡門乞。飽來唱、哩嗹囉哩。任傍人笑我，呆癡懶漢，有誰人識。

瑞鶴仙

百年如夢蝶。嘆古往今來，多少豪傑。圖王霸業。謾得漁樵，一場閑説。秦宮漢闕。今只有、狐蹤兔穴。想榮華、秉燭當風，富貴似湯澆雪。省也。損身薄利害己，虚名却如吴越。隨緣養拙。柴門掩，是非絶。向午窗容膝，小溪垂釣，坐對雲山萬疊。夜横琴、伴我知音，碧天皓月。

鬬鵪鶉

木馬嘶風，我之不然。石人點頭，啞子會言。碧眼胡僧，没手指天，畫一圈。無所傳。任意咆哮，如瓶瀉泉。枉費工夫，去磨砌磚。安用機關。奪

勝争先。戈甲俱寧，太平四邊。不參禪。不問仙。一味醍醐，我知自然。

不移一步到西天。木人把住，鐵牛便牽。火裏生蓮。玄之又玄。雲霧斂，月正圓。石女停機，金針線穿。謝三郎，許我釣魚船。帶甲金鱗，紅錦更鮮。不出波瀾。浮沉自然。自喜歡。便忘筌。這些消息，誰敢亂傳。

丘長春

夢遊仙

夢遊仙。分明曾過九重天。浩氣清英，素雲縹緲貫無邊。森然似朝元。金童玉女下傳宣。當時萬聖齊會，大光明罩紫金蓮。群仙謠唱，諸天歡樂，盡皆得意忘言。流霞泛飲，蟠桃賜宴，次第留連。皆秉道德威權。神通自在，劫劫未能遷。冲虛妙，昊天罔極，象帝之先。

透重玄。命駕恍惚，神遊攙火，萬里迴旋。四維上下，八表縱橫，鸞鶴不用揮鞭。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看盡清都絳闕，邁瀛臺閬苑花前。瑞雲晻映，百和香風散。四時不夜長春煖，處處覺閑。想因緣，是一點功圓。混太虛，浩劫永綿綿。任閻浮地，山摧洞府，海變桑田。

錦堂春

話衷腸。悟南柯、一夢黃粱。破繁華、雲龕布素，認宗派、返照迴光。憑慧劍、揮開愛網，橫藜杖、擊碎塵寰。惱那裏相逢，峨嵋山下，韜光速迸，東華山旁。林泉隱，南辰北斗，日月袖中藏。朱顏久，天崩地塌，真性如常。

舞袍袖、乾坤恨窄，但展手、天地平量。般般有，飛騰法界，萬種顛狂。似這醉醄醄、囊盛四海，笑盈盈、腹注三江。般、無端乖劣，勸諸公、各自隄防。念死生、前程事大，要殷勤、保護三光。幾度瑤池，龍華會上，諸仙筵宴捧霞觴。鍾離至，玉皇御宴，無我不成行。重陽會，金蓮七朵，齊放神光。

其二

活骷髏。算來有甚風流。著衣衫、遮形蓋體，弄精神、虛度春秋。又不念、無常近也，又不怕、閻老來勾。巧使機關，張羅活計，忙忙劫劫苦貪求。空熱鬧，虛名薄利，分外惹閑愁。

三寸氣，一朝斷了，獨卧荒丘。嘆古今、幾番成敗，光陰迅速難留。好脩狂語，詐作高賢。常懷慎終如始，遇危難、轉要心堅。如退道，願分屍萬段，下塵勞，悟明心地，凌風飄蕩野雲收。江山静，太虛空廓，星月照瀛洲。真箇好，逍遥快樂，不羨王侯。

其三

睡魔王。百般作害爲殃。白日間、猶教□可，夜更深、無處潜藏。惱得人、昏如癡醉，壞修行、輕送無常。那裏相逢眼若膠粘，頭如山壓，一團昏悶轉羸尪。相勾引，三尸六賊，夢裏盜元陽。

般般有，飛騰法界，萬種顛狂。似這般、無端乖劣，勸諸公、各自隄防。念死生、前程事大，要殷勤、保護三光。幾度瑤池，龍華會上，諸仙筵宴捧霞觴。鍾離至，玉皇御宴，無我不成行。重陽會，金蓮七朵，齊放神光。

神光燦

專燒誓狀，謹發盟言。遵依國法衫、遮形蓋體，弄精神、虛度春秋。又不念、無常近也，又不怕、閻老來勾。巧使機關，張羅活計，忙忙劫劫苦貪求。空熱鬧，虛名薄利，分外惹閑愁。

馬丹陽

三寸氣，一朝斷了，獨卧荒丘。嘆古今、幾番成敗，光陰迅速難留。好脩狂語，詐作高賢。常懷慎終如始，遇危難、轉要心堅。如退道，願分屍萬段，

永墮黃泉。

其二❽

修行之士，不住居山，休勞循環躚躠。何必區區來往，遠遠相叅。不在持功打坐，更不須、耕種艱難。休勞苦，不須藥術，博換衣餐。看你留心何處，但無些染著，打破般般。好向壘中展手，乞覓餘殘。問着浮名浮利，嘆死生、灰了心間。忘塵絶念，管將來位列仙班。

蜀葵花

王重陽

上仙傳祕訣。只要塵情滅。意馬與心猿，牢鎖閉，莫放劣。戒慳貪是非，人我無明斷絶。把巧辯聰明都守拙。紫殿元君歇。寶鼎丹砂結。也休問龍虎，鉛汞絮繁説。向迷雲堆裏，捧出一輪皎月。方表信，希夷門户別。

鳴鶴餘音卷之五

---

❶仙界：《磻溪集》作『纖芥』。

❷此首疑係散曲，調式待考。

❸以下『鳳棲梧』詞六首，除第二首見《玉蟾先生詩餘》外，其餘五首皆爲丘處機撰，又見《磻溪集》、《西遊記》。

❹原本詞牌誤作『南香子』，應爲南曲雙調《行香子》。

❺原缺署名，詞又見《重陽全真集》卷五。

❻原缺署名，以下第二至第五首《水龍吟》，均見《磻溪集》，是丘處機之作。

❼《磻溪集》此三句作『唐朝漢市，秦宮周苑，明明見告』。

❽此詞亦見《丹陽神燦》。

鳴鶴餘音卷之六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八聲甘州

何仙姑

千門萬户，盡七傾八倒，掘地尋天。真箇玄妙，返作笑胡言。無爲大道人行少，向捏怪途中，有萬千傷感。蜣毬却做靈丹。無奈傷嗟最苦，又不知端的，枉棄了家緣。時間清浄，豈解汞收鉛。心思意想何曾遣，暫合眼、陰魔作睡纏。展轉越思深，返作齮冤。誰信無中生有，有中生無，萬派歸源。

其二

一團春雪，抛在玉爐中煎。炎炎進火不住添。要燒得通紅無焰煙。須管莫虧折，斤兩依然。如此三千。煅煉待不摇不動，方可爲禪。全真養命，只在恁麼之間。家園自有甘露泉。要澆灌黄芽長瑞蓮。幽遠待得來，與仙聖齊肩。

踏雪行

曉古通今，明經解義。紛紛説得

天花墜。逐朝看畫餅怎充飢，竹影難掃堂前地。　寡慾少思，忘言得意。諸家放下難爲貴。若離方寸這些兒，踏破鐵鞋無覓處。

柳梢青

依稀曉星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故址頹垣，淡煙衰草，漢家宮闕。　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朱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

其二

悟箇不生不滅。更不許、拈花摘葉。興則高歌，醉眠芳草，夢遊仙闕。　有時苦勸人人，莫呀我叮嚀切切。走骨行尸，貪財變色，枉消年月。

梅花引

嵋山老，頭白早。人間善惡都曾造。也曾窮，也曾通。窮通得失，渾如一夢中。　因窮落得身無辱，因閑落得心無事。莫才高，莫名高。才名高顯，於身展轉勞。　知事少，煩惱少。心忘腹熱何時了。眼休抬，口休開。紛紛是非，如何得到來。　獨來獨往無伴侶，自斟自酌無榮辱。任人非，任人疑。心閑自有，清風皓月知。

望梅花

死生於身最大。從來與我爲害。飢則求飡，渴而索飲，寒來又尋衣蓋。　捨了娘生皮袋。分付了、兩家自在。行則穿雲，倦則卧月，遊戲太虛無礙。　除是沈沈爛醉。忘驚悸、又甚輕快。捉住風輪，跨神鰲、徧超法界。

其二

是是非非休辯。好弱到頭自見。莫説他人，休昧自己，暗裏聖賢自見。　聽我勸。自古〔至〕今，何曾放過一件。好把塵緣拂散。清清淨淨，始終莫變。　固蒂深根，長生久視，難免韶華易換。氣神鍊。遇箇知音，希夷理、説與一徧。

其三

密密彤雲覆地。蓬蓬然、朔風又起。大塊呼吸，陽凝陰結，徧四野玉花呈瑞。　這些意。聖感豐年，顯唐虞、再來治世。　敬道尊儒修義。崇三教、共同一體。子孝孫賢，臣忠朝正，上下盡成和氣。寶鼎内。爇炷名香，祝皇王、壽延萬歲。

其四

日向南窗猶睡。疏篁外、柴門從閉。驀有人來，輕輕敲户，纔是轉身慵起。　正濃美。一味黑甜，問人間、甚物堪比。　除是沈沈爛醉。忘驚悸、又忘乘墜。乘也不知，墜也不知，齊生死、一同天地。如同啞子做謎。

其五

莫見他人長短。搜己過、不教自亂。舊日心猿，元來意馬，却喚醒、漸馴羈絆。澄心内觀。鍊就冲和，把凡胎抽換。　事到眼前決斷。教神仙、別無手段。地久天長，虚心實腹，善計者、不須籌算。　行功滿。跨朵祥雲，去朝元、得居仙館。

其六

百歲韶華如電。空迴首、又來一遍。販骨輪迴，千生萬死，只管改頭換面。　要得免。捉住清風，把虚空、打做一片。　不誦南華經卷。也不要、葛

藤相伴。截斷中流，剔開心眼，射透玉樓金殿。莫迴轉。一志無移，看山頭、明月出現。

三于真人

綉停針

道難説。要自悟般般，盡皆明徹。剔透玲瓏，迴光返照，不在拈花摘葉。動生差別。休舉念、强生枝節。本來模樣，清清浄浄，有何言説。須憑志猛烈。仗慧劍落處，斬釘截鐵。擊碎恩山，跳出愛海，打破虚空休歇。氣神歡悦。運九陽、鍊成紅雪。捧出一輪皓月。

賀聖朝❶

〔丘長春〕

夕陽沉後，隴收殘照，栢鎖寒烟。採霞影裏，向南溪獨坐順風眠。聽一派流泉。迢迢永夜，事忘閑性，琴弄無絃。待雲中青鳥降祥時，證陸地神仙。

其二

野僧歸後，漁舟纔纜，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對寒燈瀟洒枕書眠。聽石漱流泉。丹爐火滅，琴房人静，風自調絃。待孤峰頂上月明時，正一夢遊仙。

行香子

寂寂寥寥❷。洒洒瀟瀟。淡生涯、一味逍遥。傍臨谷口，斜枕山腰。有竹籬門，荆掃箒，草團標。　寬布麻袍。大緒長條。拄一條、曲律藤梢。黄精自煮，蒼术親熬。有瓦湯瓶，砂釜竈，葫蘆瓢。

其二❸

閬苑瀛洲。金谷重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却本來面目常瀟洒。真清浄，更幽雅。更減口，頤養氣神全，按四時分造化。

其三

短短横墻。矮矮疏窗。忙憎兒❹、小小池塘。高低疊障，緑水邊傍。却有些風，有些月，有些凉。　日用家常。木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❺。

其四

浄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　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我且優游，且隨分過，且寬懷。

輥金丸

楊真人

一更裏，擒意馬。猿猴兒，莫顛要。大悟來，心地覺清涼，管自然都放下。本來面目常瀟洒。真清浄，更幽雅。更減口，頤養氣神全，按四時分造化。

其二

二更裏，夫婦會。和嬰兒、姹女交泰。復宇宙，顛倒任循環，把坎离相匹配。土牛木馬撼山海。隨羊〔車〕，運搬載。潑□焰，都輥入泥丸，教鬼神須驚駭。

其三

三更裏，根蒂固。玲瓏現，日端午。要返土。本金間隔騰烏兔。刀圭至，汞鉛聚。降滿地，白雪注黄芽，看玉華金蓮朵朵。

其四

四更裏，法鼓鼕鼕。金雞兒，木頭唱。便斡旋，昇降透雙關，早起隨明堂過。　虎龍自在通來往，能抽添，運水火。鍊黑赤，爐内輥金丸，迸雪白硃砂顆。

其五

五更裏，天欲曉。功圓滿，行都了。便脱殼，來往有無間，□顯出真容貌。　古今快樂仙家□，延長生，永無老。降紫詔，傳報玉皇宣，駕祥雲歸蓬島。

馬丹陽

兩隻鴈兒

一更裏，要精專。安閑静坐眼看。猿猴耍，莫放顛。先須減睡眠。　眠心散，露青天。恒沙功滿大千。工夫要，行功圓。非干是自然。

其二

二更裏，二氣運。鉛消汞焰煎。鉛是汞，汞成鉛。冲和滿洞天。　冲和氣，任虚源。九曲明珠串。雙闕透，射碧天，元來是自然。

其三

三更裏，月正圓。笙歌消夜天。金童喜，玉女歡。凡間不一般。　長生酒，醉不顛。飲了還少年。曲江上，望懸懸。酤買不用錢。

其四

四更裏，徹玲瓏。玲瓏徹碧天。登彼岸，跨鳳鸞。辛苦三二年。　言非大，莫虚傳。傳了無一言。猿是馬，馬是猿。休教付兩邊。

其五

五更裏，畫角喧。驚回清夢遊仙。眠是夢，夢是眠。方知心是天。　天生地，地生天。一炁合混元。添一歲，減一年，真空不動然。

范真人

步步嬌

住在古窑墓。行坐立歌舞。捉住這真空，猛悟。自古及今説龍虎。　無一無一箇，人悟。

其二

傳得一口訣。教我去栽接。自從栽接後，全別。玉蘂金花果結子。　啞子吃餳蜜，難説。

其三

柔弱好家風。大道不脱空。真箇真箇有，鉛汞。水火既濟上下冲。　文武兩交戰，齊功。

其四

真行與真功。刀圭快如風。不遇真師匠，難明。你若做時第一功。　渾身百關節，齊通。

其五

俺在炕上坐。唱箇囉哩囉。困來睡一覺，如何。俺把陰陽顛倒過。　俺笑俺笑你，空坐。

其六

貧子吃好酒。吃得酩酊休。萬事都不掛，心頭。仁毁任謗落一籌。　癡聾喑啞漢，真修。

其七

無爲自然道。清浄長芝草。默默相知了，便好。杳杳冥冥閉了竈。　工夫片時間，成了。

其八

休執性爲真。如何出陽神。十箇九箇守，頑空。若得命基帶了性。　白子吃餳蜜，難説。

麵做燒餅，有準。

其九

遍地有靈芝。人人都不識。作得業又大，難敵。我今欲待說與你。只恐你不信，談非。

其十

信則你自信。不信你休行。莫待臨渴時，掘井。每日見爾費苦辛。不濟不濟事，休論。

掛金索

我愛閑居，心鏡常皎潔。境滅情忘，自然無分別。雲散長空，露出清霄月。此箇家風，有口難分說。

其二

一更裏，澄心下手端然坐。境滅情忘群魔，隊隊白羊過。剔起心燈，照見元初我。方寸玲瓏，寶珠懸一顆。

其三

二更裏，人靜萬事都無染。一對金蟾，上下來盤旋。嚇退三尸，奔走如雷電。白雪漫漫，降下璚花片。

其四

三更裏，陽生子母朝金闕。海底龜，吸盡金烏血。透徹。萬道霞光，捧出西江月。

其五

四更裏，無事四邊都寧靜。內放心花，賞翫長春景。戊己門開，有箇真人進。一粒金丹，運上崑崙頂。

其六

五更裏，天明還了修行願。龍虎相交，倒把黃河捲。半空裏雷聲，鬼神難測辯。認得元初，本來真頭面。

其七

齋罷閑行，獨唱無人和。山裏樵夫，也唱哩倫囉。上了一箇坡，下了一箇坡。便做高官，也只不如我。

其八

過了一年，又是添一歲。每日隨緣，爭甚閑和氣。可憐韶華，奔走如撚指。莫待臨頭，臘月三十日。

其九

奉勸人人，一一聽分訴。不曉陰陽，怎知修行路。始初下手，鍊就鉛汞體。自有龜蛇，引入曹溪路。

其十

聰明君子，一一聽分訴。甲子天年，看看降真數。跳出凡籠，一箇長生路。免教閻王，鬼使來勾取。

馬丹陽

掛金索

一更裏，端坐慢慢調龍虎。運轉三關，透入泥丸去。龍蟠金鼎，虎遶黃庭户。這些兒工夫，等閑休分付。

其二

二更裏，二點陰陽真炁妙。上下三關，休教差錯了。姹女嬰兒，兩箇都放嬌。金公黃婆，自然匹配了。

其三

三更裏，明月正把乾坤照。嚇得邪魔，千里不見了。退盡陰兵，不用刀圭妙。海底龜蛇，自然相盤繞。

其四

四更裏，無事好把真經看。句句幽玄，説道教修鍊。不用水火，不用柴和炭。鍊就靈丹，萬兩金不換。

其五

五更裏，天曉架上金雞叫。有箇忙兒，拍手呵呵笑。放飽牛兒，快活睡

一覺。行滿功成，自有丹書詔。

綉薄眉　孫仙姑

勸人悟。修行脱免三塗苦。明放着、跳出門户。譚馬丘劉，孫王郝太古。法海慈航，寰中普度。

其二

化愚魯。抛離火院夫兒女。憑慧劍、斬斷三塗〔苦〕。人我山崩，是非海已枯。舊業消除，新殃不做。

其三

應仙舉。汞鉛黑白希夷路。端的下、苦志工夫。晝夜無眠，麤衣淡飯足。乞化街頭，十方父母。

其四

無憂慮。孤雲野鶴無拘束。草庵内、閑看金書。窗外林泉，隈山傍水竹。明月清風，堪爲伴侶。

其五

養元初。心猿意馬牢拴住。六賊盡、不曾貪圖。杳杳冥冥，昏昏默默處。湛湛澄澄，性停命住。

其六

認真趣。木金間隔通玄路。軀四象、五行圓聚。炁結神凝，陰陽自返復。遍體薰蒸，周天火足。

其七

破昏衢。地雷震動山頭雨。黄芽長、白雪飛舞。露洒瑤漿，瑞草滿園圃。玉蘂紛紛，金花綻吐。

其八

境堪圖。翱翔雲水縱横步。曲江上、飛烏走兔。虎繞龍蟠，坎离相會聚。斡轉天關，運動地軸。

其九

法輪鼓。河車穩穩三十輻。搬日月、輥入金爐。玉鼎烹煎，九陽真火煮。萬道霞光，千重翠霧。

其十

罩明珠。化生養就胎仙舞。真慶會、姹女圓聚。渴飲瑤漿，玉琴自然撫。韻定仙音，敲金擊玉。

十一

有中無。無中更有些兒做。有無無内藏真，有内却如無。中裏面搜取。無有無雙忘，還同太虚。

十二

行功足。蓬萊三島群仙聚。瑶池會、聖賢無數。盡是修真，學道列仙侶。侍奉高真，西王聖母。

十三

享天厨，仙衣掛體身輕舉。乘鸞鳳、翫賞清都。寶殿瑤樓，金釘滿朱户。不夜長春，無來無去。

〔商調〕梧葉兒調❻

觀白鷺，看烏鴉，水底摸魚蝦。鶯穿柳，蝶戀花。景幽雅，若非雲門莫誇。

其二

想林濟，大慈悲，究竟作根基。打一棒，去片皮。好呆癡，痛痒猶然不知。

其三

龜毛拂，兔角錐，蝦蟆撲天飛。泥牛吼，木馬嘶。少人知，俯仰泄漏天機。

其四

麥有麵，粟有米，布袴裏更有腿。山有石，海有水。語真實，洞霞無極立

基。

其五

擒意馬，鎖心猿，神氣養交全。非扭捏，合自然。體幽玄，法眼超過大千。

其六

玄妙塞，化城關，一脚蹬翻。花紅處，柳緑間。没遮攔，處處仙佛面顔。

其七

天邊月，月正圓，掘地去尋天。有無有，顛倒顛。妙玄玄，正道須當要口傳。

其八

天邊月，月上絃，卯酉不虚傳。八兩汞，八兩鉛。一勉全，照破了三千及大千。

其九

天邊月，月應弓，真道妙無窮。龍擒虎，虎擒龍。兩相逢，結一朵金花弄風。

其十

天邊月，月正南，前後各三三。離是女，坎是男。妙玄談，不説破，教人家怎參。

十一

天邊月，月應爐，鉛汞鼎中居。金憑火，鍊就珠。一葫蘆，三百八十四銖。

滿庭芳❼

石火光陰，人身不久，算來生死難防。忽生或滅，恰似電争光。識破形骸假合，尋得箇、出世仙方。思量後，回心向道，要認箇法中王。時時常見面，同行同坐，同飲霞漿。同伴清風明月，同一志、同見天光。同相會，同師訪道，同唱滿庭芳。

鳴鶴餘音卷之六

---

❶原缺題，詞又見《礪溪集》。

❷原本作『寥寥寂寂』，不合韵。

❸《詞綜》卷二十四收入此詞及下一首，題作北宋于真人撰。但《詞林紀事》卷二十二題作元僧明本（號中峯）撰。釋中峯另有《行香子》詞八首，見於《春花集》卷十二。此二首疑係金末道士于道顯撰。清沈雄《古今詞話》評論此詞天真明妙，『若不經意出之者』。

❹忙憎兒：他本作『一方兒』。

❺他本此三句作『但細烘茶，浄洗盞，滾燒湯』。

❻以下十一首均爲散曲小令。

❼此詞又見本書卷三。

鳴鶴餘音卷之七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雙調〕風入松❶　披雲真人

消磨不盡愛山心，夢繞寒林。幾時端的歸巖穴，結蒲團滿地松陰。野鶴共人作伴，山猿與我知音。

其二

一丸妙藥一張琴，萬慮沉沉。回頭冷笑紅塵客，共誰爭買世黃金。不念朱顏暗謝，那知白髮來侵。

其三

北邙山下草莘莘，朽骨縱橫。斷碑顛倒無人識，任黃牛白犢來耕。管甚秦朝將相，那知漢代公卿。

其四

爭如歸去伴雲行，學取長生。清溪道士真吾友，採松花相配芝英。但得壺中日月，不求紙上功名。

其五

征南都護馬如龍，臂托雕弓。金章紫綬歸來晚，被人呼白髮衰翁。過眼一場短夢，轉頭萬事俱空。

其六

急携鴉鬟上雲峰，獨倚長松。無窮眼界詩千首，更何人伴我疏慵。夜永三杯濁酒，晚涼一枕清風。

其七

九還七返用工夫，煅煉紅爐。金丹熟也光千丈，彩雲籠一顆玄珠。月裏捉來玉兔，日中喚起金烏。

其八

青童持下紫鸞書，邀入蓬壺。十洲爛賞春難老，醉蟠桃香滿清都。白髮千年返黑，蒼顏曠劫猶朱。

其九

人間富貴總骷髏，水上浮漚。隋唐晉宋齊梁夢，到如今寂寞荒丘。院外黃花翠竹，水邊白鳥悲秋。

其十

休休歸去便休休，展放眉頭。白雲深處宜高卧，學山東譚馬丘劉。七朵金蓮秀麗，萬枝玉蘂風流。

其十一

一條藜杖任蹉跎，布袖長拖。是非名利何曾問，入終南踏遍煙蘿。午飯兩巖翠栢，秋衣一沼青荷。

其十二

白雲深處紫芝歌，冷笑呵呵。長安道上縈縈客，謾勞神夢入南柯。雖有雙輪似錦，誰知兩鬢成皤。

其十三

北窗風度碧琅玕，午夢驚殘。山泉落石清無價，況樓臺半入雲間。千卷詩書汗漫，一爐香火幽閑。

其十四

萬緣除盡覺心安，自返童顏。壺中一點真消息，更何人敢叩玄關。多謝千年老鶴，默傳九轉神丹。

其十五

面如生鐵骨如柴，心似寒灰。道情不與人情合，又誰能送往迎來。夜聽泉聲滴瀝，曉看山色崔嵬。

其十六

一聲長嘯冷雲堆，老鶴徘徊。清名莫向皇都說，恐妨人高卧天台。準備扁舟短棹，安排竹笠芒鞋。

十七

旋栽瘦竹種高松，伴我疏慵。密陰滿地蒼苔冷，坐來撫三尺焦桐。洞裏翛翛爽氣，林間颯颯清風。

十八

長安冠蓋老英雄，奔走途窮。區區千里紅塵裏，髮如絲有甚成功。爭似道人活計，鍊成九轉丹紅。

十九

秋高親手斲黃精，漸覺身經。十年舊病消磨盡，但逢人莫話長生。多謝騎牛道士，夜來贈我芝英。

〔南呂〕金字經❷

學仙須學做天仙。修煉金丹性命全。全，羲皇畫卦先。先天炁，明師的訣傳。

其二

金丹大藥不難求。家家有種自可修。修，休離丹竈頭。無中有，坎离顛倒收。

其三

金丹妙道大神功。降收白虎攝赤龍。龍，烹煎玉鼎中。須臾用，陰陽造化工。

其四

黍珠餌罷罷雍雍。精調火候十月功。功，胎仙靈變通。閬嬰兒踴，萬真朝絳宮。

其五

慧光明徹本來宗。無邊法界一性通。通，禪心。空不空。如來共，老君儒化同。

其六

修真祖性復全真。自在逍遙物外人。人，無貪無恚嗔。長生事，杏花枝上春。

其七

善功八百行三千。四海遨遊度有緣。緣，九重丹詔宣。乘鸞鶴，班行列御前。

其八

見聞知覺總休題。悟得真空及第歸。歸，勘破造化機。非難易，永劫天地齊。

其九

天機泄漏勉諸公。不是尋常乾慧通。通，掃除皈正宗。勤修奉，化行仙聖風。

〔中呂〕迎仙客❸

混元珠，無價寶。赤水溪邊收拾了。色渾渾，光皎皎。手中握定，占斷人間俏。

其二

沒機關，沒做作。日月任催催不老。逆行船，翻撥棹。誰知這箇，清淨家風好。

其三

水深清，山色好。天下是非全不到。竹窗幽，茅屋小。箇中真樂，莫向人間道。

其四

竹風輕，花影重。酩酊一甌琴三弄。露玄機，藏妙用。槐壇將相，看破浮生夢。

其五

柳陰邊，松影下。豎起脊梁諸緣罷。鎖心猿，擒意馬。明月清風，共誰說長生話。

其六

漢鍾離，官極品。印。草鞋輕，藜杖穩。笑携日月，獨步長生境。南柯夢斷拋金印。

其七

呂洞賓，超物外。界。棄功名，同草芥。乾坤碎。神光照破三千龜毛拄杖，一擊白驢踏着虛空夜來一口，吞却

其八

混元初，張果老。倒。紫雲生，紅霧繞。蓬萊島。手中拍板敲寒清風明月，獨唱

其九

藍采和，離世俗。玉。擺天關，摇地軸。長生曲。金蟾飛去皮囊本來面目，不許

其十

劉海蟾，燕宰相。放。別人間，離海上。黄金像。夢回看破空花

十一

廣成子，千二百。白。帝王師，天地宅。崆峒高卧寒雲紅爐片雪，打就

十二

范蠡翁，曾佐越。月。是非忘，名利絶。蘆花雪。碧洞茅庵胡亂

十三

張子房，扶大漢。伴。咽龍肝，吞鳳卵。羞。亦無春，亦無秋。籃兒滿。騰騰兀兀，且樂

十四

圃田公，列禦寇。透。呼南辰，喚北斗。還非有。金蟾飛去皮囊

十五

朗然子，居洛下。化。鬼神驚，天地怕。丹青畫。乘風一撞乾坤夢中得鹿，覺後

十六

住華山，樂清閑。灣。日高時，造一飡。遥觀看。碧洞茅庵胡亂

十七

誰羨他，做高官。一任穿緋掛緑

無名客。

十八

世事休，甚清幽。無管無拘林下叟。翠巖前，風月友。狂歌慅舞，爛飲長生酒。

十九

醉時眠，醒扶頭。倒在東西不識羞。亦無春，亦無秋。騰騰兀兀，且樂延年壽。

二十

採藥歸，白雲飛。霧鎖青山仙逕迷。黑猿叫，青鳥蹄。仙鶴前舞，引俺歸洞裏。

二十一

到洞中，掩柴扉。喚得仙童對着棋。悶來時，飲緑杯。草鞋絆倒，不脱和衣睡。

二十二

峭壁峰，甚希奇。檜栢青松四下圍。悄無人，過客稀。寂寥瀟洒，冷淡襴。心無憂，身自安。世間少有，這箇奸俏漢。

二十三

麵又酸，倉陳米。木椀缺唇破笊籬。又無鹽，只有薤。甘心守分，勝如珍羞味。

二十四

穿草履，繫麻絛。披片蓑衣掛箇瓢。半如漁，半如樵。鬢頭垢面，一任傍人笑。

二十五

笑我僑，俺知道。明月清風爲故交。卧白雲，吹玉簫。這般滋味，世上人難曉。

遍地錦

吾本當初水竹村。甘河鎮上便狂風。七朵金蓮朵朵新。丘劉譚馬郝王孫。

其二

吾本當初馬半州。因與先師説根由。獨坐圜墻向内修。功成行滿赴瀛洲。

其三

四大假合本姓譚。因遇先生號長壇。前緣相遇棄俗緣。不染塵埃性月生。功成行滿赴仙鄉。

呂洞賓

其四

萊州武觀是吾鄉。穿街柳巷也無妨。因遇先生號長朗。不染塵埃性月生。便是雲光鐵脚王。功成行滿到仙鄉。

其五

三宣賜紫住天長。因遇先師赴洛陽。磻溪下志便安然。大教門開萬古傳。趙州橋下度春秋。一葉落時天下秋。馬家門下結婚姻。各自分頭覓主人。

其六

十九拋家棄俗緣。悟得長春不夜天。意馬心猿盡拘繫。莫放閑遊戲。昏昏默默煉胎息。開却天門地户閉。果然通玄理。

其二

二更裏，傳宇宙。一點靈光漸通透。虎龍初交嚴抵備，三尸莫教走。慧劍空中報冤讎。斬却群魔首。

其三

三更裏，一陽動。金鼎熬煎玉爐烹。煉就真鉛汞。匠手鑿開玉蓮蓬。兩道霞光照崑頂。萬顆珍珠迸。

其四

四更裏，雲收徹。海底星龜弄明月。處處瓊花結。火候抽添按時節。子午氤氳降紅屑。猛把天機泄。

其五

五更裏，朦朧定。心養浩月一輪鏡。照破貪嗔病。這回須要鬼神驚。只要真清爲真静。功滿朝上聖。

步步高

一更裏，澄心披襟坐。猿馬牢擒鎖。慧劍磨。六賊三尸盡奔波。退群魔。困也和衣卧。　醒覺朦朧清風送。悟入桃源洞。閣苑中。閑訪三茅

興無窮。透窗風。驚覺遊仙夢。

其二

二更裏，白牛溪邊睡。牧童醺醺醉。蓑笠堆。月下方堪把笛吹。樂然歸。歸去華胥國。　得到華胥寬懷抱。閑把瑤琴操。聲韻高。火裏烏龜産白鶴。弄雲簫。紫霧紅光照。

其三

三更裏，銀漢星移淡。出户將身探。月正南。一八嬌娥配童男。煉三三。手把天關撼。　五明宮裏元辰聚。七寶山頭去。禱玉虛。元始高懸黍米珠。演金書。國泰民安富。

其四

四更裏，玄圃清風細。來往無凝滯。解垢衣。心月高懸照雲溪。上天梯。獨折蟾宮桂。　三界十方惟獨步。認得曹溪路。一物無。真歡真樂飲醍醐。不須沽。高唱無聲曲。

其五

五更裏，架上金雞叫。路上行人俏。方欲曉。没底籃兒杖頭挑。跨風颼。同赴蓬萊島。

此箇家風誰知道。得也無衰老。琅板敲。碧波深處釣鯨鰲。出波濤。採就長生藥。

南鄉子

真汞與真鉛。産在先天與後天。得穴何愁不大要知時勤採取，玄玄。審究前弦與後作仙。　進火要精專。寧月日并時。刻裏工夫一例弦。屯卦抽添蒙卦止，難傳。毫髮差殊不結丹。

其二

兩手擘鴻濛。慧劍飛來第一峰。外道修羅驚縮項，神通。造化元來在掌中。　煅煉玉爐紅。橐籥吹噓藉巽風。十月脱胎吞入腹，坤宮。立見三清太上翁。

其三

温養象周天。須要微微火力全。愛護嬰兒惟藉母，三年。運用抽添象缺圓。　捨取玄珠種玉田。定意如如行火候，精專。剖腹分明説與賢。

其四

生甲更生庚。此是丹頭切要明。藥嫩採來歸土釜，煎烹。文武剛柔次第行。　片餉結丹成。沐浴防危更守城。到此不須行火候，持盈。火若加臨必定傾。

其五

木兔與金雞。刑德臨門有偶奇。爐内丹砂宜沐浴，防危。神水溶溶滿玉池。　年月日并時。刻裏工夫一例推。着意研窮丹造次，毫釐。十月殷勤自保持。

其六

鼎器法乾坤。上是天元下地元。若也更能顛倒運，交番。闔闢循環在八門。　搬運上崑崙。龜與蛇兒自吐吞。百尺竿頭牢把線，掀騰。從此元神命永存。

其七

關鎖自周天。昇降循環三寸田。不在噓呵并數息，天然。九轉無虧火力全。　胎息謾流傳。要在陰陽不可偏。呼吸吹噓皆賴巽，風綿。妙在前弦與後弦。

其八

復卦起潛龍。戊己微調未可攻。

九二見龍臨卦主，神通。從此爐中次第紅。　泰卦却相逢。猛火燒乾藉巽風。煉就黃芽并白雪，奇功。還返歸坤道始窮。

其九

識得水中金。煅煉烹煎理更深。進退抽添須九轉，浮沈。温養潛龍復與臨。　妙運自天心。託仗黃婆是丙壬。醞就醍醐山頂降，頻斟。慢撥無絃一曲琴。

其十

長子到西方。少女歸乾變六陽。便好下功修二八，隄防。至九方知道自昌。　牛斗共商量。巧奪天工妙莫揚。離坎夫妻交媾後，難忘。始覺壺中日月長。

十一

白雪與黃芽。兩味晶華共一家。摘採辯時衰與旺，堪誇。火候毫釐不可差。　頂上結三花。駕動羊車與鹿車。烏兔往來南北面，交加。從此天河穩泛槎。

十二

淨盡露天機。只恐時人自執迷。頷下藏珠當猛取，休遲。道在身中更問誰。　塵網急拋離。百歲年華七十稀。莫待老來鉛汞少，堪悲。業報前途難自欺。

一寸金

堪嘆群迷，夢空花幾人悟。更假饒錦帳銅山，朱履玉簪，畢竟於身何故。未若紅塵外，幽隱竹籬蓬户。青松下，一曲高歌，笑傲年華換今古。紫府。春光清，都雅會時，妙有真趣。看自然天樂，星樓月殿，鸞飛鳳舞。白雲深處。壺内神仙景，誰肯少年迴顧。逍遥界，獨我歸來，復入寥陽去。

其二　賞雪

暮鴻嘹唳，更晚來地籟，陰風齊起。造作嚴凝，同雲黯黯，四海玉龍呈瑞。粧點萬家清景，普綻瓊花鮮麗。最好是，命詩朋，紙帳圍爐沉醉。　吟綴。搜佳製，竹外清香，金蕾噴新蘂。似糝銀沙，或爲粉蝶，高下亂飛空裏。慶知太平，先兆陰陽和矣。這玄理，遇子猷同賞，江天真味。

鳴鶴餘音卷之七

❶以下十九首均爲散曲小令。
❷以下九首均爲散曲小令。
❸以下二十五首均爲散曲小令。

鳴鶴餘音卷之八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張伯端〕

西江月❶

內藥還如外藥，內通外亦須通。丹頭和合類相通。温養萬般作用。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減要勤功。妙絶無過真種。

其二

此道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調和鉛鼎不終朝。早覩玄珠形兆。志士若能修煉，何拘在市居朝。工夫容易藥非遥。説破人須失笑。

其三

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依時採取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

其四

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休將寅子數坤申。但看五行成準。本是水銀一味，周流經歷諸辰。陰陽氣足自然靈。出入豈離玄牝。

其五

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假黄婆媒娉。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啖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

其六

二八誰家姹女，三九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方成三姓。更假丁公煅煉，夫妻始結歡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

其七

牛女情緣道合，龜蛇類禀天然。蟾烏遇朔合嬋娟。二氣相資運轉。總是乾坤妙用，誰能達此深淵。陰陽否隔即成愆。怎得天長地遠。

其八

雄裏内含雌質，負陰抱却陽精。兩般相合藥方成。點化魄纖魂勝。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化龍形。雞飡亦乃變鸞鵬。飛入青陽真境。

其九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湊轂水朝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皆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

其十

冬至一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垢兆。日又別爲寒暑，陽生復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煉藥須知昏曉。

其十一

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神仙志願。虎兕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鸞車鳳輦。

其十二

不辯五行四象，那分朱汞鉛銀。修丹火候未曾聞。早便稱呼居隱。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悞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

其十三

丹是色身至寶，煉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真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世，見前立獲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

十四❷

兩手擘開混沌，坦然真露丹宗。日魂月魄自西東。牢捉莫輕放縱。外道邪魔縮項，相將結寶中宮。九還七返片時功。皆賴黃婆相送。

十五

默運乾坤否泰，抽添妙在屯蒙。起於復卦剥於終。温養兩般作用。沐浴要防危險，吹噓全藉離風。工夫還返入坤宮。火足不宜輕弄。

十六

要識真鉛真汞，都來只一根源。烹煎火候妙中玄。不是知音難辯。採取莫差時日，仍分弦後弦前。玉爐一霎火燒天。無位真人出現。

十七

莫問九三二八，無過陰偶陽奇。大都离坎結夫妻。要識屯蒙既未。若過一陽起後，便堪進火無遲。只因差失在毫釐。野戰更宜子細。

十八

鼎器法天象地，坎離運用無差。夫妻相會入黃家。共説無生妙話。

雨意雲情了當，嶺頭駕動河車。搬歸頂上結三花。牢閉玉關金鎖。

十九

撥動頂門關捩，自然虎嘯龍吟。九還七返義幽深。出入不離玄牝。

二十

一二復臨養火，兔雞沐浴潛藏。分明變化在中央。結就玄珠片餉。還返歸根脱體，守城抱一隄防。黃庭泥象豈能通。恰似啞人談夢。

二十一

夾脊雙關透頂，此爲大道玄門。金丹只是此宗根。大要知時搬運。温養守城野戰，華池玉液頻吞。玉爐常使火温温。採藥審他老嫩。

二十二

調燮火工非小，差殊只在毫釐。鼎爐汞走黑鉛飛。從此恐君喪志。須共真師細論，無令妄動輕爲。幽微玄妙最深機。言語仍須避忌。

二十三

九曲江頭逆浪，霎時衝過天心。崑崙頂上水澄澄。醞就瓊漿自飲。便向此時採取，河車搬運無停。陰陽一炁自浮沉。鎖閉玉關牢穩。

二十四

學人着意細推窮。妙絶無過真種。了一萬般皆畢，休分南北西東。執文泥象豈能通。恰似啞人談夢。

二十五

金液還丹大道，古人萬劫一傳。傾心剖腹露諸篇。接引直超道岸。莫怪天機泄盡，此玄玄外無玄。留傳古代與名賢。有耳分明覷見。

二十六

食飽傷心損氣，睡多夢裏迷真。眼觀心動喪元神。耳聽靈臺昧盡。要見元初面目，慧刀割斷紅塵。無情應物本來真。此是修行捷徑。

二十七

頓悟修行道理，除情戰睡敵魔。不貪名利少風波。懶散隨緣且過。

飢後尋街乞飯。飽時信步蹉跎。閑來古廟唱哩囉。逍遥誰人似我。

二十八

富貴又争入我，貧窮更待如何。有緣有分是非多。無福無灾無禍。教他一任奢侈，簞瓢也是存活。勸君休要苦張羅。大限臨頭怎趖。

二十九

一不輕師慢法，二誦清浄仙經。三存真氣養神靈。四把塵勞拂盡。五斷無明業火，六除俗裏人情。七擒猿馬永安寧。八味瑤漿得飲。

永遇樂

箇箇修行，人人嚥納，誰悟真道。曲徑多歧，傍門小法，誤了人多少。容成豈是神仙，究竟採藥，謾多爐竈。忽一朝，脱却桶底，性根壞倒。　争如内觀，無爲清静，學取本來莊老。匹配陰陽，抽添鉛汞，八卦爲端表。人生如夢，流年似箭，回首也須聞早。貪迷戀，春花秋月，甚時〔得〕了。

其二

萬法由心，應觀法界，一切心造。瞿曇同歸，去揆不離，即心是道。自從識得坎離，交際煉藥，粗知昏曉。看雞飛蟾宫，兔走丹闕，更無煩惱。　氣中真液，液中真氣，和合不多不少。種得黄芽，煉成赤水，龍虎交圍繞。九還七返，工夫到後，還我舊時年少。待三千，功圓行滿，恁時是了。

其三

學道修心，存神煉性，直要輕舉。補腦還精，流水不腐，户樞終不蠹。日魂月魄，摶歸爐鼎，真氣自然留聚。把心猿縛繫，意馬追回，迴無塵慮。　定中明有，陽龍陰虎，水火透時爲度。八段奇文，千口活法，向上有一路。吕公高尚，不離人世，有分也須相遇。約十洲三島，驂鸞跨鶴，大家同去。

其四

養水養精，養神養血，先須養氣。日月陰陽，六爻八卦，細看參同契。虚軀虚寶，千言萬語，不過坎离兩字。向崑崙頂上，返本還元，要明終始。　一身雖小，如同天地，八萬四千餘里。玄牝之門，千生萬化，都在冲和内。此真外，别無真諦，方信道一而已。異時見鍾吕，如有未明，請師指示。

漁家傲

至道不遥只在邇，毫釐差失如千里。道是難求元却易。如相契，一超直入如來地。　水火交時爲既濟，三尸六賊都迴避。日只此長生仍久視。身口意，化成一點沖和氣。

其二

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心自定。幸有崔公入藥鏡。如究竟，全真主客内明方外應，靈臺粲發天光瑩。　兩箇壺中一片景。急修省，莫待臨渴去掘井。

其三

精養靈根神守氣，天然子母何曾離。晝夜六時長在意。三田内，温温天地中和水。　十二樓前白雪膩，九宫臺畔黄芽遂。日月山頭朝上帝。神光起，騰身直上煙霄外。

其四

我有光珠無買價，光明常照芝田下。更無之乎并者也。知音寡，世間

誰是能行者。一萬精光神守舍，四百四病都齊罷。透出火龍歸造化。迴仙駕，更無一點塵隨馬。

促拍滿路花

抱元能守一，四大自輕安。心中須返照，幾曾閑。金烏衝耀，飛入爛銀盤。心心心是道，只在心心，更於何處求丹。

其二

又何須衣冕，燕處欲超然。榮華能有幾日，便凋殘。修真甚易，積行累功難。勸君强爲善，五濁三途，變爲雲島神山。

其三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含衆妙，入希夷。昭文不會，氣候有成虧。妄心寂滅盡，困睡飢飡，更無作用施爲。

其四

自然爐鼎就，光彩透簾幃。神水湧，上生肥。如魚飲水，冷暖自家知。自家性命事，自家了得，自家性命便宜。

其五

若論修養事，知有幾多門。諦當早抽身。向槐安宮内，剛恁勞神。朝菌蟪蛄短景，又豈信壺中，別有長春。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歸去跨鳳驂麟。念浮生一瞬，幾度見、滄海揚塵。莫因循。彼空華揚艷，輕喪天真。

其六

箇中如薦得，悟了五千言。金晶飛肘後，透崑崙。清江九曲，一棹破煙昏。水擊三千里，九萬鵬程，化成元是冥鯤。

江神子〔慢〕

林泉養素拙。放落魄、慵居世緣絶。志如鐵。翛然處、一味真懽雜説。日逍遥、野鶴巖畔爲道侶，松軒下、沉煙猶未歇。夜深獨聽孤猿，高峰上，叫明月。　他年功成行滿，駕祥雲、直至瑶池仙闕。箇時節。神遊自有鸞鶴迎接。舞空碧。仙仗飄飄來迎謁。桃源會、瓊林方信别。到此無限逍遥，作蓬萊客。

春從天上來

樂道安貧。嘆自古英雄，林下無親。問當初無物，被貪愛、引入迷津。早抽身。向槐安宮内，剛恁勞神。朝菌蟪蛄短景，又豈信壺中，別有長春。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歸去跨鳳驂麟。念浮生一瞬，幾度見、滄海揚塵。莫因循。彼空華揚艷，輕喪天真。

玉抱肚

若論玄妙，聽周風一訣。把嬰兒妊女，木金間隔。從頭分別。先擒六賊三尸滅。後捉玉兔飲烏血。仗劍鋒，麾魔障，蕩祆邪。全憑志猛烈。那些箇手段最奇絶。　龍奔虎走，來往放乖劣。兩獸擒來吾怎捨。爐烹鼎煉無暫歇。乾坤至寶，陰陽造化，斡運龜蛇。東雞叫出西江月。會入黄庭賞白雪。上丹温，中丹暖，下丹熱。三田寶結。衆仙舉我赴金闕。寥陽勝境，教我怎生説。

水調歌頭

五行不到處，一氣未生前。清光赫赫，無何鄉裏獨超然。日月豈能照鑑，天地不能包裹，晃朗妙無邊。賴有竹澗水，却向世人傳。　杳兮冥，恍兮

惚，湛兮然。這些消息，渾身是口也難詮。截斷千差歧路，屏除萬般機巧，纔住釣魚船。往事都休問，靜坐一爐煙。

沁園春❸　〔呂洞賓〕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静，有箇烏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辯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蘇幕遮

水中金，衝牛斗。玉鎖金關，護法靈童守。赤水丹基龍虎走。萬象森羅，勃勃投珠口。　飲靈液，明火候。太乙爐開，丹熟神光透。浮名浮利終不久。下手速將，窮取無中有。

解佩令

修行之士，功勤不小。識五行、逆順顛倒。妙理玄玄，玉爐中、龍蟠虎繞。金鼎内、煉成至寶。　陽神離體，冥冥杳杳。❹剎那間、遊遍三島。出入純熟，按捺住、別尋玄妙。合真空、太虚是了。

〔雙調〕鴈兒落得勝令❺

想赴蟠桃玳瑁筵，休享御酒瓊林宴。息争名奪利心，發養性修真願。争如紙被裹雲眠，茶藥倚爐煎。看峻嶺銜花鹿，使巔峰獻果猿。朝元，在金闕寥陽殿；安然，蓬萊洞裏仙。

〔雙調〕甜水令

麻條草履風袍袖，名利不剛求。是虚飄飄水上浮漚，不如谷口耕耘富。獨樂深耕。爲國求兵，笑包胥哭秦亭。試看青門外鋤瓜邵平，東籬倒。

〔雙調〕折桂令

浪花中一葉扁舟，揀溪山好處追遊。遣興忘懷，醉鄉中問甚春秋。學莊周，茅舍清幽。衲被蒙頭，紅日三竿，高枕無憂。

其二

到大來散誕逍遥，園林成趣，獨木爲橋。你便禄重官高，是非海萬頃風濤。不如俺絶利名麻鞋布襖，少憂愁一筆勾，世事都參透。　睡來時高枕無憂，悶來時拄杖半過頭。飢來時步雲山，悶訪漁樵。

其三

人生如落葉辭柯，百歲光陰，暗裏消磨。信蹉跎，世人看便似風魔。嘆富貴如披麻救火，功名似暴虎馮河。白甚張羅，日月如梭。十載生涯，一枕南柯。

其四

子是虚飄飄水上浮漚，不如谷口耕耘。獨樂深耕。爲國求兵，笑包胥哭秦亭。試看青門外鋤瓜邵平，東籬倒。

〔雙調〕鴈兒落得勝令

觀鏡裏朱顔邁。緑鬢白，觀鏡裏朱顔邁。緑鬢白，觀鏡裏朱顔邁。緑鬢白，

一鉢千家飯，閑來時孤身萬里遊。盈眸，閬苑風光秀；擡頭，蓬萊景物幽。

其三

榮華似風內燈，富貴如槐安夢。恰六朝賀太平，十二國干戈動。收楚韓元帥，海混魚龍，浮世隱英雄。人興周的姜太公。功名到底成何用，悉是南柯一夢中。

〔雙調〕甜水令

爐中煉出靈丹藥，雷震採茶苗。明月清風杖頭挑，不掛椰瓢。

其二

看看又早中年過，白髮鬢邊多。積玉堆金大如何，夢裏存活。

其三

把心猿意馬方拴定，爲甚不爭名。便得象簡金魚做公卿，白馬紅纓。

漢鍾離

〔雙調〕水仙子

超凡入聖漢鍾離，沉醉誰扶下玉梯。扇圈一部胡鬚力，絳雲般紅肉皮。做伴的是茶藥琴棋。頭綰著雙鬟髻，身穿著百衲衣。曾赴閬苑瑤池。

呂洞賓

其二

醉魂別後廣寒宮，飛下瑤臺十二峰。只因一枕黃粱夢，得神仙造化功。左右列玉女金童。採仙藥千年壽，煉丹砂九轉功。每日價伏虎降龍。

藍采和

其三

西風寬舞綠羅袍，每日階前沉醉倒。頭邊歪裹烏紗帽，金錢手內拋。

徐神翁

其四

不爲賊盜戀妻奴，獨向煙霞冷淡居。金銀財寶無心顧，渾身上破落索。纔纔縷縷衣服。冷清清爲活路，閑逍遙走世途。脊梁上背定葫蘆。

張果老

其五

駝腰曲脊六旬高，皓首蒼髯年紀老。雲遊走遍紅塵道，駕白雲驢馱高。向趙州城壓倒石橋。扯一條斑竹杖，穿一領麤布袍。也曾醉赴蟠桃。

曹國舅

其六

玉堂金馬一朝臣，翻作崑崙頂上人。腰間不掛黃金印，閑隨著呂洞賓。

李岳

其七

筆尖吏業不侵奪，跳入長生安樂窩。皂紬衫身上都穿破，鐵拐向手內拖。亂哄哄髮似鬆科。豈想重裀卧，不變皓齒歌。每日價散誕蹉跎。

韓湘子

其八

藥爐經卷作生涯，不戀王侯宰相家。亂紛紛瑞雪藍關下，凍傷韓湘馬。半空中亂糝長沙。黑騰騰彤雲布，冷颼颼風又刮。山頂上開花。

純陽真人百字圖

本性好清淨，保養心猿定。酒又何曾飲，色又我罷盡。財又我不貪，氣又我不競。雖見我不觀，雖聞我不聽。不論他人非，只尋自己病。遇有不輕狂，如無守本分。官中不繫名，私下憑信行。不在人數中，免却心頭悶。和光與同塵，但把俗情混。爲甚不爭名，曾共高人論。

朗然子劉真人詩

落魄洪杯數十年，朝朝恣性日高眠。林泉下養性修真。金牌腰中帶，笊籬手內存。更不做國戚皇親。

尾閭通透泥丸穴，丹竈能分造化權。
只此雲霄應有路，算來我命豈由天。
莫言大道人難會，自是凡夫不學仙。

其二

南北程遊數十春，潛行玄理暗修真。
不求世上無窮物，只向寰中覓箇人。
悟得已知消息大，內丹常遣泝流津。
假饒千載重相見，也似如今日轉新。

其三

京洛幽閑清靜中，住居古觀古壕東。
世情亦染心無染，塵事須同道不同。
煉藥豈辭千日苦，運精常遣四肢通。
世間最貴堪珍重，除却人身總是空。

其四

求仙之日亂紛紛，涉歷山川走似雲。
總學長生尋外物，算來至道未嘗聞。
陽精已失真和氣，金石徒勞客熱薰。
堪嘆凡夫全不悟，盡甘荒野作丘墳。

其五

休讀九經三史書，與身到了不相宜。
爭如保養元和炁，更爲添燒大藥爐。
存得真精終濟老，煉成金質定冲虛。
不明有箇長生路，其奈凡夫性轉迷。

其六

求貴貪財無盡時，高官極富又何爲。
爭如權重勞心治，未勝身貧得自怡。
欹枕任從春日永，運精不遣鬢毛衰。
他年物外相逢處，自是神仙別有期。

其七

真鉛真汞不難尋，自是凡夫錯用心。
月魄日魂明甚易，木精火候理何深。
辛苦運精須九載，變化通靈點五金。
出世只消飡一粒，崑崙蓬島盡知音。

其八

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
華池玉液須頻咽，紫府元君遣上奔。
常使氣冲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
一朝得到長生地，須感當初指教人。

其九

天網空籠萬象疏，一株松倒華山枯。
寒雲去後留孤月，臘雪來時向太虛。
石洞龍蛇歸紫府，千年鸞鳳落蒼梧。
自從別却先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

朗然子，齊人也。因隨唐玄宗幸蜀，遇神仙司馬承禎口訣，傳金液還丹大藥訣，自後修煉成功，却歸洛陽。鄉老傳言，朗然子於宋端拱年間，醉死於桃花坊。時天大雪，惟尸卧處周圍丈許無一點雪。官吏撿尸，惟見鼻口耳中，有金蟬遞返出入，良久飛上空中去，衆皆仰視，及迴顧却不見地上尸矣。萬靈朝元宮道士趙隱微，收得朗然子詩篇，化緣立石，廣行其傳，叩門告余，出示此詩。余親詳此詩語，亦不過運氣吞液，保陽去陰，與余符契，喜為書之。

皇統元年三月二日，方壺知足居士謹題。

鳴鶴餘音卷之八

❶以下十三首詞皆爲張伯端之作，又見《悟真篇》。
❷以下第十四至二十五首詞，又見《金丹大成集》。
❸原缺署名，詞又見《全唐詩》。
❹原本作『杳杳冥冥』，不合韵。
❺以下二十首均爲散曲，不復詳注。

鳴鶴餘音卷之九

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太空歌

馬丹陽

道可道，非常道，如如不動要長保。保守寒光射太虛，一輪皎潔靈虛曜。法可說，無法說，澄澄湛湛諸緣滅。方知無滅亦無生，宿債冤家從此絕。生箇甚，滅箇甚，靜靜清清，清又靜。自從認得恁麼明，方知恁地性保命。休求真，莫棄假，求棄之中生巧詐。既生詐巧棄真如，却如避刀却遭剮。不曾行，不曾看，要滅生亡難也難。行得一步悟一步，不行枉了說長安。君未悟，莫强誇，休說虛空是一家。心不了時剛論道，猶如瞎漢看琉花。這邊好，那邊醜，引得牛兒曠蕩走。若還方寸未明時，閉目澄心且合口。不用手，不用索，不須牢拴牢把捉。無意牢擒占影風，自然動靜雙忘却。不離書，不執書，雙泯之中內外開。知音惟有數枝梅。

悟真歌

馮尊師

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無遮護。放開烈焰照娑婆，法界縱橫獨顯露。這些消息至幽微，大木人遙指白雲歸。此箇玄關口難說，目前見得便忘歸。不是葛藤老婆舌，端的慈悲真妙訣。一輪明月杖頭挑，一爐紅焰盛春雪。我本元修大覺仙，有緣悟得祖師禪。歸來一曲無人應，翠竹黃花體自然。畫堂一炷沈煙細，空嘆文殊問病意。曹溪月朗風自清，金蓮開遍祇園地。橫擔虎杖便歸來，雪閉寒山路不開。瀟洒此時誰會得，知音惟有數枝梅。

證道歌

呂洞賓

悟真常，不達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基，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丈夫兒，把握陰陽爲本柄。性命全，玄又玄，海底洪波度法船。生擒活捉蛟龍現，始知匠手不虛傳。

得道歌

景陽

道難入，道難覓，說之容易誰能得。旁門惑世幾千般，得道萬千難選一。近有一等學道者，不肯低頭真可惜。瞞天瞞地更瞞人，未得一時誇了畢。要做神仙故不難，神仙須是神仙莫亂爲，動有陰魔作冤不是神仙莫亂爲，動有陰魔作冤自從認得長安道，不愛閑花并野草。夜深枝上子規啼，壺內樓前春正好。到家自在樂無爲，觸處頭頭顯聖儀。不是大慈千手眼，玉人拈出古摩尼。將何法寶明此物，杳杳冥冥及恍惚。衆生不識這如來，三世諸佛獅子窟。真閑真樂向誰誇，盡是鷓鴣井底蛙。一曲空琴彈罷處，青山依舊鎖煙霞。

隙。這箇事，非小術，全憑德行施陰騭。斷除妄念息貪心，行行步步脚根竭。若明本性與心同，方敢與君説端實。學金丹，容易入，熟味中庸與周血。有爲有作總皆非，説龍話虎終無鐵。常思混沌未分前，妙理難言心自悞。一身上下皆屬陰，一物陽精人不泄。圓陀陀地鎮相隨，空不空兮色非色。散於萬物遍乾坤，一物之中一太極。退藏於密一性中，視之不見尋不得。我丹訣，自各別，不用日時與年月。也無火候與抽添，亦無人我分妍拙。亦無生，亦不滅，亦無所修無所説。飢來吃飯困來眠，閑時打坐懶時歇。逢物便飡逢酒飲，不持齋戒心常澈。榮華富貴不關心，名利是非皆斷絶。凝然静定養元神，一念不生真境别。真歡悦，晝夜見箇中秋月。不來不往正當中，洞然八荒皆皎潔。也無盈，亦不缺，猶如紅爐一片雪。雖然得到這工夫，打破虚空方了徹。逍遥快樂且優游，人間煩惱不相涉。學道人，趁時節，百歲光陰如電掣。遇之不煉大愚癡，莫待老來神氣竭。急迴頭，當猛烈，一刀兩斷須見血。欲脱凡身换法身，精修一念當如鐵。説此言，大心切，盡把天機都漏泄。學人若作等閑聽，秖恐臨終悔不迭。

三千真人

心地賦

世事無窮，觀來盡空。既向玄門受教，便於心地下功。大智閑閑，澹泊在不生之内；真機默默，逍遥於寂滅之中。原夫要長靈苗，先持心地。六根浄而千種滅，三界空而百端治。見聞知覺，是障道之元因；恬淡清虚，乃欲修天外大成功，莫掛人間些子事。

八義禪賦

馮尊師

教有頓漸，禪無後先。迷之者遠隔劫外，達之者近在目前。無去無來，運六通而自在；不生不滅，超三界以孤圓。不畏諠譁，不居瀟洒。門生五派者，强生知見；宗舉一乘者，亦爲虚假。只要常常顯露，般般放下。清風萬道，松間石女謳歌；明月三竿，嶺上牧童顛耍。智慧夙稟，靈明頓開。應浪渴飲；或對風花雪月，穩步安眠。若能對境忘情，逢場作戲，本來了在方寸，何必修於累世。永嘉既悟，强留一宿而歸；盧行猶疑，謾等三更而至。是知物物皆空，塵塵總棄，性外更無實相，目前盡是虚泡。長生有物而混成，神鬼莫測；大象無形隨處是，天地難包。信乎本要明心，何勞苦志，諒不由他，誠能自已。大辯忘言，真經絶字，賴啼烏宣揚，落花指示，石女親傳，木人舉賜。淺智少識者，則曰不然；高明廣見者，乃云如是如是。故悟則處處平夷，迷則頭頭踏刺。大抵欲修天外大成功，莫掛人間些子事。

機時須宜性現，對境處決要心灰。圓融四象，通達三才。綠水長流，縱爾漚生漚滅；青山不動，任他雲去雲來。亘古亘今，不衰不朽。昧之者滯於聲色，達之者超於無有。驅掃風雲，摩挲星斗。空琴韻美，堂前木馬咆哮；雪曲應希，海底玉龍奔走。莫問東西菩薩，休尋南北彌陀。觸目盡是法界，何方不是禪那。會得如此，方堪恁麼。居塵出塵，豈落萬緣之化；在慾無慾，不沈六賊之魔。左右逢原，寂照返朴。葛藤老婆舌，千劫販骨；靈源直指者，一句絕言。縱奪自由，殺活獨卓。白雲青嶂，頭頭盡是真如；翠竹黃花，物物無非正覺。泯絕無際，包含大千。拈花示衆者，真爲過計；叱佛罵祖者，亦是違愆。誰會進步蓮花，鹿苑歸來，月滿江船。拈出自己家風，頓超十地；踏碎頑空夢幻，獨翫諸天。一等虛脾，敢胡鬬觜。皆較糟粕者，寧知真味；穿鑿公案者，豈通妙理。毫失之千里。木人言：若要識西來〔意〕，須吸盡涅槃金仙髓。

識心識意賦

如要修行，先須識心識意，然後悟性。如何是心？如何是意？但能知覺爲之心，千思萬想爲之意。意從念起，心從物生。既知起生之根源者，只在方寸。方寸者，本來之真心也。心本無心，意本無意。爲從來熟境難忘，心覺見南山之語；小人戚戚，理聞宣父之辭。且如在欲行禪，擔家說妙，須得是澄心定意，內觀其心。湛然不動者爲之定，定中覺靈者爲之慧。定是體，慧是用。定慧兩全者，日日不虧也。

清閑賦

汎愛曰濁，孰能好清。從他縈其萬慮，惟我閑其一生。猛離桎梏之囚，常居安靜；免被蝸蠅之縛，大悟靈明。原曰絕世羈縻，統元綱紀。玩杳冥太清，則能深根固蒂；處恬淡真閑，則樂長生久視。既知此理，心如秋水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若乃虛脾，敢胡鬬觜。皆較糟粕者，寧知真卓爾與立，湛兮或存。廉而不劌也，喻鏡分妍醜；光而無私也，如月射乾坤。端正一性，安然六根。孤高潔淨於靈源，松筠雅操，坦蕩縱橫於法界，絕素玄門。於世身返孤雲，情起野鶴。體微妙則藏山於澤，絕思慮則藏丹於壑。清徹靈虛，逍遥曠漠。絲毫不掛，神飛姑射之遊；物我俱忘，雲步寥天之廓。大抵非聖所私，由人所爲。苟未捐其名利，安得悟其希夷。述夫大智閑閑，浮意動，却把真心瞞昧，不能顯現。須是澄心定意，內觀其心。湛然不動者爲之定，定中覺靈者爲之慧。定是體，慧是用。定慧兩全者，日日不虧也。

全真賦

神聖垂御，仁慈普均。既宏開於下愚之教，特謹奉於全真。孰知十極之高仙，來遊此世；大闡三皇之古道，順化於人。切原德貫諸門，心歸一正。捨

俗者辭親割愛，固窮者樂天知命。是以全真，學而修性。功名財色，觀如水上之浮漚；智慧靈明，敬若教中之先聖。誠以學不所執，法求大道。廣積德行，則外施於方便；深修保煉，則内運於成功。善處無爲不二，能尋有道參同。物物分明，瑩若潭中之皎月；頭頭應現，動如草上之清風。必也選甚高低，盡皆提挈。學之者有因有果，達之者無滅無生。至静至和，至堅至潔。統萬德而接物，不捨慈悲；宣三教以開迷，猶尊賢哲。大抵乞食不耻，至貧不憂。屈己惠人，則施恩於孤老；高志抗節，則笑傲於王侯。是謂全真英士，達道仙流。頓悟天機，高播玄風遊聖境；廣施香餌，普尋知友赴瀛洲。是以見物明心，知空悟道。〔學〕全真道法，則謹依於鍾吕；取大道玄理，則嚴奉於黄老。清虚恬淡，收紅爐爍就銀絲；純粹精微，向丹鼎烹成金寶。捐彼假合，表達自然。證實相妙之更妙，得真功全之又全。五道銀霞貫斗，一輪明月輝天。鶴駕金書，朝赴九陽之殿；蟠桃玉液，位登萬聖之筵。噫，有等愚迷，閑争人我。宣揚誦經者，豈通玄妙；誑惑中下者，不知因果。須離火院恩山，却入名韁利鎖。丕休哉，若要知端的全真，頓悟虚無堪可。

尊道賦

宋仁宗

三教之内，惟道至尊。上不朝於天子，下不謁於公卿。避凡籠而隱跡，脱俗網以修真。傲林泉兮，絶名絶利；樂巖谷兮，忘辱忘榮。頂星冠而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養九轉以丹成。跨青鸞便衝紫府，騎白鶴直謁玉京。參滿天之秀氣，表燦日，披布褐以長春。或丫髻以包巾。摘仙花而砌笠，折野草以鋪茵。吸甘泉而漱齒，啖松栢以延齡。歌之鼓掌，舞罷眠雲。伴山谷則盃茶款話，逢水飲則尊酒論文。笑奢華之濁富，樂自在之清貧。豈一毫之罣礙，無半點之牽縈。或三三而參玄訪道，或兩兩以話古談今。話古談玄訪道，參玄訪道兮，理今兮，嘆前賢之興廢；自己之玄真。任寒暑之更變，盡烏兔之逡巡。蒼顔返少，白髮還青。携簞瓢而入鄽化飯，採百藥以臨世濟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迴生。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判吉凶斡旋異象，定禍福密勘人倫。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籙除人世之祆氛。降邪魔於掌上，布罡氣於雷門。扣天閽真仙具備，擊地户萬神咸聽。頤真默坐，静室存神。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華精。運陰陽以煉性，按水火以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養九轉以丹成。跨青鸞便衝紫府，騎白鶴直謁玉京。參滿天之秀氣，表妙道之殷勤。比儒教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比釋教兮，寂滅爲樂，豈脱凡塵。朕觀三教，惟道至尊。

祖庭記

祖庭昔日本無蹤，重陽開化闡玄風。故鄉長安京兆府，祖居醴泉太子村。天垂乾象神仙降，地發祥光紫氣昇。母懷仙胎經二載，生逢時遇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相，臘月二十二日生。祖師父母生三子，重陽師父有二弟。幼小入學明師訓，九經聖典若習

攻。二旬有七應武舉，深知兵法挽硬弓。文武雙全人皆懼，宋號德威名世雄。心上所爲明似鏡，口中言語響如鐘。昔日甘河曾沽酒，得遇披氈二仙翁。五篇玄秘親傳受，七竅通靈便見功。自從飲了甘河水，心地大開方便通。四旬有八逢正教，棄世歸道隱墓中。得觀内景真消息，方知五行造化功。識破幻化虚假體，更不人間問吉凶。再逢和李居劉蔣，三人同居至三冬。思想丘劉譚中馬，改名自呼王害風。火焚茅庵辭秦地，别却東南下山瀛。大定十年庚寅歲，五旬有八壽命終。查子店中昇仙路，留下全真古家風。七朵金蓮開户牖，長春長教化門宗。傳與清和全真理，浩然盤山南離京。師召門人親囑付，吾當歸去赴蓬峰。洞真白雲披雲子，無欲高中衆仙翁。十八大師都在此，庚子年間起建功。天下門人來助力，寰中道者總施功。天賜匠人曹提點，殿閣建在水竹村。嵯峨嶮峻高百尺，碧瓦瑠璃接太空。南山吻獸龍噴水，四獸昂昂虎嘯風。千梁萬拱排八卦，五脊六獸按九宮。遠望有如須彌頂，遥觀恰似太華峰。上接雲横連北斗，下臨九肺九泉通。〔缺句〕嶺背八水總朝東。萬道霞光籠寶閣，千條翠霧罩琳宮。曾觀鸞鶴空中舞，又聞仙樂振天宮。萬象森羅朝玉帝，諸仙聖衆捧三清。紅光紫霞深鎖閉，白雲瑞氣緊牢封。數株紅桃兼緑竹，千根翠栢間青松。遊遍乾坤無限地，希有重陽萬壽宮。

趙真人

昇堂文

切以玄元聖祖，廣開衆妙之門。大道全真，普化群生之教。瑶池仙子，重陽金蓮七朵。閬苑璚宫，長春玉花萬葉。雖則枝分稍異，到了萬葉歸根。然則派别流差，畢竟百川歸海。方方設教，會四海之雲朋；處處興緣，聚三山之霞友。茅庵草舍，普修寶殿琳宫。紙衲麻衣，恩賜星冠月帔。可謂人能弘道，闡先聖之規模；自然道法應人，開後世之眼目。了真堂上，元無一點縈心；萬行門頭，正好諸人着力。在上者當處寬仁，在下者常生敬順。塵心争辯，不見體玄之家風。千梁萬拱排八卦，五脊六獸按九宮。遠望有如須彌頂，遥觀恰似太華峰。上接雲横連北斗，下臨九肺九泉通。〔缺句〕嶺背八水總朝東。萬道霞光籠寶閣，千條翠霧罩琳宮。曾觀鸞鶴空中舞，又聞仙樂振天宮。萬象森羅朝玉帝，諸仙聖衆捧三清。紅光紫霞深鎖閉，白雲瑞氣緊牢封。數株紅桃兼緑竹，千根翠栢間青松。遊遍乾坤無限地，希有重陽萬壽宮。

趙真人

其二

夫至道渺漠，妙道希夷。先地先天，不拘文字。光明虚徹，遍滿十方。清浄靈通，周流三界。千變萬化，統攝陰陽。體用真常，無窮極矣。争奈凡籠障重，難矣承當。賤古尊今，妄生知見，殢法參禪，傍開户牖。從此太極樸散，教列三門，情識場中，不能歸祖。觀彼諸人，深宜哀愍。是以大開方便，廣運慈航。普濟苦海群生，脱免沈痾六趣。引歸真路，復翫鴻濛。鑿開恬淡門庭，遊賞清都降闕。五雲臺上，明傳黍米玄珠；九曜樓邊，高舉含光寶劍。縱横曠漠，坦蕩無何。動止無爲，混成純素。遂可掃除薩埵，遊戲菩提。不死不生，無餘無欠。聖凡俱遣，空色

馮尊師

包羅。假使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漏透機張，作家笑具。炎炎言下，叱回碧眼胡僧；寂寂光中，擊碎金毛獅子。花收五葉，機拂三玄。放開元始鉗鎚，縮却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截斷曹溪，閑居鄭圃。達磨羅什未生，已有南華禦寇。奈何學者忘本逐末，棄主憐賓。不叩冲虛，執持梵語。本安中國，求證西方。空費草鞋，尋箇甚麽。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在欲行禪，望成佛果，葛藤謎語，敢把人瞞。此般君子，怎生接引。今也聊將法藥，擲向人間，出此醍醐，利茲上士。舉揚本分生涯，點檢見前面目。露些消息，分付知音，這段家風，是何曲調。樂非律吕，劫外陽春，琴操無絃，孔吹天籟。不須玉線金針，綉出霓裳彩鳳。箇人會得，即便歸來，不夜樓臺，同登雅會。無底籃兒汲水，無根鐵樹開花。此箇規模，如何印綬。渾淪邦畔，不許商量。靈寶峰前，孰能着脚。直須洒洒落落，休要紛紛紜紜。頓悟玄風，逍遥宇宙，久佇仙班，伏惟珍重。

其三

秦真人

百歲光陰，疾如流水，一生事業，空似浮漚。昨朝面上，桃杏花開，今日頭邊，雪霜照破。蘇相國腰懸六印，難免無常；郭子儀位至三公，終歸大限。白蟻陣殘渾似夢，子規聲切勸君歸。休待禍臨頭，方知是幻。金玉滿堂，怎生守得，兒孫對面，謾切長吁。紅樓翠閣粉墻高，非干己事；白馬朱輪金鐸響，盡屬他人。徒勞箇裏傷心，不覺暗中彈指。鬼使者豈通關節，閻老子不順人情。淚落千行，悔將何及。腸分九段，更怨他誰。到此際多休少休，方知道千錯萬錯。惆悵落花流水，無可奈何；凄凉衰草秋風，不堪迴顧。若夫聰明君子漢，慷慨丈夫兒，萬事全抛，一言猛悟。比黄金如糞土，要買神仙；等白玉似塵埃，斡迴天地。更不前思後算，那復朝商暮量。脊骨如鋼，脚跟似鐵。又何須煉藥煉丹，即歸三島；更不假安爐置鼎，便到十洲。許旌陽拔宅上昇，蓋因此耳。淮南王全家脱去，豈有他哉。争似高人，做驚天駭地因緣，有躍古騰今手段。心和口應，口與心同。姓名已掛於丹臺，功德定歸於紫府。若是聖賢妄語，可憐辜負善人。自慚口拙，不敢多言。久立仙賓，伏惟珍重。

茶文

伏聞一聲雷震，吐羣品之芬芳。鳳餅龍團，表至真之異物。陰陽滋秀，天地氤氲。禀四時之正氣，奪五行之先春園内，生成片玉之珍；瑞雪巖前，造化靈芽之藥。玉人採得，妙用依時。金槽碾處，香來撲鼻；石鼎烹開，璚花浪躍。盧仝七椀，洗除六慾之昏迷；趙老三盃，滌盡衆生之夢寐。若夫聰明君子漢，慷慨丈夫兒，萬事全抛，一言猛悟。比黄金如糞土，要買神仙；等白玉似塵埃，斡迴天地。更不前思後算，那復朝商暮量。脊骨如鋼，脚跟似鐵。又何須煉藥煉丹，即歸三島；更不假安爐置鼎，便到十洲。許旌陽拔宅上昇，蓋因此耳。淮南王全家脱去，豈有他哉。争似高人，做驚天駭地因緣，有躍古騰今手段。心和口應，口與心同。姓名已掛於丹臺，功德定歸於紫府。若是聖賢妄語，可憐辜負善人。自慚口拙，不敢多言。久立仙賓，伏惟珍重。

七真禪讚并叙

披雲真人

全真之道，其來久矣。惟曾子固言之甚詳，而後學者猶以爲黯闇。蓋全也者，物物皆全。而真也者，念念皆真。物物皆全，則無缺不全；念念皆

真，則無段不真。無物不全，是全全也，猶未至於所以全也。無段不真，是真真也，猶未至於所以真也。即全非全，即真非真，亦無非真。學至於此，全乎全乎，真乎真乎，萬分未得處一焉。故能及山川，移城邑，蹈水火，入金石，縱橫自在，變化無方者也。此教出於太上，而傳于東華。東華傳于正陽，正陽傳于純陽，純陽傳于重陽。重陽之前，玄萌乍發，人未之信。重陽之後，其風大闡者七世矣。嗣教東萊披雲子，謹齋戒而述七真讚焉。

辭曰

教祖重陽，猛脫金章。佩洞賓之祕訣，飲甘河之靈漿。進上上步，入玄玄堂。得四友於東海，領群仙於上方。金蓮開半萬之祖，玉葉傳十九之芳。一自祖師歸去後，終南依舊好風光。

其二

猗歟丹陽，三髻作舞。密投賜芋之機，猛悟分梨之語。拋半州之舊產，應三清之選舉。鑿二忝未分之前，運五行不到之所。霹靂一聲歸去來，呵呵拍手花如雨。

其三

稽首長真，不拘小節。膽氣凌秋，脚跟似鐵。拋俗眷以慷慨，入玄門而決烈。襲朗然子九轉之機，受重陽師四言之訣。超出陰陽之陶冶，解開造化之關結。十年受用洛陽春，等閑肯向東風說。

其四

偉矣長生，幸識重陽。高出煙霞，跡混鄽中之鼓笛。花簪閬苑之紅，桃咀蓬壺之碧。躍出洪波萬丈高，靈光一點無人識。

其五

偉哉長春，弱冠高潔。孤身度函谷之風，七載坐磻溪之月。六受皇宣，四朝帝闕。數十國化行於虛靖，三萬里不辭於風雪。寶玄臺上夢遊仙，露滴松梢還漏泄。

其六

號賜體玄，含真自然。字潛分於炁竹，位默定於金蓮。六月迎陽而久立，三冬抱雪以安眠。雞已烹而復唱，鴆雖飲而命延。受金國之四詔，拜玉皇之兩宣。試問鐵楂山下月，肯將消息向人傳。

其七

太古壯年，幸識重陽。高出煙霞之外，遠拋名利之場。寧海市中挽迴日月，趙州橋下坐斷冰霜。鍊五行而作髓，煎八卦以爲糧。八十四年還債了，東風迴首舊家鄉。

或曰：七真之道盡於此乎？曰：未也。是猶追騏驥之遺踪，拾鳳凰之落羽，以為驥鳳之全體，可乎？或者笑而稽首。惟聖知聖，惟真知真，惟鳳知鳳，惟麟知麟。惟披雲老仙，妙齡入道，侍長春者四十餘霜矣。得全真之尤精者也。於七真之顯神藏用，飽聞而飫見之。吐辭為讚，言言入神，事不虛靡，文不過華。使天下學者讀之，足以為信據而無疑矣。

逍遥吟

處順適逍遥，全身遠俗囂。狎鷗

泳滄渚，皷瑟會漁樵。轗軻心無耻，尊榮志不高。收綸望晚釣，信步與春翹。黃庭消百完矣豐絺綌，沛然澤蓼蕭。慮，紫芋待終朝。於焉開三徑，扶搖玩九霄。暢情橫短笛，握固返垂髫。寵賜非憑據，清閑足富饒。儘他使副墨，惟獨貫參寥。遂志浴沂水，嫌喧棄許瓢。虛懷蠲斷斫，挫銳混蒭蕘。時否潛知止，歲寒節不凋。九思於節揖，五柳任蕭條。伉儷或耘耔，歸休懶折腰。灌畦甘抱甕，忘味喜聞韶。除害輕金玉，聿修光祖祧。高奔邁騏驥，奮翼笑鷦鷯。絶學遊玄圃，頌聲歌聖朝。觀鵝臨曲沼，覆鹿用枯蕉。塞兌徒居實，深根匪揠苗。解紛須侃侃，養素樂夭夭。塗隙藏深密，如愚匿懋昭。參禪稽侶僂，摳瓦巧靈潮。齊物真何碍，封戎世可超。悲嗟蝸競角，坐看鳥遷喬。但看同耕叟，焉能屈下僚。鳳笙雲外聽，春色杖頭挑。刻木鳶誰放，無絃琴自調。摶空歸去日，不必借鑾鑣。

白玉蟾

堂規榜

天地神人鬼五仙，盡從規矩定方圓。逆則路路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道從古有，堂自近興。爲神仙養素之軒，乃散聖息肩之地。晨昏香火，須明紀綱。或凡或聖，時隱時彰。神化無定，道規有常。

頌曰

五湖雲水，混處一堂。既集徒侶，清閑跋

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牽爾，事不偶然。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時有待識，物有枯榮。人有衰盛，事有廢興。龍不冬躍，螢能夜飛。君子小人，而皆有時。仲尼再思，曾參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人言爲信，日月爲明。止戈爲武，羔美爲羹。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斷不決疑，斷不可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人善不趨，己惡不除。謂之知道，不亦難乎。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時無再來。

鳴鶴餘音卷之九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5 全真清規

姚江春庵通玄子陸道和編集

經名：全真清規。元明間陸道和編集。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指蒙規式

大凡初真童蒙出家，尋問明師，然後投禮，既然出家聽從師訓，長必成人。師接弟子，先問悟透善根淺深，又觀祖上門風善惡，便看本人才不才，方可收録。先要脱俗，改粧衣服，仙風道氣，教而訓之，後必有異。太上云：常知楷式，是謂玄德，能爲天下式。式者，天下法式也，規矩也，模樣也，繩墨也。明師接人教而訓之，先從有爲，後學無爲。高門良子時時習之，有所得也。而無所悟愚迷之師接度弟子，自無所知，教他無爲，蠢之又蠢，迷之又迷，生賴教門，死入寒池，填還口債，永劫輪迴。有志之人，親奉明師，朝叅暮禮，聽而從之，習學經典，遵守清規。日至黄昏，燒香上燈，禮謝天地，朝拜聖賢，侍奉師尊。諸事既了，收斂身心，端身静坐，無起妄想，竪起脊梁，右脚在下，抄手静默，心不外想，瞑目而坐，或一更二更，此爲功課。睡至五更未開静時，切宜早起，洗面梳頭，穿衣侍衆。待殿上鐘聲初通響時，童子上殿列班在内。二通鐘聲，耆宿上殿列班在外。三通鐘絶盡，主者上殿，居於正中。誦經已畢，童子先出。行道誦經，童子躬身，便呼圓揖，大衆俱坐，便過茶湯，收醆了畢，大衆都散。童子再入師父房内，稽首作揖，聽從師命，或學經教，或去掃地，各有事幹。但見尊長，叉手在心，側身並拱，傍邊侍立，侍尊長已過，方可迴身。稽首，通報尊長，準備茶湯。先迎主人，後過客人，叉手侍立。先收客醆。後收主醆，客若起身，先出開門捲簾，客主出而後隨之。或隨師出入，不可同坐，叉手侍立。但凡出入，稽首朋衆，一切授物，稽首謝之。不可自是，不得妄言，去除雜念，常行慈善，念道思真。行須緩步，語話低聲，救濟患難，接待往來，心量寬弘，慈愛柔和，濟物利人，積功累行，依此行持，道不遠矣。

簪披次序

棄俗簪披，先將簪冠道具等安於祖師案上，大衆圓坐，拜辭俗親，更換衣服鞋襪等事。跪在祖師之前，引度之師梳頭簪披，道衆上殿開啓誦經，引領祝聖。誦經已了，主者入座，立於香案前，表白讀詞，三拜上香，復退六拜，祝念已畢，入真官堂誦經。行禮祖師之前，亦復如是。誦經已畢，大衆復坐，香燭如法。本師之前，引度領進，跪在師前，三拜迎香，再拜向前，親手遞詞，跪在師前表白，接而讀之，聽從本師授道。又再三拜，稽首已畢，擡香燭案去就尊長，逐一之人，後過客人，叉手侍立。行禮已畢，次

入齋堂，受供祖師之前，炷香三拜，大衆兩邊炷香六拜，勸齋。齋畢起座送客，送客回來，再向厨中並行謝之。日用所行，諸事方便，苦己利人，降心滅念，敬師奉友，毋起俗情，常檢己過，性上用心，叅請前輩，謹守清規。

遊方禮師

既遊諸方，叅訪師德，且要道具整肅。初到入院，便看西廊有息肩二字或駐鶴二字，於此便歇。或久住，檐子平放。或經過，頭高頭低。靠在壁上，便取氅衣搭在左手。或有直堂知客出來，便穿氅衣，稽首賓主。或問來歷，某州某觀師某姓，答曰：某處、某州、某姓。問答已畢，請入。若旦過，除鋪蓋外，並皆入包。鋪單了畢，洗足更衣。復見知客，行禮曰：即日恭惟知賓大德先生起居多福，某久聞道來瞻仰，荷蒙收録，鋪單展鉢，不勝感激之至。稽首。領見主者，禮曰：即日恭惟提點真人起居清福，某久聞道風廣博，特來座下瞻仰尊顔，荷蒙收録，鋪單展鉢，不勝感激之至。稽首。或留茶畢，起身相謝：適間輕踐方丈，荷蒙煎點，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齋畢起座送客，送客回來，再向厨中並行謝之。日用所行，諸事方便，苦己利人，降心滅念，敬師奉友，毋起俗情，常檢己過，性上用心，叅請前輩，謹守清規。

堂門戒臘

接衆者先須旦過三日，然後請入庫廳，看驗文憑，某處某年某月某日投師授道。書録青册。然後安單，便看三犯出堂，重者並行清規祖師則例。

一　晝夜十二鉢，以按十二時。青册，排名排姓，各看排單，知己知人，便遵戒臘。前後必讓尊卑遠近，上殿登堂，依次序而行，行住坐卧，分長幼而居，各守戒臘，莫犯高低。依院門之次序，行方外之尊卑。

坐鉢規式

夫坐鉢者，自十月初一日爲始集衆，過冬至新年正月中旬滿散，百日爲則。如入堂者，各請情願。本來各各專爲自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遞相究竟琢磨，叅問師德，聽從規矩。鉢有動静，動則許容徐徐運動，静則不然。如有神昏點頭，摇撼身屈，主鉢先行巡牌，以牌掛在昏者身上，三擊而退，然後輕輕取牌，徐徐起身，巡究他人後犯者替。或鉢未終，鐘未鳴，静牌未換，無故出入，語話動摇，不依規矩者，並行責罰。

一　如有違犯前項事者，副鉢舉三犯出堂，重者並行清規祖師則例。

一　晝夜十二鉢，以按十二時。初犯白堂，再犯罰茶，三静九混，以按三元九氣，又曰三返九還。

一　每日至五更寅時，聞開静板響，各請洗漱，朝真禮聖。卯時早齋。辰時混坐。巳時静鐘三通，各各静坐，如法用功。午時赴齋。未時混坐。申時如前入静。酉時晚叅。戌時混坐茶湯。亥時如前入静，用功如法。子時歌詠，教演詩詞，以敵睡魔。主鉢先舉，每行三遍，不可以多。丑時放叅，各請隨意。副鉢專一提鉢，不可久沈，人各誠敬。

三不起身

夫不起身者，大衆堂常住，自有知客，或有直堂應答酬酢，迎接賓客，相送往來，衆不可動，以亂堂式。

一打坐不起。澄湛天心，調息元和，究竟本來，默運玄機，體若太虛，不搖不動，任從來往，人各誠心，靜坐如法。

二誦經不起。人各運心，威儀整肅，調聲運氣，心思意解，耳聞目視，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任人來往，各自皈依，誦經如法。

三赴齋不起。念道思真，心清意靜，神定氣和，靜默受供，展鉢無聲，登堂不語，任他短長，人各恭敬，齋坐如法。

全真體用

祖師設教，仙聖度人，開大乘之門徑，通衆妙之要津。俾歸元而造理，警心妄以全真。貴忠心於清靜，務圓性於朴淳。深明短景，至樂長春。故不掛利名，毋黏世事。明大體，金潔玉瑩爲心；養元機，介石潔冰爲志。濟人利物，融一理以周通；鍊己還元，總萬德而中備。任其偏執之徒，修證圓機之士，無辨無爭，不矜不是也。清居琳宇，混處雲堂。莫覷他非過短，當除自是强梁。心脫洒，隨方和順；量豁暢，到處温良。早晚赴齋，當拱手誠心而默坐；朝昏叅聖，務擎拳緩步以趍鏘。體上達，威儀整肅；功夫綿密，決證九轉六通。四非八識；功夫綿密，決證九轉六通。悠愛慕，逐邪魔之境；貪口腹，墮餓鬼唐。逮乎密叩真機，叅同玄要，奉師至敬篤恭，問道精誠虔告。曉萬理以還之中。常寂坐而慧燭，莫肆情而迷蒙。志存平等，心樂齊同。見物休懷私昧，常存道氣，迴避俗風。戒行精嚴，斷無是以大達多多陰德，真人暗暗偷功。

鉢室賦

全真道海，仙聖心淵。於中明太極，向裏隱壺天。竅眼通中，象靈泉而上涌；鉢心透底，使神水之昇涎。高明處則仰虛中主宰，上善居則柔順乎淵泉。息波浪則心如碧水，靜風濤則性體金蓮。一志湛寂而不變，三心澄澈以無遷。毋滾流則安於止定，若靜息則可以方圓。原夫坐鉢習定，入室修功，有虛中而洞達，從實處以圓通。會天地於半升錨内，潛情性於一鉢室中。融玄元之祖氣，鼓浩劫之真風。萬法徹通兮肅清絳闕，諸塵淨盡兮皎潔靈宮。雲朋心一而敬比，霞友志和以合同。大凡攝念潛心，返情復性，起居最要安常，餐飲切休過盛。妄心滅而寂照元神，真息調而融沖慧命。入坐時含光默默以虛心，開静時返視徐徐而出定。睡魔倏至，人人不覺頭點身摇；昏障忽來，箇箇鮮知口開氣迸。空碧鍊真兮，共樂始逢，宿生難遇。空碧鍊真兮，共樂始巡行專在於警提，掛牌務存於救正。本爲生死修持，毋生人我辯競。切宜起離昏散，抖擻精神。恭身先拜仙聖，回首次謝志仁。當生懽喜，毋起怒嗔。自然心中安泰，快樂壺内熙春。克己報德，實於上士；强懷反恨，真是小人。莫自是徒爲虛詐，當省非厚養朴淳。常寂照甘心磨鍊，返詳夫先聖規矩，祖師鉢義。金返本乃真觀捨身努力。養得氣神一定，自然鉢之源，情歸性乃性命雙全。一貫三才，無極妙闕，六通四達，有太虛寬。可報檀那信供，足酬象乾元，中虛猶太始。森羅悉備其中，造化皆全箇裏。因有透漏，不覺而主者安單。頓超妄幻，永樂真懽。噫，脱生滅之境界，超造化之乾坤。遊詠悟歸源，鉢浮沈而明返己。大抵以無先天而逍遥大象，彷徨無極而快樂真元。綽綽然全真而最上，巍巍乎獨立以尊先。既處玄門，當遵教法。欲超道岸，必假慈航。

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

夫道之理者，杳冥太極之上，豈可易見。故天下尋者多，悟者少。空虛無爲之道，乾坤浩浩自然之氣，陰陽光而生物像有作，柰何今萬古遠矣。且以藤納孤行而自分也，動止形儀不可違也。兹者以得居善地，私結聖堂，率千里而來之善侶，合十方有信之良朋。故立教規，幸希笑覽：

一、犯國法遣出。
二、偷盜財物遺送尊長者，燒毀衣鉢罰出。
三、說是談非、擾堂鬧衆者，竹篦罰出。
四、酒色財氣食葷，但犯一者罰出。
五、奸猾慵狡、嫉妬欺瞞者罰出。
六、猖狂驕傲、動不隨衆者罰齋。
七、高言大語、作事躁暴者罰香。
八、說怪事戲言、無故出菴門者罰油。
九、幹事不專、奸猾慵懶者罰茶。
十、犯事輕者並行罰拜。

右伏以遍請知音，今依此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一室而居，與鷰子勤勞言化而自我，法不加於上善，剛不過於至柔。聖人三省其身，可謂大矣。幸遇明師，善逢聖教，若不教行，豈爲上善。曉示合堂，常加覺察，毋致違犯。依此禁戒之後，不得男女混雜，縱心恣意。切恐十方施主飲食難消，不念寸陰可惜，不得虛度。謹慎修持，庶得道心堅固。不戒恐失前程，請細思詳。謹榜。

了真子昇堂文

切以玄元聖祖，廣開衆妙之門；大道全真，善化羣生之教。瑤池仙子，重陽金蓮七朵；閬苑瓊林，長春玉花萬葉。雖則枝分梢異，到了萬葉歸根。然則派別流差，必竟百川還海。方方設教，會四海之雲朋；處處興緣，聚三山之霞友。茅菴草舍，普修寶殿琳宮；紙襖麻衣，恩賜星冠月珮。可謂人能弘道，闡先聖之規模。自然道法應人，開後世之眼目。

一點縈心；萬行門頭，正好諸人著力。了真堂上，元無一科。或以互換調鍊真性，不得執著爲用，亦不得遮相是非。謹要降心，削除人我，泯於聲色，離形去智，湛然無欲。見三教門人，須當平待，不得怠慢心。無事不得出庵舍，晚夕早扃其户，超凡共列仙班。出家仙子，青眼研窮；離塵烈士，赤心照察。欲待廣談祕奥，仍妨久立仙班。稽首雲朋，伏惟珍重。

長春真人規榜

夫住庵者，清虛冷澹，瀟洒寂寥，見性爲體，養命爲用。柔弱爲常，謙和爲德，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在衆者常存低下，處靜者勿起塵情。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一食，不過而用之。每計庵糧，不可積剩。治身衣物，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者，濟贍往來經過貧難之士。或於他處行緣，或以備齋設會。十二時中，不著於假，常要明真。掃除塵垢，刷釜汲水，擔薪炊膳，除己私意，勿起嗔心。各處一室，澄心辦道，各分局次，當占一科。或以互換調鍊真性，不得執著爲用，亦不得遮相是非。謹要降心，削除人我，泯於聲色，離形去智，湛然無欲。見三教門人，須當平待，不得怠慢心。無事不得出庵舍，晚夕早扃其户，寅旦晚啓其門。有送供者平常接待，無施利者勿生二心。凡有遊歷之士，旦過三日，是高明者舉進住坐，無志氣者他處遊行。次驗脚色公據，詳察緣由。若不分明，其間恐有隱匿，詐僞之

人不穩便。更防一等道人，愚徒之輩，奸詐之人，一言相惑，點污徒衆，破除庵舍，常談誹謗，便合遣出。若有投庵出家者，不得擅便引進，先觀道氣，次看悟道，或祖上家風善惡，及自己德行淺深。高明者携之，愚蠢者抑之。或於庵中幹辦等事，先問庵主，次與合堂道衆評論。出家無問早晚，不擇老幼，但泄理明心者，堪爲上人也。凡有化道，不得詐託師家名目，亦不得私心指托庵舍。取要檀越等物，自己用度，便是私瞞常住。上天鑒察，必無輕譴，故兹榜示，各宜知悉。

今月　日示

朗然子家書

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況今諸仙出世，立登天之梯凳，渡苦海之舟船，默露玄機，不可不應。猛悟光陰迅速，頓知世境浮囂。念念慕古聖之玄風，頭頭效達人之返朴。隨擲火坑，便步清凉之地；解脱塵勞，永居自在之鄉。莫待老之將至，寧知身後如何。既悟須當斬釘截鐵，休教漉水拖泥。改非從是，一刀兩段。若不斷於貪嗔，怎得心田清静。須當絶乎愛慾，乃得法器圓成。不了真心，終歸幻夢，掣開愛網，跳出凡籠。便超紫府仙鄉，永脱紅塵異趣。一條藜杖，汎雲水之三千；半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清静門中，無爲路上，法味滋身，洞然真樂。宴坐茅堂，飲清風而推開玄妙之門；閑居土屋，賞明月而把握陰陽之髓。雖則妻妾兒孫，如同棲之宿鳥；金銀珠玉，似過眼之浮雲。是以喜捨家緣，便歸洞府，斷絃不續，潑水難收。父母妻男，各從方便。自今如陌路之人，永作他鄉之客。彼出家者，並無怠惰之心；今在家者，一任分飛之意。故所願也。謹奉鄙書，伏惟珍重。

全真清規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6 全真坐鉢捷法

經名：全真坐鉢捷法。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嘗觀古人皆按宣洞陽城晷漏，且自今年冬至起筭，來年冬至日止。所謂周天之正數，一日一夜，通計一百刻，每八刻二十分爲一時，惟寅申、己亥有九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今者所在壺漏異常，不遵古法，務在機巧，各肆瞽術工匠一時胸臆之見，制度既無軌則，時刻宜乎差誤，有過與不及之失。今輒撰成滴漏循環之法，積年而成，不勞人力，不費工財，妙用玄微，至簡且捷，雖出萬里之外篋笥，皆可附行於几案之隅。所謂天運璇璣，盡在日中矣。切見好事君子，或用表標，或用煙篆，然香燥則易爇，香潤則燼緩，天晴日表可驗，陰晦又不可考。三者但非悠久之法。但依此造，似乎簡易，而精通玄微，妙中之妙也。

造盂之法

其法以銅盂二隻，一隻大，一隻小。大者貯水，初無定制，但寬大過於小者足矣。如無，以磁盂代之。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面底並闊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當以太平錢五十文，准其輕重。造畢，於盂底微鑽一竅，如針眼大，浮於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入小盂中，用籌探之，水至子時。子時至午則午，至更則一更矣。他皆倣此。

下漏之法

每日天曉日將出時，將一小盂浮於大盂水面上，至日入時自然水滿，小盂沈於水底爲度。却取出小盂，去其水，再浮於水面上，至來日天曉，仍舊沈於水底。昏曉二時，俱以水滿爲度，定其晝夜。其日停水之時，切須澄濾極浄，毋使塵滓隘其水穴，庶幾水無緩迫之矣。

造籌之法

用薄木竹片，皆可爲籤篦樣，隨尺寸高下書寫時刻，用探水定驗時辰更點，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均布十二段，該二分五釐。惟寅申、己亥上，分外加添四分，謂維偏添之數也。閏餘成歲，折踡之數也。今皆捷取一路，以浮魚指點處是也。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減，鎮壓小盂。

加減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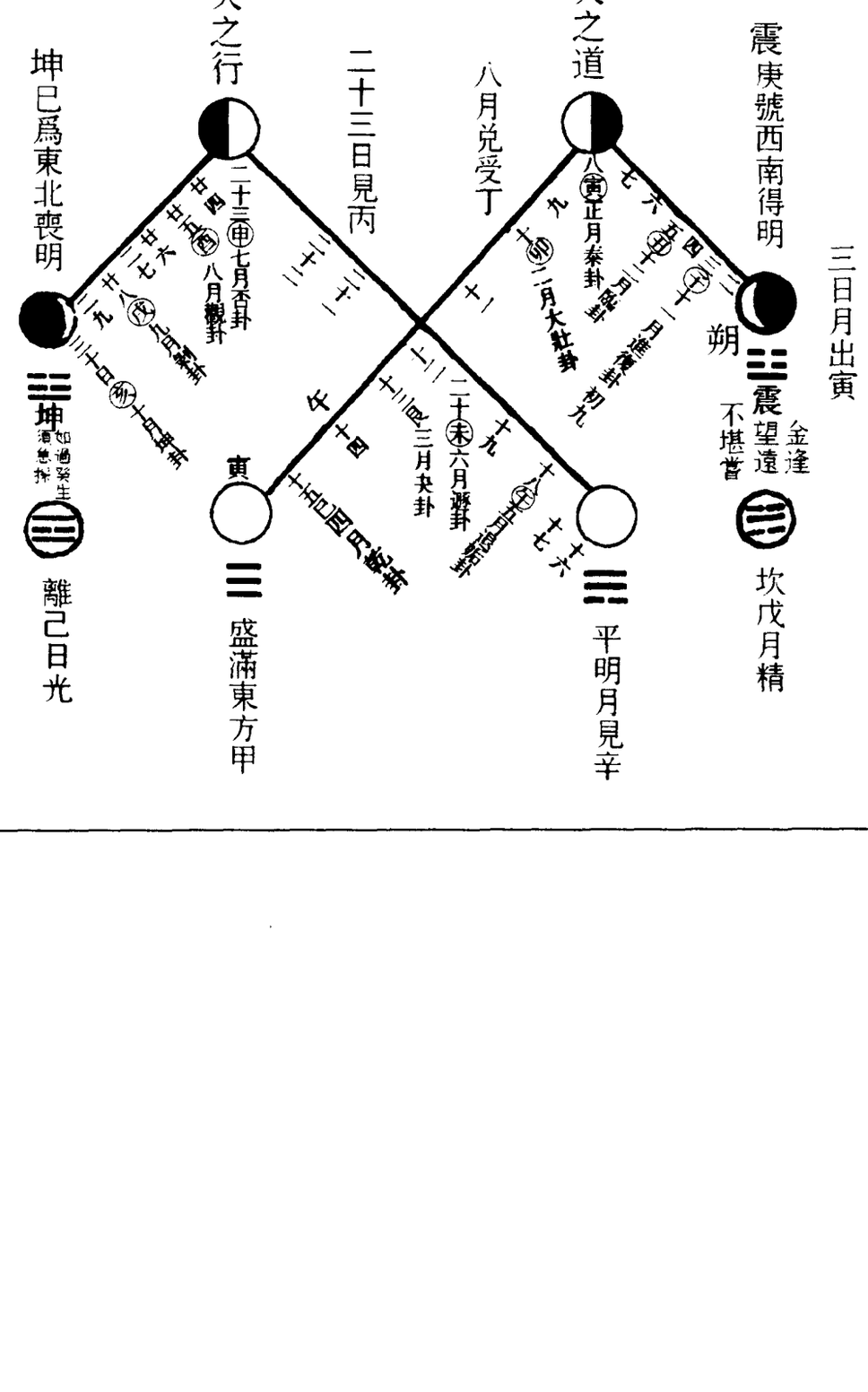
十一月節，晝用二十文太平錢匀鋪小盂底，夜用空盂。十二月節，晝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十二月節爲始，晝減一文，夜添一文，七日一次加減。正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二月節，晝用十文，夜用十文。三月節，晝用九文，夜用十一文。三月節爲始，每七日一次，晝減一文，夜增一文。四月節晝用一文，夜用十九文，五月節晝用空盂，夜用二十文。六月節晝用一文，夜用十九文。自六月節爲始，每七日一次，晝增一文，夜減一文。

七月節，晝用九文，夜用一十一文。八月節，晝夜各用十文。九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自九月節爲始，每七日一次，晝添一文，夜減一文，至十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

定太陽出没法

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鷄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細詳。

九陽真人



全真坐鉢捷法

（朱哲點校）

037 還真集

經名：還真集。元王玠（字道淵）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還真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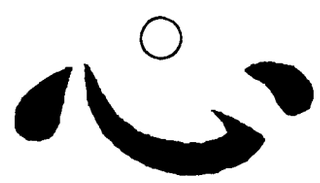
仙道自古尚矣，由黄帝問道廣成子，世稱黄老，蓋廣成即老子也。仙之説始焉，若唐之錢鏐，夏之嘯父，商之宛丘，周之王喬，三代則固有之。而周穆建草樓以延士，其説始著。迨秦皇漢武，惑方士藥石之術，雖王次仲、東方朔之徒而不知師，而其邪説滋蔓淆褋，卒以殞身。則世之鴻生碩士，並起而訾斥之，亦宜矣。若漢魏伯陽，倣易撰參《同契》，本《古文龍虎經》而充越之，以是丹道倡明，不溺於金石草木、雲霞補導之術，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假卦爻晷刻以則之，靡不合乎奇耦象數也。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吕嵓，則祖述其説，而歌辭論辯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玉溪、李清菴，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伯陽，而互有深造默會者焉。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夫相去千百歲之間，何言之若合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同也。其所以淆異者，必邪妄詭誕之説，非取誇於時，必鼓惑於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炁自然之道乎。此古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虚行也。抑亦非師之祕玄蘊奥，不妄啓示。而學之者無累功積行之實，徒飾虚文僞譽，馳聲揚耀者無異，尚何足語道哉，其能見諸言哉。

南昌脩江混然子，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祕授，猶勤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匆遽未遑盡究。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吴還，持其所述《還真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還丹之旨。其顯微敷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修之，雖上遡紫陽、清菴，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嘗憫夫世之膚陋狂僻之習，駁潰滋久，有莫得而盡絶者。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季之弊也。庶或志士貞人，有碔砆美玉之辯焉，則遊神胚胎馮翼之初，煉氣混芒溟涬之表，爲不難矣。是所以盡乎原始返終，窮神知化也歟。尚容招黄鶴淩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渚之間，未晚也。是書于編首以俟。

洪武壬申夏五月，嗣天師張宇初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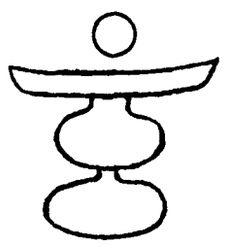
還真集卷上

金丹妙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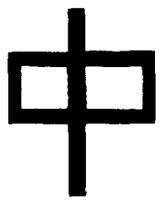


混然子撰

三點如星理最深，鈎懸偃月定浮沉。
若人悟此玄中竅，大地山河盡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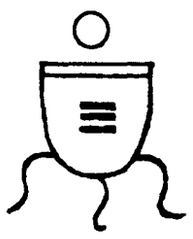


玄中道妙量無邊，三教單傳一箇玄。
悟得裏頭真造化，烏飛兔走不離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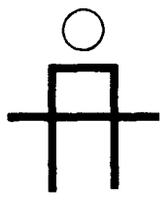


玄關一竅正當中，非後非前獨倚空。
默默回光居此處，自然神氣混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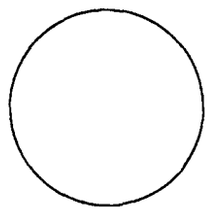
白玉連環兩箇圈，乾旋坤轉本同元。
中間一點真消息，不遇師傳莫妄言。



一竅包藏造化功，三般大藥内團融。
巽風吹起爐中火，鍊出神丹滿鼎紅。



養就嬰兒十月胎，功夫至此脱塵埃。
神通變化隨方現，一道圓光透頂來。



無生無滅證金仙，一點光明照大千。
粉碎虚空全體露，依然父母未生前。

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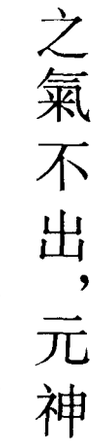
夫學道之一，先要明身中爐鼎的確，次要識藥物真全，三要曉火候進退法則。如此一一分明，方許下手修鍊。祖師云：既知下手處，便從下手處做將去。或曰：如何是做將去？吁，斯言是工夫也。工夫之理於二六時中，不可間斷，當心虚無慾之時，内觀以養其性。若遇冬至癸生之時，便當閉關以復其命。内則斡天罡而不動，外則運斗柄以推遷。一氣週流，三元歸體，真火煅鍊，結成金胎空炁，謂之符火還丹。久久行之，漸凝漸結，太虚同體，與道合真矣。

金丹直指

玄關一竅，在人身中。腎上心下，肝西肺東。不偏不倚，獨立虚空。非内非外，元始之宗。無欲養性，有欲施功。搧開爐韛，鼓動巽風。雷轟海底，驚起潛龍。火炎坎位，昇上離宮。黄婆引婦，嫁與金公。三家相見，情意和同。丹凝九轉，滿鼎霞紅。勤採勤鍊，漸凝漸豐。綿綿固守，野戰防凶。靈

胎養就，陽純氣沖。立功立行，名達上穹。脱胎神化，道妙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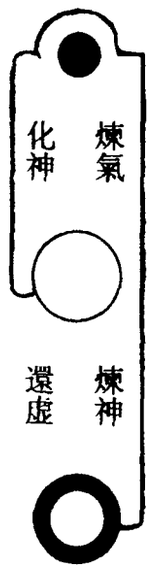
人身三寶



先天三寶爲三體　自然之道
元精　元氣　元神
後天三寶爲三用　有爲之道
交感精　呼吸氣　思慮神

夫人身有三寶者，皆從天地中來，居先天而生，妙體混成，在後天而化，精居坎，氣居離，神居心。初關鍊精化氣，抽坎中之陽也。中關鍊氣化神，補離中之陰而成乾也。上關鍊神還虛，乾元運化復歸坤位，而結丹也。丹結之後，神氣朗清，與太虛同體，内外貞白，自然與道合真矣。是以静則以養其性，動則以復其命。性命雙修，形神俱妙。此符火還丹之妙訣也。故述頌以證諸：

人身三關



捉將坎位中心實
點化離宮腹裏陰

夫人身三關者，乃精、氣、神也。精居坎，氣居離，神居心。初關鍊精化氣，抽坎中之陽也。是也。學者不可勉强猜度，須從明師口授，而後可知。古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身中若遇癸生時，取坎中陽去補離。北斗南辰顛倒轉，一時一刻立丹基。

半升鐺



擎天拄地半升鐺，
龍虎擒來一處烹。
武鍊十回文火鍊，
丹成九轉步蓬瀛。

半升鐺者，乃土釜之異名也。在人身天地之正中，戊己之宮，神氣之穴，得此者陰陽可以交，性命可以活。呂純陽祖師所謂：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内煮山川。是也。學者不可勉强猜度，須從明師口授，而後可知。古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五行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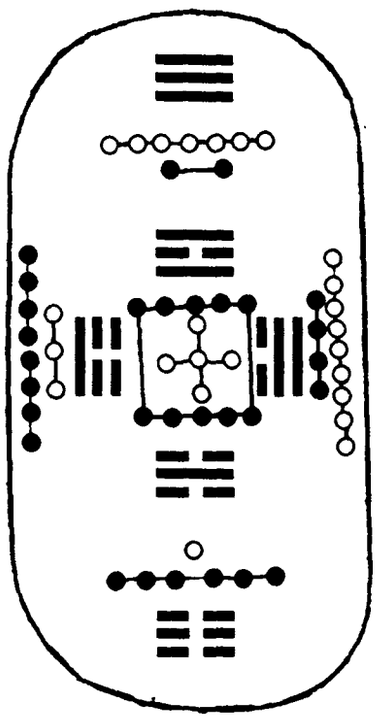


五行者，三才之五靈也。五行變化，其形不可一也，其道一也。是故在天爲五星、爲五帝，在地爲五嶽、爲五常。歸之一身，神，在人爲五臟、爲五行同焉。散文萬體，五行亦同焉。是以修真之要，運此五氣而已矣。若得全此五氣而不散，混合于太虚之中，結成空炁金胎，謂之靈丹也。苟有昧靈而逐物者，反爲五賊也。或曰：何謂五賊？五賊者，眼、耳、鼻、舌、意。若非大根器之人，未常不被此五者而迷其性也。《陰符經》所謂：天有五

賊，見之者昌。佛亦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是也。成道之功，所用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則變化自然出五行矣。

大道心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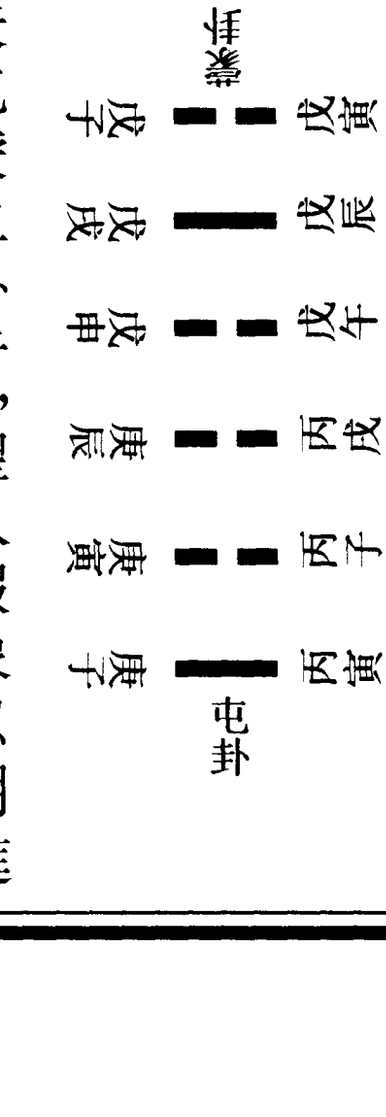
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

夫心易者，大道之源也。大道生化，無出於河圖五十五之數，故聖人則之。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之始，是三五合真也。是故形而有名之母，是三五分真也。是故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曰地，配兩形而中生者曰人。人與天地配曰三才。三才合道，萬物同一氣而生焉。唯人得天地全秀而生，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三者備體於一身，渾淪太極者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陽動之極而復靜，陰抱陽也。陰靜之極而復動，陽攝陰也。陰陽互索而生五氣，五氣分化而生八卦，八卦循環而成四時，四時運化不已而生萬物。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此大道之常易也。以丹道言之，不過運乎心易，顛倒陰陽，返還神炁而已矣。是故以乾坤爲易之門户，以坎離爲日月往來之機，以震兌爲春秋卯酉二分。當作丹之時，內則含三五，包固不動；外則以東三之木生南二之火，以西四之金生北一之水。四象各歸其五，然後用虛中戊己一五真土分化，而攝提戊土歸坎位，逼木生火而燻蒸，迫金生水而滾沸。於斯時也，撥動上頭關捩，徐徐抽出坎中之陽，去補離宮之陰，成乾之體，用己土從離位退符，斂五氣回週天三十之數，直至坤宮而止，結成還丹，戊己復位，醉飲刀圭，一性湛然，四炁清朗，仍虛五與十矣。《太極圖》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此理也。張紫陽《悟真篇》曰：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還從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炁，十月胎圓入聖基。斯言盡矣，學者味之。

朝屯暮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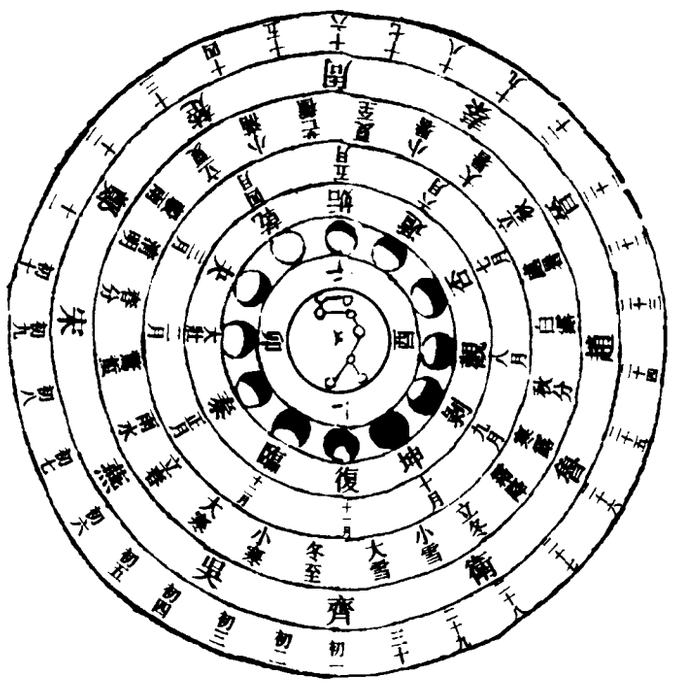


夫屯蒙二卦者，聖人假象以明進火退符之謂也。陽從下升乃曰屯，陰從上退乃曰蒙。是屯下震而上坎，震之初九用庚子爻，坎之六四用戊申爻也。蒙下坎而上艮，坎之初六用戊寅爻，艮之六四用丙戌爻也。其子申寅戌即元亨利貞也。一卦顛倒，即成兩卦，互體互用，動靜相因。六十卦中，卦卦一般。一卦有六爻，兩卦計十二爻，以一年言之而有十二月，以一日言之而有十二時之數，陽進爲六，陰退爲六。丹家寓言朝屯暮蒙之説，本意不過指此以論吾身火候之分明，啓閉呼

吸消息之妙。魏伯陽作《參同契》所謂：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六十卦用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悟真篇》亦曰：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斯言明矣。學者不可以紙上之言，便爲了達，須求明師指點，然後知吾身中之卦象也。卦象之說，亦是比喻，是以聖人不得已，假象以誘後之學者爾。一言決破，則天地之道與我無不神符哉。

週天火候圖　十一

三十輻



共一轂

夫週天火候者，乃乾坤闔闢、陰陽運化之機也。大則天地，小則一身，皆有生成火候之數。《易》云：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是以人之一身，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一呼一吸，自合天地造化。此呼吸非口鼻之呼吸，乃內運一息之呼吸。是以前代祖師立言設象，誘引後之來者。至如《龍虎經》、《參同契》、《火記》六百篇，無非發明火候，實欲世人行此道也。故將一年簇在一月，將一月簇在一日，將一日簇在一時，將一時簇在一息。一息之工夫，進陽火，退陰符，奪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產一粒黍米之珠，落于黃庭之中，空洞混合，梵炁凝真，結成聖胎，謂之符火還丹也。張紫陽所謂：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了真子曰：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煅煉工夫日日新。邵子亦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蹯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皆發明火候之理也。修真之士，縱然有三真不漏不行火候之功，尤屬於陰，終久只出陰神，不能出陽神也。呂純陽故有窑頭坯之說。且窑頭坯不經火煅，終爲泥土，豈能堅固哉。人之有身，亦如窑頭坯也。若不行火候工夫，煅煉藥物，終不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是以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此祖師不傳之秘，非不傳也，唯在得人而傳也，豈易言哉。

內丹三要

一鼎器

二藥物

三火候

鼎器異名：

天心、玄關、土釜、黃庭、黃房、中宮、靈臺、蓬壺、鄞鄂、鉛爐、汞竈、神室、藥室、空谷、玄谷、天谷、金谷、規中、命蒂、壺天、虛堂、元宮、玄牝、瓊臺、紫府、偃月爐、半升鐺、戊己門、復命關、庚辛室、甲乙户、西南鄉、神炁穴、朱砂鼎、守一壇、龍虎穴、黃婆舍、金剛圈、栗棘蓬。

藥物異名：

金精、木液、紅鉛、黑汞、朱砂、水銀、

白金、黑錫、坎男、離女、蒼龜、赤蛇、金公、黃婆、嬰兒、姹女、火龍、水虎、木郎、石女、白雪、黃芽、交梨、火棗、烏肝、兔髓、乾馬、坤牛、日精、月華、天魂、地魄、金花、紫芝、金脂、玉液、瓊蕊、玉蘂、水中金、火中木、陰中陽、陽中陰、黑中白、雄裏雌、青龍脂、白虎髓。

火候異名：

氣中神、陰內陽、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分野、日月合璧、海潮升降、三十二天、三十六宮、十文爻、七十武煉。

夫三要者，乃修真之秘要也。修真之要有三，一要知鼎器，二要知藥物，三要知火候。如此三者分明，方許下手修之。其說種種之多，無乃異名爾。使學者知此以破其惑。所謂鼎器者，天心也。藥物者，精氣也。火候者，神炁也。於二六時中，回光返照，綿綿若存，如雞之抱卵，如龍之養珠。自然神御於氣，氣養於神，混融于心，太虛同體。於斯時也，無藥物，無火候，一神萬神也，一氣萬氣也。然雖如是，心田性海無久靜之理，靜極必有動，動而生陽。陽者乃人身中冬至癸生時也。於此時則當閉關，以行火候也。鼓巽風，搧爐韝，理五炁，混百神，飛戊土，塞艮兌，提出坎中之陽，上補離中之陰，意行未止，戊從己土斂藥物而同歸，送入鼎釜之中，巽户雙開，真火煅煉，結成金丹，萬劫不滅。是以丹愈煉而愈堅，功愈積而愈深，如此勤而行之，則仙道可冀矣，豈虛言哉。

還真集卷中

混然子撰

論

還丹祕要論

夫還丹者，乃返本還元之道也。人稟父精、母血而生，初爲赤子之時，元精、元炁、元神，無不純全。及其年漸長成，蓋因眼、耳、鼻、舌四門所誘，一靈真性被色聲香味所觸，習染深深。是以日復日、歲復歲，元精化爲交感精，元炁化爲呼吸氣，元神化爲思慮神，此三元分泄，難復天真。故祖師垂言立教，載諸丹經，示人以修補之法。精損則以精補，氣損則以氣補，神損則以神補，是用返本還元之道以復之。且復者何也？以全精爲深根，以全氣爲固蒂，以全神爲妙合。世人能全此三者，實爲身中真藥物也。然雖如是，若不知其運用符火烹煉之法，猶屬於陰，終不得其形神俱妙之道。豈知人

道乃與天地符合，一息工夫奪天地一年造化。以乾坤爲鼎器，以日月爲水火，以烏兔爲藥物，以陰陽爲化機，以龍虎爲妙用，以子午爲冬夏二至，以卯酉爲春秋二分。此皆法象譬喻，其實無出身、心、意三字。身係乎精，心係乎氣，意係乎神。返者，還此三者而逆行也。還者，還此三者而復真也。三全合真，乃曰還丹。

恐學人執著一偏之見，不悟斯理，余不畏天譴，只得漏露天機。凡入室作丹，須要心空性寂，神炁混合于中田。遇一陽初動之時，乃身中冬至時也。於此時則當閉關，飛戊土塞于海淵之底，潛龍不可便用。直俟見龍在田，撥轉頂門關捩，徐徐從太玄宮提起，一舉三時，飛龍直透三關，再舉三時，度上南宮交媾。此乃取坎中之陽，去補離中之陰。自子至巳，六陽會乾。繼此已往，陽無終極之理，一陰生于五陽之下，坤陰用事，以己土從離退陰符，下金闕鵲橋，入重樓絳宮，送歸土釜。自午至亥六陰符。陽復坤之位，巽户雙開，真火煅鍊，結成空炁金胎，謂之還丹矣。如是採藥依時，運符合則，勤鍊勤烹，無質生質，十月功圓，脱胎換鼎，移神上居泥丸，天門迸破，調護出神。於斯時，正要脚踏實地，不可毫髮差失。直待神通圓滿，變化自在，貫石透金，隨機應現，逍遥雲際，快樂無窮，得爲出劫真仙，皆由人决烈修鍊而至此也。

丹家妙用，以有爲爲首，無爲爲終，性依命立，命從性修，性命混成，太虚同體，有何生死之可繫耶。此乃聖聖相傳不易之大法。有等或絶即爲外道。有等或絶念守空，或休糧絶粒，或貫想默朝，或吞霞嚥氣，或摩擦導引，或想火燒臍，或擇美婦爲爐鼎，金鎗不倒爲戰勝，或取女癸爲丹頭，以雌雄劍爲妙用，或按子午時入室打坐，或以卯酉月不行火候，如此小道，何啻千門。此皆傍門小徑，何足與言道也。祖師云：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中間些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斯言盡矣。學人慎勿執著而自迷也。豈不聞古人云：起頭不遇作家，到老番成古董。修真之要，在乎窮理盡性，格物致知，而後歸根復命，方可以證其大道也。若不求真師指點，縱有顔閔之才，亦不得也，學者味之。

性命混融論

性者，人身一點元靈之神也。命者，人身一點元陽真氣也。命非性不生，性非命不立。父母未生已前，靈含空氣而已，朗朗澈澈，無欠無餘。父母已生之後，一元真炁居身兩腎中間，空玄一竅之内，命於此立，性亦寄體于此。立性立命，故曰天命之謂性。性乃爲人一身之主宰，命乃爲人一身之根本。日用之間，應萬事者屬乎身。性所以能發機變，命所以能化陰陽。性應物時，命運化時，性乃爲用；命運化時，性乃爲體，命乃爲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方可謂之道，缺一不可行也。

夫修還丹之道，不過以神氣混合，而復本來性命之全體。性體爲乾，命

體爲坤，乾元屬金，坤元屬土。乾金居坤土而藏，子母相守，以性爲子，以命爲母。丹經所謂讓他爲主我爲賓，此所以借身爲主之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性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命也。《道德經》乃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性體乎乾；常有欲以觀其徼。命用乎坤。乾坤爲易之門户，實爲性命體用之根宗也。性命即神氣也，神氣即鉛汞也，鉛汞即坎離也，坎離即日月也，日月即水火也。水火既濟，妙合而凝，此乃性命混融之道也。當性命混融之時，心空朗澈，無形無名，無體無用。當性命發越之際，陽動陰分，有形有名，有體有用。於此當行靈寶度人之經，則體用遂分内外。内則性居中宫而斡運，曰體；外則情運斗柄以循還，曰用。存之以誠，用之以真，自然丹結於鼎，養成聖胎。如嬰兒之在母腹，十月氣足，脱胎神化，身外有身，真人出現，至此性命雙修之大事畢矣。

凡諸學道至人，叅禪高士，不可執著，必以性命雙修方成大事。吕祖師曰：只修金丹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明真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斯言盡矣。苟有只修性而不修命，身死之後，性從精生。氣動，忿則生貪嗔；精動，慾只修命而不修性，身雖長生，終住於相，不能超劫運。皆屬孤陰寡陽，墮於偏枯之學。且性命雙修果何也？豈不聞了性則通聖，此心通於他心，智慧廣大，無有來而不知也。了命則長生，此身歷劫不壞，能變諸相，無所往而不化也。性命雙全，方爲了道，形神俱妙，方證金仙。有何疑哉，有何疑哉。

懲忿窒慾論

夫懲忿窒慾者，聖賢修身慎行之要也。懲忿者，戒心也。窒慾者，止念也。戒其心則忿不生，止其念則慾不起。忿不生而心自清，慾不起而情自静。心清性静，則道自然而凝矣。是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豈知忿若不懲，則心火上炎，性天雲蔽。慾若不窒，則陽精下奔，苦海波翻。故自流焉。孟子故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來所禀天地真一之氣，潜奔而寓于坤矣。繼此以往，坤乘乾之一陽而爲坎，乾因坤破虧一陽而爲離。離積陰而生忿，坎積陽而生慾。審兹忿從氣起，慾從精生。氣動，忿則生貪嗔；精動，慾則著痴愛。前則與物相刃相靡，内則自身精神耗散，墮於冥途，永失真道，良可悲哉。

余於是述先聖之言，以爲後來學人之證鑒。太上曰：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卦乃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瞿曇曰：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曰：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戒其心則忿不生，止其念則慾不起。又曰：正其心，誠其意，無終食之間違仁。顔子不遷怒，不二過，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故君子必慎乎其獨。子思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孟子故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此皆以懲忿窒慾，保合太和之道也。在丹家則爲取坎填離，水火既濟之理；在禪家則爲回光返照，轉物情空之理；在儒家則謂克己復禮，正心誠意之理。以此論之，三教道同而名異，其實不離乎一心之妙也。是以天地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人莫以懲忿窒慾四字容易看過，此乃是修真一箇樞紐，其要宜乎損者也。損於外而益於內，內安而氣和，氣和而神和，神和而道冲矣。至此超陰陽，出生死，脫脫洒洒，了無罣碍，登蓬島，遊洞天，變化自在，豈不玄哉。

說

夢說

夢之爲言，因氣化而有也。陽御於陰，乃魂制魄，神或有夢，朗然清見也。陰御於陽，乃魄制魂，神被物欲所蔽，故夢遊昏亂，闇然不明也。昔者神農氏憂民疾苦，夢遊天庭，天皇賜與嘗草之書。軒轅氏慕道，夢遊華胥大庭之國。莊周論道，故夢化爲蝴蝶。孔子贊《周易》，故夢見於周公。此聖人之心與道冥合，因感而有夢，陽神燦於群陰，明明朗朗，雖夢非夢，乃出神之妙也。是故凡夫之夢，與此懸隔。凡夫之心，貪著其事，流吹慾海，沉滯愛河。豈知一點元神，晝則居于首，眼貪觀於色，神即染之於色，此眼中之夢也。耳貪聽於聲，神即染之於聲，此耳中之夢也。鼻貪嗅於香，神即著之於香，此鼻中之夢也。口貪食於味，神即染之於味，此口中之夢也。夜則神歸本自圓成，亦無餘欠。是故人之生也，性無有不善，而於氣質不同，稟受自異。故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者，知覺運動是也。氣質之性者，貪嗔痴愛是也。是以上智之人，了悟本性，寸絲不掛，萬法昭然；中智之人，半明半惑，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下智之人，神無所守，隨念生情，貪著棲於心，纔睡着時，陰魄裹魂，夢寐昏濁，無所不見，顛顛倒倒，隨念幻化，此所以開眼有夢，而瞑目即有夢也。蓋因心田不清，神不守室，日積月增，精神耗散，故墮於六趣而入於夢幻之境。古人所謂生死之根，只是箇念頭，造化即夢幻，是生死根也。是以大修行人無夢，白日脫洒洒，夜間亦脫洒洒，神守於氣，氣抱於神，混融一片，超出陰陽之外，何夢之有。學道人若能知夢裡是夢，做得主宰，便是出生死之外，不被陰陽之所蔽也。學者味之。

性說

性也者，先天一點至靈，人身中元神是也。此靈在父母未生以前，不曾添些；居父母已生之後，亦不曾減些。凡然之性者，知覺運動是也。是故人之生也，性無有不善，而於氣質不同，稟受自異。故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者，貪嗔痴愛是也。是以上智之人，了悟本性，寸絲不掛，萬法昭然；中智之人，半明半惑，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下智之人，神無所守，隨念生情，貪著其事。三者觀之，性有差等。或云：佛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以人之性却有差等？吁，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并非無佛性也，乃形質之異也。人與萬物之性同，人與萬物之形異。性如空中之月，形猶地上之水。萬水澄清，一月普明，萬水濁渾，一月普昏。非月之有明有昏，乃水之有清有濁。人爲聖爲哲爲賢，得炁之清者也。人爲愚爲昧爲惡，得氣之濁者也。佛乃

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是也。此一點靈明，無形無相，無古無今，貫石透金，本無所説。人於此處叅得透、見得澈，不被一切境界所移，内觀於心，綿綿無間，打成一片，獨立虚空，自有金剛衛門，諸魔消散，與古佛同日而語矣。學道人若不明真性内守静默之工，縱然能記大藏之經，廣口利舌，到頭空喪精魂，無益於身。一切有爲之法，有成便有敗，著相求真，都是虚妄。若只以無爲之法行之，饑則餐，渴則飲，尤恐墮於頑空。○如盤走珠，圓陀陁地，活潑潑地，有也不是，無也不是，著在一物上也不是。大衆到此作麽生會。咦，雨過江空山色静，一聲啼鳥月明中。

歌

回風混合歌九章

其一

天皇南來居紫宫，三關牢鎖呼黄童。東方鞭起海潜龍，龍翻赤浪騰太空。六丁擲火當前衝，猛馬突上崑崙峰。神兵野戰如虎雄。六賊勦滅勢力窮。流精洞煥陽明紅。君臨大寶御九重。民安國泰德澤濃。

其二

九華仙子登黄庭，尾閭日出生金精。精光化作月窟冰，西來一派流泉清。華池澆灌黄芽生，深根真氣頻燻蒸。琪枝玉葉開瓊英，春風吹動天香馨。神清朗朗居杳冥，含真抱朴如孩嬰。箇内消息無限情，乾坤日月晝夜明。胎凝十月聖體成，天門劈破雷一聲。真人出現誰敢争，乘雲跨鶴朝玉京。

其三

東方赤子號木郎，半夜抱出海底陽。龍飛駕輦昇扶桑，紅輪直上天中央。光明照耀雲錦裳，時同藥女回洞房。兩情懽合春心芳，真精一滴生玄黄。身居混沌含清光，滿口馥郁流瓊漿。飲之宴之百體康，返老回童天地長。

其四

乾金色玄坤土藏，巽風鼓動爐火光。一時鍛鍊成金剛，鑄爲慧劍名干將。摩挲三尺如秋霜，鬼精喪膽龍虎降。七星夜夜生光芒，横拈倒用神無方。

其五

金胞空炁包乾元，生門之後密户前。圓中高起不倚偏，中分寸二存玄玄。陽君主握天地先，周流四德頻迴旋。崑崙一道西流泉，倒瀉千尺銀河懸。露珠洒入金谷園，蟠桃花發三千年。採而食之鎮丹田，長生不老人中仙。時來直上九華巔，白雲黄鶴來翩翩。

其六

日出窿穹照八荒，曲江高處金烏翔。中皇老人坐玉堂，手把紫簫吹洞章。一聲吹動海水揚，二聲吹落月色光。三聲合吹天混茫，鈞天一片聞宫商。此時獨飲醍醐漿，五臟歷歷生清涼。四肢如醉形質忘，不知身在無何鄉。

其七

東華初曉曙光分，五老朝元謁紫宸。手把三花獻帝君，一團和氣回陽春。

中天日月光輝新，四方有慶皆來賓。
蕭韶九成鸞鳳馴，雍熙至治風俗淳。
河海靜默山藏雲，萬民樂業清乾坤。

其八

青天雲起轟震雷，海風吹雨從東來。
冥冥晝霧密不開，霏微洒落空中埃。
一時雨霽收陰霾，天清地朗山崔嵬。
松間露滴清幽齋，蟾光皎潔照靈臺。
刀圭飲罷凝真胎，真胎養就躋聖階。
壺天好景多滿懷，隨身到處皆蓬萊。

其九

朝陽觸石生紫雲，隨風飄蕩朝崑崙。
羽蓋垂蔭浮氤氳，流精玉光白色新。
重樓直下戊己門，空中雪落飛紛紛。
靈苗秀發琪花春，深根固蒂命長存。
形神俱妙道合真，逍遥永作蓬萊人。

修真歌 授混神子

修真先要尋真土，立鼎西南作丹母。
牝户玄門左右開，調息綿綿氣歸祖。
神居混沌空玄中，無南無北無西東。
四象五行俱輻輳，回光返照觀真空。
真空朗朗絶纖翳，青天一片秋無際。
月照天壇玉露寒，箇内乾坤真得意。
一陽初動天癸生，雷轟日午打三更。
跨虎擒鉛出水府，乘龍捉汞回朱陵。
鉛汞爐煎真火熾，鍊出金剛硬如鐵。
黍珠一粒落黄庭，太乙含真聖胎結。
春風滿地黄芽深，刀圭飲罷歌瓊林。
醉吹一曲無孔笛，妙聲飛出均天音。
此時得趣真堪悦，這箇家風實清絶。
瞽者善視聾善聽，啞子喫蜜向誰説。
不出門庭知萬邦，來往遊遍神無方。
大象希形藏恍惚，日月晝夜常輝光。
逍遥自得長生樂，打破虚空脱胎殼。
通天徹地超死生，赫赫神光照遼廓。
三千行滿八百功，全忠盡孝回光風。
上感天帝丹詔下，乘雲白日登天宫。

混然歌

混然道士人不識，三家村裏藏蹤跡。
無去無來每獨存，無形無名赤歷歷。
一點光明是道經，朗朗玄玄隱空寂。
時因順化出頭來，混沌剖開居太極。
動之主陽静主陰，生地生天由一息。
一生于二二生三，萬象森羅同闔闢。
乾旋坤轉不停機，日月回輪雙合璧。
混然道士何所爲，每日逢人説周易。
易中造化不難知，白日青天轟霹靂。
虎吼東山風萬林，龍捲西江浪千尺。
一時龍虎同歸來，八極無塵天色碧。
混然此時獨樂哉，洗足空玄坐中席。
月光照我肌骨清，九華天上流香液。
飲之宴之命長存，醉吹一曲無孔笛。
大音放之滿十方，希聲收之藏于密。
固蒂深根道自生，出死超生常混一。
綿綿默默不離渠，十月含胎守勿失。
時來打破上頭關，萬道霞光照蓬蓽。
上居泥丸朝聖尊，三島群真會瓊室。
劫外逍遥一散人，自與塵凡不同日。
世人若解混然歌，方是修行叅學畢。

中陽歌

竹間先生性幽雅，生居坤上乾之下。
渾包太極號中陽，一點光明世無價。
不居後，不居前，大如黍米空中懸。
化生諸天森萬象，斗標晝夜頻周旋。
不居下，不居上，去地金烏飛五丈。
口中銜出一輪紅，照見普賢騎白象。
天門闔，地户闢，一氣週流箇消息。
龍吟雲起海波騰，虎嘯風生日光夕。
是時兩物同歸來，雲散風收空色碧。

人門遏，鬼户塞，一滴金精從此得。
冶爐搧火鑄成劍，摩挲如冰光赫赫。
野戰防危國土平，斬除三尸并六賊。
三尸滅，六賊亡，混融一片成金剛。
超凡入聖出浩劫，不居地府昇天堂。
到此時，實堪悦，六月炎天飛白雪。
醍醐飽喫上方齋，滿口玉漿流不絶。
血化白，骨化瓊，一身鍊得如毛輕。
靈胎養就十月足，頂門迸破生光明。
也不生，也不死，曠劫至今無姓字。
一神變化千萬神，元來却是中陽子。

悟真歌

悟真先生學莊老，真機頓悟回頭早。
自得仙師半句傳，鐵壁銀山盡推倒。
祖性圓明是本宗，也非有象也非空。
穿金透石出浩劫，寂然不動感而通。
是以修丹用玄牝，鍊汞燒鉛固爐鼎。
二六時中内静觀，包含萬象居仙境。
若遇陽生急採之，回風混合運靈旂。
海底黄童抱日出，青龍倒跨上南離。
白虎牽來下金闕，羽蓋精光流不絶。
直過重樓入絳宫，産箇圓珠似明月。
十方大象回天威，滿洞漫空白雪飛。
鬼哭神哀絶蹤跡，乾坤大地成玻瓈。
當此之時政堪悦，即此便是還丹訣。
啞子喫蜜自家知，了了無生亦無滅。
嬰兒養就十月胎，頂門迸破天仙來。
三千行全功八百，乘鸞白日登蓬萊。

還丹歌

異人授我還丹訣，九轉還丹深有説。
不偏不倚正當中，强作丹爐名偃月。
神仙指此作丹基，只要元神歸氣穴。
神氣混合鎮丹田，朗朗虚靈照幽徹。
一身四大屬於陰，陰濁奪陽陽不潔。
降本流末而生形，於此人生有損缺。
知之修鍊得長生，不知修鍊隨形滅。
我今授子還丹歌，歌中盡把天機泄。
乾坤闔闢易之門，日月循還機不歇。
觀天之道執天行，要識身中冬至節。
冬至陽生急採鉛，牢把三關宜猛烈。
便收戎馬走歸欄，鎖定猢猴休縱劣。
離宫鼓起橐籥風，吹下火光燒海熱。
須臾潜龍見在田，雷震龍飛金電掣。
黄河捲浪通天門，化作甘霖洗妖孽。
金公跨虎下西山，奪得龍珠心獨悦。
送歸土釜牢封藏，一戰功成寧抱拙。
天無浮翳朗清，自然鼎内還丹結。
洞中春暖長黄芽，巖上空清飛白雪。
聖胎養就十月工，神水華池流不絶。
箇中消息理幽微，軟之如綿硬如鐵。
凡骨鍊作爲寒瓊，赤血鍊成爲白血。
脱胎換鼎出陰符，打破虚空光景别。
陽神變化大方明，獨步紅雲上金闕。

步虚詞五章

其一

棲玄一真子，日日朝崑崙。雲營
歌玉韻，龍漢飛金輪。法雨灑碧落，天
花散繽紛。神人肅清聽，中有長生君。

其二

棲玄一真子，稽首朝虚皇。吹簫
鳴九鳳，驅駕騰六驤。玉京神普集，金
室霞生光。明真出霄漢，平步登仙堂。

其三

棲玄一真子，稽首朝三清。青女
持玉節，黄童擁靈旌。身登十二樓，日
月交輝明。神丹賜一粒，服之壽延齡。

其四

棲玄一真子，學道得長年。三花

結真蒂，四德頻回旋。鳥母孕靈秀，龍羅混太玄。玉液灌五臟，行滿登雲天。

其五

逍遥一真子，飄飄雲外身。三天啓靈運，八極旋星辰。玄谷振玉珮，瑶池宴餘春。一醉脱塵鞅，千載蟠桃新。

還真集卷中

混然子撰

詩

七言律詩

述金丹工夫三十六首

一

行住坐卧不離中，時至神知意便通。一氣週流生復姤，五行攢簇在屯蒙。青龍倒跨回玄谷，白虎牽來入絳宫。頃刻乾坤交媾罷，還丹鍊出滿爐紅。

二

先天大道本無爲，天癸纔生要識時。五氣混成先閉巽，一陽抽去次填離。漫空雪落消塵劫，滿鼎丹凝綻玉枝。此後只宜温養火，虚心終日抱嬰兒。

三

天罡斡運斗推遷，採得金精入命田。巽户風回開橐籥，坤爐火發鍊銀鉛。家山春透三花秀，海宇煙消一月圓。默默忘言常抱朴，大音無量總包玄。

四

人生百歲似浮漚，莫待光陰催白頭。地水火風身假合，精神魂魄意爲修。叅禪訪道無多説，立鼎安爐莫妄求。會得這些消息子，不離當處是瀛洲。

五

闔闢乾坤一氣分，弦前弦後兩停匀。鍊形欲要和金液，制魄先須活水銀。婦嫁木公情正美，子依天母意偏親。凝神定息常觀妙，壺内風光别有春。

六

九還七返鍊丹砂，八味團成一味嘉。汞竈春深生玉葉，鉛爐火伏綻金花。醍醐醉飲長春殿，慧月明超浩劫家。天地有窮吾道在，崑崙高處卧煙霞。

七

玉清元始集群仙，萬聖齊臨黍米天。龍虎高奔隨斗轉，鳳鸞低舞逐風旋。片時慶會元宫裡，一點明超象帝先。喜極難言心自悦，火中飛雪滿芝田。

八

身中自有一乾坤，一片分開又圓圇。萬里黄河通地軸，四時清氣接天根。

龍吟虎嘯真情合，鬼哭神號熾火焚。
睹破虛空無罣碍，箇中消息向誰論。

九

胡兒倒把鐵牛騎，兩手常將玉笛吹。
一竅喚回生死夢，六音透破古今疑。
坤山春暖黃芽長，巽户風輕白雪垂。
此曲此歌誰會得，衷情唯有老天知。

十

風掃殘雲玉宇清，月明秋水大丹凝。
隨機應物渾無碍，徹地通天最上乘。
道貫三才唯老子，燈傳六葉有盧能。
點頭一悟堅剛理，何用多言話葛藤。

十一

身中冬至動飛灰，海上春隨斗柄回。
一息週天分子午，三關起火撼風雷。
玉田芝草含煙秀，金谷蟠桃帶露開。
滿飲醍醐常自醉，霞光直透頂門來。

十二

神淵靜默混玄冥，金母飛輪出玉扃。
直上離宮尋姹女，還歸坤室仗天丁。
一時黍米成玄象，萬里江湖入浄瓶。
若問箇中端的意，白雲深鎖數峰青。

十三

一生于二二生三，萬象都歸一粟涵。
静裏定觀無我相，箇中唯見是虛菴。

十四

非居遐邇非高下，不屬西東不北南。
時節到來瓜自熟，風清月白滿湘潭。

十五

垂簾塞兑守真間，實腹虛心鍊大還。
一刻工夫能返本，三般藥物結成丹。
紅爐雪化風清骨，玄谷春回酒入顔。
樂矣無憂忘世慮，從來仁者好依山。

十六

學道工夫要日新，須臾不可離天真。
寸心欲了三生性，一語能消萬劫塵。
顔子至今靈未死，丘仙已往道長春。
金丹妙理無他術，混合唯全氣與神。

十七

天門開闔有西東，神氣相生變塞通。
玄女吹簫招彩鳳，黃童抱日跨青龍。
三花鬱秀攢金鼎，萬象森羅燦碧空。
不出户庭知大化，乾坤都屬主人公。

十八

採鉛須要採真鉛，若採凡鉛便屬偏。
對境安爐都是假，吞霞服氣也徒然。
虎龍降伏元由性，烏兔擒來不用拳。
能向此中叅得透，許君方可學神仙。

十九

杳冥恍惚道渾淪，豈許凡夫造次論。
太極未分無甲子，嬰兒纔哭有乾坤。
火龍南逐泥牛走，金虎西隨鐵馬奔。
會得機關顛倒用，何愁不出死生根。

二十

每到陽生採藥時，徐徐進火起於危。
中間斡運憑罡正，外面循還仗斗移。
半夜金公朝玉闕，十洲仙子會瑶池。
醍醐飲罷常如醉，覩破虛空道可期。

二十一

修仙大道不難尋，些子機關妙理深。
若向夢中知是夢，便諳心外別無心。
神歸氣海添真汞，火發坤爐鍊濁陰。
名遂功成身退守，自然暗裏鬼神欽。

二十二

小隱山林大隱廛，隨身到處樂天然。

大聲總在無聲內，妙相常居有相先。
靜則黍珠藏宇宙，動之雷電撼山川。
鬼神自此長加護，日月壺中別有天。

二十三

人以神仙作異端，誰人學得箇陳團。
三般大藥閑中採，一顆明珠靜裏看。
高卧白雲山作枕，空歌碧落鳳鳴鑾。
華胥出入神無碍，壺內乾坤世界寬。

二十四

神在希夷翫碧空，海門先見太陽紅。
尾閭起火三關透，羽蓋流精一脉通。
赤子騎龍歸絳闕，黃婆引婦嫁金公。
回風鍊就靈胎氣，壽老無窮天地同。

二十五

大道無爲妙理深，工夫須向靜中尋。
雞應抱子常存意，馬若生郊急鎖心。
水鏡天清波湛湛，雷城月白漏沉沉。
一爐不斷温温火，鍊出神丹滿鼎金。

二十六

道憑玄牝立根基，進火先須起斗危。
兩手捉將烏兔去，片時驅得虎龍馳。
忽逢好景天空處，政是中秋月滿時。
獨愛西南風味別，山河大地作玻瓈。

二十七

道在先天一也無，道從一上運工夫。
風雷鼓舞流金電，木火熏蒸起玉爐。
産出明珠凝黍米，鍊成真氣滿蓬壺。
時來打破都關竅，光露團團寶月孤。

二十八

大器之人性自堅，清心寡慾固真全。
仲淹讀易能欺鬼，楊震還金不昧天。
對境安禪忘彼此，隨機應物合方圓。
悠然自樂無拘碍，即是蓬萊一散仙。

二十九

一毫頭上立虛空，萬象森羅向此中。
覺性體圓非內外，法身靈應現青紅。
瑶池有酒常時飲，天道無言感處通。
這箇玄機能透得，巍然坐斷妙高峰。

三十

三千六百傍門法，迷者多因執著求。
鍊石點茅皆妄作，休妻絶粒是頑修。
何如轉物情空寂，便有週天水逆流。
一點光明何處見，桂花明月滿樓頭。

三十一

家住魁罡斗柄前，青龍白虎兩盤旋。
三般藥物成三寶，一刻工夫奪一年。
金鼎火温鉛蓝綻，玉爐湯暖汞珠圓。
靈胎養就真人出，打破虛空上九天。

三十二

大易玄玄不離身，機關動靜合朝昏。
三更陽動先抽坎，五月陰回次止坤。
火鍊寶珠光奪月，丹凝金鼎氣生雲。
功全行滿超三界，獨步瑶階謁帝君。

三十三

身中要識指南針，一寸山河一寸金。
正穴定從心下見，三台應向面前尋。
金烏玉兔東西轉，白虎青龍左右臨。
口口相傳無別訣，不離當處鍊純陰。

三十四

月窟天根在一軀，無中生有有生無。
坎離既濟懸胎鼎，天地渾藏黍米珠。
經演五千言道德，丹傳三百説陰符。
學人要識中間意，盡在濂溪太極圖。

三十五

道在前三合後三，玄玄豈許俗人參。
五行顛倒三關轉，萬氣齊來一竅含。
星繞紫微皆拱北，天開黃道直通南。
古今明者誰先得，萬聖千真讓老聃。

三十六

九宮山下即吾家，出入常乘白鹿車。
採藥無時登紫府，存神終日鍊丹砂。
華池香透流金液，鐵樹春回吐玉花。
十月脫胎全體露，鸞翔鳳翥駕雲霞。

雜詠三十四首

授龔悟真口訣七首

其一

得一常存道自生，須明日午打三更。
雷轟大地神機發，星轉週天斗柄横。
金鼎火炎陰瘴滅，鉛爐丹結汞花明。
虚空睹破渾無碍，自有天仙爲紀名。

其二

學仙先要識真空，性命雙修是本宗。
一息鍊陰擒猛虎，三陽開泰駕飛龍。
玉爐火發金波沸，天谷泉流地脉通。
十月胎圓神自化，逍遥雲際道無窮。

其三

空歌碧落應元年，元始重將甲子編。
梵炁結成方丈字，靈文照徹九重天。
身居有道浮黎上，性了無生象帝先。
三界十方歸一體，更從何處覓真仙。

其四

男人真箇會懷胎，一載能生一箇孩。
箇箇出來騎白鶴，朝朝歸去卧靈臺。
常隨地母提携力，自有天厨送供來。
非是我家顛倒用，性門生在頂頭開。

其五

我家至道本無爲，白雪壺中配坎離。
常飲三杯無事酒，閒行數著不争棋。
含光默默存真體，調息綿綿復命基。
會得兩般真妙用，到頭端的上天梯。

其六

神仙口訣不多言，大藏仙經一句穿。
元始懸珠施大化，金剛推斗運週天。
前馳猛馬開黄道，次漱華池潤赤田。
巽户風生金虎嘯，通身萬炁一齊仙。

其七

上關閉定下關通，現出東潭曉日紅。
漸漸熏蒸燒水府，徐徐提起上離宮。
採來大藥三花聚，産出圓珠片餉功。
此是還丹真口訣，形神俱妙證仙宗。

授許道昇口訣

還丹至道本無言，妙在先天運後天。
二氣合時先正性，一陽動處急抽鉛。
乾家種藥靈煙聚，金鼎迴風熾火然。
自此太平天下定，鬱羅臺上翫嬋娟。

授龍正中口訣

空谷聲傳半夜鐘，金烏飛出海天紅。
坎離交媾憑坤土，鉛汞烹煎借巽風。
瓊芷開時空雪落，玉漿流處地泉通。
還元返本形神妙，龍德成乾月正中。

贈陳與奇内景丹訣

先天大道本無爲，復命還須運化機。
玉女抱蟾天上去，金公騎虎月中歸。
鉛銷汞産丹砂結，鼎化爐空白雪飛。
返照綿綿工不間，自然身内見光輝。

贈蔡了空

了悟真空是本宗，真空消息本非空。
龍歸大海雲初斂，猳嘯寒岩月正中。
慧目洞觀無色界，法身常住普陀宫。
如如照見元初我，一點光明亘古同。

送道士鄒秋雲歸住鰲山

黄冠野服貌如童，歸住鰲山第一峰。
鐵笛醉吹林下月，玉書飛召洞中龍。
燒丹重著金爐火，招鵠還栽石澗松。
别後身雖隔千里，此心應得與君逢。

贈一陽子

玄關竅裏道含真，運用天機在一登。
月照山頭金虎嘯，雷轟海底火龍昇。

三般大藥抽添就，九轉靈丹妙合凝。
行滿功圓神自化，玉清天上看飛騰。

贈蕭彦敬進道口訣

神歸炁穴隧中心，飛火燒天煮海金。
南北二辰分上下，東西一意定浮沉。
兔烏沐浴存真見，龍虎顛狂用死擒。
混合片時丹自結，光風霽月滿瓊林。

贈全真李嗣道

大小冥情在一軀，瑤臺元始日懸珠。
坤爐斡運飛金母，梵氣回旋結玉書。
月照海天秋炯炯，雲收石室意如如。
仙都久矣知君姓，鸞鶴來迎步太虛。

寄龔悟真進道工夫

了得人心是道心，道心須向妙中尋。
藥添乾鼎鉛銷汞，火鍊坤爐石化金。
八極風清岩虎嘯，千江月白海龍吟。
瑤琴操罷均天曲，散作陽春物外音。

贈黃守中符火內旨

元始明珠五丈懸，玉真登引會中天。
三車運動雷轟坎，一氣週流性復乾。
金鼎妙凝砂汞合，神爐靜默虎龍眠。
如如不動真消息，大智圓通象帝先。

贈懶然子

懶翁高卧白雲臺，一竅開時萬竅開。
八角垂芒浮玉篆，三花聚鼎結金胎。
持竿可釣杯中鯉，彈指能呼掌上雷。
了了超然無罣碍，閑身隨處是蓬萊。

贈吳雲谷

一氣純陽道自尊，法身隨處現全真。
寶珠光裏藏天地，鐵笛聲中泣鬼神。
醉卧每將山作枕，浪游常與月爲鄰。
他年行滿朝元始，高步紅雲上玉宸。

授混玄子內鍊玄旨

返本還元道若何，温温爐鼎鍊金波。
星移斗轉胎仙舞，虎嘯龍吟石女歌。
紫氣高浮玄谷頂，丹光沖滿白雲窩。
人間不必尋真境，即此身心是大羅。

贈李彦高丹訣

抽鉛添汞理潛通，金鼎丹凝頃刻工。
息定如如勻進火，天旋默默不離中。
千江浪静龍吟月，萬竅毛寒虎嘯風。
畢道迴車神朗徹，瓊臺紫府興無窮。

授沈存心口訣

存心默默内含真，五氣歸根道自成。
採藥要知忙裏緩，懸珠須見晦中明。

和竹泉居士見寄修真詩韻十首

一

陋巷簞瓢樂自然，天心一貫理幽玄。
易行有象羲皇後，性悟無生太極前。
梵氣週回黄道日，慧燈長照赤明天。
本來不逐虚空轉，何用浮名染幻緣。

二

谷神不死道安然，應變無方體自玄。
神目朗觀塵劫外，魁罡常在斗標前。
金花秀結三田火，玉字光浮五丈天。
萬法本來無定想，和光混俗且隨緣。

三

樂道之人自坦然，冥情一息混玄玄。
靈真回駕來空裏，綵女持花散座前。
劍拂有光衝北斗，笛吹無孔響鈞天。
功成名遂身宜退，萬事同人順世緣。

四

王子求仙性朗然，靈臺一默悟重玄。
坎陽抽去填離内，鳥母飛來落洞前。
丹轉九還金滿鼎，神澄萬慮水涵天。
何時我亦抛塵俗，也向先生結道緣。

五

老君談道德昭然，九九靈章字字玄。
祖氣化生元始後，神機妙見太清前。
久居柱下爲周史，遠度條支印佛天。
若向此中明得破，何須汩汩戀塵緣。

六

如來面目本巍然，不是將玄別覓玄。
一點虛靈超物外，千頭妙覺在機前。
冰消依舊還爲水，月落分明不離天。
寄語後來參學子，好於法會結良緣。

七

夫子文章獨煥然，中庸大學漏微玄。
經綸總出河圖裏，心易常居卦象前。
憂道每思身後事，存仁不離性中天。
老聃見後如龍歎，問禮猶參向上緣。

八

飄飄物外興悠然，三返陰符鍊素玄。
履斗每登金闕上，飛神長謁玉皇前。
一溪雪漲春回谷，萬里雲開月滿天。
此妙此情誰會得，黃婆唯解箇中緣。

九

仙道清虛豈偶然，須從心上悟真玄。
風光都在冥情裏，鬼魅安知覺性前。
北海三冬雷震地，南宮六月雪漫天。
閉身到處瀛州路，神化無方應萬緣。

十

兀坐終朝内混然，河車運動正中玄。
兩條清氣沖天上，千尺飛泉落澗前。
應化不隨他境界，成真只在自家天。
時人指作虛無事，笑我風痴學静緣。

止菴爲吴德英賦

洗耳雲間喜聽泉，虛心不逐幻情遷。
藥爐丹熟猶存火，黍米空懸别有天。
萬水痕收風已息，千峰影落月初圓。
一瓢一笠隨時樂，何必蓬萊更覓仙。

復淵爲武當宫郭道士賦

治城曾遇種桃仙，獨得黄庭内旨傳。
木食不求身外事，藥爐常鍊火中鉛。
三田春暖雲生玉，萬水光寒月在天。
了悟了知無罣碍，仙遊隨處鶴翩翩。

絶句

述符火還丹妙訣八十一首

一

立鼎安爐要的端，方將兔髓合烏肝。
鍊成一顆無名寶，何患他年不跨鸞。

二

觀天之道執天行，萬象都隨斗柄横。
藥女乘風騎白鶴，重樓過盡是蓬瀛。

三

月下觀空八極虛，如龍常抱夜明珠。
陽生半夜金鷄叫，六馬朝天駕火輿。

四

真鉛真汞片時交，須用文烹武火炮。
九轉丹成家計定，乾坤都在黍珠包。

五

坤山日午一聲雷，姹女乘龍海上來。
行盡三關歸洞府，春風萬樹碧桃開。

六

我家住在洞庭西，月落寒潭斗柄低。
半夜木郎尋姹女，西山擒虎逐龍歸。

七

有爲之後至無爲，養就靈胎入聖基。
莫笑道家希有事，男人却會倒生兒。

八

鶴守丹爐養大還，夜深明月滿空山。
坐忘不覺清如水，萬里秋天一片閑。

九

斡運天罡斗柄移，坎陽抽去補南離。
乾家採藥歸來後，只見天光浸碧池。

十

石室吞煙巽户關，倒持斗柄面南看。
山中景與塵凡異，六月飛花白雪寒。

十一

汎汎靈槎渡海潮，迴風萬里上青霄。
蒼龍擒向黄家養，奪得明珠火裏燒。

十二

夜宿姮娥月殿高，桂花香裏數秋毫。
週天三百六十度，半箇時辰走一遭。

十三

海底泥牛變火牛，黄童倒跨上崑丘。
笛吹一曲歸來晚，月白山青一樣秋。

十四

默默綿綿守太虚，行行坐坐不離渠。
還元返本工夫就，養出摩尼一顆珠。

十五

坎中一畫是真鉛，抽去離宫補作乾。
符火復回坤冶鍊，靈文瑩發赤芒鮮。

十六

壺内常時配坎離，自家風景自家知。
殘年又遇新春至，再把元初甲子推。

十七

虚心静篤默垂簾，不許虚空著一纖。
萬物作時觀復化，五行顛倒運抽添。

十八

欲鍊金剛不壞身，三般藥物要全真。
一爐水火烹煎就，便作蓬萊頂上人。

十九

一陽動處採真鉛，撥轉天機斗自旋。
三進三回行力勇，通身火起謾燒天。

二十

牽牛萬里渡玄溝，滿路黄花紫霧浮。
織女相邀過河去，壺中别有一重樓。

二十一

無角牛兒踏紫霞，騎上崑崙踏紫雲。
尋真直入西池去，看遍碧桃千樹花。

二十二

離坎相交説與誰，自家消息自家知。
天涯遊遍無他事，歸向神山種紫芝。

二十三

海上已乘黄鶴去，月中捉出兔兒來。
天風吹我歸蓬島，萬朵金蓮一夜開。

二十四

玄關一竅本無形，生佛生仙强立名。
定意如如行二八，大音無量是希聲。

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地先，巍然獨立自超然。
赤圖開運明三景，龍漢春回甲子年。

二十六

半夜木郎遊海東，火輪駕起倒騎龍。
南宫朝帝歸來後，坐看天花無異風。

二十七

閉門清坐誦南華，龍女飄飄駕綵車。
窈窕低從珠口入，慧風吹散一天霞。

二十八

金公海底跨麒麟，騎上崑崙踏紫雲。
朱雀橋邊逢姹女，歸來同謁太平君。

二十九

金鷄初叫癸生時，斗轉銀河次第移。
寅位起頭申位止，回風混合結丹基。

三十

全精全炁更全神，此是修行不壞身。
若得一爐真火鍛，遊行三界入金門。

三十一

鉛爐温養大丹凝，弦後弦前二八停。
自此不須行火候，曲江高處翫山青。

三十二

青郎白女各西東，全藉黄婆打合功。
引得一雙歸洞府，雲情雨意甚和同。

三十三

二八金剛駕火輪，黃河倒捲瀉崑崙。
慧刀一劈虛空破，斬滅三尸六賊魂。

三十四

金丹大藥不難知，神下熏蒸氣上移。
最是一般奇特處，燒山符子奪天機。

三十五

異人授我還丹訣，回到丹山試鍊看。
一息之間龍虎鬥，九霄雷電撼天關。

三十六

修真先要鍊身心，一段天機妙理深。
撥轉這些關椋子，黃泥黑石化成金。

三十七

雲起山頭採藥苗，土中藏火水中燒。
抽添著意須防護，如過懸崖獨木橋。

三十八

學仙莫學打頑空，真汞真鉛是本宗。
戊土流來己土納，鍊成一塊紫金紅。

三十九

學人都會口頭禪，問著真禪便不言。
豈識我家真造化，東邊日出落西邊。

四十

爐鞴搧風火自紅，土鍋湯沸浪翻空。
烏肝兔髓同煎煮，鍊出靈丹一息功。

四十一

我家大道本無奇，敲竹岩前喚黑龜。
火逼金行顛倒轉，一聲虎嘯雪花飛。

四十二

採鉛須要合天機，留意提精步步隨。
戊己還元庚甲合，金公抱得玉蟾歸。

四十三

鍊精化氣氣化神，神氣調和子母親。
愈鍊愈堅丹自熟，一回提起一回新。

四十四

鵲橋倒影夕陽紅，夾脊三關一路通。
會得兩般真妙用，外頭採藥內圓融。

四十五

外藥有爲施大化，內丹温養不須爲。
時來一默回消息，無足童兒倒上梯。

四十六

有等迷人妄指傳，閉精淫婦作抽鉛。
若言此是爲丹藥，笑殺大羅天上仙。

四十七

道不離心癸是鉛，採鉛先要固中田。
元神時向三關轉，引得群真入洞天。

四十八

洞清虛氣結金胎，澆灌靈根養就孩。
十月脫胎神自化，頂門迸破一聲雷。

四十九

元神便是主人公，配合陰陽頃刻中。
十極飛真齊著力，都來一口嚼虛空。

五十

一性圓通本現成，何須終日苦看經。
經經總是開迷路，只教群生莫昧靈。

五十一

有道之人固本宗，上關提動下關通。
要知天地安身處，都在無言一默中。

五十二

前關深掩後關開，萬壑松風透頂來。
火發煙飛金鼎裂，錦毛獅子吼春雷。

五十三

珠懸黍米照中央，去地垂光五丈長。
進火退符天左轉，龍精鳳髓化玄黃。

五十四

修真先以性爲宗，見性方爲鍊命工。
藥物知時勤採取，自然神氣混玄同。

五十五

偃月爐中鍊大還，五行相尅結成丹。
半時行到家鄉路，虎嘯龍吟另一般。

五十六

五賊攻心作障緣，便須猛烈定中原。
從來仙道無多法，打破虛空只一拳。

五十七

木金間隔虎龍馳，進火初爻次第推。
啞子三更咬破舌，此中滋味幾人知。

五十八

家住西南本是坤，後頭有路透崑崙。
華池神水頻澆灌，種出黃花生紫雲。

五十九

不得師傳莫坐禪，灰心槁木也徒然。
豈知符火還丹訣，一刻旋機轉一年。

六十

爲佛爲仙本一家，學人行得路頭差。
若明精氣和神鍊，滿鼎丹凝燦紫花。

六十一

若要浮生幻體堅，初基有作是根源。
金爐鍊得丹砂熟，方許無爲守自然。

六十二

妊女嬰兒皆比喻，黃婆亦是意爲之。
穿山透石真消息，不出門庭事事知。

六十三

口頭三昧不須論，論說高强自閉門。
縱是快言心未悟，到頭空自弄精魂。

六十四

不會看經不問禪，只將三性轉三田。
玉爐鍊就長生藥，便作蓬萊一小仙。

六十五

天機不遠藥非遥，撥動天關地應潮。
一息冥情登大道，靈丹結就火中燒。

六十六

至簡至易神仙道，難遇難逢半句言。
若得真師親訣破，我命在我不由天。

六十七

橐籥門開鼓巽風，深潭現出一輪紅。
舉頭便到青霄路，獨把金蟾入玉宮。

六十八

元始空懸黍米珠，流光入海結金書。
靈真登引浮空轉，萬聖齊來會玉樞。

六十九

捉虎擒龍入玉壺，道高自有鬼神扶。
逢人不必分人我，出死超生是丈夫。

七十

前行路短後行長，直上京山見玉皇。
宴罷瑶池歸洞府，賜名今作判雷郎。

七十一

强魔怪魅忽相欺，幾度令人入幻迷。
火筆一揮金電掣，十方三界悉歸依。

七十二

時與群仙會九宮，丹霄翠輦駕飛龍。
元神回首京山下，一月當臺照碧空。

七十三

鍊丹莫把作虛言，一日工夫一日仙。
更得濟人扶聖化，此身何患不昇天。

七十四

猛悟堅剛見得親，陰符三返鍊形神。
週流一撚虛空破，萬里無雲月色新。

七十五

四海昇平國自安，一君有道萬臣懽。
此時只用文風化，何必干戈更伐蠻。

七十六

天上人間路不遥，玄都騎鹿上青霄。
鳳笙吹入姮娥殿，萬斛清香桂子飄。

七十七

一默回光萬象空，不知身在水晶宮。
中間消息無多子，透石穿山路路通。

七十八

神仙妙訣豈輕言，篤信之人始與傳。
説破這些分曉處，車行步步不離天。

七十九

聖聖相傳一箇心，得心傳者是知音。
群書覽遍無痕跡，徹地通天耀古今。

八十

丹書萬卷指玄篇，句句令人討箇玄。
肯向裏頭參得透，那家門户不朝天。

八十一

丹成九轉自超群，行滿功全感帝君。
白日一封丹詔下，身騰紫霧謁金門。

遊仙吟十九首

一

囊琴遠向武夷遊，好過慢亭峰上頭。
鐵笛一聲明月裏，松風忽起萬山秋。

二

赤脚蓬頭懶散仙，麻衣竹杖布行纏。
今朝偶過鍾陵市，笑遇洪崖共拍肩。

三

郎唫曾入楚山中，瑶草琪花興不窮。
法鼓三更猶打午，金烏飛出海天紅。

四

杖頭不帶軟紅塵，便是蓬萊頂上人。
青鳥傳來雲外信，蟠桃花發幾千春。

五

仙掌龍門紫翠連，華山高處是青天。
蓮花峰下無人到，好向白雲深處眠。

六

鍊得身輕駕紫雲，華陽洞裏謁茅君。
夜寒唯見岩前月，照徹梅花瘦幾分。

七

欲向丹丘訪五城，碧桃花底坐吹笙。
東風一醉麻姑酒，睡熟東窗曙色明。

八

白雲長傍越王臺，山色如藍水似苔。
琪樹花開花又落，山中猿鶴待歸來。

九

來住名山知幾年，五湖風月一簑煙。
有時採藥歸來晚，獨坐松根漱石泉。

十

讀罷黄庭内景經，九華山色雨中青。
菴前種得長松樹，見説年深長茯苓。

十一

閬風高出赤城霞，長日山中自歲華。
仙子不思煙火食，年來棗熟大如瓜。

十二

青山雲外路通霄，月色澄澄暎碧寥。
何處飛來董仙女，玉樓深夜自吹簫。

十三

丹崖遠接地仙家，岩桂叢叢鎖碧霞。
耕遍石田都種玉，滿山春雨發黄芽。

十四

黄童持節鹿拖車，玄圃看山入帝家。
蛺蝶飛飛大如扇，春風開遍錦城花。

十五

珊珊飛珮羽衣輕，劫外神遊出玉京。
十二樓頭風似水，翠濤空捲萬松聲。

十六

採藥穿林過險山，風聲合澗水潺潺。
蓬萊只在空青裏，石洞重門夜不關。

十七

山中嘉樹發天香，壺内重樓是帝鄉。
一到瑶池絶塵想，閑雲流水月蒼蒼。

十八

向暮珠簾面面開，花陰月影上樓臺。
雲間一派簫聲度，知是緱山子晉來。

十九

暘谷春明碧殿開，東華元母宴瓊杯。
夜深酒盡月中别，鳳管雙吹跨鶴回。

詞

沁園春十一首

贈龔全美口訣

一竅玄關，非高非下，正在當中。得真師指點，方知此竅，不居南北，不屬西東。默默內觀，綿綿靜守，道滿虛無浩氣沖。難言說，一星兒消息，天地根宗。　先須握定雌雄。天癸生時鼓巽風。把鉛爐封固，飛神海底，中抽坎畫，去補離宮。進火退符，流珠復位，十轉迴輪一氣通。靈胎結，待功成行滿，獨步瑤空。

贈混真子口訣

道隱無名，包含萬象，總在身心。若一言勘破，本來面目，不生不滅，耀古騰今。返照回光，存神絕念，直下承當莫外尋。忘言守，這些兒妙處，至理玄深。　其中不許容針。好把陽爐鍊濁陰。待陽生冬至，重門深鎖，烏飛兔走，虎嘯龍吟。片餉回旋，半時交姤，大地山河盡變金。超三界，作蓬萊仙子，寒暑無侵。

三教一理

道曰金丹，儒曰太極，釋曰玄珠。本來同祖，心存至德，性矧三教之道，本來同祖，抽添運用，返照回悟真如。闔闢機關，抽添運用，返照回光復本初。休分別，那些兒妙處，無字稱呼。　虛中狀若蓬壺。寂靜形忘一也無。問三教根宗，谷神不死，靈源澄徹，誠意如愚。五氣朝元，五常合一，五眼圓明爍太虛。仙儒佛，派殊而理一，到底同途。

全真家風

不戀功名，不求富貴，不惹閑非。蓋一間茅屋，依山傍水，甘貧守道，靜掩柴扉。讀會丹經，燒殘寶篆，終日逍遥任自爲。真堪悅，遇饑來喫飯，冷即穿衣。　箇中消息誰知。自裏面惺惺外若痴。且藏鋒挫銳，先人後己，和光混俗，豈辨高低。處世隨緣，樂天知命，白雪壺中配坎離。時來到，與十洲仙子，同駕雲歸。

漁

不種田園，投閑江海，遠絶塵蹤。保一家性命，扁舟爲屋，隨機應舵，逐浪乘風。九曲江頭，三元潭裡，直把銀鈎墮水中。波深底，把金鱗釣出，回棹孤峰。　三男三女和同。向砂鍋淨洗熱爐烘。或敲冰煮茗，渴飲一碗，得魚換酒，共酌三鍾。簑衣解開，箬笠放下，醉唱昇平月滿篷。江天闊，看一篙點處，粉碎虛空。

樵

家住孤峰，門臨曲澗，木作横橋。與世事相違，心求活計，簑衣掛體，斧柄懸腰。出入玄關，往來幽徑，直上高山採古樵。時攀就，把千枝攢簇，一檐平挑。　歸來快樂逍遥。且放下千斤飲一瓢。這日用家常，隨緣隨分，今朝明日，自有新條。一曲高歌，三聲短笛，遏斷行雲透碧霄。其中樂，有山猿獻果，四皓相招。

耕

八口之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買吴牛十角，拖犁拽耙，耕翻大地，潑草開荒。下種依時，移苗應候，栽向中田灌水漿。靈苗長，看盈疇遍野，處處

風光。　秋來雨順時康。有黍米凝珠滴露香。向六時勤顧，三更不睡，呼男呼女，採取回倉。擊壤謳歌，烹雞酌酒，婦樂夫懽飲一觴。無他事，但存誠守朴，稽首羲皇。

牧

赤脚蓬頭，簑衣箬笠，隨處安然。守無角牛兒，不離左右，同行同住，同坐同眠。常在家山，勻調水草，拗性之時着一鞭。牧回處，看遼天鼻孔，軟索低牽。　閑來渴飲靈泉。把短笛横吹下嶺前。喜牛兒安静，清風凉徹，放開心地，萬事由天。彼此相忘，形神俱妙，花滿前村水滿川。真消息，有世人問我，起手擎拳。

龍

靜藏深淵，動遊碧落，靈妙潛通。遇時至神知，乘陽便起，雷轟電掣，霧靄雲從。展尾昂頭，穿山透石，一舉冲霄氣勢雄。神威烈，把黄河倒捲，白浪翻空。　須臾霖雨漂洪。却都在天瓢一滴中。發通身欻火，飛光走焰，山精鬼怪，絶跡潛蹤。變化無方，去來無碍，自得乾坤造化功。功成後，但歸心明主，永效年豐。

虎

生在西山，常居東谷，出没無時。向枯樹岩前，幽泉澗畔，饑餐渴飲，飽暖隨宜。一任縱横，平生勇猛，走入叢林萬木披。誰知得，但無憂無懼，斷絶狐疑。　等閑剔起雙眉。有萬里風生八面威。自踏葉巡山，不離元所，一靈不昧，百獸皈依。跳下懸崖，咆哮振地，月白山寒水滿溪。收牙爪，且藏身遁迹，獨步雲歸。

真風子

自小顛狂，平生落魄，靈妙潛通。把三教玄機，從根識破，包含萬象，混沌家風。問釋談機，問儒説理，問道言丹守箇中。無拘執，但閑來捉虎，怒後擒龍。　不分南北西東。信步逍遥到處通。向太華峰頭，瑶池會上，詩吟萬字，酒飲千鍾。足下雲生，袖中雷起，劍吐寒光射九重。真風子，出乾坤之外，劈碎虚空。

水調歌頭二首

授混中子口訣

大道本無象，真性亦非空。其中造化有無，無有混玄同。透得玄關一竅，便好回頭下手，静裏要勤工。配合些兒妙，朝暮用屯蒙。　採真鉛，鍊真汞，復真宗。陽生半夜，重關深鎖倒騎龍。運起週天火候，流戊擒精就己，三性會元宫。朗朗超今古，神應妙無窮。

授回陽子口訣

性本無修證，命乃有施爲。了明此理，道憑玄牝作根基。要得谷神不死，好住西南村裏，更莫起狐疑。動静分雙用，下手要知時。　翫真空，調真息，運真機。鉛生汞産封閉，丹爐鍊紫芝。撥轉銀河斗柄，抽出坎中一畫，直去補南離。行滿功成日，飛步上天墀。

滿庭芳

在俗修真，居塵出世，當以悟性爲先。處心清静，常守定中禪。見素少思寡慾，忘人我、隨分安然。行藏處，瀟瀟洒洒，渴飲倦來眠。　問歸根復命，還須立鼎，鍊汞烹鉛。遇採鉛時

節，把火先搧。握固則雲藏煙聚，運動則斗轉星旋。半時内，玄機成象，月白照青天。

滿江紅二首

示衆

一點靈光，因形降、來居心竅。本玄玄幽微，朗朗晃耀。只爲貪生多愛慾，漸教習性忘真妙。等閑不如、直下早收頭，回光照。　悟真機，存三要。鍊銀鉛，燒金銚。這復命歸根，虎龍吟嘯。海底風生鐵馬馳，山頭月落金鷄叫。三年九載整工夫，超塵表。

又

太極渾淪，纔開口、便分仁義。把清真支離，大道已廢。世事機謀求愈遠，人情往復相牽繫。都不如、收拾早回頭，安心意。　是非場，急回避。人我山，俱拋棄。這修道工夫，專柔其氣。萬物抽添明進退，神爐靜默牢封閉。得一火、鍊出箇金剛，超天地。

百字令三首

儒宗

聖人傳道，執其中、妙在惟精惟一。放則周流彌六合，卷則退藏于密。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静裡包皇極。居仁由義，應機不費毫力。　四時天地同參，火符合候，默默存真息。三五歸元至德純，保合太和沖溢。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盡性窮端的。死生勘破，到頭還是空寂。

釋宗

真宗頓悟，理幽微、了了無言可説。曠劫至今全體具，湛寂元無生滅。拂塵拈花，穿衣喫飯，覿面分明泄。頭頭皆是，何須特地差別。　爲言向上一陽生，月落寒潭斗柄横。横，泥牛海底驚。三車轉，黄河水倒行。

四更北斗面南看，火運週天透玉關。關，龍吟虎嘯間。神丹結，通身徹骨寒。

五更五氣總朝元，種出黄金七朵蓮。蓮，花開帶露鮮。天門破，神光照大千。

鍊丹砂二首

學道不難知。都在人爲。須憑玄藥。冬至陽生忙下手，採取也須斟酌。乾宮交姤牝立根基。取坎填離無間斷，得造希夷。　神炁静相依。龍虎皈隨。無中生就箇嬰兒。迸破頂門神出現，爍爍性天雲散，萬道神光爍。行功完滿，他年回駕鸞鶴。

〔南呂〕金字經五首❶

一更無事坐靈臺，塞兑垂簾八面開。開，清風入户來。調真息，沖和氣元至德純，保合太和沖溢。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盡性窮端的。死生勘破，到頭還是空寂。

釋宗

真宗頓悟，理幽微、了了無言可説。曠劫至今全體具，湛寂元無生滅。拂塵拈花，穿衣喫飯，覿面分明泄。頭頭皆是，何須特地差別。　爲言向上一陽生，月落寒潭斗柄横。横，泥牛海底驚。三車轉，黄河水倒行。

四更北斗面南看，火運週天透玉關。關，龍吟虎嘯間。神丹結，通身徹骨寒。

五更五氣總朝元，種出黄金七朵蓮。蓮，花開帶露鮮。天門破，神光照大千。

鍊丹砂二首

學道不難知。都在人爲。須憑玄藥。冬至陽生忙下手，採取也須斟酌。乾宮交姤牝立根基。取坎填離無間斷，得造希夷。　神炁静相依。龍虎皈隨。無中生就箇嬰兒。迸破頂門神出現，爍爍

光輝。

學佛翫真空。要識玄中。虛靈不昧是根宗。無色聲香味觸法，赤骨身窮。應變利機鋒。三界圓通。木人石女笑春風。大地山河歸一粟，廣納包容。

西江月五首

學道先明玄牝，修真須用工夫。三般藥物不偏枯。也要堅剛一悟。月下擒來玉兔，海中捉出金烏。半時運火入坤爐。鍊得神丹堅固。

又

悟性無生無滅，採鉛有去有來。兩般靈物結金胎。雲氣常浮寶蓋。終日和光混俗，任時隨處寬懷。清風明月滿蓬萊。覩破虛空無碍。

又

離位番爲姹女，坎宮却是嬰兒。自因兩箇隔東西。始用黄婆通意。每過陽生冬至，方能夫唱妻隨。一時齊會赴瑶池。共飲刀圭歡戲。

又

靜裏含光默默，玄中調息綿綿。真空洞徹量無邊。親見本來身面。雖是虛靈不昧，也須添汞抽鉛。常加水火鼎爐煎。便有神光發現。

又

入室先知下手，安爐要會施工。癸生急採向黄中。逆把天輪旋動。赤子飛神入海，蒼龍騎上南宫。片時嘯詠下瑶空。十極神仙皈奉。

還真集卷下

❶以下五首是散曲小令。曲牌又名『閱金經』。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38 道玄篇

經名：道玄篇。元王道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大道章第一

道包天地，故能生天地。天地包萬物，故能育萬物。萬物芸芸，莫不有道。道虛無體，故生物以立之。道不自立，故生人以行之。是故人能明天地之常，知陰陽之房，達造化之方，可以握萬物之綱。造斯理者，其惟聖人乎。

明理章第四

道不自立，故生物以立之。道不虛行，故生人以行之。是以無物不可化，無物不可親。雖龍虎之有變，我忘機而自馴。

寓形章第七

天下未有無理之物，天下未有無道之鄉。有物之形，即有物之性；有物之性，即有物之情；有物之情，即有物之道。道之寓物，假形游世以張化也。是以無物不可化，無物不可親。雖龍虎之有變，我忘機而自馴。

龍虎章第八

龍所以吟，虎所以嘯。龍得陽之道，虎得陰之兆。陽龍陰虎，各有其妙。故龍吟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風雲變化，雷霆鼓轟。蠢然冥合一息，非大化之有情。是以聖人作，而神化莫測，萬物翕然而覩焉。

正位章第九

天覆於上，地載於下，萬物生其中。聖人正位，以安天下。居其大者任其大，居其小者任其小。民吾同胞，而皆孩之。故我忘而民忘，我樂而民樂，我無事而民無事。是以堯之爲君也，治天下五十年，而不知治，以此。

謙德章第十

聖人在上位，不自大，不自貴，不

玄極章第二

無極曰道，太極曰身。身中有身，宰而虛靈。靈應常清，萬化歸真。靈隨物昧，萬化自背。豈道遠於人，而人自遠於道也。

賦命章第三

人之生也，莫不有命。命之賦也，莫不有性。性即神也，命即氣也。主宰一身，神也；榮衛一身，氣也。神不失於守，氣不失於調。神氣混一，道冲而不凋。可以長生久視，超出於塵囂。

妙用章第五

天地爲陰陽之形具，陰陽爲天地之化機。陽奇陰偶，陰質陽資，一昇一降，二者不離。故萬物有配合，各從其類推。是故男動女靜，則天地之情可察矣。

人物章第六

人得氣全，物得氣偏。靈一其性命，各稟於天。其於人也，性有善有惡；其於物也，性亦有善有惡。何也？此氣質之異也，非性之本然。是萬物自私於道，非道私於萬物焉。

自明，不自矜，此所以虛己待人也。是故不自大，以從天下之衆也。不自貴，以禮天下之賢也。不自明，以盡天下之見也。不自矜，以賞天下之功也。此所以謙德於己，而後發用施諸人。而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

君臣章第十一

君無臣不舉，臣無君不主。君臣同心，天下莫能取。君視民如子，民視君若母。子母相親，天下莫能語。我之於道，生之若母，保之若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吾非欲異於人，而欲者莫能去。

道德章第十二

道者善之長，德者善之基。上善不善，其道自善。上德不德，其德之所得，何物可得？乃得之於心，明之於理，以盡天下之性。性虛好生，故物物同於道德也矣。

寄禪章第十三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古之至言也。是以聖人不以一身貴天下，以天下貴天下。得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安矣。非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蕩矣。可不慎哉！此所以堯傳於舜，而不傳子。舜聖也，子不肖也。舜傳於禹，而不傳子。禹聖也，子不肖也。禹先傳於益，而後傳於子。故天下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故天與子啓也，而傳於子啓也。以後父子相傳，致於敬，則百事齊之。身致於和，則百顧其可以寄天下，而後可以禪天下。

保守章第十四

畏天命，可以保身也。畏聖人之言，可以守法也。保身則可久，守法則可大。可久則家國無危，可大則子孫無殆。無危無殆，可以全身遠害。

虛明章第十五

鏡虛而明，自然見人之妍醜。心虛而明，自然知人之善惡。虛所以攝形，明所以辨色。形與色乃幻也，非真體也。故太上貴虛。

全形章第十六

民之有生，奈何不畏其死。履道於峻，自迷其性。何以郊馬無其韁，馳騁無其鄉，往而不知其返。常輕躁而縱之狂貪，厚其生，自取其亡，吾見其人多矣。是以君子常畏天之命，守其位，嚴於敬，全其氣，養其性。故天下萬物，與我無不神符。

禮樂章第十七

人於日用也，禮樂不可無也。有禮則心致於敬，有樂則身致於和。心致於敬，則百事齊之。身致於和，則百神安之。神安之，則氣滿於冲虛。

神氣章第十八

善養神者，回光晝夕。善攝氣者，冥情一息。神居氣中，氣居神室。神氣合真，而登太清。

圓明章第十九

專於內者忘於外，專於外者忘於內。非道也哉！何以一性圓明，本非內外，其存體也無形，其應用也無跡。是故君子之道，轉丸而已矣。

不足章第二十

善者不足，不善者亦不足。不善者不足，惟以學不足。不善者不足，惟以貪不足。思學不足，必至於明。思貪不足，必至於昧。明則可以入聖，昧則終於爲愚。明與昧幾於毫髮，可不慎

歟！

絶學章第二十一

學衆人之學，擇善者以學之。窮萬物之理，不明者以明之。絶衆學則無憂，窮衆理則有本。無憂可以盡天下之性，有本可以達天下之道。性與天道，合乎自然。

中庸章第二十二

行中庸之道者，惟聖人能之，賢人猶不可及也。況愚人乎？何以聖人圓之，賢人方之。圓之者則轉而不執，方之者則執而不轉。是以聖人云：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威儀章第二十三

聖人之心，深不可測，大而化之，無極可極。凜然其容，赫昭乎其文。德運三五，以虛其中，正四時爲天下則。爲天下則，萬物乃格。

運化章第二十四

道大冲漠，運乎橐籥。道之爲物，溟溟焉，滓滓焉。視之不見其邊，鑽之不見其穿，大則包地包天，小則無物不然。吾亦即非有，我無名之先。

通玄章第二十五

舌之能語，孰爲言之主。手之能拳，孰爲握之先。達斯理者，可以通玄。

道要章第二十六

道之要，隱乎竅。全則生神，神全則通妙。此三者不可一失，失之一則二者亦失，何道之有。

得失章第二十七

勿謂一得而喜，勿謂一失而悲。得而不知止，所得必失之矣。失而知之空，即是真空。真相真空，萬物混同。即此用而離此用，其應化也無窮。

有無章第三十一

有而不有曰上，無而爲有曰下。是以君子博學而廣知，有而不爲有。小人淺學而近知，無而以爲有。是故我不敢爲天下先，老子之謂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之謂也。有若無，實若虛，則顏子之謂也。故謙德者爲上，薄德者爲下。

重道章第三十二

重於人者人重之，輕於人者人輕之。物物猶不可輕，況於人乎。是以

聖人保民如赤子，禮賢而貴德。故不敢以身輕天下，而天下之人安敢不重之也。

治道章第三十三

天下治道有五焉：以仁布天下則民安，以義制天下則民服，以禮教天下則民敬，以智察天下則民守，以信親天下則民立。此五者，同出而名異。是以聖人體道若虛，用道有餘。

觀道章第三十四

觀道如觀海。海所以處於卑下，故能容百川之流。其聚波也深，其揚波也大，龍魚鰕鱉皆得樂其志。是以聖人之心亦猶海也，故能容萬國之垢。其存心也，愈虛而愈深；其用事也，愈出而愈有。王侯士庶，皆得樂其所。此所以道在天下，故下者爲上。

虛無章第三十五

虛無生有相，有相而復載虛無。虛無者，心也，神也。有相者，形也，氣也有餘。其心虛，其神舒，其形氣也自敗。是以聖人常心虛，而善養神氣者也。

常心章第三十六

有常心者，則有常道。無常心者，則無常道。常心不殆，常道不改；常心不在，常道不泰。故君子常處心於清靜，而自内察也。

忠孝章第三十七

善忠者必善於孝，善孝者必善於忠。入則移忠孝於親，爲子之道盡矣。出則移忠孝於君，爲臣之道盡矣。是故君與親，一而已；忠與孝，亦一而已。其善忠善孝者，天之道也。

正性章第三十八

孔子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背母之鄉。古人聞名不正，猶自避之，況所行之道乎。

執中章第三十九

聖人之道，執中而已矣。居天下之任，行天下之道，無高下，皆平等處之。益者損之，損者益之。益道於下，則高者下之。益道於上，則低者上昇之。損道於上，則高者下之。益道於下，則低者上昇之。損道於上，則高者下之。益道於下，則低者上昇之。損道於上，則高者下之。益道於下

常祐吉人；厚得者必厚失，鬼道常迷凶人。故食之化，亂性之首也。

知止章第四十四

魚游深江，獸依高岡。物物知其所止，何人心自失，而不知其鄉？是故心爲身之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務本章第四十五

道之動，一分二用。故造化相資，生死相隨，强弱相欺，恩害相倚。有不識其本而逐末者，此人之迷。是以善任道者，存其體，順其用，攝動復靜，返情歸性。性虛合真，泰然而樂天之命。

自然章第四十六

蜘蛛結網，蜣蜋轉丸，不待學師而能巧，此天性之自然也。是以聖人亦體道自然，常教民守素朴，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使其知，不使其識。彼此往來而不相傷，民至老死而無訟，樂雍熙之和。雖有政令，何所行之哉。

感應章第四十七

神出鬼藏，道德之著矣。龍化虎變，氣運之通矣。聖人順天時而作，人心之感矣。是故神明之變，鬼魅不可測。聖人之變，衆人不可測。不神。龍虎可測，蟲獸同之羣。聖人可測，不爲天下尊。是以居其大者，常肅其威，常正其神。以道化天下，天下歸乎身。

自恃章第四十八

恃富貴者必自驕，恃功名者必自躁，恃文學者必自輕，恃寵愛者必自辱。有此四恃者，人之病也。是故驕則不久，躁則不長，輕則不彰，辱則不祥。是以君子處富貴不自大，成功名不自居，廣文學不自有，得寵愛不自顯。防微杜漸，居安慮危，動靜合道，恬澹自然。

得泰章第四十九

天道失泰，日月晦明。地道失泰，山石摧傾。人道失泰，精氣飄零。四時失泰，萬物不亨。何以天得泰而廣寧，山石自貞也。人得泰而通靈，精氣自凝也。是以聖人被短褐而韜光懷玉，處衆人之中，無爭無執，保合太和之氣，四時與天地同符。

造化章第五十

天有晝夜，一氣之往來。人有生死，一氣之聚散。晝夜生死，同一氣之變，衆人不可測。聖人之造化。是以有晝必夜，有生必死，有往必來，有聚必散，此理必然者也。惟神之在天地，朗耀虛空，不生不死，不聚不散。是以不言而知，不行而至，不思而得，不動而成。了悟此者，可以超死生，出天地。

假言章第五十一

聖人假言以顯道，言言無方。賢人執言以論道，言言有象。是故無方之言，意在畫先。有象之言，意在畫後。若賢人能離形棄智，存神抱中，居有象而不執，亦聖人也。

無爭章第五十二

道無爭，爭者非道。道無執，執者非道。故好爭者，而有差別之智；好執者，而有彼此之分。生是見者，棄於道，失於德者。是以聖人被短褐而韜光懷玉，處衆人之中，無爭無執，保合太和之氣，四時與天地同符。

道化章第五十三

道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物，物化物。其化不可一也，其神一也。氣化清，其神明。氣化濁，其神惡。氣化之無情，同一氣之情變之有情，有情變之分化，萬物異形而同神。觀乎大化之始，無形無名。

公心章第五十四

爲人臣以道輔人主者，當潔己以奉公。上不閉恩，則君之德下流矣。下不閉言，則民之情上達矣。上下相通，則家國之道常泰矣。苟有得寵於上，竊弄權柄而爲威福者，必自取禍矣。豈虛言哉！

正人章第五十五

正人君子，坦然其心。用之則陳道朝廷，不用則隱拙山林。居富貴不驕，處貧賤不諂。進退合度，動静合宜，常順天命而心不欺，可以爲正人君子矣。

道玄篇

（朱哲點校）

039 青天歌注釋

混然子註釋

經名：青天歌注釋，又名丘長春青天歌注釋。元王玠注釋。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青天莫起浮雲障，大道本無爲。雲起青天遮萬象。有爲皆是錯。

青天者，指人性而言也。浮雲者，指人雜念而言也。此二句是修行人一箇提綱。大凡平日二六時中，心要清淨，意要湛然，不可起一毫私念，間隔真性自然，如青天無雲障也。若苟有心君不能為主，對境觸物，隨念所遷，其出彌遠，是雲起而遮萬象也。

萬象森羅鎮百邪，性靜情逸。光明不顯邪魔旺。心動神疲。

此謂一性正位，百邪自歸，則身中天地，萬氣一氣也，萬神一神也。自然心君泰定，而鎮百邪也。若忿不能懲，慾不能窒，放情不返，被魔所攝，是吾光明不顯，而邪魔旺矣。

我初開廓天地清，克己復禮，萬户千門歌太平。天下歸仁。

此言得道之士，勘破生身本來無箇甚麽，只恁麽清靜存真，常如赤子，性自空而命自固，則通身四大、八萬四千毫孔，血氣週流，無處不暢。《易・坤卦》云：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暢於四肢，美在其中矣。豈不是天地清而萬户平也歟。

有時一片黑雲起，忿不懲慾不窒。九竅百骸俱不寧。水火不濟。

此言人有惡念動處，即如黑雲之起。當此時急要知覺，便好回光返照，養其良心可也。若無禁戒，隨眼耳鼻舌四門所漏，被形所役者，性天則黑雲鎖閉，苦海則淫慾波翻，是以一身九竅百骸俱不寧也。《道德經》云：開其門，濟其事，終身不弊。禪家所謂不怕惡念生，只怕知覺遲。孟子又曰：失其鷄犬而知求，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者可不戒歟。

是以長教慧風烈，神一出便收來。三界十方蕩澈。洗心滌慮。

此一節警戒學人，心常要在腔子裏，一動一靜，在乎剛潔，不可與萬緣作對。若遇諸色相，須是決烈其志，慎勿動念。尹喜真人曰：凡物之來，吾則應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金剛經》亦曰：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是降伏其心。孔子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所以教人心君若能主正，智慧自然圓通，則身中三寶歸體，十方肅清，無有障碍也。

雲散虛空體自真，一真常存。自然現出家家月。通身是道。

此承上云既得三界十方，蕩澈自然，一念不生，則吾真性常存，其妙通身，星月俱現光明，此乃内景坐忘之道也。如《度人經》云：諸天復位。

又如顏子屢空是也。

月下方堪把笛吹，癸生須急採。一聲響亮振華夷。回風混合。

此以下乃言修命工夫。月下者，言身中冬至子時，一陽動處，癸生時也。當此時，急下手採之，便以神呼氣，氣歸竅，内吹其音，外閉其門，調和律吕，混合百神。此乃吹吾身中無孔之笛，發一聲響亮，而振動華夷也。非遇真師，口訣不可知也。

驚起東方玉童子，水府求玄。倒騎白鹿如星馳。取坎去填離。

驚起者，熏蒸也，從下而上也。東方者，甲木生火於寅位也。玉童子者，流意飛神也。倒騎者，逆轉也。白鹿者，煉精化為白炁也。總而言之，凡作丹入室之時，性君主内流意，沉下水府熏蒸，存中根，俟陽火漸熾，舉動上頭關捩，從寅至己，流戊土，督進陽火，迫逐金精，直透三關，上入南宫，補離中之陰，是成乾象，則非角。無象之象。

逡巡别轉一般樂，出有入無。也非笙兮也

逡巡者，杜漸也，從上而下也。别轉一般樂者，此言六陽會乾，陽無終極之理，一陰生于五陽之下，繼此以往，則當杜漸。自午至亥，以己土退去其舊染之汙，是得神和而氣和，如陰符，從金闕下鵲橋華池，滂滂沛沛，入重樓絳宫，直送至坤宫土釜而止。産箇明珠似月之圓，非笙非角之可比也。

三尺雲璈十二徽，三花聚鼎。歷劫年中混元斲。五炁朝元。

此承上云别轉一般樂之意。於此故云三尺雲璈者，乃言三般大藥歸鼎，妙合凝真，一息工夫即奪回一年十二月造化。丹經所謂簇年歸月，簇月歸日，簇日歸時，一時之中只用二候，運行週天符火，採藥入室，以行内事，混融煅煉，結成聖胎，乃曰歷劫年中混元斲也。《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炁朝元。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煅鍊工夫日日新是也。

玉韻琅琅絶鄭音，天無浮翳。輕清徧貫達人心。四氣朗清。

此承上云混元斲之義。於此故云玉韻琅琅者，乃得其真火煅煉之功，脱去其舊染之汙，是得神和而氣和，如舜韶之純翕，從此絶其鄭聲之淫，覺吾身中土皆作碧玉，無有異色，自然徧貫，達於人心也。《度人經》云：金真朗郁，流響雲營，玉音攝氣，靈風聚煙是也。若非真傳實踐工夫，知如是妙乎。

我從一得鬼神輔，魔無干犯。入地上天超古今。應化由我。

此承上云别轉一般樂之意。於此故云我從一得者，乃言丹道圓成，變化自在，則宇宙在此言丹道圓成，變化自在，則宇宙在乎我，萬化歸乎身。到此地位，陰陽由我運，五行由我役，風雨由我召，雷霆由我呼。是以現大身，徧微塵，藏小身，載須彌。于是鬼神莫測其機，自得束首侍衛，入其地上其天，超古今總在我，應化無窮也。

縱横自在無拘束，不被形縛。心不貪榮身不辱。内外俱忘。

此承上云超古今之義。於斯故云縱

橫自在者，乃言唯道為身，不隨世變，倒用橫拈，變化由我，豈有拘束也。富貴榮華，到此時盡底掀翻，豈心再有貪榮而身有辱也。此箇活路，若非大丈夫決烈手段，焉能致此。

閑唱壺中白雪歌，道大中虛。靜調世外陽春曲。超出三界。

此言閑唱者，自得其真樂也。則吾身別有壺天景致，常有漫天白雪之飛，清清朗朗，了無纖塵可入。《莊子》所謂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尹真人亦曰：一息冥情，而登大道。此所以九和十合，一氣純陽而超三界之外，豈非歌陽春之曲乎。

我家此曲皆自然，形神俱妙。管無孔兮琴無絃。與道合真。

此言九轉丹成，脫胎神化，是自然之道，體同虛空，非形象之可覩。元始天尊故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為妙道。豈管真有孔而琴有絃耶。這些消息可以默會古人，所謂道本無形，我亦非我，鐵壁銀山，驀直透過。學人於此轉得一語，則參學事畢，有何疑哉。

得來驚覺浮生夢，虛空粉粹。晝夜清音滿洞天。獨露金真。

此一節總結一篇首尾之妙。所謂得來者，得來真道，永證金剛不壞之身，覺悟浮生一切有為之法，如夢幻耳。是得今日昇無上妙道，身中晝夜常有仙樂之音，滿洞天也。此又警示後之學者，縱得功名蓋世，文章過人，不得真傳至道，到頭總是虛浮，不着實也。若只管貪迷不醒，流入浮生夢寐，輪迴無期，何能出於生死。除是決烈丈夫信得及，參得透，割得斷，一悟回頭，直超無色之界，向吾大道而修，內則存神養氣，外則混俗同塵。此乃在世出世，即與仙佛並駕，豈虛語哉。

青天歌注釋

（朱哲點校）

040 崔公入藥鏡注解

經名：崔公入藥鏡注解。元混然子玠注。一卷。底本出《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崔公入藥鏡注解序

神仙之學，豈凡夫俗子之可聞。必是大根大器決烈丈夫、明眼高士之可爲也。且夫學者爲者何事？外則窮天地施化之理，内則明身心運用之機。然雖如是，宣尼若不遇老子親授，故無猶龍之歎。瞿曇不是古聖再來，豈有出世之見。所以學者如牛毛，達者如麟角。此無他，在乎得傳與不得傳耳。神仙之學，不過修鍊性命，返本還源而已。採先天一炁以爲丹母，運後天之氣以行火候。以火煉性，則金神不壞。以火鍊其命，則道氣長存。換盡陰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神化自在，應運無窮，豈不奇哉。余見其今之學仙者紛紛之多，及至與其辯論真訣，人各偏執一見，不合先師正傳之道。觀其《崔公入藥鏡》八十二句，言簡而意盡，貫穿諸丹經之骨髓。予不愧管窺之見，遂將吾師所授口訣，每四句下添一註脚，剖露玄機，作人天眼目。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或者有云吾註不足爲信，而崔公之言當以爲實，依而行之，信而從之，運鍊一身，則學仙之能事畢矣。脩江混然子序。

崔公入藥鏡注解

混然子注

先天炁，後天炁。

先天炁者，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正中，生門密户懸中高處，天心是也。神仙修鍊，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為丹母。後天炁者，乃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内運之炁也。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而雲起，吸則虎嘯而風生。綿綿若存，歸于祖炁。内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暢於四肢。如癡如醉，美在其中。此所以得之者常似醉也。《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坤卦》云：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如斯之謂也。

日有合，月有合。

日月者，太陽太陰也。天有黄道為度，三百六十五度四之一。其運轉

也，一日一周。日月行乎其間，往來上下，迭為出入，此所以分晝夜而定寒暑也。當冬至之節，一陽生于復，日從北行，月從南行。夏至之節，一陰生于姤，日從南行，月從北行。日行一日一度，至三十度，與太陰會。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月行一日十二度有零，至三十日，行滿周天之度。每月晦朔，與太陽同會所行之宮，日月合璧，晦象年終，朔象歲首，會而復離，離而復還。月因日以受其明，陽魂漸長，陰魄漸消。至初八日夜，陽半陰半為上弦；至十五日夜，與日對照為望，故圓。圓滿之極，其理當虧，于是陰魄漸長，陽魂漸消。至二十三日夜，陰半陽半為下弦；至三十日夜為晦，又復與日同會。此天之日有合，月有合也。反求於身，吾身一天地，亦有日月也。以身為乾坤，以坎離為藥物，以日月運行為火候。百姓日用而不知，豈知行之。吾身與天地日月無不同也。當作丹之時，運日月之雙輪，簇陰陽於一息，日月歸鼎，陰陽構精，烹之煉之，結成聖胎。此吾身夾脊，比天之銀河也。銀河阻隔，而有靈鵲作橋，故有鵲橋之說。日有合、月有合也。了真子曰：玉人之舌亦言鵲橋也。凡作丹之時，金鼎時烹日月精是以黃婆引嬰兒上昇泥丸，與姹女交會，名曰上鵲橋也。黃婆復徘徊，笑引嬰兒姹女同歸洞房，必從泥丸而降，故曰下鵲橋也。黃婆、嬰兒、姹女非真有也，乃譬喻之說，無出乎身心意三者而已。默運之功，內仗天罡斡運，外用斗柄推遷。起火之時，覺真氣騰騰上昇，如潮水之初起，直上逆流，故曰天應星、地應潮也。丹經云：工夫容易藥非遙，撥動天輪起巽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此戊己之功也。

當施化之際，是用戊土從坎起，進之以陽火，己土從離降，退之以陰符，攝回四象而同爐，定庚甲之方。庚西方，金也、情也、虎也。甲東方，木也、性也、龍也。既窮戊己之理，必言人之情，好於馳騁，見物即逐，如虎昌狂，故每傷於性。性被情迷，不能為主，如龍奔騰，故二物間隔。大修行人，制之不難。遇此時正好下手施功，須仗黃婆媒合，旋斗柄之機，一息之間即得金木歸併，情性合一，龍虎入鼎，心虛湛然，此所以定庚甲也。丹家妙用，宜乎生甲生庚，學者不可不知也。

作丹之法，乃鍊吾身中真鉛真汞也。鉛遇癸生之時，便當鼓動巽風，搧開爐鞴，運動坤宮之火，沉潛于下，抽出坎中之陽，去補離中之陰，成乾之象，復歸坤位而止，片餉之間，發火煅鍊，鉛清汞潔，結成空炁金胎，歷劫不壞，此所以入黃房成至寶也。

《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十轉迴靈，萬炁齊仙。蕭廷芝云：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煅鍊工夫日日新。是也。

水怕乾，火怕寒。差毫髮，不成丹。

修真内鍊之要，鼎中之水不可乾，爐内之火不可寒。《丹經》所謂：金鼎常留湯火煖，玉爐不要火教寒是也。以外丹言之，凡作丹之時，行武鍊文烹之功，大要調和火力。若用之太過，則火燥水濫，不及則水乾火寒。務在行之停句，一刻周天，水火既濟，鼎内丹結，自然而然也。若差之毫髮不成丹矣。仙師云：藥有老嫩，火有斤兩，學者不可不知。了真子有云乎：七返九還須識主，工夫毫髮不容差。《悟真篇》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

鉛龍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鉛者，坎中一點真陽，謂之龍也。汞者，離中一點真陰，謂之虎也。凡作丹之時，飛戊土抽坎中之鉛，木生火而炎，上昇泥丸，龍從火裏出，故曰鉛龍昇也。用己土攝離中之汞，金生水而流，下降丹田，虎向水中生，故曰汞虎降也。擒捉之功，非加武火之力，則鉛龍不昇。非用文火之力，則汞虎不降。一息周流妙在堅，提挈天地，握定陰陽，攢簇五行，合會八卦，此神仙之學也。天地者，即乾坤也。造化者，即陰陽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八卦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且夫天地之大，造化之深，五行分布，八卦環列，以何術能盜之奪之、攢之會之？盜者，竊也。奪者，取也。攢者，簇也。會者，合也。此言丹家之法，妙在口傳。凡作丹真訣，只在些兒消息。待時至氣化，藥産神知，便當閉風關，塞艮户，斡天罡，旋斗柄，運符火之時，必從坤位發端，沉潛尾穴温養。見龍當加武火，逼逐真陽之氣，逆上乾宫交姤，復還坤位而止，猛烹極煅，結成至寶。故曰産在坤，種在乾。凡作丹採藥大藥産在坤，種在乾。金丹二候之要津，顛倒五行，會合八卦，總歸土釜，牢固封閉，須臾調燮火發，武鍊猛烹，結成聖胎。所以一刻工夫，奪一年之節候。《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仙往往秘而不言，此最上機關，人誰知之。行持之間，唯在存誠。野戰防危，法天象地，應化自然。故曰：但至誠法自然也。

盜天地，奪造化。攢五行，會八卦。

此即一呼一吸能奪造化。人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一萬三千五百吸。一呼一吸為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四百六十八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數。於是換盡陰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神化自在，聚則成形，散則成風，出有入無，隱顯莫測，豈不奇哉。

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

水居北方，在卦為坎，在身為腎。火居南方，在卦為離，在身為心。水中藏火，火中藏水。人心中一點真液，乃真水也。腎中一點真陽，乃真火也。水火分於上下，何由而交之？必假戊己真土擒制逼逐，得其真火上昇，真水下降，同歸土釜。濟，結成金丹，一炁純陽與天齊壽。故曰水火交，永不老也。

水能流，火能燄。在身中，自可驗。

水在上，故能流潤於下；火在下，故能炎燄於上，此天地水火昇降自然之理。人身作丹，運用之時，亦復如是。故曰：在身中自可驗也。

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

性即神也，命即氣也。性命混合，乃先天之體也；神氣運化，乃後天之用也，故曰：是性命非神氣也。修鍊之士欲得其性靈命固，從下手之初，必是採水鄉之鉛。水鄉鉛者，坤因乾破而為坎，坎水中而有乾金，金為水母，母隱子胎，一點真陽居於此處，遇身中子時陽動之際，急急採之。紫陽所謂鉛遇癸生須急採，採時須以徘徊之。意引火逼金，正所謂火逼金行顛倒轉，自然鼎內大丹凝。只此一味，為大道之根。雲房云：生我之門死我户，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指此一味，直欲世人於此尋之，方是鍊丹之本。丹經云：好把真鉛著意尋，華池一味水中金。是也。

歸根竅，復命關。貫尾閭，通泥丸。

作丹妙用，要明玄關一竅一性正位，萬化歸根復命之道，必由三關而轉。故曰歸根竅，復命關也。當復命之時，飛神海底，存火燻蒸，精化為氣，撥動頂門關捩，從尾閭徐徐提起，直上泥丸，交姤鍊氣，化為神。神居泥丸為本宮，則有萬神朝會。故曰貫尾閭，通泥丸也。火師汪真君奧旨云：夾脊三關透頂門，啣花騎鹿走如雲，捉花騎鹿踏雲去，霍地牛車前面迎。《黃庭經》云：子欲不死修崑崙。《還元篇》云：悟道顯然明廓落，閑閑端坐運天關。《道德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説是已。

真橐籥，真鼎爐。無中有，有中無。

橐者，虛器也，鞴也。籥者，其管也，竅也。言人身有真橐籥也。《道德經》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鼎者，乾也，性也。爐者，坤也，命也。既鼓動吾身之橐籥，必採藥物以入鼎。

採藥之時，加武火之功，以性斡運於內，以命施化於外，片餉之間乾坤合一，神炁交會，結成還丹，以為聖胎。故曰真鼎爐也。既得還丹成象，以文火温養，虚心以守其性，實腹以養其命，恍惚杳冥之中，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此即静極復動，動極復静。故曰無中有，有中無也。

托黄婆，媒姹女。輕輕地，默默舉。

黄婆、姹女，皆强名也。黄婆者，坤土也，即戊己土也，又言意也。姹女，兑金也。兑為少女，金隱水中。凡作丹必托黄婆為媒，通姹女之情，以戊土藏火，火逼金行。當起火之初，受炁且柔，要當撥轉頂門關捩，從尾穴輕輕地默默而舉，須臾火力熾盛，河車不可暫停，運入南宫復還元位，嫁與金公而作老郎。崔公苦口叮嚀，以謂世人不達還丹之旨，故喻托以黄婆媒於姹女，直欲世人曉此理也。《悟真篇》云：姹女遊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歸來却入黄婆舍，嫁箇金公作老郎。是也。

一日内，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

意者，性之用，即真土也。一日之内，十二時辰，有一年之節候，自子時至巳六時屬陽，自午時至戌亥六時屬陰。一陽來復，身中子時也。一陰生姤，身中午時也。且夫水火間于南北，木金隔於東西，此四象何由而合，必假意以通消息。是以天地造化一刻可奪。一日之内十二時中，無晝無夜，念兹在兹，常惺惺地。動念以行火，息念以温養火。此所以意所到，皆可為也。

飲刀圭，窺天巧。辨朔望，知昏曉。

飲者，戊己真土也。刀者，水中金也。圭者，戊己真土也。言作丹採藥之時，必採水中之金，金不得自昇，必假戊土化火，逼逐金行，度上泥丸。金至此化為真液，如瓊漿甘露，一滴落于黄庭，宴之味之，津液甘美。故曰飲刀圭也。窺者，觀也。言能觀天道運化之功，遂執天而行，旋吾身斗柄之機，一刻之間能奪天地造化。故曰窺天巧也。

朔者，朝也。於卦有朝迍暮蒙之理，一陽生于下，暮蒙一陰生于上，一陽一陰，一進一退，人身運化，與天地同也。達此理者，可以長生久視，與鍾吕並駕，同日而語矣。有何疑哉。

望者，觀也。言能觀天道横北斗心機巧，顛倒南辰膽氣雄。是也。辨朔望者，以一歲言之，冬至為朔，夏至為望；以一月言之，初一為朔，十五日為望；以一日言之，子時為朔，午時為望；以一時言之，初一刻為朔，正四刻為望；以六十四卦言之，復卦為朔，姤卦為望。以一身言之，尾穴為朔，泥丸為望；子宫進火為朔，午位退符為望。既明此理，又要知其曉昏。昏者，暮也。曉者，朝也。於卦有朝迍暮蒙之理，可以長生久視，與天地同也。達此理者，可以與鍾吕並駕，同日而語矣。有何疑哉。

要聚會，莫間隔。識浮沉，明主客。

浮者，汞也。沉者，鉛也。離汞居上曰浮，坎鉛居下曰沉。修丹之訣，沉者必使其昇，浮者可使其降。故曰識浮沉也。既識浮沉，須明主客。主者，命也。客者，性也。有身則有

命，有命則有性。性依命立，命從性修。是以命為性之母，故為主；性為命之子，故為客。日逐之間，借身為用，仙師所謂讓他為主我為賓是也。既明主客，以鉛汞而同爐，主客而同室，綿綿若存，於二六時中，迴光返照，打成一片，道滿太虛。若夫時至氣化，機動籟鳴，火從臍下而發，水向頂中而生，其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程子亦云：常心要在腔子裏。虛靖天師曰：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與暮暮，自然赤子產靈胎。此所以要聚會，莫間隔也。

採藥時，調火功。受氣吉，防成凶。

採藥時者，乃身中一陽來復之時也。於斯時則當閉關。行火之功，妙在調燮停勻，從三關運轉，一舉三時，周流復位，萬氣凝真。當此之時，獨受於我神之暢快，喜慶難言。故曰受炁吉也。行火退符之間，務在存誠一念，不可間斷。設或纖毫差失，遂成凶矣。密意防護，不可不謹，是用野戰防危。故曰防成凶也。《丹經》云：配合虎龍交姤處，此時如過小橋時。是也。或曰：性靜無為，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何必辨採藥調火。蓋不知有造化者耳，未足與議也。

火候足，莫傷丹。天地靈，造化慳。

此二句總結前八十句，言大道金丹，鍊得黃芽滿鼎，白雪漫天，嬰兒成象，故火候足也。火候既足，只宜沐浴溫養。若不知止足，妄意行火，反傷丹矣。丹成之後，天地混合，神炁諸之取水，神通氣感，何其速之如是。故曰密密行，句句應。丹經云：視之不見聽不聞，及至呼時又却應。是也。

掛金索

一更端坐，下手調元炁。混沌無言，虛，一炁純陽，故造化慳也。

初結胎，看本命。終脫胎，看四正。

絕念存真意。呼吸綿綿，配合居中位。撥轉些兒，黍米藏天地。

二更清淨，心要常虛守。默默回光，照見無中有。趕退群魔，振地金獅吼。頃刻功成，便與天齊壽。

三更雞叫，冬至陽初動。取坎填離，聖胎。初結胎之時，常於命蒂守之。故曰初結胎，看本命也。十月胎圓，移神上居泥丸，調神出殼，直待功成行滿，上帝詔臨，打破虛空，真人上舉，駕紅雲，跨白鶴，東西南北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終脫胎，看四正。《靜中吟》云：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是也。

密密行，句句應。

此二句總結前八十句，言大道金丹，進火退符，奪造化之妙訣，行之一身，如空谷之應聲，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神通氣感，何其速之如是。故曰密密行，句句應。丹經云：視之不見聽不聞，及至呼時又却應。是也。

汞。九轉丹成，白雪飛仙洞。四更安樂，萬事都無想。水滿華池，澆灌靈根長。靜裏乾坤，仙樂頻頻響。道大冲虛，名掛黃金榜。五更月落，漸覺東方曉。谷裏真人，已見分明了。玉户鸞驂，金頂龍蟠繞。打破虛空，萬道金光皎。

崔公入藥鏡注解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41 隨機應化録

經名：隨機應化録。明何道全撰，門人賈道玄編集。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無垢子隨機應化録序

陝有全真道者，祖貫浙之四明人也。父居錢塘，而生何君道全。君自幼修道，號無垢子，雲遊東海之上，人未之奇也。厥後西來終南，居於圭峰之墟而道成，人以爲異。碑有載焉。洪武己卯孟春望後，君卒於長安醫舍。王公贈以羽化之儀禮，葬羣仙之塋。歲二載，孫壽通子來，以言而告曰：曩與何君交之已久，今已去世，無復可見。噫，何君之心高哉。復拜手而囑之，乞文以冠其目。予慨然曰：道不能顯諸於形容，必紀叙其實行。予雖學陋，必本諸於言而形容之。是以今古慕道之士者，多不能有達於至道之趣。而何君達性命之理，行無爲之教，庸人俗子皆仰其化，非其天性純篤，何能若是歟。賈道玄者，何君之門人也。賈藥以來，不憚千里，而必成於序。非壽通子，正教無復可傳。何君長於壽通子，而壽通子敬禮之，往矣而又彰之，足可以知何君之德。二人交契之深，語録之作，成於何君，既没之後，其於教良有在焉。時洪武辛巳年六月上澣日，昆丘靈通子序。

隨機應化録卷上

松溪道人無垢子何道全述

門人 賈道玄 編集

師行離浙，遊歷淮楚，至沭陽赤蓮湖真武堂，遇舊道友高卧雲來訪師，與徒衆和泥。高戲曰：這幾年無垢，今番拖泥帶水。師曰：只知藕在泥中長，不識蓮花離水開。高曰：藕與蓮何君長於壽通子，而壽通子敬禮之，往花，身性何比？師曰：藕者，喻人之身也。蓮花比心性也。道人與常人一般應事，乃方寸有異，作詩曰：

虚空本不立纖塵，外相非真裏面真。
只知藕在淤泥長，不識蓮花出水新。

師遊，西渡黄河，至湛首座庵，與老僧坐話間，有一僧來聽法。老僧曰：無法可説。師曰：此乃真説法也。豈不聞《金剛經》云：無法可説，是名説法。儒云：視聽不用耳目，卒不能逃耳目之用。昔須菩提巖間宴坐，諸天雨華曰：我見尊者善説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説一字。雨華

曰：尊者無説，我亦無聞。無説無聞，乃真般若也。《雷祖經》云：欲聞至道，至道深窈，不在其他。爾既欲聞，無聞者是。夫學道之人須是誠實，柔弱默守，方可入道。僧又問中字。師曰：念頭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釋門之中也。儒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儒門之中也。汝宜思之。

師至崇寧菴，有張菴主參師。問曰：桃核、桃樹，何者先有？師曰：只見園苑百花開，不知皆賴陽和力，乃一炁分真，化而有此。太極初判，無相能生萬有，無形能制有形，是名象帝之先也。菴主又問曰：鷄卵、鷄母，何者先有？師曰：此皆一理。菴主曰：鷄卵有不生鷄者，何也？師曰：譬如桃核，懸於空中，不着地土，焉能發芽成樹乎。《文始經》云：諸核在土，天地造化生芽，芽長爲樹，樹即開花，花謝成果，果又成核，核復成芽，芽復成樹，核芽相生，不知變化幾億萬樹，化化無有窮盡。若懸核在虚空，不着邊傍，不居土内，天地雖大，不能造化空中之核，而生芽作樹。且言雌卵得雄，陰陽造化而生禽，禽復生卵，抱卵相生，不知陰陽雖妙，不能變化，此乃孤陰而無陽也。古云：純陽無雜爲仙，陰陽相和成物，純陰無陽爲鬼。是也。尹真君云：未干我者，攝之以一息，則變萬物，於我五行，孰能變之。且如修行人，於境物上要輕快過去，一切諸緣不可滯着攝伏住，則萬物被我所拘，若着物則隨物所化，便被陰陽所拘，隨念遷轉，即墮輪迴流浪生死也。若有絲毫念起，將雜念作正，要把頑心換佛心。如若根基淺薄，急換不過，乃自思忖：我乃是念佛之人，何有此念，此是業根。如此自持自戒，再將佛號慢慢舉起，一聲至十聲，或至百聲，如空中核，似無雄卵，不在六合之内，復歸太初之先，茲非小可也。

師至邳州佑德觀，有秀聚峰和尚參師。問念佛二字。師曰：何必遠求，自己的佛如何不認？假如請將西方佛來，却把你自家佛放在何處？汝不聞川老云：若言他是佛，自己却成魔。道云：身中自有真元始，何須心外覓天尊。儒云：吾身自有一太極也。和尚再問曰：請師開示念佛捷徑法門，〔如何〕得見佛面？師笑曰：吾語汝。古人云：念佛一聲應一聲，本來面目太分明，無心杖子敲桃核，直教驚動裏頭人。此乃是説破佛之真面目也。且念佛法門有三等，一降魔，二觀想，三參究。此三段俱不在念佛數珠上。如初學念佛之人，先須念佛降魔，魔伏念滅，方入法門。若不如是，枉勞神氣，終不成功。緊要降魔滅念，念佛時不要絲毫念起，將雜念作正，要把頑心換佛心。如若根基淺薄，急換不過，乃自思忖：我乃是念佛之人，何有此念，此是業根。如此自持自戒，再將佛號慢慢舉起，一聲至十聲，或至百聲，不可間斷。若心念不莫教雜念間斷，有念即掃，無念即舉。先師云：無念中念，念中無念是也。久久純熟，自然有箇道理。只要行住坐卧常常舉起，不可間斷。若心念不離，動静不忘，直至不舉自舉，無念自念，方是得力處。如此念佛，後有善

果。若心惡念多，口念心非，此乃造業，名曰佛口蛇心。觀想念佛者，行住坐卧，語默動静之間，時刻念想，不在出聲。心不離佛，佛不離心，如子母相憶。若境物上纔有動念，即便攝景歸心，以作觀想。自己心中一尊真佛，紫焰金容，端坐於中，巍然不動。無時暫捨，念念觀想，或千百聲念念現前。若遇逆境順境，邪魔一齊掃蕩，一心且觀且念，阿彌陀佛，作箇主宰，如靠須彌山相似，如急水中抱着橋柱，不可放捨，其魔自散，其邪自正。如若百年命終之時，亦是如此，一心把佛爲主，心念不離，自然不隨邪道。若在生念佛，猛然拶刻刻不忘，久久自有入頭處。着磕着，得自己之彌陀，千了百當。此般念佛一聲，强如千百聲，罪消道長，則本性自悟也。參究念佛者，須擇静處，節飲食，厚氈褥，寬衣結跏趺坐，竪脊調氣，屏除雜念，然後將佛號輕輕舉起。不在出聲，默念一聲至百聲，如有雜念，重頭再舉，直至百聲無間斷。一聲聲參究意義：念佛的是誰？四大分張之時，念佛的歸於何處安身立命？且參且念，時時不離。行住坐卧中參念，不可忘却窮根究本，直須要箇明白。直至不參自己鼻孔，不舉自舉，日久月深，猛然摸着自己鼻孔，認着阿彌陀佛。恁時一聲，即登彼岸，勝似念千萬億佛名，數念珠耗氣也。古云：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即在汝心頭，人人有箇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乃作頌一首曰：

西方有佛號阿彌，只在心中人不知。
若肯念中無別念，火坑變作白蓮池。

師至邳州，有善士蘇德善參師，請問本來面目是何物？師作頌曰：

會者聚也，能勸一會上爲尊也。以内無形無影果難尋，達者分明昧者沈。
除垢止念，念滅垢除，心自清净也。再直待皮膚脱落盡，圓陀陀地一團金。

問養氣。師曰：稀言可以養氣。再問養心二字。師曰：若要養心，須是僧送扇與師，乃作詩回贈二首：

會首二字。師曰：會者聚也，能勸一這扇從來不耐秋，金風纔起不能留。
切人作善修福，一會上爲尊也。以内勸汝從今能放下，免得狂風亂捲愁。

言之，養神煉氣，變理陰陽，調和四象，又

攢簇五行，透過三關而朝天谷，得三華拳柄全憑掌握中，收來放去快無窮。
聚頂，五氣朝元，會於泥丸，故曰會首提得起時須放下，纔有清凉便莫風。
也。乃作偈曰：又送鞋與師，乃作詩回贈：

過失休言微細，滴水成河不竭。金針玉線用工奇，足下相將步步隨。

不履纖毫泥共水，清清淨淨赴蓮池。

師至裕州仙翁觀，聞蟬聲噪，乃適興詠詩曰：

泥丸百轉用功多，不覺翻身出糞窠。
拋棄從前殲穢殼，緑揚獨占最高柯。

師在仙翁觀，有蘇提點參師，問清靜道德四字。師曰：靈府無事是清，一念不生是靜，寂然不動是道，感而遂通是德。初修之士，靜則守志降心，動則安人利物是也。楊提點問：學道有四事，立如松，走如風，睡如弓，語如鍾。何也？師乃作詩曰：

立志如松耐歲寒，如風遇境莫遮欄。
掌握精神如搭箭，休教失手再難還。
多言恐有傷人禍，不語之時更是難。
從今向去如鍾鼓，擊則聞聲住則安。

學道若依如此事，有何煩惱有何歡。

猛然踏着來時路，不覺黃糧夢自殘。

此四事分爲内外，且初機之人，先行外而後行内，不可離也。

時值孟夏，師適興作《滿庭芳》詞一首：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不覺人老顏悛。那時曾聽，高柳噪新蟬。今日又逢首夏，欻忽間、又早經年。尋思起，人生一世，能有幾時堅。　空之字，諸公聞早悟，急忙下手，猶是俄延。勸疾速放下，淨洗三田。煅煉陰消陽長，迷雲散、杲日當天。光輝滿，十方明朗，照見未生前。

師云：初機之人，可習養身安樂四法，一齒要頻叩，二津要頻嚥，三髮要頻梳，四氣要頻煉。此乃小乘法也。久久行之，則却病延年，身輕體潤。内修者，心上事少，口中語少，腹中食少，夜間睡少。聖母云：如此四少，神仙必了。此也。

師至三鄉光武廟，有善士秦微靜參師，問有中無者何？師曰：修行人雖有四大假合，然在愛慾境中，心上無絲毫塵翳，要節飲食，薄滋味，敵魔戰睡，調息綿綿，精神内守，入無何有鄉。若得湛兮若凝，久久自然結就虛無靈胎，可以保養。若養成至寶，方可調神出殼，從近至遠，往來純熟，要住則隨緣，要去則脱殼矣。不可在圜内百般紐捏，見神鬼以爲真，久久則着魔祟也。古云：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先師曰：居圜守靜，問動靜二字？師曰：動者心，靜者性，心生性滅，心滅性現。道人曰：如何是性滅？師曰：客强主弱，昧了本真也。道人曰：如何是心滅？師曰：主正邪避，念滅情忘也。

師至福昌縣，有坐圜者，師往問曰：先生何日出圜？答曰：倒了圜屋出也。師曰：圜屋若倒，何處安身？先生曰：屋倒者，比喻也。師曰：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夫坐圜者非輕，乃試仙舉之場，號曰三靜關。故經云：小靜一百日，中靜二百日，大靜三百日。此乃小乘法也。

清靜道生。靜極陽復，久久養煉，要得其中，自然成道矣。

師至魯山度老菴，有沈法師參問修行何處下手？師曰：下處不用手，養則自然有，修成無漏房，便得長生壽。夫初學人，不離八法：養體、養胃、養心、養神、養精、養性、養氣、養智。凡養體者，要減重從輕；養胃者，節食薄味；養心者，少思寡慾；養神者，儉事勿窺；養氣者，息言緘口；養精者，少淫寡聽；養性者，安知勿思；養智者，沈靜默然。此八法不可離也。乃作詩曰：

修行不必向他尋，只在心中七寶林。
識得玄關真一竅，那時便得見天心。

師至安東州，有道友高明遠參師，問曰：迴光返照如何？師曰：迴光返照者，覺照已過。迴光莫向外遊，返照點檢自己。儒云先覺後覺。道云自覺勝如覺他。自覺則無失錯，覺他則迷本真。須要時刻點檢，攝念降心，直至念無可念，覺無可覺，混俗而諸塵不染者，方是道人也。古云：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是也。再問曰：混俗豈得諸塵不染？師曰：水自動而山自靜，天自閑而雲自忙。從他世事紛紜，我自如如，心要主宰，不隨物轉，不被境瞞，如何渾得自己真如也。

師至東海大伊山古佛陀寺，與梁和尚語間，有鐵牛和尚參師，拜求指箇生死路頭，教箇出身之處。師曰：不即此，不離此。若離此成有敗，是生死路頭；無去無來，是出身之處。鐵牛拜云：終朝只在輪竿上，不識蘆花對蓼紅。師曰：只這迴得過，便是出身處，放得下輪竿，便離面目者，死人亦有四大六根，如何不動？且如父母未生之前，無此四大六根，何者是動靜，覺箇甚麼？道經云：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釋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無相能生有相，無形能制有形，本來面目非五色可觀，非五音可聽。無目能觀，無耳能聽，無鼻能臭，無舌能嘗，無口能言，無手能拳，無足能走。本體法身纔動便着，六根靜定，本來面目自現。只今

動者，乃主使奴，靜定主歸位。昏迷散亂爲鬼，湛湛明了爲神。修行人要見本來面目者，須是屏息諸緣，六根清淨，一心不二，纖毫不立，寸絲不掛，自然迷雲消散，性月呈輝也。古云：霧開日瑩，塵淨鑑明。乃作偈曰：

看後無形覺有形，從來不惹一毫塵。
能將萬法皆拋棄，顯出元初不壞身。

師至太白山安樂窩，有講師陳弘道參師，問《莊子齊物篇》中有言：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何也？師曰：大知閑閑者，無不容受也；小知間間者，有間別也，此蓋知之同。大言炎炎者，同是非也；小言詹詹者，小扁之貌。此語言之異，莫不只此四者差別，萬物萬情，取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自然也。要見真宰麼？咦，雖然出入無蹤跡，物物全彰見也麼。

有道士劉宗海參師，問修煉者煉其何？師曰：修者修其外行，煉者煉其身心。修外行者，恤孤念寡，敬老憐貧，修橋砌路，扶患釋難，總有八百之數。煉身心者，居環守靜，磨身煉心，惜精養氣，鍊神還虛，總有三千之數。外行生福，内功生慧，福慧兩全，超越生死也。

又〔問〕：男子六十四歲不能修命者，何也？師曰：人者萬物之靈，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氣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内應乎乾☰。不知保養而致之散，是以中道夭閼。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爲，知此修煉即神仙也。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施泄不止，則真氣虧四十八銖，存者應乎姤☴。嗜慾甚，加十歲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應乎遯☶。又不知保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修養，更加十歲，其虧七十二銖，其應乎觀☴。又不知補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應乎剝☶。又不逮此而絶。如老樹精微，遇大風火燎，其枯死必也。凡修行人要識銖兩，抽添下功。祖師云：一葫蘆三百八十四銖，此之謂也。

有陳講師問尸解之道。師曰：尸解有五，兵文水火太陰者是也。兵解者，如郭樸被戮於市，周樸遭於鋸解。文解者，如長房般形於拄杖，達磨隻履而西歸。水解者，馮夷溺於大川，太白沉於江底。火解者，封子焚於火樹，陸仙上於柴棚。太陰解者，視其色不變，尸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屈伸柔軟，此亦尸解也。肉皆百年不朽，更起成人。雖如是，終不成天仙之道，但得不死而已。

是歲丙寅九月，師至華陽東嶽廟歇禪，值雨屋漏，乃作詩一首。

屋漏人不漏，人忙我不忙。
移身安穩處，俗念總相忘。

當月十五日，全真道人董孤雲、王夷山、何懶雲三人，赴丹陽萬壽宮作主中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氣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不復能修丹矣。其或淺敗之甚者，缽，即賦詩一首，別衆而行。

深山幽谷是吾家，受用平生實可誇。

瓦鉢常盛蜂蜜酒，磁瓶時煮枸芽茶。

閑來笑指天邊月，悶後行觀澗畔花。

今日別辭諸友去，遥瞻林壑謾咨嗟。

是時九月二十二日，到長安丹陽萬壽宮，有鄧指揮謁師曰：久聞先生道矣。師曰：貧道居山養拙而已。指揮曰：只這拙字若能會，養其道至矣。師曰：匿光藏輝，見素抱朴，雖辯無言，雖巧如拙，眼不觀色，耳不聽聲，口雖應事，心固無欲，心無其心，念中無念。此者余養拙之用也。指揮請問：性命二字何？師曰：性乃命之體，命乃性之用。用無體不明，體無用不備。根梢本相連，權且分爲二。指揮曰：既是體用並行，因何分二？師曰：性命本一，因慾念離隔爲二。古云木金間隔分烏兔，是也。指揮曰：論性在道爲何物？師曰：即金丹比喻。真性亘劫常存，出入無礙，故比如金之堅，如剛之利，如丹之圓。重陽帝君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輥出赴仙壇。此也。次日大衆參畢。師曰：朽木免彫琢，拙夫省役心。辯不如訥，巧不如拙，石有玉而損石，蛤懷珠而喪蛤，誠無妄耳。乃詩曰：

成材百尺青松，不覺春風一送。

枝梢一任翻騰，本來根深不動。

隨機應化録卷上

隨機應化録卷下

松溪道人無垢子何道全述

門人賈道玄編集

或問：牛皮董先生坐環之理。師答曰：先師有言，環則一理，傳授有殊。環者，乃返本還元之義，不過静功而已。

或曰：法有三千六百門，汝行何門？師答曰：得師之口訣，不在三千六百數内。

或曰：莫非旁門乎？師答曰：先師云：四邊無壁落，八面亦無門，大道無邊際，虚空難度量。因學人有賢愚，而生大小乘之法，乃人心自生偏邪，大道本無逆順。

或曰：既無偏正，焉有上中下三乘之理？師云：先聖在人賢愚不同，根基深淺，所以立此三法，量人根基而接也。且乘者載物之義，譬如大車可載大器之物，中車載中器之物，小車載小器之物。量人根基利鈍而提之，此

乃聖人隨機立教。用則有三，道即一也。古云：水流異派，到海同源，豈有差別之分。

或曰：董先生坐環之理，汝必知之？師答曰：先師曾言有死環活環之理。死環者，四面皆墻，坐環者在內，將門封閉，不令出入，按時送飯，須安身絶念，息氣調神，百日而出，有志者功多，無志者反成疾病。活環者，以四大假合爲墻壁，以玉鎖金關爲封閉，令一點靈光在內，刻刻不昧，使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內想不出，外想不入，鬧中取静，静裏分明，精神內守，勿令外擾，如此百日勝如死環千日。死環者，閉形不能養神，縱制其心，亦是强爲，如籠閉猿，如繩絏馬，去籠繩依舊顛劣，非是自然。若能向境物上磨煉心地，勝如外邊紐捏强爲。

或曰：如何是境物上磨煉？師曰：見一切物類，不愛則不着物；見諸般境界，不動則不逐境。如是磨煉久久，得入無心三昧，定處不動，不定處亦不動，乃是真静真定也。

或曰：自古神仙亦有坐環者，何也？師曰：先真坐環，非是不了，因後人見景生情，聞聲動念，所以閉門百日，使心不亂，與後人作箇榜樣，方便教人修煉功成，返本還元。且如達磨西來，在少林寺蒙頭面壁九年，接得神光。法師且非未了，皆是與後人作箇規矩。

或曰：今人亦有蒙頭面壁，如何不得了道？師曰：只知粧點外相，不識其中就裏。

或曰：如何是裏頭造化？師曰：若覺照，莫不逐境着物？師曰：雖然燈光偏照，本來燭不離臺。乃作詩一首：

萬籟風鳴本没情，千江月照一般明。
境物從來無染着，山自巍巍水自行。

或曰：如何是道？師云：五行不到處，一氣未生前是也。又曰：修行之人何處是？師曰：善惡兩忘處，一念未生時，湛然寂然，即契道矣。又曰：如何修養，得到這地位？師曰：須要體用相兼。又曰：何爲體用？師曰：道之用要安人利物，道之體須無

爲清靜。若能降伏心念不起，自然清靜無爲。凡不動其念，毀讚不生，嗔喜無過，此乃是守道也。又問曰：天堂地獄之事有無否？師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道經云：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不淪没之苦。當今聖治，賞善罰惡，則乃是天堂地獄矣。古聖人千經萬論，忠孝爲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送火筯與師，乃回頌曰：

火筯一雙，渾身是鋼。驀直穿過，同與行藏。不離爐竈，來往相將。抽添攢簇，烈焰熒煌。辟盡幽陰，煉就純陽。投火不壞，入水不妨。撥開灰燼全身現，忽然大地放毫光。

又詩曰：

爐竈中間好立身，莫教傍壁落埃塵。猛然撥着埋藏火，普天匝地煖如春。

師至静室，有僧聰都參師，問曰：心静勝如室静，境假若有一女子迎面而來，看爲女子，看爲男子乎？師曰：此是古語公案，要你自參自悟。吾若開解，難做功夫。其僧再三請解，師叱曰：看作女人着境相，看作男子無眼目。真性本無殊，着相生分別，背境向心觀，自然清靜無爲。凡不動其念，毀讚不生，嗔喜無過，此乃是守道也。又問曰：天堂地獄之事有無否？師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道經云：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不淪没之苦。當今聖治，賞善罰惡，則乃是天堂地獄矣。古聖人千經萬論，忠孝爲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送火筯與師，乃回頌曰：

火筯一雙，渾身是鋼。驀直穿過，同與行藏。不離爐竈，來往相將。抽添攢簇，烈焰熒煌。辟盡幽陰，煉就純陽。投火不壞，入水不妨。撥開灰燼全身現，忽然大地放毫光。

又詩曰：

爐竈中間好立身，莫教傍壁落埃塵。猛然撥着埋藏火，普天匝地煖如春。

師至静室，有僧聰都參師，問曰：心静勝如室静，境假若有一女子迎面而來，看爲女子，看爲男子乎？師曰：此是古語公案，要你自參自悟。吾若開解，難做功夫。其僧再三請解，師叱曰：看作女人着境相，看作男子無眼目。真性本無殊，着相生分別，背境向心觀，自然清靜無爲。凡不動其念，毀讚不生，嗔喜無過，此乃是守道也。又問曰：天堂地獄之事有無否？師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道經云：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不淪没之苦。當今聖治，賞善罰惡，則乃是天堂地獄矣。古聖人千經萬論，忠孝爲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送火筯與師，乃回頌曰：

火筯一雙，渾身是鋼。驀直穿過，同與行藏。不離爐竈，來往相將。抽添攢簇，烈焰熒煌。辟盡幽陰，煉就純陽。投火不壞，入水不妨。撥開灰燼全身現，忽然大地放毫光。

又詩曰：

爐竈中間好立身，莫教傍壁落埃塵。猛然撥着埋藏火，普天匝地煖如春。

師至静室，有僧聰都參師，問曰：心静勝如室静，境假若有一女子迎面而來，看爲女子，看爲男子乎？師曰：此是古語公案，要你自參自悟。吾若開解，難做功夫。其僧再三請解，師叱曰：看作女人着境相，看作男子無眼目。真性本無殊，着相生分別，背境向心觀，自然清靜無爲。凡不動其念，毀讚不生，嗔喜無過，此乃是守道也。又問曰：天堂地獄之事有無否？師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道經云：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不淪没之苦。當今聖治，賞善罰惡，則乃是天堂地獄矣。古聖人千經萬論，忠孝爲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送火筯與師，乃回頌曰：

火筯一雙，渾身是鋼。驀直穿過，同與行藏。不離爐竈，來往相將。抽添攢簇，烈焰熒煌。辟盡幽陰，煉就純陽。投火不壞，入水不妨。撥開灰燼全身現，忽然大地放毫光。

又詩曰：

爐竈中間好立身，莫教傍壁落埃塵。猛然撥着埋藏火，普天匝地煖如春。

師至静室，有僧聰都參師，問曰：心静勝如室静，境假若有一女子迎面而來，看爲女子，看爲男子乎？師曰：此是古語公案，要你自參自悟。吾若開解，難做功夫。其僧再三請解，師叱曰：看作女人着

得，引入胞胎，隨業受報，輪迴往來，不能停息，所以不能久長也。先師云：色身數限有盡，法身久遠無窮，認得生前面目，依然明月清風。姬真人云：形可忘，天真不忘。不忘者，乃不死不生之壽也。釋氏云：凡相滅時性不滅，真如覺體離塵埃，了悟斷常根果別，此名佛眼見如來。此等之壽無有窮盡，然人不修不能到此地也。御史作禮而別。

有鄧指揮，遣李校尉送紫竹杖與師，乃回頌一首：

黃芽從地長，翠葉苦天凉。皮膚渾似漆，心内勝如霜。節透虛空界，根蟠古道場。賢哉親採得，智者敢承當。入水知深淺，登山有主張。打開生死路，蓦直入仙鄉。

李校尉受詩頌，拜而問曰：昔日誌公和尚，因何於拄杖上掛拂子剪刀尺，何也？師曰：此是不語禪，亦乃譬喻，示人自參自悟。予今語汝。且拄杖者，非手中之拄杖，比人身中之主宰。剪尺者，只是教人時時點檢，度量自己心中長短不齊整處，疾速剪去。拂者，拂去心上念慮也。此箇功夫，全在拄杖上，莫向外求，若是外説即非正道。若無念慮揮拂，若無長短裁截，那剪尺拂子，全然無用也，惟有拄杖常存。古云：青天雲霧散，獨顯一輪孤。師作《鷓鴣天》詞一首：

誌公不是凡和尚。拂尺剪刀懸拄杖。聖僧怎肯度量人，都在各人心地上。　這消息，堪倚仗。家由縱放。度量不齊須剪除，拂净塵埃性珠亮。

歲戊辰八月望後日，師迴至華陽峪望鄉臺，入静百日出環，乃作詩曰：

百日功夫妙更玄，略將消息向人傳。木龍助起離宫火，金虎來跑坎北泉。四大能將為爐冶，三尸善把鼎中煎。煉就一團無價寶，神光射透九重天。

師至長安北關元君祠坐静，有人譏師爐鼎已老。師笑乃作詩曰：

莫言爐鼎新與老，只在自家真實討。虛中採得紫靈芝，便是長生不死寶。

師出環，作詞《無夢令》二首：

百日如磨寶鏡，塵盡清光徹瑩。照見本來真，有路通玄達聖。真静，真静。自有神明表正。

又

百日功夫了徹，打開已先關結。冷地一聲雷，海底紅光焰烈。合别，合别。玉館瓊樓添雪。

師在元君廟，有西蜀海福禪僧參師，問曰：昔日有僧問東門，三轉語云：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迦葉微笑，果是如何？東門云：賣金逢着買金人。其僧云：假若都笑，若何？東門云：留得行貨在，都不笑，若何？東門云：作箇普同供養。僧云：假若須有便錢使。請問此如何説？師曰：且東門老他本慈悲，你自迷惑。世尊拈花是親手分付，迦葉微笑是覿面承當。若都笑，乃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云草木盡明圓覺性，山河普現法王身。若都不笑，即江河徹底凍，水泄不通流。又云白雲歸洞府，長天共一色。僧悟禮謝。

師至華陽嶽廟，有善士張秉彝參

師，呈《西江月》一詞云：

父母愛慾一點，陰陽造化身軀。被他搬弄數年餘。未得全身歸去。
今日遇師指教，往日空費功夫。言下一悟嘴盧都。全藉神明佑護。

師乃賡云：

不昧真靈一點，從他仙骨凡軀。是誰搬弄數年餘，不識强言來去。
未悟求師指教，了了何用功夫。心休不必嘴盧都，自己神明暗護。

師在華陽静室，有客問曰：飲酒不醉者如何？師答曰：性有主宰，酒不能亂。客又問曰：筵宴動音樂者何？師曰：樂者，樂也。乃歡悦開五臟而舒暢也。孫真人《養生篇》云：脾家好音樂，聞之則脾磨。客又曰：世樂者，乃宫樂與仙樂同否？師曰：何謂仙樂？師曰：世樂非真樂，仙音有妙音。世樂人偏喜，仙音神最欽。世樂有窮盡，仙音無古今。賢人聽仙樂，須是合天心。

或曰：内丹之藥，煅煉工夫。師曰：用精氣神三味，使文武火煅煉，不可太過，不可不及，須要停當，子母相守，歸于黄房。乃作詩曰：

藥用三般物，收歸鼎内煎。煉成無價寶，皎潔掛長天。

師遊處所詠詩詞歌讚

戒世詩

世途泥水大，失脚便遭傷。拄杖休輕放，步履要隄防。常行平正道，休臨陡峻崗。無陰樹下坐，不扇自清涼。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目盲何以翫太虚，耳聾何以聞仙樂。客喜作禮，問曰：世人作樂，道人作樂乎？師云：世人乃放蕩之樂，道人即真歡真樂，非放肆也。仙真云：真樂真歡飲醍醐，不須沽，高唱無聲曲。師作詩曰：

示衆

四大如房屋，六門也要堅。梁端基址正，墻壁更完全。狂風吹不倒，慧燭鎮長然。主人開正眼，便見洞中天。

題錦屏山

錦屏常有四時春，不染人間半點塵。聖湫退水天行雨，神風起處冷侵人。青松翠栢爲知友，明月清風作近鄰。閑來静坐忘機處，不覺神遊到紫宸。

三教一源

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從來總一家。紅蓮白藕青荷葉，緑竹黄鞭紫筍芽。雖然形服難相似，其實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元不二，一樹豈放兩般花。

勸勉

休誇精細逞僂儸，僂儸使盡復如何。日當卓午猶低下，月過中秋漸次那。正在崢嶸尋出路，莫教蹭蹬落風波。玉堂金谷成何用，到頭赤洒一身多。

自詠

山居老拙禮多村，龐言細語不堪論。眼界雖昏心不昧，耳根然鬧性難渾。恬澹家風偏有味，清虚境界果無痕。

秖因吸盡虛空髓，得見當初元始尊。

行

生鐵拄杖手中拖，兩脚無拘信步那。
白雲本是無心物，往來豈怕遠山多。

住

善惡雙忘事不干，無來無去湛然安。
其間一點真如相，爍爍光輝不受瞞。

坐

巍巍不動自清閑，留得功夫養内顔。
非是死灰并槁木，一輪皓月照家山。

卧

放下四大得安然，兩脚長舒睡不顛。
近來學得希夷法，半夜三更日在天。

指迷

牛兒犇走遍山川，智力調柔緩緩牽。
待得回頭賓伏後，安然養種在丹田。

又

猿兒沈睡不須牽，良馬歸來真用鞭。
固守金欄好收養，自然化作紫金蓮。

又

這點靈光本不移，只因着憶墮泥犂。
若能放下無塵垢，性月高懸照祖基。

又

若還捉住太虛空，頭頭物物總相逢。
撒手那邊人不到，超然獨步妙高峰。

餅

剥去皮膚白似銀，陰陽煅煉兩調均。
請君見面休空過，免作尋常飢餓人。

栗

蓎如刺蝟葉如藍，不許時人造次餐。
直待虛空開笑口，自然輥出紫金丹。

網兜

不存涓滴不招風，提起分明竅竅通。
因師結就渾身眼，繩繩貫串太虛空。

照路燈

週圍紙護竹編成，當中點起甚分明。
四面八風吹不入，照見長安道上人。

黑豆爆

默地翻身跳出來，不教灰火久沈埋。
黑漆布衫全脱下，黄金體相出形骸。

搧風袋

心内虛空便氣通，不勞吹力自生風。
匠手掌中輕扇動，焰焰爐内自通紅。

觸窗蠅

求出尋光觸紙飛，不能透過轉狐疑。
若肯回頭還舊路，豁然便有脱身時。

撲燈蛾

爲愛紅光着意投，焦身爛翅尚無休。
退步便有清涼處，争奈旋飛不轉頭。

拂子

時時不離親手内，刻刻常居掌握中。
一拂了然無□□，□王穩坐太虛空。

清凉傘

一朵青雲上蓋張，行步不離手擎將。
看他冒暑紅塵客，有者身心得自凉。

鞋

步步常隨大道行，不踏泥水共深坑。
忽然踏着家鄉路，脱下安然了此生。

〔中呂〕迎仙客❶

出家兒，要心堅。訪道參禪早向前。休懶惰，莫改遷。百年光景，霎時容顔變。

既出家，早求玄。莫戀浮華被業牽。降意馬，鎖心猿。清虛寂静，得見元初面。

學道人，聽我言。休睚明年又後年。急下手，鍊汞鉛。金丹成就，得步長生殿。

混元珠，人人有。不遇明師難下手。被塵蒙，怎判剖。得來免了，累刼殃和咎。

混元珠，人少識。只爲自家生荆棘。業緣深，難用力。請君尋師，早早求消息。

這顆珠，不染塵。十二時中不離身。憑功行，養氣神。忽然迸出，三界光輝映。

滿庭芳

這點心燈，風吹難滅，亘今亘古常明。愚昧不見，幽暗不能行。不用清油黄蠟，能剔起、普照分明。君知否，皆因着境，迷了本來程。

我今纔説破，休教外覓，内治均平。慧風起處，陰魔滅、大道圓成。常晃耀，破除黑暗，普救衆羣生。

喜遷鶯

圓明本具。奈愚人不省，自迷自誤。執着塵情，轉生顛倒，那肯抽身回顧。本來這點靈光，箇箇不知出處。迷真趣。把荆棘錯認，靈椿覺樹。

展轉沈淪，何日心開悟。今日朱顔，來朝難保，不可等閑虚度。急急下手尋真，莫被纖塵染污。心堅固。長安大道，必然穩步。

修真養命歌

付語玄門學道子，火急回頭救自己。百歲光陰反掌間，撇下皮囊何依倚。失陽神，作陰鬼，輪迴販骨無停止。自家性命非等閑，心不了時還依舊。甚爲性，甚是命，神氣兩般爲本柄。收拾歸來做一家，不久默默通賢聖。修真法，也無多，只要忘機煉睡魔。静定惺惺神不昧，養成真體出娑婆。謝明師，指過日，輕輕快快行真實。似此優游度歲年，終未得箇長生術。若廢一，便不然，黑洞洞地過流年。來到寶山空手去，失却當初買命錢。下面陽火休斷絶，漸入長生不死門。精比油，光比神，氣比燈焰盞比身。油滿焰輝澄心正，分明照見剔燈人。

自歎歌

自從脱俗出塵時，心心念念常如一。初出家，難下手，放放蕩蕩來往走。誓願玄門有悟期，愛海之中救沈汩。稔道身閑便是道，豈知倒惹來生咎。猛静思，忽參透，教門粥飯難消受。既是出家要了心，心不了時還依舊。志本堅，念又切，尋師訪道無休歇。正遇中秋夜深時，蒙師對我叮嚀説。涉山川，常戚戚，直要求箇真端的。驀然信步到蕭山，幸遇白雲師父識。耳邊言，轟霹靂，暗地試來便得力。從前事業盡掀翻，再後更不他方覓。行也好，坐也好，行住坐卧無煩惱。二十餘年作貧子，今朝拏住身中寶。紙屏風，全打破，逍遥自在隨緣過。從他紐捏百千般，饑來喫飯困來卧。脱凡軀，換仙骨，金毛獅子迸出窟。自思惟，昔日言，欲將妙典作舟船。一道威光爍太虚，不與狐狸同出没。法王種子也非難，狐狸之輩隔千山。敬信賢才試拈看，將來必定列仙班。

不回頭，難提挈，薄福無緣業不徹。
此舟過了更無船，他日茫茫風浪別。
空費紙，空饒舌，無箇男兒肯決烈。
只求口嘴不依行，尋思眼中空滴血。
何無垢，何無垢，不如歸去合着口。
待得因緣會遇時，從空再展拏雲手。
休休休，罷罷罷，善惡一筆都勾下。
爭如保養自家珠，留得光明神鬼怕。
再省言，再省說，免得區區費唇舌。
尋思世上少知音，且向幽巖守愚拙。
數載絲綸今日收，輕輕撥轉釣魚舟。
一任洪波風浪生，蘆花深處且藏頭。

慵懶歌

古今世事都參破，所以教予心懶惰。
任君名利往來忙，更不抬頭覷那箇。
你自忙，我自坐，從他來往如推磨。
忙人誰肯放心閑，閑中自有真功課。
非是懶，我愛簡，時人笑我多單板。
祇因單板得安然，烈破項門開正眼。
勤處懶，懶上勤，雖然同世不同羣。
每日河車搬運轉，三關一撞氣氤氳。
正道行，邪僻止，他人愛處我不喜。
我今行處誰肯行，你若肯行契天理。
不修外，祇求内，如蚌隱珠明似昧。
一朝蛤破出塵埃，現出光輝無障礙。
動中静，静中動，恍惚豁開白玉洞。
迷雲散盡月當天，捉住虚空顛倒弄。
行也閑，坐也閑，行住坐卧得開顔。
時人笑我多痴懶，因懶跳出是非關。
道無言，本無説，因此韜光學愚拙。
用巧不如藏巧妙，留得光明常不滅。
外明不若裏頭明，保養完全道自成。
待得一聲春霹靂，透過蓬萊十萬程。

讚道德真經

道德真經字五千，行行句句妙通玄。
學人達得如斯理，不用乘鸞上九天。

讚法華妙典

六萬餘言字字明，光輝三界破幽冥。
學人若要超生死，盡在蓮華七卷經。

又

這卷真經妙法華，三車火宅喻偏嘉。
掃除糞穢明珠現，翻身便到法王家。

讚清静經

太上金口義玄真，明開妙道絶纖塵。
學人依教忘情後，便是蓬萊洞裏人。

讚般若心經

這卷心經本在心，迷人枉向外邊尋。
若能放下全無礙，霎時大地變黄金。

別衆

八十年間幻化身，今朝歸去脱凡塵。
稽首玄門諸道友，各人寧耐保全真。

辭世

四大假合本非堅，暫來塵世結人緣。
今朝緣盡歸空去，何日重將古教傳。
冰泮雪消還是水，形亡神去復同玄。
有人更問家何處，依舊還歸象帝先。

隨機應化録卷下

❶以下六首是散曲小令。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42 群仙要語纂集

經名：群仙要語纂集。元末明初道士董潼醇編。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群仙要語纂集上

還初道人董潼醇編

日用訣

夫日用者，飲食則定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事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内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莫教間斷，似有如無，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昇，口裏津生，靈真附體，得至長生之路也。十二時中，常要清靜。一念不起謂之清，靈臺無物謂之浄。身是氣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行，神行則氣散，神聚則五行真氣結成刀圭，自然身中有身，冲和氣透，醍醐灌頂。行住坐卧，常覺身體如風之行，腸中如雷之鳴。耳聽仙音，無絃之曲，不言而自聲，不鼓而自鳴，神氣交結，男兒回轉，得觀内景，能自言語，見虚無之事，與聖同居，神自出入，天地齊壽，脱離生死矣。莫教有損，十二時中，常要清靜。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鷄抱卵。存神養氣，能無離乎。妙哉妙哉！

關尹子節要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

又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又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又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

又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又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又曰：籧不問豆，豆不答籧。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又曰：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昇。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昇而不能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

爲方，惟土終始之。

又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又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又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乎寓，道亦不立。

又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又曰：道無體，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又曰：蜈蚣食蛇，蛇食龜，龜食蜈蚣，互相食也。言有言去非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又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又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又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又曰：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又曰：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

又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又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又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又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譬如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説，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如今日而已，至於來

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影入角，因想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又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又曰：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矣。

又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知夫我之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又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事，不執之皆道。

又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又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又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又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勞，少智者不爲人所役。

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又曰：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又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又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鋭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

又曰：愛爲精，觀爲神，愛觀雖異，皆因識生。惟其愛之無識，如鑰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又曰：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又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忽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又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神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内以延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又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任者，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驚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又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又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説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又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又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内，聖人皆僞之。

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又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翕然蔚然，

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物，無死無生。

又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又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又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又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明，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又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又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譚景昇化書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龍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實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猶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營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遊太上之京。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潭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而萬竅皆鳴，一谷聞而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唧之言，必有所聞。惟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咫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之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光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包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聽，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

羽符至怪，陰液至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爲帝王之師。天下賢愚營營然，笑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不知還，知進不知退，而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所不藏。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欲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争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辨之；賢者，不賢者任之。

夫養木者必伐之，待士者必死之，網之以冠冕，鉤之以爵禄。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

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吴尊師玄綱論

道者，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内，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寞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古今不移。此之謂道也。德者，天地所禀，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牧之以君，訓之以師，幽冥動植，咸暢其宜。澤流無窮，羣生不知藉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然則通而生之謂之道，道固無名焉。蓄而成之謂之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曰：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道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見其終。探奥索隱，孰窺其宗。入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

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右論道德

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測，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變通，晦明有類，陽明而象之端，兆朕於此。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爲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爲地。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爲人倫。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爲雜類。自一氣之所育，真凡莫同。降氣分光，聿生人中。賢明博達，周濟爲功。爲君爲長，俾物咸通。純陽赫赫在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純陰冥冥處于下，九地之下無陽也。陰陽混蒸而生萬有者，正在天地之間。故氣象變通，晦明有類，陽明而正，其粹爲真靈，陰晦而邪，其精爲魔魅。故禀陽靈而生者爲睿哲，資陰昧而育者爲兇頑。陽好生，故睿哲者必惠和。陰好殺，故兇頑者必悖戾。或善或否者，乃二氣均合而生中人也。二者各有所禀，而教安施乎？教之所施，爲中人爾。何者？睿哲不教而自知，兇頑雖教而不移，此皆受陰陽之純氣也。亦猶火可滅，不可使之寒，冰可消，不可使之熱，理固然也。

夫生我者道，禀我者神，而壽夭去留，匪由於己。何也？以性動爲情，情返於道，故爲化機所運，不能自持也。將超跡於存亡之域，棲心於自得之鄉者，道可以爲師，神可以爲友。何謂其然乎？蓋道與神無爲而氣自化，無慮而物自成，入於品彙之中，出於生死之

諸章節要

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極。太極不能自運，運太極者真精。真精無祖無宗，不始不終。含和蘊慈，愍俗哀蒙。清濁異禀，

表。故君子黜嗜慾，隳聰明，視無色，聽無聲，恬淡純粹，體和神清，虛夷忘形，乃合至精，此所謂返我之宗，復與道同。造化莫能測，鬼神莫能知，況於人乎。通於道者，雖翱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寧，雖體息毫釐之内，而氣自運。故心不寧，則無以同乎道，氣不運，則無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是以動而不知其動者，超乎動者也。超乎靜而不知其靜者，出乎靜者也。出乎靜者，陰不可得而推。出乎動者，陽不可得而移。陰陽不能變，而況於萬物乎。故不爲物所誘者，謂之至靜。至靜能契於至虛，虛極則明，明極則瑩，瑩極則徹。徹者雖天地之廣，萬物之殷，不能逃方寸之鑑矣。

夫道包億萬之數，而不爲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爲小。先虛無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升積陽而不爲明，淪重陰而不爲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物亡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陰與陽並，而人乃生。魂爲陽神，魄爲陰靈，結胎運氣，育體搆形。形神俱妙，則與道合真。形神俱勞，則與物俱盡。

夫天地晝亦無爲，夜亦無爲，無爲則一，而理亂有殊，何哉？晝無爲以明，故衆陽見而群陰伏，夜無爲以晦，故群陰行而衆陽息。是以主明而無爲者，則忠良進，姦佞匿，而天下理。主暗而有爲者，則忠良隱，姦佞職，而天下亂。故達者之無爲以慧，蔽者之無爲以昏。慧則通乎道，昏則同乎物。

上學之士，時有高興寄傲，陶然於自得之鄉，謂真仙可接，霄漢可升者，神之制所起，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謹無恣其康樂之情，以致陰邪之來爾。若有時躁競煩悖者，乃形中諸魄爲靈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擾於絳宮之真。可入靜室存一握固，候神清意平，合於虛靜，斯亦洗心之一術耳。

言勿過乎行，行無愧乎心。行之不已，則天地愛之，神明佑之，凶横無由加，鬼神不能擾。若言清而行濁，名

潔而迹污。雖醜蔽於外，而心慚於內，天地疾之，神明殛之，雖力强於道，不可致也。故寧受人之毀，無招天之譴，人毀猶可弭，天譴不可逭也。道之所至忌者，淫殺陰賊，此誠易戒。至於小喜怒，是非可否，人之常情，甚難慎也。都不欲有纖芥之事，關乎方寸之中，慮靜神閑，則邪氣不能入，我志不擾，則真人爲儔。好譽而憎毀者，賢達之所未免。然審己無善而獲譽者不祥，省躬無疵而獲謗者何傷。陽之精曰魂與神，陰之精曰尸與魄。神勝則爲善，尸强則爲惡，制惡興善則理，忘善縱惡則亂。理久則尸滅而魄鍊，亂久則神逝而魂消。尸滅魄鍊者，神與形合而爲仙，神逝魂消者，尸與魄同而爲鬼，自然之道也。

夫目以妖艷爲華，心以聲名爲貴，身好輕鮮之飾，口欲珍奇之味，耳快美好之音，鼻悦芳香之氣。此六者皆敗德傷性，伐其靈根者也。故有之則宜遠，無之不足求。惟衣與食，人之日用所切也，亦務道者之一弊耳。然當委心任運，未有不浩其所用。且天地之生禽獸也，猶覆之以羽毛，供之以蟲粒，而況於人乎。必在忘其所趣，任其自然爾。

覺與陽合，寐與陰并。覺多則魂强，寐久則魄壯。魂强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若餐元和，徹滋味，使神清氣爽，至於晝夜不寐者，善無以加焉。

人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頓棲之，則超躍而無根。任之則蔽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使致道者奚方而終執從於世網，竟無蹈於真域。二者雖氣稟清虛，神襟秀邁，而濟物之功未備，則登仙之路猶遠，是以遲回人爵，未解帝懸耳。

或曰：道本無象，仙貴有形，以有契無，理難長久，曷若得性遺形之妙乎？答曰：夫道至虛極也，含神運氣，自無而生有。故空洞杳冥者，大道無形之形也。天地日月者，大道有形之形也。以無係有，以有含無，故乾坤永存，仙聖不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示六合之廣、三元之明者，爲吾有形也。或問古今學仙者多，而得道者少，何也？答曰：常人學道者千，而志道者一；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

或曰：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人之至惡者也。世人君子罔不好生禽獸也，而況於人乎。必在忘其所趣，任其自然爾。

覺與陽合，寐與陰并。覺多則魂强，寐久則魄壯。魂强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若餐元和，徹滋味，使神清氣爽，至於晝夜不寐者，善無以加焉。

人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頓棲之，則超躍而無根。任之則蔽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使致道者奚方而終執從於世網，竟無蹈於真域。二者雖氣稟清虛，神襟秀邁，而濟物之功未備，則登仙之路猶遠，是以遲回人爵，未解帝懸耳。

或曰：道本無象，仙貴有形，以有契無，理難長久，曷若得性遺形之妙乎？答曰：夫道至虛極也，含神運氣，自無而生有。故空洞杳冥者，大道無形之形也。天地日月者，大道有形之形也。以無係有，以有含無，故乾坤永存，仙聖不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示六合之廣、三元之明者，爲吾有形也。或問古今學仙者多，而得道者少，何也？答曰：常人學道者千，而知道者一；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

或曰：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人之至惡者也。世人君子罔不好生禽獸也，猶覆之以羽毛，供之以蟲粒

有。死者，人倫之荼毒也。是以鍊凡至於仙，鍊仙至於真，鍊真合於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則道爲我身，所以升玉京，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没，何謂理難長久乎。若濁以得性爲妙，不知鍊形爲要者，所謂清靈善爽之鬼，何可與高仙爲比哉。

群仙要語纂集上

群仙要語纂集下

還初道人董潼醇編

虛靖天師心説

夫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爲神明之主宰。或曰真君以其師長於一體也。或曰真常以其越古今而不壞也。或曰真如以其寂然而不動也。用之則彌滿六虛，廢之則莫知其所。其大無外，則宇宙在其間；其細無内，則入秋毫之末，而不可以象求矣。此所謂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來之自己也。然則果何物哉？杳兮冥兮，恍兮惚兮，不可以知，不可以識識，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性，强名曰心，如此而已。由是觀之，豈不大哉！豈不貴哉！然輪迴生死而不能自己者何也？蓋一念萌動於内，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趨乎惡。故有天堂地獄因果之報，六道輪迴無有出期，可不痛哉！可不悲哉！若夫達人，則不然也。故齋戒以誠明其德，一真澄湛，萬禍消除。《老子》曰：致虛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謂常者，越古今而不壞者是也。所謂妄者，一念纔起者是也。《莊子》曰：既以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在易也其爲大人乎。自兹以往，謹言語，節飲食，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虛無恬淡，寂寞無爲，收視返聽，和光同塵。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譬如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行住坐卧，勿使須臾離也。無何有之鄉，華胥氏之國，吾其游焉。

大道歌

道不遠，在身中，物即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住，氣歸元海壽無窮。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神御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術則易知道難遇，縱然遇了不專行。所以千人萬人學，畢竟終無一二

成。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重陽祖師〔立教十五論〕

論打坐

凡打坐者，非形體端然，瞑目合眼，謂之打坐，此假打坐也。十二時辰，行住坐卧，一切動中，心似泰山，不搖不動，把斷四門，眼耳鼻舌口，不令內入外出者，此名真打坐也。能如此者，雖身處塵世，名已列於仙宮，不須遠參，便是肉身聖賢。三年行滿，脫殼登仙，一粒丹成，神遊八極矣。

論降心

凡降心之道，若湛然不動，昏昏默默，不見萬物，杳杳冥冥，不內不外，無絲毫念想，此是定心，不可降也。若隨境生心顛倒，尋頭覓尾，此名亂心，敗壞道德，損失性命，不可縱也。行住坐卧，常勤降心，聞見覺知，此爲病矣。

論鍊性

理性如調琴，絃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可矣。又如鑄劍，鋼多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劍可矣。調鍊真性者，體此二法。

論超三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玉清之境矣。

又詩云

棄了惺惺學得癡，到無爲處無不爲。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雷過不知。兩脚任從行處去，一靈常與氣相隨。有時四大醺醺醉，借問青天我是誰。

坐忘銘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脉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曲，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絶靈泉自降，氣定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遊，想則夢離尸殭。氣漏形歸厚土，念漏神趨鬼鄉。心死方得神活，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潛于恍惚，大象混於渺茫。造化若知規矩，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真人坐忘。

文逸曹仙姑大道歌

我爲諸君説端的，命蒂從來在真

異。但看嬰兒處胎時，豈解有心潛算計。專氣致柔神久留，往來真息自悠悠。綿延迤邐歸元命，不汲靈泉常自流。三萬六千爲大功，陰陽節候在其中。蒸融關脉變筋骨，處處光明無不通。三彭走出陰尸宅，萬國來朝赤帝宮。借問真人何處來，從前元只在靈臺。昔年雲霧深遮蔽，今日相逢道眼開。此非一朝與一夕，是我本真不是術。歲寒堅確如金石，戰退陰魔加慧力。皆由虛淡復精專，便是華胥清静國。初將何事立根基，到無爲處無不爲。念中境象須除撥，夢裏精神牢執持。不動不静爲大要，不方不圓爲至道。元和内鍊即成真，呼吸外求終未了。元氣不住神不安，蠹木無根枝葉乾。休論涕唾與精血，達本窮源總一般。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即爲汗，在眼感悲即爲淚。在腎感念即爲精，在鼻感風即爲涕。縱横流轉潤一身，到頭不出於神水。神水難言識者稀，資生一切由真氣。但知恬淡無思慮，齋戒寧心節言語。一味醍醐甘露漿，饑渴消除見真素。他時功滿自逍遥，初日鍊烹實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閑閑秖要養元神。奈何心使閑不得，到此縱擒全在人。我今苦中苦更苦，木食草衣孤又静。心知大道不能行，名迹與身爲大病。比如閑處用工夫，争似泰然修大定。形神雖曰兩難全，了命未能先了性。不去奔名與逐利，絶了人情總無事。決烈在人何住滯，在我更教誰制御。掀天聲價又如何，倚馬文章非足貴。榮華衣食總無心，積玉堆金復何濟。工巧文章與詞賦，多能礙却修行路。恰如薄霧與輕烟，閑傍落花隨柳絮。縹緲幽閑天地間，到了不能成雨露。名與身兮竟孰親，半生歲月太因循。比來修鍊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苦辛。可憐一箇好基址，金殿玉堂無主人。勸得主人長久住，置在虛閑無用處。無中妙有執持難，解養嬰兒須惜母。緘藏俊辯黜聰明，收卷精神作愚魯。堅心一志任前程，大道於人終不負。

夫修行之人，若悟心地下功者，切忌分別，若生分別，盡屬意家。如何是心地下功？先須頓捨諸緣，次滅人我，絶盡貪嗔，形如槁木，心似寒灰，内外不分，同觀一體，朗然瑩徹，靈光自現。靈光者，神光内照，更無暗昧，外境難侵也。若晝夜内神光不滅，自然神定氣和，此乃真修行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者，神用之道也。既得天光下降，陰陽感擊，至精發泄，海泛浪滾，一氣上升至於泥丸，霹靂一聲，百關神穴盡皆開通，乃是靈光所至也。自然五臟生和，心經上湧，舌生甘津，鼻聞異香，飲食漸減，運火候鍊腸胃中退滓，淘清去濁，迴陰換陽，元氣克腹，能絶飲食，萬陰皆消也。太上云：但服元和除五穀，是也。如是此驗，切忌身心輕忽，智神踴躍，心生懈怠，談玄説妙，和氣漸散，前功若不謹守，失其常者，暗爲聖賢所折也。

論識心悟性

如要修行者，先須識心識意，然後悟性。如何是心？如何是意？但能知覺謂之心，千思萬想謂之意。意從念起，心從物生。既知起生之根源者，只在方寸。方寸者，是本來之真心也。心本無心，意本無意，爲從來熟境難忘，心浮意動，却把真性蒙昧，不能顯煥。須是澄心定意，內觀其心湛然〔不〕動者，謂之定；定中覺靈者，謂之慧。定是體，慧是用。定慧兩全者，日用不虧也。

論法界

法界者，太虛也，是太無也，空寂無相。若論一年，乃是十一月建子，陽光落地，沈於九泉之下，屬北方壬癸水，萬物俱泯，杳冥無迹，恍惚無形，易謂之山水蒙。自上爲山，下爲水，水火未濟，以待其時，謂之童蒙也。若論一月，以辨晦朔之期，月盡謂之晦，被太陽鍊盡陰魄，日月同鑪，光明不見，萬象泯絶，中間陰魄復受太陽一點真胎，杳杳冥冥，昏昏默默，如太極未判，二儀未分，內隱重蒙之象也。

論二車般運

羊車載火，鹿車載水，羊鹿二車三宮來往，上下不停。上田返中田，中田返下田，下田復返上田，上田返入氣海，接著真氣，三事共聚，再返起火也。是周天火候，謂之大牛車，積累鍊其金身也。三車之外，別有一車，謂之破羊車。有學道之人，與心意相投，性急太過，陰陽不停，或夢中見天崩地陷，摔破羊車，身體不安，四肢無力，而成疾病，心反成魔。或見耶鬼，心神恍惚，進退不常，已入邪道，不能成真矣。

白玉誓玄關顯秘論

一言半句便通玄，何必丹經千萬篇。人若不爲形所累，眼前便是大羅天。若要鍊氣凝神，須識歸根復命。所以道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尋只此忘之一字，則是無物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斯之謂乎。如能喻此理，就忘之一字做工夫，可入大道之淵微，奪自然之妙用，立丹基於頃刻，運造化於一身。然此道視之寂寥無所聞。惟以心視萬物，則是造化之根也。此乃真一之氣，萬象之先，太虛太無，太空太玄。杳杳冥冥，非尺寸之可量；浩浩蕩蕩，非涯岸之可測。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大包天地，小入毫芒，上無復色，下無復淵。一物圓明，千古顯露，不可得而名者，聖人以心契之，不獲已而名之曰道。以是知心即是道也。故無心則與道合，有心則與道違。惟此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五行至精，能役有數，不能役無數；百念紛紛，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今夫修此道者，不若先鍊形。鍊形之妙，在乎凝神，凝神則氣聚，氣聚則丹成，丹成則形固，形固則神全。故宋齊丘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

之則有象，以心聽之則有聲。若學之士冥心凝神，致虛守靜，則虛室生白，信乎自然也。惟太上度人，教人修鍊，以乾坤爲鼎器，以烏兔爲藥物，以日魂之升沈應氣候之升降，以月魄之盈虧應精神之衰旺，以四季之節候應一日之時刻，以周天之星數應一爐之造化。是故採精神以爲藥，取静定之火鍊之，則成金液大還丹矣。蓋真陰真陽之交會，一水一火之配合，要在先辨浮沈，次明主客，審抽添之運用，察返復之安危。故高象先云：採有日，取有時。海蟾云：開闔乾坤造化機，煅鍊一爐效日月之運用，與真日月。能悟之者，於天地以同功。夫豈知天養無象，地養無體，故天長地久，日光月明，真一長存，虛空不朽也。吾今則而象之，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知心無心，知形無形，知物無物，超出萬幻，確出一靈。古經云：生我於虛，致我於無。是宜歸性根之太始，返未生之以前。藏心於心，心而不見，藏神於神，神而不出。故能三際圓通，萬緣澄寂，六根清静，方寸虛明，不滯於空，不滯於無，空諸所空，無諸所無，淨躶躶赤洒洒地，則靈然而獨存者。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道本無名，近不可取，遠不可捨，非方非圓，非内非外，惟聖人知之。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無。更能晝運靈旗，夜孕火芝，温就聖胎，結成赤子，至於脱胎神化，回陽換骨，則是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張平叔《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若能静定之中，抱冲和之氣，守真一之精，則是封爐固濟，以行火候。火本南方離卦，離屬心，心者神也，神火也。鍊藥成丹，即是以神馭氣而成道也。氣則藥，以火人能手搏日月，心握鴻濛，自然見橐籥之開闔，河車之升降，水濟命宫，火濟丹臺，金火交併，水土融和，姹女乘龍，金公跨虎，通透三關，上升内院，化爲玉汞，下入重樓，中有一穴，名曰丹臺。有動之動，出於鉛汞相投，水火相合，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當是時也，白雪漫天，黄芽滿地，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雷轟電掣，撼動乾坤，百脉聳然，三關透徹，玄珠成象，太一歸真，泥丸風生，絳宫月明，丹田煙暖，谷海波澄，鍊成還丹，易如反掌。七返九還，方成大藥，日鍊時之之開闔，河車之升降，水濟命宫，火濟丹臺，金火交併，水土融和，姹女乘龍，金公跨虎，通透三關，上升内院，化爲玉汞，下入重樓，中有一穴，名曰丹臺。有動之動，出於鉛汞相投，水火相合，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當是時也，白雪漫天，黄芽滿地，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雷轟電掣，撼動乾坤，百脉聳然，三關透徹，玄珠成象，太一歸真，泥丸風生，絳宫月明，丹田煙暖，谷海波澄，鍊成還丹，易如反掌。七返九還，方成大藥，日鍊時經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歸。則是三華聚頂，五氣朝元，可久入衆妙之門，玄之又玄也。

火芝，温就聖胎，結成赤子，至於脱胎神化，回陽換骨，則是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張平叔《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若能静定之中，抱冲和之氣，守真一之精，則是封爐固濟，以行火候。火本南方離卦，離屬心，心者神也，神火也。鍊藥成丹，即是以神馭氣而成道也。氣則藥，以火人能手搏日月，心握鴻濛，自然見橐籥之開闔，河車之升降，水濟命宫，火濟丹臺，金火交併，水土融和，姹女乘龍，金公跨虎，通透三關，上升内院，化爲玉汞，下入重樓，中有一穴，名曰丹臺。有動之動，出於鉛汞相投，水火相合，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當是時也，白雪漫天，黄芽滿地，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雷轟電掣，撼動乾坤，百脉聳然，三關透徹，玄珠成象，太一歸真，泥丸風生，絳宫月明，丹田煙暖，谷海波澄，鍊成還丹，易如反掌。七返九還，方成大藥，日鍊時經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歸。則是三華聚頂，五氣朝元，可久入衆妙之門，玄之又玄也。

海蟾云：開闔乾坤造化機，煅鍊一爐效日月之運用，與真日月。能悟之者，於天地以同功。夫豈知天養無象，地養無體，故天長地久，日光月明，真一長存，虛空不朽也。吾今則而象之，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知心無心，知形無形，知物無物，超出萬幻，確出一靈。古經云：生我於虛，致我於無。是宜歸性根之太始，返未生之以前。藏心於心，心而不見，藏神於神，神而不出。故能三際圓通，萬緣澄寂，六根清静，方寸虛明，不滯於空，不滯於無，空諸所空，無諸所無，淨躶躶赤洒洒地，則靈然而獨存者。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道本無名，近不可取，遠不可捨，非方非圓，非内非外，惟聖人知之。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無。更能晝運靈旗，夜孕火芝，温就聖胎，結成赤子，至於脱胎神化，回陽換骨，則是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張平叔《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若能静定之中，抱冲和之氣，守真一之精，則是封爐固濟，以行火候。火本南方離卦，離屬心，心者神也，神火也。鍊藥成丹，即是以神馭氣而成道也。氣則藥，以火人能手搏日月，心握鴻濛，自然見橐籥之開闔，河車之升降，水濟命宫，火濟丹臺，金火交併，水土融和，姹女乘龍，金公跨虎，通透三關，上升内院，化爲玉汞，下入重樓，中有一穴，名曰丹臺。有動之動，出於鉛汞相投，水火相合，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當是時也，白雪漫天，黄芽滿地，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雷轟電掣，撼動乾坤，百脉聳然，三關透徹，玄珠成象，太一歸真，泥丸風生，絳宫月明，丹田煙暖，谷海波澄，鍊成還丹，易如反掌。七返九還，方成大藥，日鍊時經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歸。則是三華聚頂，五氣朝元，可久入衆妙之門，玄之又玄也。

海南白紫清，初從陳泥丸學丹法，每遇日中之冬至，則開乾破巽，留坤塞

艮，據天罡，持斗柄，謁軒轅，過扶桑，入廣寒，面鶉尾，舉黃鐘，泛海槎，登崑崙，佩唐符，撼天雷，遊巫山，呼黃童，召朱兒，取青龍肝，白虎髓，赤鳳血，黑龜精，入土釜，啓熒惑，命閼伯，化丹砂，開華池，吸神水，飲刀圭，從無入有，無質生質，抽鉛添汞，結成聖胎，十月既滿，氣足形圓，身外有身，謂之胎仙。其訣曰：用志不分，乃可凝神，灰心冥冥，金丹內成。此予之所得也如此。施肩吾云：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若知行氣訣，便是得仙人。此詩簡明，通玄造妙。故佩而誦之，自然到秋蟾麗天、虛空消隕之地。非枯木寒泉之士，不能知此。余既得此，不容自默。太上玄科曰：遇人不傳失天道，傳非其人泄天寶。天涯海角尋徧無人，不容輕傳，恐受天譴。深慮大道無傳，丹經湮泯，故作《玄關顯祕論》。蓋將曉斯世，以詔後來，而壽金丹之一脉也。復恐世人猶昧此理，乃復爲之說曰：

以眼視眼，以耳聽耳，以鼻調鼻，以口緘口，潛藏飛躍，在乎一心。先當習定凝神，懲忿窒慾，則水火既濟，則金木交併。金木交併，則真土歸位。真土歸位，則金丹自然大如黍珠。日服一粒，神氣復克塞天地。《孟子》曰：善養吾浩然之氣者，此也。學者不起。

或問曰：如何是應物不昧？答曰：耳目雖是聞見，口內雖是言說，只要心不著他。或問：〔如何是〕鬼神不見性，便是昧了一切。行住坐卧，只要降心，使一性常現不昧。止念者，常要覺一切塵念皆是業根，須要澄湛一性，照破萬緣，一切虛假，其念細細，調熟邊徹，却有輪迴。又云：只緣見物不

馬丹陽真人直言

斷情除慾降心，休與親戚相見，休教心到處去。行住坐卧，乃至搬柴運水，或上茅去，也要心定念止，湛然不動，名爲真心。要處靜心閑少語，住好伴。莫生念，念是業根。若外不入，內不出，常少語，自然心定氣調。若不澄心止念，去慾斷情，更外入內出，出去外遊，如何得自然調息？只是一座空舍，出者便是猿馬也。自古過去一切神仙，不敢越過澄湛二字。又要心不逐一切物去，逐一切物去，心猿牢捉丹無漏，意馬常擒性自明。坐圜先生云：動者心，起者念，去者意，心澄意定，物我俱忘，澄澄湛湛。只顯一性應物，皆是心見物，要不昧一性。若只見物不見性，便著

又問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答曰：玄者父，牝者母。各人八兩，合成一斤。一點元陽之氣，便是根本。又問復命歸根。答曰：只要心不逐一切物去，不染不著，心不起，氣不散，便是歸根。若不能如此者，不得歸根也。又問：如何是見性？答曰：那無心無念，不著一物，澄澄湛湛，似月當空。

群仙要語纂集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043 原陽子法語

經名：原陽子法語。明趙宜真撰，劉淵然編集。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原陽子法語卷上

浚儀趙宜真撰
門人章貢劉淵然編集

還丹金液歌並叙

唯道集虛，本無二致。而修鍊有內丹外丹之分者，緣遇不同，功用少異，而造道則一也。所謂內者，自性法身本來具足，不假於外，自然之真。其進修之功，則攝情歸性，攝性還元。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證之證，所以實證，胎圓神化，脱體登真。訣曰：一靈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丸。是爲真一、爲玄一，又名內丹也。所謂外者，幻假色身未免敗壞，必資外藥，點化成真。其服鍊之功，則取日月之精華，奪乾坤之造化。刀圭入口，情慾頓消，骨肉都融，形神俱妙，白日沖舉，上賓玉清。訣曰：木液本自丹砂出，金鍊木液還丹體。丹復化金，金而液之，是爲還丹、爲金液，又名外丹也。曰內曰外，又各有內外之説焉。攝情歸性，獨顯全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有若太簡。然悟則頭頭是道，無本之於外；攝性還元，本之於內。性寂情空，則非動非静，更無内外矣。此簡亦無繁，迷則處處暗途，愈求而愈遠矣。又烏可以繁簡而去取之。或者學者，有參禪而入者，積一千八百公案，及到悟處，參念俱無。道有修內丹而非其道，妄釋丹經，引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以人之男女象天地，爲鼎爐，取其陰陽以爲藥物。不知大道本無男女之象，仙師託象爲喻者，蓋指先天對待之理，非後天形質之謂。訣曰：可見者不可用，可用者不可見。正内丹藥物之旨也。先達詩云：一物元來有一真，一身還有一乾坤，須知萬物備於我，肯使三才別立根。仙師亦云：自家身裏有夫妻。又云：一夫一婦將六兒。皆謂一身之中，具此造化，不自外來。請舉

一二內丹之成道者證之。佑聖真君，七歲入太和山修行沖舉。七歲，入上清宮修行尸解。虛靖天師亦而得藥物乎？其爲自足於己，非求之於他人者，灼然可知。若執邪見，去道遠矣。如黃界赤書等文，本爲有家者節慾養生而設，後人因之返以縱慾戕生，可不戒之。至於外丹大藥，亦不自彼我人身而得，雖世間五金八石，皆天地後生有質之物，尤非所用，緣此藥本無，迺自有質之中取其氣液，無中生有者是也。訣曰：有象不堪爲伴侶，無質生質號還丹。流俗罔知，或以爲勾點左術，而謗議正道，是迺自速厥辜，當墮無間矣。或者以心即道也，道則無形無象，而外丹無質生質，似無交涉，且執於有作，寧免落空。試以醫術論之。人有爲風邪所中，或爲猘犬所嚙者，其傷在於形氣，而其證迺能使心痛神迷，顛狂譫妄，不記人事。又有爲驚憂思慮所惱，致怔忡顛狂者，其傷與證皆在於心，及服外藥理其形氣，而能使心神安靜，非有交涉之理，焉能至是。蓋太極未判，函三爲一，纔有動靜，便分陰陽，品物流形，而各具太極，而頓超聖地，豈非最上一乘之基乎。

昔太上老君學於無上元君，首云：學者審欲成仙，不服還丹金液，徒然也。治鍊外丹，雖屬有作，得而服之，全無所爲，不須修習，即形返太無，神歸大定，復還太極混然之初，而與道行之外，形不可得而覩，神不可得而逝。如以火鍊金，金既出礦，復令入礦，不可得也。寧免落空？或者又疑肉身，未信其可騰化。夫以神異之事，質之尋常之見，誠不能無疑。且如龍化虎變，尚可以蹈虛空；莧菹剖鱉，朱草剖人，亦可以分神，泮氣散形。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能變化無妨。人獨靈於萬物，形肖兩儀，道參三極，已是半仙。丹則奪造化之巧，盜天地之和，人又得以餌之，宜其滓穢消融，如冰雪之釋，即形化氣，氣化神，神還虛，而頓超聖地，豈非最上一乘之

派，好爲師範，鼓眩盲聾。又有或專齋戒，或學辟穀，或尚怪形，或爲異服。在俗多所推重，於道了不相干。古人有資生治産者，俄而冲舉；有棄生治産者，俄而仙去。蓋其存心物外，混俗潛修，蓋非常人所能測，烏可以形迹求之哉。噫，道之不明不行也，未有甚於此。或不知察，迺相與議曰：某以進道而病，某以修鍊無成，某以服食而斃，從而以道爲不可學，並耻於談。而不知古今之登真成道者，不可勝紀。若以誤者、無成者、無知者一槩而論，是猶因咽而廢食。知其然者，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大抵參學之難有四，進道之難有十，不可不知也。何則？一曰道路脩阻，江湖風波，人海茫茫，孰可師問。二曰寒暑切身，朝夕所窘，學未有聞，災患不測。三曰昧者詐裝高道，知者緘默混塵，學者未能知人，多誤參禮。四曰真師雖遇，志行未孚，難以與進，或雖與進而授學未備，幸而學備，年齒邁矣。此其爲參學之難也。一者早遇真師，開明正道。二者果有德行，上合天心。三者發弘誓願，普濟生靈。四者依大福力，方免障魔。五者有其鎡基，際其緣會。六者結交仙友，志行相合堅心一志，勤而行之，若夫成功則天也，亦奚容固必哉。然此妙道一歷耳根，永爲聖種。故關尹真人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蓋謂學者雖未能造夫體道之極功，而校之俗學與未學者，亦大有徑庭矣。

伏蒙方壺贊教，真人賜以手書，舉前代仙佛聖賢，尚爾魔難不一，況學者乎，而又不可病其難而易其志。凡爲道者之學仙佛，亦猶儒者之希聖賢，只都金丞相府，潛修十年，功成仙去。顧似玄迪秘語，迺大還外丹之説也。宜真亦嘗師太清道士李先生，得之已三十年，鮮有談及者。茲又得以披誦，因記稚川葛真人曰：自承鄭君還丹金液之經，今二十年，家無擔石之儲，貧苦無用買藥，徒知其方，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之語。有感而序，于以識警策之意，釋信向之疑。仍賦還丹金液歌，以復將命者。

酣道妙，幸一采覽而有以教之，實所願聞也。

其歌曰：

方壺宮中老仙伯，燕坐薄團室生白。大千沙界納毫端，妙契一元守淵默。我昔南昌遇至人，曾聞丹訣能通真。卷舒造化還溟涬，匹配陰陽在時頃。鼎非鼎，爐非爐，乾坤闔闢同規模。火即藥，藥即火，日月升沈無彼我。青衣藥女素練兒，洞房媒合成姻期。無中生有爲丹祖，便是真鉛天地母。制汞成丹還棄鉛，絶似兒成母歸土。丹成化金金液之，到口白日登天堲。胡爲皓首猶塵世，大藥無資難擇地。會當入室調火符，功成駕鶴從方壺。

真道歸一偈

奉答金門羽客致虛貞白惟一真人方壺贊教方尊師。

至道之真肇形氣，建立三才資萬類。細歸無朕大無垠，前瞻無首後無際。周行體物孰能達，獨露孤峰没遮蔽。會教眼耳鼻舌忙，寧有壞空成住累。等閑一指見三身，謾説千言無一字。羲皇妙契開鴻濛，因民立極明降衷。畫前有易本無象，圈外無極原非空。仰觀俯察文理密，鳶飛魚躍昭著同。勿忘勿助慎其獨，惟精惟一執厥中。至誠不息安所止，天載合德成極通。壺公造道仍探賾，朝來問我見性功。真人知命貴食母，致虛觀復爲丹策。一聲長嘯天地春，金烏飛出東方白。

紀學

混成有物超太初，萬品由布羣情去。囊括三界入虛空，粉碎虛空絶倫伍。從教劫盡等河沙，耿耿靈明照今古。沙門未究德充符，單提狗子佛性無。疑團結就無縫隙，猶如大死方還蘇。驀然悟得西來意，自信渠今即是吾。泥牛變作獅子吼，不與萬法爲侶徒。於一切處皆具足，儔敢承當是丈夫。聖賢仙佛分門户，畢竟到家同一路。身心了外更無玄，早合真參求實悟。蒼茫何處覓真師，玄經誤讀誰能知。傍蹊側徑紛趨嚮，滯無惑有成愚癡。疑團未啓云悟性，故紙頻鑽爲話柄。只將辯舌逞機鋒，豈識拈花真究竟。最憐多少野狐禪，言清行濁迷真詮。仙緣有分在明德，天道無親必與賢。吾祖蓬頭埜菴老，武夷峰頭事幽討。時於聖井引新潮，麗澤涵濡弘至道。金門羽客方壺公，曾從吾祖坐春風。祖云見性語自別，不待師傳妙悟通。壺公造道仍探賾，朝來問我見性策。一聲長嘯天地春，金烏飛出東方白。

題林下高風圖

真常妙體本無象，象外承當須力

量。撢持日月由主張，闔闢陰陽任收放。崆峒老仙冰雪姿，一唯心傳能記往。清秋皓月掛瓊臺，藜杖雲裾披鶴褩。我家浚儀原之陽，一噓萬物迴春光。曾鼓風霆捍魑魅，長教匣劍藏星芒。昨來訪舊崆峒上，相期駐景望八荒。金精攬結制木液，招搖坐運凝玄霜。箇中妙契混魚水，餘外紛紛何足齒。玄都道士東郭子，徒貌丹青勞畫史。對此孰云以色見，定求象外本來面。問我本來在何處，揮塵一笑乘風去。

題授受圖

至道匪言傳，因言資妙悟。所以函谷篇，直指真元路。鍾呂相承啓後賢，派分南北垂千年。宇宙在手步玄紀，日月停景開金蓮。我曾劍佩追芳躅，腊虎膾龍宴瑶屋。三華隱隱泛流霞，四海茫茫信行獨。昨來孤鶴乘天風，遊觀嵩華超崆峒。洞簫吹斷山水緑，世外襟期誰與同。種桃道士淵然者，行潔神清志閑雅。供薪煮石服勤勞，立雪忘軀輕幻假。受我登真贊化書，有時入海探驪珠。鞭霆馭氣凌紫極，按節回杓歸太无。崆峒十載重逢日，已見圖形記疇昔。何如體取身外身，微妙冲虛本無迹。

勉進道偈

出家所以超塵俗，割斷恩情免牽逐。簞瓢涉遠投明師，服勞盡力期忠告。積精養氣保元和，鍊性降心明智燭。内功微妙貴潛修，外行辛勤須備足。離形絶巧黜總明，晦迹和光守窮獨。攝邪歸正贊神明，濟物利生廣緣福。先人後己摧貴高，忍忿含羞忘寵辱。麄衣淡飯捨榮華，折難消愆除鬼録。福緣慧力既兩全，名署丹臺位列仙。策空游神覽無際，俯視溟渤如蝸涎。億劫種親皆受慶，豈但君師父母前。縱然宿業生魔障，報盡還當道果圓。云胡季世簪星者，不悟辭親爲究玄。愛河慾海甘淪溺，利鎖名韁長絆纏。自家昧却本來面，外物圖爲異姓傳。一朝身謝都抛下，業趣相隨疇見憐。我今曉示諸同學，富貴賤貧分厚薄。孰云計巧財偏多，幾多計巧衣無著。豈無謀疏室磬懸，亦有謀疏田負郭。要皆前世積因由，受分今生如契約。盛衰造物已安排，何用孜孜苦貪著。在家尚學忘家禪，念善背塵思合覺。況是無家物外人，當於方外尋真樂。回頭疾早莫蹉跎，仙佛教人應不錯。君不見丹陽税莊賽半州，棄如弊屣何曾收。鹿皮蓋衲百家飯，夫婦千里相離休。又不見龐公家富債不取，鹿門灘裏金長留。團欒共説無生話，女賣罩籬男飯牛。二翁高誼絶利慾，尊道貴德輕時流。休論上士難比擬，有分人人皆可求。景行自合仰玄契，纏腰何用趨揚州。華林記讖已千載，八百之中期與侔。

記疇昔李尊師授玄一之道

滕王高閣仲秋間，重拜仙翁受大還。半夜風雷度滄海，一時雲雨到玄關。春光入地金芽長，斗柄周天玉漏殘。月滿太虛仍跨鶴，翩翩飛上玉京山。

道劍

親授純陽道劍方，不須歐冶鑄堅鋼。同身禀命生機巧，隨意成形殺氣張。

澗底磨鋒飛電影，月中斫桂染天香。
有時掛在南山下，嚇得陰魔遠遁藏。

奉和李尊師

期往龍門紫玄觀製神藥，不至見寄。

公是重來維厶袁，龍門舊隱已千年。
道參象帝無名始，學究羲皇未畫前。
金氣應時仍進火，汞華凝處漸抽鉛。
神樓一匕能分我，便逐翔鸞謁上仙。

唐仙人羅公遠出入禁闥，游戲神通。當時明皇忌之，召至殿前，伏兵射死，敕殯之。舉棺甚輕，啓而視之，竟失所在，止存二屨。一日，有貢橘至者，明皇剖之，每一橘中拆一瓣，浮生空老幾韶華。因詰問來使。使對曰：路逢一眇道士，索橘不與，只借一嗅而去，且囑曰：見上位時，請為道維厶袁稽首。上笑曰：此羅公遠也。其修鍊之所，在太和縣龍門太玄觀。觀近即三華山，山上為飛升之所，半山有紫玄觀祠之。

〔和答福書記〕

留寓雲隱山，一日舉三教一家話，時清源山福書記於言下致疑。經月餘再會，復舉前話，頓有省悟。次日袖香具方服，詣山禮謝，仍示偈八句，有宿山之意。就和答。

棄惡仍圖長善芽，無根樹子結空花。
回頭自是三身佛，覿面何須百丈茶。
凡聖等觀無彼此，靈明寂照徧河沙。
春來處處風光好，何必山中遠世華。

福書記別後，再用前韻見寄，又和答。

混淪甚處覓根芽，了了由渠轉法華。
何日共斟東老酒，爲君重點趙州茶。
坐來時刻成千載，覷破乾坤眇一沙。
可惜林林不回首，浮生空老幾韶華。

答知白鍊師議論道法偈三首

誰識清微大法王，三才萬物此開張。
從來法法皆由我，倒用橫拈總不妨。
人知此道只虛空，豈悟真空郤不空。
一月徧涵千澗水，清光元自不留蹤。
方寸心田了了時，隨方應化總無爲。
迷人但見行千里，兩脚何曾半步移。

磨子頌答胡知觀

頂門一竅納珠璣，化作通身白雪飛。
這裏鐵心無退轉，左來右去任推移。

和巴陵鄭宰題岳陽純陽飛吟亭偈句五首

岳陽行徧識無人，飛度平湖獨朗吟。
回頭三出烟霧隔，刹那滄海又桑林。
嬌癡藥女惜嬰兒，正是秋中半夜時。
顛倒陰陽孕靈質，茫茫四海與誰師。
藥材老嫩要知時，採餌刀圭自可支。
消盡群陰乾體就，懷胎應信有男兒。
碧落空歌集萬仙，懸珠五丈説重玄。
道包太極歸元命，妙契靈臺不在言。
阿誰能共覈玄玄，一笑相忘天外天。
揮手長歌弄明月，凌風三叠舞胎仙。

原陽子法語卷下

浚儀趙宜真撰
門人章貢劉淵然編集

警學偈十六首

仙聖常憐下士迷，甚如慈母惜嬰兒。
道心亦似兒尋母，何患神仙不度伊。
黃帝曾師七十人，人人豈必盡仙真。
廣成一見玄機透，始覺從前未是親。
未分甲子初無象，纔著形骸便有方。
吾道强名方外士，須忘形象究真常。
道人唯道即爲身，幻假形骸未是親。
色見聲求難覓我，更論年甲愈迷真。
聞道羅和九十時，師年一六正童兒。
學舞前後尊先達，所以能明上下機。
莫學橫行外道魔，口頭學得逞嘍囉。
妬賢誑俗爭名利，人我如山慾似河。
莫學迷夫失正傳，不通玄蘊罵先賢。
人間暫作清閑客，天上元無懵懂仙。
莫學狐禪豁達空，撥除罪福逞機鋒。
只將口鼓驚聾聵，不顧他時苦海中。
莫學邪師誤後賢，妄分男女作坤乾。
取他精血爲丹祖，燕雀如何産得鸞。
心心至道妙難傳，假象垂文啓後賢。
可惜盲人無正眼，盡將邪議亂真詮。
用盡黃金覓土填，救焚加火冷加泉。
戕生莫甚房中術，誤殺閻浮幾少年。
先地先天真汞鉛，無形無象妙通玄。
無中會得真消息，交姤依時證上仙。
抱元守一立根基，打破虛空是了時。
後學紛紛失中道，惑於有作滯無爲。
纔通機用未圓融，直要時時究竟功。
觸物遇緣無罣碍，恁時方許到家中。
先登覺岸不須舟，木爛釘枯豈用收。
最惜後來問津者，倚他檣櫪望中流。
調古情真不在名，趨新諧衆起佳聲。
吉凶生死一逆旅，何用區區立户庭。
三教同開道義門，心心相契共誰論。

如何則被游塵隔，未信涵天寶鑑昏。

簡故人

要路烹茶結衆緣，人天福果幾時圓。
何如早趁春風裏，自把金鋤種寸田。

題仙弈圖

黑白縱横坐運籌，不知人世幾春秋。
就中一著無人會，只在仙翁手指頭。
觀架上茶蘼盛開，而海棠獨不花。
酒邊有感。
滿架妖紅錦作堆，名花幽獨自羞開。
晚來對酒相看處，爲爾傷春不盡杯。

粤陽王廣文問性命之旨答頌二首

秋夜月，星散一輪孤。
水裏月可捉，天邊雲可縛。收拾入葫蘆，便是長生藥。

自讚

體原之陽，任道之紀。不事標持，從他譽毀。獨立蒼茫，浮雲流水。

爲徒屬給冠褐

授汝星冠，爲首元服。萬髮包藏，兩儀洞燭。出一頭來，堂堂露獨。
授汝絳服，爲身之章。雲裾濟楚，

霞佩頡頏。百體是覆，罔敢弗莊。

授汝碧簡，正其威儀。視瞻母側，敬恭自持。潛心對越。如秉大圭。

授汝黃壇，謹其動履。八卦周旋，九宮步駐。鵠立朝元，虎拜斯委。

日記題辭

予少從李尊師問道，首蒙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但有舉意發言、接人應事，皆書于帙中。其不可書者，即不可爲，既爲之，不問得失，必當書之。合於理則爲合天心，背於理則爲欺天心。或未明其理，率爾之爲，不覺謬戾，是迺誤作，其過可恕。知其背理而忍爲之，是乃故作，遂成大罪。甚至誣罔以掩其非，從而不書，重其罪矣。蓋吾師之意，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而又警以偈云：

天心本與我心同，我若欺心昧化工。拈起筆時須猛省，神明暗室不相容。

余受教以來，佩奉無斁，檢束身心。始焉與接爲搆，日與心鬬，覬達於理，若極其難。久而漸通，隨物而應，雖未能盡合天心，而造夫君子之域，庶幾乎萬一，免爲小人之歸，寔大幸也。未證夫道，不免身後報盡還今同門道者，立志不羣，有緣相契，似可進道，尚恕於事物之理，未盡通徹，廢，獨饒一己未足爲奇，自利利他則彼此皆濟。昔元始天尊說經，一國男女寧免爲染習之累，而不自覺。或得爲而不爲，或不得爲而爲之者，尤當審擇。余因以父師所授天心之說，轉相付囑。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真，至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孔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自意誠心正而至行始於足下。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亦國治天下平，皆所以成己成物也。佛必由此始，所以期望於同志。道者至之稱兩足尊正，以其福慧俱備也。後矣，當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心與理來六祖禪師爲碓頭，靈濟禪師爲飯頭，融，天人合德，方知所謂修心即修道既成道又伏孽龍。泗洲禪師成道而降也。日記之末，奚足以見天心印可乎？經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此感彼應，如影隨形，莫見乎隱，莫見乎微，可不慎哉。

福慧因果說示上清諸道契

嘗聞先達謂：人天路上作福爲先，生死海中修慧爲本。蓋專於修慧者，攝性明心，堅持戒定，以資慧力，而證夫道，則可以度脫生死苦輪，超躋仙祚矣。未種緣福，不免艱難，豈得身心清靜。專於作福者，濟世度人，廣行方便，以培福基，則當來託生人天，受諸快樂矣。未證夫道，不免身後報盡還來。故進道之要，須福慧相須，不可偏廢，獨饒一己未足爲奇，自利利他則彼此皆濟。昔元始天尊說經，一國男女皆受護度。老君則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至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孔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自意誠心正而至國治天下平，皆所以成己成物也。佛之稱兩足尊正，以其福慧俱備也。後來六祖禪師爲碓頭，靈濟禪師爲飯頭，既成道又伏孽龍。泗洲禪師成道而降水母。祖天師曰：吾丹已成，服之必冲舉，今當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庶幾他日臣事三境無愧焉。迺入蜀降魔，區分人鬼，興復鹽利，惠及邦家。葛仙公常行符水救病，祭鍊鬼魂八十萬衆。許都仙亦以符藥救病，既成道又斬除惡蛟，功齊神禹。皆苦身勵行，福慧並修，而後證道。桓凱真人修日月高奔之道，聞陶隱居門下生徒衆多，方投傭做園頭，是先證道後修福。紫清真人聞金液大還之道，又雲游行法，濟世度

人，方依金丞相府修鍊成功，是先修福後證道。以此知仙佛聖賢，爲教若有不同，而揆之修己及人，則一也。但仙佛之修慧修福，則志在於度世；善惡之報，則取驗於三生。聖賢之成己成物，則志在於治世；善惡之報，則取驗於見世，爲小異耳。經曰：鬼神禍淫而福謙，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賢論鬼神因果之事，固當於理。予少時讀書亦知其然矣。及歷經世故，觀已然之迹，或有不可槩而論者。如堯舜大聖人，出萬物，而有九年滔天之水，致下民昏墊。知人則哲，能官人已，而治水誤用鯀。成湯亦聖人，而有七年大旱，及以六事自責而後雨，何不早圖。至於顏貧而夭，跖盜而壽，伯道無兒，古今凡如此者，不可勝紀。近自兵興以來，觀里閈間有累世爲善士賢儒，明經修行者，多固窮，其福慶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今廼絶滅無遺類，豈皆不孝人乎。有奸宄暴横者，今皆富庶益昌。若以見世善惡之説驗之，固已爽矣。若以三生因果之説推之，則灼然可信。是宜兩説並行，斯無遺矣。昔聖代昏墊者，皆葬魚腹，與季世填溝壑、墮顛崖塗炭者又何異，是皆前生所作定業，際會一時，償其業債。試觀夫今之聰明者或多貧夭，而愚鈍者或多壽富，何也？蓋總明者專尚文學，不信因果，及其再來，則聰明有加，貧困甚矣。愚鈍者雖不事文學，信尚福緣，及其再來，則富壽有加，愚鈍不易矣。俗諺云：有議仙而竟遇仙，詆佛而竟從佛，論無鬼而卒見鬼者，辭有時而窮矣。是皆不能言者青雲上，不識字者黄金多。猶謂神仙之道爲渺茫乎。昔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若既有聰明文學，又是必有其故矣。

能修種福緣，則當來富貴聰明兼之宜也。大抵人生所爲，皆是自己做下來人我偏見，未暇與辯，適有議神仙鬼神之事，與夫善惡之報，或有爽於斯世者，似無以勸懲，遂廣引前説以諭之。且夫人生世間，以有限之光陰，逐無窮之事物，合眼成夢，六趣分明，凡俗罔知，恣縱情慾，認苦爲樂，如醉弗醒。吾黨之士，既聞斯道，正好力行。行無所行，方了大丈夫能事，何可因循世故，隨逐幻緣，虚負此生，良可惜也。故首舉福慧雙修之説，期與同志者共勉。因並書以質之，吾友子璵吴鍊師，朝服立於阼階，謂使祖先魂氣有所依憑，不至驚怖。而後學猶以幽冥鬼神事爲無乎。秦兵不壞孔子宅，爲聞有金石絲竹之音。若無鬼神以司之，果自響乎？邵子詩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上天，載於青史。朱子詩曰：金鼎蟠

否乎。

率湖廣武當宮諸學者刊道德經文始經題辭

道藏經典，皆所以化民為善，而至於道也。傳世既遠，誦習者多。唯太上老君所著《道德經》，關尹真人所著《文始經》，皆研窮性命道德之源，造化鬼神之故，而誦習者獨鮮見，豈至理幽微，未易探賾歟。抑兵燹之後，典籍罕存歟。宜真昨來，由瓊林望嵩華，採摭遺經，正興此歎。道經江夏，因就武當宮，率諸學者並力繡梓，以廣流通，故為之題辭。

右伏以五千餘言《道德經》，實彌綸於大化；百八十章《關尹子》，復流演於玄綱。二書相傳，萬聖攸則。蓋心由經悟，非經無以見心；道匪言傳，因言所以顯道。若向箇中參透，便能言外貫通，神化宜民，皇建有極。方今天子已訓註於斯文，用廣聖謨，益流通於昭代。茲欲再新傳刻，是須衆力圓成。復函關樓觀之遺編，如碧落浮黎之出教。使聞是經者，莫不尊道而貴德，咸歸衆妙之門。而善爲士者，能執古以御今，是謂不言之教。

坐化頌

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遍界無遮碍，赫日當空照大千。

原陽子法語卷下

（朱哲點校）
（王卡復校）

